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中華民國七年（一九一八）七至十二月份——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前言

中國近代歷史之急劇演變，起於西方列強勢力之入侵，其著者：首為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之鴉片戰爭，清廷被迫與英人簽訂南京條約（一八四二），開不平等條約之端。繼而為咸豐八年（一八五八）英法聯軍之役，京師淪陷，清廷復與英法締結北京條約（一八六〇），喪權辱國，日益加深。再而為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中法之役，藩籬安南因之斷送。

其尤著者；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發生第一次中日戰爭，由於中國之戰敗，造成日本之興起，其影響之重大，實為中國近代史上最顯著之分水嶺。蓋在此以前，中國所蒙受之創痛雖鉅，然尚不足以制中國於死命，迄日本以廣被中國文化之薰陶，突起於亞洲之近鄰，竟為西方帝國主義者張其勢，以凌中國，於是，國勢乃益以不振而日危矣！

就國內情勢言：自甲午我國戰敗之後，國勢固日益岌岌，然在民族自覺與自救運動方面，反因而日益蓬勃壯大，匯成為救亡圖存奮發自強之洪流。當此之際，憂時之士，無分朝野，競起而尋求救亡圖存之道，初由摸索追求，進而立說號召。舉其大者：其一、仍寄望於清廷之振作有為，欲以緩進改良手段，引導其走上自強維新之途徑。其二、認定清廷之腐敗已不可救藥，斷然採取急進革命路線，欲使根本改造，以達成推翻專制建立民國之偉業。戊戌政變（一八九八）與庚子義和團事件（一九〇〇）相繼發生後，清廷之顛覆無能，盡暴露於世界，改良派勢力乃因之衰頹，而希望幾絕；國父孫先生文所創立以救中國、救世界為中心之三民主義及其所領導之國民革命運動，乃隨時勢之演進，而成為中華民族自立自強、救人救世之主要力量。推翻專制，建立中

華民國之偉業，首於辛亥八月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獲得成功。國父有言：「中國之革命發軔於甲午，盛於庚子以後，而成於辛亥。」蓋指此一史實也。

當甲午中日戰爭中國節節失敗之時，國父領導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於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四日）成立於檀香山。此一革命團體成立之主因與宗旨：一為外患之杜絕；二為內政之改造；故在興中會宣言中，乃揭示此兩要義以為革命之標的。首謂：「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強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在入會誓詞中復標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三大綱，是興中會於成立之始，即已明揭中國近代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民族之自由獨立與民主共和政體之創建矣。

翌年乙未、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九月九日，第一次革命起義於廣州，距離興中會成立未及一載，距離中國因戰敗簽訂馬關條約而割讓臺、澎，為時僅逾五月；其時日之相連與吻合，證明中國革命之加速進行，不僅與甲午之戰息息相關，而臺、澎之割讓於日本，實為促成廣州第一次革命起義之重要因素。此役雖然失敗，實開革命黨人壯烈犧牲之先驅，促進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之加速發展。乙未首義後三年，即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春，興中會第二個支會繼日本橫濱支會之後成立於臺北；又過二年，即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國父親自來臺策畫第二次革命起義——惠州之役，其時臺灣雖為日本所據，而臺胞嚮往革命，希冀祖國之復興，進而謀臺灣光復之志節，實已昭昭在人耳目。蓋臺灣之命運實與革命之前途連為一體。惟國民革命之成功，而後乃有臺灣光復之可期。是故臺灣志士自庚子以後，或參與革命組織，返回祖國獻身

於革命行列；或發動武裝抗日，與祖國革命作桴鼓之相應；或從事社會及民權運動，以發揚民族自救之精神。雖努力之方式不同，而奮鬥之目標則一，是臺灣與國民革命關係之密切，有如血肉之相連，首腦之不可分，固史實昭然矣。

就對外關係言：由於甲午戰爭中國之失敗，馬關條約之簽訂，臺、澎因以喪失，繼之以列強在華港灣之租借，與勢力範圍之劃分，以及不平等條約束縛之加深，瓜分亡國之禍更迫於眉睫。在此時期，中國所賴以苟延殘喘者，乃因列強之角逐競爭，矛盾衝突，利害各異，危機四伏，遂以門戶開放，利益均霑，作一時之調和，形成列強在華之均勢，始得到短暫維持之局。固非清廷之能警惕自強，有以禦之也。至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日本乃得乘時以逞，一躍而成為獨霸中國之局面。

日本於取得獨霸中國地位之後，一面利用我國內軍閥之割據，以助長戰亂，而遂其「分而治之」之陰謀；一面復阻撓我國革命勢力之興起，以達成其：欲稱霸世界，必先侵佔亞洲，欲侵佔亞洲，必先吞滅中國之企圖。卒致演變成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事變，與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七」事變以後之第二次日本侵華戰爭。由於我全國軍民在總統蔣先生中正卓越領導之下，堅苦奮鬥，不屈不撓，以及民族精神與文化潛力之高度發揮，中日兩國局部之戰，卒擴大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相結合。歷時八年，犧牲慘重，終於達成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之最後勝利。日本因戰敗而無條件投降，中國於五十年前甲午戰敗所割讓於日本之臺灣、澎湖，乃重歸於祖國之版圖。惜我國於抗戰勝利之後，為國際共黨所乘，大陸因以沉淪，七億以上之同胞被陷於鐵幕之內，慘遭迫害屠殺，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呻吟待救，舉世同憤。而歷史文化之

備受摧殘，實為數千年來民族未有之浩劫！所幸臺、澎與大陸邊緣之金門、馬祖，於歷史厄運與挑戰困境之中，屹然矗立，成為今日光芒萬丈，保衛自由之燈塔，奠立中華民族復興重建之基石。

溯自甲午以還，此一近八十年歷史演變，國民革命運動奮鬥之歷程，舉其要者：在辛亥以前為民主共和與專制政體之鬥爭，辛亥以後初為對帝制餘孽、軍閥割據，危害國民之鬥爭；繼而為對國內軍閥與帝國主義者相勾結以危害國家之獨立與生存之鬥爭。歷經民國二年二次革命之役，民國四年討伐袁世凱背叛民國、帝制自為之役，民國六年以至民國十二年護法之役，民國十五年至民國十七年北伐、統一之役，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對日抗戰之役，以及抗戰勝利後，共黨禍國，大陸同胞急待解救等。其間雖歷經盛衰起伏，艱苦挫敗，然艱苦與挫敗乃一時之現象，固未能阻止革命建國運動之邁進與蓬勃發展也。綜其關鍵所在，其為思潮之衝擊，或為世變之循環，而未可測量歟！自古以來，每一民族之興衰，必有所由：其衰也，往往失之於可興可為之時；其興也，往往成之於多難困厄之中。瞻望今後我國歷史之發展，中華民族其亦於大挫大痛之後，由磨礱而愈進於光明，由精益求精而更趨於完美乎？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之編纂，其目的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自興中會成立之年至辛亥革命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為正篇，分年編訂，次第發行，昔人有言：「欲亡其國者，必先亡其史。」故「歷史不滅，民族永生」，爰刊斯編，以期發揚中華文化大國之光輝，奠立中華民國國基於永固。

本編特以甲午年為前篇之始。

凡例

- 一、「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纂之目的，要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
- 二、本書記事以革命建國為緒統。中華民國乃由國民革命而創立，而民國之根本在開國時臨時參議院制定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故凡違反國民革命之目標及臨時約法之政權，則以事實政府視之，冠以地方名稱，如北伐統一前之「北京政府」是。至破壞民國政府正統之偽政權與叛亂組織，則冠以偽或逆字，以重法統。
- 三、本書記事，始自甲午（清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國父初創興中會於檀香山，迄於今茲；而以中華民國之建立為分際，分「前篇」、「正篇」兩部分：自興中會成立至辛亥革命爆發（一九一一年）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為正篇。分年編次，以次發行。舉凡有關政治、法制、經濟、外交、國防、邊事、社會、文化、教育、科學、藝術、體育等各方面之重要建置、活動、成就與變革，無不廣事蒐羅，審慎考釋，以求其備，而存其真。
- 四、本書紀年以中華民國正朔為標準。中華民國建元以前稱「中華民國紀元前」，並註以清代年號及西曆；其月日則先列當時之陰曆，再附註西曆。至中華民國建元後，則於民國紀元以下，繫以西曆。但如外交事件涉及俄、日等國曆法時，當附以該國年曆。
- 五、本書採綱目體裁，以綱統目。綱文標題宜重精當，目文敘事力求完整。融紀事本末於編年之中，冀能執簡馭繁，綱舉目張。
- 六、引用原始文件及他人著述時，均加引號，以資識別，並附註釋，志其來源。惟原文過長，須加節略，無法使用直接引號時，採綜合敘述方式，仍附小註。如記事有作補充說明之必要時，得於正文後附加編者按語。
- 七、本書記事，力求完備。本兼容並蓄之原則，遇有不同文件或著述，所記事實有歧異時，酌予

並存，或列入附註，以備考訂，惟文獻及著述文字與正式公布之官文書有別者，悉以官書文字為準。必要時，採錄有關文獻或專著，列為附錄，以資參證。

八、同一日內記事順序，除具有特殊重大意義之事件列為首條外，一般事件採先中央而後地方之次序。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之創立者，光被四表，功垂萬世，報本追遠，自應表示尊崇，故首列其生平重大事蹟。次為國家元首、副元首，次為中央政令，次為全國性政團、社團及社會文化動態，次為各省市政令及特殊舉措。

九、所舉人名，以稱其本名為原則，儘量避免稱號或字。惟引文內之人名，宜悉依其舊。如有雖具本名而後以字行者（如朱大符，字執信，後以字行），則於其初次出現時提及本名，後均記其字。如係外國人名、地名之譯名，宜力求統一，並於譯名下加註原文，以資查證。其見於引文中者，則以保持其原譯為原則。

十、敘及某人職稱時，依其當時所居之職稱為準。如辛亥革命爆發，黃興督師漢陽時，稱民軍總司令，民元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則稱陸軍總長。如同為一人於同一年月內居數種不同職務時，則取其與敘事有直接關係之職稱。如總統蔣公在抗戰初期同時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及行政院院長兩職，如記事與軍事委員會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委員長；與行政院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院長。

十一、本書所用史料，以國史館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度藏之原始檔案、文件、公報及其他公文書為主，間採當時之報章、雜誌及專家著述。凡政治用語及黨派系別之名稱，皆依照原件，不加更改，以存史實。

十二、本書內容廣泛，卷帙亦夥，自難於短時間內所能完成。且因大陸淪陷，檔案文獻遺失尚多，亟待增補。倉卒成編，闕誤必多。務請專家學者，各方賢達，惠予指正，提供卓見，俾得據以修正。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中華民國七年（西曆一九一八年）

七月

一日 北京將軍府參軍張鈞間道返陝，會維南聯合樊鍾秀部起義，稱靖國軍南路司令。

張鈞，字伯英，老同盟會會員，辛亥武昌起義時，張鈞聯合張雲山、胡景翼、井勿幕等起民軍響應革命，出任陝軍第二師師長，樊鍾秀爲其部屬。（註一）民國成立後，陝西都督張鳳翽將民軍逐次裁編。迄民國三年春，袁世凱爲控制陝西，命陸建章率北洋第七師入陝。張鳳翽爲都督時，陝軍尙存三旅，張雲山爲陝北鎮守使，張鈞爲陝南鎮守使，民黨勢力尙在。民國四年，陸建章承袁世凱之旨，一意圖謀剷除陝軍，先改所部第七師爲第十五、十六兩混成旅，而後裁併陝軍爲兩混成旅，以陳樹藩代張鈞鎮陝南，井岳秀（井勿幕弟）鎮陝北。民國五年春，西南護國軍反對袁世凱稱帝起義，袁氏派馮玉祥率北洋軍第十六混成旅入川，陝軍第二混成旅旅長陳樹藩乘機響應護國軍，進兵西安，逐陸建章而代之。（註二）民國六年，督軍團起禍，南北分裂，于右任奉國父孫先生文命，間道返陝，與張鈞、井勿幕、宋元愷、茹欲立、李元鼎、胡景翼、曹世英、劉守中、樊鍾秀、于鶴九、李春堂等共商討逆護法事，民黨復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日

二

在陝西活動。(註三)十二月，陝軍郭堅起義鳳翔，自稱陝西護法軍西南司令。本年一月，陝軍第一混成旅團長胡景翼獨立於三原，曹世英獨立於渭南。本年夏，張鈞舊部樊鍾秀等紛紛聚民軍起事，時任北京將軍府參軍的張鈞，乃間道返陝，於本日聯合樊鍾秀部起兵雒南，自稱陝西靖國軍南路司令。由於張鈞在陝軍的深厚基礎，此次返陝起義，實對陝督陳樹藩構成極大威脅。

(按：張鈞、陳樹藩本係同學，辛亥起義時，張任師長、陳任旅長。)(註四)

北京政府任命商震為山西陸軍第一混成旅旅長，馬開崧為第二混成旅旅長；
張培榮為曹州鎮守使。(註五)

註一：民國七年十九日，上海「時報」。

註二：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頁九六—九七。

另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頁二〇。

註三：「于右任先生年譜」，頁二九。

註四：同註一。

註五：「政府公報」，第八七六號，頁一五。

二 日 北京政府任命曹錕為薊榆鎮守使，田樹勳為長寶鎮守使。(註一)

按：曹錕為曹錕之弟

北京政府批准「中瑞通好條約」。

本日，北京政府指令外交總長陸徵祥稱：「呈謹將中瑞議訂通好條約請批准用璽以備互換由。呈悉，本大總統前特派全權代表與瑞士全權代表在日本東京議訂中瑞通好條約，業經兩全權代表於民國七年六月十三日彼此簽字蓋印，本大總統親加核閱，特予批准，並署名用璽，以昭信守。此令」（註二）茲誌條約全文如次：

中華瑞士通好條約五章（附件一件）

大中華民國

大總統與

大瑞士民國

聯邦議會願敦兩國直接睦誼定議協定約章，因各派全權代表

大中華民國

大總統特簡 駐日本國特任全權公使章宗祥

大瑞士民國

聯邦議會特簡 駐日本國特任全權公使薩利司為全權代表，各將所奉本國全權文憑較閱會同議定各條款開列於左；

第一章

大中華民國 大瑞士民國兩國國家向來和好須永敦和好歷久不渝，兩國人民亦須互相友睦。

第二章

大中華民國政府 大瑞士民國政府均得派外交代表、總領事、正領事、副領事、代理領事駐紮於彼國京城，及許他國代表駐紮之重要城邑得享有同等之一切權利待遇，其他特許免除之例均與其他最惠國之代表領事等一律。

總領事、正領事、副領事及代領事於未到任之先，須照通例請求所駐國政府發給證書，方能就職視事，立約兩國均不准派商人充總領事或正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惟可派充為名譽領事，其應享之權限利益與各國之名譽相等。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日

四

第三章

本約批准互換後立即實行

第四章

本約用華文、法文、英文三國文字各繕四份，遇有華文或法文有疑義之處，應以英吉利文字為準，兩國政府均須遵守。

第五章

本約須得 大中華民國 大總統 大瑞士民國立法院按照各本國立法通例批准，即以最早日期互換，現各全權代表先爲畫押蓋用印信以昭信守。

大中華民國七年六月十三日

西曆一千九百十八年六月十三日

瑞士條約附件

關於領事裁判權（即治外法權）瑞士國領事應享有現在或將來允與最惠國領事之同等利權，俟中國將來司法制度改良有效時，瑞士國即與他締約國同棄其在中國之領事裁判權。

將來尚須訂正式通商條約未成立以前，兩締約國人民應享有現在或將來最惠國人民一切應得之同等權利及特許免除。（註三）

協約國決定由中、日、英、美、法及捷克共同出兵西伯利亞。捷克軍由海參崴攻雙城子，與俄新黨激戰。

先是民國六年俄國發生十月革命後，日本即以蘇俄的革命浪潮將由西伯利亞蔓延東三省北部，並進而影響到日本勢力的東三省南部及朝鮮半島等地區爲由，要脅中國簽訂中日陸軍、海軍共同防禦軍事協定，作爲其出兵西伯利亞，擴大其勢力範圍的張本。（註四）然而日本的單獨軍事行動，爲美國所反對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美國認為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將危及中國利益，而將其勢力侵入東三省北部及外蒙。（註五）同時，蘇俄新政府已和德國締結停戰協定，致使協約國失去在亞洲驅逐德國勢力的一角圍牆，協約國欲以武力來配合蘇俄的反革命勢力，對蘇俄採取干涉行動。因此乃由協約國最高作戰委員會，謀一妥協辦法，於本日決定由中、日、美、英、法及捷克共同出兵西伯利亞；（註六）理由為保障捷克軍由西伯利亞安全撤出。

（按：第一次歐戰時，捷克為奧國屬地，因此很多捷克人被徵召入伍，至蘇俄戰場作戰。但他們的願望在謀祖國獨立，不樂意受奧國統治，而無意和俄軍作戰，陸續投降。及俄革命成立新政府，與德奧議和後，此批俘虜獲得釋放，計劃經由西伯利亞向遠東運送，然後轉道美國，開赴法國作戰，但在東行途中，遭到俄新黨攻擊，協約國乃以營救捷克為由，對俄出兵。）

同日，捷克軍由海參崴進攻雙城子，與俄新黨激戰。（註七）

俄沙皇舊部在海參崴設立之西伯利亞臨時政府，要求外交團承認，並請中國援助糧食。

自俄國發生革命，組織蘇維埃政府後，原屬沙皇舊部紛紛於遠東地區起事，設立臨時政府，與之相抗。本日，在海參崴成立之西伯利亞臨時政府，要求外交團承認，其政府主要成員有總理大臣底爾爾，外務大臣白諾夫，軍務大臣鍋兒哥大。（註八）

同日，西伯利亞臨時政府派員晤我國駐崴總領事部恆濬，請求中國援助食糧三十車，並准派員赴京接洽。茲誌邵總領事上北京外交部電文如次：

「已。總長，次長鈞鑒：頃據西伯利亞臨時政府外交員來稱：

『組織政府，出在多數民意，縱不能即得各國承認，而事務之交接，應先徵求意見，願中國政府有所表示。並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三日

六

請放運食糧三十車。尤願非正式派員至北京，有所陳述，是否許往，以上均祈答覆」云云。

查該政府人物雖非過激派，而平和派舊派多不謂然，俄商會已不承認，與霍瓦特更形扞格。究應如何應付，伏祈訓示。恆濬。二日」（註九）

註一：「政府公報」，第八七七號，頁三一。

註二：同註一，頁四。

註三：「中外條約彙編」，頁三八〇，文海出版社出版。

註四：「蔣總統祕錄」，第五冊，頁一二〇——一二二。

註五：張忠絳：「中華民國外交史」，頁三二八——三三〇。

註六：David J. Dallin 著，周肇譯：「俄國侵略遠東史」，頁一六一。

註七：近史所編：「中俄關係史——東北邊防（一）」，大事年表，頁三四。

註八：同註七。

註九：「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二〇〇。

三 日 岑春煊由滬抵廣州，出任軍政府政務總裁。

岑春煊原名春澤，別署炯堂老人，爲清末雲貴總督岑毓英第三子。光緒十一年（西元一八八五）應廣西省鄉試，中舉人，入京任官，歷任陝西、山西、廣東巡撫。光緒二十八年（西元一九〇二），四川拳匪餘衆及哥老會作亂，岑奉令遷署四川總督，日夜兼程，趕赴成都平亂。川亂敕平後，廣西土匪又熾，光緒二十九年，奉調兩廣總督，督辦廣西軍務。光緒三十二年署雲貴總督，翌年春旨授郵傳部尙書，旋因與袁世凱不合，去職，隱居上海。民國二年，袁世凱任岑爲漢粵川鐵路督辦，及袁稱帝，岑氏乘機連絡西南軍人反袁。民國五年五月七日，出任護國軍軍務院撫軍副長。袁氏倒台後，岑氏實踐其袁倒之



後，不再問政治之就職宣言，赴上海靜居。

民國六年 國父孫中山先生倡導護法，組織軍政府於廣州後，岑氏聯合西南軍人唐繼堯，陸榮廷及政學系領袖李根源等，主張與北京政府議和。（註一）（按：在西南軍政府中，國父孫先生文和陸榮廷、唐繼堯等軍人在精神上的根本差異是：國父根本不承認北京政府，陸、唐只不承認段祺瑞為國務總理，對馮國璋的繼任總統，仍表示承認。因此，陸、唐早有聯馮制段之意，想藉承認馮氏作轉圜的地步，而處處表示與國父不合作的態度。）（註二）

本年一月，陸、唐等即策動護法各省聯合會，推岑氏為議和代表。其後更進一步以改組軍政府大元帥制為七總裁制，來排抑國父的勢力。五月四日，孫先生辭大元帥職。二十日，國會非常會議選擇軍政府總裁，國父與陸榮廷等六人第一次當選，岑春煊與孫洪伊同票數，第二次決選，岑氏始以多數當選。本日，岑春煊自上海到達廣州，出任政務總裁，西南武人與政客乃互相結合。（註三）

北京政府財政部、農商部與日商簽訂「吉黑林鑛合同」。

北京政府財政部總長曹汝霖、農商總長田文烈，本日以發達吉林、黑龍江兩省、金鑛為由，將吉黑兩省全境森林鑛產作抵押，與日商中華匯業銀行，訂立「吉黑林鑛合同」九條，商借日金三千萬元。

茲誌合同原文如下：

中華民國政府（以上稱甲）為謀吉黑兩省金鑛及森林事業發達起見，由股份公司中華匯業銀行（以上稱乙）商借日金三千萬元正，兩者之間，議定條項如左：

第一條 本借款金額為日金三千萬元正。

第二條 本借款期限，自本借款正式合同簽字之日起算，以十年為滿限，但到期後，得由雙方協議續借之。

第三條 自本借款正式合同簽字之日起，經過五年後，無論何時，得於六個月前預先知照，償還本借款金之一部分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三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三日

八

第四條 本借款年息七釐五毫，即對於日金一百元，付息日金七元五十錢，但實行第二條續借時之利率，應按照一般市場利率之高低，而務以有利於甲爲宗旨，協議定之。

第五條 本借款金之付息，於每六個月前先行付，但第一次分及最末次分不滿六個月時，則計算先付之。

第六條 本借款金十足交款，並無回扣。

第七條 本借款金之交付償還付息，及其他一切授受，均於日本東京行之。

第八條 甲對於乙提供左列之物件，爲本借款金付繳本息之擔保：

(一) 吉黑兩省金礦及國有森林；

(二) 由前項金礦及國有森林所生之政府收入。

第九條

甲於本借款有效期限內，關於前條金礦國有森林及其收入，擬由他人借款時，應預先與乙商議，乙依據以上條件各項，與股份公司（日本）與匯業銀行所代表之股份公司（日本）與匯業銀行股份公司臺灣銀行及朝鮮銀行商議之後，再行與甲訂定正式合同。

此外尚有附約一件，公函五件，附載於左：

附約：

(一) 中國設立吉黑兩省探本開鑛股份公司時，此次承受借款之各銀行，得投資達資本總額之半。

(二) 中日合資辦法，由兩國委員協議定之，但公司組織，按照鴨綠江探本公司天寶山銀鑛公司慣例辦理之。

(三) 中國政府如屆期不能還款時，該借款即作爲日本關係各銀行在該公司（即將來設立之吉黑兩省探本開鑛股份公司）之股份。

(四) 中國政府因募集該股份公司股份發行債券時，日本之關係各銀行，得代理發行該債券之全部或一部。

公函一：

「逕啓者：此次貴行由股份公司日本興業銀行所代表之股份公司日本興業銀行股份公司台灣銀行及朝鮮銀行三銀行，受資金之供給，與本政府訂定吉黑兩省金礦及森林借款合同，茲特聲明實行左列之事項：

(一)爲統一吉黑兩省之金礦，以謀金礦事業之發達，而整頓各種之設備，且謀發行金券所需準備金之充實，及中央政府收入之增加起見，設立中央政府直轄之採金局，管理該兩省之金礦行政，且俟採金局設立之後，速即備置金礦原簿，以便查考。

(二)爲統一吉黑兩省之森林行政，以謀森林事業之發達，而整頓各種之設備，且謀中央政府收入之增加起見，設立中央政府直轄之森林局，管理該兩省之森林行政。此致股份公司中華匯業銀行。中華民國政府農商總長財政總長。」

公函二：

「逕啓者：此次貴銀行由股份公司日本興業銀行所代表之股份公司日本興業銀行股份公司台灣銀行及朝鮮銀行三銀行受資金之供給，與本政府訂定吉黑兩省金礦及森林借款草合同，茲特聲明實行左列之事項：

爲使採金局及森林局各達其目的，以鞏固本借款償還之財源起見，擬聘用日本人技師，俾贊襄各該兩局之事務，其備聘合同另定之。此致股份公司中華匯業銀行。中華民國政府農商總長財政總長。」

公函三：

「逕復者：接准來函，內開此次敝銀行由股份公司日本興業銀行所代表之股份公司日本興業銀行股份公司台灣銀行及朝鮮銀行三銀行受資金之供給，與中華民國政府訂定吉黑兩省金礦及森林借款草合同，茲爲表明對於該兩省現在從事經營之採金事業森林事業及其關係人既得之權利及利益決不侵害之宗旨起見，特聲明如左：

(一)關於吉黑兩省之金礦，已得政府之核准，以官辦或商辦之方法，經營採金事業者及其關係人既得之權利及利益，概尊重之，且預期將來依採金局各種之設備，保護此等經營者之事業，促改良發達，以增進其利益，且謀政府收入之增加。

(二)關於吉黑兩省之國有森林，已得政府之核准，以官辦或商辦之方法，經營採伐事業者及其關係人既得之權利及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三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三日

一〇

利益，概尊重之，且預備將來依森林局各種之設備，保護此等經營者之事業，而促其改良發達，再謀政府收入之增加等。

查所稱各節，均屬正當辦法，自應備案，合行復請查照。此致股份公司。中華民國農商總長財政總長。」

公函四：

「逕復者：接准來函，內開此次敝銀行由股分公司日本興業銀行所代表之股份公司日本興業銀行股份公司台灣銀行及朝鮮銀行三銀行受資金之供給，與中華民國政府訂定日金三千萬元正之借款合同，為振興吉黑兩省金礦及森林事業之資金，茲准前途之請求，特請貴政府於訂定正式合同之際，交付如下之承認書：內載一、承認敝銀行對於三銀行提供本於本借款正式合同所有之債權為擔保，二、承認敝銀行對於三銀行提供本借款之擔保，即吉黑兩省之金礦及國有森林及其收入為復擔保等語。以便轉交等因，查所稱各節，自可照辦，一俟訂定正式合同之際，再當造送該項承認書，以資轉交，相應復請查照。此致股份公司中華匯業銀行總理陸宗輿先生專務理事柿田常次郎先生。」

中華民國政府農商總長財政總長。」

公函五：

「逕復者：接准來函，內開此次敝銀行由股份公司日本興業銀行所代表之股份公司日本興業銀行股份公司台灣銀行及朝鮮銀行三銀行，受資金之供給，與中華民國政府訂定吉黑兩省金礦及森林借款合同，竊望貴政府本於振興採金事業及森林事業之主義，獎進商借日款與中日合辦事業，特聲明如左，希望將來依採金局及森林事業，又或計畫新事業而需要巨額之資金時，商借日款或組織中日合辦公司，以謀其事業之發達。上列之件，務祈賜予允諾施行等因。查所稱各節，自可允行相應復請查照。此致股份公司中華匯業銀行。中華民國政府農商總長財政總長。」（註四）

北京政府電告駐歲邵總領事，有關援助西伯利亞臨時政府事，俟觀察各協商國態度再定辦法。

昨（二）日，北京政府駐海參威總領事上電北京政府外交部，有關西伯利亞臨時政府請求中國援助，並准派員赴京接洽。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電覆邵總領事，以各國對俄尚未表明態度，我國未便有所表示，俟觀察協商國態度，再定辦法。茲誌原電如次：

「二日電悉。各國對俄尚未表明態度，我國自不便有所表示。至派員來京一節，前西比利亞臨時政府曾派代表來京，由庫使轉請接見，當經謝絕。此次該政府派員，事同一律，此時未便接見。希轉告該員，俟政府觀察各協商國，明瞭態度，再定辦法。運糧事另復。外。」（註五）

衡陽各界人士舉行罷兵息爭大會。

先是本年三月，湖南督軍譚延闓因北軍攻湘，致調和不成，而由寧歸滬，但仍派員與陸榮廷及吳佩孚保持連繫，雙方代表並於五月二十五日在湖南耒陽縣公平墟王壯武祠舉行談判。六月十五日，成立停戰協定。本日，衡陽各界人士舉行罷兵息爭大會，吳佩孚亦派人參加，表示積極支持的態度。

（按：吳佩孚派人參加罷兵息爭大會，實為其後發表馬電請罷內爭的先契。）（註六）

霍爾瓦特代俄使庫達攝夫自哈爾濱通電組臨時政府，並公佈內閣名單及施政

方針。

霍爾瓦特出生於俄國南部的塞爾維族，為軍事工程師出身，光緒二十七年（西元一九〇一）出任中東鐵路俄籍會辦，其後升任總辦，其政治觀念獨重帝制一派。（註七）因此自民國六年俄國發生十月革命，成立蘇維埃政府後，霍爾瓦特即利用中東鐵路及其區域，作反抗蘇維埃政府的工作。是時，由於蘇俄新政府尚未經過我國及列強的承認，舊俄駐華外交代表及國家機關均照常執行職務。（註八）因此霍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三日

一二

爾瓦特乃於本日代俄使庫達攝夫自哈爾濱通電組織臨時政府，並公佈內閣名單及施政方針。（註九）
茲錄電文如次：

「一九一八年七月三日，即俄曆六月二十日，霍爾瓦特中將代俄國駐華公使自哈爾濱所發之通電：

『前俄國各獨立之團體，屢有協同建設一強固政府之計劃，而皆未有成。以此之故，鄙人前六月二十三日即俄曆同月十日，電中所述之各政團及各個人，均認為有重新組織政府之必要，期能着手恢復俄境之秩序，並整飭俄國所有之軍備，俾俄國得於合擊公敵之聯軍各國中，仍復其固有之地位耳。』

據彼各政團及各個人之意見，此種政權應付託於單獨之一人，由此一人組織內閣爲之輔弼。今者全體一致議決，謬推鄙人私竊籌維。既有上述種種情形，而多數邦人君子不遺葑菲，屢有就商，今復督促爲祖國之安全，即時起而任事，殷殷盛意，蓋不可拂。況現在吾國山河破碎，滿口瘡痍，大義所存，獨能無感。以此三因，遂乃不揣冒昧，允任政權，勉負安全責任，一俟國內秩序完全恢復，並自由選出之立法院依法調集，即當引退，以避賢能。現並即時組織臨時政府之內閣，所有閣員俱列於後，當於其中選任一人爲之總理。

（一）第三及第四會議議員，第一次臨時政府糧食委員佛斯特羅丁君 M. Vostrotine。

（二）前臨時政府交通次長伍斯特魯夫君 M. Cusleugoff。

（三）前臨時政府阿爾泰辦事大員、西伯利亞各協會代表倭柯羅克夫君 M. Okorokoff。

（四）第二及第四會議議員、湯斯貝加里省立法院議員塔斯金君。

（五）俄國中央軍事政治會代表佛魯將軍 Le General Gloug (Floug?)。

（六）財政學專家、中國東省鐵路協會董事會議議員布迪羅夫君 M. Pouiloff。

（七）西伯利亞民黨黨員、西伯利亞各協會代表庫爾斯奇君 M. Koursky。

俟將來俄國土地漸次脫離布爾札維克 Bolshéviki 之羈縛，此次內閣仍當隨時以各該地方所有政團之代表與政客加入以完成之。現時俄國所有之軍隊，一部爲謝米諾夫將軍 Le General Ataman Semionoff 所統，方活動於湯斯貝加里方面，一部則同時向海參崴前進。此番組織之政府，日今即當着手整飭此項軍隊也。

至現在政府所定之大政方針，則爲左列各項：

(一) 廢除布爾扎維克政府所頒布之一切政令。

(二) 恢復從前司法及行政各種制度，並各地方行政機關、州郡議事會及町村自治會等。

(三) 法律上人民之平等及民權與自由之保護。

(四) 行普遍選舉制。

(五) 所有俄國與聯合國並各中立國一切條約及各種政治上、經濟上之契約，完全繼續。

(六) 以極嚴厲之訓練爲基礎，重新編練軍隊，所有軍隊不使干涉政治。

(七) 恢復產業所有權。

(八) 由立法院解決關於土地之問題。

(九) 廢除各種企業集權會社及收回國有之制，同時並設法補助勞動家之需要，以恢復工業。

(十) 發展教育。

(十一) 信教自由。

最高政權既已依據前列各端組織成立，所有上開各節，應請閣下通知駐在國政府，並望轉達鄰國，務祈各國對此次之新政府，於未經正式承認之先，予以友善之待遇，並迅予相當之援助。特此電達，即希答照。』(註一〇)

註一：吳相湘：「民國政治人物」，頁八七一—〇二。

註二：黃旭初：「懷鄉記之渠——陸榮廷與護法政府」，原載春秋雜誌，第一一卷，第四期，頁二八。

註三：民國七年七月六日，「順天時報」。

註四：「東方雜誌」，第一五卷，第八號，頁二〇七—二一〇。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二〇〇—二〇一。

註六：同註二，春秋雜誌，第十一卷，第五期，頁三四。另李品仙：「戎馬生涯皖贛述略」，頁四一—四七。

註七：民國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上海時報」。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日

二三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四日

一四

註八：吳相湘：「俄帝侵略中國史」，頁二七九。

註九：「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一）」大事年表，頁三四。

註一〇：「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一）」，頁二〇九—三一。

四 日 北京政府任命李慶祿為黑龍江陸軍第一混成旅旅長，張明九為第二混成旅旅長，袁慶恩為騎兵第一旅旅長，張奎武為騎兵第二旅旅長。（註一）

北京政府派員調查東三省新近發生各項事宜以及蘇俄舊黨謝米諾夫所部佈置情形。

北京政府令派外交部僉事吳佩洸、陸軍部辦事員張秉鈞、海軍部視察王崇文、稅務處一等幫辦文溥等人，密查東三省發生各項事宜。本日，吳氏等一行抵滿州里調查，並會同黑龍江省中東鐵路一帶臨時警備司令部總司令張煥相親赴戰線，調查俄人謝米諾夫所佈置情形。茲誌吳氏等所呈「滿州里調查報告」如次：

「謹將滿州里調查情形列舉如左：

滿州里之位置及近況

按滿州里為中俄接壤重地，距八十六號小站界線僅十有八里，乃東清鐵路之起點也。自設車站以來，俄人駐紮重兵，並設房產、車務、警察各總管，分司其事，儼然成為俄鎮，我國僅有鐵路交涉分局並海關分關而已。

自俄國內亂東漸以來，彼族之扶老攜幼來此避難者，絡繹不絕，現計居留難民約八千餘人。近因西比利亞鐵路不通，否則尤不可勝數。房屋為之充塞，物價因之飛漲，民不聊生，挺而走險，是以搶劫之案，層見迭出，中外居民咸有戒心。地方秩序現暫由我軍總司令維持，表面雖尚平靖，實有朝不保暮之勢。蓋地近戰線，砲聲時聞，以形勢言，既乏可守之要塞，以軍情論，又無防禦之實力，設一旦新黨越界前進，該處首當其衝，恐不免立時成為戰地。

，此滿洲里近來可慮之實情也。

我軍之警備

自東清鐵道歸我國保護後，全路各要站均有我軍駐紮。滿洲里爲中俄接壤要區，由江省設警備總司令部維持地方治安，處置俄兵入境等事。因江省兵力不足，由吉省協助。

查該處附近一帶，所駐軍隊僅三千餘人，吉江兩省各居半數。惟地勢遼闊，不敷分佈，且統系不一，建制錯雜，指揮尤覺困難。近因謝軍已退近國境，嚴爲警備，禁阻俄兵持械闖入，並與謝米諾夫聲明，如萬不得已之時而退入滿站者，必須解除武裝。謝軍尚能就範，所慮者日人之從中搗亂耳。

佩洗等與總司令張煥相細談經過情形，尚能處置合宜，相機應付。惟統覽滿州里形勢，非有一師以上兵力，不能鞏固國防，若僅憑聲勢應付，終非善策。

俄國新舊黨在邊界之勢力

查俄新黨軍隊於武裝未解除之先，曾運動日領事，以華兵不足保護爲辭，倡言反抗。惟法領事不以爲然，卒由我國註哈軍隊迫以武力，立即解除，驅逐出境。由是俄新黨在我邊境之兵力頓加縮小，與舊黨接戰多見不利，而舊黨遂乘勝窮追。詎後路一無救應，終遇新黨大隊，折敗而回，現馬磧子地方，距我邊境約十餘里。

自此新舊兩黨時生戰事，一方面則有德奧俘虜參雜其間，來源不絕，一方面則有塞爾維亞百餘人從中助戰，連本隊不過一千四五百人。故舊黨司令官謝米諾夫屢經懲創，幾至不可收拾，惟暗募日人爲之後盾，華人爲之前敵，以謀抵抗，而新黨偵知其情，亦僱華人爲前敵。故兩方面無論誰之勝敗，而死者多屬華人，蓋初募之時，略與以餌，既已充兵，則不發軍餉。迨至兩方開戰，如有敗退，則餉之以砲彈，故不死於前則死於後。

茲查被募華人，爲我鐵道警備軍隊察覺勒令解散回籍者，業已不少，而華人已深知被愚，且所遇之敵又係同國之人，則彼此會意中途相約而逃者，爲數頗多，俄黨之詭計至此已窮矣。

駐哈之舊黨領袖霍爾瓦特乃俄人中奸滑之尤者，現正運動各協商國出兵協助，而實在恢復自己勢力，藉口組織臨時政府，於中取利。日前親到吉黑兩省面求督軍相助，各督軍均以未奉政府命令爲辭，婉言謝絕。白後又用總司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四日

一六

令名義照會吉林交涉局局長李道尹代為轉達我政府，其實勢窮力竭，已處於無可奈何地位。

至於謝米諾夫，一方面亦深惡霍爾瓦特之為人，對於組織臨時政府之用意，疑其有奪己之權力，彼此暗鬥。當危急存亡之時，而同黨之小部份尚不能和衷共濟，其成大事者幾希。祇以新黨內幕生有暗潮，某處一部份軍隊忽生變異，是以舊黨得以從容佈置也。

謝軍之佈置

抵滿後，即會同總司令張煥相親赴戰線調查謝軍之佈置。查謝軍駐紮馬磧子附近之山旁，距中俄界線之八十六號小站僅十餘里。遙望營帳密佈，汽車奔馳，似有迎戰狀況。謝之兵士不及二千人，間有日本旗幟，為日軍暗助之明證。次日，赴札蘭諾爾查看滿州里後方陣地，歸途忽聞砲聲隆隆，詢由總司令電探係謝軍威力搜索，尚未接戰云。

日人之行動

查近來謝米諾夫屢次敗北，業已退至馬磧子，距滿州里僅三十餘里。我兵恐潰兵持械闖入，新黨追趕，將滿州里作為戰場，特向謝軍聲明，若再戰敗，不准退入我境，否則必須解除武裝。

正交涉間，忽有日人名荒木貞（貞？）夫者，出而下涉，謂謝軍入境，須自行解裝，歸伊給據，由我軍查驗。所解軍裝歸呼倫貝爾之海拉爾車站，由日人收管。我軍以上權攸關，婉詞拒絕。

謝軍因勢孤力竭，尚能就我範圍。惟日人近來前往滿州里者，絡繹不絕，每次車行，必有改扮裝束之口人三四十名，抵滿後，改換軍服，手持國旗，出入戰線，勢甚猖獗。近因警兵毆傷日人一案，尚未解決。現計日人之在滿者，已不下五六百名，暗運軍械，為數亦不少。一旦兵力充足，勢必喧賓奪主，妄加干涉，殊為可慮。

海關檢查之情形

距滿州里軍隊攔阻關員登車查驗一事，調查雙方情形，據江省總司令張煥相云：「六月十一日晚十一鐘，俄武官謝米諾夫軍隊失敗，退至馬磧子，潰兵逃入滿站，我事恐其持械遁匿，擾害地方，正欲強制解除防閑，自不得不特為嚴密。時期急迫，故未准關員從事檢查，不過一時之權宜，並非背向來之辦法。兵士氣力粗魯，或亦在所不免

。現已嚴飭軍隊以後務照定章，隨時與關員接洽辦理，勿得再行攔阻。」

據海關總辦瑞仁云：「關員檢查護照，本為應盡之職務，一經兵隊用力阻止，情實難堪，且恐將來海關對於稽查護照一節，無從辦理，故不得不電請濱江關稅務司轉呈總稅務司酌奪辦理。自是之後，駐滿軍隊並未發生有阻礙情事」各等語。

查兩方所持理由，均屬充分，現經佩洗等從中調停解釋，意見胥融。旋由海關總辦設宴招待，並請江省總司令張煥相、吉省司令么培曾（珍？）作陪。席間各道對於此事抱歉之意，佩洗等起立宣言，以海關、軍隊，同為國家辦事，有何區別。嗣後務期一致進行，和衷共濟，以防敵患，而固邊陲，於中國大局良有裨益。滿座鼓掌，盡歡而散。」（註二）

蘇俄外長齊采林在蘇維埃第五次會議宣稱，願放棄帝俄在華特權，對華展開笑臉外交。

自上年（西元一九一七）蘇俄發生革命後，其革命浪潮逐漸推展至西伯利亞，並蔓延東三省。是時中東鐵路俄籍督辦霍爾瓦特利用中東路的財力人力，從事反抗蘇維埃政府之活動。同時日本為其在東三省及朝鮮的利益，亦籌劃和中國軍事合作，聯合協約國，出兵西伯利亞，對蘇俄採取軍事干涉行動。蘇俄勞農政府為阻止中國協助霍爾瓦特及與日本之軍事合作，並企圖獲得中國的承認計，乃於本日由其外交部長齊采林（G.V. Chicherin）在蘇維埃第五次會議報告宣稱：

「蘇俄政府將對中國撤廢沙皇政府對東北的各種壓迫，及其在中國和蒙古的治外法權，放棄沙皇政府以各種口實對中國人民所加的負擔，撤回沙皇政府對於駐在國的領事館所設的武裝部隊，並將中國各種賠款中的俄國賠款交還中國。」（註三）

按：齊采林此一宣言，實為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初，依其世界革命策略，在東方最先嘗試的第一次笑臉外交，使中國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四日

全體國民幻覺俄國革命是一個侵略強權的舊帝制之滅亡，和一個平等博愛的新政權之成立。百年來中國所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蘇俄首先自動撤廢，其對中國影響之大，及所收穫之富，亦是史無前例。然其是否按照其宣言來實現呢，則是另外一回事了。

註一：「政府公報」，第八七九號，頁七三。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一，頁二九四。吳佩孚等一行係於四日抵滿州里，八日回哈爾濱，此報告為九日所呈。

註三：蔣中正：「蘇俄在中國」，頁一三——一四。另吳相湘：「俄帝侵略中國史」，頁二七九。同見「蔣總統秘錄」，第五冊，頁一二一。

五日 唐繼堯等發出通告，改為總裁制之軍政府正式成立。

先是民國六年夏，督軍團亂起，黎元洪違法解散國會，國父孫先生文為維護約法，電召國會議員南下，聯合西南軍人陸榮廷、唐繼堯等，組織軍政府於廣州，樹立護法旗幟，與北京政府相抗，然軍政府成立後，陸、唐等並無護法誠意，惟冀以軍政府作為和北方政府討價還價的資本，達到擴張本身力量的目的。因此於暗中聯合政學系議員楊永泰、湯漪等，提議改組軍政府，以排擠大元帥孫先生文的勢力。（註一）

本年五月四日，廣州國會非常會議開會，首由湯漪以擴大軍政府實力為由，主張改組軍政府大元帥制為七政務總裁制，而提出「修正軍政府組織法案」。出席議員八十餘席，以多四票通過。國父以為此舉已使護法的意蕩然無存，因於同日電辭大元帥職。同月二十日，廣州國會非常會議舉行總裁選舉會。國父及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林葆懌、陸榮廷第一次當選，岑春煊與孫洪伊同票數，第二次決選時，岑始以多票數當選，七政務總裁因之產生。（註二）

本月三日，岑春煊由滬抵粵，籌商組織軍政府。本日，改為七總裁制之軍政府由唐繼堯等五人通告成立。國父雖以最高票當選為七總裁之一，但未親自參加，暫不發表意見，唐紹儀亦未就職，其餘五總裁正式就職。茲誌唐繼堯等通告軍政府成立之文告如次：

「查本軍政府組織大綱以由國會非常會議選出之政務總裁七人，組織政務會議，行使其職權。現除唐少川、孫中山兩總裁因交通阻礙，未接有就職通告，經派員敦促外，計就職總裁已居過半數。當此北庭狡謀愈肆，暴力橫施，大局岌危，民命無託，護法進行，刻不容緩。謹於本月五日宣布中華民國政府依法成立，即開政務會議，特此通告。」（註三）

附錄：簡筆實撰：軍政府的成立與改組（民國六年——七年）（註四）

一

民國六年夏，督軍團禍起，黎元洪為張勳所迫，違法解散國會，國父為維護約法，率海軍及部份國會議員南下，聯合西南軍人，於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成立軍政府，與北京政府相抗。然而軍政府成立後，由於滇系唐繼堯、桂系陸榮廷等實力派處處表示不合作態度，進而聯合政學系國會議員及政客岑春煊等，利用改組軍政府方式，來排除國父的影響力。國父以軍政府改組後，護法精神蕩然無存，離粵赴滬，從事於黨務的改革。本文即擬就軍政府的成立與改組經過，作一敘述與分析。

二

先是民國五年夏，各省紛紛反對洪憲帝制，袁世凱以衆叛親離，憤恚而卒。是時，國父居滬，以討袁目的已達，一面電令各地停戰，維持秩序，一面發表規復約法，尊重民意機關的通電。其後國會重開，黎元洪繼任總統，段祺瑞出任總理。惟至民國六年夏，北京政府因參加歐戰事，黎段二氏，反對贊成各不相讓，國會中舊國民黨議員「憲政商榷會」一派，欲利用機會實行倒閣。段召督軍團入京，要脅黎元洪解散國會，黎以約法總統無權解散國會拒之，督軍團倖倖出京，集議徐州，圖謀推翻總統。黎應國會之請，於五月二十三日免段職，令伍廷芳暫代內閣總理。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五日

二〇

五月二十九日，段系安徽省長倪嗣冲首先通電脫離中央獨立，魯、豫、浙、陝、閩及直隸諸省繼之，且公然派兵進逼北京，強迫黎元洪解散國會。黎氏一面通電勸告，並派員分赴各地宣慰，均無效果，政局頓成杌隉不安現象。其時獨安徽督軍張勳表面不與其事，黎誤以張不爲段所用，電召入京，擔任調解。六月七日，張勳率軍北上，將所部駐紮京城附近，提出解散國會要求，黎因爲所困，不得已，於六月十三日違法下解散國會令。然張勳目的並不止於此，實另有陰謀，卒演成復辟醜劇。

當民國六年五月，督軍團要解散國會時，二十二日，國父即合岑春煊、唐紹儀、章炳麟等致電段氏及參衆兩院遵守約法，勿以國家爲犧牲。及督軍團公開叛變，六月六日，國父與章炳麟聯名致電兩廣巡閱使陸榮廷、雲南督軍唐繼堯及西南各省督軍省長，共同討逆救國，並於六月九日，促海軍總長程璧光即行討逆，勿以經費爲慮。七月復辟亂起。四日，國父在滬邀請唐紹儀、孫洪伊、程璧光、薩鎮冰、章炳麟等會商，決定將民國政府移設上海，請黎元洪南下，繼續行使總統職權，並致電兩院議員，盼能毅然南下，自由集會，以存正氣，而振國紀。同時國父日觀國勢危岌，非以革命手段，臨以大無畏精神，則大勢將去，乃於七月八日寅夜登海圻艦南下，十七日抵粵，揭起護法旗幟。

民國六年八月，張勳復辟亂平，馮國璋出任總統，段祺瑞爲總理，採用梁啟超等改造國會之論，不依約法，重召國會，而主張重新選舉新國會，來排除舊國民黨議員在國會所佔的優勢。八月十八日，國父邀宴南下國會議員於黃埔公園，商討召開國會問題。咸以：北京政府既以毀廢約法，且向護法各省用兵，內爲維護各省團結，外爲行獨立自主外交，勢非另行組織政府不可。人數雖不足法定，惟值非常事變，可先開非常會議，組織軍政府，以資應付。十九日，南下國會議員舉行第一次談話會，討論國會及組織政府事，經決議用「國會非常會議」名稱，並推定呂志伊、王有蘭等爲軍政府組織大綱起草委員。八月三十一日，國會非常會議通過「軍政府組織大綱」十三條。其中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爲戡定叛亂，恢復臨時約法，特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第二、三條規定：軍政府設大元帥一人，於臨時約法效力未完全恢復以前，行政權由大元帥行之。九月一日，選舉國父爲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爲元帥。九月十日，國父於廣州國會非常會議議場，就任大元帥職，並提出各部總長名單，由國會同意，軍政府

正式成立。

三

軍政府雖然在 國父號召下，成立於廣州。然而國會議員派系紛立，同床異夢，各鑽前途；各部總長如外交總長伍廷芳、財政總長唐紹儀、海軍總長程璧光遲不就職，內務總長孫洪伊留滬不至；西南實力軍人唐繼堯、陸榮廷等，並無護法誠意，只希以軍政府充當其與北京政府議和的資本，以達擴充地盤，增強本身力量的目的。（蓋 國父與唐、陸基本觀念不同是： 國父根本不承認破壞法統，解散國會的北京政府；唐、陸則始終承認馮國璋代理總統的合法地位，僅對段琪瑞的總理表示反對。）因此唐、陸先以不就元帥職，表示不合作態度，並對 國父在廣州培植的護法力量，百般刁難與掣肘，然後藉改組軍政府，排除 國父的力量。

先是唐繼堯、陸榮廷輩既無護法誠意，故於軍政府成立之初，合李烈鈞等另發起西南各省聯合會議，作為軍事聯合機關，與居滬之岑春煊暗通消息，企圖與北京政府進行妥協。民國七年一月二十日，各省聯合會議在廣東督軍府開成立大會，推岑春煊為議和總代表，伍廷芳為外交總代表，唐紹儀為財政總代表，唐繼堯、程璧光、陸榮廷為軍事總代表，形成與軍政府對峙的局面。然後進一步聯合政學系議員楊永泰、郭椿森、湯漪等，採取威脅利誘方式，倡議改組軍政府大元帥制為七總裁制，以為排除 國父勢力的釜底抽薪之計。民國七年五月四日，國會非常會議開會，出席議員八十餘人，首由湯漪提出「修正軍政府組織法案」，以多四票通過。 國父以軍政府改組，護法精神已蕩然無存，通電辭職。同月十八日，留粵國會，通過軍政府組織法十二條。二十日下午，舉行政務總裁選舉， 國父及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陸榮廷、林葆懌等六人第一次當選，岑春煊與孫洪伊同票數，第二次決選時，岑始以多數當選。五月二十一日， 國父偕胡漢民、戴季陶等乘輪離粵赴滬，先至汕頭三河壩，巡視援閩粵軍攻圍軍事，時先總統 蔣公擔任援閩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迎 國父於江干，見 國父形容憔悴，不覺悽然淚下，隨侍至營次，長談逾夜分。其後 蔣公協助陳炯明，擬定作戰計畫，反攻大埔之役，尤關重大，其軍事才華，見重於 國父自此始。

民國七年七月三日，岑春煊由滬抵粵，籌組軍政府。七月五日，改組總裁制的軍政府，由唐繼堯、伍廷芳、林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五日

二二

傑憚、陸榮廷、岑春煊等聯名通告成立。國父雖以最高票當選為七總裁之一，但未親自參加，暫不發表意見，唐紹儀亦未就職。七月十（蒸）日及十六日，陸榮廷及唐繼堯先後發表通電，推舉岑春煊出任軍政府主席總裁。八月二十一日，岑春煊就主席總裁職，由西南軍人及政客所改組的軍政府正式成立。

四

由 國父奔走號召的護法軍政府，所以在短短一年之間，完全變質，其最主要原因有：

一、軍政府本身力量太單薄，又無經濟來源，因此在粵毫無發言力量，其號令竟不出大元帥府的河南士敏土廠。

二、部份黨人認識不清，以為組織軍政府祇是向北方政府討價還價資本，遇有機會，只求個人營壘。此即國父離粵赴滬後，努力著述心理建設及改革黨務的道理。

三、西南實力軍人陸榮廷、唐繼堯並無護法誠意，希冀與北方政府妥協，來擴大地盤及增強力量，因此採取不合作及排斥的態度，來對付 國父。

四、留粵國會議員，派系分立，同床異夢，縱橫捭闔，各捧所捧，各鑽前途，護法精神，蕩然無存，成為野心政客及軍人驅使的工具。

北京政府任命鍾體道為陸軍第二十二師師長，吳震為二十二師步兵第四十三旅旅長，唐廷牧為第四十四旅旅長；田頌堯為陸軍第二十一師（師長劉存厚）步兵第四十一旅旅長，賴心輝為第四十二旅旅長。（註五）

按：第二十二師原屬川軍第三師改編。

北京政府財政部再與日本銀行團簽訂第二次善後借款第三次墊款，日金一千萬元。

善後借款，西人稱「改造」借款。國人稱爲善後者，因民國初建，萬債待償，叢政待舉；而西人又稱「改造」者，以中國當時缺乏國際信用，欲插手替中國整理債務，強迫中國財政的改建也。此種借款交涉，前後有兩次。第一次爲民國二年四月的五國銀行團的兩千五百萬鎊借款。第二次借款，始議於民國六年，是時正值歐戰爆發，英、法、俄、美無力貸款中國。而日本正當寺內正毅內閣上台，改變大隈重信的強硬政策，欲透過貸款與中國的方式，取得中國經濟、政治、軍事若干控制權，惟以借款合同尙未成立，其所訂契約，稱之爲「善後借款墊款契約」。（註六）

在上述情形之下，民國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北京政府財政部曾首次向日本銀行團（包括朝鮮、台灣、興業、正金、中華匯業等銀行及東亞興業公司、中日實業公司等財團所組成的對華投資集團，並由民間人士西原龜三從中策劃奔走，西原借款即因之得名，爲此時期日本對華外交主要表現。）商借第二次善後借款第一次墊款，日金一千萬元，年息七厘，以鹽餘担保，充當北京政府民國六年七、八、九三個月的行政費。本（七）年一月六日，北京政府再向日本銀行團續借第二次善後借款第二次墊款，日金一千萬元，年息七厘，亦以鹽餘担保。（註七）

本日，北京政府財政部復向日本銀行團商借第二次善後借款第三次墊款，日金一千萬元，年息七厘，鹽餘担保，作爲整理中國、交通兩銀行紙幣之用。（註八）

廣西桂平各界，電請北京政府取消中日軍事協定。

廣西桂平各界本日以北京政府於本年五月十六、十九兩日，先後和日本簽訂的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及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條件苛酷，電請北京政府予以取消。茲誌電文如次：

「馮代總統、國務院、各總長鈞鑒：中、日密約條件苛酷，不〔疑缺應字〕承認，乞嚴拒取銷，民國幸甚。廣西桂平紳、學、商、農界全體聯叩。微。」（註九）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五日

霍爾瓦特請哈爾濱交涉員李家鏊轉請北京政府，准其在哈爾濱組織政府。

本月三日，中東鐵路總辦霍爾瓦特曾代表蘇俄駐華公使庫達攝夫自哈爾濱通電組織臨時政府。本日，霍爾瓦特拜會北京政府外交部駐哈爾濱交涉員李家鏊，以海參崴業已組織政府，哈埠各代表公舉其爲首領，組織政府，希李交涉員轉請北京政府，准其在哈爾濱組織政府。茲誌李交涉員呈北京政府外交部電文如下：

「三十日代電，想邀鈞鑒。前據霍中將面親稱：『海參崴業經赤黑斯拉夫人戰得，向雙城子迫襲激黨，則此間急當派兵響應，請陶司令允放千二百五十人出境』云云。昨又告知：『四站業經占據，請准接濟。』其時陶已奉督軍電准，當即允從，聞今晚方能出發。

頃霍來稱：『海參崴業經西伯利亞代表組織政府，哈埠各代表公舉霍爲首領，組織政府，抵制海參崴現有政府，緣彼猶太決非俄人之福耳。業經電達庫使轉請鈞部核示，並請聯盟各政府允諾』云云。交涉員告：『在我領土組織政府，恐難許可。況貴中將即無後援，又欠軍械，太覺冒險。』據云：『謝軍可爲後援，軍械亦有微積，既承推舉，萬難推辭，況激黨業已疲憊。』詢以『赤人能否響應』。渠稱：『毫無把握。』又告以：『冒險太甚，宜三思之。』渠稱：『事已至此，無可如何。』除會陶電達督軍外，謹聞。家鏊。五日。』（註一〇）

按：中將係指霍爾瓦特，時任中東鐵路總辦；謝軍指俄白黨謝米諾夫軍；激黨指俄廣義派或紅黨或新黨或多數黨，其首領爲列寧；赤人指捷克軍。

徐樹錚電請韓賓禮婉勸梁士詒，勿與西南軍人來往。

先是本年北京政府新國會議員選舉，安福系和交通系聯合以對付研究系，原議由交通、財政兩部提出一百四十萬元分領使用，而梁士詒先在交通部提用四十萬元，致安福系中頗有傾向之者，殊引起安福系首腦王揖唐、徐樹錚所不滿。梁遂藉口料理其長女好音出閣事返香港，陰實斡旋南北和議，以爲統一

之助。徐樹錚等恐梁和西南攜手，向北方折台，於本日致電駐港代表韓賓禮，囑其婉爲勸解梁氏。其電略云：

「密。江悉。……燕孫到京以來，態度不明，四面討好，無一定宗旨。同人多背後訾議，弟多方維護，略免詬言。此時突以兒女姻事名義歸港，恐與岑、陳輩不無蛛絲馬跡。查我輩同志，各省要人，於燕公實均愛好，恐南人之反復無實，營私禍國，豈燕孫尚不之察？果有他意，是自棄也。望婉轉切勸爲盼。燕素口尚以兄言爲可聽，務祈設法措詞，盡在我愛友之心而已，樹。歌（五日）印。」（註一一）

按：（一）此後安福系與交通系於選舉副總統時，終難協調，於此見其端倪。

（二）梁士詒和西南軍人連絡事，見六日條。

註一：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頁五一——五二四。

註二：李守孔：「民六政潮與南北分裂」，原載史學彙刊，第七期，頁一〇五——一一一。

註三：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頁四二四。

註四：簡筌簞：「軍政府的成立與改組」，原載民國六十八年九月十一日，台北「中央日報」，第十一版。

註五：「政府公報」，第八八〇號，頁九五。

註六：王綱領：「新國際銀行團與第二次善後大借款交涉始末」，原載史學彙刊，第九期，頁一五八。另林明

德：「簡論日本寺內內閣之對華政策」，原載師大歷史學報，第四期，頁五一—七。

註七：張忠絳：「中華民國外交史」，頁二三—四。

註八：「政府公報」，第八九四號，頁三七—二。

註九：「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二〇—五。

註一〇：「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頁二六五——二六六。

註一一：沈雲龍：「徐世昌評傳」，原載傳記文學，第十九卷，第二期，頁九二。另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

生年譜」，頁四二—五。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六日

二六

六日 陸榮廷電梁士詒，商談統一，認北京政府為「中央」，表示已放棄護法立場。

本年六月，梁士詒因選舉經費問題與徐樹錚等衝突，藉口為長女出閣而南返香港時，曾派前廣西省省長林紹斐及其親家關冕鈞攜帶函件，疏通陸榮廷，謀商和平統一計劃，並以事成後，畀以兩廣巡閱使及撥給善後借款若干為條件，（註一）本日，陸榮廷電覆梁士詒稱：

「萬急北京什錦花園梁燕老、朱桂老、周子翁同鑒：密林、關二君到，奉大教，以時局解決語及，榮廷捧讀之餘，欽佩無已，中間所列八條，一曰廣東現有軍隊排配之法，二曰去龍，三曰另任莫於別事，四曰兩廣巡閱，五曰粵督取廷同意，六曰廣東歲支軍餉若干，不敷全由中央担任，七曰廣西督軍由廷保存，八曰雲貴方面辦法，以及國會召集法。茲謹將各款中之可認否認，逐答如下，榮廷衰病之身，決不敢任兩廣巡閱使，粵督亦不敢同意，權由中央主之，惟龍則必當去。桂督軍仍以譚浩明任之，莫另任，須竹君伯恆出京過粵時，述廷意見，得其許可，再為決定，然斷不繫戀於粵也。川滇事不敢與聞，湘省護法軍隊，請由湘省長譚延闓酌編為湘之國軍，在粵李方所領滇軍，亦宜預編國軍，以免誤會。至若桂軍問題，又當分別去留辦法，廷擬以現任欽廉鎮守使沈鴻英，高雷鎮守使林虎，潮梅劉志陸各率所部隊伍，隨之留駐，其他桂軍之在湘在粵者，全行回桂，暫編為國軍，不敷之餉，請由中央担负，俟大局稍定，再逐漸裁減，以符定額，他日桂或歲餉不足，由中央指撥，械有缺乏，亦並由中央核定給予。國會召集，應用何法，由中央分飭各省酌定，多數取決，榮廷斷無阻撓也。榮廷一庸人耳，愛國之心，與諸公同，第自退歸林下以還，即已雅不欲言國事，然往者粵李陳諸督，亦嘗列於調人地位，無非止思息內爭禦外侮而已。即今日之不願任兩廣之事，亦思趁此暇期，稍事休養，以待時機，倘或外人侵略過甚，則我病軀，猶將佐芝老以禦強鄰無疑也。願以此意並告芝老，前此兩上府院電，久不得覆，竊以為中央深惡痛絕於廷，遂不復有所言，今據林關二君傳述中央，尚以榮廷為可與言者，特復詳言之耳，其仔細狀況，俟林關旋京，再托轉達，並付以書，陸榮廷叩。

魚。」（註二）

按：一、此電文爲吳佩孚在湘截獲轉呈北京政府。

二、梁燕老係指梁士詒，朱桂老係指朱啓鈴，周子翁係指周自齊。

三、由此電文可證明陸榮廷等策動軍政府改組，其目的全在議和而非護法。

山東定陶兵變。

山東定陶警備隊隊長鍾連江，本係投誠匪首，就官職後，本性未改，仍與各處盜匪往來，爲鄉紳所惡，必逐之而後快。本日，鍾某復勾結盜匪，率部譁變，在定陶城內肆行焚掠後，率衆他去。（註三）

海參崴廣義派被全部解除武裝。

自俄國發生革命，成立新政府，與德奧議和，並釋放俘虜後，有一批原參加奧軍的捷克人（赤赫斯拉夫人），被東運西伯利亞，擬由海參崴轉赴美國。然而此批捷克軍於東行途中，時遭俄國廣義派的襲擊。上（六）月二十九日，捷克軍攻陷海參崴時，廣義派死三人，傷一百五十九人，被俘二百人。本日，捷克軍司令致海參崴城議會哀的美敦書，限廣義派於二小時內解除武裝。至是海參崴廣義派勢力全被肅清。（註四）

註一：沈雲龍：「徐世昌評傳」，原載傳記文學，第十九卷，第三期，頁八〇〇。另民國七年七月四日，一順天時報」。

註二：民國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上海「時報」。

註三：民國七年七月十八日，上海「時報」。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一）」，頁二〇〇——二〇一。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六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七日

二八

七日 國父孫先生文接見李宗黃，嘉勉其從事地方自治研究工作。

國父孫先生文於上（六）月二十五日由日返滬後，即潛心著述，期以啟發國人。（註一）是時李宗黃奉唐繼堯命為護法戰事，分訪長江三督（鄂督王占元、贛督陳光遠、蘇督李純）後抵滬，乃於本日至莫利愛路寓所晉見 國父。時李氏準備訪問日本，請教 國父到日後應注意何事， 國父以「政治基礎在於地方自治」訓勉之，希李氏抵日後，考察日本地方自治，以為中國的借鏡與參考。（註二）茲誌李宗黃回憶錄記載有關晉謁國父之經過情形如次：

「訪問長江三督之行，忽忽將近半年。民國七年七月初我從南京抵達上海，孫先生早於同年七月四日向國會非常會議辭陸海軍大元帥職，同日國會非常會議議決修正軍政府組織大綱，改設七總裁。二十日，復選舉孫先生，岑春煊、陸榮廷、唐繼堯、唐紹儀、伍廷芳、林葆懌七位為軍政府政務總裁，二十一日孫先生即取道汕頭、台北，經日本返抵上海。所以我到上海後，即於七月七日，赴莫利愛路孫先生的寓邸請見。當時，我已奉到了唐都督指令，命我到日本去走一趟，採購兵工廠機械。」

孫先生當日就接見了我，相晤之下，先生的神情顯得十分欣慰。他殷殷的垂詢我的近況，生活情形，對我的不辭艱危，勇於任事，一再的予以嘉勉。然後孫先生很關懷的問：

『你就要回雲南去了吧？』

『不，我還要到日本去一趟，』我坦率的報告孫先生說：『因為唐都督叫我順便到日本去採購一批兵工廠需用機械。』

『很好，』孫先生慈祥剴切的指點我說：『你到日本以後，可以多走幾個地方，到處多看看，對於你將來的事業，可能會有幫助。』

我立刻就把握機會請教，我問：

『先生，我到了日本以後，應該注意些什麼事情？』

孫先生便語重心長的告誡我說：

『你是軍人，但是現代軍人只懂軍事是不够的，軍事以外，還必須瞭解政治，所以你到日本以後，最好能多考察些政治方面的事情。』

『可是，政治的範圍太廣泛了，』我繼續請教的說：『先生以爲我在考察日本政治的時候，應該從那些地方着眼爲是？』

孫先生便不厭其詳的開導我說：

『政治的基礎，在於地方自治。日本的市、町、村，組織都很健全。實則日本之強，並非強於其堅甲利兵，而是強於其地方組織的健全。你記住我這句話，要考察日本的政治，最好多看看他們的地方自治。不過有一點，他們的地方自治，官治的氣息很重，其實是不合乎吾黨民權主義全民政治的要求。但是他們實施地方自治的精神和方法，對我們的訓政時期仍還值得借鏡和參考，所以還是很有考察價值的。』

當時，我相機提出一項要求，我說：

『日本人欽敬仰慕先生的非常之多，先生可否給我寫一兩封介紹信。』

『可以，』孫先生慨然的一口應允：『在你動身之前，我一定爲你備好。』

起初，我只冀望能够獲得孫先生的一兩封介紹信，作爲敲磚，使我能够完成孫先生命我考察日本地方自治的一任務，然而，當日我再三稱謝辭出後，瀕行之際，再到孫先生的寓邸辭行。使我感愧莫名的是，孫先生竟在百忙之中，情詞懇切，殷殷囑托的爲我寫了一厚疊介紹信。而且，他所介紹我去謁見的，全是我自認無緣識荆的日本當代顯要，蜚聲國際的日本大人物，諸如日本首相原敬，國民黨總裁犬養毅，內務大臣床次竹次郎，以及同情本黨的日本志士宮崎寅藏、頭山滿、荻野長芝等人。孫先生破費了這麼許多時間，爲我親筆寫下這些介函，山而使我獲知，孫先生對我赴日考察地方自治之行，確是寄予莫大的期望。因此，當我道謝辭出，回到旅舍，我馬上就寫了一封長信給唐繼堯都督，陳明孫先生命我考察彼邦地治的經過，以及我是如何的渴望能够把握此一大好良機，完成這一項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七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七日

三〇

考察工作。我請唐都督准我的假，延長勾留日本的時間，我聲明願意自行負擔超額的旅費。後來，我到了日本，不久就接奉唐都督的復電，他鼓勵我照勉從事，深入考察，俾爲來日雲南實施地方自治作爲參考，旅費、用費及所需的期日，他命我自行斟酌辦理，都督府願予全力支持。」（註三）

按：由於國父的愛才與訓勉，致使其後李宗黃以地方自治爲其終身研究、實行的志向。李氏在其言論選集自序稱：「民七，受 國父：『政治的基礎是地方自治，應多多倡導』的啓示，更確認地方自治係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基本工作，且爲世界思潮之主流，民主政治之基石，自由平等的樂園，建國復國的準繩。乃正心誠意，夙夜匪懈，苦幹、硬幹、實幹、快幹，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做到老，學到老，教到老，寫到老，計劃到老，實行到老，宣傳到老，永不退轉，毫無怨尤。由中央而地方，由地方而中央，不計成敗利鈍，不知老之將致。」（註四）

山東汶、泗、沂各河汎濫、潰溢成災。

山東汶、泗、沂各河，近因霖雨日久，汎濫潰溢，魯南濟、兗、泰安各縣，受災甚重。（註五）

北京政府哈爾濱交涉員李家鏊阻止霍爾瓦特在鐵路線界內組設政府，霍氏預備組設政府事，獲英、日贊成，美領則不表同意。

本月五日，霍爾瓦特曾請駐哈爾濱交涉員李家鏊轉請北京政府，准其在哈爾濱組織政府。本日，李交涉員特赴霍爾瓦特處，阻止其在路線界內組織政府。當晚，霍爾瓦特赴四站察看情形，並赴海參崴聯絡捷克軍，預備組織政府，同行者，除彼同志八十八人外，尚有日本武員八人，英國武員一人，觀其情形，英日顯然贊成霍氏在哈組設政府。茲誌哈爾濱交涉員呈北京政府外交部電文如次：

「五日電計先邀覽。昨赴霍處阻止在路線界內組織政府，渠稱：

『業定今晚赴（四？）』站察看情形，或赴雙城子圖晤赤軍，預備組織，萬一不洽，立即折回。萬一微幸，當請

假一月，即在雙城子組織政府，以扼海參崴西伯利亞政府，免致第二激黨出現。」

旋晤日英領事，談及此事，均贊成，惟美領事似不以爲然，恐未能多談。今又赴晤，據稱：「昨晚霍同行者，除彼同志八十八人外，尚有日本國武員八人，英國武員一人。」又聞有日軍四百在軍助戰，詢諸日本領事，亦明認三百，則日英之助霍已確，無怪霍欣然而去。經交涉再三勸阻，且告以：「出境難異〔易〕，入境恐難，二十年心血經營之鐵路，將付諸東流乎。」渠雖歎息再三，仍難中止，則此中或有他故。

美領事亦經疑及霍與東人有約，勸我及早收回主權，美國必相助。若果落到東人，亦祇能以奉路相看，不承認安置軍隊，管理地方，緣此路合同尚在，不能與南滿洲同日而語。且云：「霍與美人素來異視，如英日禁其在哈購地，美人則無此權利，萬難甘心，本領事將呈請政府趁此時期交涉，使中國主權得以完全收回。」交涉員告以：「中國與美國交誼最睦，當將尊意電達政府。」渠即欣悅道感。窺此情形，霍之改赴境外組織，係美領事之力也。

美領事既有助我收回主權之意，我國可乘機速圖進行。況近來日本國軍、警、財政人員絡繹來哈，雖以調查爲名，似有布置，我國兵力未足，應如何籌備之處，宜未雨綢繆。是否有當，候電遵。家鑒。八日。」（註六）

註一：自民國七年六月後，國父留居上海凡二年，除主持黨務外，即潛心著述，啓迪國人，完成「建國方略

三書，內分心理、物質、社會三大建設。見張其昀：「中華民國史綱一」，頁二一七。

註二：「國父全集」，第二冊，頁八四一。

註三：「李宗黃回憶錄」，頁二三四——二三六。

註四：「李宗黃言論選集」自序，此集附有李氏言論一覽表，詳列李氏研究地方自治論文題目。

註五：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民國七年七月七日。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一）」，頁二七七。

八 日 駐哈爾濱交涉員李家鏊電請北京政府速圖收回中東路權。

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駐哈爾濱交涉員李家鏊以霍爾瓦特擬在哈爾濱組織政府，拜晤美國駐哈爾濱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九日

三二

領事，徵求其意見。美國領事懷疑霍氏與東（日本）人有約，勸我政府趁霍爾瓦特赴雙城子組織政府的時機，速圖收回中東路權，以免落入日本人手中。（註一）

日本駐華公使促北京政府依據條約，開滿蒙等處商埠。

民國四年，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之交涉，中國政府曾允將滿蒙的歸化、張家口、赤峯、洮南、葫蘆島、多倫諾爾等六處，自開商埠。本日，日本駐華大使林權助依上述關於滿蒙條約的規定，促北京政府外交部從速實行，並請繼將承德、朝陽、錦州、林西、開魯等五處開放。（註二）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一）」，頁二七七——二九三。

註二：「中華民國外交史」，頁一四三。另「東方雜誌」，第十五卷，第八號，頁二一。

九日 粵軍作戰科主任蔣中正上書國父孫先生文，進呈「粵軍第二期作戰計劃」。

自民國六年九月，國父孫先生文於廣州就任軍政府大元帥，樹立護法旗幟後，北京政府總理段祺瑞即欲藉武力為統一南北手段，遣兵南下，雙方在四川、湖南、江西、福建均有所接觸。是時，福建為北洋皖系所派督軍李厚基部所據；孫大元帥則派原廣東省長朱慶瀾警衛軍所撥出的部隊（二十營），於民國六年十二月二日，任命陳炯明為總司令，鄧鑑為參謀長，許崇智為第二支隊長，編成「援閩粵軍」十營，佈置於潮州、汕頭、梅縣、大埔一帶，開關護法的主戰場。（註一）

本（七）年三月十五日，蔣中正先生奉孫大元帥命，出任援閩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五月，粵軍開始對李厚基作戰。九日，蔣主任擬定「對閩第一期作戰計劃」，分三路進兵，由陳炯明担任中路指揮，許崇智、鄧鑑分任左右兩路指揮。十日，攻擊開始，許崇智左路於當天攻下武平，其後連下上杭、

永定。然不幸右路及中路於六月上旬遭到不斷的挫敗，連失饒平、詔安、汕頭，致使左路因分兵援救右翼而受到連累，永定亦失。是時，蔣主任中正爲應付新情勢的發展及有利粵軍反攻，乃起草「粵軍第二期作戰計劃」，主張先調兵增強南方右翼，保護潮州，再相機採取攻勢。（註二）計劃主要內容爲：

一、以主力集中於右翼，先收復粵境已失之黃岡、饒平，鞏固潮汕根據地，期待左翼挺進部隊之發展。然後再用主力取道海岸之捷徑，向漳州正面進取，策應左翼挺進部隊前進，會師閩江下游，以期在最短期間迅速佔領福州。

二、暫守左翼，出一有力部隊，向龍巖挺進，威脅北洋軍側面薄弱而又危險之點，以動搖其漳州策源地及福州根據地。

本日，蔣主任以上項計劃進呈 國父。

茲誌「粵軍第二期作戰計劃」全文如下：

「本期戰略：第一、以主力集中於右翼，先恢復右翼之頹勢，收復粵境已失之地，鞏固潮汕之根據地，期待左翼挺進部隊之發展。然後再用主力取道海岸之捷徑，向漳州正面進取，以策應左翼挺進部隊之前進，與其會師閩江下游，以期於最短時間迅速佔領福州也。第二、以暫守左翼，惟須出一有力部隊，向龍巖方面挺進，威脅其側面之薄弱而又危險之點，以動搖其漳州之策源地及福州之根據地也。

理由之概要：

「（一）任務及戰局：本軍右翼自黃岡失守，饒平繼陷，第三、第四、各支隊之主力，對抗侵入右翼之敵軍，幾不能移動，左翼自下洋失守，永定不保，第一、第二、各支隊之主力，以對抗下洋、永定之敵軍，亦不能移動，是左右兩翼各部隊，皆呈膠柱鼓瑟不能活動之象。故兵力不能集中一地，以致軍無主力，地無重心之可言。今特於此戰局停頓期間，以利用其時間，而謀勝利安全之策，終以不致處處虛弱，以免各個擊破之弊，不然，不特不能制人，而反爲人所制矣。且本軍戰線延長，兵力單薄，如不厚集主力，鞏固我要地，痛擊其弱點，另建別策，以搖動其根據地，威脅其策源之地，則兵無輕重之分，斷不能戰由我決，勝由我操，況子彈缺乏，將卒疲勞，決無以寡勝衆之理。如不力謀部隊之整頓，主力之集中，則緩急之應不靈，分配之節不調，又無制勝於人之道，故本期戰略，不能不注

重右翼，先謀自立於不敗之地，而後再謀制勝於人之方也。此本期作戰綱領之所由定也。（二）敵情之判斷、敵軍第一線兵力，其左路臧致平、中路童葆暄，右路唐國謨三部隊，及各補充團，合計足有一萬五千人之數。而其右路之唐國謨一軍五千人，雖爲我軍第一次進攻永定時所擊破，然延久至今，其集合殘部，盤踞永定，近日足有三千人之數，且對我大埔節節進逼，本軍以子彈缺乏，不能強力抵抗，以致其死灰復燃，已成燎原不可撲滅之勢，其部隊雖小，然我軍抵抗已無實力，設或再攻永定，更非易易。且下洋未復，饒平未破，平和之童逆部隊，其勢猖獗，尚未有艾，是我大埔、縣，南爲饒平，東爲平和、下洋，北爲永定之敵，三面包圍。今計吾左翼之兵力，不過四千餘人，如與各方敵數之比較，不可同日而語也。今日吾能抽調右翼之一部分，增加左翼，以擊破其一方面之永定，則本軍左翼，仍有進取之道，原定戰略，固無變更之理。而以本軍左右各部隊調動之難，既如前所述，當此戰況停頓期內，萬無抽動之望，以饒平未克，右翼部隊一經抽調，則本軍右翼更形薄弱，必惹敵人進窺潮汕之野心。今日本軍惟一之轉機，當在饒平克復之後也，然饒平克復，則右翼部隊恢復黃岡之策，決不能放鬆，故於此半月之內，右翼部隊萬難抽動，而左翼部隊亦難發展，可以知矣。以黃岡方面之敵，臧致平部隊五千人，其建制完全，尙未爲吾軍痛擊，不可輕視者也。而況合計右翼部隊之兵力，與敵相較，其數尙不及也，故爲克復黃岡計，不能集中主力於左翼也。然克復饒平，遙遙無期，恢復黃岡，亦無勝算，本軍如果長此以往，竊恐我力愈鈍，敵謀益力，萬一潮汕根據地爲其動搖，則我左翼已無進取之望，而右翼根據地又不能固守，是本軍全線幾成一有退無進之怪狀，殊足深慮而切憂者也。但以上僅就本軍對敵艱難之現況而言之也，試反觀敵軍之現況爲何如乎，凡我所有之困難，敵人未必不有，或有甚於我者也，吾測敵人之難境：第一、以糧食缺乏，枵腹不能以久戰。第二、以災疫流行，病兵不能以應戰。第三、以內地民軍四起，其後方不能安全。第四、以地勢險阻，士卒不慣戰鬥，凡此敵之困難，皆甚於我者。至其內容複雜，李童兩逆，互相猜忌，且浙軍與北軍之氣味，本不相投，而兼有敵視之心，今童逆之浙軍，又間在中路，以隔絕其臧、唐左右兩路之北軍，如浙軍激變，則其敗立見，或不至激變，而不前進，則其左右兩路北兵轉移之困難，呼應之不靈，其亦有甚於我者也。故與其謂爲我軍之困難較甚於敵軍，無寧謂爲敵軍之困難較甚於我軍也。試就敵軍以後之戰略而一判斷之，夫敵軍本以左攻右守，而以其中路斷我韓江，再以其左路會師於潮汕

，以佔領我根據地，爲第一目的也。惟其右路之唐國謨一部隊，既爲我軍擊散，本已不成問題，今雖死灰復燃，然其任務乃在恢復其右路所失之地，仍取守勢，而非速求發展，以急攻我左翼者也。且其盤踞永定之兵，至多不過三千人之數，如其分一千人防禦大埔界線，以對我軍左翼之主力，以五百人佔領峯市，則其永定所餘者，不過千餘人耳，以此千餘人而攻上杭，則其永定空虛，不能不防我軍之反攻，如分其半部數百人以攻上杭，則其兵力單薄，決不敢以獨進，故近日我左翼永定之敵軍，當我左翼主力未離大埔以前，其必先謀鞏固永定之根基，而不分兵急攻上杭者也。如有進攻上杭者，其必另派一部隊，由連城、汀州方面以擾我，汀屬永定敵軍，必待測覺我左翼之實況，方敢與連城之敵聯絡，合以謀我上杭也。至於進窺大埔，尤非其任務之所在，如我不示人以弱與敵以進窺之隙，則其固守永定，恢復上杭之不暇，其決無能力以攻我主力所在之大埔也。此我左翼敵情之判斷也。今日所最可慮者惟不變其本來戰略，以其中路與左路二部隊合以謀我潮汕之根據，或進窺高陂，中斷我韓江流域，以隔絕我左右兩翼之交通，則其目的地距離較近，而又地勢平坦，如其出以上二策之一，即可制我軍之死命，若其二策並立，則更不堪設想矣。吾人判斷敵情，當以彼之至利而我之至害者以爲斷。故斷敵軍第二之戰略，其右路之任務，乃在恢復其所失之地，仍取守勢，而其中路，仍先謀中斷我韓江，然後與其左路部隊相合，一由韓江以攻我潮汕之側面，一由黃岡以攻潮汕之正面也。今其左路部隊陷黃岡，一月有餘，而尚未進攻我潮汕者，未始非其中路部隊不能中斷韓江，以致停頓也，此則以實際狀況而判斷右翼之敵情也。但詳察其實情，殊有不能實施其方略者在也。蓋其中路童逆部隊攻陷饒平，已一月有餘，坐守饒平，觀望不前，如其果能力戰，則相距數十里之韓江，不難中斷，而今竟不然，非徒無進取之意，而且有退守之象，是其內部不一之現象，可以見矣。今其中路童逆部隊，既不能中斷韓江，則其左路賊逆部隊，必不敢輕窺潮汕，是可斷言也。吾今既斷其右路部隊無進取我左翼之任務，而我左翼部隊亦無進取之實力，一時不能發展，且其左路與中路行動不一之象已見矣。本軍當窺其隙而乘其弊，迅即集中主力於右翼，先恢復饒平、黃岡，然後取海岸道由詔安以進窺其漳州之根據地，不然如敵果實施其中斷韓江，進窺我潮汕之毒計，則我亦可固守潮汕，不待其中斷韓江而後謀保潮汕之計爲得也。茲再論敵軍後方之兵力，其散布於各地者，約計尚有一萬餘人，然其兵力不如前線之精，即爲配備星散，易於各個擊破，而其策源地之漳州，尤爲空虛，且福建內

地，民軍四起，大田、永春一帶，皆爲民軍佔領，其漳福二州之聯絡，將爲民軍所隔絕，是其後方已經搖動。今擬本軍派一正式有力之部隊，向龍岩方面挺進，集合我已起之民軍，威脅其空虛之後方，俾我前線各部隊易於前進。

是本軍之主力，又不能不急於集中右翼，窺伺其正面搖動之機，先擊破其第一線之左路隊部，以開進取八閩之捷徑，否則預集主力於右翼，以固守潮汕，亦不致根據地之動搖。（三）地形之判斷：我軍原定計劃，本由左翼山地以壓迫敵軍至右翼海岸線，兼威脅其後方之根據地，使本軍右翼之正面易於作戰也，今左翼戰況既受挫折，不能進取，黃岡失守，右翼不穩，潮汕之根據地，終難鞏固。且饒平未復，韓江流域萬一爲其中斷，則左右兩翼之交通斷絕，呼應不靈，右翼潮汕之根據地，固更形緊急，而左翼之接濟，須取道於惠梅，尤爲困難。本軍昔以利用韓江之交通，以補戰線過長之缺點，且能集中主力於左翼，兼得以高臨下之優勢，今則韓江將有截斷之虞，左右兩翼幾不能互相轉移，必遭其各個擊破之害，故本軍第二期之作戰，不得不舍輕就重，較量於權宜之間，不能不集中主力於右翼者，以我軍地勢前後不同之關係也，且不使我主力部隊交通之阻礙，又不得不移主力於右翼，即謀我潮汕根據地之穩固，亦不得不移主力於右翼，蓋右翼鞏固，則黃岡饒平不難恢復，左翼猶有挽救之策，粵局不無速定之望也。然左翼方面，非固守而不進取者也，今定最左翼第二支隊，仍出一部隊挺進於龍巖、延平之間者，一方面利用閩江之上游，以搖動其根據地，一方面仍利用左翼之高地，壓迫敵軍之右翼，且牽制其後方，以動搖其正面之陣地，使我前線之正面，亦易於前進，而奏效較速者也，是則第二期戰略，雖稍有變更，而其本旨仍根據於第一期之計劃也。

左翼防禦線之選定，①第一線防禦之配備，【甲】右翼防禦部隊長第一支隊司令李炳榮，右翼大埔防禦部隊之防禦線，自三層嶺、排樓壩、羊曼岡、經山心至黃石下。（一）大埔防禦線之右翼地區羊曼岡前方三層嶺、古村一帶，由第二三各營擔任。（二）大埔防禦線之中央地區山心、藍田一帶，由警備隊第一及第二營擔任。（三）大埔防禦線之左翼地區黃石下、青溪一帶，由第二三營擔任。（四）大埔側背之漳溪、羊凹一帶，由第四、五營擔任。（1）大埔最後抵抗線，A大埔右翼最後抵抗線，大埔城北河之右岸，由第一、二、三及警備隊第一營擔任；B大埔左翼最後抵抗線，筆架山、坪河附近，由第二三營擔任；C大埔側背最後之抵抗線，羊耳凹附類，由警備隊第四、五營擔任；（2）大埔右翼防禦部隊之後方聯絡線，A大埔右翼及側背最後抵抗部隊，由獅子口經大埔河左岸

道路，向三河方面背進；B大埔左翼最後抵抗線部隊，由小湖口經洋坑，向松口方面背進；【乙】中央防禦隊長第一預備隊司令熊略，中央峯市防禦部隊之防禦線：（一）峯市防禦線，以峯市河右岸爲第一防禦線；（二）峯市後方松源、銀子凹、廣福亭一帶高地，爲最後抵抗線，中央防禦部隊之退却路，由峯市後方高地，向松口方面退却。

【丙】左翼防禦部隊長第二支隊司令許崇智，左翼上杭防禦部隊之防禦線：（一）上杭防禦線，以上杭河左岸爲第一防禦線。（二）高梧及巖前一帶，爲左翼防禦部隊最後抵抗線，左翼防禦部隊之退却路，由巖前向蕉嶺方面退却。

◎第二防禦線配備：【甲】右翼之三河壩，由第一、二、三及警備隊第一營擔任防禦；【乙】中央之松口，由第一預備隊全部及警備隊第三營擔任；【丙】左翼之蕉嶺，由第二支隊全部擔任；◎第三防禦線：【甲】右翼防禦部隊，自三河向陰那坑退却，以陰那坑附近爲右翼防禦部隊之第三防禦線；【乙】中央防禦部隊，自松口向丙村退却，以丙村附近爲中央防禦部隊之第三防禦線。惟松口爲左翼之支撐點，其關係於左翼之命脈較大，故松口防禦部隊之兵力，亦較其左右兩翼各部隊爲大，是其雖爲第二防禦線，實爲最後之抵抗線也；【丙】左翼防禦部隊，自蕉嶺向新舖退却，以新舖爲左翼防禦部隊之第三防禦線；【丁】左翼各部隊最後抵抗線，梅縣爲左翼各部隊最後抵抗線。

第一方略，本軍由左翼發展依戰局之轉移而定處置之序列如左：【甲】饒平黃岡完全克復上杭未失時之計劃：（一）右翼決取守勢，歸第三支隊及田黃兩部擔任防禦。（二）第四支隊調至左翼，準備合攻永定。（三）合攻永定第一線兵力如左：第一支隊挑選五百名。（除第四、五營。）砲四門、機四挺，第二支隊挑選五百名。（除第八、九營。）砲三門、機六挺，第四支隊挑選四百名、機三挺，衛隊挑選二百名、砲兩門、機四挺。徐部約四百名、機兩挺，合計步兵二千一百名、砲九門、機十九挺。（四）合攻永定第二線兵力如左，第一預備隊約五百名、砲一門、機三挺，第四五營約二百五十名，第八九營約二百五十名，第二十三營約一百三十名，警備第一三營約二百五十名，合計步兵約一千二百名、砲一門、機三挺。（五）理由：右翼方面如能克復饒平及黃岡，則根基穩固，正可固守一時，而敵之殘弱部隊，仍在我之左翼，故不得不由左翼進取，是仍不變第一期原定戰略也。【乙】饒平不利上杭已失時之計劃：（一）責成第二支隊收復上杭。（二）速調第四支隊至右翼，備攻永定。（三）先復上杭。然後合攻永定（合攻永定兵力與甲條同）。（四）潮汕歸第三支隊及田黃兩部防禦。（五）理由：暫棄右翼潮汕，專由左翼

進取，以爲挽回右翼戰局之計。蓋饒平不利，滇軍退却，黃岡決難恢復，潮汕必不能保也。

第二方略本軍由右翼發展及保全潮汕之根據地：【甲】由右翼發展之計劃一俟饒平克復後，即調左翼第一第二各支隊及徐部兩營，移至右翼，合攻黃岡進取詔安，直逼漳州。（一）右翼集團兵力：（一）第一支隊挑選五百名、砲三門、機四挺。（二）第二支隊挑選八百名、砲三門、機六挺。（三）第三支隊挑選五百名、機四挺。（四）第四支隊挑選五百名、機三挺。（五）徐部挑選四百名、機二挺。（六）衛隊挑選三百名、砲二門、機四挺。（七）鄧營挑選一百五十名。（八）第一預備隊挑選三百名、砲一門、機三挺。（九）各支隊及各部隊所餘殘部約二千名，合計第一挑選步兵三千五百名，砲八門，機二十四挺，其餘部隊二千名，爲第二線預備隊。（二）左翼防禦兵力：（一）田部三營守大埔。（二）黃部二營守百侯（三）警備隊第三及二十三營守松口。（四）蔣部三營守上杭及蕉嶺。（三）理由：本軍根據地在右翼之潮汕，故不得不注重右翼，且右翼方面交通便利，不如左翼之遲滯。就以上合計第一線兵力三千餘名，砲八門，機槍二十四挺，加之第二線兵力二千餘名，集中於右翼，以搗敵軍之中堅當無不可之理。且由右翼進取其漳州根據地，較爲便捷。如其第一線詔安爲我軍所破，則其中路之浙軍膽寒，未必爲其出死力與之強禦，而其右路之殘部，更無能爲力。故爲一鼓平閩計，以右翼進取爲得策也。又以本軍子彈着想，亦當以一次殲滅其主力，不使其有第二次激烈之戰鬪，只以聚全力摧其右翼之中堅爲得策也。【乙】保全潮汕根據地之計畫：以上條右翼集團兵力計之，無論爲攻爲守，皆可決一大戰。且無論集中於何一方面，敵軍右翼之殘敵及左翼之勁旅，皆無不可攻克也。惟爲保全潮汕之根據地，當以右翼進取爲上策，以對敵根據地距離較近，而戰鬪次數較少也，此乃以攻爲守之計也。滇軍攻饒如不得利，當與其約定對抗若干時日，本軍能於其饒平戰鬪未決，滇軍未退之時，迅即集中主力於右翼，恢復黃岡，直取詔安，則爲力較易。而滇軍之戰局，或亦可以挽回，饒平猶有克復之望也。若其饒平終不能克復，則潮汕危急，即本軍直取詔安，孤軍深入，後方受逼，亦非策之善者也。故本軍之可由右翼前進與否，當以饒平之果能克復與否爲斷也。

結論：今日日本軍戰局當以右翼爲重，以顧全潮汕之根據地也。至於進取之難易與遲速而論，則左翼易而進步遲，右翼難而進步速也。然滇軍攻饒期內，本軍集中主力於右翼，以之進取則實力與敵相較，或有過之無不及，右翼

進取之策非過難之事也。總之，爲左爲右，當以迅即整頓隊伍，計算實員，分別優劣，集中主力四者，爲第一要務。各部隊如能實力奉行，無不可行之事也。（註三）

北京政府反對霍爾瓦特在哈爾濱組織政府；霍爾瓦特在四站布告成立全俄臨時政府。

北京政府外交部前接吉林督軍孟恩遠、省長郭宗熙魚（六日）、虞（七日）、陽（七日）、庚（八日）各電，報告霍爾瓦特擬在哈爾濱籌組政府情形。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特電孟、郭二氏，堅持反對霍爾瓦特在哈爾濱組織政府。茲誌電文如次：

「陽、魚、虞、庚電均悉。霍所稱擬組政府事，現俄黨局面時多變更，此說恐不甚可靠，應再詳細調查，再籌應付。倘果有在我境內組織政府或類似政府之機關，自應仍照前議堅持反對，希望照辦理。頃聞霍已出滿州里與赤哈黨接洽，確否，希探聞。外。」（註四）

同日，霍爾瓦特在四站（格羅結閣倭）布告成立全俄臨時政府。（按：霍氏在四站組織政府，而非在雙城子，顯係和捷克軍未能聯絡上。）（註五）茲誌霍氏布告原文如次：

「新臨時攝政成立諭知商民

查前政府自相殘害，破壞國家財政，並逢迎德人，喪失聯邦信用，轉瞬之間，竟將國家化爲一無信用之國家。如廣義派之首領者，乃一亂世之禍魁，倡民權而亂行自由，使國家之體面秩序，概歸墮敗，以致餓殍載道，所有強搶殘殺等事，迭出不窮。夫廣義派締約媾和，然自締結條約，而俄國各處城鎮更多危險，自國內人民與德奧俘虜合組軍隊，而國內之流血尤甚，是廣義派諒亦無仍前進行之能力。長此放任，將來即欲合羣維持大局與人民權利，恐無論如何老練之政治家，亦必無法收拾。

俄國人民目睹上述種種情形，頗滋爲懼，因推余爲新臨時政府之攝政，以保全我祖國之土地並維護我祖國之國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九日

四〇

權。凡屬人民，皆深渴望，禱祝重見天日之聲，不絕於耳。此等熱誠，實所以維我祖國子孫萬世之業也。余以情形如此，因承認衆民之請求，允攝國政，以重衆民之意，故新政府於此告成。茲特出示列記於左：

本攝政負此重任，以保護商民安謐不紊秩序爲宗旨。辦事處置幹事一員，由商民中選擇於政治最有經驗之人充之，藉資襄贊。令〔今？〕所諭告，各宜遵守。

(一) 凡廣義派前發之命令，一概作廢。

(二) 凡城廂商民訴訟及吏治各事，從新續辦。

(三) 守法紳民，當照紳民自由法則保護之。

(四) 凡紳民皆有選舉權。

(五) 凡從前與聯合及中立各國所訂各項條約及協約等，均一概繼續有效。

(六) 凡陸軍及外國籍軍隊，均須照從前法律嚴切遵守。

(七) 凡所有自置產業，均予發還。

(八) 凡有要求各事者，准至辦事處請求。

(九) 所有工業路政，擬即改組進行，以符工人希望。

(十) 進行國民教育。

(十一) 宗教自由。

(十二) 外西比利亞各縣，准其自治，依法一律保護。

本攝政承乏此職，適丁艱難之會，當永負完全責任，保我土地，護我人民，其各敬謹遵守，共襄助焉。一千九百十八年七月九日。臨時政府攝政，中將霍耳瓦特。

在格羅結閣倭。」(註六)

註一：「將總統祕錄」，第五冊，頁一〇九。

註二：黎東方：「蔣公介石序傳」，頁六七—七。

註三：「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五八—六八。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一）」，頁二七五—二七六。

註五：同註四，頁二九二。

註六：同註四，頁三一五—三二六。

十日 陸榮廷電推岑春煊為軍政府主席總裁。

廣州軍政府七政務總裁之一陸榮廷本日發表通電，推舉岑春煊為主席總裁。其電云：

「銜略：軍政府改組成立時，榮廷謬被推選總裁，祇以戎馬倥傯，未能履任，宣言遙領，惶愧殊深。惟查主任一席，尤為重要，非得沈毅明幹，碩學宏才，不足以提領挈綱，以維庶政。榮廷謹依組織法，推舉岑公春煊為總裁主任，即請總裁諸公一致主張，即速推戴，俾其即日任事，庶軍府一切政務，有所秉承，要職不致虛懸，國是早以解決，不勝企盼待命之至。榮廷蒸印。」（註一）

形。

中東鐵路督辦公所參贊傅彊訪阿發那惜夫幫辦，詢問霍氏在四站設立政府情形。

中東鐵路督辦公所參贊傅彊以霍爾瓦特所組織之全俄臨時政府，地點雖不在我國境之內，然與我國關係重大，特於本日訪晤俄籍阿發那惜夫幫辦，詢問霍氏在四站設立政府情形。茲誌雙方問答如后：

（一）問政府名稱。答云：「名為全俄臨時政府，設在四站，地點係暫時之計，將來仍須移至雙城子。」並面交布告

文二紙，茲已飭譯附陳呈。

（二）問霍處何等地位。答云：「彷彿羅馬時代市長之地位，權力極大，其下另有總理維持各部事務。」

（三）問組設各員姓氏。答云：「財政為卜替羅夫，交通為烏斯特魯葛夫，此二人均為公司董事。內務兼陸軍為福羅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九、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十一日

四二

克，即前海參崴之省長。餘則不甚記憶，日內即抄單送閱。」

(一)問霍爾與赤赫斯拉夫軍曾否聯絡。答云：「霍爾行時曾經商議及此，據云，非與赤赫聯絡後不立政府。今既成立，想已允洽。」

(二)問我國界內沿鐵路俄人管轄。答云：「應歸全俄臨時政府管轄。」

(三)問霍爾對於公司事是否不再過問。答云：「並非不問，渠對於總公司仍用坐辦名義，惟公司事現由那琴諾夫代理，總辦民政交涉及內部各事，歸我處理。」(註二)

註一：民國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上海「時報」。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 東北邊防(一)」，頁三一四—三一五。

十一日 東北借款興築之四鄭鐵路竣工通車。(註一)

先是，清末擬於滿蒙構築鐵路，然因日俄爭奪路權，致久懸未決。及至民國四年，歐戰事起，金融緊迫，十二月，北京政府交通總長梁敦厚乃與日本正金銀行訂立四鄭鐵路借款合同，借款日金五百萬元，修築由四平街至鄭家屯，長八十八公里的鐵道。民國五年六月，交通部設四鄭鐵路工程局於四平街，派日籍總工程師藤根壽吉勘測路線，旋即開工，迄本日，四鄭鐵路全部竣工，正式通車。(註二)

中東鐵路幫辦阿發那惜夫將全俄臨時政府人員名單，抄送督辦公所參贊傅彊。

昨(十)日，中東鐵路督辦公所參贊曾訪問阿發那惜夫幫辦，探詢霍爾瓦特組織全俄臨時政府情形。本日，那氏將全俄臨時政府人員名單抄送傳參贊。茲誌全俄臨時政府人員名單如后：

一、工商總長我斯特羅金。

- 二、交通總長烏斯特魯葛茨。
- 三、陸軍兼內務總長福魯克。
- 四、財政總長卜替羅夫。
- 五、民需總長我郭羅夫。
- 六、國務院諮議庫爾斯即。
- 七、理事官哥魯哈科夫。

外交總長及國務總理尚未派。(註三)

註一：「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冊，頁四二四。

註二：凌鴻勳：「中國鐵路志」，頁二九二—二九三。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頁三一八。

十二日 北京政府令新選參眾兩院議員，於八月一日以前齊集京師，定期開會。

先是民國六年七月張勳復辟亂平後，國父孫先生文極力主張恢復為張勳所迫被黎元洪解散之國會。惟段祺瑞則接受研究系要人梁啟超、湯化龍等之建議，主張改造國會；其理由為：「中華民國已為張勳復辟滅亡，今國家新造，應依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臨時參議院，重定國會組織法及選舉法後，再行召集新國會。」由於當時北洋軍閥視舊國會為眼中釘，欲拔之而後快，斷不容其存在，故段祺瑞有「根據元年約法召集臨時參議院的通電」。國父大加反對，率海軍及舊國會議員南下，於廣州召開非常會議，組織軍政府，樹立護法旗幟。北京政府為抵制計，於九月二十九日宣佈臨時參議院召集會，通令各省區長官選派參議員入京組織參議會，十一月十日，參議院在北京召開會議，進行修改國會組織法及議員選舉法。本(七)年二月十七日，北京政府公布國會組織法及議員選舉法，並下令內務部籌辦議員選舉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十一、十二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十二、十三日

四四

，定期召集新國會。此時段祺瑞爲包攬政權，由王揖唐、王印生等組安福俱樂部，操縱選舉。此次選舉，由於粵、桂、滇、黔、川五省否認，鄂、湘、陝等省因戰亂不能舉行，實際辦理選舉者僅十四省，兩院合計四百餘人，段祺瑞的安福系占三百三十人，舊交通系一百二十人，研究系二十餘人。（註二）

本日，北京政府以參眾兩院議員既經選出，自應剋期集會，以期修明法令，締構宏綱，共濟時艱，乃由北京政府總統下令當選之議員，於八月一日以前，齊集京師，定期開會。茲誌令文如次：

大總統令

一國會組織法及參眾兩院議員選舉法，前經參議院議決依法公布，並明令內務部迅速籌辦選舉在案。茲據該部呈報參眾兩院議員選舉，除因事延期各地方外，均經一律舉行等語。民國成立於今七年，事變紛乘，邦基未固，以致憲典虛懸，率循無自，庶政待理，郵治難幾。本大總統時切殷憂，力圖修舉，現在國會議員既經依法選出，自應剋期齊集，以期修明法令，締構宏綱，共濟時艱，永維國本。茲定於民國七年八月一日以前，所有此次當選之參議院議員、眾議院議員一律齊集京師，定期開會，用副國家尊重立法之至意。此令。」（註一）

哈埠俄人齊集教堂，慶賀霍爾瓦特臨時政府成立。（註三）

註一：楊幼炯：「中國政黨史」，頁一〇七—一一〇。另一卒：「清末民初中國政黨發展史」，頁五六—六二。

註二：「政府公報」，第八八六號，頁二二〇。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一）」，頁二九三。

十三日 國父孫先生文函陳炯明，希粵軍向福建進發，開創新局。

國父孫先生文以南方軍政府已改組，北洋援軍陸續入閩，粵軍在潮汕一隅，不但後援難持，而且強

敵在前，勢必陷於重圍。因於本日致函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希其率軍直向福州方面進發，倘能得手閩中，前途大有可爲。茲誌原函如次：

「競存我兄惠鑒：文前自抵東以後，鑒於外交方面驟難活動，一切計畫，未能實行，無可奉告，故中間久闕致書。嗣因日疾待治，匆匆歸滬。比日疾告痊，又患感冒，近日始癒，故於粵中消息，多未詳晰，尊處戰況，尤在念也。現日本當局仍決心助段，遂欲其改變方針，事恐大難。惟段雖得外援，然在北方內欲預備一部分兵力，與直系相角逐，不能專力對南，故其內容困難，亦與南方無異。兄身當敵衝，後援難恃，強敵在前，所部又餉械俱乏，處此局勢，萬難操全勝之算。若審慎求全，則我之兵力有限，敵之增援無窮，潮汕一隅，勢必陷於重圍，不特戰無可戰，亦恐守無可守；爲兄今日計，惟有奮力前進，冒險求勝，規取閩中而已。以實力言，粵軍固不如閩；以士氣言，閩軍亦不如粵。前黃崗失守之日，正廈門恐慌之時，蓋彼以西路屢挫，恐汀、漳南軍一舉而覆其巢穴也。今日粵軍餉械雖乏，然努力前進，猶有因械於敵之望，較之株守待斃，得失奚止霄壤？況近時閩中志士，紛起舉義，全省已震，彼等亦深盼得有力之後援，及統帥之人，如兄能直向福州方面進發，則彼等必紛紛來附，聞風響應，而閩軍兼顧不暇，必致勢分力薄，我軍當能大占勝利。如以汝爲兄一軍在西路，又屢獲勝利。以汝爲之志向堅定，主義一貫，且不競權勢，功成不居，必能爲兄有力之臂佐，助兄之進行。倘能閩中得手，則前途大有可爲，望悉力圖之也。文刻仍暫留滬，稍事休息。尊處近狀，幸時惠音書，俾悉顛末。書不悉意。並頌戎祉。孫文。」（註一）

按：（一）競存係陳炯明字。

（二）汝爲係許崇智字。

（三）民國七年六月二十日，北京政府派張懷芝爲援粵總司令，吳佩孚爲副司令，分水（由汕頭）陸（由贛南）會攻粵軍。

北京政府公布「修訂法律館條例」。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十三日

四六

北京政府本日以教令第二十七號公布「修訂法律館條例」共十八條，茲誌條文如次：

第一條 修訂法律館，掌編纂民刑事各法典及其附屬法規，並調查習慣事項。

第二條 修訂法律館置總裁二人，由大總統特派，副總裁二人由大總統簡派。

第三條 修訂法律館置總纂二員，由大總統簡派，置纂修六員以內，由總裁咨行司法總長呈請薦派，但總纂得以副總裁兼任。

第四條 修訂法律館置調查員，其員數由總裁會同司法總長定之。

調查員由總裁委任咨報司法總長。

每省區得置調查員長一員，由總裁咨行司法總長呈請薦派。

第五條 修訂法律館置譯員，其員數由總裁會同司法總長定之。

譯員由總裁委任咨報司法總長。

第六條 修訂法律館得由總裁會同司法總長延聘中外顧問及名譽顧問。

第七條 修訂法律館得囑託法院人員任編纂或調查事務。

第八條 總裁、副總裁、總纂、纂修、調查員長、調查員不得兼任本館以外有新俸之公職。

第九條 總裁綜理及分配本館事務，並自任編纂或調查事務。

總裁有事故不能執行職務時，得囑託副總裁代理。

第十條 副總裁輔助總裁襄理本館事務，並自任編纂或調查事務。

第十一條 總纂、纂修任編纂或調查事務。

調查員任調查習慣或關於中外法制特定調查之事務。

譯員任翻譯中外法律事務。

第十二條 顧問任特定事務。

名譽顧問對於本館所編纂或調查之事項得發表意見。

第十三條 修訂法律館置事務員四員，由總裁委任，並得以一員爲事務員長，均咨報司法總長。

事務員承總裁之命令，掌文牘、會稽、庶務、統計等事項。

繕寫文件及襄理雜務得酌用雇員，其員數由總裁定之。

第十四條 總裁、副總裁、總纂、纂修、調查員長、調查員、譯員、事務員長、事務員之月俸，比照中央行政

官官俸法關於特任、簡任、薦任、委任之規定。

副總裁、總纂、纂修、調查員長比照中央行政官官等法，關於簡任薦任之規定，由總裁咨行司法總長呈請敍等。

調查員、譯員、事務員長、事務員比照中央行政官官等法關於委任之規定，由總裁敍等。

副總裁、總纂、纂修、調查員長、調查員、譯員、事務員長、事務員之進級，由總裁行之，咨報司法總長。

第十五條 中外顧問月薪依契約所定。

中外名譽顧問不支薪。

依第七條受囑託之法院人員，由總裁依所託事項之性質、數量分月或分次約定之。

第十六條 修訂法律館處務規則，由總裁定之，咨報司法總長。

第十七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第十八條 法律編查會規則廢止之。（註二）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五六二。

註二：「政府公報」，第八八七號，頁二三七——二三九。

十四日 吉林督軍孟恩遠為捷克軍借道中東鐵路事，電北京政府請示。

本日，吉林督軍上電北京政府，請示有關捷克軍（柴赫隊）假道中東鐵路赴滿一層，是否准其過境，或嚴加阻止。茲誌孟督軍致北京政府外交部鹽電如次：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十三、十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十四日

四八

「據哈埠總司令部電稱：

『據東路總司令高峻峯電稱，今早霍中將由四站返綏，來部聲稱，雙站柴赫隊約一萬三千人，槍彈及軍需品均由法國供給。當攻下雙站時，即有法國人數名，宣言令該隊馳赴滿站，並云，業與我政府議妥，准其借道中東鐵道等語。特來探詢有無其事。當答以並未奉有此項准其假道命令。細揣霍氏之意，似與柴赫隊尚多隔閡。茲復本部調查報告，亦含有此種情形。惟霍氏現在極力聯絡。至柴赫隊假道赴滿一層，是否准其過境，或嚴加以阻止』等語，請示前來。

查柴赫隊即赤哈隊，雖未與我軍接洽，但其假道赴滿州里，是否援助謝米諾夫，霍爾瓦特如果完全負責，似可照准。當即復電在案。是否有當，祈速示遵為盼。孟恩遠。鹽。」（註一）

駐庫倫大員陳毅拒絕俄領請我收容被釋放之德、奧俘虜，並電請北京政府外交部嚴詞拒斥。

俄國自民國六年十一月成立蘇維埃新政府後，即主張退出協約國，與德國單獨媾和。本年（一九一八）三月三日，俄德兩國間之「倍雷力托斯克條約」成立後，俄國正式退出戰團，並釋放交戰時的德奧俘虜約二十萬人（其中捷克人佔五、六萬）。當此批軍隊被釋放，並擬由西拉利亞出境時，由於西伯利亞境內尚有若干交戰團體，以及蘇俄本身的新舊黨爭（共產黨與擁沙皇之舊黨），形成此批俘虜出處的嚴重問題。（註二）本日，俄國駐庫倫領事為恐此批俘虜為新黨利用，欲招此批德、奧俘虜入蒙，利用我國出此接運費，而拜會北京政府駐庫倫辦事大員陳毅，希望我國收容德、奧俘虜，事為陳毅所拒。同時陳毅並電請外交部一致拒斥。茲誌陳毅鹽電如次：

「國務院、外交部、參謀部鑒：

中密。准庫倫稱：『恰地德奧俘虜因多數黨失敗，無所寄食，舉出代表二人，請願仍當俘虜。惟俄境既無所容

身，不久必竄入蒙境。如已入境，中國與俄有聯盟關係，外蒙又係中國領土，應請中國收容，以免貽害地方」等語。

查俄領用意，蓋欲解散俘虜，免爲多數黨利用，無又無資收容，欲招致入蒙，利用我國出此費用，其計殊狡。聞曾先求外蒙官府收容，經外蒙拒絕，不得已始假領土名義聯盟關係，向本署嘗試，尤爲詭譎。且德奧俘虜在俄境生事，與我無關，豈可引虎入室，自尋後累。業經當面拒絕，並電飭恰專員嚴重檢查，勿許該俘虜再入蒙境。再聞該領已電駐京俄使，請即嚴詞拒絕，以杜枝節。當否，乞迅示覆。毅。鹽。」（註三）

日本駐華公使抗議北京政府所訂礦業條例。

本日，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以北京政府所公布之礦業條例及鐵礦公司監督權限章程，不便於外人，特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議，希望加以修改。當經外交部答以此係我國對內法令，不能允許修改。

（註四）

俄人在海參崴之西伯利亞臨時政府成立，由其外交總長狄魯比爾通牒協約國請加以贊助。

本月二日，俄人在海參崴組織之西伯利亞臨時政府，於本日正式通告成立，並由外交總長狄魯比爾通牒協約各國略謂：「本政府目的在謀共同防備協約國之公敵，維持英、法、日、中、美諸國與俄國間之親善關係，抗禦德奧勢力，使不至侵入於俄國及西伯利亞，且決計破壞俄德和約，而與德奧重入戰爭狀態，希望協約政府加以贊助云。」（註五）

附錄：西伯利亞各政府。（註六）

俄國自去年三月革命以還，國內政情，已異常紊亂。洎與德國單獨媾和，西伯利亞形勢又一變，秩序大紊，羣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十四日

雄蜂起，各據一方，大有中國戰國時代之狀況矣。計自開戰迄今，所有以西伯利亞爲中心而成立之政府，其數幾不遑枚舉，言其最著者，有托姆斯克政府、霍爾瓦特政府（即極東政府）、但爾培政府（即浦潮政府亦名西伯利亞政府）、撒瑪拉政府、烏華福政府（即全俄臨時政府）、黑龍省政府，凡是諸政府。其勢力互爲消長，或存或亡，形勢之混沌，頗難捕其真相。今據最可信之觀察，試以各政府之成立先後爲次，就其成立之情形，組織之大略，各政府間之關係，並其與協約國之關係，一略述之。

托姆斯克政府 西伯利亞各政府中，歷史最古者，厥惟托姆斯克，該政府組織之議，發起於俄國革命以前。是時西伯利亞一帶，自治思想，彌漫殆徧，欲維持西伯利亞之秩序者，其人甚多，乃由薄他尼其人者首唱之。薄他尼爲托姆斯克大學名譽教授，學問淵博，既爲學者所欽仰，且爲該地之名望家，夙負衆望，該氏爲衆論所推，乃糾合同志，四處奔走，力謀西伯利亞之自治，不遺餘力。先是，克倫斯基失敗後，過激派政府，遂一時崛起，然未幾過激派政府亦失敗，於是薄他尼見有機可圖，遂糾集各地方各團體之民族代表，籌議五十餘日，乃於去年一月之杪，組織托姆斯克政府，而自爲首領矣，然該政府之構成分子中，抱過激思想主激烈者，混入頗多，薄他尼恐一旦被累，名譽掃地，於是首先辭退，其餘同志，亦相將脫離關係。例如渥洛各特斯基，本屬社會民主黨，且屬穩健之過激派也，彼見極端之過激派即混入，欲令托姆斯克政府基礎，永久鞏固，究難如願，且有力之薄他尼既去，留此無益，遂亦飄然而去，薄渥二氏既去，該政府既無主持之人，遂推但爾培繼之。但爾培爲富於野心之人，既爲衆所擁立，欣然不辭，即於旅舍之樓上，發表新政府成立之宣言，迄過激派蜂起，其命運遂終，此托姆斯克政府成立至解散之大略情形也。

但爾培政府 托姆斯克政府既解散，其同志亦四方星散，潛伏以待時機之復至。時其一部有逃往哈爾濱者，此時該處適有祖國擁護會之組織，係霍爾瓦特所首倡，遂加入其中，同謀組織一極東政府，以恢復舊業。丁斯時也，捷克斯洛伐克族，適突現於西伯利亞，欲由浦潮方面，從海路赴西部戰場，與聯合國爲聲援。但爾培聞訊，乃乘捷克軍未抵浦時，先赴該處，以觀望形勢。未幾，捷克軍果得聯合軍之援助，將過激派掃蕩，但爾培乘此機會，遂於浦潮宣告但爾培政府之成立矣。但爾培政府既成立，因彼有有產階級之後援，得市會州自治會之私認，而浦鹽海參崴

之市會州自治會，又經聯合國所承認，準此關係。故但爾培政府，間接的與聯合國一面感情，亦頗融洽。然霍爾瓦特見但爾培政府之成立，非常嫉妬，彼等先在哈爾濱一帶，觀望形勢，至此遂突現於格洛但誇四站，自稱爲全俄代表，而發表宣言。此時有產階級並知識階級知之，大不謂然，謂爲妄自僭越，羣相攻擊，霍爾瓦特至此，名譽遂一蹶不振，而其背後雖有某國（指日本）爲其臂助，然亦無濟於事矣。

亞姆斯克政府 亞姆斯克政府，即由托姆斯克政府殘黨所成，暗中與但爾培政府，似頗聯絡。本年六月杪，捷軍既占優勢，其逃竄於西伯利亞之同黨，遂於倉猝之間，突然組織一義勇軍，將該地之過激派軍擊滅之，此義勇軍之頭目，即渥洛各特斯基是也。其表面之色彩，則屬社會黨右派，迨後亞姆斯克政府次第得勢，但爾培與之既有密接之關係，與霍爾瓦特之因緣，亦非泛泛，於是但爾培與霍爾瓦特，遂有爭欲與亞姆斯克政府接近之勢矣，然則但爾培與霍爾瓦特二氏，與亞姆斯克政府，果有如何之關係乎。考亞姆斯克政府中，有社會黨左派者，其中混但爾培部下之人甚多，故云但爾培與之有密接關係者，非無稽之言也。然亞姆斯克政府之真意，在得捷克軍之援助，而與聯合國協同出兵，而聯合國與但爾培，既雙方關係，全然斷絕，故亞姆斯克寧與霍爾瓦特派聯絡，而不欲與但爾培一派團結。彼嘗以此旨宣諸其機關新聞，至彼所以寧與霍爾瓦特提携之故，因霍氏爲中東鐵道長官，既持有有力之機關，又擁有軍隊若干，與之聯絡，不惟得一援助，且聯合國中與霍氏表同情者甚多，藉此關係，亞姆斯克政府，亦可與聯合國保圓滿之關係也。至言但爾培與霍爾瓦特之關係，與聯合國嘗爲竭力斡旋妥協，惟以但爾培野心甚濃，霍氏亦不願與之妥協，於是兩者終成敵國，而但爾培知不敵，亦退向托姆斯克方面矣。

撒瑪拉政府 西伯利亞統一之聲浪漸高，社會革命黨員哇故他塞夫育氏，遂有撒瑪拉政府組織之謀。塞氏爲反過激派，以憲法議會會員爲中心，因與烏拉爾哥薩克隊長慈托甫將軍及獨姆哥薩克隊長亞歷山大斯克等有關係，遂糾集同志，並以隱遁俄本國內未遭德國毒手之俄國健全分子等，引爲同志，於八月內開會於撒瑪拉，自自治會政黨代表始，以及亞姆斯克政府員烏拉爾獨姆、歌薩克代表托爾斯基頓，韃靼人代表，西伯利亞沿線軍隊代表，全俄復興會之薄爾士伊來夫等，各方面人物，無不一一網羅於內，會議互四日之久，結果分爲社黨左右兩派，左派主張欲依向來之立法組織西伯利亞政府，右派欲組織一執政官政府，因憲法議會之議決而定俄國之國體，兩派爭論不已，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十四日

五二

喧囂特甚，終至雙方不決，撤瑪拉政府，因之而解散。

全俄政府 撤瑪拉政府既解散，至九月二十三日，遂有全俄政府組織之謀，集合憲法會議員，西伯利亞政府代表，烏拉爾政府代表，各哥薩克代表，以及各地方代表，開會於烏弗阿。協議之結果，右派遂占勝利，而五頭政治，於以實現。五頭政治者，即舉阿弗他散司欺哀甫阿斯托洛巴爾利育、渥洛各特斯基、欺阿伊誇烏斯基五名爲執政官，更舉某某五人爲輔是也，時即發表宣言數種，如廢棄布來斯脫條約，因民族自決主義而斷行物價之調節是也。全俄政府，因屬社會黨右派者多，於是渥洛各特斯基部下之左派，遂與浦潮之諾須洛夫及欺斯洛等相通，以圖謀反，將全俄政府推倒，然亞姆斯克政府閣員米哈伊洛及伊華諾夫大佐諸人，又渥各特斯基之心腹，因能先事預防，未蒙其患，至是全俄政府之基礎，轉因之益堅，而聯合國早晚有承認之運命矣。

黑龍州政府 是爲黑龍哥薩克之茹摩將軍，與勃拉各哀欺哀斯市市長亞歷克山甫斯基等，共以黑龍省方面爲根據，暫時成立之政府，與前記全俄政府亞姆斯克政府相較，殆不成爲政府。

以上列記之五政府，既各各分崩離析，則惟霍爾瓦特政府，亞姆斯克政府，及全俄政府等數個，於國際上認其存在，而其中尤以全俄政府爲勢力最大，其餘政府，皆有爲彼統一之勢。將來西伯利亞外交諸問題，必集中於西部無疑，就中惟霍爾瓦特因與東清鐵道有特殊之關係，故列國之對彼態度，全不一致，而彼與野心家但爾培一派，亦遂時懷陰謀，以圖將全俄政府攪亂，且從中某國之態度，又有利利用但爾培派之勢，故自今而後，西伯利亞之形勢，其變化殆難預測，惟於大勢上言，則似漸次安定矣。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五〇。

註二：張忠祿：「中華民國外交史」，頁三二八。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二三八——二三九。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五卷，第八號，頁二二一——二二二。

另民國七年七月十九日，上海「時報」。

註五：「東方雜誌」，第十五卷，第十號，頁二二三。

註六：同註五，頁一五一——一五四。

十五日 北京政府特派董康、王寵惠充修法律館總裁，羅文幹為副總裁。並特任姚震為大理院院長。

北京政府曾於本月十三日公布「修訂法律館條例」，以法律館掌編纂民刑事各法典及其附屬法規，並調查習慣事項。法律館置總裁二人，由大總統特派，副總裁二人由大總統簡派。本日，北京政府乃特派董康、王寵惠充修法律館總裁，派羅文幹為副總裁。（註一）

駐庫俄武官不聽中蒙抗拒，在庫倫招兵。

本日，北京政府駐庫倫辦事大員陳毅以居庫倫蘇俄武官不聽中蒙抗拒，在庫倫招兵，非以武力干涉不可，急電北京政府速派兵前往。茲誌陳毅刪電如次：

「北京、國務院、參謀部、陸軍部鑒：中密。

接恰專員函稱：「接外部電開：英館據伊爾庫次克領館報告，該處過激派潰散，意圖逃遁，現已南下恰克圖。又俄使面稱，懇請轉電阻其入境。希飭軍隊嚴密查察。當已電復照辦。頃探哈爾濱消息，新黨又被舊黨擊潰，是東西兩面失敗，勢必向蒙古方面潰退。恰境與俄接壤，此地兵隊為數既少，頗難分配，應請增加軍額，以固後援」等語。又據庫領面稱，德奧俘虜有南竄蒙境消息。又居庫俄武官在庫地擅自招兵，已經中蒙兩方抗拒，如不遵從，非以武力干涉不可。現駐庫軍隊，前已撥派一連赴恰，又嚴調查員尙欲帶一連赴烏梁海，祇餘兩連，豈能再撥援恰。前奉院部電，俟緩軍開拔定期，即飭烏得兩營進庫。昨又接田都統電云，得部覆，緩軍將到豐鎮，仍以緩軍進庫。究派何項軍隊來庫。迭電請兵已經數月，務懇顧念邊局，迅飭火速開拔勿稍稽延為禱。該隊何日起程，即盼示覆。毅。刪。印。」（註二）

日本開元老會議討論出兵西伯利亞事。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十四、十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十五、十六日

五四

自蘇俄發生革命後，日本即積極準備出兵西伯利亞，以便將其勢力伸入北滿及外蒙。本日，日本召開元老會議，討論出兵西伯利亞事。（註三）

註一：「政府公報」，第八八九號，頁二六七。同月十九日，北京政府再發表陸鴻儀署修訂法律館副總裁兼總纂，石志泉為總纂。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二四〇。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二〇八。

十六日 唐繼堯通電推舉岑春煊為軍政府主席政務總裁。

自本月五日，改組為七總裁制的廣州軍政府正式通告成立後，主席政務總裁人選議論紛紛。本日，唐繼堯以滇、川、黔三省軍民希望為由，發表通電，推舉岑春煊出任主席政務總裁。（註一）

按：陸榮廷和唐繼堯為西南兩實力派，二人先後通電擁護岑春煊，岑氏出任軍政府主席政務總裁已成定局。

北京政府外交部電覆陳毅，拒絕俄領請我收容德、奧俘虜。陳毅因慮俄激黨及德、奧俘虜潰入蒙境，再電催援軍。

本月十四日，北京政府駐庫倫辦事大員陳毅曾電請外交部，一致禁阻德、奧俘虜入蒙境。本日，北京外交部覆電稱：

「鹽電悉。禁阻德奧俘虜竄入蒙境，所見甚是。如俄使來部要求，自當設法拒絕。特電覆。外。」

本日，由於俄國激烈黨（新黨）失敗，很有竄入蒙境的可能，而庫倫兵力甚少。因此陳毅再電北京政府，急催援軍，並請先令駐烏得軍隊入庫。茲誌陳毅銑電如次：

「北京、國務院、外交部、參謀部、陸軍部鑒：

中密。急。頃接恰專員副電稱：「俄多數黨失敗，確將總機關移聖彼得堡。其在烏丁斯克者，倘再不支，即擬退至恰克圖後生子蘇城。相距咫尺，竄越堪憂。中央所派軍隊現抵何處，請屬備兼程並進，分駐恰城，以資防堵。立候電復」等語。

查昨接院部寒電：「綏軍已有一營赴察，餘一營亦陸續開拔。庫需兵甚急，所請以駐烏軍隊先行開往一節，已轉電田都統查酌迅速辦理」等因。惟恰勢緊急，若俟綏軍，時日恐不待。毅軍已趕到烏得至妙，否則仍請電田都統，迅飭駐烏得軍隊火速開拔，限十日內到庫。其綏軍即留駐烏得，至禱至盼。毅。銑。一（註二）

北京政府電孟恩遠，拒絕捷克軍假道。

本月十四日，吉林督軍孟恩遠請示北京政府國務院，有關捷克軍（柴赫隊）假道赴滿，是否准其過境，或嚴加阻止。本日，北京政府國務院電孟督軍稱：

「鹽電悉。查前此謝米諾夫軍隊假道，曾經我國令其卸裝。此次哈軍隊無論與謝、霍是否聯合，而事同一律，在我前後辦法不能有所歧異。希仍設法拒絕，或令其改由海參崴，沿黑龍江線路前往，以免枝節。院、外。」（註三）

日本召集外交調查會，討論出兵西伯利亞事。

日本政府於本日上午十時在宮中召集外交調查會，參加者有首相寺內、外相後藤、海相加藤、陸相大島及平田子、牧野男、犬養毅、原君等，此次會議主要討論出兵西伯利亞問題。會中首由後藤外相報告關於出兵問題，日本與協約國及美國間的交涉始末。次由寺內首相從西伯利亞現狀及英美最近提議而論日本此際應取之方針，並報告元老院對政府出兵決意，已無異議。（註四）

註一：民國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順天時報」。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二三九。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十六、十七日

五六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一）」，頁一五〇——一五一。

註四：日本外務省論纂：「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頁四四五—四六二。

十七日 北京政府任命戴陳霖兼駐教廷特命全權公使。

北京政府添設駐羅馬教廷全權公使，本日任命駐西班牙公使戴陳霖兼任駐教廷特命全權公使。

（註一）

按：法國以中國違反天津條約之規定，表示反對此事，致使教廷公使不克來華，戴使亦奉命暫不到任。（見八月六日條）

北京政府明令公布「司法官官等」及「司法官官俸」條例。

北京政府本日明令公布「司法官官等條例」十條及「司法官官俸條例」十一條，規定司法官有關的官等及俸給。茲誌條文如次：（註二）

一、司法官官等條例

第一條 司法官官等，依本條例所定官等表第一等第二等簡任，第三等至第五等薦任，大理院長特任。

第二條 簡任薦任司法官之敘等，由司法總長呈請大總統行之，但大理院庭長推事之敘等，由大理院長咨由司法總長呈請大總統行之。

第三條 初任官者之官等須為官等表中所定各該官最低之等，陞任者同轉任者，如其前官之官等高於其轉官之最低等，從其前官相當之官等，但其前官之官等高於轉官之最高等者，須從其轉官之最高等。

第四條 司法官官等，非受至各等最高級之俸，不得敘進一等，非任薦任最高等滿五年以上，受至該等最高級之俸者，不得進敘簡任。

第五條 曾任司法官二年以上解職後再任時，得依前官官等，但因懲戒褫職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 法院內司法官之席次依官等，官等同者依俸額，俸額同者，以任命之先後爲序。

第七條 大理院分院及審判檢察分廳分庭各員之官等，與本院本廳各職同，其分院長與本院庭長，監督推事檢察官與本廳庭長首席檢察官同一官等

附則

第八條 本條例施行前司法官之在職年限，於進等時積算之。

第九條 大理院推事總檢察廳檢察官，於本條例施行前取得簡任資格者，仍其原資，但進等須依本條例之規定。

第十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司法部呈請大總統定之。

司法官官等表

署別	等別	特任	簡任	薦任					委任
				一	二	三	四	五	
大理院	院長	庭長	推事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總檢察廳	首席檢察官	檢察官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高等審判廳	廳長	推事	庭長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高等檢察廳	檢察長	同上	首席檢察官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十七日

五八

廳長（京師） 簡任三級至簡任一級俸。

廳長（各地方） 簡任五級至簡任一級俸。

庭長 薦任八級至薦任一級俸。

推事 薦任十級至薦任一級俸。

高等檢察廳

檢察長（京師） 簡任三級至簡任一級俸。

檢察長（各地方） 簡任五級至簡任一級俸。

首席檢察官 薦任八級至薦任一級俸。

檢察官 薦任十級至薦任一級俸。

地方審判廳

廳長（京師） 簡任五級至簡任三級俸。

廳長（各地方） 薦任八級至薦任一級俸。

庭長 薦任十級至薦任六級俸。

獨任推事 薦任十級至薦任六級俸。

推事 薦任十四級至薦任六級俸。

地方檢察廳

檢察長（京師） 簡任五級至簡任三級俸。

檢察長（各地方） 薦任八級至薦任一級俸。

首席檢察官 薦任十級至薦任六級俸。

檢察官 薦任十四級至薦任六級俸。

初級審判廳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十七日

六〇

廳長 薦任十四級至薦任六級俸。

推事 薦任十四級至薦任十一級俸。

初級檢察廳

檢察長 薦任十四級至薦任六級俸。

檢察官 薦任十四級至薦任十一級俸。

第三條 大理院分院及審判檢察廳分廳分庭各員，適用本院本廳各職之官俸，其分院長適用本院庭長，監督推事檢察官適用本廳庭長首席檢察官之官俸。

第四條 初任官者之敘級，須爲俸給表中各該官最低之級，陞任者同其進級，由司法總長定之，并以次進之，但大理院庭長推事之敘級，由大理院長定之，仍咨報司法總長。

非執務滿一年以上者不得進一級。

第五條 司法官受至各該官等最高級之俸，在五年以上確有功績者，簡任官得給以六百圓以內之年功加俸，薦任官得給以二百圓以內之年功加俸。

第六條 司法官官俸發給細則，由司法總長以部令定之。

附則

第七條 本條例施行前，司法官之在職年限於進級及年功加俸時積算之。

第八條 本條例施行時，受有與本條例司法官俸給表各級相當之俸者，卽爲其現敘之級，但其俸額如有零數逾一級俸額之半數者，進一級，不滿者，削除計算之。

第十條 司法官等條例第九條，於本條例準用之。

第十條 新疆司法籌備處處長，熱河、察哈爾、綏遠審判處處長，準用本條例高等審判廳長之官俸，審理員準用本條例高等審判廳推事之官俸。

第十一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司法部呈請大總統定之。

司法官俸給表

司法官俸給表

級	別	任	命	簡	任	薦	任
第一級	一	級	六〇〇元				三六〇
第二級	二	級	五五〇				三四〇
第三級	三	級	五〇〇				三二〇
第四級	四	級	四五〇				三〇〇
第五級	五	級	四〇〇				二八〇
第六級	六	級					二六〇
第七級	七	級					二四〇
第八級	八	級					二二〇
第九級	九	級					二〇〇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十七日

六二

官等俸給對照表

第 十 四 級	第 十 三 級	第 十 二 級	第 十 一 級	第 十 級
一〇〇	一二〇	一四〇	一六〇	一八〇

俸
別
官
等

薦任法官月俸	簡任法官月俸	俸別官等
	第一級	一等
	第二級	二等
	第三級	三等
第一級	第四級	四等
第二級	第五級	五等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北京政府電察區都統田中玉，先令駐烏得軍隊援庫。

昨(十六)日，北京政府駐庫辦事大員陳毅以俄國新黨及德、奧俘虜即將竄入蒙境，庫倫兵力薄弱

，急電北京政府國務院、參謀部、陸軍部派烏得軍隊往援。本日，北京政府電令察哈爾都統田中玉，速派烏得軍隊駐庫倫。茲誌電文如次：

「統密。准陳使刪電：『據恰專員函：接外部電開，伊爾庫次克過激派意圖逃遁，現已向恰。又俄使面懇轉電阻其入境。頃探哈爾濱消息，新黨又被舊黨擊潰，東西兩面失敗，必向蒙古潛逃。恰境與俄接壤，請增加軍額等語。又據庫領面稱：德奧俘虜有南竄蒙古消息。又俄武官在庫招兵，如不遵抗阻，非以武力干涉不可。庫隊已派一連赴恰，嚴調查員尙欲帶兵一連赴烏梁海，無從再撥。中央究派何隊進庫，乞顧念邊局，飭速開拔。何日起程，即盼示復』。又准該使銑電：『據恰專員電稱，俄多數黨失敗，確將機關移聖彼得堡。其在烏丁斯克者尙再不支，即擬退至恰克圖後生子。中央派隊請嚴催兼程猛進，分駐恰城等語。恰勢緊急，如待緩軍進庫，尙需時日，請仍電田都統，迅飭駐烏軍隊火速開拔，限十日內到庫。』各等語前來。查緩軍進庫，緩不及事。仍請執事籌備，令駐烏兩營前往，昨經電達。現准陳使電陳前因，蒙事緊急，稍縱即逝，烏軍進庫萬難稍事宕延。務希查照昨電迅速辦理，一面將辦理情形逕電陳使，以資接洽。盼復。院、參、陸部。鑒。印。」（註三）

駐丹麥公使顏惠慶電北京政府，傳俄激黨願與日美訂約，並願將中東路支線
售日。

駐丹麥公使顏惠慶本日致電北京政府外交部，報告德國報紙刊載俄國外務委員近期在國會中宣佈和列強關係，提及願和日美訂約，並願將中東鐵路支線賣給日本。茲誌顏公使電文如次：

「外交部：已。德報載俄國外務員近於國會宣佈列強關係，大致如下：

『協約各國以美國狀態最爲友善，當各方面贊成日本國進兵西比利亞，美國反對，爲停止干涉重大原因。吾人現願與美國、日本國提議商務協約。』（疑有脫文）一、與德國所訂商者。（疑有錯落）四月五日，日本軍隊於海參崴登岸，惟日本國人民反對干涉俄國內政者，勢力（疑脫日兩大字）。二、俄國願讓與日商口（疑爲務字）權力之一部份，如中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十七日

六四

國允許，東清鐵路一部份權力亦聽其放棄，並將該路支線賣與日本，以及設法使日本物品輸入俄國，得種種便利。近接中國南方密告，計劃凡在東方人民，組織同樣永久政體。並接得南方反對中日新訂盟約之宣言」云。特聞。再俄國消息應否電部，盼電復。惠。十七日。」（註四）

北京新國會議員選舉，派系鬥爭激烈；安福系聯合交通系及各省督軍，排斥研究系。

民國二年國會議員選舉，國民黨獲得勝利。北洋軍人乃利用其武力聯合進步黨（其後演變為研究系，梁啟超、湯化龍為領導人物）的智力及交通系（領導人物為梁士詒、葉恭綽）的財力，來對付國民黨。民國六年，梁啟超等提出改造國會的釜底抽薪方法，逼迫國民黨回廣東（詳見七月十二日條）梁氏等本擬利用新議員選舉來控制國會；但段祺瑞早已預為控制政局之佈置，本年三月已令徐樹錚、王揖唐等籌組安福俱樂部，聯合交通系及各省軍人，排斥研究系，操縱選舉。本年五月二十四日，徐樹錚曾致電山西督軍閻錫山略稱：

「新國會為國家根本，晉省選事得我兄大力，凡在同人極深欽佩，茲更有進者，人才以堅定不搖為上，而舉總統，任總理，制憲法，議法案，選議長輩輩諸大政，尤須與我輩一本公義專謀利國之主旨步驟合一，……。」（註五）

本日，徐氏為防止研究系人物當選，致電湖北武昌參謀長何佩瑤稱：

「頃聞研究（系）擬加入數人，該黨野心不死，萬不可引虎入室，致壞全局。祈嚴加注意，勿為所惑為要。」（註六）

按：民國六年，梁啟超提出的改造國會之說，顯然無法理根據，其目的在於「排除異己」，來控制國會，豈知

其新政敵（安福系）亦以排斥的手段對付之，選舉結果，研究系在新國會四百七十席中，僅占寥寥二十餘席，從此之後，研究系就無法在政治上發生直接影響，梁氏個人政治生命亦隨此而告結束。

附錄：劉以芬：徐樹錚排斥進步黨（研究系）。（註七）

一、徐樹錚排斥進步黨

進步黨與段祺瑞本有相當因緣，段與黎元洪之決裂，主因為參戰問題，而參戰即進步黨領袖梁任公先生所極力主張者也。迨討伐復辟成功，雙方關係益大增進。段在馬廠即已奉到黎令，復任國務總理，因就天津為組閣之準備，擬邀梁（啓超）長財政，湯（化龍）長內務，林（長民）長司法。其中梁、湯全出段意，林則由南方督軍推薦，而得段認可者，是即世所傳進步黨三總長者也。詎段之親信徐樹錚聞之，大不謂然，謁段力爭，謂我輩銜鋒陷陣，始奏膚功，結果乃為幾個文人造機會，恐必有憤慨不平者，乞稍加慎重，勿為他人利用。段不為動，且力誠其勿得多事。徐因往見梁，謂先生文章道德，海內同欽，若肯長內務，我輩極表贊成，至濟武則遠非公比，只可主持教育，藉資熟手，（湯在袁世凱時代曾任教長）內務任重，恐非所宜。梁笑答：我輩翊贊合肥，削平叛逆，本意祇在保全國體，豈敢絲毫有所希冀，雖承合肥盛意相邀，仍決辭謝，況組閣權在合肥，君既非啣命而來，更何得私相擬定？徐乃爽然而去。徐去後，梁、湯聯袂謁段（時林長民尚在南方未來），堅辭入閣。段曰：此必是又錚（樹錚號）從中作祟，因就電話呼徐嚴斥之，且曰：如任公、濟武不肯入閣，汝此後不必來見我。梁、湯見段意如此，不便再言，只得允加考慮。然段、徐關係，人所共知，徐性尤倔強。凡有主張，不達不止，雖一時段意甚決，無可如何，而事後必多方離間。使雙方情感。漸趨扞格，梁、湯亦知其然，故仍主却就，惟以茲事非僅個人進退問題，不能不徵求京、津黨員意見，詎大多數黨員均力持反對，意謂政黨目的，本在取得政權，以推行其政策，今段閣雖非政黨內閣，然重要之部，多屬諸我，是明係以本黨為主幹，若猶不肯參加，則後此更安有參加之機會，況本黨向主誘導現勢力，使進循憲政軌道，藉以確立政治中心，維持社會秩序，今若輩既推誠相與，而我乃拒之於千里之外，豈不違反向來主張？所言亦不無理由，商議結果，乃決定加入。七月十五日，梁、湯隨段入京，十七日段閣全體閣員遂發表。平心而論，梁、湯確均非熱中者流，祇因迫於事勢，為維持團體計，明知其難於有成，而不得不忍痛犧牲，足

見爲領袖者，有時實有不可告人之隱，而政黨缺乏穩固基礎，與堅強力量。徒欲依人成事，其效果如何？尤不難窺見矣。

二、進步黨失敗原因

梁、湯、林入閣，爲進步黨最盛時期，同時亦即其失敗開始時期。蓋前此因有國民黨對峙，不但以對外苦鬥，促成內部團結，即與相接近之現勢力，亦以有正面敵人存在，雖對之未必完全信任，終不能不相當敷衍，恐操之過切，難保不激而與敵人攜手，但觀袁世凱在正式總統選舉前，固曾使其祕書長梁士詒出面組織公民黨，然終不敢對於進步黨議員公然加以離間或誘惑，即可以知其故矣。自段祺瑞討逆成功，再出組閣，認爲中華民國法統，已因張勳復辟而中斷，遂不恢復舊國會，主張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臨時參議院，重定國會組織法及選舉法後，再行召集新國會，於是國民黨在議會中之勢力，爲之一掃無遺，而實力派所患乃不在正面敵人，轉在於向之與相接近者。蓋徐樹錚對梁、湯啣恨甚深，日思乘隙而動，段於梁、湯始固倚畀甚殷，然彼兩人亦自有其懷抱，非能如一般官僚，惟命是聽，因之彼此關係，亦漸與從前不同。聞當召集臨時參議院時，本由進步黨開列名單，以內務部名義密電各省照辦，乃段派聞之，大不謂然，認爲如此則所選出者，將盡爲進步黨員，後此政府一舉一動，難免悉受其挾制，是去一國民黨，不啻又來一國民黨，因由徐（樹錚）將此意向段陳述，段無明確表示，徐窺知段意已動，乃另行列單，或用己名，或假用段名，分電各省將內務部前電推翻，然此輩平日既無組織，一時殊難得許多人選，故單中所列仍以進步黨員居大多數，不過所謂進步黨員，均已由段派許以相當條件，令其脫離本黨，而加入新黨，即所謂安福系是也。在梁、湯當時入閣，本係徇黨員多數之意，冒險一試，豈知一行登臺，轉使內部發生缺望，予徐等以可乘之機，事前方以臨時參議院可以全權在握，某也議長，某也祕書長，均已內定有人，結果乃大出意外，經此一番變動，而黨勢遂大受影響矣。語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又曰：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向使國民黨尚在議會，梁、湯等不加入段閣，則進步黨或尚不至失敗至是，此亦足見兩黨相反相成之道，而主黨者有時固不必急急於取得政權也。

三、研究系之來龍去脈

研究系一詞，係由憲法研究會而來，而憲法研究會，則爲進步黨人所組織，所以所謂研究系其實卽是進步黨。然何以不曰進步黨，而又曰研究系耶？蓋自袁死黎繼，國會恢復，憲法會議，繼續重開，進步黨人鑒於數年來形勢之變遷，對於憲法主張，與前此微有出入，如從前本主張兩院制，此時則力持修改憲草而採用一院制，卽其一證。此外尚有若干問題，亦認爲有須共同研討者，此猶係對內而言，至對外亦欲避免黨爭之名，而表示其專致力於制憲工作，於是有憲法研究會之設，會既以研憲爲名，則其組織自以黨中領袖及有制憲權之國會議員爲主體，同時在議場上與其他黨派辯論爭持，皆屬該會中人，世因錫其名曰研究系。自有此一名詞出，習用既久，外間遂但知有研究系，而不復知有進步黨。且用此名詞時，語意間往往不僅指派系而言，而若別涵有一種意義，因進步黨本以穩健見稱，其言動較之其他黨派自較和緩沈着，不易揣測，益以其所取政略，每與現勢力相結託，於是政治上凡有一次波動，反對黨必坐以暗中策動，用爲宣傳。平心而論，事實上並不盡如此，甚至該黨自命爲光明磊落之舉，而人亦疑其別有作用。當民國二年十月間，袁世凱漸露不利國會之企圖，該黨劉崇佑、李國珍、藍公武等出而聯合國民黨，部分議員組織一民憲黨，其意無非欲結合國會中優秀份子，與惡勢力相奮鬥，其後袁死，舊國會復活，該黨倡不黨主義，則又因政黨久已爲人詬病，欲以此促各方覺悟，使各以國事爲重，勿復過持黨見，引起無謂糾紛，其用心均不無可取，而反對者仍不免以惡意相猜。總之，進步黨既被目爲長於陰謀，其所組織之憲法研究會，則更視爲合陰謀之尤者，而結爲一體，於是研究系一詞，遂又隱含有陰謀集團之意味矣。該系不但在國會存在期間，甚爲世人所注目，卽至國會消滅，各派系多已瓦解，而言政治者，仍以當日進步黨之一二重要人物，視爲研究系中心，以其個人之交際，日爲研究系之活動，個人往來之朋輩，日爲研究系新吸收之份子，羅文幹因奧款事件，被誣入獄，劉崇佑爲之辯護獲釋，遂謂羅爲研究系。胡適因羅關係，常偕訪劉，一時並有胡亦加入研究系之傳說。其他類此者甚多。尤可笑者，北京晨報原爲進步黨人所辦，其副刊多收名流文稿，於是凡常爲該刊撰文者，其人亦皆研究系矣，實則此時該系業經風流雲散，毫無作用，執此一端，足見我國人遇事多缺認識，而捕風捉影之談中人甚深也。

四、新國會選舉醜劇

安福系既利用其所包辦之臨時參議院，制定國會組織法暨選舉法而公佈之，於是遂進一步，而包辦新國會之選

舉。其辦法計分兩種：其一，由徐樹錚假段（祺瑞）權威，分電各省區長官，令照所開議員候選人名單，設法選出，同時並囑中央要人之隸各省籍者，令電各該省有力人士，從旁協助。其二，對於研究系之忠實分子而曾任舊國會議員者，則另開一單，密令各省區特別注意，不許選出。元來在臨時參議院議定國會議員選舉法時，研究系與安福系最大之歧見，即在研究系主張參議員應照舊選舉法規定由省議會選出，而安福系則主張須改由地方各團體選出，蓋研究系於各省省議會尚有相當基礎，且議會究與其他團體不同，不易為政府所操縱，認為必如此始於己有利，而安福系則反是也。惟研究系在臨時參議院中，席數極為微少，此種主張，自無通過希望，因此該系變更計劃，不以為之作爲提案，僅由該系一二議員發表一意見書，以喚起各方之注意而已。安福系對於研究系議員素持一種策略，能買收則買收之，認為萬不可能，則極力排斥之，於發表意見書者，經視為敵黨不可動搖之分子，於是其人之姓名，遂列在「不許選出」之名單上矣。惟研究系視安福系爲較有組織，在地方上亦自有其選舉地盤，論勢非安福系所能敵，各省區長官雖奉命干涉選舉，其事尚係初試，難免於略含羞怯，且爲自身立場計，亦不欲過事壓迫，致惹起輿論攻擊，研究系窺破此點，遂宣稱此次本無意競選，惟因安福系公然擠斥，迫使其不得不起而對抗，主持選政者，果恃權勢在手，倒行逆施，惟有訴諸法律，即不勝，尚可將其違法證據，明白公布，以待世人之判斷。此本不過一種虛聲恫喝，而各省區長官中有竟引爲顧慮，一變態度，而與該系謀妥協者，其辦法則某選舉區初選人果多數堅決擁護研究系，仍聽其自由選舉，惟若一選舉區中研究系票數，可以選出二人以上議員時，該系亦祇能選得一人，而應以其所餘之票數，讓歸安福系，此外尚有一主要條件，即研究系選出之議員，於國會選舉總統時，應投徐世昌票。因此之故，選舉結果，研究系在新國會中，尚勉強佔得二十餘席。此固屬一幕醜劇，然亦足見當時似虎如狼之軍閥，（當時各省省長多由督軍兼任）對於選舉舞弊之玄妙，尚未窺見堂奧，故終不敢罔顧一切，爲所欲爲也。

註一：「政府公報」，第八九一號，頁三〇五。

註二：同註一，頁三〇六—三一三。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二四一。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一）」，頁一五二。

註五：閻錫山檔案：「護法戰役案——岳州徐又鈞統帥敬電」，民國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註六：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九八。

註七：劉以芬：「民國政史拾遺」，頁一九—二六。

十八日 北京政府農商部呈准組織龍煙鐵礦公司，派陸宗輿、丁士源為督、會辦。

北京政府農商總長田文烈以宣化煙筒山發現鐵礦，以其與龍關鐵礦區相去只百里，故擬合組龍煙鐵礦公司，由官商合辦。本日，呈經北京政府總統核定，准予組織龍煙鐵礦公司，並暫派陸宗輿為督辦、丁士源為會辦。茲誌農商部呈文如次：

「為陳明組織龍煙鐵礦官商合辦公司，業經院議照辦，擬先派督會辦各一員，仰祈鑒核事。竊查龍關鐵礦前據徐緒直等組織公司，呈請開採，並簡員督辦，本年三月間經本部提由國務會議議決照辦，並呈奉 大總統明令派陸宗輿為龍關鐵礦公司督辦在案。五月間本部顧問安特生以龍關公司督辦函請派往覆勘事竣，途經宣化縣煙筒山，復勘得該處有鐵礦發見，旋接龍關公司督辦陸宗輿咨開，據徐緒直等呈請將煙筒山鐵礦劃入龍關公司，并案辦理等情，轉請備案。復據梁士詒等具呈組織官商合辦公司，開採煙筒山鐵礦，請提交國務會議議決各等由，先後前來止核辦間，又續准國務院鈔交陸督辦請將煙筒山併入龍關，另組官商合辦公司，並另簡督辦各呈一件，函請查案核辦等因，當以煙筒山與龍關鐵礦區相去百里而近，鑛量較遜，而交通便利過之，自應准予合併另組公司，定為官商合辦，官股占十分之五，商股亦占十分之五，均出實股，其資本應需若干，另行核定，至公司每年所得淨利，應從總額中提出二成報效政府，由農商部核收，另款存儲，將來如何動用，或撥辦其他實業，仍須國務會議議決施行。公司職員應設督辦一員，會辦一員，均由部呈請簡派，責成籌劃辦理，隨時呈候本部核定，但督會辦仍須得董事會之承認，並設官商董事各若干員組織公司，董事會不另設董事長官，董事由主管部指派，商董事由股東選舉，官董員額宜視商董較少，以免偏重其餘。詳細章程，俟公司成立時再由督會辦董事等會同擬呈核奪，隨即咨呈國務院查照，提交國務會議，現經議決照辦，並定名為龍煙鐵礦公司，先設籌辦處，即派龍關陸督辦宗輿籌辦龍煙鐵礦公司事宜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十七、十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十八日

七〇

，並派丁士源會同籌辦，俟龍烟公司成立後再將龍關公司及督辦名義一併撤銷。准國務院函復查照辦理到部，自應按照議決各節，暫以陸宗輿丁士源兩員分別派充該公司督會辦各職，俾便進行，一俟公司正式成立，經提由公司董事會承認後，再行呈請明令簡派，所有國務會議議決組織龍烟鐵礦官商合辦公司辦法，並擬由部暫派該公司督會辦各緣由，理合呈請 大總統鑒核指令遵行謹呈。」（註一）

哈埠日領事向俄領事提出路權、警權、糧業、實業、幣權五項要求。

本日，北京政府國務院以吉林督軍公署函報有關駐哈爾濱日領事向俄領事提出路權、警權、糧業、實業、幣業等五項要求，如見諸事實，後患堪虞，乃公函外交、內務、財政、農商、交通等部，迅籌辦法，逕電該督軍遵辦。茲誌國務院致外交部公函如次：

「逕啓者：接准吉林督軍公署函稱：

『探聞駐哈日領向俄領提出五項重大要求：一、路權，二、警權，三、糧業，四、實業，五、幣權。俄領尚未答復。如果見諸事實，後患不堪設想。請中央早作準備，指示方略』等因。

准此，除分函內務、財政、農商、交通四部外，相應抄錄原件，函請貴部迅籌辦法，逕行該督軍遵照，並盼見復。此致外交部。中華民國七年七月十八日。

附抄件。

吉林督軍公署公函第一百十一號

敬肅者：案據駐哈調查員報稱：

『現聞駐哈日領口事佐藤尙武向哈埠俄領事特拉烏世節特提出重大要求，計有五項：

一、攔奪路權：前民國五年二月十七日，第一百二十次報告，俄國因歐戰甚殷，軍費缺乏，俄親王赴日，當與該國政府商借日幣五千萬元，以長春至哈爾濱鐵路作押，八十八年爲限，有案可查。今聞日政府已令關東都督，由南滿鐵路株式會社派工程師六名，速往長春、哈埠一帶，沿路調查，實行接收。並令在哈埠探定建築車站倉房各等

事。該工程師等曾於上月三十日到哈，遂於本月一號相驗地址，擬建築車站倉房。聞其調查之地點，一在東四家子南秦家崗坎下，一在俄界新江沿，一在俄界八站。據聞日工程師自云，爲兼攬松花江之航權計，將來必規定於江沿。今俄則仍守中東路幹線由哈爾濱至滿州里，與烏蘇里線由哈爾濱至海參崴等線，故秦家崗車站仍屬俄有。日本另擇地建築車站倉房，仿照長春、頭、二道溝之現形辦理。

二、攫奪警權：道裏自我國設立警察以來，地方之治安得以維持，中外商民，無不同享幸福，同聲感荷。詎聞日警察聳動哈埠日商會，借口中國警察保護不力，請該國前來設立警察。日商會已表同情。上月三十日，日商會祕密會議，已將此案通過，請求書已遞於日領事署，由日領事署照會俄領事署，即以日商會之請求爲詞，即實行設警。

三、攫奪糧業：日本擬在道裏設立信託，定名曰穀物錢莊株式會社。現正組織，聞本年八月一日即行開辦。日本擬將道外錢糧信託之權利，一攫而奪之。此事關係我國之商務極巨。

四、攫奪實業：日本拓殖會社已來哈埠，擬設立分社。該社中章程，定在各處託人收買各種實業。凡輪船、大磨、森林、以及各項礦產，凡屬實業範圍之事，無論出賣或合辦，只用要價，不惜巨資以購之。經手或介紹人，許明三分扣用。想我國商人，將來必有貪其利者。嗣後之害，不知伊於胡底矣。

五、攫奪幣權：哈埠先爲俄人之勢力範圍，故本埠之市面流通，以及沿中東路線，統以羌洋爲本位。茲因歐戰之影響，現在羌帖跌落已達極點。日本擬在哈信託開辦之後，直擬將羌洋在北滿之勢力取而代之。已經決定發來該國紙幣一千萬元，以便操縱金融之價格，八月一日即可實行。

現駐哈日領事已經實行交涉，俄領事至今尚未答復『等情報告到署。

查所報各節，關係極重，如果見諸事實，後患將不堪設想。極當即密飭在事各人員，隨事隨時嚴密提防。仍恐力有未逮，應請中央早作準備，指示方略，以資防範。除仍飭應員嚴密調查隨時具報並分函外，特此函請鈞院鑒核施行。此上國務院。」（註二）

註一：「政府公報」，第八九五號，頁三九三——三九四。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一）」，頁一五二——一五三。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十八日

十九日 北京政府陸軍部因田中玉力陳察隊入庫困難，仍派定綏軍赴庫。

本月十六日，北京政府駐庫辦事大員陳毅以俄激黨軍隊及德奧俘虜有趁機竄境之可能，急電外交部請求援軍防阻，此事經由國務院電令察哈爾都統田中玉派烏得察隊進駐庫倫。本日，陸軍部以田中玉力陳察隊入庫困難，仍改派綏軍高在田團所部兩營赴庫。茲誌陸軍部致張家口田都統皓電如次：

「統密。篠電悉。前議以駐烏隊伍，進駐庫倫，無非爲赴機捷速起見。既准送電有電種種困難，自應照准，改以高團所部兩營前往。惟駝隻既難僱覓，張庫一路食料復見缺乏，亟應由執事妥速籌備，免令高團所部到後，又因準備未竣，再誤行期。所需經費四萬元，已函財部剋日籌撥，到時當交吳科長轉匯，希先籌備。至由部派員幫同辦理一節，部中現無相當人員，即由執事酌量委派可也。院、參、陸部。皓。印。」（註一）

駐歲總領事邵恆濬以捷克軍爲協約國所重，電請外交部速允假道之請。

本月十四日，吉林督軍孟恩遠曾請示北京政府，是否准許捷克軍（柴赫隊或赤哈）假道滿境。經國務院於十六日電令嚴加阻止。本日，駐歲總領事邵恆濬以捷克軍爲協約國所重，電請北京政府外交部，速允捷克軍假道中東路，免致損權失歡。茲誌邵總領事電文如次：

「赤哈已據三道河，捕德、奧、土俘虜逾二千。黨司令部移至驛馬。赤哈統領以黨軍強迫俄民與華人從軍，橫遭損害，且伊爾庫斯克已入己手，意欲將黨人敵俘驅至驛馬以北，駐隊監守，不取伯利，移兵西指，假道中東路，進窺赤塔，以與西路赤哈合。協約領館軍艦均表同意，各請政府贊助。喀美潤市有哈薩克兵六百，赤哈欲引爲己用。霍派與西比利亞政府相持，各領艦亦虞途梗，日前派員晤霍，略調停疏通，頃已返歲。霍意對於假道決不爲梗。赤哈與協約之意，以假道爲必要，事勢已成，不容易議。我處此局，似宜及早先表同意，免致損權失歡。」

至霍派雖負重望，不利衆口，力薄勢孤，恐難成立，各領言之不疑。日本雙管齊下，頗形矛盾，儼如對我南北

之慣伎，意或別有所屬，難保霍派不墜術中。昨與英、美二領私談，均謂西比利亞政府，雖其人物不鑒重望，而其基礎出自民選，西比利亞傾向者衆，非霍之比，實有成立資格。即有變遷，當亦僅在人物之更移，於全局無與。竊察情勢，亦深謂然。我之對外，似宜注意於此。該政府近以助霍爲問，已否認之。又以華人入伍相質，告以匪匪在俄境受備，無從干涉，彼應自與霍、喀辯。

刻聞日兵暗渡來此日多，不久英、日將明來陸軍各〔脫文〕，法來四百名，美尚未定。英艦長勸我亦請陸軍。此誠時勢必要，惟我兵未諳通例，諸多可慮。事關對外，不敢主張。頃與林艦長反覆商榷，惟有請海軍部准派陸戰隊之一法，歸艦長節制，系一專責，較派新軍爲得。

英艦長近來升代將，我艦長可否倣照晉升，擬懇轉咨核奪。

十七日高旅長士儼來，隨扈數十，前無所聞，問者頗衆。昨特偕晤各領艦，除日本領事模稜，英、美二領事頗有所告，赤哈統領亦以假道爲言，窺我意旨。

本館員少事繁，應付內外，備感困苦。消息隔闕，經費艱絀，商會亦窘苦不堪。當此紛紜，實迫於爲難。各領館均加入加費，本館不敢妄比，但煩難實數倍之。除副領事、隨習領事權〔疑爲權字誤之〕實授以勵勤外，應請添主事二額，准本館請由部派，並酌加經費，俾得覓房置器酬外出巡之處，伏祈核示。爲駕馭計不願多人，爲事計何敢昧良，到署繕呈，臨電惶恐。恒濬。十九日。」（註二）

法使柏卜告北京政府外交次長，法擬派兵一中隊以應共同出兵西伯利亞之約。

本月二日，協約國會決定由中、日、美、英、法及捷克共同出兵西伯利亞，此舉對於與德國正在激戰的法國而言，凡足以增加協約國力量，牽制德國的戰鬥力，靡不同意。何況法國原在俄國有大量投資，協約國出兵西伯利亞，或可安定俄國之金融，而有利於法國。（註三）。因而法國駐華大使本日拜會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長陳籙，表達法國願出兵一中隊參加出兵海參崴的意願。茲誌柏使與陳次長談話如次：

「次長云：公共出兵問題，貴國亦在其內否。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十九、二十日

七四

柏使云：政府致本使之電，電碼模糊，惟天津本國陸軍上校接奉本國陸軍部電令，速為選兵一中隊，預備出發，另由屬地遣派一大隊或三中隊。日本出兵七千名，美國七千名，英國八百名，開赴海參崴或他處。貴國是否派兵。

次長云：尚未決定。」（註四）

大埔失陷，粵軍情勢轉逆。

本月九日，粵軍作戰科主任蔣中正曾擬定粵軍第二期作戰計劃，以第一支隊司令李炳榮擔任大埔右翼防禦部隊長，第一預備隊司令熊略擔任以峯市為中心的中央防禦部隊長，第二支隊司令許崇智擔任以上杭為中心的左翼部隊長，先分別佈防，然後迅速集中主力於大埔的右翼，取道海岸，由詔安進窺漳州。然而擔任大埔防務的第一支隊司令李炳榮，於本日受到北洋軍攻擊後，未加抵抗即放棄防地，向三河壩退却，致使蔣主任所擬作戰計劃無法實施。粵軍戰況因之轉逆。（註五）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二四二——二四三。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一）」，頁一五五——一五六。

註三：張忠絳：「中華民國外交史」，頁三三〇。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二〇九。

註五：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六九。

另「蔣總統秘錄」，第五冊，頁一二八——一二九。

二十日 京畿河工善後事宜督辦熊希齡與美商簽訂「運河七釐金幣借款合同」。

督辦京畿一帶水災河工善後事宜熊希齡，去（六）年曾代表北京政府與美商廣益公司，訂有「運河

七釐金幣公債借款草約」十二條，議定由廣益公司承募美金六百萬元，年息七厘，借與北京政府，充當整理山東、直隸兩省內運河費用，惟未經國會同意，迄未實行；僅於本年五月間向該公司暫借墊款二十萬元。熊督辦近與廣益公司再度商協此案，並於本日將原訂合同簽字。茲誌合同全文如后：

運河七釐金幣借款合同

中國政府，為整理山東與直隸省內之運河，商訂借款，並籌備以後須推行整理時所需之經費等事，須咨請國會同意，並大總統批准，方為成立。

中國政府，以山東直隸省內運河工程，為全國水利工程之一部分，此項工程，係整理北自龐家口欄黃壩起，南至徽山湖台兒莊止一段運河，並其必須之延長，以及關係汶泗兩河流域之工程，坡河並水區及運河其他之支流與恢復之田畝，本合同發生效力後，山東政府與美國廣益公司於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九日所訂之合同，應行作廢。

再因規定工程之推廣，內展長至運河之北段，起於黃河之陶成堡，經臨清德縣而止於天津，並整理其必須之延長，以及其他與農田水利有關係之支流。

為此責成並授權於督辦水災河工善後事宜處，與美國廣益公司，訂立後列之合同，凡合同內所稱之人員，皆受有事權，並責成辦理合同內所述該人員等應行之事業。

第一條

一、茲專為籌款以供山東直隸兩省內以上所述之整理工程，中國政府，特准公司為代理人，發行金幣借款，額美金六百萬元，一切辦理，按照以下所述之規定施行。此項借款，定名為一千九百十七年中國政府整理運河七釐金幣借款。

二、此項借款及嗣後一切墊款，應由政府直接負責，並以信用擔保，按期分還本借款之本息，暨施行本合同規定之一切義務。

三、票面全數文字式樣及幣制種類，均由公司規定，關於此項一切費用，歸公司擔任，惟債券印鑄費，須由政府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日

七六

府擔任，政府並須備財政部印並財政總長簽名式，以供印債券之用。中國駐華盛頓公使，須於債券未發以前，將其簽名式官印式，以備奉印券面，以證明該項債券，由中國政府完全負責。

四、第一批發行債券之總額，為美金六百萬元，以百分之九十合算，此額須整次發行或分批發行。本合同內所述，並無限制公司購買本債券之全數或一部分之意義，苟本借款之額，不敷供工程之用，應請廣益公司按另議條件，繼續發行債券，凡全數或分批發行債券之數目，及其時期，暨墊款與屆時籌款之條件，應由廣益公司商明政府規定。

五、關於此項六百萬元債券額內，或嗣後繼續發行債券額內之由公司購買者，一切用費，如銀行用費，並經手費，應由公司擔任。

六、一俟本合同發生效力，而在債券未發行之前，公司應即為政府預備墊款，作為籌備工程之用。

七、公司與政府正式代表會商，以定發行債券最宜之時期，政府代表當將辦法通知駐美華使查照，如商定時期，債券難以按照本合同規定之辦法發行時，得由政府與公司商定雙方滿意之暫時籌款辦法，一切條件，屆時另議。

倘若公司發行債券條件，業已議妥之後，而於該項債券發售之通告未發布之先，政治上或財政上有特別搖動，致有妨礙於金融市面，或中政府擔保品之價值，因此公司以為按照定期發行債券難獲完全之效果，則公司得商請政府，對於時期應予以相當之展限，以利合同之履行，若在此限期之內，中國債券按照前述之規定，仍因上述之原因，不能發行，政府與公司，應雙方妥議暫時籌款辦法，力圖工程不致中止。

八、如因特別事故債券發行或臨時籌款或墊款不克實行時，如公司業曾交付墊款，或已發行債券而不能繼續墊款，則於一年之後，本合同可聲明中止，政府須於三個月內償還所有墊款，或所有已發出之債券，暨應得之利息，經此手續後，本合同即廢止無效。

九、此次及其他發行之債券，並本借款債券發行之通告，其一切內容，凡經本合同特別規定外，應由公司與駐美華使商酌規定。

第二條

一、此次發行債券之利息，以年息七釐核算，自債券所填日期起算，即作發行日期。每半年付息一次，按照本合同篇後規定辦理，凡存於中國花旗銀行未經動用之常期存款，應照時價息率計利，凡存於美國未經動用之餘款，以年息二釐計算。

二、關於本工程之督辦派定以後，公司即將該墊款並發行債券後之收入，撥存運河水利賬下，以需用之多寡，由花旗銀行隨時撥匯中國存放，以備轉匯工程地點。督辦及總工程師派定之後，如工程可以進行，即應匯交天津或上海之花旗銀行，存於運河水利賬下，足敷六個月預計之經費，其預算數目，由總工程師與包工工程師商議後，規定出督辦核准，此後按月繼續匯撥，總使中國花旗銀行，常存有六月之用款。

三、工程經費之撥入工程地點，應存放於政府指定在中國殷實銀行經理之。

四、關於本借款，不論關於何種性質之款項，自美至華，自華至美，及在華往返一切匯費，統由政府擔任，包括於兌換費以內，該項兌換費，或於匯款日折算，或於匯款前折算，均由政府與花旗銀行商定。

五、在工程時期以內，政府應常使包工工程師，有款項以備本合同所指之支用，包工工程師於每月月終，至遲於一星期前，應將來月關於所包工程應用之費，預算大概具領，經督辦發交總工程師核覆，呈准簽字之後，應由總稽核付給，如手內尚存餘款，應即照扣，包工工程師領款之後，祇可照第六條所規定之計畫，并所訂之辦法支用，總工程局應用經費，由該局之會計科掌理，每來月之應用經費預算冊，須經總稽核與包工工程師之同意，由總稽核呈准督辦簽字之後，具領支付。

六、總工程局運河水利局，與包工工程師，平時均應用正常合式之簿記，用英文登載，進出賬目，詳細分項清記，雙方均有隨時查閱賬目之權。

第三條

一、本次發行之期限為二十年，本發行額自發行第五年終起，歸十五個年，平均分批，照本合同所付之還款表償還，用抽籤之法，應在紐約城市銀行舉行。該銀行即受委任，為債券者之代表，抽籤抽出之號碼，由公司出費登入日報四種。償還之本息，均以金幣核算，由城市銀行於預先佈告之指定地點支付。請付之債券，應與所有息票同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日

時繳出。抽出之券，其利息以抽籤之日爲止。

二、紐約城市銀行，爲經理關於本借款付息并償本事，應得政府每年借款項內經手費萬分之二十五。該項經手費，應與按照所附還款表之本利款項，同時每半年結算一次。

三、於各批借款日期後五年，如政府欲將未經贖回借款之全數或其一部分提前贖回，則應照未曾贖回之券面額，另加給予千分之十五，每次逢此種特別贖回時，政府應於六個月以前，正式函知債權者之代表，贖回法用舉行額外抽籤，按借款之通告書辦理。贖回之券，於代表人指定地點支付，所有贖回之券連所有之息券，即由代表同時銷。

四、借款期內，應於北京花旗銀行，特開一借款賬戶，歸總稽核接洽，每次應償本利，期前十五日，應由本會同所指之特別收入賬戶內，提劃若干銀幣，存入借款帳下，足敷在紐約折合金幣，或其他由代表人劃定之地點折合該處幣制支付本利之用。該款應由花旗銀行匯至支付地點，倘特別收入帳下之款，不足此用，其欠缺數目，應由印花稅項下撥款補足，或仍不足，則再由他項補之。上述之借款帳戶，平時存款數目，應足敷六個月之用。

第四條

一、本借款及一切墊款並臨時籌款各項，以左者爲擔保品：

(甲) 由本工程回復之官地，政府聲明約有三十萬畝，並與工程有關係之官地以內，由政府現征或將征之一切收入，及一切洩復與改良地畝之變價招租稅項之收入，暨政府於受益地畝一切特別征收之收入。

(乙) 與本工程有關係之一切非官地之政府現征或將征之一切收入，此項地畝，政府估計概數爲五十萬畝，政府特證明以上所述地畝，概數八十萬畝，以實測之地圖爲據，該圖有一分備交公司。

(丙) 於借款期內，利用本合同所載所整理之運河，爲政府現收及將收入之一切捐稅。

(丁) 用借款購置之一切財產。

二、前列一切財產並收入，並未抵押他項借款，或經濟義務本借款全數或一部分未經還清以前，本借款無論本息，對於後來以此項擔保品擔負之一切借款與義務，應占有優先權，此項擔保品，不得以捐稅釐金統捐等損害之。

三、前列各項擔保品之一切收入，於工程時期，由總工程局經管，於工程完竣之後，而於本借款期限以內，按本合同之規定，由水利局經管。如中國銀行可行時，應由該行匯寄北京上海或天津花旗銀行特別收入賬下，以待總稽核按以上之規定，轉匯至借款賬下，以作償還本息之用，如一切收入款項，除償還借款賬外，尚有餘款，應先儘修養運河之用，務使運河臻於完全整齊之境，再行撥交政府支用。

四、如擔保之一切收入，不敷償還本息匯費以及借款事務等用費，與修養運河及支付關於本借款別項擔負時，政府聲明以其他款項補足之，此款內特於一千九百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所公布施行之印花稅收入項下，備一充足部分為預備金，專供此用。此項印花稅，除銀幣五十萬元，已為驗契費附屬預備金抵押內國公債外，並無他項牽累，在本借款期限內，對於此項印花稅，不得有損害該項預備金之價值或穩固。

第五條

一、本合同所規定整理運河之工程，惟准裕中公司承辦，該公司須經管關於工程建築一切事宜，應從迅速堅實節省方面，按照總工程師所擬，經督辦批准後，交包工工程師復核，呈准施行之計劃實行，其工務應購辦材料，小心收藏保存，工程期內，將所購材料隨需發用，得收受一項勞金，其數等於一切支用款項包括總局用款總數之百分之十，作為報酬。此款於每月杪結算，根據簿記具領，呈由督辦發交總稽核核復呈准支付。

二、對於一切工程，與包工工程師或公司之財產，並工程上華洋人員，政府應施切實之保護。

三、關於購辦材料，如價值與物質相等，應予中國物料以優先權，否則得用美國材料與機器，但其價格不得過他國同等貨之價格。

四、關於本整理必需之各項物料，應准免進口稅及各種捐稅。

五、山東省內之一段工程，應自支撥包工工程師第一批估價日期起，除遇異常事變之阻誤，限三十個月竣工。

第六條

一、督辦由政府派任，代表政府，辦理關於本合同之工程，於工程開辦時，該督辦應即於濟寧縣或其他便利地方，設立機關，在工程期內，稱名曰總工程局，此後於借款期內，曰運河水利局，局內應設三科，公同負責如下：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日

八〇

(甲)總務科，由督辦委派主任一人，綜其事，本科經管關於總務一切事宜。

(乙)工程科，在工程建築以迄工程完竣期內，由美國總工程師一人主任，此後在債券期內，則由一中國工程師主任。

以上兩工程師，均須由督辦商諸公司或經公司之薦舉後，委任之，退斥之，或更換之，其人均須爲公司所薦者，名譽經驗，應操上乘。

在工程期內，上稱之美國總工程師，卽爲政府辦理本工程之總稽查，並諮詢工程師經包工工程師之認可，應規劃關於整理併溝洫之一切計劃，倘所規劃之工程，在包工工程師視爲難行，或其價值不當時，則督辦必令其將計畫重行審定，臻於計畫可行，并其價值相稱。實施之工程，務得總工程師之滿意，倘總工程師以爲所施或將施之工程，不能符合上述之計劃，因之不滿意時，得有不認可包工工程師具領款之權。包工工程師之整款具領單，應得有總工程師呈准督辦之簽字。

無論何時，督辦或其代表，操有檢查工程之全權，一俟運河整理告竣，運河之修養事宜，卽由中國總工程師監理，務使運河臻於善狀。

(丙)會計科，由美國總稽核一人主任，由督辦商諸公司或經公司之推薦後，委任之，退斥之，或更換之。在借款期內，總稽核必須爲一美國人，而經公司推薦者，該總稽核應管理關於履行本合同所有一切收入并支出，并於借款期內，監察各項擔保品之收入、印花稅不在此限。凡由外匯華由華匯外，并在中國之匯畫款項事，應由總稽核經理之，借款項均歸總稽核提取，但提取時，須持有本合同所定之正當簽字具領單。此外如本合同所述之本息之支付，修養費與經常費之支給，并將收入款項除應存入借款賬項外之餘數撥還政府等事，均歸總稽核管理。

二、倘總稽核對於擔保品收入事，有所建議，得陳請督辦，如可實行，應予以實施。

三、各科職員，非經督辦核准，不得委派。

四、政府對於涸復地畝，與涸復地畝之管理，並運河交通機關之發展事，如願聘用顧問時，得托公司推薦相當人員，擇尤委任。

五、總工程師及總稽核之薪額，由督辦與公司會商酌定。

第七條

一、如本合同有背約時，則爲債權者利益起見，各項抵押作擔保品之收入，經公司聲請，應即交予公司或稅務司管理之。

第八條

一、本借款發行之債券，倘有遺失或被竊去，或經毀壞等事，公司可隨時知會中國駐華盛頓公使，由該公使允准公司於四種通行報紙刊登告白，聲明該項債券支付之停止，並准按各該國法律或習慣之所宜，施行別種手續。若債券已經毀壞，或所失竊之券，已過公司所定期限，仍未覓回，則中國駐華盛頓公使，應照原額補給副券，送交公司即該項被竊遺失或毀壞債券之主，代表關於送交與補給該副券一切費用稅，由公司代該券之主擔任。

二、一切債券息券，以及關於本債務之出入款項，在本借款流動時內，概應特准豁免中國各項鹽稅雜捐。

第九條

一、發行之金幣六百萬元債券，其三百五十萬，應於美國發行，其餘二百五十萬，可於他處發行，每部分或每批，或以後之增加，其發行比例，皆以此爲準。

二、公司得政府核准後，可轉讓或託付其一部分之權利，但經營工程科會計科及承辦包工之權利，除美國人民外，不得轉讓與托付與他國人民。

第十條

一、以後若遇借款整理江蘇省內，自台莊至鎮江之一段運河時，應先向廣益公司商訂。

第十一條

一、本合同應繕寫華英文各四分，互相對譯，俟後對於構結意義，如有爭論，須以英文爲準。

二、本合同華英文各一分，須交存：

(甲)督辦水災河工善後事宜處；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日

八二

(乙)外交部；

(丙)北京美國使署；

(丁)公司。

第十二條

一、本合同以政府外交部正式致交北京美國使署之日，發生效力，中華民國政府與廣益公司證明本合同雙方之同意，特准督辦水災河工善後事宜處與廣益公司代表，於一千九百十七年 月 日在中國北京簽字。

中華民國政府督辦水災河工善後事宜處

廣益公司正式表

證人（註一）

北京政府交通部與美、日商人合辦之中國電氣股份公司獲准立案成立。

北京政府交通部，以中國所用電氣材料向係購自國外，虧損頗鉅，特於去（六）年十月二十日與美國西方電氣公司、日本電氣股份公司訂立合同，合辦中國電氣股份公司，專為製造電話、電報機械材料，供中國之用。此一公司於上（六）月二十六日，在北京開第一次董事會，推舉交通次長葉恭綽為董事會會長兼總裁，美人麥南為總理，並將該公司章程規則呈交通部認可，並轉政府立案。本日，北京政府指令交通部，准中國電氣股份公司成立。（註二）

北京政府電駐英、美、法、日等公使，探詢各駐在國對我政府擬派軍隊赴西伯利亞參戰意見；日本反對中國出兵西伯利亞，美國則表示贊同。

有關協約國出兵西伯利亞，共弭俄亂，並援助捷克軍之事，北京政府本日由外交部長電駐英、法、

美、日等公使，探詢各駐在國對我國擬派一、二千人駐海參崴之意見。茲誌北京外交部致駐英、法、美、日公使電文如次：

一、致駐英施肇基、法胡維德公使電

「前據報告，協商各國將公共出兵海參崴，共弭俄亂。近探詢各方面消息，情形日益徵實，遲早必見實行。查海參崴距我國邊界較近，華僑衆多，該處倘有亂事，於我國極有關係。且前因救濟華僑，我國曾派有兵艦，在彼處停駐，各國並無反對。此次若協商各國公共出兵，我國對於參戰應盡之義務，自應一致派遣一二千人，希即告知英法政府，該政府有何意見，一併探詢電部。外。二十日。」

二、致日本章宗祥、美顧維鈞公使電

「前據報告，協商各國將公共出兵海參崴，共弭俄亂。近探詢各方面消息，情形日益徵實，遲早必見實行。又據東京報告，日本出兵，係出美國特請等語。查海參崴距我邊界較近，華僑衆多，該處倘有亂事，於我國極有關係。且前因救濟華僑，我國業派有兵艦，在彼處停駐。此次若協商各國公共出兵，我國對於參戰應盡之義務，自應一致派遣一二千人，並以保護領館、僑商。中、日、美邦交夙篤，遇事向來援助，對於我國派兵，當必贊成，究竟意旨如何，希探詢電部。外。二十日。」

同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派劉崇傑參事晤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表達我國決定以援助捷克爲宗旨，派兵赴崴的意願。林公使答以崴埠已有中國軍艦，似無派兵之必要，不如將此兵力財力備爲北方之用。茲誌劉參事晤日本林公使問答內容如次：

「劉云：此次各協商國援助海參崴之捷克軍，中國政府因日本亦將贊同美國之提議，出兵赴援，現已決定派兵若干，以盡參戰之義務。茲奉總理命，密將前情奉告貴使，至應否轉電貴國政府，即請貴使酌辦可也。」

林云：當即電告本國政府。惟以本使個人意見，海參崴已有中國軍艦，諸事均有接洽，中國似無派兵之必要。不如將此兵力、財力備爲北方之用，德國勢力於西比利亞方面較爲可慮也。」

劉云：據報載東方電信，貴政府對於美國提議，似尚未答復，不知確否。此次美國提議人數之外，曾否劃定地域。

中國政府此次決定出兵，以本參事個人所知，係爲稍盡參戰義務起見，此外並無他意。海軍在歲與各協商國軍艦既甚融洽，今若加派陸軍，其效果必更良善。查歲地與中國接壤，僑民較多，中國政府卽爲對內計，似亦以派兵爲宜。聞外國頗以派兵不易實行爲疑，本參事雖未直接詢問當局，實據確實消息，此節確無難題。將來所派之兵，其一部分或由黑省抽調。將來捷軍過海蘭泡、阿穆爾鐵路前往西比利亞，必須仰助於黑省，該省現與俄國各派交涉，時覺左右爲難，此次若令黑省軍隊參加捷克軍事，必有許多利便，此節貴使當深知之。

林云：日本如何答復美國，本使尙未接訓電，惟日本確已決定出兵。第就海參崴言之，其人數或無需七千人之多。

對於捷軍現已陸續助以軍械，可見事機急迫。此次霍爾瓦特政府宣言，本使意見不甚爲然。蓋徒起內部之爭，於實事毫無裨益。將來霍、捷於尼可里斯庫方面，或有一番交涉，其時貴國勢須從中周旋。至海參崴方面，以本使見解，貴國已有軍艦，盡足代表貴國國家。至貴參事所談黑龍江情形，當並電告本國政府。

劉云：報載貴國內閣因出兵事，或有更動。

林云：此時或可無事，惟至秋冬之交，是否仍可維持，尙難斷言。目前既無派遣大兵前往西比利亞之必要，故國內多數主張限於局部。若西比利亞陷於危險，日本認有出兵必要時，日本對於歐美各國只用通告形式，無須預先商議。

同日，北京政府駐美公使顧維鈞拜會美國代理外交部長，商談美國建議協商國共同派兵赴西伯利亞事，並表達中國擬派兵參加。美代理外長答以中國如能一致派兵，實屬善舉，頗表贊同。茲誌顧公使致北京政府外交部電文如次：

「昨日報載東京電，美政府提議協商國共同派兵赴西比利亞一層，今鈞詢美代理外部，彼答：美政府僅英、法、日、意，對於協助在西比利亞之奧屬俄族，尙爲（？）表示意見，並未提議派兵。現日尙未復，而英已由香港調兵五百名前往，法、意亦擬酌（？）（按此處疑脫派字）數百。至美政府，尙待各國復電到齊，方能決定。惟該族所

急需者爲糧、械，各國派兵，似少數爲宜，如遣大隊，反招干涉之嫌。並允議定辦法，即告本館。鈞言：中、俄毗連數千里，關係至切，駐彼華僑甚衆，商務不鮮，已有軍艦駐海，與各國軍艦共同遊行。現在各國擬派聯軍，以個人之意，本國政府定樂一致派兵，以資協助，聊盡參戰義務。詢其意旨如何。彼答：中國如能一致派兵，實屬善舉，深願與貴公使籌商進行辦法云。察其詞氣，頗樂同擔責任。查我國宣戰一年，無機進行，現在協商各國，擬派聯軍赴俄，在我亟宜設法加入，稍圖將來和會地步。且我無野心，各國深知。前者我兵鎮懾哈埠，美政府與外交團至今稱美。如我能選派二三團精兵駐海，美既有意贊成，英、法、日、意亦當無反對。惟此舉以由我同時密商英、法、美、日爲善，勿宜單獨先與日議，致生枝節。如何統候裁示。鈞：二十日。一（註三）

美駐華代辦晤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長，反對中國此時收回中東路。

美國駐華大使館代辦馬克謨，本日奉其政府電令，拜晤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長，對中國收回中東路權事，表示反對，經由外交部次長告以實屬謠言，不可聽信，茲誌雙方談話如下：

「馬云：奉本國政府電令來謁貴次長，爲東清鐵路事，據本國政府所得報告，現因（缺文）業已離去哈爾濱，在俄境另行組織政府，貴國政府擬將東清鐵路收管。此係乘俄國之亂而奪回利益，似不正常。據本國政府之意，如貴國政府欲將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所訂之東清鐵路條約取消，實屬不合時宜。」

次長云：本國政府毫無此意，雖日前有某外國人來勸中國政府，謂按照國際公法，此事可以辦到。貴國政府自何處得此報告。

馬云：本國駐哈爾濱領事電稱，在該處有此新聞。

次長云：此實屬謠言，不可聽信。

馬云：甚善。當即電復本國政府。一（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五卷，第十號，頁一四九—一五四。

註二：「政府公報」，第八九四號，頁三七三。另「東方雜誌」，第十五卷，第八號，頁二二二。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二十一日

八六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二〇九—二二一。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一）」，頁一五四。

二十一日 駐庫倫大員陳毅慮俄激黨潰入外蒙，再電北京政府請援。

北京政府駐庫辦事大員陳毅，前以外蒙邊界蘇俄新舊黨爭，新黨（激黨或多數黨）及德、奧俘虜上竄入外蒙之慮，曾屢電北京政府派兵前往防阻。本日，陳毅以俄黨聲勢浩大，綏軍兩營駐庫，恐尙不敷，駐烏察軍仍需調庫，請北京政府續籌增援軍隊，免致臨時延誤。茲誌陳毅致北京政府國務院馬電如次：

「北京，國務院、外交部、參謀部、陸軍部鑒：

中密。頃據俄領照稱：『多數黨軍隊在薩拜喀勒省已達九萬人，該軍由德奧俘虜組成，因受東西兩國夾擊，退至上烏丁斯克，其目的在沿色楞格河退至恰克圖，往外蒙境界。現已有關米薩爾三人由烏丁到恰，並有西伯利亞多數黨魁近亦擬往該處。倘迫不得已，避入外蒙，屆入境時，或解除武裝，或竟與中蒙軍隊戰鬥，必以外蒙爲戰場；致居民遭種種慘劇，爲此向貴大員警告，請查照維持』等語。

又據恰專員勸電稱：『住買賣城俄舊黨屢因細故與新黨爲難，曾面向恰副領事再三勸告，免釀大禍。彼雖謂然，乃昨復拘留來恰城購物新黨一名，將手槍奪去，幸即釋放。新黨即以電話告知本署，請嚴行禁止。正辦理間，又接電告謂新黨紅牌軍在買賣城被舊黨白牌軍包圍，祇逃回一人，請代追。當向俄領詰問，彼堅不承認。今晚新黨首領來署稱，數月來對於在華舊黨，因尊重中國主權，毫無侵犯。而該黨目無中國，肆意行兇，請於一小時內交出；否則即派兵將領事及白牌軍全數捕去。當答以恰爲中國領土，俄兵不得擅入。當爲提出調停條件三條：一、舊黨白牌軍先繳械退出恰境，俄副領由華負完全保護責任。一、新黨住買賣城者，准其過境，應受華兵檢查。一、後營奧俄軍隊應送往烏丁斯克。始而兩方均不承認，再三開導，始允遵從。現兩黨仇隙既深，惟能否確遵，尙不可必。恰防日在困難之中，而援軍不至，實形棘手，請速派援』等語。以上最近邊情，特聞備查。

再昨接田都統電云：『奉院部皓電，駐烏軍隊礙難進庫，已改派綏軍。現高團一營已抵口，餘一營箇日可達，刻正購僱駝糧，俟部款發下即開拔』等語。查由張赴庫，僱包程駝脚，照例十八日可達，請令限期趕到。又俄黨聲勢浩大，綏軍兩營，恐尙不敷。駐烏察軍將來恐仍須調庫，請續籌增援軍隊，免致臨時延誤。縷陳、乞覆。毅叩。馬。』（註一）

少年中國學會訂定規約章程，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問，發展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俗為宗旨。

民國初年，在外力及外來思潮的衝擊下，中國純潔的青年，基於愛國的情操及救國的本願，各以新觀念及新學說，紛紛成立各種學會社團，以從事中國社會的改革運動。（註二）本（七）年六月三十日，即有曾慕韓、王光祈、周太玄、陳愚生、張夢九、雷震春等六人，因反對段祺瑞與日本簽訂中日海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共赴北京嶽雲別墅張文達祠，商議發起「少年中國學會」，以陶冶高尚的品德及科學奮鬥的進取精神，作為獻身救國的運動。當日會中公推王光祈為少年中國學會規約章程起草人，並決定今後行止。（註三）

本日，王光祈等將一再修改的章程，作最後的確定，並邀請李大釗入會，列名發起。其規約章程共七十條，分總綱、會員、會務、機關、職員、會議、會費、附則八章。規章第一條開宗明義為：「本學會本科學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為宗旨。」第二條學會宗旨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問，發展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俗。」第三條信條為：「一、奮鬥，二、實踐，三、堅忍，四、儉樸。」規章中尚規定會裏設評議、執行、編譯三部，各設主任一人。（註四）

附錄：李璜：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與成立。（註五）

少年中國學會的興起，是與五四運動分不開的，因之我近三十年來，有好幾次為文紀念五四，都曾經提及少年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一日

八八

中國學會，尤其是在香港明報月刊紀念五四的五十周年（一九六九）及「明月十年」紀念專號（一九七五），我寫的有關「少中」學會的發起與成立，文章甚長，都超過萬言。茲劉紹唐兄自臺來信，說他的「傳記文學」雜誌七月號，打算談「少中」，因為「少中」成立於一九一九（民國八年）七月，也應該與五四同一紀念其六十週年。

其實，「少中」雖宣布於民國八年七月成立，遲於五四運動兩個月，然「少中」之發起，則在民國七年七月，乃早於五四運動恰恰一年的。我是參加「少中」工作於民國七年九月中，故我很清楚「少中」之起源，即為何而發起，迅即展開工作，又為何工作已經展開，會員已有成數，而始於次年七月正式宣布成立的？

為答覆這兩個問題，先將我的「學鈍室回憶錄」上卷（傳記文學社版）第二十六頁及二十八頁中文字抄出兩段：

「談到五四的愛國運動，不能不先略述一下留日學生救國團；記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也不能不先及於留日學生於民七的五月在日本罷學歸國一事。因在事變因果關係上，後者對於前者都甚為直接與密切的。原來民初，中國留日學生特多，數近萬人。民七的四月，留日學生起而反對日本寺內內閣與北洋政府段祺瑞密訂中日軍事祕約，有學生赴中國使館質問公使章宗祥，與館員發生衝突，被日警拘去下獄者七八人。一時引起學生公憤，因有罷學歸國的醞釀。至五月三日晨，中日交涉條款公佈於日本報紙，四日晚，學生開大會於東京留日學生總會，多數主張罷學歸國；於是七年五月至七月，自日本罷學回到上海與北京者竟有三千餘人，——這三千人大半都是次年（民八）五四愛國運動中的激烈分子。……」（二十六頁）

「我於民七的八月自成都到了北京，其時慕韓（曾琦）已返上海，幸其來信中有北京後王公廠回同營二號陳愚生同鄉的住址，我因得識愚生後，更得與王光祈相識。時光祈開創「少中」會務甚忙，與上海各地通信討論甚勤。我於九月加入「少中」後，因我甚閒，有時便助光祈抄寫函件。我初對光祈印象，即奇其與四川一般青年朋友不同，其身高而瘦，兩眼大而有神，他對朋友議論，擰眼直視而細聽，但他不喜隨便發言。不過每有所論，則必成片段，提得出結論與辦法來，「少中」的發起，即光祈深思熟慮之後，所提出建議之結果。據慕韓後來告我，當其到北京去活動成立留日學生救國團事的第一日，即晤見光祈，與之談及他的來意，光祈即向慕

韓言道：「我有一議，思之已久，等着爲你提出。留日學生救國團的主張，明明在反對段祺瑞，要在京津發動，障礙必大。且即使發起成功，也不過是一開之局，勢難持久。因二三千人一旦罷學歸國，聲勢雖大，而其中大半均是感情用事，以之而言救國，則辦法當不如是之簡單。我們皆在青年求學時期，救國最要在早做好基礎準備工夫，而準備工夫，不外兩事：一爲人才，二爲辦法。但人才既不能求之於已成的勢力之中，則應早日集結有志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經過磨練，成爲各項專門人才，始足以言救國建國種種實際問題之解決。至於辦法，也非淺識玄想，東寫西抄，便可以適合國家真正需要，因此必須每個同志都去增進自己學識，從事各種研究，而今日之研究學術，又必須本科科學的精神，方不流於空疎。」

（二十八頁）

根據我這兩段親身經歷的記載，可以斷定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其動因爲留日學生反對中口軍事祕約而羣起爲救國活動所引起，其造意、創始、與乎主持其事，則爲王光祈會友。但「少中」發起人有七位：五位皆爲留日學生（曾琦、陳愚生、雷寶善、張夢九、李大釗），而獨於王光祈不是留日學生（其他一人爲周太玄也非留日，但少小即與光祈同中學，而其時正在北京客光祈寓中），故民七的七月二十七日七人聚於北京中央公園，寫定宗旨，而復商定「公約」與「實踐」，並推光祈爲籌備主任，乃各自東西，聽由光祈主持，按本會章規定，一步一步向前做去。

然而何以發起已屆一年，會員已徵到不少，且已於半年後（民八的三月）即出「會務報告」，每月一本，而到七月才正式宣告成立呢？這其間並無特別的理由，一半是由於光祈做事審慎的性格，一半是由於「少年中國月刊」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五日公開發行第一卷第一期。這個會刊，本是一面爲「會務報告」日形擴大而爲會外重視，索閱者衆；一面會員增多至於百人，而交換意見與發揮議論，一月所得動編成數十萬言，已爲窮學生付印厚冊的費用擔負吃力，而非公開出售不可。但從此這一「少年中國」月刊，一直自一九一九年七月第一期起，毫不間斷的出到一九二四年第四卷第十二期爲止，成爲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刊物，影響於青年知識界不小！

其中會友們長篇大論，述說個人人生觀或提出社會活動的具體主張，介紹西方的科、哲、文、藝，固然發生影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一日

九〇

響力量，然而其中有兩點特爲王光祈所堅持者，乃成爲一時及後來青年知識界活動的主導方針。「少中」的發起本來是緣於愛國之一念，相期爲救國的組合，乃因民初政客無恥，政局污濁，而光祈久在北京見之，故其釐定「少中」宗旨爲「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其基本觀念，即爲使大家遠離現實政治的。不過要救國而又不及政治，乃是其中具有言行上的矛盾的，故「少中」月刊一出版，而這個社會活動與政治活動之辨便連篇累牘的爭論起來。但光祈主持會務，要表現其主張之具體化、實踐化，乃於「少中」月刊出版不久，即提出「工讀互助團」的發起，鼓吹青年知識界合作在城市或鄉鎮組織共同生活的互助社，以便脫離舊家庭的無聊壓迫，培養獨力生活能力與互助勞動習慣，並創造上進讀書機會。光祈這一「工讀互助團」主張，既於一九一九年底發出啓事於北京晨報，蔡元培、陳獨秀與胡適都相對的支持之。光祈乃奔走募集基金，在北京先幹起來。上海、武漢、南京及長沙等地會友立刻響應之。大家進行得特別熱烈的，無非開小型書店、廉價食堂，以至手工業的商店等。但學生老爺們大抵外行，不善經營，不上一年，即紛紛關門，失敗散夥。然而這一社會運動，確乎開啓了青年知識分子脫離家庭，而思以勞力自活的風氣，爲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作了先鋒，亦間接爲中國共產黨訓練出早期幹部人才，如鄧中夏、譚代英、楊賢江等會友均是光祈工讀互助團中熱心分子；而李大釗之新村運動，毛澤東響應之，則又是光祈另一種社會活動法。

李守常（大釗）會友對於光祈的農村新生活計劃特別予以附和，且在「少中」月刊以至「新青年」上提出農村的半耕半讀作法。我認爲這比譚代英諸會友所附和在城市開商店，還要難於實行。固然中國以農立國，農人且佔人口百分八十，要謀改良社會，當然應以務農爲先，故光祈的「工讀互助團」有在都市近郊租地種菜一條，而守常即擴大之而主張就之爲「新村運動」，毛潤之（澤東）會友後來回長沙辦湘江評論，更進而擴大之，主張新的農村大聯合，便主張得愈走愈遠了。我在民八的會刊上，也是主張社會活動之一會友，但我未能贊成「書生歸耕」作法，我認爲與彼時青年正在大家離開鄉里往外跑，其潮流適與之相反。而且光祈是詩人底子，守常也會寫舊詩，中國舊詩以田園派爲正宗，內多富老莊或佛家思想，魏晉詩人如陶淵明一派，其「桃花源」的理想國，還帶有素樸的原始共產主義的意味。然而並非馬克斯的唯物而尚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不過清末民初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便是從中

國傳統的原始共產思想，而飛渡到馬克斯主義去的，在民十左右，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確乎幫了蘇俄在中國佈種生根的一個大忙，這在我的「學鈍室回憶錄」第四章（傳記文學社版）中批評李石曾與吳稚暉兩人之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已詳言之，茲不贅及。

總之，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與成立，其初本由於留日學生的愛國運動而起，其後乃緣於社會活動主張，而引導青年知識界在政治活動上，先去打下了社會基礎，因之樹根甚深。中國青年黨與中國共產黨內若干幹部分子都是「少中」會員，這兩個黨派，雖在主張上有如水火，然而其初末公開而勢力不大時，其主幹在社會活動上皆有相當能力，樹立相當基礎，故未為北洋軍閥純用軍警武力所能消滅，而卒以在「少中」式微後脫穎而出。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二四——二四二。

註二：李璣：「學鈍室回憶錄」，上卷，頁二六——二八。另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頁二〇九——二一〇。同見郭正昭等著，「王光祈的一生與少年中國學會」，頁一九——二五。

註三：「曾慕韓先生遺作」，頁三九一。

註四：「傳記文學」，第三十五卷，第一期，頁一四——一五。

註五：同註四，頁一一——一三。

二十二日 吉林各界代表請北京政府取消與日本簽訂之「吉黑林鑛合同」。

本月三日，北京政府以開發吉林、黑龍江林業、金鑛為由，與日本簽訂「吉黑林鑛合同」，大舉外債，消息傳出，吉林人民，憤怒異常，推選代表七人，於本日求見農商總長田文烈，請其垂念民命，保全國權，取消吉黑林鑛合同。田氏答以此事非農商部所動議，如有失主權，其決不戀戀於位等語。（註一）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吉林督軍孟恩遠以捷克軍集結綏芬，非我軍所能抵禦，電請北京政府，允其假道。

本月十四日，吉林督軍孟恩遠曾電呈北京政府，請示是否允准捷克軍假道中東鐵路，事經北京政府拒絕。本日，孟督軍以捷克軍集結綏芬（吉林省臨中俄邊區小鎮，越綏芬河入俄境，有鐵路經牡丹江至哈爾濱。）勢極強盛，如欲假道，非我軍所能阻止，乃電請北京政府，准捷克軍假道。茲誌孟督軍禡電如下：

「現駐雙城子站俄赤哈隊，擬假道國境赴滿援謝一節，可否照准，曾于鹽日電請示遵在案，旋奉部、院鈞電：

『前此謝米諾夫軍隊假道，曾經我國代其卸裝。此次赤哈隊事同一律，在我前後辦法不能有所歧異，囑爲設法拒絕，或令其改由海參崴沿黑龍江（疑脫「江線」四字）等因。

即經令行駐哈司令部一體遵照去後。茲據東路司令高峻峯皓電稱：

『查赤哈隊之行動與宣佈之宗旨，頗受協商國之歡迎。吾國亦協商國之一，今彼擬假道赴滿，我如出而阻之，必來協商國之質問，屆時當如何應付。且赤隊與謝米諾夫之軍性質不同，謝軍假道，卸裝一事尚未辦到，若以之施諸赤隊，誠恐窒礙尤多。管見所及，用陳聰聽，仍懇轉請示遵』等情。

同日又據司令部陶總司令，高會辦等電稱：

『巧日轉奉院、部電令，業飭東路高司令遵照辦理。但此中困難有不能不預爲陳明者。查中央以赤哈隊與謝軍相提並論，殊不知謝軍屢與黨戰，一經敗北，即回滿站。類又由倭力元、大烏里、獐獐、馬蹄印子等站節節敗退，入我華境，或借滿站爲遁逃之藪。若一再聽其藏匿，新黨將振振有詞。至赤軍之假道，與霍氏之派兵援滿綏芬，其性質雖無少異，既未禁阻霍氏于前，而欲拒絕赤軍于後，誠恐無詞與之申辯。且赤軍一欲赴滿，則由伯力以達黑河東北一帶，在在皆有新黨，足以生其阻力。若假道中東鐵路，則朝發可以夕至。該隊萬不至舍易而求難。然此猶就赤軍一方面言之也。如果我之兵力足以與之對抗，則嚴守藩籬，不容彼越雷池一步，豈不甚善。無如我軍之在綏

芬者不過二千餘人，而雙站赤軍有一萬三千之多，彼此相較，衆寡懸殊。設使該隊無意赴站或赴滿，而聽我勸告解除武裝，固屬意外之幸。否則以我少數軍隊，當彼萬餘之衆，相形之下，未免見絀。愚見所及，不敢不言。究應如何對待之處，尚乞訓示，俾策萬全」各等情。

據此，覆查該司令等所陳各節，不無見地。赤軍在綏芬一帶，勢極強盛。屆時必欲假道赴滿，既非空言所能阻止，又無實力以資抵抗。究應如何辦理之處，情急勢迫，伏乞迅示機宜，以便轉令遵照。孟恩遠。馮。印。（註

註一：民國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上海「時報」。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一）」，頁一五六——一五七。

二十三日 北京政府明令公布「海軍總司令公署編制令」及「海軍艦隊司令處編制令」。

北京政府於本日明令公布「海軍總司令公署編制令」十六條及「海軍艦隊司令處編制令」十三條，茲誌條文如次：（註一）

一、海軍總司令公署編制令

第一條 海軍總司令於駐在地方設海軍總司令公署，直隸於海軍部。

第二條 海軍總司令公署置左列各課：

軍衡課

軍械課

輪機課

軍需課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三日

九四

軍法課

軍醫課

電務課

各課職掌於本公署辦事細則內規定之。

第三條 海軍總司令公署總司令一人，承海軍總長之命管理所屬各艦隊及練營魚水雷營醫院各事宜。

第四條 海軍總司令於各地方長官爲維持地方安寧請求兵力時，若因事急迫不及待請示，得便宜行事，但須隨時呈報海軍部。

第五條 海軍總司令公署置參謀長一人，輔助總司令參贊軍務。

第六條 海軍總司令公署參謀三人至六人，承總司令之命，輔助參謀長分任軍事計畫。

第七條 海軍總司令公署置副官長一人，承總司令之命，掌理宜達本公署事務。

第八條 海軍總司令公署置副官三人至六人，承長官之命，分掌宜達本公署事務。

第九條 海軍總司令公署置書記官長一人，承總司令之命，掌理文牘事務。

第十條 海軍總司令公署置書記官三人，承長官之命，分掌文牘事務。

第十一條 海軍總司令公署各課置課長一人，承總司令之命，掌理課務。

第十二條 海軍總司令公署各課置課員，並因事務之必要置技士，承長官之命助理課務。課員技士之員額，由海軍總司令酌量配置，呈請海軍部核定，但總額至多不得逾三十人。

第十三條 海軍總司令公署爲處理事務得酌用軍士長，准尉官、技手、雇員、兵役若干人。

第十四條 海軍總司令公署辦事細則另由總司令擬訂，呈請海軍部核定之。

第十五條 本編制令自公布日施行。

第十六條 本編制令公布後，前公布之海軍總司令處條例即廢止之。



海軍總司令公署官職表

職	總	參	參	副	副		課	技課	書	書
別	司	謀		官			長		記	官
官	令	長	謀	長	官		長	士員	長	官
階	中	將	中	中	上	中	尉	尉	尉	尉
					少	少				
任	特	簡	薦	同	同	同	委	委	薦	薦
別	任	任	任	上	上	上	任	任	任	任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三日

九六

二、海軍艦隊司令處編制令

第一條 海軍各艦隊司令處應設於各艦隊司令所駐之旗艦，並冠以艦隊編定之名稱以分別之，均直隸於海軍

總司令公署。

第二條 艦隊司令承海軍總司令之命，指揮所屬艦隊。

第三條 艦隊司令於駐在區域內，遇有地方長官之知會，因維持治安，需用兵力，事機急迫，不及請示時，得以便宜行事，但均須隨時分別迅報海軍部及海軍總司令。

第四條 艦隊司令處置參謀一人，輔助司令參預艦隊事務。

第五條 艦隊司令處置副官二人，承司令之命掌理宣達本處事務。

第六條 艦隊司令處置輪機長一人，承司令之命掌理輪機事務。

第七條 艦隊司令處置書記官長一人，承司令之命掌理文牘事務。

第八條 艦隊司令處置書記官一人至二人，承長官之命分掌文牘事務。

第九條 艦隊司令處置軍需員一人，承長官之命掌理本艦隊軍需各事務。

第十條 艦隊司令處為處理事務，得酌用准尉官及雇員兵役若干人。

第十一條 凡海軍各艦隊司令處均適用本令之規定，其各處辦事細則，由各司令依照艦隊編制性質及本處人員配置分別擬訂，呈由海軍總司令轉請海軍部核定之。

第十二條 本編制令自公布日施行。

第十三條 本編制令公布後，前公布之海軍艦隊司令處編制令，即廢止之。

海軍艦隊司令處官職表

軍	副	書	書	輪	參	司	職
需		記	記	機			
員	官	官	長	長	謀	令	別
少	少	少	中	輪	上	中	官
校	校	校	少	機	中	少	
上	上	上	校	上	少		
尉	尉	尉	相當	中	校	將	別
相當	尉	相當	文	校	校		
官	尉	文	官	校	校		
委	委	官	薦	薦	薦	簡	任
任	任	任	任	任	任	任	別

北京政府外交部通知法使柏卜，中國已決定派兵赴藏。

本月十九日，法國駐華大使柏卜曾拜會北京政府外交次長陳籙，表示法擬派兵一中隊前赴海參崴，並詢以中國是否出兵。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祕書劉錫昌乃將中國決定派兵赴歲事，通知法使柏卜。茲誌劉祕書往晤法使問答如次：

中華民國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錫呂云：日前貴使來部，關於出兵問題，貴使曾詢本部次長，中國是否派兵。茲奉次長之命，特來奉告貴使，今國務會議已決定派兵，以盡聯盟國之義務。」

柏使云：有何條件，數目若干。

錫呂云：條件尚未決定，至於數目，亦尚未完全議定，大約係一二千之數。（註二）

北京政府撥款賑濟魯南災民。

上（六）月下旬及本月上旬，魯南大雨，山洪暴發，河堤沖決，致兗、濟、泰安各屬村莊，多成澤國，災情慘重，旅京山東同鄉官紳呈請政府撥款賑濟，北京政府本日下午令財政部撥銀二萬圓，剋日匯交災區散放，以惠窮黎。令文云：

「據旅京山東同鄉官紳趙爾巽呂海寰等呈稱：六月下旬魯南大雨山水暴發，汶泗洸連諸河隄岸沖決，以致兗濟泰安各屬村莊，多成澤國，濟寧湖河漫溢，被災尤重，災民數萬，蕩析流離，懇請頒發款項，趕放急賑等語。披覽之餘，殊堪憫惻，著財政部撥銀二萬圓，剋日匯交山東省長，遴派委員，分赴災區核實散放，以惠窮黎。此令。」（註一）

駐烏理雅蘇台佐理員電告界碑被拔。

北京政府駐蒙古烏理雅蘇台佐理員恩華，本日以俄國過遼派軍人侵入烏境，拔去察布奇耶、納打巴兩處界碑，經派隊勸阻無效，形勢危急，特電呈北京政府，請向俄使交涉。（註四）

註一：「政府公報」，第八九七號，頁四二九——四三三。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二二三。

註三：同註一，頁四二八。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五卷，第九號，頁二二一。

二十四日 軍政府總裁唐繼堯等通告擁護約法，歷述段祺瑞罪狀。

廣州軍政府於本年五月改大元帥制爲七總裁制。本月五日，正式通告成立。本日，廣州軍政府政務總裁唐紹儀、唐繼堯、伍廷芳、林葆懌、孫文、陸榮廷、岑春煊等發出通告，擁護約法，並歷述段祺瑞罪狀。茲誌通告全文如次：

「中華民國七年五月十八日，國會非常會議，既修正軍政府組織大綱，紹儀、繼堯、廷芳、葆懌、文、榮廷、春煊等，猥以庸愚，被選政務總裁，既宣布就職，建立軍府，謹昭告於天下曰：自民國肇基，約法斯締，由約法產生國會，國會者，唯一之立法機關也。惟我國憲法，既未經正式宣布，則所應恪守者，唯此約法。約法無解散國會之條，解散之者，卽爲非法。惟是輩每以國會不良爲藉口，不知其中分子，容或有不滿人意者，然不得因此解散其機關，卽如國家建官分職，不能盡決爲奉公守法，然未聞因此咸取消其名義，行政且然，何況立法。顧此艱難恢復之國會，何以再蹈解散覆轍，則以段祺瑞思假外交政策，專制國事，遂倒行逆施而不恤也。蓋自德人以潛艇封鎖戰略，加危害於中立國，我國對德問題緣此而起，始則警告，繼則絕交，當段祺瑞將絕交案提出國會時，贊成者居四分之三，是國會對德意見，本與協約國取一致行動，及對德宣戰案提出，段祺瑞深懼國會窺見其藉外國權之隱衷，不待國會議決，嗾使黨徒，號召無賴，圍困國會，毆辱議員，於是發生六月十二日挾迫解散國會之事，倪嗣冲首倡叛變之事，張勳乘機復辟之事，總統被逐，元兇恣睢，叛人之黨，爭冒功首，是非淆亂，國法蕩然，北廷遂得恣所欲爲，悍然設非法之參議院，通過非法之國會組織及選舉法，現又賄賂公行，選舉非法之國會議員，是今之民國，已名存而實亡矣。自國會解散以來，某等或奔馳滬粵，籌議護法，或料簡軍實，共靖國難，海軍將士，同具護法決心，程前總長，首率艦隊南下，國會議員，亦開非常會議於廣州，於中華民國六年六月三十一日，公布軍政府組織大綱，於是護法大業，始有所寄。其粵桂滇黔川湘六省，咸知矢誠衛國，羽檄飛傳，則三軍感泣，義旗所指，則羣奸褫魄，信人心之不死，國命之有託也。乃者國會已於本年六月十二日，在廣州開正式會議，議員陸續南下，法定人數，計日可足，而某等適承負託，非使國會恢復，約法完全回復其效力，不敢自荒厥職。曩者某等念邦基新造，靡堪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四日

多難，屢有和平之提議，而所要求，又祇恢復國會一事，惟北廷深閉固拒，絕無誠意，即最近庚電聲明，如不簽亡國之約，我即罷兵和平解決，而北廷務爲粉飾之詞，絕棄和平之議，蓋非法政府，爲段祺瑞攫攬以來，借外債，賣物產，擅結條款，濫購軍械，假參加歐戰之名，行殘殺國民之實，且包買鴉片，破壞禁烟條約，縱容徐樹錚，擅殺陸建章，跡其怙惡罔利之行，純爲窮兵賊民之計，遂使北軍所至，城市爲墟。湖南長沙株州各屬，房屋遭焚燬，人民被屠戮，尤其明證，民心憤慨，誓掃兇逆，粵桂滇黔川湘六省，既早以擁護國會恢復約法爲職志，其間鄂陝豫魯浙贛皖諸省，或特起雄師，克復州郡，或隱謀附義，待時而動者，咸存見義勇爲之心，具翦此朝食之概，以此護法，安有不達者哉。然國家大政，不得已而訴諸武力，誠可痛心，果北廷悔禍，宣布遵守約法，恢復國會，自可銷除兵氣，共維國本，凡我國民，其鑒茲誠惻，一乃心力，爲軍府後盾，民國不拔之基，實嘉賴之，特此通告，咸使聞知。」（註一）

受北京政府驅使的雷州龍軍向護法軍投降。

先是民國六年底，段祺瑞欲以武力爲統一全國手段，除派北洋軍南下外，並於十二月十一日任命龍濟光爲兩廣巡閱使，由瓊崖渡海攻雷州、高州、化州等地。（註二）是時由於桂、滇軍因給養問題發生齟齬，及桂軍與孫大元帥文裂痕日大，致使龍軍連陷陽江、恩平等地。本（七）年春，護法軍重新調整部署。二月二十五日，李根源出任駐粵滇軍總司令。三月七日，李烈鈞出任廣東討龍聯軍前敵總指揮，積極全力反攻，其後連下恩平、陽江、高州、化州等地，直逼雷州。五月，龍濟光敗逃廣州灣。（註三）

（本）日，困於雷州之龍軍因不能突破護法軍的日久圍攻，在李烈鈞所部勸告下，悉數投降。（註四）

按：雷州龍軍於龍濟光敗逃北上後，本有投降之意。然彼等以雲南人之故，恐開城投降，必遭粵、桂軍殺戮，而寧死不肯投降，其後經李烈鈞所部雲南人勸告，始開城降服。

北京政府外交部派員訪晤日使，接洽中國派兵赴歲假道南滿鐵路事。

北京政府外交部參事劉錫昌，本日奉命往晤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接洽中國派兵赴威擬假道南滿鐵路事，日使表示，當即電告本國（日本）政府。茲誌雙方談話內容如次：

「劉云：中國政府此次擬派赴威之軍隊，由南滿鐵路經過，擬請貴公使先告該公司。至所需車輛數輛（按輛擬爲量字之誤），及出發日期，容向陸軍開單奉告。

林云：此次貴國政府對於海參崴之捷克軍，主張派兵援助。對於謝軍，則強令卸裝。如此矛盾政策，本使殊欠了解。此後謝軍如須退卸貴國境內，未必即允卸裝。目前東部情形日見緊急，貴國政府於此方面何以全無計劃準備。本使以爲貴參事個人意見必以本使之言爲然。假道南滿鐵路事，當即電告本國政府。惟東清鐵路方面，非先接洽不可。本使個人觀察，霍爾瓦特未必即允照辦。軍隊係由何處抽調，路徑及數量尙望早日見告。又日前本使所述個人意見，竟由國務會議洩漏，即與政府接近之新聞，亦均登載。該記事何不將本使姓名一併記載，俾更明瞭。貴國政府用意，本使實有未解。

劉云：貴使注意各事，當即轉陳當局。惟報紙每多無責任之記載，若一一更正，似亦不勝其煩。日前來館奉告之事，不知貴國政府已有復電否。

林云：當日致本國政府電中，附有本使意見，本可無須復電。本使意見，出兵崴埠事，可一任貴政府自行主奪。（註五）

北京政府外交部將中國決定派兵赴威事，派員分告英、俄駐華使館；英副外長告駐英使，反對中國出兵。

北京政府外交部本日派秘書刁作謙告知英國駐華公使館巴參贊，中國決定派兵赴海參崴。

同日，北京政府外交次長陳籙，會晤俄國駐華大使庫達攝福。談話中，陳次長告以中國將派兵一千，前往海參崴。

同日，英國副外交部長告知中國駐英公使施肇基，英國反對中國派兵參加協約國，出兵西伯利亞之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四日

舉。(註六)

全國高等專門學校校長會議開會。

北京政府教育部爲討論高等專門教育，特召集全國高等專門學校校長會議，於本日在京開會。(註七)

北京政府優卹前郵政總辦法人帛黎。

前郵政總辦法人帛黎於前清同治年間來華服務，辦理郵政，勞勩尤著，前因年邁多病，請假回籍就醫，不幸病故，北京政府本日明令著給治喪費二千元，以示優異。茲誌令文如次：

「前郵政總辦帛黎，於前清同治年間來華，由福州船政學堂教員，改派海關幫辦，薦升稅務司，辦理郵政，其一切規畫，實爲郵務發展之始基。自派充郵政總辦後，悉心經理，勞勩尤著，前因年邁多病，請假回國就醫。茲據交通部呈稱，該前總辦在籍病故，追念前勞，實堪軫惜，著給予治喪費二千元，以示優異，餘如所擬辦理。此令。」

「(註八)」

英國教士格拉姆在閩被戕交涉案解決。

英國教士格拉姆，於本年四月間在福建寧海爲浙江海盜戕斃，英國一面派公使向北京政府交涉，一面派遣海軍入浙搜捕，經我當局提出抗議，並捕獲海盜數名，其中項永恩、王如魁涉嫌重大，由浙江臨海縣公署判決死刑，於本日槍決，其同黨三人，分判徒刑，至此本案完全解決。(註九)

註一：民國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順天時報」。另「東方雜誌」，第十五卷，第九號，頁二二二—二二三。

註二：「春秋雜誌」，第十一卷，第四期，頁三五—三八。

註三：李根源：「雪生年譜」，頁八六—八七。

註四：民國七年七月二十六日，「順天時報」。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二二〇。

註六：同註五，頁二二九—二二〇。

註七：『東方雜誌』，第十五卷，第九號，頁二二二。

註八：『政府公報』，第八九八號，頁四五二。

註九：同註七，頁二二三。

二十五日 北京政府准捷克軍於俄亂期間可隨時通過中東鐵路。

北京政府以捷克軍假道中東路事，協約各國業已議決，並勢在必行；為維護主權，本日閣議，准捷克軍於俄亂期間，可隨時通過中東鐵路。茲誌北京政府通知黑龍江、吉林督軍、省長、海參崴邵總領事電文如次：

「馮電悉。

准吉林督軍電，以赤哈假道中東鐵路，應否照允云云。此事前據章使來電，以協商各國業已議決。經部面詢英使

，亦稱：『確有其事。一俟與霍爾瓦特商妥，即行通知中國，請求同意』各等語。查中東鐵路在我國境內，政府又

經派督辦管理，現假道既勢在必行，若由霍承認，即聽其通過，殊與主權有妨。本日閣議決定先行通告協商國各使，在俄亂時間，准赤軍隨時通過中東鐵路，以維主權。希查「疑脫」外，並轉知霍中將接洽。外。」（註二）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中東鐵路（一），頁一五九——一六〇。

二十六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限制留學外國學生與外人結婚。

北京政府教育部以留學外國學生與外人結婚，流弊滋多，並易生事端，本日特咨各省長、駐各國公使，限制留學外國學生與外人結婚。茲誌咨文如次：

「為咨行事，案准駐義公使函請速訂專章，嚴限學生與外人結婚等因。並准外交部轉咨前因到部，查結婚一端雖屬民事，各有自由，本部未便加以干涉。然在學生時代究非所宜，況與外人結婚，流弊滋多，其在官費學生尤屬不合，本部為尊崇法律精神起見，向僅止於勸誡。本年一月，據留日學生監督呈報：留日學生因與外人結婚，致生事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一〇三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六日

一〇四

端等情。即經通咨各省，并分別指令留日學生監督，訓令留歐留美學生監督，嗣後再有官費學生與外人結婚情事，應即停止官費，以儆怠玩在案。茲准前因，即經咨復，請於嗣後有身隸學籍來館請給證書結婚者，逕予拒斥，如在官費學生并請咨報本部。一面就近知照在外學生監督，量加懲處，仍由本部訓令各學生監督詳查前次申令禁止以後，有官費學生私犯令章者，切實開除，以昭炯戒等因在案。除咨復並分令各省教育廳長及各駐外學生監督外，相應咨請查照施行，此咨。

教育總長傅增湘（註二）

北京政府外交部通知英、法、日、美、俄、義、葡、比各公使，已准捷克軍假道中東鐵路。

昨（二十五）日，北京政府閣議決定，在俄亂期間，准捷克軍隨時通過中東路。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將此決議節略，通知英、法、日、美、俄、義、葡、比各國公使云：

「迭據地方報告，赤哈（Čechoslovak）軍隊已攻下雙站，將來尙擬假道中東鐵路，前往西比利亞等語。查赤哈軍隊係以反對德、奧爲宗旨，與協商各國宗旨實屬相同。現既攻下雙站，將來若往西比利亞，勢須經過中東鐵路。本國既經加入協商方面，對於宗旨相同之赤哈軍隊，自應盡援助之義務。茲特聲明，在俄亂期間，本國允准赤哈軍隊，隨時通過中東鐵路，以利該軍進行。相應奉達貴公使，即希查照爲荷。」（註三）

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本寺內總理晤談出兵海參崴事；寺內表示，中國出兵無

須甚多。

北京政府駐日公使章宗祥，本日晤日本總理寺內，雙方就出兵海參崴事，作非正式的談話。章公使詢以對中國派兵意見。寺內謂：中國出兵事，日本固無須慫恿，亦無攔阻之理，惟兵數似無須甚多。茲

誌章公使致外交部電文如次：

「東。二十四日電示：『海參崴出兵已決定，以幫助契克爲宗旨，宣告通告各公使』等情敬悉。今晨適晤寺內總理，便中以非正式詢以日本何時實行出兵，並提及我國出兵事。據〔一〕〔按此處疑脫稱字〕：

『美國復到，即可實行。至中國出兵，日前曾與野下談及，謂出兵與否，爲中國之自由，日本固無須慫恿，亦自無攔阻之理云云。現在中國既已決定，惟兵數似無須甚多』等語。

經咨以中國定議派遣一、二千人，業已通告林使云云。特聞。並祈轉院。詳。二十六日。』（註四）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一）」，頁一五九—一六〇。

註二：「政府公報」，第九〇八號，頁七九。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一）」，頁一六二。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二三三。

二十七日 軍政府外交總長伍廷芳電請協約各國承認護法軍政府。

伍廷芳本日以廣州軍政府外交總長名義，送達英文對外宣言書與廣州各國領事館，要求協約各國承認護法政府。其宣言略云：

「段祺瑞自以非法解散國會，與國民宣戰以來，立密約，借巨款，種種賣國行爲，雖有人利之，然而以各協約國則絲毫無利也。當時對德宣戰問題，最後國會已多數允爲通過，而段祺瑞則恐無所藉口以解散國會，故對德宣戰問題之通過，實爲段之所大忌。其處心欲以愚協約國者，媚各協約國也。不然，迄今一年對於宣戰問題，試問段有絲毫進行否。可見段明明藉對德宣戰，以欺蔽各協約國，而實行其鞏固北洋派，謀攫大總統之政策也。西南護法出軍，同而聲討段祺瑞三大罪，正因以固結各協約國之舊好，甚望各協約國承認西南政府，而存以補助之，當不獨中華民國之大幸也云云。」（註一）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一〇六

北京政府特派熊希齡兼任督辦運河工程事宜。

熊希齡，字秉三，湖南鳳凰人。清同治六年八月生，二十三歲中進士，二十五歲應殿試，錄取入詞館，歷任清廷奉天財政局及農工商局總辦。江蘇巡署總文案兼農工商局總辦、兩江總署總文案、東三省清理財政官兼鹽運司、屯墾局督辦及奉天造幣廠總辦等職。民國元年，唐紹儀組閣，受任財政總長，歷四個月後，旋辭職。民國二年進步黨組閣，七月三十一日，出任國務總理，九月一日兼財政總長。民國三年，袁世凱解散國會，熊氏辭本兼各職，自後乃從事籌辦全國煤礦開採。民國四年十二月袁竊國稱帝，熊氏協助蔡鍔逃往天津，從此絕意仕途，一心致力於教育及慈善事業。（註一）民國六年八月，京兆各縣水災，北京政府特派熊氏為督辦京畿一帶水災河工善後事宜，並由熊氏與美商廣益公司商訂六百萬美金之運河借款，為整理直、魯兩省運河之用。本（七）年，山東水災嚴重。河工亟待整理，北京政府於本日特派熊氏為兼任督辦運河工程事宜。（註三）

註一：民國七年八月一日，上海「時報」。

註二：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人物小傳」，第二冊，頁三四九—三五〇。

註三：「政府公報」，第九〇一號，頁五一五。

二十八日 吉督孟恩遠、黑督鮑貴卿以俄新黨迫近滿州里，紛電北京政府告急，籲請增兵保境。

吉林督軍孟恩遠、黑龍江督軍鮑貴卿，本日以俄新舊黨爭，舊黨謝軍挫敗，退據滿站西站，新黨逼近，滿黑同時告急，分電北京政府，籲請增兵保境。茲誌其電文如次：

一、吉林督軍孟恩遠儉電

「頃據駐哈司令部轉：

「據公支隊長宥電稱，本日早一鐘，兩黨劇戰，謝軍節節退據滿站西站，黨軍漸近，砲彈將及境內，距緩僅亦七里。張總司令於發日回省，軍無統率，難策萬全。謝不急退，跡以引敵，我方既不能制止謝戰，何詞對付新黨。今八十六號江軍駐地，國旗高標，彈落附近擊壞，駐軍現已悉數退入滿站，尙何國際可言。黨軍得步進步，昭然若揭，商民遷避幾空，又何秩序可保。長此遷延，終無決心，其不喪師辱國者幾希。請速示方略，不勝急迫待命之至等情。」

就該團長來電觀之，則新黨之輕視國際，侵犯華境，已在意計「料」之中。按照鮑督軍計劃，勢必出於一戰。但滿站兵力單薄，江省後方之補充，想亦有限，似應仍請中央迅速添兵，方爲萬全。且滿站目前情形何等危急，張總司令忽離滿站，致令軍無統率，殊非保固邊圍之道。應請轉電鮑督軍迅催張總司令回滿布置一切，俾免臨事束手，無任企禱等情轉電前來。」

除電鮑督軍迅飭張總司令回滿相機應付外，特轉呈。如果新黨不聽勸阻，進逼滿站，則惟有以武力相對付，領土以內，自不容該黨任意肆虐。惟是江省之兵力有限，吉林則五站、哈埠江防一帶同時吃緊，且際青沙障起，各屬鬪匪蠢動，分防地面，亦極緊要，勢不能分兵往援，以蘇鄰困。事機萬急，究竟如何增添兵力而保邊境之處，伏乞鈞座統籌兼顧，迅電示遵，是所盼禱。孟恩遠。儉。」

二、黑龍江督軍鮑貴卿勘電

「大總統、國務總理鈞鑒：參戰處、參謀部、陸軍部、外交部鑒：統密。自俄亂發生，滿黑同時告警，而滿防當鐵路之衝，防衛尤關緊要。乃合計全省軍隊僅有八千餘人，沿路警備線內既須分布駐紮，其不當路線之各縣，原有營隊亦不能悉數撤調，故責任滿黑防務者不過五千餘人。省城雖增添一旅，而餉械兩缺，有同徒手。兵力單弱，達於極點，言之至爲可危。是以一載以來，對於新舊兩黨，強既不能，弱亦不可，惟有堅守中立，冀維現狀。」

然中虛無實之辦法，僅能敷衍一時，若日久支吾，終必情見勢絀。現在謝軍迭挫，行將闖入國界，日人在滿復乘機挑畔，破壞中立，干涉牽掣，無所不至。滿站情形危如累卵，駐滿司令部因防兵力單，屢請增援，苦無以應。日來新黨復以重兵壓迫謝部，砲火交馳，激戰甚烈，我國境內能否呈保持不被蹂躪，尙難預料，此時正在交涉緊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一〇八

之中。

又據黑河方面報告：『舊黨擬在該處籌設機關，預備作戰基礎。』查黑屬與阿穆爾省一江之隔，新黨對岸相望，處處可渡，防不勝防，苟允其在彼籌戰，必至貽害地方。設新黨先發制人，則東西交鬥，江省更無寧日。

又查黑河舊黨籌設之機關，亦係租賃日人房屋，倚恃日人爲護符。在舊黨引虎自衛，固無足責，而日人圖亂江省秩序，以收漁人之利，久已居心叵測，路人皆知。此時如聽舊黨自由行動，則沿邊三千餘里，新黨無處不可進擾，恐舊黨功未告成，而江省先承其禍。如實行取締舊黨，日人必極端反對，協約各國能否諒此苦衷，亦不敢知。若仍空言中立，僅可取濟一時。現在禍迫燃眉，事無兩可，倘效模稜故策，恐圖窮匕見，直無白處之餘地。

貴卿久從軍旅，任事向不畏難，惟江事之難，苦在一無辦法。智窮力竭，夙夜徬徨。事關東北安危，且涉中外大局，惟有切懇中央速定方針，以固邊圉，而維國際。事機萬急，稍縱即逝，非貴卿之危言聳聽也。謹電瀝陳，伏乞鑒察，鵠候裁示。鮑貴卿叩。勛。」（註一）

奉天督軍張作霖抵津，預備參加督軍團會議。

奉天督軍張作霖，本日由黑龍江督軍鮑貴卿陪同，乘坐專車，會合中途迎接之奉軍副司令徐樹錚，於下午二時抵津，曹錕代表曹錕等多人在車站歡迎。張作霖下車後，旋乘汽車前往雲貴會館休息。張氏此次來津，係預備參加督軍團會議，以便討論推舉總統及派兵南下問題。（註二）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一）」，頁三四五—三四六。

註二：「民國七年七月二十九日，『順天時報』」，另「北洋軍閥史話」，第三集，頁五五—五六。

二十九日 北京政府交通部公布「長途汽車公司條例」及「長途汽車營業規則」。

北京政府交通部，本日公布「長途汽車公司條例」十七條及「長途汽車營業規則」二十二條。茲誌條文如次：

一、長途汽車公司條例

第一條 中華民國人民集合資本設立汽車公司，應依左列各款提出書類圖說，呈請交通部核准立案。

一創辦理由書。二假定章程。三實測路線圖及說明書。四車輛圖式及電力之強度。五創辦費用概算書。六營業收支概算書。七股本總額。八創辦人之姓名籍貫職業住所。

第二條 交通部查核前條各款書類圖說，認為有應行增減更易之處，得令創辦人修改。

第三條 創辦人須承受股本總額十分之二以上。

前項之承受股本，須於呈請立案時提出確實之憑證，由交通部檢驗之。

前項之憑證有疑義時，交通部得委託地方行政長官或派員調查。

第四條 交通部查核創辦人所呈各款並檢驗股款憑證，認為適法時，應准立案並發給執照。

第五條 交通部因公益上之必要，得於核准立案執照中附加條件，

創辦人違反前項之條件時，核准立案執照失其效力。

第六條 核准立案執照中得由交通部限定開業期限。

已逾前項期限不能開業者，核准立案執照失其效力，但因不得已之事，故得於期限未滿前聲敘理由，呈請交通部核准酌予展限。

第七條 公司於核准立案後，因有不得已之事，由決議停辦，應呈明交通部，並將核准立案執照繳還。

第八條 汽車公司受領立案執照後，應依關於公司之法令註冊，並呈報於路線經過地方及公司所在地之地方

行政官署。

第九條 汽車公司因謀營業發達及旅客安全，得請求所在地或路線經過之地方行政官署予以相當之保護。遇

有緊急事故，汽車公司得請地方行政官署酌派軍警保護。

第十條 公司汽車不論平時戰時有供軍用之義務。

其供軍用時，應照客貨票定價減半收價，其票式及乘車規則，由公司呈請地方長官核定之。

第十一條 關於路線經過地方購地、建屋、平治道塗、建築橋樑、鑿通山路等項工程，應先呈請地方行政官署

核准，由地方官廳協助辦理。

前項工程有應防止危險之處，須爲相當之設備。

第十二條 關於工程及運輸上必要之設備，交通部認爲不適當時，得命汽車公司改良或增設之。

第十三條 汽車公司開業時須開具左列各款，呈請交通部核准。

一 汽車開到時刻表（白起點站至終點站）。二 汽車逐日來往次數表。三 載客價目表。四 運貨價目表。

前項各款交通部認爲有應行增減更易之處，得令公司修改。

第十四條 汽車公司如有違背法令，或不遵行交通部之命令，或於應經核准之事項不經核准及其他妨害公安違反公益之情事，經地方行政長官揭發時，交通部得酌量情形處以相當之罰款或停止其營業，其未開

業以前，如有前項情事，交通部得撤銷立案，追繳執照或處以罰金。

第十五條 汽車公司每六個月應將營業狀況呈報公司所在地之地方行政官署，轉報交通部查核。

第十六條 汽車公司依本條例立案，給照時每件應繳納執照費二十元。

第十七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二、長途汽車公司營業規則

第一條 依長途汽車公司條例第一條所設之汽車公司，得爲運送客貨之營業，惟不得兼營業他項業務。

第二條 汽車公司須按照里程及其他情況備有相當之車輛及其他必要之物，依行車表分次開行，如無客貨得暫行停開。

第三條 車上工匠須雇用熟習操駕之本國人，其人數年齡籍貫隨時由公司呈報地方該管官廳查核。

第四條 汽車開行應備具音聲洪亮之大號汽笛，晚間並須備極明之燈兩盞爲誌。

第五條 汽車開行時須預多帶橡皮輪套以備換用。

第六條 沿途郵件應按站由汽車帶遞，不得拒絕收受，其酬資由公司與郵局協議定之。

第七條 依長途汽車公司條例第十條之規定，在軍務時期軍用半價不敷支持營業時，得呈由交通部會商陸軍部妥籌補助辦法，或酌量加價。

第八條 汽車不得帶運危險物及違禁物品，違者照章罰辦。

第九條 依長途汽車公司條例第十三條之規定，汽車開行時刻次數暨客貨運費之定率及增減，由交通部核定後，應登載報紙及依其他之方法公告之。

第十條 汽車載運客貨除收運費外，不得另索他費。

第十一條 依長途汽車公司條例第十一條之規定使用他人土地時，須與地主商明分別購買，或在使用時間予以相當之租金。

第十二條 汽車經行地點應設站之處，須呈明地方長官並呈報交通部備案。

第十三條 各站使用房屋土地，應照所在地商人普通習慣，由公司自行分別租購。

第十四條 公司得呈明交通部於站內附設製造汽車廠或修理汽車之機關。

第十五條 如變更經行路線另修道路時，應將理由並繪具圖說，呈請交通部查核批准。

第十六條 交通部如准兩公司以上行駛同一路線時，其所經之道途由一公司修墊者，其他公司須出修治費。

第十七條 公司修成之路，其維持保護辦法由公司呈請地方長官定之。

第十八條 各站荒僻處所需用警察時，得呈請地方長官派警保護，如須常川久駐應由公司負擔其薪餉。

第十九條 汽車已定之路綫將來政府修築鐵路或輕便鐵路時，得停止其營業或由交通部另指定路線聽其營業，至原路線之修治費由政府酌予補償。

第二十條 交通部隨時派員調查其營業有不當時，由部糾正之。

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隨時由交通部修訂。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九日

一一二

北京政府參陸部電吉督孟恩遠，嚴防俄新黨侵入；謝米諾夫部敗退滿州里、海拉爾，為我解除武裝。

吉林督軍孟恩遠曾於本月二十四日電北京政府，報告霍爾瓦特近情。本日，北京政府電孟督軍，萬一霍氏退入國境，應飭五站軍隊加意嚴防，勿任新黨侵入，以盡暗中扶助霍氏之義。茲誌原電如次：

「吉林孟督軍鑒：統密。有電悉。高會辦所論霍氏近情，籌慮極是。我國對於霍氏固未便首先派援，萬一霍氏退入我國領土以內，屆時應飭五站軍隊加意嚴防，勿任俄新黨侵入，以盡暗中扶助之義，希酌度辦理。院參陸部。艷。印。」（註二）

同日，黑龍江督軍鮑貴卿電報，謝米諾夫部於二十七日被新黨夜襲，傷亡日兵數十人，謝軍不支，退敗滿州里、海拉爾，為我滿站警備司令張煥相解除武裝，並派員與新黨接洽中。茲誌鮑督軍艷電如次：

「大總統、國務總理鈞鑒：參戰處、參謀部、陸軍部、外交部鑒：統密。頃據滿站司令勘電：

『昨晚謝軍被新黨夜襲，傷亡日兵數十名，謝軍不支，於今日上午六鐘相繼退至滿站東北十八里小站慢營，後路在札蘭諾爾，難動及非急用軍需品運往海站，我軍遵照院部有電點視武裝。新黨逼近滿站北萊園子附近，已派員分途與彼接洽，結果如何，殊難懸揣。惟有鎮靜堅忍，以待交涉解決』等語。

謹先電聞，容俟續報。鮑貴卿。艷。」（註三）

北京政府外交部訓令駐哈交涉員李家鏊，就日領向俄要求路權等事，提出嚴重抗議。

本年五月，北京政府外交部對駐日俄使將中東鐵路松花江左岸至寬子城一段售與日本一事，曾提嚴重抗議（北京政府以中東鐵路為中俄兩國會議建造，訂有合同，俄政府未取得中國同意，不宜將路權私

相授受)。現日領要求實行接收該路權，事機緊迫，北京政府乃於本日訓令駐哈爾濱交涉員李家鏊，就本月十八日，吉林公署所報日領向俄提出路權等五項要求一事，向駐哈爾濱日領事，提出嚴重抗議。茲誌訓令全文如次：

「准國務院函稱：

「吉林督軍公函，探聞日領向俄領提出五項重大要求：一、路權，二、警權，三、糧業，四、實業，五、幣權。俄領尚未答復。請中央早作準備，函請迅籌辦法」等因前來。

查日領要求各件，關係固為重要，五項中以路權為他四項之關鍵，路權到手，他事可任便設施。然日、俄讓路一事，前經日、俄公使來部聲明，即經本部備具節略，嚴重抗議，並分咨院、部、督軍、督辦等處有案。現在口領要求實行接收，事機更為緊迫，仍以聲明不能承認為將來交涉之地步。除分別函達外，特令行該兼交涉員，按照本部向日、俄公使抗議各節，速具公文，與日、俄兩領切實聲明，以免日後滋生枝節。並將國務院原件，經本部致日、俄公使節略，一併抄寄。仰該員迅速辦理，並呈復本部可也。此令。」（註四）

美國代理外長向駐美顧使面交關於致英、法、義出兵節略，並歡迎中國派兵，望中國能自保中東路權。

北京政府駐美大使顧維鈞，本日將美國代理外交部長面交關於致英、法、義三國出兵西伯利亞節略事，電報北京政府外交部。文中並謂美國對中國出兵事，表示歡迎。惟對中日兩國所訂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有關中東鐵路於出兵時，交日本管理一事，似難索解。盼中國竭力設法，自保中東路權。茲誌原電如下：

「外交部：顧。二十六日兩電計達。今日美代理外部特邀往，面交致英、法、意節略抄件，大致不外前電所陳。其全文宗旨在聲明美政府對於三國所提出兵干涉俄事問題，絕對不能同意。即所言派少數軍隊至海參崴，亦專為協助扎克斯俄民族，故願與日本同類（？）兵隊，以及他聯邦之軍械（？）通力合作。但凡加入此次聯軍者，均須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九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七月二十九日

一一四

聲明此次出兵協助俄民，以該俄民所意願者爲限，並無干預主權，或侵犯領土之意。至北冰洋方面，擬派少數軍隊保護軍需，美亦勉強贊同。惟實行出兵計劃時，有與美政府政策衝突者，美仍有權撤回本國軍隊。又義國邊境，美國視同法國邊境，極願幫助云云。該代理外部並言，中國派兵，美國當然歡迎，但一面出兵境外，一面將本國鐵路交由他國保管，似難索解。現聞日本擬派兵一師，接收東清鐵路，極盼中國能竭力設法，自行擔任保管。且查中日協約，係爲防德，而此次出兵，則專爲協助俄兵，該約當然不能援引，既不援引，則日本更無管理該路之權。再據日本密告，實行出兵時，華兵糧械由日本供應。想中國新軍甚多，現在別有用心，擬派極少數之兵，當力能自顧，以勿假手他國爲上策等語。該外部並盼得我確信，乞與前電各節迅賜核示，俾得酌復。鈞。二十九日。」（註五）

附錄：顧維鈞電北京外交部美政府極注意中東路權（民國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註六）

外交部：顧。二十三日及二十五日電計達。頃准美外部特邀，密告：

「探悉中、日兩國新訂軍事協定細則，即中國允於出兵時，將東清鐵路交由日本管理，如他國欲用該路，須經中國允准，但中國非先商准日本，不得遽允。此事如果屬實，可稱極大不幸。緣聯軍出兵須用該路，中國如能獨力將該路保守管理，一面於聯軍出兵時，允准使用，相助非淺。今若由他國保管，難免發生障礙，美國不能承認。究竟有無此項細則，路已交否，以及中國對於美國所言，如何看法，統望速電密詢見復。再日本諷示本國，大致謂：中、日軍事協定，意在防敵，於此次出兵不適用，而日本之得節制東省鐵路，係根據此項協定。其意即欲預杜美國干涉，即於日本在東省勢力之進行，或有頓挫。中國如何解釋，並通知詢示」等語。

查美政府於東清鐵路素極注意，故前據密告該路在中國境內各段，須交中國管理。此節曾於本年二月十三日電達。現在日、美於出兵西比利亞計劃意見尚未一致，故美於該路尤爲關心，並聞已電駐京美使。乞將外部所詢各節，迅賜密電見示。俾酌復。鈞。二十六日。」

註一：「政府公報」，第九〇七號，頁五七——六〇。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一）」，頁三四六——三四七。

註三：同註二，頁三四六——三四八。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一）」，頁一六三——一六四。

註五：同註二，頁二二七。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二二二。

三十日 北京政府所屬各省督軍及都統在天津召開會議，商討選舉總統及出兵南下問題。

北京政府所屬各省督軍及都統張作霖（奉督）、曹錕（直督）、張懷芝（援粵軍總司令）、倪嗣冲（皖督，於三十一日隨後加入）、段芝貴（陸軍總長）、鮑貴卿（黑督）、田中玉（察哈爾都統）、蔡成勛（綏遠都統）、龍濟光（兩廣巡閱使）及徐樹錚（奉軍副司令）在天津舉行會議。此次會議的要旨，在討論選舉總統、副總統及派兵南下諸問題。在總統選舉方面，共推徐世昌爲下屆總統，至於副總統則暫不作決定。至於出兵問題，雖多主張積極派兵南下，但如何派兵，則牽延未決，毫無結果。會議最後的結果是：各省軍閥紛紛向北京政府索取軍餉，他們均表示，沒有錢就不能打仗。（註一）。

北京政府令駐美公使顧維鈞與美國訂立一千萬元造船借款條約。

本日，北京政府令駐美公使顧維鈞與美國管船部及中耳款公司簽訂一千萬元的造船借款條約，充當在上海建造四艘一萬噸商船之用。條約中並規定，造船材料，鋼鐵由美國購入，其他材料歸中國自給，材料到上海後，限六個月建造完成，俟四艘完成後，再續訂八艘之契約。由於此項條款的簽訂，使中國被納入協約國建造船舶，以期擊敗德國的國家。（註二）。

粵軍作戰科主任蔣中正指揮援閩粵軍礮兵轟擊敵陣地，發無不中，世人稱其善戰。

自本月九日，粵軍作戰科主任蔣中正擬訂定「粵軍第二期作戰計劃」，正準備實施，不幸大埔於十九日失陷，粵軍局勢轉逆，蔣主任乃急調右路軍的洪兆麟部與徐匯部投入中路軍，反攻大埔。本日，蔣主任指揮粵軍礮兵，安置礮位於大埔附近獅子口一帶高山擊敵，發無不中，部下幾視爲神，而不知其爲礮科出身也。此後世人稱其善戰，即自此役始。（註三）

註一：民國七年八月一日，「順天時報」。另「北洋軍閥國史話」，第三集，頁五五——五七。

註二：民國七年七月三十日，「順天時報」。另「東方雜誌」，第十五卷，第九號，頁二一二。

註三：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頁六八——六九。

三十一日 蔣中正辭去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職，束裝返滬。

自本年三月十五日，蔣中正先生奉孫大元帥文之命，出任援閩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後，先後擬定兩次作戰計劃，屢建奇功，反攻大埔之役，尤關係全局，深得陳炯明總司令之器重。然而竟因而遭棄舉、翁式亮等所忌，乃於本日具呈陳總司令，辭去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職，離開大埔，束裝返滬。（註一）

北京政府教育部選派各校教授劉復、朱家驊、鄧萃英、盧崇恩、楊蔭榆、沈葆德等分赴歐美各國留學。

本年五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選派十人，分赴歐美留學，規定教授進修四名，由部考選六名。此批選派人員劉復、朱家驊（爲部派瑞士專攻地質學教授）、鄧萃英、盧崇恩、楊蔭榆、沈葆德等人，均於本月分赴歐美各國留學。（註二）

北京政府陸軍部與日本訂立第二次軍械借款。

民國六年十一月五日，北京政府藉口對德宣戰，需購武器爲由，命陸軍部與日本泰平公司簽訂中日

第一次軍械借款日金一千五百五十四萬九千二百六十一元三十錢，按九五扣實付一千四百八十六萬六千七百九十八元二十四錢。是時正值西南護法軍攻陷長岳，段祺瑞所控制的北京政府，即以借款所購軍械，派大軍南下。由此亦見，日本之居心糜爛中國，不惜助長北洋軍閥，殘殺同胞的行爲。

本日，北京政府陸軍總長段芝貴奉段氏命令，再與日本泰平公司代表高木潔締結日金二千二百四十萬七千零二元二十三錢的第二次軍械借款合同。（註三）日本交付軍械，充作現款，來加強段氏從事內戰力量。（註四）

捷克軍開始向中東路線一帶開拔。

本月二十五日，北京政府以捷克軍假道中東路，業經協約國議決，爲維護主權，閣議准捷克軍於俄亂期間，可隨時假道中東路，並將此決定通知有關各國。本日，捷克軍開始陸續向中東路線一帶開拔，該軍總司令並於當日赴滿視察。（註五）

註一：「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六八——六九。

註二：「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頁七六。另「朱家驊先生年譜」，頁一〇。

註三：賈士毅：「民國財政史」續編中冊，頁一一三。另劉彥：「中國外交史」，頁五〇八。

註四：渡邊新五郎譯，蔡元培等編：「中日外交秘史」，頁一〇三——一〇四。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頁三五二——三五三。

八月

一日 護法粵軍總司令陳炯明挽留作戰科主任蔣中正。

自昨（七月三十一日）日，護法粵軍作戰科主任蔣中正具呈陳炯明總司令，辭去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任後，即束裝返滬，以期晉謁國父孫先生文。本日，陳總司令得悉蔣主任辭職，即刻派遣陳其尤齋函挽留，遇於潮安車次，陳函中有「粵軍可百敗，而不可無兄之一人」等語。惟蔣主任中正去意甚堅，繼續向汕頭趕路。（註一）

吉林督軍孟恩遠以滿站危急，電請北京政府增派援軍。黑龍江督軍鮑貴卿以捷軍假道，有攻擊俄新黨之慮，電請北京政府提出嚴重交涉。

上（七）月二十八日，吉林督軍孟恩遠以俄舊黨謝米諾夫部潰敗，新黨迫近滿站，江防吃緊，曾籲請北京政府增兵保境。本日，孟督軍以新黨迫近滿站，我軍兵力薄弱，再電北京政府請援。茲誌孟督軍先電如次：

「俄新舊兩黨在馬蹄印子八十六號小站戰鬥情形，暨吉黑兩軍防禦辦法，節經電呈在案，均蒙鑒察。茲據駐哈司令部轉：

『據公支隊長培珍三十電稱，謝軍已完全撤退，日人及俄商婦孺與滿關英人均乘車東行。從前謝軍所占山頭防線，已由吉江軍隊布置嚴防，街市由吉軍第一營擔任維持。張總司令派人與新黨交涉，阻其入境，結果如何，俟續報聞等情。』

查昨據該支隊長報告，黨軍轟擊八十六號小站，江軍不敢再駐該處，是黨軍業已侵入國境，損我主權。此次謝軍撤退，我軍去而分防，黨必以我袒謝，將益加仇視。張總司令雖與之交涉，未必有效，勢不免出於一戰。但黨

軍雄厚，江軍數不滿千，現在之危險，間不容髮。倘交涉決裂，勢必用武，即使中央派兵援助，亦恐緩不濟急。矧中央何時出兵，尙無定期，而江軍又不足恃，吉軍萬里孤懸，進退維谷，言念及此，焦急萬狀。

竊思鎮懾滿站，至少需一千以上之兵力，始足以資展佈。究竟中央能否派兵速來，江省後方兵力尙能補充若干，應請飛電詢問，以資準備」各等情電報前來。

查謝軍退撤，黨軍逼至，滿站之危急，不問可知。雖張總司令派員往阻，能否收效，勢難逆料。苟黨軍不聽勸阻，乘機直前，則實逼處此，惟有訴諸武力。戰衅一開，何時始已。以不滿千數之江軍而與萬餘衆之新黨較，衆寡之勢懸殊，勝負之數立見，吉省兵力亦復有限，除已派駐滿者不計外，其分駐濱江、五站等處，均屬要汛，不便遽離，餘則分防內地擔任剿捕，亦極重要，自難抽調他往，以靖鄰難。

時機萬急，稍縱即逝。際此未經決裂之先，自應迅籌抵制之術。除電詢鮑督軍該省後方兵力究能補充若干外，合電奉呈，伏乞俯念江事艱危，迅賜救援，是所切禱。臨電惶悚，切盼訓示。孟恩遠。先。」

同日，黑龍江督軍鮑貴卿以捷克軍假道，不趨赴前方，而牽及沿路俄兵駐所，可能進攻俄新黨，或干涉路事，電請北京政府提出嚴重交涉。茲誌鮑督軍東電如次：

「大總統、國務總理鈞鑒：參戰處、外交部、參謀部、陸軍部均鑒：統密。准孟督軍、郭省長卅電開：

『接崑崙部領電，赤軍假道，業經議准。頃與赤軍接洽，允爲請將沿路從前俄兵駐所統由統辦沿路供應，其他有需地方官協助之處，必當爲請鮑督軍處，並懇轉達赤軍行期，云在銃日後等語。當以從前俄兵駐所現均由俄軍填紮，供應一層，應俟參酌，即日復部，請其注意，特電奉聞』等因。

查赤軍假道，勢當趨赴前方，何以忽牽及沿路俄兵駐所，究竟赤軍此次假道，是否進攻激黨，抑係干涉路事，用意殊不可解。

竊查假道一事，既經中央允許，已在成事不說之列，惟中國究有地主之權，假道赤軍究有若干，以及列車數目、經過時日，事前自應通知江省，以免誤會。

又赤軍未經開出國界以前，應受中國警備司令約束，卽出境作戰時期，亦應俟實力充足，由我察核時機，暗中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二日

一二〇

允許，方免鹵莽憤事。蓋謝軍兩次敗退，我方以國界爲詞，勸告激黨不得犯境，唇舌焦敝，談判尚未大定，將來赤軍如再蹈謝覆轍，不自度量，冒昧進攻，一旦失敗，激黨積怨頗深，滿邊將同受池魚之禍。此事關係至鉅，應請中央特別注意，向赤嚴重交涉，庶異日江省應付有所依據。

又赤軍既經假道進攻，勝負雖未可知，而預防不可不力。黑河與俄對岸，激黨進擾尤易，連日電請派兵援助，迄未奉覆，究竟中央意旨如何，並祈明示。鮑貴卿。東。」（註二）

註一：「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七〇。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一）」，頁三五——三五二。

二日 日本發表「出兵西伯利亞宣言」。捷克軍司令邱帖爾斯克拜晤北京政府駐哈爾濱司令陶祥貴，商洽假道中東路事。

民國六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日本軍部即有派兵西伯利亞，在該地扶植親日政權的計劃。

（註一）惟此舉遭美國反對，美國並於上（七）月二日提出由協約國援助捷克軍，共同出兵西伯利亞的建設。

本日，日本應美國提議，發表出兵西伯利亞宣言如次：

「帝國政府對於俄國及其人民，素重鄰誼，故對俄國之恢復秩序而遂其健全發達，常切望不置也。惟近察俄國情形，日益混亂，中歐諸國乘機壓迫，俄無捍禦實力，而其威逼勢力，遂日甚一日，近漸侵入極東俄領，現對契軍之東進，頻加阻礙。查過激派軍隊之中，混有多數德、奧俘虜，並於實際尤握其指揮權，其事實已頗顯著。夫契軍夙抱建國宿志，向與聯合列強共同對敵者，故其安危所繫，於與國有莫大影響，此所以聯合列強及美國政府，對於該軍深表同情。今者該軍在西比利亞方面，頗受德、奧俘虜之壓迫，聯合列強時得報告，勢難袖手旁觀。故於海參崴前已派遣相當兵員。其美國政府復虞其危急情形，向帝國政府希即請再速派救援軍隊。帝國政府應此提議者，藉酬其友好也。況其此次派兵，與聯合列強本齊其步武，而舉履信之實。此整備軍旅，發遣海參崴，勢不容緩。以上措

置，帝國政府對於俄國及其人民，保全其友好之誼，本未稍衰，故此次出兵，特聲對於俄國領土之保全，常加尊重，對其國內政策，不加干涉，本屬帝國既定主義，但能達及所期之目的，即行撤兵，其於政治的、軍事的，絕無侵害主權之舉動。特此宣言。」（註二）。

同日，抵達哈爾濱之捷克軍司令邱帖爾斯克（Mikhaie K. Dietrichs）拜晤北京政府駐哈司令陶祥貴、會辦高士儉等，商洽捷軍假道中東路運輸及管理事宜，並對中國政府的優待，表示謝忱。茲誌吉督孟恩遠江電如次：

「俄赤哈隊擬假道中東鐵路，前赴滿州里一案，前奉院、部電復，准其通過，即經轉飭駐哈司令部及濱江道鐵路督辦公所電告霍爾瓦特轉知在案。茲據該司令部總司令陶祥貴，會辦高士儉等多電稱：

「赤哈隊司令邱帖爾斯克，於昨晚到哈，今早來謁。據稱此次該隊西發，共計一萬一千餘名，擬陸續開拔，第一期定於魚日經過二站來哈，再開往博克圖。將來該隊陸續開到，擬在博克圖與哈埠之間集合，採買食糧，然後開往前敵。惟軍隊過哈，不能不稍有停留，雖自信彼此兵士不至發生意外衝突，竟不可不預為防範，請兩方各派軍官一員，共同接洽，並請派通事或代僱通事數人代辦一切事件。並云此次蒙中國政府准予假道及種種優待，至為感激，請代謝督軍、省長轉謝政府等語。當允許派營長一員，帶兵數十名，在站（「」）（「」）按此處疑脫照料兩字」一切，並派通事數人，幫同辦事。此外力所能及，無不幫助。該司令再三稱謝而去。除飭該司令仿照哈埠辦法辦理外，謹電奉聞」等情。

據此，查該司令等擬各派連官一員，互相接洽，並派通事數人，隨同照料各節，均尚妥洽，自應照准。除電復妥慎辦理外，特電奉聞，伏乞垂鑒。孟恩遠、郭宗熙。江。印。」（註三）

護法粵軍參謀長鄧鏗派代表至汕頭強留蔣中正。

本日，護法粵軍參謀長鄧鏗獲悉作戰科主任蔣中正辭職，再派人至汕頭強留蔣主任。惟蔣主任去意已決，繼續動身前往香港。（註四）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二日

註一：包滄瀾：「日本近百年史」，頁一二八。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三三二——三三三。

註三：同註二，頁二三三——二三四。

註四：「蔣總統秘錄」，第五冊，頁一三〇。

三 日 北京政府因法、日兩使之要求，續付俄國庚款七十三萬餘兩。

中國自加入歐戰後，曾與協約國商得緩付庚子賠款五年。惟俄國以賠款過多，佔總賠款數的百分之二八·九七，只允緩付百分之十，其餘百分之十八·九七仍要求照付。嗣因俄國發生政變，其新政府未經各國承認，復與德國單獨媾和，中國爲防止道勝銀行將庚款交與俄新政府，曾於民國六年十二月，停付一個月，俄使庫達攝夫提出抗議，各協約國袒俄（舊黨），要求續付，本年一月二十二日，北京政府向俄使提出繼付條件，「由俄庫爵公使備文聲明不爲接濟亂黨之用，並擔保由道勝銀行收存，完全負責，將來交付與中國承認之俄國政府。」事經俄使同意，中國再續付本年一月至四月庚款。（註一）

本年俄廣義派取得政權後，不斷向中國示好。一月十八日，蘇俄外交部正式致函我駐俄公使劉鏡人，謂庫使不能代表現時蘇俄政府。二月，俄政府下令取消內外國債，凍結存款。北京政府爲恐俄新政府否認付給庫使的庚款，遂停付本年五月至七月的庚款。（註二）事經庫使抗議，請北京政府繼續撥付庚款，以維俄駐遠東使館經費。同時庫使並挽法、日兩國公使，向北京政府要求。北京政府在此等壓力之下，於本日繼付蘇俄庚款，將存儲在中交兩行之俄賠款規平銀七十三萬一千餘兩，轉交道勝銀行。（註三）

北京政府令海容艦長林建章，節制派赴海參崴陸海軍隊。

先是本年二月，蘇俄新政府與德國簽訂和約，駐歲邵總領事曾電北京政府外交部，盼海軍部派艦前

往接僑。四月九日，北京政府派海容艦由滬開巖，爲我國派海軍參加協約國出兵西伯利亞之首舉。上月，北京政府議定再派陸軍一、二千人赴巖。（註四）本日，北京政府明令海容艦長林建章，着以海軍代將節制派赴海參威陸海軍隊。（註五）

護法粵軍作戰科主任蔣中正抵香港，會晤廖仲愷、朱大符、居正、古應芬諸同志。（註六）

廣東新會發生匪亂。奉天連日大雨成災，損失慘重。

廣東新會本日夜間，突來大幫匪賊五百餘人，大肆劫掠，殺死四人，擄走商民五十一人，損失財物十餘萬元。

奉天連日大雨，省城附近運河、萬泉兩河水勢暴漲，沿岸被災甚重。南滿京奉等鐵路，被水冲毀，已停止通車數日。（註七）

美國宣布出兵西伯利亞，援助捷克軍。英軍在海參威登陸。

美國本日以援助捷克軍及蘇俄國民的自治目的，出兵西伯利亞，並宣言此次出兵，不侵害俄國政治的主權，不干涉內政，即美國軍隊佔領地區之內政，亦不加干涉，以尊重其領土主權。（註八）

同日，英軍以軍樂爲前導，在海參威登陸。（註九）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俄政變與一般交涉（一）頁二〇〇——二四七。

註二：王樹槐：「庚子賠款」，頁二五三——二五五。

註三：同前書，頁二五五。另「東方雜誌」，第十五卷，第九號，頁二二四。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大事表，頁一九、二九。

註五：「政府公報」，第九〇八號，頁七一。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三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三、四、五日

一二四

註六：「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七〇。

註七：「東方雜誌」，第十五卷，第九號，頁二一四。

註八：民國七年八月七日，「順天時報」。

註九：「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三三五。

四日 援閩護法粵軍克復大埔。

本日，援閩護法粵軍中路軍，經過半個月的激戰，終於克復大埔。（註）

按：大埔的收復，使粵軍得以按照作戰料上蔣中正，所擬的「粵軍第二期作戰計劃」，展開一連串攻勢，戰

局因之轉順。

註：黎東方：「蔣介石序傳」，頁七一。

五日 北京政府明令公布「法律適用條例」。

北京政府本日明令公布有關人民、親族、繼承、財產及法律行為方式之中外法律適用條例，共二十

七條。茲誌條文如次：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依本條例適用外國法時，其規定有背於中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仍不適用之。

第二條 依本條例適用當事人本國法時，其當事人有多數之國籍者，依最後取得之國籍定其本國法，但依

國籍法應認為中國人者依中國之法律。

當事人無國籍者，依其住所所在地法，住所不明時，依其居所地法。

當事人本國內各地方法律不同者，依其所屬地方之法。

第三條 外國法人經中國法認許成立者，以其住所地法為其本國法。

第四條 依本條例適用當事人本國法時，如依其本國法應適用中國法者，依中國法。

第二章 關於人之法律

第五條 人之能力依其本國法。

外國人依其本國法爲無能力，而依中國法爲有能力者，就其在中國之法律行爲視爲有能力，但關於依親族法繼承法及在外國不動產之法律行爲不在此限。

有能力之外國人取得中國國籍，依中國法爲無能力時仍保持其固有之能力。

第六條 凡在中國有住所或居所之外國人，依其本國法及中國法，同有禁治產之原因者，得宣告禁治產。

第七條 前條規定於準禁治產適用之。

第八條 凡在中國有住所或居所之外國人生死不明時，祇就其在中國之財產及應依中國法律之法律關係得依中國法爲死亡之宣告。

第三章 關於親族之法律

第九條 婚姻成立之要件，依當事人各該本國法。

第十條 婚姻之效力依夫之本國法。

夫婦財產制依婚姻成立時夫之本國法。

第十一條 離婚依其實事發生時夫之本國法及中國法均認其事實爲離婚原因者，得宣告之。

第十二條 子之身分依出生時其母之夫之本國法，如其夫於子出生前已死時依其最後所屬國之法律。

第十三條 私生子認領之成立要件依認領者與被認領者各該本國法。

認領之效力依認領者之本國法。

第十四條 養子成立之要件依當事人各該本國法。

養子之效力依養父母之本國法。

第十五條 父母與子之法律關係依父之本國法，無父者依母之本國法。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五日

一二六

第十六條 扶養之義務，依扶養義務者之本國法；但扶養權利之請求爲中國法所不許者不在此限。

第十七條 前八條以外之親族關係及因其關係所生之權利義務依當事人之本國法。

第十八條 監護依被監護人之本國法，但在中國有住所或居所之外國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其監護依中國法：

一 依其本國法有須置監護人之原因而無人行監護事務者。

二 在中國受禁治產之宣告者。

第十九條 前條之規定於保佐準用之。

第四章 關於繼承之法律

第二十條 繼承依被繼承人之本國法。

第二十一條 遺囑之成立要件及效力依成立時遺囑人之本國法。

遺囑之撤銷，依撤銷時遺囑人之本國法。

第五章 關於財產之法律

第二十二條 關於物權依物之所在地法，但關於船舶之物權依其船籍國之法律。

物權之得喪除關於船舶外，依其原因事實完成時物之所在地法。

關於物權之遺囑方式得依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

第二十三條 法律行爲發生債權者，其成立要件及效力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律。

當事人意思不明時，同國籍者依其本國法，國籍不同者依行爲地法。

行爲地不同者以發通知之地爲行爲地。

契約要約地與承諾地不同者，其契約之成立及效力以發要約通知爲行爲地，若受要約人於承諾時不知其發信地者，以要約人之住所地視爲行爲地。

第二十四條 關於因事務管理不當利得發生之債權依事實發生地法。

第二十五條 關於因不法行為發生之債權，依行為地法，但依中國法不認為不法者不適用之。

前項不法行為之損害賠償及其他處分之請求，以中國法認許者為限。

第六章 關於法律行為方式之法律

第二十六條 法律行為之方式除有特別規定外，依行為地法，但適用規定行為效力之法律所定之方式亦為有效。

以行使或保全票據上權利為目的之行為，其方式不適用前項但書規定。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七章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日本駐華公使以日本出兵海參崴宣言書致送北京政府。

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本日將日本出兵海參崴宣言書送交北京政府外交部（宣言書全文見八月二日條）。（註二）

註一：「政府公報」，第九二〇號，頁一〇一一—一〇一五。

註二：「東方雜誌」，第一五卷，第九號，頁二二四。

六 日 護法粵軍克復峯市、下洋、永定等地。

本日，護法粵軍繼續發動攻勢，中路軍克復峯市，左路軍亦乘此機會，連克下洋鎮及永定縣城。

（註一）

北京政府任命金鼎勳為東三省鹽運使。（註二）

法國駐華公使抗議北京政府添設駐羅馬教廷公使。

上（七）月十七日，北京政府應羅馬教皇之請，添設駐羅馬教廷公使，並任命戴陳霖兼駐教廷特命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五、六日

全權公使。惟法國大加反對。本日，法國駐華公使奉其本國政府命令，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其抗議大意爲：（一）中國政府接待羅馬教皇派來欽使，與一八五八年中法條約規定，法國取得在華天主教會的保護權相違背；（二）羅馬教皇態度親德，此次要求派使來華，恐係德國爲分化中法兩國情感的陰謀，中國如接待其來使，未免失盟國感情。（案教皇任命駐華公使爲陌篤列利，與德外相辛慈有親戚關係，爲著名親德派。）（註三）

附錄：羅光：中華民國擬與教廷通使（註四）

聖庇護第十世於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駕崩。本篤第十五世繼任爲教宗。嘉斯巴力樞機任國務卿。嘉斯巴力樞機，義大利馬柴拉達省人（與利馬竇同省），生於一八五二年，卒於一九三四年。少年任羅馬傳信大學及拉特朗大學教授，後又任教於巴黎公教學院，以精於法學著名當世。一八九八年晉陞總主教，任教廷駐南美祕魯、波利維亞、厄瓜多爾等國宗座代表。一九〇一年，任教廷國務院副國務卿，後又兼任教會編纂委員會祕書長。一九〇七年受策封爲樞機。

陸徵祥在民國元年任外交總長，不數月，又任國務總理兼外長。次年辭職，退居總統府顧問。民國四年，復出爲外交總長。後兩年黎元洪爲總統，時歐洲大戰已起，黎氏不主張參戰；陸徵祥主張加入協約國，對德宣戰，陸氏乃辭不入閣。次年段祺瑞組織政府，贊成參戰，陸氏遂再出爲外長。

中國對德宣戰以後，中國政府想發展外交行動，爭多數國家的同情，預備在和會時，能够爭回德國在山東所有的權利，防止日本實行二十一條件的要求。在這種發展外交行動的政策中，陸徵祥便有與教廷通使建交的計劃。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中國北京外交部訓令中國駐義大利公使館和羅馬教廷接洽兩方互派使節，建立外交關係。

當時中國駐義大利公使爲避免法國政府的嫌疑，中國公使不直接往教廷國務院接洽，而轉由一第三國使館從中作居間人。中國公使每日派使館主事朱英到居間的使館送遞文件和接收消息。主事的地位低微，不致引起法國使館

作注意。

教廷國務卿嘉斯巴力樞機，接到中國政府的通知，很表贊成，教宗本篤第十五世也表示同意。中國與教廷兩方遂在羅馬進行談判。那時歐洲大戰還沒有結束，教廷因着戰事所發生的問題很多，故和中國通使一事交涉頗慢，但並沒有半途遇到難題，兩方終於圓滿結束。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七月十一日，教廷機關「羅馬觀察日報」公佈一正式消息云：「中國政府曾經向聖座表示，願意和聖座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聖父教宗欣然接受了中國政府的要求，並同意中國政府遣派前駐西班牙及葡萄牙公使戴陳霖先生為中國駐教廷公使。」

教廷駐中國的使節為一大使，大使人選，教廷已內定為白賴理總主教（Abp. Petrelli）。內定的大使當時任教廷駐菲律賓宗座代表。教廷為預防法國政府可能的反響，沒有公佈教廷派駐中國一事，且沒有發表任何人為駐華大使。按照教廷外交慣例，教廷可以接受一國的使節，而自己不派使節駐在這個國家裏；又可以教廷派使駐在一國裏，這一國却不派使駐教廷。

但是法國的報紙立時表示反對，各報都登載攻擊教廷的文字。法國政府也向中國政府抗議。法國報紙攻擊教廷的理由，據稱教廷派使駐北京，侵害法國從天津條約所取得的保教權。法國政府向中國抗議的藉口，說教廷通使問題，乃是德國外交部所發動，教廷內定的大使素來親德。

教廷機關報「羅馬觀察報」在當年七月十四日，於第一頁第一行登載一社論，題為「教廷與中國」；作者雖未署名，但筆法與內容顯然為嘉斯巴力國務卿的手筆。這篇社論第一段說明教廷遣使駐中國的理由，第二段說明教廷駐華大使的任務，第三段說明法國政府對於這事既沒有阻止的權利，也沒有阻止的必要。

法國朝野上下，不願教廷機關報的聲明，繼續反對教廷和中國通使。義大利的 *L. Italia* 日報於八月十三日撰文說：

「泰晤士日報公布，法國駐北京公使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反對中國接受教廷駐華大使。……法國聲明教廷任命駐華大使，違背一八五八年中國所訂天津條約中，允許法國對中國信奉天主教者的保護權。法國抗議更又聲明梵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六日

蒂岡，看來不是向協約國表示同情，而是向協約國的敵人表示同情。因此在大戰時，中國政府若接受梵蒂岡所任命的使節，則是對於協約國缺少友情。

中國外交部長還沒有答覆，因為他感覺進退兩難。梵蒂岡任命大使乃是為配合中國已任命駐教廷公使。中國最近已任命駐馬德里公使兼駐梵蒂岡。

但是中國政府已經聲明，不願接受維也納會議的條文，以教廷大使為駐華首席大使。梵蒂岡方面則堅持此議。

「大家都知道教廷駐華大使為 Abp. Petrelli，目前教廷駐菲律賓賓宗座代表。按照路透社的消息，據消息靈通方面的人士所有的觀察，教廷派使駐華，乃是德國外交部長 Admiral Hintze 的政治手腕所發動，彼曾任德國駐北京公使，又是一個天主教信徒。……」

法國那時和教廷已經絕交，沒有辦法可以向教廷直接交涉。於是在當年七月中旬，派法國國家學會會員高山（Denys Cochin）來教廷訪問，覬覦教宗，又拜訪國務卿樞機。高山離羅馬後，法國「報紙（Gazette）」編者發表談話，談話中有云：

「我沒有忘記請嘉斯巴力樞機注意，法國在中國久已取得的權利。這種權利是我們法國傳教士流血換來的。他承認我們這些權利。而且從他向我所說的，我有理由可以相信我們的這些權利會被教廷所承認。」

教廷究竟怎樣承認法國在中國的保教權呢？國務卿嘉斯巴力樞機在當年（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致函法國巴黎總主教艾麥特樞機（Card. Léon Adolphe Amette）詳細說明法國對中國通使事的態度。

「樞機鈞座：近有人紛紛傳說，法國政府反對教廷新派駐北京大使使節。各方面的形跡，似乎認明這種謠傳屬實，法國政府的反對，既沒有適當理由，而使教宗聖父非常痛心，僕因此願與樞機鈞座一談此事。

「大約一年前，中國政府自動又表示願與梵蒂岡建立外交關係。中國政府的心願，在以往也曾表示過。聖座運用教會本身所有派遣和接受外交使節之權，很樂意地接受了中國通使的要求。……

「從一方面說，在事實上大家早已承認為中國傳教事務的利益計，應有一位長川駐在中國的教廷使節；這位使

節若能具有外交身份，可以取得許多便利。在另一方面說，一位駐北京的教廷大使使節，不但絲毫不會損害法國在遠東的保教所有的特權和特典，而且還可以予以利益。因為教廷希望法國保教權的特權和特典可以保全。僕在這封信內，願意把這兩方面的理由稍加說明，使一些沒有根據的誤會，可以冰消。……

「教廷駐中國使節的任務，應和教廷駐他國的宗座代表一樣。教廷大使的任務，使委託給多數修會的傳教事務能够統一，使宗座代牧區和宗座監牧區，按照地方情形的需要，呈報傳信部，予以增加數目，或改變各區區域，每逢宗座代牧和宗座監牧在疑難中，能予以指導。鼓勵宗座代牧和監牧發展傳教事業，另外應發展培植本籍聖職員；使傳教事務中能有的錯誤隨時加以匡正……傳達聖座的訓令於受令的人員，並監督實行；以可任教會要職的人士姓名呈報聖座；以中國教務情形；報告聖座，並建議改進教務的方法……總括說來，以一切適當的方法推進教務便是教廷駐華使節的任務。……」

「保教的對象，首屬政治範圍以內。如果中國政府遵守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的第十三款（在中國和其他國家所訂的條約裏，也列同樣的條約）；相幫天主教信友在財產方面，和中國官廳辦交涉；同時給往中國內地的傳教士，不分國籍予以通行執照；最後在宗教禮儀上，法國使領人員享受聖座對於保教者所授與的特典。

「從此可以看出，教廷大使和保教者兩方的任務範圍，分別甚為清楚。因此也就沒有理由，可以說教廷大使使節將減低法國在遠東的保教權，更不能說教廷大使使節將取消法國的保教權。據報界所說法國向中國抗議時，謂教廷駐北京大使使節，違背天津條約。然而我們只要研究天津條約的第十三款（僅只這一款和我們的問題有關係），我們就可以知道這種埋怨完全沒有根據。……」

「僕所說已多，僕的用意，即在將前面所說的兩點，詳細說明，使人不可有疑慮，教廷駐北京大使使節，既大有益於教會，而又不絲毫損害法國在遠東的保教權，且可以予以便利。法國對此事的反對，便沒有理由，又不合於保教者應有的友情。……」

「僕希望這封信可以解散各方的疑團。樞機鈞座可以轉送此信與畢雄（Pichon法國外交部長）一閱，並可留他一份副本。」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六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六日

1111

「僕俯首吻樞機尊座貴手，謹致敬意。僕樞機嘉斯巴力。」

這封信說的各項理由，七月十四日在羅馬觀察已經說過。然而羅馬觀察報雖是教廷機關報，報上社論不能算是聖座的公文；這封信則是國務院的公函了。嘉斯巴力樞機希望藉巴黎樞機之力，勸法外交部打消反對的態度。

法國人所怕的，仍舊是怕教廷大使在法國公使以上，法國公使無法執行保教權，法國報紙說：

「梵蒂岡根據維也納會議的條文，已經要求教廷大使位在外交團其他使節以上。這樣，最後來到北京的教廷大使，立時成爲使團領袖，別國駐北京的使節都是公使，教廷大使高出他們一頭。我們可以看見中國的這種笑話，在一個不信天主教的國內，教宗的使節，走在其他列強的使節以前。教廷大使既處在這樣的地位，當然要表示在法國公使以上。保教權的事務，在事實上將由教廷大使作主，法國公使將只替他執行任命。這不是反賓爲主，輕重顛倒，受保護人在保護人以上嗎？」

法國既反對教廷駐非律賓宗座代表出任離華大使，逼迫中國政府不予以同意，教廷便另派畢散義（Mgr. Pisani）爲駐華大使。畢散義蒙席，當時任教廷御前大會部副次長，充戰時教廷特派君士坦丁堡救濟難民專員。可是法國政府又向中國政府表示，謂畢散義蒙席有親粵的嫌疑。同時又約英、義大利，一齊勸中國外交部勿接受教廷使節。

耶穌會在羅馬出版負有國際聲譽的雜誌「公教文化」（*Civiltà Cattolica*），乃嚴詞指斥法國的舉動。「公教文化」云：

「中國和聖座互派使節一事，由中國政府發動，既非聖座所主動，更非 Hintze 上將所策劃，事在該上將任外交部長之先。爲接洽此事，德國政府或其他任何政府均未參加。假使法國員已向中國政府抗議，認爲通使有違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條約；這項抗議，在法律上沒有一點根據。因爲天津條約的第十三款，既一字沒有提到教廷大使，也沒有提到法國的任何權利，僅允許信仰天主教人，宗教自由。」

「教廷大使駐北京，既明明不反對天津條約，教廷的敵人乃羣起阻止白賴理總主教，可以出任大使，由泰晤士日報領頭，義大利和外國的報紙相附合，言中國政府已向聖座聲明，不能同意白賴理主教出任駐中國大使，因他以往在德國勢力範圍內的一個國家裏任教廷大使，特別表示很同情德國。但是在這段話裏，盡是一堆謊話。大家都知

道白賴理主教從來沒有任過教廷大使，他從一九〇三年被派到菲律賓，任宗座代表公署祕書，後升宗座代表，至今常在菲律賓，一共離開菲律賓三次，一次回義大利探望親友，兩次赴日本東京，負有教廷特別任命。那麼在那一個處於德國勢力範圍內的國家？他何以表現親德呢？

「義大利日報」(Il Giornale d'Italia) (八月十三日) 登載：巴黎通訊，報告「新歐洲雜誌」(L'Europe nouvelle) 和「辯論報」(Journal des Debats) 關於教廷駐北京大使使節的論調。「羅馬觀察報」(八月十五) 很勝利地予以辯駁：

「幾時才可以使這一堆謬見、詭辯、和惡意污蔑，終歸消散呢？這一堆謬見和貪職只能使輕信謠言和私心強盛的人，迷於眞理，疏忽本國的眞正利益。」

中華民國政府那時尚感到日本廿一條件的痛苦，不敢再開罪法國，終於讓步，乃通知教廷，雙方展期通使。

法國報紙說：「教廷駐中國大使使節事，於今完全結束了。中國政府在一公文裏聲明在戰時及戰後，不接受教廷使節。若教廷派一無外交身份的教務代表，中國將予以同意。」

民國七年，中國和教廷通使事，又一度被法國所阻擋，功敗垂成。

註一：「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七〇。另「蔣公介石序傳」，頁七一。

註二：「政府公報」，第九一一號，頁一二五。

註三：「東方雜誌」，第一五卷，第九號，頁二一五。另民國七年八月九日，「順天時報」。

註四：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下冊，頁二〇六—二一四。

七日 北京政府公布「大理院編輯規則」。

北京政府大理院，本日明令公布「大理院編輯規則」，共二十一條。茲誌條文如次：

第一條 編輯判例匯覽，解釋文件匯覽，行政法規匯覽，及其他之圖書置編輯處。

第二條 編輯處由院長指定現任或聘訂曾任本院推事人員擔任，編輯判例匯覽或解釋文件匯覽、行政法規匯覽及其他圖書，由院長指定書記官或其他人員擔任編輯。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六、七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七日

一三四

第三條 編輯處置專任事務員四人以內，受本院書記官長之指揮，分任校對、編綴、保管、收發及其他庶務。

關於會計、印刷及發行事宜，仍由本院會計科掌理。

第四條 編輯處置雇員四人以內任繕錄及其他雜務。

第五條 判例匯覽，解釋文件匯覽，大別爲二類：一民事二刑事。民事之分類除依現行法規編定目次外，得參酌前清修訂法律館各草案及本院判例所認許之習慣法則，但先實體法後程序法，先普通法後特別法。

第六條 判例匯覽，解釋文件匯覽內容格式如左：

眉批	要	旨	年	分	某	字	號	次
	參照舊例（或舊解釋）							
	參照法文							
	參照解釋文件（或判例）							

第七條 一例關係二以上法則者應數處並錄之。

第八條 參考解釋文件或判例得僅記明各該匯覽之頁次。

第九條 判例匯覽，解釋文件匯覽，自民國元年至七年爲一冊，但民事事得分綴之。

民國八年以後之判例及解釋文件均按月編輯半年度彙爲一冊。

第十條 判例匯覽及解釋文件匯覽每冊應附凡例目錄及分類索引。

第十一條 判例匯覽應附歷年推事一覽表。

第十二條 判例錄解釋文件錄刊載裁判或解釋文件全文，但得以各該匯覽已摘取要旨之文爲限。

第十三條 行政章規匯覽彙輯本院制定一切章規及足供參考之統計表類。

第十四條 依本規則發行之書冊，得代登一切關於司法著作之廣告。

廣告費額另定之。

第十五條 編輯處得編譯足供改良裁判參考之圖書，但以院長所許可者爲限。

第十六條 發賣處所得適宜定之。

依本規則發行之書冊，禁止翻刻仿造節錄或代售連販此等之出版物。

第十七條 發行基金由本院籌撥，除售價盈餘外不得移用。

第十八條 編輯人員得就其編輯書冊分次酌定津貼，但總額不得逾售價盈餘十分之四。

第十九條 專任事務員給五十元以內之月薪。

雇員給三十元以內之月薪。

第二十條 專任事務員得令兼任雇員事務，但僅支事務員月薪。

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自八月十日施行。（註一）

北京政府第三師師長吳佩孚致電江督李純，反對內爭，提倡和平。

北京政府派駐湘南第三師師長兼援粵副司令吳佩孚，於本年四月攻入衡陽後，即按兵不動，並與譚延闓、趙恆惕、等護法湘軍互通款曲，主張息罷內爭。（註二）本日，吳氏致電江蘇督軍李純，痛斥武力統一的亡國政策，反對偽造民意的選舉，和以外力爲背景的内戰。茲誌電文如次：

「兵連禍結，大戰經年，耗款數千萬，靡爛十數省，有用之軍隊破碎無餘，精良之器械損失殆盡；至若同種殘殺，尤足痛心。……此次奉命南來，明知鬬牆之爭非國之福，然爲維持中央威信起見，勢不得不借武力促進和平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七日

一三五

。……詎中央誤聽宵小奸謀，堅持武力，得隴望蜀，援粵攻川，直視西南爲敵國，竟以和議爲逆謀。……國亡於外敵，固軍人之罪，國亡於內亂，亦軍人之羞。此次中央平川援粵，實亡國之政策也，軍人雖以服從爲天職，然對內亦應權其輕重利害而適從之，非抗命也，爲延國脈耳！……一、此次國會新選舉，政府以金錢大施運動，排除異己，援引同類，被選議員半皆惡劣，此等國會不但難望良好結果，且必以司法機關受行政指揮而等贅疣，極其流弊，卒以政府不受法律約束，僞造民意，實等專制，釀成全國叛亂，若再以武力平內亂，是惟恐亡之不遠也。二、我國對德奧宣戰，若以兵力從事內爭，重輕倒置，貽笑外人，日本乘我多難要求出兵，而喪權協定以成，內爭不息，外患將不可圖。三、內爭年餘，軍費全由抵借，以借款殺同胞，何異飲鴆止渴……用人取德與才，不論黨派，乃與此層相反，如傅以操切而禍湘，徐以違法而殺陸，政府賞罰倒置，而猶以叛逆責人，大張撻伐，豈得謂平！以上各理由，我軍師旅團長俱表同意。近測南軍心理，均不願戰。用特電達，請會同鄂豫兩督通電南北提倡和平，使雙方前敵各將士同聲相應，大局轉圜，當易生效力。曹經略使夙主和平，必贊成斯議也。」（註三）

註一：「政府公報」，第九一四號，頁一九三——一九五。

註二：章君毅：「吳佩孚傳」上册，頁二四二——二四三。

註三：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第三冊，頁六二——六三。

八日 國父孫先生文以滬密探候緝，電囑蔣中正不可回滬。護法粵軍克復上杭。

國父孫先生文得悉護法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蔣中正離粵返滬後，爲顧慮其安全起見，特於本日致電陳炯明總司令轉蔣主任云：「滬上各碼頭均有探候緝，萬不可回，特此轉達等語。」

同日，護法粵軍左路軍許崇智部克復上杭縣城。（註一）

北京政府總理段祺瑞同意日本出兵滿州里。

本月六日，日本外相後藤訓令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將日本出兵滿州里的軍事行動通告中國政府。

本日，日本大舉出兵西伯利亞，日使面晤北京政府總理段祺瑞，告以現滿州里危險日迫，如遇出兵必要

時，兩國政府必須出兵。段氏以兩國既有共同防敵協定，遇有危險而需派兵時，當然同意。（註二）

按：由於段祺瑞此一空洞的話，却被日本作為出兵滿州里已與中國商洽之藉詞，而於八月九日下令其在遼陽的第七師團向滿州里推進，並於十三日發表出兵滿州里正式宣言，導致滿州里事件發生。

北京政府駐烏里雅蘇台佐理員恩華報告稱，烏梁海之克穆齊克及貝子兩旗均

願歸屬中國。

北京政府外交部駐烏蘇里雅蘇台佐理員恩華，前為辦理烏梁海選舉，曾派秘書長孟渠等赴肯木次克烏梁海，宣布中央德意。據孟氏返回報告稱，克穆齊克及貝子兩旗均願歸屬中國。茲誌恩華呈北京政府外交部函如次：

「總次長鈞鑒：前因本署辦理烏梁海選舉，曾派秘書長孟渠等赴肯木次克烏梁海，有所接洽，並就便宣布中央德意，業經呈報在案。茲將該員等調查該地情形，另行繕具一紙，除分報庫倫辦事大員，及嚴調查員到烏另行接洽外，理合另繕呈請鑒察。專泐，祇請崇安，伏乞垂察。」

烏梁海選舉事務所長孟渠報告

「為報告事：據烏梁海選舉事務所長孟渠報稱：

「渠等行抵烏郎諾木，該旗傳取臺站，備車迎接，一切行糧均係自備。行奴次根，杭達蓋土壩兩站，係由總管旗下支應。至果爾奔陶勒蓋站，係由貝子旗下支應。堪布喇嘛達克丹到站來迎，明日抵上庫倫，即係肯木次克總管住處。總管巴顏巴達爾呼在此迎接。次日下庫倫，貝子旗總管金巴亦來謁見，該旗上下人等得見中央命吏，忻悅無似。渠等在海十日，事項完竣，即行離境，除選舉事項另行呈報外，茲將關於海事據要呈之。

據總管巴顏巴達爾呼面稱，所屬十蘇木，全體誠意願歸中國直轄。前以中國改革，烏城官府遯回內地，不得已歸附外蒙，經受種種虐待，差徭之重，民不能堪。繼由俄人強迫歸伊保護，數年以來，設備臺站，交納稅額，俄人並任便移民，圈佔土地。從前肯木次克境內俄商僅數十家，近二年來新移植者已千數百戶，俄人愈多，烏梁海人生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八日

一三七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八日

一三八

愈窘。本年陰曆五月初旬，本旗派札哈爾赤一員，前赴肯木畢齊爾與俄人會議，訂立約章十二條。所有烏梁海各總管，一體准其自主。本旗前清舊印及外蒙官府發給印信，已由俄人一律發還。貝子旗總管僅有外蒙官府發給印信，願，亦並同時收回。本旗十蘇木及貝子旗十蘇木，既不附俄，亦不附蒙，情願歸中國直轄。

金巴總管亦云，所屬十七蘇木已有十二蘇木同意願歸中國直轄，其餘五蘇木長，因有事故，尚未來到。緣本總管所屬十七蘇木，與巴顏巴達爾呼總管所屬十蘇木，壤地相錯，不分界限，自應一體歸順中國，照常納貢，均懇中央急速派員前來保護。

巴顏巴達爾呼又云，七月初六日肯木畢齊爾俄官署來函，內載前所訂立約章十二條，准烏梁海人自主，係由卜爾札維克黨主持。現在該黨業經失敗，臬米達特黨出而秉政，所有烏梁海各旗，仍應歸俄國保護。前訂約章十二條，應即取消等語。金巴總管來見，所言亦屬相同。渠頻行時，堪布喇嘛達克丹來見，吁囑回烏懇求恩副使轉求中央，救我烏梁人民，出於水火，以爲至幸。並另備具投誠公文一件。

渠查肯木次克烏梁海屬境，東與唐努總管屬境接壤，西至查布查爾大壩，西至查布查爾大壩，南至博爾都八都杭達蓋土，北至沙濱大壩，東西約千里，南北七百里。森林最富，礦產則有金、銅、煤、鐵、石棉等項。氣候較喀爾喀溫和，河流灌溉，宜種大小麥及各種菜蔬。肯木次克兩旗二十七蘇木，人口約兩萬餘，墾沃人稀，以故俄人視爲最良殖民地。並聞烏素呼圖在前清光緒二十八年，俄人已達萬人之數，近來發達，益可想見。肯木畢齊爾入民國後，俄國設官建署，日益發達，近日饑民前往墾種，日有所聞。至呼素爾圖肯木畢齊爾俄人業已興修馬路，距肯僅有四臺地。渠等在海僅有十日之久，俄人由克什木篤來海種植者，又有三千餘人，均係在肯木畢齊爾附近居住。

又貝子旗原屬喀爾喀貝子管轄，每年差人到烏梁海徵差，自歸俄保護後，不受貝子管轄，亦不交差。金巴總管係爲俄人委派，至今仍稱貝子旗，祇有總管並無貝子，唐努等聞有赴庫投誠之說。合併附陳等情前來。理合據情呈報，謹報告。(註三)

北京政府抗議英駐新疆喀什噶爾領事署添駐衛兵。

英國駐新疆喀什噶爾領事署，向無衛兵。本年六月間忽由印度派衛隊二十九人，駐紮領事署。（註四）經新疆督軍電請北京政府向駐京英使質問。本日據英使答覆謂：「新疆邊屬，與俘甚多，防務吃緊，特派衛隊，以資保護，俟地方安全平復，即當撤去云。」（註五）

註一：「民國十五年以前的蔣介石先生」，頁七〇。

註二：細谷千博：「シベリア出兵の史的研究」，頁三二九。另「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大事表，頁三一。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二五六—二五八。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新疆邊防」，頁五五。

註五：「東方雜誌」，第一五卷，第九號，頁二二五。

九日 國父孫先生文電請伍廷芳父子赴滬。

自廣州軍政府改組後，伍廷芳因不滿岑春煊、陸榮廷專橫，曾函商國父孫先生文同進退。本日，國父電囑其哲嗣孫科，轉請伍廷芳父子赴滬。（註一）

陝西靖國軍各將領，共推于右任為總司令，張鈞為副司令，設總部於三原，統一西北革命軍事。

自民國六年于右任、焦子靜一度返回陝西，展開護法討逆後，陝西各地民軍紛紛響應，成立靖國軍，然以羣龍無首，事權不一，屢為陳樹藩及劉鎮華部所挫敗。（註二）民軍將領胡景翼、曹世英等經過集議，決定遣派代表王玉堂、張慶餘、成伯仁等赴滬，迎接于右任返陝，出任靖國軍總司令，以統一陝西革命軍事。于氏乃喬裝傳教士與王玉堂取道山西，渡黃河返回陝西三原，共參大計。

本日，陝西靖國軍各將領，共推于右任爲陝西靖國軍總司令，張鈞爲副司令，井勿幕爲總指揮，設總司令部於三原，並分全軍爲六路，委郭堅、樊鍾秀、曹世英、胡景翼、高峻、廬占魁爲各路司令。從此陝西靖國軍軍威大振，與西南護法之師南北呼應。茲誌陝西靖國軍推于右任、張鈞爲總副司令電文及于氏就總司令之誓詞如次：

一、陝西各路靖國軍推定于右任、張鈞爲總副司令佳電

「銜略，天禍中國，法律失效，段氏跋扈，兵戎靡已，景翼等痛生命之失所，期戰禍之速結，爰從諸君子後，共張撻伐，數月以來，夙夜兢兢，罔或自逸，徒以事權分歧，未奏膚功。邇者于右任、張伯英兩先生，先後返自京滬，比大老之來歸，幸秦軍之有主，景翼等歡迎之餘，彌殷推戴，咨於大衆，詢謀僉同，遂公推兩先生爲全軍總副司令，所有舊總司令名義，一律取銷，靜候改編，服從命令。兩先生初猶謙讓，繼以大義相懇，始經承認，業於八月八日就職任事，壁壘一新，萬衆鼓舞，從此號令統一，勝算克操，調度得人，收功庶易。謹佈顛末，肅電以聞。陝西靖國軍司令胡景翼、曹世英、郭堅、廬占魁、樊鍾秀、高峻暨全體軍官等同叩。佳印」（註三）

二、于右任就任總司令誓詞

「余以革命黨人，非爲權利名位而來，實爲救國家、救桑梓，與諸位同志共甘苦，同死生而來。帶給大家者，非金錢，非械彈，乃一腔熱誠與總理革命精神。此種精神，爲革命黨人無價寶，一切均不足比擬，只要大家能確切認識，篤實履踐，則革命必成，強權必敗。」（註四）

按：由於于右任返陝就靖國軍總司令，使陝西民軍成爲一枝有主義，有組織的革命軍，奠定了其後國民二軍的基礎。

北京政府交通部公布「長途汽車發給執照規則」。

北京政府交通部，本日依長途汽車條例第四條之規定，以交通部令第二四五號公布「長途汽車發給執照規則」十三條。茲誌條文如次：

第一條 依長途汽車公司條例第四條之規定，發給執照應填註左列各款：

一 公司名稱、一 公司章程、一 實測路線圖及說明書、一 車輛圖式及電力之強度、一 創辦費用概算書、一 營業收支概算書、一 股本總額及每股銀數、一 創辦人承認股數及與資本總額之比例、一 創辦人之姓名籍貫職業住所、一 董事及監察人之姓名籍貫職業住所、一 線路之起訖及經過地點、一 里程、一 開業期限、一 曾否在中央何項官廳立案及其年月日、一 曾否在地方官廳立案及其年月日、一 本部准予立案之附加條件、一 其他重要事項。

第二條 執照之格式，依附表所定。

第三條 依長途汽車公司條例第十六條規定之執照費，應於呈請發給執照時繳納。

第四條 執照如有遺失或毀損時，應自行登報聲明後，再行連同報紙呈部查核，另給執照，其執照費依長途汽車公司條例第十六條辦理。

第五條 關於本規則第一條填註事項有變更時，經交通部核准後，應另換給執照。

第六條 關於公司之借讓合併及依長途汽車公司營業規則第十九條之規定，由交通部另指定路線時，應另換給執照。

第七條 凡換給執照應於請領時繳納公費銀五元，並將原領執照同時繳銷。

第八條 每領執照一張應由公司備印花稅票二元，於請領時隨執照費一同繳納。

第九條 依長途汽車公司營業規則第二十條之規定，交通部派員調查營業時應繳驗執照。

第十條 依長途汽車公司條例第五條第六條失效力之執照，第七條公司停辦應行繳還之執照，第十四條撤銷立案應行追繳之執照，又第十四條及長途汽車公司營業規則第十九條停止營業之執照，均由交通部公布註銷，並勒令將執照繳部。

第十一條 本規則施行前已成立之長途汽車公司，應照本規則呈請發給執照。

第十二條 長途汽車公司不依本規則請領或換領執照者，應依長途汽車公司條例第十四條之規定，由交通部酌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九日

一四二

量處罰。

第十三條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註五）。

北京政府優卹前署總稅務司裴式楷。

北京政府本日以以前總稅務司裴式楷服務海關，宣力有年，在京病故，特明令給予治喪費二千圓，以示優異。茲誌令文如下：

「前署總稅務司裴式楷，自前清同治年間服務中國海關，洊升至副總稅務司署理總稅務司，宣力有年，忠於職務，退職後寄寓京師。茲據稅務處外交部呈稱應前署總稅務司在京病故，追念前勞，實堪軫惜，著給予治喪費二千圓，以示優異，此令。」（註六）

北京政府海容艦艦長林建章就節制赴歲軍隊職。

本月三日，北京政府明令海容艦長林建章，著以海軍代將節制派赴海參威陸海軍隊。本日，林艦長遵令於午刻升旗就職。（註七）

伯利中華總商會電請北京政府派兵赴伯利護僑。

伯利（伯力）中華總商會本日以聯軍即將入俄境，僑民與俄多數黨將成惡感，電請北京政府派兵護僑。茲誌原電如下：

「俄領伯利黨爭劇烈，聞歲口聯軍進境，廟街口軍艦入港，多數黨與僑民將成惡感。交通斷絕，險象環生，僑民生命朝不保夕，伏維鑒察，迅賜設法派兵保護。伯利中華總商會萬急電。」（註八）

日駐滿鐵第七師動員開赴滿州里。

自協約國議定共同出兵西伯利亞後，各國軍隊均由海道經海參威進入西伯利亞，惟日本則不僅經由

海參崴出兵，且利用其在東三省南部的地位，於本日晚動員其駐滿鐵第七師團，向東三省北部滿州里推進。（註九）

註一：「國父年譜」，頁七三四。

註二：劉鎮華，河南人，辛亥之役原隸陝軍第二師師長張鈞之軍需官，民國告成，率部返河南，編爲鎮嵩軍約一旅，然未嘗一日不想指染陝西。及陝西靖國軍起事，督軍陳樹藩勢力日蹙，以省長爲餌，約劉率所部鎮嵩軍入陝相助。見「革命文獻」，第五〇輯，頁二九二—三四一。

註三：民國七年八月十九日，上海「時報」。

註四：「于右任年譜」，頁三九—四一。

註五：「政府公報」，第九一九號，頁三三九—三四〇。

註六：同註五，第九一四號，頁一八九。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二四八。

註八：「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頁三五六。

註九：「シベリア出兵の史的研究」，頁二四〇。

十日 北京政府司法部公布「司法官官俸發給細則」。

北京政府於上（七）月十七日，曾以教令第二十九號公布司法官官俸條例。本日再以司法部令第三三三號公布「司法官官俸發給細則」，共十五條。茲誌條文如次：

第一條 司法官官俸之發給除別有規定外，均依本細則辦理。

第二條 各級法院之官俸均於每月最終一週間發給。

第三條 年功加俸得計算每年所加總額，分月平均計算與官俸同時發給。

第四條 退職或死亡時仍給本月全俸，其退職或死亡在第二條日期前者得臨時發給。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九、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十日

一四四

第五條 初任官轉任官之俸，均自到官之日起算，但轉任官在程期以內得支轉任官缺之半俸。

第六條 轉任者勿庸按照第二條所定日期，前任官廳得按日計算臨時發給。

第七條 署缺者支所署官缺全俸，若原俸高於所署官缺之時仍支原俸。

第八條 代理者視代理期間之長短，分別依左列各款支俸：

一因本員請假或轉任而代理不滿十五日者及因本員出差而代理一月以內者仍支原俸。

二因本員請假而代理一月以上者支請假人員之半俸，其原俸者亦支半數，自代理之日起截日計算，

若原俸高於請假人員之俸時仍支原俸。

第九條 出差者一月以內仍支原俸，三月以上者由司法總長或各該長官臨時核定。

第十條 請假者視請假期間之長短及其事由之輕重分別依左列各款支俸：

一因事請假不滿十五日者仍支原俸。

二請假一月以上者，因病時一月半以內，因丁憂回籍時三月以內，因回籍省親或其他事故時一月以

內支半俸，均自準假之日計算逾假期者停止支俸。

回籍省親以二年一次為度。

事假之須回籍者其假期除去程期計算之程期內得支半俸。

第十一條 因事請假一年，積算逾九十日者，扣除三箇月俸給。

第十二條 受減俸之懲戒處分者，依照司法官懲戒處分執行令第二條辦理。

第十三條 各級法院書記官及新監獄人員俸給之發給準用本細則之規定。

第十四條 民國三年四月二十一日部令第一五五號各級審檢廳代理員支俸規則廢止之。

第十五條 本細則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北京政府明令公布「金券條例」及「幣制局官制」。

先是上（七）月底，天津督軍團會議，議定再度派兵南下，會議結束後，各省軍閥紛紛向北京政府索取軍餉，計開出數目達一千五百萬元。於是段祺瑞內閣便忙於在「錢」上面動腦筋。財政總長曹汝霖建議發行金幣券二億四千萬元，向朝鮮銀行借款八千萬元作為三分之一的準備金，金幣券代表的貨幣是二分之一美金，成立幣制局為發行金幣券的監督機關，另設貿易公司經營發行及國際匯兌業務。段祺瑞採納曹氏的建議，擬就發行金幣券條例，呈請代總統馮國璋公布施行，馮氏原拒絕蓋印，然在各方壓力下，終於在昨（八月九日）日召集各部總長和中、交兩行負責人舉行會議，討論發行金幣券問題，曹汝霖在會議席上曾說明發行金幣券係改革幣制，採行金本位的準備步驟。（註二）本日，北京政府乃明令公布「金券條例」九條及「幣制局官制」九條。茲誌總統令文及條文如次：

一、北京政府總統令文

「據兼署財政總長曹汝霖呈稱：幣制重要亟宜整理，請厲行民國三年頒布之國幣條例，統一銀貨發行金券及組織推行金券之貿易機關，並請特設幣制局以專責成，酌擬條例官制呈請鑒核公布等語。幣制為國家要政，關係民生尤為密切，民國三年曾經頒布國幣條例，期以統一銀幣，為實行金本位制之預備，辦理以來漸著成效，自應力圖進步，俾竟全功。所有金券條例暨幣制局官制，業以敕令制定，著由該部按照呈具節略力策進行，餘如所擬辦理。此令。」

二、金券條例

第一條 政府為便利國際貿易預備改用金本位起見，得由幣制局指定之銀行，發行金券。

第二條 金券之單位為一金圓，每一金圓含純金〇、七五二三一八公分，即庫平二分零一毫六絲八忽八。

一金圓之十分之一為角，百分之一為分，千分之一為釐，皆以十進。

第三條 金券種類如左：

一圓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十日

一四六

五圓

十圓

二十圓

五十圓

一百圓

第四條 政府得令幣制局指定之銀行發行五角、一角、二角、三種之金券，並得令由造幣總廠鑄造一分銅幣。金券在未鑄金圓以前，持券人得向指定之銀行匯至本國他處或外國，在金圓已鑄之後，得改兌金圓，並得匯至本國他處或外國。

金券得以外國金幣或生金按所含純金重量向指定之銀行折合，交換之金器具以生金論。

第五條 金券與現行國幣不定比價，但得照指定之銀行，各地隨時牌示之比價，以金券向該銀行兌換國幣或以國幣及生銀兌換金券。

第六條 指定之銀行發行金券應有十成準備，該準備本國金圓或生金或外國金幣分存中外匯兌商埠，所有準備金之地點及數目該銀行應每旬公布一次。

上項準備應受幣制局所派專員隨時之檢查。

第七條 金券得照指定之銀行隨時牌示之比價於公私款項出入使用之。

金券之用數為無限制。

第八條 指定之銀行得以金券為存放及其他之營業。

第九條 本條例以公布日施行之。

三、幣制局官制

第一條 幣制局直隸國務總理，整理全國幣制其職掌如左：

一 關於泉幣事宜。



二 關於鈔券事宜。

三 關於其他幣制事宜。

第二條 幣制局置職員如左：

督辦一員 財政總長兼任

總裁一員 特任

顧問一員 聘任

名譽顧問無定額 聘任

第三條 幣制局應酌設員司，分科辦事，但各科未經組織成立之先，得先設調查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以局令定之。

第四條 幣制局為繕寫文件及其他庶務得酌用雇員。

第五條 凡財政部所屬造幣總分廠、印刷局造紙廠及各銀行監督官應受幣制局之監督及指揮。

第六條 幣制局得發局令，必要時得請發院令或會同財政部發布命令。

第七條 幣制局設立期間定為十年。

第八條 幣制局辦事規則另定之。

第九條 本官制自公布日施行。（註三）

註一：「政府公報」，第九一七號，頁二九〇—二九一。

註二：「北洋軍閥史話」，第三冊，頁五七—五八。另民國七年八月十日，「順天時報」。

註三：「政府公報」，第九一五號，頁二二三—二二六。

十一日 吉、黑兩省督軍以日本派兵滿州里，有損中國主權，電北京政府請示抵制辦法。黑督鮑貴卿並親赴北京請示方略。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十、十一日

一四七



自本月九日，日本下令其駐紮於遼陽第七師團北赴滿州里後，吉林督軍孟恩遠、黑龍江督軍鮑貴卿以此事有損中國主權，紛電北京政府，請示抵制辦法。茲誌原電如次：

一、吉督孟恩遠真電

「頃據駐哈司令部總司令陶祥貴、會辦高士儼等灰電稱：

『頃有日本參謀本部軍事特使木村政壽來謁，據稱，奉該國政府命令，將駐紮遼陽第七師，提七成或八成開赴滿洲里，一為保護日僑，一為協助赤哈軍隊。又因滿站以北新黨，現被赤哈隊由東西兩路夾攻，將來腹心受敵，難保不竄入恰克圖，該處華軍無多頗極危險，故此項軍隊不久即當開拔。貴司令部曾否接奉貴國政府命令等語。』

查滿站為我國國防重地，自應由我國加派重兵，妥為防守。今日人既以保護日僑、協助赤軍為名前往，我如毫無動作，一落人後，殊有損於主權，應請轉電中央，迅即籌示具體辦法，是為至禱。』各等語，電請前來。

查日人此次擬出兵滿站，曾否通知我政府知照。一旦客軍大至，則與我國領土、主權動有關碍。今日人因協約之關係，及共同防敵之協定，以護僑助亦為名，難未便公然拒絕，然應付之方暨防禦滿站種種辦法，並如何籌增兵力之處，伏乞迅示祇遵。毋任禱盼。孟恩遠。真。』

二、黑督鮑貴卿真電

「哈埠郭督辦灰電開：『頃晤日領稱，日於歲埠出兵外，另由南滿派五千赴滿站，不足則以駐韓軍隊補充，用意在於保護僑民，援助赤軍，約三四日出發，並囑暫守秘密等語。特聞。』」

查日軍赴滿，此間早有所聞，迭請中央派隊來江，即預為抵制地步。乃我國則日言籌備，迄無辦法，而日軍已先發制人，從此喧賓奪主，邊地將無寧日。應否詰問日使禁阻，抑何對付之處，請迅速鑒核施行。鮑貴卿。真。』

（註一）

同日，黑督鮑貴卿以邊防重要，電呈北京政府，即日赴京面請方略。茲誌原電如次：

「大總統、國務總理鈞鑒：參戰處、參謀本部、陸軍部、司法部、外交部、內務部、財政部、海軍部、教育部

、交通部、農商部鈞鑒：貴卿現因邊防重要，赴京面請方略，於本日啓程。軍署委參謀長張煥相、省署委政務廳長鄭謙代拆代行，遇有重要事宜，仍隨時電京核辦。並電飭滿黑兩處司令部嚴密戒備，藉資鎮懾，而定人心，謹此奉聞。鮑貴卿。真。」（註二）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二四五—二四七。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頁三五七。

十二日 北京臨時參議院開會，新國會開幕。

民國六年七月，張勳復辟失敗，馮國璋代理總統職。段祺瑞復任總理後，因與國會嫌隙已深，不願見其復活，採用梁啟超等改造國會之議論，假借臨時約法所定參議院之例，於六年九月二十九日通令各省及蒙、藏、青海，依法選派參議員，限一個月內到京，於十一月十日成立北京臨時參議院，先後議決修正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修正參議院議員選舉法及修正衆議院議員選舉法，並於本年二月十七日由北京政府大總統公布。其異於前法之重點有二：（一）參議員名額由二百六十四人減至一百六十八人；衆議員由原定以每人口八十萬增加至一百萬出議員一名，故其總額由五百五十六人減至三百七十八人。（二）參議員原定由各省省議會選舉，今則改由以初選選舉人構成之地方選舉會選舉，但初選選舉人之資格規定極嚴。（註一）

新法頒布以後，粵、桂、滇、黔、川五省一致反對，湘、鄂、陝則因戰爭不能選舉，實際參加者，僅十四省。在選舉期間，段祺瑞復命徐樹錚、王揖唐等組織安福俱樂部，利用金錢操縱選舉。選舉結果，安福系佔三百三十餘人，舊交通系次之一百二十人，研究系二十餘人。（註二）上（七）月十二日，北京政府以各省新國會議員已選出，令國會議員於八月一日以前齊集京師，準備召集新國會。（註三）本日，臨時參議院因任務告竣，新國會已經成立，遂依據約法第二十八條的規定，於下午二時實行解散。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十二日

一五〇

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北京政府參眾兩院新國會議員三百六十五人在衆議院會合，舉行開會式，由最年長議員李兆珍擔任臨時主席，馮國璋代總統暨全體閣員蒞院參加。茲誌開會儀式、臨時主席開會辭、總統頌辭、國務院代表全體國務員之頌辭如左：

(一) 中華民國七年八月十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參眾兩院議員在衆議院會合舉行開會儀式：

- 一、是日午前九時參眾兩院議員服禮服齊集衆議院行民國議會開會禮。
- 二、籌備國會事務局職員暨參眾兩院臨時事務處職員齊集禮場贊禮。
- 三、午前十時議員入禮場就席（奏樂）。
- 四、大總統入禮場就席（奏樂）。
- 五、國務總理及各國務員入禮場就席（奏樂）。
- 六、籌備國會事務局委員長報告推兩院議員中之年長者爲臨時主席。
- 七、贊禮員報告請臨時主席就席。
- 八、臨時主席就席後宣告開會並宣讀開會詞。
- 九、大總統致頌詞。
- 十、國務總理代表全體國務員致頌詞。

(二) 臨時主席致開會辭如左：

「維中華民國七年八月十二日，爲我國會開院之期，四方英俊萃於一堂，誠大典也。謹致祝詞以襄盛舉，其詞曰：國步方艱，多士興之。民困未蘇，多士濟之。凡茲多士，億兆賴之。言坊行表，爲舉國重。發縱指示，爲舉國先。視聽所寄，好惡從同，無偏無黨，奚罪奚功，欲循正軌，鑒茲前車。欲障狂瀾，賴北中樞。願我五族，互相扶持。願我同人，念茲在茲，邦基永奠，我謀孔臧，景運方新，受福無疆，綿茲國會，日月同光。」

(三) 北京政府總統致頌辭如左：

「參衆兩院爲國家立法機關，自去歲解散以來，久未成立，無以慰國人之望。本代大總統就職之初，卽汲汲以此爲念，是以召集參議院修正國會選舉法，自公布之後迄今不過數月，而各省及中央辦理選舉已次第告竣，足見舉國望治，人有同情。今幸值貴院開會之期，本代大總統得躬與其盛，其爲欣幸企慰，自不待言。蓋天下無國會之立憲國，論專制政體與立憲政體之區別，卽以國會之有無爲斷，惟是西哲有言，政治爲人類之產物，一國之政治又一國國民之產物。凡國民有普通性，有特別性，其棲息于立憲政體之下，希望食國會之幸福，此根于普通性，而然各國之所同也。至國會之組織如何，權限之範圍如何，此根于特別性而成一國之所獨也。今國會之組織及權限既已確定，將來國民終竟得食其幸福，則全在國會之自身。諸君來自田間，品望最優，值此國人望治之時，而得以發揮立法之真意，將來製成完善之憲法，解除小民之痛苦，矯已往之覆轍，開未來之盛軌，皆將諸君是賴，是則本代大總統區區之望，抑亦國民之厚幸也已。」

四國務總理代表全體國務員致頌辭如左：

「正式國會二屆成立，祺瑞又逢其盛，慶幸何如。諸君皆一時俊彥，明體達用，爲國家前途所利賴，今得聚首一堂，祺瑞略述往日經過情形與諸君商榷焉。民國建立七年危而復安者，再國會亦不幸兩蹶紛擾，迄無寧息，雖曰國家改革所不能免之階，然溯厥由來，寧非約法不良所致，夫以專制政體一躍而爲共和，已臻至上之境，共同愛護之，使永遠強固，非國會與政府相輔而行不可矣。今之相需最殷者，在良好憲法，四海喁喁，同深仰望。國會爲立法機關，監督政府，俾無自私自利之圖。願政府爲政令所自出，整飭綱紀，強固國勢，亦國會所宜贊助。而自有內閣以來，更易十數，組閣之才，固難其選，信任不專，束縛而馳驟之，卽當其才，亦奚由展布乎，當此全球鼎沸，內難未夷，所冀國會政府協力同心，由是敦睦邦交，修明內政，以與列強並駕齊馳，語曰陳善爲敬，頌不忘規，敢援斯義，爲諸君祝，爲國會祝，爲全國人民祝也。」（註四）

附錄：

一、參議院閉會詞。（註五）

中華民國七年八月十二日，爲國會成立之期，臨時參議院卽於是日解散，遵約法也。竊維民國再造，備歷艱危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十二日

一五二

，風雨飄搖，惴惴終日，僉以良好憲法不能產出，即不能納政治於軌道，不能納政治於軌道，而侈言國民福祉，何異南其行而北其轍也。第欲求良好憲法，必先求良好議會，欲求良好議會，必先求良好國會組織法與議員選舉法而後可。本院開會之初，同人本良心上之主張，力求兩法盡善，促成良好國會，製成良好憲法，以策政治之進步，而增我同胞之幸福。數月以來，諸同人勞瘁不辭，昕夕將事，兩法告厥成功，兩院議員依法選出，國會煥然成立，是本院最初目的已幸達到。然本院之任務雖於是乎終，而我同人之希望方於是乎始，國會今成立也，將來憲法之良否，即國會之功過，國會之功過，即我同人之功過也，但望良好憲法早日產出，福我國家，利我人民，於亞洲大陸放一異彩。國會之功成，即兩法之效著，兩法之效著，則我同人始得告無罪於國民，而合五族四萬萬喁喁望治之心，庶幾乎可以稍慰。前車可鑒，來軫方遑，臨別贈言，尤殷期望，爲之詞曰，茫茫禹甸，謨謨古人，集思廣益，利國福民，畛域胥化，仁壽同登，凡百君子，樂觀厥成。

二、參議院閉會代理大總統馮國璋頌詞（註六）

今日爲參議院閉會之期，本代大總統躬與其盛，回憶成立以來所收之效果，非常滿足。蓋參議院本爲過渡機關，專爲修正國會議員選舉法而設，方召集之時，羣以期限過迫，選舉法委曲繁重，恐非旦夕所能奏效，而自成立後不過三月，已將該法議竣，且舉前日之弊而悉改之，其爲攻苦經營，不言可喻，昔美國費拉德費亞會議，歷時五月，議者以收效速成功鉅驚爲未有，今

貴院所議，較之美會議難有廣狹輕重之不同，而爲時祇三月即畢事，其迅速實屬罕觀，事非始願所能及，固有如此，

諸君勞苦從公，功成身退，此次所議之事，豈惟政局之所關，抑亦小民利害將式賴焉，莊子謂作始也簡，將畢也鉅，謹爲

諸君頌之。

中華民國七年八月

馮國璋代總統任期屆滿，通電表示無意戀棧及競選。

依國會制定約法總統任期爲五年的規定，袁世凱於民國二年十月就任總統職，任期應到本年十月屆滿。但袁世凱以帝制失敗，於五年夏悲憤而卒。國會改選黎元洪爲總統，馮國璋爲副總統。其後黎又解散國會，並因引起張勳復辟而去職，由馮國璋代行總統職。馮的任期本應至黎所餘任期屆滿爲止（即七年十月），乃馮、段於民國六年秋，採取梁啟超等改造國會論，其理由爲：「中華民國已爲張勳復辟滅亡，今依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臨時參議院，重定國會組織法及選舉法後，再行召集新國會。」（註七）北京政府因有策動新國會議員選舉之措施。然既已認爲中華民國遭復辟之變而中斷，則民國以來所頒布之法律自亦隨之失效，馮的大總統地位無所依據而取得，更何論任期問題。但是當時北京政府的秉政者，爲圖政治上的便利，僅以民國中斷爲改造國會理由，一切法令則悉仍舊貫，於是馮的任期，仍認定應至黎所餘任期爲止。（註八）

此次新國會的選舉，由於段祺瑞組織安福系包攬操縱，選舉結果，安福系佔三分之二。馮國璋則因無積極準備，接任時祇注意倡導和平（南北議和），指使直系督軍、將領反戰，而未計及自己任期迫屆，當本日臨時參議院解散，新國會開幕之際，始知己失與人抗衡之基礎，遂發表無意戀棧及競選的通電。茲誌電文如下：

「國璋服務民國，於茲七年，變故迭更，飽嘗艱苦，去歲邦基搖動，幸賴總理與各督軍，羣策羣力，恢復共和，其時黎大總統辭讓再三，元首職權，無所寄託，各方面以約法有代行職權之規定，大總統選舉法有代理之明文，責備敦促，無可逃避。國璋明知涼德，不足以辱大位，但以尊重法律之故，不得不忝顏庖代。顧念約法精神所在，

一曰中華民國之統一，一曰中華民國之平和，國璋挾此兩大希望而來，以求與根本大法之精神相貫徹，非有一毫利己之私，惟期不背於法律，以自免於罪戾耳。今距就職代理之日，已逾一年，而求所謂統一平和，乃如夢幻泡影之杳無把握。推原其故，則國璋一人，實尸其咎。古人云：『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國璋雖自認約法精神，無有錯誤，而誠不足以動人，信不足以服衆，德不足以馭世，惠不足以及民，致將士暴露於外，閭閻愁苦於下，舉耳目所接觸者，無往而不可具樂觀，雖有賢能之閣僚，忠勇之同袍，而以國璋一人不足表率之故，無由發展其利國福民之願力，所足以自白於天下者，惟是自知之明，自責之切，速避高位，以待能者而已。今者攝職之期，業將屆滿，國會開議，即在目前，所冀國會議員，各本一良心上之主張，公舉一德望兼備，足以復統一和平者，以副約法精神之所在，則國本以固，隱患以消。國璋方日夜為國祈福，為民請命，以自儆一年來之罪戾。皇天后土，實鑒此心。若謂國璋有意戀棧，且以競爭選舉相疑，此乃局外之流言，豈知局中之負疚？蓋國璋渴望國會之速成，以求時局之大定，則有之，其他絲毫權利之心，固已洗滌淨盡矣。至若國之存亡，匹夫有責，國璋雖在田野，苟有可以達統一平和之目的，而盡國民一份子者，惟力是視，不敢辭也。敢布腹心，以諗賢哲。」（註九）

附錄：劉以芬：馮國璋失敗原因。（註一〇）

馮（國璋）段（祺瑞）執政時代，府、院之間，明爭暗鬥，至為劇烈，為世人所盡知，其實兩人之積不相能，由來已久，並不自此時始也。當革命佔領武漢，馮率師南下，奪回漢陽，清廷大加賞賚，賜以爵位，正在躊躇滿志之際，袁（世凱）恐其圖功心切，不明己意所在，驟破南北均勢，乃將其召回，而以段代之，馮雖不敢言，心實怏怏。其後段第一次聯合將校四十餘名，電請內閣代奏，主張維持君憲，反對共和，以威嚇民黨，第二次又聯合將校發出通電，主張立採共和政體奠定大局，以威嚇清廷，旋乾轉坤，悉由段發動，馮反寂寞無聞，其對段深懷嫉忌，自

不待言。及袁任元首後，馮雖出磨礪寄，然較之段久在中樞，主持軍政，仍不免有相形見絀之勢。洪憲變起，馮段均取淡漠態度，最大原因，卽在於兩人均以袁之繼承人自命，帝制果成，則將來不傳賢而傳子，彼等將永無繼位之望，故均不以袁之所爲爲然也。袁既失敗，取消帝制，仍欲保持總統地位，先思借重段氏，令其出組內閣，段則要求其完全交出軍權以挾之，次則轉以謀之馮，馮召集未獨立各省開會議於南京，有人說馮謂，君若助袁，袁敗，君亦隨而俱仆，若能持嚴正態度，使袁退黎繼，則所遺副總統一席，國會必舉君以相酬，馮爲之動（馮本意尙欲各省擁己爲總統，見勢不能，乃求其次），於會議時果不爲袁張目，而袁技以窮。可見在袁夫死前，兩人已各作打算，各自佈置，以爭此一遺產，兩雄相爭，卽不能不出於相厄，勢使然也。馮段既素不融洽，且利害相反，兼以府、院爭權，袁、黎已然，馮、段自更不能例外。袁擁有軍權，而又知利用國會中之接近於己者，以爲之助，故能始終獨攬大權，黎則有國會中比較多數之議員爲後盾，而無軍權，馮則雖有軍權，而全無國會爲之支持，故同歸於敗。人第知廢舊國會，召集新國會，爲段所主張，而不知馮之爲此主張，尤早於段。當袁取消帝制，馮在南京，曾先後發出兩電，第一電提出和平辦法八條，意主另組新國會，俟新國會開會後，袁向新國會辭職，再由國會另選繼任總統，此電係僅徵求未獨立各省意見。第二電中更有參酌國會組織法及選舉法，嚴定資格，慎防流弊，速籌開國會等語，此電則係遍徵各省同意者，後難以反袁派反對而止，而馮對於國會之態度已可概見，所以其後段主法統中斷之說，馮處元首地位，並未嘗稍持異議。馮之副總統，本爲舊國會所選舉，乃亦主廢棄舊國會，已爲失策，而對於新國會，又太無佈置，致其選舉全爲安福系所操縱。迨新國會召集，馮繼黎之總統任期適已屆滿，勢除拱手讓人外，自屬籌莫展。向使馮稍加注意，當時直系尙有相當地盤，在國會自亦可得相當人數，再能與反段之研究系及舊交通系，密相連繫，未始不足在選場中一決勝負。乃祇知倡導和平，指使已系督軍、將領反戰，以折段之臺，而不計及己之任期迫屆，武器一失，如何與人爭衡？最終雖與段同時下野，稍解憤恨，然段一面則擁有所謂參戰軍，一面則握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十二、十三日

一五六

有所謂新國會，隱然居於太上內閣地位，而馮則悄悄引去，從此與政治絕緣，豈非失敗之甚耶？馮素以狡猾見稱，與段剛愎性格，迥不相侔，此次乃墜入段派術中而不之覺，此亦足見武人思想究屬簡單，不能了解政治戰之作用，而當時馮幕府之無人才，亦不難於此窺見矣。

註一：董霖：「戰前之中國憲政制度」，頁五四。

註二：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一九五。

註三：「政府公報」，第八八六號，頁二二〇。

註四：「參議院公報」，第一期，第一冊，頁一一五。

註五：「政府公報」，第九一七號，頁二八一—二八二。

註六：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三九四—三九五。

註七：楊幼炯：「中國政黨史」，頁一〇七。另陳茹玄：「中國憲法史」，頁四〇。

註八：劉以芬：「民國政史拾遺」，頁四四。

註九：「政府公報」，第九一七號，頁二九九。另「北洋軍閥史話」，第三冊，頁六一。

註一〇：同註八，頁二六—二九。

十三日 日本發表派兵滿洲里宣言，宣佈中日共同防敵開始。並與中東路公司訂立借用長春至滿洲里電線合同。

上（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國發生革命。八月，日本即準備動員三個師團，單獨出兵西伯利亞。

（註一）然此舉為其國內持重人士（如元老山縣有朋即曾致函日相寺內加以反對）及美國所反對。（註二

）本年七月二日，由協約國議定共同出兵西伯利亞。本月二日，日本發表出兵西伯利亞宣言。九日，日

本不但由海上出兵海參崴，同時以保僑及援助捷克軍爲由，下令其駐紮滿洲鐵路沿線的第七師團向滿州里推進。本日，日本發表派兵滿州里正式宣言如次：

「近來接近滿洲之俄領各地，所有武裝之德、奧俘虜，事實上已掌握俄國過激派軍隊之指揮權，其勢力日增，已侵壓中國之邊界，事態益急，遂至中、日兩國住民在滿州里附近者，不免遷徙或流離。此不但威脅中國，順手上即與中國休戚相共之我帝國，亦極感不安。即有中、日兩國鑑此情勢，切實對付方法，遂決定調發駐滿洲守備軍之一部，以爲應急處置。此項軍隊之移動，乃出於中、日兩國齊其步武，共備國難之意，對於中國主權及地方人民權利，但求嚴爲尊重，秋毫無犯，而全國交誼，於茲益敦睦誼，自不容疑」。

同日，日軍未得中國同意，擅自派兵入駐中東路，並宣佈中日共同防敵開始。日本外交部說明略稱

「此次移動守備軍，乃爲鎮壓威脅、保護僑民，經與中政府商議，始行發運，與前此之對俄出兵宣言意義不同。惟中、日兩國現齊其步武，當然應視爲軍事協約之行動。要之，此次行動全爲守備中國邊界，自非對俄出兵。至中國主權、人民權，自必嚴爲尊重。」（註三）

同日，日本爲配合其出兵滿州里的軍事行動，又與中東鐵路公司訂立借用長春至滿州里電線合同。

（註四）

協約國派赴海參崴聯軍共舉日本陸軍大將大谷爲聯軍總司令。

本日，北京政府派赴海參崴之海容艦長林建章電呈海軍部云：

「歲聯軍共舉日本陸軍大將大谷爲聯軍總司令。建章叩。元。」（註五）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十四日

一五八

註一：「中華民國外交史」，頁三三一。

註二：「日本近百年史」，頁一二九。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二六一——二六二。

另一シベア出兵の史的研究」，頁二四〇。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大事表，頁六。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二四八。

十四日 北京政府令黑督鮑貴卿派兵扼守中東鐵路沿線橋樑隧道，以杜日人派兵赴滿之藉口。

本日，北京政府參陸辦公處以黑龍江督軍鮑貴卿文（十二）日所稱拒絕俄人保護鐵路橋樑來杜絕日人派赴滿州里藉口之提議甚善，乃電令鮑督依所議進行。茲誌原電如次：

「急。黑龍江鮑督軍鑒：統密。文電所稱拒絕俄人保護鐵路橋樑一節，辦理甚善。至日人此次派赴滿站軍隊，以保護僑民、掩護中東鐵道主要之術工物為辭，刻正在交涉間，望即選派得力軍隊將沿路橋樑、隧道等處扼要駐守，以杜藉口為要。」（註一）

北京政府優卹沈雲沛。

北京政府本日准國務院所呈，前參政院參政浦信鐵路督辦沈雲沛，政學貫通，有功於國，因病逝世，請優予給卹，以慰英耆，而順時望，特着給予喪葬費銀二千元，並派員致祭，賜撰碑文，發文該地方官，刊立墓道，其靈柩回籍時，由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以示優異。茲誌國務院呈文如次：

「為核議已故前參政院浦信鐵路督辦沈雲沛優卹辦法，仰祈鈞鑒事，銓敘局呈稱：奉院交梁士詒等呈大總統請卹已故前參政院參政沈雲沛文一件，內稱已故一等大綬嘉禾章前參政院參政浦信鐵路督辦沈雲沛，籍

隸海州，起家詞館，方爲諸生時，卽究心天人之學，儲爲出任艱鉅之資，初登翰林，適值甲午中東之役，海州海口時有敵船游弋，土匪乘機竄起，江北大擾，於時南皮張文襄方督兩江，深知該故員勇略兼備，威惠素孚，奏調回籍，創辦團練，振臂一呼，子弟雲集，曉諭豪猾，簡練兵團，卒乃匪不犯境，地方以謐。江北濱海，民風強悍，又值外侮方乘，以書生從容號召，遂獲保境安民之效，有爲宿將所難能者，此其智略爲不可及。已前清之季，文學侍從之班，大率從容養望，該故員獨具偉識，以爲時局方艱，非振興實業，不足以救國本，乃專心研究農林之學，出居十年，不入京國，於其本籍，考求上宜，手植木材數千萬株，墾闢荒地數萬畝，復不欲厚自封殖，勸誘鄉人羣相則效，所居荒僻，風氣大開。嘗謂以一邑之效，推之一省以及全國，富強之基，可運諸掌，論其願力，可謂偉矣。暨前清既設商部，當局博采時譽，知其實業成績最高，交章薦舉，該故員強而後起，冀有所藉手，以展所學，迨出佐農商，綱維部務，計畫宏遠，第限於時會，雖復多所建白，終以持論伉直，不盡得行。俄遂調貳郵部，乃豈志專精，整理路政，其所主張如贖回京漢，會辦津浦，俾中國鐵路兩大幹線根本既立，餘如籌辦開海等路，次第舉行。泊民國二年，遂復奉督辦浦信之命，統其計畫，率能綱舉目張，卓有成績，非徒託空言者所得望其肩背也。又該故員生平見義勇爲，關於慈善等事，無不極力趨赴。如前清光緒二十五年辦理江北賑務，宣統元年辦理海州賑務，民國三年辦理江皖賑務，或獨捐重資，或籌籌鉅款，全活災黎，不可勝數，事畢以後口不言功，曾無幾微德色，此則其志量識度遠異尋常者也。抑求之今日尤有足惜者，則該故員之才氣學識是也。竊見今之學者，或篤古而懵於今，或圖新而舍其舊，人此攻彼，迭爲主奴，該故員天悟既高，用力尤篤，以其才力，遂能融貫中外，鑄之一鑪。其生平絕學在易，又鑒於昔之談易者，往往蹈虛，乃獨出精意以尚書之洪範詁之，俾精微易理一一歸於實用，生平著錄方從事編輯，胡天不吊，若成奄化，斯人云沒，聖學浸微，此尤海內人士所同聲歎悼者也。士詒等或曾參僚佐，或夙隸門牆，或託故交，或同鄉里相從最久，相知最深，竊嘗私議今之世局，如該故員之政學貫通，正可出其夙儲，爲時砥柱，不圖哲人云亡，用不副器，羣焉歎詫，引爲時感，宜有懿典，昭示來茲，謹合詞籲請我大總統俯准優予給卹，以慰英耆，而順時望等因。查該員沈雲沛病故，既據呈列生平事蹟，請予優卹，自應照准。又查前參政院參政張振勳，前浙江都督湯壽潛，前粵漢川鐵路督辦馮元鼎等病故，呈請卹典奉交到局，曾經職局分別呈准給予喪葬費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十五日

一六〇

二千元及派員致祭，賜撰碑文，靈柩經過地方，由地方官妥爲照料，各卹典在案。茲前參政院參政浦信鐵路督辦沈雲沛病故，其生平事跡核與張振勳等各員異揆同符，擬請援照前案，給予喪葬費銀二千元，並派員致祭，賜撰碑文，發交該地方官，刊立墓道，其靈柩回籍時，由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以示優異。所有核議前參政院參政沈雲沛卹典辦法，是否有當，謹呈請轉呈等情，理合呈請大總統鈞鑒訓示。謹呈。」（註二）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一）」，頁三五九。

註二：「政府公報」，第九二一號，頁三八三——三八四。

十五日 北京政府明令公布「法院書記官官等條例」及「法院書記官官俸條例」。

北京政府本日以教令第三十五號、三十六號明令公布「法院書記官官等條例」九條及「法院書記官官俸條例」十條，規定法院書記官的官等和官俸。茲誌條文如次：（註一）

一、法院書記官官等條例

第一條 法院書記官官等，依本條例所定官等表，第一等至第四等荐任，第五等至第八等委任。

第二條 荐任書記官之敘等，由司法總長呈請 大總統行之，但大理院荐任書記官之敘等，由大理院長咨由司法總長呈請 大總統行之。

委任書記官之敘等，由司法總長行之，但大理院委任書記官之敘等，由大理院長行之，仍咨報司法總長。

第三條 初任官者之官等，須爲官等表中所定。各該官最低之等升任者同轉任者；如其前官之官等高於其轉官之最低等，從其前官相當之官等，但其前官之官等高於轉官之最高等者，須從其轉官之最高等。

第四條 書記官官等非受至各等最高級之俸，不得敘進一等。

第五條 曾任書記官二年以上解職後再任時，得依前官官等，但因懲戒褫職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 大理院分院書記官官等，適用高等審檢廳書記官之規定，高等審檢分廳書記官官等，適用地方審檢廳

書記官之規定，地方審檢分廳分庭書記官等，適用初級審檢廳書記官之規定。
附則

第七條 本條例施行前，依中央行政官官等法敘進，而與本條例官等表無相當之等者，依原等，但仍得進等者，應依本條例之規定。

第八條 本條例施行前，書記官之在職年限於進等時積算之。

第九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司法部呈請 大總統定之。
法院書記官官等表

等 別	薦 任		委任	
	一 等	二 等	三 等	四 等
署 別	書記官長	書記官上	書記官同	書記官上
大理院	書記官長	書記官上	書記官同	書記官上
總檢察廳	書記官長	書記官上	書記官同	書記官上
高等審判廳	書記官長	書記官上	書記官同	書記官上
地方審判廳	書記官長	書記官上	書記官同	書記官上
初級審判廳	書記官長	書記官上	書記官同	書記官上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十五日

二、法院書記官官俸條例

第一條 法院書記官俸給，依本條例所定俸給表。

第二條 法院書記官各職之官俸如左：

大理院 總檢察廳

書記官長 薦任六級至薦任一級俸。

薦任書記官 薦任十級至薦任四級俸。

委任書記官 委任六級至委任一級俸。

高等審檢廳

書記官長 薦任十級至薦任四級俸（京師）。

書記官長 薦任十四級至薦任七級俸（各省）。

書記官 委任十級至委任一級俸。

地方審檢廳

書記官長 薦任十四級至薦任七級俸（京師）。

書記官長 委任六級至委任一級俸（各省）。

書記官 委任十四級至委任四級俸。

初級審檢廳

書記官長 委任十級至委任四級俸（京師）。

書記官長 委任十四級至委任四級俸（各省）。

書記官 委任十四級至委任七級俸。

第三條

書記官之敘級，由司法總長行之，並以次進之。但大理院薦任委任書記官之敘級，由大理院長行之，仍咨報司法總長。



非執務滿一年以上者不得進一級。

第四條

薦任書記官受至最高級之俸五年以上，事務熟練，成績卓著者，得給以二百四十圓以內之年功加俸。

第五條

委任書記官受至最高級之俸五年以上，事務熟練，成績卓著者，得給以一百二十圓以內之年功加俸。

第六條

大理院分院書記官，適用高等審檢廳書記官之官俸；高等審檢分廳書記官，適用地方審檢廳書記官之官俸，地方審檢分廳分庭書記官，適用初級審檢廳書記官之官俸。

附則

第七條

本條例施行前，依中央行政官官俸法敘進，與本條例俸給表無相當之級而又不合於本條例第九條但書之規定者，仍支原俸。

第八條

本條例施行前，書記官之在職年限於進級及年功加俸時積算之。

第九條

本條例施行時，受有與本條例書記官俸給表各級相當之俸者，即為其現級之級，但其俸額如有零數逾一級俸額之半數者，進一級，不滿者削除之。

第十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司法部呈請 大總統定之

法院書記官官俸表

等別		別薦		任委		任	
第	級	第	級	第	級	第	級
一	級	一	級	三六〇		一一〇	
二	級	二	級	三四〇		一〇〇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十五日

第 十 三 條	第 十 二 條	第 十 一 條	第 十 條	第 九 條	第 八 條	第 七 條	第 六 條	第 五 級	第 四 級	第 三 級
一五〇	一六五	一八〇	一九五	二一〇	二二五	二五〇	二六〇	二八〇	三〇〇	三二〇
三五	四〇	四五	五〇	五五	六〇	六五	七〇	八〇	九〇	一〇〇

法院書記官官等俸給對照表

級別	官等				委任書記官月俸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薦任書記官月俸	第二級	第四級	第七級	第十一級	委任書記官月俸
	第一級	第五級	第八級	第十二級	
	第三級	第六級	第九級	第十三級	
				第十四級	
	第一級	第四級	第七級	第十一級	
	第二級	第五級	第八級	第十二級	
	第三級	第六級	第九級	第十三級	
				第十四級	
	第一級	第四級	第七級	第十一級	
	第二級	第五級	第八級	第十二級	
	第三級	第六級	第九級	第十三級	
				第十四級	

北京政府外交部參事王景岐等抵哈，辦理有關捷克軍假道事。中東鐵路督辦郭宗熙建議暫留過境捷克軍以牽制日軍。

北京政府外交部參事王景岐及祕書施履本，於本月十一日奉令赴歲，辦理捷克軍假道事務，並轉達段祺瑞總理的訓諭。本日，王參事一行抵哈爾濱，會晤中東路督辦郭宗熙。郭督辦建議暫留過境捷克軍以牽制日軍。茲誌王參事感電如次：

「本早到哈，晤郭督辦、陶司令、李道，謹將總理訓諭轉達遵行。郭督辦云：

『東清路上若能暫留赤哈軍，一時或可牽制日軍行動。赤軍主動在法，可否密請法使，勸派武員來哈駐紮，以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十五日

一六五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十五日

一六六

取均勢。此意曾由鮑督軍入京面陳，懇部注意』等語。

再人員不敷分配，吳僉事佩洗如可暫留，當托往長春照料。候電復。政等往黑交涉局，函電懇逕寄該處。景歧、履本、作謙。咸。」（註二）

英使朱爾典代表協約各國駐華大臣，照請北京政府在哈爾濱設置抵制俄探之 祕探總局及檢查郵件機關。

協約各國以出兵西伯利亞在即，而哈爾濱及北滿時有俄國偵探踪跡，爲顧及協約各國之軍事行動，有關各國駐北京使節，本日推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爲代表，照請中國政府在哈爾濱設置抵制敵探祕探總局及檢查郵件機關。茲誌英使照會原文如次：

「爲照會事：頃准駐哈爾濱協和各國領袖領事電稱：

『現在本埠及北滿各地方，到處均有敵事（國？）偵探及祕使踪跡，爲顧及協和國出兵行動最緊要關係，即須在哈設置抵制敵探祕探總局，由協和國武裝警察員管理，並由該處協和遇事團及哈爾濱道尹監督之。且此祕探總局及其各分局，務須專責其查驗護照及所有由水陸各路旅行到境之人，並應由協和國武裝警察或Gendarmie協助辦理，且該項警察人數諒必不少。

再者，除設置祕探局外，並應在哈設立由本埠協和國領事團及哈爾濱道尹監督之協和檢查郵件機關』等因。

查以上協和遇事團所擬各節，茲經協和國駐京大臣開會磋商，囑爲聲明，所擬大義，均以爲然，並甚願迅即實行辦理也。

再中國政府業有藉海關爲有限監查之辦法，乃該辦法於經驗上得知其須事擴張並推及他處。而以上所述電內略舉之辦法，據本大臣及協和國大臣觀之，似爲最合。

至查驗護照一事，本大臣現聞貴政府擬早日施行新式辦法，約必爲協和國領事團所欲辦理者之一部。並有應行附聞者：俄國官員在哈埠及中東鐵路設有監查辦法，業已頗著成效。

至檢查郵件一層，前於五月二十七日由本大臣以協和國領銜大臣名義備具節略達致貴部，迄未見復。惟甚諒貴總長對於該節略內所擬辦法必當有意佳許，並必深明協和各國大臣視此爲反對敵人運動之緊要辦法。

乃查貴總長所深知之該處情形改變之情，則除應將此項機關統一擴充外，並應再列新法，爲其附帶及改良之需。協和國大臣因此之故，囑爲將以上所敘各節達知貴國政府，並請貴國政府爲儘先有關係者明示擬設何法以達公衆所希望之目的，即望早日見復爲荷。須至照會者。」（註三）

註一：「政府公報」，第九一九號，頁三二五——三三一。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頁三六〇。

註三：同註二，頁三六一。

十六日 四國銀行團為北京政府公布「金券條例」提出抗議。

英、法、俄、日四國銀行團以北京政府公布「金券條例」，進行幣制改革，與四國銀行團以前所訂各約有密切關係，而北京政府公布金券條例之前，未與該銀行團協議，特於本日由四國駐京公使向北北京政府財政部提出抗議。（註一）其內容如下：

「一九一八年現行銀行團前身之英、美、德、法財團與中國政府所訂幣制借款一千萬鎊，至今尚未發行公債，應將此款算入將來幣制借款內。第二次善後借款墊款已交付三次，請中國將每次整理幣制成案，提示銀行團，是銀行團與整理幣制，即有若此密接關係，而中國政府制定金券條例及幣制局官制之際，並無何等協議，只交來一紙通告，以總統令公布，實不能不令人疑及中國政府誠意之程度。關於此問題銀行團已委任各關係公使與中國政府交涉云」。（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一五卷，第九號，頁二一六。

註二：民國七年八月二十日，上海「時報」。

十七日 護法粵軍參謀長鄧鏗上書國父孫先生文，報告該軍在閩進展情形。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十六、十七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十七日

一六八

鄧鏗字仲元，廣東梅縣人，早年參加革命，追隨 國父孫先生文，歷經辛亥、討袁、護法諸役。民國六年冬，粵軍編成，鄧氏奉 國父命出任參謀長。本年五月，粵軍開赴潮、汕一帶，對北洋李厚基部發動攻擊時，鄧氏擔任右翼作戰任務。（註一）本日，鄧氏以粵軍在閩戰事已有進展，特上書 國父孫先生文，報告在閩作戰情形。書曰：

「自鈞座離汕，日有戰事，致無暇作書候起居。現戰事（左翼方面）已有起色！而敵援大至（魏宗瀚一部、龍濟光一部、奉軍一部），大埔、永定方收復，而上杭又失。右路頻危（中路鳳凰山及右路鐵路黃山坑一帶），此非戰之罪，乃無接濟及顧慮守土所誤也。且兵力薄而戰線廣濶，一有戰事，即用頭痛治頭、腳痛治腳之法。數月以來，尚不至受人各個擊破，已屬萬幸。然賴以支撐危局者，實徐、洪兩部之力為多，今捷卿因克復永定陣亡，失此良將，非僅粵軍不幸，本黨亦失一健將也。該部梁鴻楷營長勇敢善戰，實後起錚錚者，尚可維持該部，茲亦已委伊代理統領事矣。汝為兄智勇可佩，唯待士兵過於嚴，是其短處，（用日本帶兵法子，不知此種官兵曾未經教育訓練者）。然右翼無汝為，欲如今日之局，亦不可得。昨以改編意見書致競公，以一軍予汝為，使其有獨立作戰（擬進汀延）之能力（戰略上獨立作戰），餘一軍由競公自兼，使戰守有望，根據不失，粵軍總有出人頭地之日也。」（註二）

按：（一）由於鄧鏗的改編意見，本年九月一日，陳炯明乃升許崇智為第二軍軍長兼前敵總指揮，並於九月二十六日，升蔣中正為第二支隊司令。

（二）汝為係許崇智字。

北京政府大理院公布「大理院案件報告規則」及「大理院學習書記官任用及服務規則」。

北京政府大理院，本日以大理院令第四十八號、第四十九號公布「大理院案件報告規則」九條及「大理院學習書記官任用服務規則」十三條。茲誌條文如次：

一、大理院案件報告規則

第一條 刑事科主任書記官，應就左列案件提出報告於院長：

一、民事

(一) 國家或其他公法人或優待條件及各待遇條件所定應受保護之人爲訴訟當事人之案件。(二)、檢察官代表訴訟之案件。

(三)、涉外訴訟案件。(四)、選舉訴訟案件。(五)、院判後聲請再審案件。(六)、其他院長認爲必要徵取報告之案件。

二、刑事

(一)、官吏或其他公務員或滿蒙回藏王公世爵犯罪案件。(二)、外國人犯罪或爲被告人案件。(三)、特別權限案件。(四)、漏

洩機務，妨害公務，妨害選舉，騷擾危險物，殺人、強盜、恐嚇取財諸犯罪案件。(五)、其他原判處無期徒刑死刑之

犯罪案件。(六)、前揭民事第五款第六款情形之刑事案件。

前項所稱案件指上告抗告聲請刑事兼指公判及豫審非常上告或覆判而言。

第二條 報告應於左列時期分別爲之：

一、收受書狀時即日報告，其關係人名案由收受日時受分配推事及分配日時。

二、案件分配於推事後逐日報告本院當事人或其他代理人辯護人進行訴訟之情形，並其收發文件之件數摘由及日時。

三、定期審理及宣告時先期報告其宣告日時，參預該案件之推事，受分配之書記官，及開庭一切之準備。

四、開庭或宣告判決或決定原本作成後即日報告審判情形，並依命令送閱裁判原本。

五、交付裁判原本送達正本送付卷宗之件數日時，並即呈驗裁判便覽簿發件日記簿送達簿。

六、處理事務終結時，應即日送閱關於該事件應記載各簿冊。

第三條 報告應填載定式紙爲之，但於急迫時得先以口頭爲之。

報告定式依前條所定分別情形另定之。

第四條 報告送閱後應按月分類彙綴成冊保存之。

第五條 報告應於司法年度終統計之。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十七日

一七〇

第六條 民刑庭庭長就該庭受分配之案件認為應行報告院長時，雖不屬於第一條之案件，得命主任書記官為報告。

受分配之推事認為應行報告時，得告知於庭長為之。

依本條規定為報告時，適用第二條至前條之規定。

第七條 關於民刑事之冤狀及一切不合程序之狀詞、公文、函電應於收受時由文牘科主任書記官送院長核閱分別歸入分配或轉送他機關或為其他職權內之處置。

前項狀詞公文函電應立簿分類記載並於司法年度終統計之。

第八條 凡裁判宣告後送達前應將裁判全文油印送院長備閱。

前項檢送責任應由各該科主任書記官擔負之。

關於案件應記載之各簿冊，除本規則或他項法令別有規定外，應由主任書記官逐日送院長核閱。

第九條 本規則自民國七年八月二十日施行。

二、大理院學習書記官任用及服務規則

第一條 學習書記官受書記官長主任書記官指揮監督修習關於書記官之職務。

第二條 學習書記官應命其擔任特定之事務，但蒞庭制作筆錄或裁判正本送達諸事務不在此限。

學習書記官受前項命令時應就該事務負其責任。

第三條 學習書記官由具備左列資格人員派充：

一、在中國或外國大學校專門學校修法律或政治之學滿三年以上畢業或在外國專門學校修法律或政治之學滿一年半以上畢業者。

二、在中國或外國學校修外國語言之學滿三年以上畢業者。

三、執行政職務滿三年以上於公牘會計統計諸項富有經驗者。

四、執司法或司法行政職務滿三年以上於司法事務富有經驗者。

五、充本院雇員滿六年以上，受至最高薪級，辦事勤能，且經考驗文理確係通暢者，但雇員兼備前四款資格之一者，仍得適用前四款之規定。

第四條 學習書記官之員額以本院書記官全額之半數為限。

第五條 依法令本院書記官應守之服務規律學習書記官亦應遵守。

第六條 學習書記官應按日填載日記簿，每週由主任書記官送書記官長轉呈院長核閱。

日記簿應載明事項如左：

一、到院及退院時刻；

二、承辦事務之種類件數或次數；

三、修習事項之說明但無可填載時得省略之。

第七條 學習書記官之成績由主任書記官按月制作考績表送由書記官長呈院長核閱。

考績表應根據日記簿及考察之所得為之。

書記官長主任書記官對於學習書記官之考績應負考察評實之責任。

考績表應按年統計之。

第八條 學習書記官修習事務逾二年以上成績優良，並受至最高薪級者，得擇尤分別補署委任書記官。

第九條 學習書記官修習中成績優良者得於每司法年度終依次進給薪級。

第十條 學習書記官依本條規定懲處之：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斥退之

一、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遺誤公務者；

二、辦理公務屢經錯誤不能勝任者；

三、未經准假逾月不到院或合計每月到院辦公時間不及定時三分之二者；

四、行止不檢有玷官箴者；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十七日

一七二

五、其他違反服務規律情節重大者。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分別輕重予以減薪或記過：

一、因輕微過失遺誤公務者；

二、辦理公務不免錯誤者；

三、屢託事故請假或未經請假擅不到院者；

四、其他違反服務規律情節較輕者。

學習書記官被斥退者不再錄用，於一年內減薪逾三次以上，記過逾六次以上均斥退之減薪及記過通計逾五次以上者亦同。

第十一條 書記官長主任書記官對於學習書記官應行勸懲事項應負考察詳實並報告之責任。

獎勵報告於司法年度終爲之，懲處報告於事項發生隨時爲之。

第十二條 學習書記官之薪級如左：

一級五十元；二級四十元；三級三十元；四級二十元。

學習書記官得因其資格於初級時給二級或三級薪。

第十三條 本規則自民國七年八月二十日施行。

第三條之規定於本規則施行前已派充學習書記官者不適用之。

本規則施行前派充之練習書記官自本規則施行後以學習書記官論，其以前練習期間計入學習期間之內。

本規則施行前已派充之練習書記官其給薪數額有奇零者，自本規則施行日起，依前條所定薪級進給整薪，但不得逾前條所

定最高之薪級。（註三）

註一：「鄭魯全集」，第六冊，頁一五七一—一五七五。

註二：「國父年譜」，頁七三五。

註三：「政府公報」，第九二三號，頁四二六—四三〇。



十八日 改組後之廣東軍政府召開第一次政務會議，議決政務會議條例。

改組後之廣東軍政府，本日召開第一次政務會議，有關政務會議條例及內部附屬機關條例，均議決通過。軍政府之組織，遂大端就緒。（註一）

粵軍作戰科主任蔣中正由香港乘輪船抵滬。（註二）

北京政府派赴海參崴軍隊出發。美軍由馬尼拉抵海參崴。

上（七）月二日，協約國議定各國出兵西伯利亞，以援救捷克軍隊，北京政府即於二十四日決定派兵前往海參崴，並派外交部參事劉錫昌往晤日使，接洽赴崴隊伍假道南滿鐵路事。本月十五日，獲南滿鐵路株式會社准予假道之復函。（註三）本日，北京政府陸軍第九師之先發部隊四營，首先開拔，由永定門附近之車站上車，開赴海參崴。（註四）同日，美軍三輪由馬尼拉開抵海參崴（註五）

註一：民國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上海「時報」。

註二：「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七〇。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二二〇、二六三、二六四。

註四：「東方雜誌」，第一五卷，第九號，頁二一六。

註五：同註三，大事表，頁三四。

十九日 南下廣州之國會議員召開聯合會議，決議否認北京政府非法召集新國會。
廣東軍政府推岑春煊為主席總裁。

南下廣州之參眾兩院國會議員，為應付北京政府在本月所召開的新國會，曾於本月九日召開兩院聯合會議，商討中華民國國會在廣州集會宣言各節，會中議員意見紛歧，最後決議成立審查委員會予以處理。本日，兩院國會議員再次在廣州召開聯合會議，出席議員四百四十九人，決定宣言內容，否認北京

政府非法行使之任何職權。其宣言略稱：

「民國成立，政變迭起，而以今次所遭之變爲尤烈；始則由於一二民賊，憑藉武力，破壞國家已成之法律，繼乃喪權鬻國，屠戮同胞，假外力以求一逞，雖犧牲國家，亦所不惜。曩者帝制之變，復辟之亂，罪在叛國，固已不赦，而今日實行武力專制之非法政府，則更一意賣國，以遂逆謀，其罪既浮於毀法，而爲禍馴至於亡國，此則一年以還之政變，吾國人所爲痛心疾首者也。中華民國由於中華人民所組織，其組織之根本信條，載在約法者：一曰中華民國之憲法由國會制定；二曰憲法未制定以前，臨時約法之效力，與憲法等。自其後者言之，孰則敢於毀棄約法者，孰爲人民之公敵。自其前者言之，則憲法一日不定，國本一日不固。國會成立以來，兩院議員固嘗竭忠效愚，從事制憲，乃者民國二年天壇憲法草案，甫經告成，而國會頓遭非法之解散，民國六年憲法會議二讀將終，而國會又遭非法之解散，倒行逆施，執法亂政，莫茲爲甚，自海軍與西南與護法之師，而國會議員開國會非常會議於廣州，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以統一護法，號召全國，職權所寄，載在大綱，大義昭然，揭於天下，凡在國人皆當援助。設非西南伸護法之大義，國會有集會之自由，則民國主權機關，如憲法會議，總統選舉會，皆將隨民國議會同歸消滅，所謂民國直將陷於無法律無政府之險地。今者兩院議員依據院法，臨時集會於廣州，凡職權所在，國本所關，若憲法會議之繼續，總統選舉會之組織，固當勉盡職責，次第進行，惟際此存亡絕續之交，尤當求撥亂反正之道。爰於民國七年八月十九日兩院會合開會，本民意之總積，爲左列之決議：

一、中華民國大總統之職權，未能依法行使以前，非法政府所公布之僞法律，及其所發布關於抵抗護法行爲之僞命令，絕對不生效力。

一、非法政府所締結之條約契約，及其所發布之公債，按照約法應由國會議決或同意者，在未經議決或同意以前，不得認爲有效。

右方陳義，不外回復約法，以鞏固共和之基礎，制定憲法，以完成民國之組織，選舉總統，以保持民國之統一，對於毀法亡國之民賊，則與衆共棄，對於親善之友邦，則希望其勿再予非法政府以援助，凡此諸端，悉本全國一致之心理，勉爲切實可行之議決。念之哉，扶危定傾，厥惟護法，多難興邦，是在國民。（註一）

同日，廣東軍政府政務總裁唐繼堯、陸榮廷、伍廷芳、林葆懌等推岑春煊為主席總裁。岑氏任劉彥為政務廳長，張羣為副官長，楊永泰為廣東省財政廳長，鈕永建為兵工廠監督。（註二）

日軍五千人由哈爾濱進入黑省，分駐中東路各站。

本月十四日，北京政府曾電令黑龍江督軍鮑貴卿派兵扼守中東路沿綫橋樑隧道，以杜日人派兵赴滿藉口。本日，黑省駐滿洲里總司令張煥相電致北京政府稱：「日軍五千人由哈爾濱進入黑省，分駐中東路各站，並向滿站司令部商借營房，駐紮部隊。」（註三）

註一：民國七年八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七日，上海「時報」。

註二：民國七年八月二十二日，「順天時報」。

註三：「東方雜誌」，第一五卷，第九號，頁二二六。

二十日 北京政府召集的新國會選舉王揖唐為衆議院議長；王氏旋通告就職，並聘

王印川為祕書長。

北京政府召集的新國會衆議院，本日選舉正議長，出席議員二百七十八人，王揖唐以二百六十二票當選。王氏旋通告就職，並聘請王印川為衆議院祕書長。（註）

註：民國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上海「時報」。另「政府公報」，第九二五號，頁五〇一。

二十一日 岑春煊就任廣東軍政府主席總裁。

改組後的廣東軍政府，曾於本月十九日推舉岑春煊為主席總裁。岑氏本日宣告就職。（註一）

北京政府第三師師長吳佩孚等再發通電，請罷內爭。

北京政府駐湘第三師師長吳佩孚，曾於本月七日致電江督李純，倡議和平反對內爭。本日，吳佩孚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十九、二十、二十一日

領銜，聯名趙春廷、張宗昌、陳德修、馮玉祥、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張學顏、張福來、潘鴻鈞、張克瑤、朱鼎勳、王起貴、楊清臣等，再度發表馬電，請總統馮國璋下令息罷內爭，俾留餘力，以備將來一致對外。茲誌電文如次：

「銜略，讀大總統文電，仰見我元首尊重約法精神，主持和平，力謀統一，此心此德，朗若日星，全國軍民，莫不欽佩。師長等待罪行間，奉職無狀，對時局則挽救無方，對長上則匡襄乏術，徬徨五夜，心疚滋多，惟分屬軍人，於保國衛民之天職，耿耿勿忘。溯自我國因法律問題，引起內爭，全國紛紜，已逾一載，長此以往，分崩之端，即在目前，國利安在，民福奚存，此不僅師長等所惕焉憂懼者也。況年來外交緊急，國債繁興，險象環生，無一非內爭之所致，人非木石，能勿痛心，我經略使前於在漢時迭頒電示，諄諄以和平授意，曾經本此宗旨，質之於蘇鄂三省督帥，亦俱表同情，此正仰體元首愛國之深心，以期轉危為安者也。師長等雖至愚昧，決無法律知識，然亦嘗聞大總統憐和宣戰之特權，為約法所允許，對外尚然，而對內主和，尤不得謂非法，為此懇請我大總統，仍根據約法之精神，實行悲憫之宏願，頒佈通國一體罷戰之明令，俾南北雙方軍隊，留有餘力，以備將來一致對外，慎勿以攝職期滿，輕思息肩。尤望我經略使與長江三督帥及各省區軍民長官，仰體元首苦衷，俯念生靈塗炭，羣出贊助，協謀寧息，大局幸甚，至選舉問題，雖非師長等所敢問，然新舊國會，分立南北，既無統一精神，焉有真正民意，若當此兵戈未息之時，驟行選舉典禮，不但於法理不合，且恐促民國分裂，此尤為我經略使與長江三督帥及各省區軍民長官所急應注意者也。區區之忱，伏乞察納，不勝悚懼待命之至，謹此電聞。師長吳佩孚，鎮守使趙春廷，總指揮官張宗昌，副司令陳德修，旅長馮玉祥、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張學顏、張福來、潘鴻鈞、張克瑤，團長朱鼎勳、王起貴、楊清臣，同叩。馬。」（註二）

按：吳佩孚於本年八月七日及二十一日之兩次通電，對段祺瑞的威信，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使其武力統一策略因之受阻，而改組後的廣東軍政府的威脅得以解除；吳佩孚亦因此聲名大噪。

廣東省東江、西江水災，損失嚴重。

廣東省東江、西江近因大雨不停，潦水盛漲，肇慶、順德、高要、香山、三水等處，圍塘多被沖決，淹沒房屋田畝頗多，災民無家可歸者，爲數甚衆。（註三）

協約國在歲會議，拒絕由美派員接管西伯利亞鐵路及中東路，決定仍由霍爾瓦特負責管理。

協約國本日在海參崴會議，美國代表在會中提議，阿穆爾暨東省及西伯利亞鐵道，應由美派人經營。但未獲協約國其他與會代表之同意，並議決仍由霍爾瓦特管理，凡對於運兵輸糧等事，須一律通行。如材料缺乏，統由協商國協助。（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第一五卷，第十號，頁二〇六。

註二：同註一。另民國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上海「時報」。

註三：同註一。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一）」，頁一七七。

二十二日 北京新國會選舉梁士詒、朱啓鈴為參議院正、副議長；劉恩格為衆議院副議長。

北京新國會參議院本日舉行正、副議長選舉，因梁士詒遲至下午二時始由港返抵北京，故參議院延至下午二時三十五分振鈴開會，公推年長議員李兆珍宣告選舉正、副議長，並指定鄧鎔、陳懋鼎、陳介、史寶安、周作民、沈國鈞、江紹杰、周秀文等八人爲投票開票監察員。由監察員先行投票，議員再依次投票。投票畢封緘，計算人數，然後開票。

主席李兆珍報告，本日參院出席人數一百二十三人，發票一百二十三張，投票結果：梁士詒一百一十九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一七七

票，梁善濟三票，李兆珍一票。梁士詒得票超過半數，當選為參議院議長。是時議員陳介勳議，請議長就席。梁氏即上台並發表演說略謂：

「鄙人學識淺陋，謬蒙諸君不棄，推舉為本院議長，愧慚交深，但既責任所在，義何可辭。惟現在國家困難已極，全國人民喁喁望治，國會既為人民代表，應為人民謀幸福，務宜力救時弊，以息事寧人為宗旨，而慰人民之渴望，並以鞏固中華民國之國基云。」（註一）

梁氏演說畢，始就議長席，並宣告按照本日議事通告，繼續用有記名投票法，選舉副議長。投票結果，朱啟鈐一百十四票，李盛鐸四票，梁善濟三票，秦望瀾一票，廢票一票；朱啟鈐得票過半數當選為參議院副議長。朱氏因未出席，遂未演說。（註二）

同日，北京眾議院選舉副議長，出席議員二百五十七人，劉恩格得一百七十六票，以得票過半數當選為眾議院副議長。

按：北京眾議院副議長選舉，安福俱樂部本擬推舉王印川出任，惟劉恩格係由奉系張作霖所推薦，王乃自就秘書長。然安福俱樂部尚有反對之議，事經議長王揖唐宴請議員疏通協調，劉氏始以過半數當選。（註三）

北京政府農商、財政兩部呈准設立中華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依本月十日北京政府所公布的金券條例及幣制局官制，金券須由幣制局指定之銀行發行。農商、財政兩部即設立中華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為發行金券機關，提呈北京大總統核准。本日，北京政府大總統發出指令，准予辦理。（註四）

北京政府四省經略使曹錕電斥吳佩孚之罷兵和議主張。

自北京政府第三師師長吳佩孚發表馬電後，處境最困難者，厥為四省經略使曹錕。曹不但為吳的直屬長官，且吳在馬電中聲明曹囑其主和。因此處居天津之曹錕，不得不表明態度，然而對象又係其主力

助手吳佩孚，在兩難取其輕的情形下，曹錕不得不於本日發表養電，輕斥吳佩孚「不明事理」，並決定於二十四日由天津南下保定。茲誌曹錕養電如次：

「萬飛急北京段總理鈞鑒：盛京張督軍、蚌埠倪督軍、濟南武昌探投張總司令鑒：密張湘督號電，諒登尊覽，吳師長佩孚竟欲聯電元首罷戰解決，殊屬不明事理，當即復湘督一電文曰：號電悉，元首文日通電，吳師長竟至誤會，並通電各將領，此種舉動，不惟不知大局之利害，並忘却經過之事實。當西南起事以後，元首下海息布告，而譚浩明竟肆行駁斥，復攻陷岳州，元首慌於禍患無窮，遂幡然下令征伐，此爲國人所共見，並非我輩好逞武力也。夫元首既因和平無效，決然以武裝致討，現當軍事進行，焉能自相矛盾，文日通電，是歷載向日之希望，並非爲議和之表示，其詞甚明，何竟誤解。且阻礙和平，西南實尸其咎，彼如悔前愆，自可乞赦於中央，焉有堂堂中央，一再乞和於彼等，吳師長欲聯銜電請元首罷兵和議，豈非大謬。錕病雖新愈，不敢稍息，茲已擬定於本月二十四日，由津赴保，集合所部，卽行南下，區區愚衷，惟知始終服從中央之命令，必不淪素日之宗旨，除電令吳師長勿得輕信陰謀，並飭遵照中央計畫，致進行，外務祈同心協力，共濟國事，是所盼禱等語，謹電奉聞。曹錕養印。」

(註五)

按：此一養電當時傳言係徐樹錚屬稿，由張作霖令人轉交曹錕拍發，適黑督鮑貴卿在座，並請將曹錕南下日期加入。曹氏無可奈何，遂將計就計，南下保定以避衆鋒。

美國駐華公使以俄臨時政府將中東鐵路長春至哈爾濱段讓與日本，有損美商之權利，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

去(六)年十一月間，俄國臨時政府與日本訂約，將中東鐵路長春至哈爾濱段(松花江左岸至寬子城一段)讓與日本。本年五月，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始向北京政府聲明此事。經由北京政府向俄、日抗議無效。本月以來，日本不斷由哈爾濱派兵前往滿州里，卽沿中東路線，派兵駐守，同時派員接管長哈一段鐵路。美國駐華公使以日本此舉，將損及美國商人在該路原有的投資利益，因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一八〇

出抗議，並要求將該路歸西伯利亞鐵路委員會管理。（註六）

註一：民國七年八月二十三日，「順天時報」。

註二：「參議院公報」，第一期，第一冊，頁二三、二四。另民國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上海「時報」。

註三：民國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上海「時報」。

註四：「政府公報」，第九一六號，頁五〇九。

註五：民國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上海「時報」。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一）」，頁一三六。另「東方雜誌」，第一五卷，第十號，頁二〇六。

二十三日 護法粵軍作戰科主任蔣中正謁國父孫先生文，報告閩粵戰況。

護法粵軍作戰科主任蔣中正於上（七）月三十一日具呈陳炯明，辭去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任後，即束裝返滬，於本日晚謁國父孫先生文，報告閩粵戰況。（註一）

護法將領譚浩明、譚延闓通電響應吳佩孚之停戰議和主張。

自吳佩孚發出馬電後，提出罷兵和議主張，西南將士多表贊同。本日，譚浩明、譚延闓致吳佩孚漾電稱：

「衡州吳師長鑒：馬口通電誦悉，大義凜然，同深贊服，依法解決，篤愛和平，本西南宗旨，頃已轉達武鳴（陸榮廷）、西林（岑春煊）一致主張，並通電西南各省，以爲洛鐘之應。」（註二）

日本駐華公使要求我國將穀米輸往日本。

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本日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略謂：

「日本米穀缺乏，因之米價騰貴，窮民不堪痛苦，遂至暴動四起。中國政府概念鄰邦之誼，如將蘇省所存米穀，酌量供給日本，以救日本之窮乏，此非但日本國民，同深感戴，即將來中日國交上，亦將有良好結果。且中國政

府，如肯供給米穀，非但日本日下可脫離苦境，即如無錫商會之請求，蘇省一帶數十萬農民，亦可免米穀積存之損失，藉以救濟商民金融緊澀商業不振之苦況，此舉誠於中日兩國，兩有裨益，中國政府鑑於善鄰之誼，必當盡力贊助云云。」（註三）

北京政府派赴海參崴支隊第一部份抵哈，受到各界盛大歡迎。

本月十八日，北京政府派赴海參崴參戰之先頭部隊出發。二十一日晨抵長春，翌日北行，於本日午前十時二十分抵哈爾濱，哈埠各界暨協約各國歡迎盛況空前，下午六時即開赴崴埠。（註四）

註一：「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七〇。

註二：民國七年九月三日，上海「時報」。另「北洋軍閥史話」，第三集，頁六四。

註三：「東方雜誌」，第一五卷，第十號，頁二〇六—二〇七。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二六〇。

二十四日 北京政府發表「海參崴出兵宣言」。第二批赴崴官兵六六八人，由哈爾濱轉目的地。

上（七）月二日，經協約國議定由中、日、美、英、法及捷克共同出兵西伯利亞後，英、日、美、法捷克已相繼派兵至海參崴，北京政府雖於上月底決定派兵一千赴崴，惟因出兵經費及假道南滿路事未能解決，迄本日始發表「海參崴出兵宣言」。茲誌宣言全文如次：

「中華民國政府與俄國境界毗連，邦交敦睦，現在俄亂未已，政情混沌，中歐各國乘此時機，益加壓迫，其勢力逐漸東侵，而西伯利亞多數德奧武裝俘虜，混入其間，並阻止乞開斯拉夫軍之東進，勢力漸盛。查乞開斯拉夫軍與聯合國宗旨素同，休戚相關，民國政府對於俄國及俄國人民之隣誼，勢難坐視該軍感受壓迫，致其建國之夙志不能早償。爰本合衆國政府之創議，特派相當軍隊出兵崴埠，與聯合各國取一致之行動。前項出兵，民國政府純爲贊助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二十四日

一八二

同聯合各友邦仗義之舉動，及尊重俄國領土及其主權起見，對於國內政策，絲毫不加干涉，將來目的完成，所有派出軍隊即應撤退。特此宣言。

中華民國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國務總理段祺瑞

外交總長陸徵祥

內務總長錢能訓

財政總長曹汝霖

交通總長曹汝霖

陸軍總長段芝貴

海軍總長劉冠雄

司法總長朱深

教育總長傅增湘

農商總長田文烈」(註一)

四日，北京政府赴威支隊第二起官兵六百六十八員，於晨十時抵哈，下午四時開行赴威。(註二)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電囑吳佩孚當恪遵軍人天職，勿再妄談政治。奉督張作霖主張繼續對南用兵。

自本月二十一日，吳佩孚發表息爭議和，一致對外的馬電後。本日，段祺瑞發表敬電，斥吳佩孚干犯綱紀。囑勿再妄談政治，茲誌電文如次：

「馬電悉，該師長軍人也，當恪遵軍人應盡服從之天職，不然爾將何以馭下，責任內閣，係鞏固國家之主權，政令所自出，圖私利者，不能反對，不敢反對，陰使人反對之，是破壞國家，是使人干犯綱紀，計非不巧，然而端人絕不爲之，況春秋誅心，豈能逃千秋斧鉞，爾何受其欺，爾從吾有年，教育或有未周，余當自責，嗣後勿再妄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政治也。祺瑞敬。」（註三）

同日，奉天督軍張作霖發表敬電，主張繼續對南用兵，其本人並由天津起程回奉。茲誌張氏電文如下：

「銜略，統密，霖自到京，迭與仲珊經略通盤籌畫，竊以爲非訴諸武力不能解決時局，況伊古以來，未有不以武力而能統一海內者。現已籌有端倪，仍抱定主戰，原議貫徹始終，以達我同志最初之目的。奉軍計混成十二旅，以六旅從事前方，以六旅爲各路任策應，業已陸續出發。仲帥日帶四旅，於本月二十四日由津南下。諸公愛國百倍於霖，務望協力同心，積極前進，共成大業，輔相國家，奠邦國於苞桑，拯生民於水火，皇天后土，實鑒佑之，謹此奉聞，伏候明教，張作霖敬印。」（註四）

北京政府任命張景惠為暫編奉軍第一師師長。（註五）

北京政府四省經略使曹錕自天津移駐保定。

上（七）月底，天津督軍團會議決定繼續對南用兵後，段祺瑞、徐樹錚、張作霖等紛紛勸告四省經略使曹錕南下立功。而曹錕則眷戀於北京新國會將選舉的副總統職位踟躕觀望，惟因此時曹錕之大將吳佩孚不斷於湖南前線發表罷戰議和通電，使曹錕不得不表明主戰態度，乃於本月二十二日發表養電，決定南下行期。本日午間，曹氏由天津移駐保定。（註六）

按：自吳佩孚發表馬電後，曹錕的處境非常困難，因吳佩孚係他手下大將，曹氏身在天津，但當時天津已落入奉軍手中，奉軍且在楊郅增加兵力。此外段系智囊徐樹錚又是一員狠將（曾於本年六月十五日忽然槍殺陸建章），曹感身處危境，所以一面發表養電，斥責吳佩孚，一面藉口南行，脫離虎口，前赴保定，保定是他的大本營，自比天津要安全得多。

駐滿州里中日兵發生衝突，互有死傷。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一八四

自本月中旬，日軍開入滿州里後，即屢迫我軍撤走，經我方與之交涉，迄無效果。本日，日本義勇隊與駐滿吉黑部隊先因口角而後互相槍擊，日本死中尉二人，兵三人，華兵死傷各一人，遂發生「滿州里事件」。(註七)

按：此事件事後經黑省駐滿司令張煥相向日軍調解，日本死傷兵士由我們撫卹一萬二千元，並由日本撫卹我兵兩千元，駐滿吉黑部隊則退駐海拉爾，以避衝突。(註八)

北京政府因法使抗議，派駐羅馬教廷公使延期。

上(七)月十七日，北京政府明令公布任命戴陳霖兼駐教廷特命全權公使。惟此舉爲法國所反對，本月六日，法使以北京政府此舉違反一八五八年中法條約之規定，且教廷與德國親近，現歐戰正在進行，恐將破壞協約國與中國間的感情，而向中國提出抗議。此事經由北京政府慎重考慮後，決定暫不派使前往教廷，教廷來使亦暫不接待，並將此意通告法使，法使表示滿意。(註九)

註一：「政府公報」，第九二八號，頁五四九。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大事年表，頁二二六。

註三：民國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上海「時報」。

註四：「閻錫山檔案——護法戰役」，民國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註五：「政府公報」，第九二八號，頁五五一。

註六：民國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上海「時報」。另「北洋軍閥史話」，第三集，頁六四。

註七：民國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九月十日，上海「時報」。

註八：「東方雜誌」，第一五卷，第十號，頁二〇七。

註九：同註八。

二十五日 安徽督軍倪嗣冲發表有電，主張對西南作戰到底。

繼昨（二十四）日段祺瑞、張作霖針對吳佩孚之息爭主張發表敬電後，本日，安徽督軍倪嗣冲立即響應，發表有電，認為祇有對西南訴諸武力，始有和平希望。電文云：

「北京國務院，保定曹經略使、盛京張督軍、南京李督軍、武昌王督軍、南昌陳督軍、長沙張督軍、廈門李總司令、杭州楊督軍、濟南張總司令、張代督軍、西安陳督軍、太原閻督軍、開封趙督軍、承德姜都統、張家口田都統、龍華盧護軍使鈞鑒：統密。兩帥敬電奉悉，西南抗命破壞統一，我大總統曾下停戰布告，委曲遷就，力求和平，迺譚浩明若罔聞知，進踞岳州，遠近震動，我大總統迫不得已，明令討伐，我各省疆吏前敵軍人內外一心，遂得連克岳長，大局始有轉機之望，凡此經過事實，共見共聞，蓋為亟圖統一，救濟危亡，初非一意孤行，窮兵黷武也。茲者前方軍事稍涉停頓，報紙挑撥，道路流言，幾至牽動政潮，岌岌滋懼。夫政治問題，非我輩所宜置喙，至遵奉命令，征討不逞，凡屬軍人，似當引為責任，無可推卸者也。本月初間，嗣冲就醫津門，與仲珊、子志、雨亭三帥會晤，一室籌商大計，仍謂國基所以不固，人心所以不安，外交所以困難，財源所以枯竭，維西南不靖之故，不圖統一，曷救危亡，況黨負隅粵東，僞立軍政府，分裂之勢既成，空言豈能有濟，我如稍涉疏懈，彼必乘隙進攻，察往知來，不待著察，訴諸武力，正可促進和平，狂於和平，終必墮其狡計。是故居今籌議，進則一鼓作氣，禍亂可望削平，退則九仞功虧，崩析於焉立見。能統一，則財政雖極紊亂，尚可圖補救於將來；不統一，則南北各肆謀求，終必有破產之一日，我輩宗旨既定，聯絡進行，一息尚存，此志不懈，言猶在耳，刻刻不忘，現在仲珊使帥，已於二十四日，行抵保陽，整軍南下，所冀仲明大義，冀人國家，嗣冲不才，敢不竭盡棉力，為公後盾，諸公愛國愛羣，素所欽仰，諒必艱難共濟，一致進行，謹佈血忱，伏候明教，倪嗣冲有印。」（註）

註：「閻錫山檔案——護法戰役」，民國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二十六日 北京政府四省經略使曹錕再發通電，責吳佩孚破壞北洋團體。吳佩孚通

電反駁段、張敬電。

自吳佩孚發表馬電後，皖系及主戰派皆責罵曹錕為北洋團體的內奸，曹錕為表明心迹，本日再度發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二十六日

一八六

表有電，電文云：

「北京段總理鈞鑒，天津盛京張督軍、蚌埠倪督軍、濟南張總司令張督軍、南京李督軍、武昌王督軍、太原閻督軍、南昌陳督軍、西安陳督軍、杭州楊督軍、福州李督軍、長沙張督軍、開封趙督軍、吉林孟督軍、承德姜都統、張家口田都統，歸化蔡都統、龍華盧護軍使、宜昌吳總司令鑒：統密。接吳師長佩孚等馬日通電，不勝氣憤，當即發電申斥，文曰：馬電悉，誤會元首文電，居然通電主和，一意進行，將軍人天職全行忘却，往事不論，試以現狀言之，彼方以全力攻閩，復增兵韶州，近又暗圖茶陵、寶慶、東安、新尉方面，且調集兵力，此時籌備抵禦猶慮不周，乃竟以非之要求，懈我軍心，該師旅長等縱不自惜，寧不惜我軍無數之生命乎！且追溯既往，我心實有不然者，當長岳被陷之際，上戰主和內外不一，維時該師旅長等，或聯銜或專電，痛言和議之非，憤然請纓力任殲敵，鉅以該師旅長等義氣凌雲，忠心貫日，並相處有年，相知有素，全始全終，可操信券，故遂決然受命督師南下，幸仗官兵奮勇一戰而復荆襄，再戰而克岳州，收長衡，一往直前，威聲遠播。鉅以我官兵血戰千餘里，連克各名城，恐疲勞過度，後難為繼，故電請中央增加軍隊，息我兵力，非不知將士勞苦，亦並非得隴望蜀也。即經略使命令發表，中央援粵計畫亦只以我軍堅固後援，該師旅長等屢次堅執已見，竟以陸榮廷、趙恆惕等之言為可信，果允其要求，則舊國會依然恢復也，新選舉法依然取銷也。如不允其要求，則南北將聽其分裂耶，人民永遭塗炭耶？誠如是也。是我未出發以前之種種危象將又見於今日，且更甚於曩昔，其空耗軍費，拋棄械彈，固屬可惜，所最可悲者，我更何以對我忠勇陣亡之將士於地下也。在我未南下以前，北軍雖有失敗，而北洋之銳氣猶未盡墮，今該師旅長等以一偏之見，牽動全局，此固國家之不幸，亦實鄙人德薄能淺有以致之也。然鄙人一息尚存，決不忍坐視該師旅長等受人愚哄，陷國家於危亡，務宜速自醒悟，屏除浮言，勿渝以前之宗旨，恪守服從之義務。如仍執迷不悟，則是自貽伊戚，此後結果非我所能知，亦非我所忍言也，心腹之言，望詳細思之等語。鉅性雖愚拙，耿耿此心，惟擁護中央，服從命令，今該師旅長等有此舉動，諒受奸人挑撥，欲破我輩團體。鉅現在保定，趕速部署一切，即日南下，策畫進行，諸公相知最深，務望時賜教言，以匡不逮，曹錕叩。有印。」

同日，吳佩孚針對段祺瑞和張作霖的敬電，發表宥電，一面反駁段祺瑞，另一面公開攻擊張作霖：

電文云：

「北京大總統鈞鑒，徐菊老、王聘老、各部總長、承德姜都統、保定曹經略使、武昌王督軍、南昌陳督軍、南京李督軍、開封趙督軍、西安陳督軍、太原閻督軍、吉林孟督軍、福州李督軍、龍華盧護軍使鈞鑒：統密。師長馬日請全國罷戰通電計達鈞覽，頃奉國務總理復電，大致謂此項提議應由各勳望發起，師長職卑無發言權，窺其意旨，似可轉圜，當不避忌，再進忠言，其文曰：北京國務總理鈞鑒：統敬電奉悉，然有不能已於言者，嘗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我師爲內閣首領上大夫也，爭臣爭友有幾人乎？學生不忍見中國淪亡，用敢執爭子之義，爲我師苦口陳之。鈞電云軍人應盡服從天職以馭下等語，學生直接服從者曹經略使，間接服從者陸海軍大元帥希望和平，通國皆知，經略使表示和平，學生即根據實行，謹守服從，無以過之，況軍不可從中御，古有明訓。故孫子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周亞夫屯軍細柳，軍中聞將軍命，不知有天子詔，此學生之所以馭下也。且審度時勢，苟利國家，何不可爲。學生此舉，乃仿效我師在孝感時通電共和之宣布也，實係由我師教育而來，並非額外生枝。鈞電又云：責任內閣係鞏固國家之主權，政命所自出等語。查民國約法宣戰媾和，許大總統以特權，未聞以此種特權許內閣也，況今日之內閣，昔日之宰輔，宰輔者世運之隆替，國統之樞紐也，曰內閣，曰丞相，名殊義一，其責任宰朝野上下之權衡，以輔左右出人之政也。天生元首以統萬民，不過虛名畫一，而繫天下安危，操邦國存亡者，實效在宰輔一人，元首而不仁，則可驅爲湯武。元首而仁，則可希乎堯舜。是世無不仁亂政之元首，而有不仁危國之宰輔也。中華自開闢菁野成州，由部落組織國統，主其政者，揖讓家傳，繼繼承承，莫不欣登熙皞，雖有桀紂之虐，幽厲之暴，齊湣之殘，哀獻之懦，晉愍之愚，唐昭之黯，其心未必厭治喜亂也。然逢愍在側，心非能格，易鹿爲馬，鼓惑莫達，不桀紂而桀紂，不幽厲而幽厲，不齊湣而齊湣，不哀獻而哀獻，不晉愍而晉愍，不唐昭而唐昭，其所以使之導之者，宰輔也。或謂元首有統一之權，神器所在，魁柄莫移，彼宰輔何能傾其統一哉？殊不知宰輔總百官之政，元首之口舌也，一旦喉關固閉，言路弗通，則國情無所達，好僞者流，自多粉飾，或假征伐而開邊鄰之禍，或假賦稅而斂民生之財，或去賢進讒而樹黨讎，或罷將黜吏而削封疆，權威傾國，千鈞難舉。挾令尊卑，一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二十六日

固莫援，以致內怨外快，羽函交馳，會孟津叩函谷，禹鼎湯移，擁戴別姓，亂政危民，喪失統業，是元首乎，是宰輔乎，此責任內閣應引以爲感者也。宰輔果抒一己之忠，負有爲之志，言重於國，行重於民，和鄰弭兵，遠奸任能，不以私廢公，不以親廢法，厚民生，勤國計，而統業無怠。故太甲不亡商，成王不亂政，呂后不斬漢，武氏不絕唐，其不亡不亂不斬不絕者，伊尹也，周公也，朱虛侯也，狄梁公也，此責任內閣應身體立行者也；否則宰輔假人之國，奪人之祀，而秦而漢而魏而晉而唐而宋，其惟趙高乎，新莽曹操乎，司馬宋武乎，楊盧田朱秦檜乎，責任內閣如此，其居心尚堪問乎？鈞電又云，陰側反對，干犯紀綱，春秋誅心等，按春秋尊王，大一統也；陪臣執國命，春秋所貶也，今元首之憂，內閣之辱也，乃津議陽爲推馮舉徐，陰實使閻復辟，干犯紀綱莫此爲甚，變軍滿布畿輔，雷震春、張鎮芳、萬繩武、胡嗣瑗等，遁迹津門，與某督祕密連續，可爲明證，其預定期限，擬俟南北兩軍在前線戰鬥激烈時也，萬一禍起蕭牆，我師雖欲討逆，將用何方軍隊，彼時共和破壞，統一毀裂，誰被惡名？援照春秋書法，罪在責任內閣也。學生請通電罷職，乃思患預防，爲元首，爲內閣，即所以爲國家謀共和謀統一也。語云：『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凡茲所陳言，雖驕臣，實具有良藥苦口之效，深望我師改絃易轍，懲惡極罕，速頒罷職明令，以息內爭，以禦外侮，以厚民生，以延國脈，則我師統一之能力，即民國不世之隆基，傳諸萬祀，永久無斁。臨電不勝悚惶，冒昧之至，謹稟覆。學生吳佩孚叩。有泯字下加日字等語，伏維我經略使與諸大老俱係總理多年至交，無話不談，懇請執爭友之義，力爲斡旋，以期大總統速頒罷職明令，國家幸甚，生民幸甚，臨電不勝叩禱，師長吳佩孚有叩印。」（註一）

北京政府派赴海參崴第三、四起官兵抵哈爾濱。

赴崴。

北京政府派赴海參崴支隊第三起輜工兩連，計官兵二百八十九員，本日晨五時抵哈爾濱，十時開行。同日夜十二時，赴崴砲騎兩連，計官兵三百三十三員，抵哈爾濱，定明晨九時三刻，開行赴崴。（

註二）

川軍與藏人衝突事，經中、英、藏三方面協商議和。

上（六）年九月，類烏齊砲隊徐金海因割草與藏人衝突，擒藏兵二名解於昌都，邊軍統領彭日昇未詢理由，輕率斬之，藏人憤甚，發兵圍昌都。本年四月二十一日，藏軍入昌都，姦淫擄掠，十室九空，並分南北兩路進犯，所到之處，邊（川）軍望風潰降，以致德格、鄧柯、石渠、白玉、貢覺、武城、寧靜七縣相繼失陷，是時，川邊鎮守使陳遐齡急遣委員唐光裕遞書達賴，勸其各守邊境，無效。復派知事王久敬、李芳懿及夷情調查員甲宜齋前往拉薩交涉，并致書寄居印度之西藏辦事官陸興祺，請其轉告達賴，休兵息民，聽候中央解決，久未得報。七月，指揮官朱憲文大戰藏軍於甘孜之絨岔壩，血戰二十餘日，始據雅碧江之東，與藏人對峙。本月，陳遐齡復派韓光鈞為交涉員赴拉薩，始得達賴復書，謂不肯背叛中國施主，甚願息兵，由漢、英、藏三方面各派代表議和云。是時，英副領事台克滿（Teichman）抵昌都與藏軍噶布倫會面，倡言停戰，遂於本日請邊軍分統劉贊廷及韓光鈞至昌都開會議和。議定停戰退兵條約四款：

一、漢藏長官均願和平辦理，漢軍退甘孜，藏軍退德格縣所管境內，自退兵之日起，南北兩路漢藏各軍不得進前一步，停戰一年，聽候大總統與達賴喇嘛允否在昌都交涉。

二、此係停戰退兵之條件，并非正式之和議條件。

三、定退兵日期以中曆九月十六日起至十月二十六日退完止。

四、此次條議，以川邊鎮守使派出交涉委員韓光鈞，甲宜齋，與前藏噶布倫派來委員康曲、洛桑，後藏戴倬却讓貞敦，認定英國副領事台克滿為證人。此條件成立後，書押人員必得立時飛報政府。

十月，藏軍退於德格，川軍駐於甘孜，自此暫行停戰。（註三）

註一：「閩錫山檔案——護法戰役」，民國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一九〇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大事年表，頁三七。

註三：梅心如：「西康」，頁九二—九四，正中書局出版。另「東方雜誌」，第一五卷，第十號，頁二〇七。

二十七日 北京政府撥款賑濟福建、河南水災。

北京政府本日以福建督軍李厚基、河南督軍趙倜電陳閩、豫兩省大雨成災，請予撥款賑撫，特令財政部撥銀救災。茲誌令文如下：

一、賑濟福建災區令文：

「據福建督軍兼署省長李厚基電呈：詔安雲霄等縣，風雨為災，山洪暴漲至十餘次，廬舍崩頽，田園潭沒，人民壓傷餓斃不計其數，請予撥款賑撫等語，披覽之餘，殊深軫惻，著財政部迅即撥銀一萬元，尅日匯交該省省長，遴派委員，分赴災區，核實散放，以惠窮黎。此令。」

二、賑濟河南災區令文：

「據河南督軍兼署省長趙倜電陳：豫省夏秋之交，大雨時行，山洪暴發，沁、淇、衛、洛各河先後決口，鞏縣、偃師、修武、武陟、孟縣、潞縣、許昌等處適當其衝，下游各縣，亦因宣洩不及，受災頗深，籲懇撥款賑恤等語，披覽之餘，殊深惻惻，著財政部迅速撥銀二萬元，尅日匯交該省省長，遴派委員，分赴災區，核實散放，以惠窮黎。此令。」（註一）

北京政府與英商馬可尼無線電話有限公司訂立「軍用無線電話借款合同」。

北京政府為謀軍事消息傳遞靈通起見，本日與英商馬可尼無線電話有限公司簽訂軍用無線電話借款合同同九條，借款六十萬鎊，裝設軍用無線電話。其中三十萬鎊為向該公司購買電機之價銀。茲誌合同條文如下：

一、中國政府為架設無線電話一百二十里，向馬可尼公司訂購最新無線電話機二百具。

二、馬哥尼公司應於九個月內，將裝置無線電話機工程辦竣。

三、中國政府得延聘英國技師教授裝置試用之法。

四、中國政府向馬哥尼公司借入電話機代價金三十萬鎊，又現金三十萬鎊，合共六十萬鎊。

五、借款利息，週年八釐。

六、三十萬鎊分兩次交付。

七、擔保品以金貨公債充之。

八、自民國十三年後還款，五年間還清。

九、嗣後中國政府如須修理或購置無線電話機，應與馬哥尼公司合資辦理。（註二）

北京政府派赴海參崴支隊第五起官兵計二百五十六員，抵哈爾濱轉開海參崴。

（註三）

安徽督軍倪嗣冲勸吳佩孚以北洋團體為重，並為武力統一政策辯護。

本日，北京政府安徽督軍倪嗣冲繼有電之後，再度發表感電，勸吳佩孚以北洋團體為重，並且極力為武力統一政策設詞辯護。茲誌電文如次：

「衡州吳將軍鑒：連奉馬敬兩電，備聞明論。和平解決，一致對外，凡此希望，人有同心。顧證諸往事，竊恐有徒託空言者，謹陳其愚，維麾下察焉：西南擾攘，託名護法，實則蓄志破壞，以遂其吞併之私圖，司馬之心，路人皆見。元首智周萬彙，早已洞燭無遺，當代行職權之初，正湘南倡亂之始，毅然征討，固無絲毫躊躇。嗣以奸人挑撥，府院參商，而王范兩師適其時相繼崩潰，長江震動，國本動搖，於是內閣改組，佈告息爭，當是時也，合肥業經退職，元首力主和平，西南苟有一線愛國之誠，宜可釋戈羅拜就我範圍，迺譚浩明等悍然不顧，進踞岳州，復勾結黎天材，王天縱、石星川，擾我荆襄，窺我武漢。其時全國心理皆曉然於和議之難以伴成，元首亦翻然變計，明令討伐。芝揆再起，亦係秉承方略，發揮而廣大之，迄至今日，未聞變易，至元首文電，不過述希望和乎之初心，豈謂狃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二十七日

一九一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一九二

於和平，置國家存亡於不顧乎，此嗣沖之所欲商榷者一也。當長岳失陷，荆襄反側之時，國家之危，有如累卵，我北系軍人亦幾奄奄待斃，供人宰割，此誠盡汲東海不足以滌其恥辱者也。麾下當此之時，髮指臂裂，請纓闕下，提一旅之師，建旆南下，首援襄樊，繼下長岳，轉戰千里，至於衡陽，猶復賈其餘勇，略來祁之地，解攸安之圍，功在當時，名垂後世，凡同袍澤，景仰不遑；抑以麾下年富材長，所希望於將來，以發揚我北洋軍人之事業者，正我北洋軍隊已難自圖生存，尙何對外之可言也，此嗣沖之所欲商榷者又一也。抑嗣沖更有進者，長江三督暨某某系之名，皆彼黨報紙所製造，冀倖挑撥離間以遂其以北制北之陰謀，我北系軍人同一團體，豈可墮彼詭計，畛域自分，秀山、秀峯、子春三帥，愛羣愛國，素所欽遲，其對於中央如有嘉謨嘉猷，固不妨因時獻替，又何至脫離政府與西南攜手同行乎，竊願我北系軍人爲之三思者也。嗣沖日前就醫津門，與曹宣撫使晤商大計，仲帥意在削平禍亂，力求統一，宗旨堅定，終始不渝，至政治潮流相戒不入漩渦，近日連接通電，知已行抵保陽，整軍南下。竊願麾下激勵將士，勇猛進行，圖未竟之功名，冀國家於磐石，不惟我北系軍人與有光榮，社稷人民實利賴之。嗣沖與麾下蹤跡較疏，似不應遽發狂議，第念同舟共濟，患難相依，不敢不罄竭血忱，垂涕而道，千萬鑒納，並候福晉等語，特電奉聞，鵠候明教，倪嗣沖感印。」（註四）

註一：「政府公報」，第九三一號，頁六一九。

註二：「東方雜誌」，第一五卷，第十號，頁二〇八。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大事年表，頁三七。

註四：「閩錫山檔案——護法戰役」，民國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 國父孫先生文認為實現理想中之政治，斷非其時，因欲從著述方面啓發國民。

本月六日，梁士詒南下香港，意欲調和南北，統一國事，不獨與西南軍人陸榮廷等有所接洽，且與國父孫先生文電來往，其中間連絡者爲汪精衛及江海關監督薩福懋。本日，汪、薩致電梁士詒，表明孫

先生對時局的態度；認為實現理想政治，斷非其時，欲以著述啟發國民。茲誌電文兩通如次：

「中山廿五日晚抵滬，前在箱根患急性結膜炎眼病，回滬後，病尚未愈，絕少見客。本日精衛與中山談及燕老近來籌畫及桂老所談大要。中山謂據年來經驗，知實現理想中之政治，斷非其時，故擬取消極態度，將來從著述方面啟發國民，至於目前收拾大局，但期得有勝任之人，若東海出山，則更不生異議云。」

又電云：

「聞政府近擬以全力平粵、川、湘塗炭之禍，將見於桑梓，想亦先生所不忍。以大局論，若一二重要問題可以協定，即無用兵之必要；以地方論，私人權利之見，終必爲正義所屈，亦非用兵然後得之。今者閩粵相攻，無謂之尤。粵軍攻克汜軍，閩軍攻克饒黃，得失正復相抵，無益大局，徒苦吾民。現中山既取消極之態度，陳競存義同一體，倘能得大力疏解，俾閩粵先行停戰，徐圖收拾之策，既以造福桑梓，亦以保全大局，關係甚鉅，乞留意爲幸！」

（註一）

粵省廣通巡艦兵變。

廣通巡艦本日由桂駛粵，在肇慶河面，突起兵變，艦長謝兆昌被戕，該艦亦被擊沉。（註二）

駐美公使顧維鈞電北京政府外交部稱，美國請將中東路交其駐西伯利亞鐵路委員會代管，以防日本獨佔。

本日，駐美公使顧維鈞據美國副外長言：「聞日本現於東清鐵路沿線布置軍隊，企圖侵佔，又商請霍爾瓦特總辦，將軌徑改狹，以符南滿之轍。若更聽之，不啻以北滿全歸日本勢力範圍。美擬商請中國政府，將該路交由美國駐西伯利亞鐵路委員會代管，以防侵佔，而資運輸便利」，電告北京政府。茲誌原電如次：

「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兩電計達。頃據美副外部言，東清鐵路於西北利亞軍事運輸，及東省出口商務，均關至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二十八日

要。中國不克事前切實保管，殊屬可惜。現聞日本沿道布置軍隊，愈圖侵佔，又商請霍爾瓦德總辦，將軌徑改狹，以符南滿之轍。若更聽之，不啻以北滿全歸日本勢力範圍。美政府現正籌議挽救辦法，大致擬商請貴國政府，凡在該路，交由美國駐西北鐵路委員會派員兼管，以防其侵佔，而資運輸便利。該會會員雖係美人，實係俄前政府所聘任，薪俸今仍由駐美俄大使支付。故名義上交會兼管，實係俄管，與原合同並無不符云。意在探我意旨。鈞答須先請示。惟言該路為中俄合辦事業，俄既不能，當以中國保管為上策。彼云，如現在中國設法派兵保管，恐必與日軍齟齬衝突，反生枝節，不如暫允交委員會管理，俟戰後再解決處置該路問題。如中國照允，再與日商。又言，霍氏利欲野心，一切用兵舉動，為美與聯邦所不承認，中國不宜聽其在華境舉兵，出入自由云云。

竊以日本在北滿自由行動，顯然別有用意，美則對我素無野心。鑒於去年日美協約之規定，則其尚有（此處脫文），似屬難得，於我又利多害少。即與中日軍事協定，亦無抵觸。不如屆時逕允所請，再聽美與日商。如日反對，乃須由日直接告美。政府意旨如何，現應如何先復美政府，統祈裁示。鈞。二十八日。（註三）

北京政府第三師師長吳佩孚電段祺瑞，表示主和實出本心。

昨（二十七）日，段祺瑞發表感電，認為吳佩孚主和係受南方挑撥唆使結果。本日，吳佩孚特發表
儉電，予以否認，並謂主和實出本心。茲誌電文如次。

「北京國務總理鈞鑒：統密，感電敬悉，師夔諷誨，責備綦嚴，但學生意旨所在，吾師未有盡悉者。前次長岳失據，荆襄獨立，中央威信全失，在學生以新銳之旅，根據大總統擬親自督師通電，伏闕請纓，銜命南下，故收戰勝之效，循次衡寶克復，已挽回中央威信，加以民困兵疲，不堪再用，故案據大總統罪已通電，呈請罷戰，倡議和平，實出學生本心，既非受人唆使，亦非被人愚弄，耿耿寸心，天日可表。緣彼我之情既見，勝負之數難期，大勢所趨，非和無以善其後，如果中央能顧念民生，俯順輿論，豈有畏葸之理，但不能逞一己之心意，置大局安危於不問。吾師身任全局，當早見及。如蒙俯如所請，則南人不反担保，二十年後如無效，學生以一師之力，平之足矣，縱馬革裹屍，義所不辭，郭汾陽單騎服回詔，以有信用故也，利害攸關，惟吾師詳審而善處之，則大局幸甚，謹稟覆

，學生吳佩孚叩。」（註四）

註一：「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冊，頁四二八、四二九。

另「傳記文學」，第十九卷，第三期，頁八〇。

註二：「東方雜誌」，第一五卷，第十號，頁二〇八。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一）」，頁一七八——一七九。

註四：「閩錫山檔案——護法戰役」，民國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二十九日 山東匪勢猖獗。

山東土匪白天祖近日異常猖獗，先後攻陷濮縣、陽穀、莘縣各城，肆行搶劫。另曹縣、博平、冠縣、朝城、觀城、范縣等地，亦多遭圍攻。（註）

註：「東方雜誌」，第一五卷，第十號，頁二〇八。

三十日 國父孫先生文以中國國民黨總理身份發表「告海外同志書」，主重訂黨章，促進黨務。

國父孫先生文，自本年五月辭去軍政府大元帥職，取道日本返回上海後，即深感救國之策，必先事擴張黨務，故亟重訂黨章，以促黨務之發展，因於本日發表「告海外同志書」，茲誌全文如次：

「同志諸先生鈞鑒：敬啓者：文以五月辭大元帥職，離粵赴滬，經將去粵情形通告，諒廣青鑒。溯自去年以護法間關來粵，無非欲與諸有志者，翦除暴逆，納舉國之人於法軌，以自進於文明。其時護法之聲，幾徧國中，文以爲藉此可以拯大法之淪亡，寧民國之危厄。不期世之所謂護法，恆與文異，始不過徒飾護法之詞，未嘗以一紙書爲國會謀恢復。文所組織之國會非常會議暨召集國會開會於粵，果有何人爲我贊助？前事具在，非有飾言。其所以治兵西南者，迹彼用心，祇欲分中央專制全國之權，俾彼得制於二三行省。故自獨立而後，執法營私，裨政百出；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

甚且縱賭以饜其欲，濫殺以示其威，以言護法，誠不知視中央之毀法者何若？有識者以爲段氏枉法之罪，固無可追，若以之相衡，則段氏且振振有辭矣。文早知非可與謀，久欲離而去之，別求所以適於吾志者。時值改組軍政府之議成，而文之責任已盡，惟有還本匹夫有責之誼，以期致力於國家，由是自潮東渡，由東歸滬，救國主旨，未嘗或息。伏念文行年五十有二，奔走國事者垂三十年，無非欲奠定邦家，使臻強富；此心此志，爲公爲私，當爲吾黨所共喻。近雖屢遭挫敗，而得百折不撓者，此非盡文一手一足之烈，純恃吾黨諸君子竭力相維，故文深信吾黨實繫於中國之存亡。使吾黨弛而不張，則中國或幾乎息，是斷不能以蹶蹶而磨滅其壯志，猶之操舟逆流，須策羣力以相撐柱，文深有望諸君子同喻斯旨也。歸滬而後，益感救亡之策，必先事吾黨之擴張，故亟重訂黨章，以促黨務之發達；並與同志諸君約，務期依照黨章，繳納年金，以供總部經費，俾文得專力於國事，而無窘乏之慮。所有各項義捐，並期一律匯滬，山滬簽還收據。謹此佈達，希爲朗鑒。黨章一俟刊行，再爲奉寄。順頌均安。孫文啓、八月三十日。」（註一）

按：由於國父孫先生文的重訂黨章，促進黨務的認識，乃有民國八年中國國民黨的改組。

護法粵軍許崇智部攻克龍巖。（註二）

廣東軍政府主席政務總裁岑春煊電覆吳佩孚，贊成促進和平主張。

改組後的廣東軍政府主席政務總裁岑春煊，本日電覆北洋第三師師長吳佩孚，贊成其馬電促進和平之主張。電文云：

「衡州吳師長鑒：有電敬悉，馬電根據約法，申主座之特權，明新選之無效，凜然大義，炳若日星，推論財政外交之陸危，兵燹水火之慘苦，凡有人心，莫不頂禮，半載以來，煊所痛哭陳詞，寢寐不遑，置身局中，勉圖匡濟者，即奉茲義，霹靂一聲，陰霾豁散，重見天日，當於馬電見之；永求聲應，實合素心。當密高陸幹老，并勸告各將領，一致主張，促進和平。先此電覆，伏維垂鑒。春煊三十印。」（註三）

日、英、法、俄等國駐華公使向北京政府質問「金券條例」。

自金券條例頒佈後，四國銀行團曾於本月十六日向北京政府抗議。維經北京政府答覆，銀行團仍認為不能滿意。本日，駐北京之日、英、法、俄各使，再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質問，略謂：

「自前清宣統三年，政府與銀行團商訂實業借款合同，改良幣制一端，即與銀行團發生關係。迨民國二三年間，又有續善後借款合同，併為一案辦理，條文訂明，改良幣制，銀行團有優先隨時實行之權。上年銀行團且與財政部相互商榷大略方法，以待實行，關係更深，此次公布，事前竟不儘先與銀行團之代表磋商，顯與從前合同所訂，大相逕反，本國政府，應力為正式查問，望速答覆，以便轉達。」（註四）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五六六—五六七。

註二：「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七〇。

註三：民國七年九月十四日，上海「時報」。

註四：「東方雜誌」，第一五卷，第十號，頁二〇八。另民國七年九月四日，上海「時報」。

三十一日 廣東軍政府政務會議通電不承認北京新國會有選舉總統之權。

廣東軍政府政務會議於本日發出通電，否認北京新國會有選舉總統之權，並聲明只承認由副總統代理總統行使職務。電文云：

「溯自西南興師以至本軍政府成立以來，於護法屢經表示，除認副總統代理大總統執行職務外，其餘北京非法政府一切行為，軍政府萬無容認之餘地。乃者大總統法定任期無幾，大選在即，北京自搆機關，號稱國會，竟將從事於選舉。夫軍政府所重者法耳，於人無容心焉，故其候補為何人，無所用其贊否，贊否之所得施，亦視其人之所從舉為合法與否而已，苟北京非法國會，竟爾竊用大權，貿然投軼，無論所選為誰，決不承認，謹此佈告，咸使聞知。」（註一）

護法粵軍攻克漳州，將總司令部移駐漳州鎮守署。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三十、三十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三十一日

一九八

本日，護法粵軍繼昨（三十）日攻下龍巖之威勢，沿九龍溪而下，擊破閩軍主力二混成旅，攻佔漳州，陳炯明總司令即將總司令部移駐漳州鎮守署。（註二）

按：粵軍攻克漳州後，閩南全入護法勢力範圍，本可依照 國父孫先生文之指示，直入閩中。無奈餉械受粵督莫榮新牽制，無法向前推進。從此粵軍即在漳州整頓，以待時機，嗣後乃有民國九年回粵之舉。

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函請作戰科主任蔣中正返回粵軍，共勦大計。

自本年三月十五日，蔣中正受命為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後，擬定作戰計劃，屢建奇功，反攻大埔之役，尤關全局，甚為總司令陳炯明所器重，然卻因而遭葉舉輩所嫉忌。七月三十一日，蔣主任具呈陳總司令辭職返滬。八月二十三日謁國父孫先生文，報告粵軍戰況。

當蔣主任中正返滬時，正值粵軍依其所擬作戰計劃，順利向閩南進兵之際。致使陳炯明總司令特別懷念蔣主任，屢次專函催其早日回到前線，共勦大計。茲誌陳總司令於本月二十六、二十九及本日致蔣主任中正函文如下：

一、

「介石吾兄偉鑒：昨得誦致其尤書，知於十七日始得買舟回市，又聞楊逆（善德）捕兄，極急冒險省親，為之戚然。前兄早得家書，未忍於患難之時相棄，現伯母大人既獲省侍矣，聞慈體稍康，無任欣慰。此間境遇，近益陷於孤危，聞少賊決以某部赴閩，此實制我。聞主其謀者，某友亦其一，合而謀粵，亦無足怪。炯誠無畏，惟求自立，實力既充，彼來亦送贈耳。惟禍機已萌，風雨如晦，求友之急，無間晨昏，所望篤念同仇之雅，早日歸來，並為邀約季陶及某君一齊來謀，言盡於此，餘惟心照。順請健祺。炯明手啓八月二十六日」

二、

「介石吾兄偉鑒：各書均奉悉，以後計劃均如議施行，收效甚速，惟下洋一役，徐捷卿竟身先士卒，中彈陣亡，嗚呼痛矣！炯失此義友，方寸幾亂，以來日大難，誰與共濟也。兄去而捷卿死，精神上受打擊自以為粵軍敗徵已

見。……惟現在右翼又來告急，劉部尚未至，弟本欲回，而此方非弟主持，勢如散沙，故擬待龍巖之下，而編成大隊，交汝爲挺進，弟則主守後方也。現在諸事紛煩，非得人莫辦，弟幕中有幾人勝任，兄所深知，惟望早日回埔，共勦大計，是爲切要，不盡欲言也。此候健祉。炯明手啓。八月二十九日」。

三、

「介石吾兄偉鑒：……吾黨實力，只此一軍，若非得二三中堅人物，以謀團結堅固，則仍無永久存立之望。此間情形，能助我者實寥寥如晨星，……中孚槍三千如購得，決定發與吾兄，練一中堅軍隊。馬幫統（作迷）陸軍中學生，年少尙可裁成，辛亥從黃克強戰於武漢，頗有膽略，現若規之以正，自不至爲惡空氣所同化，前擬將炯光編歸兄部者，以此子學識尙淺，閱歷未深，得兄爲其長官，或可陶練以至成材。……惟其性質浮躁，難於就範，又恐以此艱鉅付託，重貽吾兄之憂，故現在尙未決定辦法。總之粵軍須有中堅軍隊，以資控制，庶可建威銷萌，立於強固不拔之地，此項將官，非有道德可信之人，實難倚恃，故三千槍之成功，決定交兄負此重任也。前函訓練幹部，極爲扼要，當及時圖之，經飭參謀處籌議，最好兄赴滬歸省，能早日回部，即可計畫此中堅軍隊之進行，此節祈密，暗底練成一旅訓練最精、槍械最良部隊，以爲全軍之冠，則基礎自固矣，……炯明手啓，八月三十一日。」（註三）

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分別發表通電：段稱政府改組後引退；曹囑吳向段謝罪；吳表示和局告成後當北上請罪。

自吳佩孚發表和談通電，並將同情與響應其主張之通電轉交全國各報後，段祺瑞不得不減緩其武力統一政策。本日，北京政府國務會議決定命令前敵各軍暫採守勢。同時，段祺瑞發出世電，宣佈其本人將於政府改組後引退，電文云：

「天津曹經略使、濟南張總司令、各省督軍、省長、各都統護軍使、鎮守使、各司令、各師、旅長鈞鑒：往歲滇黔諸省，挾持私意，獨立自主，理論情感信使無功，祺瑞忝秉國成，義難坐視，仰承明令從事討伐，方據全勝之勢，忽倡調停之說，祺瑞不敢孤行己意，引咎乞休。詎中央方從事調停，而長岳失陷，荆襄擾攘，武漢震驚。憑恃險阻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三十一日

二〇〇

者，曾無悔禍厭亂之誠，運籌全局者，難施息事寧人之計，彼時祺瑞解職專任籌邊，已不願再綜政權，而大總統軍騎親臨，敦促再起，我同袍函電交馳，勉以大義，迫不得已，重負仔肩。受任以來，仍以統一爲職志，和平爲希望，與大總統同德同心，冀挽劫運，荏苒經時，而統一之局尙需時日；將士疲勞於外，人民疾苦於下，清夜深思，心哀淚墮，良以統一不成，平和成虛願，而國綱所在，斷不容棄統一以就和平，理既甚明，事非得已。惜祺瑞襄贊無方，未能早紓國難，上負大總統知人之哲。今幸國會告成，已議決組織大總統選舉聯合會，實爲我國第一次改選大典，元首改任之時，即政局重新之會，祺瑞自應及時引退，遂我初服。所慮遞嬗之際，新內閣尙未成立，人心浮動，謠諑易生，凡我在位具有責成，而各省軍民長官責任尤重，所有前敵各軍隊，希即轉飭修明戰備，嚴杜煽惑，京師及各省地方尤應鎮撫人心，妥維秩序，倘有疏虞危及國本，則前敵諸將領與任地方之責者，對於國家人民皆有不辭之咎也。謹布區區，諸希鑒納，祺瑞卅一印。」（註四）

同日，曹錕針對吳佩孚於本月二十六日所發表電文，電囑吳佩孚向段祺瑞謝過，勿再逞意氣，茲誌曹錕之電文如次：

「北京段總理鈞鑒，各部總長，盛京張督軍，蚌埠倪督軍，濟南張總司令張督軍，武昌王督軍，南京李督軍，南昌陳督軍，西安陳督軍，太原閻督軍，杭州楊督軍，吉林孟督軍，齊齊哈爾鮑督軍，開封趙督軍，福州李督軍，長沙張督軍，承德姜都統，張家口田都統，歸化蔡都統，龍華盧會辦鈞鑒：統密，接吳師長佩孚有電，語言離奇，殊背軍人之天職，當即去電切責，文曰：有電悉，引經據史大放厥詞，施之同等尙且不可，顧可於尊長之前妄發議論，寧不知芝揆再造共和，淡於權利，祇以大局所關，同人籲請，不得已再出東山，其不能遽予和平者因南人復反也。去年元首頒發討伐命令，係在芝揆退職以後，豈得謂全由芝揆主張。來電內謂宣戰媾和爲大總統之特權，然所謂媾和者乃對外而言，若國內疆吏跋扈，武人肆虐，惟有出於討伐之一途，彼如輸誠返悔，赦之可也，焉能言和，如以背叛之藩屬，而以交戰國待之，尙復成何國家，成何事體。又謂津議種種事項，實爲無稽之談，余在津多日，並未見有他議，該師長以毫無影響之謠傳信以爲真，何愚黯至此。向以該師長明白大義，當此危急之時，竟有此激迫之舉，眞令人百思不解，芝揆素有含容，兼與該師長有師生之誼，望即具電婉言謝過，慎勿再逞意氣，致貽他人以口

實，是爲至要等語，特錄奉聞。曹錕。世。印。一（註五）

同日，吳佩孚電覆曹錕，仍然堅決主和，並謂俟和局告成，諸事就緒，再北上自請抗言罪。其電云

「頃奉經略使三十一電，以師長呈總理宥電引經據史大放厥詞，對尊長不可肆發議論，飭速婉言謝過云云。師長伏思生長我者父母，教育我者總理，成全我者經略使，師長有生之日。卽報德之年，現在担負重任，不敢不默察時機，妥策完全，以圖報稱於萬一。宥日呈總理一電，實本一片血誠，發爲不可遏之言論，伏冀鑑察，以救危局。卽馬日上大總統請發明令罷職之通電，又迭次披肝膽再進忠言於經略使者，亦正所以維大局而救淪亡也，區區苦心，可表天日，可質鬼神。以現在我之時勢，及人心而論，除和解而外，別無良策，敢請俯從師長之言，極力進行，其完全責任，付之於師長担負，一俟和局告成，諸事就緒，再北上自請抗言罪，倘不幸踏於覆轍，貽誤大局，自當伏闕請誅，豈徒謝過而已，且有日呈經略使電內，亦曾聲明以師旅長等在保永兩處之家屬作押矣。謹此奉陳，不勝悚惶待命之至，師長吳佩孚三十一日。」（註六）

按：（一）段祺瑞的通電，顯然在迫馮國璋實踐同時引退的諾言。而段引退後尙保留參戰督辦職務，並可利用安福系來操縱國會，故實際並未引退。

（二）吳佩孚實爲曹錕的主要力量所在，曹氏所以一再電斥吳佩孚，只因其在北方，不好表示偏愛。

（三）吳佩孚對北方時局看得很透徹，深知段祺瑞在北洋派中只是虛聲號召的領袖，並無強大的實力作後盾。至於各省督軍，皆多重私利在而怯於實戰。因此他難僅身爲師長，乃敢於一再發表停戰議和通電，而北洋政府亦對他無可奈何。

北京政府任命鄒芬為暫編奉天陸軍第一師步兵第一旅旅長，闕朝璽為第二旅旅長。（註七）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三十一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復英使朱爾典，同意在哈爾濱等處設立祕探總分局及檢查郵件機關，並於將來無防範必要時裁撤。

本月十五日，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會代表協約國，照請北京政府同意在哈爾濱設置抵制敵探之祕探總分局及檢查郵件機關。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復英使，贊同所請，惟聲明應由中國陸軍及海關協同辦理，並於將來無防範必要時，此等機關應即裁撤。茲誌照會全文如次：

「爲照會事：准本月十五日照開：

「擬在哈爾濱等處設立祕探總分局，由哈埠協和國領事團及哈爾濱道尹監督之，其責任在查驗護照及到境行人。並在哈設立由本埠協和國領事團及哈爾濱道尹監督之協和檢查郵件機關，請早日見復」等因。

查設立祕探總分局，檢查護照及行人，由哈爾濱道尹及領團監督辦理，係爲防止敵國偵探起見，本國政府深表贊同。至於檢查郵件一節，亦可暫照原擬辦理。惟尚有應預行協議者數端：

- 一、祕探各分局設立地點，應請先行指明，以便籌備一切。
- 一、祕探總分局，在中國方面除由哈爾濱道尹監督外，爲慎重起見，應由中國陸軍協同辦理。
- 一、檢查行李仍應由中國海關派員稽查。

以上機關係爲防敵而設，如將來情形變更，無防範之心要時，所有各處暫設之總分局暨檢查郵件機關，應立即裁撤。相應照會貴公使，即希查照見復爲荷。須至照會者。」（註八）

北京政府令准為故海軍總司令黃鍾瑛立傳並賙恤遺孤。

北京政府本日准海軍總長劉冠雄所呈：「已故海軍總司令海軍中將黃鍾瑛，身當開創，功在國家，請宣付史館立傳，並特別賙恤遺孤。」茲誌劉總長呈文（附黃鍾瑛事略繕摺）如次：

「爲已故海軍總司令海軍中將黃鍾瑛，身當開創，功在國家，懇請宣付史館立傳，並特別賙恤遺孤，恭呈仰祈鈞

鑒事。

竊已故海軍總司令海軍中將黃鍾瑛，由海軍學校畢業登艦後，歷任艦長，服務有年，迭經戰事，罔不竭力。民國發軔，參贊共和，任臨時海軍總長，精心學畫，調度有方。南北統一，任海軍總司令，統籌江海邊防，不遺餘力，以致積勞成疾，於民國元年十二月四日在任身故。是月十一日，奉前大總統令，從優照海軍上將例優卹在案。惟是該故總司令履職以來，成績昭著，贊助民國，厥功尤多，倘令酒沒不彰，未免有疏揚闡。查故總司令饒懷文，曾奉明令宣付史館立傳有案，黃鍾瑛事同一律，論其功績似有過之而無不及，擬援成案，懇准將其生平事蹟宣付史館立傳，俾垂永遠，以勵勤勞。謹臚陳事實，繕具清摺，呈候鈞覽。再查該故總司令身後遺有孀妻弱子，茲據其妻薛氏呈稱：故夫歿於國事，家無餘貲，孤子零丁，饑寒困守，擬求給發遺族年撫金，以憑存活，並資學費等語。查其所陳，均係實情，良堪憫惻，惟海軍瞻卹令草案，遺族年撫金一項，因財政支絀，尚未實行，未便援例，而該故總司令功在國家，歿於國事，若令遺族窮困無依，亦豈我政府酬庸報功之本意，茲擬暫由本部墊給該遺族特別贍恤金每月二百四十元，至其遺孤成丁之年，或年撫金實行之日，此項特別贍恤金即行停止，以示限制，在國家所費無多，而該故總司令之遺孤所成全者至大，是否有當，伏乞鑒核施行，謹呈。」

謹將已故海軍總司令海軍中將黃鍾瑛事略繕摺呈覽：

黃鍾瑛字贊侯，福建閩侯縣人，生有犖性，內行純備，里黨稱之，年十四入馬江船政學堂，勉於學所，志尤遠大，既卒業練習於靖遠、威遠、康濟各艦，及劉公島槍礮學堂，派充濟遠艦員，先後調飛鷹、福靖槍礮員，又歷充海琛、海天、海籌各艦船械駕馭、副艦長之職，擢升飛鷹艦長，時年三十六未娶也。早歲失怙，恃以爲大，戚家故貧，依祿所入，爲其父償夙負兼營窶窶，迄事始成婚，常泫然曰：九泉未安，不敢有室家樂也。越三年調充鏡清艦長兼海軍部參謀，旋長海籌，初甲午之役，中東以爭約啓兵端，濟遠奉令率威遠、廣乙二艦護運赴牙山，歸途遇敵時，鍾瑛濟遠一艦員耳，深知艦隊創始遠遜敵軍，非智取無以制勝，歷說當事者不能用，既而濟遠中礮，台前積屍幾滿時，威遠、廣乙二艦被敵衝散，扼於他港，不能成隊，鍾瑛益怒奮，竟佐艦長回擊敵艦，浪速傷之，後又擊中敵艦吉野，殲其首要及員弁以下死無算，以孤軍無援不窮追，而鍾瑛奮勵之氣益思有以自奮，後敵人猶以濟遠能戰，相戒警備

中華民國七年 八月三十一日

二〇四

云。辛亥武昌首義，北軍腐集漢口，而張軍負固金陵觀望者，陰持兩端，莫敢先發，是時艦隊以清廷之命集於漢皋，鍾瑛素以誠懇為羣艦所推服，一舉足則南北之重輕，獨能沈機慮變，知吾國外患孔亟，民智方開，專制之政府不足以圖存，掃舊布新時不可失，毅然效忠於民國，登高一呼，如響斯應，黎前都督昇以艦隊司令，乃率諸艦退駐九江。聞安慶亂，協同九江司令李烈鈞赴之，督艦隊為之晝夜嚴防，亂定，乃去鎮撫大通，得黎前都督電，以漢陽受敵，且暮且陷，鍾瑛急率艦沿江赴援，而停戰之議隨因以起。嗣白鄂抵滬，遂長全軍艦隊司令部，南京政府成立，舉為海軍部長，屢辭弗獲。是時事事草創，人心未輯，而和議邊延，伏莽有返側之虞，訛言則一夕數至，以部長兼總司令規畫艦隊北伐，及援鄂者，警電紛馳，軍書旁午，徵調因應之繁，至廢寢食，卒以促成南北統一之局，其贊造民國之功偉矣，國事勤勞，心力交瘁，以此得血疾，求解職，政府以其去留，繫海軍之重任，難遽息肩，准解臨時海軍部長兼職，仍留海軍總司令，資以維持大局，鍾瑛亦義以身殉國，雖有疾病，治事不輟，嘔血驟劇，竟以積勞不起，民國元年十二月四日卒，年四十有四，妻薛氏，子一名忠現。」（註九）

註一：「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冊，頁四三〇。

註二：「革命文獻」，第七輯，頁九九九。另「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下冊，頁九四——九五。

註三：「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七〇——七一。

註四：「民國七年九月二日，『順天時報』。另『北洋軍閥史話』，第三集，頁六八。

註五：「閩錫山檔案——護法戰役」，民國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註六：「民國七年九月二日，上海『時報』。

註七：「政府公報」，第九三五號，頁三。

註八：「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頁三七九——三八〇。

註九：「政府公報」，第九三五號，頁四——五。另第九三八號，頁五五——五六。

九月

一日 北京政府制定公布「俘虜審檢委員會章程」。

本日，北京政府制定並公布「俘虜審檢委員會章程」，茲誌該章程條文如下：

第一條 本會專爲審檢有疑義之俘虜。

本條所稱有疑義之俘虜，係指不明是否具有俘虜身分者而言。

第二條 本會由外交、內務、陸軍三部會同派員組織，在審檢所執行之。

第三條 本會委員人數，視審檢事務之繁簡，臨時酌定，但審檢所常設人員，均可隨時調用。

第四條 本會係臨時性質，其時期以每一次審檢事畢爲限。

第五條 審檢時須注意左列三項：

甲、國籍；乙、是否軍人；丙、曾否退伍。

第六條 前條所列三項，須檢查其有無確實證據。

第七條 第五條所列各項，如有必要時，得委託有關係之他國武官證明後，由本會核定。

第八條 審檢事務完竣，其供詞暨判決書各錄三份，呈由外交、內務、陸軍三部核奪辦理。

第九條 本會審檢辦法，由委員長會同委員臨時擬定。

第十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改。

第十一條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施行。（註一）

北京政府督辦參戰事務處，致電吉、奉、黑督軍及察、綏都統，告以對於中日軍事協定，我軍應行遵守事項。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一日

二〇六

效誌原電如左：

「察哈爾田都統、綏遠蔡都統、吉林孟督軍、奉天張督軍、黑龍江鮑督軍鑒：親譯。統密，現在我國與日本因敵國實力將蔓延於俄國境內，基於兩國政府協商之結果，經兩國軍事當局互派委員，協定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自當按照協定各條，彼此實行遵守。除將協定條文密咨外，我軍接待各國軍隊，和平爲要，敬禮誠懇爲尤要。途次爲要，居處往還時爲尤要。交鄰之道，允宜抱信守禮，盡其在我。條文內既經聲明兩國互相尊重其平等，萬不宜時有強弱之見，或遇事過存猜測之心。務祈切飭各隊行之以慎，將之以誠，持之以久，並明白誠諭所屬官兵士，共明斯義，一體遵行，不至失己失人。是爲要盼。參戰處。東。印。」（註二）

石青陽上書國父孫先生文，請指導趙丕臣購軍械。

石青陽領革命軍在蜀，爲整飭軍隊計，自籌川銀元二十萬元以購軍械，因未悉購買運輸之途，槍種彈類配搭之數，故託趙丕臣到滬晉謁孫先生文。本日，石青陽上書國父孫先生文，請指示趙丕臣購買軍械。原函曰：

「中山先生偉鑒：自先生謝政去粵，養晦著書，社會得一曙光，政局失一良導。青陽孤軍在蜀，無所請訓，欲罷不能，進又無功，慚國負民，鮮可補救。計唯乘此閒暇，整飭軍隊，保此一部份實力，以爲將來發展資耳。頃由購軍械一事，已有確款二十萬元（川銀元），未悉購買運輸之途，槍種彈類配搭之數，特託趙丕臣到滬（趙負蜀之合川人，任雲南外交事務多年，通法語，與法人交頗宜）晉謁崇階，乞賜教誨，指示一切，免有遺誤。他日西南有以首義助吾黨者，則必此軍也。專此肅頌撰安，石青陽再拜。」（註三）

許崇智升任護法粵軍第二軍軍長，兼前敵總指揮。（註四）

東三省鐵路公司集會討論處理俄工罷工事；並試以華工開車。

哈爾濱之俄籍鐵路工人，因工資被核減而罷工，本日上午十時，東三省鐵路公司爲此事召集會議，

日本武官、赤哈隊軍官均列席，我國亦派副官長馬憲章、科長傅閏成參加，結果議決對俄工人下哀的美敦書，飭令開車，限以四鐘答覆，並恐工人暴動，由我派兵於各機關、各要隘嚴加防範。

四鐘已到，俄工人仍不願開車，候車者漸多，我恐生事變，故派華工十餘人試以開車。（註五）
奉天輯安縣為鬍匪所陷。

自南北開戰以來，各縣之駐防軍隊，半多移防前綫，因而窮鄉僻壤匪人滋潛。政府雖曾迭派軍隊往剿，但此擊彼竄，終無根株之一日。

本日，輯安縣附近之鬍匪合集一處，竟將縣城攻陷，縣知事和警務長於城陷後下落不明，居民相率逃難。（註六）

民初國會衆議院議長、進步黨黨魁湯化龍，在坎拿大被華僑王昌槍殺，王亦自殺。

湯化龍與霍德輝、傅霖等，於上月二十八日遊美洲，後抵坎拿大維多利亞候船回國。本日晚，湯族僑民公宴湯氏等人，八時散席；湯與數人同在華街散步，突有華僑王昌，開槍向湯狙擊，湯仆地殞命，兇手復追擊霍等，霍亦仆地受傷；旋警察追兇急切，兇手無可逃，遂自戕。王昌係理髮匠，粵人。（註七）

附錄：一、劉以芬：湯濟武先生之被刺（註八）

自研究系被反對黨誣為陰謀派，於是湯濟武先生遂儼然成爲陰謀之魁。在不識先生者，其想象中，必疑之爲深沈陰鷙，機詐百出，實則先生和易近人，時時顯露書生本色，絕非如外間所云者。先生對黨素主由政治結合，進爲道義結合，故每接晤黨員，輒以修德、勵學相勸。嘗於夜闌人靜，與三五同志，縱論古今中外成敗得失之林，慨然謂：吾終日奔走國事、黨事，極感疲勞，惟此時始稍稍還我自由，轉覺樂趣盎然，精神彌旺。憶當赴美前數夕，先

生與崧生及余談政治學問題，先生素服膺日本浮田和民博士，時博士方主京稻田大學政治學講座，兼太陽雜誌主筆，著有政治學及西洋史等書，先生亟稱其議論不正通達，具有特識，足藥日下論政者虛僞險僻之病，談至夜分，尚娓娓不倦，此則真一書生矣。先生每值翌日有演說，輒於臨睡時，取常讀書數冊置枕畔，略事翻閱，即入黑甜。至登壇，則滔滔不竭，言皆有物，聽者莫不滿意。居恆健談，然遇有臭味不相投者，輒嘿不作一語，或昏昏欲睡。性不善宗教，當任教育總長時，馬和伯老人往謁，商教會學校問題，陳說良久，方訝主人何以不置一詞，視之則熟寐座上矣。此固有失待人接物之道，然其純任天眞，毫無緣飾，亦可藉窺一斑。夙持儒家素行之說，謂政治本是艱苦生涯，若不能隨遇而安，一事未成，先圖享樂，豈足有爲？故平日於起居吃著，均不厝意。曾與崧生因黨事乘輪南下，至則艙位已滿，而事又不能緩，乃商之船員，借木板支爲床，各據其一，崧生尚鋪白攜被褥其上，正輾轉反側，苦難成寐，視先生和衣而臥，鼾聲作矣。船中餐無殊草具，崧生幾無可下箸，先生狼吞虎嚥，甘之如飴。崧生嘗戲謂濟武實至今未脫野蠻生活，先生一笑置之。先生小事或糊塗，大事則極有分際，與袁、段均曾一度攜手，方其合也，不即不離，及其去也，不隨不激，始終處之裕如，不貽拖泥帶水之誚。於國民黨，雖有見仁見智之不同，然一遇國家安危所繫，立即釋嫌言好，戮力同心，真不失大政治家風度。綜觀先生生平，其謂爲陰謀家，毋寧謂爲本書生氣，尙較適當。然天下歪曲之宣傳，往往勝於事實，感情之判斷，往往超乎理智，致當時無論國民黨與非國民黨，殆均視先生爲陰謀魁傑，而先生後來之慘遭非命，或即種因乎此。先生畢業日本法政大學，時作觀政歐美之想，自參加段閣下野，在國內政治活動，一時既暫呈靜止，而國際大戰告終，一切方在劇變，允宜乘此時機親往觀察以資參考。乃決取道日本，赴美一游，本約余偕行，余以牽於他務，未能遠離，遂改約霍君儷白，實則霍君較余爲適，以其嫻英語也。先生既抵美，舉凡彼邦政制、思潮、社會組織、政黨形勢、工商業情形，罔不悉心考察，撮要紀存，以備他日返國，編輯成書，藉資國人考鏡。未幾得黨中電促歸，歸經西雅圖，是處華僑商會開會歡迎，會散，衆請乘汽車行，先生以寓所密邇，屏不御，與諸人且行且談，不十數步，至經最狹處，突一人迎面而來，槍舉彈發，先生應聲仆地氣絕，兇手亦自殊。其行刺原因何在？由於自動，抑或有人主使？以無口供可鞫，終成疑案。第知兇手業理髮，隸某黨黨籍，以先生平生感有政敵，無私仇，則此案與政治當不無關係，豈反對者過於重視先生（即所謂陰

謀之魁），故必欲殺之以爲快耶？先生噩耗抵京，全黨震悼，尤以余辜先生盛意，未獲偕行稍盡將護之責，至今猶時覺疚心。先生歸骨後，同人搜其行篋，得殘稿一束，皆在美考察時所隨錄者，以不忍任其煙沒，囑余將文字略加修正，交由北京晨報發表，然實不能盡先生所欲言者於萬一也。憶先生輓宋教仁先生有「何國人忍把萬里長城白壞」句，乃相隔不十年，先生竟繼宋先生之後，而自成爲被壞之長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民國以來，無論何方，均不悟相反相成之理，不互相尊重人才，轉互相摧毀人才，此我國所以不振也，悲夫！

二：沈雲龍：湯化龍及其悼亡詩（註九）

宣統元年己酉九月，清廷依照九年預備立憲清單所宣示之程序，詔開各省諮議局，其性質類似臨時省議會，是爲地方有民意機構之嚆矢。一時立憲派之各省俊彥，遂聯翩而起；如湖北之湯化龍（濟武）、直隸之孫洪伊（伯蘭）、山西之梁善濟（伯強）、四川之蒲殿俊（伯英）、福建之劉崇佑（崧生）等，均被推爲諮議局議長或副議長，蓋其學識、才德、清望，胥爲輿論所推重也。嗣以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季直）之發起，組織各省諮議局聯合會，從事召開國會請願運動。於是化龍與孫、梁、蒲、劉諸人，相聚京師，縱談大計，投分甚深。日後入民國，組共和建設討論會，組民主黨，進而與共和黨合併爲進步黨，咸奉化龍爲之魁，而諸人則其中堅，即淵源於此。

化龍等以請願召開國會失敗，遂各歸鄉里，領導地方，既憤慨於清廷立憲之無誠意，乃轉而同情革命派之所爲，故辛亥武昌民軍振臂一呼，不崇朝而四方響應獨立者，各省諮議局，亦與有力焉！當武昌舉義時，議組軍政府，都督人選，衆初屬意化龍，而化龍以不諳軍事辭，始公推黎元洪（宋卿）爲都督，化龍長民政，並以湖北諮議局爲都督府。事見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紀，可徵也。及漢陽失守，化龍辭職，隨黃興（克強）東下至滬。民國成立，黃任臨時政府陸軍部長，以化龍爲祕書長。化龍於革命黨人之政見，雖不無持異同，然私人間之交誼，則多相友善。民二，宋教仁（鈍初）被刺，化龍輓以聯云：「倘許我作憤激語，謂神州當與先生毅魄俱沈，號哭苑巨卿，白馬素車無地赴；便降格以利害觀，何國人忍把萬里長城白壞，從容來君叔，抽刀投筆向誰言。」是聯對宋推崇備至，而於主謀刺殺者，尤深憤懣，故一時爭傳誦焉。

是年四月，國會成立，化龍以議員被選爲衆議院議長。次年五月，任教育總長，以不附袁氏帝制，於四年十月辭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一、二日

二一〇

職。六年七月，張勳復辟救平後，復入段祺瑞（芝泉）內閣爲內務總長，旋與安福系議論不合辭職，赴國外遊歷。翌年八月，在美洲遇刺死。化龍，湖北涪水人，光緒甲辰進士，爲人和易平近，書生本色，能文，善演說，詩不多作，獨其悼亡諸什，成於赴美以前者，纏綿哀艷，惻惻動人。題爲「亡室夏夫人以丙辰七月卒於東京寓廬。今年四月，余漫遊來東，桑田夫婦，引視故居，愴然有作。」詩云：『海外重來賦大招，故居凝睇黯魂銷。隔牆桃李將春去，舊路塵燕入夢遙。十步回頭腸九轉，卅年離恨羽雙脩。蓬山青鳥知何處，望斷天涯淚似潮。』『蜂慵蝶懶奈何天，落盡櫻花又一年。鵲淚已枯惟有血，鸞膠欲續更無弦。仙蹤盼斷三山影，癡夢猶尋再世緣。萬里相隨舊明月，照人不似舊時圓。』『種草忘憂酒遣愁，拙刀不斷愛河流。報君拚着鰥閑眼，老我誰憐鶴上頭。可有癡魂能化蝶，不堪密誓負牽牛。風尖露冷春寒重，淒絕更深獨倚樓。』『春事闌珊夢影驚，異鄉花鳥總無情。檢囊怕觸同心結，背地時溫嚙背盟。忍使黔婁傷獨活，不教方士報雙成，青梅竹馬兒時戲，此樂重尋是再生。』『死別經年夢尙疑，羌無片語寫衷思。却驚宿封香塚，豈有飛花返故枝。清怨靈妃遺錦瑟，空名夫婿誤金龜。思君一字千行淚，天上人間知未知。』化龍本不以詩名，然此數作，隸事遺詞，頗見工整。

註一：「政府公報」，第九三五號，頁七。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三三四。

註三：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二二。

註四：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二四。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頁三八三。

註六：民國七年九月十二日「順天時報」。

註七：民國七年九月五日「順天時報」。

註八：劉以芬：「民國政史拾遺」，頁三六—三九。

註九：沈雲龍：「近代史事與人物」，頁一六一—一六二。

二 日 北京政府公布「修正留日官自費生獎勵暫行章程」。

北京政府于本日公佈「修正留日官自費生獎勵暫行章程」，其內容如下：

一 勤學獎勵

第一條 留日高專以上各校官費生，一學年內不欠席，並學年試驗及第者。

第二條 留日高專以上各校官費生畢業時，合計三學年不欠席者。

二 成績獎勵

第三條 留日高專以上各校官費生，學年試驗考列最優等者。

第四條 留日高專以上各校官費生，畢業試驗考列最優等者。

第五條 準第三條及第四條之規定，凡各學校之成績報告，如以分數為標準者，應以八十分以上為最優等，以甲、乙、丙、丁分等級者，應以甲等為最優等，其餘標準得準此類推之。

第六條 留日高專以上各校自費生，有與本章程第一條及第四條之規定相符者，得給予補助費。

三 獎勵金之標準

第七條 合於本章程第一條之規定者，給予二十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之獎勵金。

第八條 合於本章程第二條之規定者，給予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之獎勵金。

第九條 合於本章程第三條之規定者，給予二十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之獎勵金。

第十條 合於本章程第四條之規定者，給予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之獎勵金。

第十一條 官費生得獎勵金時，監督得指定其用途。

第十二條 官費生於同一年內得兩項獎勵時，就最多額以上，合併額以下，酌定其獎勵金額。

第十三條 官費生如不遵照定章，呈送留學日記者，雖合於本章程各條之規定，亦不得給予獎勵金。

第十四條 第六條所定之補助費，每年不得超過三百元。

第十五條 本章程自民國七年九月十一日施行。（註一）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日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日

二二二

北京政府教育部令留歐學生監督，調驗官費學生在學成績憑證。

留歐官費學生留學狀況，自民國五年七月由前任監督呈報以後，尚未續行呈送。北京政府教育部因聞在外學生，多有荒廢學業，日事游蕩情形，故通令留歐學生於每年暑假後，至遲於十二月以前，取具成績證明書，送由監督處彙齊送部以憑考核。原令如下：

「案查留歐官費各生留學狀況，自五年七月由前任留歐學生監督呈報以後，尚未續行呈送各生在學成績。頗聞在外各生，多有荒廢學業，甚至留學經十有餘年之久，日事游蕩，永無卒業之希望者，虛糜國家鉅款，耗費寶貴光陰，言念及此，深堪歎息。本部現為實行整理留學事務起見，亟應調驗各生在學成績之憑證，除留學德比兩處學生，現因特別情形應從緩辦理外，仰即通告英、法、瑞三處官費學生，每年暑假試驗後，至遲應於十二月以前，取具試驗成績證明書，送由監督處彙齊送部，以憑考核；其已經畢業各生繼續實習者，亦應取具所在實習工廠等處之證明書類，一併送部，自此次通告以後。各官費生應即逐年照此辦理，將本學年內足以證明學業成績之憑證，自行送請監督處彙送本部。總之本部有考核學生學業之職權，各生受領官費，即有按期報告，證明其並未虛耗公帑之義務。乃聞監督處發出通告，學生往往視為具文，或虛應故事或置之不理，實非所宜。嗣後倘有不得已事故，未能應試，或應試落第者，必須自行聲敘理由，一併送由監督處轉呈本部核辦，如不呈明情由，而未將成績送部者，即以無成績論，仰即通告各生知之，此令。」（註二）

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長陳籙，晤美國馬克謨代辦，會談有關日本不遵守中日軍事協定，進兵滿州里事。

茲錄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長陳籙，會晤美國代辦馬克謨之間答全文如下：

「丁參贊、嚴參事、黃宗法辦事在座。

中日軍事協定事。

次長云：如貴代辦今早有暇，尚有一重要事件相談。

馬代辦首肯。

次長云：關於日本進兵滿州里之舉，本國駐美顧公使曾訪貴國外務卿云，日本進兵我疆，並未得我許可。貴國外務卿當以顧使之言，告日本駐美大使。該大使旋報告日廷，以顧使之言爲不確，乃訓令駐京日使，要求本國政府，電令顧使特訪貴國外務卿，更正前言，並告貴代辦云。按日本進兵我土經過情形，已詳致駐美顧公使電內，大要如下：本月初八日，林公使往見段總理，談到上述要求，復於十一日面告本部劉參事，日本定於十三日在滿州里動兵云云。昨日在國務會議提出此案，當經議決電令顧使向貴國政府陳述此案實在經過情形。至日本要求本國政府告知貴國政府云，本國政府先已許可日本進兵滿州里。但中國政府並未給如是之許可，自不能承認有該項之許可。今日日本業已進兵滿州里，中國勢不得不爲特別之承認，故現時即算中國曾經承認中、日軍事協定生效，並允日本進兵我土。中國如此決定，一則因滿州里業已發生上述情形，再則因中國希望日本川兵區域有一限制。致顧使電已經拍去，顧使必將此案經過情形，報告美國政府。至貴代辦欲否再將此番面述各節，稟報貴國政府，則聽貴代辦卓裁。

（次長旋命嚴參事擇要譯述致顧使電稿。）

次長云：本國政府根據中、日軍事協定第十一條主論，該條載有軍事協定生效時期以前，必須兩協定國之最高統率部，商定開始之等字樣。中政府所以看重此條者，緣兩國共同進兵之前，先必籌備軍事辦法，如各出兵若干，如轉運，如應出發之路線等等問題。此次日本進兵滿州里，於上述各項均未經過，彼此看法，所以不同。

丁參贊云：可否將中、日軍事協定全文示閱。

次長云：已經宣布於報紙。

丁參贊云：是導報否。

次長云：不獨英字報，中國報紙大都載之。

馬代辦云：報載完全否。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日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三日

二一四

次長云：尙有一可注意之點，自前次中、日軍事會商以迄今日，關於該項協商以及日本進兵我土各事，日本使館對於外交部並未有一件公文來往。

馬代辦云：余已知悉貴次長所指之點，惟貴國政府曾於七月二十七日致日使署公文一件。

次長云：余記得該件公文，七月間齋藤中將致本國陸軍總長、內閣中、日軍事協定所預防之事，發生時期必至，中國政府其將履行該協定否云云。陸軍總長復謂，若所預防之事，發生時期果至，中國政府對於使前項軍事協定發生效力一節，自願發表同意。

馬代辦云：如貴次長不以所求爲失常，請將貴部致願使電文抄賜一份，因電內所載日期甚多，閱之不易記憶。

次長云：頃已將是電內容譯述尊聽，再將是電抄送一份，自無不可，惟乃須先向總理陳明，再爲辦理。」（註三）

註一：「政府公報」，第九四〇號，頁八八——八九。

註二：「教育雜誌」，第一〇卷，第一〇號，頁七五。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三一——三二。

三日 曹錕等通電，請段祺瑞仍任國務總理，勿萌退志。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於上月三十一日通電，表明於「元首改任之時，及時引退，遂我初服」。該電發出後，北洋武人多表挽留，本日曹錕發出挽留電文曰：

「銜略。統密。芝揆世電諒達台鑒，錕卽復一電文曰：北京國務總理鈞鑒：頃讀世日通電，歷述時艱，憂心國事，詞婉義正，心志皎然，敬佩無量。當震撼危疑之際，正千鈞一髮之時，我公總攬中樞，以國家大局爲重，既鑒於人心浮動，尤賴力任鉅艱，持以鎮定。處茲時會，詎忍息肩？錕風雨同舟，諒尤切至，雖自慚驚鈍，而職責所在，凡所以爲國家謀治安者，自當竭力維持，共支危局，馳電奉復，謹佈區區，幸賜察焉等語。特錄奉覽，曹錕江印。」（註一）

張作霖嗣於六日通電挽段，電文曰：

「銜略。統密。芝揆世日通電諒達台覽，霖復一電其文曰：北京國務院總理鈞鑒：統密。祇奉世日鈞電，仰見關懷大局，曲意維護，訓誡殷殷，尤深悚悚。竊念國步艱危，至斯已極，內憂外患，變故環生，非有我公之担任艱鉅，不足支撐危局，非賴我公之貞固幹濟，不能企望將來，伏願鈞座，屏除浮言，勿萌退志，保民救國，貫澈始終。當茲元首選定之初，正明良遇合之際，同心一德，輔相國家，德業畢隆，毀譽不計。作霖不敏，竊願簡練軍實，親執鞭弭，爲政府之後盾，區區愚忱，維垂鑒納等語。特聞，張作霖魚印。」（註二）

張懷芝、倪嗣冲、閻錫山、劉存厚等，亦隨後相繼致電段祺瑞，勸其仍留原任，勿萌退志。（註三）

其實段氏發出引退之電文，乃在逼迫馮國璋下野；該電文發出之時，安福系所操縱之國會已經開會，且將改選總統，故其表示下野，端在迫馮實踐同時引退之諾言。然段氏之聲言引退，事實上只是一種姿態，因新當選之總統既由段派所操縱，且段氏又保留參戰督辦職務，所以段氏明爲下野，但暗中仍握實權，而馮國璋之下野則爲真正下野。（註四）

駐恰克圖佐理員李垣，向北京政府報告關於調停恰境德奧俘虜向捷克軍投降之經過。

恰克圖與俄境接壤，曾爲俄新舊兩黨爭戰之地：俄境之德奧俘虜本援助新黨，自新黨敗後，德奧俘虜亦疲於戰事。我駐恰克圖佐理員李垣，以我國不便收容進入境內之德奧俘虜，又恐其與捷克軍對峙，爲亂恰境，故出而調停，結果達成協議，德奧俘虜向捷克軍繳械投降，並自行維護後營子（特羅宜次闊薩夫斯克）和恰克圖之秩序。本日，李垣將調停經過呈報北京政府外交部。呈文曰：

「呈爲遞陳恰境防務及外交經過情形，恭呈仰祈鈞鑒事：竊恰克圖地處邊陲，逼近俄壤，自俄國軍興起，黨

派分歧，時相擾攘。邊事風潮益垂緊急，外交情形愈趨複雜，波譎雲詭，無日不處於困難漩渦之中。職自維謫陋，任近才幹，一切設施，總以不背中央所持大政方針，保護恰境治安爲主旨。查俄國新舊兩黨，所持主義各殊，勢成水火，互相傾軋。始則新黨勢力極盛，對於舊黨動起衝突，繼而舊黨仍占勝利，捷克軍率兵來恰。謹將數月間之經過情形，撮其犖犖大者，縷晰陳之。

竊職到任之初，新黨在恰勢力日益發展，駐恰俄副領事因該黨之脅迫，要求交出舊派武官，恐慌萬狀，棄職潛逃庫倫，領館衛隊及辦事人員同時解散。前已電陳鈞部在案。旋奉電訓，中俄訴訟由華官斟酌情形辦理等因。奉此，職以責任深重，凡於內政外交，莫不審慎周詳而後敢出。故就職伊始，常即派兵戒備，維持現狀。惟與俄界接壤之區，如俄境之恰克圖，俗稱前營子，與買賣城近在咫尺，及特羅宜次關薩夫斯克，俗稱後營子，則距買賣城僅六七華里。羣情沸沸，幾至不可終口。以故俄國富商及俄亞銀行以及凡稍有身家之俄人，莫不遷徙於買賣城，以圖保護。此舊黨勢力衰微新黨極盛之時期也。

迄俄副領潛逃多日，忽自庫倫歸來，設立機關，召集黨徒，散布傳單，號稱白牌軍，總計人數不過百五十人，徒以身居華地，有所保護，而於細事瑣故，對於新黨動輒加以威嚇。如在買賣城購物之新黨女眷，被該副領事扣留，將所帶防身手槍搜去。及徒手紅牌軍，即新黨，四人在買賣城被白牌軍多人包圍。該新黨領袖比即來稱：數月以來，因對於華官之信用，凡在華舊黨毫末加以侵犯，而該黨竟目無中國，肆意行兇，來署要求於一小時內，將白牌軍首領之副領事交出，否則率兵來攻。職當即答以蒙古係中國領土，外國兵隊不得擅自開來，致違公法。且此種衝突尚有挽回餘地，乃一面準備兵隊以防後患，一面開列條件以息爭端。

條件所開，凡舊黨白牌軍即日繳械退出恰境，副領事由華官負保護之責。凡新黨徒手來買賣城者，准其過境，但應受華兵之檢查。至紅牌軍之奧俘軍隊，應送往烏金斯克地方。同時派員調查住買賣城華俄戶口，編置清冊，並設立檢查處，派員稽核過境俄人。所提條件，磋商至再，始就範圍。

該新黨率皆年幼無知，輕舉妄動，因屢受舊黨之校辱，竟有率領多人，乘坐汽車，來買賣城，聲稱購物，實欲捕拿副領事等。乃竟肆其兇橫手段，搜索舊黨多人。本署巡兵目睹此情，飛報來署，職立即派二等祕書牛文炳阻止

，聲明中國領土內何容任意拘人等語。當將被捕俄人七名，悉數退還，並約定兩方同時撤兵，以弭戰禍。惟舊黨恃有憑依，毫無恐懼，故對於新黨始有扣留槍械及包圍情事。而新黨則知彼人數過夥，自非其敵，故對於舊黨始有欲捕副領事之舉，此職所以勸令舊黨繳械，即正所以保全彼等，阻止新黨不准在中國境內拘人，亦正所以保護買賣城之秩序。

乃該舊黨退出恰境後，在買賣城以南六十華里之伊畢其克地方，招募華人，充當兵役，秣馬厲兵，意圖夾擊新黨，以鑿其欲。俄邊界新黨亦安置山砲，準備作戰。竟有該黨軍隊二十二人持械於晨間竄入我境，偵探舊黨消息。職聞信後，起即派員率兵截阻，押交該黨首領，並聲明如再有越境情事，定予扣留。以故此禍患，無形消滅。職竊慮該兩黨彼此陷害，終難免於戰事，而近在咫尺之買賣城，深恐首當其衝，玉石皆焚，人民生命財產危如累卵，左右籌思，焦灼萬分。乃會同俄副領事及蒙古官員，親赴伊畢其克地方查勘一遍。舊黨聞我軍將繼續開至，恐被繳械解散，業已風聞遠遁，遂遷往恰境以東俄境之庫達林地方。新舊兩黨開始血戰，先則舊黨勝，繼則大敗，仍竄回蒙地藏匿，前已電達鈞部在案。謹遵陽電，設法繳械解散。惟恰城兵力單薄，已無可諱言。除舊有騎兵兩連外，現因邊防危急，由庫倫加撥騎兵一連，然共計人數不過百五十人，祇能以和平手腕對付，勸令舊黨繳械。交涉結果，未至決裂，亦云幸矣。此新舊兩黨衝突之時期也。職對於新舊兩黨，向持不偏不倚態度，要之務以顧全買賣城商民爲懷，此所以始而令舊黨繳械，繼而又令其退去恰境。查舊黨若不使之繳械退出，則彼等躍躍欲試，恰克圖之治安岌岌可危。新黨若不檢查過境，則買賣城之秩序，時虞破壞。

泊至伊爾庫次克之舊黨捷克軍發現以後，新黨勢力難支，將其總機關移至烏金斯克地方。不數日間，烏金斯克及斜連根斯克兩處，又相繼爲捷克軍佔據。而新黨及無政府黨，即黑十字軍，均退至恰境。時有搶掠買賣城消息，商民惶恐，不知所措。職一面派員率兵彈壓市面，一面率領職員終日戒備，如是者多日。其退至恰克圖河口之新黨，及竄往後營子之潰兵，並德奧俘虜共計二千餘人，加以原駐該處之紅牌軍及新來之無政府黨等共達五千餘人。以上黨派繁多，攪擾殊甚，恰境居民，寢饋難安，此新黨失敗之時期也。

俄國新黨失敗後，兵心渙散，將領潛逃。從前援助新黨之奧國俘虜，業已疲於戰事，有歸馬息兵倒戈相向之慨。

。前奉庫倫陳都護電訓內開：『頃奉院部有電覆稱：俄新黨及德奧俘虜越界南竄，如繳械投降，當然設法收容』等因。奉此，職當遵示辦理，惟衡諸事實，實非所宜。若我國令其繳械，收容邊境，將來德奧戰事告終，此等奧俘實為侵略遠東之媒介，我國邊疆之禍根。且彼人數過衆，何能得此廣大地點以為收容處所。即或能收容，而駐恰華兵不過騎兵三連，萬無監視力量，稍一不慎，為患無窮。況此種費用為數過鉅，當此國帑支絀，曷能籌措。查奧國雖為中國之敵國，而此處奧人仍係俄國之俘虜，中國自無收容之權責。奧人既為俄國俘虜，而附和新黨從事戰爭，事敗又欲託庇於中國，中國更無保護之必要。是奧人之身分，既非中國正確俘虜，復非政治罪犯無疑。因有種種關係，故萬無收容之理。然任其常在恰境，與捷克軍互相對峙，則捷克軍又甚仇視奧俘，終必歸於一戰。惟後營子與賈城相距一間，槍林彈雨，難免不受波及之禍。前瑞典國紅十字會代表安特生來稱，擬請華官出為兩方調停，以息戰事。熟思至再，能出於兩全之策者，除出為兩方調停外，實無他法，再善於此。

職為維持人道保護治安起見，乃派秘書長路邦道，主事李錫田以個人名義，會同蒙古官員，前往斜連根斯克，向捷克軍前敵代表接洽調停一切，該司令頗表贊同維持恰境之善意。當即派該軍統領參謀二員，偕同來恰與議。竟夕，召集蒙署副賽特，後營子地方自治會長等，買賣城俄僑首領，瑞典國紅十字會代表，奧俘代表。由中國主席，開會磋商繳械待遇等項。但主席處於居間調停地位，僅介紹各方會集，並不加入表決。餘如蒙境內著名之白牌軍領袖及庫倫領事署衛隊長，蒙兵營教練官等，亦皆列席。逐條議決，天明始散，送由該司令承認。當未經議決期間，捷克軍不出恰克圖河口，奧俘兵隊不出後營子一步，各保地方秩序。

調停條件大略，一、後營子及恰克圖河口駐紮之德奧俘虜，應遵照指定之時口，交出戰時利用品及官產等。二、德奧俘虜既自擔任維持後營子及恰克圖地方秩序，至俄國捷克斯拉夫聯軍支隊首領指定日期以前，應照常嚴行防範。凡辦理一切事件，須聽臨時地方自治機關之命令。三、德奧俘虜交出軍械，應即遵守國際法規定之待遇俘虜條例，其附和新黨內亂罪，因保全後營子秩序有功，准予從寬免究。該捷克軍司令認可條件後，一面進兵，一面繳械。及抵後營子時，奧俘已繳出機關槍四十架，大砲六尊，步槍二千枝，並有子彈炸彈馬匹等項。地方秩序甚稱安靖，居民照常生業。此舊黨捷克軍抵恰後之現在情形也。

總之，此次邊防叠經變幻，職署兵力單微，徒憑外交手腕，以保持數百年不經兵劫之買賣，亦不幸中之大幸矣。職竭盡棉薄辦理，始成現在結果。然俄國黨禍方興未艾，將來有無變動，殊難預測，而恰克圖為外蒙門戶，腹地咽喉，國防計劃外交問題，關係至為重要。嗣後如有事件發生，再當隨時電陳鈞座，伏乞指示機宜，俾得有所遵循。謹將恰境此次防務及外交經過各情形，逐一瀝陳，呈請鑒核訓示。謹呈外交總長。都護副使駐紮恰克圖佐理事員李垣呈。」（註五）

廣東督軍莫榮新編飛機隊兩隊，以譚根為第一隊隊長，林福元為第二隊隊長，林並携單雙翼飛機三架向海安方面出發。（註六）

日本赤塚總領事向北京政府建議，滿州境內日本人與華人訂結鑛山關係合同時，須得管轄領事之許可。（註七）

駐福州之各國領事開會議決，請求日本軍艦回航，以保護留住福州之外國人。

福州因北軍敗走，人心惶惶，情勢危急，駐福州之各國領事乃於本日開會議決，請求日本軍艦回航，以保護福州之外國人。（註八）

註一：國史館專檔：「閩伯川先生要電錄存——護法戰役案」，頁一二B——一三A。

註二：同註一，頁一三A——一三B。

註三：同註一，頁一四A——一六B。

註四：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四冊，頁一五一。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二七六——二七九。

註六：民國七年九月四日「順天時報」。

註七：民國七年九月六日「順天時報」。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三日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三、四日

註八：同註七。

一一〇

四 日 北京國會選舉徐世昌為中華民國第二任大總統。

按民國二年國會所訂「大總統選舉法」之規定，總統任期為五年；袁世凱於民國二年十月，就任第一任正式大總統，袁氏暴死，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復辟」之變，黎氏去職，馮國璋繼任；至本年十月，將滿法定期限，故當於本月改選。（註一）

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是 國父孫先生文。孫氏係於武昌革命成功，清廷瀕亡之際，經各省代表依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選出。民國元年二月，清帝退位，袁世凱即電告臨時政府，表示贊成共和。國父孫先生文依約辭職，並荐袁氏以自代，參議院乃舉袁氏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為副總統。

（註二）

民國元年三月，參議院修改「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為「臨時約法」，由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孫先生文公布。參議院依據「臨時約法」之規定，制定「國會組織法」、「衆議院議員選舉法」和「參議院議員選舉法」，據此三法規，第一屆正式國會（即後所謂之舊國會）乃於二年四月八日產生。十月六日，國會選舉袁世凱為第一任正式大總統，黎元洪副之，十月十日就任。袁氏就職後，因擬修改「臨時約法」為國會所拒，於三年一月十日，明令解散國會，另成立「政治會議」為政府之諮詢機關，五月公布「國民約法」，以代替民國元年之「臨時約法」，並進行稱帝之準備，後因事未成，於五年六月六日憤恚而卒。次日，副總統黎元洪繼任。

黎氏就任後，於五年六月下令恢復民元「臨時約法」，並令八月一日續行召集國會，是日黎氏蒞臨國會補行大總統就任宣誓。十月國會選舉馮國璋為副總統。（註三）

民國六年，由於對德參戰問題，引起府院之爭，總統黎元洪免國務總理段祺瑞之職，然黎氏亦被督

軍團以武力脅迫解散國會；黎氏爲對抗段氏，請安徽督軍張勳入京，乃導至「復辟事件」，黎氏亦因而去職。

張勳復辟失敗後，馮國璋代理總統職，段祺瑞復任國務總理。段氏因與國會嫌隙已深，不願其恢復，乃借臨時約法所定參議院之例，於十一月成立北京臨時參議院，先後議決修正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修正參議院議員選舉法和修正衆議院議員選舉法，作爲成立新國會之準備。本（七）年三月，段氏復命徐樹錚、王揖唐等組織安福俱樂部，利用金錢操縱選舉，選舉結果，安福系在國會中佔三分之二之席位；八月十二日，新國會開幕，此即世稱之「安福國會」（註四）當黎元洪解散國會至段祺瑞操縱新國會期間，國父孫先生文在廣東宣言護法，召集舊國會議員南下，成立非常國會和軍政府，以對抗北方。

北京新國會成立之時，馮國璋代總統之任期適已屆滿，自應改選。安福系本擬舉段祺瑞爲總統，因段氏對日本大借款事爆發，輿論沸騰，大失民心；且若爲總統，係繼馮氏之後，恐引起直系不快；段氏本人亦不願捨去實權，而取徒擁虛名之總統，乃於八月三十一日通電表示引退，不作競選之打算。（註五）至於馮國璋，未嘗不思蟬聯，然不知事前利用直系與反段之舊交通系和研究系，密商合作，以爭勝於選戰，徒知倡議和平，指使嫡系督軍將領主張停戰，以拆段之台，而不計及己之任期將屆；迨新國會議員大致產生，始撥巨款百餘萬元，從事競選，無奈爲時已晚，無濟於事，因於八月十二日通電表示無意戀棧及競選。（註六）

段、馮既對選舉無望，乃畀諸徐世昌。徐氏爲北洋系元老，地位僅亞於袁世凱，在清末，其官階即遠超馮、段之上，故不特馮、段不敢與之抗顏，即袁氏生前對之亦極優禮。徐既有此憑藉，其心目中祇有一袁氏，袁死，即不作第二人想。惟究係文人，無軍權在手，不能不讓馮、段先發祖鞭，已則閒散在野，靜觀世變。及馮、段失和，各逞意氣，徐居間執言，又能不涉偏頗，用是不爲雙方所嫌忌，益加尊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四日

二二二

崇。結果，馮、段爭持不下，兩敗俱傷，遂造成共同擁徐出山之局；故徐氏被舉爲總統，實乃時勢所造成。（註七）

本日上午十時，北京參衆兩議院召開總統選舉會，出席議員，參議院一百三十三人，衆議院三百零四人，共計四百三十六人。選舉結果，徐世昌得四百二十五票，段祺瑞五票，王士珍一票，張謇一票，倪嗣冲一票，王揖唐一票，廢票二張；徐世昌當選總統。（註八）

附錄：一、參議院公報：總統選舉會紀事（註九）

中華民國第二屆總統選舉會速記錄

中華民國七年九月四日上午十時振鈴開會

參議院出席議員一百三十二人

參議院出席議員三百零四人

參議院議長（梁士詒）主席

主席：本日因病不能主席，依法請副主席主席。

參議院議長（梁士詒）退就議員席。

衆議院議長（王揖唐）主席。

主席：現由兩院祕書查點兩院議員出席人數。

祕書查點人數畢。

主席：參議院出席議員一百二十七人，衆議院出席議員二百九十二人，均足三分二以上之法定人數，應即宣告

開會，封閉議場。

警衛封閉議場。

主席：按照先例，兩院應各簽定議員八人，爲開票檢票發票員，此項抽籤例由主席辦理，現由本席抽籤。

簽定兩院議員各八人姓名如左：

參議院：陳之麟、解榮格、江紹杰、宋伯魯、呂調元、倪道杰、許受衡、林韻宮。

衆議院：劉興甲、王毅、王樹枏、易克臬、劉勗望、金紹城、劉樹棠、羅仁博。

主席：現宣告按照大總統選舉法，用無記名投票法選舉中華民國大總統，應請參觀人暫行退席。

參觀人退席。

主席：簽定開票檢票發票諸君於一切手續請先與祕書廳人員接洽，接洽後祕書廳人員照例亦均應退席。

兩院祕書廳人員退席。

主席：現宣告投票手續，開票、檢票、發票員應先行投票，次由開票、檢票、發票員、唱號，兩院議員各依號數，每起十人，以次赴寫票所寫票，選舉票上只書被選舉人姓名，選舉人自書姓名於名刺，寫票畢，投票於票櫃中，投名刺於名刺櫃中，投票人由東階上，西階下。

主席：現宣告唱號、發票、寫票、投票。

選舉人寫票、投票畢。

主席：宣告封號。

開票、檢票、發票員封號畢。

主席：投票已畢休息十五分鐘。

時下午十二時十五分。

下午十二時三十分振鈴繼續開會。

主席：休息時間已滿，請開票員開票。

開票員開票畢。

主席：請檢票員唱票計數。

檢票員唱票計數畢。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四日

二三四

主席：現報告投票結果，本日兩院議員出席者四百三十六人，所投票數與名刺數及人數均相符開票結果，徐世昌得四百二十五票，段祺瑞得五票，王士珍得一票，張謇得一票，倪嗣冲得一票，王揖唐得一票，廢票二張。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二條：「得票滿投票人數四分三者爲當選。」四百三十六之四分三爲三百二十七，今徐世昌所得票數爲四百二十五，已過四分之三之數，應當選爲中華民國大總統（衆鼓掌）。

主席：此次開總統選舉會，秩序非常整齊，足爲選舉投票之模範，亦即爲民國和平統一之先聲，可喜可賀（衆鼓掌）。

九十九號參議院議員（江紹杰）：本日投票結果，幾乎全場一致選舉徐公世昌爲大總統，誠可爲民國得人之慶。但今日各報喧傳謂以徐公之虛懷，當選後必將謙讓未遑，不肯遽任艱鉅，不知在共和國，總統爲人民之公僕，有義務而無權利，權利可以推讓，義務則不容推讓，況時局口迫，謠言繁興，徐公多一度之謙讓，即大局多一度之動搖，擬請主席會同衆議長，代表兩院同人，敦勸當選大總統，鑒人民望治之切，推重之誠，慨然出肩大任，全國人民實利賴之。本席個人意見如此，尙請主席諮詢大衆有無異議。

主席：諸君對於江君之說有無異議。

衆謂無異議。

主席：既無異議，本席當會同衆議長，往謁當選大總統，代達兩院同人之意，今請諸君稍坐，攝影紀念。

攝影畢。

主席：選舉已畢宣告散會。

時下午一時三十分。

二：徐新總統之略歷（註一〇）

徐公世昌字菊人，年六十二歲，直隸天津縣人，家世書香。生而好學，夙以博學能文，聞於鄉黨。弱冠失怙，寄寓袁項城父、故山東巡撫袁丙三家，與項城爲總角交，後成進士，入翰苑。光緒二十九年九月，授商部右丞，累進兵部侍郎、民政部尙書、軍機大臣。三十二年十二月，與貝子載振同赴東三省視察政務，歸京後，三十三年四月

授東三省總督，翌月偕奉天巡撫唐紹儀等赴任。在東二年，治績大舉。宣統元年二月，轉郵傳部尚書；同年七月，兼津浦鐵路督辦。二年二月，授協辦大學士，同年七月復入軍機，八月兼實錄館正總裁，十月升體仁閣大學士，三年兼任憲政編查館大臣，弼德院顧問大臣。新內閣成，任協理大臣。革命事起辭職，與世續共爲太保。民國成立後，居青島，欲遊日本，因病未果。民國三年五月，任國務卿，四年十月，因不贊成袁氏帝制辭職，五年更任國務卿，不久即辭，退居閑散，今遂以衆望所歸，爲民國元首矣。

南方非常國會再度否認北京國會權力，並宣言不承認北京之總統選舉。

南方非常國會曾於八月十九日發表否決北京國會之宣言，本日再度發表宣言，否認北京國會之權力，並表示不承認北京的總統選舉，宣言內容如下：

「前者國會宣言，中華民國大總統之職權，未能依法行使以前，非法政府所公布之偽法律及其所發布關於抵抗護法行爲之偽命令，絕對不生效力。可知北京偽國會之組織，及一切行動，悉屬偽法律所構成，當然無效。乃聞北京非法國會，尙欲濫竊大權，選舉總統。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二條，大總統由國會議員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之，是總統選舉，爲國會之特權。故今日除根據約法所產生之國會，有此特權外，無論何項機關，無參預之餘地，大法昭著，中外咸知。萬一不幸而有非法選舉之事實發生，無論選舉何人，對內對外，絕對不生效力，特此宣言，咸使聞知。中華民國七年九月四日宣布。」（註一一）

附錄：舊國會第二次否認總統選舉之宣言（註一二）

九月三日，參衆兩院發出通告略稱：北京偽國會將組織選舉會選舉大總統，此種非法舉動，吾兩院不能不表示反對，茲定四日午後一時，開談話會討論一切。屆時參衆兩院議員到者四百餘人，衆議院議長吳景濂主席，衆議員葉夏聲、馬驥提出宣言草稿如下：中華民國國會二次宣言，前者國會宣言：中華民國大總統之職權，未能依法行使以前，非法政府公佈之偽法律，及其所發佈關於抵抗護法行爲之偽命令，絕對不生效力，可知北京偽國會之組織，及一切行動，悉屬偽法律所構成，當然無效。聞北京非法國會尙欲濫竊大權，選舉總統。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二條：大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四日

二二六

總統由國會議員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是總統選舉爲國會之特權，故今日除根據約法產生之國會有此特權外，無論何項機關無參預之餘地。大法昭著，中外咸知，萬一不幸而有非法選舉之事實發生，無論選舉何人，對內對外絕對不生效力。況大總統選舉法第三條大總統任期五年，是總統任期當以滿足五年計算。前者袁氏叛國，僞號洪憲，自民國五年一月一日改號洪憲之日起，至六月七日黎副總統繼任之前一日止，中宣五月有六日，既非民國又無總統，當然爲總統任期時效中斷，故吾中華民國第一屆總統任期，應自民國二年十月十日始，除中斷期間扣足五年，至八年三月十六日始爲總統滿任，事關國憲，恐國人或有誤解，特此宣言咸使聞知。又參議員李述膺提出草稿如下：比聞北京非法國會違法竊權，將實行選舉總統，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二條：大總統由國會議員，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之，是選舉總統非根據約法所產出之國會，不得有此特權，不由此機關選出者，無論被選爲誰，全爲僭竊，對內對外當然不生效力，特此宣告，咸使聞知。後衆互有討論，主席先以反對非法選舉總統付表決，衆呼無異議。次詢以何種方式發表？呂議員志伊等主張用通電，馬議員驥等主張用宣言，汪議員彭年主張用宣言方式，以通電行之；表決大多數贊成汪議員之主張，同時有議員馬驥、張光偉、童杭時、湯漪丁、象謙、汪彭年、宋汝梅先後發言，復議決改爲兩院聯合會議決宣言，主席宣布改開兩院聯合會，馬驥將所擬稿提出動議，李述膺亦將所擬稿提出動議，葉夏聲提出動議，將所擬原稿刪去總統任期一層，附議者各有十人以上。主席宣告就馬議員動議討論；謝持、褚輔成先後發言討論，汪彭年主張總統任期問題重大，應另行議決，本日可先將反對選舉總統宣言議決，以便即日宣布，主席將馬葉二君所擬草稿中總統任期一層緩議付表決，贊成者多數，又以贊成宣言用馬葉二君原稿刪去，況大總統選舉法第三條至總統滿任句止付表決，多數可決。主席請將文字整理後即行宣布，衆主由秘書廳整理文字即日宣布，秘書廳將文字整理後，遂將國會二次宣言宣布如下：

前者國會宣言：中華民國大總統之職權，未能依法行使以前，非法政府公布之僞法律，及其所發布關於抵抗護法行爲之僞命令，絕對不生效力，可知北京僞國會之組織，及一切行動，悉屬僞法律所構成，當然無效。乃聞北京非法國會，尙欲濫竊大權選舉總統，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二條：大總統由國會議員，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之。是總統選舉爲國會之特權，故今日除根據約法所產生之國會，有此特權外，無論何項機關無參預之餘地，大法昭著，中外咸知

，萬一不幸而有非法選舉之事實發生，無論選舉何人，對內對外絕對不生效力，特此宣言，咸使聞知。中華民國七年九月四日宣布。

徐樹錚電告各省督軍、省長、總統選舉會之盛況。

本日，北京國會舉行總統選舉會，徐世昌當選為總統。徐樹錚奉段祺瑞之令，即於本日密電各省督軍、省長和都統，告以總統選舉經過情形。電文曰：

「吉林孟督軍、郭省長、齊齊哈爾鮑督軍、保定曹經略使、天津曹省長、武昌張總司令、濟南張督軍、武昌王督軍、開封趙督軍、南昌陳督軍、南京李督軍、齊省長、蚌埠倪督軍、龍華盧會辦、杭州楊督軍、齊省長、廈門李督軍、章副司令、長沙張督軍、太原閻督軍、西安陳督軍、寧夏劉督軍、蘭州張督軍、迪化楊督軍、歸化蔡都統、張家口田都統、承德姜都統、寧夏馬護軍使鑒：統密豪電計達。本日選舉，天氣清和，人心靜穆。議場秩序雍容，投票整肅，不崇朝而國本以定。院外警備，比之常會，不過於照例警察外，多懸彩旗，以彰盛典。外人參觀者，院內外均同聲贊美，且謂既無武力作用，又無金錢關係，在歷史中殊不多見云云。聞東海尙擬具電辭讓，以表謙德。議員已當場決議，責成兩議長代表全員懇切勸駕，勿容推讓。揆擬俟電文到院，即行飛達台端，電勸以國家義務，特屬先行密聞，預作準備，統祈察酌，樹錚豪二印。」（註一三）

田桐上書國父孫先生文報告岑春煊對粵軍之詭謀與黨周人應付之策。

本日，田桐上書孫中山先生，報告粵軍雖獲勝利，但岑春煊一派妒功，日思搗亂。並勸先生對議員政客，應為雍容親切之談話，不作憤懣之氣；見客之時亦需振精神，免生輕慢。書曰：

「日來福建方面，粵軍大獲勝利，似此前途當有一大轉機也。惟岑三一派妒我有功，日思搗亂。第一計劃，令李協和往前敵統一滇粵桂浙，已為同人打破；第二計劃，令方韻松為援閩軍副司令，又為同仁打破；第三計劃，令海軍出力，使海軍人員共擁林悅卿為福建督軍，此計劃尙未露面，同人已設法打破，想亦難見事實。弟意各軍對於粵軍不懷善意者太多，必求一好朋友相與提携，於此則對於廣東以退為進，對於中國以進為退。近日迭接王文慶來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四日

二二八

電，囑弟往潮一行，弟擬明日搭蘇州丸前往，務使粵浙二軍共同進取，不為奸人所乘。頃者呂公望見賞於岑三，岑三語人云：呂公望乃我之趙子龍也。惟浙軍此次反正，依文慶計劃則全體可以過來，而呂以個人地位計，但得一團之南歸，其餘不復來也。以故呂與王文慶頗不相睦。弟乘此機會往說王與童為一致，共附陳競存，如能成功，前途之妙，不可言狀。……先生此刻態度，宜若無事者然。對於議員政客，為雍容親切之談話，不作憤懣之氣，則厭惡岑三者日益來歸，彼之仇者，我之友也。向日不滿先生者，近日已生思慕之心，天與人歸之期，當不在遠。先生向日之病，恆在見客之時不打精神，致生輕慢。此後如精神不足之時，則託故不見客；苟見客則必振精神。此為政治上生活者所大大宜注意者，望先生慎之。」（註一四）

註一：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下），頁五一八。

註二：楊幼炯：「中國立法史」，頁八二、九七—九八。

註三：「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二篇，第二冊，「開國規模」，頁四一一。楊幼炯：「中國立法史」，頁一〇七、一一五、一二八、二一九、二二五。

註四：董霖：「戰前之中國憲政制度」，頁五四。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一九五。

註五：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八一。

註六：同註五，頁三八二。

註七：同註五，頁三八一。

註八：「參議院公報」，第一期，第一冊，頁七、一〇。

註九：同註八，頁七一—一一。

註一〇：民國七年九月五日「順天時報」。

註一一：「革命文獻」，第四十九輯，頁一五一。

註一二：民國七年九月十二日上海「時報」。

註一三：國史館專檔：「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護法戰役案」，頁二B—三B。

註一四：「國父年譜」，下冊，頁六八三。

五日 國父孫先生文派邵元冲赴漳州，慰勞護法粵軍，蔣中正偕行。

護法粵軍陳炯明部，自本年六月開始攻閩，連戰皆捷，遂於八月三十一日進駐漳州。國父孫先生文聞捷欣喜，乃於本日特派邵元冲等南行慰勞，並策劃進一步行動。（註一）

本月三日，蔣中正接粵軍參謀長鄧鑑函，切勸回軍任事，四日謁辭國父孫先生文請訓；本日，離滬赴粵，與邵元冲偕行。（註二）

總統當選人徐世昌，致函北京國會，並通電全國軍民，聲明辭讓總統職；代總統馮國璋函請徐氏依期就職。

總統當選人徐世昌，本日致函參眾兩院，並通電全國軍民，懇辭總統職。函參院文曰：

「敬啟者：國會成立，適值選舉總統之期，乃以世昌克膺斯選。世昌愛民愛國，豈後於人，初非沾高蹈之名，並不存畏難之見。惟愴念國家机阻之形，默察商民顛連之狀，質諸當世，返諸藐躬，實有非衰老之軀所能稱職者。並非謙讓，實本真誠，謹為我國會暨全國之軍民長官並林下諸先生一言，幸垂聽焉。民國遞嬗，變亂屢經，想望承平，徒存虛願，但艱危狀況，有什百於當時者。道德不立，威信不行，紀綱不肅，人心不定。國防日亟，邊陲之擾亂堪虞；歐戰將終，世局之變遷宜審，其他凡事實所發見，情勢所抵牾，當局諸公，日擊身膺，寧俟昌之喋喋。是即才能學識，十倍於昌，處此時艱，殆將束手，此愛國而無補於國，不能不審顧躊躇者也。國之本在民，迺者烽火之警，水潦之災，商業之停滯，金融之消耗，土匪劫掠，村落為墟，哀哀窮民，無可告訴。更無撫字之方，人鮮來蘇之望，固無暇為教養之計畫，並不能蘇喘息於須臾，忝居民上，其謂之何，觀此流離困苦之國民，無術以善其後，復何忍侈談政策，愚我編氓。此愛民而無以保民，更悚惕而不自安者也。然使假昌以壯盛之年，亦未嘗無澄清之志。今則衰病侵尋，習於閒散，偶及國事，輒廢眠食。若以暮齒，更忝高位，將徒抱愛國愛民之願，必至心有餘而力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四、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五日

二三〇

不足。精神不注，叢脞堪虞，智慮不充，疏漏立見。既恐以救國者轉貽國羞，更恐以救民者適為民病，彼時無以對我全國之民，更何以對諸君子乎？吾斯未信，不敢率爾以從，心所謂危，謹用掬誠以告：惟我國會暨全國之軍民長官，肝衡時局，日切隱憂，所望各負責任，共濟艱難，起垂危之民生，登諸衽席，挽瀕危之國運，繫於苞桑。昌雖在野，禱祀求之矣，邦基至重，非所敢承，幹濟艱屯，必有賢俊，幸全塵翮，俾遂初衷。為此懇辭，惟希諒察。除通電全國軍民長官，及林下諸先生外，此致參議院

徐世昌九月五日「（註三）」

徐世昌對全國軍民之通電世稱「歌電」，通篇雖以齒暮為辭，實則徐氏當時年六十四歲，並不算衰老，而所謂「初非沽高蹈之名，並不存畏難之見」，其有意上任之志甚明，矧表示亦僅止於「審顧躊躇」，「悚惕不安」，實非絕對不能担任。電末且乞請國會及文武疆吏，各負責任，共濟艱難，頗有弦外之音。是以識者，咸知其辭乃謙辭，終必就任，就任則必先謀北洋系內部之協調，再進而以求息南北之爭，國內形勢或可暫歸平靜。（註四）

徐氏發此通電後，代總統馮國璋即致函，請其就職，勿謙辭，函曰：

「敬覆者：頃奉大函，以國會成立，選舉我公為中華民國大總統，處榮絲之難理，辭高位而不居。謙德彌光，孤標獨峻，即茲舉動，具仰儀型。惟審察現在國家之情形，與夫國民感受之苦痛，倒懸待解，及溺須援。天下事尚有可為，大君子何遽出此？略抒胸臆，幸垂察焉！比年以來，迭更事變，魁杓既無所專屬，法律幾成為具文。內則新斧相尋，外則風雲日惡，以云險象，莫過今茲。然危廈倘易棟梁，或可免於傾圮，洪波俱得舟楫，又何畏夫風濤？不患無位，而患無才；亦有治人乃有治法。我公淵襟睿略，傑出冠時，具世界之眼光，適經綸於懷抱，與國記樞密之名姓，方鎮多幕，府之偏裨，一殿廊然，萬流奔赴。天眷中國，重任加遺，必能握統馭之大權，建安攘之偉業，公雖卑以自牧，遜謝不遑，而欲延共和垂絕之紀年，當世固舍公莫屬也。邦本在民，誠如明示。屬者兵連禍結，所至為墟，士持千里之糧，民失一椽之庇。瘡痍滿目，饑饉流臻，豈人謀之不臧，抑天心之未厭？我公仁言利溥，感人

自深，縱博濟猶病聖賢，恩膏難遍於枯朽，而至誠可格天地，戾氣或化爲祥和，況旋轉之功，匪異人任，惻隱之念，有動於中，必能嘯溝瘠以陽春，挽沈冥之浩劫。公謂教養非易，慮遠心長，實則彼呼號待盡之才黎，此日已望公如歲也。夫以我公之愛國愛民也如彼，而國與民之相須於我公者又如此，既繫安危之重，忍占肥遯之貞，平日以道義相期，不能不希我公之變計矣。至慮蹉跎於晚歲，足徵沖淡之虛懷，公本神明疆固之身，罕以整頓乾坤相屬，雖葛亮素持謹慎，而衛武詎至倦勤，亦惟有企祝老成，發揮緒餘，以資矜式耳。國璋行能無似，謬攝政權，歷一稔之期間，貽百端之叢座，清夜內訟，良用慙皇，瓜代及時，負擔獲弛，徒抱和平之隱願，私冀收效於將來。我公爲羣帥所歸心，小民所託命，切防依期就職，早釋糾紛，庶望治者得以慰延頸跂踵之勞，而承乏者不至有接替無人之懼，耳目爭屬，心理皆同，謹布區區，願言夙駕，專肅奉復。敬頌公綏。

馮國璋啓（註五）

北京國會召開副總統選舉會；因到會議員不足法定人數，延期舉行。

本日上午十時，北京參眾議院開副總統選舉會，參議院出席人數三十四人，眾議院六十四人，共計九十八人，不足法定人數，宣告延期舉行。（註六）

本日之副總統選舉所以未成，蓋因段祺瑞主選曹錕，以籠絡吳佩孚；徐世昌、梁士詒等南北主和派，則擬留昇南方，以作爲將來議和的一種條件；故研究系和舊交通系相率不出席選舉會，致遭流會。

（註七）

附錄：副總統選舉會（註八）

中華民國七年九月五日上午十時開會

眾議院議長（王揖唐）主席

主席：現在不足法定人數，按照參議院議事細則第六條規定，應宣告延長時間，現在宣告延長時間十五分鐘。
眾議院三百九十六號（杜棟華）：今日到會人數甚少，與總統選舉會法定人數相差過遠，即使延長時間，亦恐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五日

二二二

不能選舉，本席以爲現在可即改爲談話會商議一切。

主席：按照參議院議事細則第六條規定，開會時如不足法定人數應宣告延長時間兩次，俟兩次宣告之後，如仍不足法定人數，方可宣告延會，俟延會後始可再改爲談話會。

衆議院三百九十六號（杜棟華）：昨日大總統選舉會開會之時，兩院人數幾乎到齊，今日到會人數則甚寥寥，本員以爲即使延長兩次時間亦恐不能足法定人數，故不如改開談話會爲妥。

衆議院三百五十一號（吳文瀚）：按照參議院議事細則規定，應宣告延長時間兩次後方可延會，現在自應依照規則辦理。

主席：現在宣告，再延長時間十五分鐘。

衆議院三百五十一號（吳文瀚）：請議長令秘書至休息室查看有無議員。

主席：頃已派人前往矣。……現在業經宣告延長時間兩次，參議院出席人數爲三十四人，衆議院出席人數爲六十四人共計九十八人，不足法定人數，應即宣告延會。時十時三十分。

北京政府稅務處咨外交部，有關協約國輸送米糧及軍用品前往北滿邊界，可予免稅事。

茲誌原咨文如下：

「稅務處爲咨行事。案查法使請將接濟法軍所用材料、糧食免納出口稅一事，前經本處於八月三十日咨復貴部在案。茲本處爲節省手續及協約國軍事便捷起見，另定變通辦法。嗣後各關遇有協約國軍隊輸送米糧以及軍需物品前往北滿邊界，准即驗明免稅放行，仍將所免稅銀數目詳細登記，按月彙報本處查核。惟前項米糧、軍需物品報運時，須由該國領事出具切結，擔保確係供給駐北滿邊界軍隊所用，運至到達地點，並須由該國領事或該管司令官出具收條，送由領事寄交原關存案。以上各節，業經本處派員商得財政部同意，除令關邊辦外，相應咨行貴部查照可也。此咨」（註九）

註一：吳相湘：「民國百人傳」，第三冊，頁七五。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上輯，頁七二。

註三：「參議院公報」，第一期，第一冊，頁一一八—一一九。

註四：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八四。

註五：「政府公報」，第九四二號，頁一二七—一二八。

註六：同註三，第一期，第二冊，頁一〇。

註七：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下），頁五二六。

註八：同註三，第一期，第二冊，頁九—一〇。

註九：「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三三二。

六日 北京政府代總統馮國璋通電各省，敦勸徐世昌就總統職，並電請南方岑春煊等人贊成徐氏為第二任大總統。

如下：

北京政府代總統馮國璋，本日發出電文兩通，一致各省督軍省長，請敦勸徐世昌就總統職，原電文如下：

「各省督軍、省長、各區都統、各護軍使、鎮守使、各師旅長同鑒：國會成立，國璋曾以統一和平之心理，屬望於榮膺大選之人，通電布告在案，茲准大總統選舉會來咨，徐公世昌以四百二十五票之多數，當選第二任大總統，元良有屬，遐邇騰歡，徐公德量淵涵，軍界同胞皆其後進，飽經世變，匡濟時艱，其渴望和平，較國璋尤為切至。將來實行統一，造福蒼生，否極泰來，時機已至，國璋得免罪戾，幸釋仔肩，公誼私情，尤為慶忭。惟徐公尚持謙德，遜謝不遑，所望文武長官，一致推舉，同詞敦勸。方今水深火熱，民不聊生，免分裂而臻大同，在此一舉，即西南諸省自為風氣，寧無厭亂之心，國璋去職有期，苟利國家，直言無隱，特援匹夫有責之義，以效朋友忠告之情，敢布腹心，惟希公鑒，國璋麻印。」（註一）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五、六日

另一電文致南方政軍首長岑西林，熊錦帆等人，請贊成徐氏爲第二任大總統，電文曰：

「廣東岑西林先生、武鳴陸上將軍、畢節唐督軍、貴陽劉督軍，並轉伍秩庸、莫日初、譚月波、林懋卿、熊錦帆諸君同鑒：天禍中國，同室操戈，苦我民生，勞我將士，國之不能統一，皆國璋不德，有以致之，何敢尤人，顧自依法代理以來，適值國會解散之後，瞬屆本年十月九日，卽爲國璋卸責之時，是用促成國會卽行選舉，俾元首及早得人，非得已也，今徐公世昌已以最多數當選第二任大總統，國璋受代有期，本可默爾而息，顧念國不統一卽分裂，苟分裂必覆亡，其所以釀成今日之現象者，皆意氣與意見二者誤之，夫意氣與意見重乎？國家重乎？今與諸公捐除二者，而純以國家爲前提，則法律問題姑待後來解決，簡單言之，請諸公贊成徐公爲第二任大總統而已。徐公德量淵涵，其希望和平較國璋尤切，以目前人望而論，徧國中殆無第二人，明知此言一出，諸公必斷斷以護法爲詞，不知法之大原，以全國人民爲主體，今全國人民皆厭亂望治，苟無民，何有法？諸公而無志存國也則已，如有志於存國也，當此元首得人，否極泰來，時乎難再，失此不圖，萬劫不復，在諸公作朋友先施觀可也，作兄弟急難觀可也，否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長此相研，又將奈何？精衛填海，愚公移山，惟執事實圖利之。國璋麻印」（註二）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電勸徐世昌就任總統。

北京政府總統當選人徐世昌，於昨日發出歌電謙辭總統後，北方文武官員羣起電勸；本日北京政府總理段祺瑞亦發通電，勸徐氏就任，電文曰：

「保定探投曹經略使，濟南張總司令、各督軍、省長、各都統、各護軍使鈞鑒：支日國會開會，依法選舉，東海徐公，被舉爲大總統，當經電達。頃徐公致函參眾兩院，並電各省軍民長官懇辭；本院亦奉有公函，敬聆之下，極佩謙德。當國家多難之秋，同望元首得人，挽回大局。徐公德望優隆，建樹卓絕，中外宗仰，無有貳心，本屆被舉，一致推戴，卽此人心感應之符，足爲國運昭蘇之兆，謹當陳請俯從民意，如期就職，早奠國基，以慰渴望，特此奉聞，祺瑞魚印。」（註三）

北京政府代表徐樹錚，與日本代表齋藤季次郎，在北京簽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實施之詳細協定」。

基於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第九條之規定：「本協定實行之詳細事項，由兩國軍事當局指定之各當事者協定之。」又以該協定之第六條、第七條實施上之必要，北京政府乃派徐樹錚爲代表，與日本政府代表齋藤季次郎，本日在北京簽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實施之詳細協定」，其條文如下：

第一條

中日兩國，各派遣其軍之一部，對於後貝加爾州及黑龍州，各取軍事行動，其任務在救援捷克斯拉夫克軍，並排除德、奧兩國及爲之援助之勢力。

期指揮之統一，及協同圓滿起見，行動於該方面之中國軍隊，應入日本軍司令指揮之下，爲與自滿州里方面行動於後貝加爾方面之軍隊，互相策應起見，中國軍隊之一部，應於庫倫至貝加爾湖方面行動，如中國於該方面希望日本軍派遣兵力之一部，日本亦可派往，令屬中國軍司令官指揮之下。

此外中部蒙古以西之邊境，應由中國自行鞏固防備。

第二條

關於兵器及軍需品之供給，雖緊急不得已之物品，可由前方司令官互相協定，然其他之物品，及原料之供給則應由東京及北京最高補給機關，互相交涉行之。

第三條

關於衛生業務，中國如有所希望日本軍，應於力所能及之範圍內，提供便利，將來情況進展則關於病院及休養所之施設等，日本軍亦須受中國之助力。

第四條

須由南滿鐵路輸送之中國軍隊，及其軍需品，應由中國自行運至大連營口或奉天，自此以後，至長春之輸送，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六日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六日

二二六

由日本軍擔任之。

自庫倫方面，向貝加爾湖方面行動之中國軍隊，若希望日本軍參加一部時，則該日本軍隊及其軍需品，至大沽、秦皇島或奉天，由日本軍自行輸送，自此以後之輸送，由中國軍擔任之。

關於東清鐵路之輸送，應以東清鐵路之當局，當實施之任，而為與該當局交涉，并使中、日及捷克斯拉夫克各軍輸送之調度有方起見，中日應設協同機關，但此項機關，將來聯合國軍隊，僅行動於此方面之時，聯軍所要之人員，亦可參加。

第五條

關於連絡職員之派遣，除交涉已定，或正在交涉之外，前方司令部，或將來更有必須互遣職員情事，應由東京與北京最高補給機關辦理，如或另有情事，應再隨時協議。

第六條

兵器及其他軍需材料，並原料之供給，及兩國運輸軍隊，各應擔任之輸送等費用，均須給價，應隨時或軍事終了後核算給之。

第七條

本協定以漢文及日本文各繫二分，彼此對照簽名蓋印，各保有一分為證據。

中華民國七年九月六日

大正七年九月六日（註四）

日軍佔領勃利之兵器製造廠，得砲百二十門，日將大谷總司令告諭俄人，說明聯軍在俄作戰之目的。

日本騎兵先鋒隊，於昨日（五日）攻下勃利，本日佔領該地之兵器製造廠，得砲百二十門，七日又包圍海軍根據地，捕獲河用砲艦十七艘，汽船三艘。

本日，日將大谷總司令，爲表明聯合軍此次出兵來俄之目的，在海參崴及烏蘇里戰線一帶，由飛機散布傳單，曉諭俄人，文曰：

「告爾忠於祖國之俄國民：此次聯軍在俄領作戰之目的，在將我友軍之開斯拉夫軍，由德、奧俘虜軍之手救出，並救濟苦於粗政塗炭爲我友邦之俄國。故爲我聯合軍之敵者、德、奧武裝俘虜也，我聯合軍未敢有與俄國之民交戰之意。」

令也我聯合軍已集有雄厚兵力，方陸續追逐敵人，向前進行，想全滅德、奧俘虜軍，將俄國由敵之爪牙救出之期，當不遠矣。然德、奧俘虜軍於其敗退之際，將交通機關悉行破壞，就中因鐵道之破壞，使將來物資補給陷於困難，致令聯合軍之救濟俄國民更爲延遲。忠於祖國之俄國國民，爾等其了解我聯合軍之目的，使我軍之戰爭行爲容易進行，以圖迅速復興爾祖國。」（註五）

俄使以恰克圖以西已無過激派，反對中國派兵入蒙。

俄使庫達攝福以中俄國界恰克圖以西之俄國過激派業已盡絕，反對中國派兵前往自治外蒙。其節略聲明如下：

「查俄中國界，由恰克圖以西，所有俄過激派業已盡絕。是以中國軍隊派往自治外蒙一事，殊無實在理由。茲備節略聲明，如無故遣派軍隊前往，必致蒙民大受恐慌，且妨礙兩國之睦誼也。合達知，即希見復爲盼。俄使署啓。九月六日。」（註六）

註一：「政府公報」，第九四二號，頁一二九。

註二：同註一，頁一二九—一三〇。

註三：民國七年九月八日「順天時報」。

註四：前北京政府外交部：「外交文牘（民國元年至十年）」——中日軍事協定共同防敵案，頁一九—二〇。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三三八。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六日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六、七日

二三八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二六二。

七日 北京參議院議長梁士詒復函徐世昌，請就大總統職。

本月五日，北京政府總統當選人徐世昌，致函參議院，請辭總統職。本日參議院議長梁士詒復函徐氏，請依法就任。其函曰：

「大總統鈞座：頃奉明教，具仰沖懷，祇誦迴環，莫名欽悚，伏維

大總統東山養望，蒼生待起夫瘡痍，薄海歸仁，天意足徵於視聽。合兩院羣倫之真意，戴中國首出之至人。僉以世變方殷，鄰交日亟，惟我

大總統出而幹濟之，道德不難復立，威信可以遠行，綱紀由此再張，人心因而大定，以垂危之國運，有待於

大總統之挽救者一也。內訌未息，災亂迭乘，惟我

大總統起而調濟之，化干戈為玉帛，易氛祲以祥和，使商賈得安居，登黎庶於衽席，此凋瘵之民生，有待於

大總統之挽救者又一也。本月四日，總統選舉會開票，我

大總統以得票多數當選。兩院議員，歡欣鼓舞，全場一致；並議決現在國事孔急，元首既慶得人，應公推兩院議長，代表全體，赴府敦勸，請我

大總統毋泥虛文，毋守高蹈，俯允就職，以慰國人。士詒抱疾，特託王議長，代達誠悃，諒蒙鑒察，士詒忝長議席，負茲重託，惟有仰懇

大總統愛國愛民，始終如一，曲徇衆意，依法就任，全國幸甚。披瀝上陳，伏祈垂鑒。

參議院議長梁士詒九月七日」（註一）

川、粵、湘、贛四省經略使曹錕與湖北督軍王占元，電覆總統當選人徐世昌，並敦請就職。

徐世昌雖一介文人，無軍權在握，然曾參與袁世凱小站練兵，被視為北洋系元老，其地位僅次

於袁。曹錕、倪嗣冲、張作霖、盧永祥等，皆徐任東三省總督時之部屬，故其當選日，北洋系武人皆致電祝賀。惟長江三督之王占元、李純、陳光遠，初意仍望馮國璋繼任總統，這段祺瑞下野，今馮既未如願，段亦落選，故轉而擁徐上台。當徐之歌電發出後，北洋系武人多覆電，敦請就職。茲錄曹錕、王占元之電文如次：

一、曹錕電文：

「北京新舉徐大總統鈞鑒：伏奉歌日通電，循環徭誦，欽悚莫名，仰窺元首之盛德，辭讓固出於至誠。察全國之人心，推舉悉由於公論，我大總統雖欲勉存高讓；其如國家不可無主，民情不可固拂何？此皆海內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見，抑錕尤有不能已於言者。竊見數年以來，外患內憂，相逼而至，人心思動，勃於沸羹，變故相承，迅於風雨，爭持日烈，障礙日深，根本因之動搖，紀綱何由不墜，雖求與民更始，艱苦其道無從，即欲更忍須臾，復恐時不我待；時艱至此，無可諱言。在國家不可終日之時，值總統任滿改選之日，羣情一致，舉為我全國屬望至公至正之新大總統，天福中國，其在斯乎！凡人情厭亂愈深，則其望治也亦愈急，我大總統不於此時毅然布新政，以慰人心，而願以沖退為懷，非所以塞今日全國之望也。伏懇我大總統，以救國救民為先事，宣布允承，使羣策羣力，得所依歸，天下懽然相見以誠，異同之見，不除自化，不惟錕等私所禱敢，亦即全國人心所同跂望者也。至於謙謙之德，謫謫之情，海內士夫所同仰止。惟有俯從羣願，勉抑高懷，國家幸甚！人民幸甚！曹錕叩。陽」（註二）

二、王占元電文：

「北京徐大總統鈞鑒：頃奉歌日電諭，謙光盛德，欽仰莫名。惟是國家當危急之秋，必有哲人應時而出，以挽回劫運，此事自關天授，依法選舉，蓋所謂以人合天。鈞座勛福崇隆，道德高尚，蔚成霖雨，正為救民，望切雲霓，同歌來后。至於慨嘆時艱，痛言國事，此則各軍民長官須返躬以自責，期補救於將來。占元待罪楚疆，於茲數載，近值四方之多難，深虞重任之難勝，惟有仰承鈞意，為國為民為前提，共濟和衷，以爭利爭權為鑑戒，是當與合屬軍民長官，同深交倣者也。鈞座雄才碩德，衆望所歸，伏乞俯順民意，出任艱危，緯武經文，定天下於一統，安內和外，躋斯世於大同。朝野騰歡，中外信仰，乘時應運，永奠邦基。謹中敦勸之忱，請抑謙沖之量。臨電禱祝，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七日

一四〇

無任欽崇，王占元叩。陽」（註三）

北京政府特派張作霖為東三省巡閱使。（註四）

北京政府農商部公布「會計師暫行章程」。

本日，北京政府農商部訂定「會計師暫行章程」，並公布之，其條文如下：

第一條 凡中華民國人民年滿三十歲以上之男子，備具左列各條件者，得依本章程呈請為會計師。

一 在本國或外國大學商科或商業專門學校三年以上畢業得有文憑者。二 在資本五十萬元以上之銀行或公司充任會計主要職員五年以上者。

第二條 有左列各項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會計師。

一 受禁治產及準禁治產之宣告者。二 受褫奪公權之處分者。三 因損害公私財產受褫職或除名之處分者。四 曾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五 曾受五等以上之徒刑者。

第三條 凡依本章程呈請為會計師者，應具呈請書，聲明行使職務之區域，並添附左列各文件，呈由農商部核准。

一 學校畢業文憑。二 證明第一條第二款資格之文件。

第四條 會計師呈請時應先附繳證書費五十元，由農商部核准後給予證書。

第五條 凡經核准之會計師開始行使其職務時，應向農商部呈請登錄列入會計師總名簿。

前項名簿應載明左列各事項：

一 姓名年歲籍貫住址。二 會計師證書號數。三 行使職務區域及事務所所在地。四 核准之年月日。

第六條 會計師受有委託時，得辦理關於會計之組織、查核、整理、證明、鑑定及和解各項事務。

第七條 會計師因受委託辦理前條各項事件，得向委託人約定受取相當之報酬及旅費。

第八條 會計師對於查核賬目事項非經委託者之許可不得宣布。

第九條 會計師於有關係本人或其親屬利害關係之事項不得執行業務。

第十條 會計師如有不正行為，其他對於委託人違背或廢弛第六條第八條職務上之義務及違背第九條之規定者，得由農商部撤銷會計師證書或停止其業務。

第十一條 本章程自公布日施行。（註五）

北京政府外交部電飭黑龍江督軍鮑貴卿，交還前在黑河扣留之俄械。

北京政府外交部，本日電黑龍江督軍鮑貴卿，因昔今情形不同，對黑河前所扣之俄軍械，宜將之交還俄領應用；原電如下：

「江電悉。黑河俄軍械事，俄使又來部力請交還，查前此黑河扣械，原因該處兵力單薄，恐激黨因此犯境。現在情形與前不同，且我國對於赤哈現在正加以援助，此項軍械不便久予扣留，希飭道尹將前項軍械交還俄領應用並電復。外。」（註六）

北軍奪回同安縣。

同安縣於本月五日爲南軍佔領，後以北軍繼續奮戰反攻，終於本日奪回。（註七）

註一：「參議院公報」，第一期，第一冊，頁一一九—一二〇。

註二：同註一，第一期，第二冊，頁一五二—一五三。

註三：同註一，第一期，第二冊，頁一五六。

註四：「政府公報」，第九四二號，頁一一七。

註五：同註四，第九四三號，頁一三六。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一）」，頁三八一。

註七：民國七年九月十一日「順天時報」。

八日 北京政府財政部准各省挪借稅款，但數目不得逾全額之五成。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七、八日

一二四一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八、十日

二四二

最近閩、陝、甘、贛四省均有電請截留全數稅款，以充軍費及行政費，經北京政府國務院交財政部核議，本日議決對於各省之請求准予挪借，但不能用截留之名，挪借之數不得逾全額之五成。（註一）

註：民國七年九月九日「順天時報」。

十日 北京政府內務部咨教育部，請通令各省禁止兒童吸食紙烟。

北京政府內務部咨教育部，請對兒童吸食紙烟一事，除令警區設法取締外，並通令中小以下各校設法禁勸。咨文如下：

「爲咨行事，查近年吸食紙烟之風，流行遍於全國，效尤及於兒童，倘非嚴行禁止，誠恐貽害青年，學校前途蒙其影響。據科學家考驗，菸草原質含有毒素，既能刺激神經，亦易薰灼肺臟，肺癆、腦症導源於此類毒素居多，在軀幹素強者吸之，因無益衛生，在秉賦較弱者吸之，更易罹痼疾，至於童穉之年肺臟滋生尚形柔脆，神經發育未達完全，體育一事正在應行注意之時，倘任其習爲嘗試，則全體之組織既損，即難望其有健全之一日，病孽弱種爲患何窮。查東西洋文明各國，關於兒童吸煙一事，禁令綦嚴，防微杜漸，亟應仿行。除由本部通行，並令京師警察廳設法嚴加取締外，我國童校蒙園京外林立，應請貴部通令中小以下各級學校，對於學童吸食紙菸一節，設法禁勸，俾提撕警覺，惡習不致相沿於青年，體育前途實多裨益，相應咨請查照辦理可也。此咨。」（註一）

廣東參議院發出佈告，公布解職和遞補議員辦法。

廣東國會自本年六月十二日正式開會後，參議院議員雖經多方勸導，迄今兩月餘，該院議員仍不足法定人數。本日該院發出佈告，謂：開會滿一個月尚未到院者，應解其職，但有事故經院議許可者，得延期至兩個月。另各省解職人數及辦法除另行登報公布外，所有各省參議員應遞補候補當選人，希即到粵以便遞補，如逾期不到，應由各省通報候補當選人，依次遞補。（註二）

徐樹錚電張作霖，請辭奉軍副司令，並荐孫烈臣自代。

徐樹錚曾擅自挪用奉軍軍費三百餘萬元，用於編練參戰軍及辦理新國會選舉，此事爲張作霖所得知，故徐、張關係交惡。本日，徐樹錚電張作霖，請辭奉軍副司令，並荐孫烈臣自代，藉謀奉、皖關係之緩和。其電文如下：

「近以參戰處事日漸繁忙，司令部事礙難兼顧，且我軍分撥以後，後方事務，亦無須專設於外，請兄在奉酌量組織，或由津調移，俾便指揮，則贊襄可接任副司令名義，前後往來以資聯絡，此後弟即不與其事，仍當盡力協助，俾免隔閡。以前川款，財部雖尙欠二百餘萬，弟可截至八月底起爲清理，決不以相累也。」（註三）

張作霖嗣於本月十三日任命孫烈臣爲奉軍副司令，徐樹錚於三十日卸職。（註四）

註一：「政府公報」，第九四八號，頁二三八—二三九。

註二：民國七年十月四日「順天時報」。

註三：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九二。

註四：民國七年九月十四日上海「時報」。

十一日 徐世昌通電，表示接受北京國會選舉之結果，允就總統之職。

徐世昌於本月四日被北京新國會選爲總統，五日發出「歌電」，表示謙辭。本日再發通電，表示接受當選，可以就任。前後兩電僅隔一週，徐氏爲何有此巨大之轉變？蓋徐氏內審北洋各派除吳佩孚外皆一致表示擁戴，外顧西南政軍首領如岑春煊、陸榮廷等事前已有默契，而此時報端亦盛傳前廣西省長林紹斐曾獲西南電告，提出交換條件，將由舊國會於雙十節前補選徐氏爲總統，以期解決世局，而符法定手續之說，故徐氏認爲其間未始無磋商迴旋之餘地，以是不再「躊躇」「悚惕」，因於本日再發通電，表示願就總統之職（註一），電文曰：

「前電掬誠相示，實出至情，非有絲毫矯飾，迺參衆兩院，以國計民生，重加敦勗，復承諸公交電勸勉，責以大義，動以至誠，惟愛國之熱忱，施及下走，崇論宏議，金石能開，昌獨何心，能無感奮，惟是出處，即無待共商，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十、十一日

而國家斷不容一試。呂之所以斤斤致意者，則以愛國而不能救國，愛民而無以保民，負人自負，而卒以負國，此呂之所大懼也。夫所謂救國保民者，導源於法律，取效於政治。我國憲典未修，法制未備，雖日談法治，而是丹非素，靡所折衷。坐使國權不張，民困日甚，威受害於此，而不之知。譬彼河流，遇壅則決，國無常憲，奚以圖存？百政之源，準諸財政，盈虛酌劑，經國之常。今則金融匱竭，供億浩繁。各省則責難中央，中央則仰給於不可常之外債。無流可節，遑論開源？長此因仍，何以爲國？軍事計畫，重在國防。當邊要之衝，成合從之勢，稍有疏虞，動關大局。況復勞師境內，轉戰經年，擾攘紛紜，仍無歸宿，邊疆征調，何以應之？立國之要，實繫邦交。歐戰將終，潮流益迫，世界大勢，或有變遷。易武力而趨商業，則東亞固絕好商場也。工商競進，中外所同。我則內政不修，財源枯竭，既無提挈之力，必成坐困之形。勢有固然，甯可忽視？至於民生之耗散，商業之凋殘，吏治之腐蝕，盜匪之充斥，癥結所在，無難預計，積患已極，夫豈易圖？故論今日立國本計，固非僅國內問題，而欲合全國之力，以赴事機，則必先使內政之有所措手。諸公同膺重寄，爲國干城，度亦計之熟矣。若以呂之所慮，尙不戾於事情，則必有共圖補救之方，次第而整理之。誠以中央之於地方，猶腹心之於指臂，中央不能離地方而孤立，地方亦豈能離中央而自存？況若呂者，從政有年，薄有經驗，初非畏難苟安之人。假令勉徇國會之招，與諸公易勉之殷，亦惟仍冀同德同心，共支危局，但有救國保民之策，無不協力爲之。否則以衰老之軀，膺茲鉅任，尙無統治內政之實力，奚暇遠圖，亦適以重世昌之戾而已。抑世昌更有言者，治國之本，端賴羣賢。當茲國事多艱，人才消乏，而憂時之彥，或潔身棲隱，或避地遠游，良用企念，如其慰我調飢，羣策匡濟，則立賢無方，古有明訓，此尤世昌所延望者也。既承推轂之愛，必有借箸之謀，再布惓惓，竚候明教。世昌眞。」（註二）

北軍應瑞、永績、肇和、通濟、建威等五軍艦投誠南軍。

南軍所屬之永豐艦艦長，派員前往廈門，勸降北軍各艦長，結果北軍之應瑞、永績、肇和、通濟、建威等五艦均向南軍投誠。（註三）

北京政府內定東三省巡閱使之權限。

北京政府對東三省巡閱使之權限，並無明文規定，僅由院部電達張作霖和吉黑兩督知照，據其權限如下：（一）該巡閱使有東三省之特別外交權，即必要時得統率吉黑兩省軍隊。（二）監察東三省司法財政。

至本年十月，北京政府又以東三省巡閱使之職權，與長江、兩廣不同，再議定另添四要件：（一）該巡閱使對於吉黑兩省，每三個月須巡閱一週。（二）赴吉黑辦法，宜取監察性質，如遇緊要事件，得由該巡閱使核決。（三）東三省均設巡閱使行轅。（四）每半年該巡閱使應來京，將所辦事情向政府報告一次。（註四）

北京政府駐烏里雅蘇台佐理員恩華，呈報烏梁海內嚮情形，請於該地早日設官駐兵。

北京外交部本日收到烏里雅蘇台佐理員恩華咨呈，內附肯木次克烏梁海總管巴顏巴達爾呼投誠公文一件，及其與俄新黨所訂脫離保護條約、俄舊黨取消條約公函各一件，並請早日於該地設官。茲誌各件內容如下：

一、烏里雅蘇台佐理員恩華呈文：

「為咨呈事：前據選舉事務所所長孟渠，報告前赴烏梁海就便調查宣慰詳細情形，業經擬要繕具報告，函呈大部查核在案。茲據該員等將肯木次克烏梁海總管巴顏巴達爾呼投誠公文一件，又抄錄該總管與俄人訂立脫離保護條約俄蒙文各一件，俄人取消條約公函一件，一併呈閱前來。」

查肯木次克烏梁海情殷內嚮，係出至誠，惟俄亂甚亟，黨派分歧，或主歸俄，或主由該地人自行歸順中國，極其反覆。我國如設官駐兵，機宜似不可緩。茲將各項文件譯漢呈閱，除俟嚴調查員來烏另行接洽外，相應將原文繕抄全分，咨請大部查核辦理可也。此咨呈外交總長。」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十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十一日

二四六

二、肯木次克烏梁海總管內嚮呈文

「唐努右翼肯木次克烏梁海總管，輔國公布彥巴達爾呼謹呈，爲懇請轉呈中國政府保護事：前清頒給本旗印信，已由俄國奪去，現駐肯木畢勒齊爾俄官薩外特黨，派員來旗聲稱，茲擬將烏梁海印信交還，必須派員前來收領等語。當經本旗遣派管旗章京巴達爾呼前往該處，俄官並召集烏梁海各旗職員在該處開會。據俄人稱，前任車熱仁領事，持強奪要烏梁海印信，實係無理，現在將印信及與俄國所訂約，一併交還本旗管旗章京巴達爾呼帶來回肯。詎意山肯木畢勒齊爾來函云，業將薩外特黨更撤，關於一切政治事務，即歸前臨時政府辦理等語，實不知何故。本旗召集本旗蘇木人民徵求意見，略謂我烏梁海向歸中國範圍管轄，根本宗教均屬一律，加以中國五族共和，組成一國，我等情願歸順中國，不願爲外人奴隸等語。懇請伏念我數萬生靈傾向之誠，早日派員帶兵前來保護，以慰我烏梁海數萬生靈嚮嚮之望，並脫離庫倫自治苛政，及杜外人侵佔之野心。萬勿使我烏梁海歸庫倫自治範圍之內，烏梁九旗之中，設一盟長，旗務歸於自治，仍照舊時奉送進貢。懇請恩施格外，派員保護，俾我烏梁海人民得以安居。前此屢經據情呈報前任駐烏陳副使，守候數年，終無良善辦法。現值俄蒙雙方無力顧及，再爲呈懇，謹請查核原呈，迅予確實示復。茲連同本旗戶口數目鈔送一份，合併呈報。爲此謹呈

肯木次克烏梁海戶口數目開後：

本旗十箭戶數，共二千五百三十四戶。

男口五千九百五十二。

女口五千五百三十二。

男女共數一萬一千二百八十四。」

三、肯木次克總管等與俄新黨訂立脫離保護條約（前略）條約內容如下：

「一、會同議妥，前俄國官員將唐努烏梁海數旗，收歸俄國皇帝保護，近因俄國政治衰弱，前任俄國官員所辦事宜，無一遵照俄條例辦理，現經改革組織新政以來，將俄人壓迫烏梁海種種於理不合等事，業經呈報政府辦理。

茲將印信交還，以後不歸俄國保護，准其自治。

二、烏梁海自治，俄人極表贊成。

三、因俄人久住烏梁海地方，其種田刈草，應仍照舊例辦理。

四、烏梁海應准舊住俄人居住，新來者由俄人及烏梁海查訊，驅回本國。

五、現在烏梁海俄國男女人口呈報烏梁海官員，詳細註冊。

六、俄人由舊居處移居他處者，應呈報俄國薩畢雅特及烏梁海總管，不准將原住處私典與人。若典他人，必行懲辦。

七、俄人任意滋事，破壞兩方交誼者，一經查覺，嚴行懲辦，即令俄人歸回本國。烏梁海亂民私與俄人勾結滋生事端者，亦必懲辦。

八、俄人住處不准任意斫伐樹木，若有零星斫伐者，應呈報該管官員。並不准開荒耕種，其有開荒耕種者，視罪之輕重，酌量懲辦。

九、俄人凡有捕魚獵獸等，今此次議妥仍照舊例辦理，惟是否准行，應呈報本旗長官。

十、俄人及烏梁海人如有被盜匪搶劫情事，應歸兩方協緝辦理，事關重要者，呈報上級機關請示辦理。

十一、由俄人前來烏梁海貿易者，係供給俄人，烏梁海人民所使用，又靴皮等貨與烏梁海所出皮張，應准互相交易。

十二、若外人前來嚇逼俄人及烏梁海者，應兩方一體協力，互相保護。

蒙古戊午年五月初十日。俄歷一千九百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四、俄舊黨取消條約公函

「俄國駐烏梁海可米薩爾公署噶力達，薩木力洛夫嗎力舍夫等，謹請貴總管輔國公巴達爾呼鈞安。

敬啓者：今日由米奴與斯克原駐烏梁海臨時政府所派歌米薩爾多爾古呢諾夫處來電，內稱：「我等俄國政權，前被巴爾扎維多數黨，以強權侵奪，今將該黨攆出政權之外，仍歸臨時政府掌握。爲此告知各行政地方所有種種政治事宜，謹守臨時政府訓令辦理」等因前來。今將原電摘要檢呈貴總管知悉。」（註五）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十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十一、十二日

二四八

註一：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八五。

註二：國史館專檔「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護法戰役案」，頁五A—七A。

註三：民國七年九月十三日「順天時報」。

註四：民國七年九月十三日，上海「時報」。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二六三—二六六。

十二日 國父孫先生文致函吳忠信，勉其在閩南進展。

國父孫先生文，本日致函吳忠信，勉其蚤下延平，無使敵人得乘我一間。原函如下：

「禮卿兄鑒：九月一日來書具悉。此次兄助汝爲成此偉績，粵軍之幸，亦本黨之光榮也。峯市、上杭兩役，全賴兄勇猛誠信，得大增勢力，尤所喜慰。民黨勢力凋零，所僅屬望者，惟此福建與四川兩方面。滄伯西行，頗可釋慮。至汝爲一面，則無時不繫懷。今得此捷音，殊勝他好音百倍矣。漳州今聞已下，汝爲當已向泉州出發。福州方面，人心搖動，士氣沮喪，前數日復有北軍叛變、搶掠之事，民望粵軍，有如時雨。若能蚤下延平，以紀律節制之師，當彼烏合自擾之衆，眞如揚沸沃雪，驅鷹逐鷩，功名方相待，惟勉之慎之，無使敵人得乘我一間，此固兄之所知者，姑贅言之耳。介石、元冲均已赴汕，轉往前敵，當有機緣會見也。蔣、朱、左、羅、陸諸君，希并代問安吉。此復，即祝戰捷。孫文、九月十二日」。（註一）

北京政府令撥銀二萬圓，賑濟湖南水災。

湘省夏秋之交，山洪暴發，江水泛濫，人民流離失所。北京政府於本日令財政部撥銀二萬圓，賑濟災黎，令文如下：

「據湖南督軍兼署省長張敬堯電陳：湘省夏秋之交，連日陰雨，山洪暴發，江水泛濫，華容、常德、寧鄉、安鄉、臨湘、南縣、沅江、湘陰、漢壽、益陽等縣，均被水災，人民蕩析離居，田廬牲畜淹沒殆盡，籲懇撥款賑濟等語。湘省連年兵燹，復遭沈災，殊深憫惻，著財政部迅速撥銀二萬圓，尅日匯交該省省長，遴派委員，分赴災區，核實

散放，以惠窮黎，此令。」（註二）

北京政府總統對前內務總長湯化龍被擊身亡，下令撥款治喪，並追查凶犯。

北京政府前內務總長湯化龍，在坎拿大維多利亞被華僑王昌槍擊傷重身亡。本日，北京政府代總統下令爲其治喪，並追查主謀凶犯，原令如下：

「據駐美公使顧維鈞電稱：前內務總長湯化龍，在坎拿大維多利亞地方，突被槍擊傷重身亡等語。湯化龍學術淹通，智識宏毅，贊襄國務卓著勳勞。此次游歷各國，中途遇害，追念賢才，殊深惋惜，靈柩回國時，著經過地方所駐公使領事，遴派專員妥爲照料，並給銀一萬圓治喪，派員致祭。所有生平事蹟，宜付國史館立傳。一面查緝主謀凶犯，務獲究辦，以慰英魂此令。」（註三）

北京政府外交部通告各國公使團，對於上海租界內之車輛駛入華界者，酌收車捐。（註四）

註一：「國父全集」，第二冊，頁五六八。

註二：「政府公報」，第九四七號，頁二〇五。

註三：同註二。

註四：民國七年九月十四日，上海「時報」。

十三日 廣東護法軍政府任命任可澄為內務部長（註一）

北京政府教育部通告各省區女校手工科附授花邊、抽絲兩項。

北京政府教育部，據天津女子工藝傳習所董事陳梁等之呈請，令各省區女校手工科附授花邊、抽絲兩項。原文如下：

「爲咨行事。據天津女子工藝傳習所董事陳梁等呈稱：爲女子手工實業成效昭著，謹附陳管見，擬請通飭各直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十二、十三日

二四九

省創辦仿行，以挽利權，而裕國民生計事。竊維吾國貧弱，至今日已達極點矣！凡百政費，既因竭於軍需，而舶來品之內喻，又有剝牀及膚之勢，如不急圖補救，則貧民生計口蹙，恐時機坐失，亦殆乏術補苴，此梁等默觀全國工商之前途，不禁滋然而三太息也，夫金錢者，人民第二之生命也，然必能開源，然後乃得其利用，今吾國中之男女，則分利之人多，而生利之人少，揆厥貧弱之故；職由於此。自邇年來，通達時務者，鑒於國勢之遷流，與夫利權之外溢，亦恆注意振興實業。然觀民國三年間，農商部呈請大總統，特准獎勵工廠匾額，俾資鼓勵一案，中間得獎者，計僅烟台張裕釀酒公司，暨上海豐紗廠等十一家，以全國幅員之大，四五百兆人民生齒之繁，於實業中能確收成效者，祇此寥寥數家，不亦貽羞中外乎？夫以國家今日情勢言之，既漸臻於破產時代，所有實業借款，亦僅付諸空談，於此之時，高談闊論，謂必出若干大資本，舉辦實業，雖曰救時良策，於事實猶無濟也。蓋司農既值仰屋而嗟，斯輒長自有莫及之勢，此等現狀，無智愚皆知之，梁等再四思維，吾國處此危急存亡之秋，欲救今日之貧弱，自莫亟於救濟貧民生計，欲救濟貧民生計，自應擇實業中簡而易行，辦有成效者，從事擴充進行，庶可以操左券而挽利權。查民國二年間，各工商會議案內第五條：各省提倡女子工藝傳習所。又查女子特別工藝，暢銷於歐洲各國者，其種類為花邊、為抽絲、為髮網、為繡花、為魯山綢、暨各種西洋手工。其他不具論，即以花邊、抽絲、髮網、繡花四項言之，類皆成本輕而獲利鉅。吾國天產原料，既屬豐富。際茲歐戰未息，人工缺乏，果有優美之製造品，自不患銷路之不廣。竊嘗調查山東烟台等處，婦女經營此等手工生活者，不下三十餘萬人，以之運銷歐美各國，猶有供不給求之勢，以此項製造之美術品，實為彼族上等社會中所歡迎也。查各省既有女師範學校之設，誠能乘此時機，先就京中女師範校內，附授花邊、抽絲二項課目，並通令各省一律仿辦，經費既無須另籌，辦理較易著成效，傳習既久，則女子皆為有職業之人，至所出之成績品，或交由本省總商會妥為運銷，或交歐洲華僑直接營業，輪流周轉，經費自不苦無著。查現在烟台辦法，實用郵務局提單法售賣，付款極速，且極可靠，如每包價值二百元者，郵費保險等費，不外二元左右，銷路既廣，運費亦省，仿照辦理，亦甚為利便，此所謂天然之利也；如慮此項教授人才不足，查天津於民國二年，有家庭女子工藝傳習所之創設，邇年以來，在該所畢業者，實不乏人，民國三年間，赴美洲巴拿馬賽會及中央賽會，均得有銀質優等獎章，出品精良，即此可見；但該所經費，均由紳商負擔，致發達進行，不

無阻礙，今誠山官廳量予補助，就原有之基礎，加以研究改良，樹畿輔之模範，作各省之先聲，不特師資不思無人，吾知利源以闢，漏卮以塞，貧民生計以裕，直在指顧間耳。夫處世界交通之時代，自不能囿於閉關自守之思想，欲求國內實業之發達，自不能不注意於海外商戰之競爭，今日吾國倡言實業者，既已著著失敗，而此有可乘之時機，可關之利源，又棄置不顧，竊聞邇年日本農商部省曾特派河野女史前赴歐洲，調查研究花邊、抽絲辦法，注意與辦，則此項絕大之權利，又將爲東鄰捷足先得矣！不誠可痛心之事哉！管見所及，用敢合詞籲請，爲吾國億兆貧民泣留一線之生命，是否有？當伏乞採擇施行等情到部。查手工一科，原爲應地方之需要，以資國民之生計，該董事所陳花邊、抽絲二項，銷路既廣，運費亦省，擬請就各女校內列爲附授課目，事屬可行，見北京女子師範於上二項。早經課授，以外各省區女校，亦可斟酌情形，擇要仿辦，除批示照准外，相應咨請貴公署轉飭各女校遵照可也。

此咨（註二）

吳佩孚等電徐世昌，請先調停後就職。

駐紮湘境之北軍將領吳佩孚、王承斌等，本日電北京國會選出之總統當選人徐世昌，請於就職前，先出任和平調人，併敦促代總統馮國璋頒罷戰令，主張對國會議員另行改選。吳並將該電特告北京政府馮代總統、國務總理、各省督軍及各報館，請表同情，羣起擁護。原電文如下：

北京馮大總統、國務總理鈞鑒、保定曹經略使，並轉趙鎮守使、曹鎮守使、南京李督軍、南昌陳督軍、武昌王督軍、龍華盧護軍使、廣州岑西林先生、武鳴陸幹卿先生，黃沙河譚月波先生、永州譚組菴先生、重慶唐督軍、各部院各省督軍、省長、各都統、各護軍使、各鎮守使、各師、旅長、前敵各司令、各總商會、各報館鈞鑒：頃上電徐東海先生一電，文曰：北京徐東海先生鈞鑒：捧讀我公歌電，謙光碩德，欽佩曷極，而各方面賀電、勸電、否認電，紛至沓來，其中或諛或詔，或則詞意不同，甚且有云，除却西南五省者。用是師長等既不敢敦勸，又不敢遽賀。遂不禁本良心上之主張，爲我公陳之，查我國既稱共和，純以法律爲根本，法律不完，邦基不固，此世界所公認。國會爲國家立法最高機關，國會議員爲國民完全代表，而選舉總統又爲國家非常重典，故總統選舉必須出於真正民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十三、十四日

二五二

意，斯全國擁戴，乃見真誠。我國舊國會分子固屬不良，而新國會之議員不但由金錢運動而來，且西南五省均未經選送，似此卑劣不完之國會，安能爲全國民意代表，想早鑒及。以我公資望器識，久爲國人所悅服，並咸以次任大總統相推許，茲竟由此種國會選出，不但爲我公之累，且恐與不信任之國會成連帶關係。我公若由從除却西南五省之勸電，勉爲就職，則民國分裂，乃由公始，天下後世將謂公何？且分則必爭，而和局永無希望矣！此師長等不敢爲公賀，且將爲民國弔也。若我公趁此未就職之前，毅然爲和平，表示出任調人首領，并敦促馮代總統頒布罷職明令，先解決時局，以謀統一，德莫厚焉！功莫大焉！對於國會議員，通國另行改選，以期完美，屆時國會有良好議員，重選總統，自然舍公莫屬，則西南既不得以非法藉口，中央亦得免違法營議，將士既無暴露之虞，人民亦無塗炭之苦，爾時我公雖欲不就厥職，竊恐歡呼萬歲，擁戴一尊者，同聲相應矣！此則師長等所爲預賀者也，以上所陳，係師長等良心上之主張，法理持平之辦法，爲國家計，并爲我公計也。我公明達，燭見幾微，千里毫釐，請留意焉！師長吳佩孚、旅長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率全部官兵同叩，元。等語。我大總統、國務總理、經略使、暨軍民各當道諸公，愛國愛民，國命所託，如表同情，即請逕電東海爲叩，師長吳佩孚、旅長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率全部官兵同叩，元印。」（註三）

此電爲北洋系軍人不承認徐世昌爲總統之僅有一例（文中稱徐爲「東海先生」，不稱總統），吳佩孚以區區一師長（北軍第三師師長），身居前敵，竟然越位干政，慷慨論列國事，無復顧忌，實屬史上罕見。（註四）

註一：民國七年九月十四日，上海「時報」。

註二：「政府公報」，第九四九處，頁二五九—二六〇。

註三：民國七年九月十六日「順天時報」。

註四：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八八。

十四日 廣東參議院副議長王正廷赴美。（註一）

廣東參議院副議長王正廷，以私人身份，偕陳友仁，於本日從上海搭船赴美。

附錄：一、東報論王正廷之渡美（註二）

廿四日大阪朝日新聞云：中國參議院副議長王正廷，聞爲運動南方之承認問題，故自廣東至上海後形跡忽滅，據云已乘哀布來斯哇婆香巴號渡美，且有偕素持排日主義之陳友仁同行之說。蓋王正廷之渡美，廣東一面傳說已久，先王正廷而派遣至日本爲該政府之代表者，已有章士釗；惟王正廷之派往美國，軍政府中有多數人出而反對，故此次遂以個人之資格祕密啓程矣！查王爲參議院副議長，廣爲內外人所知，美國留學生出身，操英語甚圓熟，久在基督教青年會辦事，頗有聲望，是故渡美以後，必能受該國官民之歡迎可知，惟此次之行，以代表之名義否？此中頗有重要之關係也。又若陳友仁者，善英文，操英語較說彼本國語尤圓熟，嘗於北京報竭力鼓吹排日，此報遂由我官憲之抗議而停刊，王正廷與之同行者，其使命或專令渠在美國運動排日，亦未可知。聞渠之同行上海之孫洪伊曾阻止之，唐紹儀俟其路過日本時，聞亦有勸止之說，但彼等之渡美，似與上海廣東之某國官憲已有密接之關係，大約必不能中止矣！事至於此，寺內內閣之對華政策多有令人不滿者，今後繼內閣苟能補其過失，維持兩國國交與東亞大局不勝欣幸矣！

二、吳相湘：一個被人遺忘的學會（註三）

前言

民國成立前後，海內外若干知識青年，爲共同致力救國建國工作，曾組織或大或小的學會。如中國科學社、少年中國學會等；近年國內多刊佈有關專書或論文，甚至舉行少年中國學會史實專題座談會。惟有對迄今具有七十餘年歷史的留美學生組織的「成志學會」（簡稱成志會，英譯名Chen Chih Hui，簡C.C.H.）絕無人提及。事實上：成志學會弟兄促進國家現代化極有貢獻，比較少年中國會員對國家的利害各半，完全不同。

王正廷等人發起的「兄弟會」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歐美人對宗教信仰虔誠，各大學校園內宗教氣氛濃厚，基督教男女青年會更普遍各地。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十四日

「志願赴外國担任傳教士的運動」也引起各大學學生興趣，如「時代」「生活」雜誌創辦人的父親路思義（Henry Luce）就是耶魯大學畢業後即志願東來中國佈教。可以說：當時來中國的傳教士很多是牛津、劍橋、哈佛、耶魯各大學優秀畢業生。中國留美學生為數不多，在這樣環境裏也逐漸感染，有的參加青年會，有的信仰基督教。但不論如何，大家身處異域，又時時遭受當地人白眼，因此救國愛國心志益見加強。一九〇七年七月，王正廷到美國入密歇根大學肄業。是年秋，中國學生聯合會在康州哈特福舉行會議，有一百餘人參加，都是來自芝加哥至紐約間各大學。其中有九人在國內就相熟識，即王正廷、郭秉文、余日章、陳容、陳維城、裘昌運、韓安、朱進祿、胡彬夏（女）。在會議時間以外常相聚會談，大家都感覺志同道合的知識青年需要相互結合，團結力量共同為國家及人民服務。由於這九人大都信仰基督教，因決定組織「兄弟會」，取義聖經定名「David And Jonathan」，但并非宗教社團，也與教會沒有連繫。更不是由於任何政治動機而組設的半政治性團體。祇是為提高中國地位而共同奮勉努力。故成文的組織章程都沒有。但仿效美國大學「兄弟會」慣例，各書寫一「嚴守秘密」的誓約（以後新加入的也如此，絕不可認為它是隱藏某一計劃的祕密組織）。口頭約定的規則約有三項：○目的：甲、共勉努力提高中國地位。乙、相互照顧保護。○組織：華北華南各設一分會。○會員：甲、不限於男性。乙、新人需要經現在弟兄四分之二投票贊成始得入會；但如有一否決票，即作不通過論。○每月集會一次。對於弟兄選擇如此嚴格，故這一「兄弟會」發展緩慢却極堅穩。一九二〇年全部會員祇三十三人。

劉廷芳等成立的「兄弟會」

一九一七年六月廿四日，留美學生劉廷芳、洪煥蓮、陳鶴琴、鮑明鈐、曹霖生、朱斌魁、溫萬慶等基於共同信仰基督的虔誠，為傳佈犧牲及勇敢精神，成立「兄弟會」，定名「Cross And Sword」或簡稱「Cands」。有成文組織規程。○目的：甲、研究、計劃、合作提高中國的地位。乙、會員間應增進兄弟如手足精神，相互團結、協助、照護。同樣地仿效美國兄弟會慣例各弟兄誓書對一切會務均須嚴守祕密。○會員：任何中國男人均可入會，但必須具備下列三條件：甲、優良品德。乙、對終生有確實目標。丙、領袖的特質。且新人需現有弟兄一致投票通過；除非其人尚未領洗禮，不得是反對基督教的。翌年，這一兄弟會弟兄計三十一人。

兩會合併誕生了成志學會

比較這兩個「兄弟會」，最高目的——提高中國地位，互相奮勉努力為國為民服務——實在是不謀而合。惟「Cross And Sword」具有較多宗教性質。是由於發起人劉廷芳，當時正肄習神學，同學都叫他「中國大主教」別名，見面時且以此相稱，自然影響及於其他人。再則會章規定限於男性。這是它與「David And Joathan」不同之點。由於兩會都嚴守祕密，無法知曉何人是會員。但都注意吸收留美同學的精華傑出之士。一九一八年，王正廷奉廣東軍政府使命訪問美國，與「D&J」會員相聚以外，「Cross And Sword」邀請他參加。他欣然於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正式入會。翌年四月二十一日郭秉文、七月五日余日章也先後應邀正式加入（Cross And Sword）。當時「D&J」會員大多已自美學成回國工作，在美國缺少有效吸收新弟兄的機會。「Cross And Sword」則企盼與同以「為國為民」服務為目的之其他團體發生連繫。因此，一九一八年，王正廷在美國就和「Cross and Sword Cross」主持人幾次會談，建議將這兩「兄弟會」合併為「Cross And Sword」全體會員一致贊成，經推舉王正廷、劉廷芳等十人組織一委員會負責研究這一問題。經過多次商討，擬訂方案。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這兩「兄弟會」會員首次聯合在上海集會，一致同意合併，并訂新會名「成志學會」（簡稱成志會）。通過組織章程，目的仍舊，會員限於男性。入會條件除採取上述「Cross And Sword」三項標準以外，另增「友善的天性」一項。并規定各當地有會員七人或較多人數即可設立一支會，在一大陸（即中美兩國等地）有一或二個支會時可成立一分會。總會設中央委員會，有主席一人。

會章規定會員「嚴守本會祕密」，活動少為外人知曉

成志學會成立，弟兄均書誓：完全誠摯的與各弟兄合作、共同努力提高國家與人民地位。并嚴守該會一切祕密，對各弟兄相互幫助與忠告——這一「嚴守祕密」規定，後來有若干會員多次建議取消。但直至一九四六年成志會美國分會才決議：如任何會員自認適當時可將會員姓名以及集會時間地點公開。但中國分會迄未見有同樣決議的記錄文件。因此國內外會員對於這項規定仍多遵守不渝。例如董顯光博士手撰「一個中國農夫的自述」（曾虛白中譯「董顯光自傳」）中即沒有提及「成志會」的文字。但「成志會五十年史略」（A Brief History of C.C.H.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十四日

二五五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十四日

二五六

1908-1958)刊載董顯光撰回憶，就明顯記述「成志會」會員間相互照顧的情況。據董憶述：一九一三年自美國畢業回到上海，第一個接觸的人即王正廷。王要求董担任青年會幹事。但董因不願做「一募捐人」而婉謝。再會見周詒春、王景春、陳光甫、陳維城、郭秉文、朱友漁、朱定祺等都是「成志會」兄弟。周詒春、王景春邀請董加入成志會，他欣然同意，旋在北京正式入會——這在「董顯光白傳」都無隻字記述，祇有「我一回國，立刻感到找事養家的迫切需要，最初階段是失望的」二十餘字而已。接續記述，經國父介紹往英文「中國共和報」任編輯。不半月即奉國父命派赴北京任採訪，「又接受了做（參議院）副院長（應作副議長）王正廷博士祕書的任務」——「成志會五十年史略」中董顯光回憶於此記述較詳：「我担任王正廷博士的祕書職位，名義勝過實際，我主要職責是担任『中國共和報』採訪」。「如我這樣青年，能在兩者之間交替工作，實因我和王博士同是兄弟會的弟兄，雙方親密關係確實存在。成志會誓約一切嚴守祕密，增加我為兄弟會弟兄工作的興趣與熱誠」。

「董顯光白傳」中文本曾記述：董在參議院被袁世凱解散後，設法挽救王正廷被袁暗殺的危險。但沒有指出他這樣做的真實動機。「成志會五十年史略」刊載董回憶，敘述及此却坦陳：「一切即他與王是『弟兄』有照顧的義務。並且指陳「自這一插曲後，我與成志會的關係更特加密切，若干領導人士都知曉我為王博士做的事情。這一成志會仍舊維持小規模，但按時在我家集會，我們弟兄們相互間很親近。志同道合的精神維繫我們。」

很多史料至今無法確證

「董顯光白傳」記載：一九一四年二月，出任「督辦全國煤油礦事務總署」工作。旋奉派赴美國與顧維鈞公使設法阻止美國協助日本開發中國東北一百萬美金借款的商談。「成志會五十年史略」中刊董「回憶」也述及此，但借款數目為一億元。與白傳中文記述相差一百倍，不知何者正確？但董氏「回憶」中特述及「成志會弟兄竟誤會董訪美之行是為袁世凱稱帝活動。從此兩人之間鴻溝日深而無法再接近。董由此經驗，呼籲每一弟兄應注意交換有關政治的觀點，不可祇憑本身強烈主觀感覺以對他人。」

這些事實說明：董顯光加入成志會不久，即實踐誓言努力為國為民服務，並盡一切力量照顧與忠告弟兄們。

「方顯廷博士回憶」(Reminiscences Of A Chinese Economist at 70 By H.D.Fong)……一九二四年度，

他由耶魯高年級同學何廉介紹加入成志會。當時他是年甫二十多歲的經濟學博士。并說蔣廷黻在美時曾經擔任領導年青弟兄羣的主席。但「蔣廷黻回憶錄」中沒有涉及「成志會」的文字。他憶述從政山來是他在大公報及獨立評論若干文字，蒙蔣委員長注意。民國二十二年與何廉博士同奉電召往牯嶺談話。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蔣委員長兼任行政院長，蔣廷黻奉派任行政院政務處長。他在「回憶錄」中且提及這一行政院各部長人事被人說是「政學系內閣」——近年台灣報刊論及蔣廷黻出仕淵源，有人說他是政學系，甚至有人說他是復興社。但筆者以為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自動或被動向蔣委員長說明蔣廷黻個性品學為人等等，是一不可忽略因素。因孔與蔣廷黻同為「成志會」弟兄，又是美國奧柏林學院先後同學。蔣委員長兼任行政院長，事實上很少長駐首都，孔祥熙負責實際推行政務重責，引蔣廷黻相助，於公於私都有好處。何況民國二十二年，蔣廷黻與何廉同奉電召見，當時何廉并未有如蔣廷黻一樣與眾不同言論。「方顯廷回憶」述及民國二十五年（十月），蔣廷黻弟兄出使蘇聯，何廉弟兄繼任蔣的政務處長職位。這些事實應不是巧合，而是成志會弟兄孔蔣何關係順理成章的發展，祇因他們三人都遵奉「嚴守秘密」誓約沒有公開說明。今日無法確證。不論如何：這一推測，比較說蔣廷黻是政學系或復興社分子接近事實。

會員多為一時俊彥，與民國史關係密切

自「成志會五十年史略」（上溯自「D.C.」成立於一九〇八年）、「方顯廷回憶」先後刊佈，成志會若干史實已經公開。祇可惜海外沒有存藏成志會弟兄名冊，故「成志會五十年史略」中未有刊載。但「史略」指陳：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統計：成志會弟兄共計二百二十七人。這二百餘人大多接受海外新教育榮膺博士學位的高級知識份子，在立會以後不過二十八年時間，確切實踐會章，共同努力為國為民服務，向「提高國家與人民地位」即促進中國現代化目的邁進，成績斐然。創立人郭秉文博士曾於「史略」中綜合指陳：

一、中央政府工作：○王寵惠：曾任外交部長、司法部長、最高法院院長、海牙國際法庭法官等職務。○孔祥熙：曾任工商部長、行政院副院長等職。○王正廷：曾任外交部長、代理國務總理、駐美大使等。○蔣廷黻：曾任南開、清華大學教授、近代史專家、行政院政務處長、駐蘇聯大使、善後救濟總署署長、駐聯合國安理會常任代表等職。○董顯光：對日抗戰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主持國際宣傳、新聞局局長、駐日本大使、駐義大使等。○朱經農：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十四日

曾任教育部次長、國立中央大學教務長。①霍寶樹：曾任中國銀行副總經理、國聯總處秘書長、善後救濟總署署長等。②蒲薛鳳、李熙謀：曾任教育部次長。③查良鑑：曾任司法行政部部長、私立東海大學董事長等職。

二、教育界：④張伯苓：私立南開大學創辦人，終生獻身此一學府。作育人才甚多。倡導現代體育運動競賽的不遺餘力。⑤周詒春：清華大學校長，網羅若干成志會弟兄如蔣廷黻、劉崇鋈等任教，為國家培植許多青年人才。

⑥郭秉文：曾任國立南京高等師範校長、國立東南大學校長、上海商學院院長、對日抗戰主持對英借款，網羅若干成志會弟兄如鄭秉文（抗戰前後努力中國農業現代化的研究推廣）、陳鶴琴（研究國語常用字彙，倡導兒童讀物）、廖世承等任教東南大學，培植人才甚衆。⑦孟治：在美國創立華美學社，溝通中美文化關係、為中國留美學生服務，貢獻甚大。⑧陸志韋：曾任燕京大學教授、校長。⑨劉廷芳：曾任燕京大學教授及教育學院院長。⑩洪煥蓮：燕京大學教授、哈佛燕京學社主要負責人之一，主持編製中國各種古籍「引得」，裨益中外學人極大。其英文著述「杜甫傳」，是英語世界中有關杜甫生平及其工作的最完全析釋記述，附有杜詩三百七十四首英譯。⑪劉堪恩：滬江大學校長。⑫晏陽初：中國平民教育創始人，主持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在定縣實驗應用學校、社會、家庭三大方式推行文藝、生計、衛生、公民四大教育、掃除文盲，為國家作新民。其成效經中央政府採用推行全國。一九四三年經北美八百所高等學府公舉為「現代具有革命性貢獻的十大偉人」之一（同時膺選的有愛因斯坦、杜威、亨利福特、萊特兄弟等）。一九五二年以後菲律賓、泰國及中南美、非洲若干國家仿效定縣經驗在各本國推行，亦著成效。今以八七高齡仍在菲律賓主持「國際鄉村建設學院」。⑬何廉、方顯廷：創辦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對現代中國經濟問題理論與實際，以統計數字作具體分析說明，貢獻極大。

三、外交界：除上述王正廷、董顯光、蔣廷黻等以外：⑭徐淑希：曾任燕京大學教授，研究東三省問題專家，在「九一八」事變後發生效用。後出任駐祕魯、巴利維亞、加拿大諸國大使。⑮于煥吉：曾任駐義大利大使。⑯劉鎔：曾任駐加拿大、菲律賓大使，出席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代表。⑰李迪俊：駐智利大使。夏晉麟、張純明等任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其他外交界人士甚多，以其姓名英文簡寫，未克譯出，為歉。）

四、銀行界：⑱陳光甫：領創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倡導服務社會，首先辦理國外匯兌業務，在美英銀行界信

譽最高。促進中國銀行業現代化，消滅外國銀行在華勢力大有貢獻。又創辦「中國旅行社」，尤為國內觀光旅遊事業先驅，對外國旅行社獨霸中國局面一大打擊。對日抗戰前後中美白銀協定及桐油與滇錫借款都由陳手訂。○戴鑑：中國銀行祕書長。○李道南：交通銀行總經理。○王志華：新華銀行總經理。○貝祖貽：中國銀行總經理、中央銀行總裁。

五、醫藥衛生：○沈克非：南京中央醫院院長、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顏福慶：長沙湘雅醫學院院長、上海醫學院院長、中國紅十字會醫院總監、行政院衛生署署長。○胡惠德：香港著名內科醫師。

六、實業界：○劉鴻生：先後在上海創辦水泥、煤球、煤棧、毛紡等公司為火柴業巨擘，有一「火柴大王」之稱。民國二十一年，中央政府以其擅長經營實業，任命為國營輪船招商局總經理，多有革新。終以積弊太深，劉任職兩年後請辭，專心私人企業。外人譽為中國最著名企業家之一。○其他如朱君（Kaers S. Chu）及林君（C. C. Lin）為仁利實業公司主持人。李君（Lee Tsu-Sheng）主持六合潯煤礦均有名於時。

七、宗教界：○、朱友漁：聖公會主教，抗戰時担任中華聖公會執行代表，不畏艱險，奔走各地，尤得人望。○余日章：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與中美籍幹事努力促進中國社會革新工作及推行西洋現代體育競賽。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與蔣夢麟博士同為國民代表赴美發言。

又如工程界人才尤多，如凌鴻勳主持建築粵漢鐵路株韶段及湘桂鐵路、延長隴海鐵路，對抗戰大業極有貢獻。惟一女性「弟兄」胡彬夏在上海主持一中學，促進女子教育，成就斐然。

典型猶在，足資當代青年效法

其他如文學、藝術、自然科學、法律、新聞事業等領域，也都有成志會弟兄居領導地位，祇因資料缺乏，未克列舉。即上所述也不完全。但就此綜錄，成志會弟兄二百二十七人，在立會以後二十八年間，為促進中國現代化，增高國家地位的具體成績，已顯明可見。覆按上述入會條件，必須具備領袖才能，尤其是終身實踐為國為民服務的決心，確已達成。以中國土地之大，年口衆多，傳統積弊之深，而僅此二百餘人力量即為中國現代化奠立若干基礎，實是中國現代史珍貴一頁。（再如胡適顧維鈞等甚多留美學生不列名是會。其他留歐留日學生於國家建設亦多貢獻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十四、十六日

二六〇

，以不在本題範圍均不述及。）不幸日本軍閥侵犯國土，許多事業慘被破壞。戰後國內大局又生激變。然而成志會弟兄仍繼續努力，在台灣建設或在海外工作仍多成績。其中若干人仍老而彌健，奮鬥不已。真是典型猶在，足資當代中國青年效法。（今在台灣又有「仁社」等組織，若干在財經界工作的留學生都是社員。）

國父孫先生文致函李炳初，囑其轉黃柱、林達三匯寄存款。

國父孫先生文，本日致函李炳初，囑其轉達雪梨國民公會黃柱、林達三等，匯寄洪門籌餉救濟局之餘款，俾得專力國事。原函如下：

「炳初先生大鑒：接閱來函，藉悉大駕已安抵澳洲，至為喜慰。雪梨國民公會黃柱、林達三兩君於四月廿七日曾有函來，言洪門籌餉救濟局存有餘款，如此間有函提取，當可匯返等情。文以離粵後由潮而日，途中未暇作覆。昨於去月十九日曾致手書，請其竭誠接濟，俾得專力於國事矣。如晤黃、林兩君時，希照代達鄙意可也。餘情已詳於通告。此覆，並頌義安。孫文、九月十四日。」（註四）

註一：民國七年九月十七日「順天時報」。

註二：民國七年十月二日上海「時報」。

註三：民國六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聯合報」。

註四：「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五六八。

十六日 軍政府總裁岑春煊，伍廷芳電勸徐世昌勿就總統職。

本月四日，北京國會選舉徐世昌為大總統，次日，徐世昌聲明辭讓。北京參眾兩院、北京政府馮代總統和國務院隨即覆函敦勸，北京政府所派各省督軍與省長亦多致電表賀，請如期就職。十一日，徐氏再發通電，表示接受當選。然南方軍政府總裁岑春煊、伍廷芳却於本日通電，勸徐氏勿就職，電文曰：

「北京馮代總統轉徐菊人先生鑒：藉悉非法國會，選公為總統，公既恍世變，復自謙抑。竊謂公能周察民意，不欲冒居大位，至可欽佩，惟公之立言，雖咨嗟太息於國事之敗壞，而所以致敗壞之原，則公未嘗言之，此春煊、

廷芳不能默爾而息者。致亂之故，雖非一端，救國之方，則或無二；一言以決之曰：奉法守度而已。約法爲國命所託，有悍然不顧而爲法外之行動者，有託名守法而行壞法之實者，均足以召亂。自國會被非法解散，約法精神，橫遭斷喪，既無以杜奸人覬覦之心，更無以平國民義憤之氣。護法軍興，志在激亂；北庭怙惡，視若寇仇，譁張爲幻，與日俱積，以爲民國不可無國會，而竟以私意構成之，總統不可無繼人，而可以非法選舉之。自公被選，國人深觀北庭無悔禍之誠，更無以測公意所在。使公能毅然表示於衆曰：非法之選，不能就也，助亂之舉，不可從也，如此，國人必高公義，即仇視國會者，或感公一言，而知所變計，戢亂止暴，國人敢忘其功？惜乎公雖辭職，而於非法國會之選舉，竟無一詞以正之也。竊慮公未細察，受奸人蠱惑，不能堅持不就職之旨，此後國事益難收拾，天下後世，將謂公何？如有謂公若將就職，而某某等省，可以單獨媾和者，國會可以取銷從新組織者，護法各省，如不服從，仍可以武力壓制之者，此等妄言，皆欲踞公於爐火之上，而陷民國於萬劫不復耳。願公堅塞兩耳勿聽。公從政有年，富於閱歷，思保令聞，宜由正軌。煊庭忝列舊交，愛國愛公，用特忠告，幸留意焉！」（註一）

由此電可知，岑、伍所爭者在法不在人，徐世昌之當選總統，是由安福國會所產生的，故軍政府視爲非法。在未選舉之先，西南軍政府即於上月（八月）三十一日通電不承認。今徐氏既當選，先後兩次通電，於廣州非常國會並無一語涉及，軍政府此而不爭，其本身將失所依據；故岑、伍對徐仍持一貫的不承認主義，自爲事理所必然。惟岑、伍電末言外之意，似望徐氏能暫不就任總統，先促進南北和平，在和談中解決國會問題，將來以另一形式舉徐爲總統，亦未始無協商之餘地。若徐逕行就職，徒將梁士詒輩之策劃，虛副總統一席留待西南以爲餌，謀取陸榮廷等實力派之單獨媾和，或取消國會重新組織，使護法軍政府自然趨於瓦解，則爲岑、伍所堅決反對。（註二）

北京參衆兩院議長向徐世昌呈送總統當選證書。

本日，北京參議院議長梁士詒和衆議院議長王揖唐，以總統當選證書呈送總統當選人徐世昌，並致頌詞，詞曰：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十六日

二六二

「士詒、揖唐今日代表參眾兩院，恭致證書於當選大總統之前，謹致詞曰：元首得人，大任有屬。羣倫託命，薄海歸仁。福國利民，此其左券。」（註三）

徐世昌致答詞曰：「世昌不敏，承全國重託，兩院公推，義無可辭，引爲己任。此後厲行憲政，發揚國光，敢揭寸長，冀符輿望。」（註四）

北京參議院議決修改國會組織法第六條，參議院議員選舉法第十七條、議院法第二十條。

北京參議院議員胡鈞等，提出國會組織法第六條、參議院選舉法第十七條修正案，於八月二十九日開會舉行第一讀會，議決交付特任委員會審查，旋於本日開第四次會議經多數可決開第二讀會，並按照參議院議事細則第二十九條之規定，同日續行第三讀會，該案得全體通過，將國會組織法第六條修正爲：參議院議員任期六年，每三年改選二分之一。參議院議員選舉法第十七條修正爲：第一屆選出之參議院議員於開會後，依國會組織法第六條規定之任期以抽籤法，分全院議員名額爲二班，第一班滿三年改選，第二班任滿改選，嗣後每三年就任滿之議員改選之。復因議院法第二十條與修正案牴觸亦應同時修正，即日並按照參議院議事細則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九條之規定，同日續行第二及第三讀會，議決修正議院法第二十條爲兩院議長、副議長任期三年。（註五）

附錄：參議院第四次會議（註六）

中華民國七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一）下午一時開議

本日議事日程如左：

- （一）修正國會組織法第六條，暨參議院議員選舉法第十七條案（議員胡鈞等提出）審查報告（一時至二時二十分）。

(二)修正參議院議員選舉法第八條案(議員陳介等提出)審查報告(二時二十一分至二時三十分)

(三)選舉審查議員證書委員(二時三十一分至三時)

議長梁士詒主席。

出席議員不足法定人數。

主席宣告延長時間三十分鐘。

出席議員一百九人，請假議員十四人，缺席議員十三人。

主席宣告出席議員已足法定人數。

主席報告本日上午會同衆議院議長，已將第二屆大總統當選證書躬親呈遞。

主席報告新報到議員一名，應補行簽定議席。

秘書簽定議席如左：

沈銘昌 一四三

主席命秘書長報告文件。

秘書長報告文件畢。

主席按照議院法第七條，以議員王學曾，蔣葵等來函，代新疆議員一不拉引報告，不得已故障請展期兩個月始克到院事，諮詢院議。

議員陳懋鼎動議許可，衆無異議。

主席用舉手表決法，以許可新疆議員一不拉引因不得已故障展期兩月到院付表決。舉手者多數可決。

主席宣告按照本日議事日程開議第一案(即修正國會組織法第六條暨修正參議院議員選舉法第十七條案審查報告)

議員陳懋鼎報告審查之旨趣。

主席宣告討論：

議員秦望瀾、林炳華、江紹杰、田應璜、鄧鎔、胡鈞、陳介、陳懋鼎相繼討論。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十六日

二六三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十六日

二六四

議員譚雨三、陳邦燮請依議事細則第二十一條表決應否開第二讀會。

主席用舉手表決法以本案應開第二讀會付表決，舉手者多數可決。

議員譚雨三動議同日開第二讀會，有三人以上之附議。

主席用舉手表決法以本案同日開第二讀會付表決，舉手者多數可決。

主席宣告就本案開第二讀會。

議員秦望瀾對於修正參議院議員選舉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臨時提起修正案，有十人以上之贊成其修正案如左：

每部每省議員單數者以較多數爲第二班，僅一人者任滿改選。

主席以修正國會組織法第六條付討論：

議員鄧銘請付表決。

主席用舉手表決法以修正國會組織法第六條付表決，舉手者多數可決。

附修正國會組織法第六條條文：

參議院議員任期六年，每三年改選二分之一。

主席以議員秦望瀾之修正案付討論。

議員陳介、鄧銘、陳懋鼎、田應璜相繼討論。

議員譚雨三請以原修正案付表決。

議員田應璜請依照議事細則第五十三條，先以議員秦望瀾提案付表決。

議員陳邦燮動議先以原修正案付表決，再以秦議員望瀾之修正案付討論，附議者三人以上。

主席用舉手表決法，以原修正參議院議員選舉法第十七條案付表決，舉手者多數可決。

附修正參議院議員選舉法第十七條條文：

第一屆選出之參議院議員於開會後，依國會組織法第六條規定之任期以抽籤法分爲第一班，第一班滿三年改選，第二班任滿改選，嗣後每三年就任滿之議員改選之。

主席以秦議員望瀾之修正案付討論。



議員陳振先、鄧銘、陳邦燮、吳鈞、田應璜相繼討論。

主席宣告討論終局。

主席用舉手表決法，以秦議員望瀾之修正案付表決，舉手者少數否決。

主席用舉手表決法，以刪除參議院議員選舉法原第十七條第二項付表決，舉手者多數可決。

議員林韻宮動議，本案同日開第三讀會、附議在三人以上。

主席用舉手表決法，以林議員之動議付表決，舉手者多數可決。

主席宣告就本案開第三讀會。

主席用舉手表決法，以修正國會組織法第六條全文，成立付表決，舉手者多數可決。

附修正國會組織法第六條全文：

參議院議員任期六年，每三年改選二分之一。

議員陳邦燮動議，修正參議院議員選舉法第十七條「分爲二班」爲「分全院爲二班」。

議員林韻宮對於陳議員邦燮修正「全院」二字動議，修正爲「全額」二字。

主席用舉手表決法，以林議員之動議付表決，舉手者少數否決。

議員鄧銘動議，應修正爲「分全院議員名額爲二班」有三人以上之附議。

主席用舉手表決法，以議員鄧銘之動議付表決，舉手者多數可決。

主席命秘書長朗讀全條條文。

秘書長朗讀畢。

主席用舉手表決法，以修正參議員選舉法第十七條全文成立，付表決，舉手者多數可決。

附修正參議院議員選舉法第十七條全文：

第一屆選出之參議院議員於開會後，依國會組織法第六條規定之任期，以抽籤法分全院議員名額爲二班，第一班滿三年改選，第二班任滿改選，嗣後每三年就任滿之議員改選之。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十六日

二六五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十六日

二六六

主席宣告，按照本日議事日程開議第二案（即修正參議院議員選舉法第八條案審查報告）

議員陳懋鼎報告，本案業經提案人函請撤消。

議員鄧銘勳議，第一案既經完全成立，議長副議長任期應即改定爲三年。

議員陳懋鼎提起修正議院法第二十條爲「參議院衆議院議長副議長任期均三年」，并動議即日開第二讀會，有十人以上之贊成。

議員鄧銘勳議，應以第一案之審查報告付表決，毋庸經讀會順序，附議者三人以上。

議員江紹杰動議，是乃法律案，應經讀會之順序，附議者三人以上。

主席用舉手表決法，以就議院法第二十條修正案，即日開第二讀會付表決，舉手者多數可決。

主席宣告開第二讀會。

主席用舉手表決法，以修正議院法第二十條條文付表決，舉手者多數可決。

議員秦望瀾請即日開第三讀會，附議者三人以上。

主席用舉手表決法，以就修正議院法第二十條條文即日開第三讀會付表決，舉手者多數可決。

主席宣告開第三讀會。

議員林韻宮動議，修正本條文字爲「兩院議長副議長任期三年」，有十人以上之贊成。

主席用舉手表決法，以議員林韻宮修正之文字付表決，舉手者多數可決。

主席用舉手表決法，以修正議院法第二十條全文成立，付表決，舉手者多數可決。

附修正議院法第二十條全文：

兩院議長副議長任期三年。

主席宣告，按照本日議事日程開議第三案（即選定審查議員證書委員）。

議員陳邦燮提議，議事時間已屆，應展長時間。

主席宣告，展長會議時間十五分鐘。



主席以關於審查議員證書委員應由指定或公選付討論。

議員陳介、陳懋鼎動議，由議長指定，附議者三人以上。

主席以指定委員若干人諮詢院議。

議員陳介請指定九人，附議者三人以上。

主席用舉手表決法，以指定委員九人，付表決舉手者多數可決。

主席指定審查議員證書委員九人如左：

李盛鐸、張元奇、馮家遂、王祖同、黃錫銓、祝華如、林炳華、許 喆、劉星楠。

主席宣告議事已畢散會。

時下午三時十分。

武長鐵路通車。

粵漢鐵路武昌至長沙段之工程早竣，但因北京政府南征運兵，佔用車輛，故至本日始能載貨運客。本晨六點半由武昌開始行車，半夜駛抵長沙。武長段之承建與投資均歸英國，總工程師為英人福克司華，工程師則係詹天佑。（註七）

註一：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士詒）先生年譜」，頁四三三、四三四。

註二：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八七—三八八。

註三：「革命文獻」，第四九輯，頁一〇二。

註四：民國七年九月十七日「順天時報」。

註五：「參議院公報」，第一期，第二冊，頁一四一。

註六：同註五，頁一一—一九。

註七：民國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上海「時報」。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十六日



十七日 川滇黔護法軍各將領在重慶集會，議決以川軍援陝。

本日川滇黔三省護法軍將領在重慶開聯合會議，由川滇黔護法聯軍總司令唐繼堯爲主席，參加者計有駐在重慶的川滇黔聯軍援鄂第一路總司令黃復生、副司令盧師諦及黔軍總司令王文華，另有來自成都的川軍總司令熊克武、來自資中的滇軍軍長顧品珍、來自瀘縣的趙又新、來自湖北的鄂軍司令黎天才、來自川東北的聯軍援陝第一路總司令石青陽、第二路總司令顏德基等。會中議決以川軍援陝。（註一）

。（註二）

龍濟光所招集之振武新軍在山東晏城譁變。

北京政府所任令之兩廣巡閱使龍濟光，在山東招集土匪二千餘人，編成振武新軍，以匪首顧德麟爲營長，擬遣往瓊州攻擊護法粵軍，暫駐山東濟河縣晏城以待出發。本日，顧德麟復勾結匪黨突然譁變，在津浦路沿線晏城、禹城各地肆行焚掠，並拆毀鐵路。津浦路因之停車數日，後經魯省派兵往剿，始行擊散，匪首顧德麟捕獲正法。（註三）

註一：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二二。

註二：「政府公報」，第九五二號，頁三一。

註三：「東方雜誌」，第一五卷，第一〇號，頁二二。

十八日 護法川軍總司令熊克武致函廣州非常國會衆議院議長吳景濂，論攻守和戰事宜。

護法川軍總司令熊克武，本日致函廣州非常國會衆議院議長吳景濂，論攻守和戰事宜，主張除關於

局部者外，一以取決於國會。原函如下：

「謙伯議長先生鈞鑒：辱承大教，並示以戰之計，謨言名論，語重心長，誦讀反覆，感佩俱深。伏念國家不幸，權奸代興，邦內干戈，動經時歲，追撫始終，良非得已。竊幸我公與兩院諸君子提挈於內，介冑之士，致命於外，雖不定之功，爲日尙遠，然使國會重光，大法弗墮，海內人心，曉然有屬，茫茫禹甸，不盡入於暴戾恣睢之手，拱而嚮諸外人，以漸滅無遺，其基固已先植於此矣。爲今之計，根據西南，秣馬厲兵，進掃河朔，以求貫徹底之澄清，上也。盡地設防，成對抗之局，徐待其敝，次也。雙方遷就，出於和議，以求條件之優勝，又其次也。若乃因循坐誤，汲汲求成，降心由我，操縱在人，斯則徒見欺而已矣！武常獨居思念，計之至熟，竊幸所見，亦與賢哲謬同。要之，此後攻守和戰之宜，除關於局部者外，一以取決於國會。此則不獨公一人之主張，亦大同之心理，不如此不可也。至外人方面視民意爲轉移，誠如尊論。我西南名正言順，而又得堅強團結之實力以貫徹之，夫亦焉往而不可者；第在吾人鎔鑄一氣，立法修備，切實進行而已。蜀軍自劉張（按指唐繼堯）共會渝中，開三省聯軍會議，外懷內安，具決於此，創痛已深，救敝扶衰，苦不易效。近與貴帥（按指唐繼堯）共會渝中，開三省聯軍會議，外懷內安，具決於此。至徽省兩院議員伯中輩（按指李肇甫等），固已早行，其餘以事羈牽者，亦復早經敦促，次第可以啓行。茲因××等赴會，謹附尺書，略陳懇款，其他楮墨所不及，一託面罄，惟不棄遐遠而時辱教之，幸甚幸甚。專此佈復，祇頌道綏，並祈亮察不具。兩院諸公統致悃悃。熊克武再拜。」（註一）

吳景濂嗣亦覆函熊武克，表示誓持護法初衷，函曰：

「錦帆督軍節下：劉議員輔周滌粵，頒來瑤函，辱荷獎飾有加，循誦增惡。承示進掃河朔，澈底澄清，允爲解決時局上策。蓋不竟摧陷廓清之功，必遺滋蔓難圖之懼。七年以來，政變頻仍，其故在除惡未盡，權奸代興，視國法如弁髦，日惟恃強力以圖一逞。西南羣帥，不惜竭全力以與之爭者，誠以法律爲立國之本，法之不存，勢將橫決，而不可制。故他事或能以調解結束，而此立國之根本大法，則不容絲毫假借。謹弟凜斯義，不欲補苴目前，亦既與邦人君子共勉之矣。比者徐世昌以非法當選，僭竊大位，踵事加厲，詭譎莫測，而首惡之段氏，尙據參戰督辦，同惡相濟，日昃不遑，知吾民心理上之弱點，在狃於目前苟且之安，不虞將來養疽之患，乃囑使熊希齡等，僞言和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十八日

二七〇

平，號召黨徒，此不過欲假託民意，迫西南義軍以就範耳，倘使漫不加察，必致墮敵狡計。誠如尊論，有不能不嚴辭以拒之者。所幸軍府暨兩院同人，業已洞燭其奸，皆誓持依法解決初衷，不汲汲以求成，迭電關其妄謬，計壓省覽矣。蜀中綏定，端賴鴻猷，渝城會盟，亦關主計。從此統籌全局，進窺秦鄂，奮迅必異乎疇昔，甚盛甚盛。此間國會早足法定人數，已經從事制憲，蜀籍議員，既荷敦促，盼即時南來，同襄盛舉。默察世界大勢，民治主義，日益中張，逆黨退抑潮流，於理必不能久存，近且受日本內閣更迭影響，借款不成，黔驢技窮。而湘南則吳師嚮義，關中則賢豪並作，泉州之戰，李逆敗績，八閩指日可復，瓊島之役，龍衆投誠，百粵寢告肅清，庚嶺之賊，亦無鬥志，逾此險阻，長江即屬可圖。夫公理與強權戰，持之既久，則公理必勝，徵諸十八九世紀之際，歐洲君主，結大同盟，以壓抑法國民黨，反抗共和政治，而卒歸於敗。近日德皇威廉二世，以梟雄之資，擁勁健之衆，百戰百勝，幾有全歐，而內迫於社會國家之主義，外制於美總統和平人道之宣言，遂乃棄位言和，身遁荷蘭。蓋協約國人民，爲德國蹂躪世界公有之大法而戰，與我國民爲權奸破壞國法而戰，其勢雖殊，其理則一。但能含酸茹痛，堅持到底，則最後勝利，必在吾人，可斷言也。況逆黨既真相煎，內訌尤烈，視德意志之強力，相去不可道里計哉？

節下左右義師歷有年所，常茲一髮千鈞之際，必抒久安長治之圖。南方多便，尙希時惠德音，俾資遣式。敬頌勳安，伏維明照不備。弟吳景濂謹啓。（註二）

蔣中正抵漳州粵軍總部。

本月十三日，蔣中正抵汕頭，晤粵軍參謀長鄧鑑。本日又抵漳州總司令部，晤陳炯明後，檢閱各方報告，調查戰況，計劃進攻同安，草作戰命令。（註一）

註一：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二三。

註二：「革命文獻」，第五〇輯，頁二九〇—二九二。

註三：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上輯，頁七二。

二十日 吳佩孚答覆曹錕寒電，建議由長江三督繼續担任促成南北和局之調人，並推徐世昌為調人領袖。

北京政府所任陸軍第三師師長吳佩孚，本日電答曹錕，請以長江三督任促成南北和局之調人，推徐世昌為調人領袖。此電得到蘇軍將領白寶山、張仁奎、馬玉仁、楊春普、陳調元等的響應，促使直系新主和派與舊主和派形成合流趨勢。

茲誌原電如下：

「曹經略使塞口徵求意見通電，及答覆徐東海電，想邀鑒及。經略使以悲憫為懷，希冀寧人息事，意摯情真。計湘南雙方以誠意停戰，促進和平，已四越月，迄今既有端倪，務望一致進行，俾得早息內爭，同禦外侮。況日人假道滿洲，自由行動，某等心所謂危，難安寢饋，若和局早解決一日，俾通國各軍，早回原防，嚴加整頓。對於此次戰爭，作為實地大演習，其雙方戰地之得失，即軍事上研究之良好材料，從此各將領，悉心蒐選，不難悉成勁旅，以作干城，強隣雖狡，庶可有備無患。且軍興以來，雙方兵力，牽動全國，由閩粵以及隴蜀，戰線蜿蜒，不下數千里，兵力雄厚，約有千餘營，膏血精華，盡于原野，軍械輻重，委如山邱，以此攻夷，何夷不摧，以此防邊，何邊不固。乃公戰不修，圖竟私鬥，紛紛擾擾，閱牆無已，竟至參戰出兵，為數寥寥，反令邊防軍隊，在本國領土區域，受人支配，屈大事小，反主為賓，國家之恥，軍人之辜也！至于法律問題，既往者姑且不論，但求雙方相忍為國，以期挽救于將來，諸公如表同情，請逕電經略使，主持一切，並請長江各督仍任調人，公推東海先生為調人領袖，則和局之成易如反掌，果如是也，不但民國少受荼毒，即強隣亦不敢輕于嘗試，時事日惡，勿以觀望而稍涉因循，外患紛乘，勿以遷就而徒生畏葸，所望當時諸公，急起直追，同心一力，屏除疑貳，勉其維持，大局幸甚！國民幸甚！」

七年九月二十日（註：）

軍政府令莫榮新為廣東督軍兼陸軍總長；原廣東省長兼肇軍司令李耀漢，因久病未癒免去本兼職，以翟汪代理省長，古日光代理肇陽羅鎮守使。（註二）

北京政府教育部令各省教育廳，徵集兒童玩具。

北京政府教育部，本日訓令各省教育廳，應重視兒童玩具，並訂徵集兒童玩具辦法八條，擬搜集全國玩具。其令文如下：

「案查幼兒教育，關係綦重，現今東西各國，莫不認此為教育基礎，殫精竭慮，求所以養護之方，陶鑄之術，以期幼兒身心訓養周至，他日施教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論其方術，固有多種，而以幼兒日常撫弄摩挲之玩具認作啓蒙要件，遂與學校教具視同一律，探討考究不遺餘力，如法國近時所設之兒童玩具研究會，即其一例。吾國幅員廣大，習俗相傳，各地所產製之玩具，以供幼兒教育之用者，當必不尠，惟製者類屬工人，未經教育者之指導，購者亦復漫不經心，未遑抉擇，坐是與幼兒教育毫無裨益。本部有鑒於此，現擬搜集全國玩具，邀約專家，詳為評定，用作啓蒙之助，而定陶鑄之方，除將徵集兒童玩具辦法八條隨文附送外，合亟令仰該廳飭知各屬，剋期搜集，是為至要。此令。

附徵集兒童玩具辦法一紙

徵集兒童玩具辦法：

- 一 徵集兒童玩具分別評定以圖幼兒教育之進步。
- 二 徵集標準不論何種玩具以屬於本國製者為限。
- 三 蒙養園所用恩物及新舊圖書均徵集之。
- 四 所送玩具恩物等件，每件應附標識如下：

（一）材料（二）價值（三）製造場處（四）兒童適用年齡（五）教育上之目的（如練習視覺聽覺筋覺推理記憶等）。

五徵集辦法除本部就近徵集外，由各省教育行政機關轉令各縣知事、督同勸學所，就所產製之品物逐一搜集，逕送本部。

六本部收齊後，逕約專家詳細審查評定優劣。

七私家自出心裁製成新式玩具，經審查員認為良善者得酌予獎勵。

八外國製兒童玩具，由部酌量採購、陳列作為參考品。」（註三）

註一：李泰棻：「國民軍史稿」，頁九三。

註二：民國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順天時報」。

註三：「政府公報」，第九五六號，頁三八五——三八六。

二十一日 國父孫先生文決定在滬靜養，並從事著述。

國父孫先生文決定暫停政界活動，在滬靜養並從事著述；雖經非常國會推選為政務總裁，但不赴粵就任，僅派徐謙為全權代表。（註一）

護法軍政府外交部照會駐廣東各國領事，不予承認北京新國會非法選舉之大總統。

廣東護法軍政府外交部，本日特派交涉員羅誠，照會駐廣東各國領事，以北京新國會選舉大總統為非法，業由軍政府開政務會議議決，絕對不予承認，請其知照駐華各本國使館。（註二）

北京政府教育部通令各省接受試驗之教員，其科目成績證明書准免收費，但須貼印花。

北京政府教育部咨各省區，通知受試驗之教員，其科目成績證明書，准免收費，但須貼印花稅金一角。原令如下：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三十一日

一七三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一日

二七四

「爲咨行事。據江蘇教育廳電陳，小學教員許可狀納費，已通令遵辦。茲據上海縣知事電稱，受試驗教員科目成績證明書，應否收費並加印花，請核示等情。據此，除指令電悉受試驗教員科目成績證明書准免收費但須貼印花稅金一角外，合亟令行遵照，此令。」（註三）

黑督鮑貴卿電北京政府，報告有關改組中東鐵路臨時警備總司令部及設置江省國防籌辦處情形。

黑龍江省前因防患俄亂東漸，設立中東鐵路臨時警備司令部，近俄新黨已敗遁，沿路一帶漸形安謐，乃將警備司令部縮小範圍，將原有的總司令，左右司令一律取銷，設警備司令一人，專任防護路線之責。並設江省國防籌備處，將前軍之防務委員會歸併該處，以一事權。

本日該省鮑督將上情電告北京政府曰：

「大總統、總理鈞鑒：參戰處、參謀部、外交部、陸軍部鈞鑒：統密。承准參戰處密咨：

『現在我國與日本因敵國實力將蔓延於俄國境內，基於兩國政府協商之結果，經兩國軍事當局互派委員協定中日陸軍共同防敵事項，切實施行』等因。

查前此俄亂東漸，新舊兩黨相持境上，中東路線適當其衝，經調派軍隊分駐沿線地方，實行警備，並設立中東鐵路一帶臨時警備司令部，委本署參謀長張煥相兼總司令，張明九、張奎武爲左右司令，俾負護路保境之責，迭次呈報在案。

近日日赤各軍雲集，提師深入俄境，新黨敗遁，沿路一帶漸形安謐。現在前防重地已不致有大股敵蹤，即有零星間諜，祇須駐紮少數軍隊，亦可暫資防範。惟共同防敵協定現已開始實行，關於國防事務，重要殷繁，非警備司令部名義所能包括，自應斟酌改組，以應時勢之需。

現擬將警備司令部縮小範圍，將原有之總司令、左右司令一律取銷，酌設警備司令一人，委中將銜少將軍慶雲充當，專任防護路線之責。同時設立江省國防籌辦處，委本署參謀長張煥相兼充處長，並將原有警備司令部員額、

經費酌量核減，移作該處之用。其從前設立之防務委員會亦歸併該處，以一事權，而資籌備。除將籌辦處簡章並改組警備司令部辦法另文分別呈咨外，謹先電陳，敬祈鈞鑒。鮑貴卿。馬。印。（註四）

吉林實業廳與日本商人簽訂合辦吉林老頭溝煤礦合同。

本日，吉林實業廳和日本商人簽訂合辦吉林老頭溝煤礦合同十九條，條文如下：

中華民國吉林實業廳（以下稱代表人）與日本帝國商人飯田延太郎（以下稱合辦人）為合辦吉林省延吉縣老頭溝煤礦（以下稱本礦）互訂條款如左：

第一條 本礦由代表人與合辦人合組老頭溝煤礦公司（以下稱公司）經營之，於礦山所在地設立事務所。

第二條 公司業務以開採老頭溝煤礦為限，不兼營他業。

第三條 本礦合辦年限定為二十年，期滿經雙方協議同意後得續訂合同。

第四條 本礦礦區由合辦人繪具礦區圖，經代表人重勘後，確定之，但礦區面積依礦業條例之規定至多以十方里為限。

第五條 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日金二十萬圓，中日各半；即代表人與合辦人各出資本日金十萬圓。代表人應出之半額即以老頭溝礦產估作日金十萬圓，合辦人應出之半額在公司成立時應即繳資本金總額四分之一，餘得視事業之必要分期繳足。

第六條 公司因事業之擴張，更需資金時，商經雙方同意，得借借款支應之，雙方概不另加資本，萬一須增加資本時，準本合同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礦產之估價與現金之資本為同額之增加。

第七條 公司每年決算一次，由總收入中除去一切支出，並提存十分之一之公積金外，所得利益代表人與合辦人雙方均分。

第八條 公司遇損失時，每五個年間其損失之總額統歸合辦人之負擔，並補充之，代表人概不負責。

第九條 公司置中日經理各一人，中國經理由代表人委派之，日本經理由合辦人自任之或委任之。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一日

二七六

第十條 公司受實業廳之監督，中國經理有代表公司之權。

第十一條 公司之職員應按事務之繁簡，經中日經理協議後任用之。

第十二條 本礦之鑛工須雇用中國人。

第十三條 公司一切事務經中日經理合議後處理之，又各種之工事及金錢之出納經中日經理之協議後執行之。

第十四條 公司之組織遵照中華民國現行公司條例辦理。

第十五條 公司對於鑛業管理上之一切程序及其他行爲，均遵照鑛業條例及其他關係諸法令辦理。

第十六條 本礦應納鑛稅悉照本省通行章程完納。

第十七條 合辦期滿後，如不續訂，合同公司即行解散，所有財產物件變價後，雙方均分，鑛業權及其他之權利同時消滅，但變賣不動產時，須由中國人承受。

第十八條 本合同以中日文各繕四份，除代表人與合辦人各執一份外，由代表人呈送農商部、吉林省長公署各一份。

第十九條 本合同經雙方簽印後，由代表人呈經吉林省長、農商總長核准後方生效力。

中華民國大正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吉林實業廳長陶昌善

日商飯田延太郎代理大內暢三（註五）

日本外務大臣後藤新平，照會中國公使章宗祥，聲明於適當時期放棄庚子賠款之請求權。（註六）

日本寺內首相提出辭呈。

日本由於受世界大戰的影響，發生通貨膨脹，四年的大戰期間，物價平均上漲到二至三倍，乃至釀成「食米暴動事件」，寺內正毅內閣因而垮台，本日，寺內首相向日本天皇提出辭呈。（註七）

按：食米暴動事件：日本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通貨膨脹，而食米更因糧商囤積及強行輸出，造成在一年之內米價

上漲四倍的現象。日本國民對此大起反感，於一九一七年八月三日在富山縣發生的襲擊米店事件爲開端，蔓延到京都、大阪、名古屋、東京……形成全國性的暴動；更由於對生活的不安而自然發展成爲對政治不滿的羣衆行動，寺內內閣因而垮台（註八）

註一：民國七年九月二十二日「順天時報」；九月二十一日上海「時報」。

註二：民國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順天時報」。

註三：「政府公報」，第九五七號，頁四一三。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頁三八三—三八四。

註五：「中外條約彙編」，頁二一七、文海出版社。

註六：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四〇〇。

註七：「蔣總統秘錄」，第五冊，頁八九。

註八：同註七，頁九三—九四。

二十二日 中日軍隊在雙城子因深夜誤擊，日軍一死二傷。

本日夜十一時，雙城子我輜重連馬棚守衛哨兵，因俄匪劫槍不遂，發槍逃走，至我軍與巡哨日兵互擊，日兵一名中彈身死，一官一兵右腳受傷，我兵無恙，馬傷三匹。

茲誌「赴威支隊統兵」宋煥章之電文，以明經過概略：

「禍日夜十一鐘，輜重連馬棚守衛哨兵，係俄匪搶槍不遂，發槍逃走。適日兵數人巡哨，聞聲即至，于黑暗中彼此莫辨，互相發射。旋即日兵蜂擁而至，我哨退回，報稱馬棚有失，斯時備班各哨兵，集合防衛。彼即在馬棚前面，散開射擊。章以槍聲猝起，莫名真象，當派官兵分送（按送疑爲送字之誤）偵察，始知（一）（疑脫上字）述事實，遂一面下令禁止該連不得放（一）（疑脫槍字）一面電知出所大佐，彼此誤會，各將哨兵撤回，以待偵察實情。次晨章同田所大佐，親往檢查，得悉日軍一兵中彈身死，一官、一兵右腳受傷，我兵無恙，馬傷三匹。彼此說明情由，表示意旨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二七八

，當以夤夜之間，串出誤會，語言隔閡，情愫莫達，宜各相諒，勿介衷懷，以後務各嚴戒兵士，不得再滋事端。惟據田所大佐云，傷亡官兵，實屬可憫，擬請酌予恤典，以資矜憐等語。除電呈政府外，謹報」。（註）

註：「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三八九—三九〇。

二十三日 北京政府公布制定海軍總司令公署辦事細則。

北京政府於本日制定公布「海軍總司令公署辦事細則」，內容如下：

第一條 總司令公署之辦事均依本細則行之。

第二條 總司令對於艦艇之調遣須隨時呈報海軍部。

第三條 總司令應督率艦艇每年會操一次，並將其成績呈報海軍部。

第四條 總司令對於艦隊司令旗艦之指定或更換時須呈報海軍部備案。

第五條 總司令每年按定期照翌年會計年度，將部下艦艇及所屬各處擬欲執行之事，造成明細預算表提呈海軍部。

第六條 總司令對於所屬官佐如有進退、升降及特賞、重罰之事，須呈請海軍部核准施行，但練習生及准尉官以下總司令得酌量施行。

第七條 總司令對於所屬官佐遇有缺出，除隨時派員代理，並呈部備案外，至任用人員應依照海陸軍軍職任用暫行規則第八條辦理。

第八條 總司令應制定艦艇及所屬各處部署細則仍須呈報海軍部。

第九條 總司令應隨時巡閱各艦隊營院及所屬各處考查成績。

第十條 總司令若因事故不能執行其職務時，得令艦隊司令或參謀長暫行代理並呈報海軍部。

第十一條 總司令公署除照編制令第二條設置各課外，並應設置左列各處：

參謀處、副官處、書記官處。

第十二條 參謀處掌事務如左：

- 一、關於江海防禦計畫事項。
- 二、關於所轄艦艇軍隊調遣服役事項。
- 三、關於江海各處警備事項。
- 四、關於出師準備及作戰計畫事項。
- 五、關於艦隊之操演及檢閱事項。
- 六、關於教育及訓練事項。
- 七、關於交通及運輸事項。
- 八、關於謀報事項。

第十三條 副官處掌事務如左：

- 一、關於儀制禮式服制旗章事項。
- 二、關於接待來賓傳宣命令事項。
- 三、關於總司令公署僱員兵役事項。
- 四、關於總司令公署庶務事項。
- 五、關於總司令公署軍紀風紀事項。
- 六、關於管理祕密圖書及貸與展覽事項。

第十四條 書記官處掌事務如左：

- 一、關於管理機要文件並辦理不屬各課之文牘事項。
- 二、關於收發公文及保存案卷事項。
- 三、關於典守印信事項。

第十五條 軍衡課掌事務如左：

- 一、關於進退任免轉補事項。
- 二、關於履歷書及執照並考績事項。
- 三、關於鼓勵褒章賞罰事項。
- 四、關於休假事項。
- 五、關於人員之補充及調換事項。
- 六、關於恩卹事項。
- 七、關於以上各項報告及統計事項。

第十六條 軍械課掌事務如左：

- 一、關於各艦營槍礮、水雷、魚雷、火藥、子彈及其他軍用器械，並一切附屬物品之供給修理事項。
- 二、關於陸上儲存槍礮、水雷、魚雷、火藥、子彈及其他軍用器械，並一切附屬物品之保管整頓事項。
- 三、關於製造購買槍礮、水雷、魚雷、火藥、子彈及其他軍用器械，並一切附屬物品之試驗檢查事項。
- 四、關於各艦營槍礮、水雷、魚雷、火藥、子彈及其他軍用器械並一切附屬物品之調查統計事項。
- 五、關於各艦艇繪圖積具之冊報稽核事項。

第十七條 輪機課掌事務如左：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三口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三日

二八〇

一、關於輪機官之勤務事項。二、關於輪機官應管之船體輪機器械事項。三、關於輪機部之教育訓練事項。四、關於各艦艇輪機成績之統計及報告事項。五、關於各艦艇輪機之製造修理事項。六、關於各艦艇輪機之檢察試驗事項。七、關於出師準備時輪機部應管事項。八、關於各艦艇機艙積具及年領煤斤並五金料件之冊報稽核事項。九、關於輪機部人員之考績及考核升調事項。

第十八條 軍需課掌事務如左：

一、關於所管歲出歲入之預算決算事項。二、關於所管歲出歲入之收支事項。三、關於各艦艇及所屬各處軍人軍屬之俸餉事項。四、關於儲金及賬簿之保管檢查事項。五、關於各艦艇及所屬各處應用物品之購辦事項。六、關於僱傭工役及購辦物品契約之訂定保管事項。七、關於煤糧被服之購辦保管及供給事項。八、關於一切物品及賬簿之檢查事項。九、關於各艦艇給面年領五金料件之冊報稽核事項。

第十九條 軍法課掌事務如左：

一、關於海軍刑事條例、海軍審判條例之適用事項。二、關於捕獲審檢事項。三、關於軍法會審事項。四、關於海軍監獄事項。五、關於犯罪之審問、宣告、判決、執行、判決事項。六、關於軍事犯罪之逮捕事項。七、關於赦免及移送軍事犯事項。八、關於申報終結一切案件事項。

第二十條 軍醫課掌事務如左：

一、關於軍醫官及看護長以下之勤務事項。二、關於軍醫官及看護長以下之教育訓練事項。三、關於軍人體格之考驗事項。四、關於診察應得恩卹之病傷事項。五、關於傳染病之預防及診治事項。六、關於各艦艇並陸上各機關衛生事項。七、關於海軍醫院及海軍養病院所事項。八、關於平時戰時治療物品之預備事項。

第二十一條 電務課掌事務如左：

一、關於考核各艦艇電務人員之勤務事項。二、關於各艦艇電機、無線電機及其他附屬器具之購置及供給修理並稽核電務部年領五金料件事項。三、關於各艦艇電機、無線電機及其他附屬器具之檢查試驗及保管事

項。四、關於各艦艇電務成績之統計報告及電務部各項冊報稽核事項。五、關於出師準備時電務部應管事項。六、關於電務部教育訓練事項。

第二十二條 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酌量情形隨時呈請海軍部修正。

第二十三條 本細則自公布之日施行。（註）

註：「政府公報」，第九五九號，頁四六二—四六四。

二十四日 廣州非常國會決議總統任期延長八十日。

廣州參衆兩院本日議決，總統任期延長八十日。其理由是袁世凱稱帝計八十日，該八十日不加入總統任期內，故從十月十日起凡八十日，仍以副總統馮國璋代行總統職權。（註一）

北京政府與日本寺內內閣所訂「山東密約」交換照會「欣然同意」日本所提條款。

「山東密約」正式名稱爲「山東問題換文」，亦即日本所稱的「山東善後協定」；該約於本日交換照會，是由日本外相後藤新平以書信提案，經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予以答覆（註二）；茲誌章宗祥覆後藤新平之照會如左：

「敬啓者：接奉貴翰，內稱貴國政府，顧念貴我兩國間所存善鄰之誼，本和衷協調之意旨起見，提議關於山東省諸問題，照左記各項處理等因，業已閱悉。

- 一、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
- 二、膠濟鐵路之警備，由中國政府組織巡警隊任之。
- 三、右列巡警隊之經費，由膠濟鐵路提供相當之金額充之。
- 四、右列巡警隊，本部及各要驛，並巡警養成所內，應聘用日本人。
- 五、膠濟鐵路從業員，應採用中國人。
- 六、膠濟鐵路所屬確定後，歸中日兩國合辦經營。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四日

二八二

七、現在施行之民政、撤廢之。

中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議，欣然同意，特此奉覆」。

此覆函中「欣然同意」四字，蓋出於日本政府之要求。段內閣以山東各項問題，依此解決，即能得二千萬圓十足墊款，以爲可喜之事，故依日本之要求照書之。而豈知後來在巴黎和會中，山東問題的根本失敗即以此四字之故，非僅此也，據二十一條之中日條約，日本所得於山東者，不過德國之遺產而已，但依此照會，中國正式承認日本於山東之權利，遠超過德國所獲之外。蓋中德條約，德國之軍事權不能出膠州灣租借地範圍之外，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德膠濟鐵路章程第十六條云：爲保護鐵路不得使用外國軍隊，由山東巡撫施行極有效力之處置。又山東華德礦務公司章程第十條云：倘在百里界限外，有須兵保護礦業之必要，由山東巡撫派兵前往，不得使用外國軍隊。但前列照會承認日本軍留一部隊於山東省城之濟南，而無撤退之期。又德國之警察權亦不能出膠州灣租借地範圍之外，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德膠高撤兵善後條款，規定德國承認中國有施行山東省警察章程於環界以內之權，故中國得於膠州設立警察署，以接管環界內鐵路警察事務。但前列照會承認自膠州至濟南之鐵路巡警隊無論本部或要驛、並巡警養成所均聘用日本人。又中德鐵路章程第二十八條，規定中國將來有收買該鐵路之權，但現承認鐵路歸中日兩國合辦經營。凡此三端皆爲二十一條之中日協約所未有，而爲此次日本二千萬圓墊款買得之。段內閣對於日本此等新要求不惟不加拒絕，而反表示「欣然同意」，是誠何心？（註三）

這個「密約」，後來在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會時被公諸於世。當時，中國在和會中主張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利，可是由於此一「密約」之公開，以致失掉了立場，造成自己把山東權益拱手交割給日本的結果。（註四）

附錄：曹汝霖：「青島撤兵換文之經過」（註五）

當日軍與英海軍攻青島正面，久不能下，日本外相與陸公使（宗興）磋商，擬於中國中立地，由日本陸軍從青島後面上陸作戰，使德軍前後不能兼顧。陸使以破壞中國中立，拒絕不允。日外相以青島同是中國領土，中國政府既允由青島前面進攻，今在青島後面夾攻，有何分別，且這次祇是「假道」，並不是在該地作戰，攻下後即行撤退，決不逗留，一再聲明。然不待中國政府答應，已自由實行進攻，這是日本的故技。德國不料日軍從後面進攻，步兵槍支預備不足，曾由德使館武官向徐又錚次長密商借步槍兩千支，配以子彈。又錚向來崇拜德國，與德國武官亦有友誼，遂以運往山東政府軍為名。供給步槍兩千支並子彈，陸軍段總長不知也。又錚大胆作風，往往如此。

後日本攻下青島，駐兵於青島後防不撤，且向民間要糧草，要食物，任意要挾，強迫供應，地方不堪其擾。地方官呼籲之電，雪片飛來，每次電到外部，外部即轉送於我。此本非我之職務，非我所應管，由於年少氣盛，不管權限問題，以外部既不負責任，推諉於我，我即接受代勞，遂與日使交涉。那知越俎代庖，反代人受過，此則由於少閱歷之故也。

我對日使道，當時假道已是通融辦法，權宜遷就，今青島已下，貴國自應照與陸使聲明假道之說，即應撤兵，今不撤兵，且騷擾地方，有違前言，應請撤退。最低限度，應撤入青島。日使答以青島雖下，容有留駐必要，亦不敢斷定，容報政府再復，但久無回音，兵仍不撤。我乃派員實地調查，始知日軍進攻青島之時，向各縣要糧草等物，縣官置之不理，日軍即自由行動，因言語不通，時生誤會，被打被刺，時有所聞，某縣知縣名王達者，於日軍到時即與日軍相約，如需糧秣，由縣代辦，惟須公平交易，故該縣獨相安無事（後報告總統特召來京，面加嘉獎，不久升任京兆尹）。至日軍留駐則別有原由，其時民軍某領袖，結合土匪游蕩，與日本浪人及退伍軍人想攻取濟南，聲稱打倒軍閥，以助餉為名，向商民勒索，趁火打劫，百姓不堪其擾。日本浪人們，又商請日軍留駐以壯聲勢，日軍因之不撤。

民黨與浪人等，率領土匪屢攻濟南，國軍堅閉城門，並不出城還擊。山東督軍靳雲鵬避居城內，一籌莫展，後又避出城外，日軍由此即進入濟南城內。政府去電，靳亦不復，因之地方極度不安，地方官亦不敢明言。我探知實情，祇要日軍撤退，民軍即失掉靠山，地方即不至滋擾，但進入濟南之日軍却不肯撤出。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四日

二八四

時因東海商借日款，銀行方面無意再借，章公使商請外相後藤新平幹旋始克告成，因之青島撤兵問題，即請章公使與後藤外相直接商議。結果，日外相照會章公使，聲明三事：一、青島租借地，俟與德國簽定和約後，仍交還中國，二、日本軍隊撤入青島或濟南，惟留一小部分保護膠濟鐵路，三、將來交還青島時，在青島內，留一日本居留地等因。並稱進入濟南的日軍係暫時性，不久即撤，並沒有涉及其它事項。余將原件交與外部，並在國務會議報告。在會議時，對居留地有議論。余以為居留地等於租界，將來收回各國租界時居留地自當同時收回。遂議決復章公使，章使照復日外相，遂有欣然同意之語。此是普通辭令，所謂同意，明明指日外相來文之三項。此即青島撤兵換文之經過。那知後來巴黎和會竟引為攻擊之藉口，以為承認山東權益，豈非奇談，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當歐戰緊急之時，法國公使康悌曾與梁燕孫密商，以法國人工缺乏，擬招華工赴法，不加入戰事。燕孫以華工出洋，恐招物議，遂設惠民公司，祕密進行，派親信到江北山東湖南廣東等處，招募華工，章程定得相當周密，以工資扣留一半為贍家之費，往返旅費，由法担任，聲明不到前敵服務，定額兩千名。豈知以工作較厚，又不赴前線，應募者竟超出定額十倍。赴法後雖不赴前線，然在後方挖戰壕，從事搬運工作，幫助軍事匪鮮。燕孫恐遭物議，絕不向人提及。戰事結束後，華工亦有能通法文娶法婦者，入僑學會攻讀，後加入共產黨者亦不在少數。

北京政府以築鐵路為名，向日本外務省提出借款照會。

駐日公使章宗祥於本日致日本外務省公文云：「本國政府決定向日本資本家借款，建築下記各鐵路：（一）開原海龍至吉林（二）長春至洮南（三）洮南至熱河（四）洮南熱河間一地至某海港（本線俟將來調查後決定）如貴國政府無異議時，請速令貴國資本家，承允該項借款之商議。日本政府當即承諾，嗣後乃簽訂滿蒙四鐵路預備借款合同。（註六）

同日，章宗祥又致日本外務省左列之照會：

「敬啟者：中國政府決定向日本資本家借款，速行建築右列各地點間之鐵路。茲本使受本國政府之委任，特將此旨，向貴政府聲明。」

一濟南順德間。

二高密徐州間。

但右列兩線路，如於鐵路經營上不利益時，另以適當線路協議決定之。

以上所述，貴國政府無異議時，應請迅執必要之處置，令貴國資本案，承允該項借款之商議，相應函達，敬希見覆爲荷」。

此照會原爲日本政府所起之稿，由章宗祥照書。日政府覆文中亦用「欣然承認」四字，日政府旋命興業銀行與章宗祥於本月二十八日締結濟順高徐二鐵路借款之預備合同。（註七）

北京八家報館因刊載中日大借款新聞及新聞交通社遭封閉。

北京新聞交通社及大中報、大中華日報、中華新報、晨鐘報、亞陸日報、國民公報、經世報、民強報等八家報館，因於本月二十一日登載中日大借款新聞，北京政府認爲妨害時機，本日乃將上述八報館及新聞交通社封閉，並傳經理及編輯主任訊辦。（註八）

北京政府令撥銀一萬圓賑濟奉天省水災。

今年自夏秋以還，奉天省霖雨連綿，致十餘縣發生水災，本日北京政府令撥銀一萬圓賑濟災民，令文如下：

「兼署奉天省長張作霖電呈：本年夏秋以來，霖雨連綿，省城及遼陽海城等處，河流陡漲，衝沒城垣房屋田畝甚多，淹斃人民牲畜，災情綦重，其餘營口等十餘縣，亦均先後被水成災，請予撥款賑卹等語。著財政部撥銀一萬圓，赴日匯交該兼省長，遴派委員，分赴災區，核實散放，以惠窮黎，此令。」（註九）

寧奉兩軍對峙滁州。

北京政府以在河南編成之奉軍補充混成旅援閩，由王永泉統率；該軍由隴海鐵路輸送，其先頭部隊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四日

三火車已至滁州。但北京國務院未將該旅奉軍行經路線電告蘇督李純，李督軍見奉軍急遽南下，深爲訝異，且謠傳奉軍將攻南京；李督軍因於本日午後四時移第六師占領距浦口三十華里之花旗營，並破壞鐵道，以防止奉軍，兩軍遂對峙於滁州。（註一〇）至二十九日，北京國務院始通電解釋上項誤會，電文曰：

「銜略。統密。前得南京李督軍感電，據浦口楊段長報告，奉軍開兩列車，今晚抵浦口，聞尙有數列車將到，查奉軍因何來浦？未奉中央命令，及奉督通知，人心惶惶等語。當復以王永泉一旅，係參戰處軍隊，今派援閩，道經浦口，無所用其疑慮。嗣准李督軍電稱：承示王旅係屬援閩之軍，閩省勢若燃眉，待援甚急，聞如搖動，不獨牽及鄰疆，而大局亦難收拾。蘇省苦無餘力，可以援助，正深焦灼，中央果派援軍，方且簞食壺漿，歡迎不暇，敢有異詞，惟奉軍駐浦一月，以無船艦，迄未能行，頃已開回兗州；王旅赴援，非船莫濟；擬請迅飭預備船隻，候船到幾艘，能運若干，再分期開至浦口，到卽上船，以免等候擁擠。將來援軍過境時，給養渡口，蘇省並願協助籌備等語。當復以：王旅前因運船寬定，告以開撥日期，詎意船隻於預約之期，不能到浦，電令緩開，該旅長以來京請示，在途電到不及傳知，而前隊已遵前令開行；敬電到後，王永泉適同日到京，無從電阻，並非事前疏於通告，有異常情也！聞該隊已撤至蚌埠，仍令暫駐候船，尊處助籌給養渡口，至紉公誼，俟船隻備齊，再以電聞；各等情，特電馳達，以免傳聞歧誤，院覽印」。（註一一）

高在田團全部抵庫倫。

因受俄新舊黨之爭，及奧俘、捷克軍衝突之影響，外蒙古一向多事，北京政府因令騎兵第四團團長高在田領兵四起開往庫倫，第一起軍本月十四日抵庫，第二、三起分別於十五及十八日抵達。本日，第四起軍亦抵庫，至此該團全部到防。（註一二）

註一：民國七年九月二十六日「順天時報」。

註二：「蔣總統祕錄」，第五冊，頁九〇。

註三：劉彥著、李方晨增訂：「中國外交史」（下），頁五一——五一三。

註四：同註二，頁九三。

註五：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頁一八五——一八八，香港春秋雜誌社。

註六：同註三，頁五〇九。

註七：同註三，頁五一三——五一四。

註八：「東方雜誌」，卷一五，一一號，頁二〇九。民國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順天時報」。

註九：「政府公報」，第九五八號，頁四二三。

註一〇：民國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順天時報」。

註一一：國史館專檔：「閩伯川先生稟電錄存——護法戰役案」，頁一六B——一七B。

註一二：「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二七二。

二十五日 護法粵軍與北軍劇戰於灌口，蔣中正請移主力於大嶺。（註一）

雲貴川三省軍事首長在重慶舉行秘密會議，決定不與北京非法政府妥協。

雲貴川三省軍事首長，本日在重慶召開秘密會議，唐繼堯及各軍總司令均出席，會中決議：北京政府雖更迭大總統及國務總理，不管政局變遷到如何程度，皆戰鬥到底；關於進畫部署，對有抵抗力之湖北方面採取守勢，抵抗力較弱之陝西方面則採積極之攻勢。（註二）

北京政府公布修正海軍艦艇職員令第五、第六條。

北京政府本日公布修正海軍艦艇職員令第五、第六條條文如下：

第五條 各艦艇除第二條、第三條職員外，得置正副電官軍士長及准尉官，其員額由海軍總長呈請 大總統定之。

第六條 各艦艇職員除艦長及中少校副長由海軍總長呈請 大總統任命外，餘由海軍部委任。（註三）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二八七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二八八

駐京英美公使抗議北京政府收買所存烟土。

駐京美國公使照會北京政府，抗議其收買關棧所存烟土，轉售於商人，內容略謂：

「美政府現聞中政府允許將中國所存鴉片買收，並聞已經設法將土售賣，此與海牙會議之精神相反，該會議即中美之所批准者。故美政府聞此消息，甚以為憾！此種舉動，大興掃除中國烟毒所得良好之結果有害，故美政府誠心希望上述之買賣鴉片事務，不致完全實行，並望中國取必要之處置，以取消與上海土商所訂條約。」

駐京英使亦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略謂：

「聞貴政府與煙商團議定，收買滬粵關棧等所有之印藥，轉以售販於商人，本政府驟聞之下，不勝駭異。宣統三年所訂之禁煙條件，依年遞減種運，貴政府此次舉動，對於禁煙條件早已終止之情形，實未與以注意，本政府不能不認為貴政府之舉措，足為一種退化表示，對於英美諸國，大失信用。本政府對於此次貴政府之行動，相應即時向貴政府聲明，脫離貴政府此次事件之責任，以示警告之意，貴政府如實行後，本政府應將此意，對於中國及英美各國人民，盡情宣布，以表白本政府之旨趣」（註四）

為雙子城我軍誤擊日軍事，「赴歲支隊統兵」宋煥章派員赴海參歲日將大谷總司令處道歉，日方亦派日所大佐向宋支隊道歉。（註五）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上輯，頁七二。

註二：民國七年九月三十日「順天時報」。

註三：「政府公報」，第九五九號，頁四五三。

註四：「東方雜誌」，卷一五、一一號，頁二〇九——二一〇。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三九〇。

二十六日 徐謙就任軍政府司法部長兼政務總裁孫先生文之全權代表。

徐謙於本日就任軍政府司法部長，並兼政務總裁孫先生文之駐粵全權代表。國父孫先生文以徐謙爲全權代表致函政務會議曰：

「政務會議諸公鑒：文自當選總裁後，因養病上海，遲未視事，數承敦促，良以爲歉！茲謹依條例，派徐君謙爲全權代表，尅日來粵共勵進行，特此報告，諸維鑒察爲荷，此上敬候公綏孫文啓。」（註一）

又致電國會非常會議曰：

「廣州國會非常會議，軍政府政務會議諸公鈞鑒：文滬上養病，久勞公注，政務總裁一席，職責所歸，義難久曠，數承敦促，良川歉然！茲謹依條例特派徐君謙爲全權代表，即日來粵，共策進行，諸維公鑒孫文。」（註二）

軍政府政務會議，於次日覆電孫先生，表示歡迎派徐謙爲代表，電文曰：

「上海孫總裁鑒：函電奉悉，我公共和先導，護法元功，久遲旌麾，主持壇坫，茲承特派徐君謙代表出席，共商大計，至表歡迎。除由本會議特任徐謙爲司法部長，另電通告外，特此奉覆。政務會議，感。印。」（註三）

徐謙就任軍政府司法部長兼政務總裁孫先生之全權代表後，嗣於十月二日通電曰：

「（銜略）謙承軍政府司法部長之乏，兼受孫總裁全權代表之委任，已於九月有日就職。竊念護法必本救國主義，救國一以眞道爲歸，伸張正義，撲滅強權，國人與世界同此職責，敢本所信，勉策進行。徐謙。冬。印。」

（註四）

蔣中正升任護法粵軍第二支隊司令官，設司令部於長泰。

本日，護法粵軍總司令陳炯明任蔣中正爲第二支隊司令官，撥梁鴻楷、丘耀西所部千餘人，歸其指揮。旋設司令部於長泰，猛擊北軍於灌口、角尾一帶，進圖沙縣、延平；許崇智則歸駐江東橋（距漳州三十里），厚集兵力，以擊北軍精銳臧致平部。（註五）

湘省南北軍將領聯名通電，呼籲息戰言和，同謀對外。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六日

本日，湘省南軍將領譚浩明等與北軍將領吳佩孚等，聯名發出通電，此為南北戰爭以來，南北軍人首次聯合反對北洋主戰派領袖的公開表現。此電文是由吳佩孚主稿，原電如下：

「自去歲解散國會後，民意無存，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舉國騷然，軍民交困。當國者若能痛念時艱，事事根諸法律，早已解此糾紛，乃計不出此，竟至新國會成立矣，新選舉實行矣！似此武力強迫不完全之國會，舉行無真正民意之選舉，縱被選者資望素孚，而推其所自出，名既未正，言即不順，而分裂之禍將隨之而起，此為我國稍具法律知識者之所隱憂也。雙十假期，迫於眉睫，急望當國者訴諸天良，勿再主戰，以紓國難，而救危亡。至新舊國會，自當以法理為依歸，不使逾越軌道，否則國家將陷於無政府地步，來日危險當更有甚於今茲者，興言及此，能無寒心。我雙方前敵將領，目睹地方之糜爛，生民之塗炭，決不忍再用武力相爭，促國命而利強鄰。為此懇請馮代總統，不受非法之動搖，毅力主持和平，速頒罷戰命令，東海先生不為非法所利用，出任調人首領，曹經略使及長江李王陳三督帥，岑陸兩總裁，仍本初衷，同擔負調人責任，以期迅速解決時局，同謀對外，全國幸甚。區區下忱，伏維亮察。譚浩明、譚延闓、程潛、馬濟、李書城、章榮昌、林俊廷、陸裕光、趙恆惕、林修梅、黃光昭、馬傑、張其鑑、宋鶴庚、廖家棟、魯滌平、王得慶等，師長吳佩孚、李奎元、楊春普、總指揮官張宗昌、副司令陳德修、旅長馮玉祥、潘鴻鈞、張光瑞、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張學顏、張福來、團長穆文善、王起貴、楊清臣等同叩。寢印。」（註六）

北京政府任命王一德繼任湖南辰沅道道尹。

湖南督軍兼省長張敬堯，以辰沅道道尹張學濟，縱兵劫掠，自稱省長，發行軍用鈔票，電呈北京政府將其褫職懲辦，本日獲北京政府令准，並任命王一德為辰沅道道尹。茲誌原令如下：

「據湖南督軍兼省長張敬堯電稱：湖南辰沅道道尹張學濟，縱兵劫掠，侵犯鄂邊，悖亂情形，實同土匪，近並自稱省長，發行軍用鈔票數十百萬，請即褫職，嚴拿懲辦，等語。張學濟身任要職，行同寇盜，實屬目無法紀，著即先行褫職，並由各督軍、省長通飭所屬，一體嚴緝究辦以儆效尤，此令。」

又：

「任命王一德爲湖南辰沅道道尹此令。」（註七）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會美國駐華代辦馬克謨，同意美派駐海參崴郭銳夫斯將軍所統軍隊，開往哈爾濱，或沿中東鐵路之一處。

茲誌照會原文如下：

「准貴代使面稱：『奉本國政府訓令，擬派現在海參崴郭銳夫斯將軍所統軍隊，開往哈爾濱，或沿中東鐵路之一處，中國政府可否同意』等因。查協商國軍隊，因抵抗敵人而經過中東鐵路沿線，中國既在聯軍之內，自應表示贊同。此次美國擬派駐海參崴軍隊，前往哈爾濱，或沿中東路之一處一節，各協商國既經同意，中國政府自無異議相應奉復，即希查照爲荷。」（註八）

註一：「革命文獻」，第四九輯，頁一四五。

註二：民國七年十月六日上海「時報」。

註三：同註一，頁一四五——一四六。

註四：同註一，頁一四五。

註五：「國父百年誕辰委員會：『國父年譜』，下冊，頁六八四，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版。

註六：李泰森：「國民軍史稿」，頁九四。

註七：「政府公報」，第九六〇號，頁四七九。

註八：「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三六四。

二十七日 北京政府照覆英、日、法、俄四國銀行團稱，金券條例純係內政問題，不與善後借款及實業借款條約相抵觸。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二九一

北京政府於本年八月十日公布金券條例後，日、英、法、俄等四國駐華公使曾於八月三十日向北京政府提出質問；本日，北京政府由財政部分別照覆各公使，答以此次發布金券條例純係內政問題，不關係外交。照會內容略謂：

「查原案理由係謂改革幣制，應儘先向四國銀行團磋商，並稱根據年前善後借款及實業借款之兩合同等節，本部覆按從前兩項借款條文，實與此次發布金券條例無關，且此次條例之發布，純係內政問題，與民國三年國幣條例，事同一律，決不關係外交，況財政部從前並無與銀行團規定若何約束，合行答覆礙難承認。」（註一）

北京政府制定指定敵國人民移居地管理處章程，以雲居寺為第一指定敵國人民移居地，派蕭俊生為該地管理處處長。

北京內務部依處置敵國人民條規第三條之規定，指定京兆所屬房山縣之雲居寺為第一指定敵國人民移居地，派蕭俊生為移居地管理處處長，並制定指定敵國人民移居地管理處章程，此章程內容如下：

- 第一條 本處設處長一員，綜理處務並監督所屬職員。
- 第二條 本處設通譯員六員，分任檢查、郵電、稽查、出入以及洋文、公牘事件。
- 第三條 本處設文牘員一員或二員，掌理華文公牘及文書收發事件。
- 第四條 本處設會計員一員或二員掌理本處銀錢出納，並造具計算冊籍等事。
- 第五條 本處設庶務員一員或二員，掌理儲發各項器具、檢點燈火、檢查飲食屋宇、督查夫役以及各項雜務。
- 第六條 本處設工務員一員或二員，掌理修繕一切事務。
- 第七條 本處設醫官一員或二員，掌理醫務、藥務及各項衛生事件。
- 第八條 本處得酌量事務情形，設辦事員、錄事、看護生，其員額由處長呈請內務部核定。
- 第九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得隨時呈請內務部定之。（註二）

奉天督軍署參謀長楊宇霆被免職，由秦華繼任。

因徐樹錚擅挪奉軍軍費，奉皖關係出現裂痕；奉天督軍署參謀長楊宇霆因與徐樹錚之關係，亦於本日被免職，另由秦華繼任。此一情勢之演變，皖奉合作之維持影響甚大。（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卷一五，第一號，頁二二。

註二：「政府公報」，第九六四號，頁九一一〇。

註三：同註二，第九六一號，頁五〇一。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九五。

二十八日 北京政府與日本訂立滿蒙四鐵路與濟順高徐二鐵路預備借款以及參戰借款等三件借款合同與契約，款額各為二千萬日元。

本月二十一日，寺內首相提出辭呈，二十九日由原敬領導的「政友會」組閣。就在此新舊交替的短幾天中，北京段祺瑞政府即與日本寺內政府訂立了三件借款和一件密約，密約即「山東密約」，正式名稱為「山東問題換文」，已於本月二十四日交換照會。而本日訂立的三件借款即：滿蒙四鐵路借款預備合同十四條，濟順高徐二鐵路借款預備合同十四條，以及參戰借款六條；三件借款的款額各為日金二千萬元。茲誌三件借款的合同與契約內容如下：

一、滿蒙四鐵路借款預備合同：

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稱政府）因建造自然河至洮南之鐵路，自長春至洮南之鐵路，自吉林經過海龍至開原之鐵路，自熱洮鐵路之一地點達某海港之鐵路，（以下稱滿蒙四鐵路）與股份公司日本興業銀行所代表之股份公司，日本興業銀行股份公司，臺灣銀行及朝鮮銀行共三銀行（以下稱銀行）之間訂定左列預備合同，以為正式借款合同之準備。

第一條 政府認准熱河洮南間，長春洮南間，吉林開原間，及熱洮鐵路之一地點達某海港之鐵路建造所需一切費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用，由銀行發行中華民國政府熱洮鐵路金幣公債，長洮鐵路金幣公債，吉開鐵路金幣公債，某某鐵路金幣公債，以下稱爲滿蒙四鐵路金幣公債，但由熱洮鐵路之一地點達某海港鐵路之線路得依政府與銀行協議決定之。

第二條 政府速定滿蒙四鐵路之建造費及其他必需一切費用徵求銀行之同意。

第三條 滿蒙四鐵路金幣公債之期限爲四十年，自公債發行之日起算第十一年開始還本，用分年攤還之方法辦理。

第四條 政府與滿蒙四鐵路正式借款合同成立同時，與銀行協定工事進行之計畫，依其協定着手建造鐵路期其速成。

第五條 政府對於銀行提供左列物件爲滿蒙四鐵路金幣公債付還本息之擔保。

現在及將來滿蒙四鐵路所屬之一切財產並其收入，政府非得銀行之承諾，不得以前項之財產或收入作爲擔保證物提供於他人。

第六條 滿蒙四鐵路之金幣公債之發行價格及公債利率，政府實收金額，依發行當時情形務以有利於政府之主義協定之。

第七條 關於以上各條所未規定之條項，政府與銀行協議決定之。

第八條 滿蒙四鐵路正式借款合同以本預備合同爲基礎，自其成立之日起四箇月以內訂定之。

第九條 銀行於預備合同成立時，對於政府墊借日金二千萬元十足交款並無回扣。

第十條 本墊款之利息爲年息八釐，即對於日金一百元每年付息日金八元。

第十一條 本墊款以政府所發行國庫證券貼現之方法交付之。

第十二條 前條國庫證券每六箇月換結一次，每次以六箇月份之息金支付於銀行。

第十三條 政府於滿蒙四鐵路正式借款合同成立之後，以本公債募得之資金優先速付還本墊款。

第十四條 本墊款之交付償還付息及其他一切之授受，均於日本東京行之，本預備合同共備中日文各二份，政府銀

行互執各一份，如關於本預備合同解釋上發生疑義時，以日文合同為準。

中華民國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日本帝國大正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公使章宗祥印

株式會社日本興業銀行副總裁小野英二郎印（註一）

按：查此預備合同第八條規定，本預備合同自成立之日起，四個月以內訂定正式借款合同，但現已經十餘年，正式借款合同尚未訂立，此預備合同已喪失時效。

二、濟順高徐二鐵路借款預備合同：

中華民國政府（以上稱政府）因建造自中華民國山東省濟南府至直隸省順德之鐵路，及自山東省高密至江蘇省徐州之鐵路（以下稱二鐵路），與股份公司日本興業銀行所代表之股份公司日本興業銀行股份公司、臺灣銀行及朝鮮銀行共三銀行（以下稱銀行）之間訂定左列預備合同，以為正式借款合同之準備：

第一條 政府認准自山東省濟南至直隸省順德之鐵路及由山東省高密至江蘇省之徐州鐵路建設所需一切費用，由農行發行中華民國政府濟順鐵路金幣公債（以下稱二鐵路公債），但調查濟順高徐二鐵路線路，若於鐵路經營上認為不利益時，得由政府與銀行協議變更其線路。

第二條 政府速定二鐵路之建造費及其他必需之一切費用徵求銀行之同意。

第三條 二鐵路公債之期限為四十年，自發行之日起算第十一年開始還本，用分年攤還之方法辦理。

第四條 政府二鐵路正式借款合同成立同時，即著手建造鐵路期其速成。

第五條 政府對於銀行提供左列物件為二鐵路公債付還本息之擔保，現在及將來濟順、高徐二鐵路所屬之一切財產。並其收入，政府非得銀行之承認不得以前項之財產收入作為擔保或保證提供於他人。

第六條 二鐵路公債之發行價格及公債利率政府實收金額，依發行當時情形，務以有利於政府之主義協定之。

第七條 關於以上各條所未規定之條項，政府與銀行協議決定。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九六

第八條 濟順、高徐二鐵路正式借款合同以本預備合同爲基礎，自其成立之日起四箇月以內訂定之。

第九條 銀行於預備合同成立同時，對於政府墊借日金二十萬元十足交款並無回扣。

第十條 本墊款之利息爲年息八釐，即對日金一百元每年付息日金八元。

第十一條 本墊款以政府發行國庫證券貼現之方法交付之。

第十二條 前條國庫證券每六箇月換給一次，每次以六箇月份之息金支付於銀行。

第十三條 政府於濟順、高徐二鐵路正式借款合同成立之後，以本公債募得之資金優先即速付還本墊款。

第十四條 本墊款之交付、償還、付息及其他一切之授受均於日本東京行之。

本預備合同共備中日文各二份，政府、銀行互執各一份，如關於本預備合同解釋上發生疑義時，以日文爲準。

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公使章宗祥印

株式會社日本興業銀行副總裁小野英二郎印

中華民國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日本帝國大正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按：查此預備合同第八條規定：『本預備合同自成立之日起，四個月以內訂定正式借款合同』但經十餘年，正式借款合同尚未訂立，及至一九二二年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第二十一條聲明：『關於青島、濟南鐵路二延長線之讓與權，即濟順線、高徐線應令開放於國際財團共同動作，由中國政府自行與該國協商條件。』據上述預備合同第八條及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第二十一條之規定，此預備合同已失時效。（註二）

三、參戰借款契約：

中華民國、及日本帝國、依據兩國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之宗旨，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稱甲爲編練完全協同動作之國防軍，及參戰所需各經費，特與日本國朝鮮、興業、臺灣三銀行以下稱乙訂立左之借款契約：

一、借款額日幣二千萬圓，以中華民國政府國庫券交乙承受。

二、國庫券期限爲一年，年息七釐，以貼現方法發行之。外加用費一釐，由該國庫券之金額內扣除，期滿後得由雙方協定，照上列之條件，換給發行。

三、甲受領本借款金額時，應存於乙，乙付甲年息七釐。

四、前條存款，甲有提用必要時，乙應依另行協定之手續，交付於指定之受取人。

五、本借款所需國庫券製造費、印花費、及其他雜費，均乙負擔。

六、甲將來如有與本借款同一目的，更欲借款時，須先向乙協議。

附約二條如左：

一、參戰借款金額，應交付於直接主管國防軍隊機關所屬之經理主任。

二、本日調印之參戰借款，中華民國政府，以將來整理新稅之收入，爲償還財源。（註三）

「滿蒙四鐵路借款預備合同」和「濟順高徐二鐵路借款預備合同」是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本興業銀行副總裁小野英二郎締結的，「參戰借款契約」是章宗祥與朝鮮銀行總裁美濃部俊吉根據中日軍事協定締結的，北京政府以出兵歐洲爲名，用此借款編練三個師四個混成旅。但段祺瑞自對德宣戰後，始終抱宣而不戰之策，至此歐戰將終，內爭正熾之時，却忽借此鉅額款項，並編練大批軍隊，其目的並非對外而實爲對內之用。日本對北京政府借款，亦旨在助長中國之內亂，增厚北方主戰派實力，以擴大中國自相殘殺之計劃，此即日本取法英人滅印度之策。此借款非僅擴大中國自相殘殺之局。其最重要之附帶條件爲新編之參戰軍必用日本軍官來訓練，日本此舉即欲乘此機會取得中國軍事上之特殊地位。據當時西南軍政府總裁岑春煊論段祺瑞禍國書，關於參戰軍一段，文曰：「最足異者，該軍隊用日本軍官教練，僅以日本軍官教練之下士論，聞達數百名之多。夫國軍而用多數外國軍官訓練，獨立國家，罕此先例，惟保護國殖民地爲然。此不僅貽國家將來不測之憂，且使獨立主權生重大之危險」。十餘年來，日本欲握中國軍隊教練權，迄不可得，今竟以此二千萬圓之借款得之。此借款契約成立後，雙方秘不發表，外間

不明真像，迄民國九年二月上海和會開幕，經南北代表要求發表，北政府不得已與日本交涉，得其同意，始將該借款正約及附約二件公佈之，至用日本軍官訓練之附約，卒不公佈。（註四）

以上所述各借款，有經南北和會之要求，為北政府所發表者，有未經北政府發表，而為日本政府所發表者，而合計各借款之總額，已達二億三千萬圓以上，然據日本寺內氏下野時，大藏省之報告，尚有滿蒙四鐵路正式借款一億五千萬圓，又有製鐵借款一億圓，其條約兩國當局皆不發表，內容不可得知，然觀寺內氏將製鐵借款草約，交付外交調查會審議時之言曰：「此借款含有根本的改革中日兩國製鐵事業之重大意義，非可視為單純經濟借款」則可知製鐵借款於中日兩國之利害，或即二十一條第五號第四項，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軍械廠之變相。僅以上述各項借款，及日本大藏省報告之借款而論，民國六七兩年之間，日本借與中國之款實達四億六千萬圓以上，寺內氏下野後，自誇侵略中國之功績謂：「大限內閣向中國要求二十一條，惹中國人全體之怨恨，而日本卻無實在利益，本人在任期間，借與中國之款，三倍於從前之數，其實際上培植日本對於中國之權利，何止什倍於二十一條」。查中國自前清至民國六年八月以前，其所借日本之款，通共為一億二千萬圓，寺內謂三倍於從前之數。至於製鐵借款之一億圓可能因段內閣倒後，日本未實行交款。據此段內閣於兩年之內，借日款至三億六千萬圓以上，除以小部份供水災及行政費外，其三分之二，殆皆為攻伐西南之軍費，與供安福俱樂部黨費之用。」（註五）

另按日本興業銀行顧問岡部三郎，在一九三一年，根據中華民國財政部資料，對於「西原借款」的使用途徑作了一個追蹤調查的研究報告；據悉「有線電報」、「金礦森林」、「吉會鐵路」、「滿蒙四鐵路」、「濟順、高徐二鐵路」五筆借款（此外各項借款情形，缺乏紀錄。）合計日金一億元，其中被支付償還內、外債本利佔五〇・四%，軍事及購買軍械價款佔三五・三%，行政費佔五・七%，其他八・六%——可見所借到的錢完全是被虛擲於償還中國以前的欠債和強化北洋軍閥而消耗殆盡。（註六）

總之，寺內內閣借與段內閣的借款，在短短的兩年內（一九一六年十月至一九一八年九月），已高達三億圓以上，在中國八個債主國中，日本一國便佔了中國全部外債的百分之四九。段內閣所借得的多數借款，又作為內戰之用，此實為中國的大不幸。（註七）

附錄：一、風欠譯：「論寺內內閣之對華借款」（註八）

（一）

當寺內內閣辭職之際，大藏省特公布其二年來財政經濟方策並設施概要之一書。蓋為關於對華借款之詳細報告，而暗誇其功蹟者。夫宣揚自己之功蹟，為各內閣所難免，惟對於對華借款，而為此種之宣揚，實以寺內內閣為嚆矢，壟斷對華借款之外務省守沈默，而大藏省乃大聲疾呼，誠可謂空前之現象矣，更自國家之地位觀之，無論何省建功，國家所受之利益均同，其為大藏省之功，或外務省之功，在所不問，乃因大藏省異例之行爲，而其功蹟之有否，當由吾人討論之。

（二）

據大藏省所發表，寺內內閣成立之前，對華之借款額，不過一萬二千萬圓，以寺內內閣圖中國金融之整備改善，及資金之疏通，而獎勵熱心對華投資之結果，雖有中國政治狀態之不安，列強之關係，及其他之事情發生，然自本內閣成立以來，中日間成立之借款金額，計中央政府借款一萬二千九百萬圓，地方政府借款一千六百餘萬圓，公司及個人借款三千四百餘萬圓，合計達一萬八千萬圓，尚有滿蒙四鐵道借款一萬五千萬圓，（內先付二千萬圓）濟順高徐二鐵道借款先付二千萬圓，製鐵借款一萬萬圓，亦最近所成立者，僅僅二年之內，得從前借款額之三倍，比之大隈內閣專務空權之獲得，一方失中國之民心，他方招諸外國之猜忌，而實無何等所獲者，其成績絕不相同，特其支出鉅萬之金額，究有相當之收穫與否，更由吾人將其內容研究之。

（三）

就大藏省所發表之各種借款觀察之，不能不認為獲得與我邦有益之利權，如有線電話借款，製鐵借款等是也，製鐵借款，使中國利用豐富之煤鐵礦，以設立國營製鐵廠，而其資金由我銀行團支出，使我邦製鐵及鐵礦石之供給，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八日

三〇〇

更爲便利，於彼我之經濟上軍事上，大有裨益，不可謂非彼等之成功。又中國之郵政及海底電信，雖已入於法國及他國之手，我國於交通上並無何等之權利，而於預料將來必充分發達之電信事業，貸付二千萬圓使關於電信事業上，聘用外國技師供給主要材料。認我邦有優先權，則亦可謂爲其成功之一。此外除大藏省所發表者，亦非無二三借款可認爲有益者，則反對黨之痛罵，決非謂其借款全部失敗也。

(四)

吉長鐵路（四百五十一萬三千五百圓）四鄭鐵道（追加二百五十萬圓）濟順高徐鐵道（先付二千萬圓）等諸借款，雖皆有益，但以完成大隈內閣至山本內閣時代所獲得之利權，而推爲寺內內閣之功績，不得不謂之虛誇。中美運河借款，（六百萬弗）爲日美資本家提攜以經營對華事業之前驅，固堪稱道。然亦不過收穫前內閣所蒔之果實已耳。惟滿蒙四鐵路中，因建設自熱洮鐵道中之一地點以達海港之鐵道，而訂先付二千萬圓之契約，以擴大滿蒙四鐵道之成果，而補山本內閣之缺漏，乃吾人所贊成者。

(五)

貸付資金於中國銀行，及與中國中央銀行並稱之交通銀行，以供整理該銀行之用。而高其發行紙幣之聲價，期爲將來中國幣制改革實行上之一前提，主義上無論何人，不能有所異議。然於此貸付二千五百萬圓之鉅金，而不能獲得相當之權利，僅僅推薦日本顧問，而顧問之監督不得其宜。該銀行所發行之紙幣，其額面之價格，復不能保，竟暴落至五折。其原因雖未詳，然皆謂段內閣移用該借款以討伐南方之結果。果如是，則該借款以助中國之內訌，豈得認爲寺內內閣之功績乎，又吉會鐵道借款，（先付一千萬圓）乃敷設自我邦朝鮮清津港經間島出長春之軍用鐵道，似亦有益。但今日俄國之形勢，呈一大變化，此種軍用鐵道，已非必要，則此借款之締結，可謂全無意義，據道路所傳，段內閣復移用該款以充討伐南方之費。若果如此，則反對黨能無指爲寺內內閣失政之一乎。

(六)

政治借款之成立者有二，其一、即二次善後借款，第一回一千萬圓，第二回一千萬圓，第三回一千萬圓。合計達三千萬圓。其二、乃基於中日軍事協約，即中日兩國爲軍事上協力策應之實行。我邦對於中國，有與以財政上援

助之必要，因以成立二千萬圓之軍事借款是也。軍事借款，未能遽判其得失，姑置勿論。惟二次善後借款，則不得不一言及之。該借款本於五國財團之規定，爲財政的援助，以貸款於中國政府，而允中國政府之請求，其貸付亦不得已。然其用途，則五國財團權利上義務上應有監督之權。乃寺內內閣不爲何等相當之監督，致無監督之結果。彼段內閣將此款如何處分，不難想像而得之，即彼用以充南方討伐費是矣。

（七）

就上述觀之，在寺內內閣時代，對華借款之成立，達三萬萬圓，其數爲歷代內閣之三倍，然可認爲該內閣之功績者，僅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乃收獲前內閣所蒔之果實，即段內閣討伐費所支給者也。我邦自恃資金之豐富，往往不問擔保之確實與否，不論中國全體之有益與否，妄以貸與中國巨款自誇，實吾人所不取也。

（八）

寺內內閣所獲得之利權，雖屬不少。然以比諸歐洲大戰前，比國所獲海蘭大成二鐵道，法國所獲欽渝鐵道，英國所獲寧湘沙興二鐵道，殆不足言。而諸外國及中國人，皆謂中國利權，被日本一國攫取殆盡，致排日之勢熾日熾，豈非爲寺內內閣急於宣揚其功績之所累乎。段內閣對於揭載中日借款之中國新聞社，日爲虛偽之記載，至禁止其發行，而寺內內閣當辭職之際，竟發表其一切之對華借款，直中國新聞紙之記事是認，吾人實百思不得其解也。

二、羅志希譯：「中日借款統計表」（註九）

年來中國當局，屢借口債，其結果如何，實爲中外人士所焦慮。此記者所以有中日借款確實統計表之作也。表中所列，以確實訂定之借款爲限。其謠傳而未證實者不錄，示徵信也。未證實之借款中，聞有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間南方因反對帝制，以雲南銅礦爲抵，與桑原所借之款八百萬，尙有一九一一年間，南方首領向日本所借之款數次焉。中國財政當局，每談及與日本已訂未訂之借款，亦謂其數目之繁多，抵押品之複雜，記不勝記。且紛然凌雜，無從說起，閱報紙之普通人民，固莫知其詳矣。然當局者之莫知其詳，正與普通人民等，每有一次之借款，人民未始不起一次之恐慌。但恐慌既多，腦筋亦爲之麻痺，至今日則地方抗議力爭之事，亦不數見矣。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八日

中日借款統計表

三〇二

借 款 年 月	借款之名稱資本家之名稱及借款之條件	借 款 數
一九〇九年	新奉鐵路借款(由新民屯至奉天跨遼河之東)由郵傳部向橫濱正金銀行訂款期限十八年利息五釐實收九三以該路收入抵押	三二〇、〇〇〇元
一九〇九年	吉長鐵路借款(吉林至長春)由郵傳部向橫濱正金銀行訂借期限二十五年利息五釐實收九三以該路收入抵押	二、一五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〇年	京漢鐵路收回借款由郵傳部向橫濱正金銀行訂借期限十年利息七釐實收九七、五	二、二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一年	京漢鐵路陸續收回借款由郵傳部向橫濱正金銀行訂借期限二十五年利息五釐實收九五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二年	漢口自來水電燈公司建築借款向日本三井物產會社訂借分十年攤還利息七釐由交通部擔保	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南滿鐵路借款(南昌至九江)向東亞興業會社訂借期限十五年利息五釐五以鐵路財產全部抵押	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三年	四鄭鐵路借款(四平街至鄭家屯)由交通部向橫濱正金銀行訂借	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五年五月一日	中央普通用費借款向東亞拓殖公司訂借款期限三年利息六釐實收九四以湖南安徽某某礦及鍊銅廠利益(即銷鐵制錢廠)抵押	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廣東借款向臺灣銀行訂借	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漢口造紙廠借款向中日興業會社訂借	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天津紗廠借款向太倉組訂借	六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七年一月十五日	漢口水電公司借款向東亞興業會社訂借	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七年一月三十日	奉天中國各銀行補濟借款向朝鮮銀行訂借第一年還一半其餘一半分三年歸還利息六釐五實收九五	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七年一月	交通銀行收回紙幣借款由交通部向日本銀行團訂借期限無回扣利息七釐五以五〇〇、〇〇〇元之股票及四〇〇、〇〇〇元之金庫證券作抵日本獲有該行特聘日人爲顧問及借款與該行之優先權	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七年二月	廣東政府借款向日本銀行代表訂借其中以一、三〇〇、〇〇〇元作爲土敏土廠及大沙頭商場建築費以上敏土廠收入及財產抵押	三、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	廣東借款向臺灣銀行訂借以鹽稅抵押	一、五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二日	南潯鐵路借款向東亞興業會社訂借	二、三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中國銀行收回紙幣借款向日本銀行代表訂借期限六個月利息七釐以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之中國銀行鈔票抵押	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第二次善後借款墊款北京政府向橫濱正金銀行訂借由第二次善後借款內扣還如第二次善後借款不能成立則於一年內歸還利息七釐以鹽稅贏餘抵押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山東借款向中日興業會社訂借	一、五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交通銀行二次借款向日本興業朝鮮臺灣三銀行訂借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八日

三〇四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吉長鐵路借款向南滿鐵路公司借期限三十年利息五釐實收九一、五以該路財產及收入抵押	六、五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運河借款向日本興業銀行訂借總計六百萬金元美國佔三百五十萬金元日本佔二百五十萬金元	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直隸水災借款由北京政府向中日實業公司及其餘十銀行訂借期限一年利息七釐以三處本地關卡收入爲抵押品多倫諾爾稅關亦其中之一	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七年	湖南衡州電燈公司借款向中日興業會社訂借	八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七年	浙江平湖鎮海等四縣借款向中日興業會社訂借	二五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七年	湖南湘潭電燈公司借款向中日興業會社訂借	一五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七年	鍊金借款向中日興業會社訂借	五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	財政部印刷局借款向三井物產會社訂借期限三年利息八釐實收九八如材料價格無甚出入時須向三井購買	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八年一月	直隸督軍曹錕軍費借款向三井物產會社訂借以開灤煤礦股票抵押	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八年一月六日	第二次善後借款之第二次墊款如第二次善後借款成立即於該款內扣還利息七釐以鹽稅贏餘抵押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八年一月	湖南譚浩明借款向日本銀行代表訂借允日人合辦安徽太平山鐵礦及湖南水口山銻礦期限五年利息七釐實收九四	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	中央防疫借款向橫濱正金銀行訂借以鹽稅贏餘抵押	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八年一月	福建借款以雜稅抵押	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八年一月	直隸紗廠購紗向三井物產會社訂借由財政部擔保	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日	北京政府軍械借款向太平洋公司代表訂借利息七釐實收九五另扣百分之五為代辦者之雜費	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日	交通銀行繼續借款向臺灣朝鮮日本興業三銀行訂借利息七釐五以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金庫證卷抵押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八年二月	四鄭鐵路借款向正金銀行訂借期限一年利息七釐以該路收入抵押	二、六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八年二月	南潯鐵路借款向東亞興業會社訂借	一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八年四月	無線電借款為建築無線電臺用一切材料均須向三井物產會社購買	三、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奉天收回小鈔票借款向朝鮮銀行訂借二年內歸還一半其餘一半三年攤還利息六釐實收九五以岔子湖煤礦抵押	三、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八年四月三十日	電政借款為擴張陸路電線用向中日匯業銀行訂借利息七釐五回扣百分之一、五以從前未曾抵押之電政產業抵押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直隸借款向朝鮮銀行訂借	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八日

三〇六

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八日

吉會鐵路借款由交通部向臺灣朝鮮日本興業三銀行訂借爲延長吉長鐵路至朝鮮邊界之用期限四十年利息五釐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八年

江西餘干煤礦借款

三、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八年七月

第二次善後借款之第三次墊款向橫濱正金銀行訂借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八年七月

吉林森林借款向日本銀行團訂借期限十年利息七釐五以古林照龍江二省金礦森林及其收入抵押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總計借款四十七次共日本金二五五、三〇〇、〇〇〇元

(附加) 漢冶萍公司向日本借款詳表

一九〇三年

向日本實業銀行訂借期限三十年利息七釐

三、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〇六年

向三井物產會社訂借每半年攤還一次利息七釐五

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〇六年

向 OKura and Co, 訂借期限七年利息七釐五

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〇八年

向橫濱正金銀行訂借期限十年利息七釐五

一、五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〇八年

向橫濱正金銀行訂借期限一年利息七釐五

五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〇九年

向橫濱正金銀行訂借期限十年利息七釐五

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〇年

向三井礦產公司訂借期限二年利息七釐

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二年

向三井礦產公司訂借

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三年

向橫濱正金銀行訂借期限四十年開始七釐起息第七年後六釐起息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總計借款九次共日本金三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凡借款五十六次合計日本金二八七、三〇〇、〇〇〇元

（附註）作*符號者，乃日本所公布自一九一六年十月至一九一八年六月寺內內閣期內之借款，其餘有數種借款確已成立，但爲北京日公使所否認者，閱者不可不知。

三：駭人聽聞之三大借款（註二〇）

一年以來，我國對日借款，已在一萬萬元以上，國家所有垂盡之利權，幾無不作借款之担保，而所得之款悉充軍費，於國家無毫髮之益，國人痛心已久，友邦亦嘖有煩言，美國方面，因有於中國內爭未息以前，不得借款於我之提議。乃昨日更聞陸宗輿與西原龜三，近又秘密磋商鐵路、軍械、政費三大借款，此項消息如果屬實，則日人年來之宿望一一盡達，我國僅存之利權，亦於是斷送盡矣！我國人對於政府此種舉動，不可不有正當之表示，如此說實係謠傳，亦望政府當局能爲負責之聲明，以解國人及友邦之惑。錄新聞交通社消息如左，以警國人。

新聞交通社消息云：最近財政當局之黑幕，本社已屢爲揭破，其私心其伎倆已爲世所共見，不料陸宗輿等不知自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八日

三〇七

戰，暗中賣國之舉動進行更力，茲據可靠消息，該拍賣黨近受某方面之詰難，又不能討好於某元老，大有臨路爲難之勢，於是乃獨想乘此末路，發一經手大財，乃與西原龜三密電往來，訂一空前之大批借款，茲據密探所得，揭之於左，以告國人：

(一) 爲鐵路墊款，額爲四千萬元，名爲增進鐵道之用，其預定路線，跨東三省、山東、江蘇、直隸、河南數省，山東則自濟南至彰德、高密至徐州（江蘇境）直隸則自洮南至熱河，或至北京；東三省路線如何施設？現未協定妥貼，聞與延長吉會路線有關。至此項借款條件不一，其最重者大約：(一)承認山東民政署。(二)開放山東全省礦山是也。

按承認山東民政署案久懸不決，日本鑒於事勢，殆已置之若忘，乃陸某重提故案，必欲陷日本於不義，是何居心，至開放礦山，尤與農商部所頒布礦業條例礦業監督限制條例抵觸，陸某只知自利，而不惜違衆以投西原龜三等一部份日人之好，我國民豈忍坐聽陸某置之死地耶？

(二) 爲軍械借款，額爲二千萬元，以烟酒稅作抵，其條件有：(一)擴張軍事協定範圍。(二)中國陸軍軍隊用日本軍官教練等項，此即四年五月袁項城所拒絕之第五款也。

按此項借款，尤爲戰禍延長之助力，日本朝野及各國人士，方以中國內亂不息爲不幸，乃陸某與西原又幹此勾當，以苦我士民，使之暴骨轉死，其肉豈足食乎？至所定兩項條件，直欲以中國軍權私相授受，賣國性成恬不爲怪奇矣！

(三) 爲政費借款，額爲四千萬元，此項借款名爲政費，實則祇爲撥付餉械之需，聞財政部因存款只餘日金三四百萬，各處坐索餉項已無法支撐，故想出此種奇策以爲彌補，並竭力幫助陸某，以期剋日成立。

按政費借款，名目尤爲空泛簡單，言之亦不外借作戰用耳，曹氏自兼長財部後，別無政績可紀，惟拍買不遺餘力，爲差勝耳。

以上三項借款，聞均由中華滙業銀行經理，除曹、陸與西原三龜從中主動外，其餘四國銀行團與日本各銀行，均不得染指。綜計三項借款，總額爲一萬萬元，利息均爲八厘，因寺內內閣與段內閣均有更迭消息，故陸某急欲乘此末路，趕速成立，限一星期內簽字。

四：西報論中國喪失權利之大借款（註一）

英文滬報二十日京訊云：段祺瑞短絀軍費爲數甚大，今曹汝霖、陸宗輿與小徐三人，又爲之竭力與日人商借鉅款。茲聞寺內閣將倒，若輩大得意，蓋望新內閣或將取銷前任之計畫，再段與北京內閣必有推倒之一日，曹汝霖輩決計於未去位前，攫得一宗巨款，而後甘心。所議之新日債，計分三種，總數一萬二千萬元，三合同均於一星期內簽字云。第一種借款，四千萬元，以推廣現有各鐵路爲名義，包括吉林、奉天、黑龍江、山東、江蘇、河南六省，山東省內擬築之路，爲自濟南至彰德，與自高密至徐州二線；直隸省內，指定洮南至熱河，或北京一線；東三省內尚未擬定，大約不出推廣吉會路。該借款所喪失之國權：（一）爲中國承認日本在山東之民政權。（二）爲日人准在山東開採各礦。然試問該款之正用途何在？曰：延長內戰耳。第二種借款，係新訂之軍械借款，共二千萬元，以烟酒稅作抵押，條件中所喪失之國權有二：（一）中日協約之範圍必須推廣。（二）教練中國軍隊之權利，常讓諸日人。此二條之命意，固不外乎以東三省全歸日本，而祇用日本軍官教練軍隊耳；吾人猶憶一九一五年五月日人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其中亦有教練軍隊一欵，袁世凱雖奸雄，尚且堅拒之；乃不謂今日日本以金錢勢力仍攫奪此項權利以去。嗚呼！各友邦既不助中國以拒之，吾小民尙能永久忍受此奇辱耶！第三種借款名之曰行政借款，專爲改組行政之用，總額四千萬元，段祺瑞以之分派各督軍，令延長主戰之聲，蓋段氏此時又不得不以鉅款，買奉軍、皖軍之扶助，以在湘之北兵，均不肯遵命，故不得不另組新軍，既造新軍，使用新到之日本軍火，而以名爲行政之借款充練兵費，計練新兵四十營，分作若干混成旅云。噫！北京主戰派，苟得借大之日本金錢，又可從事殺戮與搶掠矣！承借如許鉅款皆日本銀行，經手之人除曹、陸等外，無他人可預聞其事，日本銀行即中華滙業銀行，此輩以陸出場負責，追簽字時乃露面目。今徐世昌大爲若輩所壓逼，故不敢言和，他日或將以主戰自命也。

五：傳啟學：「西原借款及山東問題換文」（註二）

段祺瑞於民國六年七月十四日返北京，復任國務總理後，決意以武力統一中國；但此時北京政府的財政極爲困難。美國於中國參戰前，雖曾允諾以財力援助中國，但中國宣戰過晚，美國以財力援助參戰各國之議案早經通過，致中國未得享受該案規定之待遇。英法等國此時無力借款中國，此時有力借款中國的，惟有在歐戰期間，獲得暴利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八日

的日本。段氏早已決定與日本合作，日本此時又對段氏極表好感；日本於段氏復任內閣總理後，除立即以財力援助段氏外，並曾向參戰各國建議，援助段氏的北京政府，對於其敵黨不得鼓勵或援助。是以段氏復職後，即決心與日本合作。西原借款，山東問題之換文，與中日軍事協定，均為此時期中之產物。

日本決計扶植段氏，延長中國之內亂，乃以朝鮮、臺灣、興業三銀行，合組一特殊銀行團，以爲對華投資之主體。此項借款多係秘密進行，借款之大部，由日人西原龜三經手，故名西原借款。依據一九一三年五國銀行團之規約，日本不得單獨向中國舉行政治借款，是以日本不能利用日本代表銀行之正金銀行放款，故有此特殊銀行團的組織。除善後借款由正金銀行出面外，其他借款均由此特殊銀行團經手。

(一) 西原借款的項目

段氏與日本寺內內閣勾結，在民國六七兩年間，中國向日本所借款項，由兩國政府公布者，共約二萬萬元左右，即所謂西原借款，其中六年八月至七年一月所借之款，梁啟超亦曾參與。尚有兩次軍械借款，一次在六年十一月，梁氏雖未參與，然亦聞知；一次在七年七月，皆未公表。西原借款的真實詳細數目，至今無從確查。日人勝田所著「菊之分根」，龔德柏譯爲西原借款真相，其中所發表之借款名目及借款額，與劉彥所著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所載，小有不符。勝田自言關於軍事借款，非其所主，不欲深論，則其所述者，自有未盡之處。茲據劉彥的調查，將六七兩年間所訂之重要借款契約，略述於次：

(1) 第二次善後借款日金一千萬元。民國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財政總長梁啟超，與橫濱正金銀行代表締結，借款期限一年，年利七厘，以鹽餘擔保。

(2) 交通銀行借款日金二千萬元。民國六年九月廿九日曹汝霖陸宗輿與日本特殊銀行團代表締結，借款期限三年，年利七厘五，以交通銀行所有國庫券二千五百萬元爲擔保。

(3) 吉長鐵路借款日金六百三十萬元。民國六年十月十三日曹汝霖梁啟超與南滿鐵路代表締結，借款期限三十年，年息五厘，以吉長鐵路之財產及收入爲擔保。

(4) 第一次軍械借款日金一千萬元（或稱一千六百萬元）。民國六年十一月五日北京陸軍部與日本泰平公司締

結，雙方皆嚴守秘密，不將契約發表。由日方交付軍械，以作現款。

(5)第三次善後借款日金二千萬元。民國七年一月六日財政總長王克敏與橫濱正金銀行代表締結，借款期限一年，年息五厘，以鹽餘作擔保。

(6)無線電信借款三十三萬六千餘英鎊。民國七年二月廿一日海軍部劉傳綬與三井物產株式會社代表締結，借款期限三十年，年息八厘，以無線電信局之收入為擔保。

(7)有線電信借款日金二千萬元。民國七年四月三十日曹汝霖與中日合辦之中華滙業銀行代表締結，借款期限五年，年息八厘，以全國有線電訊之一切財產並其收入為擔保。

(8)古會鐵路墊款日金一千萬元。民國七年六月十八日曹汝霖與日本興業銀行代表締結，借款期限四十年，年息七厘半，以古會鐵路財產及收入為擔保。

(9)第二次軍械借款三千三百六十四萬元。民國七年七月卅一日由陸軍總長段芝貴與日本泰平公司代表締結。由日方交付軍械，以作現款。

(10)金礦森林借款日金三千萬元。民國七年八月二日農商總長田文烈及曹汝霖與中華滙業銀行代表締結，借款期限十年，年息七厘五，以吉黑兩省金礦及國有森林與其收入作擔保。

(11)滿蒙四路墊借款日金二千萬元。民國七年九月二十八日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本興業銀行代表締結滿蒙四路（開原海龍至吉林，長春至洮南，洮南至熱河，洮南熱河間一地點至海港）預備借款契約，借款期限四十年，年息八厘，以四路現在及將來之一切財產及其收入作擔保。

(12)濟順高徐二鐵路墊款日金二千萬元。民國七年九月廿八日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本興業銀行代表締結，借款期限四十年，年息八厘，以二路之財產及收入作擔保。

(13)參戰借款日金二千萬元。民國七年九月廿八日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朝鮮銀行代表締結，借款期限一年，年息七厘，以中國將來整理新稅中收入，作為償還財源。

(二)西原借款的損失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八日

三二二

綜上所述，在寺內閣任期中，不到兩年期間，借款總額已將近二億二千萬元。段祺瑞僅圖財政上的充裕，貫徹其武力統一的迷夢，不惜飲鴆止渴，斷送國權，使日本假借款以奪取中國利益之計劃，得以實現。中國因西原借款的損失如次：

- 一、吉長鐵路、吉會鐵路及滿蒙四路均被抵押。
- 二、無線電台有線電信事業管理權的讓與。
- 三、吉林黑龍江兩省金礦及森林的讓與。
- 四、山東濟順、高徐、二鐵路的讓與。
- 五、山東問題換文的損失。
- 六、中國參戰軍必用日本軍官訓練。
- 一、二、三、四各項中國的損失，極為明顯，第五項則影響中國巴黎和會時山東問題的失敗。民國三年日本進攻青島時，以大軍進逼濟南，佔領膠濟鐵路全線，將中國服務員工及警兵驅逐，而代以日人。民國六年復於青島設立日本行政總署，於坊子、張店、李村、濰縣、濟南等處，設立日本行政分署。及中國對德宣戰，為協約國之一員，日本為消滅中國將來在和會控告之口實，遂乘機與我國駐日公使章宗祥提議，以膠州至濟南之鐵路歸中日合辦，又濟南至順德、高密至徐州二鐵路以借日款建築為條件。段政府正在困窮之際，對此提議，欣然贊同。在濟順、高徐二鐵路借款預備合同簽訂之前，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於七年九月二十四日與日本外相後藤新平交換關於山東問題之照會，內容如下：
- 一、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
- 二、膠濟鐵路之警備，可由中國政府組成巡警隊任之。
- 三、右列巡警隊之經費，山膠濟鐵路提供相當之金額充之。
- 四、右列巡警隊總部及樞要驛站並巡警養成所內，應聘用日本國人。
- 五、膠濟鐵路從業員應用中國人。

六、膠濟鐵路所屬確定以後，歸中日兩國合辦經營。

七、現在施行之民政撤廢之。

章宗祥對後藤復照中，有「中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議，欣然同意」之語。

參戰借款日金二千萬元之契約，係根據中日軍事協定，由中國編練三師四混成旅，以便出兵歐洲為名義，至此項借款最重要的附帶條件，即此種參戰軍，必用日本軍官為訓練。日本政府的用意，實欲乘此機會，在中國軍事上取得特殊的地位。

北京政府定夏正八月二十七日（陽曆十月一日）為孔子聖誕。

北京政府下令定夏正八月二十七日（陽曆十月一日）為孔子聖誕節，該日應放假慶祝，並懸旗結綵。

（註一三）

唐繼堯在重慶行營就任軍政府政務總裁職。

唐繼堯於本日在重慶舉行軍政府總裁就任式，並招待各國領事。（註一四）

非常國會託命舒祖勳，恭賀繼堯當選總裁證書，至重慶行營；翌日舒祖勳電軍政府總裁和非常國會參眾兩院，報告唐之就職情形，電文曰：

「廣州軍政府岑總裁、孫總裁、陸總裁、唐總裁、伍總裁、林總裁，國會吳議長、王議長、及兩院同人鈞鑒：祖勳承非常國會之託，恭賀唐公繼堯總裁證書，鼓輪西上，於本月抵渝後，適唐公以聯軍會議，移節來渝。祖勳即於勒日持赴行營，敬謹轉呈。唐公以七總裁相繼就職，特召集聯軍將領，肅禮拜受。軍民歡騰，具瞻威慶。聯軍開始會議，尅日出師，此後軍府聲威日益隆上，民氣軍心，百倍於前，唐公膺茲重寄，總此川師，護法靖國，功可立定，西南半壁，付託得人。祖勳奉職，猥與盛典，歡騰遐邇，附有榮施，特電報告，無任主臣。舒祖勳跪叩。」（註一五）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八日

三四

廣東軍政府准前海軍總長程璧光、前零陵鎮守使劉建藩，於死難省分建鑄銅像，藉昭崇報。

廣東軍政府前海軍總長程璧光，於去歲統率艦隊，南下護法，前陸軍少將零陵鎮守使劉建藩，首義湖南，均屬功昭宇內，中外同欽；痛其出師未捷，先後身殉，哀慟之餘，轉生敬慕。本日，軍政府特准程、劉二公，於死難省分建鑄銅像，藉昭崇報，並追贈劉建藩以上將銜陸軍中將，以勵死事。（註一六）

京師地方審判廳判決暗殺宋教仁之要犯洪述祖，以無期徒刑。

前農林總長宋教仁在上海被人暗殺身死，凶犯爲武士英，指使武士英者爲應夔丞，主使應夔丞之嫌疑犯爲洪述祖，武士英、應夔丞業經身死，洪述祖近由上海會審公廨捕獲，引渡解京，由京師地方檢察廳提起公訴，經京師地方審判廳審理數次，以洪述祖教唆殺人，證據確鑿，依律判處無期徒刑，遞奪公權二十年，洪述祖不服判決，向京師高等法院審判廳提起上訴。（註一七）

附錄：審訊洪述祖案旁聽記（註一八）

暗殺前農林總長宋教仁案內之指使要犯洪述祖，經上海會審公堂引渡解京，歸京師地方檢察廳偵查起訴，地方審判廳於七月在大法庭公開審理，特別旁聽席，及普通旁聽席上統計約有六七十人之多。下午一時開庭，審判長王克忠、陪席推事石福鑑、一人檢察官劉元梓，書記官潘晉，被告辯護人律師袁勵翼同時出庭。審判長令喚洪述祖到庭，問姓名、籍貫、年齡、住址、職業。洪述祖答江蘇人、年六十歲，現在警廳羈押（洪述祖解京即收押警察廳，地方廳審訊時，派法警押解到廳）前國務院兼內務部秘書。審判長請檢察官陳述本案起訴理由。

劉檢察官略謂：洪述祖於民國元年間當趙秉鈞任國務總理及內務總長時，充當秘書，與上海應夔丞、通電函共計五十五件，並與應夔丞，所有電函均附卷備查，查電函中多是指使應夔丞殺前農林總長宋教仁、宋教仁之被暗殺實施者爲武士英，而教唆者爲應夔丞，主使應夔丞者爲洪述祖。二年三月二十日乘宋教仁在滬常車站，武士英即帶同

張某、劉某到車站暗殺，張劉均未敢下手，武士英施放手槍，擊傷宋教仁腰部，旋送醫院診治，無效斃命。武士英當場被獲，於民國四年在監病死，應夔丞亦曾獲案，於二次革命時滬上秩序紊亂，在監脫逃中途，亦被暗殺身死。洪述祖於宋案發生後，三月二十四日，即由北京逃往青島，送經咨商德國公使引渡解案。去歲洪述祖在上海被宋教仁之子扭獲。送至會審公堂，引渡解京，宋案本歸上海地方廳辦理，洪述祖解京後，上海地方廳請本廳代為辦理，本廳偵查終結，認洪述祖教唆應夔丞暗殺宋教仁之所為，該當新刑律第三十條及同律第三百十一條之教唆殺人罪，應請公判。審判長宣讀武士英當場拿獲供詞，問：你與應夔丞素相認識否？

答：我與其父認識與他並不認識，元年九月間到上海會應時係奉政府意思，因應夔丞是青紅幫首領，他們有一個曾政府出錢令其解散，派述祖赴上海接洽，因與之素不相識，特請張紹曾寫介紹信赴滬，此信在卷可見，我與應是不認識了，如認識何用人寫介紹信呢？

審判長問：你有信到，應說好大題目，須盡力做篇大文章，這種暗語是什麼意思？

答：彼時政府主張總統制，黨主張內閣制，應要做內閣制文章數篇登載報端，所謂大文章即指此，並無別種意思。

問：既然如此何以後頭又寫開後付內？

答：因係政府意思不能洩漏。

問：你去信說院內陳某無能印密電碼，嗣後可不必用川密電碼，已由老趙發下，嗣後竟用川密電碼，就是這個密碼本子嗎？

答：是因應來電，曾經報紙揭出，故發此密碼。

問：有電說即印刷搜索不到可手抄寄京，以便說酬款這是什麼？

答：這是要他去日本取宋教仁的東西，以便毀他名譽。

問：有電說二十萬元就是酬金麼？

答：是問你去電說毀宋酬勳位幾字何解？與無火傍之毀字不同。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八日

三一六

答：當時此電由總統交總理，我曾問是毀損名譽之毀麼？趙秉鈞說：上頭交下來的。我說：毀與毀不同。趙說：亦無什麼考據，我就照這樣發電，所謂毀宋我只以為是毀宋的名譽，且酬勳位三字更非祕書之力所做到之理甚明。

問：你有電說刷印既無抄本，亦不來，可用激烈舉動，不除鄧，是瑞之不？若鄧是鄧亮才否？瑞是朱瑞否？

答：鄧不是鄧亮才，瑞是朱瑞，朱本是應青紅幫內之徒弟，其時為浙江都督，因有人要動他，他所以告送應的，至鄧為何人？記不清了。

問：應有電到你說梁山匪首，除不足以安大局，梁山匪首是誰？是指的宋教仁。

答：是，但此電我未曾看見，後來看到亦不知何意。

問：你在青島那邊外國法庭不是說供認了麼？

答：青島法庭繙譯只一猶太人，他懂中國話不全，他們說你將這話講一講，我說如果我知道此事，梁山匪首是宋教仁，即就是暗指的宋教仁，他們繙譯的將如果二字的意思略去了。

問：你接到他梁山匪首這個電後，曾去電說積極進行，下面有川印二字。這個川字是什麼意思呢？

答：這個電報我不知道是他們因為我用川密碼電，故用一川字，其實我與應通電未曾用川印二字。

問：應十一早來一電說：發緊急命令已達到，這個電你看見的嗎？

答：看見不知何意，呈上去了？

問：第二日交來一電說：我君均好。

答：接到第二電我知道宋被暗殺了，彼時不但我一人知道全國人都知道了。

問：三月二十四日不是就到青島了麼？

答：我因膽怕無私，不願出京，趙秉鈞對我說你是要避的，恐防暗殺，總統位分高，人叢不到，我無時不出門，你在京恐怕毀了將來，帶你到法庭就受了累，我本住椿樹胡同，因此就走了，我走之後，趙秉鈞他們就到我寓處將一切底稿全燒盡，不然底稿存下與我毫無關係。

問：你到青島之後，不是還發一江電的嗎？

答：此電不是我發的，我既到青島又爲何花二百多洋發此長電，雖愚不至此。

問：你在上海被宋教仁之子扭獲時身上還搜出一本部冊來了嗎？

答：不是部冊就是電由舊報上剪下來的，豈有自己犯罪還有一本部冊呢？況乎我又不是犯罪的，他小孩子家不知什麼就這麼瞎說的。

問：你在上海不是還改名的嗎？

答：改名是防有暗殺，曾經有一日出公堂門與一外國人同行，有一顆炸彈擊到我腳邊，幸未發出火來，總之我所有與應往來函電，均是奉上行下盡官吏之職，並不知道他們是何意思，我所知者及與他們所通謀者，在毀損宋之名譽，令其做不成總理，至暗殺我絕不知道，試問宋與我固然無仇，我欲殺他還是圖名還是圖利呢？

審判長宣告休息十分鐘。返庭後，復出庭，繼續審理。

問：洪述祖家中還有什麼人？

答：一妾、三子、兩女、一孫。

問：前清是何出身？

答：秀才。

問：有若干家產？

答：無多。

審判長宣告本案事實調查如此，請檢察官陳述本案之論告。

劉檢察官起立略謂：洪述祖爲本案共犯，就搜查之各種函電，已足證明無可掩飾，所有函電計五十三起，除以上二十餘起不論外，以下二十餘起，處處皆爲洪述祖共犯之證據，而洪述祖剛纔說者，宋之毀卽是毀名譽之毀，考此字義顯然不同；毀，滅者也；毀宋，卽滅宋也，若謂無分別，洪說他二十四日逃往青島，是聽趙秉鈞說的，你在京恐怕毀了，然則毀字又作何解？除鄧他說不是鄧亮才，記不清楚是誰？鄧亮才因兵變被朱瑞殺的，洪述祖恐應慶丞不行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八日

，而用此種誠懇刺激的話說，用激烈舉動不除鄧，是瑞之不若，朱瑞是應之徒弟，言其瑞尚能殺鄧，而你不能殺宋，所以應接到此電後，而有梁山匪首的電來了。洪猶恐不行，又去一川電，令其積極進行，洪說川電不是他發的，查洪又一外號爲官川居士，此川字卽官川居士之簡語，毫無疑義。洪說既不是爲名又不是爲利，我要殺他做什麼？然就他所道應之函電內，明明是爲名爲利，可舉出六項證據，如某某等。總之，應慶丞教唆武士英殺宋教仁，而主使應慶丞教唆武士英殺宋教仁者，則爲洪述祖，此爲連鎖教唆之共犯。凡教唆犯之成立在造意，洪述祖說他是承上行下，然洪非無責任能力者，亦非無意思能力者，舍此兩項，教唆罪當然成立，且官吏服務令，上級官廳對於下級官違法令得不遵守。照洪之供述，顯係狡展，應請依教唆殺人罪處斷。

洪述祖又辯論數語。

審判長令袁律師對於辯論，袁律師之辯論與洪述祖之供略同，只於法律點略請教教唆罪之成立在造意，洪述祖是承上行下毫無自己之意思，不能成立教唆罪，既不成立教唆罪，應請法庭宣告無罪。洪述祖又供稱，我只承認爲毀宋名譽之共犯，不能承認爲暗殺之共犯云云。審判長謂此時已過法定時間，現在又向上海調查證據，一俟證據到廳，再行開庭審理，遂宣告退庭，洪述祖收押，仍派警送至警察廳，時已下午六鐘，而散。

註一：「中外條約彙編」，頁二八三—二八四。

註二：同註一，頁二八四—二八五。

註三：劉彥著、李方晨增訂：「中國外交史」（下），頁五一六。

註四：同註三，頁五一五。

註五：同註三，頁五一六—五一七。

註六：「蔣總統秘錄」，第五冊，頁九三。

註七：同註六，頁九五—九六。

註八：「東方雜誌」，卷一五，第一二號，頁三七—三九。

註九：同註八，卷一六，第一號，頁四五—五一。

註一〇：民國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時報」。

註一一：同註一〇。

註一二：傅啓學：「中國外交史」，頁二六一—二六五，三民書局，民國四九年八月再版。

註一三：「政府公報」，第九六二號，頁五二五。

註一四：民國七年十月三日「順天時報」。

註一五：「革命文獻」第四九輯，頁一四六—一四七。

註一六：民國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上海「時報」。

註一七：民國七年九月二十九日「順天時報」。

註一八：民國七年九月十七日上海「時報」。

二十九日 國父孫先生文電賀俄國革命成功。（註一）

日本原敬內閣成立，內田康哉任外務省大臣，西原借款至此結束。（註二）

註一：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二六。

註二：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四〇二。

三十日 重慶王天縱就靖國聯軍豫軍總司令職。

王天縱奉軍政府唐繼堯總裁任命爲靖國聯軍豫軍總司令，於本日在重慶行營正式就職。（註一）

王就職通電云：

「（銜略）本年九月二十九日，奉唐總裁任命王天縱爲靖國聯軍豫軍總司令，遵於九月三十日在重慶行營正式就職。自維駑鈍，何堪膺斯重任？尙望不遺疏淺，時錫針規，庶幾綆短汲深，得免隕越。除分別呈報暨通告外，謹此電聞。王天縱叩印。」（註二）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



兩廣鹽運使署函軍政府，報告有關代向實業銀行借款五萬元一事。

南方護法軍政府令兩廣鹽運使署，代向商號息借五萬元；本日，兩廣鹽運使署致函軍政府，報告已遵諭向實業銀行借得該款，原函云：

「竊奉鈞令，按月撥解軍政府經費六萬元，業經遵辦，具復在案。昨奉鈞座面諭，代軍政府向商號息借五萬元，以應特別要需，當由實業銀行照數逕解，核收領回收據，所有遵諭代軍政府借款五萬元，各緣由理合肅函恭請察照備案，並乞示復，實爲公便。」（註三）

曹錕通電答復吳佩孚、譚延闓等額和主張；認為應以實力維持秩序，國家前途由中央主持。

吳佩孚、譚延闓等，於二十六日會銜通電主和後；本日，曹錕自保定發電加以駁斥，原電如左：

「（銜略）通電悉查。自南北對抗，兵爭餘年，全國鼎沸，在中央非好爲黷武，在西南亦屢試言和，而竟至擾攘紛紜，內訌不已。良以侈談法律，不足濟事勢之窮，競趨極端，詎能得折衷之當，相持不解之際，馮代總統適將滿期，故本屆國會不得不尅期成立，明令召集；而總統選舉會，不得不循序組成，應時選舉。蓋以一國元首命脈所託，若屆期無繼任之人，對內對外國將不國，稍具愛國思想者，當能辦之。東海既徇國人之請，出而救國，必不負國，以其資望隆重，必能宏濟艱難，雖現在各友邦亦且深表同情，一體祝賀，若我反持異議，猶斷斷焉有所短長，是將陷於無政府之地位，危險孰甚！其在包藏野心，自甘分裂者無論矣！即使果以尊重法律爲心，而不明窮變通久之道，則徒逞莠說，於事情恐倡議和平，愈調和愈凌亂，雖有大智，將束手無措，置喙無從，其急待疏解者，未尋其緒，先擾其端，譬猶治絲而益棼之，不徐圖挽救之策，乃務爲偏激之論，將欲化除全國之畛域者，於自身之權限先自混淆，彼西南以此言護法，恐終不能造成法治，以此言和，恐終不能免於戰禍，此尤錕所大惑不解者也！當此遞嬗之處，惟有力維持秩序，綏靖地方，至國家前途，必賴中央有所主持，庶幾政局重新，亂源可弭，倘爲莠言所

惑，口事紛呶，無補時艱，載胥及溺，一統華夏將淪於萬劫不復矣！安危之機望熟察焉！曹銳卅印。」（註四）

註一：「革命文獻」，第五〇輯，頁二八五。

註二：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二三。

註三：民國七年十月一日，上海「時報」。

註四：民國七年十月六日，上海「時報」。

九月 北京政府頒布「僑工合同綱要」。

北京政府訂立「僑工合同綱要」三十五條、附件三條，以爲僑工出洋與僱主訂立合同之根據，茲誌其條文如下：

- 一、合同中須載明募工承攬人，已奉僑工事務局核准，交納保證金若干元，領有執照准其招募。
- 二、合同中須載明僱主已得其本國政府同意，允許中國政府派駐該國之僑工委員監視保護，並得派員前往工作區域調查關於待遇及工作之一切情形。
- 三、所往國之名及工作地點工作種類均須指定範圍。
- 四、僱主所委託代理人之姓名、年齡、籍貫及募工之機關地點應行載明。
- 五、招工總數應先確定。
- 六、僑工工作之年限應行訂明，以到工之日起算，除疾病外，如因私事或故意曠工者，應於期滿後補足其口數。
- 七、工作時間至多以十小時爲限，如本地法律或習慣有不准作工至十小時者，仍與本地工人一律待遇。
- 八、工資須與所往國爲同樣之工作者相等，其有專長者，立應準其技術優定工價，各項工人一年之後技術增進者，僱主應酌加工資。

九、合同未滿，限以前僱主擬將工程讓與第三者，或改作他項工程不在原訂合同之內者，須得僑工委員之同意，如工廠中途停歇，致工人無工可作者，除支給全部旅費運送回國外，並應賠償工人相當之損失。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三十日

十、僱主須允認待遇僑工與所往國歐美人平等，工人如有應享之獎勵、酬勞、紅利等金，亦一律照給，不得剋扣或不發。

十一、星期日、中國國慶日及所往國節令日，工人患病日，僱主應許休工，不得勒令工作，除中國國慶日外工人自願作工者，不在此限，但須另給工資。

十二、於每日規定時間外，工廠須延工作時間，而得工人之同意者，應計日或計時另給工資。

十三、休工日、患病日或旅行時，雖無工資，僱主應給予膳宿及日用必需費，如所往國習慣於休工、患病、旅行等日不扣工資者，中國僑工亦應享同等之權利。

十四、僱主對於僑工每名應給予華洋文對照合同一紙，雙方簽字，載明工人應享之利權。

十五、僑工對於僱主應具一形狀單，載明姓名、年齡、籍貫及應守之規則，暨應盡之義務。

十六、僑工驗身、照相、領照、理裝及一切旅行費用，均應由僱主担負，不得在工資內扣算，前項驗身、照相得由僱主於起程時，會同僑工事務局所派人員協同辦理，如有疾病或無工作能力者，准其剔出，一經出口即認為合格之工人不再剔出。

十七、僑工起程自某口岸出洋，應預先訂明。

十八、僑工運送至所往國後，應由僱主將工人名冊，及到工日期，並分派處所，通知僑工委員，至合同期滿運送工人回國時，亦應通知僑工委員。

十九、安家費每人若干應預為確定，載明合同之內，不得在工資內扣除，並應於僑工起程時，由僱主交付募工承攬人，轉給各工人家屬領收，其收付時由僑工事務局或分局派員監視之。

二十、合同內必須註明僑工之工資，至少應以十分之二作為養家費用，其交匯手續，依照僑工出洋條例第十條之規定。

二十一、衣、食、住三項應由僱主代備於工資內扣算，規定如左：

(一)衣：僑工於起程時，應領某季襪、帽、褂褲、棉襖、皮鞋、外套、雨具、行囊、被毯等物，如在寒地方須加給呢絨襖褲，以後每六個月得領一次個數材料，及樣式預為確定。

(二)食：飲料以茶及咖啡爲限，食品除調和劑適外，須食含澱粉、蛋白質、脂肪等適宜之相當食料，其分量須預爲確定，食具應敷用。

(三)住：住在以與工作處距離最近而適於衛生者爲限，須載明每人應佔若干方，應器具如床、席、桌、椅、燈火、燠爐等物必須全備。

二十二、僑工之死亡、保險費應由工資內扣算，如因工作含有危險性質者，僱主須代工人保險，是項保險費由僱主担負，不在工資內扣算，一切保險證據應交僑工委員代存。

二十三、前兩條所定扣算之費，其總數不得逾工資總數三分之一。

二十四、僑工合同期滿，工人得享免費回國之權利，應由僱主於期滿後送回原召地點，其不回國者，於將來回國時，仍得享此權利，若得工人承認就原合同展限者，應申明僑工委員辦理。

二十五、僑工遇有疾病，其醫藥費由僱主担負，不得在工資內扣算，如因病久不愈，應遣送回國者，由醫生驗明出具證書，經僑工委員之認可，得運回原招地點，其旅費由僱主担負。

二十六、僑工因病死亡或因工死亡，及傷病或中途遇險死於非命者，均應由僱主優予卹金，其數須照該國法定或習慣上最優之數支給，除傷病者自行領收外，其他卹金及保險賠償費等，應交付僑工委員匯回中國，照僑工出洋條例第十條規定之，手續轉給工人之安家、養家及撫卹、保險、賠償等費，由工人指定之家屬承領，此項指定人可由工人呈請僑工委員隨時改易之。

二十七、僑工死亡後，其埋葬應照所往國普通習慣辦理，此項埋葬費由僱主担任，並應將僑工死亡原由、日時及埋葬地點，報明僑工委員，轉告募工承攬人通知其家屬。

二十八、僑工在居留國應完納之稅賦，人口稅及其他一切各項捐稅，無論現在及將來均由僱主担負，不在工資內扣算。

二十九、工人得享有居留國法律上對於一切國民所保障之一切自由權，及最要之信教自由權，僱主應担保並無私訂束縛條件。

三十、僑工所在地應設通譯員，其費規由僱主担負，通譯員之資格應照僑工出洋條例第十一條之規定。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

三三四

三十一、所往國工人如有排斥外人情事，僱主須負其責任出爲處理，如成訴訟須代出訴訟費，僱工受損害時，並由僱主代索賠償。

三十二、僱工行爲不正及屢犯規則者，得由僱主報知僱工委員協商懲罰，其有屢戒不悛或情節重大應行開除者，經僱工委員之認可，由僱主資遣回國，送至原出洋口岸，其旅費概由僱主担認。

三十三、合同中各條之規定應由招工國之駐京公使担保實行。

三十四、各國道里不一貨幣不同工價亦不一律，故一切數目應於訂立合同時明定之。

三十五、合同應載明須經北京國務院僱工事務局批准後方爲有效。

(附件)

一、僱工不得用於戰爭上之各項工作。

二、僱工作工地點如逼近火線，僱工委員得商令僱主迅速遷移，如遷移後致無他項工程可作，或僱工委員認爲人地不宜者，僱主應給予工人三個月工資，並另給全部旅費，運送回國至原起程口岸。

三、僱工作工地點如距戰線不甚遠，爲預防危險起見，僱工委員得會同僱主商籌防禦方法。(註一)

中華國貨維持會訂定審查國貨規則十八條。

中華國貨維持會因近來社會重視國貨出品日多，一般奸商遂利用時機，以舶來品冒充國貨濫售漁利，致有礙國貨之信用，故訂定審查國貨規則以杜濫混，茲誌其條文如下：

第一條 本會爲發揚國貨起見，特發證書以供證考，其名曰：中華國貨維持會某字國貨證明書。

第二條 國貨證明書以分列國貨等級，證明有無國貨資格，及扶植國貨信用爲宗旨。

第三條 審查部所列國貨等級，如評議會認爲有不合之處，得指明訛點，請會長交審查部重復審查之。

第四條 審查員由審查部長酌量審查品物相宜人才，隨時聲請會長延請之。

第五條 審查出品非經由審查者三人審決不生效力。

第六條 會長、評議長、審查部長、審查員等如遇審查品有資本或工作上關係者，應迴避（評議員遇此等事，祇須於會議時退席）。

第七條 國貨分列等級，按照等級核計法規定辦理。

第八條 國貨證明書由會中出資印刷，不得向出品人徵取分毫經費。

第九條 出品人須將裝璜齊全完全成功之出品三份（如遇笨重物品及珍貴物品得另行面商），及未經製造之原料三份，連同報告表格各三份，志願書一份、保證書一份，送交本會收發處先行登冊。

第十條 出品人將審查品等各件送會，由收發員按照收到日期時刻繕出收據，所書日期如有差誤，出品人必須當時聲名更換，否則本會不任其責。

第十一條 出品人所填報告表格，皆須據實填注，不得有欺飾隱瞞等事。

第十二條 出品人所得國貨證明書，得攝印原書隨品包裹，惟限於審定之品不得濫用其他未經審定之品。

第十三條 出品人如將已經審定之品，如以後另有更改必須報會審換證書。

第十四條 出品證明書倘若查有與原審出品不符，或出品與原審貨樣偷減低劣，有礙國貨信用者，或改入外國籍者，即將審查原案注銷，並通知出品人限日繳還原證，該出品人須將該證明書於限內繳還本會，並不得再將攝印證書隨貨包裹，否則登報取銷並仍追繳證書。

第十五條 出品有下列情事者不給證書：

甲、藥品未得內務部化驗許可之證明書者。

乙、出品本會認為有礙風俗或危險礙公共安寧者。

丙、未經有商標者。

丁、商標與他出品人雷同已先有人來會註冊者。

戊、時鮮品及本會認為無證明之必要者。

中華民國七年 九月

三二六

己、股本人有非本國人在內者。

庚、出品如係外國熟原料祇有改換裝璜及更易物名之手續者。

辛、尚未將牌號商標在公署註冊者。

第十六條 保證人之責任：

甲、出品人一切報告如有欺飾隱瞞，唯保證人負責。

乙、如註銷審查原案時，保證人負責令出品人繳還證明書，及禁出品人不得再用攝印證書包裹出品之負。

第十七條

出品如得行政公署或商會正式印文轉送者，當然由該轉送機關負十七條之責任，免其再覓保證人。

第十八條 本規則如需修改時得隨時提議修改之。（註二）

註一：民國七年九月十八日—二十日，上海「時報」。

註二：民國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上海「時報」。



十月

一日 廣東軍政府對駐湘境南北軍將領譚延闓、吳佩孚等之和議主張表贊同，惟李烈鈞竭力反對之。

上月二十六日，駐湘境南北兩軍將領譚延闓、吳佩孚等聯銜通電主和後，軍政府首席政務總裁岑春煊即起響應，深表贊同，並擬派員進行和議；惟李烈鈞反對之，李認爲此際不能唱和議，宜主張澈底作戰。岑却以爲議和條件可充分強硬，但斷無不言和議之理。

目前擁護李氏之主張者，屬於國父孫先生文一派，與少數國會議員（約二十餘名）。（註一）

黑龍江省國防籌辦處正式成立。

黑龍江省以俄國新黨敗遁，中東鐵路一帶漸形安謐，除改組臨時警備總司令部爲警備司令部外，並於本日成立江省國防籌辦處，其簡章如下：

第一條 爲籌備江省國防起見，在軍署內附設江省國防籌辦處，以專責成。

第二條 江省國防籌辦處之組織：

處長一員。

參議二員。

秘書二員。

辦事員四員。

參謀長一員。

中校參謀一員。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一日

少校參謀二員。

上尉參謀二員。

少校副官一員。

上尉副官一員。

第一科：科長一員，一、二等科員各一員，三等科員二員。

第二科：科長一員，一、二等科員各一員，三等科員二員。

第三科：科長一員，一、二等科員各一員，三等科員二員。

一等調查員二員。

二等調查員二員。

三等調查員四員。

繙譯三員。

通譯四員。

差遣十員。

僱員十二員。

夫役二十名。

第三條

權限：

處長 稟承督軍命令，籌辦江省國防一切事宜。

參議、參謀長 輔助處長籌辦一切事宜。

參謀 分任籌辦事宜。

辦事員 承處長特別命令，辦理所指事項。



副官 承處長命令，傳達命令，辦理庶務、雜務及保管軍械，並掌管出納款項、造報、計算暨賞罰一切事務。

第一科科长 承處長命令，督率科員辦理往來文電案牘一切事宜。

第二科科长 承處長命令，督率科員辦理調查、牒報、聯絡各事宜。

第三科科长 承處長命令，督率科員辦理籌備及關於俘虜收容所各事宜。

調查員 承長官之命令，調查國防一切事務。

繙譯、通譯 承長官之命令，繙譯文件，傳達言語。

差遣 承長官臨時之命令，辦理一切事務。

僱員 承長官之命令，繕寫文件。

第四條 處長所用公文之規定：

對於督軍用呈，其餘概用公函。

第五條 職員薪津開支之規定：

凡兼差各員均支半薪，如非兼差人員，照章支薪。

第六條 經費：

籌辦處之經費，由臨時軍事費項下開支，除薪餉照章支領外，其辦公、雜用各費均准核實報銷。

第七條 附則：

本簡章自公布之日實行，如有未盡妥善，隨時酌改之。（註二）

哈爾濱交涉員李家鏊，與領事團會商設立國際祕探局及軍事裁判所事。

我駐哈爾濱交涉員李家鏊曾於九月二十九、三十兩日，和哈埠各領事討論設祕探局之事，本日復在哈埠日總領事署與領事團繼續舉行會議，其經過情形如下：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一日

首由英領出示擬電北京公使團請中國政府宣言英文稿。當經各領研究再三，無非不礙中國主權爲宗旨。

旋由俄總領事出示由英譯俄之文，始能詳悉其中實在。文曰：「中國與中歐各國及其同盟各國立於交戰地位，中國政府與聯盟各國協力抵禦，在西比利亞有軍事行動，必須通過鐵路及北滿沿線。因此中國與聯盟各國協商，宣布北滿一帶爲軍事區域，在此界內，凡有實行或協助以及煽動妨礙中國或其聯盟各國軍事行動者，及被有如上陳各項之嫌疑（疑？）者，無論何國人民，均即逮捕，並按照中國政府與聯盟各國擬設之國際秘探局以爲必須之處分待遇之云云。」

道尹告以：「逮捕則可，處分則中國已有頒章，必能照章實行，何必過慮。」

英領首先發言曰：「此等奸細，非用最嚴之法處分不爲功。最嚴之法，又非設臨時戰時軍事裁判所不爲功。故前會已議決，應於哈埠設立聯盟各國戰時軍法裁判所。」

道尹駁以：「此項裁判所前會本道業已聲明侵礙中國主權，我政府萬難承認。」

俄總領事發言曰：「此正保全中國主權。緣此項裁判爲各國共同判決，中國法官亦在座中，即所以保全中國主權也。否則所捕之人應交各該國領事，各該國領事又應送回本國裁判矣。」

美領發言曰：「既有各國法官在座，即無礙中國主權，否則有領事在哈者，尚可交彼送回本國裁判，無領事、公使之中立國人，將若何處置，前會已再三研究，何懼之有。」

道尹駁之曰：「中立無領事之國人，所犯確應歸中國裁判，毫無疑議者也。」

各領又用法語彼此研究，實屬困難，皆難允洽。

英領告道尹曰：「中國確無裁判中立國人之權力，中立國人類有各國使領代爲保護，即使中國竟將其人裁判，將來議和後必多周折，中國難於處置，不如公共裁判之痛快也。況交與各該國裁判，亦非妥法，必致各該國各庇其本國之人，仍無實效。」

道尹駁之曰：「何必置諸死地，祇須各該國將該犯送之歸國，或仍拘禁華監，至議和交還，何患之有。」
各領皆曰：「現在決非社會主義之時代，凡有作奸之人，皆須置之死地，方昭炯戒。」

道尹駁之曰：「豈英法民主國亦取此旨乎。此次戰爭，非爭社會主義乎。」

美法兩領同聲曰：「此爲戰時，不能與平時並論者也。」

道尹駁之曰：「祇求能不礙我軍事，何必置諸死地。總之，此次奉命祇能設秘探局，萬難涉及裁判所。不論如何，本道實難允從，且亦無權允諾者也。」

各領皆曰：「我輩已研究再三，一無出路，可不必再事研究。且亦不負責任之事，祇作條陳之用，何必多費唇舌，作爲收束可也。」

道尹聲言曰：「本道於此事極端反對，決不簽字。」

各領皆曰：「業已多數贊成，既非議決之案，可毋庸簽字。」

道尹又曰：「此節雖不簽字，亦不贊成，惟應將上次會議時所陳秘探局消滅時期聲明於此件。」

各領皆曰：「此案可將不礙中國主權申明於前，以免中政府疑忌。」咸將稿內所陳悉心研究。錄陳於左：

「此次宣言，專爲軍事時代，並無將來之損害，對於各國人民在中國領事裁判權及中國與各國條約上所規定，毫無侵犯之虞，因此舉於戰事終結，即可消滅恢復其效力者也。」

道尹駁之曰：「此項宣言後，豈各國領事裁判權及各國條約概行暫時消滅乎。」

俄總領事發言曰：「此舉專指秘探局所捕之人而發，於他項條約毫無關係。」

道尹駁之曰：「如此看來，此舉卽爲違法，何能實行乎。」

美領駁之曰：「此爲中國政府允許之案，卽不能以違法論。」

道尹發言曰：「民國憲法，三權並立，司法爲三權之一，今中國既爲共同出兵，卽應平權辦事，何能在我國境設立國際軍事裁判，不如將所捕之犯送歸海參崴戰時軍事裁判所裁判之，如何。」

日總領事發言曰：「海參崴未必有聯盟各國軍事裁判之設。」

道尹駁之曰：「海參崴爲聯盟各國出兵聚集出發之處，且無聯盟軍事裁判處，哈埠豈能獨設此項裁判所乎。」

日總領事發言曰：「海參崴各國軍隊自有隨軍裁判所，無須聯盟裁判爲之分權者也。或將來添設，亦未可知。」

道尹告之曰：「余以為海參崴必設此局，否則亦有種種之為難。即如中立國奸細將若何處置，豈仍由主國裁判乎。現在主國萬端廢棄，正屬為難之際，不如且看崑崙情形為哈埠之標準如何。」

各領皆曰：「崑崙實難與此間並論，好在此為條陳之率，北京公使意見如何，尚難懸揣。即使同意，亦必商允中國政府，方能實行。姑將稿案簽字發行。」

道尹又起而嚴詞駁之曰：「中國政府未必能承認，徒勞筆墨而已。本道決不簽字，應提出抗議。」

日總領事聲言曰：「此等預籌辦法，本可毋須簽字，本總領事即照修正之案譯發可也。」

道尹又聲言曰：「既無責任之可言，又無議案之列冊，不妨就發。惟須將原稿抄送一份，能譯成漢俄文者並送尤妙。」

俄總領事聲言曰：「俄文者，余可担任譯送，漢文實無人能譯，祇好請貴道躬自譯出矣。」

謹按兩次會議，到會者為日總領事佐藤氏、俄總領事珀波夫氏、英正領事斯來氏、美正領事墨思爾氏、法副領事蘭必思氏及道尹李家鏊。平權會議作為預籌辦法，並非正式會議，故未列有議案。（註三）

註一：民國七年十月三日「順天時報」。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一）」，頁三八九—三九一。

註三：同註二，頁二九六—二九九。

二 日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將年來政府關於財政、外交及國內用兵之情形 咨覆衆議院。

自復辟之變迄北京新國會成立之一年間，北京政府對於財政、外交及國內用兵諸大端，因無國會，故皆以單獨意思行之，今國會已成立，部份議員乃提出質詢，望政府對國會逐款報告，以適法之手續；作公明陳述，使國會了解其不得已之情形。本日，國務總理段祺瑞依照所詢予以咨覆，茲分錄衆議院質

詢及國務院答覆原文如下：

一、衆議院對國務總理之質詢：

爲質問事。國家遭復辟之變，時逾一年，而始有今日之國會。在此一年間，政府對於財政外交諸大端，悉因無國會，故而以其單獨意思行之，斯特爲事實上之不得已，在法非能因國變，而政府遂取得單獨無限之權能也。今國會曾既已成立，則政府一年來之舉措，即使事事皆爲國利民福，無有過差，固應對國會逐款報告，以適法之手續，請求解除其責任，以公明之陳述，使國會了解其不得已之情形。議員等俟之將及一月，以爲政府計慮必已及此，而顧寂然無聞，然則政府對國會應有之責任，是否曾一顧念？實爲議員等之最大疑點，茲特依法提出質問，期望爲根本上之答覆。至於財政、外交之內容，以及國內用兵諸大端，懷疑者尤非一事，撮要言之，其應請政府明確答覆者如左：

因財政不足而舉外債，舉債之適宜與否？應以財政所以不足之故爲斷，政府一年以來所募外債。達一萬以上，而成於最近兩三月者爲最多，或曰：推廣電報及無線電借款。或曰：水災借款。或曰：防疫借款。或曰：會吉路借款。或曰：軍器借款。或曰：森林借款。或曰：金幣借款。名目繁多，不可枚舉，究竟此等借款是否一一皆由國務上之必要，而生財政上之不足，而借得之款，皆確實支用於其名目之下。以議員等所聞，則名此而實彼者居多，而當事者之賄賂糜費，且至有爲債權國，國人所齒冷者。在政府每一借款，俱無具體之宣示，又無預算之編制可以稽考，則不實不虛之嫌，當然無可逃避。至於借款條件之利害，於主權上、經濟上之影響如何？更惟政府自知之，而非一般國人所能了解，此一年中政府使國家負債之總數，果至若干？每次各有若干？其各別之條件用途如何？政府借此種種巨債，能否自信無所濫用，而不貽國家異日之累？此皆議員等所急欲知之者也。

外交固貴敏活，而方針則須一定。我國爲人道主義與自立政策而對德宣戰，與協約各國取提攜之勢，因有參戰督辦之設，乃迄今并未進行，僅一次借款購械爲參戰準備，據外間傳聞，其械卽爲奉軍所截留，移作他用，未聞政府有所責索，似欲假參戰之名，以養成他種勢力者，果欲貫徹宣戰方針，當不若是，而未收宣戰之利，先得宣戰之害；爲國人最所痛心者，則莫如中日共同出兵之約，此約雖經各方面再三要求宣示，迄未正式發表，外間所傳，是否確係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二日

三三四

原文，抑此外尚有他約足以喪權失利者，俱不可知；而事實之表證，則最近之日本滿洲里出兵，實足使人疑當日協約中隱藏無窮黑幕。夫共同對德爲一事，自固邊防爲一事，滿洲里我之邊防也，邊防有事，我應爲主，此與共同出兵之約何涉？而日本強行干預，且先我而發，其通告列國，謂已得我國同意，我政府并不聞公式否認，若真默爲許可者，然則政府果不能辨別參戰與邊防爲二事耶？抑實別有密約之束縛？故不敢與鄰國爭，而始隱忍以欺國民耶？此又議員等所急欲知之者也。政府對國內之爭，固與對外和戰有別，然內爭而至於南北對峙，經年不能統一，則其事重大，與對外相去無幾。法律上鎮壓內亂雖爲政府之責任，至於鎮壓失效，則政府對於內亂之認識，不能不更加考慮，以別求解決之方。南北決裂以來，迄今一年，現內閣在職既久，始終主張以武力解決，是必自信其認識無誤，而在武力確有把握者。顧自長岳收復之時，政府表示期月之內，可以平粵，乃至今數月，所謂平粵計畫，一步未行，而四川且全部失陷，福建亦已瀕於極危，數月以來，徒聞置經略、命司令、增新軍，軍費日有加增，而土地未收尺寸，不獨各軍將士，觀望不前，而最近前敵副司令吳佩孚等，且已連電主和，竟欲撤退北上，政府所自信之武力，是否承認已失其效？武力既失效矣！政府對於內亂之認識是否仍堅持故見，抑或別有新談？以縮短舉國紛紜，生民塗炭之狀態，此又議員等所急欲知之者也。

以上就議員等對政府懷疑之大端，依法提出質問，務希逐款明確答覆，不勝急切之至，提出者，籍忠寅、黃羣、藍公武。

二、國務院咨覆衆議院：

國務院爲咨覆事。奉大總統發交貴院，咨開議員籍忠寅等，關於財政、外交及國內用兵諸大端，提出質問書一件，希答復等因。原書內稱因財政不足而舉外債，舉債之適宜與否？應以財政所以不足之故爲斷；政府一年以來所募外債，達一萬萬以上，每次各有若干？其各別之條件用途如何？能否自信無所濫用一節。查自上年七月恢復共和以後，政局不定，災疫頻仍，中央庫儲既無餘資，各省解款又復中止，金融枯竭，達於極點。蓋財政一道，與政治息息相關，政治上多生一次之變遷，即財政上多受一層之損害，是以軍餉政費及整頓各項實業，需用款項，非吸收外資舉辦借款不可。原書所列各款，除森林借款擬由財政部另案答覆，又無線電借款、金幣借款均係外間報紙訛傳

，並非事實無庸答復外，其第一項推廣電報借款，係交通部因改良及擴充有線電報，向中日匯業銀行訂借日金二千萬元，以充全國有線電報整理之用，交通部並已另有計畫。第二項水災借款，係因上年天津水災，向匯豐、匯理、道勝、花旗、正金、麥加利、華比七銀行共借規銀七十萬兩，利息七釐，別無條件，訂明自民國七年四月起至八月止，每月撥還十四萬兩，該款全數交由督辦近畿一帶水災善後工程事宜熊希齡支用，現在該款已全數還清，所有實在用途，自應由該督辦報告財政部及審計院核銷。第三項防疫借款，係民國六年年底發生鼠疫，由國務會議議決辦理防疫，其經費暫由匯豐、匯理、道勝、正金四銀行商借規銀七十二萬兩，年息七釐，亦無條件，訂明自七年六月起，每月歸還銀十萬兩，該款全數交由內務部支用，並另設有防疫委員會，華洋會計專員，稽核收支。第四項會吉路借款，查此項原名吉會鐵路借款，係交通部以吉林至延吉南境，及圖們江至會甯一帶物產豐富，宜造鐵路以利交通，前清光緒三十三年與日本訂立新奉吉長鐵路協約，已經商准添建枝路或展長該路時，應歸中政府自辦，如用款項，應向公司籌措，因與日本興業銀行代表之日本興業銀行。臺灣銀行及朝鮮銀行商定，先墊借日金一千萬元，十足交款，年息七釐半，為購地及籌備一切之用，故該合同定名曰吉會鐵路借款預備合同。第五項軍器借款，係陸軍部因參戰關係，曾向日商泰平公司訂購軍械，訂立契約，分期付款。此一年以來，政府舉債之實在情形也。

原書又稱外交固貴敏活，而方針則須一定，我國為人道主義與自立政策而對德宣戰，與協約各國取提携之勢，因有參戰督辦之設，乃迄今並未進行，而中日共同出兵之約，迄未發表。最近日本出兵滿洲里，足使人疑一節，查中日軍事協定，係因敵俘虜日見蔓延於俄國境內，迭據情報，西伯利亞一帶事機危迫，我國參與戰事，備邊防敵，責無旁貸，自應與日本暨協約各國一致行動，猶之英美各國在法國境內情事相同；此次軍事協定，乃中日兩國因東亞軍事上之必要，由軍事當局人員協同商定，所定各條，以尊重主權為要旨，以戰爭終結為止期，並非國際締約可比，祇以案關軍事秘密，訂明兩國均不公布。原書所詢外間所傳是否確係原文？抑此外尚有他約？僅據傳聞為詞，其實本非訂約，更無所謂他約也。

至日本出兵滿洲里一事，查西伯利亞一帶，有多數德奧武裝俘虜混入其間，敵勢行將東侵，防敵境外，刻不容緩，日本與我既共同出兵，不得不取道滿洲里，並非強行干預我國邊防也；總之；參戰督辦處自本年三月間成立以來，切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二、三日

三三六

實學畫，與各邊省地方軍民長官籌商一切，函電交馳，如出兵海參崴、駐軍滿洲里。分防恰克圖，保護東清鐵路，均有事實可證，近因軍隊不敷調遣，特設訓練處教導團，編練勁旅，專備參戰之用，徒以銅械未充，致成軍尚需時日，是所謂迄未進行者。似屬傳聞之誤。

原書又稱政府對國內之爭，固與對外有別，然內爭而至於南北對峙經年，則不能不更加考慮，以別求解決之方，現政府對於內亂是否仍堅持故見？抑別有新談一節，查國內用兵，本非得已，溯自滇軍岡蜀，戰禍蔓延，政府屢誠不遵，始有援川之議，繼以更動湘、粵兩督軍，而黔、桂、粵各省舉兵反抗，夫任免官吏，權屬中央，載諸約法，政府為地擇人，權衡至審，乃任免之令甫頒，獨立之旗已揭，是直以民國之督軍，視為昔日之藩鎮，迹近割據，禍召危亡，此援湘、援粵之命所由來也；且政府前已明令停戰，南軍果有和平誠意，胡乃於停戰期間潛行攻擊，致政府不得不取消停戰，收復長岳，釁自彼開，曲盡在我，欲謀國家之統一，必保中央之威信，縱事勢微有變遷，政策殊無錯誤，近日閩防雖緊，亦僅部局軍情偶然停頓，不得認為武力之失效。總之：謀國者須求永久之福利，養癰貽患，所傷彌多，建國者貴有惟一之重心，互長競雄，召亡無日，盱衡中外，既無因爭權之故，分一統為聯邦之前聞，綜覽古今，尤無於勘亂之時，進叛徒為敵體之成例，此政府所亟應聲明者也，所有答復各節，相應咨請貴院查照，此咨衆議院。

中華民國七年十月二日

國務總理段祺瑞（註一）

蔣中正率護法粵軍進攻灌口大勝，追敵至海澄，以敵援驟集，為所乘，右翼全線退至大嶺。（註二）

註一：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三九七—四〇二。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上輯，頁七三。

三日 國父孫先生文致函阮倫，述粵軍進展情形。

阮倫送國父孫先生文手錶壹枚，本日先生復函致謝，述及粵軍援閩作戰情形，並勉擴張黨務，原函

如下：

「阮倫先生大鑒：昨由令叔本驕君送來手錶壹枚，敬悉。禮厚情隆，無限感謝。海外支分部規則已從事更定，令叔所陳黨員加給徽章一節，俟得多數議決，屆時再行加入可也。文返滬以來，專理黨務，對於時政，暫處靜默，以避紛擾，故於軍政府總裁就職問題，久未表示主張。昨以多數同志請文遣派代表列席政務會議，以免岑、陸等一致主和，不得已特派徐謙為代表，昨已抵粵矣。月來援閩粵軍連戰皆捷，屢獲名城，汀、漳早已入我範圍，福州、廈門料不日亦可佔領。閩事若定，浙自風從，閩粵毗連，交通無阻，南方既有此良好根據，即可與川、陝我重互為聲援。西南大勢，在吾黨掌握中，彼空言護法，以圖割據之武人，亦弗敢任性妄為，莫不唯命是聽。吾黨進取之時機，已在目前。惟懇諸同志羣策羣力，從事於黨務之擴張，慷慨儲金，以為奮鬥之預備，是所至禱。此覆，並頌台安。孫文啓、十月三日。」（註一）

廣東軍政府任命陳炯明為福建宣撫使兼援閩粵軍總司令。（註二）

駐湘境南北兩軍將領譚延闓、吳佩孚等聯銜通電，斥段祺瑞無和平誠意。湘直兩軍和議代表並通電主和。

駐湘境南北兩軍將領譚浩明、譚延闓和吳佩孚、馮玉祥……等聯名通電，斥段祺瑞無和平誠意，而「西南謀和誠意，信而有徵」。電文曰：

「各報館鑒：駐湘雙方各軍，因受中日軍事協定之刺激？故同謀息爭禦侮，自六月二十五日停戰，迄今已四越月。師長等屢請中央頒布罷戰明令，而合肥斥為西南無誠意。師長等不得已本諸公理，再擬通稿，徵求西南同意，於懷日連銜拍發，可見西南謀和誠意，信而有徵。乃合肥仍不加察，謂為誘言惑衆，意在破壞大局。然和則全國一家，戰即南北分裂，究竟大局破壞，在和乎？在戰乎？抑和能亡國乎？戰能亡國乎？不待智者而知矣！如云國會非有強造，何以不令西南五省選送議員？而任意指派；如云選舉合法，何以合肥九月魚日勸徐就職通電，除却西南五省？合肥自認為非完全之總理，且將強東海為不完全之大總統也，保全大局統一，固如是乎？縱使合肥自認為不完全之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三日

三三八

總理，竊恐東海未必甘認爲不完全之第二任大總統；縱使東海甘認爲不完全之大總統，而軍民各界，不肯甘心爲不完全之中國人。如云外國贊成，卽爲合法，則隔岸觀火，痛癢無關。國與國處對待地位，其心理自然如此。換言之，他國政府有如此非法舉動，我國政府，亦未必不隨聲附和也。總之正誼所存，是非自有公論，全國人之心理，方爲真正民意，非強造者所能假託，非強詞者所能狡辯，更非一二人之私言所能厚誣。當時不乏明達，幸各毅力主張，同心一致，早息內爭，協謀對外，大局幸甚。譚浩明、譚延闓、程潛、馬濟、李書城、韋榮昌、林俊廷、陸裕光、趙恆惕、林修梅、賁光昭、馬鑒、張其銓、宋鶴庚、廖家棟、魯滌平、王得慶等，師長吳佩孚、李圭元、楊春普、總指揮官張宗昌、副司令陳德修，旅長馮玉祥、潘鴻鈞、張光瑤、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張學顏、張福來，團長穆文善、王起貴、楊清臣等同叩。講印。」（註三）

本日，湘軍和議代表文鹿鳴、劉鍾衡，直軍和議代表劉傑、包映芝亦通電主和，電文如下：

「〔銜略〕此次國中與師，已經一戰，內外騷然，政象日惡，影響所及，亡國有餘。憂時之士，怒焉心傷。代表等秉承吳師長佩孚、程總司令潛、趙師長恆惕，及各將領安內禦外，息事寧人之宗旨，不辭愚昧，力任疏通調和之責任，往返磋商，時閱三月，差幸叔運可回，時艱有濟。惟是政見兩歧，怒滋爭執，不知武力雖可濟一時之策，終非調和不足孚國民之望。且長此紛擾，國勢阽危，黷武窮兵，古人所戒。竊意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披縷往救，尙有其人，而況同處危巢，豈堪相煎過急。深願我國同胞，毋存南北界域，毋挾黨派感情，仰體馮大總統上月文日通電，共圖和平之方，俾免分崩之患。諸公或膺封圻之重，或領虎貔之雄，一言興邦，萬民胥賴，不可含默，而任旁觀，宜秉大公，而伸正誼。須知同隸一國權之下，何有戰爭勝負之可言，舉凡法律政治諸問題，皆當付諸造法機關，聽其裁定，自非可任意而行者。務懇諸公本其福國利民之心，解此水深火熱之危，小民得免呼號，現狀自可恢復，否則滋蔓難圖，後悔何及，此乃千鈞一髮之際，砥柱中流，今其時矣。代表等傷心國難，急不擇言。謹布愚忱，千祈衆擎，以挽狂瀾，萬勿遷延，以重民困。伏維垂察，不勝依依。直軍和議代表劉傑、包映芝，湘軍和議代表文鹿鳴、劉鍾衡叩。」（註四）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五六九。

註二：民國十年十月十日「順天時報」。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四冊，頁一七六。

註三：「革命文獻」，第五〇輯，頁六〇—六一。

註四：同註三，頁六一—六二。

四 日 國父孫先生文派張繼為中國國民黨北方執行部部長。（註一）

駐湘境南北軍將領譚延闓、吳佩孚等聯名通電各省，謂總統大權旁落已久，盼徐世昌勿就總統職。

駐湘境南北軍將領譚延闓、譚浩明和吳佩孚、馮玉祥：：等，於昨日（三日）致電徐世昌，勸其勿輕於就職，宜先作南北和平調人，俾大局易於解決。本日，再將此電通告各省督軍、司令和軍政府各總裁周知，並謂「總統大權旁落已久，恐東海登台後為傀儡」，故盼徐勿就職。電文曰：

「北京各部總長、保定府曹經略使，廣東軍政府各總裁、南甯陸總裁、重慶探投唐行營總裁、南京李督軍、武昌王督軍、南昌陳督軍、張家口歸化廳承德府各都統、寧夏龍華各護軍使、各司令、各師旅長、各鎮守使、各商會、各報館均鑒：本月江日！雙方聯銜勸告東海一電，其文曰：北京徐東海先生鈞鑒：統密，自國會解散後，民意無託，舉國騷然，浩明佩孚等或興師護法，或被命南來，相見疆場，載逾寒暑。茲者忧心外患，宜息內爭，雙方議和禦侮。乃中央以缺五省議員，構成新國會，選舉公為總統，雖公讓德謙光，曾於歌電表示，然恐為各方面所迫促，輒變初心，既增大局之糾紛，亦為盛德之污點。浩明、佩孚等用敢進其狂愚，惟公察焉！國之主權在民，民命之所託在國會，而所以統治全國！範圍一切者，厥為法律。今日之新國會，既缺而不完，安能居立法之名，其所選之議員，悉由收買而來，更安能代表民意，此理之易明，而事實之不可掩者也。我公老誠謀國，此次出處，務須以完全善後為標準，以真正民意為依歸，其勿輕於就職，尤望先作調人，俾大局易於解決，浩明、佩孚等亦免違命上之愆，不勝叩禱之至！譚浩明、譚延闓、程潛、馬濟、李書城、章榮昌、林俊廷、陸裕光、趙恆惕、林修梅、賈克昭、馬鑑、張其銓、朱宋賡、廖家棟、魯滌平、王得慶等，師長吳佩孚、李奎元、楊春普，總指揮官張宗昌、副司令陳德修，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三、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四、五日

三四〇

旅長馮玉祥、潘鴻鈞、張克瑤、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張學顏、張福來、團長穆文善、王起貴、楊清臣等，同叩江。等語，諸公愛戴東海，中外咸知，但總統大權旁落已久，恐東海登台後爲傀儡，形狀較黎、馮尤甚也！是愛戴東海，實以陷害東海也，諸公明達願易察焉！譚浩明、譚延闓、程潛、馬濟、李書城、章榮昌、林俊廷、陸裕光、趙恆惕、林修梅、賁克昭、馬黎、張其鎧、宋鶴庵、廖家棟、魯滌平、王得慶等，師長吳佩孚、李奎元、楊春普，總指揮官張宗昌、副司令陳德修、旅長馮玉祥、潘鴻鈞、張克瑤、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張學顏、張福來，團長穆文善、王起貴、楊清臣等，同叩支印。」（註二）

趙藩就任護法軍政府交通部長，並兼唐繼堯總裁全權代表。

趙藩前被唐繼堯聘爲軍政府總裁全權代表，並於本日就職軍政府交通部部長，其就職電文云：

「（銜略）前奉雲南唐督軍電，聘爲軍政府總裁全權代表，當於前月有日抵粵，尋即參列政務會議，旋奉府令，兼任交通部部長，固辭弗獲，已於本月四日就職。自維衰庸，敢任艱鉅，慨念政亂國危，勉爲策駑承乏。自今以往，竊願從諸君子後，本護法之職志，以抗非法之行爲。各矢公忠，共謀國是，但盡吾力之所及，以行吾心之所安。國法一日不伸，此志一日不懈，我大君子邦人諸友，尙望時頒教誡，藉免愆尤。藩庚印。」（註三）

註一：「國父年譜」，下冊，頁六八四，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版。

註二：民國七年十月七日「順天時報」。

註三：「革命文獻」，第四九輯，頁一四七。

五日 北京政府公布修正海軍進級條例。

本日，北京政府公布修正海軍進級條例，茲誌條文如下：

- 第一條 本條例稱海軍軍官者，指校課艦課完全畢業學生出身之海軍軍官而言。
- 第二條 海軍軍官之進級按級遞進不得凌越。
- 第三條 海軍軍官未滿其進級資格之服役年限者，不得進級。

第四條

海軍軍官進級資格之服役年限如左：

少尉及輪機少尉二年，但艦課畢業時考列最優等者，得減少其年限，至少須有海上勤務六個月。

中尉及輪機中尉海上勤務二年，但由海軍大學畢業者，得減少其年限。

上尉及輪機上尉海上勤務四年半。

少校及輪機少校海上勤務三年。

中校及輪機中校海上勤務三年。

上校及輪機上校海上勤務四年半。

少將海上勤務三年。

第五條

海軍軍官自中尉以下已滿前條規定之服役年限者，均須進級至上尉以上，非有缺額，不得進級，但至已滿左定之服役年限時得領其上一級之官俸，其額數另定之。

上尉及輪機上尉海上勤務七年。

少校及輪機少校海上勤務五年。

中校及輪機中校海上勤務五年。

上校及輪機上校海上勤務七年。

上將五年。

第六條

凡中尉以上在陸上海軍各機關服務者，應以陸上勤務一年六個月抵海上勤務一年。

第七條

在第四、第五兩條所規定之服役年限中，若遇戰時得按其戰時勤務之日數分別加算；在前敵勤務者，加倍；在後路勤務者，加二分之一。

第八條

中將進上將以有戰功或卓著之勞績經大總統特授者為限。

第九條

輪機少將進輪機中將以有特別功績者為限。

第十條

左列日數不算入進級資格之服役年限：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五日

三四二

一 休職停職中之日數

二 禁錮或處刑中之日數。

三 無正當理由爲敵人俘虜中之日數。

第十一條 海軍軍官戰時因公病傷不能服役，至於休職者，得特別進級。

第十二條 海軍軍官之進級，由海軍部將有進級資格各軍官備具履歷，并聲敘進階之理由分別呈請 大總統行之。

第十三條 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其進級得不依本條例行之：

一 戰時在前敵建有特別勳績，經海軍長官保獎布告全軍者。

二 戰時因人員缺乏不能實行按級遞進者。

第十四條 軍士長及輪機軍士長得依必要特進至中尉及輪機中尉爲止。

第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前公布之海軍軍官進級條例即廢止之。（註一）

北京政府教育部制定公布「中學校校長會議細則」。

本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制定公布「中學校校長會議細則」，其章程條文如下：

第一條 本會會員以各省區所派之中學校校長及各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主任充之，但教育總長得臨時酌派會員。

第二條 與會各會員應先期赴部報到，隨帶有公文者，並應同時繳出。

第三條 與會各會員由本部發給徽章一枚，到會時必須佩帶。

第四條 會場坐位次序依報到之先後編號列坐。

第五條 會場秩序由主席維持，主席缺席時，由副主席代行職務。

主席副主席均由教育總長指定之。



第六條 會議時間除星期日照例休息外，每日上午九時起，十二時止，但遇有特別情事者，主席得宣告展會。

第七條 到會人數不足三分之二以上時不得開會。

第八條 到會會員非宣告散會及議事中止，不得隨意離坐。

第九條 本會設幹事長一人，幹事若干人，司庶務、文牘等事。

幹事長及幹事均由教育總長指定之。

第十條 本會會議事項應先由主席或副主席議訂議事日程，交由幹事處印送各會員。

第十一條 教育總長交議之事項應儘先編入議事日程。

第十二條 會員建議案須有三人以上贊同連署方得交議。

第十三條 會員在場討論各項議題應先行起立，聲明坐號，同時有二人以上起立者，主席得指定其先後依次發言。

第十四條 會員有須特別說明之事項，得向主席聲明登臺發言。

第十五條 各項議案經主席認為無須討論時，得宣告討論終止。

應付表決者舉手或起立由主席酌定之。

第十六條 主席認為應付審查之議案得指定審查員審查之。

第十七條 審查完結後，審查員應擬具報告書，交幹事處印送各會員，俟開會時再行報告。

第十八條 會場應設議事錄及議決錄，由幹事處指定速記生當場記載，逐日交幹事處保存，俟閉會後彙陳教育總

長酌核施行。（註二）

黑督軍兼省長鮑貴卿，與日本關東都督中村雄次郎，簽訂日本借用昂黑電桿架設軍用電信電話條件十條。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五日

三四四

黑龍江督軍兼省長鮑貴卿，依據中日共同防敵協定第七條第三項之規定，與日本關東都督中村雄次郎，簽訂日軍借用昂、黑電桿架設電信電話條件十條，茲錄原文如下：

- 一、自昂昂溪起，至黑河止，我國電桿暫借給日軍，架設軍用電信、電話兩線。
- 二、添架兩線，電桿負擔加重，須行相當之補修。
- 三、關於該項補修，一切人工材料經費均由日軍擔負自備，並須補修完竣，然後掛線。
- 四、該項電線架設時，不得損害原有的一切工程，及妨礙電信交通。
- 五、為修補電桿工程，不准任意搬移電桿位置，並須聽受各地方官憲之意圖。
- 六、日本軍用電信、電話，為謀方便起見，得於中途酌留技術必要人員，其他軍警不得參入。但該員住所，須商由中國憲官指定，並得派軍警保護之。

七、此項架設日軍軍用通信電線，不得受理軍隊以外之電報，但中國軍事通信得利用之。

八、共同防敵行動終行，（按「行」疑為「止」字之誤）即時將該兩線撤收，惟不得損害原有工程、及補修工程材料。凡為第一、第二、第三目的所費補修工程材料中，中國無償領受。

九、本條件以漢文及日文各繕二份，由本省督軍與關東都督簽名蓋印，各保有一分為證據。

十、本條件自彼此簽名蓋印起，發生效力。

中華民國七年十月五日

大正七年十月五日

註一：「政府公報」，第九六八號，頁一一七一—一一九。

註二：同註一，第九七一號，頁二二三—二二四。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三九八—三九九。

黑龍江督軍兼省長 勳五位鮑貴卿
關東都督男爵 中村雄次郎（註三）

六日 北京政府發表宣言，承認在西伯利亞作戰的捷克軍隊為聯盟交戰團體。

捷克素以反對德奧為宗旨，其行動與中國政府和聯盟各國一致，北京政府因於本日發表宣言，承認在西伯利亞作戰之捷克軍隊，為對德奧正式從事戰鬥之聯盟交戰團體。宣言內容如下：

「捷克民族欲組織獨立國家，其志甚堅，經久弗懈，中國政府素表同情。查該民族素以反對德奧為宗旨，中國政府因其舉動與聯盟各國一致，是以對於該民族軍隊之西進，曾經允其假道中東鐵路，為種種之協助。現該民族軍事局勢，日益發展，中國政府深冀，該民族能以武力，達到抵禦德奧之目的，故特承認在西伯利亞作戰之捷克軍隊，為對於德奧，正式從事戰鬥之聯盟交戰團體，並與各聯盟國軍隊，為同等之待遇。中國政府並承認，捷克國民委員會，具有統御之能力，遇有必需事件，甚願與該委員會交際。」（註一）

康有為電勸北京新國會，將副總統職讓與南方。

康氏電文曰：

「北京新國會議員諸君鑒：頃天下滔滔，神州幾沉，號稱共和，乃為數人之私爭，遂至害國禍民，一至此極！凡我國人，寧不悼心者乎？比聞副總統之難產，諸君以不能決於所舉而緩之。徒留以啓爭端，僕竊竊憂，以為諸君告也。副總統一無用之虛器也，若善用之，則為大用，不善用之則為大爭，以召大禍。今問孰為有定亂安民富國強兵之才，如羅斯福者？吾不知誰能當副總統之選也？若但以據勢要者言之，則總統雖副，然於全國無所不統。段祺瑞為南方所仇，若必舉之，足增爭鬭，自裂其國也。諸君雖與之甚親，然昔既不敢舉為大總統，今亦未必不敢舉為副總統也。馮華甫已由副總統遷大總統經年矣！凡人情於思之未得者，則渴想欲流涎，於已歷過者，則無味同嚼蠟，且河間當今正位時日，閱艱難煩煩，以不能弭亂引咎，況降為副總統，即公等舉之必不受之，且得段之爭久矣！亦非所以弭亂矣。其他北方望重擬舉者，莫如直奉兩督，則皆已為經略巡閱矣！二君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若有偏重，反生內嫌，即二君克讓可泯猜疑。然總統者，全國之總統也，非北方之偏統。南方非無地高望重者，似未可盡置之也。夫今國口號共和，而南北方力戰，國民苦兵禍久矣！且夫南方以護法為名，若依據約法，則南方為正，

宜其詆諸君爲非法選舉也。且段祺瑞以賣國，實全國之怨，南方攻之尤得人心。惟約法者，乃當時十七省，督軍代表十七人之法，而非全國四萬萬人所公舉會議之法也。試執國民徧問之，人人公認此十七人之約法否？則南北之不得爲法固也。今擾攘中，誰能定之，故今只得合法理而論事勢，蓋法固無常，惟勢所產。今同爲一國，同爲共和，各是各非，無是非，豈可以數人之私爭，而貽中國以分裂？夫南北分裂，在昔爲常，但昔者閉關之時，兄弟鬩牆，楚弓楚得，雖大暴其民，於國亦無大害；若今則四海棧通，列強窺壓，若又內裂，則必各借兵貸餉，假械於外，積久兩方俱竭，兩方同斃，若印度革命後之借外力內爭，以致自亡；然古諺所笑鷸蚌相持，漁人得利，人皆知之。而今兩方躬自蹈之，春秋書梁亡，語其魚爛而亡，蓋內自亡也。哀者試問，既亡後，國會爲誰之國會，正副總統爲誰之總統，諸君念此應爲股票心寒，而尙暇計副總統之必爲北方，必屬誰某乎？雖然南北相仇，和議至難，吾固知之，欲求各去其國會，是不啻求力逐母也！固萬難行，即求補南方數千萬之兵餉，又何從得之？即求易二三省督軍，以含猶相仇之時，無異割二三省之地以自創，亦未必能行也。然則中國甘分裂以求亡乎？或亦望有道以補救之乎？今欲求中國不亡，自不內裂，始欲求內不分裂，自兩方互讓，始成和之。道固難互讓之，議不易，而方今求和入手之力，令其不先割鴻溝絕域者，必自副總統讓南方之人，望始矣。北方已得大總統矣，副總統不過虛位耳，若仍舉北方而不讓與南方，而欲舉國服而統一，必不可得也。欲以力競，則名義不正，將士誰爲之死，今已流血彌年，其効亦可觀矣！則將永和不戰，亦和亦戰，以自縊其國乎。夫吾亦非謂，讓一副總統而和議即可成也，然北方讓一副總統於南方，無所損而於求統一之道必有益矣！不止求和之應然也，即論均勢，南方諸豪已不得大總統，豈不值分副總統之一席乎？竊南中若岑雲階資望之深，陸幹卿功業之崇，實其選也擇於二者，否則唐黃廣坐鎮西南，望實雄重於三人中，任舉一氏，或可厭南方之口，而服國人之心，然後求和，乃有望也。否則北京新國會，絕南而自舉兩總統，南方舊國會亦絕北，而自舉兩總統，適合約法。□河間去位，卽爲分南北之新國應期矣！嗚呼諸君，或蔽於一時之樂利，而不顧千年之大禍，敢謬語果若此也，則雙十國慶之日，卽爲中國國亡之日也。昔者舊國會議員開於滬上，吾嘗以文戒之，乃肆意過甚，全無戒懼之心，遂致今日。今吾戒諸君，亦然望勿輕視之，而甘從舊國會之後也。或曰南方既攻北國會爲非法，而不認吾北方，雖舉南方諸豪或不愛，而反唇焉將奈何？曰欲求和，必自互讓始

七日 南方護法軍政府總裁岑春煊等聯銜致電參眾兩議院，主張以和平解決為救國唯一方針。

原電云：

也，諸君舉南方諸豪，被舉者或恍聞不受，其心必謂諸君爲善讓，而得人也，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南方或亦善讓，而補舉東海，則豈不足諸君感召之也。從此議和有基，以定中國，而安生民，豈非諸君之功乎？或南方不受，加以反唇相攻，則國人自持公論，必是北而非南，既見求和之無自，則他日北方雖濟以力，國人猶可諒北方之心，而後庶幾可以力競。故假諸君即欲戰不欲和，今亦當以副總統讓南，即經略巡閱亦豈不同然？豈不曰吾等宜甘讓虛位之副總統乎？故此一舉也，所關於中國至鉅，僕固知諸君受北方之託，雖有欲舉南方者，或有所牽掣而不能也，則僕之言固不能行，然而僕之言實以保諸君，即以保中國，惟審其輕重而採察之，康有爲麻。」（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一五，第一一號，頁二二—二二三。

註二：民國七年十月九日，上海「時報」。

「參眾兩院鈞鑒：吳師長、譚聯軍總司令等之寢電江電，顧全統一，維持正誼，民意藉茲以伸，不特全國人心所同然，抑亦世界公理所當然者也。護法各省，以擁護國家根本大法，不得已而用兵，蓋次函電交馳，苦口危詞，深冀北方當國者，有悔禍之心；虛中退舍長岳屯兵，有可乘之機而不乘，遇取勝之時而不取，證諸事實，不欲用兵求勝之心，亦既昭然於天下。而彼昏不悟，倒行逆施，借外款，訂密約，自知不足以勝護法各省，日夕思借外力以殘同類。自吳師長仗義執言，惓惓護國，惕然外禍之口急，內訌之速亡，於是湘中兩軍，停戰四閱月，信使往還，相見以誠，寢江兩電，用意昭然。使西南無欲和之誠意，曷爲言之不憚煩若此？顧煊等渴望統一，然所望者，鞏固共和，崇尚法治之統一，而非武力壓制之統一。又酷愛和平，然所愛者，確立保障，垂諸永久之和平，而非苟且偷安之和平。倘不顧國家之根本，捨法徇人，養癰貽患，行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將欲求治，適以滋亂，幼稚之民國，凋敝之民生，何堪再經變亂，此煊等所爲凜凜而以求和平之根本解決爲救國惟一之方針也。古今立國，首重綱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六、七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七日

三四八

維，共和之治，尤爲法紀。苟國會可以意造，議員可以指派，則國中強有力者，孰不可以自造地位，假名號以爲娛？國會總統，將如昔人之稱帝稱王，所在並起，墨西哥五總統之亂，可爲寒心！既階之腐，亂將靡已。護法各省，豈以同一護法爲請者，良以惕於亂機之不可再萌，務求根本之統一與和平，一切依法解決，非得已也。夫外患之憑凌，羣黎之困危，財政之艱難，兵燹之慘苦，海內賢達，既多痛切言之，護法各省將領，亦曾再三陳說，聲與淚俱，戰禍之不可再延，和平之急待恢復，各方具有同情。惟必須廢斥首禍之人，實行罷兵之舉，而尤以徐菊人先生不就非法選舉之職爲要義。如能以資望與仲珊、秀山、子春、秀峯諸督軍實心救國，消除昔日袁氏以武力征服全國之野心，使民憲政治回復正軌，則煊等豈有他求？苟有殘民以逞之心，必受降殃及身之禍，殷鑒匪遙，即在袁氏。若夫詭行亂法，巧言文奸，必以絕滅正詛民意爲快，煊等不才，所以擁護國法裁定內亂者，惟力是視，生死以之，邦人君子孰不念亂？敢貢愚懇，幸鑒區區。岑春煊、伍廷芳、唐繼堯、陸榮廷、林葆懌、孫文、莫榮新、劉顯世、熊克武。陽印。」（註一）

北京政府代理總統馮國璋發表通電，陳述年來時局現象，並盼和平解決國事。

北京代理總統馮國璋於本日發出通電，說明代理總統年來之時局現象，希望最後和平解決國事。電文云：

「督軍、省長、各省議會、各商會、教育會、各報館暨林下諸先生公鑒：國璋代理期滿，按法定任期，即日交代，爲個人計，法理尙屬無虧，爲國家計，寸心不能無愧。茲將代理一年中經過情形，及時局現象，通告國人，以期最後和平之解決。查兵禍之如何醞釀，實起於國璋攝職以前，而兵事之不能結束，則在國璋退職以後，其中曲折情形，雖有不得已之苦衷，要皆國璋無德無能之所致。兵連禍結，於斯已極，地方則數省糜爛，軍隊則徧野傷亡，糜爛者國家之元氣，傷亡者國家之勁旅，而且軍紀不振，土匪橫行，商民何辜，遭此荼毒，人非木石，寧不痛心。以此言之，國璋固不能無罪於蒼生，而南北諸大要人，皆以意見爭持，亦難逃世之公論。吾輩爭持意見，國民實受其殃，現在全國人民厭亂，將士灰心，財政根本空虛，軍實家儲罄盡，長此因循不決，亦不過彼此相持，紛擾日甚，譬諸

兄弟訴訟，傾家蕩產，結果毫無。即參戰以後，吾國人工物產之足以協助友邦者，亦因內亂故而無暇及此。歐戰終局，我國之地位如何？雙方如不及早回頭，推誠讓步，恐以後爭無可爭，微特言戰而無戰可言，護法而亦無法可護。國璋仔肩雖卸，神明不安，法律之職權已解，國民之義務存在。各省區文武長官，前敵諸將領，暨各界諸大君子。如以國璋之言爲不謬，羣起建議，挽救危亡，趁此全國人心希望統一之時，前敵軍隊觀望停頓之候，應天順人，一倡百和，國璋不死，誓必始終如一，維持公道。且明知所言無益，意外堪虞，但個人事小，國家事大，國璋只知有國，不計身家，不患我謀之不臧，但患吾誠之不至，亦明知繼任者雖極賢智，撐拄爲難，不得不通告全國人民，各本天良，以圖善後，國家幸甚！人民幸甚！再此電表明心跡，絕非有意爭論短長，臨去之躬，決無勢力，一心爲國，不知其他。倘天心人意，尚可挽回，大局不久底定，國璋一生願望，早已過量，絕無希望出山之意，天日在上，諸祈公鑒。馮國璋。虞。」（註二）

北軍駐閩海軍「肇和」軍艦艦長林永謨，率艦駛粵，參加護法。

北軍駐閩海軍第二艦隊，「肇和」軍艦艦長林永謨，投誠軍政府，本日率艦駛粵，參加護法。粵中各機關，及軍政府皆派代表同赴黃埔歡迎，場面熱鬧歡騰；軍政府海軍部特通電表歡迎，電文云：

「萬火急。（銜略）肇和軍艦艦長林君永謨，熱心護法，去歲葆懌等倡義滬濱，林君贊襄殊力，嗣因事故障礙，不克偕行，歷盡苦辛，至此始得申厥素志。現已率該艦軍人，全體南來附義，陽日已抵粵垣，萬衆歡呼，聲聞數里，特此奉聞，軍政府海軍部陽印。」（註三）

龍濟光為北京政府所編之振武新軍，於安徽宿州譁變。

北京政府所派之兩廣巡閱使龍濟光，新近爲北方所編之振武新軍，其中多係土匪，駐紮安徽宿州，本日突然譁變。（註四）

梁漱溟之父梁濟，投身北京的積水潭，以自殺殉清。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七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七日

三五〇

梁漱溟之父名濟，字巨川，廣西桂林人。在清季歷官內閣中書，晉侍讀，改官制後，調民政部供職，迄清亡。辛亥以後，巨川即蓄志殉清，然對民國仍存有若干希望，甚至對袁世凱、趙秉鈞之流，亦寄望他們振作有為，但後來的發展完全出其意料，始感到人生乏味，乃於本日，即六十歲誕辰的清晨，投水自殺，遺書自稱為殉義之舉，欲捐生以存一線之國性。（註五）

附錄：一、左舜生：記梁濟自殺（註六）

我知道有梁漱溟其人是很早的事了，但引起我的特別注意，却從讀了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開始。後來又看過他一本談印度哲學的書（書名好像是「印度哲學論概」吧？）和不少關於鄉村運動的文字和書籍，我對他乃有了一較深的印象。一直到抗戰開始，我才和他正式見面。他對繼續八年的「國民參政會」是始終其事的一人，我也始終和他同事。到民國三十年，我更和他以及張君勱章伯鈞等幾位，發起了一個「民主政團同盟」；等到親共分子混入「民盟」搗亂，我決定把「民盟」的秘書長辭去，並同時和一部分青年黨的同志宣告與「民盟」脫離，漱溟還拉了我在鮮特生的花園內作過一度長談，苦苦勸我不可輕於退出，但我知道「民盟」的命運已定，沒有接受他的意見。三十五年十月，第三方面人士對國共作最後一次的調停，我又和漱溟在一道，關於這一幕，我在「近三十年見聞雜記」裏面已有較詳的記載，在這裏恕不多贅了。（該項雜記，我決定加以補充訂正，編入本書重印。）從這次分手以後，至中共進佔四川以前，聽說他是住在重慶北碚勉仁中學的。我前年來香港，由友人張君從重慶帶來了他的兩本近著：其一、「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論集」（成都龍山書局出版），其一、「中國文化要義」（十二章的油印本），知道他還是那樣認真，那樣努力，因此依然沒有動搖我對他的信任。去年聽說他到了北平，還聽說他曾到河南去視察過「土改」，有文字發表，這些經過我便完全不知道，他的文字我也不曾看見。我想：以漱溟的個性，和他過去的所學，所主張，他究竟如何可以和中共靠得攏？翁文灝不足道，假定像漱溟這樣一個人，也被迫上了梁山，在我便覺得是很可惜的。

漱溟原名煥鼎，字壽銘，一字漱溟，後以字行。以與張鎔西（耀曾）有感誼，故民五張任司法總長時漱溟一度

任司法部秘書，其任北京大學講師，係民國六年冬間事，時漱溟年僅二十五也。

漱溟之父名濟，字巨川，光緒乙酉舉人，原籍廣西桂林，然自巨川之父寶書（道光庚子進士）迄漱溟，居北京已三世矣。

巨川歷官內閣中書，晉侍讀，改官制後，調民政部供職，迄清之亡，名不甚顯。至民國七年十月七日，乃投身北京的積水潭，以自殺殉清聞，其臨死前所遺「告世人書」有曰：

「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爲本位，而以初年所學爲本位。」

「或云既言殉清，何又言非本位？曰，義者天地間不可歇絕之物，所以保存自身之人格，培植社會之元氣，當引爲自身當行之事，非因外勢之牽迫而爲也。清朝者，一時之事耳；殉清者，個人之事耳；就事論事，則清朝爲主名；就義論義，則良心爲通理。設使我在漢，則漢亡之日必盡忠；我在唐，則唐亡之日必盡忠；我在宋，則宋亡之日必盡忠。故我身爲清朝之臣，在清亡之日，則必當忠於清，是以義爲本位也。」

「且諸君亦知鄙人何爲徑徑拘執以行此義乎？諸君試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而敗壞至於此極？正由朝三暮四，反覆無常，既賣舊君，復賣良友，又賣主帥，背棄平時之要約，假託愛國之美名，受金錢收買，受私人嗾使，買刺客以壞長城，因個人而破大局，轉移無定，面目靦然，由此推行，勢將全國人不知信義爲何物，無一毫擁護公理之心，則人既不成爲人，國焉能成爲國？欲使國成爲穩固之國，必先使人成爲良好之人，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勢難救，而捐此區區，以聊爲國性一線之存也。」

其言可謂深切著明，雖今日讀之，猶凜凜有生氣。邵力子、張治中、翁文灝之流，於國民黨則爲要人，於中華民國則居顯位，在一旦共黨毀國，乃復從風而靡，責以「轉移無定，反覆無常，面目靦然，不知信義爲何物，」尙復何說？即在漱溟，假令偶一憶及乃父臨死之遺言，亦正不知其作何感想也。

巨川成仁後七年，即民國十四年，漱溟始與其兄煥庸（字凱銘）編印乃父之遺著問世，題曰「桂林梁先生遺書」，內容凡六種：一、遺筆彙存一卷，二、感劬山房日記節鈔一卷，三、侍疾日記一卷，四、辛壬類稿上下卷，五、伏卵錄一卷，六、別竹辭花記一卷。予所見者爲十六年商務印行之初版，分訂四冊，第一冊卷首有漱溟兄弟爲巨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七日

三五二

川先生所編之年譜，及影印梁任公覆漱溟書一通，均極重要。從巨川日記，辛壬類稿，伏卵錄中，可看出清末民初北京社會各方實況，及當時政治方面各種醜惡情形，予治現代史者之幫助不少。巨川爲殉清之人，而對當時遺老及參與張勳復辟一幕的若干人物，乃批評甚爲嚴格，且其自身更根本反對復辟，此不失爲一種獨立正確之見解也。

巨川於辛亥以後，即蓄志殉清，然對民國仍存有若干希望，甚至對袁世凱趙秉鈞之流，也希望他們振作有爲。後來看見情形愈來愈糟，他始感到生命已無久延之必要。民國七年十月七日，是他六十歲的誕辰，他決心不過六十的生日，即於七日這一天的清晨，投水自殺了。巨川幼承母教，持身謹嚴，處事處人，各有一定分際，純粹爲一種中國固有之優良作風，從他的遺著中，更可看出他無日無時不以救世救人爲念，其人爲一卓然有道之君子，無可疑也。

巨川傾慕梁任公數十年，任公歸國後，即踵門往謁，並請爲寫扇聯，歷五次未得一見，扇聯亦迄未寫。後見任公題譚鑫培（即小叫天）刺繡漁翁圖，有「四海一人譚鑫培」之句，以爲「任公有暇爲叫天題詩，無暇爲我寫字」，乃大失望，於「伏卵錄」中紀此事經過甚詳。遺著印行，漱溟即以一部贈任公，並爲書道意，任公讀之大慙，即覆書漱溟，自承「無狀」，謂巨川死後，於報中讀其遺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懷恨，並世有此人，而我乃不獲一見」！並請漱溟「於春秋絮祀時，得間爲我昭告，爲言啓超沒齒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任公服善之勇，與漱溟之以直道待任公，兩俱足稱也。

二、陳獨秀：對於梁巨川先生自殺之感想（註七）

梁巨川先生自殺前一個月，留下敬告世人書一篇，說明他自殺的宗旨，現在把這書中最緊的幾處錄在左方：

吾今竭誠致敬以告世人曰：梁濟之死，係殉清朝而死也。

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爲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爲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詩禮綱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聞，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爲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爲本位，故不容不殉。

今人爲新說所震，喪失自己權威。自光宣之末，新說謂敬君戀主爲奴性，一般吃俸祿者靡然從之，忘其自己生

平主意。苟平心以思，人各有尊信持循之學說。彼新說持自治無須君治之理，推翻專制，屏斥奴性，自是一說。我舊說以忠孝節義範束全國之人心，一切法度紀綱，經數千年聖哲所創垂，豈竟毫無可貴。

今吾國人憧憧往來，虛詐惛恍，除希望僥倖便宜外，無所用心；欲求對於職事以靜心眞理行之者，渺不可得。此不獨爲道德之害，卽萬事可決其無效也。夫所謂萬事者，卽官吏軍兵士農工商，凡百皆是。必萬事各各有效，而後國勢堅固不搖。此理最顯，我願世界人各各尊重其常行之事。我爲清朝遺臣，故效忠於清，以表示有聯鎖鞏固之情。亦猶民國之人對於民國職事，各各有聯鎖鞏固之情。此以國性救國勢之說也。

梁先生自殺的宗旨，簡單說一句，就是想用對清殉節的精神，來提倡中國的綱常名教，救濟社會的墮落。他這見解和方法，陶孟和先生已有評論；況且他老先生已死，我們也不必過於辨論是非了。我現在要說的，就是在梁先生見解和方法以外的幾種感想：

第一感想，就是梁先生自殺，總算是爲救濟社會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在舊歷史上眞是有數人物。新時代的人物，雖不必學他的自殺方法，也必須有他這樣眞誠純潔的精神，才能够救濟社會上種種黑暗墮落。

第二感想，就是梁先生主張一致。不像那班圓通派，心裏相信綱常禮教，口裏却贊成共和；身任民主國家的職務，却開口一個綱常，閉口一個禮教，這種人比起梁先生來，在邏輯上犯了矛盾律，在道德上要發生人格問題。

第三感想，就是梁先生自殺，無論是殉清不是，總算以身殉了他的主義。比那把道德禮教綱紀倫常掛在口上的舊官僚，比那把共和民權自治護法寫在臉上的新官僚，到底眞僞不同。

第四感想，就算梁先生是單純殉了清朝，我們雖然不贊成；然而他的幾根老骨頭，比那班滿嘴道德暮楚朝秦馮道式的元老，要重得幾千萬倍。

第五感想，就是梁先生敬告世人書中，預料一般人對他死後的評論，把鄙人放在大罵之列。不知道梁先生的眼中，主張革新的人，是一種什麼淺薄小兒！實在是遺憾千萬？

三、陶履恭：論自殺（註八）

桂林梁巨川先生因爲中國的「國性」已經淪喪，沒有立國的根本，打定主意要用自殺的手段，喚起國民。他蓄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七日

志好幾年，一直到去年十月四日纔有機會實行他的志願。他留下了許多的著作，我所讀過的是「敬告世人書」和給親朋家族的遺書，都是說明自殺的理由。那「敬告世人書」裏邊已經預想到將來一定有人評論他的自殺；有大罵的，有大笑的，有百思不解的，有極口誇獎但是不知道他的心的。現在梁先生已經死了，我們不應該笑罵——笑罵是不合理的舉動，不心潔氣說理的人沒有用笑罵做辯論的——更不必誇獎，誇獎給誰聽呢？但是我們要明白他自殺的理由。我仔細讀了他的著作，覺着他的死是根本於兩種誤謬的理想。那是不可不解釋清楚的。

第一樣是拿清朝當做國家。梁先生之自殺自稱為殉清拿清朝當做幾千年的文化。他說「我為滿朝遺臣，故效忠於清」並且拿民國之人當效忠於民國做比擬。民國之人所效忠的是民國，不是民國的政府。政府不過是人民的一個政治機關；無論他是清朝或是民國的一個人絕不能為人民的政治機關殉死的。這是政治上的常識，因為東方人習於孔孟的政治哲學，伏在專制政體下長久了，所以把政府和國家的區別都分不清。觀念不清，竟至誤送性命，豈不是樣的危險啊！本誌向來對於陳舊思想不遺餘力的攻擊的緣故，也正是深知觀念不清的弊病比洪水猛獸的禍害還兇烈呢。

他的政治觀念可批評之點差不多句句都是。我以為這是他受了遺傳，教育，環境，所限制，應該原諒，不關本題，無庸詳細討論。前節所述已足數了。那第二種誤謬思想是以為自殺可以喚醒世人。

這是一個道德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我們要稍為詳細討論。討論分為兩層，第一層，自殺是否合乎道德，第二層，自殺是否有效於社會。

自殺是一種社會現象。據社會學者之研究，除了幾種低文化民族

例如南美火國之耶卡人 Yekas，安達曼島人和澳洲的幾種民族。

不曉得自殺的以外，

這種現象不問社會之文野大概是普遍的。(2)自殺雖然可稱為普遍的現象，但是自殺之原因，在各民族裏却又不同。低級文化民族自殺之原因有許多種，例如疾病，老年，嫉妬，孀兒，夫死，妻死，凌虐，刑罰，悔恨，仇恨等等都可以產出自殺來。這些種原因在每個社會裏都有，因為人生是受種種自然的社會的限制，現在的社會也沒有完全，生老病死之痛苦，愛恨悲悔之情緒，是人人所不能免的。但是絕不能每個人都因為這些種感情情緒去把自己的生命斷絕。這是什麼緣故呢？自殺之盛否要看那社會裏的制度信仰和自殺者個人的觀念如何。印度重女子侍夫，

所以寡婦把自己焚化。日本推重武士道，所以流行『腹切』。(harakiri)中國重名節，所以女子殉夫；受了污辱，更要上吊跳井；以先重忠君，所以歷史上纔有殉節的忠臣烈士。這都是因為社會不反對自殺，並且獎勵自殺，例如建昭忠祠，烈女牌坊，旌表節烈方法等。一個人遇見了可死的條件，發了這個決心，自然要自殺的。

歐美信奉耶教的民族反對自殺防範自殺的法律極嚴，但是他們的社會各校制度也不完全，每年也有許多人爲饑寒所迫，或爲洗白名譽竟至趨於自殺的。現在所論的都假定是心理健全的人，每年自殺者有一大部分是心理有殘疾的，我們且不必去論他。

自殺是否合乎道德，要視社會態度的向背爲轉移。社會的態度是根據著歷史傳來的習慣和宗教家，哲學家，道德家的教訓的。古希臘羅馬對於自殺未嘗反對，且認爲名譽，司脫阿派the Stoics且以自殺爲萬有苦痛之解脫。反對自殺最力的是後世的基督教徒。聖僧奧格斯丁Augustine說受污辱的女子不應該自殺。因爲貞潔是心理的德行，失身不是出諸本心，並不得算爲失節。

是男女的道德標準應該一樣。哲學家脫瑪阿坤(Thomas Aquinas)說自殺有三不當：(1)好生惡死是人的自然傾向，自殺乃背乎這自然傾向，所以是罪孽。(2)各人都是社會裏的一分子，自殺乃有害於社會。(3)生命是上帝所賜，生殺之權操諸上帝，人不該干涉。這種觀念流傳到近世，勢力極大。歐洲後代立法如沒收自殺者財產，處罰那自殺未遂的，都是受了教會的影響。所以厭惡自殺是一般的風氣。後來哲學家反抗這種教會的人生觀，提倡個人的自由意志，纔漸漸的把舊觀念打破。法國的曼泰因(Montaigne)孟德斯鳩與祿特爾都說政府不應該苛待自殺者。福祿特爾說假使自殺是有害於社會，那各國法律所認可的戰爭，屠殺生靈又怎麼樣呢？英國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論的最透澈：

「假使我有能力可以移轉尼羅河的流域不算爲罪，爲什麼我使幾磅的血脫離了他所行的自然的跡會算一種罪呢？假使處置人的生命完全屬於上帝，人類處置自己的生命是侵害他的權利，人要是延長上帝用自然的通則所限定的生命年限豈不也是錯了麼？……假使我已經沒有力量爲社會造福，假使我或爲社會之累，假使我的生命妨害旁人致力於社會，如此，則拋棄我的生命不只是無辜，並且是可以稱贊的。」(休謨文集，自殺篇)。

德國的康德費希特黑格爾又都根據個人的哲學不贊成自殺。所以只就歐洲文化裏考察關於自殺的態度，各時代已不相同，各人的主張也不全相一致。但是近來思想的傾向都是脫離教會派的羈絆，休謨的論調頗可以代表唯理派的意見。自殺純然是個人的行為，不能下倫理的判斷，褒貶這個行為的。假使一個人心中含有極端之痛苦，無限之悲愁，想要脫離塵世，解脫一切，把生命斷送了，我們對於自殺者應該承認他的自由，不必評論他。從社會方面看起來自殺又是一個社會問題。

自殺的結果是損失一個生命，並且使死者之親族限於窮困。自殺影響是及於社會的，所以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我們對於自殺行為自身雖然不必下判斷，但是就社會學者之眼光，我們要研究自殺之原因及其範圍的。

按右邊所說的道理推論，梁先生之自殺，本無所謂合乎道德與否。不過東方人對於自殺與西方不同，向來是容讓並且獎勵這個自由的。只就中國說，孔子的倫理學說是除去『匹夫匹婦』之自殺，並沒有加於指責。後世儒家一派的倫理對於殉國——實在是殉皇室——的忠臣，殉夫的節婦、殉貞潔——片面的貞潔；因為身體的一部分接觸了不正當的外物，就把身體全部分的機能都毀壞，這就是婦人的貞潔——的烈女，都竭力的獎勵頌揚。道德家史學家更拿殉國、殉夫、殉貞潔，三種事試驗一代之氣風。歷史、志書，都特別記載這忠臣烈婦的事蹟。積久竟把這種自殺變成一種形式的道德。形式主義之害，在文學上，在戲劇上，在美術上，已經極烈，在道德上更是一時不能容的。形式主義的道德只有因襲從俗，沒有獨立選擇，所以是奴隸的道德。倘使一個人有一種覺悟，且澈底之人生觀，覺得萬事皆不如一死為道，這是個人的行為，正如我上邊所說的，無道德之可言。倘使把殉節看做一種道德的型，(Type)那亡國大夫，寡婦，和被姦污的女子都應該模倣，並且受世上的褒獎，這就是形式主義的道德，我們是絕對的反對的。倘使道德家再拿名分來做這種道德的後援，——什麼天經地義，什麼君為臣綱，夫為婦綱，什麼烈女不事二夫——那更是要極端的反對的。最摧殘個人道德的就是把行為變成了一定方式，又拿古聖先賢的言語做那方式的後盾。這種合乎方式的行為並不是無道德之可言，實在是極不道德的。我讀梁先生的文章，覺得他自殺是由於澈底覺悟之自殺，不是那遵循方式的自殺，所以他的行為，是無所謂合乎道德於否的。

自殺果能於社會上有益麼？上邊說過的，自殺既損害性命並且剩下了孤兒寡婦當然是有害的。但是梁先生自己

深信自殺可以喚起國民的愛國心。我想這是一種誤謬的觀念，不可不辯解的。什麼是愛國心呢？所愛的國是什麼呢？國是一個抽象的名詞，原來沒有什麼可愛。我們所愛的（下文缺）

註一：「革命文獻」，第五〇輯，頁四七八—四七九。

註二：吳延燮：「合肥執政年譜初稿」，頁七九—八〇。

註三：民國七年十月十四日，上海「時報」。

註四：「東方雜誌」，卷一五，第一一號，頁二一二。

註五：左舜生：「中國近代史話」，初集，傳記文學社印行，頁一七四。

註六：同註五，頁一七一—一七五。

註七：「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頁一九—二〇。

註八：同註七，頁一二—一六。

八 日 南方參眾兩議院開第四次聯合會議，議決宣言，委託軍政府代行國務院職權，攝行大總統職權。

南方參眾兩議院為緩舉總統及攝行總統職權問題，於本日下午二時，開第四次聯合會議，會中議決第三次宣言，文曰：

「選舉大總統，為國會議員之職責，依大總統選舉法第三條第二項：大總統任滿前三個月，國會議員，須自行集會，組織總統選舉會，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惟現值國內非常政變，次任大總統之選舉，應暫緩舉行，自民國七年十月十日起，委託軍政府代行國務院職權，依大總統選舉法第六條之規定，攝行大總統職權，至次任大總統選出就職之日為止。特此宣言。咸使聞知。」（註一）

本日，參眾兩院又將該宣言咨行軍政府，原咨文如下：

「眾議院、參議院咨：十月八日，開兩院聯合會，議決中華民國國會第三次宣言，文曰：選舉大總統，為國會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七、八日

三五七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八日

三五八

議員之職責，依大總統選舉法第三條第二項，大總統任滿前三個月，國會議員須自行集會，組織總統選舉會，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惟現值國內非常政變，次任大總統之選舉，應暫緩舉行。自民國七年十月十日起，委託軍政府代理國務院，依大總統選舉法第六條之規定，攝行大總統職務，至次任大總統選出就職之日為止。特此宣言，咸使聞知云云。常於本日宣布，相應備文咨請查照，此咨政軍府。中華民國七年十月八日。」（註二）

附錄：南方參眾兩院聯合會第四次會議速記錄（註三）

中華民國七年十月八日下午二時開議：

衆議院議長吳景濂主席。

主席 現在開會。爲緩舉總統，以及攝行總統職權問題，已開兩次談話會，第二次談話會，推定兩院起草員各八人，草擬第三次宣言，依據談話會議決委託之意思，業經提出草案，即請委員長說明。

參議院議員趙世鈺 上次開兩院談話會結果，經大家委託，對於緩舉大總統及攝行大總統職權兩種問題起草，草案業經印佈於諸君。茲將經過討論情形，簡單報告。本月五日，在參議院祕書廳開會，起草委員十六人，全體一致出席，大家以爲命意，係由談話會議決委託，無所討論，但對於起草之方法，不能不加以討論。第一層因非常政變，不能不緩選大總統。第二層大總統未選出以前，委託軍政府代行大總統職權。對於總統之選舉，以爲開總統選舉會須滿足三分之二之人數，現值國內非常政變，不能不暫緩選舉。然先開一總統選舉預備會，亦無不可。對於委託軍政府代行大總統職權，最初主張，另行起草，最後主張，同起一草，不須分開起草，因十月十日迫在目前，須在法律範圍內求一適當方法。況兩問題，本屬連類，至十月十日，因非常政變，不能選舉總統，然統治權須有人承受，所以表決結果，多數主張兩問題同一起草，當經推湯李二君起草，又經全體委員再討論修正，而成現在之草案。起草經過情形如此而已，請大家公決。

主席 趙君已將起草經過情形報告，請就草案討論，按照發言表依次發言。

衆議院議員李載虞 本員可否首先說明？

主席 提出修正，有葉君張君李君，應由葉君先行發言。

參議院議員劉芷芬 應分兩層研究，不能合併討論。

衆議院議員葉夏聲對於起草委員之草案，稍有意見；第一層前半與後半，應分兩段觀察。故本員反對草案後半全係委託軍政府攝行國務院，並攝行大總統職權。此層原係起草員之苦心所在，但本員以爲應用他種救濟方法，若用後半段之方法救濟，完全不贊成。第一層在法律無根據，按照大總統選舉法，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以副總統代理之，副總統同時缺位時，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國務院不能攝行職務時，並未規定於選舉法以外想方法，實無根據。假定讓一步可以行去，然代行國務院及大總統職權，是否法律性質？用宣言形式行之，是否能發生效力？又代行大總統職權，乃憲法之一部解釋，大總統選舉法，是否大總統選舉會之事？何能以聯合會行之？又法律實講不過去。按照院法第七十四條：兩院不得對人民發布通告，亦不得爲審查事件傳喚人民。立法之意，是國會對於人民不能發布命令，也不能用一種行爲拘束第三者。院法明令規定兩院對於人民不能發布命令，是對他事不能處理也，故對內對外之宣言，只能主張自身之事，不能發布通告之積極行爲。前兩次之宣言，均係國會自身之事，或制定憲法，或不承認非法選舉，皆國會自身之事。按之草案上半，係關乎國會自身之事，無拘束第三者之意思，下半乃如國會所下之上諭，有令人民承認之意思，認爲國務院即大總統之機關，是用宣言形式拘束第三者，實反乎院法七十四條之規定，對人民明發命令也。各國國會，均無此權，亦無此項之規定。還有一層，在性質上既講不過，在法律上亦講不過。若照草案後半段通過，試問軍政府將依據修正軍政府組織大綱乎？抑依據約法乎？將依據何種法律而存在？若一方面依據修正軍政府組織大綱，一方面依據約法，則軍政府之權，未免過大。現在之軍政府，對於軍事上有極大之權。按照約法，國務院對於軍事上另有專責，況修正軍政府組織大綱，與約法有種種矛盾之處。故本員對於草案之上半段，並不反對，對於下半段，主張刪去。至謀救濟方法，應另行提議。

參議院議員趙世鈺 葉君以爲草案後半段，係起草委員之意思，殊屬誤會。起草委員不過成文起草而已，至於兩種意思，均係經談話會議決者，不可不知。

主席 張知競請發言。

衆議院議員凌毅 本員對於張君所提出之修正案，依速署之一人，而非提案之一人。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八日

衆議院議員張知競 本席對於宣言書，爲相對之贊成。本席對此問題，本主張總統任期延長，既經否決，不得已而贊成宣言書的辦法，以爲不如此，則十月十日以後，即無法律以上元首，民國已成無政府之現象矣。本席乃將延長任期之主張犧牲，而贊成代行國務院辦法，但代行國務院職權，有主張法律說者，有主張政治說者。代行職權，法律上無根據，但國會在廣東集會，遇國家之政變，不能完全恃乎法律，遇此事實，一面應講法律，一面亦須應付政變。若謂人數三分之二或過半數，無所根據，第一次宣言，既無所根據，第二次宣言，亦無所根據。此次宣言，仍屬無所根據。然遇有重大問題發生，雖法律上無所根據，國會不能無一種意思表示，非對於國民講法律也。總統任期，既不能延長，要使國民咸知中華民國統治權未嘗墮落，國會不能無一種意思表示。不能選舉，事實法律俱窮，延長任期，又經否決。總統職權，必至移轉，移轉於軍政府，法律上亦無根據，設法救濟，既爲法律所許，亦不背乎法律之精神，可以得國民之同意。法律本有自衛之作用，本員有簡單之比諭，按照刑法，有強盜將加害一人，其人當此緊急狀況，爲防衛自己身命，雖殺傷強盜不爲罪。但強盜殺傷事主，不能主張正當防衛。現在北方非法政府，即是強盜，將國法根本破壞，國會爲維持約法而戡亂，是否即刑法中之所謂緊急狀況？國會有此意思表示是否可謂之遠法？國會爲自衛作用，謀自身之存在，與普通代行職權不同。維持約法，維持主權，實爲法律所許。彼擁護非法總統，破壞約法，彼又何能主張法律？國會對人民，不能發通告，不能下命令。但宣言乃國會之意思表示，並非發通告下命令可比。葉君所言軍政府代國務院及大總統之職權，究係適用約法？抑適用軍政府組織大綱？當然不能用宣言形式行之。斯言良是，本席亦主張將草案上先對國民表示意思，至于或委託軍政府，或組織臨時政府，儘有討論之餘地，但斷不至不規定一種補充條件，葉君亦無庸過慮。本員對於後半段，亦只相對贊成，儘能另有良好辦法，則本席之修正案，亦可犧牲。大家如不贊成宣言書，即須贊成延長總統任期，現在時機緊迫，恐除此兩種方法外，別無良好之辦法。

主席 許君峭崿發言。

衆議院議員許峭崿 本席對宣言草案，以爲軍政府斷不能代理國務院，及攝行大總統職權，實有非法之點。國會爲立法機關，法律有所不合，儘可提案修正，舊法律有不妥，亦可完全廢止。以事實破壞法律，絕非國會可

作之事。此問題與國會自身，有絕大關係，以法律遷就事實，根本錯誤。所以本席以爲軍政府絕不能代行國務院及大總統之職權。以修正軍政府組織大綱，與約法兩相比較，衝突之點甚多，假使有衝突之事實發生，將用約法解釋？抑用軍政府組織大綱解釋？第一層軍政府與國務院職權大不相同，試看軍政府組織大綱第二條，即可明瞭。第一款關於和戰事件；第二款辦理共同外交訂立契約；第三款監督共同財政，辦理內外公債之募集；第四款裁決省與省之爭議事件；第五款關於承認護法省區軍隊之加入事件；第六款關於統籌軍備及計劃作戰事件。可見軍政府與國務院之職權，大不相同。軍政府完全關於軍事問題，與政治上無大關係，是軍政府與國務院之性質絕對不相容。所以本席以軍政府萬不能代行國務院之職權。還有一種關於時期者，軍政府組織大綱第十二條，本大綱至國會大總統能行使職權時廢止。現在國會聲明不能行使職權，大總統亦不能行使職權，若軍政府代行國務院及大總統職權，依據約法，雖國會大總統能行使其職權時，軍政府組織大綱，亦不能廢止，軍政府更不能廢止。

參議院議員宋汝梅 議員發言須講官話。

衆議院議員許鼎嵩 不能干涉本員發言，假使草案通過，則是自己破壞法律，且有種種衝突，而軍政府實具有兩種之資格，既可以作軍政府，又可以作國務院，是一機關而有政府之資格，在約法上，當行使國務院之職權，在軍政府組織大綱上，當行使軍政府之職權，殊多衝突。設使衝突發生，如何解決？將依據約法乎？抑依據軍政府組織大綱乎？有此種種理由，所以軍政府不能代理國務院。法律既窮，以事實救濟法律，無此辦法，根本上絕不相容，法律不適用時，修改法律，或完全廢止，制定新法律，則無不可。總之軍政府萬不能代理國務院及攝行大總統之職權也。

主席 現請焦君易堂發言。

參議院議員焦易堂 本席對於起草委員所提出之關於緩舉總統之宣言，表示相對的贊成，惟緩舉總統，與委託軍政府代行職權，宜分兩層研究。十月十日，已至第一任總統任滿，兩院議員現不能組織總統選舉會，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則緩舉總統，無論如何，總須表示，不過表示此種意思，有一定之機關，查大總統選舉會之組織，當於未經組織以前，開一預備會，以籌備舉行選舉之日期。此種預備選舉會，在我國亦不乏先例，論發表緩選總統之機關，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八日

似有總統選舉會之預備會在，不以總統選舉會預備會名義發表，而以兩院聯合會行之，法律上實欠根據。且查院法無兩院聯合會名稱，此亦法律上立足穩之點。至於委託軍政府代行職權一層，謀事實之便利，固亦未嘗不可，但組織內閣，兩院有一定手續，茲不根據一定手續，而以兩院聯合會行之，竊恐受委者，與委託者，均不能發生效力。本席愚陋之見，以為緩選總統，與委託軍政府代行職權二者，宜分別表示。蓋緩舉總統，為不能行使職權之表示，委託軍政府代行職權，為行使職權之表示，二者性質，極不相同。本席謂軍政府有統治中華民國之權，已不自今日始。如認十月十日後因民國無總統，恐統治權無所寄託，而急急委託軍政府以代之，則將謂十月十日以前，軍政府僅僅討逆機關，北京固有政府在，此非大惑不解者乎？故本席絕對認為委託軍政府之表示，非表示軍政府受委託之後，始發生有統治權之作用，乃表示軍政府與國會發生關係之緣起。此點既辨明，則緩選總統，為期迫切，可先行解決，後段之委託軍政府一節，不妨從長計議，以期詳細討論，斟酌盡善，斯則本席所深望焉。

主席 現請吳議員宗慈發言。

衆議院議員吳宗慈 本席對於起草委員所擬之草案前半截贊成，後半截認為尚有商榷之餘地，所以本席意思，前半段可先行發布，後半段擱下，再行商量。請述其理由：第一選舉總統，是事實上人事不足，不能行使職權委託軍政府代行職權，是表示國會行使職權，二者性質絕不同。第二緩舉總統，係一致贊成，委託軍政府代行職權，則意見紛歧。茲者為期迫切，如將兩事合併討論，試問今日能否得有結果？如果今日不能解決，則緩選總統一事，亦將無以表示，豈不憤事？至於下半截，本席認為可有游移期間。至其辦法，以為應有極正當之委託方法，本席仍主張延長總統任期。查軍政府組織大綱第十二條，有本大綱至國會大總統能行使其職權時廢止之規定。此條應請注意，因委託軍政府代行國務院職權，根據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由國務院攝行大總統職務，是法律上約法之效力已完全恢復，而事實上約法之效力固未恢復也。試問能廢止軍政府組織大綱，而行使約法上之職權否也？至延長任期說者，疑犯解釋憲法之嫌疑，本席以為並無關係。按大總統選舉法規定大總統任期五年，明明謂年之限度，其數為五，則未足五年，當不得謂為滿任，此係當然，不過在條文上不能加以詮註耳。再者延長任期，不但與法律無衝突，于政略上亦大可補救。論者謂延長任期，近于聯馮，聯馮之說，不敢必其為無，然同時又有聯徐之說，雖係道聽而途

說，然亦未必盡屬子虛。本席以爲馮在法律上，尙爲合法，聯馮尙振振有詞，且可使馮徐暗中衝突，以解其勢。故關於總統問題，本席主張先將緩舉一層，宣言表示，第二段究應如何辦法？尙不乏商量之餘地也。

衆議院議員鄧天一 關於總統問題，討論已詳細，本席提起討論終局。

主席 關於總統問題，鄧君提起討論終局，應諮詢有無附議？附議者請起立。附議者在十人以上，贊成鄧君之動議。討論終局者，請起立，起立者大多數，現宣告討論終局。

衆議院議員郭人漳 現在在場人數，兩院各有過半數之出席否？

主席 聯合會不拘法定人數。

衆議院議員唐寶鐸 上兩次兩院聯合會，均係出席議員過半數，然後開議，有速記錄可查。

主席 聯合會共開過三次，第三次聯合會，通過第二次宣言，即不足法定人數，請查聯合會第三次會議速記錄。

衆議院議員王欽宇發言時，議場秩序紊亂，議員有同時發言者。

主席 關於國會第三次宣言草案，葉君夏聲、焦君易堂、吳君宗慈，主張先以上半截緩舉總統付表決，其下半截委託軍政府代行職權一層，應待再議。張君知競、李君載賡、王君葆真，贊成起草員之意思，而加以文字上之修正。現先以葉君等之主張付表決，贊成葉君等主張，先解決起草案上半段緩舉總統，下半段留待再議者請起立（起立者少數），現在應以修正案付表決。

衆議院議員某君 張君等僅對於草案爲文字上之修正，於原案並未變更意思，應以原案之意思付表決（衆附議）。

主席 現以原案之意思付表決，贊成者請起立（起立者二百五十五人，多數）。現在原草案，已經表決，對於文字上有無修正？

參議院議員湯漪 原案委託軍政府代理國務院，並依大總統選舉法云云，其並字應刪去。
衆議院議員馬驥 原案自民國七年月日起云云，月日上之空白，應各加一十字。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八日

三六四

主席 湯議員主將並依之並字刪去，應付表決（衆謂無異議）。馬議員主張月日上之空白各加一十字即自十月十日起，贊成者請起立（起立者大多數）。

衆議院議員呂復 案經具體表決，一方面宣布，一方面備各文，各送軍政府。

衆議院議員某君 應以全案付一表決。

主席 現以全案付表決，贊成全案通過者，請起立（大多數）。現議事已畢，尚有報告事件，海軍肇和，爲中國海軍最有價值之艦隊，此次附義南歸，各方面均經歡迎，兩院同人，似亦宜開會歡迎，以表尊崇，如無異議，即定於本月十一日舉行（衆謂無異議）。

主席 宣告散會。

時五時十分。

北京政府教育部頒布「留美學生限制發給旅費辦法」。

本日，北京政府教育部核准留美學生監督所訂「限制發給旅費辦法」五條，其令文和條文如下：

「呈悉，所陳限制發給旅費辦法五條，尙屬妥洽，應即准予施行，除刊登公報並通告各省外，合亟令仰查照辦理。此令。」

附限制發給旅費辦法：

- 一、修學旅行，當以農、工、商、礦、教育五科學生爲限；其他學生，概不得請發旅費。
- 二、修學旅行，必須與校中教員所率旅行隊同行，若個人獨往獨還，不得發給旅費，以示限制。
- 三、呈請旅費，必須由教員出具證明書，陳述旅行之必要。
- 四、旅費可逕由留美學生監督就近核發，但其數不得超過美金一百元；倘遇特別情形，需費在美金一百元以上者，必須填具詳細預算，由監督呈請教育部核准，方能發給。
- 五、旅行期內，須遵照教育部第一百六十三號訓令所定辦法，編呈巡歷日記或考察報告。（註四）

註一：民國七年十月十七日，上海「時報」。

註二：「革命文獻」，第五〇輯，頁四六四。

註三：同註二，頁四三一—四三九。

註四：「教育雜誌」，卷一〇，第一一號，頁八四。

九日 南方護法軍政府議決，自十月十日始，代行國務院職權及攝行大總統職務。

昨日，南方參眾兩議院開第四次聯合會議，議決第三次宣言，並諸行軍政府，由軍政府代行國務院職權，並攝行大總統職務。本日，軍政府特開政務會議，議決承受，並自十月十日始，代行國務院職權，及攝行大總統職務，其咨覆參眾兩議院曰：

「為咨覆事：准貴院咨開十月八日開兩院聯合會，議決中華民國國會第三次宣言文曰：中華民國國會第三次宣言，選舉大總統，為國會議員之職責，依大總統選舉法第三條第二項，大總統任滿前三個月，國會議員須自行集會，組織總統選舉會，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惟現值國內非常政變，次任大總統之選舉，應暫緩舉行。自民國七年十月十日起委託軍政府代行國務院職權，依大總統選舉法第六條之規定，攝行大總統職務，至次任大總統選出就職之日為止。特此宣言，咸使聞知云云。當於本日宣布，相應備文咨請查照，等因。當經特開政務會議，議決敬謹承受，自十月十日始，依照執行，除通電布告外，相應咨覆查照，此咨眾議院、參議院。軍政府。中華民國七年十月九日。」（註一）

北京國會再選舉副總統，以出席議員不足法定人數，宣告延會。

北京國會於本日再開副總統選舉會，因到會議員人數不足法定人數，宣告延會，另定於十六日繼續選舉。

本日未出席選舉會的議員，概屬憲法研究會，憲政討論會，僑園和浙省大部分議員等，計有百餘人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八、九日

；其不出席原因有三：（一）認爲解決時局以緩舉爲宜；（二）認爲無適當人選；（三）純粹抱金主義。不出席議員中，以第三種原因爲多。（註二）

附錄：副座難產之真因（註三）

前次兩院聯合會關於副總統之選舉，已決定於新大總統就任以前，擇適當之機會舉行之，現在爲期已迫一日，兩院議員等雖日日從事於副總統選舉之運動，而遍覓堪爲副座之人物，尚未得其人。推多數議員所要求之人物，雖要俱備如何之條件，然其所謂條件者，非必具有如何之經驗，如何之聲望，如何之兵力，唯在能出多數金錢購買議員之高價票而已。蓋若輩多數議員當選之際，所糜之運動費爲額甚巨，因此固不僅希冀將來出席後，關於正副總統、正副議長等之選舉得以賣票，收回所消費之資本，且希望於本息以外得巨額之利益也；孰知到會後關於大總統、正副議長之選舉並未偶獲一文，大失所望，損害既巨，故不能不另圖補救方法，於是若輩收回資金之希望，遂全移於副座選舉問題上；故安福俱樂部之豫選會，明知段祺瑞之不願就副座之職，而多數議員仍投段氏之票，現下此輩欲賣票之議員，已公然語人曰：副總統不問爲段祺瑞，爲馮國璋，爲曹錕，或爲張作霖，至少非出數千元購一票則決不投票。故段祺瑞雖希望曹錕爲副座，而曹氏則聲稱不能出運動費，揆厥原因，實恐縱出運動費得爲副總統，而現下廣東國會祇有自行選舉徐世昌爲總統之說，斷無推舉曹氏爲副座之望，如副座問題將來加入調停條件之中，則所蒙損害爲數不貲耳。段祺瑞固希望曹錕爲副座，但無支給運動費之能力，副總統選舉之難，實不外此一點。

北京政府公布修正各地方調用軍艦條例。

本日，北京政府公布修正各地方調用軍艦條例，條文如下：

第一條 各地方如有重要事故需用軍艦，須經海軍部或總司令艦隊司令核定指派。

第二條 各地方需用軍艦應將事由向海軍部或總司令艦隊司令豫爲聲明，以便視其事之性質分別遣派免致貽誤。

第三條 軍艦派赴各地方防守，其更番接替或調集會操，均由總司令按照定章依序施行，各地方官不得以某艦

派往該處，任便請留或另行差遣致礙軍政。

第四條 軍艦開赴各地方彈壓或剿匪非奉有司令之命，不得擅行開礮，惟遇有緊急之事不及通電請示時，須由地方長官商諸艦長相機辦理，仍一面將事由通報海軍部或總司令艦隊司令。

第五條 各地方如突遇緊急警變，不及通電海軍部或總司令艦隊司令時，可由該地方長官徑與駐泊該地司令或艦長接洽，相機辦理，仍一面將事由通電海軍部總司令及艦隊司令。

第六條 各地方調用軍艦其行動時刻須由司令或艦長主持。

第七條 軍艦非奉有海軍部或總司令及各艦隊司令之命令，不得擅載他項人員及大宗物品。

第八條 艦長有管理全船之責，凡因公附船者，無論何級官長，不得任便號令，設有違背船規，該艦長有禁阻之權。

第九條 運送艦以外之軍艦，不得裝運兵勇及拖帶船隻

第十條 軍艦非經海軍部特許不任迎送。

第十一條 運送艦及座艦非經海軍部及總司令特許不任迎送家眷。

第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前公布之各地方調用軍艦條例即廢止之。（註四）

北京政府特任陸宗輿為幣制局總裁，財政總長曹汝霖兼幣制局督辦。

民國六年以前，幣制機關不時興廢。本（七）年八月北京政府為預備實行金本位，乃發布金券條例，並設幣制局，以財政總長兼任督辦，又特任總裁一員；本日北京政府以曹汝霖兼幣制局督辦，特任陸宗輿為幣制局總裁。（註五）

幣制局總裁初無設副，民國九年才增副總裁一員，並將財政部錢幣司所管之錢幣、鈔券兩端劃歸幣制局經辦，錢幣司則專辦銀行及部局會商要件。十二年多以原定政策難行，仍將幣制局裁撤，歸併錢幣司。（註六）

北京政府交通次長葉恭綽，因反對西原借款辭職，由曾毓雋繼任其職。

交通次長葉恭綽，因北京政府大借日款，即世所謂西原借款，此項借款大多用交通名義，葉恭綽對此名不副實之政治借款大表不滿，他以爲政治借款，不當牽涉交通事業，致妨礙交通事業之發展，且鐵路在國際交涉之困難已達極點，若又涉及政治，則將因勢力範圍，而引起國際糾紛，且亦可能招致內亂，損害國家主權和利益至大，葉氏深表反對，因而辭去交通次長職。（註七）

本日，北京政府准葉氏辭職，任命曾毓雋繼其職。（註八）

北京政府財政總長曹汝霖，與英國瑪哥尼無線公司訂立無線電信借款合同。

北京政府財政總長曹汝霖與美國瑪哥尼無線公司，於本日簽訂無線電信借款合同，據此合同，該公司可在新疆省疏附縣、迪化、與甘肅蘭州等三地，各建二十五基洛瓦特電力之強大無線電台一座，並在陝西西安建一規模較小之無線電台，以補助疏附與北京之通信；在各局並建設高三百英尺之鋼鐵塔一座。此項工程竣工後，各地無線電悉可聯絡，其長度將爲世界第一。工程建設費預計二十萬磅，先向該公司墊借，建築材料於合同簽字半年後，由英國陸續運送來；技師概用英國人，工人一律用中國人。

（註九）

北京政府暫設「西北邊防籌備處」，以籌辦西北邊防事宜。（註一〇）

段祺瑞雖欲辭去北京國務總理的職位，但仍不放棄「參戰督辦」的職權。本日，段氏又於「督辦參戰事務處」之下，成立「西北邊防籌備處」，以徐樹錚爲處長，作爲把「參戰」改爲「邊防」的準備。

「西北邊防籌備處」成立後，恰巧遇上俄國內戰，共黨奪取政權，結果使外蒙古有脫離俄國控制，回歸中國的打算，徐樹錚乃利用此時機，進行外蒙撤治工作。（註一一）

黑督鮑貴卿函報北京政府督辦參戰處稱，日本擬在中東路沿線派駐重兵。

茲誌黑龍江督軍鮑貴卿原函如下：

「敬密啓者：頃據哈爾濱交涉局密報稱：『近探得祕密消息，日本軍事計畫，擬在沿中東路沿線派駐重兵，南滿守備隊師團長高山中將，此次由哈赴滿洲里一帶，實爲視察各站情勢，以備布置』等情。並將鐵路沿線擬駐兵數，及設立機關地點，抄單密呈前來。事關日軍重要計畫，除密函分報、並隨時調查實在情形，與駐在地點兵數有無變更，再行詳達外，相應據情抄同原單，密請查照。此致 附抄件。」

茲將日本擬在中東路各站駐兵數目，及設立機關地點，開陳臺覽。計開：

滿洲里站 駐步隊四千八百人，馬隊一千三百人，設立飛行艇修理廠，醫院各一所。

赫勒洪得站 駐步隊一百五十人。

海拉爾站 駐步隊二千五百人，馬隊八百人，設立軍需處、醫院各一所。

免渡河站 駐步隊四百人。

博克圖站 駐步隊八百人，馬隊五十人。

札蘭屯站 駐步隊一百五十人。

富拉爾基站 駐步隊一千一百人，馬隊二百人，設立軍需處，醫院各一所。

昂昂溪站 駐步隊六百人，設立軍需處，醫院各一所。

安達站 駐步隊一百五十人。

哈爾濱站 駐步隊六千人，馬隊六千人，設立砲隊修理機械廠、軍需處、醫院各一所。

雙城堡站 駐步隊二百人。

陶賴昭站 駐步隊六百人，馬隊一百人，設立糧臺一所。

長春二道溝站 駐步隊二百五十人。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九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九、十日

阿什河站 駐步隊二百八十人。

一面坡站 駐步隊二百人。

橫道河子站 駐步隊五百人，設立糧台一所。

綏芬河站 駐步隊二百人，設立糧台一所。」（註一二）

註一：「革命文獻」，第五〇輯，頁四六五——四六六。

註二：民國七年十月十日，上海「時報」。

註三：民國七年九月二十一日「順天時報」。

註四：「政府公報」，第九七二號，頁二四六。

註五：同註四，第九七二號，頁二三七。

註六：賈士毅：「民國財政史續編」，上冊，頁二四一。

註七：俞誠之：「遐菴集稿」，頁七五。

註八：同註四，第九七二號，頁二三八。

註九：民國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時報」。

註一〇：同註四，第九七二號，頁二四七。

註一一：徐道鄰：「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民國五一年六月初版，頁三三二。丁

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第三集，頁一〇七。

註一二：「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三八二——三八四。

十日 廣州軍政府發出佈告，指徐世昌就偽總統職為破壞國憲，並宣布軍政府代行國務院職權，依法攝行大總統職務，乃盡護法戡亂之責。

廣東非常國會先於本月八日開兩院聯合會議，議決第三次宣言，以軍政府代行國務院職權，並攝行



大總統職務。次日，軍政府通電布告承受；本日，軍政府又特針對徐世昌在北京就任總統事，通電布告，勸徐氏遵守約法，勿爲人所愚；軍政府攝行大總統職務，護法戡亂，乃職責所在，布告云：

「軍興以來，軍政府及護法各省各軍，對內對外，迭經宣言其護法之職志，惟在完全恢復約法之效力，取消解散國會之亂命，以求真正之共和，爲根本之解決。庶使人知所警惕。此後以暴力蹂躪法律之事無自發生，民國國基乃臻鞏固。至是希望和平，一切依法辦理之心，尤爲國人所共聞共見。軍政府及前敵將領，屢次通電，可覆按也。及北京非法偽國會選舉偽總統，本軍政府於事前既通電聲明，非法選舉無論選出何人，均不承認。事後又曾電徐世昌，勸其遵守約法，勿爲人愚。乃聞徐氏已就偽總統。事果屬實，何殊破壞國憲！以徐氏之明，甚盼及早覺悟，勿搖國本而自陷於危。本軍政府代行國務院職權，依然攝行大總統職務，護法戡亂，固責無旁貸也。特此布告，咸使聞知。」（註一）

徐世昌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第二任大總統，發表宣言，願以誠心毅力求和平統一，並接受駐京外交團之祝賀。

本日爲中華民國第七屆國慶日，亦逢第一任總統任職期滿，第二任總統繼任之期。按民國二年所定之「大總統選舉法」規定，大總統之任期爲五年，第一任大總統袁世凱於民國二年十月十日就職，後袁氏稱帝未成，憤恚而卒，副總統黎元洪於五年六月七日繼任總統，國會並選馮國璋爲副總統；民國六年「復辟」之變，黎氏去職，由馮國璋代理總統。從袁氏就任至本日，適滿五年任期；北京國會於上月四日舉行大總統選舉會，徐世昌當選，徐氏於本日宣誓就職。

本日上午八時半，前任代總統馮國璋派內務總長錢能訓，和公府大禮官黃開文，備禮輿迎接總統當選人徐世昌，徐氏却乘汽車進公府，禮官導徐氏至懷仁堂禮堂。九時正，馮國璋由居仁堂到懷仁堂，與徐氏同向國旗行三鞠躬禮，禮畢，馮氏東向致頌詞，徐氏西向致答詞，詞畢互相一鞠躬。禮官送馮氏回

居仁堂，馮即出公府回地安門外帽兒胡同本宅。

十時正，徐氏在居仁堂南向，向議長及議員宣讀誓詞，詞曰：「余誓以至誠，遵守憲法，執行大總統之職務。謹誓。」（註二）讀畢轉北向，與議長、議員同向國旗行三鞠躬禮，禮畢，議長議員轉東向，閣員及文武官吏西向，徐立於禮台宣讀就職宣言，文曰：

「世昌不敏，從政數十年矣！憂患餘生，備經世變，近年閉戶養拙，不復與聞時政，而當國是糾紛，羣情隔閡之際，猶將竭其忠告，思所以匡持之。蓋平時憂國之抱，不異時賢，惟不願以衰老之年，再居政柄，耿耿此衷，當能共見。乃值改選總統之期，爲國會一致推選，屢貢惓忱，固辭不獲。念國人付託之重，責望之殷，已於本日依法就職。」

惟是事變紛紜，趨於極軌，我國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決時局，促進治平耳！而昌之所慮，不在弭亂之近功，而在經邦之本計，不僅囿於國家自身之計劃，而必其有將來世界之眼光，敢以至誠極懇之意，爲我國民正告之：今我國民心目之所注意，僉曰南北統一。求統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和平所不能達，則不得不訴諸武力。乃溯其已往之迹，兩者皆有困難。當口國人果能一心一德，以赴時機，亦何至擾攘頻年，重傷國脈？世昌以救民救國爲前提，極願以誠心謀統一之進行，以毅力達和平之主旨。果使闔牆知悟，休養可期，民國前途，庶幾有多。否則息爭弭亂，徒託空言，或虞詐之相尋，致兵戎之再見，邦人既有苦兵之歎，友邦且生厭亂之心。推原事變，必有其咎者，此不能不先爲全國告也。

雖然，此第解決一時之大局耳，非根本立國之圖也。立於世界而成國，必有特殊之性質，與其運用之機能。我國戶口繁殖，而生計口即凋殘；物產蕃滋，而工商仍居幼稚，是必適用民生主義，悉力擴張實業，乃爲目前根本之計。蓋欲使國家之長治，必先使人人有以資生，而欲國家漸躋富強，以與列邦相提挈，尤必使全國實業，日以發展。況地沃宜農，原料無虞不給，果能懋集財力，佐以外資，舉政普興，工廠林立，課其優劣，加之輔導，更以國力所及，振興教育，使國人漸有國家之觀念，與夫科學之知能，則利用厚生，事半功倍，十年之後，必有可觀。此立國要計，凡百有司，暨全國商民，所應出全力以圖之者。

立國之主要既如上述，但揆諸日前之狀，土匪滋擾，戶口流亡，商業凋零，財源枯竭，匪惟驟難語此，抑且適得其反。是必先去其障礙，以嚴剿盜匪，慎選有司，爲入手之辦法。然後調劑計政，振導金融，次第而整理之。障礙既去，而後可爲，此又必經之階級，常先事籌措者也。內政之設施，尚可視國內之能力，以爲緩急之序。其最有重要關係，而爲世界所注目者，則爲歐戰後國際上之問題。

自歐戰發生以來，我國已成合縱之勢。參戰義務所在，唯力是視，詎可因循？前戰備兵防，同時並舉，兵力財力，實有未敷，因應稍疏，動關大局，然此猶第就目前情勢言之也。歐戰已將結束，世界大勢，當有變遷。姑無論他人之對我如何，而當此漩渦，要當求所以自立之道。逆料兵爭既終，商戰方始，東西片壤，殆必爲企業者集目之地。我則民業未振，內政不修，長此因仍，勢成坐困，其爲危險，何待於今。故必有統治之實力，而後國家之權利，乃能發展，國際之地位，乃能保持，否則委蛇其間，一籌莫展，國基且殆，又安有外交之可言乎？此國家存亡之關鍵，我全國之官吏商民，不可不深長思也。

至於民德墮落，國際凌夷，風氣所趨，匪伊朝夕，欲挽回而振勵之，當自呂始。是必以安敬律己，以誠信待人；以克勤克儉，爲立身之則；以去貪去僞，爲治事之方。凡有損於國有害於民者，必極力驅除之，能爲社會稍息頹風，卽爲國家默培原氣，而尤要在尊重法律，扶持道德，一切權利之見，意氣之爭，皆無所用其紛擾，賞罰必信，是非乃公。呂一日在職，必本此以爲推行。歷歷之性，始終以之。冀以刷新國政，振拔末俗，凡我國民，亟應共勉，呂之所以告國民者，此其大略也。蓋今日之國家，譬彼久病之人，善醫者須審其正氣之所在而調護之，庶幾正氣之虧，由漸而復。假令培補未終，繼以損伐，是自戕也，醫者何預焉？愛國猶如愛身，呂敢以最誠摯親愛之意，申告於國民！」（註二）

讀畢，各行三鞠躬禮慶賀。十時半，外交團入賀；十一時，清室代表入賀。（註四）

民國逾七載，總統亦替換四位（孫、袁、黎、馮），然國人却未曾見過新舊總統交接禮，蓋北京政府時代，總統之任期多未終局，或病死，或被逐，其能新舊一堂雍容交替者，馮、徐爲僅有之一次，故難能可貴！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日

三七四

同日，徐世昌就任總統典禮畢，駐北京各國公使即率其隨員覲見大總統，並致頌詞，徐世昌亦與答詞，內容如下：

駐京外交團覲見頌詞：

「大總統閣下：茲因

閣下被選舉爲

大中華民國

大總統，本大臣應代

駐京各國大臣，聲明熱衷致賀之忱。此次以至上尊位得選，

閣下閱歷宏深，名望隆重之政治大家，不能不認爲中華民國將來吉祥之預兆，今際就位之嘉期，本大臣等應將各

人眞確奉賀之意，上達

清聽，茲蒙

閣下智慧保牧導引，各大臣深諒各本國政府，與

貴國政府幸存之睦誼，必應日益敦篤，尤切望

大總統竭力謀猷之事，必有南北早日統一之成功，俾中華人民全享衽席熾盛之幸福。」

大總統答詞：

「本大總統爲國會依法選擇，今日就職，承

貴公使代表

各國駐京公使，以誠摯之盛意修詞祝賀，實深欣感！我國政府與

貴公使所代表之各國政府，睦誼素敦，本大總統自必恪守前規，竭力維護，俾舊有之邦安日益鞏固，且對於協

商各國，仍當繼續盡力協助，冀獲完全之勝利，俾永久和平早日成立。至我國全國統一，原屬國本第一要義，

亦全國民生之所依倚，本大總統必當力求治理，以副各友邦期望之美意，順頌

貴公使暨

各位公使福履綏和，并祝

貴公使所代表各國國運盛昌。」

民國七年十月十日上午十一鐘三十分駐京各國公使覲見銜名單

英國公使朱遜典

海軍參贊中校赫騰

頭等參贊銜漢務參贊巴爾敦

二等參贊和棟

商務副參贊基斯

隨員兼祕書密爾德

隨員圖森

衛隊統領托密森

駐滬副領事裴祺

和國公使貝拉斯

參贊桂樂思

隨員貝恩禮

武參贊羅勝達

通譯官鄺模

副通譯官卓思麟

衛隊統領黑木德

衛隊武官司鏡山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日

三七五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日

日國公使白斯德

漢文參贊多默思

丹國公使阿列斐

葡國公使符禮德

漢務參贊副領事官沙嘉士

俄國公使王爵庫達攝福

頭等參贊格拉衛

陸軍正武官參謀上校塔達靈福

頭等通譯官總領事官柯理索福

二等參贊米託發諾

二等通譯官卜內特

陸軍副武官中校米澤恩齊

陸軍副武官少校貝克福

醫官蘇達闊福

通譯生羅索福

通譯生陸克社赤

文案雷斯

比國公使麥葉

參議男爵費郎芳

書記官法禮訥

通譯官白德斯



巴西國公使卜蘭道

法國公使柏卜

武隨員唐伯漢

參贊雷希靄

頭等繙譯官柏良材

隨員柏良柯

二等繙譯官伯璋

軍醫貝熙業

繙譯官呂爾庚

衛隊統帶李梅爾

繙譯生高林

美國代理公使華蕾

漢文正使賁薩

副譯士伯似貝

特派武員昂斯德

本署衛隊統帶滑嘉奔

美國署理公使馬克謨

海軍武參贊中校義理壽

陸軍武參贊中校德來達

衛隊統領上校根題德

陸軍副參贊中校庫特邇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日

軍醫官克德

特派員衛家立

三等參贊柔德基

特別三等參贊畢麟

副漢務參贊蒲萊思

副領事柏爾

戰時貿易處外交特派員林戡

日本國公使館頭等參贊船津辰一郎

公使館二等參贊徳川家止

外交官補岸田英治

公使館二等漢文參贊西田晴一

外交官補井上庚二郎

書記官吉田良繼

書記官大和久義郎

書記官浦和四郎

通譯生藏本英明

公使館附陸軍武官陸軍中將齋藤季治郎

同補佐官陸軍少佐遠藤壽儼

同補佐官陸軍少佐田代皖一郎

同補佐官陸軍大尉小林角太郎

公使館附海軍武官海軍大佐伊集院俊



同補佐官海軍大尉土居政道

公使館附財務官法學博士小林丑三郎

公使館附醫官陸軍三等軍醫正小菅勇

公使館衛隊統領陸軍中佐鎌田彌彥

同附官陸軍大尉日置勝辭

民國七年十月十日上午十一鐘三刻北京天主堂主教林懋德等謁見銜名單

主教林懋德

大司鐸德懋謙

祕書司鐸包世傑（註五）

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准國務總理段祺瑞辭職，特任內務總長錢能訓暫行兼代；段氏仍任將軍府督辦參戰事務。（註六）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於昨日遞上辭呈，其文曰：

「祺瑞謬掌邦治，承事中樞，受命剝復之交，虛抱澄清之願，勉瘡癰鉅，淹歷歲時，欣逢我大總統應期居正，盛業鼎新，炳焉與海內更始，宜有順時翊運之彥，相與奉揚德化，鼓吹休明，祺瑞魯鈍，理應及時引退，以避賢路。伏乞俯鑒惓忱，准予開去國務總理職缺，另簡賢能，改組閣務，庶幾陳力就列，當官免具位之譏，相期輔義懷仁，在野盡匹夫之責，祺瑞無任冀幸屏營之至。」（註七）

本日，新總統徐世昌准段氏辭職，以內務總長錢能訓暫行兼代。錢氏於翌日就職後，發出通電，內容略謂：

「奉大總統十日命令，着能訓兼代國務總理，值此遞嬗之際，揆席不可久離，遵於十一日就職，惟以非材深懼弗勝，伏望同心協力，匡所不逮。」（註八）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日

三八〇

段祺瑞辭國務總理後，仍任將軍府督辦參戰事務。

附錄：陳錫璋：錢能訓略傳（註九）

錢能訓（一八七〇—一九二四），字幹丞，浙江嘉興人。生於清同治九年（西元一八七〇年）。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進士。歷任刑部主事、員外郎等職。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清廷舉行經濟特科考試，由內外各省督撫保薦人才，左都御史裕德曾保舉浙江主事錢能訓參與。

光緒三十三年東三省改制，由徐世昌任首任總督，錢先為徐之左參贊，後為布政使（藩司）。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六月，以陝西布政使護理巡撫。八月，武昌革命興起後，各省響應獨立。九月初一日，陝西民軍起義光復西安。事為西安將軍文瑞與護理巡撫錢能訓偵悉，加強防備，並日事搜捕。黨人見事機已迫，相率起事，經激戰後，擊敗文瑞所部旗兵。錢曾自殺未遂，於是潛逃出走潼關。文瑞於城破後，投井殉職。

民國二年，任內務部次長。三年五月一日，袁世凱公佈「新約法」，廢止國務官制，改內閣國務總理為「國務卿」，設政事堂於總統府，以徐世昌為「國務卿」，任錢為政事堂右丞，贊襄「國務卿」與聞政事。五年三月，袁任錢為平政院院長。六年十一月，王士珍繼段祺瑞為國務總理，以錢為內務總長。

民國七年二月二十日，錢能訓以內務總長兼代國務總理。九月四日，北京新國會選舉徐世昌為總統。十月十日，徐就任北政府大總統後，便倡言和平統一。對於妨礙南北和平之國務總理段祺瑞，令准辭職，並任錢能訓繼段兼代國務總理。十一月二十三日，錢等電請南方軍政府岑春煊，設法解決糾紛。至十二月二十日，始真除國務總理。

八年一月，內閣改組，錢兼任內務總長。二月，南北雙方代表在滬舉行和平會議，因各種關係，未能獲得協議；至五月十日，和議破裂，南北復成僵局。十二日，北政府准和議總代表朱啟鈐辭職，並飭離滬返京，以示決絕。

後以巴黎和會失敗，有辱國權，激起北京學生於五月四日，因反對巴黎和會之決定，舉行愛國示威運動。上海、天津等各大都市亦相繼響應罷市、罷工，並要求北政府罷免與本案有關之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及

駐日公使章宗祥等三人。六月十日，北政府罷免曹、陸、章等職。十二日，錢內閣亦因此引咎全體辭職。翌（十三）日，北政府准國務總理兼內務總長錢能訓辭職，特任財政總長龔心湛暫代國務總理。爲時僅半年有奇。

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上海開第四次會議。

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本日在上海開第四次會議，到會會員三十三人，代表十八省區及荷屬中華教育總會，會期由本日起至二十五日止，共十六日，開大會八次，議決案十五件。

本日午後二時，舉行開會式，由江蘇代表沈恩孚致開會詞，後推舉主席，衆推沈恩孚爲主席。四時開談話會，議定十一日起，每日午後一時半開會審查，會分三組。並定收受議案以十七日爲截止日期。

（註一〇）

附錄：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四次開會記要（註一一）

民國四年，各省區教育會組織之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一次開會於天津，第二次開會於北京，第三次開會於杭州，照會章每次開會時，由大會決定下次開會地點，去年決定今歲在湖南開會，無如南北軍事驟興，長沙爲戰爭區域，湖南省教育會以不能開會情形，函商各省教育會，遂改在上海之江蘇省教育會舉行，迨函電解決，距會期不足兩月矣！亟亟籌備，仍照章程規定於十月十日行開會式，會期歷上有六日，凡開大會八次，議決案十五件。

此次討論問題，略分六類：（一）義務教育問題。（二）體育問題。（三）職業教育問題。（四）教育行政問題。（五）關於聯合會問題。（六）其他問題。

到會會員三十三人，代表十八省區及荷屬中華教育總會，茲將其姓名列左：

北京 陳寶泉（薇莊） 梁錫光（載之）

京兆 李摺榮（竹忱）

直隸 劉炯文（郁周） 孫松齡（念希）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日

三八二

奉天 孫其昌（鐘舞） 梁成柏（友松）

石玉璞（蘊齋）

吉林 王世選（伯康） 韓 銳（進青）

黑龍江 劉鳳池（薇伯）

山西 蘇體仁（象乾） 張直生（古愚）

山東 許名世（德一） 郭葆琳（次璋）

河南 王卓午（炎青） 張金鎬（致祥）

湖北 張 準（子高）

湖南 朱劍帆 孔昭綬（競存）

江西 項廣雲（縵卿）

安徽 鍾 鼎（子琴） 孫毓琨（筱初）

趙綸士

江蘇 沈恩孚（信卿） 郭秉文（鴻聲）

莊 俞（百愈）

浙江 葉 謙（默君） 陳 純（柏園）

經亨頤（子淵）

福建 鄭貞文（心南）

廣東 金曾澄（湘帆）

荷屬中華教育總會 趙正平（原生）

會務記要：

十月十日午後二時，行開會式，奏樂畢，全體向國旗行最敬禮，江蘇代表沈恩孚致開會詞，次即推舉主席，



衆推沈恩孚爲主席，莊俞爲副主席，教育部祕書胡家祺代表教育總長致訓詞，江蘇教育廳長符鼎升及福建林傳甲先後致頌詞畢散會。四時續開談話會，議定十一日起，每日午後一時半開會審查，會分三組；一甲組。二乙組。三合組。並定收受議案以十七日爲截止期。

十月十一日午後一時半；開第一次大會，開後各提議案，計成立審查者九件，備參考者二件。

十月十二日午後一時半，開第三次大會，繼續討論各提議案，計成立付審查者十件，備參考者一件。

十月十三日午後一時半，開第三次大會，先由安徽代表趙綸士君、湖南代表朱劍帆君，先後報告教育狀況畢，繼續討論各提議案，計成立付審查者四件。

十月十四日午後一時半開會，先由北京代表陳寶泉君、京兆代表李摺榮君、直隸代表劉炯文君，先後報告教育狀況。二時半分開甲乙組審查會，甲組推陳寶泉爲審查主任，乙組推李摺榮爲審查主任。

十月十五日星期休會，午後二時至五時在滬南半淞園，開第一次茶話會並遊園。

十月十六日午後一時半開會，先由江蘇代表沈恩孚君、浙江代表葉謙君，先後報告教育狀況，二時半分開甲乙組審查會，四時半散會，五時半假上海公共體育場開第二次茶話會，並請劉百銘君演講「德育方法之商榷」。蔡樂爾君演講「體育設施方法」，九時散會。

十月十七日午後一時半，開第四次大會，先由山東代表許德一君報告教育狀況，二時半討論各提議案，計成立付審查者六件，備參考者一件，嗣乙組審查會報告二件，均表決成立。

十月十八日午後一時半，續開甲乙組審查會。

十月十九日午後二時，開第五次大會，先由吉林代表王世選君，山西代表張直生君，河南代表王炎青君，先後報告教育狀況，二時半討論各提議案，計成立付審查者四件，備參考者一件。

十月二十日星期休會，午後三時，江蘇省教育會中華職業教育社假愛麗園合開歡迎會並遊園。

十月二十一日午後一時半，開合組審查會，先公推經亨頤君爲審查主任。

十月二十二日午後一時半，分開甲乙組審查會。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日

三八四

十月二十三日午前十時，開第六次大會，十二時休會。午後一時繼續開會，三時散會，計議決七案，五時在上海公共體育場第三次茶話會，並請陶知行君演講「義務教育設施法」，安立德君演講「教育與實業之關係」。

十月二十四日午後二時開第七次大會，計議決四案。

十月二十五日午前九時半，開第八次大會，十二時休會。午後一時半繼續開會，計議決三案，又臨時動議電請解決內爭案一件，全體表決成立，又議決第五次開會地點在山西，提案方針除繼續上屆之義務教育、體育、職業教育三項外，（一）注重畢業學生之前途問題。（二）研究言文接近之方法問題。嗣即舉行閉會式，先由主席沈恩孚報告本屆議決各案，次由教育部代表胡家祺、各省區代表陳寶泉、朱劍帆、郭秉文、孫松齡、莊俞、郭葆琳、蘇體仁、趙正平等演說，閉會已五時矣！

大會議決案各議題：

- （1）請續設各省區教育廳案（呈教育部）。
- （2）今後我國教育之注重點案（呈教育部並函各省區教育會）。
- （3）每屆聯合會議決事項，仍宜隨時互相研討共策進行案（函各省區教育會）。
- （4）推廣體育計劃案（呈教育部）。
- （5）請速辦全國聯合運動會，及省區運動會案（呈教育部）。
- （6）推廣中華新武術案（函各省區教育會）。
- （7）各省區每年派員考察國外教育案（呈教育部）。
- （8）請維持被災各省區教育案（呈教育部）。
- （9）致書業商會、日報公會及各報館函。
- （10）致南洋各埠華僑教育總會函。
- （11）中等以上各校學生，於假期內實行調查案（呈教育部）。
- （12）請勵行教育政策案（呈國務院及教育部）。

(13) 提倡青年團案(函各省區教育會)。

(14) 改進理化教授案(呈教育部並函各省區教育會)。

(15) 電請解決內爭案(電黎宋卿馮華甫兩先生並請轉北京廣州各當局)。

尙有意見書二件刊入會務紀要內：

(1) 推廣職業教育意見書(廣東代表金曾澄提出)。

(2) 研究言文接近方法意見書(福建代表鄭貞文提出)。

遭北京政府警察廳封禁之八家報紙，除晨鐘報、中華新報外，獲准啓封繼續

營業。

因登載中日大借款事，於上月二十四日被北京政府警察廳封禁之八家報紙、除晨鐘報、中華新報外，均獲准於本日啟封繼續營業。(註二二)

北京政府令撥銀賑濟廣東水災。

廣東省發生嚴重水災，北京政府令財政部籌銀十萬元予與賑災；原令如下：

「廣東人民，久罹兵禍，供億繁費，籽粒久空，嗟念南服，已深憫惻。茲者粵省三江，同時漲發，基圍衝決，田廬漂沒，人禍未已，天災流行，嗟我窮黎，何以堪此。著財政部迅速籌撥銀十萬圓，會同內務部即日電匯該省，交由該署廣東省長李耀漢，會同該省紳商核實散放，並一面會商紳富，廣集賑款，妥爲撫恤，切籌善後之策，毋任一夫失所，以副本大總統視民如傷之意，此令。」(註二二)

註一：民國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一時報。

註二：「革命文獻」，第四九輯，頁一〇二。

註三：「政府公報」，第九七二號，頁二三五—二三六。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日

三八五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十一日

三八六

註四：駁菊隱：「督軍團傳」，頁二〇一。

註五：同註三，第九七三號，頁二六七—二七二。

註六：同註三，第九七三號，頁二七三。

註七：民國七年十月十五日，上海「時報」。

註八：同註七。

註九：陳錫璋：「細說北洋」，第二冊，頁三〇七—三〇九。

註一〇：「教育雜誌」，第一〇卷，第一一號，頁二四。

註一一：同註一〇，頁二三—二六。

註一二：民國七年十月十一日，上海「時報」。

註一二：同註三，第九七三號，頁二七三。

十一日 國父孫先生文任陳東平、陳輝石、許壽民、黃壬戌各為緬甸支部財政科主任、黨務科副主任、調查科主任、調查科副主任。（註一）

四川省議會電廣州非常國會，請示省議員任期究應如何解決？

四川省議會電廣州非常國會，以大局未定，改選需時，請示省議員任期究應如何解決？電文云：

「省議會議員法定任期已滿三年，惟大局未定，改選尚需時日，民意機關，萬難中斷。且川省因最近數年，兵燹頻仍，第三期常會，至今未開，尤難收束。查七年六月內務部多電內開：議員任期，應俟召集第二屆新選議員開第四期常會之前一日為止等由在案。惟西南護法各省，應一致進行，以免紛歧。議員任期，究應如何解決？應請貴國會議決，電知各省議會遵行，以昭畫一而維國體。四川省議會叩支印。」（註二）

北京政府兼署國務院秘書長方樞懇辭，任命郭則澐兼代國務院秘書長。（註三）

註一：「國父全集」，第四冊，頁三四三—三四四。

註二：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三四。

註三：「政府公報」，第九七三號，頁二八二。

十二日 美國總統威爾遜，電賀徐世昌就任總統職。

徐世昌於本月十日在北京就任北京政府總統。本日，美國總統威爾遜來電祝賀，電文曰：

「大中華民國

大總統閣下：茲際中華民國肇造紀念日，

貴大總統就職之時，特代表美國國民，謹致賀忱，并祝

貴國國運昌盛，國民享平和幸福。本大總統之所馨香禱祝者，不僅以中美兩國素敦睦誼，而實因值此文明變化

最關緊之時，中國因內亂而自分析，若不早息爭端，殊難協同友邦，一致達維持正義之目的。

今

貴大總統就任之日，正貴國各派首領，以愛國為懷，犧牲一切，息爭之時，更宜和衷共濟，力謀國民幸福，統一南北，而於各國國際公會中，亦佔其應有之地位也！

美國大總統威爾遜」（註一）

楊庶堪在重慶就任四川省長，旋即赴成都。

按：關於楊庶堪就任四川省長之日期，記載不一。周開慶之「民國川事紀要」，與革命人物誌之「國民政府委員巴縣楊公行狀」是記於十月十二日就任。（註二）「國父年譜」與劉紹唐之「民國大事日誌」是記十月二十二日就任。（

註三）

註一：「政府公報」，第九七八號，頁四五四—四五五。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一、十二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二、十三日

三八八

註二：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三三四。「革命人物誌」，第六冊，頁二八五。

註三：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國父年譜」，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版，頁六八五。劉紹唐：「

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二七。

十三日 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電覆美總統威爾遜。

本月十日，徐世昌就任北京政府總統，美總統威爾遜來電致賀；本日徐世昌覆電曰：

「大美國

大總統閣下：本大總統爲民國國會依法選舉，就職，承

閣下馳電致賀，無任欣感！我中美兩國交誼素篤，深望此後兩國邦交之親密，有加無已。軍興以來，貴國軍士之忠勇，將帥之精幹，早爲全球各國所欽佩。本國政府，仍當繼續前規，竭力協助，冀獲公共之目的。至國家統一，爲國利民福之基礎，原屬治國之要義；本大總統被選之日，即以國家統一爲懷，現正力求治理，以達此原定之目的，俾將來各國國際公會中，我國得佔應有之地位，並得與

貴國互相攜手，以維護世界高尚之正義焉！

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註一）

江西督軍陳光遠晉京。

本日，江西督軍陳光遠，偕湘督張敬堯之代表張金山、鄂督王占元之代表方日中，一同晉京。此行表面上雖爲覲賀新總統徐世昌就任，實際上却另有其深遠目的。

陳督此次親自北上，除了表示長江三督效忠新總統外，並請延期選舉副總統、設法與西南五省疏通，盼能由無形之和議，漸變爲有形，另請能以梁士詒爲國務總理。此外陳督並擬與曹錕會商，期長江三督能與浙督楊善德結一新同盟，以擁護新總統，謀時局之解決。（註二）

註一：「政府公報」，第九七八號，頁四五五。

註二：民國七年十月十六日「順天時報」。

十四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制定公布「全國專門以上學校校長會議細則」。

本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制定公布「全國專門以上學校校長會議細則」，內容如下：

- 第一條 本會會員以大學校及專門學校校長或學長及教務主任充之，但教育總長得臨時酌派會員，專門以上學校有屬於他部者，主管部總長亦得酌派會員。
- 第二條 與會各校長應先期赴部報到，隨帶有公文者，並應同時繳出。
- 第三條 與會各會員由本部發給徽章，到會時必須佩帶。
- 第四條 本會會場由教育總長指定，除公同討論外，得按照學校性質及種類分組開會。
- 第五條 會場坐位次序依報到之先後編號列坐。
分組開會時其坐次另定之。
- 第六條 會場秩序由主席維持，缺席時由副主席代行職務。
主席、副主席由教育總長指定之。
分組開會時於會員中推一人主席。
- 第七條 會議時間除星期日照例休息外，每日下午二時起至五時止，但遇有特別事情，主席得宣告延長時間。
- 第八條 到會人數不足三分之二以上時不得開會。
- 第九條 到會會員非宣告散會及議事中止不得隨意離坐。
- 第十條 本會設幹事長一人，副幹事長一人，幹事若干人，專司庶務文牘等事。
幹事長、副幹事長及幹事均由教育總長指定之。
- 第十一條 本會會議事項應先由主席或副主席擬定議事日程，交由幹事處印送各會員。
- 第十二條 教育總長認為應行討論之問題，應儘先編入議事日程。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三、十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四日

三九〇

第十三條 會員建議案須有三人以上之贊同連署方得交議。

第十四條 會員在場討論議題應先行起立，聲明坐號，同時有二人以上起立者，主席得指定先後依次發言。

第十五條 會員有須特別說明之事項，得向主席聲請登台發言。

第十六條 各項議案經主席認為無須討論時，得宣告討論終止。

應付表決者，舉手或起立由主席酌定之。

第十七條 主席認為應付審查之議案得指定審查員審查之。

第十八條 審查完結後，審查員應擬具報告書交幹事處印送各會員，俟開會時再行報告。

第十九條 應交各分組討論之議案由主席指交討論之，惟其討論之結果仍應報告於大會。

第二十條 會場應設議事錄及議決錄，由幹事處指定速記生當場記載，逐日交幹事處保存，俟閉會後彙陳教育總

長酌核施行。（註一）

全國中學校校長會議在北京召開。

北京政府教育部為討論中學教育，特召集全國中學校校長在京會議，與會者五十九人，會期由本（十四）日至十一月二日，共開會十八次，通過建議案二十三件，提案四十四件。

本日上午九時開會，由韓振華担任主席。會中由教育總長傅增湘致詞，詞曰：

「今日為中學校校長會議之期，本部召集全國中學職員討論中學教育，實自本屆會議始。考吾國中學制度，在前清時已有變更，民國初元，始定現制，施行以來，頗感困難，任事者既有缺乏實用之歎，升學者尤多程度不及之弊，長此因循，中學教育，勢將無結果之可言，而其他普通教育與專門以上之教育，且并受其影響。今茲之會，籌現狀之補救，謀前途之改進，蓋實有不容已者。抑本總長所亟願與諸君商榷者，吾國小學教育，比較各國年期至短，而與小學及中學同等之各種實業學校補習學校，限於地方財力，又不能同時發達，職是之故，將欲完成普通教育，與夫由普通教育而獲職業社會之實用者，均不能不惟中學是賴，中學校對於教育上之任務，其繁重也如此，以一

種學校冀其貫徹數種之目的，既爲言教育者所同病；而現制中學科目之繁，與年期之促，并足增益實際之困難，凡此種種或爲直接之中學制度問題，或爲因事實上所發生之中學制度問題，均爲本部考察計議所及，而亟欲以諸君躬歷所得，相與謀根本解決者也。歐戰以後之教育問題，已成爲全世界之教育家與政治家、學術家所積年研究之重要問題，吾國之準備若何？實爲吾儕教育界所亟應猛省者。本總長以爲戰後之教育主義，誠不能無所變遷，而就本國教育現狀而言，則整理中學之實際施設，以爲全國各種教育之中堅，因以適應夫世界戰後教育之趨勢，此實國內教育家所共信而無疑者也。現時中學教育，因事實上，或制度上所發生之各種弊端，想早爲諸君實際所計及。此後關於教授事項，應如何酌定科目，選擇教材，俾按切青年生徒之體力、智力與其性質之所宜，以收兼程並進之效。關於訓育要旨，應如何鍛鍊生徒，縝密活潑之思考能力，與構造事業之精神；鑑於國情與社交之虛弊，應如何引起生徒團體生活上之意識，而養成其服從規律，尊崇秩序之習慣，凡此均爲吾國青年教育當務之急，亦即戰後教育之根本主義所在，甚願與諸君交互研擢而見上之實施者也。諸君共聚一堂，積學理上與經驗上之所得，詳晰商兌，必能舉上述困難而又重要之問題，更端解決。本總長職掌所及，將躬率所屬，採擇施行，謹贅蕪詞，惟諸君權衡審度是幸！

繼由教育部出席委員說明該部交議之諮詢案，共七件，遂由主席宣布先討論第二問題，多數主張行文實分科制，表決付審查，主席指定審察員十五人，即行散會，時已十二時半矣！（註二）

附錄：全國中學校校長會議之議決案：（註三）

教育部中學校校長會議，此次開會共十有八次，議決案件，可分五項：（一）議決交議案七件。（二）通過建議案二十三件。一、請全國中學校一律添習武術案。（山東會員建議）二、請令各高等專門學校及大學校變通招考新生辦法，並宣布招生程度，以資預備，而宏造就案。（南京高等師範附中陸規亮建議）三、請教育部對於審定中學教科書應特別審慎案。（武昌高等師範附屬中學薛德燾建議）四、五、延長中學修業年限案。（江蘇會員童斐吉林會員黃保極山西會員陳登甲建議）六、請確定中學教育宗旨案。（奉天會員李樹滋建議）七、陳請劃一科學名詞建議案。（京師會員許洪綬閻翰昇建議）八、女子中學校課程，宜詳定標準，呈請教育部採擇施行案。（北京女子師範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四、十五日

三九二

附屬中學主任歐陽曉瀾建議）九、女子中學校，已設立者，宜充實內容；未立者，宜擴充校數案。（同上）十、擴充女子小學，設立女子高等師範；及女子大學案。（同上）十一、凡女子研究科學，著作宏富，確有心得者，或辦學多年，任事熱心，卓著成效者，請特設獎學金以示鼓勵案。（同上）十二、女子中學校家事一科，應注重實習案。（同上）十三、女子中學校應附設簡易職業科，並須擴充女子職業案。（同上）十四、請部編修身課本，以崇德育案。（湖北會員建議）十五至十九、直隸吉林、河南、湖南各省會員建議案。（計五件）二十、請選派中學校員，赴各處考查中學教育案。（廣東會員建議）二十一、中學校習外國語，擬請不規定以英語為主案。（京師直隸會員建議）二十二、請組織中學校聯合會案。（廣東會員建議）二十三、請部規定體育成績考查規程案。（湖南會員彭國鈞建議）（三）未成立建議案三件：一、中學經費宜規定標準案。（奉天會員建議）二、請教育部編訂各科教授細目建議案。（廣東議員建議）三、中學校設置預備級建議案。（福建會員建議）（四）呈部備考建議案七件：一、請彙集教育法令刊布案。（陸規亮建議）二、請教育部預籌添設國立大學及高等專門學校案。（江蘇會員童斐建議）三、各省擬請設立大學預科一所，倘財政困難，或請全國設立預科十所以上，並添設專門學校案。（江西會員建議）四、修正中學校制建議案。（江蘇會員袁希洛建議）五、請變通入學考試時期案。（廣東會員李伯賢建議）六、請頒布明令各區中學，一律改爲省立建議案。（湖北會員陳崇祖建議）七、中學校應添授共和政治學建議案。（唐山工專附中徐崇欽建議）（五）與總長交議問題合併討論建議案四件：一、請准變通章程案。（南京高師附中陸規亮建議）二、中學校宜分設文實建議案。（浙江會員建議）三、注重體育案。（湖南會員彭國鈞建議）四、請變更學制中學校分爲文科、實科案。（湖南會員建議）合之共四十四件。

註一：「政府公報」，第九七九號，頁四七九—四八〇。

註二：「教育雜誌」，第一〇卷，第一一號，頁八六—八九。

註三：同註二，第一〇卷，第一二號，頁九五—九七。

十五日

廣東非常國會議員二五九人，聯合聲明反對以軍政府攝行大總統職權。

廣東非常國會議員二百五十九人，以作成第三次宣言決議之議員不足法定人數爲理由，聯合聲明反

對以軍政府攝行大總統職權。（註一）

北京政府通令各省整頓吏治與防剿盜匪。

茲分誌原令如下：

一、令各省整頓吏治文曰：

「立國以保民爲重，安民以察吏爲先。近年各省兵禍頻仍，吏治一端，未遑修舉；牧令類多庸濫，長吏亦鮮考成，而且軍費浩繁，疲於供億，百政荒弛，民業凋傷，塵閉爲墟，流亡載道，言念及此，至用惻然。方茲國政事新，民爲主體，苟民生未躋康樂，則政論符等空文。縣知事職在親民，應由各省長嚴其甄選，慎其殿最，務使勤求民隱，殫心撫字，先之以勞來安集，而申之以生聚教訓，匪患潛煽，易妨公安，及時剿除，勿使滋蔓，偏災見告，生民重困，及時拯撫，勿使流離；金融阻滯，四民失業，宜多方以圖振導；偏隅樸寒，教育未興，宜多方以圖歸迪；其他工商樹藝諸端，亦當認真董勵，次第畢舉。在官方多盡一分之力，即在民多受一分之益。至若財政司法，尤切民生，其苛斂病民，徇私黷法者，有國典在，但使徵收稍從瑣細，獄訟偶戾事情，初不過布帛菽粟之微，已足召咎雨祁寒之怨。各省長身任監督，職責所在，務當悉心督理，制用必衷於正軌，判事必去其偏私，精覈計政，而勿涉煩苛，崇尚法權，而必嚴糾察，考鏡所及，隨時條舉以聞，本大總統將於此覘治理焉。此令。」（註二）

二、令各省防剿盜匪文曰：

「稂莠必除，嘉禾乃殖，刑亂用重，政貴因時。比年盜匪潛滋，四方不靖，甚至侵掠城邑，阻斷交通，且雖有散卒潰軍，挾利器以圖狡逞，良善者不能相保，無賴者因而效尤，民生實艱，國維焉繫？在各省軍民長官，鎮撫一方，豈無覺察，或則從事兵戎，未遑兼顧，或則視同癰疥，憚於殄除，迨養癰日久，滋蔓勢成，小之蹂躪地方，恃險阻爲遁逃之藪，大之潛謀勾結，假名義爲利用之資，星火燎原，影響大局，設非迅圖剿定，後患何堪設想？夫在軍書旁午，力有不及，已無解於布置之疏，乃至地方完善之區，宜若足敷策應，亦復任暴徒之肆擾，等剿捕於具文，職責有歸，何以對此顛沛流離之民庶？嗣後應責成各該管軍民長官，注重地方，力圖捍衛；凡有大幫土匪，結隊焚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五日

三九四

掠者，勒限剿平，勿稍姑息，即在軍務省分，亦應分撥軍隊，兼籌防剿，勿使牽及大計，其或壤地相錯，間虞竄擾，並著會商鄰近省區，各派勁旅，協力兜剿，尅期撲滅，固不得飾報肅清，以空文爲塞責，亦毋得輕言招撫，致貽患於將來。總期荏苒所聚，萌孽悉除，俾編氓各遂其生，頑莠咸知所儆，用副本大總統保惠元元之意。此令。」（註三）

北京政府參陸部電令各省區巡閱使、督軍、都統，妥置軍備，以鞏國基，以固疆圉。

茲誌原電如下：

「除雲南、貴陽、廣東、廣西、四川、保定曹經略使、盛京張巡閱使、蚌埠倪閱使、浦口王巡閱副使、濟南張總司令、宜昌吳總司令、各省督軍、承德、張家口、歸化都統、龍華、寧夏護軍使同鑒；統密。奉大總統諭：比者兵戎擾攘，累月經年，苦我人民，勞我將士；本大總統躬膺艱鉅，與國人相見以誠；如果西南悔禍，同我太平，自必悉予涵容，斷無黷武窮兵之意。惟是時方多艱，潛謀難測，地方軍備，亟應妥密布置，未可稍涉疏虞；各軍政長官，久秉師干，公誠夙著，當知地方爲重，悉力以同保，又首宜修明軍紀，扼要設防，俾策應有資，緩急可恃。次則蒐簡軍實，研練戰術，雖在後方，無忘戒備，各致其力，各盡其責，固我軍旅，即以鞏我國基。其有盜匪鴟張，擾及秩序，應即督飭所部，認真剿捕，勿任煽聚爲患。至接壤之處，間虞竄擾，並著會商鄰省，各派勁旅，協力兜剿，務絕萌孽。邊省戎備，關繫國防，尤應慎密籌維，悉心措置，以固疆圉，仍將籌劃辦理情形隨時電告督軍，是爲至要。等因，遵此奉達，院參陸部，叩印。」（註四）

北京政府核准教育總長所呈「修正留日學生監督處簡章」。

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傅增湘以「修正留日學生監督處簡章」，呈總統鑒核，本日獲特令照准，茲誌呈文和簡章內容如下：

「爲修訂留日學生監督處簡章呈請鑒核，事竊前因留日學務關係重要，議定將監督一職改爲簡派，業於本年五月十七日奉 大總統令，派江庸充任監督職務在案。該監督奉令後，遵即東渡任事，近據呈送該處組織大綱，請爲查核送經國務會議轉呈 大總統公布施行等情，當即提交國務會議議決，修正留日學生監督處組織大綱爲留日學生

監督處簡章，並將修正條文七條鈔交到部，茲特繕具簡章七條，呈請鑒核訓示施行，謹呈。
留日學生監督處簡章：

第一條 留日學生監督處置職員如左：

監督

一人

簡派

科長

三人

薦任待遇

科員

十人以內

委任待遇

第二條 科長科員由監督遴員任用，並制定辦事規則咨呈教育部備案。

第三條 留日學生監督處因繕寫文件及其他特別事務得酌用雇員。

第四條 留日學生監督辦理各項事務，除應行商承教育部或駐日公使辦理各項外，均由監督裁奪其辦法以管理規程定之。

第五條 留日學生監督處月支經費如左表：

職別	月薪	公費	郵電雜費
監督	六百元	二百元	五百元
科長	二百元		
一等科員	九十元		
二等科員	六十元		

第六條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由監督商承教育部呈請修改。」（註五）

靖國軍鄂軍將領王安瀾部，佔領陝屬平利縣。

靖國軍鄂軍將領王安瀾部，於本月十日進攻陝屬平利縣，本日上午十一時完全佔領。嗣後王氏電軍政府告知作戰詳情，電曰：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五日

三，九五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五、十六日

三九六

「(銜略)陽電計達。瀾於寒日率由巫溪出發，九日抵陝屬鎮平，計行二百六十里，中經剌刀棘榔心嶺等處，路極險峻，行軍殊爲困難。師駐鎮平二日，即於十日星夜飭隊向平利進發。鎮平至平利，計程三百六十里，至距平利百里吻山會師，令分三路進兵。十四日下午十二時，中左隊抵距平利四十五里之八里關，逆軍十五旅第八團，據守八里關上方核桃堡，該處山高路狹，形同井陘。敵人憑恃狹隘，上臨峭溝，我軍猛撲數次，俱限於地勢，爲敵火所壓迫。於是前隊分向左右擊襲，施司令憲武由中路，孫司令彬自右翼，劉司令興讓自左翼，各率隊擬拊播繞出敵人，三方攀嶺，猛勇射擊，賊不支向後方黑風聖退却，核桃堡遂爲我軍佔領，又跟踪追擊二十餘里，至上午八時，佔領茅河子黑風聖各要隘。敵見敝軍節節迫近，不及抵禦，遂倉皇棄平利，向與安逃竄。是日上午十一時，我軍完全佔領平利縣城。是役也，敝軍官兵，於一日內，忍飢追馳一百三十餘里，猛攻狂奔，奪取十數山頭，傷斃敵兵數十名，追獲槍械百餘枝，我軍傷亡僅七八人，現仍極力整頓隊伍，一俟葉軍長到後，一同會師進攻，先此電聞。王安瀾叩。霰。」(註六)

註一：「東方雜誌」，卷一五，第一一號，頁二二一。

註二：「政府公報」，第九七七號，頁三九五。

註三：同註二，第九七七號，頁三九六。

註四：國史館專檔：「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護法戰役案」，頁二九A—三〇A。

註五：同註二，第九八二號，頁五六九。

註六：「革命文獻」，第五〇輯，頁三四三—三四四。

十六日 北京國會三開副總統選舉會，因未足法定人數流會。

北京國會曾於上月五日和本月九日召開副總統選舉會，皆因研究系和舊交通系之議員不出席，致遭流會；本日第三度開選舉會，仍因未足法定人數，復流會。

爲何北京國會能一致推舉徐世昌爲總統，却未能順利選出副總統？蓋北京國會係由安福系所操縱，安福系本擬舉段祺瑞爲總統，因係繼馮國璋之後，恐引起直系不快。且段本人亦不願捨去實權，而取徒

擁虛名之總統，故幾經研討之後，乃以畧諸徐世昌。以徐與北洋派關係甚深，平日於直、皖之間尚無偏倚，又係文人，舉爲總統，既可平直系之心，而對皖系亦無力加以牽制。至副總統一席，更屬虛位，原定與直系第二位之曹錕，以表示段之寬宏大量，並藉以離間馮、曹，使不至聯爲一氣，多生阻力，此是皖系之打算。詎料議會開後，徐之總統，以各系皆表贊同，果獲順利選出，而曹之副總統，則波折橫生。蓋當時新國會中，安福系雖佔絕對多數，然以選總統，則仍非獨立所能成。研究系向不肯與之合作，此外交通系亦佔百數十席，果肯全部參加，固可湊足法定人數。無如該系分爲新舊兩派：新交通系以曹汝霖爲領袖，自以安福系爲馬首是瞻；舊交通系以梁士詒爲領袖，梁與徐樹錚惡感極深，又忌曹之後來居上，因而對安福系力持反對態度。其實研究系與舊交通系，均非對曹錕不滿，祇因不甘令安福系如願相償，故必加以破壞。其表面理由，則以南北雖暫時分立，然鬩牆之爭，終宜言歸於好，今總統既屬北方，自應以副總統留畧南方，庶於將來議和時，較有迴旋餘地。若一併舉北方，不啻閉和平之門，使南北長此相持，殊非國家之福。其言頗爲正大，安福系苦無以難之。而舊交通、研究兩系，又要約甚堅，雙方一致不出席副總統選舉會。除了上述政治原因外，另還有錢的因素，蓋國會議員無法拿到滿意的選舉費，大部分議員亦相率不出席，致選舉會不足法定人數，三遭流會，副總統一席仍無法產生。（註一）

附錄：丁中江：副總統難產（註二）

（前略）

段祺瑞對吳佩孚的憎怒到了極點，可是形勢比人還強，吳佩孚所據有的形勢已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段爲了投鼠忌器，又不能對他採取過份的行動，於是只好再回過頭來拉曹錕。自徐樹錚私下答應支持曹錕爲副總統後，由於吳佩孚的行動，段早否定了曹的副總統，現在爲了緩和吳佩孚，於是又舊話重提，支持曹錕爲副總統，以交換吳佩孚不要再反對安福國會，割斷吳和西南方面「合唱」和平的論調。於是，段派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前往保定，向曹錕說明，即日進行副總統的選舉，將以曹錕爲唯一候選人；又派國務院祕書曾雲霽前往奉天去見張作霖，勸他顧全大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六日

三九八

局，同意曹錕爲副總統；同時授意安福國會，不要再提關於懲辦吳佩孚的一切動議。

曹錕在保定頗有兩面作人難之苦。北方皖系對他誤解甚深，而吳佩孚又不聽話，他認爲副總統已沒有希望。怎知，段的代表吳炳湘却帶來了好消息，他真是喜出望外，馬上派曹錕到北京進行副總統的競選活動，同時派另一位兄弟曹鈞到奉天拉羅張作霖。

十月三日安福系的國會議員舉行茶會討論選舉副總統問題，衆議院議長王揖唐宣讀了段祺瑞向國會推薦曹錕爲副總統的信，內云：

「燕蓀、一堂議長執事：比者副總統選舉，諸君應有一致之主張，祺瑞與安福諸君子本有一日之雅，敬舉所知，以備參考。曹經略使認戰湘中，功績昭然，維持大局，不爲異說所撓，若能當選爲副總統，必能翊贊元首，尊重法律，裨益國家，區區一得，尙希鑒察及之。專此敬頌議祉。段祺瑞拜上。」

王還補充說：「芝老功成不居，推賢選能，他的人格何等可欽，我們應該順從他的意旨。」

在這茶會上大家決定於十月九日進行選舉副總統。十月六日安福俱樂部舉行幹事會議，段命徐樹錚出席，說明推薦曹錕爲副總統的原因。但是，安福系議員認爲他們選徐世昌爲大總統已經盡了義務，現在選副總統不能再盡義務，換句話說：如果要他們投這神聖的一票就要有代價，而曹錕又不肯出錢，他認爲北京政府還欠他的軍費，這一來，就苦了王揖唐，經過他的奔走，決定由北京政府付還曹錕軍費一百五十萬元，用這筆錢移作副總統的運動費，規定每張票二千元，當晚簽發支票。

曹錕認爲天下事已定，自己做副總統的美夢立刻就要實現，他盼望十月九日早些到來。不料當這天兩院議員舉行副總統選舉的聯合會時，議長梁士詒正在主席台上等待到達法定人數進行投票。可是出席的議員却是小貓三兩隻，稀稀落落，一點也不踴躍。祕書處打電話四方去催，也不見來，上午的會就流產了。下午繼續開會，到的人仍很少，王揖唐建議一方面把議會大門關起來，只許進不許出，一方面派軍警四出拉人，以湊足法定人數。他的建議才一宣佈，就看見坐在議席上的議員紛紛奪門而出，拉的人還沒有來，已來的又走了大半。

於是副總統的選舉又流產了。

皖系雖然由徐樹錚一手組成了安福系的國會，可是就在選出徐世昌爲總統後，這個「段記的安福國會」却起了變化，因爲研究系是不與安福系合作的，研究系在十月八日開了一次會，決定選舉馮國璋爲副總統，反對選曹錕，如果段系一定要選曹錕，研究系就以不出席爲抵制。不過研究系議員人數很少，在國會中無足輕重。但另一個素與安福系合作的舊交通系議員人數卻不少，他們竟也和研究系採取同一立場，不出席選舉會，於是選舉副總統的大會就因不足法定人員而流產。

十月九日，選舉副總統大會進行的下午，舊交通系議員有五十餘人到萬牲園參加周自齊出面邀請的園遊會，沒有工夫參加選舉。安福系在選舉會中集中向梁士詒施壓力，梁士詒不得已只好寫一個便條，交給劉恩格、杜特、王印川乘坐汽車到萬牲園，想把這些遊園的議員請回去投票，可是這些議員們却故作閑情逸緻，拒絕離開萬牲園。這時王揖唐也趕了來，他坐了一部大汽車，死拉活扯，才拉了八位議員。

議員們對投票冷淡的另一原因是因爲看見報載，曹錕以十萬元納劉喜奎爲「簞室」，甚爲寒心，認爲一個劉喜奎要值五十個議員的身價，因此都罵曹錕慳吝，可是曹也有他的道理，他想你們選我來保你們的江山，還要我掏腰包，太不公平了。選徐時，一切活動費是在借款項下開支，選我的運動費却要我在我的軍費中開支，更不公平道，何況我已匯過八十萬，不能再拿錢了。

十月九日選舉副總統會流產後，又定十月十六日繼續選舉。王揖唐知道舊交通系的杯葛，與徐世昌態度有關，於是他邀梁士詒一同去見徐，請徐表示一個明朗態度，可是徐說：「以我今天所處的地位，對於副總統應當速選，遲選以及選何人，都不便表示意見。」

十月十四日，周自齊又邀了一批議員到天津去，把自己在英租界球場廿九號私邸讓出來作議員總招待所，另在四家天津著名的旅館分設四個招待所，議員們陸續到天津的，約有一百四十餘人，他們飲酒看花，徵逐花草，及時行樂，意興盎然，當他們興盡後，乃開了一次談話會，準備聯名推出促進南北和平，推遲副總統的選舉，兩項建議。而舊交通系領袖梁士詒也在北平正式表示，如果選舉北方人爲副總統，則南北和平，遙遙無期。

副總統選舉流產顯露了幾點：第一，研究系和舊交通系本來互相敵對，可是到了反曹錕爲副總統問題時，兩個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六日

四〇〇

政客集團却合流了。第二，舊交通系自張勳復辟時即依附段祺瑞，現在舊交通系却和安福系分道揚鑣，顯示出舊交通系一面倒向徐世昌，而徐世昌在總統當選後即和段祺瑞分了家；第三，安福系也不全聽段的話。

段的安福系政治任務只達到了一個目的，就是攆徐去馮，此外一無收穫。

十月十五日王揖唐派安福系「大將」議員克希克圖偕同八名孔武有力的議員，乘坐專車到天津來綁議員的「票」。王揖唐在天津的私邸派出一批家丁，分乘八輛汽車開到天津的新火車站，等待肉票一到，就立刻押上開往北京的專車。

克希克圖一行分乘四部汽車，先到四家招待議員住的旅館中去找「逃兵」，可是四批都撲了個空，在四家旅館中，一個議員也沒有找到，問旅館中人可知能們去了那裏？旅館中人回答說不知道，於是四批人都集中在一塊，克希克圖再下命令，直奔英租界球場二十九號周自齊寓，結果也一樣撲了個空。他們帶着失望的心情漫無目的的在街上尋找，果然在馬路上碰到議員在百貨公司買東西，於是一把扭住他，軟騙硬逼，終於打聽出周自齊正在南市妓院內吃花酒，這位議員因為怕太太，不敢進妓院，溜了出來在馬路上漫遊，不料被克希克圖等抓到。

於是克希克圖集中人馬，直奔南市妓院，這些議員們「倚紅偎翠」，正在溫柔鄉中享受，克希克圖率領孔武有力的議員以及雄赳赳氣昂昂的打手衝進妓院，這時已是十五日深夜三點半鐘，他們不問三七廿一，只說奉了王議長命，請各位上車，就像拉小雞一樣，死拉活扯，被綁票的議員則亂嚷亂叫，天津警察誤會為真的發生了綁票，喝令停車檢查，直到押車的議員繳驗議員證章，才讓車子開行。

被綁票的議員們要求先回旅館拿行李，也不被綁架的議員允許，一個個送上火車，火車已升火待發，議員們一上火車車就開了，可是因為黑夜漫漫，很多議員在火車站混亂中溜脫，有些議員到了北京車站，躲到廁所間不出來，仍乘原班火車回到天津。

十月十六日，王揖唐又在北京派出汽車多輛，分途去抓議員到會投票，警察總監吳炳湘也派出武裝警察在西城放哨，禁止議員離開會場。可是如此綁票和拉人，到會的議員仍然是少得可憐，這一幕副總統選舉仍然流產。

安福系還想對梁士詒施壓力，梁士詒有徐世昌做後台，根本不吃這一套，態度非常強硬，他表示如果安福系仍

然強壓和不擇手段進行副總統的選舉，他就辭了參議院議長以爲杯葛。安福系不願事情鬧得太大，就去請示段祺瑞，段認爲對曹的競選副總統已經盡了最大努力，既然人力不能挽回，但求於心無愧，乃決定不再進行這種徒勞無功的選舉。

安福系領袖王揖唐覺得自己很丟面孔，就托病到湯山休養。曹錕也覺太掃興，亦在保定稱病。

北京政府給予曹錕一等大綬嘉禾章。

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於本日下令授予曹錕一等大綬嘉禾章（註三）；但曹錕予以拒絕，原來總統府銓敘局沒有查明曹氏早已得過此種勳章。爲了補救這次錯誤，徐世昌乃改授曹氏以九獅紐寶光金刀一柄，刀上嵌有鑽石三顆，珍珠九顆，軟鋼製造，可以伸展自如。（註四）

北京政府國務院致函外交部，以督辦參戰事務處爲中日共同防敵事宜之最高統率機關。

原函曰：

「逕啓者：茲經國務會議議決，關於中日共同防敵事宜，由督辦參戰事務處主辦，即以該處爲最高統率機關等因，除分函外，相應函達貴部查照可也。」（註五）

北京政府公布修改「福建暨南局章程」。

「福建暨南局」是專辦華僑事務的機構。本日，北京政府公布其修改章程如下：

第一條 本局定名爲福建暨南局。

第二條 總局現設於廈門至省內各處，及海外各商埠，如有應設分局時，由省長酌定或由總理呈奉省長核定之。

第三條 本局之職務如左：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六日

四〇二

甲、關於回籍華僑保護及招待事項。乙、關於呈請官廳批准之華民規畫事項。丙、關於華僑教育事項。丁、關於華僑實業事項。戊、關於旅行券及證明事項。己、關於華僑狀況調查及報告事項。庚、關於海外募集公債及代理招股事項。辛、關於本局各項造報事項。

第四條 總分局置左列各科：

總務科、調查科、交際科。

第五條 總局置職員如左：

總理、協理、顧問員、幹事長、幹事員。

第六條 分局置職員如左：

主任、幹事員。

第七條 總協理、主任任期均三年，但得由省長委派連任。

第八條 除總理、協理、主任各一人，幹事長每科一人外，其顧問及幹事員均由總理、主任各按事之繁簡酌定之。

第九條 總理主持本局一切事務，對於各員有指揮監督之權。

第十條 協理襄助總理執行一切事務，總理有事故時，由協理代行其職權。

第十一條 顧問員專備本局之諮詢。

第十二條 總務科凡文書、庶務、會計、繕譯及給發旅行券事件屬之。

第十三條 調查科凡實業教育及華僑狀況應行調查報告事件屬之。

第十四條 交際科凡關於招待保護及交涉事件屬之。

第十五條 總理協理由省長就華僑中聲望卓著，家道殷實者，選擇委任之，仍分咨內務部、農商部備案。

第十六條 顧問員為名譽職，凡聲望較著與華僑有關係之中國人，均可由總理延充之。

第十七條 幹事長、幹事員由總理委任之。

第十八條 本局於必要時得開會徵集各埠華僑之意見。

第十九條 省內分局主任由總理推舉合格人員，各埠分局主任由該埠商會或其他公共機關推舉合格人員，均呈由省長委任，並咨行內務部、農商部備案。

第二十條 分局主任受總理之監督指揮。

第二十一條 分局幹事員由主任擬具相當人數函請總理委任之。

第二十二條 分局幹事員受該分局主任之監督指揮。

第二十三條 總分局辦事會議及行檢規則，由總理定之，但須得省長之許可。

第二十四條 總分局經費應按照預算案，額定數目，勻配開支，不得加增。

第二十五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省長修正之，呈部核定施行。

第二十六條 本章程自公布日施行。（註六）

伍朝樞、徐謙、汪兆銘等南方重要人士集議，解決陳炯明被免除惠潮梅稅務督辦兼職問題。

粵、桂兩系在廣東之明爭暗鬥，範圍甚廣，桂系除了免掉廣東省長李耀漢之職，且由軍政府下令解除陳炯明的惠潮梅稅務督辦兼職，改派劉志陸為潮惠鎮守使，並令桂軍劉志陸部集中潮汕，劉達慶部集中惠州，以打擊粵系勢力。（註七）

陳炯明被免去惠潮梅稅務督辦兼職，甚表憤慨，聲稱擬暫率軍隊移駐廣東。為解決與平息此事，伍朝樞、徐謙、汪兆銘、魏斯旻、冷遜、陳策、褚輔成、方聲濤、廣東海關副監督施家霖、及與福建、浙江、廣東各方面有關係之海軍要人，於本日在海軍俱樂部集議，決定此後由督軍派遣惠潮梅稅務監督一人，另由陳炯明，方聲濤、呂公望各軍，各派委員一名，在該監督下處理稅務，每月按分率分配各軍軍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六日

四〇四

費。此項決議，後得督軍莫榮新之承認，問題始獲得解決。（註八）

由於桂系處心積慮的想把粵軍勢力趕出廣東，故最後迫使陳炯明與北軍閩督李厚基成立停戰協定，

以便由閩南調回粵軍以對抗桂軍。（註九）

意大利騎兵過長春，受到我國當地軍政各界歡犒。

本日，意騎兵二百餘名過長春，我軍和日軍皆向其表示友好，意軍對我頗表友善和敬意，對日軍則故意侮慢，雙方幾釀成衝突，後經俄站長調停始罷。其經過情形如左：

意大利國騎兵過長二百四十名，馬二百二十四匹，軍佐三人，軍官名米哥里。當由長春軍政警商各界，具備牛一隻、羊四隻、白麵十袋、百菜二百觔，到站歡犒。意軍異常喜悅，當時下車與我在事軍隊，行舉槍禮，對於招待各員，亦頗表敬意，唯對於日人，則異常侮慢。日兵站司令言，此次車本係日本應用，特為讓與意軍等語，意在示好。乃米哥里答云，此係用俄國車，與日本不相干，毋須承讓。日人言，雖是俄國車，現因日本出兵過多，隨時要用，若不與日接洽，日本頗不願意。米答云，我只知道照北京公使定規的辦，並不受何國車站臨時之變更，你們有話向北京公使說。日人云，此次係共同出兵打仗，彼此要格外親睦，事事接頭，我國方好招待。米答云，我只奉令出兵到滿洲里，並不問與貴國共同打仗，毋須事事接頭。日人云，既如此說法，第二次貴軍到時，我國就不招待。米與巴爾穆等同發一大笑云，用不着。其時軍官態度輕慢，殊令日人難受，日司令即悻悻而去，又一日人問意軍共有若干。米答云，你去問北京公使。日人以種種受辱，遂調集軍隊多人到站，意示恐嚇。意軍乃告俄國站長云，此係俄國車站，不能容日軍騷擾，請速驅逐。俄站長乃以調和之語令日兵出站，日人亦無如何也。意軍不久即開車，問意軍此次對日之原因，實由在奉時，問日人要車，日人故意少給，甚至有因半個車，亦頗持爭議，意人嗤其為小孩子，加以二道溝日本副司令又係年輕傲慢之徒，故有折之也。但雙方感情既傷，二三次到時，當必更有笑話，然亦可以覬西人對日本之態度。（註一〇）

註一：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八一。

註二：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第三集，頁八二——八七。

註三：「政府公報」，第九七八號，頁四三四。

註四：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四冊，頁一六九——一七〇。

註五：前北京政府外交部編：「外交文牘（民國元年至十年）——中日軍事協定共同防敵案」，頁一八。

註六：同註三，第九八三號，頁五八九——五九〇。

註七：同註四，頁一七六。

註八：民國七年十月二十日，上海「時報」。

註九：同註四，頁一七七。

註一〇：「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四〇一。

十七日 國父孫先生文致書康德黎夫人，告以在滬從事著述以啓迪國人思想。（註一）
北京政府公佈「橡屬升用辦法」。

本日，北京政府國務院經呈總統核准公布施行「橡屬升用辦法」，茲誌該呈文和升用辦法內容如下

「爲擬訂橡屬升用辦法，呈請鑒核公布施行，事據法制、銓敘兩局會呈稱，查外省委任職期滿人員，前准湖南等省援照文職任用令第四條第五款之規定，呈保升用，均因外官制未經釐定，呈奉 指令，俟外官制頒布後，再行核辦等因，嗣經銓敘局呈明應否由法制局會同另定各省區公署橡屬升用辦法，奉批閱等因，現經法制局擬訂橡屬升用辦法七條，會商意見相同，謹繕清摺，呈請轉呈公布等情前來，茲經覆核尙屬可行，理合呈請 大總統鑒核公布施行，謹呈

橡屬升用辦法：

一、各省省長公署、各特別區域都統署之橡屬，凡爲一科之主任者，均爲薦任待遇，屬於各科者，爲委任待遇。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六、十七日

四〇五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七日

四〇六

各道尹公署之橡屬均爲委任待遇，但就各科主任中，擇其最要者，得爲薦任待遇。

二、薦任待遇橡屬自就職之日起，繼續在職滿三年以上，確有成績者，得由各省區最高行政長官，咨呈國務總理呈請 大總統核准以薦任文職用。

三、委任待遇橡屬自就職之日起，繼續在職滿三年以上，確有成績者，得由各省區最高行政長官，咨呈國務總理呈請 大總統核准以委任文職用。

四、各省區依前兩款之規定，每年保送橡屬每省長公署不得逾八人，每都統公署不得逾四人，每道尹公署不得逾二人。

五、各督軍公署文職待遇人員，得準用省公署橡屬之規定，由各督軍查照第二款、第三款之辦法保送，但每年每督軍公署不得逾八人。

六、左列各官署人員，得準用道尹公署橡屬之規定，由各該長官查照第二款、第三款之辦法，呈由主管部總長保送其各官署，每年應保人數分列於後：

各外交特派員公署二人

各海關監督署二人

各鹽運使公署三人

各省區財政廳（省四人區二人）

各省教育廳二人

各省區實業廳二人

七、自本辦法施行之日起，各省區、各公署辟委橡屬各督軍公署委用文職待遇人員，及前款各官署委用人員，應由各省區最高行政長官，各督軍或前款各官署長官，將各該橡屬或委用人員之姓名、籍貫、資格及就職日期，報由銓敘局註冊，其在本辦法施行前，辟委之橡屬或委用之人員，現仍繼續在職者，併須查照補報。」（註二）

北京政府海軍部修正海軍學生考選章程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各條。

本日，北京海軍部公布修正海軍學生考選章程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各條，條文如下：

第二條 考選海軍學生之期間及名額應由部臨時酌定，並先期啓行各省一面登報通知。

第七條 僑民子弟如願應考者，應呈請駐紮該處之本國公使或領事官，依本章程所定考格揀選，按期分別答呈外交部轉送與考。

第八條 海軍中等官以上之官佐，得准以合格之子第一人，呈部保送考選，惟每員祇以保送二次爲限。

第九條 海軍官佐中如遇有陣亡或因公殞命有事實可以證明者，其子嗣如果合格，准由該家屬呈部應選。

前兩條之規定雖不在選考期間，得准其隨時呈送，由部考核，果係合格，交司存記，如遇學校中有相當之額缺，准予插班以示優異。

第十條 送考各生均應於部定考選日期前，攜帶四寸相片一張，逕赴考選委員會報到，逾期概不收錄，其往返川資寄宿等費，除依本章程第一條選送各生由各該省行政長官籌給外，其餘均由自備。（註三）

北京政府通電各省區巡閱使和督軍，除有專案外，一律不准增募軍隊。

北方各省區督軍、巡閱使，常擅自增募軍隊，所招之兵又不嚴加訓練，致軍紀敗壞，與盜賊勾結，爲亂地方。本日，北京國務院參陸部，特轉達總統命令於各省區督軍和巡閱使，除有專案外，一律不准增募軍隊。原電如下：

「保定曹經略史、盛京張巡閱使、蚌埠倪巡閱使、北京抄送龍巡閱使、濟南張總司令、浦口王巡閱副使、各省督軍、宜昌吳總司令鑒：統密。奉大總統令，簡軍首重寬實，而治兵務在求精。當此內訌未甯，外憂方急，尤應修明戰備，以禦不虞。惟自軍興以來，各省所添軍隊，隨地招募，專務求多，於教育之法，管束之方，皆未講求，甚且徒手坐食，裝械不齊，僅擁虛名，無裨實用，若不亟謀整頓，何以肅戎政，而張國威。乃者抒袖告罄，民生日蹙，轉輸不繼，乞貸外人，猶復支絀，騰挪未能以時計授，長此以往，其何以支，自應體察情形，量爲限制。各省統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七、十八日

四〇八

兵長官等，肫誠爲國，諒有同情。嗣後各省區，原有軍隊，亦即責成各該長官，申明紀律，認真訓練，期成節制之師，以爲國家之用，除有專案外，一律不得再行增募，以節餉源。其有轄境遼闊，伏莽潛滋地方，仍著遵照前電，就現有軍隊，妥爲佈置防緝，用保治安，勿涉疏忽。現在歐戰將終，協約各邦，羣倡環球減削軍備之議，對內外皆應豫籌，尙其共體時艱，咸喻此意等語。特達，院參陸部彙印。」（註四）

北京政府總統府顧問，美人韋羅貝（W. W. Willoughby）向徐世昌提出南北調和意見書。

北京政府總統府顧問美人韋羅貝，於本日向徐世昌提出南北調和意見書，即由新舊國會選派同等人數之議員，在上海組成聯席會議，制定憲法，追認徐世昌爲大總統，並選舉南方領袖一人爲副總統，俟憲法告成後，聯席會議及南北國會同時解散，根據憲法重選新國會。（註五）

川邊鎮守使陳遐齡，因英副領事賓錫孟之調停，派韓光鈞與藏軍訂立停戰條約於絨霸岔。（註六）

註一：「國父年譜」，下冊，頁六八四。

註二：「政府公報」，第九八三號，頁五八七—五八八。

註三：同註二，第九八二號，頁五六一。

註四：國史館專檔：「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護法戰役案」，頁三〇B：三一B。

註五：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九七。

註六：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四〇五。

十八日 廣州非常國會選舉林森為參議院議長。

本日，廣州非常國會選舉參議院議長，出席議員一百三十九名，林森得一百零七票當選。（註一）

廣東海關監督兼交涉員羅誠向軍政府表示：此後與北京政府斷絕關係，服從軍政府之命令。（註二）

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晉謁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勸其速謀統一。

本日下午四時，甫自美國返任之駐華公使芮恩施，晉謁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勸其速謀全國統一。芮氏表示：對中國和平之希望，乃美國全體人民之希望，但此事究屬中國內政，如爲外人左右殊多不便，徐氏答稱：「余現在依和平之方針，有所計劃，但恐今日如公然表示和平，反使南方有過大之要求，故寧暗中謀和平之進行，謹謝貴國之好意。」（註三）

註一：民國七年十月二十日，上海「時報」。

註二：民國七年十月十九日，上海「時報」。

註三：同註一。

十九日 廣州軍政府暫設財政署處理財政事務，以楊增孫爲署長。

本日，軍政府決議在財政部未正式之前，暫設財政署，以處理財政上之事務，並議決財政署組織條例六條。任命楊增孫爲署長。（註一）

北京政府外交部函日本使館，以督辦參戰事務處爲中日陸軍共同防敵事宜之最高統率機關。

原函曰：

「查中日陸軍共同防敵事協定第十一條，有作戰行動，俟適當之時機，經兩國最高統率部商定開始之等語。茲本國政府決定以督辦參戰事務處爲最高統率機關，相應奉達貴代公使，即希查照爲荷。」（註二）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八、十九日

四〇九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十九、二十日

四一〇

北京政府裁撤甘肅提督，改設甘州護軍使，並任命馬安良為護軍使，未到任前，著馬麟暫署。（註三）

北京政府派黑督鮑貴卿兼充濱黑鐵路督辦。（註四）

日本外相內田康哉，非正式聲明改變對華政策，停止西原借款。

上月二十九日，日本寺內內閣解散，原敬內閣成立。南方護法軍政府即派代表赴日本，要求原敬內閣改變寺內內閣援助北方軍閥之政策。原氏雖面許，但不為正式表示。（註五）

本日，日本外相內田康哉，非正式聲明對華政策，表示此後對華決不採秘密外交，亦不偏南北，並停止前寺內內閣進行之西原借款。（註六）

註一：民國七年十月二十日，上海「時報」。

註二：前北京政府外交部編：「外交文牘（民國元年至十年）」——中日軍事協定共同防敵案」，頁一八。

註三：「政府公報」，第九八一號，頁五二七。

註四：同註三。

註五：劉彥著、李方晨增訂「中國外交史」（下），頁五二九—五三〇。

註六：民國七年十月二十日「順天時報」。

二十日 廣東軍政府通電各省：「茲後凡任命護法各省文武官吏，悉以軍政府之命令行之。」

本日，廣東護法軍政府以政務會議名義通電各省，略謂：此次軍政府已受國會委託，代行國務院職權，並代攝大總統職權，茲為尊重法制，維持統一，茲後凡任命護法各省文武官吏，悉以軍政府之命令行之。（註一）

護法粵軍第二支隊司令部在長泰正式成立。

本日，蔣中正在長泰舉行護法粵軍第二支隊司令部成立典禮，先生自爲文祭告，內容略曰：

「伏願而今而後，戰必勝攻必克，統一中華，平定全亞，威振寰瀛，光耀兩極，完成革命偉大之盛業，皆白神靈所賜也。……。」（註二）

翟汪就代理廣東省長職。

北京政府所派之廣東省長李耀漢，已於上月二十日爲軍政府免職，並以翟汪代理；本日，翟汪就任（註三），並發出佈告曰：

「代理廣東省長翟，爲佈告上任事，照得本代省長規定於本月二十日午時，接印視事，合行佈告，仰所屬官民人等，一體知照，此佈。」（註四）

原廣東省長李耀漢雖免省長職，但仍任肇慶軍總司令，蓋該軍之軍費，大半由李氏所經營之賭場供給。古日光仍爲肇陽羅鎮守使。

此次廣東省長任命問題得以解決，乃廣東省議會議長李福林斡旋之功。

川藏停戰條約訂立後，再締結退兵條約四條。

川藏停戰條約訂立後，甘孜所屬統霸分山地方之邊藏二軍，仍干戈未息，復由英駐紮寧靜副領事寶錫孟居間調停，乃締結退兵條約四條，要點如下：

退兵時間，自中曆十二月十七日至十二月三十日；並規定自退兵日起，漢藏各軍於停戰後一年間，不得再進一步，聽候中國大總統及達賴派員在昌都交涉解決辦法；聲明此約爲停戰退兵條約而非正式議和條件。（註五）

「中法協進公會」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蔡元培應邀致開會詞。

「中法協進公會」是由鐸爾孟、李石曾和中法各界名流所發起；本日，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蔡元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二十日

四一二

培應邀致開會詞，詞曰：

「今日我中法學務聯合會同人所發起之中法協進會開會，承諸位男女來賓惠臨，並承法國公使及我國立法行政界諸名公蒞會，本會榮幸之至。方今世界大勢，漸由國別而進於大同，不特政治問題，交涉頻繁，即教育實業諸問題，亦無不有賴於各國人民互助。故歐美各國，對於此種問題，常有萬國協進會之舉。我國向無此習。故同人等先從兩國國際間著手。至所以首先舉行中法協進會者，則亦有特別之原因二。其一，中法關係有特別密切之點。就實業上觀察，中法同為小農制。我國留學生之習農業者，留法最多；華工之赴法者，已在十萬人以上。就教育上觀察，中法哲學家美術家類似之點甚多。鄙人曾於華法教育會演詞舉其例。法國革命之前，其思想家常引中國道家儒家之言以提倡自由平等；而中國革命以前，中國學者又譯述盧梭孟德斯鳩等學說以提倡自由平等；互相為師，阿拉教授曾言之。此非兩國間有特別之關係與？其二，中法關係有亟待促進之點。中英中美之關係，在我國業已發展。如中學校之外國語，多用英文；如青年會、清華學校、香港大學等，皆其例。而中法間則無此等好現象，有待於兩國同志之經營。同人因此有中法學務聯合會之組織。然茲事體大，決非本會少數人所能負擔。故乘此教育部召集中學及專門以上各學校校長會議，各地方教育家同時來京之機會，特開此協進會以討論之。所應討論各問題，已於通告中提出，深望到會諸君，各以志願分別簽名於討論會題名冊。自明日起，將分組討論，而後以二十七日報告討論之結果於大會。本日承法公使、梁議長、傅總長、熊督辦、張局長及陸總長、葉次長代表魏、華兩先生惠允演說，必有崇論宏議足以指導吾人者，願到會諸君注意焉。」（註六）

本大會會期自本日起，原定至二十七日止，但因議題討論不完，嗣延至十一月三日閉會。（註七）

會中討論中法有關之種種問題，而以學務、實業為重點。（註八）

註一：民國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上海「時報」。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上輯，頁七四。

註三：民國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時報」。

註四：民國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上海「時報」。

註五：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三四。

註六：「蔡元培先生全集」，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二版，頁七六四—七六五。

註七：民國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順天時報」。

註八：民國七年十月十五日「順天時報」。

二十一日 法國總統普嘉賚，電賀我國國慶暨徐世昌就任總統職。

本日，法國總統普嘉賚，電賀我國國慶和徐世昌就任總統，電文曰：

「大中華民國

大總統閣下：茲值

貴大總統榮任，暨

貴中華民國舉行國慶之日，本大總統謹以法國全體國民名義，敬致

貴大總統誠摯之賀忱，實深榮幸！并祝

貴大總統主持國政期內，使堅果不撓之中國，進於正義，而臻最強盛之域。

法國大總統普嘉賚」

徐世昌嗣於二十三日，覆電曰：

「大法國

大總統閣下：本大總統就任於中華民國國慶之日，辱承電賀，良深欣感！茲特敬達謝忱，并頌

貴國果毅高尚，國民之幸福，及

貴國之昌隆盛大。

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註一）

註：「政府公報」，第九八六號，頁六七五。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二十、二十一日



二十三日 北京政府兼代國務總理錢能訓，電護法軍政府總裁岑春煊等，請設法解除南北紛爭。

北京兼代國務總理錢能訓，公開致電廣州軍政府岑春煊、陸榮廷、李烈鈞、林葆懌、唐繼堯、劉顯世、熊克武等，請設法解除南北紛爭；此爲北京政府對南方用兵以來，直接向西南通電，並表明和平態度之第一聲。原電云：

「比者四方不靖，兵禍相尋，苦我人民，勞我將士。追溯用兵之始，各有不得已之苦衷，而國力既殫，紛爭未息，政治擱滯，百業凋零，僅就對內而言，已岌岌不可終日。況歐戰現將結束，行及東亞問題，苟內政長此糾紛，大局何堪設想？夫歐西戰禍，誼切同仇，猶復尊重和平，致其勸告，矧均屬邦人，奚分南北？安危所繫，休戚與同，豈忍以是非意見之爭，貽離析分崩之患。試念戰禍蔓延，窮年累月，凋殘者皆我之國土，耗散者皆我之脂膏，傷亡者皆我之同胞，同室操戈，識者所痛。推其所至，適足以摧傷國脈，自蹙生機。當茲國步艱難，一髮千鈞，再事遷延，噬臍何及？邇者東海膺選，首倡和平，能訓等謬忝政席，俱同斯旨，用掬誠悃，敬告羣公：倘念民困已深，國家爲重，不遺愚陋，相與籌維；各該省一切軍政、財政及用人諸端，無妨開誠布公，從容商榷。善後辦法，更僕難詳，大要在收束軍隊，厲行民治，以勞來安集之政，收清淨寧一之功，俾國脈漸蘇，民生自厚。若法律問題，雖爲當日爭端所繫，第是丹非素，剖決綦難。以今日外交吃緊，若舍事實而爭言法理，勢必曠日持久，治絲益勢。陸沈之憂，迫於肩隄，謂宜先就事實設法解紛，而法律問題俟之公議。凡茲愚慮，悉出眞誠，諸公愛國夙殷，審時尤切，慮難匡濟，當有同心。尚祈示我周行，俾資商治，引領南望，翹佇德音。」（註一）

北京政府通電各省督軍省長，當此倡議南北和平統一之際，各省仍應督飭境內各軍嚴密籌防。

本日，北京政府國務院致電廣州軍政府岑春煊等，請設法解除南北紛爭；旋又通電北方各省督軍、

省長，表示當此中央倡南北和平統一之際，仍應修明戒備，妥慎布置，勿藉口息爭，致涉鬆懈。原電云：

「銜略。統密。上年西南肇釁，致啓兵戎，擾攘頻仍，未遑休息，凡我前敵將士，櫛風沐雨，爲國馳驅，敵愾情殷，至堪敬佩。溯在用兵之初，中央不得已之苦衷，當爲國人所共諒。日下紛爭既久，國力頗殫，地方日有彫殘，政治因之擱滯；且歐戰結束，行及東亞問題，對於國內兵禍，尤不能不迅圖解決。此次東海膺選，首倡和平統一之議，倘西南諸省，果能及時悔悟，固當示以寬大，俾其同我太平；能訓等備位樞府，亦同斯指。茲擬布大義，先以和平爲標識，冀促統一之進行，通電西南，勸其內嚮，原電發後，另當寄閱。惟大局糾紛未定，誠恐前敵諸軍，於此中意旨，未能盡喻，用先撮要電達。諸公各秉軍符，有保衛公安之責，自必以地方爲重，保父爲先，督飭境內各軍，嚴密籌防，力維秩序，遇有土匪擾民，務當隨時剿辦，并希轉飭前敵軍隊，於前方駐紮各處，益當切實扼守，勿稍退縮貽誤，仍遵照前令，修明戒備，蒐簡軍實，妥慎布置，用備不虞，倘敵軍乘間進攻，仍當悉力堵禦，相機剿擊，以固疆圉，勿得藉口息爭，致涉鬆懈，是爲至要，院漾印。」（註二）

北京政府令准張勳免于緝究。

張勳發動「復辟」失敗後，遭北京政府下令通緝。本日，北京政府接受曹錕等之電呈，准免于緝究張勳。令文曰：

「據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曹錕等電呈，前安徽督軍、長江巡閱使張勳，因案獲譴，迭經電請赦免在案。該前使半鎮徐淮，宣勞民國，論功差足抵罪，現案內諸人，先後均邀寬典，請一體准免通緝等語。張勳前經通飭緝辦，本有應得之罪，惟既據該經略使等以前勞末容湮沒，同案已荷矜全，合詞籲請應准免于緝究，以示寬大，此令。」（註三）

北京政府海軍部公布修正海軍官佐進級條例施行細則第四、第九、第十等條。

本日，北京政府海軍部公布修正海軍官佐進級條例施行細則第四、第九、第十等條，條文如下：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二十三日

四一六

第四條 凡合海軍軍官進級條例第十三條，及海軍軍佐進級條例第十條之規定，特行升補者，應由該管長官按照本細則附表第三號列表呈部核辦。

第九條 海軍軍官進級條例第七條，及海軍軍佐進級條例第六條，所稱戰時係指國際戰爭及剿除非常內亂而言。

第十條 海軍軍官進級條例第十三條，及海軍軍佐進級條例第十條所稱戰時，祇以國際戰爭為限，但剿除非常內亂確在陣地立功者，得照戰時辦理。（註四）

熊希齡、張謇、蔡元培等，通電發起「和平期成會」。

本日，社會名流熊希齡、張謇、蔡元培、王寵惠、莊蘊寬、孫寶琦、周自齊、張一麐、王家襄、谷鍾秀、丁世嶧、徐佛蘇、文羣、汪有齡、王克敏、王祖同、梁善濟、籍忠寅、李肇甫、王芝祥、汪貽書、王人文、林紹斐，由宗龍等二十四人，通電發起「和平期成會」，原電曰：

「慨自國內構釁，想已年餘，強為畛域之分，釀成南北之局，馴至百政不修，土匪遍地，三軍暴露，萬姓流離，長此相持，何以立國？希齡等夙夜焦思，以為內爭一日不息，即國本一日不定，險象環生，無有終極。況歐戰將終，國際勢迫，若仍兄弟鬩牆，何能折衝禦侮？且不自謀和解，難逃世界責難，是以人心厭亂，舉國從同，各抱憂危，苦難宣達。希齡等外察大勢，內觀輿情，瞻顧前後，義難緘默，擬組織一平和期成會，為同情之呼籲，促大局之平和。凡贊成本會宗旨，切望同聲相應，協力進行，遽和局早成一日，即亂機減少一分，羣力增加一分，即國本早定一日，憂時君子當鑒斯言，謹布腹心，佇候明教。再本會宗旨，不分黨派，亦非政團，平和告成，本會即行解散，決無他種作用，謹併聲明。熊希齡、張謇、蔡元培、王寵惠、莊蘊寬、孫寶琦、周自齊、張一麐、王家襄、谷鍾秀、丁世嶧、徐佛蘇、文羣、汪有齡、王克敏、王祖同、梁善濟、籍忠寅、李肇甫、王芝祥、汪貽書、王人文、林紹斐、由宗龍等同叩。漾。」（註五）

「和平期成會」的發起人，是來自各黨各派，有來自國民黨者，有來自政學系、研究系和擁護黎元

洪、馮國璋者，甚至安福系的王祖同也被吸收，梁啟超也宣布結束政治活動。梁氏在當時未參加和平期成會，據稱：

「此屬吾個人之事，不含政治意味，其一因大病新起，元氣未復，醫者即力戒節省思慮，且必須轉地療養。吾平生擔任一事，必思積極負責任，此事籌畫奔走，既非病軀所堪，徒掛空名，則又何必。其二有數種著述，經營多年，迄未成就，皆由政治所牽擾，致荒本業。一年以來，閉戶自□，略成十餘萬言，但所就僅十之一二，自審心思才力，不能兩用，涉足政治，勢必荒著述，吾自覺欲効忠于國家社會，毋寧以全力盡瘁于著述，爲能盡吾天職，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非俟著述之願略酬，決不更爲政治活動，故凡有政治意味之團體，概不願加入。其三此會成否，及其效果如何，決不以吾一人進退爲輕重，故吾可以不加入。」（註六）

附錄：記京津之進行和平（註七）

比日和平聲浪雖高，只能謂爲空氣之醞釀，今日總統府有和平大會議，將發布一種布告，而天津方面，則由熊秉三氏領銜，各派要人，發一通電，改和平促進會爲和平期成會，即日成立。蓋至是朝野兩方面，對於和平已爲實行；著手之初期，錢氏雖爲代理內閣，然老徐有言，今爲趨重實際之時期，不必拘虛文，除副署布告外，更可先以閣員名義發電西南。此事先詢諸馮，馮當然無話說，後商之段，段云我豈不願和平，不過我主以統一求和平，非以和平求統一，此目的之政策不同，同歸而殊途，我今不在位，不謀政，無意見可言。錢以告徐，徐云：如此，亦不能再顧慮許多，遂定今日特開會議。布告與通電之措詞，通電注重西南，除述歐戰關係，中國地位存亡，民禍時艱等語，力稱東海一就任，即主持和平之苦心，以引起西南對徐之同情。布告則普及全國，範圍較擴，大旨引美總統立國不全賴武力之言，歐戰係敵國相爭，尚且息爭弭亂，豈有國內反不可調解？應付世界潮流，必須先保國際地位，宜舉國一致，與友邦提攜，灌輸民智，發揚民業，轉危救亡，在此一舉云云。徐於閣員退後，親自閱覽，酌修字句，即可發表，南北要位不動，各路人才登用等兩種表示亦須加入。其實際的辦法，雖定先就政治方面釜底抽薪，擇定各方各種勢力中心，預籌妥當安頓之法，但頗認爲：（一）權位支配，（二）軍隊收束之款費，爲兩大難題。而軍費一層爲尤難。第一層聞決計副座暫擱，或俟諸西南首領，明白認定國會問題解決以後，惟各省之督軍除原有之

要人不動外，大約須多添巡閱經略等名目，以資救濟。第二層則即應合登台前了之（了事必須錢）。一句話，今之錢，固不甚容易，但外交界頗傳美英對中國和平極熱心，有自願助和平巨款之說，而梁燕孫、周子虞確以全力有所運動。

在野方面，先之以和平促進會，即不出席赴津之交通系議員所發起，已而元老派軍人派認交通系之主張爲合於公共之心理，脫安福派趨向於交通系日多，乃由周子虞等發起聯合各黨派同策進行，推政潮較遠之熊秉三等爲領袖，發通電改名和平期成會，聲明不分黨派，並非政團，和平告成，即行解散，頗爲要言不煩，列名者熊希齡、張謇、領袖名流，王克敏代表馮，丁世嶧代表黎，李肇甫代表政學會，周自齊代表交通系及老徐，蔡元培、王寵惠代表舊國民黨中之名流，梁善濟等代表研究系（研究系本與馮等另擬立一和平協進會，因人少，且無另樹幟之必要，決合併）。由宗龍、王芝祥、莊蘊寬等担任疏通滇粵，大有羣山萬壑赴荆門之觀，惟真正安福王郎系、段系不在內。聞小徐近狀頗牢騷，聲言非取消梁周朱等特赦令，重行拿辦不可，亦竟無人理會。王郎狀甚氣憤，聲言和平亦無不可，擬自行在京另樹一幟，不能寄他人籬下云。此外又有和平請願會，則由政潮以外之學商界發起，頃假宣武門外儲庫營開會，亦以不分黨派，不是政團宣言，但係聯合國民分向南北政府請願與和平期成會之手續上及組合之分子微有不同耳。此會亦有大力者爲之主持，可望發生特別之力量。要之和平爲國民心理所同，今之主和派又有兼收並容之勢，實不能不謂爲前途之一線曙光。一般人又可以覺悟國民心理之勢力爲最大，以特別勢力論，宜莫如當初之老袁，然老袁末路終竟不能不爲國民公共勢力所屈，野心家可以悟矣！

北京政府英籍顧問莫禮遜，以個人身份從事南北調停，結果失敗。

北京政府英籍顧問莫禮遜，以個人身份前往廣東軍政府，從事南北調停，結果空勞遠行，一事無成。其失敗原因有四：（一）西南要人間意見頗不一致；（二）南方堅持無條件恢復舊國會；（三）李烈鈞、林虎、林葆懌、徐謙等之主戰派，其態度之強硬，並不遜於北洋派之主戰派；（四）莫禮遜係外國人。（註八）

靖國軍援軍鄂軍將領王安瀾部，連佔女媧山、枸杞關、興安等地。

靖國軍援軍鄂軍將領王安瀾部，於本月十五日佔領平利縣後，繼續前進，二十一日分三路進攻女媧山，於該日佔領之，二十二日攻佔枸杞關，本日又攻下興安。事後王安瀾電軍政府告捷，電文曰：

「（銜略）本月寒日，我軍進攻平利，葉軍長由鎮坪向磊坪圩沼，已於諫日將敵軍佔領平利情形電陳，計邀洞鑒。逆虜自平利竄後，退踞女媧山右之興婦屋，開到增防之兵，率有二千餘人，分駐女媧山、石香爐、枸杞關等處，憑恃險阻，抵死抗拒。女媧山高十餘里，仰攻極難。石香爐、枸杞關、山深林密，敵人處處設卡，非有重大火力，不能取勝。敵前隊於二十一日分三路進攻，中路直攻女媧山，左右兩翼，由石香爐中皇山包圍，兵士穿崖越嶺，奮不顧身，大呼肉薄而上陣，斃敵八百餘名，俘虜數十人，獲槍械數百枝，糧米軍用品無算，遂將女媧山完全佔領。二十一日夜十二時，繼續進攻枸杞關。枸杞關左具高山，右臨河崖，實為天生絕險。惟敵人驚弓之鳥，魂膽已落，一聞砲聲，即四散奔逃，全團瓦解，敵軍乘勢追擊，半日行八九十里。二十三日九時抵興安，敵人倉皇渡渙水而遁，不能成隊。在半渡者，又被擊斃多名。敵軍當即整隊入城，商民歡迎，安堵如故。瀾亦於當夜十時馳抵興安。是役也，敵軍官兵，兩日夜奔馳二百餘里，接戰十餘次，僅傷亡八九人，俟稍事休息，聯合葉軍長向前進發，專此電聞，餘惟續報。王安瀾叩敬。再此電係由興安郵遞巫山拍發，並聞。」（註九）

註一：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九五——三九六。

註二：國史館專檔：「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護法戰役案」，頁三一B——三二B。

註三：「政府公報」，第九八五號，頁六二七。

註四：同註三，第九八八號，頁七一三。

註五：民國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上海「時報」。

註六：民國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申報」。

註七：民國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上海「時報」。

註八：民國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順天時報」。

註九：「革命文獻」，第五〇輯，頁三四四——三四五。

二十四日 護法軍政府總裁陸榮廷，電覆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表示停戰議和當以法律為依歸。

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於本月十七日曾囑江蘇督軍李純，轉達議和電文於護法軍政府總裁陸榮廷。本日，陸榮廷電覆徐世昌，略謂：

「停戰議和，當以法律為依歸。公就任時，發表之宣言中，固有遵守憲法等語，然在憲法未制定前，當然應遵守約法；西南將士皆不變護法之初衷；公既念人民之困苦，而欲披瀝誠意，則當為法治的議和，至地盤權利等問題，尚不能言及，陸榮廷個人之得失更不足念。」（註一）

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發佈令文，希望共銷兵革，尊重和平，並電召北洋將領赴京集議大局問題。

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發佈令文，希望釋小嫌而共匡大計，蠲私忿而同勵公誠，銷弭兵革，尊重和平。文曰：

「歐戰以來，兵禍至烈，影響政治，震動全球，而立國久遠之圖，究未可悉憑武力。故欲保障人類之幸福，必先維持國際之和平，美大總統威爾遜有鑒於斯，迭次宣言，咸以尊重和平為主旨。吾國政府以逮士庶，莫不佩其憫世之誠，而大勢所趨，即列邦亦將贊助進行，以為世界和平之先導。自茲兵事永弭，工商大興，扶持物質之文明，輔助民生之發達，大同盛軌，此為權輿。本大總統適以斯時謬膺衆選，亟當詳審世局，用定設施。夫以歐西戰禍，擾攘累年，所對敵者視若同仇，所爭持者攸關公義，一經息爭弭亂，遂若異口同聲。況吾國二十餘省，同隸於統治之權，雖西南數省，政見偶有異同，而休戚相關，奚能自外，既無南北之判，安有畛域之分。試數上年以來，幾經戰伐，羅鋒鏑者，孰非胞與；糜餉械者，皆我脂膏。無補時艱，轉傷國脈，則何不釋小嫌而共匡大計，蠲私忿而同勵公誠。俾國本繫於苞桑，生民免於塗炭，平情衡慮，得失昭然。惟是中央必以公心對待國人，而誠意所施，或難

盡喻，長岳前事，可爲借鑑。故虜詐要當互戒，防範未可遽疏，苟其妨及秩序，仍當力圖緩定。茲值列強偃武之初，正屬我國肇新之會，欲以民生主義與協商諸邦相提挈，尤必萃國人之心思才力，刷新文治，恢張實業，以應時勢，而赴事機。及茲詎勉幹濟，猶慮後時，豈容以是丹非素之微，貽破斧缺斨之痛。況兵事糾紛，四方耗斁，庶政攔滯，百業凋殘，任舉一端，已有不可終日之勢，即無對外關係，詎能長此掙持。所望邦人君子，戮力同心，幡然改圖，共銷兵革，先以固國家之元氣，次以圖政策之推行，民國前途，庶幾有多。以言政策，莫要於促進民智，普興實業，而二者皆當具有世界之眼光。吾國文教早闕，而民智蘊塞，進步較晚，是宜旁采列邦之文化，以灌輸之。吾國物力素豐，而興業所資，母財猶乏，是宜兼集中外資力，以輔助之。以國家爲根本，以世界爲步趨，務使人民智識，跋及於大同，社會經濟，日臻於敏活。民智進則國權自振，民生厚則國力益充。夫如是乃可保文物之舊邦，乃可語共和之真諦。本大總統不憚晷言瘠口，以尊重和平之主旨，告我國民，尚渴望我東亞一隅，與世界同其樂利。此時大局未定，保國爲先，軍民長官，各有保衛地方之責任，仍應遵照前令，力除匪患，用保安。民瘼攸關，勿稍玩忽。惟茲有位，其共念之。此令。」（註二）

同日，徐世昌並電召北洋軍事將領，赴京集議大局有關問題；蓋當時國內和平空氣瀰漫，國際友邦亦敦促中國和平統一，徐氏本人亦主張南北和平解決，惟採和平正式行動之前，需先行溝通北洋軍人的意見。徐氏電召北方勢力所及各省軍人赴京集會，除解決南北和平問題外，如裁軍問題、軍民分治問題、以及各省不得擅自扣留國稅等問題，均屬穩定大局所必需預籌解決者。（註三）

徐氏召約北洋將領之電文曰：

「保定曹經略使、盛京張巡閱使、濟南張總司令、南京李督軍、安慶倪督軍、天津轉南昌陳督軍、武昌王督軍、杭州楊督軍、開封趙督軍、太原閻督軍、吉林孟督軍、承德姜都統鑒：統密。世昌以諸公諄勸，出肩艱鉅，計畫所及，已由院電述概要。詎勉匡濟，實賴英賢，惟國事尚在糾紛，世局亦有遷變，對內對外，諸待籌商，非楮墨所能罄述，中央外省，指臂相聯，必根本統籌，庶無歧誤，務望設法抽冗，剋日北來，面商機宜，藉資匡益軍署事宜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四三二

，希酌委委員代行，啓旃有期，並望預告，至深廷跂，府敬印。」（註四）

北京政府教育部通告歐美自費留學生，應取具保證書及自費留學證書。

本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布告自費留歐美學生，應比照自費留日學生辦法，取具保證書及自費留學證書，否則行抵留學國後，不予以自費生待遇，將來畢業歸國後，教育部亦不准註冊。原令文如下：

「爲布告事。查赴日自費留學各生，前經本部規定，取具保證書及請領自費留學證書辦法，歷經通行遵照辦理在案。現在自費留學前赴歐美各處者，爲數漸多，所有取具保證及請願留學證書，自應比照赴日各生，一律辦理，以便稽考，自此次布告之後，如有志願前赴歐美自費留學各生，應按照附開程式，呈送保證書，經本部審核認可，給予留學證書，再行出發，其保證人須與本人有親屬或其他之關係，如有未經按照此次規定程序辦理者，行抵留學國後，所有駐外使領各館及留學監督處，均不予以自費學生待遇，即將來畢業歸國後，本部亦不爲註冊，特此布告。（註五）

註一：民國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上海「時報」。

註二：「政府公報」，第九八六號，頁六五一。

註三：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四冊，頁一八四。

註四：國史館專檔：「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護法戰役案」，頁三四A——三四B。

註五：「教育雜誌」，第一〇卷，第一二號，頁九三。

二十五日 北京政府下令嚴剿魯匪。

山東省匪患嚴重，北京政府下令予以圍剿，令文如下：

「山東匪患日甚，迭經嚴飭地方官認真防剿，現據各方報告，該省盜匪益復充斥，在平、博平、陽穀、汶上、東平、肥城、范漢以及其他各縣，幾於匪踪遍地，而津浦、南驛竟有嘯聚多人，佔據車站拆毀軌道情事，殊駭聽聞。查山東並非被兵之區，當匪亂初起之時，若就本省軍隊設法督剿，當不難即時撲滅，何至蔓延日久，釀患殃民，該

管長官督率無方，實屬無可辭咎，現若再任遷延，地方糜爛何堪設想。張樹元身紹軍符，責無旁貸，應責成迅就現駐本省軍隊，詳籌布置，切實剿辦，限期肅清，其剿匪不力，或有意縱容者，均按法嚴懲，毋得視為具文。並由河南及江蘇徐州接壤各處，各派得力隊伍，不分畛域，合力兜剿，務絕根株，以靖地方，此令。」（註一）

北京政府與日本簽訂擴充電話借款合同八條。

本日，北京政府和日本訂立擴充電話借款合同八條，借款金額計日金一千萬元，條文如下：

交通部（下簡稱甲）為續借民國五年短期電話借款，並擴充改革電話事業需用資金，今與中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簡稱乙）訂定借款合同如左：

第一條 借款金額計日金一千萬元，按九七七折交款甲，由此數除借舊債外，下餘之數於合同簽訂後七日內，

乙在東京撥交甲所指定之興業、臺灣、朝鮮第一、住友、古河等六銀行之一銀行收存。

但甲日後撥匯前項存款時，須交由臺灣銀行、朝鮮銀行或住友銀行辦理，但如匯費較他銀行昂貴，甲可自由匯兌。

自本合同簽訂之日起，七年以內，甲擴充及新設各處電話時，其所需材料依左列方法由乙供給之：

（一）乙交付材料得轉委託古河、住友兩製造家代辦，一切仍由乙負其責任。

（二）甲為估定材料之時價起見，每於購料時得提出十分之五招商投標，但同一品質乙與他商同價時，甲與乙以優先權下，餘十分之五即以投標估定之價為準，交乙承辦，倘他公司標單所開之料價純係競爭價格，毫不根據成本之原料人工經費等計算者，不在此限。

（三）乙依投標承辦之材料，其料價甲須付給現款不得遲滯，其未投標承辦之料價得將料價作為借款，於每年年底將上年間所欠之數償清。

第二條 本借款按年息八釐行息，現金一千萬元之利息由交款之日起算，其料價借款之利息由每次交貨檢查終了之日起算。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二十五日

四二四

本借款一千萬元之利息每半年交付一次，俱在東京辦理，概係先付其第一批，即自本借款交付之日至來年三月末日之半年份利息按日算清，於交款之日支付，以後各批每於三月及九月末日預支，其最後批之利息按日算至合同期滿之日，於還款之前六個月支付。

第三條 現金借款由交款之日起，以滿三年為償還期，到期雙方如無異議，得按原定條件重訂合同繼續轉期。但屆時市面之利率如較原約低廉得將利息酌減。

第四條 本借款之擔保品如次：

(一) 甲所管理之各電話局及各長途電話現有及將來擴充後之全部財產，并其收入及營業權。

(二) 現在已設立之無線電臺，吳淞、武昌、福州、廣州、張家口、北京六處并其收入。

(三) 價值日金五百萬元之國庫證券。

但料價借款未經付訖之前，現金借款而已還清時，雙方協議得將前項担保品酌減之。

第五條 甲因實行本事業之預定計畫由甲於現在僱聘之日本技師及顧問中，指定二人分別助理技術會計等事，並擔任調查擴充方法以備採用。

第六條 甲為獎勵國貨計，與乙約定日後合辦電線電纜等電料製造工廠，甲對於該廠之原料及製造應予相當之保護獎勵，該廠於甲需用製品時務以按照時價低廉之貨價供給製品於甲，惟甲須儘先向該廠購買，至設立工廠之詳細辦法另行商訂之。

第七條 本借款日後到期，甲欲轉期還款，或因擴充事業需用資金時，須儘先與乙磋商，並約定於本借款期間內，關於電話事業，甲不再向他商商訂與本合同同樣或類似之合同。

第八條 本合同共繕中日文各三份，交通部中日實業公司材料供給受托者，各執中日文一份以昭信守。

中華民國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交通總長曹汝霖

大正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中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楊毓斌

岡部三郎

材料供給受托者

古河商事株式會社代表上島清藏

住友電線製造所代表矢島玄造（註二）

全國教育聯合會致電黎元洪、馮國璋，轉達南北當局，請早息內爭。

全國教育聯合會於本月十日在上海召開，至本日閉幕。本日大會臨時動議，決議致電黎元洪、馮國璋，並乞其轉達南北當局，盼各自拋棄極端之主張，早息內爭，以至誠維持危局。原電曰：

「內政紛爭，業經年餘，尚無解決之望，即就教育一方而言，其所感痛苦，實深且大；在戰爭區域內之地方學校，經費固無，即校舍亦被軍隊占領；而在無戰事之地方，雖幸免兵災，然亦莫不間接受兵事之影響。百事廢弛，禍民生而損國力，必至全國瓦解，而所謂教育主義者何在耶？望各以國家為前提，犧牲各自之政見，拋棄極端之主張，以至誠維持危局。」（註三）

日本向英、美、法、意建議，由五國聯合向中國南北政府當局，勸告和平統一。

自徐世昌就任總統後，國內和平氣氛，驟增濃厚；在國際間，英美亦有聯合促進中國和平運動之表示；日本於原敬組閣後，對華政策亦有改變，且不欲中國和平運動，僅在英、美兩國鼓勵下進行，為圖保持其在華所獲利益之領導地位，乃於本日向英、美、法、意四國建議，由五國聯合對中國南北兩方提出勸告，以擴大國際壓力，促使中國和平統一。美國對此表示同意，但另提議在中國未統一前，各國不得對中國單獨提供借款，借款應以統一後之政府為對象；日本對此不便反對，惟不贊同將此項意旨列入勸告文之內，於是五國政府獲致協議，嗣於本月三十日命其駐華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十二款說帖，指責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二十五日

四二五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四二六

中國參戰不力，乃忙於內戰之故。（註四）

凌鉞上書國父孫先生文，報告徐謙來粵後之政情。

凌鉞上書國父孫先生文，報告吳景濂「近有覺悟，對於討伐尤為激昂」；並謂徐謙來粵後，「同人頗形欣幸」；「一切重大事端，或有補救之機」。效誌原函如左：

「中山先生偉鑒：在滬所聆教言，抵粵後普告同人，莫不雀躍。刻正力謀討伐，日內開會當有結果。濂伯近有覺悟，對於討伐尤為激昂，昨與晤談，始悉渠有討伐令不下，即辭職之宣言，並因受欺而有喉痛之疾，其覺悟當可想見。季龍來此，同人頗形欣幸，皆稱若無先生代表來，軍府之事概難與聞。此後有季龍在粵，一切重大事端，或有補救之機。至所議吾黨發展之計，正在進行，俟有頭緒再行報告。惟季龍雖代表軍府會議，而一切對外發展大計，尚望先生隨時指示，俾同人有所遵循，並黨務國事皆有裨益，是所切禱。匆匆專此，順頌鈞祺。凌鉞謹啓，十月二十五日。」

孫先生批：答以對於時局尙想不出辦法，故絕無主張，總由同志多數意見是瞻耳。（註五）
按：「季龍」即徐謙。「濂伯」即吳景濂字。

註一：「政府公報」，第九八七號，頁六八三。

註二：「中外條約彙編」，頁二一七—二一八。

註三：民國七年十月二十八日「順天時報」。

註四：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九七。

註五：「革命文獻」，第四九輯，頁一四六。

二十六日 徐謙上書國父孫先生文，報告為陳炯明籌餉及堅持護法情形。

本日，徐謙上書國父孫先生文，述及為陳炯明籌餉及堅持護法情形。原函如下：

「中山先生偉鑒：執信兄來，交到惠書並致李茂之一信，茲已電茂之交來港紙二千元，已有函報告，此信即作

罷。所需之款，以維持照霞樓爲經常費（每月約三百元）。至請客之事，不必過多，能省卽省也。現用去各款，緩之再當報告。執信兄面達各言，均欽悉。現在最要兩點：（一）維持陳競存；（二）堅持護法態度。此兩事自到粵來已一月，至昨日始小得效果。競存餉項，昨定議礦捐（惠潮梅）全歸競，設局委員徵收（月平均約十萬），海豐、陸豐、汕尾爲礦捐及其改造子彈之根據地，其地方治安由競單獨完全負責（劉達慶現搶辦礦捐，又派兵至其根據地）。汕籌餉局所籌各處收入（每月約廿一萬餘），分配粵桂滇各軍，競得十三股，月約九萬。潮梅鹽款（月約四、五萬）競交出，但財政廳月仍發兩三萬元。以上各端，係郭椿森、饒子和、魏子灝、褚輔成、林子超、汪精衛、徐傳霖、伍梯雲及謙等公議並簽字，一面電競囑其照辦，一面交莫榮新公布。競得此，雖鹽稅似稍有犧牲，但統計收入可二十一、二萬，較之其所希望僅礦捐、鹽稅兩項，常有過之（係伊與徐傳霖言）。競現有軍隊六十餘營，除原有廿三營外，餘皆征閩所增，卽在閩籌餉。海軍近已活動，廈門海軍已有人來接洽，擔任截斷北方接濟，並驅逐李厚基，此閩事發展之希望也。討伐令久不能下，陸、唐覆電皆不贊成，唐電尤壞，有絕不贊成字樣。蓋此輩皆無護法決心，今雖勢成騎虎，但得調和卽調和，不願爲眞護法者作兵刃，實一般人之心理。昨經代表共同列席政務會議，代表等公議一布告稿，祕書廳亦擬一稿，（前議另由謙擬一稿，但謙不擬，因此等言須出自彼等之口。）討論之下，公推謙將兩稿參酌互用，又由伍秩老加兩句，共成一稿。此稿結語，卽明正徐世昌破壞民國之罪。（中間明言非法選舉，破壞國憲，冒竊大位）雖非命令形式，亦無討伐字樣。但本來之希望，卽是要彼等明白反對徐世昌，今既表明，卽已滿足。至討伐與否，乃事實上必致之步驟，不必操之過急也。此間報紙，及一般人往往聲言諸事由謙主持，實遭人忌。須知我輩作事，惟倚賴上帝之力，至誠感人，豈欲自居其名。況彼等若不作事，我輩亦不能作事。故民黨之觀念，斷不可不從根本上改變，且須寬諒彼等。軟弱之人，但有好處，必須勵獎，此意務請同志力言之。此頌道祺。謙白。十月廿六日。」（註）

註：「革命文獻」，第五〇輯，頁二一九—二二〇。

二十七日 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向北京衆議院報告政府對德奧宣戰後所辦事宜。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二十七日

四二八

本月二十三日，北京國會開第十次會議，適逢徐世昌就任總統之初；本日，徐世昌向衆議院提出咨文，說明政府對德奧宣戰後所辦之事宜。茲誌咨文如左：

「大總統爲咨行事。我國於上年三月十四日向德政府宣告斷絕外交關係以來，德國仍繼續施行潛水艇計畫，既背公法，復傷害我國人民生命財產；非特德國而已，即與德國取同一政策之奧國，亦始終未改其度。爰於是年八月十四日對德國、奧國宣告，立於戰爭地位，宣戰後一切應辦事宜，並令各該管官署查照現行國際公法慣例辦理在案。歷時年爾，已辦事宜，亦匪一端，出兵一節，籌畫已久，祇以餉械未充，成軍需時，未能尅期出發，良用歉然！而俄屬西北利亞之海參崴地方，業已酌派陸海軍前往，與協商各國爲一致之行動，我國邊境如滿洲里、如恰克圖，亦復酌量駐軍，保護鐵路，遏抑敵氛，更特設訓練處教導團，編練勁旅，專備參戰之用。敵國人民僑居我國境內者，約數千人，爰訂立處置敵國人民條規，或指定地點，勒令移居；或發給護照，限期出境；其繼續居住者，亦概行登錄，以便稽查。嗣又因有禁止與敵國通商之必要，乃制定禁與敵通商條例，公布施行。德、奧兩國陸海軍官兵之在中國境內，共計亦有數百人，均於指定區域內設立俘虜收容所，妥爲安置一切，待遇均按照國際公法慣例辦理，以示博愛之意，現計共設收容所五處，收容俘虜四百數十人。敵國軍艦之在我國者計三艘，經敵人自行炸毀其一，餘二艘經我奪獲；敵國商船之在我國境內者，均經押收，共計十三艘，我海軍僅留用一艘，租與本國商人者亦僅三艘，餘九艘均按照協商國公定租率，分租與協約各國，以示共同行動之意。協約各國糧食缺乏，宣戰後即擬購集大宗糧食，運往接濟，本年一月，特設戰時糧食出口籌辦處，隸農商部，該處辦法，一面調查協約國所需糧食，一面考核我國力能供給情形，歷經派員赴農業發達地方考察物價，現在陸續進行，但使協約各國有船隻來華，我國糧食固無慮其不足也。協約各國職工亦頗缺乏，於是實行獎勵華工出洋之法，特設僑工事務局，專司其事，又頒布各種保護華工章程，以免疑沮，現計華工之在英、法兩國者，已有數萬人，其赴歐中途遇難及死於潛艇有案可稽者，已有三千餘人，已辦事宜經過情形大略如是。本大總統素以阻遏戰禍促進和平爲宗旨，參戰一事，自應廣續前規，力圖進步，當茲被選就任之初，適值國會召集之始，用將一年以來經過情形擇要報告，兼依據約法第三十五條之規定，咨請同意，即希迅速議決，此咨衆議院。」（註一）

北京政府國務院遷入南海辦公，其院址與總統府對調。

徐世昌就任北京政府總統後，因相信堪輿之術，認為前三位民國總統都沒有好下場，係由於總統府的風水不好，故就任總統後，決將府院地址互遷，未遷之前先在私宅辦公。（註二）

本日，國務院發出已遷入南海辦公之通告，自本月二十八日以後，所有京外各官署呈遞大總統正式呈文，暨該院一切公文函件，均赴新華門國務院收發室投遞。（註三）

註一：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四〇三—四〇四。

註二：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第三集，頁七五。

註三：「政府公報」，第九八九號，頁七五三。

二十八日 廣東護法軍政府發出佈告，昭揭徐世昌紊亂國憲破壞統一之罪行。

軍政府之佈告全文如下：

「各省督軍、省長、各都統、各護軍使、各鎮守使、各師旅長、各省議會、各商會、各教育會、各報館鈞鑒：共和國體，其所以維繫人心，統治全國者，厥惟國憲。國憲一破，紀綱蕩然，必至分崩離析，而日趨於杌隤。此次護法之舉，純為保全約法，維持國會，迭經布告，中外共聞。當北京非法國會選舉偽總統，本軍政府亦既宣言非法選舉無論選出何人，決不承認，實本護法救國初志，絕無好惡於人。迨徐世昌被選為偽總統，亦曾勸徐勿就偽職，以搖國本，而自陷於危，使時局日益糾紛而不可收拾。並再四申明，護法各軍但求無悖於法，即可解甲息兵。其擁護約法之苦心，酷愛和平之素志，當為中外所共諒。即吳師長佩孚及我譚聯軍總司令浩明暨南北前敵各將領，又復一再通電反對非法選舉，尊重約法，維持統一，大義凜然，亦既昭示天下。徐世昌果尊重國憲顧念民艱，宜如何利用時機，促進和平，以謀統一。乃甘受人愚，悍然不顧，竟於十月十日接受偽職。以私人白構之國會，任意賄買之議員，竊行選舉，遽冒大位，是紊亂國憲破壞統一之罪，厥有攸歸。嗚呼！根本大法可以毀棄，非法機關可以意造，則凡國內強有力者，孰不可竊，假名號以自娛，促民國之分離，致國憲之愈亂，流毒海內，騰笑友邦，來日大難，豈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

復有甯宇哉。猶欲欺罔國民，侈言統一，偽恤民生，矯飾文明，妄談法紀，行偽而堅，順非而澤，律以袁段叛憲之罪，甯有輕重之分。徐世昌既毀冠裂冕，趨走極端，則軍政府護法戡亂，責任愈重，孰為禍首，孰破統一，邦人君子，當有公平之判斷。軍政府惟有順從民意，以維國憲，而固邦本。為此明正徐世昌破壞民國之罪，必使共和民國，實行真正共和政治，哀我民生，庶其有多，昭告天下，咸使聞知，特此佈告。軍政府。」（註一）

該佈告係由徐謙所起草，原文措詞甚為激烈，是對徐世昌的討伐令；後經軍政府的溫和派加以修改，除去討伐字樣，僅宣布徐氏之罪狀。（註二）

「五族和平合進會」召開大會，發表通電，呼籲和平統一，爭取國際地位。

「五族和平合進會」為滿、蒙、回、藏領導人士所發起，以促進和平統一為目的。本日午後四時，召開大會，滿蒙王公、回藏宗教首領、以及漢族要人，到者約百餘人，尚有外國來賓及新聞記者數人。會中推全國禁烟會會長安銘為主席。由梁家義報告開會宗旨，梁略謂：

時至今日，和平希望業已一致，但和平辦法如何？乃一絕大問題，若南北各自提出，恐難免偏倚，即一部分政客提出，亦恐難孚全國民意，此我五族國民全體，所以當共起研究，以供南北採擇也。至和平具體辦法，本會尚未討論終結，不便發表，而關於和平抽象標準，則本會同人以為：

- （一）公平，無黨派之見，無黨北之歧；
- （二）正大，不為個人權利着想，而為全國根本着想；
- （三）根據法理，不能任意出入而必根據法理；
- （四）切合事實，亦不可徒為法理空談，而必切合國情；
- （五）對內希望：
- （甲）近則和平能即實現，辦法既有，和平即可實現也；
- （乙）遠則永杜將來亂機，辦法既為根本解決，則將來亂機可以永杜也；

(六)對外希望：

(甲)歐戰和平會議，能得優越國際地位；

(乙)將來世界，東半球共和大國，能如今日西半球共和大國之美也。

梁演說畢，由主席相繼提出：(一)推舉起草和平宣言之人員；(二)推舉與各和平會，協商和平辦法代表；(三)組織和平辦法討論會；(四)預備立案各案；(五發)表通電，電文曰：

「民國七載，劇變迭更；此次爭持，影響尤大，時則遷延經年，地乃糜爛數省，生命犧牲無數，財產耗費甚多，不有解決，禍亂胡窮。況歐戰將終，中國問題，恐將列於萬國會議，不先求內部統一，國際地位焉存？中及邦已有警告，國人能無恍然，語曰：兄弟閱牆，外禦其侮，縱有法律政治問題，豈無從長協商餘地？我中華民國爲五族全體之民國，禍福與共，痛癢相關，懼受棟樑之壓，用垂泣涕之忠，邦人君子庶其鑒之五，族和平合進會叩。」(註三)

註一：「革命文獻」，第四九輯，頁一五一—一五二。

註二：民國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順天時報」。

註三：民國七年十月二十九日「順天時報」。

二十九日 北京政府總統布告各省軍民，望捐助紅十字會款項，協濟協約國兵士，並認購戰勝公債。

北京政府總統，本日布告全國軍民，望以款項捐助紅十字會，盡力協濟協約國兵士；對於法國政府所發行之戰勝公債，亦盼稍盡棉薄，予以認購。布告全文如下：

「溯自民國六年，德國施行潛水艇計畫，違背公法，害及中立國人民生命財產。我國政府，爲維持人道公法起見，向德政府抗議無效，遂於是年八月十四日，對於德國奧國，宣告立於戰爭地位。年餘以來，我全國軍民人等，均能仰體政府宣戰之主旨，一致對敵，或密防敵人陰謀，維持地方秩序；或慨助紅十字會款項，救濟病傷兵士；或允准大批華工前往歐洲，盡力於備戰之工作；或設法於內地各省，襄助採辦原料糧食牲畜，或代造運船，並供給聯盟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二十九日

四三一

各國船隻，凡防禦敵人方法，於協商利益有關係者，莫不盡力進行。而我友好聯盟之各政府，對於我國之設施，既能諒察我之實力，復能予以各種便利，此我政府以及人民所深致感念者也。且協商各國，宣戰宗旨，屢以維持人道公法、國際平等、人民自由各主義，一再聲明，我政府以及人民，尤熟聞而深佩。近數月以來，我高尚強毅之協商軍隊，連戰連勝，於數百里之延長戰線，日獲俘虜以萬計，日復城村十餘處，軍械輜重，實難勝數，數軍勢漸就衰，已有請和之舉，我協商各國最後之勝利，已可預期。惟敵國軍隊一日未至完全降服地步，我政府以及人民，協助各聯盟邦之義務，即不可一日稍有疏懈，凡我各省地方軍民人士，對於協商各國之代表及人民，務必各盡其力，以達戰爭最後公共之目的。本大總統，軫念民國及同盟各國兵士，遠役於西比利亞，現值冬令嚴寒，困苦備至，特在本京另設紅十字會，捐助款項，預備冬令必需之件，協濟兵士，又法國政府，自本月二十日起至下月二十四日止，發行戰勝公債，電傳美國人民已認購數百萬之巨數，我國誼屬同盟，亦應稍盡棉薄，凡我各省地方軍民人士，於公益義舉，素具熱忱，其各踴躍輸將，有厚望焉！特此布告。」（註一）

「全國和平聯合會」成立，發表通電，希望和平早日告成。

「全國和平聯合會」初名「全國和平聯合俱進會」，由全國各商會、各省議會、各教育會和各報界聯合發起，是為全國紳商學各界所聯合發起的和平運動。會址設在上海商務總會，以王士珍、張紹曾、周學熙、張耀曾等四人為總代表。其推進和平方式，是「以請求南北實行和平會議為入手，以真正輿論解決時局為進行方法，終期和平能早日告成」。

該會於本日成立，並發表通電曰：

「南北紛擾已越一年，此曰護法，彼曰統一，以致國無紀綱，四民失業，矧今歐戰將終，世界問題尋及；東亞同有淪胥之慘，豈容箕豆相煎？邇者東海膺運，首倡和平，西南要人，亦議統一，政局安寧，從茲有望。所慮乘積釁之後，為妥協之謀，商榷未能開誠，是非動多爭執，一朝決裂，和平終等空談；此則禍患相尋，分崩可慮。同人等見及此，用敢聯合各商會，各省議會，各教育會，各報界，發起全國和平聯合會，本匹夫有責之意，為和平俱進

之樞；並公推王士珍、張紹曾、周學熙、張耀曾四公爲本會總代表，期與雙方時加接洽，與各國常共商量，以請求南北，實行和平會議爲入手，以真正輿論，解決時局，爲進行方法；終期和平早日告成，人民咸受統一之賜，邦本永無動搖之虞。區區此心，幸乞垂鑒！如荷聲應，請加入發起，共策進行，以匡不遠。本會事務所設立京師總商會內，並聞北京京師總商會會長安迪生、直隸省議會會長邊守靖、京師教育會會長陳寶泉等叩。——（註二）

前代總統馮國璋離京回河間原籍。（註三）

前代總統馮國璋於本日上午九時二十分，乘京漢火車出京，回河間原籍。（註四）途中便道到保定訪曹錕，一面迎晤由鄂北來的王占元。（註五）

北京政府任命孫震為陸軍第二十一師步兵第八十一團團長，范世傑為八十二團團長，李稚材為八十三團團長，李宏錕為八十四團團長，舒榮衢為騎兵第二十一團團長，陳廷傑為陸軍第二十二師步兵第八十五團團長，潘文華為八十六團團長，楊建業為八十七團團長，李宇杭為八十八團團長，彭斗勝為騎兵第二十二團團長。（註六）

日本政府以小幡酉吉為駐華公使，以代林權助。（註七）

註一：「政府公報」，第九九一號，頁七九一——七九二。

註二：民國七年十月三十日「順天時報」。

註三：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士詒）先生年譜」，頁四三九。

註四：民國七年十月二十九日「順天時報」。

註五：陶菊隱：「督軍團傳」，頁二一〇。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二十九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二十九、三十日

四三四

註六：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二五。

註七：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二八。

三十日 護法軍政府議定派遣軍事代表參與政務會議者所應具備之資格。

本日，護法軍政府開會議定，凡派遣軍事代表參與政務會議者，其所應具備的資格如下：

一、凡完全獨立省分之軍司令官（例如唐繼堯、譚浩明），及因地勢與作戰關係，須暫為獨立行動之軍隊之司令官（例如程潛、陳炯明），得派遣代表一人，參與政務會議。

二、凡在一省之內，有數軍並立者，得審察其連絡關係，及所在地域，經各軍司令協議後，派遣代表一人，參與政務會議。

三、各司令官因為軍事上之報告，及其他緊要事件，得於派遣參與政務會議之代表外，更另派軍事代表，惟此種軍事代表，無出席於政務會議之資格。

據此標準，軍政府即通電黎天才、柏文蔚、王天縱和李書城等，囑其速派代表一人來粵，以參與政務會議。（註一）

「和平期成會」議決綱領十條，作為活動方針。

「和平期成會」於本日議決綱領十條，作為該會今後活動之方針。茲誌其條文如下：

一、以發抒民意，促成和平為宗旨。

二、進行方法：

甲、隨時以文字或演說，宣達國民渴望和平之心理，促成和平之意見。

乙、隨時以函電或專員，對各方當局，為同等之勸告。

三、本會不提出和平條件，但會員得以個人名義發表意見。

四、凡中華民國男子年滿二十五歲以上，贊成本會宗旨，經本會會友介紹，得為本會會員。

五、本會公推會長一人，幹事若干人，主持本會事務。

六、本會由各地會員分地籌設，設在某地即名某地和平期成會；各地和平期成會，應各派代表一二人，在某地合設全國和平期成會聯合會。

七、和平期成會聯合會專圖各會之交通聯絡，并主持第二項事務之進行。

八、各會之經費，各由發起人分担，不得向一般入募集。

九、本會議事及辦事規則另定之。

十、本會至和局成立之日即行解散。（註二）

協約國各駐華公使，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說帖十二款，指責中國參戰不力，並忙於內戰。

本日，駐北京協約國公使，向北京政府外交部送遞說帖十二款，指責中國忙於內戰，參戰不力。原文略謂：

「協約國爲對中國盡其友誼起見，提出後列之十二條，倘中政府能加以注意，不惟爲協約國方面所望，且於中國將來加入和平會議，亦有莫大利益。

（一）庚子賠款允許暫緩撥還，及淮提關稅等事，原期中國運用此種款項，經營國內實業，增長實力，以便協助協約國之物資。不期一年以來，中國竟將此款耗於消費之途，殊失協約國之好意。

（二）不顧參戰名義，而南北紛爭不休。

（三）津浦、隴海等鐵路，常有土匪妨害路政，以致投質國受異常損失。

（四）未與協約國預元接洽，竟擬派使教廷，難免有私敵嫌疑。

（五）查封敵僑財產，未能切實監理，所以敵人接濟，時有來源。

（六）天津上海之地方官，不能嚴厲監視敵人營業，所以敵人在華勢力，未能一律鏟除，甚至察哈爾都統禁止美國開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三十、三十一日

四三六

車，反致協約國方面，不能謀其利益。

(七)禁止對敵通商條例，雖已頒布，並未施行。

(八)北京地方有敵人營業，要求封閉，尚費許多周折。

(九)黑河道尹在協約國方面，認為有助敵嫌疑，而中國政府不予撤換。

(十)敵僑有秘密舉動，理應趕速拘留，而中國竟寬遇之。

(十一)由協約國拿獲敵探，發現偽造護照，而中國又不令協約國領事觀審。

(十二)中國對於協約國條約上之義務，未能全盡。協約國公使且要求北京政府接到說帖後，將其中指稱各節，勉力措置。並由外交部派員口頭答覆。(註二)

註一：民國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上海「時報」。

註二：民國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順天時報」。

註三：「東方雜誌」，卷一五，第一二號，頁一〇七。

三十一日 舊國會參眾兩院議長發表通電，指徐世昌與段祺瑞狼狽相依，提醒國人勿墮彼奸謀，誠西南各省毋為和議詭辯所混淆。

原電曰：

「萬急。廣州軍政府各總裁、各部長次長，各省軍區代表、莫督軍、翟省長、魏廳長、林軍長、李鎮守使、陳警備司令、鈕督辦、海軍各艦長、汪精衛先生、漳州陳總司令、洪鎮守使、熊道尹、潮州方總指揮、伍旅長、惠州劉督辦、汕頭劉鎮守使、黃岡呂總司令、王副司令、並轉陳旅長、夏旅長、韶州李督辦、李鎮守使、朱師長、南雄成司令、廉州鎮署轉沈軍長、肇慶古鎮守使、南寧陸總裁、桂林陳省長、並轉各師旅長、瀘州唐行營唐總裁、並轉顧黃葉各總司令、重慶余鎮守使、黃道尹、川滇黔省議會聯合會、成都熊督軍、楊省長、呂、石、丁、但、顏、姚、王各司令師旅長、普寧陳總司令、貴陽劉督軍、王總司令、雲南劉代督軍、由代省長、唐衛戍司令、永州譚聯軍



總司令、譚祖庵總司令、並轉各師旅長、郴州陳、馬、李、章各總司令、趙師長、林旅長、慶州黎總司令、唐總司令、柏總指揮、萬縣行營、鄂西蔡總司令、牟副司令、巫山王總司令、歸州豫軍王總司令、辰谿周司令、辰州田、張、胡、謝、林各總司令、陝西龍駒寨于總司令、張副司令、姚宣慰使、並轉各路司令、上海孫總裁、唐總裁、章太炎、吳稚暉、孫伯蘭、張溥泉諸先生、各省省議會、各報館鈞鑒：軍興以來，吾民竭膏血，塗肝腦，發奮忘死，以與偽政府相見於疆場者，無他，以護法爲幟志，欲求永久之和平，鞏固之保障，仆強權於方張，蘇民智於垂絕也。欲求永久之和平，凡包藏禍心，叛法亂紀之軍閥，不能不悉力屏逐。以護法爲幟志，故凡受非法之擁戴，僭竊名號者，不能不聲罪致討。總統任減，大任無屬，輿論洶然，段氏氣奪，向使徐氏憤厥晚節，拒絕非法國會之選舉，力持正誼，遠除兇慝，主張不誤，尚可予國人以共諒。何圖徐氏玩鈍性成，甘官不避，竟以雙十節日忝顏僭受非分。段氏表面雖脫離內閣，而參戰處擴張權限，駕乎府院之上，軍事財政外交歸其總攬。段系奉軍，控遏淮徐，日謀南襲，曹汝霖輩借債賣國，仍踞要津，復辟首惡，曲法赦免，近且有繼續磋商一萬萬借款之議。是段氏秉閥所用種種長亂蠹國政策，徐氏不惟不加補救，反踵事加厲。是我西南所最痛心之非法，徐氏則躬冒之，我西南所望合法之和平，徐氏則根本拒絕。其居心行事，首鼠兩端，謊詐遠過袁氏。大南北一家，本無區域之分，依法解決，更無調和之地。袁氏當國，妄冀非分，窺爲南北之說，以自身代表北方。凡有破壞國憲之舉，國人羣起問罪，則以團結北派團體，維持北派利益爲言，驅我忠勇之國軍，擁護一姓之權利。又復侈言統一，以中央二字代表專制時代之朝廷，有據法以爭者，不問法律之根據，屈全國以必從，口含國憲，言莫予違，朕即國家，路易十四之專橫，西史所詭爲大逆不道者，民國則數見不鮮。徐段狼狽相依，師袁故智，僭號伊始，陰示好意，別佈陰謀，近頃議和之聲，喧達全國，萬一不審，墮彼奸謀，勢力之屈服可憂，正誼之犧牲尤大。國人素富苟安之性，兼有雷同之習，徐段利用國人弱點，多方誤我，往轍堪虞。夫世運無往而不復，人心有感則必通，專制之毒，至袁段已爲死灰，倏歸撲滅。德威廉之屈服，俄皇爲之駢誅，中外一理，可資借鏡。北方諸彥，熟察潮流，默定趨向，隱忍待發，興義師殊途同歸者，所在皆是。證以吳、李諸公迭次通電所言，可見此心此理，薄海皆同。我軍政府暨諸帥將士，精貫日月，至誠無欺，知己知彼，自不致爲此類和議謊辭所淆。惟外間不察，易生誤會，尙祈統籌全局，議論共抒，藉啓愚蒙。臨電愛憤，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三八

佇盼明教。林森、吳景濂、褚輔成。卅一印。」（註一）

廣州護法軍政府電覆和平期成會熊希齡等，告以護法要旨在回復真正共和政治之常軌。

熊希齡、蔡元培等二十四人，於本月二十三日通電發起「和平期成會」，各省均有覆電表贊同者。本日，護法軍政府亦以「欲求和平、必為依法之和平，而非違法之和平；又必為永久之和平，而非暫時之和平」，以及「護法之舉，惟在匡救時變，回復真正共和政治之常軌」，電覆該會。該電並通告參衆兩院，茲誌電文如下：

「參衆兩院鑒：頃覆北京和平期成會熊秉三諸先生電文曰：北京和平期成會諸公鈞鑒：漾電奉悉。共和國，國民應負一分之責任，諸公在野名流，不忍坐視民國之危亡，而有和平期成會之組織，常必具有挽回時局之良策，得奉通電極表敬佩。惟念民國七稔，政變迭乘，無一次非調和了局，然不旋踵而變亂即起，無他，苟且偷安，圖一時之結束而已。故愈調和而愈糾紛，前事具在，思之痛心！然則欲求和平，必為依法之和平，而非違法之和平，又必為永久之和平，而非暫時之和平，諸公諒有同情也。護法之舉，惟在匡救時變，回復真正共和政治之常軌。苟能以和平而達護法之目的，乃吾人年餘以來日夜求之而惟恐弗得者，尙望諸公本愛國之熱忱，求根本之解決，盡國民之職責，提攜從事，敢不拜嘉？軍政府總裁卅一等語，特聞。軍政府。卅一。」（註二）

註一：「革命文獻」第五〇輯，頁四八〇—四八一。

註二：同註一，頁四七九—四八〇。

十月 廣東護法軍政府書告各友邦稱，在約法未恢復前，軍政府為執行中華民國行政權之唯一政府。

廣東護法軍政府於本月十日宣布代行國務院職權，並依法攝行大總統職務。軍政府嗣即對外書告各

友邦，告以約法未恢復前，軍政府爲執行中華民國行政權之唯一政府，關於北京非法政府對外之借款，或其他允行之責任，軍政府概不承認。原文曰：

「中華民國爲通告事：民國不幸，叛督稱兵，陳師京畿，脅迫元首。於民國六年六月十二月，遂以非法命令解散國會。繼以復辟之變，黎大總統出走，而中華民國根據法律，由國會組織之政府，忽然中斷。各省與師討逆，兵未及發，而段氏乘機竊據北京，自稱總理。黎大總統尙在北京，尙未向國會辭職，亦非不能視事，乃不迎之復位，而擅召馮國璋於南京，使以副總統而代理大總統。國之重器，私相授受，又不恢復非法解散之國會，而任意指派數十人開會職權終止之臨時參議院。（參照臨時約法第二十九條）壞法亂紀，予智自雄，泯泯焚焚莫知底止。洵爲袁世凱稱帝以後，以武力亂國實行武人專制第二之奇變矣。共和之根本在法律，而法律之命脈在國會。中華民國元年臨時約法，（以後簡稱約法）爲民國最高之法律，在憲法未施行以前，其效力與憲法等。（參照約法五十四條）凡爲國民之人，皆當遵守無敢或違者也。按照臨時約法，大總統無解散國會之職權，國會亦無可解散之規定，繩諸命令軀觸，當然無效。國會雖被阻遏，不能在北京繼續開會，然國會之本體，依然存在，此民國全國人民所承認爲應恢復國會原狀之理由也。本屆國會，厥爲民國第一次國會，中經袁世凱、段祺瑞兩次以武力阻遏開會，不能行使職權，議員任期實未終止，此又國會繼續開會仍應召集舊議員集會理由也。國人痛大法之陵替，懼民國之淪亡，一致要求取銷非法解散國會之命令，俾國會繼續開會，而國之大事，一依法律解決。乃北京非法政府，置若罔聞，而非法之代理總統，非法之國務員，叛亂之督軍團，以及非法參預國政之私人，公然以北洋派號召，視民國爲私有，思以武力征服全國，非法締結借外債及軍火之契約（參照約法之第十九條四款第三十五條），以逞其殘殺國人之毒戢。乃對川湘首先用兵，粵桂滇黔不得已而起護法之軍，宣佈自主。海軍第一艦隊，亦宣言以恢復約法、恢復國會，懲辦禍首三事爲救國之要圖。國無政治之中心，護法討逆之功莫由建立，於是國會應廣東省議會之請求，遂開非常國會於廣州，於民國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由國會非常會議公布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爰爲自主各省組織一戡定叛亂恢復臨時約法之軍政府。（參照本大綱第一條）自此以後，自主各省莫不宣言護法，川湘逆軍，次第蕩平，其他各省聞風傾嚮。凡我國內及外國之人，乃莫不嘖然於變法戰爭之大義，而本軍政府之職志遂以大白。北京非法政府，曾不

悔禍，雖長岳之戰，北方慕義軍人，不敢爲私人效命，相率退却，又重以長江三督軍之聯合要求，暫免段祺瑞之職。而段祺瑞方且利用特殊之參戰督辦名義，陽託對外參戰，實行對內用兵，不惜欺蒙協約各國，而白斷人格。乃馮國璋者又思自樹勢力，一面以停戰議和緩義軍之進攻武漢，一回命令曹錕、張懷芝、張敬堯南下，積極備戰，仇視義軍，行同鬼蜮，（參照馮國璋電）此和議之所以終，而復出於戰也。惟馮段各具私心，遂生內訌，段派督軍團會議再現，而張作霖、徐樹錚領兵入關，自由行動。段派叛督之橫暴，雖段莫能制，長此不振，民國將成爲無法紀、無政府、無人道之國，一任不法之武人割據稱雄，分崩離析，其將何以爲國？今段祺瑞復任非法總理，逞忿長岳，縱兵燒殺淫擄，絕無和議之可言，此則本軍政府因護法救國民不得已而用兵之苦衷，當爲寰球共諒者也。國家不可一日無政府，國會非常會議，鑒於現時暴力強據北京者，爲非法政府，是以有軍政府之組織。故軍政府於約法未恢復前爲執行中華民國行政權之唯一政府，（參照軍政府組織大綱第三條）易言之，則爲約法上行使統治權存亡續絕之機關（參照同大綱第十二條）。現在本軍政府行使昔時北京政府之職權，與昔時北京政府無異，並非新發生之別一建設。誠恐友邦各國，尚未了解，自應即日通告友邦各國，並鄭重聲明，本軍政府切實履行中華民國六年六月十二日國會解散前中華民國與各國所締結之條約，及其他一切條約，並承認各條約國人在中華民國內享有條約所許，及依國法，並成列准許之一切契約。「編者按：借款或其他允行之責任，本軍政府概不承認。謹希於友邦各國駐華公使，請煩轉達各貴國政府，尙望維持正義，承認本軍政府，共敦睦誼，永固知交，實所厚幸，謹此通告。」（註）

註：「革命文獻」，第四九輯，頁一五二—一五五。

十一月

本月 國父孫先生文命投歸粵軍之浙軍陳肇英團擴編為混成旅，任陳肇英為旅長。

。（註）

註：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七四。

一日 北京政府任命張樹元署理山東督軍並暫行兼署山東省長。（註一）
北京政府准察哈爾商都招墾設治局改為商都縣，並任郭成鈞為縣長。

察哈爾商都墾務行局兼設治局，於民國四年八月呈准設立，復於六月四日呈准改稱商都招墾設治局。其地北臨錫盟，南接興和，東西毗連陶林、張北，為察邊要區，設治以來，草萊日闢，民戶漸繁，現已籌設完備，由察哈爾都統山中玉呈大總統並咨內務、財政、司法、農商部請將該局改為縣缺。經部會核後，呈請准予照辦，定名商都縣，作為三等縣缺，即以原任該局局長郭成鈞改任商都縣知事。本日奉北京政府令照准。茲錄北京政府內務總長錢能訓、財政總長曹汝霖、司法總長朱深，農商總長田文烈呈大總會核察哈爾商都招墾設治局改為縣缺並任命該局長為知事之呈文如下：

「為會核察哈爾商都招墾設治局改為縣缺，並任命該局長郭成鈞為知事一案，擬請照准，仰祈鑒核事。竊准察哈爾都統山中玉咨開：商都墾務行局兼設治局，係於四年八月呈請設立，復於六年四月呈准將商都墾務行局兼設治局改稱商都招墾設治局。兩年以來領墾大段各公司大戶，尚形踴躍，共計現有升科熟地約五千一百餘頃，其業經墾熟本年可以升科之地，亦不下一千餘頃，本年秋季尚可丈出私墾熟荒千餘頃，應徵國家賦稅，一切雜捐約共銀一萬餘兩，將來荒地日漸墾闢，升科約可收賦稅七八萬兩，且商都衙署監獄先後告成，警察早經編制，蒙漢雜處詞訟事繁，並經審判處委派審理員幫同審理司法案件，是該局縣治根基已具規模，應請准予改為三等縣缺，以資治理，所有縣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一日

四四一

署公費，擬請即由該縣新墾荒地升科及新近清丈私墾餘荒夾荒升科項下補助動支，其由張北、興和、陶林三縣劃歸商都之升科地畝，仍令按冊隨徵隨解財政廳，俾重庫款而免牽動預算，現時商都新近升科之款，如有不敷開支，仍由本區荒價項下墊撥，再該局局長郭成鈞自到任以來，對於商都招墾設治事項，擘畫尙屬精詳，守土衛民克稱厥職，擬請改任爲商都縣知事，用資熟手，請核早施行等因。並承准國務院函開：奉 大總統發下察哈爾都統呈請將商都招墾設治局改爲縣缺，並任命該局長郭成鈞爲知事文一件，分函會核辦理等因，到部。查商都地方，北臨錫盟，南接興和，左張北，而右陶林，實爲察邊要區。設治以來，迄今兩載，草萊日闢，民戶漸繁，蒙漢雜居，尤稱難治。現該局既經籌設完備，呈請改設縣治，自係爲裨益邊治起見，擬請照准，即定名商都縣，作爲三等縣缺。至原請以現任該局局長郭成鈞改任商都縣知事一節，核其資格尙屬相符，亦擬准予照准。財政部查該區請將商都招墾設治局改設商都縣，作爲三等縣缺，所擬改縣後支撥經費各辦法，尙屬可行，擬請准予照辦，惟原咨聲稱陶林爲三等縣缺，復查該區六年度預算冊，列陶林縣全年行政經費係七千八百元，而商都牧廠招墾經費全年僅三千元，兩相比較不敷甚鉅。現在商都改設縣治，所需經費，據稱即由該縣新墾荒地升科及新近清丈私墾餘荒夾荒升科項下補助動支等語。究竟每年開支經費若干，該縣新墾荒地升科及新近清丈私墾餘荒夾荒升科項下約共收入若干，原咨均未敘及，應由該區詳晰聲復，以憑核辦。農商部司法部查商都改爲縣缺各節，核與原案相符，似可准予照辦。所有會核察哈爾商都招墾設治局改爲縣缺，並將該局長郭成鈞改任商都縣知事，緣由，理合具文會呈，是否有當，謹乞大總統鑒核，訓示施行，再此呈係內務部主稿，會同財政、司法、農商三部辦理，合併聲明。謹呈。」（註二）

北京政府教育部召集全國專門學校校長會議。

北京政府教育部爲討論專門教育，召集全國專門學校校長會議。本日在京開會。（註三）

北京政府駐庫倫辦事大員陳毅與外蒙磋商，以借銀一百萬元與外蒙，為中國銀行在庫倫設立分行之交換條件。（註四）

外蒙獨立之初，以財政困難，曾向俄政府借俄幣五百萬元，限年還清。至民國四年五月俄國復於庫

倫設立銀行，以加強其對外蒙之控制，並盡量排除他國與蒙人之接觸。嗣因俄亂勃興，俄幣價落，市價每元值銀三四分，而俄人猶強迫外蒙古官府每元作銀五錢，以充政費，外蒙不堪其苦。

本日，北京政府駐庫倫辦事大員陳毅與外蒙磋商，決定「由外蒙官府向中國北京政府借銀一百萬元，收買俄鈔，以清宿債。」為中國銀行在庫倫設立分行之交換條件。（註五）

註一：「東方雜誌」，卷一五，第一二號，頁二〇七。

註二：「政府公報」，公文，民國七年十一月五日，第九九七號。

註三：同註一，頁二〇八。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附大事年表，頁一四。

註五：陳崇祖：「外蒙近世史」，頁一〇八，文海出版社印行；呂秋文：「中俄外蒙交涉始末」，頁一三八—一四二。

二。

二 日 北京政府任命董吉慶為陸軍第二十九師參謀長。（註一）

北京參眾兩院追認對德宣戰案。

民國六年八月，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決定對德宣戰時，國會已先於同年六月為大總統黎元洪所解散，至本（七）年八月始有北京新國會之召集，而對德宣戰案迄未經國會之追認。

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於本年十月二十七日咨請安福國會眾議院同意對德宣戰案。本日，眾議院提出大會討論，用無記名投票法表決，出席議員二百四十四人，計同意票二百四十二票全案通過。案移付參議院，嗣於本月五日提出大會討論，用無記名投票法表決，計出席議員一百零四人，同意票一百零四票，全場一致通過。（註二）

眾院於本日討論參戰案時，北京政府且派委員會彙進出席該院大會說明一年來參戰之經過，如出兵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一、二日

海參崴，處置敵僑、俘虜、敵國軍艦及商船收容情形，以及供給糧食，華工出洋等事件，分別詳加解釋，實無異對十月三十日美日英法義五國說帖之部份答覆。（註三）徐世昌亦於本日發表招待兩院議員演說辭，兩院議長則代表議員致答辭。茲分錄如次：

一、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招待參眾兩院議員演說辭

「鄙人衰年涼德，辱承諸君見推，使備大位，屬以艱虞虞之會，義不敢固辭。依法繼任以來，款已兼旬，萬端待理，憂惕靡遑。今日始以公暇與諸君酒相追陪，獲聆明教，為幸曷極。國會為代表民意制定法律之機關，實為民主政治之要素，吾國共和締造，經始未良，遂使第一屆國會迭有顛跌，促成戰亂，綿歷歲月。今者時局雖未告救平，而中央政府所在，已復觀國民代表之儼臨，行政立法兩者互策進行，政治發展有望，企祝之情，凡在國民，當無異致；矧諸君皆一時俊望，才地通明，即膺妙選，必能造福邦家。鄙人受教之日方長，無事煩文，重為頌禱，唯當茲盛會，復撫時艱，感想所及，不能無一言以致拳拳之忱，敢掬鄙誠，縷述所期，幸亮察焉。」

吾國年來數經憂患，外交內政弛廢不修，言治者任舉一端，何莫非當務之急。顧鄙人以爲，今日國人所當殫力聚策，以赴之者，厥爲歐戰議和問題與戰後吾國在世界上之新地位，此實爲世界大勢變遷之要鍵，而吾國興替所關，深望諸君子考慮建白，以與政府戮力疾追者也。先就世界大勢言之，則自塞奧肇釁以來，羣雄角逐，綿亘五年，死傷千萬。近年德人厲行潛艇政策，遂至世界盡敵，供輸道絕。今春三月，德舉全力以襲西歐，卒以美軍參戰，挫其銳鋒。七月以來，聯軍迺取反攻形勢，直破興登堡戰線，至是德意志之軍國主義頓成夢想，此則德奧武力衰絀之實徵，而協約國實力充盈之表示也。美國之參戰也。非徒出兵數百萬於西歐，以實力助英法而已。蓋當美德斷交之際，美總統蒞國會之宣言，乃以德奧潛艇政策，純爲違反人道與蔑視國際法規之制限，而於中立國權利之法規棄之不顧，故毅然與德宣戰。本年四月，美國參戰紀念日，美總統復重言以申明之。曰：美國爲正義而戰，爲世界自由人之正當權利而戰。是故一月八日，美總統提議十四條款以來，並時列國，翕然從風，至今日德奧求和亦復基此提議，以爲標準。鄙人嘗釋美總統十四條款中若第一之禁止國際密約，第二之通商務期平等，第四之削減軍備，訂立確實保

證，第十四之訂立特別國際條約、組織國際團體、保障各民族間之獨立與安全，凡此犖犖諸端，咸爲確立世界求久平和之基礎，而最近美德間三次通牒，態度光明，手段公允，德奧已有屈服之趨勢，吾人於此，實不能不佩美總統識力之精詳，擊畫之雄偉。此後違反人道之戰爭，終必爲主持自由公正者所屈服，而德奧力征之失敗，將來世界政治思潮必爲一變，美總統之能以正誼輔實力，促進和平，尤爲吾人所當感謝也。次就吾國現狀言之，去年二月九日之對德抗議，三月十四日之對德絕交，發言盈廷，數釀紛擾，鄙人爾時雖野服閑居，而執政者諮問所及，曾力以吾國當主持公誼之說進，不幸前屆議會，對於宣戰一案，少數利用以爲政爭之具，聚訟蹉跎，積成變亂，然吾國對於維持人道之責任與協助聯軍之熱忱，未嘗遲徊顧忌，於是有八月十四日之宣戰布告。溯自參戰以至今日，吾國上下敵愾同仇，凡所以協助聯軍者，如供給華工，以裨助兵役；如輸出原料，以增製軍需；如糶運米糧；如捐給藥物，預除障礙，遏止陰謀，力所能逮，罔不供億。今者吾人平昔所嚮往之和平目的行且達及，而當此和議未就以前，吾國將以何法益求促進聯軍之勝利，增進國際之地位，此誠爲政府旦夕經營之事，而亟望國會諸君，有以牖其衷而助其成也。抑且歐戰和議開始，必將爲全球謀長治安之道，如是則舍先決俄國問題、埃匈問題、巴爾幹問題而外，遠東問題必將爲此後列強之共同目的。吾國處此潮流，將何術以圖存，而在此平和會議中，當求如何發言，以保利益，此種種者迫在眉睫，端視國人一德一心，以收其效。議會有協助政府之責，歷觀開戰以來，交戰國政府中，如英首相、如美總統，凡政策決定以後，恆得國會之一致輔援，我國會諸君能師法英美，以協佐政府解決此後之外交，以助成美總統所提議之世界和平乎。此實鄙人夙夜跼蹙，而欲諸君之慎爲裨助者也。

次則國內爭持，業逾一歲，長此以往，必召覆亡。鄙人以六十之年，謬肩大任，撫茲危局，實切凌兢，每念佳兵之言，輒懷將壓之懼，追維禍始，皆緣輕於造因，遂使積成惡果，若復循環相襲，亂將安窮。方今列強相與締和，世界大勢變遷殊速，當乘偃武之時，自求革新之會，努力對外，以鞏國基，往昔小嫌胥宜捐棄，迭次宣言布告，反覆引釋，均持此義，以喻國人，冀於連山叢莽之中，先覓尺地著足，然後再謀羣路藍縷之方，私衷所嚮，凡在明智必已共原，而鄙人所恃以爲解決之道，實唯以開誠爲第一義。蓋法律之爭，兩說斷持，欲衷無術，連兵之害，則中於國家，究之，國苟不存，法將安麗。至若權位分酬，豈徒水患不均，抑更資人口實，計唯披瀝愚誠，求其自反，

緬追道德齊禮之言，庶踐禮讓爲國之旨，曉音瘖口，期以有成，國中羣派，取舍從違，雖非能逆觀，而默察歐戰議和以後，吾國不急圖統一，恐更無自存之時，使發難者，猶有良知，當能徐收實效。迺若歷時已久，怙禍不悛，必欲挽神州與共沈，以公器爲私授，則秉鉞之責，要有攸歸。鄙人雖至閹弱，亦當竭索寸能，簫勺羣愚，此心此志，炯在昭臨。綜言之，鄙人即非揭櫫平和，以邀時譽，亦不樂於重事兵甲，以益民艱。唯日觀外患內憂，相迫俱來，故欲一掬愚懷，促求反省。國會爲神聖機關，諸公代表國民，鄙人必當始終敬愛，濟時何術，息亂何由，惠我好音，以匡不逮，此又鄙人所深期於諸君子者也。

復次則吾國年來，民生之疾苦，財力之困窮，相踵相因，殆臻其極，及今不治，將末由自振也。前清之季，國家尙號統一，外債未增，軍隊未繁，顧民困已滋，呼暑四起，遂有辛亥之役，雖國體緣以更新，而國家元氣所彫削者幾何，恐雖有百年休養，未易以言恢復，況重以民國以來，革命之名已四五見乎，秩序不復，則官守無恆心，紀綱盡廢，則民生保障。賦帑增重，而無人溶發財源，徵調頻仍，而無人課求農事，流亡卽衆，盜匪彌滋，工作卽荒，商賈遂輟，家鮮豐給，視教育爲憚途，俗陷淫偷，謂椎埋爲能事。益以天時人事警變相尋，水則廬舍漂墟，旱則原田童坼。數歲之間，近則江淮，遠則粵桂，報災告變，習爲固常，雖有振調，何裨萬一。暨乎前年國本屢搖，師戎互逐，始陳兵於蜀郡，復遷旅於衡皋，滇桂之所踐蹂，粵閩之所齟齬，閭閻轉徙，杼軸全空，其亡者，入望烈蒿，填哀溝壑，其餘者，幸逃兵燹，遑恤室家，即在吳會繁富之區，亦復輾轉凋零，勢成弩末。凡此種種，事實彰昭，道路咨嗟，報章播述，民生如此，國脈可知，曩者，中夜興思，若芒在背，今日幸得尺寸，有以自效，瞻言教養，不任憂虞。諸君蒞爲鄉國俊望，代表人民，關於卹隱之方，豈無治標之策，願聞要論，以拯痼瘵。抑以鄙人所觀，歐戰卽終，列強必爭，以保護貿易、發展工業爲策。吾國物產之宏多，人口之蕃庶，其必當極力提倡社會經濟，以發舒民力，進以求爲世界經濟上之中心，殆無可致疑。顧此病厄之夫，斷喪已甚，將以何術從容培治，以達最終之目的，此其責任，政府與國會當均負之，而鄙人所尤屬望於諸君之能宣達民意也。

復次民國成立，逮今七載，而憲法迄未制定，國家根本大法歷久未成，則法治之不可期與，夫政治上之常啓紛爭，蓋不足致異。前屆議會疲於黨爭，於制憲大業，草創不完，可無深論。今日諸君重集首都，爲時屬望，必能審慎於

立法之初，而勇以制憲爲謀，鄙人職爲行政首長，於憲法精神所寄，與夫起草之時，師資捐益，得失若何，不當屬置一詞，惟私心所希望於諸君有二，一則立法者，非爲飾外觀矜善治也，欲養人民尊重法律之習慣，必使此法得以推行，而不使有形格勢禁之敝，故於制法之時，必當詳察四周之形勢，然後草創而審定之，否則徒襲法律之神聖而已；一則凡立一法，要以適於守法者爲宜，不可對人制法，因忌其才而固爲之防，因親其才而故廣其限，其究也，禍害中於國家，立法之精神隨之蕪滅矣。此二者，皆立法家之大誠。民國以來，所制法律恆坐此弊，逋毒至今未已，今制憲之盛業甚近，鄙人敬舉此二義以告，願諸君深長思之也。

復次則議會之問，才智輩出，政見各有不同，勢不能無黨，且政黨之爲物，固共和國政治所賴以爲運用者也。然民國創建以來，政治上之變故，大抵由於政黨之軋弄者爲多，前屆國會，覆餗債車，已貽殷鑒，今日諸君必當悉矯其失，壹以公正之謀略，優容之氣量，以求達利國福民之目的，不使議場上政見之辯論，寢變爲黨爭，兩派相持，馴成仇敵，不使政黨意見涉及行政界，以礙政治之發舒。諸君於此，苟能補弊救偏，國家前途所裨非淺。其實，此近易之原理，度諸君必深知而力踐之，無俟鄙人重爲囑讀者也。

復次則今日國學之淪亡，風俗之頹靡，實爲晚近數百年所僅見，永此不變，必蹈衰亡，從來國運之隆替，以士習純駁爲徵，觀於漢晉之際，士俗澆漓，遂釀五胡之禍，其機括甚微，而影響至巨。昔者王符作潛夫論，譏漢俗最甚，至謂今日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丁男不扶犁鋤，懷丸挾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所費，破終身之產，抱朴子則言，懷愍之世，俗尚驕褻，夷曠自遇，其他惡俗不可勝紀，是故漢晉之際，晦盲否塞，人道幾熄，而五胡禍起，中原雲擾，生靈塗炭，今日俗習，方之漢晉，無一不肖，士大夫樹黨挾私，傾軋異己，淆亂是非，不顧大計，浮陋無藝，虛而爲盈，服食儀表奢淫相尚，萑苻滿野，劫盜懷彈，禍害之烈，安知所屆，而文治不修，學術蕪廢，新知未有咫尺，昔日大防潰決復盡，在位者即欲牖明治理而習俗之靡，汨沒才賢，言念頹波能無憬惕。諸君助時膺望，何以敦薄俗而起斯文，何以修憲章而納軌物，匡政府以利推行，此鄙人所亟欲一聞嘉謨而特爲重申私願者也。以上所述數端，倉卒致詞，終未能罄鄙懷之萬一，側聞國會之功用以英倫爲極軌，然其間經歷改革至若干次，始底於成美之強盛，其基實肇於聯

合公會，以次改良，乃有今日。近若東鄰日本，吾國人所深致親善者也。夷攷其議會歷史，則於明治二十三年通告完成，而板垣之提倡，伊藤之調查，亦幾閱歲月，世界議會締始之艱難若此，蛻化之遲緩又若此，吾國國體幸躋共和，又得席先進國之成規，引爲師法謀治之塗，事半功倍，則此後能依政治進化之原理，懲前毖後，以次修明，我國會之規模功效，異時必與英美德日諸國爭光燦烈，可無疑也。抑鄙人重有一言爲諸君告者，吾國今日內憂外侮，紛至沓來，藩籬已撤，實力未充，存亡之機，間不容髮，譬之孤舟絕海，帆槳不完，颶風忽來，震撼萬狀。爾時同舟之侶，卽遯若胡越，偪在仇讐，咸必泯釋，夙嫌呼號，將助戮力擊楫彼岸爲期。今世界列強競逐有甚於狂飈怒濤，吾國則弱鷁危絃，隨地可占滅頂，凡在託載，豈可重尋詬閱自促顛亡，諸君明達濟時，所望廣喻，國人共知此旨，一切黨派之標榜，議論之爭持，私室之猜嫌，省界之畦畛，悉歸捐棄，痛予剷除，壹以救亡爲先務。鄙人誠德薄能鮮，苟利於國，險阻不辭，諸君倘能廓其遠謨，紓茲國難，鄙人敢不屏營以從其後。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天步方艱，時乎不再，同心協力，以大有造於邦家。此實鄙人夙夜致望於舉國人民而重爲諸君長言之也。遭大投艱，責無旁貸，扶衰揀敝，端策羣才，請舉此觴爲諸君祝。民國七年十一月二日（註四）

二、北京參衆兩院議長代表議員答辭

「今日兩院同人辱承大總統之召，錫之筵宴，迪以教言，感幸交縈，匪可言諭。士詒、掛唐謹代表兩院，恭致謝忱，於我大總統之前，並據區區之誠，上達聰聽，惟我大總統幸垂察焉。民國肇造於今七年，政變迭乘，立法機關闕而未備者屢矣。今幸國會重開，我大總統依法當選，以言行政，則總攬者爲全國景仰之人；以言立法，則兩院中亦皆應時之選，要使互相因倚，共策進行，此兩院同人所日夕誠勉，抑亦同聲仰望於我大總統者也。惟是職務羈縛，展觀多疎，今日幸以杯酒餘閒，猒聞明教，願抒同人一得之慮，上答主座下問之殷，敢述所知，用備甄采。

我國自參戰以來，國際之地位較昔爲優，國民之責任亦較昔爲重，近頃數月，聯軍戰勝，西歐普魯士之武力主義，已漸屈伏於協面國人道主義之下，而迴憶往日參戰之始，當局者，猶疑羣言淆亂，惟時我大總統雖閑居私邸，然片言定策，遂使中國得與協面各國並駕齊驅；前內閣爲國利民福起見，苦心經營，國民之幸。今者歐戰將終，我大總統又先注意歐戰議和問題及戰後吾國地位問題，未雨綢繆，造端宏大。我兩院同人必當一本斯旨，協助政府以

求達世界永久和平之目的，而增進吾國國際上將來優越之地位也。至於國內之爭，忽焉經歲，民生重困，國脈潛傷，誠使國人能泯其權利地位之私，則中國或免於離析分崩之患，言念前途，不寒而慄。我大總統知止戈之爲武，念倖兵之不祥，於是以促其反省爲入手方針，以相見以誠爲第一要義，兩院同人自當仰體愛國救民之旨趣，以和平統一爲依歸，務使國人戢其私鬥之心，各謀對外之策。

若夫民生疲弊，元氣凋殘，溯厥原因，匪伊朝夕，近歲旱潦屢告，饑饉荐臻，已苦災祲，重罹兵革，人民何辜，受此荼毒，加以工業之改良無望，商人之破產頻聞，閭閻多一分無告之民，即國家減一分競存之力，我大總統有見及此，欲以民生主義風示天下，並以社會經濟矜式國中，我兩院同人，逖聽下風，曷勝敬佩，僉望大總統一本斯旨，努力進行救民水火之中，登之衽席之上，以民生主義爲職志，即發揚平民主義之精神，以社會經濟爲目標，亦即提倡世界經濟之張本也。

至於制憲問題，關係國本，國本未立，法治難期，三復嘉言服之無數，今幸國會肇集，來日方多，兩院同人自當博采成規，不參黨見，務使憲法產出之時，於歷史上有莫大之光榮，於實際上有神聖之效力，俾能推行盡利，歷久不刊，以仰副我大總統憲法期成之盛意也。

又如平民政治責任議會，代議政治首重政黨，各國先例罔不從同，方今國會再集，憲政初萌，當以政黨養成人才，不當以政黨淆亂政治，當藉政黨以固結人心，不當藉政黨以圖謀私利，此兩院同人對於政黨問題於我大總統同其望者也。

他如風俗頹靡，國學淪亡，任舉一端，要皆國家榮瘁之所關，亦即民族盛衰之所係，但使行政方面有挽救之方，則兩院同人亦必盡扶持之責。

總之，以上所述星漏實多，惟意所欲言，粗在於是，抑更有進者，同人之意以爲國會與政府必能相需爲用，而後能相與有成，念吾國締造之艱難與夫國會成毀之經過，我兩院同人益當仰體大總統尊重立法之旨，發揮而光大之，庶所以報答我四萬萬國民，亦所以敬酬我大總統也。民國七年十一月二日（註五）

附錄：北京政府委員會彙進於衆議院開會中說明對德奧宣戰案之理由全文（註六）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日

四四九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日

四五〇

對於德奧宣戰一案，大總統提出請貴院同意。本員請將此案大致經過情形說明如次：溯中華民國三年六月歐戰開始，八月六日政府即頒布中立條規，宣告中國對於此次戰事恪守中立，對於德奧方面毫無偏袒，一切事宜均按國際公法辦理。我國謹守中立，爲時兩年有餘，凡中立國應盡之義務，無有不盡，不意德國方面竟自蔑視中立國應享之權利，實行公法所不許之潛水艇作戰計畫，中立國人民之生命財產被傷害者不可勝數。迄至六年一月，尤爲變本加厲，竟敢通告各國，宣言自二月一日起，實行海上封鎖政策，凡中立國船隻到伊指定禁止區域以內，伊亦實行轟毀，美國政府以爲德國如此舉動，蹂躪公法，不能再忍，即向德國宣告絕交，駐京美公使亦通牒我國政府，請求我國政府與美國爲一致之行動。當時政府再三籌畫，以爲美國如此主張，實屬正當，不能不表贊同。其理由有四：（一）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和平存立於世界上之緣因，全恃有國際公法主張維持，若任憑德人蹂躪公法，各國相率置之不問，則他國亦紛紛援例辦理，公法必至全部破壞，勢且釀成世界大亂而後已。（二）國際通商係一種正當之權利，在戰爭時代中立國與交戰國之正當通商，按照公法尚且不能禁止。至中立國與中立國的通商，此則更不待言，而德國之潛水艇作戰計畫，不但阻礙我國與交戰國之正當通商，並且妨害我國與中立國之通商，我國依公法應享之權利，何可任憑德國同被剝奪。（三）我國人民出洋經商作工，以及在外國商船上充當僱工之人，統計不少，自從德國實行潛水艇計畫以後，我國人民因此喪失生命者已經有數百人之多，若再聽德人如此橫行，我國人民更不知損失若干之數。（四）我國土貨出洋，關係人民生計，其洋貨進口，亦與我國商工業以及關稅爲極大之關係。若任德國實行其陰狠之計畫，必至我國土貨極難出洋，而洋貨亦難進口，我國所受損失，實屬太鉅。吾國政府因此四種原因，不得已於六年二月九日向駐京德使提出嚴重抗議，孰料我雖提出抗議，而德人並不撤銷其政策，潛水艇仍舊轟毀商船。二月十一日接德正式答復，聲稱礙難取銷云云。如此答復，實出我國政府希望之外，事已至此無可如何，不得已於六年三月十四日布告我國與德國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我國此舉，並非有仇於德國，假使德國因我國向之絕交即能悔悟，改變戰略，我國亦尚可以遷就不遽視於公敵，詎知絕交以後五月有餘，德國之潛水艇政策仍不稍變，且不獨德國如是，即奧國亦與德國採同一之政策。我國至此時際，對於德奧兩國已成絕望，所以於八月十四日布告我國對於德國奧國立於戰爭地位。既已宣戰，即有宣戰後一切應辦之事，凡關於此種事件均應遵照國際公法慣例辦

理。自宣戰之日起，至現時止，約計所辦關於參戰之事，雖因不得已與意想不到別有牽制，不能達到政府最初計畫十之二三，然亦有數事可以報告。第一爲出兵事件。夫出兵之事，政府籌畫甚久，既須軍餉，又須軍械，因此輒被牽掣，不能如願，遷延至今，尙未出兵，此事實屬異常抱歉。惟俄國所屬西比利亞之海參崴地方，因有多數德奧武裝俘虜，肆意擾亂，我國既參與戰事，當然與協約各國爲一致之行動，因此特派陸軍往海參崴，所有我國沿邊一帶如黑龍江省屬之滿洲里，亦經派兵前往，保護東清鐵路；又如外蒙古之恰克圖，亦派兵前往，防止敵人向東方進行；此外曾設訓練處教導團，預備養成軍官頭目，編練勁旅，專供參戰之用。協約各國對於海參崴亂事，皆派有軍艦前往鎮壓，我國商民居留於海參崴者不少，本年四月，政府亦派海容軍艦前往保護。嗣因該處亂事蔓延，又派有海陸軍隊駐防，因有此項種種布置，即不能不派一統轄將官，於是特派海容艦長林建章，以海軍將領兼節制我國駐防海參崴之陸軍，此關於出兵事件大略之情形也。第二爲處置敵僑事件。德奧兩國人民僑居吾國者，有三千八百七十九人。六年三月十四日，我國向德政府宣告斷絕外交關係後，德公使及各領事等相繼回國，所有居留之德國人民，自當予以相當之保護，因即規定德國商民教士等保護辦法。令其一律登錄，繼續居住，並准呈明請給護照，離去中國國境，其津漢之德國租界，係因於條約而發生，現既斷絕外交關係，則因條約發生之租界，自當由我國接收，派員管理，訂定臨時管理局章程，行知辦理。至於待遇一切，經會同陸軍部通電各省區，謂此次斷絕關係，係屬國際問題，對於僑居之德國人民，苟與現定維持公安必要之各種辦法不相抵觸，儘可令其享完全之保護云云。自六年八月十四日起，對於德國奧國立於戰爭地位，其居留之敵國人民，自應爲適當之處置，爰定有處置敵國人民條規，限令各敵僑在宣戰以前未經登錄者，概行登錄，繼續居住，惟游歷旅行一律禁止，其保護不使之處，及認爲必要時得令其移居於指定之地點，或發給護照，令其出境。至敵僑經營之事件，應特別加以注意，分別許可，嗣因有禁止與敵僑通商之必要，曾經制定條例，公佈施行。但事實上不能無例外之規定，如關於衣食住所各物品等，又經制定禁止與敵通商條例施行細則，公佈施行，敵僑中有生計困難，甚至不能維持生活者，國家爲貫徹人道主義起見，亦不得不爲相當之救濟，於是有敵國人民臨時救濟辦法之規定，敵僑中有依據處置敵國人民條規指令移居於一定處所者，於是有敵僑移居地管理處組織章程之規定；又各地方爲便於監護敵僑起見，定爲敵國人民簽到辦法，亦經先後報由中央核

准辦理。至於奧租界及前經管理之德租界，於宣戰後即經改爲特別區，擬定特別區市政管理局章程，由各該附近警察廳長兼充局長，對於區內應辦市政事宜，仍令接續辦理。此外尚有一節，即係按照中德中奧條約，德奧僑民訴訟，應由德奧領事審判，現在條約既已作廢，當然由中國法庭審判，於是又有審理敵國人民訴訟章程之頒布。此關於處置敵僑大略之情形也。第三爲處置俘虜之辦法。自民國六年三月十四日對德奧絕交以後，該兩國陸海軍官兵卒之在中國境內者，共計約四百數十人，乃設俘虜收容所五處，計海甸一所，西苑一所，南京一所，黑龍江一所，吉林一所，一切待遇，均按照國際公法慣例辦理，以示博愛之意。此關於處置俘虜大略之情形也。第四爲處置敵國軍艦及商船收容情形。敵國軍艦之在我國者計三艘，在南京地方者兩艘，在黃浦地方者一艘，其在黃浦之一艘，敵人已自行炸毀，其餘兩艘，經我國奪獲，已爲我國之戰利品。至敵國商船之在我國境內者，均經押收，共計十三艘，我海軍僅留用一艘，餘十二艘租與上海大達公司。嗣因英朱公使要求由大達公司轉租與協商國者九艘，均由政府特派租船監督員經理其事。此外尚有內河行駛之小汽船等，亦於漢口設立管理局，經理招商承租各事項，此關於處置敵國船隻大略之情形也。第五爲供給糧食事件。查協約各國糧食缺乏，當宣戰以後，即擬購集大宗糧食運往接濟。本年一月，由農商部特設戰時糧食出口籌辦處，該處辦法，一面調查協約國所需糧食，一面考核我國力能供給情形，歷經派員赴農業發達地方考察物價，現正陸續進行，但使協約各國有船隻來華，我國糧食即可接濟。此關於供給糧食之大略情形也。第六爲華工出洋事件，按協商各國壯丁多赴前敵，各項職工均極缺乏，政府於是實行獎勵華工出洋之法，特設僑工事務局，專司其事，又頒布各種保護華工章程，計現在華工之在英法兩國者，已有十二萬人以上。但華工赴歐，亦頗艱難，其中途遇難及死於潛艇有案可稽者，已有三千餘人。此又關於華工出洋之大略情形也。以上所述六項已辦事宜及經過情形，大致如此，政府特依據約法第三十五條之規定，咨請貴院同意，尙祈速予議決見覆，不勝至盼。

北京政府交通部委任路良繼為南昌電報局局長兼理江西電政監督。（註七）

黑龍江督軍鮑貴卿咨北京政府外交部，擬將中東鐵路沿線軍隊改裝警察，以

維行政主權。

本年八月，日警慫動旅哈爾濱日商，藉口中國警察保護不力，請日政府前來設立警察，以爲攬奪警權之計。黑龍江督軍鮑貴卿鑒於中東路線設立警察，關係國土主權，洵爲重要，爰於本日咨報北京政府外交部，擬將中東鐵路沿線軍隊改裝警察，以維行政主權，並杜日人藉口。原咨文云：

「爲咨行事：案准東省鐵路督辦公所咨開，以：

『中東路線極爲衝要，近日外軍絡繹，所有沿線各縣於路界增派警察，既得推廣內地警權，復可兼盡護路責任，業經商請吉林省署密爲籌辦。黑省沿線應否仿照，相應咨請查核辦理』等因。

又准密咨以：『日人向俄要索警權，全路各站，我不自謀，彼將起而代謀』各等因，並抄送內務部暨吉省往來咨商文件到署。

查中東路線設立警察，關係國土主權，洵爲重要，惟就吉林現行辦法，係以沿線各縣原有縣警撥駐車站，江省北路自博克圖以西，均未設有縣治，與吉省情勢不同，自難仿照辦理。

至鐵路界內，原來交涉分局設有護兵，各該局專員本負有路線以內治安責任，似可卽以護兵改組路警。但交涉局護兵原任職務既與地方警察性質不同，且通計祇六分局，每分局護兵人數過少，自對青山訖滿洲里一千餘里，大小共三十餘站，儘數改組，不敷尙多，服裝器械尤須另行添足，通盤籌畫，仍屬無濟於事。現在警權所繫，利在速成，欲其尅日成立，事便費省，惟有暫以軍隊改組，較爲相宜。

查自俄亂發生，中東鐵路臨時警備司令部曾於滿洲里暨海拉爾等處試辦改裝警察，執行以來，尙稱順手。茲擬推廣其間，於鐵路沿線設置警察，一律以各站軍隊改組擴充。至暫時權限，一面隸屬於司令部監督指揮之下，一面遇事仍令分報警務處備案，以存警察統系，而維行政主權。擬俟將來時局平靜，籌有經費，再行酌量情形，另定辦法。除將組織簡章暨編制表令發試辦並咨行外，所有暫擬中東鐵路推廣警權一案，相應備文咨請查照。此咨外交部。黑龍江督軍兼省長鮑貴卿。中華民國七年十一月二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三日

四五四

附抄件。」（略）（註八）

日本謀久占西伯利亞，美政府向日本抗議日軍在西伯利亞之行動。（註九）

註一：「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三日，第九九五號。

註二：「參議院公報」，第一期，第三冊，頁一〇〇，文海出版社印行。

註三：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九七—三九八。

註四：「參議院公報」，第一期，第三冊，頁一一九。

註五：同註四，頁一一—一二。

註六：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四〇四—四〇九。

註七：「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八日，第一〇〇〇號。

註八：「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一），頁四一九—四二〇。

註九：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四〇七。

三 日 北京政府令加徐樹錚陸軍上將銜。（註一） 北京政府通令整肅仕途。

本日，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通令整肅仕途，令曰：

「周官六計，以廉爲先；管子四維，並崇廉恥。自古未有官箴不飭，而政事克脩者。近頃國紀凌夷，官邪日肆，撫字之職，縱匪爲奸。徵權之司，歛財肥己，甚至假公義以侵帑，挾市道以獵官，刑憲不加其身，黨援或庇其後，罔上溺職，無所創懲，非所以肅官方，端治本也。夫清白二字，雖未盡爲吏之長，而刻苦一端，要足爲保身之本。縱欲鮮不敗度，惟儉始可養廉；乃當習俗日熾，浮華益甚，以恆舞酣歌爲樂，以窮奢極欲相矜，服御必慕時趨，酬酢動糜中產，馴至在官祿精，不足以應其供求，因之婪索侵漁，弊竇錯出，失德干紀，多由於此。稽諸古訓，設官所以爲民，律以共和，僚吏同爲公僕，但使職責稍有未盡，已不能無媿俸錢，更何忍痛毒閭閻，重滋民困。況貪

墨之罰，邦有常刑，即使倖免刑章，亦必貽羞衾影；苟操守之不立，雖才能褻著，究莫掩其片瑕；儼名譽之既墜，縱愧悟旋萌，亦終譏於晚。蓋本大總統躬膺衆選，務在尊重法紀，扶植道德，爲國人先，凡在羣僚，皆吾畏友，藐躬倘有失德，已過實所願聞。尤望我京外長官，共礪廉隅，力祛秕習，正己以資表率，修身以致治平，督飭百司，共圖上理。凡有貪劣衆著，經察覺或糾劾者，悉予按法從嚴懲治。各該管長官徇情容隱，或糾察不力者，並予究懲，不稍寬貸。一面博徵譽望，獎掖廉能，不次之遷，以旌異等。庶幾仕途整肅，風會轉移，各奮天良，弼成民治，有厚望焉。此令。」（註二）

北京政府國務院通電各省，限制增募軍隊。

本日，北京政府電令各省，限制增募軍隊，略云：

「現奉大總統令，簡軍首重練實，而治兵務在求精。當此內亂未寧，外憂方急，尤宜修明戰備，以禦不虞。自軍興以來，各省所添軍隊，隨時招募，專務求多，於教育之法，鈐束之方，皆未講求，甚且法乎坐食，裝械不齊，儘擁虛名，無裨實用。若不亟謀整飭，何以肅軍政而尊重國威，乃者杼軸告空，民生日蹙，轉輸不繼，乞債外人，尤復支絀強擲，未能以時計授，長此以往，其何以支，自應體察情形，量爲限制。各省統兵長官等，純誠爲國，諒有同情。嗣後各省區原有軍隊，即責成各該長官修明紀律，認真訓練，期成節制之師，以爲國家之用，除有專案外，一律不得再行增募，以節餉源，其有轄境遼闊，伏莽滋多地方。仍着遵照前電，就現有軍隊，妥爲布置防緝，用保治安，勿涉疏懈。現在歐戰將終，協約各邦，羣倡環球減削軍備之議，對內對外，皆應預籌，共體時艱，以維國脈。」（註三）

「和平期成會」在北京成立，熊希齡與蔡元培被推為正副會長。

熊希齡、蔡元培等二十四人於十月二十三日通電發起組織「和平期成會」，各省覆電均表贊同。本日下午二時半，在北京開成立會，到者甚衆，熊希齡、蔡元培、孫寶琦、梁士詒、谷鍾秀、莊蘊寬、王寵惠、王克敏等均到會，由熊希齡任主席，汪有齡宣佈該會旨趣及經過情形，次由谷鍾秀宣佈該會綱領

，並聲明經費暫由發起人擔任，未另募捐。會中投票結果熊希齡以二二二票當選爲正會長，蔡元培以一三八票當選爲副會長。（註四）

北京政府外交部答覆英美駐京公使收買存土抗議，謂所收買之存土係用於製藥而非轉銷。

駐京英美公使前致文北京政府外交部，抗議收買存土。外交部以此事係由財政部主持，當將外使原文轉送財政部。經財政部覆稱：

「比年以來，政府對於煙禁，未嘗不積極進行，只以滬濱洋商積存關棧之印藥，爲數甚多，不能令其深受損害，故於上年一月，由蘇省督軍省長與英商公司立約收買，以供製藥之需，並不轉行銷售。嗣經公司之該管公使，向本部促踐前約，乃方規定每箱減價二千元，悉數收買。以期減絕印藥，外人不察，謂將轉銷，未免誤會，查以土製藥。各國皆然，此次之事，於宣統三年禁煙條約，並無違反之處，請查照。」等語。

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即轉覆英美駐京公使。（註五）

奧匈與協約國簽訂停戰協定。

第一次世界大戰自保加利亞、土耳其與協約國簽訂休戰協定以後，奧國戰線三面受敵，羅馬尼亞方面之聯軍，迫其退守多瑙河一線，塞爾維亞收復貝爾格萊德（Belgrade），南線義大利軍攻入特倫提諾，並占特里雅斯特（Trieste）要港，俘奧軍約五十萬之衆。（註六）奧匈被迫投降，本日，由韋布將軍（Gen. Weber）與義大利之首席代表巴多格里奧將軍（Gen. Pietro Badoglio）在巴都亞（Padua）簽訂停戰協定（註七）。協定至次（四）日三時起生效。（註八）。至此，僅餘德國與協約國處於交戰狀態。茲誌奧匈與協約國所簽之停戰協定如下：

（甲）陸軍條件

(一) 陸海與天空即行休戰。奧匈陸軍完全退伍，北海至瑞士全陣線之奧匈軍，應即撤退，下載第三款規定之奧匈疆界內，僅應留置與戰前實力相同之有紀律軍隊。

(二) 各軍團師團之炮隊裝備，其半數應聚集於協約國與美國指定之地點，而交諸協約國與美國，先將在奧匈軍退讓之土地內者交出。

(三) 退讓開戰後奧匈攻入之烏拉爾境。於奧匈軍陣線協約軍總司令限定之時期內，退至下載界線之後。

自吐克姆白萊爾至聖愛爾維克，沿里蒂安阿爾泊山嶺至亞狄巨河與愛薩區河之源，過萊斯成與特倫勒二山，及吐資與查爾二高地界線。於是轉南過薩白拉區山，在卡尼克阿爾泊山於目下之邊界銜接，於是沿邊界線至特拉維斯山，過特拉維斯山巨里安阿爾泊與泊里狄爾山之分山界，及波特杜山波特拉米斯康山印特里亞山之分水界。自該點起界線，折向東南而趨希里堡。(薩夫河與支河之流域在外)，繼自希里堡下趨海濱，而將加斯士亞、瑪士格爾、伏洛斯加三地包入退讓境內。於是沿目下達爾瑪蒂亞省界線而將泊里柯拉、克瑪、布蒂斯尼加諸河及其支河之流域包入退讓境內，並須包入達爾瑪蒂亞西北。北自巴恩達、塞爾夫、烏爾都、希爾達、瑪恩、巴格、本太杜拉起，南至米里達止之地。以上退讓之地，均應由協約軍與美軍占據之。

陸軍裝備，與各項鐵路裝備，及屬於上述土地及境內之煤，均應留存，遵照各陣線聯軍總司令特別命令，交與協約國，凡敵軍須退讓及聯軍須占據之境內各物，敵軍不得損毀劫掠或占有之。

(四) 協約國應有在奧匈各鐵路及水陸各道自由行動之權，及有需用奧匈必要運輸器具之權。聯軍得於奧匈占據行軍及維持治安必要之軍事險要地點，且有隨地徵款付聯軍兵餉之權。

(五) 在意大利與巴爾幹陣線之德兵，限十五日內完全撤退。即奧匈境內之德兵，亦須照此辦法。

(六) 奧匈土地之經退讓者，其政務由當地官員治理，歸占地之協約軍與聯軍節制。

(七) 即行無交換開釋協約國被俘之將士，與被拘留之人民，並被擄去之居民，其條件由各陣線聯軍總司令定之。退讓境內之有病與受傷而不能移走者，可由奧匈人員備應需之藥品，留居照料。

(乙) 海軍條件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三日

(一) 海上一律停戰。凡奧匈船舶之所在與行動，均應切實報明，並須照會各中立國。今奧匈領海之航行自由權，得予協約國與共同作戰國之軍艦與商船，中立各問題行將取銷。

(二) 一九一〇年與一九一八年間，奧匈造成之潛艇十五艘。及目下在奧匈領海與今後或有駛入奧匈領海之德潛艇。均應交與協約國與美國。其他奧潛艇，給資遣散人員，卸除所裝武器後，仍由協約國與美國監視。

(三) 奧匈須以戰艦三艘、輕巡艦三艘、驅逐艦九艘、魚雷艇十二艘、埋雷艦一艘、多瑙河鐵甲船六艘，連同全部分之武器裝備，交與協約國與美國，而由協約國與美國指定艦船之名。其餘水上之軍艦，（內河輪船不在此內）均應集於協約國與美國指定之海軍軍港。給資遣散人員，完全解除武裝，仍由協約國與美國監視。

(四) 協約國與共同作戰國之軍艦商船，得在亞德里亞海及奧匈領土內多瑙河與其他支河自由航行。協約國與共同作戰國有掃除水雷與障礙物之權，奧匈須指明此種地點，協約國與美國為保全多瑙河上之自由起見，應有占據及拆卸礮台或防務之權。

(五) 協約國與共同作戰國所施海上之封鎖條件，仍不更動，海上如發見奧匈商船，仍須拘捕，惟協約國與美國所派之委員會而定蠲免者，不在此例。

(六) 所有海軍飛機，皆須集於協約國與美國指定之奧匈根據地。並使不能適用。

(七) 奧匈應退讓所占意國海濱土地，及其疆域外之各口岸，並委棄所有船舶海軍器具及各種航行內河之裝備與器具。

(八) 協約國與美國，應占據陸海礮台設防海島及波拉船廠與兵工廠。

(九) 奧匈前所拘留之協約國與共同作戰國之商船，一律交還。

(十) 奧匈於退讓或交出或交還之前，不得毀壞船隻與器具。

(十一) 奧匈所拘協約國與共同作戰國之海軍及商船人員，一律無交換釋回。（註九）

註一：「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四日，第九九六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東方雜誌」，卷一五，第二二號，頁二〇八—二〇九。

註四：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一月七日。

註五：「東方雜誌」，卷一五，第二二號，頁二〇九。

註六：李邁先：「西洋現代史」，頁六五—六六，三民書局印行。

註七：鈕先鍾：「西洋全史」，（一五），頁六二三，燕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行，民國六十六年三月版。

註八：「東方雜誌」，卷一五，第二二號，頁二一六。

註九：同註八，頁一九二—一九四。

四 日 北京政府令李玉衡授為陸軍少將。（註一）

北京政府派徐樹錚赴日本觀操。

日本定於本月十日舉行由日皇親臨指揮之陸軍大演習，北京政府特派陸軍上將銜陸軍中將徐樹錚，偕同隨員七人，赴日本觀操，以研究日本之軍事教育，並備磁瓶、衣料等禮物致贈東京各當局，以表示中日親善之意。（註二）徐氏嗣於本年十二月十六日返國。（註三）

山東日本民政署撤消。

日本前在山東境內濟南及濰縣周村設立民政署，迭經外交當局交涉，日本終允撤消。（註四）

陝西靖國軍張訪、郭堅、盧占魁合自四川北來之滇軍葉荃攻佔鳳翔。（註五）

日本駐華使館致北京政府外交部節略辯稱，俄讓東清支路，日僅繼承俄人已得權利，於中國領土主權毫無消長。

先是，日俄兩國商議，由日本繼承東清支路。（老少溝至長春寬城子站之鐵路）北京政府以東清鐵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四日

四六〇

路關係中國領土主權至大，不能任俄國私將路權讓與他國，爰於本年五月致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及俄駐華公使庫達攝福節略，表示日俄私讓老少溝至寬城子鐵路，中國礙難承認。日本駐華使館於本年九月會辯稱：日俄讓路係議決於俄國政變之前，並非私相授受。北京政府外交部亦於九月間，重申日俄如有售讓中東路協定，中國斷難承認。

本日，日本駐華使館再致北京政府外交部節略，表示俄國對於東清鐵路之權利，現既為中國政府所承認，今日本依與俄國之協定，將繼承同一之權利，而中國政府唱述異議，即非睦誼。原節略云：

「中國外交部九月十三日以節略聲明：『日、俄兩國關於東清鐵路一部分之讓與，雖商議成立，中國政府不能承認』等語。

查中國政府主張之根據，該節略中未經敘明，帝國政府無從考量。俄國對於東清鐵路之權利，現既為中國政府所承認，今日本依與俄國之協定，將繼承同一之權利，而中國政府唱述異議，是以許之俄國者拒絕日本，明明為偏頗之措置矣。此等辦法，自中、日兩國之睦誼上觀之，信為非中國政府之真意。

至中國政府為尊重中、俄兩國之契約，及中國領土主權，而喚起帝國政府之注意，其意更不可解。此條鐵路之讓與，其實質於中國契約上之權利，及領土主權，毫無消長。若中國政府此次之抗議，對於帝國政府有何不信，或不公平之意旨，帝國政府不得不痛惜，為東亞大局，今尚存此謬見也。（原日文文件上）七年十一月四日。（註六）（有大正附字）

中東鐵路督辦郭宗熙嗣於本月二十三日咨北京政府外交部稱：日俄私自讓路事，日人實無理由，中國聲明並無不合之處。（註七）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俄駐華公使庫達攝福節略，告以哈爾濱之烏克蘭人已允許將領事名義取消。

蘇俄駐華公使庫達攝福，於本年十月初至北京政府外交部面稱：據哈爾濱俄領報告，現有烏克蘭納

省（Ukraine）人兩人在哈爾濱埠，其一人自稱領事，通知署吉林濱江道道尹兼哈爾濱交涉員李家鏊及領事團，經原駐領事與之交涉，令其撤消名義，容或不肯順從，請爲致電李道尹協助原駐俄領，務使妄人舉動完全消滅。

哈爾濱交涉員李家鏊奉命查辦後，於本月二日呈覆北京政府外交部稱：

「查月前烏克蘭納省人自稱領事前來謁見，當經拒絕。旋以個人名姓見過一次，當將本國政府並未承認烏克蘭國，未便接待告之。渠亦自知冒昧，告罪而去。復詢據駐哈俄領事稱，近有烏克蘭納人以領事名義干涉事權，卽經飭令速將名義取消，業已服從。」

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俄駐華公使庫達攝福節略，告以哈爾濱埠之烏克蘭人已允將領事名義取消。（註八）

註一：「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五日，第九九七號。

註二：「東方雜誌」，卷一五，第二二號，頁二〇九；「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十一月五日；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一月五日。

註三：徐道鄰：「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頁二二二，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一年六月版。

註四：「東方雜誌」，卷一五，第二二號，頁二〇九。

註五：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四〇八。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一），頁二一五——二一六。

註七：同註六，頁二一九——二二〇。

註八：「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一），頁四一二——四一三。

五日 北京政府任命馮玉祥為湘西鎮守使，吳新田為岳陽鎮守使。（註一）

北京政府財政總長曹汝霖函告英法日俄四國銀行團代表，允將幣制實業借款

協議延長六個月。(註二)

廣州非常國會衆議院議長吳景濂函覆四川督軍熊克武，論攻守和戰事宜。

四川督軍熊克武先於本年九月十八日函廣州非常國會衆議院議長吳景濂，論攻守和戰事宜。本日，吳景濂函覆熊克武，函云：

「錦帆督軍節下：劉議員輔周蒞粵，頒來瑤函，辱荷獎飾有加，循誦增慙。承示進掃河朔，澈底澄清，允爲解決時局上策。蓋不竟摧陷廓清之功，必遺滋蔓難圖之懼。七年以來，政變頻仍，其故在除惡未盡，權奸代興，視國法如弁髦，日惟恃強力以圖一逞。西南羣帥，不惜竭全力以與之爭者，誠以法律爲立國之本，法之不存，勢將橫決而不可制。故他事或能以調解結束，而此立國之根本大法，則不容絲毫假借。弟謹遵斯義，不欲補苴目前，亦既與邦人君子共勉之矣。比者，徐世昌以非法當選，僭竊大位，踵事加厲，詭譎莫測。而首惡之段氏，尙據參戰督辦，同惡相濟，日昃不遑。知吾民心理上之弱點，在狃於目前苟且之安，不慮將來養疽之患，乃嗾使熊希齡等，僞言和平，號召黨徒，此不過欲假託民意，迫西南義軍以就範耳。倘使漫不加察，必致墮敵狡計，誠如尊論，有不能不嚴辭以拒之者。所幸軍府暨兩院同人，業已洞燭其奸，皆誓持依法解決初衷，不汲汲以求成，迭電闢其妄謬，計塵省覽矣。蜀中綏定，端賴鴻猷，渝城會盟，亦關大計。從此統籌全局，進窺秦鄂，奮迅必異乎疇昔，甚盛甚盛。此間國會早足法定人數，已經從事制憲。蜀籍議員，既荷敦促，盼即時南來，同襄盛舉。默察世界大勢，民主政治，日益申張，逆黨遏抑潮流，於理必不能久存。近且受日本內閣更迭影響，借款不成，黔驢技窮。而湘南則吳師嚮義（按指駐湘北軍第三師師長吳佩孚通電請罷內爭），關中則賢豪並作。泉州之戰，李逆敗績，八閩指日可復。瓊島之役，龍衆投誠，百粵寢告肅清。庚嶺之賊，亦無門志；逾此險阻，長江即屬可圖。夫公理與強權戰，持之既久，則公理必勝；徵諸十八世紀之際，歐洲君主結大同盟，以壓抑法國民黨，反抗共和政治，而卒歸於敗。近日德皇威廉二世，以梟雄之資，擁勁健之旅，百戰百勝，幾有全歐。而內迫於社會國家之主義，外制於美總統和平人道之宣言，遂乃棄位言和，身遁荷蘭。蓋協約國人民，爲德國蹂躪世界公有之大法而戰，與我國民爲權奸破壞國法而戰，其勢雖

殊，其理則一、但能含辛茹痛，堅持到底，則最後勝利，必在吾人，可斷言也。況逆黨皖直相煎，內訌尤烈，視德意志之強力，相去不可道里計哉？節下左右義師，歷有年所，當茲一髮千鈞之際，必紆久安長治之圖。南風多便，尙希時惠德音，俾資遵式。敬頌勳安，伏維朗照不備。弟吳景濂謹啓。」（註三）

吉林督軍孟恩遠、省長郭宗熙函北京政府外交部，籌議中東路及共同出兵事應付辦法。

吉林督軍孟恩遠、省長郭宗熙，以協約國共同出兵及中日共同出兵西伯利亞，均有使用東省鐵路之必要，而各國經營路權之情況互異，如日本意在獨佔，利用狹義之中日共同出兵，排斥他國；又如法、英、意、美諸國則意在均霑，利用廣義之協約國共同出兵牽掣某國，而此種情勢攸繫國權，若不能以獨立爲自固之謀，即應以開放保均衡之局，因籌具應付辦法，於本日專函呈達北京政府外交部，原函云：

「逕密啓者：屬以兩次共同軍起，均有使用東省鐵路之必要。而各國經營路權之情況以異，有意在獨佔，利用狹義之中日共同出兵排斥他國者，日本是也。有意在均霑，利用廣義之協商國共同出兵牽掣某國者，法、英、意、美是也。吾國依據合同，現方握有該路保護權。人而獨佔，佔我所有也。人而均霑，霑我所有也。人有所得，即我有所失。國權攸繫，自應及時疾起直爭。自審國力，周覽外情，既不能以獨立爲自固之謀，即應以開放保均衡之局。日前因軍事輸送，奉派賈中將來吉，當即協議，僉擬張共同出兵範圍，維持我國路權現狀。籌具辦法，具摺恭呈極峯，計必交塵聰覽。除分函外，茲特抄同摺稿奉達，統乞卓裁。祇頌公綏。孟恩遠、郭宗熙謹啓。

附摺稿。

照錄籌議中東路事暨共同軍事摺稿

謹將中東鐵路路事暨共同軍事，各就管見，籌擬辦法，恭摺陳請鈞鑒：

竊維歐戰風雲蔓延東亞，始以防禦敵俘之故，而有西伯利亞方面中、日兩國之共同出兵。繼以援助赤軍之故，而有烏蘇里方面協商各國之共同出兵。卒乃協商出兵之役先起，而後中、日出兵之約始行。我之預烏蘇里之役者，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五日

四六四

國防關係也。迺僅宋支隊長之一團，從事協商之後。我之預於西伯利亞之役者，邊防關係也。名為中、日共同，實則國軍墨守境內，竟任日軍單獨進行。軍事既均有使用中東鐵路之必要，於是各國對於此路之狀況不同如左：

一、日本方面：向因南滿聯絡，謀奪此路，本非一日。近藉軍事運輸，逐段設站駐兵，進行益猛。一面扶植自國之實權，復一面抵制他國之干預。或則暗勾霍氏，供彼取求。或則假我合同，以圖掩護。最近該國駐哈野戰交通部長武內中將，向我參贊傳彙詰問，直謂路歸中國保護，英、法軍隊經過曾否向我通知。駐哈日領並云，此路既由中國單獨保護，不應聽任他國軍隊自由通過。其假手我國排斥他國之意，可以概見。

一、英、法、美方面：以防範日人之故，不得不將協商出兵範圍力加拓展。以便便利軍事之故，自不得不於使用鐵路事項謀享利權。法以資本，美以車輛，與此路關係本深。美國管理此路之提議固待審慎，頃駐哈美領及美軍上校二員由歲來哈，並言彼國擬派兵六千東來，所有軍隊駐紮及籌設司令部、病院等項，須於路界預備營房。此路刻尙屬我保護，故特向我聲請，言外顯有永駐之意。應拒均有妨礙，尤難答覆。

一、俄國方面：赤赫軍隊既以協商之援助而勃興，沃莫斯科政府向以主義之不同各自分離，近以勢力之互重，甘謀合併。沃之勢力在西伯利亞，霍之勢力實在東省鐵路。自兩政府合併，頃借罷工一事，沃政府任命蓋達為東省路界總司令。蓋達並布告哈埠，欲設軍事裁判。雖因各國抗議，實因我嚴詞拒絕，屢次駁斥，事乃中寢。俄人合謀規復路權之心，昭然若揭矣。

綜上各國情狀，日本恐他國之分權，則利用中、日兩國共同出兵之名。英、法、美等國防日人之獨佔，則利用協商各國共同出兵之名。惟因鐵路合同關係，莫不假借中國，以遂其互相傾軋之謀。俄之沃、霍兩政府則又不然，外藉聯軍，內合自力，抹煞中國是務。要之，名託共同軍事，實謀攘奪路權。手段雖殊，目的則一。我國欲籌應付，適有困難如下：

將應日本之期望乎，則與加入協商共同出兵之本旨相違，且乖勢力均衡之局。將副英、法、美之請求乎，則於協定中、日共同出兵之義務難舉，且損保護鐵路之名。將予霍、沃等政府以放任乎，則邊疑有錯誤喧賓奪主之舊。將予霍、沃等政府之干涉乎，則有瞞人擠我之虞。

凡有困難，皆我片面之困難。凡有喪失，亦皆我國片面之喪失。近之我國現有之路權必爲剝奪，遠之東亞未來之爭點將以發生。爲領土主權既〔疑爲警〕爲國際地位計，我於路事主旨，自應抱定合同，以慎密之態度，謀積極之進行。本此主旨，謹擬左列辦法共四條：

甲、根本辦法有二：

(一) 共同出兵範圍應打破中日協定。以中、日兩狹義之共同出兵，併爲協商各國廣義之共同出兵。庶招待上無迎拒之歧，勢力上即無重輕之畸，而於前述各困難，概可解免。

(二) 前方國軍額數除歲埠現有一團外，宜將中央前准添派兩三旅，速令出赴西伯利亞，以抑專橫。此外更能添派，保持均勢，尤爲上(策)。

乙、補助辦法亦有二：

(三) 各國外交會議，及俄黨內政籌備，現均以歲埠一隅爲其策源地點。協商方面，高等委員冠蓋相望，我國僅恃一領事及林代將等與之周旋，位望稍輕，恐難抗衡壇坫。且事務過殷，亦苦踴躍不暇。應請速派高等外交委員駐歲，主持一切，以重外事，而崇國體。

(四) 俄國政府林立，而以西伯利亞暨烏法政府勢力較厚。日後國交主體，目前軍事實情，均有調察之必要。似應於前敵，或彼政府駐在地，分遣相當人員，辦理往來通訊及一切接洽事宜，以祛隔閡。

以上辦法大體粗定，對於此次軍事輸送，籌設協同機關，即應本此辦法，備具左列要件：

子、實中將此次東來，專爲中、日合組輸送機關，固受日人歡迎。但此項輸送機關，與其定爲狹義之中、日協同機關，不若改爲廣〔與字樣中開〕義之協商國協同機關。並請中央預向協商國駐使遍爲聲告，以免疑忌。

丑、戰時之輸送調度機關，隱有鐵路司令之權。依協定第八條，關於該路之指揮保護管理等，雖有尊重原來條約之規定，究與鐵路當局之權限最易衝突。茲擬定此項輸送共同機關，對於鐵路有間接調度之權，無直接指揮之權。煩言之，即係此項機關爲使用此路之合議意思機關，意思公決之後，轉知中國督辦，由中國督辦命令鐵路公可備車輸送。似此劃分，庶免日人藉口運輸，直接干預路政。應請中央協定輸送章程時，照此訂入條文，以資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五日

四六六

遵守。

右陳各節，推廣公同軍事範圍，維持我國路權現狀，並與中日協定第八條，及其詳細協定第四條第三段均相符合。如蒙採納，請即俯交國務院、參戰處會同核示祇遵。其中詳細節目，經煩賈中將代陳一切，合併聲明。謹此摺陳，伏維鈞察。吉林省長兼東省鐵路督辦 郭宗熙 謹呈。（註四）

黃郛著「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一書脫稿。

前同盟會會員黃郛（膺白）自民國六年復辟之亂妝平後，即閒居天津，與北方之嚴修（範孫）、張紹曾（敬輿）常相過從，閉戶讀書之餘，極留心歐洲戰事，並着手彙集資料，撰著「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一書，欲以世界新趨勢新潮流啟發國人，資為警惕。（註五）本日，是書脫稿，全書計分三大編：一、歐戰之解剖的觀察；二、戰時各國之處境與戰後必取之政策；三、我國興亡之關鍵。黃郛復以「作者趣意」冠諸篇首。茲彙錄如左：

『一、歐戰四年，影響至鉅。世界上凡獨立國，關於戰中紀錄，無論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各方面，莫不各有專著，汗牛充棟，不可勝數。獨吾國出版界此一類著述，尚未多見，兩相比較，吾深滋愧。吾有是感，因作是書。』

『二、國際關係，社會組織，戰後形勢，悉生變化。不豫為研究，無以為對內設施對外應付之具。乃禍亂相尋，迄無寧歲。致力於內，忘情於外。今兵戰將結，商戰繼起，神州大陸，必為列強衆矢之的。再不自覺，覆亡無日。吾有是懼，因作是書。』

『三、人間幸福，均從辛苦得來，此次歐戰教訓，最為顯著，故不自奮發，何人可待！吾雖地大物博，祖業獨厚，然利在是者，害亦在是，繼承勿替，責在吾人，自助者天必助之，深望及時醒覺，共濟時艱，慎勿使我之貽子孫者，不如祖宗之貽我也。因有是望，因作是書。』

『四、連年紛擾，人盡悲觀，浩歎咨嗟，相與待斃。其根抵淺薄者，或且引領四顧，大有桀民望湯之概。心死

之症，爲哀最甚，故示以中興之運，告以自拔之方，但使興味復生，共同奮起，則人之愛國，誰不如我哉？吾有是信，因作是書。」

黃郛於是書結論中，復參酌內外情勢，舉心所謂危者，括爲四類，以爲國人警告，茲摘錄如下：

『（一）戰後各國之舊槍廢礮，正苦無處屑間，戰中擴張之兵器工場，又苦無法收束。迴憶普法戰後，德人藉土耳其爲舊武器消納之地，遂激起巴爾幹半島連年之烽火。日俄戰後，日人藉我國爲舊武器消納之地，遂釀成我七年間繼續不斷之內訌。此次歐戰了後，舊武器之多更非普法、日俄兩役所可比擬。吾人放眼觀察，五大洲中，試問尙有何隅，可爲列強舊武器消納之途乎？言念及此，不禁爲吾國前途，不寒而慄矣！雖美總統近方爲戰後全世界之永久平和打算，此等損人利己之授受，或可不至實現。然德之與土，固以改良軍隊，統一軍器爲名者也。日之與我，前以供給新軍，近以補助參戰爲名者也。初何嘗曰授汝以械，所以資汝之自殺也哉！太上有言：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吾不能痛自切責，更何敢怨天尤人。若國人始終不覺悟者，則戰後各國之舊器新械，正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者也。豈非極大險事耶？所願國人各發天良，豫爲防堵，勿再踏入陷穽，爲五千年古國，留一線命脈，則幸甚矣！』

（二）歐戰四年，各國損失之鉅，亘古未聞，吾已於第一編「歐戰規模概括表」中詳言之。是戰後各國之第一要務，卽爲國家經濟上謀元氣之恢復是也。故戰後商戰之烈，必較戰前大十倍焉。益以美、日兩國，因欲應聯合國戰時之需要，及填補世界各市場英、法、德、奧貨物之空缺，此四年中，一切日用商品工廠之新設及擴充者，爲數甚多。戰後歐洲聯合國之需要減少，世界各市場之空缺漸滿，且各國相互間，保護貿易之關稅政策，其壁壘必益加森嚴，勢非併力向自由貿易國進展不可。惟今日世界，自由貿易國，僅我與波斯而已。波斯地小民貧，決非列強商戰上之主要目的地，然則戰後各國之貨物，美、日從東來，英、法由西至，均以我國爲挹注之區，非顯見之趨勢歟。噫！此等駭人聽聞之戰費，不責我直接負擔於戰中，乃責我間接負擔於戰後，天下危險之事，孰有過於此者。祇有望國人奮起直追，從事吾前所謂農礦各業，以供各國原料之求，藉以稍抵自國漏卮。一面力行節儉，無論國貨洋貨，均足國幣換來，省得一分，卽爲國家儲一分之實力。此實興亡之所繫，願各從此中以盡其匹夫之責焉。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五日

四六八

(二)歐戰平和之聲起後，朝野始共爲列席問題之研究。不知權利義務，不容偏重。參戰以來，匆匆者蹉跎年餘，近日報紙喧傳，謂駐京協約各公使，提出意見十二條，以徒知內競，參戰不力見責，並流露「若不及時改正，將來平和會議席上，不能與協約國享同等地位」之意。曾記去秋宣戰時，各國覆電中，均有「與大國享同等地位」之語。今此信果確，是雖未明白取消前言，已隱約加以限制矣。嗚呼！誰實爲之，致令至此哉！夫欲在外交席上代表我者，其處心積慮，惟恐吾參戰過力，增大我列席時之發言權，故不惜爲種種醞釀，造成我今日兵匪徧國之景象。及國際形勢，有所不許，彼乃犧牲一人下野以卸責，而我則千載一時之好機已逸，全國社會之元氣已傷，將來會議席上之重大發言權，均於不知不覺間，早爲他人攫奪以去，可慨也！雖然人爲己謀，固宜如是。獨恨國人蒙昧不察，竟受其愚，國際常識之幼稚，一至於斯，實有令人不能不遺憾千萬者。故列席一事，若按照目下情勢而論，至多不過在會議席上，多一陪員，聊保世界獨立國一員之面子而已。此次和議開後，逆料各國必爲世界謀久遠，一切俄、奧及巴爾幹並遠東諸問題，必先後提議解決。我則不獨於俄、奧、巴爾幹等問題，無發言資格，即最切己之遠東問題，亦未必容我有自主的主張。此可斷言者也。爲今之計，惟有依照協約國所提出之新意見，及時改正，藉補前愆於萬一耳。

(四)戰後之危險，國際之急迫，既如上述。然則吾國時局，尙可不急爲解決乎？卽就內治論，吾所謂實業、教育等各根本救國事業。均非待政潮平靜後，不能著手。顧政潮何以起，吾人推求實際，覺年來政局之不定，實有二大病根，二病不除，縱一時解決，仍非長治久安之道。其病爲何？一曰中央與地方之衝突；二曰政府與國會之衝突是也。茲申論如次：

世界各國，國土之大，且爲集合形而與我相似者，莫如俄、美。然俄以強言統一而致亂，美以實行分治而強盛。蓋前者事事待命中央，每日國務會議中所爭執而勞瘁者，盡屬地方官吏之任免，及一切瑣屑公牘之往來，益以國土既大，情形各殊，中央又不能一一詳察，爲最適當之支配，故齟齬時聞，政潮屢起。後者事事委託地方，中央精力，得以貫注於外交、財政諸大端之進行，而上下相安，中央與地方，遂得各盡其責，協同發展。卽如英國，名爲統一，實則對於各殖民地，如澳洲、坎拿大、新西蘭等地，悉許以自治，戰後之印度，亦漸有自治之望，實爲一種變體之聯

邦國。夫欲取先予，妙理所存，況民智日進，人事日繁，時代不同，今後之世界，除二三蕞爾彈丸之小邦外，無論何國，苟不能分治者，決不能統治。吾國今日，中央所同意者，每爲地方情形不許；地方所希望者，又爲中央意嚮所不欲。卒至互相牽制，一事不能辦，且動生意外焉。此分治制度之不確立，不能永絕紛擾者一也。人也者，感情動物也，能融洽之，斯調和焉。今北京命令，稱西南曰南服，西南文電，名北京曰北庭。吾試問西南究爲何國人？北京究爲何國都？平且靜思，不將啞然失笑乎。且雙方各爲擴張私力計，實行其駐防政策，川之與滇，粵之與桂，西南之所以不能統一者，固由此政策爲之梗；而北方軍警，竟徧布至大江南北十數省，語言既不通，軍紀又不良，對於地方人民，警備特嚴，宛如敵國奸寇也者。夫軍制之良，莫過於徵兵，此稍攻軍事學者，類能言之。今現象如此，吾不知將來徵兵區域，如何劃分。且納稅與當兵，同爲國民對於國家之二大義務，乃偏令特別數省，爲軍警專產之區，餘則僅責其納稅，義務之不公平，此列強對於新關殖民地，在民氣未馴，民心未服時，不得已之一時的舉動，豈同中國人而宜出此乎？況當此舉國應戰之世界，萬一國家有事，問能僅藉此特別數省之力以應付否？常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他若大多數省區之國民尙武精神，因此而銷失，同民族團結之情感，因此而阻隔，往來運輸之軍費，因此而浩大，特別數省之壯丁減少，而一切地方上實業、教育各種之人文事業，因此而不振。由軍事眼光視之，其流弊之大，實有非千萬言所能盡者。外國政治，以縣知事爲地盤，吾國政治，以駐防軍爲地盤，於是以同鄉名義相勾結者有之，以黨派關係相挑撥者亦有之，或利用已得地盤者之貪得無厭心，或利用失却地盤者之怨憤不平心，故一觸即發。而吾民屢受其殃也。吾以爲宜速劃定軍區，各區駐屯軍隊，即在本區徵集，庶使各得其所，各愛其鄉，而前述諸弊，均可一掃而除。軍官則視其官階，按級配置，不必以區爲界，或亦爲急則治標之一法歟？（治本法，似宜開國防會議，且規定軍額，改正軍制等等，事太冗繁，有待專著，非本節所能盡。）此駐防政策之不撤銷，不能永絕紛擾者二也。以上所陳，一爲民事，一爲軍事，誠欲消滅中央與地方之衝突，恐非此不爲功也。

吾人一年來所受之痛苦，雖原因複雜，而第一礫聲，實由於督軍團反對國會通過憲法上過激各條所起。嘗思憲法者，國家之根本大法也，其性質爲永久不變的，一經議定頒布後，次期國會，即可不負此議憲重任。乃偏使第一期國會，獨任其責，微特前後期國會，責任不平等，而舊國會之屢遭不幸，其受病實大半在此也。惟另組議憲機關，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五日

四七〇

又爲約法所不許，誰亦不敢出此違法之主張，吾以爲此次時局解決後，吾國民宜共同監督國會，約以時日，從速將未訂各條，一律議定，以竟全功而慰民望。在未議竣以前，吾國民寧願吾人選出之代表，暫爲放棄其監督政府之責，勿顧其與聞他事，以免枝節橫生，憲法終無成就之望。不然者，今日責問，明日彈劾，反動之來，乃舉我神聖之憲法以爲殉，豈不大可哀痛也哉！至若選舉總統，似宜仿倣美國，由人民直接選舉，若假手國會，則凡有競爭總統資格，或資格雖稍缺，而有特別實力者，其日光所注，均集中於國會，而國會從此多事矣。卽就國家言，選舉由國會，則或由操縱，或由強迫，當選者不必盡爲德高望重，熱心憂國之人。若直接選舉，是非名聞全國，功在民間者不可，而國中之有總統抱負者，不能不勉力爲善，對於國家，必思有所建樹矣。惟約法規定，選舉總統，權在國會，吾爲是說，似過大胆。然約法既許國會以議憲之權，憲法定後，約法失效，故此等大總統選舉法，未始不可由約法賦予之議憲權中產出，蓋減輕國會責任，卽所以鞏固國會基礎，實緩和國會與政府間衝突之一法也。

吾草是書，本不願修談時局，乃最後仍爲此狂妄之商榷者，實因內外情勢迫切，吾見如此，吾不能不自述吾之所信，毀譽固在所不計，傷時亦在所不懼，吾之腦中，別無成見，僅一「國」字，爲吾終身不可拔之成見而已。且吾認定一切現象之停頓，進步之遲滯，其病在國人多顧慮性，無論何事，從不肯明白堂皇，爲意見之交換。故往往有一言可決之事，必先暗中醞釀，多方疏通，遷延數月而不能卽決者，此豈得以處電掣星馳之新世紀也哉。曾記美總統答覆德國之公文中，「質直之言論，坦白之行動」二語，感吾最深，吾本此二語之教訓，以吐露上述各意見，吾並望國人共奉此教訓，以爲戰後之中華民國謀也，果爾則吾緒論所述第二週之文明運動，復將由我而開始乎？

（註六）

註一：「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六日，第九九八號。

註二：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四〇八。

註三：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二五—二二六。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一），頁二二—二二五。

註五：沈雲龍：「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上冊，頁六五。

註六：同註五，頁七五—七九。

六日 北京政府令褫黑龍江清丈總局局長龍江縣知事杜蔭田、坐辦王英敏職。

黑龍江省長鮑貴卿以黑龍江省清丈總局局長龍江縣知事杜蔭田、坐辦王英敏報銷浮冒，查有確據，乃呈請褫職訊辦，以儆官邪。本日，北京政府令杜蔭田王英敏均著即行褫職，交法庭依法訊辦，並交內務司法兩部查照。（註一）

北京政府駐庫倫辦事大員陳毅電外交部，陳述關於布署烏梁海軍事。

北京政府烏梁海調查員嚴式超，於本年八月十六日自庫倫西行時，未攜帶軍隊同往。九月一日抵烏里雅蘇台後，聞俄人依然於烏梁海擴張其勢力，乃電外交部，請由庫倫撥添軍隊西來。（註二）至九月二十三日，嚴式超抵科布多，據該城永興恆商人面告，自月前烏署派祕書長孟樂等前赴烏梁海調查，被俄人勒令限期出境後，俄人乃向克穆齊克旗總管責問，意謂中國邇日屢次有官商進海，係伊所主張，暗為招致，該總管亦被逼迫出走。足證俄人積極阻撓調查。嚴式超爰於九月二十八日再電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長陳籙，請催庫倫速撥護送軍隊西發。外交部於十月七日電駐庫大員陳毅，告以烏梁海調查員候軍進發，請速酌派。

本日，駐庫大員陳毅電北京政府外交部，說明派隊護送嚴調查員事，經與外蒙商定，分兩路前往。西路由庫衛隊繞過科城附近，直抵烏蘭固木，護調查員赴克木齊克旗，並飭烏科各派兵數名，帶機關槍同往，以壯聲勢。東路由外蒙派兵百名，復加派庫署主事黃成序為宣慰員，選新軍一排督同蒙兵，由烏城東北問道進入唐努旗。西路軍於本月十二日由庫署衛隊第三連侯學桓率部出發，東路軍則於十四日出發。茲誌陳毅電文如下：

「外交部陳次長：任密。請陳總長、並轉陳國務院、參戰處、參謀部、陸軍部鑒：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五、六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六日

四七二

派隊護送嚴調查員赴烏梁海一節，迭奉十月陽電，處寒電，令分別緩急，善為支配，選派新軍前往等因。當以恰防吃緊，蒙邊情勢，首固恰防為要。又新軍初到，地理不悉，庫衛隊亦半赴恰，暫難調撥。擬俟新軍第二營到恰，再將衛隊第二連調回填防，另派衛隊第三連赴烏梁海。緣衛隊久於蒙境，情形熟悉，尤耐寒苦。且隨嚴調查員前往，將來即委為永久衛隊，尤以照原案由衛隊撥派為宜故也。至恰現有新軍一營，衛隊兩連，足敷守禦。如有急不敷，可臨時再派新軍前往，此前定之計劃也。

繼聞該處俄官隨往，聲勢逼總管，深慮嚴調查員進行，或生阻梗。遂與蒙官府商定，分兩路進行。一西路，令衛隊繞過科城附近，直抵烏蘭固木。護調查員赴克木齊克旗，並飭烏科各派兵數名，帶機關槍同往，以壯聲勢。一東路由蒙官府派前任烏城大官索貝子，帶蒙兵百名，復由本署加派主事黃成序為宣慰員，選新軍一排，督同蒙兵，密經烏城東北，又問道赴唐努旗。而東路向為俄不注意，趁茲凍雪，乘俄不備，尤覺相宜。如兩路能同時合達地點，固妙，如或有一路先入海境，他路即往會齊。俟會齊後黃即幫嚴辦事，俟竣回庫。似此兩路總求一得，較為周妥。其臨時一切驛馬運駝，均由蒙署供給，尤為熱心，此舉特別破例。至必會同蒙兵辦法，總以抱定條約中國領土，外蒙自治區域為主旨。庶對俄氣壯理直，對蒙益聯好感。俄若出阻，則蒙益恨俄而親我，俄或不肯出此。則會同蒙人，兵力較厚，行軍更多便利。並密囑黃嚴兩員到達後，總以據理折衝，慎重將事，勿令釁由我開，免生枝節。一俟到達地點，即兩方正式任官，同時通告俄使，俄領，請添設領事，照例通商，以符原約。

其該處善後事宜，隨後再由中蒙公同商辦。刻兩路軍隊經嚴訓練，異常踴躍，已定八日至十四日，分期秘密出發。特電祕陳，乞鑒備案，並請萬勿洩漏。毅。魚。（註三）

京師地方審判廳判決各報登載中日西原借款案。

北京新聞交通社及大申報、大中華日報、中華新報、晨鐘報、亞陸日報、國民公報、經世報、北京民強報等八家報紙，因於九月二十一日登載中日西原大借款新聞，京師警察廳認其妨害時機，於九月二十四日將新聞交通社及各該報館封閉，並傳各報經理及編輯主任訊辦。（註四）案經轉送京師地方檢察

廳偵查起訴。

本日，由京師地方審判廳判決，新聞交通社主任何重勇處五等有期徒刑二月，其餘各報館記者等，各處拘役二十日，緩刑三年。（註五）

註一：「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七日，第九九九號。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二八一。

註三：同註二，頁二八五—二八八。

註四：「東方雜誌」，卷一五，第二一號，頁二〇九。

註五：「東方雜誌」，卷一五，第二二號，頁二〇九。

七日 廣州軍政府復電北京和平期成會，說明護法目的在恢復真正共和政治之常軌，希望國內和平能求根本解決之道。

「北京和平期成會」成立後，曾通電廣州軍政府政務總裁及國會議員，希望和平。廣州國會先於昨（六）日復電，略云：「和平雖吾人所希望，但希依據法律之永久和平，若一時姑息的和平，則絕對非所敢望。」本日，軍政府亦復電略云：

「民國成立，迄今七年，尚未能平定，而兄弟鬩牆者，皆因姑息的求一時和平之結果。吾人依法言和平，即不能不求永久的和平，護法之目的在恢復真正共和政治之常軌，諸公所望基於救國之熱心，宜求根本的解決。」（註一）

北京政府任命馬廷亮為黑龍江黑河道道尹兼瓊瑋交涉員。（註二）

北京國會安福俱樂部議員集會歡宴被召抵京之督軍張作霖、張懷芝等。

本日上午十二時，安福俱樂部於太平湖俱樂部開全體議員大會，以午餐歡宴到京之各省督軍；奉天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六、七日

四七三

督軍張作霖、山東督軍張懷芝、安徽督軍倪嗣冲、吉林督軍孟恩遠、湖北督軍王占元、河南督軍趙倜、淞滬護軍使盧永祥等均到會。會中，議長王揖唐代表致歡迎詞，張作霖代表致答詞。茲錄如次：

一、王揖唐歡迎詞：

「國會重開，元首就任，奉吉豫皖贛鄂諸省巡閱使督軍暨上海護軍使適于是時，應總統之召，集于京師。安福部同人以爲諸公此來，與國家大計攸關，政局前途，實多利賴，以視尋常之入都述職迥不相侔。同人本區區敬愛國家之意，以敬愛諸公，故於今日薄具杯盤，歡迎旌節，揖唐謹本斯意，代表同人，貢其一得之愚，附於贈言之誼，想亦諸公之所樂聞也。」

安福部同人於諸公多有一日之雅，或爲知好，或爲部民，於諸公之來，杯酒言歡，禮所不廢，然此持簡人交際，非團體之表示歡迎也。今日宴集，乃合安福部團體，以歡迎諸公。揖唐敢述歡迎之理由，及安福部與諸公過去未來之關係。前屆議會解散，立法中輟，惟時政府及諸公以爲立憲國家，首重議會，懲前毖後，必先修改組織，選舉兩法，然後議員分子可望改良，憲政根本得以大定，于是諸會以軍民長官之資格，同時建言，以召集臨時參議院爲請。去冬參議院成立，院中同人以爲欲圖憲政之進行必先立政黨之基礎，而安福俱樂部遂于是時開始萌芽。及參議院所議兩法完全告成，中央及各省區先後依法辦理選舉，諸公在各地方主持選政，每於法律範圍以內，予以維持選舉。事後，兩院重開，安福部同人遂占選額十分之八。迴憶安福部成立之始，實與前參議院相緣而生，而追溯前參議院之所以產生，則諸公發凡起例之功，要爲國人之所公認。質言之，今日安福部同人，對於議會，對於國家，得以稍盡其職責者，皆諸公前此主持之力也。此同人就過去之事實言之，應歡迎者一。

比年以來，屢經政變，按照約法，大總統於今年十月滿任，此次國會責任之重大者，厥惟選舉大總統，倘新舊交替之會，悞法定選舉之期，則國家將陷於無政府之境，兩院開會以來，爲時未久，依法選出，如期就職，安福部同人於職務上，可以告慰諸公者，惟選舉元首一事而已。此外應議定之憲法、應同意之內閣、應議定之豫算、應通過之法律，或正着手組織、或正從事進行，任舉一端，無一非政治良窳所關，即無一非地方安危所繫，諸公負地方

重責，任軍民長官，希望將來政治之改良，即不免希望國會前途之發展，安福部同人忝居國會中之大多數，欲求免於諸公之責備，亦惟對於應盡職務努力進行而已。惟是地方情形有非同人所能盡悉，法律見解或與事實偶爾相違，則匡正提攜，同人所希望於諸公者，亦復不少，此同人對於將來之趨勢言之，應歡迎者二。總之，立法行政首貴相維，世界立憲國家殆無二義，各巡閱使、督軍、護軍使及中央院部諸公，地位才能，皆行政界一時翹楚，同人不敢，得以職務餘閒與諸公從容宴集，不可謂非盛事，將來立法行政兩界，互相因倚，以達於長治久安之一日，即於今日之宴集徵之。謹舉一杯為諸公祝萬歲。」

二、奉天督軍張作霖致答詞：

「今日承王議長及貴俱樂部同人盛筵招待，至為感謝。作霖一軍人耳，學識謬隨，代表致詞，頗愧頗愧，比年以來，民生痛苦極矣，在閉關時代，尚可自存，居今日之世，民生多一層痛苦，骨髓多一層剝蝕，目前之大局問題輒曰南北，且云講和，斯乃張作霖等所不敢承認者也。即以法律而言，雖非吾輩軍人所了解，但嘗聞法律之精神，在取決於多數，此次國會乃北方二十餘省合諸蒙藏青海多數所主張者，西南三四省為少數人權力之是圖，致國家大局趨於破裂，其咎不在北方，中央行政司法立法各種機關均已完備，對於南方萬無平等講和之理，昨日晤英公使，已將此意詳細告之。諸君須知現在之國會萬無解散之理，國會為選舉大總統之機關，若不保持國會，將無以擁護總統，此欲為諸公告者一。財政為立國要政，比年以來，度支竭蹶，百政廢弛，軍興以還，支絀尤甚，是非亟圖整頓，不足以立國。道德為中華之本，道德不彰，國乃滅亡，即如東鄰之日本，雖尚歐風，然仍保存中國之道德，比年以來紀綱淪亡，道德衰敗，為國之大憂，諸公為民之代表，務望勉力於此也，此欲為諸公告者二。至於國家大事，匹夫有責，吾輩軍人，祇知服從中央命令，大總統寬厚仁慈，舉國仰望，諸君須以堅勇之毅力扶持之，此又吾輩對於諸公之希望也。謹舉杯稱謝，並祝諸公萬歲云。」（註三）

北京政府令將故政事堂左丞楊士琦之生平事蹟宣付國史立傳，並交國務院從優議卹。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七日

四七六

楊士琦字杏城，安徽省泗縣人，曾任參政院參政，政事堂左丞。（註四）近日病故。本日，北京政府下令將其生平事蹟宣付國史立傳，並交國務院從優議卹。全文曰：

「前政事堂左丞楊士琦學術淵深，經猷宏遠，前此服官京外，卓著政聲。民國以來，參知密勿，學畫周詳，解職養病，方資矜式。茲聞溘逝，悼惜殊深，著派王廷楨前往致祭，特給治喪費銀一萬元，所有喪殯事宜，暨靈輓回籍時，由各該管地方官妥為照料，生平事蹟宣付國史立傳，並交國務院從優議卹，以示篤念勳舊之意。此令。」（

註五）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英駐華公使朱邁典節略，所請查拏印度革命家事，已電新疆省長楊增新，轉飭喀什道尹飭屬照辦。

英駐華公使朱邁典，聞印度革命家擬潛入新疆省活動，以期重施損害協約國之陰謀，因於十月二十三日致北京政府外交部節略，請轉飭新疆省當局查拏。

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以節略致英駐華公使朱邁典，告以已電新疆省長楊增新轉飭喀什道尹飭屬嚴密查緝該印度革命家。節略云：

「前准節錄開：『民國五年被德政府派同 Von Henric 赴阿富汗之印度革命家 Mahendra Persab，現又往中亞細亞重施陰謀。近日此人已帶同德人二名及攜槍之克基司人十名行抵華印邊界，請令新疆省憲嚴行查拏』等因。當經本部電致新疆省長飭屬查緝，並於十月二十五日奉復在案。茲准新疆省長復電稱：『已電喀什道尹飭屬照辦』等語。相應奉達貴公使，即希查照為荷。」（註六）

英法銀行團代表通知美國公使，中國已允將幣制借款協議展期，盼美國代表立即參加。（註七）

註一：「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十一月九日。

註二：「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八日，第一〇〇〇號。

註三：「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十一月八日。

註四：劉壽森：「辛亥以後十七年職官年表」，頁六〇三，文海出版社印行。

註五：「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八日，第一〇〇〇號。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新疆邊防」，頁一三〇。

註七：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四〇八。

八日 北京政府任命吉興署陸軍第二十七師參謀長。（註一）
北京政府發佈文官甄用委員會副委員長郭則澐等之任命令。

本日，北京政府特派郭則澐爲文官甄用委員會副委員長，並派涂鳳書、張名振、方兆鼐、傅嶽榮、章祖申、孫培、張茂炯、任承沆爲文官甄用委員會委員。（註二）

江蘇督軍李純電北京政府，報告向廣州軍政府疏通議和之情形。

徐世昌就任北京政府總統後，即提倡南北和平統一，並囑託江蘇督軍李純向廣州軍政府疏通議和。李純乃電勸岑春煊贊助和平統一，岑曾於本月二日電復李純，表示言和首在使南北無所軒輊。北京政府代國務總理錢能訓，亦於本月三日電請廣州軍政府主席總裁岑春煊設法解紛，並電李純邀岑子全寧和談。

本日，李純電北京政府代國務總理錢能訓，報告向西南疏通之情形如下：

「北京國務總理鑒：前以一電敦勸（岑）西林贊助和平統一，頃接覆電云：『漾（廿三日）電東（一日）奉。悲惻之懷，纓冠之義，至深敬佩。……煊志在促進和平，無間終始。惟念民國七載，禍變迭經，未嘗不以調和了局，卒至調和甫竣，糾紛又起。國力幾何，旦旦而伐，即無外患，亦足危亡。況強鄰眈視，日思染指，而歐戰將終，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七、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八、九日

四七八

東亞問題，尤為吃緊。誠如尊論，局勢已急，稍縱即逝。為目前及將來計，均非迅開和平會議，解決歷年癥結，永杜禍源，不易圖存。煊靜觀默察，知調和關鍵，首在使南北無所軒輊，則情感通而扞格消，縱有一二野心家，欲肆挑撥離間手段，亦苦無從。否則夜長夢多，深恐變幻莫測，國家將以淪胥。言戰所以促亡，言和而猶豫不決，其禍正同。值此一髮千鈞之際，全在當機立斷，挽回浩劫。煊對於東海個人，素所景仰。惟現因問題，於和平事業只能暗助。此中困苦，明達如公，當能洞燭，東海諒亦知之。敬布腹心，仍候明教。春煊。冬（二日）。』等語，希轉陳主座，請示見復為禱！李純叩。霽（八日）。」

至邀岑春煊來寧一節，李純則不表贊同，於本日另電錢氏云：

「西林在粵為西南總裁領袖，我雖未嘗承認，彼固尉佗自居，非如閒居在滬時，可以一招即至。雖曰奉命電邀，竊恐以純地望，未必惠然肯來，轉傷中央之威信。」

李純除與岑春煊有電往來外，尚與西南實力派陸榮廷、唐繼堯、劉顯世等有所電商，唐、劉均表示贊同維持和平，惟須以尊重法律為先，陸則允任調人，不及其他。（註三）

北京政府決定加入協約國「巴黎糧食會議」。

協約各國組織巴黎糧食會議，為日已久。近日，北京政府駐法公使胡惟德電詢政府應否加入。當經國務會議可決。本日，國務院電胡惟德，囑將決定加入協約國「巴黎糧食會議」之意，轉達法國政府。

（註四）

註一：「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九日，第一〇〇一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九八—三九九，傳記文學社印行。

註四：「東方雜誌」，卷一五，第一二號，頁二一〇。

九日 北京政府任命張紹烈為甘肅渭川道道尹，黎丹為甘肅西寧道道尹。（註一）

江蘇督軍李純電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表示進行南北和議應法律與事實兼顧。

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曾囑託江蘇督軍李純，向廣州軍政府疏通議和，李純經與西南之岑春煊、陸榮廷、唐繼堯、劉顯世等電商，了解西南方面多贊同和平，然必須先法律而後事實，北京政府所持者，則須先事實而後法律，此為雙方歧異之點，故李純認為應有一具體辦法，首先於此辦法中提出法律問題，使護法者能達其目的，事實問題始可望同時解決。李純於本日致徐世昌之電文曰：

「北京大總統鈞鑒：公密。白邊尊論與陸等接洽，所得覆電，經已擇要轉陳，其趨向和平，已得一致，是第一步接洽，尚稱順手。惟綜覽各方公私諸電，保持法律，異口同聲。平心論之，彼以護法為名，今遂後法律而先事實，則是專爭權利，體面何存？故其要人非不希望和平，贊成統一，而不能不力爭法律者，蓋亦自有苦衷。今者若但以甘美之詞，危苦之論，勸其先議事實而徐求法律之真諦，勢必不行。然遂允其要求，則曠日持久，誠如尊慮，有時不我待之憂。純殫精竭思，竊以為急求統一，必籌兩全。鈞座本擬定一具體辦法，俟洽商後宣布。如於此具體辦法中，首先提出法律問題，聲明組織何項正式機關，為公同裁判之地，使法律二字有所著落，則雖組織需時，裁判需時，而既經宣布，已有歸宿，護法者目的已達，心氣自平。更於辦法中聲明，在組織時間，一面商決事實，以免曠日廢時，致召干涉。則不言之先後，而事實之解決自在先矣，管見所及，未知當否，伏乞鈞裁！……李純叩。（九日）。」（註二）

北京政府國務院核准運鹽米赴日。

日本政府因國內食鹽及米不足，請求北京政府接濟食鹽及稻米。經北京政府國務院核准，接濟鹽五萬斤，由魯直皖三省運赴日本，並准由山東運出稻米一百五十萬石。（註三）

北京政府教育部令發「考察日本實業補習教育記要」，並令各省轉飭各教育機關就便購閱。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九日

四八〇

北京政府教育部於民國六年曾派專員赴日，考察日本之實業補習教育情形，視察各員將考察所得輯成「考察日本實業補習教育」乙冊。本日，教育部令發各省教育廳及京師學務局收領該書，並令轉飭各教育機關就便購閱，俾備參考。令文云：

「查職業教育，現時極關重要，而職業補習教育，收效甚宏，尤不容視為緩圖。本部有見於此，是以去歲曾派專員赴日，考察彼邦實業補習教育情形，藉資借鏡。茲經視察各員將考察所得，輯成考察日本實業補習教育記要一冊，於日本實業補習教育狀況，頗能得其要領，斟酌取舍，或有裨益。除將原稿交商務印書館印行，以資廣佈外，為此令發該廳、局長仰即收領，並分別飭知各項實業學校、實業場所，暨各地方辦學機關，就便購閱，俾備參考爲要。此令。」（註四）

俄國駐華公使庫達攝福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請求懲辦親袒俄過激派之新疆當局。

新疆督軍楊增新，令准伊犁鎮守使楊飛霞及道尹許國楨與俄國七河省過激派接洽，並允許該處華民與該派貿易。此舉迭經俄國駐華公使庫達攝福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議。本月初，俄駐伊犁領事官向庫使報告伊犁楊鎮守使與過激黨領事霍裴爾斯基（Hopersky）交接並以物資供濟之。

俄駐華公使庫達攝福以各協約國正以武力反對過激派，中國係協約國之一，竟縱容疆吏公然親袒過激派，因於本日再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議，其照會文曰：

「大俄國駐華特命全權公使士爵庫爲照會事案：

查伊犁鎮守使及道尹明奉新疆楊督軍之令，允准與俄國七河省過激派各項接洽，尤許該處華民與該派貿易，且百萬逼迫俄國穩健派等情。本爵公使迭經向貴國政府提出抗議，僅得貴政府多半支吾無定之詞答復。頃准本國駐伊犁領事官本月二日電報：『伊犁楊鎮守使允許過激派領事官霍裴思齊以私人名義赴伊，現已抵綏定，有華兵二名護

送，並帶俄盧五百萬，擬由華行益豐恆購買貨物，供濟過激派軍隊之用。該華行股東內以該鎮守使之股為最多。」又據本月四日電報：『該霍姓擬在綏定開設公民銀號，湊集股本二千萬盧布，或恐鎮守使及道尹以及楊督軍亦有金錢之關係。』現歐美及日本各協約國均派軍隊赴俄，以武力反對過激派，中國亦自稱係協約國之一國，乃縱容疆吏公然親袒過激派合作貿易，是誤協約國撲滅過激派之目的，甚為可慨也。除將上開各節照會協約各政府外，相應照會貴部，從速查辦伊犁官員擁護俄過激派在七河省之陰謀，嚴加懲辦違法之舉動，並希從速見復為要。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中華民國外交總長陸。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七年十一月九日（註五）

註一：「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十日，第一〇〇二號。

註二：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九八—三九九。

註三：「東方雜誌」，卷一五，第一二號，頁二一〇。

註四：「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一〇〇四號。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新疆邊防」，頁一三〇—一三一。

十日 北京政府任命羅昌為駐新加坡總領事。

北京政府先於本月三日令准外交部派羅昌署駐新加坡總領事。（註一）復於本日准任命羅昌為駐新加坡總領事。（註二）

北京政府令准內務總長錢能訓派張樹瀛充福建省會警察廳勤務督察長。（註三）

註一：「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四日，第九九六號。

註二：「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〇〇三號。

註三：同註二。

十一日 德國與協約國簽訂休戰條約，第一次世界大戰告終。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九、十、十一日

自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七月二十八日奧塞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因之展開。俄與兵助塞，德助奧拒俄，先攻與俄同盟之法國。英以德破壞比利時中立，因助法。自同年七月下旬迄八月初旬，諸國先後互相宣戰，既而意大利亦助法，與英法^法等稱協約國；德奧爲同盟國，土耳其、保加利亞助之。德陸軍極精強，佔據比利時、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及法國北部；英法竭力禦之，且封鎖其海港。德國海軍不能逞，乃用飛機襲擊英法都會；且以潛艇毀滅各國商船，雖中立國不免。然是時德之殖民地^地在非洲及太平洋者悉爲英、法、葡所略取；協約國中之日本復強奪青島及太平洋赤道以北諸島。而美國商船屢爲德潛艇所沉，抗議無效，因出兵助協約國。中國北京政府及美洲諸國亦先後加入。上（一九一七）年，適俄國爆發革命，過激派所成立之勞農政府先與德停戰議和，德因移師西方，力攻英法，然迄未得志。土、保、奧漸不支，先與協約國和。奧國旋發生革命，國內瓦解，德國繼之，皆改爲共和國。（註一）協約國軍隊續迫向德境，德國全被封鎖，勢漸不支，終接受協約國之條件，宣告停戰。

本日上午十一時，協約國聯軍總司令福煦上將與德方代表，在法國北部康培恩（Compiègne）附近的火車廂中，簽訂停戰協定，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和平重降。（註二）此次大戰計歷時四年三個月，死傷至巨，史無前例。茲誌德國休戰條約如下：

（甲）關於西歐陣線之條件

（一）休戰條約簽押六小時後，停止陸地與天空之戰爭。

（二）德軍即行退讓所侵入之比利時、法蘭西、亞爾薩斯、勞蘭、盧森堡土地，限於休戰條約簽押後十四日內辦理告竣。凡於所定期限內，未離上述土地之德兵，悉作戰俘論。德軍退出之土地，悉由協約軍與美軍，會同占據。退兵與占地各項行動，悉規定於附件第一。

（三）上述土地內之居民，應即釋回。凡被拘爲質者，及受審未判決或已定罪者，均在其列，限十五日內辦理告竣。

(四)德軍應交出下列完好之裝備：礮五千尊（重礮二千五百尊野戰礮二千五百尊）、機關槍二萬五千架、炸彈礮三千尊、飛機一千七百架（戰鬥機炸彈機夜襲機三種），交與協約軍及美軍之際，按照附件第一所列細則辦理之。

(五)德國應撤退來因河左岸之軍。來因河左岸之地，由占領當地之協約軍與美軍管理之，協約軍與美軍，將成守此項土地，並將扼守來因河上主要之渡口，（瑪克斯、柯白倫士、柯洛恩三處）及右岸三十啓羅邁當半徑內之橋端礮臺。境內之軍險地點，亦由協約軍與美軍戍守。來因河右岸河道，與十啓羅邁當外，自荷蘭邊界起，至瑞士邊界止之某線間，畫一中立區域，境內居民，於休戰條約簽定前，參與任何軍事計畫者，不得加以追究，且不得施行公共或正式性質之計畫，其影響可使實業廠所貶其價值，或裁減人員者，退讓來因河土地之舉，應於休戰條約簽定後三十一日內辦理完畢，退兵與占地各項行動，悉規定於附件第一。

(六)敵軍退讓之土地，居民不得退走，居民之身體與產業，不得加以損傷，且不得施行任何破壞之舉動。在和約簽字前，因參戰而犯罪者，不得追究。各種軍事處所，均應完全交出，軍庫之食品與軍火及裝備，於所定退兵期限內，不得有所移動。平民各種食品如牲畜等物，均當各如原位，實業廠所，不得加以任何損傷，其辦事人員，不得移動。

(七)道路與各種交通機關如鐵道、水道、幹路、橋梁、電報、電話，不得有所損動。目下所用文武辦事員，均應留任。德國應於和約簽字後三十一日內，將完好之火車頭五千具、裝貨火車五萬輛、摩托車口千輛，連同必要之裝修品，交與共同作戰之諸國。亞爾薩斯勞蘭之鐵路，應於同一時期內，連同戰前之職員材料交出。又來因河左岸境內，鐵路行車之必要物品，應各如原位。所存之煤斤材料，供維持路務用及信號與修理工場之用者，均應各如原位。且應由德國於休戰全期內在交通所及之處，維持其有效狀態，德國所奪協約之貨船，均應交還。其詳細辦法規定於附件第二。

(八)德軍司令應有告明安置於德軍退讓土地內各種地雷之責，且應協助發掘而毀壞之。德軍司令且應告明所施他種破壞之計畫，如井泉中有毒及不潔等品之類。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一日

四八四

(九) 協約國與美軍在所佔土地內有徵發之權，依有關係者帳目之整理爲定。占據來因區域（亞爾薩斯勞蘭在外）之軍隊維持費，應由德政府担负。

(十) 協約國與美國戰俘應按照所定詳細條件。即行無交換釋回，聽令協約國隨意安插之。從前關於交換俘虜之各約，及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九日所訂之約，均應作廢。德國戰俘之歸國，須俟媾和預備會議終了時決之，惟拘禁荷蘭與瑞士之德國戰俘，仍可照常回國。

(十一) 有病及受傷之人，不能由退讓境內移走者，留在該地之德員，應備應需之醫藥品照料之。

(乙) 關於德國東睡之條件

(十二) 今駐戰前屬於俄羅斯、羅馬尼亞、土耳其三國之土地內之德軍，應退回德國邊睡之內，如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之狀態。今駐戰前爲俄羅斯國之一部分土地內之德軍，應一俟協約國考察上述土地內之情勢，以爲可以撤兵時，亦應按照上訂辦法，退回俄國邊界之內；前在奧國領土內之德軍，亦應退回。

(十三) 德軍應即開始撤退，今在俄羅斯土地（如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之疆域）內之德國教員囚徒平民陸軍委員，均應召回。

(十四) 德軍在羅馬尼亞與俄羅斯者，應即停施徵發與占奪，及他種謀得食物供給在該地德軍之各種舉動。

(十五) 布克哈萊與白萊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及其附約，均應否認。

(十六) 協約國得自由入德軍退讓之東睡土地，或取道丹齊，或取道維斯杜拉河，以便輸運物品，供給境內之人民，或維持治安，及爲其他目的。

(丙) 關於東非之條件

(十七) 戰於東非之德軍應於協約國所定期限內，無條件退讓。

(丁) 普通條件

(十八) 第三條所述之平民以外，屬諸其他協約國或共同作戰之各種平民，凡被俘或被驅逐者，應按照以後所定詳則，至多於一個月內無交換釋回。

(十九)德國須承認下列關於財政之條件，但協約國與美國之將來要求，不因此而受影響。(子)賠償所加之損害。(丑)休戰時所有公共之擔保品，可爲協約國之保證，以賠償戰爭損失者，不得由敵人移動。(寅)立即賠償比利時國家銀行之存款，並立即交還被侵各國公私所有之文件、貨幣、股票、債券、紙幣及鈔票印刷所。(卯)德國所得於俄羅斯、羅馬尼亞兩國之現金，應即償還，此金暫由協約國管理，至和局簽定時爲止。

(戊)關於海軍之條件

(二十)海上戰爭，立即停止。各德艦地點及其行動，德國應據實相告，並通告各中立國。在德國領海內，協約國及其共同作戰國之軍艦與商船，有航行自由權，所有中立問題，皆已取消。

(二十一)戰時所俘之協約國及共同作戰國海軍與商船人員，一律無條件釋放。

(二十二)爲應合吾人志願計，原文可修正如下：

德國所有潛艇，連各種潛行巡洋艦與埋雷艦，現有完全將士者在內，應在協約國與美國所指定之各口岸，交與協約國與美國；其不能駛海者，應解除兵士與供給，而由協約國與美國監視之；潛艇之可即駛海者，應準備於接到無線電訓令，諭其開往投降口岸時，立即駛出德國口岸；餘者當從速照此辦理，此條須於休戰條約簽定後十四日內履行。

(二十三)下列德國海面軍艦，由協約國與美國指定者，應即卸去武裝，羈留於協約國與美國所指定之中立國口岸，或協約國口岸，而由協約國與美國監視之。此項軍艦，僅可留有照料之人，即巡洋戰艦六艘、戰艦十艘、巡洋輕艦八艘，內有埋雷艦兩艘，又最新式毀滅艦五十艘是也。其他海面軍艦，連江艦在內，皆須集於協約國與美國所指定之德國海軍根據地，艦員給資遣散，武裝一律卸除，由協約國與美國監視之，所有輔助各艦，(漁船摩托船之類)皆須卸除武裝，凡指定羈禁之各艦，須準備於休戰條約簽定後七日內，駛離德國口岸。至於行程，將由無線電指示之，協約國代表簽名之宣言書，已交與德國代表，書內聲明如因艦隊叛變，軍艦竟未如約交出，則協約國有權可占據希里哥倫島，以此爲進兵根據地，俾可迫令艦隊履行休戰條約。德國代表，亦簽定宣言書。謂當勸其首相，承認此條。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一日

四八六

(二十四) 協約國與美國有權可掃除德國在其領海外所安置之水雷區域，及一切障礙物，所有此種地點，德國須明告之。

(二十五) 德國須予協約國與共同作戰國之軍艦與商船以往來波羅的海之自由航行權，協約國與美國，為確獲此自由權起見，應有權占領加脫卡德入波羅的海之德國各口岸礮臺礮壘，及各種防禦工程，並掃除德國領海內外之障礙物，無關於中立問題，此項埋雷與障礙物之區域，德國須指定之。

(二十六) 協約國與共同作戰國所置之原有封鎖狀態，此後仍無更變。德國商船，有在海上發見者，可被拘捕。協約國與美國，須於休戰時，隨情勢之需要，供給德國糧食。

(二十七) 海軍飛機，應聚集於協約國與美國指定之德國根據地，而使不能行動。

(二十八) 德軍退讓比國海濱與口岸之際，應委棄所有之商船、拖船、運船、起重機、其他船港器物，各種航行內地之器物、飛機、飛行器物、軍需、鎗礮、及各種材料。

(二十九) 德國須委棄黑海諸口岸，德國在黑海所占之俄國各種軍艦，均須交與協約國與美國。又所占中立國諸商船，均須釋放，德國在上述各口岸所占可供軍用之各種物品，與其他原料，均應交還。第二十八條內所臚列之德國器物，均須委棄。

(三十) 現為德國據有之協約國與共同作戰國諸商船，均須在協約國與美國指定之口岸，無交換交還。

(三十一) 德軍於退讓交出或交還以前，不得破壞船隻與器物。

(三十二) 德政府應正式照會世界各中立國政府，以瑞威、瑞典、丹麥、荷蘭四國為最要，聲明所有加諸中立國與協約國及共同作戰國商船貿易之限制辦法，無論此項限制，是否為德政府或德國私人所施行，亦無論是否因交換特指讓與權如造船原料輸出之類而施行者，皆須立即取銷。

(三十三) 休戰條約簽字以後，德國各種商船，皆不得改懸任何中立國之旗號。

(已) 休戰之期限

(三十四) 休戰期限為三十六日，可以延長。在此限內，如上述各條間有不履行者，則立條約雙方之一，可於四

十八小時前，預先宣布取消休戰條約，議定關於第三及十八兩條之執行，（即被佔土地之退讓及釋回）不能藉口限
期內未能充分履行，而排斥休戰之約，惟履行心存惡意，不在此例。今爲切實履行此約遵守最優之條件及主義起見
，加派永久休戰委員會，該會須依海陸各軍總司令之權力辦事。

（庚）答覆之期限

（三十五）德國須於通告後七十二小時內承認或拒絕此休戰條約。（註三）

附錄：詹父：大戰終結後國人之覺悟如何（註四）

戰期互四年三個月之久，交戰國至二十八國之多，動員至四千三百萬人之衆，殺傷千二百萬人，耗財三千萬萬
圓，如此空前且希望其絕後之大戰爭，今日已告終結，其結果則德意志帝政崩壞，奧匈聯合國解體，俄羅斯帝國分
裂，歐洲遂增出多數之新共和國。二十世紀前期之大震動，乃如此偉烈，雖百世以下，讀此時期之歷史，猶將驚心
駭目，況吾儕並世之人乎？而今而後新時代之真相，將揭示於吾人之眼前，若國際同盟、外交公開、民族自決、軍
備減縮、公海自由、弱小國擁護諸問題，既列舉於美總統在國會宣布之十四條教書中，將爲此次講和條件之基礎，
吾人對此時局，自不能不有一種之覺悟，即世界人類，經此大決鬥與大犧牲以後，於物質精神兩方面，必有一種之
大改革，凡立國於地球之上者，決不能不受此大改革之影響，此種覺悟，吾國人之稍稍留意世事者，殆無不同之，
即如吾國之南北戰爭，本以參戰爲誘因，近以受此影響，退兵罷戰，可知吾國人於時局上已有若干之覺悟，但覺悟
之程度如何，與吾國將來，對於世界之大改革，能否適應，至有關係，故吾人亟欲以大戰爭影響之所及，告我國人
，以促國人之覺悟焉。

此次凡爾塞宮講和會議，其主人翁果誰氏乎？美總統威爾遜氏、或國務卿藍辛乎，英首相路德喬治乎，法總理
克萊門沙乎，此固表面上有數人物，爲世人所知名者也。然從其裏面觀察之，則講和之主動者，實爲各國之下層人
民，其數甚衆，其名亦無可指。去年萬國社會黨開和平會議，交戰各國之社會黨，皆提出和平條件，以代表下層
人民之意思，其條件大同小異。美總統威爾遜氏之十四條教書，大都採取萬國社會黨協定之條件而成，當時各國社
會黨所提條件，皆以設立國際的最高機關爲最置重之一事。（英國社會黨聲明以設立對於各國有命令權之主權爲最

重，美國社會黨條件中，有全歐爲合衆國及創設主宰國際關係之機關二條。德國社會黨條件，聲明萬國和平和會議之必要，且云社會之下層人民，宜盡其全力，監督自己之政府，維持和平，向各國政府使確定其有無加入萬國和平會議之決意，如拒絕或設遁辭，不聲明加入之政府，不得信任之，當力與之爭，此運動之企圖及擴張，當爲萬國社會黨之第一目的，下層人民之團體，不加入此運動者，不認之爲社會黨。故此次會議不能僅視爲交戰國兩方之講和會議，實爲世界各國之和平會議，即含有國際的最高議事機關之意，而此議事機關之背面，實有一種原動力存在，不可忽視者也。

交戰國之講和會議，實際上爲世界各國之和平會議，固已，然此猶皮相之論也。更切實言之，則此國際戰爭之講和會議，實已變爲階級戰爭之講和會議。蓋自俄國革命以後，過激派社會黨，掌握政權，雖西伯利亞地方，非過激派已回復勢力，而歐俄則尙爲過激派及勞兵會之勢力中心。德國革命出於社會黨諸派之聯合勢力，德皇退位以後，溫和派社會黨即多數社會黨握政權，以愛倍爾爲政府首領，然急進派社會黨即少數社會黨之人物，革命後大赦出獄，到處歡迎，多數派將變爲少數派，將來德國政權，或落於急進派之手，亦未可知。奧匈破壞以後，各建立獨立自治之新政體，若民族之獨立完成，亦不免與過激派同化。百年以前神聖同盟之俄德奧三國，今忽爲過激的改革黨之根據地，協約國對於俄國，既援助捷克軍以當過激派，對於德奧，亦慮其革命以後，趨於極端。此外比利時、荷蘭、西班牙諸國，社會民主主義之勃興，亦有牽入旋渦之勢，故以打破軍國主義，擁護民主主義爲鵠的之戰爭，因改革氣運之進行過於劇烈，反不能不和緩之，限制之，以維持秩序。且各國社會黨所主張各國政府所是認之民族自決一事，其適用之範圍，若過於廣汎，在英法意日諸國政府，亦不能容，況如過激派之主張，凡從前之獨立國，爲帝國主義之犧牲者，皆欲努力救援其國民，以恢復其獨立，此種主張，尤非前列諸國之所能是認。又如軍備縮小一事，雖爲世人之所共同贊許，而其限度果至於如何，若如社會黨之所主張，欲完全廢撤軍備，其難於實行，亦自與前者相等。然則，此次會議，不過將社會黨對於現在社會改革至若何程度，現在社會對於社會黨之要求容許至若何程度，爲一種之協定，謂爲階級戰爭之講和會議，詎不可乎。

國際戰爭之講和會議，實際上爲階級戰爭之講和會議，固已，然以爲講和會議，則必一方面戰勝，一方面戰敗

，或兩方面均無勝敗，而後棄戰而言和。今則兩方面皆爲戰勝者，以國際戰爭言，英、美、法意戰勝，俄、德、奧戰敗，然以階級戰爭言，則俄、德、奧社會黨實戰勝其國之帝王、官僚、軍閥，而新造其國家，戰敗者乃俄、德、奧三國之前皇，及其黨與而已，故今日喧騰衆口之「自由戰勝公理戰勝」云云，實爲最公平之觀念，由此觀念推之，則英、美、法意等二十三國固戰勝，俄、德、奧、匈、保加利亞等亦戰勝，雖謂之全世界戰勝可也，全世界皆戰勝戰敗者特過去之舊世界耳。今之人或囚於舊世界之思想，以爲德軍在西歐方面，迭次退走，要求講和，交出軍械戰艦，以後已無戰鬥之能力，不得不謂之戰敗，不知在社會黨欲貫徹其和平之主張，以求理想上之勝利，爲勝而敗，爲和而走，軍械戰艦彼等不但視爲無用之長物，且視爲不祥之兇器，去之，惟恐其不盡，出之，惟恐其不速，此正社會黨勝利之成績。謂之戰敗，適相反矣。又或囚於舊世界之思想，以爲理想上之勝利，終不免於事實上之屈辱，則當俄、德停戰時，德皇固以事實上之勝利，迫壓俄國，使承認屈辱之條件者，當時篤倫斯基曾言：「吾人雖敗於戰爭，當以理想征服世界」迨德國革命驟發，德皇爽然自失曰：「俄羅斯之大兵未經宣戰，已越吾國境矣。」蓋嘆俄國過激派之社會主義，已流入於德國也。社會主義無國界之可言，英美自參戰以來，其政治上已顯然現社會主義之色彩，英國行將舉行總選舉，社會黨議員，必倍增於前，英美二國之情勢如斯，則今後各國政府，若猶有恃其軍械戰艦以迫壓他國，擾亂和平者，其政府必至於顛覆，俄、德、奧皇家之殷鑒，固不遠也。是以此次之勝利爲全世界確實的勝利，吾人於此，不禁有日月重新之感想焉。

當歐戰發生時，世人已有歐洲現代文明沒落之想像，歐洲勞動界之論調以爲「現戰爭所消費者，不僅社會之安寧、人類之生命、世界之蓄財而已，爲現代文明根蒂之社會組織，亦將歸於死滅，哺食於此組織中之政治組織，亦當然死滅。」夫舊文明死滅滅云者，即新文明產生之意義，今大戰終結，實爲舊文明死滅新文明產生之時期。舊文明者，即以權利競爭爲基礎之現代文明，而新文明者，即以正義公道爲基礎之方來文明也。但此在歐洲言之則然，若就我國言之，則當易爲新文明死滅舊文明復活之轉語。蓋我國今日固以權利競爭爲新文明，而以正義人道爲舊文明也。我國近二十年來之紛擾，實以權利競爭爲之厲階，皆食此所謂新文明者之賜，與歐洲國際間紛擾之禍根實爲同物。歐洲所競爭者爲國家權利，故發生國際戰爭，吾國人所競爭者爲個人權利，故發生國內戰爭。範圍之大小

雖殊，因果之關係則一，且此種競爭，初非爲事實所迫而然，乃出於一種遊戲之心理，某社會主義者，曾評論歐洲戰爭之心理爲「膨脹的遊戲慾」。我國之國內戰爭，實亦由此，政黨借國會爲遊戲，各出其陰謀權詐運動收買之手段，以比較技術之高下，武人藉和戰爲遊戲，各施其操縱向背誘引規制之手段，以比較博進之多寡，演之既久，乃驅於狂熱之態度，不能自己，故我國之國內戰爭，實歐洲國際戰爭之縮影也。我國貧苦之人民，無歐洲下層社會之團結能力，與其組合方法，不能禁阻此武人政客，使終止其競爭之遊戲，然固有文明之固結於吾人心底者，固與歐洲多數民衆之和平思想相合無間。蓋民主主義與大一統主義，乃吾國民傳統思想之最著者，故對於歐洲之平民政治與其世界和平運動，不少共鳴之感。我國之政客武人，苟不欲與國民心理背馳，向世界大勢逆進者，則當知今日已爲遊戲終局之期，曩日所視同生命之權利競爭，今日不可不使之死滅，方來之國內和平會議，宜與世界和平會議以同一公正之目的，成同一高貴之事業。威爾遜之所謂美國精神，今已照耀於世界，吾中國當亦有所謂中國精神，夫豈不能表見於國境以內乎？吾國之政客武人，果有此覺悟者，則此次國內和平會議，不必爲枝節之調停，不必爲含糊之妥協，若法律問題即新舊國會存廢問題，事實問題即南北政權分配問題，均可以不煩言而自解。蓋今日之新舊國會不過爲雙方政客陰謀權詐之演習場，無一可代表民衆之意思者，南北政權，悉爲武人所占據，皆以誘引規制而得之，無一可爲民衆所承認者，苟各出其良心，將以誠意，以求和平，則爲政客者，亟宜解散其黨，與退歸田里，聽國民以自由之意志，另行選舉其代表之人物，爲武人者，亟宜裁汰其所擁護之軍隊，安靜守職，不干與國家政治及地方事務，此皆人人心中之所共喻，口中之所欲言者。循民意而行之，則與新世界共其光榮，返民意而行之，則與舊世界同歸消滅，何去何從，宜猛省焉。

吾國人欲適應世界之新文明，固以拋棄權利競爭，保國內之和平，爲先務之急。其次則宜勵行社會政策，以蘇下層人民之苦痛。徐東海之就職宣言書有「適用民生主義，悉力擴張實業」之語，且解釋民生主義以「使人人人有以資生。」爲說，既與擴張實業對舉，則其民生主義非豐民財厚民生之意，實社會主義之異稱。政治上適用社會主義，即所謂社會政策也，此種政策歐美諸國在戰前已力行之，於戰時則尤注全力於此。日本近時，因米騷動之故，又鑒於俄德諸國革命之故，亦注意於社會政策，我國古來雖無社會政策之名詞，然所謂「仁政」云者，實包涵社會政

策於其中。孟子所言文王治岐之仁政，在歐美人之眼光中，即視為社會政策之別開蹊徑者，歐美所謂社會政策，若勞動者保險制度，工場保護法律，以及食料品由政府管理，限制日用品之最高價等，其方法未必能直接適用於吾國，然其意義則不外乎於物質及精神上，救助貧者弱者，兼限制富者強者，使不能以其資力，侵害貧者弱者之生活，此固至公至平之政策，凡屬賢明之政府，皆當奉為圭臬者也。大戰終結以後，各國必大擴張其工商事業，以恢復戰時之損失，東亞大陸，將起劇烈之經濟戰爭。歐洲之社會黨，雖亦有一二派，反對經濟上之侵略者，然大多數則不過要求資本之公有，利益之平均分配，使勞動界生活之向上而已，其主張之世界和平僅及於軍事範圍與我國儒家之大同理想究不相同，將來之經濟戰爭，殺傷之多，或比西歐之戰場為甚，一事業之失敗，受其累者輒千萬人，飢寒疾病之交加，婦孺老弱當其衝，父母凍餒，妻子啼號，骨肉流離之慘痛，固不如戰死沙場之為愈也。各國今後之經濟戰爭，不外乎收求原料品及廣售其工業品之二事。原料之需要急，則衣食之價必貴，工業品之供給多，則奢侈之風必長。國中少數之有產業能供給原料品者，及販運工業品以圖中買之利益者，雖得分取其一部分之勝利，而多數之無產業以產生原料品者，及固有工業新起工業之立於戰線上者，必全遭失敗。此少數勝利者與多數失敗者之間貧富懸絕，一方摹擬歐美之富豪，一方則為乞丐囚徒流氓土匪之類。調劑於此兩方面之社會政策，對於勝利者，重其擔負，以警其奢侈，對於失敗者，與以救濟，以保其生存，自為當然之舉。而根本上之調劑，則宜防止原料品之過度輸出，如米穀棉花之類，為國民衣食所必須者，若輸出過多，致國內儲蓄空乏，則必驟起恐慌，發生騷亂。其次則口用必須之工業品，宜獎勵之，補助之，使勞動者可以得業。奢侈之工業品，如烟酒及裝飾物等，宜加以抑制，而與此政策有關係之海關稅及交通機關，決不可聽其操縱於外人之手，此皆政府所宜盡之責任也。戒奢侈恤貧難，僅僅出於政府之政策，不由國民以仁心與義氣實力行之，則收效有限，故社會主義行之於國家之政治上，不如行之於國民之精神上為善，精神上之社會主義即歐美人所稱為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也。

大戰終結後社會主義之勃興，其影響必及於吾國，此固吾人所竊竊欣喜者，而竊竊憂慮者，亦莫甚於是。欣喜者，喜吾國之政客武人或囿於世界之大勢有所覺悟，終止其權利競爭，而注意於社會政策也。至所憂慮者，非如日本之官僚派目社會主義為危險思想，懼其侵襲，以防害其官僚政治，第以吾國急進之徒，於歐美人之思想行為，有所感

觸，輒不願國情之如何，欲強移植之於吾國，即如民主主義與競爭思想，輸入吾國以後，紛擾既若干年，迄今國體雖定，而真共和仍未實現，政客武人，攘奪權利，兵匪充斥，國民之顛連困苦，已不可盡言，設於此時，復以社會主義激起下層人民之感情，鼓吹其暴動，則大亂之發，將與漢之赤眉、唐之黃巢、明之獻闖、清之髮捻無異。我國下層人民，與歐美情勢不同，歐美之下層人民，大多數為勞動者，且有完備之勞動組合，皆以有學識道德之人為之領袖，對於社會改革之思想，已深慮熟考，具有定見，黨中行動，有一定之步驟，其實行改革之手段，惟在於政治上經濟上漸占勢力，非恣意於破壞者；我國下層人民，勞動於農業工業者，不過小半數，大半數為現無職業，欲勞動而不可得，或不肯勞動者，農工業所組合之團體，雖可為我國社會之中堅，而範圍甚隘，並不抱有若何改革之思想，無職業者所結團體，未離祕密性質，實為我國社會中不安定之分子，其耳目所濡染，意念所積蓄者，不過小說中規富濟貧輕財仗義之類，雖其根柢上與歐美之社會主義非無近似之處，而學問道德思想行動與歐美社會黨之程度相差尚遠，平時憤懣不平，對於現社會抱一種惡感，一有所發洩，則殺戮焚燒姦淫擄掠，無非野蠻性之發作，物質慾之衝動而已。故我國急進之徒，若欲乘世界之潮流，率此下層人民中之無職業者，貿貿然企圖改革社會之事業，則必使吾全國之社會，陷於覆亡之境遇，此實我全體國民所宜兢兢注意者，現時歐美社會黨方欲聯結各國之下層人民，以推廣其主義，如洪水之四溢，如飛火之延燒，各國浪人，或抱懷過激主義者，方以引起他國之騷亂，促其覆沒為快。我國之有志者，當此時會，一方面當勸勉國人實行政治上精神上之社會主義，以紓未來之禍；一方面當留意於世界改革之大勢，明其真相，悉其主旨，詳其利害，以為適應之預備，切勿盲從輕信，摘未熟之果，握未長之苗，以貽害於無窮焉。

北京政府文官甄用委員會組織成立。

依北京政府文官甄用令第九條之規定，文官甄用委員會委員長應由國務總理兼任（刻由錢能訓代理國務總理）。本月八日北京政府特派郭則澐為文官甄用委員會副委員長，並派涂鳳書、張名振、方兆鼐、傅嶽棠、章祖申、孫培、張茂炯、任承沅為文官甄用委員會委員。本日，文官甄用委員會於國務院組

織成立，由銓敘局移交文官甄用委員會關防一顆，即於本日啟用。（註五）

北京政府任命張汝桐暫行兼代直隸警務處處長並署理天津警察廳廳長。（註六）

川滇陝靖國軍連佔陝西鎮巴、寶鷄，甘肅平涼、天水各縣。（註七）

旅俄阿穆爾省華僑總商會長楊鴻遇將當地華僑總會章程，呈北京政府外交部備案。

旅俄阿穆爾省華僑總會會長楊鴻遇鑒於中日正共同出兵西伯利亞，日軍已抵阿穆爾省屯駐，爲使當地華僑生命財產獲得保護，乃集合阿穆爾全省華商開會，議決將舊有華僑總會重新整頓，並擬定「俄國阿穆爾省華僑總會簡章」乙份，俾僑民遇事交涉，有一統系機關，且北京政府亦可藉通國外邊情消息。本日，楊鴻遇將該華僑總會簡章，呈送北京政府外交部備案。外交部嗣於本月二十二日收悉。茲錄其呈文及簡章如下：

「爲呈請准予立案，以保僑民，而維商業事：竊自俄莫拉必樂夫自西曆一千八百五十年，即中國前清咸豐元年，〔按應爲道光三十年〕總督西伯力亞，即循額爾古納河流域，擇地設置城市，始有阿穆爾省即布拉克月申斯克發生。比時該處沿邊，榛莽甫闢，本族甚稀，遂以開闢闢林作植民基礎，故引誘我中國苦工旅外工作，當時邦交敦睦，毫無苛待情形。迨庚子失和，華僑雖受痛創，議和後，僑民等祇緣數十年休養生息，財產關係，不易遷移，仍舊經營。近年以來，中國內地荒歉，旅外謀生活者，日漸其多，阿穆爾省所屬沿邊各地僑居華民，不下數十萬計，漫無統系，儼若無主之民，丁茲俄局屢變，僑民生命財產，勢同累卵。民國紀元，雖屢經人組織華僑會，亦均未得要領。現在共同出兵，已有日軍前驅，到此屯駐，如僑民等仍前敷衍，不惟財產商業前途危險，即數十萬生靈，一旦有故，亦無一機關保護。故民等目擊時艱，集合阿穆爾全省華商開會，議決：將舊有華僑總會，從新整頓，俾僑民遇事交涉，有一統系機關，對待我國政府亦可藉靈國外邊情消息，保護僑民之中，仍屬挽回國權之意，一舉數善，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一日

四九四

稍縱即逝。除分呈外，理合檢同簡章，具文呈報鈞部鑒核備案，示遵施行。謹呈外交部。旅俄阿穆爾省華僑總會會長楊鴻遇。

計附簡章一本。

俄國阿穆爾省華僑總會簡章

謹將俄國阿穆爾省華僑總會簡章，繕呈鑒核。計開：

一、名稱

本會定名曰阿穆爾省華僑總會。

二、地點

本會設置在俄國阿穆爾省城。

三、宗旨

本會以保護僑民生命，維持財產為宗旨。

四、組織法

本會以旅俄阿穆爾省全境華僑組織之，如有道途較遠地方，體察事情繁簡，再行酌量，推設分會。

五、名額

本會設會長一，副會長四，評議員八，幹事十，書記四，會計二，調查十二，繙譯一，通譯一，會員無定額。

六、選舉法

本會照普通選舉法，凡旅阿穆爾省華僑男子，皆有選舉權，但被選舉時，非以財產相當，不得當選為會中職員，僱員不在其例。

七、投票法

本會用無名投票式，以得票多者為正副會長，次者為評議、幹事。

八、責任

本會會長總成全會一切事宜，副會長勸助之。會長有故不能到會時，副會長得代行其職權。評議員擔任評議事件，幹事分任責成，書記管理文牘案件，會計掌管出入款項簿記，調查員擔任調查商業景況，暨戶口並華人有無不正行為，繙譯管理繙譯外交往來文件，通譯管理傳達俄署事件。

九、任期

本會正副會長、評議、幹事統以二年為任期，書記、會計、調查、繙譯、通譯不在此限。

十、權限

本會人員均承會長辦理會事。

十一、會期

本會分常年、例會、臨時三種，常年會期每至年終一次，例會每至五月終一次，臨時會無定期。

十二、招集法

本會會期，統以會長招集之。

十三、秩序

本會無論年會、例會、臨時會，均以會長為主席。

十四、議事規則

本會開會，先由主席宣制事由，以全體會員總數三分之二以上通過為表決。

十五、會印樣式

本會往來文件，如用空白，實難以昭信守，擬刊本質會印一顆，文曰阿穆爾省華僑總會印，遇事鈐用，以示慎重。樣式如左：

篆文

阿	省	總
穆	華	會
爾	僑	印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一日

四九五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一、十二日

四九六

十六、交涉

本會遇有僑民與俄人交涉事件，總以和平對待，挽回主權，不失邦交爲主旨。

十七、裁判

本會遇有僑民與僑民糾葛事項，須以和平解釋，免致訟累。但涉及民刑重大事故，得送中國就近官署處理。以上各條，如有未盡事宜，隨時酌量修改之。（註八）

註一：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士詒）先生年譜」（上），頁四四六—四四七。

註二：李邁先：「西洋現代史」，頁六六—六七，三民書局印行。

註三：「東方雜誌」卷一五，第一二期，頁一九四—一九七。

註四：「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一號，頁一—八。

註五：「政府公報」，公文，民國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第一八〇—一八〇號。

註六：「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一月十二日，第一〇〇四號。

註七：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四〇九。

註八：「中俄關係史料——俄政變與一般交涉」，（一），頁五七五—五七八。

十二日 北京政府令撥銀賑濟福建災民。

令文曰：

「據福建督軍兼省長李厚基呈稱：閩省自去秋，廈門汀漳兩道屬，颶風爲患，入冬全省亢旱，自春徂夏，積潦累月，溪洪迭發，田園盡被漂沒；又漳屬各縣，春初復遭地震，傷斃損失，不可勝計；近自戰事發生，伏莽竊發，撫綏安定，在在需款，請特予賑恤等語。閩省連歲災侵，瘡痍未復，茲復水旱迭觀，益以地震兵荒，民患頻仍，念之心惻，著財政部發給帑銀四萬圓，交由該省省長分撥災區，核實賑濟，務使實惠普霑，毋任災黎失所，以副軫念民艱之至意。此令。」（註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北京政府任命成德為呼倫貝爾副都統公署左廳廳長。（註二）

北京政府電英、日、美、法、葡、巴西、比、義諸國，賀歐戰結束。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七月歐戰開始以來，已歷四年餘，近德奧勢漸不支，奧國先於本月五日與協約國締約休戰，德國復於昨（十一）日與協約國簽定休戰條約。本日，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電英、日、美、法、葡、巴西、比、義諸協約國元首，表示賀意，茲錄其電文如次：

一、致美 英 日本 國國電

「大英 日本 國國電」

大總統閣下：中華民國聞德國承認休戰條件，欣悅無既，從此公理與自由得以顯明，我協約

國軍隊已獲最後之勝利，本大總統特代表本國政府暨國民，敬以誠摯之意，向

貴大皇帝總統表達賀忱，再和平會議不日即將召集，我兩國之代表仍得共同維持自由公理暨

世界公道，此則本大總統所深信不疑者也。

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

二、致法 葡 巴西 國國電

「大英 日本 國國電」

大總統閣下：值茲德國請求訂立停戰條約之際，本大總統敬以誠摯之意，向

貴大總統及

貴國高尚敢毅之國民表達賀忱，此為公理人道最後之勝利，不日我和議大會仍當基本公理人道，我兩國代表得以親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二日

四九七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二日

四九八

密愛助，尤爲本大總統所欣觀者也。

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註三）

北京政府嗣於本月十六日收美、日復電，分錄如后：

一、美國復電

「中華民國大總統閣下：頃承惠電致賀，感激無既。貴國國民對於正義自由竭誠贊助，不遺餘力，素爲本大總統所深悉，際此全球力謀正義及永久平和之會，乃得貴國國民誠意輔導，發生良效，洵欣幸爲。

威爾遜。」

二、日本復電

「大中華民國大總統閣下：際此良好時會，承貴大總統來電致賀，至爲欣忭。茲以歡悅之忱，還向貴大總統暨貴國國民表伸賀悃。尊電所云，從此正義公平之和議，於我兩國固有之親善大爲鞏固一節，朕所深信者也。

嘉仁。」（註四）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俄駐華公使庫達攝福節略，抗議俄激黨強徵華工隸入軍籍；並備節略達知英法葡比美義日駐華各公使。

俄國烏拉爾山以西激黨強捕華人隸入軍籍，以致發爾米一戰，傷斃華人三百，北京政府外交部業於九月二十七日向俄駐華公使庫達攝福提出抗議。近復據北京政府駐海參崴領事電稱：烏拉爾嶺又有戰事，華人被俘、傷斃甚多。北京政府外交部以此實於人道大相違背，爰於本日以節略再向俄駐華公使提出嚴重抗議，並備節略達知英法葡比美義日駐華各公使，以示對俄之抗議。（註五）

註一：「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第一〇〇五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政府公報」，國電，民國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第一〇〇九號。

註四：「政府公報」，國電，民國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第一〇一〇號。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俄政變與一般交涉」，（一），頁五六八。

十三日

北京政府派段永彬兼充淮南墾務局幫督辦。（註一）

北京政府交通部派次長曾毓雋兼充鐵路督辦，派郵政司司長劉符誠兼領郵政總局局長。（註二）

北京和平期成會函呈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建議速設南北議和機關，期早日實現和平。

本日，北京和平期成會函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請設置南北議和機關。函文云：

「大總統鈞座：謹陳者。邇者和平之聲，彌漫全國，而進行方法，非設兩方接洽機關，平和無由實現，當將平和會議辦法摺陳鈞鑒，希齡等並面聆訓詞，仰荷嘉許，欽佩莫名。惟正式會議，遲開一日，即大局平和遲現一日，且歐洲戰事已停，國際危機愈迫，無論內部原因如何，又安有從容解決之餘地。是以舉國覺悟呼籲，隨之想望和平有如望歲。昨接陸榮廷來電稱，切望積極進行組織，快定辦法，俾雙方接近協商。譚延闓來電亦有南北兩方，本心皆欲和平，而當局確有難處，非組織一會議機關，僅恃函電決無希望等語。又上海和平期成會馬良等來電，請轉南北當局，謂年來和戰迭出，曾亦有棄戰言和之經過，信使載途，電郵旁午，而測度愈多，意志轉歧，此其病皆坐議和無繼匯，而言和不公坦，遂使全國喁望之舉，轉為藉和激戰者所切乘。今事機危迫百倍於前，豈可荏苒因循，再蹈覆轍，惟盼兩方議和機關即速設立，南北同數派人擇適中地點，開始會議云云。措詞尤為懇至。聞國務院討議是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二、十三日

四九九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三日

五〇〇

項問題，已仰承鈞旨，均予贊同，是兩方當局，皆認和平會議爲不可緩，應請飭下國務院，速定辦法地點及代表人數。希齡等亦得承示通電西南照辦，拯斯民於水火，紓國步之艱難，不但希齡等所馨香禱祝以求之者也。專肅敬叩。崇安。」（註三）

北京東單牌樓德人所立之克林德碑燬除。

庚子義和團事變發生後，清廷爲向德國謝罪，乃於北京立克林德碑，以紀念被拳匪殺害之德使克林德。第一次世界大戰方告結束，德國業已降服，京師商民紛紛請求政府拆除克林德碑，以雪奇辱。本日，派兵前往拆除。（註四）

附錄：陳獨秀：克林德碑（註五）

京中各校十一月十四十五十六放假三天，慶祝協約國戰勝；旌旗滿街，電彩照耀，鼓樂喧闐，好不熱鬧；東交民巷以及天安門左近，游人擁擠不堪；萬種歡愉聲中，第一歡愉之聲，便是『好了好了，庚子以來舉國蒙羞的「石頭牌坊」（即克林德碑。北京人通稱呼石頭牌坊）已經拆毀了。』余方臥病，不願出門，一來是覺得此次協約國戰勝德國，我中國毫未盡力，不便厚着臉來參與這慶祝盛典，二來是覺得此次協約國勝利，不盡歸功軍事；在我看來，與其說是慶祝協約國戰爭勝利，不如說是慶祝德國政治進步。至於提起那塊克林德碑，我更有無窮感慨，無限憂愁；所以不管門外如何熱鬧，只是縮着頭在家中翻閱閑書消遣。

我在閑書中看見羅惇融氏兩篇文章：一曰庚子國變記，一曰拳變餘聞。這兩篇文章，和這一塊克林德碑却大有關係；茲將其中頂有趣味的幾處鈔出來，給大家一讀。

義和拳源於八卦教，起於山東堂邑縣，舊名義和會，東撫捕之急，潛入直隸河間府景州獻縣，乾字拳先發，坎字繼之。坎字拳蔓延滄州靜海間白溝河之張德成爲之魁；設壇於靜海屬之獨流鎮，稱天下第一壇，遂爲天津之禍。乾字拳由景州蔓延於深州冀州而涿州而定興固安以入京師天津北京拳匪本分二系，皆出於義和會，此後皆稱義和團。……京師從援法者，教師附其耳咒之，詞曰：『請志心歸命禮。奉請龍王三太子。馬朝師。馬繼朝師。天光老師

。地光老師。日光老師。月光老師。長棍老師。短棍老師。『要請神仙某隨意呼一古人，則孫悟空，豬八戒楊香，武松，黃天霸，等也。又一咒云：『快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門動一指地門開，要學武藝，請仙師來。』一咒云：『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豬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來顯聖。四請馬超黃漢升。五請濟顛我佛祖。六請江湖柳樹精。七請飛標黃三太。八請前朝冷于冰。九請華陀來治病。十請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叱三太子。率領天上十萬神兵。』諸壇所供之神不一，如姜太公，諸葛武侯，趙子龍，梨山老母，西楚霸王，梅山七弟兄，九天玄女。

慈禧太后以戊戌政變，康有爲逆，英人庇之大恨。己亥冬，端王載漪謀廢立，先立載漪之子溥儀爲大阿哥；載漪使人諷各國公使入賀，各公使不聽，有違言，載漪憤甚，日夜謀報復。會義和團起，以滅洋爲幟，載漪大喜，乃言諸太后，力言義民起國家之福；遂命刑部書部趙舒翹大學士剛毅先後行道之入京師至者數萬人。義和拳謂鐵路電線，皆洋人所藉以禍中國；遂焚鐵路毀電線凡家藏洋畫洋圖皆號『二毛子』，『捕得必殺之』。

義和團自謂能祝槍礮不發，又能入空中指畫則火起，刀槩不能傷；出則命市向東南拜。都人崇拜極虔，有非笑者則謬辱之。僕戲廟園，皆入義和團，主人不敢慢，或更藉其保護。稍有識者，皆結舌自全，無有敢公言其謬者矣。義和團既偏京師貴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學士徐桐，尙書崇綺等，信仰尤篤。義和團既藉仇教爲名，指光緒帝爲教主，蓋指戊戌變法，效法外洋爲帝之大罪也。

以啓秀溥儀那桐入總理衙門以載漪爲總理。日本書記杉山彬出永定門，董福祥遣兵殺之，裂其尸於道。拳匪於右安門焚教民居無老幼男女皆殺之。繼焚順治門內教堂，城門晝閉，京師大亂。……正陽門外商場，爲京師最繁盛處，拳匪縱火焚四千餘家，……火延城闕，三日不滅。……載漪等昂言以兵圍攻使館，盡殲之。

開御前會議，載漪請圍攻使館，殺使臣，太后許之。

下詔褒拳匪爲義民，給內帑十萬兩。載漪於邸中設壇，晨夕虔拜太后亦祠之禁中。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車夫小工，棄業從之。近邑無賴紛趨都下。數十萬人，橫行都市。夙所不快，指爲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殺人刀矛并下，肢體分裂。被害之家，嬰兒未匝月，亦斃之。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三日

太后召見其大師兄，慰勞有加。士大夫之諂諛干進者，爭以拳匪爲奇貨。知府曾廉徧修王龍文三獻策，乞載漪代奏：『攻交民巷盡殺使臣上策也；廢舊約，令夷人就我範圍，中策也；若始仗終和，與銜璧輿櫬何異？』載漪得書，大喜曰：『此公論也』御史徐道焜奏言：『洪鈞老祖已命五龍守大沽夷船當盡沒。』御史陳嘉言白云：『得閑壯繆帛書言夷當自滅。』編修蕭榮爵言：『夷狄無君父二千餘年，天將假手義民盡滅之。』……當時上書神怪者以百數。

太后諭各國使臣入總理衙門，議德使克林德先行，載漪令所部虎神營伺之於道，殺之，後至者皆折回；徐桐崇綺聞之，大喜，謂『夷酋誅，中國強矣。』太后命董福祥及武衛中軍攻交民巷，砲聲日夜不絕。拳匪助之，披髮禹步，升屋而號者數萬人，聲動天地。洋兵僅四百董福祥所部萬人，攻月餘不能下，武衛軍死者千人。……尙書啓秀奏言『使臣不除，必爲後患；五台僧普濟有神兵十萬，請召之會殲逆夷。』……御史彭述謂『義和拳兇獸不燃，其術至神無畏夷兵。』太后亦欲用山東僧普法余燮子周漢，三人者，王龍文上書所謂三賢也。

天津陷，……京師大震。彭述曰『此漢奸張夷勢以相恫喝也。』姜桂題殺夷兵萬餘，夷方窮蹙，行乞和矣。『時桂題方在山東，未至天津也。』

李秉衡至自江南，太后大喜。……太后聞天津敗方旁皇，得秉衡言，乃決戰。……洋兵既將逼京師，乃變計欲議和……以桂春陳夔龍送使臣至天津，使臣不肯行，覆書詞甚慢。彭述請『俟其出，張旗爲疑兵，數百里皆滿，可以述夷。』聞者笑之。是日李秉衡出視師，請義和拳三千人以從。秉衡新拜其大師兄，各持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鉤，火牌，飛劍擁秉衡而行，謂之八寶。北人思想，多源於戲劇；北劇最重神權，每日必演一神劇，封神傳西游記其最有力者也。

無何通州陷，李秉衡死之。……敵兵自通州，至董福祥戰於廣渠門，大敗。……七月二十日黎明，北京城破。

五月中，有黃蓮聖母，乘舟泊北門外，船四周皆裹紅縐；有三仙姑，九仙姑，同居舟中。……直督裕祿迎入署，朝服九拜，弗爲動。……聖母坐神榻中。垂黃幔，香煙敬供，萬衆禮拜，城陷逃去。拳匪散爲盜，劫聖於舟中；審爲聖母，也縛而獻諸都統衙門，獲重賞；一仙姑投水死，一仙姑與聖母同被執，皆僞之。

義和拳稱神拳，以降神召衆，號令皆神語。……庚子四五月間津民傳習殆遍；有關帝降壇文，觀音託夢詞濟顛醉後示，皆言滅洋人。忽傳玉帝勅：命關帝爲先鋒。灌口二郎神爲合後，增財神督糧，趙子龍馬孟起黃漢升尉遲敬德秦叔寶楊繼業李存孝常遇春胡大海皆來會師。其所依據，則西游記封神傳三國演義綠牡丹七俠五義諸小說，此中所當演之劇也。

匪揚言海口起沙橫亘百里外，阻夷船，團中海乾神師爲之也。既而一僧來，自稱海乾，衆虔奉之，着黃緞服，手念珠，持禪仗，受衆供養；城陷後，不知所終。

拳匪之禍，成於匪首張德成曹福田。……德成語其衆曰：『頃睡時，元神赴天津紫竹林，見洋人正剖婦女，以穢物塗樓上，爲壓神團法也。』他日又言：『元神赴敵，盜得洋礮機管，礮不得然矣。』更率衆周行鎮外，三匝；以杖畫地曰：『此一週土城，一周鐵城，一周銅城洋人即來，無能越者。』……無何城陷，張匪挾鉅貲行；至王家口，索鹽商王姓具供張，……王不能堪，村人憤甚，乃共謀刺之；共捕德成，餘匪盡逃，德成叩頭乞饒。衆曰：『試其能避刀劍否；』共斫之，成血糜焉。……福田不敢與洋人戰，日列隊行周衛，遇武衛軍則縛而縶之，報請士成落堡一戰之讎也，……紳商慮開戰則全城糜爛力請於裕祿議和，裕祿令請命於福田，福田不可；曰：『吾奉玉帝勅，命率天兵天將，盡殲洋人，吾何敢悖命勅。』……衆以商民生命爲請。福田曰：『死者皆規數中人。吾掃蕩洋人後，適當痛戮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人，完此規數。』及馬玉昆兵敗，津城陷，福田易裝遁。……潛歸里，里人縛送之宮，磔之於靜海縣。

徐桐以漢軍翰林至大學士，以理學自命，日誦太上感應篇，惡新學如讎。門人李家駒充大學堂提調，嚴修請開經濟特科，桐榜二人之名於門，拒其進見。其宅在東交民巷，惡見洋樓，每出城拜客，不欲經洋樓前，乃不出正陽門，繞地安門西出，……拳匪起京師，桐大喜，謂中國自此強矣。其贈大師兄聯云：『創千古未有奇聞，非大非邪，攻異端而正人心，忠孝節廉，祇此精神未泯；爲斯世少留佳話一驚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膽農工商賈，於今怨憤能消。』

這一篇過去的歷史，本無甚足道；但是今日提起那塊克林德碑，便不由人要回顧這一段可笑可驚可惱可悲的往

事。古人說：『往事不忘，後事之師。』所以首先鈔出來給我健忘的國民一讀，然後再發起我的意見。

原來這塊克林德碑，是庚子年議和時設立，向德國賠罪的。爲何要設立此碑向德國賠罪呢？因爲義和團無故殺了德國公使克林德氏，各國聯軍打破了北京城，爲須要中國在克林德被害的地方設立一塊石碑，方肯罷休，你說中國何等可恥！義和團何等可惡！

現在德國的民黨，正在要革那皇帝和軍國主義的命，協約國乘勢將德國打敗；我們中國人也乘勢將這塊克林德碑拆毀；大家都喜歡的了不得，都以爲這塊國恥的紀念碑已經拆毀，好不痛快！在我看來，這塊碑實拆得多事。因爲這塊碑是義和拳鬧出來的，不久義和拳又要鬧事，鬧出事來，又要請各國聯軍來我們中華大國朝賀一次；那時要設立的石碑，恐怕還不只一處，此時急忙拆毀這一塊克林德碑，豈非多事？

何以見得義和拳又要鬧事？這是諸君必然要質問我的。諸君！諸君！莫道我故作驚人之語！諸君若不相信，請聽我將義和拳過去現在及將來發生的原因結果，略說一番：

這過去造成義和拳的原因，第一是道教。義和拳真正的匪魁，就是從張道陵一直到現在的天師，道教出於方士，方士出於陰陽家，與九流之道家無關，此說應有專篇論之。——這是我中華民國原始思想，也就是我中華自古迄今之普遍國民思想，較之後起的儒家孔子『忠孝節』之思想入人尤深。一切陰陽，五行，吉凶，災祥，生尅，畫符，念咒，奇門，遁甲，吞刀，吐火，飛沙，走石，算命，卜卦，煉丹，出神，採陰，補氣，圓光，呼風，喚雨，求晴，求雨，招魂，捉鬼，拿妖，降神，扶乩，靜坐，設壇，授法，風水，讖語，種種迷信邪說，普遍社會，都是歷代陰陽家方士道士造成的。義和拳就是全社會種種迷信種種邪說的結晶，所以彼等開口便稱奉了玉皇大帝勅命來滅洋人也。

第二原因，就是佛教。佛教造成義和拳，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佛教哲理，承認有超物質的靈魂世界，且承認超物質的世界有絕大威權，可以左右這虛幻的物質世界。超物質的世界果有此種威權，義和拳便有存在的餘地了。一方面是大日如來教（即祕密宗）種種神通的迷信，也是造成義和拳的重要分子。所以義和拳所請的神，也把達濟濟顛和西游記上的唐僧等一班人都拉進去了。

第三原因。就是孔教。孔子雖不語神怪，然亦不曾絕對否認鬼神；而且春秋大義，無非是『尊王攘夷』四個大字。義和拳所標榜的『扶清滅洋』，豈不和『尊王攘夷』是一樣的意思嗎？

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國戲，乃是造成義和拳的第四種原因。這『臉譜』『打把子』的中國戲劇，不是演那孔教的忠孝節義，便是裝那釋道教的神仙鬼怪；有時觀音土地和天兵天將，出來搭救那忠孝節義的人，更算得三教同歸了。義和拳所請的神，多半是戲中『打把子』『打臉』的好漢，若關羽張飛趙雲孫悟空黃三太黃天霸等是也，京津奉戲劇特盛，所以義和拳格外容易流傳。義和拳神來之時，言語摹仿戲上的說白，行動摹仿戲上的台步，這是當時京津奉的人親眼所見，非是鄙人信口開河罷。

最近第五原因，乃是那仇視新學妄自尊大之守舊黨。庚子事變，雖是西太后和載漪因為廢立的事仇恨各國公使，然還是少數；當是政府中人，因為新舊之爭，主張縱匪仇洋者，實居十之八九，徐桐剛毅啓秀其代表也。這班人不知西洋文明為何物，守着歷代相傳保存國粹妄自尊大的舊思想，以為我們中華大國先聖先賢的綱常禮教，燦然大備，那外洋各國的夷人算得什麼。戊戌年康梁主張效法西洋，改變舊法，被舊黨推倒，也就是這個緣故。所以戊戌年譚林等六人被逮時，西太后召見刑部尚書趙舒翹，命嚴究其事，趙對曰：『此等無父無君的禽獸，（康有為聽者！）殺無赦，不必問供。』他們眼裏，以各國夷人不懂得中國聖賢的綱常禮教，都是禽獸；至於附和而且主張效法那禽獸的中國人，不更可殺嗎？所以他們戊戌年將一班附和禽獸的新黨殺盡起盡，還不痛快；到了庚子年有了保存國粹三教合一的義和拳出來，要殺盡禽獸，他這班理學名臣，自然十分痛快，以為是根本解決了。徐桐贈大師兄的對聯正是這班人的思想之代表。

以這過去五種原因，造成了義和拳大亂。以義和拳大亂，造成了一塊國恥的克林德碑。這因果分明的事實，非是鄙人杜撰得來的。以過去的因果推測將來，製造義和拳的五種原因，現在都依然如舊；義和拳的名目，此時雖還未發生，而義和拳的思想，義和拳的事實，却是遍滿國中，方興未艾；保得將來義和拳不再發生嗎？將來義和拳再要發生，保得不又要豎起國恥的紀念碑嗎？諸君倘不信吾言，請觀左列之事實：

扶乩的風氣，遍於南北；上海的盛德壇，算是最有名了；所有古代的名鬼，一齊出現；鬼的字，鬼的畫，鬼的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三日

五〇六

文章，鬼的相片，無奇不有，實在比義和拳還要荒唐。

長江一帶三教合一的泰州教，京津一帶靜坐授法的先天道，都在那裏鬼鬼祟祟的活動，這派頭不和白蓮教義和拳是一鼻孔出氣嗎？

北京城裏新華街修了一條馬路，本打算直通城外；只因爲北京的官場和商民，都恐怕拆城壞了風水，這條馬路只造到城根而止，你說可笑不可笑！

安慶修理寶塔，動工的日子，要算算和省長的八字衝犯不衝犯。北京選舉總統的日子，聽說也曾請有名的算命先生，推算和候補總統的八字合不合。

濟南鎮守使馬良所提倡的中華新武衛，現在居然風行全國。我看他所印教科書（曾經教育部審定）中的圖像，簡直和義和拳一模一樣；而且他所作的發起總說中，說道：「考世界各國武術體育之運用，未有愈於我中華之武術者。前庚子變時，民氣激烈，尚有不受人奴隸之主動力；惜無自衛制人之術，反致自相殘害，浸以釀成殺身之禍。良蒿月時艱，撫膺太息，……」豈不是對於義和拳大表同情嗎？

湖南督軍張敬堯帶兵到四川到湖南打仗，到處都建造九天玄女廟；出戰時招呼兵士左手心寫一「得」字，右手心寫一「勝」字，向西對九天玄女磕幾個頭，保管得勝。諸君看看這是什麼玩意兒！皖南鎮守使馬聯甲的姪女得了瘋病，用五千元請張天師來治，那天師帶領一班法官，請到天兵天將，用掌心雷將妖捉去；天師所過的蕪湖安慶九江等地方，衆人圍着求符咒的不計其數。這是何等世界！

山東東河平陰在平肥城等縣，發現了三陽教匪，（教首爲王會臣李同等。）在各鄉鎮集傳教，說入教的人能避刀槍；無知愚民入會學習者，日見其多。

天津南開學校開教職員游藝會的時候，有一位國文主任某君，講一篇歷史國談話說，曾國藩是蟒蛇精轉胎，他身上的鱗，就是蛇皮的證據。有一天去見張天師，天師不肯見他；他再三要見，見面之後，他的蛇魂便被天師收去，隨即無病而死。哈哈！這就是北方一個著名的學校的教育！

天津慶祝協約戰勝各界游行街市，內中最奇怪的是南開學校做了一個船名叫「國魂舟」！學生二人扮做關羽岳

飛坐在舟中校。中復以「國魂舟感言」爲題，考試學生的國文；一般學生的文章，無非是稱贊關岳二位武聖爲中國的國魂；這還不算奇怪，最好的有二位學生文章內中有云：「噫，其中亦不思吾國魂舟中關公岳飛其人乎？洋人洋人，毋笑吾驚弱爲！」安得有如關岳昂坐舟中，而使黃毛碧眼之輩，伏跪膝下，而大快人心者耶！哎呀！曹張（是義和拳兩位大師是不見現兩位大將軍。）出產地之青年思想，仍舊是現在社會上，國粹的醫卜星相種種迷信，那一樣不到處風行，全國國民腦子裏有絲毫科學思想的影子嗎？慢說老腐敗了，就是在東西洋學過科學的新人物，仍然迷信國粹的醫卜星相的人，我還知道不少咧！

政府當局的人，目下爲時勢所迫，也說要提倡新學，也說要輸入西洋文化，這不過是表面上敷衍洋人，怕外交團不承認他的位置罷了。其實他們腦子裏，裝滿了和新學和西洋文化絕對相反的綱常名教，和徐桐剛毅是一流人物，還不及徐剛誠實；所以開口一個禮教，閉口一個綱紀；像那非綱紀禮教無君臣上下的西洋文化，豈不是他們的眼中釘嗎？

現在的新派人物，雖說沒什麼思想學問，但總算是傾向共和科學方面；在代表專制迷信的舊人物看起來，這些新人物，無非是叛逆，是異端邪教；所以時時刻刻想討滅這班叛逆異端邪教，方足以肅綱紀而正人心。這就是中國自戊戌以來政變的根本原因了。

照上列的事實看起來，現在中國製造義和拳的原因，較庚子以前，并未絲毫減少，將來的結果，可想而知。我國民要想除去現在及將來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製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

現在世上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我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生，討厭像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那條道路而行才好呢？

吉林省長郭宗熙將日軍進駐蘇俄邊境搜查韓民情形咨報北京政府外交部。

本年十月，日本由朝鮮調軍隊往俄境毛口崴、源杵河、蒙古街一帶，搜收韓民槍械，解散韓民公會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三日

五〇八

，並分防韓民聚集之村屯。吉林省長以延琿一帶接壤日俄，日人舉動，尤堪注目，乃電令延吉道尹、琿春知事派員密探報奪。延吉道尹張世銓以現當中日共同出兵西伯利亞之時，日兵如因購買食物入我境，實難拒絕，乃指令遇日兵因購買食物用品不帶槍械入境，自應和平對待，未便拒絕，倘藉口我境韓民有不法行為，應婉告由我官廳爲之處辦，以清界限，事前仍力持鎮靜，並曉諭墾民安分守法，切勿驚惶自擾。本日吉林省長將此事咨報北京政府外交部，咨文云：

「吉林省長公署爲密咨事：案查延琿一帶接壤日俄，近來日人舉動尤堪注目，前經電令延吉道尹、琿春縣知事派員密探報奪。茲據該道、縣等先後文電報稱：『日軍分駐俄邊，搜翻（查？）俄籍韓人槍械，並到我境採買食物，要求軍人過境』等情前來。

當以日軍各處分駐，在我自應注意，但不可稍涉驚惶，致生枝節。其餘韓民既受日軍種種苛待，難保不挺而走險。該處與俄境毗連，防其內竄，在境內者，防其蠢動。如果日人無端侵擾，應即婉辭峻拒。

至日軍到境採買食物，以和平對待爲要。日軍限數過境，現當共同出兵，自難堅拒，惟應隨時查察具報。除分別電令邊辦並分行外，相應抄同延吉道原呈咨請大部察照施行。爲此密咨外交總長。吉林省長郭宗熙。中華民國七年十一月九日。

計附呈稿一件。（略）」（註六）

新疆省長楊增新將阿富汗政變並飭沿邊防範情形電告北京政府。

新疆省長楊增新電北京政府大總統等曰：

「大總統鈞鑒：國務院、參戰督辦、陸軍部、參謀部、外交部鈞鑒：統密。據喀什米道尹電稱：『據蒲犁縣實知事報稱，探聞阿富汗軍隊暴動，已將該國王推倒，另舉新王』等因。查阿富汗與蒲犁交界。除飭該沿邊文武嚴防範外。謹呈。新疆省省長兼督軍楊增新。元。」（註七）

註一：「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〇〇六號。

註二：「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二〇日，第一〇一二號。

註三：「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十一月二〇日。

註四：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註五：「新青年」，卷五，第五號。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一）頁四二九——四三〇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新疆邊防」，頁一三二。

十四日 北京政府令授周予覺為陸軍少將。（註一） 北京學界慶祝協約國勝利。（註二）

本日，北京學界放假三日，慶祝協約國勝利。北京大學特自本日起，在天安門前開露天演說大會二日，由校長蔡元培及北京大學教授分任演說，闡述協約國戰勝的意義。蔡元培在大會上以「黑暗與光明的消長」為題發表演說，全文如下：

「我們為什麼開這個演說大會，因為大學教職員的責任，並不是專教幾個學生，更要設法給人人都受一點大學的教育，在外國叫作平民大學，這一回的演說，就是我國平民大學的起點。

但我們的演說大會，何以開在這個時候呢？現在正是協約國戰勝德國的消息傳來，北京的人，都高興的了不得，請教為什麼要這樣高興，怕有許多人答不上來，所以我們趁此機會，同大家說說高興的緣故。

諸君不記得波斯拜火教的起源嗎？他用黑暗來比一切有害於人類的事，用光明來比一切有益於人類的事，所以說世界上有黑暗的神與光明的神相鬥，光明必佔勝利，這真是世界進化的狀態，但是黑暗與光明，程度有深淺。範圍也有大小，譬如北京道路，從前沒有路燈，行路的人，必手持紙燈，那時候光明的程度很淺，範圍很小，後來有公設的煤油燈，就進一步了。近來有電燈有汽燈，光明的程度更高了，範圍更廣了，世界的進化也如此。距今一百三十年前的法國大革命，把國內政治上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義都消滅了，現在世界大戰的結果，協約國佔了勝利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三、十四日



，定要把國際間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義都消滅了，別用光明主義來代他，所以全世界的人，除了德奧的貴族以外，沒有不高興的，請提出幾個交換的主義，作個例證。

（第一）是黑暗的強權論消滅，光明的互助論發展。從陸謨克、達爾文等發明生物進化論後，就演出兩種主義；一是說生物的進化全恃互助，弱的競不過，就被淘汰了，凡是存的，都是強的，所以世界只有強權沒有公理；一是說生物的進化全恃互助，無論什麼強，要是孤立了，沒有不失败的。但看地底發見的大鳥大獸的骨，他們生存時，何嘗不強，但久已滅種了，無論什麼弱，要是合羣互助，沒有不能支持的；但看蜂蟻，也算比較的弱極了，現在世界上，都有這兩種動物，可見生物進化，恃互助不恃強權。此次大戰，德國是強權論的代表，協商國互相協商，抵抗德國，是互助論的代表，德國失敗了，協商國勝利了。此後人人都信仰互助論，排斥強權論了。

（第二）是陰謀派消滅，正義派發展。德國從拿破崙時，受軍備限制，創為更番操練的方法，得了全國皆兵的效果，一戰勝奧，再戰勝法，這是已往時代，彼此都恃陰謀，不恃正義，自然陰謀程度較高的占勝了。但德國竟因此抱了「陰謀萬能」的迷信，遍布密探，凡德國在他國作商人的，都負有偵探的義務，旅館的侍者，苗圃的裝置，是最著名的了。德國恃有此等偵探，把各國政策軍備，都知道詳細，隨時密製那相當的大礮潛艇飛機飛機等，自以為所向無敵了，遂敢唾棄正義，斥條約為廢紙，橫行無忌，不意破壞比利時中立後，英國立刻與之宣戰，宣告無限制潛艇政策後，美國又與之宣戰，其他中立等國也陸續加入協商國中。德國因寡助的缺點，空費了四十年的預備，終歸失敗，從此人人知道陰謀的時代早已過去，正義的力量真是萬能了。

（第三）是武斷主義消滅，平民主義發展。從美國獨立法國革命後，世界已增了許多共和國，國民雖知道共和的幸福，然野心的政治家，狠嫌他不便，他們看着各共和國中國中法美兩國最大，但是這兩國的軍備，都不及德國的強盛，兩國的外交，又不及俄國的活潑，遂杜撰一個開明專制的名詞，說是國際間存立的要素全恃軍備與外交，軍備與外交全恃武斷的政府，此後世界，全在德系俄系的掌握，共和國的首領，法國同美國，且站不住，別的更不容說了。不意開戰以後，俄國的戰鬥力乃遠不及法國，轉因外交狡猾的緣故，貌親英法，心實親德，激成國民的反動，推倒皇室，改為共和國了。德國雖然多掙了幾年，現在因軍事失敗，喝破國民崇拜皇室的迷信，也起革命，改為共和

國了。法國是大戰爭的當衝，美國是最新的後援，共和國的軍隊，便是勝利的要素。法國、美國都說是爲人道正義而戰，所以能結完十個協商的國。自俄國外，雖受德國種種的誘惑，從沒有單獨講和的，共和國的外交也是這一回勝利的要素。現在美總統提出的十四條，有限制軍備公開外交等項，就把德系俄系的政策，根本取消，這就是武斷主義的末日，平民主義的新紀元了。

（第四）是黑暗的種族偏見消滅，大同主義發展。野蠻人止知有自己的家族，見異族的人，同禽獸一樣，所以有食人的風俗。文化漸進，眼界漸寬，始有人類平等的觀念。但是劣根性尚未消盡，德國人尤甚，他們看有色人種，不能與白色人種平等，所以唱「黃禍」論，行「鐵拳」政策，看猶太波蘭等民族，不能與亞利安民族平等，所以限制他族人權，彼等又看拉丁民族、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又不能與日耳曼民族平等，所以唱「德意志超越一切」（德國國歌），想先管理全歐，然後管理全世界。此次大戰，更是這等迷信釀成的，現今不是已經失敗了嗎？更看協商國方面，不但白種的民族團結一致，便是黃人、黑人也都加入戰團，或盡力戰爭需要的工作。義務平等，所以權利也漸漸平等，如愛爾蘭的自治，波蘭的恢復。印度民權的伸張，美境紅人權利的提高，都已成了問題，美總統所提出的「民族自決主義。」更可包括一切，現今不是已佔了勝利嗎？這不是大同主義發展的機會。

世界的大勢，已到了這個程度，我們不能逃在這個世界以外，自然隨大勢而趨了，我希望國內持強權論的，崇拜武斷主義的，好弄陰謀的，執着偏見想用一派勢力統治全國的，都快快拋棄了這種黑暗主義向光明方面去呵。」

（註三）

粵軍林虎部克瓊州，肅清龍濟光殘部。（註四）

註一：「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一〇〇七號。

註二：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四〇九。

註三：「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二號，頁一八九—一九〇。

註四：同註二；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六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四日

十五日 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召集所屬各省督軍會議於北京，以期達成和平統一。

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爲討論時局問題，電召所屬各省督軍至北京集會，參加者爲奉天督軍張作霖、直隸督軍曹錕、安徽督軍倪嗣沖、山東督軍張懷芝、吉林督軍孟恩遠、河南督軍趙倜、湖北督軍王占元、江西督軍陳光遠、山西督軍閻錫山、淞滬護軍使盧永祥、綏遠都統蔡成勳，及黑、湘、甘、陝、蘇、川、浙、閩各督代表，參戰督辦段祺瑞，總統府祕書長吳笈孫暨全體國務員均應邀出席。會議以和平統一爲中心，爲避免一向執行武力統一最積極之徐樹錚影響會議進行起見，乃先期授以上將銜，派往日本觀操。

本日，會議於北京集靈囿四照堂召開，連續兩日，決議凡五項：（一）如南方不提苛刻條件，一致贊成和平統一方針；（二）歐戰停止，參戰督辦處改爲邊防辦事處；（三）預籌各省善後；（四）收束軍隊，先從調查軍隊實數入手；（五）整理財政，責成各省照章報解中央稅收。（註一）

北京政府代理國務總理錢能訓電勸南軍撤退。

本日，北京政府代理國務總理錢能訓電勸南軍撤退，電文云：

「廣西岑西林先生、南寧陸上將軍、雲南唐督軍、貴陽劉督軍、成都熊鎮守使鑒：國事浩繁，四方耗斂，閱牆之釁，有識所忌。歐戰告終，和會方始，息爭對外，羣望尤殷。東海爲促進和平起見，擬即日宣布明令，通飭前方在事各軍隊。一律罷戰退兵。諸公愛國素切，定必贊同斯舉，希即轉飭前方南軍，雙方商洽，次第撤退，其撤防手續及退駐地點，希於籌定後詳細電示。至法律問題善後辦法，應該如何協同籌議之處，另由李督電商辦理，危局至迫，渴望和平。中央開布公誠，當爲國人所共見，倘或各軍將領，未喻斯指，仍事兵爭，則中外集目，責有攸歸，明達如公，定邀鑒察，臨風布臆，佇候德音。」（註二）

北京政府任命錢選青署理陸軍第一豫備學校校長。（註三）
北京政府核准施行「畫一河務局暫行辦法」。

北京政府內務總長錢能訓，以河務事宜爲內務行政之大端，民國肇建，舊例不盡適用，現行法令尚未規定，致名稱複雜，難收整齊畫一之效，乃會商法制局，先行釐訂暫行辦法，以資整頓。內務部將此項機關定名爲河務局，酌擬暫行辦法二十六條，規定河務局管理該管區域內治水工程及其他一切河務；河務局之名稱爲直隸河務局、山東河務局、河南河務局、湖北河務局、天津河務局、永定河河務局、北運河河務局，並依事務之繁簡、管轄區域之廣狹分爲一等河務局及二等河務局。

本日，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核准內務部所擬定之「畫一河務局暫行辦法」。內務總長錢能訓請核定所擬「畫一河務局暫行辦法」之呈文云：

「爲擬定畫一河務局暫行辦法，繕具清單，仰祈鑒核事。竊查河務事宜爲內務行政最要之大端，前清設置督理佐治各官，大小相維，責任綦重。民國肇建，舊例既不盡適用，現行法令亦尚未經規定，名稱複雜，殊難收整齊畫一之效，迭經本部先後通行管河各省區分別改組。直隸設立東明河務局，由大名道道尹兼轄；山東原設上中下三游河務局，上年復經改爲三游總局，另設總辦及上下游局長等，綜理局務；河南承河道之制改設河防局，管理境內黃河上下游兩岸修守事宜，薦任專員派充局長，嗣復改爲簡任，並將原有廳官改爲分局數處。至河防各營亦更名爲工程隊，湖北設立萬城鍾祥堤工局分委局長管理，又直隸自永定北運兩河劃歸京兆管轄後，復設天津河務局，綜理大清子牙南北兩運修守事項，京兆則設置永定北運兩河防局，遴派局長呈部備案。此外浙江海塘工程前年該省分設海寧、鹽平兩局，委任局長管理。此近年各省河局設置之大概情形也。惟是綜理局務人員或爲局長或名總辦局長，之下又有特設分局支局或上下游等局者，雖工段有廣狹之懸殊，局所因繁簡之各別，但同爲管河機關，自未可名目互異，致涉紛歧。本部職掌宣防，迭經會商法制局，僉以河務關係至重，在官制未規定以前，允宜先行釐訂暫行辦法，以資整頓。惟河防名義狹隘，職掌未能悉賅，本部再四籌思，特將此項機關定名爲河務局，酌擬暫行辦法二十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五日

五一四

六條，復以各省河務機關，轄地廣狹，工段險易各有不同，並經酌分二等，一等局長簡任，二等局長薦任，一等分局長薦任，二等分局長委任，以期推行無礙。至各局應需俸給經費等項，仍暫行按照原列預算開支，用維財政。如蒙核准，再由部通行一體遵照辦理，所有擬定畫一河務局暫行辦法緣由。是否有當。理合繕具清單，呈請鑒核訓示施行。謹呈。」（註四）

附錄：畫一河務局暫行辦法（註五）

第一條 河務局管理該管區域內治水工程及其他一切河務。

第二條 河務局之名稱如左：

一、直隸河務局；二、山東河務局；三、河南河務局；四、湖北河務局；五、天津河務局；六、永定河河務局；七、北運河河務局。

第三條 各河務局之管轄區域如左：

一、直隸，山東河南各河務局管轄各該省境內之黃河及其他有關係之河流，但河南河務局兼轄河南省境內沁河工段。二、湖北河務局管轄萬城、鍾祥等堤工段及其他有關係之河流。三、天津河務局管轄直隸省境內之北運、南運、大清、子牙等河及其他有關係之河流。四、永定河河務局管轄永定河及其他有關係之河流。五、北運河河務局管轄京兆境內之北運河及其他有關係之河流。

第四條 河務局依事務之繁簡管轄區域之廣狹分爲左列二等：

一、一等河務局；二、二等河務局

第五條 河務局置職員如左：

局長、技術員、事務員。

技術員、事務員之員額由該管最高行政長官報由內務部核定。

第六條 一等河務局局長由該管最高行政長官報由內務總長呈請簡任，二等河務局局長由該管最高行政長官報

由內務總長薦任。

第七條 局長總理局務監督所屬職員。

第八條 技術員及事務員由河務局長委任，報由該管最高行政長官轉咨內務部備案。

第九條 技術員承局長之命辦理技術事務。

第十條 事務員承局長之命分理局務。

第十一條 河務局得分爲數科，各科之職掌由局長定之。

第十二條 河務局因繕寫文件及其他庶務得酌用雇員。

第十三條 河務局因事務之必要得設置左列分局：

一、一等河務局得設置一等或二等分局；二、二等河務局得設置二等分局。

第十四條 河務分局置職員如左：

局長、技術員、事務員。

技術員事務員之員額適用等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

第十五條 一等河務分局局長由該管最高行政長官報由內務總長薦任，二等河務分局局長由該管最高行政長官委任，並報告內務部備案。

第十六條 分局局長承局長之命，綜理分局事務，監督所屬職員。

第十七條 分局技術員事務員之任用適用第八條之規定。

第十八條 分局技術員及事務員之職掌準用第九條第十條之規定。

第十九條 河務分局得分爲數股，其職掌由分局局長擬定，報由河務局長核准。

第二十條 第十二條之規定於河務分局適用之。

第二十一條 河務局及河務分局因辦理河工，認爲必要時，得設置駐工辦事處。

第二十二條 駐工辦事處規程由河務局長擬定，呈由該管最高行政長官咨報內務總長核定。
河務局因事務之必要得設置工巡隊。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五日

五一五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五日

五一六

工巡隊得分隸於河務分局。

工巡隊章程由河務局長擬定，呈由該管最高行政長官咨報內務總長核定。

第二十三條 河務局、河務分局辦理規程，由該管最高行政長官核定，報由內務部備案。

第二十四條 河務局因辦理河工，得委託沿河各縣知事協助之。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之規定，海塘局準用之。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自核准日施行。

孫洪伊致書粵中護法同人，痛論時局，提出懲辦禍首及取消北京偽國會與偽總統為和議先決條件。

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倡議南北和平統一，西南軍政府總裁岑春煊等亦表贊成。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方告結束，又有美英法日義諸國將勸告中國息爭之說，使南北議和聲浪益形增高。本日，政學會領袖孫洪伊致書粵中同人，痛論時局，勸護法諸公萬不可輕為所惑，並提出和平談判之先決條件：（一）懲辦禍首段祺瑞、倪嗣冲、張作霖、徐樹錚；（二）取消偽國會；（三）取消偽總統。其原函云：

「粵中同仁公鑒：前覆巨川諸君書，歷陳北方兵燹財盡，外援斷絕，徐氏乃乞憐求和，冀保羣兇未盡之命，阻義師垂成之功。吾護法諸公萬不可輕為所惑，當已荷蒙察及，近兩日來所得消息，更有急轉直下之勢。徐氏初不承認南北對等議和，今已不敢堅執矣。初欲就事實解決時局，今已有人倡議事實法律同時解決矣，初欲利用督軍會議。以張威勢，今則倪嗣冲、張作霖、吳光新等亦視作和平之言論矣。夫徐氏及其黨徒，豈有愛於西南，苟其猶可一戰，且將滅此朝食，得吾護法諸公而甘心也。彼能戰則行其一舉而殲之圖，彼不能戰則謬言和以為捲土重來之地。辛亥丙辰之已事，昭昭可鑒，若輩自為計則得矣，吾西南諸公即不為自身計，獨不為國家永久前途計乎？竊謂當此之時，義軍苟賈其餘勇，正摧枯拉朽之時；即或不然，則堅守陣地，以待時機，不出兩月，北庭之殘局，亦將不戰而自潰。乃近日和平者，爭以外交為題，來相迫促。夫外人干涉之說，自袁世凱以來，即借此以箝制國民，把持政柄，皆已

圖窮七見，不足熒惑天下；當此世界楮通之日，任何一國未有不受絲毫外界之牽掣或協助，而可以獨立逕行者，昔法美及各國之革命，無不賴有大邦之援助，乃克有成，即吾國辛亥丙辰之役，亦曾得外人之同情，此事實之不可掩者，而此次護法之戰，借款購械，日本前內閣直以實力援助段祺瑞，血戰經年，而未得完滿之結果者，以此民治不張，官僚竊柄，國力內削，主權外喪，國家生命固已在外人之掌握，更何干涉之足云。人類社會之進化實由互相之結果而成，國際亦何獨不然，使外人為侵略之干涉，國民固不應任受，若以友誼之善意而扶助我者，此又何所畏忌。方今歐戰告終，所謂正義人道，漸成為國際共守之信條，即對於我國亦豈能背道而馳。默察近今外交之情勢，干涉各國之內政尚非最近期間之事，吾民儘有自由處分之餘裕也。或謂吾國不急謀統一，則歐戰議和不能派員列席，此又不然。協約諸國公使駐在北京，與北庭辦理一切交涉，與平時無異，在各國未經承認南方軍府為交戰團體或中國正式政府以前，北京政府派遣特使參預和會，事實上列國固不否認，此乃國際關係，與吾國內政解決問題絕不相關。且如美國南北戰爭，相持五年之久，各國已承認南方，一時以雙方政府對外者，豈遂不足為國耶！所可痛者，吾國之所謂特使，斷無有貢獻世界、造福中國之偉見，與我親愛之友邦商榷於論壇之上，協約諸國以公理抑共同利害而協助我也，則或可以少所損失。各國雖欲相助，而被挾有強權者所攬得之權利不肯放棄，愛我者或以特種關係，不能力爭，我亦惟有忍以聽命而已。歷次海牙保和會，吾國何嘗不肯有人參預其間，即國內亦無時不有交涉，幾見有能仗義執言折衝樽俎者，雍容進退，與各文明國民相見於平等之舞台！惟有侯之吾國民身自當局之日，必不可望諸彼武斷頑昧之官僚政府，此實目前最痛心之事，然亦無可如何耳。報載熊秉三氏致西南電有曰，外患緊迫云云，其持論尤可駭怪，當段氏濫借外款，私結祕約，國家之主權利權斷送殆盡，以云外患之緊迫，未有甚於此時者，吾海內名流豈一無見知？何不聞出一言以持其後！今當公理人道戰勝之期，美總統所主張之民族自由主義行將實現於今後之世界，彼憑陵武力妄肆侵略之德皇，即為德民所驅逐，而以德意志第二自命之日本，亦漸蘇醒其稱霸東亞之迷夢。吾人方為世界大多數人類慶可得更生之樂，更為我中國愛和平之民族慶可得自由發達，以企多數幸福之機會，然則熊氏之所謂外患者，特官僚武人之外患，非我國民之外患，我國民但求今後官僚武人勿再為我內患足矣，更何外患之足慮哉！且今日民力疲竭，軍事敗散，強敵壓迫，國命艱危，孰有過於德意志者，其人民乃不肯協力禦外，而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五日

五一八

倒戈相向，傾覆皇室，以改進共和政府。而如俄如奧等國，亦莫不厲行改革於存亡危急之秋，豈俄德奧諸國民不知有外患哉？蓋外患不足亡國，而外患實由內患之所招。試一披覽古今東西亡國之歷史，有一非肇於內政之潰敗者乎？強梗者之在國內，其根株盤互者深，平時束縛馳驟，惟所欲爲，人民之忍痛也久矣，一旦非常變起，內外交迫，此即專制政府惡點暴露之時，亦正人民急起直追摧陷廓清之日。蓋惟外患愈急迫，國民愈不能自起，而當此難局，彼俄德奧諸國民奮然崛起於國勢岌岌之際，排斥其武斷政府而去之者，夫亦有所不得已也。我國官僚武人之毒國殘民，視俄德奧之政府何如？其才智不逮萬一，而罪惡猶將百倍，彼有自覺心之國民振臂一呼，去大憨魔王，有如脫屣。吾民內顧將來，外瞻大勢，亦何憚而長與終古耶？今段氏猶高踞參戰處，集械練兵，且將蛻化爲國防督辦，倪張諸叛督各擁強兵羽翼之，根蒂盤固，枝葉扶疎，如以收束滌蕩望之徐氏，則徐氏本身固由武力產出，目前和戰問題尚須求決於督軍會議，一旦大局平定，謂其有杯酒釋兵之能力，其誰信之？國人苟謂際此世界政潮澎湃之秋，吾國強權暴力猶可存在，甘留此亂國之禍根，以醞釀將來五次六次之革命者，抑又何說？若欲一勞永逸，爲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固，必應有法以處此。前書所陳三事：一禍首，段祺瑞、倪嗣冲、張作霖、徐樹錚等解除政柄，以待國法懲辦；二取消偽國會；三取消偽總統。前者爲剷除和平障礙，後二者爲消滅非法機關，必以上三事辦到，方可開始談判，此實由吾人酷愛和平，而爲此最低度之讓步，使並此而不能者，更安有和議之可言也？總之此次之戰，原爲求中國久遠之和平，造斯民無疆之幸福，萬一彼昏不悟，憤慨愈張，再有忍淚揮戈之事，此責亦非異人任也，惟諸公速起圖之。孫洪伊謹啓。十一月十五日」。（註六）

北京政府外交部函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稱，日本恤兵物品可照協約國運輸軍需品辦法予以免稅。

現值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日本駐華使館爲使輸入中國之勞軍品能免稅，曾於本年十月函北京政府外交部，請准日本恤兵物品免稅過關。經由北京政府外交部與稅務處咨商，議決：日本各團體勞軍物品援照協約國運輸軍需品辦法，准予免稅，惟僅限以日常用品如手巾、小衫、襪子、手套、牙刷、牙粉、信

箋、信封、小賬本、鉛筆、罐頭、點心等類爲限。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將此決定函照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函曰：

「逕啓者：關於日本國各團體寄送出征中日本軍隊慰問袋，請准免稅一事，接准本月二日芳澤代使函稱各節，當即轉咨稅務處核辦去後。茲准復稱：

『查日本國各團體爲慰問日本出征軍隊寄慰問袋來華，即據駐安東日本領事聲明，袋內所裝之物，均係軍人日常用品，應可特別通融，援照協約國運輸軍需物品辦法辦理，在此歐戰期內，准由安東、濱江、琿春等關，驗明免稅放行，仍將物品名稱、類目、價值以及所免稅數詳細登記，按月彙報本處查核，惟前項物品報運時，須由駐該地日本領事出結，擔保確係恤兵物品，並將名稱件數隨時向稅關報明，運至到達地點，再由駐該地日本領事或該管軍隊司令官出具收條，送由領事轉交原關存案。至慰問袋所裝物品，應即以日常用品如手巾、小衫、襪子、手套、牙刷、牙粉、信箋、信封、小賬本、鉛筆、罐頭、點心等類爲限，除分令邊辦外，咨復查照轉達』等因。

相應函請貴公使查照，轉飭遵照可也，此溯。順頌日祉。」（註七）

註一：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九九—四〇〇；「東方雜誌」，卷一五，第一二號，頁二一〇—二一一。

註二：「東方雜誌」，卷一五，第一二號，頁二一〇。

註三：「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一〇〇八號。

註四：「政府公報」，公文，民國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第一〇一一號。

註五：同註四。

註六：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四十三—四十四。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六日

五二〇

十六日 北京政府令前方軍隊罷戰退兵。

本年十月十日徐世昌就任北京政府總統後，即提倡南北和平統一，並與西南軍政府總裁岑春煊等暗中聯絡，因此國內和平空氣瀰漫。徐世昌旋於十月二十四日下令各方尊重和平主張，復於昨（十五）日召集所屬各省督軍，至京舉行會議，討論停戰善後事宜。（註一）

本日，徐世昌發佈「前方軍隊罷戰退兵」之命令，和平運動至是又邁進一步。令文曰：

「國家政治，審時爲先，安內靖外，理無二致。比者天心厭亂，歐戰告終，我協商國兵士人民，不憚躬冒艱險，卒以公理敵強權，而獲此最後之勝利。吾國力排衆難，加入戰團，與茲盛舉，是堪欣幸。兵氛既戢，和會肇始。方將綏保斯世，共濟康平，顧以西南數省，政論偶有異同，肇於一隅，牽及全局，兵戈累歲，國力殫殘，安內未能，追云靖外。川粵諸省，昔稱富庶，兵燹迭觀，井里爲墟，卽有完善之區，亦復百業凋殘，生機窘蹙，言念民瘼，至用痛心。南北各軍，莫非袍澤，徒以操戈同室，致使置身鋒鏑，暴露原野，揆諸胞與之誼，能無憫惻之私。是宜鑒察人民之趨嚮，以除國內之紛爭，促進政治之統一，以協友邦之希望。所有前方在事各軍隊，務當卽日罷戰，一律退兵。其各處地方治安，均由各該管軍民長官派隊次第接防，切實保衛，其有土匪擾亂治安，及軍隊不遵戒紀，有妨秩序者，是爲國人所共棄，及時戡定，勿滋民患。本大總統素懷澹泊，久謝政聞，祇以邦人責望之殷，安危所關，間不容髮，勉肩鉅任，冀挽時艱。觀歐洲勝敗之數，則知公理之可憑，察吾國禍亂之源，則知民事之難緩。對於國交，惟有本敦睦之誠意，促世界之和平，從容樽俎，跼蹐大同。對於內政，惟有以工商主義，培養民生，以共和正軌，振興法治，果使政綱畢舉，國基鞏固，衰朽之年，猶得與周行羣彥，共致太平。拂衣歸耕，實有至樂。國步艱艱，時乎不再。共圖上理，早釋洪勢。一切應辦事宜，著各該管部迅速籌議，呈候施行。此令。」（註二）

北方軍隊退兵辦法：預定湘南軍退至衡山衡州，贛南退至贛州吉安，閩南軍退至廈門泉州，鄂西退至宜昌沙市。（註三）

北京政府任命劉鶴慶為京師稅務監督。

本日，北京政府任命劉鶴慶爲京師稅務監督，劉氏嗣於本月二十一日接印視事。（註四）

北京政府派金世銘署安東警察廳勤務督察長。（註五）

北京政府教育部核准「留日官費生實習暫行規則」暨「留日官費生巡歷暫行規則」。

本日，北京政府教育部令准留日學生監督處施行「留日官費生實習暫行規則」六條暨「留日官費生巡歷暫行規則」十一條。茲誌兩種規則條文如下：

一、留日官費生實習暫行規則

第一條 官費生畢業後請求實習者，按照管理留日學生事務規程第二十四條辦理，惟實習期滿時，查其成績確係優良者，得由本處請予展限半年或一年。

第二條 實習費比照學費發給。

其在特約各高等學校卒業者，實習時比照在學學費增給三元。（此項因特約各校生肄業時，其授業料由本處彙交各校，故扣除三元，迨至入廠實習，應將原數發給，特此註明。）

第三條 實習日期內須按月呈出日記，詳記實習情形，以憑稽核。

第四條 實習生遇有事故應回國時，務須提出理由書，呈由本處核准假期，否則即停止實習費。

前項假期比照管理留日學生事務規程三十四條辦理，假期內不得支領實習費。

第五條 管理留日學生事務規程各條項於實習生均適用之。

第六條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

二、留日官費生巡歷暫行規則

第一條 卒業生請求巡歷者，以農工醫三科學生爲限。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十七年 十一月十六日

五二二

但高等師範學校卒業生，部准考察教育三箇月有案者，不在此例。

第二條 巡歷時期以四箇月爲限。

第三條 巡歷期內每日旅費不得過三元。

此項旅費以日幣計算，所有舟車膳宿各費均包含之。

第四條 卒業生如必須巡歷各地場廠者，須於卒業後一箇月內提出理由書，附同預算表，核實開支，陳候本處轉請教育部核辦。

第五條 各生巡歷時所到各處場廠以及考察一切情形，務須逐處詳細報告。

第六條 各生巡歷時填寫旅費收據，到處後所有巡歷費暫發給三分之一，作爲川資，俟其到第一巡歷地寄送報告書後，再行酌給若干，其第二第三處亦如之，至末處方給全費。

第七條 各生領取第一次發給旅費後，不復前往單開各處調查或逕行回國者，經本處查明後，陳請教育部咨飭原籍地方官究追。

第八條 巡歷時不得請求發給歸國川資。

第九條 卒業生請准在一定場廠實習一年或延長者，每月既發給實習費即不得再請巡歷費。

第十條 前項之實習生於實習期滿後不得再請巡歷。

第十一條 卒業生請巡歷者，於領取第一期巡歷費時，其學費應即截止。

第十二條 未卒業生經經校指定修學旅行者，須呈出校長指定憑證暨旅費預算表，方予轉請核辦。帝國大學農工醫等科學生屆卒業時，例須旅行各地蒐集材料，以憑提出論文者，經本處查明成績確係優良時亦予轉請核辦。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註六）

美國贊同與日英法義聯合勸告中國和平統一，並主張借款與統一後之中國政府。

日本先於十月二十五日向美英法義四國建議，主張中國和平統一，由四國與日本聯合對中國南北兩方提出勸告，以擴大國際壓力，而保持其對華領導地位。本日，美國對此表示贊同，但另提議在中國未統一前，各國不得對中國單獨提供借款，借款應以統一後之政府為對象。（註七）

註一：陳錫璋：「細說北洋」，下冊，頁二七六，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六月版。

註二：「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第一〇〇九號。

註三：「革命文獻」，第五〇輯，「護法戰役與南北議和史料」，頁六四。

註四：「政府公報」，通告，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〇一五號。

註五：「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第一〇〇九號。

註六：「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一〇一四號。

註七：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四〇九；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九七。

十七日 國父孫先生文函覆曾允明、黃德源等囑將債券款項速行匯滬。

函曰：

「允明、德源、潛川、金壇先生鑒：十月十四日來書，具悉。前寄去債券等件（照徵信錄補發），想亦均已收到矣。來函稱續收同志認餉五百二十元，請照前函連同結存之一千六百元，統匯來上海應用。（電匯寫Sunweem Sha ngdai便可收到）其黨證及債券等件，亦交黨務、財政兩部查明照發矣。但向例發給債券，須先收到款項，此次一千六百元及五百二十元未經收到，先寄債券，實係格外通融辦理。信到之日，務希速行匯來，以便清理。此復，即問近祉。孫文啓，十一月十七日。」（註）

註：「國父全集」，第三冊，函電，（下），頁九—三八二，中央黨史會，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版。

十八日 國父孫先生文電美國總統威爾遜，聲明必須國會能完全自由行使職權；南北方能和平。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六、十七、十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八日

五二四

美國政府有調和中國南北爭端之議，欲強南方速與北方妥協。美國總統威爾遜一面電視徐世昌就任北京政府總統，並勸其與國中各派領袖，犧牲意見，速謀統一；又命駐廣州美領事勸軍政府息爭。國父孫先生文爰於本日致電美國總統威爾遜，聲明國會能自由行使職權爲南方所要求之唯一條件。電文略謂：

「南方期保障國家之法治，爲護法而戰，所要求者只一般公平簡易之條件，即國會須得完全之自由行使其正常之職權也。若此簡易之條件尚不能辦到，則吾人惟有繼續奮鬥，雖北方援引任何強力，皆所不顧。」

電發，並由路透電遍傳歐美，引起各國注意，因此美國參議院中議員有承認中國南方爲交戰團體之提議，而美國政府對孫先生之電文主張亦表示贊同。（註一）

熊克武任第五師師長呂超為援陝總指揮，統率第五師及江防軍余蘊蘭部入陝，佔領寧羌沔縣，圍攻漢中；並通電表示仰求和平與法治。

先是，熊克武、呂超等與徘徊鳳縣寶雞之北軍第二十二混成旅旅長管金聚約同夾攻劉存厚。熊克武任命第五師師長呂超爲援陝總指揮，統率第五師及江防軍余蘊蘭部入陝，鍾體道部唐廷牧旅之周啟燮團響應，挾廷牧前驅，於本日佔領寧羌沔縣，進迫漢中。劉存厚因二十一、二兩師均缺乏彈藥，乃集中兵力於漢中城謀固守。并派王鴻恩代管金聚爲旅長，率所部至褒城留壩防堵褒谷，阻管金聚回漢中之路，另派部隊繞子午谷至關中接運彈藥。呂余兩部進抵漢中城後，圍攻甚急。除包圍北西南三門外，并以山砲集中轟擊，掩護步兵乘雲梯登樓，惟屢登屢挫，傷亡甚大。漢中城小而堅，峙立於漢水北岸，其南岸即大巴山北麓，因此南門成爲天然地障。呂氏重兵側重西北兩門，仰攻半月不能下，又集中兵力於斷絕外援。此時存厚自子午谷運來之大批彈藥已到，遂率兩師開城反攻；十二月中旬，呂余兩部敗退回川。

呂氏此次潰敗，頗怪克武不加派後援部隊，及管金聚違約不動；呂熊間至此發生誤會。又江防軍余

蘊蘭回川後，由克武改編爲川軍第六師，益增呂氏對熊之不滿。（註二）

同日，熊克武通電云：

「北京熊秉三先生、張季直先生暨和平期成會諸先生、各部院、廣東軍政府各省督軍、省長、各總司令、各師旅長、各省議會、各報館鈞鑒：奉讀漾電，本悲世之懷，爲救時之論，仁言利溥，欽佩莫名。克武待罪行間，略知民隱，兵連禍結，尤所痛心。此次勉從護法之役，亦祇仰求永久之和平，而謀正當之解決，區區之心，與諸公原無異致，苟能貫徹斯旨，自當極力贊同。諸公當代名流，瞻言百里登高一呼，萬備景附自必懷憂危亂之心，圖長治久安之道，導國家於法治，遏隱患於方來，光和前途，實深利賴，側身北望，神馳無已。熊克武叩巧。」（註三）

北京政府交通部與中日實業公司訂定電話借款增資合同。

北京政府交通部先於民國五年向中日實業公司訂定電話借款日金三百萬圓，至本年已到期，必須歸還，而電話事業亦適於此時需要鉅額資金，以爲改良及擴充之用，乃與該公司商議，添借七百萬圓，合爲一千萬圓，其合同已於本年十月二十五日簽字。（註四）後以日本政府決定停止對華借款，因而停頓；該公司以此借款純爲經濟性質，不含政治性爲由，日本政府始允之。（註五）本日，合同成立。其內容如下：

- 一、將舊債日金三百萬圓增至一千萬圓，借款期限三年。
- 二、新增借款之用途爲擴充電話費及建設費，不得用作行政費。
- 三、舊借款實付九五，年利八厘四；新借款實付九七·七，年利八厘。
- 四、新借款七百萬圓存於東京中日實業公司，於擴充及建設電話時，隨時付款北京政府。
- 五、如必要時，中日實業公司，允以電話材料供給北京政府交通部。（註六）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八日

五二六

北京政府督辦參戰處函外交部，協約國請於哈爾濱設祕探局及檢查郵件機關事，應以不損我主權為主旨。

英國駐北京公使朱邇典，於本年八月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表示：駐哈爾濱之各協約國領事以哈埠及北滿各地方，到處有敵國偵探及祕使踪跡，爲顧及協約國出兵行動，咸認須在哈設置抵制敵探祕探總局，由協約國武裝警察員管理，並由駐該處協約國領事團及哈爾濱道尹監督之，另應在哈設立檢查郵件機關。

北京政府外交部於本月二日函督辦參戰處，請告對於設置祕探局意見。本日，督辦參戰處復函外交部，表示應以不損我主權爲主旨。（註七）

俄駐華使署致北京政府外交部節略，商請准俄舊黨軍隊通過新疆前赴札爾肯，以抵制過激黨。

伊犁官吏與俄國七河省過激黨之接洽、貿易行爲，迭經俄國駐華公使庫達攝福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俄國並派西伯利亞義勇編成之師團，擬路經新疆塔屬，前赴俄屬七河省南部之札爾肯，以便抵制過激黨。本日，俄使署致北京政府外交部節略，商請准該軍隊經過塔屬。（註八）

俄國白黨高爾察克元帥出任鄂木斯克反共政府領袖。

本年九月八日，俄國各地反共政權代表於烏發（Ufa）舉行「全國會議」，會中通過臨時約法，成立「執政團」，但因立場各異，意見分歧，因此輾轉拖延，毫無成就。至本日，左翼分子突然發動政變，擁護前任黑海艦隊司高爾察克（Alexander V. Kolchak）元帥出任領袖，建立獨裁政府，首都設於鄂木斯克（Omsk）。此一保守性極爲濃厚之政權頗受聯軍當局之重視，亟盼高氏能統一俄國反共陣線，

聯合作戰，摧毀蘇維埃政權。（註九）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四〇。

註二：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二六。

註三：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註四：賈士毅：「民國財政史」，續編，中冊，第四編，頁二四六。

註五：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註六：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二十九日。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一），頁四三一。

註八：「中俄關係史料——新疆邊防」，頁一三四。

註九：李邁先：「俄國史」，下卷，頁四五二，正中書局印行，民國五八年八月版。

十九日 駐廣州美、英、法、義、日領事聯合向軍政府勸告息爭；軍政府表示希望公正永久的和平。

當徐世昌當選為北京政府總統之初，軍政府及非常國會咸表反對，及其就職前夕，非常國會尙決議委託軍政府代行國務院職責，並依法攝行大總統職務，其態度甚為決絕。然至十月十五日，非常國會議員二百五十九人忽聯合聲明反對以軍政府攝行大總統職權事，是內部意見已有紛歧而生暗潮，迄本月中旬，國內外要求和平聲浪益高，駐廣州美、英、法、義、日各國領事，奉其本國政府訓令，於本日提出聯合說帖，並推美領事（Albert W. Pontius）向軍政府外交總長伍廷芳勸告息事（註一），說帖譯文如左：

「法、英、意、日、美諸國政府，因見此二年內中國內亂不停，大有分崩景象，甚為懸系。此項紛亂情形，不特與外國利益有損，且影響中國治安極大。因此所生不靖之情，反足鼓勵敵人之氣，而於大戰緊急之轉機中，妨礙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八、十九日

五二七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五二八

中國與協約諸國實行合作。今該轉機已成遲時黃花，各國人民正盼環球各處人民達到安居樂業之時，中國未能統一，則各國民應爲之事，難於進行。茲法、英、意、日、美諸國政府對於中國大總統解決內亂之所設施，深滋冀望，對於南方各要人之態度，亦樂觀其有欲和平了結之志趣，是以各該政府就此聲明，對於北京政府及南方各要人，願各廢除私見及泥守法律之意念，一面謹慎從事，免除一切阻礙議和之行爲，一面迅以慷慨和合態度，根據法律暨維護中國國民利益之熱心，尋一兩造和息之路，始克使華境以內平安統一，此各國政府之所殷盼者也。

此時法、英、意、日、美諸國政府雖聲明其切實贊同雙方欲解決向日分裂之爭端，惟毫無最後干涉之策，亦無指揮或諫勸此次議和條件之意。故此項條件，必須由中國國人自行規定。各國政府只係盡其所能，鼓勵雙方於所望所行各事上達議和統一之目的，俾中國國民對於各國冀望重建之功，所肩之責，於中國歷史上更爲增大而已，特此勸告。」（註二）

廣州軍政府接得上項勸告後，嗣於本月二十二日通令休戰，以示謀和誠意；對五國說帖，伍廷芳曾口頭表示可以承認徐世昌爲事實上之北方領袖，並提出下列覆文：

「兩年以來，中國因內爭而致國內治安及外國利益，俱受損失，並使中國不能切實協助聯盟國，爲公道正義之競爭，軍政府對此，殊深痛惜。軍政府對於此項協助，尤爲關切者，蓋以其戰爭之主義，與法、英、意、日、美各聯盟政府之主義，若合符節。護法者，非爲個人意見，或法律細節而動干戈，實爲反對武力主義，並求民生主義之得安全於中國也。國會被非法之解散（今幸仍正式開會於廣州），憲法視爲具文。武力派之橫暴亂政，皆所以使護法者迫不得已，而以兵戎相見，伸張直道。今各友邦覺悟，欲縮短中國內爭，回復和平之唯一善法，在停止供給款項於武力派，本政府極爲感佩。本政府信武力派有意言和，經已令所部各軍停止進攻，且告知武力派所選出之首領，在適合地點，直接開和平會議矣。」

「此種和平，不能苟且從事，無相當之保障，遺留勢力，使將來隨時復可擾亂國內和平。法、英、意、日、美各聯盟政府之意見，謂須根據法律及注重全國人民利益，以爲調和之主旨，各政務總裁深表同情。然則此次和平，必爲公正的和平，及永久的和平，庶幾中國得以設立一適任及進步之政府，發展真正共和民主之政治，在國際會議

上占應得之地位。各政務總裁感謝法、英、意、日、美各聯盟政府關切中國之幸福，而對於各政府希望中國在籌議世界善後，亦應列入，關注盛意，尤為深感，謹此布覆。」

軍政府此項覆文，表明其並不反對和平，所希冀者，必為公正及永久的和平，即須有相當保障，而後始克達到真正的和平，口氣已較和緩，不似前之決絕。（註三）

廣州非常國會參議院議長函葉獨醒，告以軍政府改組後閩省情勢。

函云：

「獨醒同鄉先生惠鑒：敬復者，近得手書，如獲異寶，藉悉起居康勝，如頌以忻。弟奔走頻年，乏善足告，此次謬長議席，識淺才庸，深虞隕越，尙希海外同志諸君，時錫教言，以匡不逮。軍政府改組，中山先生遂亦去粵，吾閩爲李厚基所盤據，力戰數月，李頗受困。然而八閩底定，尙看海軍之奮起與否，惟日來和議聲浪極高，戰事爲之停頓，而驅李去閩，成爲輿論，無論時局和戰如何，想李厚基總不能再留爲閩害也。日前李以福建全省礦山，抵押日人四百萬元，經吾父母兄弟力爭而止，近聞父將以茶稅爲質品，經龔鴻義運動代爲向上海臺灣銀行押借壹百萬，此事正在磋商，望合同志設法爭之。此間亦謀合力爭達取消目的，以保利權。承詢閩事，拉什以陳，諸希垂鑒。手此布復，順頌台綏。弟林森鞠躬，十一月十九號。」

諸同志均此道念恕不另肅。」（註四）

蔣中正由長泰出發，至仙遊會許崇智軍長。

本年九月二十六日，蔣中正就任第二支隊司令官，十月二十日，設司令部於長泰。本日，蔣中正由長泰出發，開始北上作戰，指向福州。嗣於本月二十六日抵達仙遊，許崇智所統率的粵軍第二軍業已進駐該處，第二軍一度迫近福州，但因受到北方軍隊的反撲，乃將司令部設於仙遊。蔣中正與許崇智在仙遊協商決定：第二支隊採取由西方山岳地帶迂迴前進，沿大樟溪衝擊北軍側翼的戰術。（註五）

北京政府任命張孝慈為陝西財政廳廳長。（註六）

北京政府公布施行「修正軍艦職員勤務令」。

北京政府曾於民國二年二月公布施行「軍艦職員勤務令」，惟自民國六年六月海軍總長劉冠雄呈准海軍艦艇官佐士兵人數薪餉表頒行後，所有該勤務令中原列職員比照現時各艦職，有已改名稱者，或有應行增加者，逐為較閱，多不符合，殊礙施行，其餘各條文之規定及次序亦有應行增刪修改之處，亟宜詳加審核，分別修正。海軍總長乃呈請北京政府核准公布「修正軍艦職員勤務令」。本日，北京政府准其公布施行。效誌「修正軍艦職員勤務令」如后：

修正軍艦職員勤務令（註七）

第一章 艦長

- 第一條 艦長宜詳知本艦構造要素，戰鬥能力及航行慣性，船體輪機兵器等有無障礙，艦員及彈藥衣糧物品等有無缺乏，若有不適於使用時，須呈報所屬長官速行修補充實。（本令所稱艦員即指全艦官佐士兵而言）

- 第二條 艦長應按定章部署戰鬥、防火、防水、避碰及關於船藝等事項。

- 第三條 艦長應將艦員部位表、士兵當值表、日課表、海軍法規、大略船體、各項管道及截堵區劃等圖，揭示於適宜之處，以便艦員日常閱覽。

- 第四條 艦長應備本艦條令簿，記載緊要命令及通告等項，使艦員詳知之。

- 第五條 艦長有督率各主務官保管船體、輪機、兵器、彈藥、衣糧及物品等項之責。

- 第六條 凡艦內重要物品及兵器應置於定所，不得隨時變更；若關於喫水及船體之均衡，不得不更換位置者，應由艦長陳述意見於所屬長官，請其核奪。

- 第七條 重底內不得裝載淡水，若遇萬不得已，必須裝載時，應由艦長將理由報告所屬長官。

第八條 艦長應常率各主務官檢閱本艦各部分。

第九條 艦長須將速率迴轉圈之變更及本艦之餘力，每年實驗一次，製成速率表、舵角表及餘力表，報告所屬長官，且合他艦之速率等表，彙成一冊而保存之。

第十條 艦長應將全國軍艦之桅頂角度表置於艦內，非本國海軍軍人不與閱看。

第十一條 艦長宜利用時機實練本艦之運用法，且使各軍官熟習之。

第十二條 當備戰時艦長務於各部裝置外，備便臨時裝置，以資防禦。

第十三條 凡施行各種戰鬥操練之前，艦長應集合各軍官，告以關於操練之計畫；在施行中，宜就切於實戰者實地訓練，練畢再集合各軍官評論其成績，且使各述意見，以備改良戰法。

第十四條 當實行備戰時，艦長應令航海正將艙面各縱經移於艦內最安全之處，其需用者，不在此例。

第十五條 戰時艦長應守之條例如左：

(一) 當開戰前後及其他緊要之時機，須集合各軍官使領會所屬長官之戰略訓令及自己之意見，但關於最秘密事件，祇可告之副長或其他代理者。(二) 關於戰時國際公法須預知其要點，庶免臨時周章。(三) 戰後須將戰鬥情形、艦員之死傷及有異常勞績者之姓名，並船體、輪機、兵器、彈藥、衣糧、物品等之現狀，詳細報告所屬長官。(四) 船體損傷至無可救護時，須將艦員之緊要書類及兵器彈藥與其他可救之物品，移於舢舨或他艦內，然後將本艦轟沉，但須詳細報告所屬長官。(五) 戰後從速整理一切，以備再戰。(六) 戰鬥中宜注意艦員之動作，以定賞罰。(七) 非奉所屬長官之命令，不得擅離戰陣；但有急事不及聽令時，得獨斷行之，一有機會即當再歸戰陣，戰後仍須將離陣理由，報告所屬長官。(八) 非奉所屬長官之命令，不得助本國軍艦追擊或捕拏敵艦，及藉口檢查他國船隻，擅離戰陣。(九) 航行中因濃霧不辨旗艦信號時，艦長得獨斷行之。(十) 戰鬥中應選軍官一員，隨身筆記本艦之運動、自己之命令及其他關於本艦戰鬥之實況。(十一) 除戰爭上必要物品外，不得徵發。(十二) 戰時不得撤本國旗章，亦不得揭

他國旗章。(十三)不得虐待捕虜，惟須嚴密看守，不使有謀叛及逃亡等行爲；若遇不得已時，艦長得擔負責任，便宜處置。(十四)不得損傷中立國之權利。(十五)遵守萬國紅十字會條約。

第十六條 外國船隻在我國領海捕魚，或有破壞我國法律之行爲者，艦長於發現後，得將現行犯逮捕，便宜處置，此項船隻雖逃出我國領海外，艦長亦得追捕之。

第十七條 發現國際上之海賊時，艦長應追捕之，捕獲後拘入適宜港灣內，呈報海軍部候示遵辦。

第十八條 凡關於國際上之問題，艦長應根據命令法規及條約之範圍而處斷之；若在條約範圍以外者，如所屬長官不在該處，得直接請示於海軍部。

第十九條 艦長應保管艦員之履歷書，於卸職時須移交繼任者。

第二十條 艦長應審察艦員之才能品行及技術，並注意其勤務。

第二十一條 艦長應將艦員之考績，按期呈報所屬長官。

第二十二條 艦長得決行士兵之升降，惟須呈報所屬長官。

第二十三條 如本艦未設槍礮正或魚雷正專職，艦長得命相當之軍官兼理之。

第二十四條 艦長應注重部下之精神教育，左列各項須實行之。

(一)講授古今聖賢豪傑志士仁人之事實，並本國幅員之廣大、山河之雄偉、物產之豐腴、人民之棲託，以養成愛國保種之精神。(二)演說軍艦對於國家所負之責任及國際上之地位，以發揮其愛敬軍艦之心。(三)演說旗章之性質及其尊崇，以激勵其愛護之心。(四)名將言行爲軍人之模範，須時時講演，藉以維持風紀，振作精神。

第二十五條 凡新兵到艦，艦長應命軍官爲教務主任、軍士長或准尉官等爲教員，按所定教育規則教練之。

第二十六條 航行中，艦長應檢閱本艦羅經差及每日正午時船位之經緯度。

第二十七條 艦長應督率艦員，時常演習各種信號。

第二十八條 艦長應令當值官詳記航泊日記，俾知注意職務，且可增進海上實驗及學識。

第二十九條 演習艦隊運動時，艦長須集合軍官於艙面適宜之處，以便實地研究。

第三十條 艦長有維持部下軍紀風紀之責，並使其遵守海軍法規，服從命令訓示。

第三十一條 本艦在港灣船塢時，艦長應督率艦員遵守該處之規則。

第三十二條 艦員雖未犯海軍刑法或懲罰令，而行爲有礙於軍紀風紀者，艦長應呈請所屬長官核辦。

第三十三條 艦長宜明賞罰。

第三十四條 艦長須將懲罰士兵之案由及判詞記載於懲罰簿，並保管之。

第三十五條 艦員有犯罪自首者，艦長得據法令施以相當之處置，或移之海軍檢察官。

第三十六條 航泊中，艦長應命上尉以上輪流爲當值官，並命中少尉輪流爲副值官，若上尉以上人數過少時，

得命中少尉爲當值官。

第三十七條 航泊中，艦長應命輪機上尉以上（除輪機長）輪流爲輪機當值官，並命輪機中少尉輪流爲輪機副

值官，但輪機上尉以上人數過少時，得命輪機中少尉爲輪機當值官。

第三十八條 艦長得命當值官督率中少尉，使盡當值官之職，以資練習，但當值官應負其責，署名於航泊日記。

。

第三十九條 艦長得命輪機當值官督率輪機中少尉，使盡輪機當值官之職，以資練習，但輪機當值官應負其責，

署名於輪機日記。

第四十條 艦長得命副值官督率見習生，使盡副值官之職，並命輪機副值官督率輪機見習生，使盡輪機副值

官之職，以資練習，但副值官及輪機副值官應負其責。

第四十一條 凡至未測量之港灣，或發現與海圖有差異及圖中未記之淺灘暗礁島嶼等，艦長應督率航海正實行

測量，製成略圖，報告所屬長官。

第四十二條 航行中，艦長若欲變換針向或增減速率，須通知當值官及航海正。

中華民國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五三三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五三四

第四十三條 航行中，非有艦長之命令及許可，不得任意變換針向，遇有危急不在此限。

第四十四條 軍艦出入港灣，或航行狹小之水路及變換艦隊陣式等事項，艦長須自掌之，並預告輪機室，注意發停機。

第四十五條 凡船隻不常行之水路，陳於軍事實驗上最關緊要或萬不得已時，不得航行。

第四十六條 艦隊航行中艦長應保守所屬長官指定之部位，下錨時亦然。

第四十七條 艦隊航行中關於左列各事項，艦長報告所屬長官後，即得變換本艦之部位，但其危險有牽及前後各艦者，應同時警告之。

(一) 所指定之針向突然發現暗礁淺灘或其他危險物之時。(二) 輪機及一切航行器具忽生障礙之時。(三) 本艦及前後各艦中有變異之時。(四) 避碰之時。(五) 遇暴風雨、雪、濃霧等致陣式紊亂，若就原位有危險之時。(六) 所指定之錨位，忽生障礙之時。(七) 艦內失火之時。

第四十八條 艦隊航行中，艦長亦須如單獨航行時，測定船位之經緯度。

第四十九條 艦長於水路嚮導區域內，若認為危險或有其他變異時，得僱用領港。

第五十條 軍艦僱用領港，艦長亦須嚴重監視，免蹈危機。

第五十一條 起錨前及下錨後，艦長應將本艦之方位及前後之喫水，記載於航泊日記。

第五十二條 航行中，艦長須於桅樓及其他緊要處，派人瞭望注視航路前面，夜間更宜慎重。

第五十三條 航行中，艦長應遵守航海避碰章程。

第五十四條 本艦與他船相碰後，艦長應將左列各事項，呈報海軍部及所屬長官，擱淺觸礁時亦然。

(一) 相碰之時刻及船位之經緯度。(二) 該船船名、國籍並船長及所有者之姓名。(三) 風向及風力。(四) 相碰前後必要之時間內亦須記之。(五) 氣候(同右)。(六) 潮流之方向及速率。(七) 本艦之針向及速率。(八) 本艦之起程地、到著地及相碰前所定針向之地點。

(八)發見他船之時刻。(九)本艦所揭燈及信號之現況。(十)發見他船時之距離及其方位。(十一)發見他船時該船燈火之現況。(十二)當相碰前，所見他船燈火信號及其行動之現況。(十三)爲避碰，故本艦所施行之方法及其時刻。(十四)雙方相碰之部分。(十五)相碰後雙方之處置。(十六)雙方有無領港。(十七)雙方損傷之狀況。

第五十五條 關於右列各事項，艦長得命各軍官研究雙方之曲直，惟以慎重爲旨，對於外則應守祕密。下錨於測量未詳之地時，艦長應令航海正測定本艦周圍之水深及底質，以足容本艦之旋轉爲度，並記於航泊日記。

第五十六條 遇裝載火藥之船時，其桅頂懸有紅旗或紅燈者，應由下風航行，以保安全，又與該船接近停泊或施放禮礮時，尤宜加意防範，免遭意外之虞。

第五十七條 艦長須試驗本艦之經濟速率，每六個月並須試驗最大速率一次，若不能試驗，須陳明理由於所屬長官。

第五十八條 關於修理輪機事項，艦長應令輪機長提出意見，如不能施行，須將理由記於輪機日記。

第五十九條 軍艦非不得已時，不得裝載潮濕煤炭，並須時時測定煤艙之溫度，以防自燃。

第六十條 軍艦非有持命或特別事故，不得滿載煤炭，且煤炭與艙面之間，須留空隙，以便空氣流通。

第六十一條 艦長應注意醫務及衛生以保艦員之健全。

第六十二條 軍艦派赴外國時，艦長應向軍醫官或所在檢疫官領取健全證書。

第六十三條 艦內發生傳染病時，艦長須將染病人數，報告所屬長官，並速施善後方法。

第六十四條 艦長宜監督軍需事務，並確定保管金櫃之方法。

第六十五條 艦長得隨時檢查金櫃；校對簿冊，如有不符，應呈報所屬長官核辦。

第六十六條 艦長如需預算外之費用，須將理由呈報所屬長官。

第六十七條 凡一切物品及其簿冊，艦長須每月檢查一次。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五三六

第六十八條 非奉所屬長官之許可，艦長不得貯藏軍用物品於陸上。

第六十九條 關於艦艇軍用物品供給之方法，有應改良及增訂者，艦長須將實驗之景況及改良增訂之計劃，呈報所屬長官。

第七十條 非奉所屬長官之許可，艦長不得購買軍用物品、僱用工人及租借地址倉庫等項，但在外國或當緊急時不在此限。

第七十一條 艦長於休息日除緊急事務外，不得命艦員操作。

第七十二條 艦員不得於艙庫內喫煙，但軍官室、艦長室不在此限。

第七十三條 軍艦未設電燈者，夜間須用安全燈燭。

第七十四條 無論何人非奉所屬長官之命令或許可，艦長不得允其乘搭本艦，若萬不得已時，艦長應負其責，並報告所屬長官。

第七十五條 艦長應嚴禁乘搭本艦者妨礙艦員之職務。

第七十六條 除因公及特別事項外，艦長不得准艦員半數以上離艦，至半數登陸時，須將職守及等級勻分，以免有妨職務。

第七十七條 艦長不得與副長同時離艦。

第七十八條 關於全艦人員操練事項，艦長應自司號令，但有時得命副長代之。

第七十九條 戰鬪及操練時，關於航海、槍礮、魚雷之指揮號令，艦長得命航海正、槍礮正、魚雷正分掌之。

第八十條 艦長如欲施行射擊及陸上操練等事項，須先通知地方官，以免驚擾居民。

第八十一條 槍礮魚雷及各種操法，艦長應按定章施行之；若有應行改良之處，得陳述意見於所屬長官。

第八十二條 凡彈藥艙、雷藥艙及注水弁之鑰匙，須由艦長保管；至他種鑰匙，得命副長及各上務官保管之。

第八十三條 凡彈藥艙、雷藥艙、注水弁等處，非經艦長許可，不得擅開；若開時須先通告當值官，行相當之警戒。

第八十四條 除陰雨並夜間及必要外，彈藥艙之通氣門，不得關閉。

第八十五條 凡由魚雷正呈請改正魚雷縱舵時，艦長應驗明差異之情形，分別在艦內修理，或呈請所屬長官處理之。

第八十六條 凡由輪機長呈請增減汽缸安全弁之壓力時，艦長應查明情形，呈經所屬長官許可後行之，事後仍須報告所屬長官。

第八十七條 非緊急時，軍艦不得於陰雨中出納彈藥等物；若出納時，晝間應懸紅旗於前桅，夜間則易以紅燈裝運之，船隻亦然。

第八十八條 軍艦入錨時，艦長應照船錨規則，將爆性物品移於艦外，並減少重物以防震動，且須準備特別防火法及避雷針使用法。

第八十九條 每三個月艦長須將錨、錨鍊、起錨機、帆纜、舢板及其他一切物品等，檢查一次，並記其長處於艦泊日記。

第九十條 凡危險易燃物品，非經艦長許可，不得搭載艦內。

第九十一條 艦長每星期應查閱航泊日記、輪機日記及信號日記，閱畢簽名，如有誤漏，得命當時當值官及輪機當值官增改之。

第九十二條 艦長每星期應查閱槍礮日記、魚雷日記及經度儀比較表，閱畢簽名，如有誤漏，得命各主務官增改之。

第九十三條 凡一切信號，非有艦長命令或許可，不得使用，但遇有危險或事屬輕微，則不在此限。

第九十四條 凡定期操練以外，艦長得施行臨時操練，惟須得所屬長官之許可。

第九十五條 施放禮礮時，艦長應整飭本艦之外觀及艦員之舉動。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五三八

第九十六條

關於艦隊運動信號、給敵術及魚雷術，艦長如有新知識、新實驗可以謀精進者，須報告所屬長官。

第九十七條

凡祕密圖書艦長應嚴重保管，非本國海軍軍人不與閱看。

第九十八條

凡於軍事上有關緊要時，一切私信必經艦長查閱後，方准發送，且須杜絕與陸上及其他船之往來。

第九十九條

凡所在地方遇有急變，須用兵力鎮定而無暇請示時，艦長得會商該地方官，便宜行事，一面即將情由報告海軍部及所屬長官。

第一百條

艦長應救助遭難之船隻及陸上之火災。

第一百零一條

艦長遭難至無術救護時，艦長應先救助艦員之生命，然後及於緊要書類、器具、物品等，如祕密書類至萬不能救護時，得便宜處置，以防漏洩。

第一百零二條

若本艦遭擱淺觸礁相碰之變，而輪機兵器物品或有損傷遺失之時，艦長應將情由並處置方法，從速報告海軍部及所屬長官。

第一百零三條

關於本艦之保安或急遽出航，萬不得已之時，艦長得將錨鍊切斷，並下浮標，以識其位置，一面報告所屬長官。

第一百零四條

關於本艦之保安不及受所屬長官指揮時，艦長得變更錨位或航出定地之外，惟須速將理由報告所屬長官。

第一百零五條

當本艦駛入軍港或要港修理時，艦長應報告所屬長官，受其檢查；出入船塢時亦然。

第一百零六條

航行中關鎖之敵門舷窗，非奉艦長之命不得擅開。

第一百零七條

艦長卸職時，應將未行之命令、直接保管之物品及其他必要之事件，詳明交代繼任者，至需軍諸簿冊及現存款項，則督同軍需正交代清楚。

第二章 副長

第二百零八條 副長須熟知艦內一切現況，研究補充保管諸法，毋使缺乏或不適用。

第二百零九條 副長有整潔艦內各部分之責。

第二百十條 凡艦內之動作及一切之事物，副長均須嚴密監視。

第二百十一條 副長須注意全艦之經濟監督，物品之出納，毋使浪費。

第二百十二條 副長須熟知戰鬪、防火、防水、陸戰及其他一切之部署，並考究其制定之良否，如有應行改正者，得陳述意見於艦長。

第二百十三條 副長宜熟知本艦部署細則，並考究其制定之適否，如有應行改正者，得陳述意見於艦長。

第二百十四條 戰鬪中，副長須注意艦長耳目所不及之方面，如中下艙等處，須時常巡視，報告艦長。

第二百十五條 戰鬪中，副長須注意艦長之舉動，領會艦長方略，無論何時，要有代理艦長，執行其職務之準備。

第二百十六條 戰後副長須徵集各種報告，（關於艦員事項及消耗品之多寡、兵器、船體及其附屬物之損傷等項）呈之艦長，且須從速補充艦員，修整物品，以備再戰。

第二百十七條 副長應審察艦員之才能、性行及技術，並各主務官所製之日課表。

第二百十八條 副長承艦長之命，綜理士兵之教育訓練；若屬輪機、軍醫、軍需各專門，則與各該主務官會商辦法，經艦長許可後實行之，且使各官佐分任其責。

第二百十九條 副長有執行規則及命令之責。

第二百二十條 副長應注意艦員之服務，且時將其勤惰報告艦長。

第二百二十一條 副長如奉有艦長之命，得掌全艦人員操練之號令。

第二百二十二條 凡艦長檢閱士兵之物品及本艦各部分時，副長應隨其後。

第二百二十三條 凡新兵到艦，副長應即指示其部位及職務，並將其姓名記於部位表。

第二百二十四條 凡新兵到艦，副長務將應給之物品，（如衣囊吊床等），從速交與之。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五三九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五四〇

第二百二十五條 凡新兵到艦，副長務使速知艦內一切部署。

第二百二十六條 凡艦員所呈報告及意見書等，副長均須從速審查，並附以己見遞呈艦長。

第二百二十七條 副長不得與艦長同時離艦。

第二百二十八條 副長應監督艦內警察並服裝、敬禮等事項。

第二百二十九條 副長應常督同各軍官檢查士兵之吊床、服裝、衣箱等，並親驗其清潔保存及記號姓名之符合。

第二百三十條 副長得執行當值官之職，惟須通知該員，以免紛歧。

第二百三十一條 凡關於槍礮、魚雷、船藝諸操法，副長須考究其良否，如有應行改正者，得陳述意見於艦長。

第二百三十二條 凡出航前，副長須調查全艦人員在艦與否，並有無外來者雜處其中，報告艦長。

第二百三十三條 當本艦將與他船相碰或接近淺灘暗礁及其他緊要時，如艦長未在望台之上，副長得相機處置，並從速報告艦長。

第二百三十四條 當本艦遭難至無術救護時，如艦長有將艦員及物品他移之命，副長須酌量事之輕重，勉從從事。

第二百三十五條 凡關於船體及其附屬物各艙重底（除輪機長主管之部分），與其他一切物品之保存清潔等事項，

副長得命他軍官助理之。

第二百三十六條 凡艦長職務副長應悉心研究，以備緊急時，可代艦長處理之。

第二百三十七條 副長卸職時，應將本艦諸事之現狀，已定之計畫，交代繼任者。

第三章 協長

第二百三十八條 協長輔助副長執行艦長之命令，維持艦內之定則。

第二百三十九條 航行中協長有與他員輪流當值之責。

第二百四十條 協長不得與副長同時離艦。

第二百四十一條 凡副長職務協長應悉心研究，以備緊急時，可代副長處理之。

第二百四十二條 協長卸職時，應將本艦諸事之現狀、已定之計畫，交代繼任者。

第四章 航海正

第四百十三條 航海正須時常測定經度儀、羅經及諸測器之異差，又海圖水路誌如有變更，應即隨時改正，並報告艦長。

第四百十四條 航海正有整理信號器具、潛水器具及所管測器圖書等之責。

第四百十五條 航海正有保管錨錨鍊及其附屬品並帆纜等件之責，且須時常查驗報告艦長。

第四百十六條 航海正應審察舵機，毋使有礙實用，但屬於輪機長所管之部分，須會同輪機長整理之。

第四百十七條 凡淡水之儲藏，航海正有監督之責，但屬汽爐用者不在此限。

第四百十八條 航海正承艦長之命，製成速率表、餘力表、舵角表及桅頂角度表等。

第四百十九條 航海正有保管航泊日記及信號日記之責。

第四百五十條 航行中，航海正應預定航路，呈請艦長核奪。

第四百五十一條 航行中，航海正須知船位之經緯度。

第四百五十二條 軍艦出入港灣或航行狹小之水路及其他地點，須屢變針向時，航海正不得離去望台。

第四百五十三條 軍艦僱用領港，航海正亦必嚴重監視，倘所定針向認為危險時，應即報告艦長。

第四百五十四條 凡至未測量之港灣，或發現與海圖有差異及圖中未誌之暗礁、淺灘、島嶼時，航海正應實地測量製成略圖及報告書，呈於艦長。

第四百五十五條 下錨後，航海正須詳測錨位水深及底質，記於航泊日記。

第四百五十六條 航海正承艦長之命，掌理自第五十一條至第五十五條等事項。

第四百五十七條 航行中如須變換針向或增減速率，航海正應報告艦長，遇有危急，不在此限。

第四百五十八條 航海正承艦長之命，變換針向或增減速率時，須先通知當值官，遇有危急不在此限。

第四百五十九條 航海正有整潔所管艙庫之責，並須詳知其儲積之現況。

第四百六十條 航海正應詳知本艦航行慣性，凡關於船體之均衡，須移動物品時，應呈請艦長核奪。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五四二

第六十一條 艦長檢閱航海正所管艙庫時，航海正應隨其後。

第六十二條 戰鬥中航海正承艦長之命，掌管增減速率及轉舵諸號令。

第六十三條 戰後航海正應速查所管圖書測器及物品等有無缺乏損傷，報告副長，且須從速修補，以備再戰。

第六十四條 航海正應按期製成關於航海之各種報告，呈之艦長。

前項報告如有裨益於公眾者，須從速宣布之。

第六十五條 航海正須分任士兵之船藝教育，求航海術之精進，監督准尉官以下之職務，並詳察其技術動作報告艦長。

第六十六條 關於現行信號書及信號法，航海正如有改良之意見，得呈之艦長。

第六十七條 航海正須時常試驗潛水器具並選艦員中之能使用該器者，練習之。

第六十八條 旗艦之航海正，當艦隊航泊之前，應預定艦隊之航路、速率、航行日程及各艦錯位等，呈請艦隊司令核奪。

第六十九條 航海正卸職時，應將該艦之航行慣性、所管物品之現況及其他必要之事件，交代繼任者。

第五章 槍礮正

第七十條 左列兵器及物品槍礮正有整理之責：

(一) 礮身及礮架。(二) 槍及手槍。(三) 彈藥。(四) 距離測定器。(五) 礮具及附屬品。

(六) 驗礮器具。

但礮之俯仰，礮架礮塔之旋迴裝置，係用汽力水力或電力者，則會同輪機長整理之。

第七十一條 槍礮正須熟知所管兵器之能力，尤必詳細考究，藉收實效。

第七十二條 槍礮正有整理所管各種簿冊之責。

第七十三條 槍礮正須時常檢查彈藥起落機及搬運器，毋使有礙實用，如其裝置係用汽力水力或電力者則會同輪機長整理之。

第一百七十四條 槍礮正須時常檢查彈藥之現況，若認為有變性等兆，應從速報告艦長處理之。

第一百七十五條 槍礮正應常查本艦禮礮火藥，毋使缺乏。

第一百七十六條 槍礮正有整潔彈藥艙之責，當天氣晴朗時，須妥為通風，尤必規定時間，測定艙內之溫度及濕氣。

第一百七十七條 凡彈藥艙之注水管及疏水管，槍礮正有保管之責。

第一百七十八條 開彈藥艙時，槍礮正應嚴加監督，以免不虞。

第一百七十九條 戰鬥中，槍礮正承艦長之命，掌管關於槍礮之號令。

第一百八十條 戰後，槍礮正應速查所管兵器、彈藥及物品等，有無缺乏損傷，報告副長，並須從速修補，以備再戰。

第一百八十一條 槍礮正應按期製成關於槍礮之各種報告，呈之艦長。

第一百八十二條 槍礮正須熟知關於槍礮諸部署，並考究其制定之良否，如有應行改正者，得陳述意見於艦長。

第一百八十三條 凡艦長檢閱槍礮正所管兵器及艙庫時，槍礮正應隨其後。

第一百八十四條 當槍礮射擊後，槍礮正須檢驗礮膛之現況，報告艦長。

第一百八十五條 當本艦動搖激烈時，槍礮正須注意將礮身妥為繫住。

第一百八十六條 槍礮正應分任士兵之槍礮教育，求槍礮術之精進，監督槍礮准尉官以下之職務，並詳察其技術動作，報告艦長。

第一百八十七條 關於槍礮之操法及規則，槍礮正如有改良之意見，得呈之艦長。

第一百八十八條 槍礮正卸職時，應將所管兵器物品及其他必要之事件，交代繼任者。

第六章 魚雷正

第一百八十九條 左列兵器及物品，魚雷正有整理之責。

(一) 魚雷。(二) 魚雷發射筒。(三) 探海燈及其電路。(四) 電纜電線。(五) 電池及電動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五四三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五四四

器具之電路。(六)魚雷方向盤。(七)夜中瞄準器。(八)電氣通信之裝置。(九)避雷針。

(十)魚雷用器具及其附屬品。(十一)試驗水雷器具。

第一百九十條 魚雷正須熟知所管兵器之能力，尤必詳加考究，藉收實效。

第一百九十一條 魚雷正有整理所管各種簿冊之責。

第一百九十二條 魚雷正須時常檢查魚雷曳揚機及搬運器，毋使有礙實用，如其裝置係用汽力水力或電力者，則會

同輪機長整理之。

第一百九十三條 魚雷正須時常檢查雷藥之現狀，若認為有變性等兆，應從速報告艦長處理之。

第一百九十四條 魚雷正有整潔雷藥艙之責，當天氣晴朗時，須妥為通風，尤必規定時間，測定艙內之溫度及濕氣。

第一百九十五條 凡雷藥艙之注水管及疏水管，魚雷正有保管之責。

第一百九十六條 開雷藥艙時，魚雷正應嚴加監督，以免不虞。

第一百九十七條 戰鬥中魚雷正承艦長之命，掌管關於魚雷之號令。

第一百九十八條 戰後魚雷正應速查所管兵器火藥及物品等，有無缺乏損傷，報告副長，並須從速修補，以備再戰。

第一百九十九條 魚雷正應按期製成關於魚雷之各種報告，呈之艦長。

第二百條 魚雷正須熟知關於魚雷諸部署，並考究其制定之良否，如有應行改正者，得陳述意見於艦長。

第二百零一條 魚雷正須製成魚雷曲度表。

第二百零二條 凡魚雷縱舵有需改正者，魚雷正應呈請艦長核辦。

第二百零三條 當發射魚雷時，魚雷正應注意其進行狀況，研究該魚雷之慣性。

第二百零四條 凡艦長檢閱魚雷正所管兵器及艙庫時，魚雷正應隨其後。

第二百零五條 魚雷正應時常檢驗魚雷發射筒中之現狀，報告艦長。

第二百零六條 魚雷正應分任士兵之魚雷教育，求魚雷術之精進，監督魚雷准尉官以下之職務，並詳察其技術動作，報告艦長。

第二百零七條 關於魚雷之操法及規則，魚雷正如有改良之意見，得呈之艦長。

第二百零八條 若本艦載有魚雷艇時，魚雷正應監督該艇長之職務。

第二百零九條 魚雷正卸職時，應將所管兵器物品及其他必要之事件，交代繼任者。

第七章 當值官及副值官

第二百一十條 當值官專管一艦之安全，艦內諸事，均須準備周密。

第二百一十一條 當值官應掌管命令規則之執行，整肅本艦之外觀，並監督士兵之動作。

第二百一十二條 航行中，當值官應注目各方面，凡發現他船之進退及礁灘陸地或其他重要事件時，須從速報告艦長副長，並通知航海正。

第二百一十三條 當值官應監督副值官以下之職務。

第二百一十四條 當值官於當值時間，所經之重要事件，須記於航泊日記。

第二百一十五條 凡關於艦外發生之事件，當值官應遵從旗艦或隊長艦施行之。

第二百一十六條 航泊中，當值官非奉艦長之命，不得變換針向，增減速率，伸縮錨鍊，差遣艙板及施行其他重要事項，遇有危急，不在此限，惟仍須從速報告艦長及副長。

第二百一十七條 當值官非奉艦長之命令或許可，不得擅發信號，但遇有危險或事屬輕微，則不在此限。

第二百一十八條 停泊中，遇暴風雨時，當值官應認定陸上目標，驗看錨位有無變更，風雨表之昇降尤宜注意。

第二百一十九條 當天氣險惡時，當值官應準備避雷針。

第二百二十條 當值官有監視艦員所帶物品之責。

第二百二十一條 凡外來函牘，當值官應分別公私，公者交副長，私者分發各艦員。

第二百二十二條 當值官應注意各艙之通風、乾燥、清潔等事項，除定所外，毋許置放濕物。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五四六

第二百二十三條 航行中，當值官須詳察救生艇及救生浮標能否及時放下，並須使救生艇員整理所屬器具以應急用。

第二百二十四條 當值官夜間須注意本艦照章應懸之燈是否明亮。

第二百二十五條 當值官夜間就寢後，停泊中每一點鐘，航行中每半點鐘，當值官應令副值官巡視各艙一次，至翌晨為止。

第二百二十六條 航行中當值官不得離去望台。

第二百二十七條 士兵上陸時，當值官應令其整列，並檢查其服裝及其所帶物品等有無不合。

第二百二十八條 航行中當值官應受之報告如左：

(一) 各主務者調查當值士兵後，報告各主管部分有無變更。(二) 救生艇長命艇員整列後，報告救生艇有無變更。(三) 槍礮員報告槍礮及其他附屬器具具有無變更。(四) 魚雷員報告魚雷及其他附屬器具具有無變更。(五) 船匠員報告重底有無滲水。

第二百二十九條 航行中當值官應注意之事項如左：

(一) 船位之經緯度。(二) 本艦對於旗艦並前後各艦之方位及陣式。(三) 本艦及各艦之速率。(四) 本艦之針向。(五) 現用汽鑪數。(六) 輪機回轉數。(七) 舵之現狀。(八) 日觀之物體。(九) 將發現或隱沒之物體。(十) 水深。(十一) 氣候。(十二) 風向及風力。(十三) 潮流之方向及速率。(十四) 礮門及舷窗之現狀。(十五) 防水截堵門之現狀。(十六) 風雨表之升降。(十七) 礮、錨、帆纜、舢板及其他諸要物之現狀。(十八) 放救生艇時有無障礙。(十九) 與輪機室通語管之靈否。(二十) 汽雷或其他信號之準備得宜否。

第二百三十條 副值官應奉行當值官之命令。

第二百三十一條 航行中副值官應注目各方面，凡發現他船之進退及灘礁陸地或其他重要事件時，須從速報告當值官。

第二百三十二條 航行中副值官不得離去派定之位置。

第八章 輪機長及輪機正

第二百三十三條 輪機長有管理左列各項之責：

(一) 輪機室及煤艙之重底。(二) 本艦及本艦之魚雷艇小汽艇之主機及其裝置。(三) 一切副機。(四) 一切抽水機及其附屬諸裝置。(五) 蒸水器、濾水器、製冰機及蒸汽消毒器等。(六) 推進機及其附屬諸裝置。(七) 礮架、礮塔、彈藥、起落機、魚雷曳揚機等係用汽力水力或電力裝置者。(八) 風機及其一切器具。(九) 起錨機、操舵機及起重機之一切裝置。(十) 消火機及其相連絡之諸裝置。(十一) 排水機及其相連絡之諸裝置。(十二) 一切通信器具(電氣通信之裝置不在此列)。(十三) 壓氣機、蓄汽器、分離器及其附屬器具。(十四) 電動機、發電機及電氣諸測錶。(十五) 電燈及其電路。(十六) 輪機工作室之一切機關裝置。(十七) 汽缸之注水裝置。(十八) 輪機室及煤艙之諸弁及塞門。(十九) 通於艦底艦外之各水門。(二十) 屬於以上各項之備用器具。

如前項所揭兵器及諸機關等有屬他人管理者，輪機長應與該主務官協同辦理。

第二百三十四條 輪機長有監視左列各項之責，如有損壞或發生障礙時，應即報告艦長，從速修理。

(一) 船體之鋼鐵部。(二) 輪機室及煤艙以外之重底。(三) 礮架、礮塔、魚雷發射筒及其機關裝置。(四) 彈藥艙及魚雷艙之注水裝置。

第二百三十五條 輪機長應將所管事項分為主機、汽缸及副機三部，使各輪機正分負其責。

第二百三十六條 輪機長應詳知所管輪機及兵器之製式、來歷、用法及能力等，凡關於此項之記錄，有保管之責。

第二百三十七條 輪機長有監督輪機部日課及部下勤務之責。

第二百三十八條 輪機長有整理所管物品之責，如煤油等類尤宜撙節。

第二百三十九條 輪機長有統轄輪機部人員之責。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五四八

凡輪機部人員到艦時，輪機長應指示其部位及職務，並記其姓名於部位表，報告副長。

第二百四十條 輪機長對於部下戰鬥防火防水諸部署，有考察之責。

第二百四十一條 輪機長應詳察部下士兵之才能品行及技術報告艦長。

第二百四十二條 輪機長有綜理部下士兵輪機教育之責。

第二百四十三條 戰鬥中，輪機長應督率輪機正指揮輪機室及煤艙之應急處置及防火防水等事。

第二百四十四條 戰後，輪機長須調查輪機部人員之情形及所管之船體、輪機、兵器物品等，有無缺乏損傷，報告副長，並須從速修補，以備再戰。

第二百四十五條 輪機長有檢查汽度表之責。

第二百四十六條 關於各種速率與其相當之汽壓力，輪機長有查驗之責。

第二百四十七條 安全弁之重壓有不能不增減時，輪機長須呈請艦長核辦。

第二百四十八條 輪機長於各種速率中，應照煤炭之經濟燒燃度，而定其鐘數。

第二百四十九條 輪機長所管之船體輪機兵器有更換修理時，輪機長須預計工作日數，報告艦長，然後施行，如不能施行時，須呈請艦長核辦。

第二百五十條 輪機長應整理所管各種簿冊，並調製定期報告書。

第二百五十一條 當軍艦試驗最大速率時，輪機長應督率輪機部人員詳察該輪機之效力。

第二百五十二條 試驗最大速率之前後，輪機長應詳測各汽鐘管之內徑有無變更，報告艦長。

第二百五十三條 輪機長有檢驗防火防水諸裝置之責。

第二百五十四條 軍艦在錨時，輪機長應檢驗所管各水門之現狀；出錨時則巡視其密閉，報告艦長。

第二百五十五條 本艦與他船相碰後，輪機長應檢驗輪機部有無變異，報告艦長。

第二百五十六條 凡軍艦裝配新機器時，輪機長應詳察其工作，報告艦長。

第二百五十七條 輪機長應時常注意煤艙之通風，如有發生自然之兆時，須從速防範並報告艦長。

第二百五十八條 輪機長有整潔所管工作室及倉庫之責。

第二百五十九條 凡艦長檢閱本艦各部份時，輪機長應隨其後。

第二百六十條 輪機長應將所管各項管道，與其著色之略圖及輪機部人員之部位表，揭示於輪機室。

第二百六十一條 航行中，輪機長有察驗輪機運轉之責，於試運主機艦隊運動或航行狹路及其他緊要時，尤須常在輪機室指揮一切。

第二百六十二條 停泊中，每派巡視以前，輪機長應派輪機士兵輪流檢點輪機室，以防火患，當汽鑪熄火後，二十四點鐘以內，亦然。

第二百六十三條 輪機長應每日巡視輪機室數次，如各部之整潔器具之準備，部下之紀律及規則之勵行，尤當注意。

第二百六十四條 凡旗艦未設艦隊輪機長時，艦隊司令處編制令第七條所列各事項，旗艦輪機長有掌理之責。

第二百六十五條 輪機長卸職時，應將所管輪機兵器、物品圖書及其他必要之事件，交代繼任者。

第二百六十六條 輪機正有督勵部下輪機士兵勤於職務之責。

第二百六十七條 輪機正之任戰鬥、防火、防水及其他各部位之主務者，對於該部位士兵有指揮訓練之責，其應用器具，尤須妥為整理。

第二百六十八條 輪機長所管之船體輪機兵器及其附屬諸裝置，輪機正應分任其責，如有損壞或發生障礙時，須從速報告輪機長。

第二百六十九條 輪機正所分掌之輪機兵器及諸裝置之備用器具，輪機正應詳知其所在並應急修理之法，且使部下士兵全體知悉，以免臨時周章。

第二百七十條 戰後輪機正應將部下士兵之死傷及有異常勞績者之姓名，並分掌之輪機兵器及其附屬諸裝置之現狀，從速報告輪機長。

第二百七十一條 輪機士兵到艦時，輪機正應即指示其部位及職務，並記其姓名於部位表。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五四九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五五〇

第二百七十二條 輪機正有保管輪機士兵考勤簿之責。

第二百七十三條 輪機正應注意部下士兵之服裝及禮節，並檢查其吊床被服等是否清潔。

第二百七十四條 輪機正有分任士兵教育之責。

第二百七十五條 輪機正承輪機長之命，分管主機汽缸副機三部。

第二百七十六條 輪機正管理本艦魚雷艇或小汽艇時，有監督指揮該艇輪機士兵之責。

第二百七十七條 輪機正卸職時，應將其分掌之輪機兵器物品及其他必要之事件，交代繼任者。

第二百七十八條 凡艦艇無輪機長者，輪機正執行其職務。

第九章 輪機當值官及輪機副值官

第二百七十九條 輪機當值官應監督輪機部人員之勤惰、需品之撙節。

第二百八十條 航行中，輪機當值官應將輪機運動所需之件，悉記於輪機日記，此外如輪機部之整理及關於輪機

各事項，輪機當值官應負其責。

第二百八十一條 航行中，輪機當值官有指揮監督輪機運轉之責，且常在發停機之側，倘有緊急命令，應急於操縱，毋稍遲誤。

第二百八十二條 航行中，繼值者未交替之先，輪機當值官不得擅離職守。

第二百八十三條 航行中，輪機驟生變異或發現變兆時，輪機當值官須從速報告輪機長，如迫不及待，則先施應急處置，並即報告輪機長及當值官。

第二百八十四條 航行中輪機當值官與繼值者交替時，凡輪機之現狀、所受之命令及其他必要之事件，均宜詳細告知。

第二百八十五條 航行中，輪機當值官與前值者交替之前，應先至輪機室預受各種事項，並詳查左列各項：

(一) 輪機運轉是否完善。(二) 爐水之供給及其密度是否適當。(三) 各弁有無開放。(四) 其他各部分有無變更。

第二百八十六條 航行中，輪機當值官應注意排水機之功用，最少必須每一小時檢查重底之水量二次，並須將其當值中之水量最多時記註於輪機日記。

第二百八十七條 航行中，輪機當值官應注意復水器及給水櫃，以防淡水之耗費及油膠之黏著。

第二百八十八條 輪機當值官對於輪機當值士兵之焚火法及注油法須注意監督。

第二百八十九條 停泊中每日完工後，輪機當值官有巡視輪機全部之責，如諸弁是否閉鎖，命令是否實行、器具物品是否收拾於定所，以及夜中火患險危等事，倘有所見，須從速處置並報告輪機長。

第二百九十條 輪機長巡視輪機部時，輪機當值官應隨其後。

第二百九十一條 輪機當值官於輪機運轉之先，應檢查輪機之要部有無障礙物。

第二百九十二條 凡屬於輪機當值官之職務，輪機副值官應助理之。

第二百九十三條 輪機副值官應注意輪機之運轉，倘認有障礙發現時，須從速報告輪機當值官。

第二百九十四條 航行中，輪機副值官應常巡視輪機室，注意焚火給水及注油等事，繼值者未交替之先，輪機副值官不得擅離。

第十章 軍醫正

第二百九十五條 軍醫正應每日定時診治艦員之病害，分別輕重，應否操作，記於診治簿內，報告副長。

第二百九十六條 軍醫正應於每年定期秤量士兵之體重。

第二百九十七條 凡艦員因病傷，須入醫院療養者，軍醫正須呈請艦長核辦。

第二百九十八條 凡軍艦在遠隔軍港之地方，艦員因病傷須入醫院者，軍醫正應呈請艦長委託地方醫院療養。

第二百九十九條 凡艦員在醫院療養時，軍醫正應時常到院詳問其經過及現在之狀況，報告艦長。

第三百條 凡艦員有死亡時，軍醫正應作死亡證書，呈之艦長。

第三百零一條 凡士兵新到軍艦時，軍醫正應檢驗其身體。

第三百零二條 戰鬥或操練時，軍醫正應指揮軍醫副及看護人員準備一切治療事務。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五五一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五五二

第三百零三條 戰後，軍醫正應將死傷者妥爲處置，凡負傷不堪職務並死者之姓名，戰鬥中之事略及所管藥料物品有無缺乏，均須報告副長，從速補充，以備再戰。

第三百零四條 軍醫正應綜理看護士兵之教育。

第三百零五條 凡艦員沾染流行病時，軍醫正應施行豫防之法。

第三百零六條 凡軍艦停泊地方有傳染病發生時，軍醫正應呈請艦長嚴行豫防之法。

第三百零七條 凡艦員患有傳染病者，軍醫正應呈請艦長將病者送往他處，或令其隔離居於適宜之處，其所用被服器具等，尤須妥爲消毒。

第三百零八條 凡艦內發生傳染病，軍醫正認爲艦內全部必須消毒時，須從速報告艦長，承命施行。

第三百零九條 凡到艦或歸艦之人員，如經過發生傳染病之地方或與患傳染病者接近，軍醫正認爲有病毒潛伏者應呈請艦長將其身體衣服及其攜帶物品妥爲消毒，並可令其隔離居於適宜之處若干日。

第三百十條 凡艦員患傳染病者，軍醫正應呈請艦長病癒後七日內不得令其上陸。

第三百十一條 軍醫正有整理治療物品之責。

第三百十二條 凡軍艦入港時（除軍港要港外），軍醫正應調查該地方有無傳染病，飲水是否有礙衛生，報告艦長。

第三百十三條 旗艦之軍醫正應詳知艦隊衛生之狀況，並有監視各艦艇醫務之責。

第三百十四條 軍醫正卸職時，應將所管藥料物品及艦內衛生狀況病傷者之症候及其治療方法交代繼任者。

第十一章 軍需正

第三百十五條 軍需正承艦長之命，掌理款項及所管物品之出納，並擔任庶務。

第三百十六條 軍需正有監督指導軍需人員之責。

第三百十七條 軍需正對於所管款項有守護之責，當搬運巨款時，得呈請艦長施相當之保護。

第三百十八條 軍需正所管款項物品及出納簿冊等，應受艦長檢查。

第三百十九條 軍需正應注意所管物品之存儲及其保管之法，倘關於船體之均衡，須移動物品時，應與航海正協商，呈請艦長核奪。

第三百二十條 軍需正對於所管物品之支出，應求撙節。

第三百二十一條 購辦糧食時，軍需正應會同軍醫正檢查其品質之良否。

第三百二十二條 凡金櫃及所管艙庫之鑰匙，軍需正有保管之責。

第三百二十三條 軍需正有整理艦員名簿之責。

第三百二十四條 凡海軍諸法規有增改之處，軍需正應隨時更正。

第三百二十五條 軍需正有兼理本艦來往文牘之責。

第三百二十六條 艦長檢閱軍需正所管艙庫時，軍需正應隨其後。

第三百二十七條 戰鬥或操練時，軍需正應監督軍需人員，就所派定之部位承命服務。

第三百二十八條 戰後，軍需正須調查所管物品等，有無缺乏損傷，報告副長，且須從速修補，以備再戰。

第三百二十九條 旗艦之軍需正有管理艦隊軍需事宜之責。

第三百三十條 軍需正卸職時，應將所管款項物品公文簿冊等，及其他必要之事件，交代繼任者。

第十二章 屬官（航海槍礮、魚雷、輪機、軍醫、軍需各副）

第三百三十一條 凡中少尉、輪機中少尉及中少尉同等官之爲各主務官之屬官者，承主務官之命助理一切事務。

第三百三十二條 凡中少尉之爲巡視官者承副長之命，注意船體各艙重底（除輪機長所管外），及各種附屬器具之保存，並監督士兵之動作。

第三百三十三條 凡中少尉之爲衛兵指揮官者承副長及槍礮正之命，指揮衛兵掌理艦內警察等事。

第三百三十四條 凡中少尉之管理小汽艇及舢板者，承副長之命，整理艇內一切事務。

第三百三十五條 凡艦艇無航海正、槍礮正、魚雷正、軍醫正，軍需正者，航海副槍礮、副魚雷、副軍醫、副軍需、副執行其職務。

第十三章 書記官

第三百三十六條 書記官承艦長或艇長之命，管理文牘，收發公文並典守印信，保存案卷事項。

第三百三十七條 書記官卸職時，應將所管公文案卷及其他必要之事件，交代繼任者。

第十四章 正副電官

第三百三十八條 正電官（副電官）承副長魚雷正或當值官之命，掌理電信事務。

第三百三十九條 正電官（副電官）承魚雷正之命，凡魚雷正所管之電信器具並其拭磨整潔諸法，有保管監督之責。

第三百四十條 正電官（副電官）應時常查驗電信器具之現狀，如有不適於實用者，須從速報告魚雷正。

第三百四十一條 正電官（副電官）承魚雷正之命，分掌士兵之電信教育。

第三百四十二條 正電官（副電官）對於電信軍士以下之職務，有監督之責。

第三百四十三條 凡有軍事檢閱，電信器具檢閱之命令時，正電官（副電官）應先整理所掌諸部分，報告魚雷正。

第三百四十四條 艦長或副長檢閱正電官所管各部分時，正電官（副電官）應隨其後。

第三百四十五條 正電官（副電官）卸職時，應將所掌物品之現額並簿冊及其他必要之事件，交代繼任者。

第十五章 軍士長及准尉官

第三百四十六條 稽查軍士長（稽查副軍士長）承副長之命巡查艦內，維持軍紀風紀，整肅本艦之外觀並監督士兵之動作。

第三百四十七條 稽查軍士長（稽查副軍士長）有監視士兵所帶物品之責。

第三百四十八條 稽查軍士長（稽查副軍士長）應注意各艦之通風、乾燥、清潔等事項，除定所外，毋許置放濕物。

第三百四十九條 稽查軍士長（稽查副軍士長）承副長之命分掌稽查軍士之教育。

第三百五十條 稽查軍士長（稽查副軍士長）對於稽查軍士之職務有監督之責。

第三百五十一條 艦長或副長檢閱艙面及中下艙等處時，稽查軍士長（稽查副軍士長）應隨其後。

第三百五十二條 戰鬥中，稽查軍士長（稽查副軍士長）應注意副長耳目所不及之方面，如中下艙等處，須時常巡視報告副長。

第三百五十三條 稽查軍士長（稽查副軍士長）卸職時，應將所管一切事務，交代繼任者。

第三百五十四條 帆纜軍士長（帆纜副軍士長）承副長及航海正之命，對於帆纜、繩索、錨錨鍊、操舵機、船體及其他一切器具，並拭磨整潔諸法，有保管監督之責，凡屬航海諸艙庫，尤須力為整理。

第三百五十五條 帆纜軍士長（帆纜副軍士長）應時常查驗所管之船體器具物品等之現狀，如有不適於實用者，須從速報告航海正。

第三百五十六條 帆纜軍士長（帆纜副軍士長）當帆纜等物收發之際，應詳查其物質及額數，毋使錯誤。

第三百五十七條 帆纜軍士長（帆纜副軍士長）應保管其分掌之器具物品，凡關於前項諸簿冊，每星期應受航海正之檢查一次。

第三百五十八條 帆纜軍士長（帆纜副軍士長）承航海正之命，分掌士兵之帆纜教育。

第三百五十九條 帆纜軍士長（帆纜副軍士長）對於帆纜軍士以下之職務，有監督之責。

第三百六十條 帆纜軍士長（帆纜副軍士長）有清潔本艦內外各部份之責。

第三百六十一條 艦長或副長檢閱航海正所管各部分時，帆纜軍士長（帆纜副軍士長）應隨其後。

第三百六十二條 凡有軍士檢閱及艙庫檢閱之命令時，帆纜軍士長（帆纜副軍士長）應先整理所掌諸部分，報告航海正。

第三百六十三條 航行中，帆纜軍士長（帆纜副軍士長）應每晨親驗各項帆索之現況，報告副長及當值官。

第三百六十四條 航行中，帆纜軍士長（帆纜副軍士長）應檢點救生艇是否備便，報告當值官。

第三百六十五條 航行中，帆纜軍士長（帆纜副軍士長）應常查桅杆、錨錨鍊、起錨機、舢板及各項帆索，夜間尤須督率帆纜軍士，時將其現狀報告當值官。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五五六

第三百六十六條 帆纜軍士長（帆纜副軍士長）有保管所掌備用器具物品之責。

第三百六十七條 戰鬥中，帆纜軍士長（帆纜副軍士長）應指揮桅杆帆索之應急處置及防火防水等事。

第三百六十八條 戰後，帆纜軍士長（帆纜副軍士長）應調查所掌之船體器具物品等，有無損傷缺乏，從速報告副長。

第三百六十九條 帆纜軍士長（帆纜副軍士長）卸職時，應將所掌物品之現額並簿冊及其他必要之事件，交代繼任者。

第三百七十條 信號軍士長（信號副軍士長）承艦長副長航海正及當值官之命，掌理信號事務。

第三百七十一條 信號軍士長（信號副軍士長）承航海正之命，對於信號器、具測器及航海正所管之兵器並其拭磨整潔諸法，有保管監督之責，凡分管之艙庫，尤須力為整理。

第三百七十二條 信號軍士長（信號副軍士長）應時常查驗信號器、具測器之現狀，如有不適於實用者，須從速報告航海正。

第三百七十三條 信號軍士長（信號副軍士長）承航海正之命，分掌士兵之信號教育。

第三百七十四條 信號軍士長（信號副軍士長）對於信號軍士以下之職務有監督之責。

第三百七十五條 信號軍士長（信號副軍士長）有保管救生浮標之責，所用紅旗及燐鈣是否完備，每星期須試驗一次。

第三百七十六條 航行中，信號軍士長（信號副軍士長）夜間應備救生器具箱於救生艇內，並報告當值官。

第三百七十七條 凡有軍事檢閱、信號器具檢閱及艙庫檢閱之命令時，信號軍士長（信號副軍士長）應先整理所掌諸部分，報告航海正。

第三百七十八條 艦長或副長檢閱信號軍士長所管各部份時，信號軍士長（信號副軍士長）應隨其後。

第三百七十九條 旗艦之信號，軍士長（信號副軍士長）承航海正之命，分掌艦隊信號事宜。

第三百八十條 信號軍士長（信號副軍士長）卸職時，應將所掌物品之現額並簿冊及其他必要之件，交代繼任者。

第三百八十一條 槍礮軍士長（槍礮副軍士長）承槍礮正之命，對於槍礮正所管之兵器物品及其拭磨整潔諸法，有保管監督之責，凡屬槍礮諸艙庫，尤須力為整理。

第三百八十二條 槍礮軍士長（槍礮副軍士長）應時常查驗槍礮正所管兵器物品之現狀，如有不適於實用者，須從速報告槍礮正。

第三百八十三條 凡彈藥艙關閉時，槍礮軍士長（槍礮副軍士長）應親自監視，並嚴守所規定之警戒法。

第三百八十四條 槍礮軍士長（槍礮副軍士長）應詳知彈藥艙及燈室內之現狀，倘有潮濕及險象或發現其他障礙時，應從速報告槍礮正，施行預防之法。

第三百八十五條 槍礮軍士長（槍礮副軍士長）對於槍礮正所管兵器物品收發之際，應詳查其物質及類數毋使錯誤。

第三百八十六條 槍礮軍士長（槍礮副軍士長）應保管其分掌之兵器物品，凡關於前項諸簿冊，每星期應受槍礮正之檢查一次。

第三百八十七條 關於槍礮諸報告，槍礮軍士長（槍礮副軍士長）有整理之責。

第三百八十八條 槍礮軍士長（槍礮副軍士長）承槍礮正之命，分掌士兵之槍礮教育。

第三百八十九條 槍礮軍士長（槍礮副軍士長）對於槍礮軍士以下之職務，有監督之責。

第三百九十條 艦長或副長檢閱槍礮正所管各部份時，槍礮軍士長（槍礮副軍士長）應隨其後。

第三百九十一條 凡有軍事檢閱、槍礮檢閱及艙庫檢閱之命令時，槍礮軍士長（槍礮副軍士長）應先整理所掌諸部分，報告槍礮正。

第三百九十二條 航行中，槍礮軍士長（槍礮副軍士長）應常查各礮是否緊繫，礮門是否關閉，及其他附屬品有無搖動之虞，夜間尤須督率槍礮軍士，時將其現狀報告當值官。

第三百九十三條 槍礮軍士長（槍礮副軍士長）有保管槍礮備用物品之責。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五五七

第三百九十四條 戰鬥中，槍礮軍士長（槍礮副軍士長）應監督彈藥之供給，物品之支出。

第三百九十五條 戰後，槍礮軍士長（槍礮副軍士長）應調查槍礮正所管之兵器物品有無損傷缺乏，從速報告槍礮正。

第三百九十六條 槍礮軍士長（槍礮副軍士長）卸職時，應將分管物品之現額並簿冊及其他必要之事件，交代繼任者。

第三百九十七條 魚雷軍士長（魚雷副軍士長）承魚雷正之命，對於魚雷正所管之兵器物品及其拭磨整潔儲法，有保管監督之責，凡屬魚雷諸艙庫尤須力為整理。

第三百九十八條 魚雷軍士長（魚雷副軍士長）應時常查驗魚雷正所管兵器物品之現狀，如有不適於實用者，須從速報告魚雷正。

第三百九十九條 凡雷藥艙關閉時，魚雷軍士長（魚雷副軍士長）應親自監視，並嚴守所規定之警戒法。

第四百條 魚雷軍士長（魚雷副軍士長）應詳知雷藥艙及燈室內之現狀，倘有潮濕及險象或發現其他障礙時，應從速報告魚雷正，施行預防之法。

第四百零一條 魚雷軍士長（魚雷副軍士長）對於魚雷正所管兵器物品收發之際，應詳查其物質及額數毋使錯誤。

第四百零二條 魚雷軍士長（魚雷副軍士長）應保管其分掌之兵器物品，凡關於前項諸簿冊，每星期應受魚雷正之檢查一次。

第四百零三條 關於魚雷諸報告，魚雷軍士長（魚雷副軍士長）有整理之責。

第四百零四條 魚雷軍士長（魚雷副軍士長）承魚雷正之命，分掌士兵之魚雷教育。

第四百零五條 魚雷軍士長（魚雷副軍士長）對於魚雷軍士以下之職務，有監督之責。

第四百零六條 艦長或副長檢閱魚雷正所管各部份時，魚雷軍士長（魚雷副軍士長）應隨其後。

第四百零七條 凡有軍事檢閱魚雷檢閱及艙庫檢閱之命令時，魚雷軍士長（魚雷副軍士長）應先整理所掌諸部分

，報告魚雷正。

第四百零八條 航行中，魚雷軍士長（魚雷副軍士長）應常查發射筒是呈緊繫及其他附屬品有無搖動之虞，夜間，尤須督率魚雷軍士，時將其現狀報告當值官。

第四百零九條 魚雷軍士長（魚雷副軍士長）有保管魚雷備用物品之責。

第四百十條 戰鬥中，魚雷軍士長（魚雷副軍士長）應監督魚雷之供給，物品之支出。

第四百十一條 戰後，魚雷軍士長（魚雷副軍士長）應調查魚雷正所管之兵器物品有無損傷缺乏，從速報告魚雷正。

第四百十二條 魚雷軍士長（魚雷副軍士長）卸職時，應將分管物品之現額並簿冊及其他必要之事件交代繼任者。

第四百十三條 雷機軍士長（雷機副軍士長）承魚雷正之命，隸屬於魚雷副，掌修理拆裝魚雷及器械等事。

第四百十四條 雷機軍士長（雷機副軍士長）對於所管物品之支出，應求撙節。

第四百十五條 雷機軍士長（雷機副軍士長）應時常查驗所管器具物品之現狀，如有不適於實用者，須從速報告所屬魚雷副。

第四百十六條 雷機軍士長（雷機副軍士長）對於所管物品收發之際，應詳查其物質及額數，毋使錯誤。

第四百十七條 雷機軍士長（雷機副軍士長）承魚雷正或魚雷副之命，分掌雷機軍士之教育。

第四百十八條 雷機軍士長（雷機副軍士長）對於雷機軍士之職務，有監督之責。

第四百十九條 艦長或副長檢閱魚雷室時，雷機軍士長（雷機副軍士長）應隨其後。

第四百二十條 戰後，雷機軍士長（雷機副軍士長）應調查所管器具物品有無損傷缺乏，報告魚雷正或所屬魚雷副。

第四百二十一條 雷機軍士長（雷機副軍士長）卸職時，應將所管器具物品並簿冊及其他必要之事件，交代繼任者。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五六〇

第四百二十二條 輪機軍士長（輪機副軍士長）承輪機長或輪機正之命，隸屬於輪機正或輪機副，分掌船體、輪機、兵器、物品及當值勤務等事。

第四百二十三條 輪機軍士長（輪機副軍士長）對於所管物品之支出，應求撙節。

第四百二十四條 輪機軍士長（輪機副軍士長）應時常查驗其分掌之船體、輪機、兵器、物品之現狀，如有不適於實用者，須從速報告所屬輪機正或輪機副。

第四百二十五條 輪機軍士長（輪機副軍士長）對於所管物品收發之際，應詳查其物質及額數，毋使錯誤。

第四百二十六條 輪機軍士長（輪機副軍士長）承輪機長或輪機正之命，分掌輪機士兵之教育。

第四百二十七條 輪機軍士長（輪機副軍士長）對於輪機軍士以下之職務，有監督之責。

第四百二十八條 艦長或副長檢閱輪機長所管各部分時，輪機軍士長（輪機副軍士長）應隨其後。

第四百二十九條 凡有艙庫檢閱之命令時，輪機軍士長（輪機副軍士長）應先整理所管各艙庫，報告輪機長。

第四百三十條 輪機軍士長（輪機副軍士長）應每晨檢驗分掌之船體、輪機、兵器、物品，報告輪機長及所屬輪機正。

第四百三十一條 戰鬥中，輪機軍士長（輪機副軍士長）應指揮輪機室及煤艙之應急處置，及防火防水等事。

第四百三十二條 戰後，輪機軍士長（輪機副軍士長）應調查分掌之船體、輪機、兵器及物品有無損傷缺乏；從速報告所屬輪機正或輪機副。

第四百三十三條 管理煤艙之輪機軍士長（輪機副軍士長）應注意煤艙孔蓋之開閉。

第四百三十四條 航行中，當值輪機軍士長（輪機副軍士長）應常在輪機室監督輪機軍士以下之勤務，並注意物品之撙節、輪機之運轉，如有變兆發見時，須從速報告輪機當值官，倘迫不及待，則適宜處置，同時報告輪機當值官。

第四百三十五條 航行中，當值輪機軍士長（輪機副軍士長）應注意牛油之供給、爐水之補充及燒煤之合法等事。

第四百三十六條 輪機軍士長（輪機副軍士長）卸職時，應將所管物品並簿冊及其他必要之事件，交代繼任者。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第四百三十七條 電機軍士長（電機副軍士長）承輪機長或輪機正之命，隸屬於輪機正或輪機副，掌修理電機電燈等事。

第四百三十八條 電機軍士長（電機副軍士長）對於所管物品之支出，應求撙節。

第四百三十九條 電機軍士長（電機副軍士長）應時常查驗所管器具物品之現狀，如有不適於實用者，須從速報告所屬輪機正或輪機副。

第四百四十條 電機軍士長（電機副軍士長）對於所管物品收發之際，應詳查其物質及額數，毋使錯誤。

第四百四十一條 電機軍士長（電機副軍士長）承輪機長或輪機正之命，分掌電機軍士之教育。

第四百四十二條 電機軍士長（電機副軍士長）對於電機軍士之職務有監督之責。

第四百四十三條 艦長或副長檢閱電機室時，電機軍士長（電機副軍士長）應隨其後。

第四百四十四條 戰後，電機軍士長（電機副軍士長）應調查所管器具物品有無損傷缺乏，報告輪機正或所屬輪機副。

第四百四十五條 電機軍士長（電機副軍士長）卸職時，應將所管器具物品並簿冊及其他必要之事件，交代繼任者。

第四百四十六條 船匠長（副船匠長）承副長及航海正之命，凡輪機室及煤艙以外之船體，及諸艙庫、舢板、桅桿、抽水機並潛水器具等，有保管之責。

第四百四十七條 船匠長（副船匠長）對於所管物品收發之際，應詳查其物質及額數，毋使錯誤。

第四百四十八條 船匠長（副船匠長）所管器具物品之簿冊，每星期應受航海正之檢查一次。

第四百四十九條 船匠長（副船匠長）承航海正之命，分掌船匠上兵之教育。

第四百五十條 船匠長（副船匠長）對於船匠軍士以下之職務，有監督之責。

第四百五十一條 艦長或副長檢閱船匠長所管各部份時，船匠長（副船匠長）應隨其後。

第四百五十二條 凡有軍事檢閱艙庫檢閱之命令時，船匠長（副船匠長）應先整理所掌諸部分，報告航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五六二

海正。

第四百五十三條 航行中，船匠長（副船匠長）應每晨檢驗桅桿及船體各部分，報告副長及當值官。

第四百五十四條 船匠長（副船匠長）應督率船匠士兵查驗重底之污水量，報告當值官，停泊中每日二次，航行中每四小時一次，軍事檢閱之際應報告航海正。

第四百五十五條 凡主務官有需要木料之工作時，船匠長（副船匠長）應呈請副長之許可後遵行。

第四百五十六條 船匠長（副船匠長）有保管所掌備用器具物品之責。

第四百五十七條 戰鬥中，船匠長（副船匠長）應指揮船體各部份之應急處置及防火防水等事。

第四百五十八條 戰後，船匠長（副船匠長）應調查所掌之船體、器具、物品有無損傷缺乏，報告副長。

第四百五十九條 船匠長（副船匠長）卸職時，應將所管物品之現額並簿冊及其他必要之事件，交代繼任者。

第四百六十條 軍樂長（副軍樂長）應時常檢查樂器，報告所屬長官。

第四百六十一條 艦長或副長檢閱軍樂士兵及樂器時，軍樂長（副軍樂長）應隨其後。

第四百六十二條 戰鬥及操練時，軍樂長（副軍樂長）應督率軍樂士兵，就所派定之部位，承命服務。

第四百六十三條 軍樂長（副軍樂長）有教育軍樂士兵之責。

第四百六十四條 軍樂長（副軍樂長）卸職時，應將所管樂器及其他必要之事件，交代繼任者。

第四百六十五條 修械長（副修械長）承輪機長或輪機正之命，隸屬於輪機正或輪機副，掌修理器械等事。

第四百六十六條 修械長（副修械長）對於所管物品之支出，應求撙節。

第四百六十七條 修械長（副修械長）應時常查驗所管器具物品之現狀，如有不適於實用者，須從速報告所屬輪機正或輪機副。

第四百六十八條 修械長（副修械長）對於所管物品支發之際，應詳查其物質及額數，毋使錯誤。

第四百六十九條 修械長（副修械長）承輪機首長或輪機正之命，分掌修械士兵之教育。

第四百七十條 修械長（副修械長）對於修械軍士以下之職務，有監督之責。

第四百七十一條 艦長或副長檢閱修械工作室時，修械長（副修械長）應隨其後。

第四百七十二條 戰後，修械長（副修械長）應調查所管器具物品有無損傷缺乏，報告輪機長或所屬輪機正。

第四百七十三條 修械長（副修械長）卸職時，應將所管器具物品並簿冊及其他必要之事件，交代繼任者。

第四百七十四條 看護長（副看護長）承軍醫正之命，管理看護及藥劑事務。

第四百七十五條 看護長（副看護長）應詳查所管藥劑及物品之現狀，如有不適於實用者，須從速報告軍醫正或軍醫副。

第四百七十六條 看護長（副看護長）承軍醫正或軍醫副之命，分掌看護士兵之教育。

第四百七十七條 看護長（副看護長）對於看護軍士以下之職務，有監督之責。

第四百七十八條 戰鬥中，看護長（副看護長）應聽軍醫正或軍醫副之指揮，準備看護及治療事務。

第四百七十九條 戰後，看護長（副看護長）應調查所管藥劑及物品有無損傷缺乏，報告軍醫正或軍醫副。

第四百八十條 看護長（副看護長）卸職時，應將所管藥劑物品並簿冊及其他必要之事件，交代繼任者。

第四百八十一條 簿記長（副簿記長）承軍需正或軍需副之命，分掌款項物品之出納及貯藏，凡屬軍需諸倉庫，尤須力為整理。

第四百八十二條 簿記長（副簿記長）應時常查驗貯藏物品之現狀，如有不適於實用者，須從速報告軍需正。

第四百八十三條 簿記長（副簿記長）對於軍需正所管物品收納之際，應詳查其額數及重量，毋使錯誤；航行之先，尤須查明並報告軍需正。

第四百八十四條 簿記長（副簿記長）承軍需正之命，管理登記軍需正所管款項物品諸簿冊，並整理各種報告。

第四百八十五條 簿記長（副簿記長）承軍需正之命，管理糧食物品之購辦等事。

第四百八十六條 簿記長（副簿記長）卸職時，應將所掌款項物品並簿冊及其他必要之事件，交代繼任者。

第十六章 軍士

第四百八十七條 資深軍士承所屬長官之令，得執行軍士長（副軍士長）之職務。

中華民國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五六四

第四百八十八條 凡軍士爲衛兵伍長時，承衛兵指揮官之令，有督率衛兵維持艦內軍紀風紀之責。

第四百八十九條 艦長檢閱艦內各部分時，衛兵伍長應爲先導。

第四百九十條 稽查軍士承副長之命，輔佐稽查軍士長（稽查副軍士長）管理稽查一切事項。

第四百九十一條 帆纜軍士承副長之命，輔佐帆纜軍士長（帆纜副軍士長）管理帆纜一切事項。

第四百九十二條 帆纜軍士應在艙面輪流當值傳當值官之命令並監督其執行。

第四百九十三條 帆纜軍士承航海正之命保管船舵及航海應用之器具物品。

第四百九十四條 航行中帆纜軍士應輪流當值，承艦長、副長、航海正或當值官之命，管理操舵等事。

第四百九十五條 信號軍士承航海正之命，輔佐信號軍士長（信號副軍士長）管理信號一切事項。

第四百九十六條 號兵軍士承副長及當值官之命，管理號令一切事項。

第四百九十七條 帆工軍士承副長之命，管理帆工一切事項。

第四百九十八條 漆工軍士承副長之命，管理漆工一切事項。

第四百九十九條 船匠軍士承副長或航海正之命，輔佐船匠長（副船匠長）管理木作一切事項。

第五百條 軍樂軍士承所屬長官之命，輔佐軍樂長（副軍樂長）管理軍樂一切事項。

第五百零一條 槍礮軍士承槍礮正之命，輔佐槍礮軍士長（槍礮副軍士長）管理槍礮一切事項。

第五百零二條 魚雷軍士承魚雷正之命，輔佐魚雷軍士長（魚雷副軍士長）管理魚雷一切事項。

第五百零三條 電信軍士承魚雷正之命，輔佐電信軍士長（電信副軍士長）管理電信一切事項。

第五百零四條 電信軍士應輪流當值，在電報房管理電報事務。

第五百零五條 電機軍士承魚雷正之命，輔佐電機軍士長（電機副軍士長）管理電機一切事項。

第五百零六條 輪機軍士承所屬長官之命，按所定部位保管船體、兵器、輪機、汽爐及其他諸機關等，並輪流當

值。

第五百零七條 輪機軍士當注油時，應注意輪機及諸機關之運轉。

第五百零八條 輪機軍士常添水時，應注意汽鑪之狀況，保汽壓力之平均及鑪水量之適宜。

第五百零九條 修械軍士承輪機長或輪機正之命，掌理一切五金工業並注意所用器具之完備，航行中應按所定部位輪流當值。

第五百十條 爐工軍士承輪機長或輪機正之命，管理爐工一切事項。

第五百十一條 鐵工軍士承輪機長或輪機正之命，管理鐵工一切事項。

第五百十二條 銅工軍士承輪機長或輪機正之命，管理銅工一切事項。

第五百十三條 電機軍士承輪機長或輪機正之命，輔佐電機軍士長（電機副軍士長）管理電機一切事項。

第五百十四條 看護軍士承軍醫正或軍醫副之命，輔佐診治並看護病傷者，凡一切治療物品，尤須妥為整理。

第五百十五條 簿記軍士承軍需正或軍需副之命，凡關於被服物品之出納等事有輔助之責。

第十七章 附則

第五百十六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前公布之軍艦職員勤務令即廢止之。

北京政府外交部將銷燬存土之決定通告英美駐京公使。

本日，北京政府國務會議決定將存土銷燬。外交部通告英美駐京公使，略謂：

「收買存上一案，前因全國禁煙淨絕之期已屆，而上海關棧存土尚多，為顧全外面成本起見，爰與外商訂立收買合同，備為製藥之用，嗣為國內商民所反對。而二三友邦，亦來責言，我大總統本除惡務盡之決心，頒嚴禁煙之明令。本日國務會議，復本此旨議決辦法，除已售出之三百餘箱外，剩餘之一千二百餘箱，訂期會同中外官紳監視，悉數銷燬。我政府毅然行此政策。不惜鉅萬之犧牲，免除中外之疑慮，度亦愛我諸友邦所樂聞者也。」（註八）

註一：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四〇一。

註二：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士詒）先生年譜」，（上），頁四五六。

註三：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四〇二。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五六五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十九、二十日

五六六

註四：「革命文獻」，第五〇輯，「護法戰役與南北議和史料」，頁二〇一—二二一。

註五：「總統祕錄」，第五冊，頁一三一—一三二。

註六：「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一〇一二號。

註七：「政府公報」，公文，民國七年十二月十日，第一〇三一號。

註八：「東方雜誌」，卷一五，第十二號，頁二〇九。

二十日 廣州參眾兩院召開聯合會，議決以解散北京非法國會及徐世昌退總統位為停戰前提。

第一次世界大戰已於本月十一日告終；北京政府於本月十六日發布前方軍隊罷戰退兵令；美英法義日諸國復敦勸廣州軍政府息爭，際此和平空氣瀰漫之時，廣州軍政府亟須提出因應之對策。

本日下午二時，廣州參眾兩院召開聯合會第六次會議，討論時局，由參議院議長林森任主席，會中作成兩項重要決議：（一）解散北京非法國會；（二）徐世昌退總統位，以為停戰之先決條件，並由兩院正副議長面告軍政府，要求遵照辦理。茲誌會議記錄如下：

中華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二時開會。

參議院議長林森主席。

主席 宣告開會。今日兩院所發通告，係關於時局，有重要問題請大家討論。首先報號者為吳君宗慈，即請發言。

衆議院王源瀚 議長到軍政府接洽情形如何？請先報告，然後討論。

主席 本席同衆議院吳議長、褚副議長三人，到軍政府見岑總裁、伍總裁，及軍政府諸位，先問究竟，北京停戰命令是否曾經電達軍政府，彼答云：北京此種命令，係對於北方之軍人，我西南自可置之不理，且事前並未與之接洽。又問彼對於議和意見如何？彼答云：西南護法本希望永久和平，果欲達到和平目的，將來必須劃定中國軍區

，廢去督軍制度云云。此係與軍政府接洽情形，大致如此。

衆議院議員吳宗慈 西南之所以用武力者，目的本在恢復和平，尤主張法律上之永久和平，國民之護法初衷，既屬如此，斷無反對和平之理。至于停戰問題，須有前提，北方政府須有明確之表示，方有講和平之資格。彼之停戰命令，係對於北方之軍人而發，我們本可以不理。但恐國民方面及外交方面有所誤會，以爲西南不贊成和平，有意窮兵黷武，不知西南所主張乃永久之和平，而不贊成苟且之和平。必須北方將非法之事根本取消，然後西南方可下停戰命令，雙方各派代表，始有和議可言。如此方可免國民及外人之誤會，故欲停戰議和，須有停戰之前提。前提維何？（一）解散非法國會；（二）取消非法總統。前提辦到，乃能各派代表，談笑樽俎，以國內之永遠和平爲共同計議之方針。國會須有此表示，軍政府須實行國會之表示，然後中外咸知西南之所求者，求永久之和平而已。擬用兩院聯合會名義，議決此兩大前提，咨請軍政府依據辦理。前提辦到，方能下停戰命令，果能堅持到底，根本解決亦是一種機會。去歲長沙之戰，岳州之敗，閔盡困苦艱難，其時北方兵力財力均甚充足，今之北方借款不到，兵力不用命，不得已而求和，此所謂最後之五分鐘，吾國民代表之諸同人其羣起而注意焉。

衆議院議員唐寶鐸 今日談話會討論時局重要問題，講到和平二字，無有不贊成者。凡國家不得已而起戰爭，至講和平之時，最爲慎重，稍有不慎，貽患無窮。辛亥議和，可爲前車之鑒。戰爭之責任，前敵軍人至議和時，則宜講法律矣。國會者立法之機關也，此次護法本係主張和平，今北京有僞令停戰，要求和平，萬無拒絕之理。但議和有和平之條件，停戰有停戰之條件，歐洲戰爭亦係有休戰條例然後議和。今非法政府要求停戰，本席意思須令其將戰地之軍械財政土地移交西南，作爲停戰條件，然後再講求永久和平之道。我國數次戰爭，皆因苟且和平之過，此次則一不作二不休，要講和平須講永久之和平。和平須有和平之辦法，國會爲國民之代表，須研究永久和平之辦法，由國會委託軍政府執行，不能由少數人秘密提議，謀將來少數人之利益，貽多數人之巨患，前車可鑒，無庸諱言。吳君宗慈動議：一、廢止北京非法國會；二、僞總統退位。本席以爲還不止此，須將本城之提議訂入停戰條件之內，北方如服從此等條件，然後兩方面各派代表議和。北方果有議和之誠意，立即將交戰地點之軍械財政土地，交由軍政府管理。我國會目下切要之圖：（一）當爲民國南北圖永久和平之辦法；（二）應舉定議員預擬停戰條例草案

備軍政府之進行。本席對於時局之意見，大致如此。

衆議院議員劉澤龍 唐吳兩君之主旨，大致相同。本席由四川來廣東，曾經過戰地，頗知前敵之戰事情形，川滇黔三省軍隊，非常踴躍，若忽爾議和，未免灰戰士之心。至于外交方面，北方雖派專員與各方面接洽，西南亦甚活動。本員以爲堅持最後之五分鐘，外交固不致失援，軍隊響應亦必日衆，軍勢日以張大，從此戰鬥力加增，積極進行，必能收良好之效果，而得永久之和平，達護法最初之目的。本員所希望者，大家堅忍而已。

衆議院議員王葆真 現在和平空氣充滿南北，主張永久和平一語，不過對於北方停戰之要求，爲一種應付之手段，不得謂之對於時局之主張。本席以爲非戰爭到底，不能求達真正和平。昔俾士馬克曾云戰爭爲和平之先驅，故現在惟有戰而已矣。北方主張和平，蓋欺南方之僞計也，以此爲打破西南之手段。國際戰爭可有議和條件，國內戰爭只有投降而已，無所謂議和，亦無所謂條件。昔美國對於英國拒絕議和，卒能獨立。英國國會與王黨戰爭，元帥主張議和，終歸失敗。法國革命一戰而成共和。國際戰爭敵人誠心議和，必先行撤兵。德國此次求和，而德皇先行退位，軍艦交協約國管理。今北方無求和之誠心，特以議和欺西南耳；北方有意投降，必先取消非法總統，否則不啻西南投降。本席主張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即或不講法律，不顧國家，果能保持少數偉人一部份之勢力，則尚可言和，如此言和，雖少數偉人之勢力亦不可保，遑論其他，前兩次議和，可爲殷鑒。況近日西南軍勢日張，山陝軍人亦多贊成西南，則是護法前途日有進步，稍忍時日，即能成功，亟亟言和，理由安在？或以爲服從中央命令，至和平時可得任命爲官吏，尙能保持西南之勢力。殊不知彼可任命之，即可取消之。又或謂今茲不和，恐來第三者之干涉，現在外交情形，友邦已知徐世昌爲民國之叛逆，加以勸告，而對西南實承認有團體之組織。且外人並非干涉議和，實與西南表示同情。昔之美英法獨立及革命時，又何嘗無外國之干涉，較中國現在情形有過之無不及，然皆不足顧慮也。儼外交可慮，則法國可以不革命，美國可以不獨立，英國可以不立憲，而抑知不然，內政不解決，外患堪虞，內政能改良，則外患實不足慮。故現在苟且求和，不啻飲鴆救渴，適足以自殺，非一勞永逸永久和平之道也。本席對於吳君之主張並非絕對反對，但認爲對待北方之一種手段，則可根本解決，應由國會催促軍政府準備作戰計劃，不得因和平聲浪之蠱惑，而減輕其戰鬥之限度，務期一鼓作氣征服北庭，以後非法之舉永遠不至再演，此則真

正之和平也。

主席 請張知競君發言。

衆議院議員張知競 近來和議空氣彌漫大地，對於時局事屬重要，今日特別會議，討論言及目下時局問題，簡單言之，非和即戰。一年來吾西南各省同胞毀家紓難，流離轉徙，犧牲無數生命財產，痛苦情形達於極點，其日之所在無他，祇爲護法，即求永久和平是已。至今而有和議發生，吾人研究應宜慎重，將事不爲外物所移，以期得達初衷而後已。吾國人根性有一極大弱點，弱點維何？苟且偷安，無百年計劃是已。今日之提倡和議者，即利用此弱點，所以和議未成，亂機已伏，民國以來不乏前車之鑒。今日西南爲衆矢之的，稍一不慎，險象環生，豈可不大覺悟耶。何以言之？吾國改建共和以來，政變已經三次，辛亥革命之初，舉國一致，頗呈佳景，所有官僚，蟄伏未敢稍動，即至約法公布，袁世凱登臺，一般官僚大爲活動，民黨意見紛歧，致貽人以口實，吾人遂至失敗。二次丙辰之役，民黨初佔勝利，和議開始，唐少川未登臺，而意見又不一致，草草告成，後仍失敗，遂有今次發難之舉。本席由各方面觀察，意見雜亂更甚於前二次，西南失敗原因，歷觀先例可爲殷鑒。故本席以爲和平問題，宜先內部一致，始能討論，目下吾人所研究者，非停戰後應付之問題，乃北方既下令停戰，南方在停戰前應付之問題。各方面既呈如此現象，今日兩院開聯合會，不能草草表決，應於議員俱樂部妥爲磋商，必須達到停戰前提，方可下停戰之令。至於和議手續，本席以爲宜組織永遠和平委員會，妥擬條件，咨請軍政府執行。至於停戰前提，唐君主張本席不十分贊同，因協約國有國際上關係，故有交還土地之說，北方祇及北數省，西南對於北方舉兵並非土地之關係，祇求達到吾人護法初衷，停戰前提即可告成也。本席尚有數語供奉於諸君之前，雖與根據上解決無關，必須注意者，即定憲法是已。因北方用意陰險，已無庸諱言，倘不乘此時機訂定憲法，將來彼輩用種種陰謀手段，或破壞人數，或北方安福派勢力擴充，以僞國會名義，私制爲個人私利之憲法，良好憲法反終無產出之日。吾人年來犧牲究爲何事？故寧爲玉碎，毋爲瓦全，憲法之制定，萬萬不可不達目的，質諸同人，以爲何如。

主席 請張君我華發言。

參議院議員張我華 關於時局問題，今日會場之討論，已多名言偉論，各種主張亦具充分理由，手續辦法至盡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日

五六九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日

五七〇

善美。惟本席尚有數語，可供參考，請略言之。吾人目下不必樂觀停戰，須知北方之所以停戰，實別有所圖，徐世昌欲攫取總統權位，故借外人勸告，外交上發生難題，以誘挾西南。且徐世昌發布此種停戰命令，尚有極大作用；蓋自馮、段交惡，北洋派之直皖兩系勢成冰炭，北洋派之識見稍高之輩，以爲皖直不相容，則北洋派之勢力分，北洋派之勢分，更無以壓服西南，乃擁徐世昌上臺，以爲調和皖直兩約之計劃。所以徐世昌一經上臺，一方與主戰派接洽妥當，故雖有停戰之令，而主戰派之地盤毫無更動，所有兵權依然悉在掌握。其接洽條件，係倡和平以迎合社會心理，實際厚戰備，仍爲武力統一之預備。其對於馮系則祇以表面之和平主張，爲調和之釣餌。此次和平之底蘊，既已如此，吾人爲博社會上信用，對於停戰之先聲，似未可爲含糊之否認，即對於停戰前提，應有精確之研究，吳君所提議兩條，根本已固，惟本席意思，尙須加解除主戰派職權一條。倪嗣冲爲皖系之健將，野心勃勃，主戰最力，重擁兵權，執長江之樞紐。倪嗣冲實段祺瑞之命脈，倪之不去，實爲和議之梗，倘北方誠意求和，應解除段系勢力。此本席對於吳君停戰前提加入一條之說也。至此種條件之議決，本席以爲不應以兩院聯合會議決，應由兩院分別開會以議決法律案手續議決，咨達軍政府遵照施行。至於永久和平條件，則條理萬端，非一朝一夕二人之意思所可決定，擬推定起草委員先行起草，再行討論，本席主張大致如此。

衆議院議員寇遐 本席對於吳君所提議之停戰條件，兩條甚表贊同，取消偽總統偽國會實爲北方誠意求和之前提，必須此兩條前提辦到，然後方有和議之可言。惟以聯合會名義議決，咨請軍政府辦理，法律上少有根據，由兩院分別議決，尤爲時機緊迫，迫不及待。本席意思，可公推兩院議長代表兩院意思，將吳君之停戰條件，口頭委託軍政府，要求遵照辦理。

參議院議員湯漪 本席對於寇君之意思，極表同情。

參議院議員龔煥辰 請主席諮詢，有無附議。

衆議院議員呂復 本席贊成吳君之停戰條件，並贊成寇君之辦法，本過本席尚有補充之點，如將來兩方面果依據停戰條件實行停戰，兩方所派出之議和代表，均須得國會之同意。應請兩院議長面告軍政府，以停戰條件之後，將此層一併報告軍政府。

主席 現在寇君、呂君各有動議，應諮詢有無附議。寇君動議，將吳君宗慈所提出之停戰前提，請兩院議長面告政府，要求遵照辦理。呂君動議，嗣後兩方面果依據條件停戰，所有派出之議和代表，應預行要求國會之同意。對於寇君、呂君之動議附議者，請起立（均足法定附議人數）。

參議院議員王湘 呂君動議，應在吳君條件之後面。

參議院議員周震麟 張君動議，於吳君宗慈之停戰前提，增加免除主戰派之職權一條，本席附議。

主席 現以吳君寇君之動議，諮詢大眾對於吳君之停戰前提：一取消偽國會，二解除偽總統名號，有無異議（衆謂無異議）。對於寇君之動議，將吳君所提之停戰前提兩條，由兩院正副議長面告軍政府，要求遵照辦理之辦法，有無異議（衆謂無異議）。現以呂君主張兩方面派出和議代表時，須預行要求國會之同意，諮詢大眾對於呂君之動議，有無異議（衆謂無異議）。

參議院議員丁象謙 張君動議於吳君宗慈停戰條件之後，加入免除主戰派之職權一條，周君震麟附議，本席亦附議，應請議長諮詢有無異議。

主席 張君動議，免除主戰派之職權，加入吳君動議作為停戰條件之一，有無異議（衆謂無異議）。

衆議院議員馬驥 張君動議，解除主戰派之職權，似非停戰條件，乃和議之條件，對於頃間之諮詢，本席提起異議。

參議院議員李含芳 既有異議，請付表決。

主席 現以張君動議付表決，張君動議解除主戰派之職權，作為停戰前提之一條件，贊成者請起立（起立者少數）。現在關於時局問題已經得有結果，張君于濤尚提有動議，請張君說明動議之意思。

衆議院議員張于濤 頃者歐洲戰爭已告終結，協約各國已得有最後之勝利，德國軍備武力主義終被打破，世界和平可期于永遠，此則吾參與戰爭之中國，應所共同歡欣，對於前敵親列戰陣之各國，應用國會名義致電其國會，表示慶賀祝頌之意。本席本此意思，擬一電稿，其譯意「中國國會傾誠致賀協約國戰勝德國之帝政主義，並解免糾紛增進和平，與中國平民政治以好感」大致如此，請付討論公決。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日

五七二

主席 張君電文係用英語，其譯出大意，可請祕書長朗讀一遍。

祕書長朗讀電稿

衆議院議員王源翰 電稿大致無訛，惟帝政二字可以刪去，否則恐貽君主國之誤會。

衆議院議員馬驥 在廣東三字，可以刪去。

衆議院議員呂復 電稿請祕書廳斟酌辦理，至在廣東二字決不可刪去，否則各國將誤爲北京非法國會矣。

參議院議員湯漪 原文所謂帝政主義云云者，乃形容之詞，在外國文法爲不可少，與英國並無妨礙，決不至有所誤會。

主席 現以張君之動議諮詢大衆，張君動議用國會名義致電協約國國會，祝賀協約勝利，電文大致已由張君擬就，如頃祕書長所朗讀，對於張君之動議有無異議（衆謂無異議）。剛才關於時局問題所有主張，業經討論解決。惟張君我華尚有關於永久和平辦法兩條；唐君寶鏐亦有關於議和條件，應先由國會推定起草委員預行研究辦法。應否即於今日提出討論。

參議院議員張我華 本席頃聞之動議，第一條第二條係關於永久和平之辦法，第一條多數意思謂爲時尚早，應於討論議和條件時再行提出，經議長付表決以少數起立而否決，則第二條之永久和平辦法亦當然暫從緩議。

參議院議員焦易堂 今日討論，其範圍在對付時局之方法，現在尙未屆議和之時機，張君關於永久和平之辦法，既自請聲明緩議。唐君動議推定起草委員，先行討論議和條件之主張，本席以爲爲時尚早，應從張君之意，一併暫從緩議。

主席 張君、唐君所有關於永久和平之辦法，焦君主張爲時尚早，應暫從緩議，有無疑義（衆謂無疑義）。

衆議院議員王源翰 關於停戰前提之條件兩條，寇君主張由兩院議長代表國會意思，面達軍政府，請其遵照施行，已經多數可決。但口頭報告，不生法律上效力，國會既與軍政府發生關係，關於法律上手續，當然依法辦理方爲正當。適才張君我華有由兩院分別依法提案議決，咨請軍政府實行之動議。本席意思，張君動議仍須成立，與寇君之主張，二者可以並行，並無違背。

主席 王君之意思甚是，惟兩院本可自由提案議決，無庸今日預行提議也。

衆議院議員白逾桓 本席主張由兩院組織永遠和平委員會，討論和平辦法，因時局變幻莫測，議會應付頗難。然大衆意見紛歧，莫衷一是，是以擬請組織兩院和平委員會，請同人共同研究，注意社會潮流之趨勢，收拾中國切要之良圖，使軍政府臨事有所依據，國民及外交方面咸知國會有所主張云云。

主席 現已屆散會時間，白君所云，可俟下次討論，宣告散會。

時五時（註一）

北京政府外交部以謝米諾夫軍掠殺華僑，致俄駐華使館節略，請迅令發還貨物，並賠償損失。

俄國鄂木斯克政府成立後，謝米諾夫在日人支持下，率軍反抗，並掠奪財貨，殘殺人民，華僑深受其害，貨物爲其充公，且征收各國僑民之身稅，英美法日等國僑民，每人年稅羌錢一元，華僑則爲四元。北京政府外交部以謝軍殺人越貨，殊與協商本旨相背，爰於本日致俄駐華使館節略，請迅令發還充公貨物，並賠償損失。節略云：

「准黑龍江鮑督軍咨稱：

『自俄新黨西去，舊黨東來，所有吾國僑民，日復淪隳於險途。當謝米諾夫入境之後，掠奪財貨，殘殺人民，乖悖行爲，層出不已，前數日有僑商運貨行至鄂倫源附近，竟爲該黨謀斃，繼又分其貨財。又四大列新僑民會會長賀永利，前因該埠植菜爲生之僑民，忽被俄匪深夜斃命，當赴該官署報告，竟置不理，並置該會長於獄。又故晉諾車站有僑商八家，於新黨未退時所存之貨，當時並無關稅，故所購之貨，均未繳納，各國僑民均係如此，乃該黨任意武斷，認該商等貨物爲漏稅，將價值八萬餘羌錢之貨，悉數充公，並押八人於獄。又該黨征收各國及其國人之身稅，對於英美法日等國之僑民，每人年稅羌錢一元，而我國人則爲四元。總觀該舊黨種種殘暴行爲，實於國際交誼，及協商前途，均大有妨礙，請與俄使交涉，要求賠償』等因前來。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二十一日

五七四

查自俄國發生內亂，新黨橫行，吾僑民生命財產，損失已屬不貲。迨謝軍東行，深盼該軍尊重人道，保衛僑民，詎近年來迭據各處報告，該軍殺人越貨，層出不窮，殊與協商本旨，大相違背。現在貴國政府尚未正式成立，中俄向來睦誼，望人民切利益，惟賴貴館維持。應請迅令謝軍將充公之貨，悉數發還，捐除苛稅，賠償損失，並嚴戒部下不得再有殘暴行為，藉安僑衆，即希速復爲荷。」（註二）

新疆省長楊增新電北京政府，堅請勿任俄軍假道塔城。

本月十八日，俄駐華使署致北京政府外交部節略，商請准俄舊黨軍隊通過新疆塔屬，前赴七河省南部之札爾肯特，以抵制過激黨。外交部以世界大戰協約國已獲勝，我國既屬協約國，遇事當有協助義務，乃於本日電新疆省長楊增新，希准令舊黨軍隊通過伊塔等地。

新疆省長楊增新鑒於中國如許該俄兵假道塔城以達伊犁進攻薩瑪爾，俄新舊兩黨不特以伊犁爲戰場，破壞伊犁，則新疆勢必由塔什干，安集延分兵以攻喀什，而喀什一道勢將破壞；更由哈拉湖以進攻烏什，則阿克蘇一道又將遭破壞。且俄兵至五千人之多，伊犁糧料極形缺乏，無從購買，客軍雲集，無糧無草，譁變堪虞。如果允許俄兵假道塔城赴伊，則新疆全局難免糜爛，實宜預爲防患。楊氏因於本日再電北京政府總統、國務院、參戰督辦處、參謀部、外交部、陸軍部等，請由外交部從速與俄使交涉，請俄使速電俄軍官勿得帶兵入伊塔境內，免生枝節而維邊局。（註三）

註一：「革命文獻」，第五〇輯，「護法戰役與南北議和史料」，頁四三九—四四八。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俄政變與一般交涉」，頁五七四—五七五。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新疆邊防」，頁一三六—一三七。

二十一日 北京政府准外交總長陸徵祥請假，派陳錄暫代部務。（註一）

北京政府任命龔心湛為安徽省長，冒廣生為甌海關監督，段曾圻署理綏遠都

統署審判處處長。(註二)

陝西靖國軍總指揮井勿幕為陳樹藩誘殺於興平。

本年九月，葉相石率滇軍由甘入陝，先至鳳翔，王安瀾由鄂西北盡拔安康南鄭各地，呂超則出川北向陝南，靖國軍聲勢復盛，收復西部各縣後，且有進一步之計劃，陳樹藩深懼之，乃向北京政府乞援，並商請井勿幕以調人名義至三原，井勿幕抵三原，即被推為靖國軍總指揮，旋奉于右任命，率岳西峯、董振五等至鳳翔馳勞各軍，歸至興平，適賈福堂叛據興平抗革，井勿幕率衆攻之，郭方剛命李棟材營駐南仁堡策應。不圖李棟材反覆成性，受人利用，為殺井投陳計，矯郭氏命，函約井勿幕於本日在南仁堡開軍事會議，謀攻取西安。井勿幕帶從數人赴會，即為李棟材戕害，刃井勿幕頭，星夜拔營渡渭馳奔西安，投降陳樹藩。(註三)

事發後，陝西靖國軍總司令于右任曾於本月二十九日致電參議院報告井勿幕被害，並請軍政府於湘鄂方面，萬勿誤信和議。電文曰：

「參議院鑒：秦中不幸禍變迭生，茲于本月二十一日，我軍總指揮井勿幕君，由鳳還興平，詎料陳逆賈通降人李棟才，函召議事，一時禍起倉卒，慘遭賊害，函首獻陳。噩耗傳來，五內俱裂，凡我將士，莫不痛心。我軍倚重之胡君未及脫險，而英烈之井君又遭慘禍，天乎何心壞我長城。右任撫躬自咎，憤恨何及。旋念逆氛未掃，陝難方深，際此顛危，責無旁貸，惟有誓滅國賊，慰我先烈諸公。誼屬同人，諒有同哀。特電痛聞，務望火催援軍早集關中。並請軍政府於湘鄂方面，萬勿誤信和議，輕與罷戰，護法前途幸甚！幸甚！于右任。艷印。」(註四)

附錄：李貽燕：井勿幕傳(註五)

井勿幕先生，名泉，字文淵，陝西蒲城井緱齋先生之少子，井松生先生之季弟也。緱齋先生歿，先生方四齡，其兄松生先生長於先生十歲，先生父事之。聰穎異常兒，幼讀過目成誦，文字書法，若出天成。先生見解超越，時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五七五

與其兄縱論天下大勢，對於清政多所斥議，尊長輩爲之嘆服。性倜儻，任俠，好劍，精拳術射擊，居常引吭高歌，愛誦大風易水諸句，慷慨激昂，惟其狀貌並非魁梧，有若不稱其志者。年十五，聞總理倡導革命，心嚮往之，乃仗劍越秦嶺入川，與川中革命黨人熊錦帆、但怒剛等遊，復經三峽下武漢寧滬，盡交川楚吳越之英雄志士，後東渡加入革命同盟會。在東數年，習製炸藥，並任文字宣傳，先生組織力特強，爲總理及黃克強先生所器重，譽爲西北革命鉅柱，尋授以同盟會陝西支部長要職，命回陝組設分會。先生乃取道三韓，經遼、瀋、燕、冀、晉、豫等省，視察各地情形，及清廷虛實，渡河回陝，與張拜雲、李仲特、李桐軒、吳葆三、朱素舫、焦子靜等，講究國學，以資掩護。並推李仲特爲同盟會陝西分會會長，常明卿爲陝西東路支會會長，結合郭希仁、張翊初、錢定三、曹印侯、鄒子良、嚴文軒、龍見初、郭瑞浦、張聚庭、彭仲翔、劉子新、陳會亭、馬開臣、尙殿特、宋相臣、張樂城、樊靈山、姚樹陔、李襄初、南雪亭、張深如、南南軒、曹俊夫、任師竹、紀子文、于海滄、王仙亭、胡定伯、胡笠僧、張義安、韋富貴、趙丕衡、閻子雲、吳希貞、張慶餘、田仲玉、紀時若、于鶴九、武關石、韋協渡、王士襄、馮良佐、王幹丞、左善楚、段俠之、雷恆彥、熊子輝、薛麟伯、薛卜五、廖化鼎、郭金榜、牛策勳、劉世傑、尹昌齡、李岐山、續席豐、張石牛、張衡玉、楊鼎臣、梁自貞、郭海樓、余欽烈、靳經國、王警庵、石宜川、程星五、李文華、馮仲裕、田西軒、梁國璋、楊瑞亭、劉文卿、鄭思誠、郭英夫、楊雨軒、羅本儀、柏小愚、謝慧生、余永寬、郭錦鏞、朱叔五、吳寶珊、耿宏文、李仲三、王子瑞、黨自新、帥子敬、張伯英、高又明、王一山、馮彥紳、寇聖扶、蔡疆臣等同志數十人，及由東先後回國之李子逸、茹卓亭、景梅九、張奚若、杜仲宓、楊叔吉等同志，又聯絡哥老會通統山之萬炳南、張雲山、吳華堂、王永鎮、馬玉貴等弟兄，代組漢流會，推錢定山、胡笠僧爲運動新軍之中堅幹部。又撫循渭北俠客，輸以民族精神，革命意識，以厚革命實力。常往來於蒲、富、臨、渭、耀、三、涇、高、扶、武各縣間，三秦志士多景從之。並向四鄰晉、豫、蜀、隴等省同志取密切聯繫，設革命機關於西安健本校堂及耀縣三原等處。在宣傳方面有社學譚、麗澤隨筆、秦中週報及覺社之設，均隱寓鼓吹革命文字，一時大爲風行。時與幹部同志祕密會議於開元寺之馬家存心堂書房、竹笆市之公益書局、西大街之公正紙店、大雁塔之慈恩寺、舉院巷之諮議局、及健本學堂等處。協定攻守諸大計，並遣張奚若、高又明等同志，向外埠購買軍火。辛亥三月廣州

大舉失敗，惡耗傳來，先生於憤激之餘，密告同志曰：「吾黨精英，損失殆盡，若不迅圖急進，將來更不易舉，長江方面已有密報，於夏秋間進行，吾陝亦決於同時發動，冀收南北呼應之效。」五月間復與鄒子良、郭希仁、李仲三、張雲山、嚴文軒、王永鎮等會於小雁塔，確定方針，由是三秦革命思潮，日益澎湃，謠言四起，清吏防範頗嚴。八月十九日，即今國曆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報至西安，清吏更爲恐慌，防範亦漸加緊。先生在渭北部署，謀因革命根本，乃密囑在省同志主持，促其從速發難，錢定三等得訊，於九月初一日即今國曆十月二十二日，與張翔初、張伯英、郭錦鏞、朱鉸吾、黨自新、余永寬、張仲仁、張益謙等新軍將領，密商於安定門外林家墳之森林中，決定即時發動。即於是日正午用全陝復漢軍名義，率同志及新軍由安定門入城，佔領軍裝局，及各街懼衙署，攻取滿城，清將軍文瑞投井死，護理巡撫錢能訓逃亡，一二日間，西安局勢大定，成立陝西軍政府，錢定三等公推張翔初爲大都督、郭希仁爲民政部長、張伯英爲軍政部長、錢定三則爲東征都督，以固潼關門戶。不幸錢定三軍次渭南遇害，時先生方駐軍三原，經營北路，任北路招討使，聞變大慟。蓋武裝同志中先生倚錢定三爲左右手，而東出潼關，西守長武，亦先生手定之革命方略也。乃由軍政府推張伯英繼任東征都督。山西景梅九、李岐山等同志於九月初七日起義河東後，以實力不支，告急之書，日以數至。先生率衆渡河援之，連下晉西南等縣，三晉革命氣勢爲之復振。會清陝甘總督升允挾甘軍東下，陷醴泉乾州等縣，三淳告警，烽火已逼咸陽，張翔初在渭南整師，急促張伯英西返救咸陽，先生亦轉旆而西，克復醴泉等縣，張午原之役，所部團長胡笠僧特著戰功，別將吳華堂亦勇敢善戰，升允魄爲之奪，又聞我軍東路事平，所有軍隊均會集西援，分駐興平岐山各地，而甘省革命亦起，乃退却請和。民國元年一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先生被任爲中央稽勳局副局長，以陝事羈身，辭未赴任。三月總理辭臨時大總統職，先生亦本功成弗居之義，遣散部曲，僅留一部份屯壘黃龍山。八月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先生專理黨務者數月，完成協助多數同志當選參眾兩院議員任務。尋山關南遊，及討袁護法軍興，先生又奉總理命赴滇。民國四年，先生與熊錦帆由滇入川，熊拜護國招討軍總司令，先生任總參謀長，轉戰川南，運籌帷幄，備著辛勞。當民國三年時，袁世凱遣陸建章督陝，陸氏者曾長北京執法處，日以戕殺黨人爲事，世所稱陸屠戶者也。入陝後附和帝制，益婪殺自固，復囑其子陸承武率所謂中堅團者防渭北，富平之役，胡笠僧等破其軍，擒承武，遂圍西安，應者四起。

甘晉同志之在陝者如劉冠三、鄧寶珊、續席豐等亦競謀起兵，陸氏震懼失措，願獻西安贖其子。時陳樹藩悉率所部由大荔蒲城馳至三原，號稱陝西護國軍，利用機會，以保護陸氏之私人生命及財產，為取得陝督之交換條件，陸氏遂電袁世凱力薦陳氏代己，藉得從容離陝，陳氏遂入西安，總省政。未幾袁氏死，陳氏竟發電推崇袁氏為中華民國不祧之祖，共載之尊。同志大憤，而陳氏與北廷段祺瑞有師生誼，向段氏修門生禮而依附之，乞北廷僞命，壓迫民軍幾盡，竭力阻礙革命運動，陝政日苛，陝難未已。時在川陝同志均主非先生北還，無法速其顛滅，先生亦自任不辭。先是京滬同志等密謀，得先生同意，應黎元洪軍民分治之議，運動李印泉長陝，以分散陳氏權勢，先生回陝，應李氏請，屈就關中道尹，虛與陳氏委蛇，以便暗中主持。民國六年段祺瑞與國會齟齬，嗾附己各省組督軍團，脅散國會，陳氏與焉。遂以武力逼取李印泉省長印信，置兵守其門，先生憤辭道尹職。十一月省警備軍統領耿端人，亦憤陳氏所為，且惡其為革命梗也，奉總理所任命招討使名義發難西安，戰不利，退蒲城，殞命城下。歲將盡，高峯五、焦子諤，建陝西靖國軍於渭北，先生亦促胡笠僧所部營長張義安起兵三原，未幾，胡笠僧亦自富平至三原，曹俊夫率所部民軍至陝北，軍中多同志，革命氣焰張甚。盧占魁、張九才亦率騎兵數千至白內蒙，與三原兵會，共樹靖國軍旗幟，與高峯五、郭方剛、樊鍾秀等聯軍圍西安，戰於城之西週，省西蒲陽村之役，義安以寡敵衆，陳氏為之不安，乃貽書三原伴請和，義安赴三原計事，返經鄠縣，中道遇伏，殞於鄠縣。鄧寶珊、董振五不得已率所部退渭北。是時北廷已命劉鎮華率鎮嵩軍入陝援陳氏，山西亦出兵西擾，戰亂彌苦。先生見靖國軍各路分子複雜，號令不一，消息不靈，聯繫不周，密遣人與三原志協謀，公請于右任先生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以一軍心，與南方護法之師相應，備儲北方革命力量。民國七年六月，于右任先生間關抵陝，受任誓師，統一革命軍政，並推張伯英為副司令，設總部於三原，各方同志會者甚多，編郭方剛、樊鍾秀、曹俊夫、胡笠僧、高峯五、盧占魁各部為六路軍，及惠又光一獨立隊，使分徇東西兩路。時胡笠僧赴渭南故市，為樹藩所給，被囚於西安，軍氣為之頓挫。民國六年，西南靖國軍聯帥唐賓賡本有援陝聲言，七年熊錦帆已驅川督劉存厚而代之，先生又密遣人由熊錦帆向唐請飭川滇黔各軍葉相石、顏德基、呂超、但恩剛、石青陽、石星川、王安瀾等部援陝，共出關中。是年九月，葉相石率滇軍由甘入陝，先至鳳翔，王安瀾則由鄂西北盡拔安康南鄭各地，呂超則出川北向陝南，旌旗雲合，羽檄交

馳，靖國軍聲勢復盛，於是西路各縣除鄂縣與平外，悉歸靖國軍範圍，先生之策動，陳樹藩未之審也。靖國軍既收復西部各縣，且有進一步計劃，陳氏懼，一而向北庭乞援，一面商請先生以調人名義至三原，冀收束胡部以抵制葉相石軍，先生此時佯表不願離省，陳氏尼之愈力，先生乃乘機赴三原。至即被推爲靖國軍總指揮，旋奉于右任先生命，率岳西峯、董振五等至鳳翔馳勞各軍，且共計事，歸至興平，適賈福堂叛據興平抗革，先生率衆攻之，郭方剛在南仁堡開軍事會議，謀攻取西安，先生不察，帶從也數人赴會，甫至營部，卽爲棟材所戕，以先生頭，星夜拔營渡渭馳奔西安，獻先生頭投降陳樹藩。經數日，陳氏亦不敢留，轉送涇陽，先生始得歸元，遺體由部將田玉潔權葬於蒲城東門外。因先生之遇害，諸軍失其聯繫，成頓蹙之勢。葉相石以孤軍走耀縣。其餘授軍，有觀望者，有變方略者，自是至民國十一年止，四年之間，靖國軍以一隅之地，當七省之兵，受兵彌烈，雖經于右任先生以大義大節至嚴至正及大無畏之精神激勵同志，抗拒敵人，已備嘗播遷之苦矣。十一年六月，始不得已任鳳翔總部遣散部曲，離陝入甘，沿白水嘉陵巴渝東下，覬總理於滬上，報告陝西革命之經過，而靖國軍五年奮鬥，爭此一結，則先生之生死，與西北革命大業之關係，不綦大哉。惟是西北革命大業，與本黨國民革命之關係，得契合終始者，實由於先生十餘年革命心血有以鑄成之也。當時于右任先生關於先生之死，上總理文中，有一名家龍虎，關中麟鳳，奔走南北者十餘年，經營蜀秦者百餘戰，慨虎口之久居，已烏頭之早白，淮陰入漢，旋登上將之壇；士會渡河，肯慰吾人之望。詎意武侯之指揮未定，君叔之心志俱殲，於十一月二十一日被刺於興平之南仁堡，莫歸先軫之元，空洒平陵之淚」等語。可知當時靖國全軍自于右任先生以下痛哭先生之慟也。先生遇害時，年僅三十有一歲。先娶夫人羅氏，生女漱玉，母女俱早亡；繼娶夫人馬氏，生女佩玉，佩玉於民國三十一年病夭。馬夫人尚健在，其兄松生先生在世時，以次子紹文，爲先生嗣。嗚呼！先生以青年獻身革命，奉命奔走，幾無寧日，不幸大功未竟，慘遭奸人戕害，荒草長埋，未封正塚，迄今已歷二十七寒暑，寧非足悲！實緣內憂外患，歲歲年年，致妨飾終之典，中央軫念勳猷，於民國三十二年八月經常會決議，將先生生平事蹟，宣付黨史委員會立傳，並由國民政府明令褒揚，以闡幽潛，而資矜式。際茲破敵收功之日，同志等追懷遺烈，永念莫忘，謹擇於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先生遇害二十七週年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五八〇

紀念日，恭移先生遺櫬於西安革命公園，舉行公祭，同日公葬先生於南郊少陵原上，崇德報功，起土為墳，傳不朽也。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李貽燕謹述。

北京政府令國務院優卹故安徽省長黃家傑。

黃家傑字雋珊，江西省新淦縣人，曾任安徽省淮泗道尹，安徽省省長。（註六）近日病故。本日，北京政府令給予治喪銀三千元，派員致祭，並交國務院從優議卹。令文曰：

「安徽省長黃家傑服官皖省，夙著政聲，擢任省長以來，辦理地方要政，擘畫精詳，宣勞靡懈，方冀長資倚畀。茲聞溘逝，悼惜殊深，著給予治喪銀三千元，派股恭先前往致祭，並交國務院從優議卹，以示篤念賢勞之至意。此令。」（註七）

註一：「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一〇一四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革命人物誌」，第一集，頁一九〇。

註四：「革命文獻」，第五〇輯，「護法戰役與南北議和史料」，頁三四六。

註五：「革命人物誌」，第一集，頁一八五—一九二。

註六：劉壽林：「辛亥以後十七年職官年表」，頁五九九。

註七：「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一〇一四號。

二十二日 廣東軍政府通令休戰，與北方依法和平解決。

徐世昌自就任北京政府總統後，提倡南北議和，於本月十六日下令前方軍隊罷戰退兵。廣東軍政府總裁岑春煊、唐繼堯等亦表示贊成和平統一；美、英、日、法、義五國駐廣州領事也於本月十九日勸告軍政府息爭，國內和平空氣瀰漫。

本日，廣東軍政府開特別會議，政務總裁、各軍代表及國會兩院議長皆到會，討論如何處置北方之

停戰命令。國會方面之主戰派，以國會會議決停戰前提，主張徐世昌退位及新國會解散，故不宜輕言停戰。而溫和派之政務總裁及各軍代表，以爲宜先行非正式的停戰。最後折衷決定發布命令，令各軍在現守地域整頓隊伍，以待後命。（註一）

廣東軍政府即通令休戰，與北方依法和平解決。令文曰：

「唐行營、唐總裁、各總司令、陸總裁、孫總裁、唐總裁、劉督軍、轉各師旅長各司令，熊督軍、楊省長、轉各鎮守使、各師旅長、各司令、督軍公署、轉各師旅長各司令、譚聯軍總司令、譚督軍、程總司令、馬總司令、李鄂軍總司令、趙師長、林旅長、林處長、各師旅長、各司令、田、周、張、謝、胡各總司令、轉陝西丁督軍、張軍務會辦、轉各師旅長、王援鄂總司令、黎聯軍總司令、唐總司令、柏總指揮、蔡總司令、牟副司令、陳省長、轉各鎮守使、各師旅長、莫督軍、翟省長、轉護國各軍總司令、各鎮守使、各師旅長、李督辦、陳總司令總指揮、呂總司令、王副司令鈞鑒：自軍興以來，膏血被野，廬沼爲墟，國力爲之凋敝，元氣於以毀傷，每一念及，痛心疾首。本軍政府護法興師，原以保全國體爲職志，迭經宣布和平及永久和平兩義，此心此志不渝，苟可以和平，而貫徹護法之主旨，斷不忍重累吾民。比聞北方有休戰之言，本軍政府素愛和平，豈復好爲鬻武。爲此通令前敵各軍隊，各守原防，靜待後命。果北方誠意言和，自當依法解決，本軍政府有厚望焉。此令。軍政府，養。」（註二）

南方軍隊退兵辦法，預定由陸榮廷收束駐湘之粵桂軍，由岑春煊收束贛南閩西南粵滇軍，由唐繼堯收束川鄂陝之滇黔軍。（註三）

廣州參衆兩院召開聯合會第七次會議；參議院召開第六次會議。

本日下午，廣州參衆兩院召開聯合會第七次會議，衆議院議長吳景濂任主席，會中討論時局問題，最後決定停止會議，兩院分別開會，由參議院先行會議。參議院隨之召開第六次會議，由議長林森任主席，出席議員一百三十八人，繼續討論時局問題，結論是停戰前提之條件爲：（一）取消北京偽國會；（二）取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

五八二

消僞總統。(註四)

附錄：

一、參衆兩院聯合會第七次會議速記錄(註五)

中華民國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時開會。

衆議院議長吳景濂主席。

主席 今日兩院開聯合會。關於時局問題，請林議長報告與軍政府接洽情形。

參議院議長林森 前次兩院聯合會大家議定兩條，並推定兩院議長與軍政府接洽，所以昨日日本席同吳議長、褚副議長三人，均到軍政府。當時岑總裁因病不能會客，伍總裁亦未在軍政府，至十點半林悅卿君到，遂將兩院聯合會議決兩條：一、解散非法國會；二、徐世昌退總統位，爲停戰前提，問彼能否辦到，如不能辦到，則無議和之可言。據林君言當時不能回答，須俟下午開軍事會議後，方能回覆。今日因軍政府函約，定於今日上午十鐘談話會，本席遂同吳議長，褚副議長再到軍政府，開談話會時有許多代表，還有參謀部長、伍總裁，而岑總裁仍因病未到，更有各省各軍代表，總共列席者十有六人。遂將兩院議決兩條件之範圍，再爲說明，大家討論未得結果。或謂北方既下停戰令，若南方不下令停戰，恐惹起許多誤會；或謂此問題既經國會議決，當然遵照國會意思進行；或謂此兩條須俟議和時方能提出；或謂應下停戰命令；或謂應對於前敵軍上，將此意思加以說明。討論至一點鐘，尙無結果，本席等三人乃退席。與軍政府接洽情形，大致如此。

參議院議員張我華 林議長報告與軍政府接洽情形，似無甚把握，且政潮之變化頗不易測，請議長諮詢大家，可否將兩院議決兩條件指定起草員起草，以宣言形式，通電西南護法各省，作爲國會自己之意思表示。

主席 張君動議，主張將兩院議決之兩條件指定起草員起草電稿，通電西南護法各省，大家有無討論。

衆議員議員牟琳 國會議決事件，軍政府當然執行，軍政府不能依法執行，國會可以問其責任，大家以爲何如

？

參議院議員張我華 本員以爲兩院議長與軍政府交涉，不過口頭交涉日頭答覆，彼倘不能依法執行，將如之何？本員主張兩院依法開會議決，咨達軍政府，並以個人意思通電前敵將士。

衆議院議員王乃昌 任可澄乃軍政府內政部長，何以與徐世昌時常通電，隨事報告，滬報登載甚詳，請兩院議長向軍政府交涉，問其責任。

主席 王君意思可以提出質問書，或提出法律案，個人與之交涉，無大效力。

衆議院議員曹振懋 本員贊成張君我華之辦法，如此兩前提不能作到，復何所謂護法，軍政府不能依照國會之主張，國會可以自有一種表示，一方面通告護法各省，一方面警告軍政府。

參議院議員童杭時 本席主張提出決議案，軍政府當然遵照國會意思執行。

參議院議員丁象謙 本席主張張君與張君之辦法並行。

參議院議員張我華 本席以爲有通電護法各省之必要，國會欲求永久之和平，北方雖下停戰命令，不能辦到議決兩條件，仍不能停戰。可否以兩院議長名義，通電護法各省。

衆議院議員牟琳 通電出去，本席不敢贊成。軍政府既有護法戡亂之責，且對於國會應負責任，對於國會議決之件當然執行，通電前敵軍人，毫無益處。

參議院議員朱念祖 用書面交涉，似爲大家所公認，本席以爲最簡單辦法，或參議院今日開會議決，明日衆議院開會議決：或今日衆議院開會議決，參議院明日開會議決，頗極簡單敏捷，對於通電各省，本席甚不贊成。

衆議院議員張知競 事機緊迫，國會應表示壹種態度，軍政府既代行國務院職權，攝行大總統職務，當然對於前敵軍士有所表示，對於國人亦應有所表示。

衆議院議員馬驥 兩院議長向軍政府交涉，非以議長資格交涉，乃代表兩院交涉。據林議長報告，軍政府對於停戰兩前提，有贊成者、有懷疑者、有反對者，意見紛歧，毫無結果。軍政府如贊成國會辦法，自無問題，否則兩院問其責任。現在並非表示意思，乃實行護法，與其通電各省，莫若與國政府交涉較有根據。惟今日審議會已改爲聯合會，不能再改，應俟明日兩院各別開會。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

五八四

參議院議員謝持 本席以爲此問題，非用法律手續交涉不能得其結果，本席主張由兩院同日各別開會議決，作成議決案，與軍政府交涉。

主席 謝君主張時局問題，應由兩院同日各別開會，作成議決案，有無附議，附議者十人以上。

衆議院議員王源瀚 本席贊成用法律手續，兩院分別開會議決，請兩院議長宣告明日上午參議院開會，下午衆議院開會，大家熱心時局，當無不出席者。

衆議院議員呂復 本席以爲軍政府既有特別政務會議，無論贊成與否，定有結果，然後國會方有辦法，本席主張明日開會。

參議院議員丁象謙 本席主張今日要有結果，今日既變更議事日程，此問題當然可以討論，本席贊成謝君之主張。

參議院議員張我華 本席亦贊成謝君之主張。

參議院議員王玉樹 卽請以謝君之主張付表決。

參議院議員張我華 本席主張參議院先行開會議決。

參議院議員李含芳 請卽以謝君之說付表決。

主席 謝君動議，時局緊急，今日可停止審議會，兩院分別開會，參議院先開會，然後衆議院開會，贊成此說者，請起立。衆起立。

主席 多數，聯合會宣告散會。

時三時四十分。（「參議院公報」第二會期臨時會第四號，民國八年廣州印行）

二、參議院第六次會議記錄（註六）

第六次會議中華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時開議。

議長林森主席。

主席 現在分席議員一百三十八人，宣告開議。今日開會係關於時局問題，頃在兩院聯合會謝君動議，謂現在

關於時局緊迫，應請即日由兩院分別開會籌商辦法，經衆公決，所以特開大會，即請公同討論。

四十九號王湘 本席前以徐世昌以偽總統名義，號召和議，以售其非法解決之詭計，特提出質問書，請代理國務院職權之各總裁，出席本院答覆。此項質問書是否已經送達，代理國務員能否出席，請議長報告。

主席 王議員質問書早已送達軍政府，今早本席前往軍政府，曾以個人談話之資格，談及同人對於時局問題，頗有未能了解當局之政見，可否請總裁諸公出席本院以便諮詢等語。據云現在軍政意見尙未一致，不得作何種答覆，如國會定期開會，出席說明，當可照辦。

四十九號王湘 即請議長用電話通知，請各總裁即刻出席，以便諮詢。

一百一十二號張光煒 頃據報告，軍政府對於時局問題，尙在開會討論，未能解決，今日電請出席，恐所未便。

八十二號朱念祖 今日兩院聯合會謝君動議，改由兩院分別開會討論時局辦法，請代理國務員出席，深恐於今日開會時間上發生衝突，王君之動議，未嘗不可暫行擱置。至於張君之說，本席不敢贊同。

四十九號王湘 本席動議，請議長諮詢有無附議。

八十二號朱念祖 請以王君動議付表決。

主席 王君動議，請代理國務員出席本院，以備質問答覆，應諮詢有無附議。對於王君動議附議者請起立（起立者不足法定附議人數）。現在請對於時局之辦法討論，張君光煒報號發言。

一百一十二號張光煒 本席對於議和之說，根本反對，因西南護法初衷，即在於謀得永久之和平，並非窮兵黷武。在倡和平之議者，其說有二：一則每藉口國內戰爭，數載相尋，人民財產生命之犧牲，已不可以數計，財盡力竭，民不堪命，是不可以再戰，此一說也。歐戰局勢已告終結，外人對於吾國內亂，已相繼而致其警告，如果戰禍延長，國際上恐不利，是亦不可以不和，此又一說也。本席以爲此二說，其主張和平之理由，固屬正當。惟無正當解決之法，不能謀永久之和平，即今日苟且議和，其能擔保以後戰禍之不發生耶？和議成後，徐世昌之爲人能保其永遠遵守法律乎？如果對於上之二說，不幸言中，則後之犧牲更不知凡幾。至於外人干涉之說，本席以爲吾人力持依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

五八六

法解決，外人之干涉爲無理由，文明之友邦當不出此。如苟且求和，一切法律均可犧牲，勢必於和議成後，藉口善後經費，大借亡國外債，債權盡落之外人之手，外人真正實行干涉，必無可幸免，此則大可慮也。至以私意而議和者，其上焉不過希冀副總統、國務員、督軍、省長之地位，下焉者亦不過希冀升官發財而已。以副總統而論，黎元洪、馮國璋非副總統乎？何以黎繼位一年即被放逐，馮雖滿任等於幽囚，則以法律無效故，法律無效，故張勳敢於逐黎元洪，段祺瑞敢於侮馮國璋。以國務員而論，梁、湯、谷、張非國務員乎？何以曇花一現即歸消滅，亦以法律無效故，法律無效，故不能受相當之保障。以督軍省長而論，陸建章、戴戡非督軍省長乎？何以不得其死，亦以法律無效故，法律無效，故徐樹錚敢於殺陸建章，劉存厚敢於殺戴戡。而下此者更無論矣。由斯而談，如願相償者，其結果如是，則未得者亦當知所警悟，勿爲和議之說所誤矣。故本席反對和議，當謀永久之和平，大致理由如此。

主席 現在丁君象謙提出一議案，臨時提出，不及油印，可由本席朗讀一遍。「停戰前提之條件：一、取消偽國會；二、取消偽總統。」連署者二十人以上，請丁君說明。

六十五號丁象謙 省略說明，請付表決。

主席 丁君提案聲明省略說明，如無討論，可付表決（衆請付表決）。丁君提出停戰前提之條件，案共分兩條：「一、取消偽國會。」「二、取消偽總統。」現付表決，贊成丁君之提案者，請起立（全體起立）。此係一種決議案，應即日開二讀會，對於條文有無討論（衆謂無討論）。既無討論，應付表決，贊成丁君提案之兩條件文者，請起立（全體起立）。可否省略三讀會之順序（衆謂無異議）。現以全案付表決，贊成全案者請起立（全體起立）。現在議事已畢，宣告散會。

時四時五分。

北京政府海軍部公布施行「駐外公使館海軍武官管理留學員生規則」暨「修正英美海軍留學員生規則」。

本日，北京政府海軍部公布施行「駐外公使館海軍武官管理留學員生規則」凡十條，規定海軍武

官對於留學員生之一切行為均有督察之責，其有不遵約束者應呈海軍部懲罰；海軍武官應隨時考察留學員生之品行學術並按期報部。

海軍部並同時公布施行「修正英美海軍留學員生規則」凡十五條，規定海軍留學員生除另有特別規定外，應受留學國公使館海軍武官之管理。

茲誌「駐外公使館海軍武官管理留學員生規則」及「修正英美海軍留學員生規則」如次：

一、駐外公使館海軍武官管理留學員生規則

- 第一條 駐外公使館海軍武官依海軍武官簡章第十條規定，對於海軍留學員生之管理照本規則行之。
- 第二條 海軍武官對於留學員生之一切行為均有督察之責，其有不遵約束者，應呈海軍部懲罰。
- 第三條 海軍武官應隨時考察留學員生在學情形，及其考試成績，照第一表填註按期報部。（表式略）
- 第四條 海軍武官於留學員生畢業時應將其品行學術之優劣，照第二表填註報部。（表式略）
- 第五條 海軍武官於留學員生畢業回國，應行先期報部，並照第三表填註，交由該員生帶歸呈部，聽候考驗。

（表式略）

- 第六條 海軍武官遇有留學員生事務關於外交者，應商請駐使主持辦理。

- 第七條 凡關於管理留學員生事項所用電報旅行交際各費，以及給予留學員生之醫藥費，均應按照單據實報實銷，但每年統計不得過英金二百五十鎊。

- 第八條 海軍武官每月應將關於管理學員生所用一切款項之收支清冊，連同收據，呈報海軍部。

- 第九條 以上各條如有應行增訂刪改之處，得由海軍武官體察情形，隨時呈部核辦。

- 第十條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前公布之英美海軍留學生經理員暫行規則即廢止之。

二、修正英美海軍留學員生規則

- 第一條 海軍留學員生除另有特別規定外，應受留學國公使館海軍武官之管理。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

第二條 留學員生之轉校及入廠登艦日期及在各處之畢業日期，應由該員生先期呈報海軍武官，彙案報部。

第三條 留學員生應習各項專門學科及畢業期限應由海軍武官參酌該國定章核定辦理，學員生不得自由選擇或改習海軍以外之科學，違者除停支官費外，並須繳還所領留學等費。

第四條 留學員生在留學國艦校廠所練習，應遵守該艦校廠所章程，實心求學，不得稍有違犯。

第五條 留學員生因留學事務有所請求時，應由該員生領袖陳請海軍武官核辦，不得恃眾要挾，如係重大事故，並應由該武官轉呈海軍部辦理。

第六條 留學員生在留學期內，無論何項事故，均不准請假回國，如在暑假或年假期內欲赴他處遊歷者，得早請海軍武官核准前往，其遊歷費均歸該員生自備，但隨同海軍武官參觀各地廠所曾呈部有案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 留學員生學費應自出發之日起，算至回國到部考驗畢為止。

第八條 留學員生學費及零用費等項，留英者每月給英金十六鎊，留美者每月給美金八十四元，均由海軍武官按時發給，不得預先借領。如留學員生所入之學校廠所與海軍武官駐在地方相隔較遠者，即由海軍武官按月匯寄該員生收領，均須掣取收條呈部存查，但在英國海軍艦校各員生，其學費應由海軍武官按季送交英海軍部轉發。

留美員生每年應繳入校學費，其在二百五十元以上者，除由該員生應領學費內扣提一百元外，其餘由公家暫時補給，嗣後再由該管武官察度情形呈部核辦。

第九條 留學員生如願肄習飛行艇與潛水艇專門者，得呈由海軍武官察驗體氣膽識，出具考語，連同該員生志願書呈部核准後，其一切待遇即照留學潛艇飛機規則辦理，但帶有原新留學之員生不再給安家費。

第十條 留學員生在格林里區大學及柏次茅槍礮航海魚雷各專門學校，由海軍武官發給每員生一次書籍旅行費，共三十五鎊。

第十一條 留學員生出發時應各給治裝費每人六十鎊，如赴英者各給川費六十鎊，赴美者各給川費七十鎊。

第十二條 留學員生畢業回國時，各給川費一百鎊，其革退回國者，每員生准給川費六十鎊。

第十三條 留學員生醫藥費應由海軍武官照醫生證書及藥房收據給領。

第十四條 本規則如有應行增訂刪改之處，得由海軍武官體察情形，隨時呈部修正。

第十五條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前公布之修正英美海軍留學生規則即廢止之。（註七）

曹錕等在北京舉行「慶祝國際榮譽合肥（段祺瑞）首勳大會」。

本日下午一時，北京政府四省（川粵浙贛）經略使曹錕於北京太平湖安福俱樂部開慶祝戰勝強暴國際榮譽合肥首勳大會，曹錕首先到會，前國務總理參戰督辦合肥段祺瑞著陸軍上將大禮服出席，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吉林督軍孟恩遠、湖北督軍王占元、安徽督軍倪嗣冲、兩廣巡閱使龍濟光、淞滬護軍使盧永祥、察哈爾都統田中玉、綏遠都統蔡成勳、交通次長曾毓雋等及安福國會議長王揖唐、王印川、吳文瀚等議員三十一人與會。會中曹錕致詞，略謂：

「此次協商友邦，以正義人道戰勝強暴德奧同盟各國，為歷史上空前未有之大勝利。吾國為協商國之一，故得享莫大之榮譽，推原溯始，實由我參戰督辦合肥段公具遠大之眼光，在前國務總理任內，毅然主持，力排衆議，建此偉業，樹斯殊勳，設是時段公無主張，則自今狀況爲如何，吾國在國際地位上爲如何，諸君試思當知梗概。是當日對德宣戰加入協商戰團之日，即吾國國際上冀得榮譽之時，在今得此良果，實以合肥段公爲首功殊勳。謹特爲之慶祝。」（註八）

阿爾泰蒙古王公呈請將阿爾泰改隸新疆。（註九）

註一：「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註二：「革命文獻」，第五〇輯，「護法戰役與南北議和史料」，頁四〇九。

註三：「革命文獻」，第五〇輯，「護法戰役與南北議和史料」，頁六四。

註四：「革命文獻」，第五〇輯，「護法戰役與南北議和史料」，頁四五一—四五七。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五九〇

註五：「革命文獻」，第五〇輯，「護法戰役與南北議和史料」，頁四五四—四五七。

註六：「革命文獻」，第五〇輯，「護法戰役與南北議和史料」，頁四五、一四五四。

註七：「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〇一七號。

註八：「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註九：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四一〇。

二十三日 國父孫先生文函覆廣州凌鈺、蕭實中，告以邇來專心著述，關於時事可與胡漢民（展堂）洽商。

函曰：

「接到惠書，藉悉南中情形，感喟無似。文邇來杜門養晦，聊以著述自娛，對於時局問題，終以多數同志之主張為進退，此意早奉答於子黃先生函中矣。今展堂業已南旋，所有進行事宜，與渠洽商可也。孫文、十一月廿三日。」（註：）

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表，計聲母二十四、介母三、韻母十二。

本日，北京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三十九字表，以便各省區傳習推行。茲錄教育部之令文如下：

「查統一國語問題，前清學部中央會議業經議決。民國以來，本部鑒於統一國語，必先從統一讀音入手，爰於元年特開讀音統一會，討論此事。經該會會員議定注音字母三十有九，以代反切之用，並由會員多數決定常用諸字之讀音，呈請本部設法推行在案。四年設立注音字母傳習所，以資試辦，迄今三載，流傳浸廣，本年全國高等師範校長會議，議決於各高等師範學校附設國語講習科，以專教注音字母及國語，養成國語教員為宗旨，該議決案已呈由本部采錄，令行各高等師範學校遵照辦理，但此項字母未經本部頒行，誠恐傳習既廣，或稍歧異，有乖統一之旨，為此特將注音字母三十九字正式公布，以便各省區傳習推行，如實有須加修正之處，將來再行開會討論，以期益

臻完善。此令。

注音字母表

聲母二十四

ㄍ (見) 古外切與倫同今讀若格發音務促下同

ㄎ (見) 居尤切延蔓也讀若基

ㄎ (端) 都勞切即刀字讀若德

ㄎ (幫) 布交切義同包讀若薄

ㄎ (敷) 府良切受物之器讀若弗

ㄆ (精) 子結切古節字讀若資

ㄆ (照) 眞而切即之字讀之

ㄆ (曉) 呼干切山側之可居者讀若黑

ㄆ (來) 林直切即力字讀若勒

介母三

一 於悉切數之始也讀若衣

韻母十二

ㄚ 於加切物之歧頭讀讀若阿

ㄜ 余支切流也讀若危

ㄛ 于救切讀若謳

ㄜ 古隱字讀若恩

ㄚ (溪) 苦浩切氣欲舒出有所礙也讀若克

ㄛ (溪) 本姑茲切今苦茲切古茲字讀若欺

ㄛ (透) 他骨切義同突讀若特

ㄛ (滂) 普木切小擊也讀若潑

ㄛ (微) 無販切同萬讀若物

ㄛ (清) 親吉切即七字讀若疵

ㄛ (穿) 丑亦切小步也讀若疵

ㄛ (曉) 胡雅切古下字讀若希

ㄛ (日) 人質切讀若入

ㄛ 疑古切古五字讀若烏

ㄚ (疑) 五忽切元高而平也讀若愕

ㄛ (娘) 魚儉切因岸崖爲屋也讀若賦

ㄛ (泥) 奴亥切即乃字讀若訥

ㄛ (明) 莫狄切覆也讀若墨

ㄛ (心) 相姿切古私字讀私

ㄛ (審) 式之切讀尸

ㄛ 丘魚切飯器也讀若迂

ㄛ 羊者切即也字讀若也

ㄛ 於堯切小也讀若傲平聲

ㄛ 烏光切跛曲脛也讀若昂

ㄛ 而鄰切同一人讀若兒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五九二

濁音符號 於字母右上角作，

匹聲點法 於字母四角作點如左圖

去入
上陽平
□陰平無符號」(註二)

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致電祕魯，互賀歐戰結束。

祕魯大總統佐斯寶道於本月二十日電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賀世界大戰協約國之勝利，電文曰：

「中華民國大總統閣下：際此世界大戰勝利，我愛自由正義之聯合各國舉行慶祝之時，本大總統謹代表祕魯政府及人民敬致貴大總統誠摯之賀忱，並祈賜鑒焉。佐斯寶道。」

本日，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覆電謝祕魯大總統，互申賀意。電文曰：

「大祕魯民國大總統閣下：頃承惠電致賀，良深感謝。值茲正義自由最後勝利之時，全球一致慶祝，本大總統暨中華民國國民躬逢其盛，曷勝榮幸。徐世昌。」(註三)

美駐華公使芮恩施函告北京政府國務院，中國於巴黎和會中，應採取之態度。

本日，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函北京政府國務院，報告與北京政府外交部官員商談巴黎和會中國應採取之態度，勸中國只可要求尊重獨立及領土完整之共同宣言。(註四)

天津新開河工告竣。

天津三漢河口新開河工，業已告竣，於本日舉行開河禮。(註五)

鹽務署會辦英人丁恩(Charlse Dane)任滿回英。

民國二年善後大借款成立後，英人丁恩(Charlse Dane)依約任為鹽務署會辦，致力於中國鹽稅之改良，現已任職期滿。北京政府大總統徐世昌贈予「文虎章」，以嘉其功。本日，丁恩離京返英，英駐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華公使朱邇典及鹽務稽核所人員等均歡送之。（註六）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函電，（下），頁九—三八二。

註二：「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一〇二〇號。

註三：「政府公報」，國電，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一〇一六號。

註四：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四一〇。

註五：「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一號，頁二二二。

註六：「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一號，頁二二二；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二十四日 王法勤上書國父孫先生文，報告南方軍政府內情。

書云：

「中山先生鈞鑒：昨軍政府竟下停戰令，飭前敵各司令謹守防地，以待後命。聞福州指日可下，陝西方面民軍，近亦大有進步，軍政府竟急不能待，行此自殺之策，真令人莫解。取消偽國會及偽總統兩條，已由二十二日兩院開會以議決形式，咨交軍政府，但如何答覆，尚無消息。此間同人，均謂對於美公使勸告，如先生直電美總統，責以大義，必有絕大效力，不知先生以爲何如。再者此項停戰令，開軍事會議時，徐君季龍雖未力爭，或係當下情勢彼衆我寡，爭亦無濟，不得不白處於緘默。願先生略其既往，勉以將來，來此緊要時間，慎勿傷其感情。不然恐一有責備之言，徐君再行引退，某派將來對於和議條件及前敵計畫，愈將逞其奸謀，無所忌憚，護法前途，益不可爲矣。區區之意，尚祈採納，無任盼禱。肅此，敬請鈞安。王法勤謹上，十一月二十四日。」（註一）

廣州軍政府總裁唐繼堯通電，主張仿辛亥前例，在上海開和平會議，由南北各派之代表及在野名賢與會。

本日，唐繼堯通電主張和平云：

「（銜略）迭奉張季直、熊秉三等諸先生通電，仁心危詞，讀之慨然。西南與師，原爲法律，苟有餘地，可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五九四

迴旋，誰甘忍心，自相戕害，乃當局者，始終憑持暴力，悍然不顧，我行我法，凌轢一切，充其暴力之所至，其於民主政治能否相容，殊難懸斷。夫近代民治之思潮，如旭日方升，決不容有暴力政治存在之餘地，故為國家久遠計，不得已而忍痛與師，期一挫頑暴之兇焰，而納國家於共和之軌範，今用兵年餘，禍延數省，功不補患，愧負國人，而一念及元氣之凋傷與國命之陸危，則又有驚心動魄怒焉如擣者，諸君子既忱於內外之情形，而擬披髮擗冠之忱，繼堯與同人亦何敢昧輕重之權衡，而忌摩頂放臊之義，苟有長策至計，足以解紛難，規久遠而順國人之望者，繼堯與同人亟願聽命矣！故為款承諸君子之教命，並容納各方面之意思，俾得自由發揮起見。鄙意以為宜倣辛亥成例，在上海開和平會議，南北各派代表蒞會，並以在野名賢若干人參加會議，南方由政府主持選派，北方由徐菊老主持選派，在野名賢則由兩方認可加入，庶較切實而免偏倚，如何？仍候公酌。唐繼堯叩。敬。」（註二）

一大業。 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電勸廣州軍政府總裁唐紹儀（少川），共同致力和平統一。

電文云：

「上海唐少川先生鑒：前奉章公使轉來漾電，誦悉。因公行蹤無定，未及奉覆。昨由滬轉到馬電，藉悉駕已旋華，無任欣慰。漾電明論透關，而相愛之深，憂時之切，尤堪感佩，時危至此，猶逞意氣之私，蹈全國於陸沉，豈人心哉！故昌自彼舉以來，瘡口曉音，事事盼人，相見以誠。昨又有令罷戰退兵，以示真意，協議辦法，一切均已閣託李督商洽辦理，不久即將實現，但冀天心厭亂，祐啓我國人，盡祛疑預，力致太平，使昌得完此志願，與吾公野服徜徉，以引餘日，何幸如之。清風戒寒，百唯珍重，再來電所云，東京瀕行之電，是否漾電，除接漾電後，尚未接有吾弟最後之艷電並及。世昌敬。」（註三）

北京政府通令申明法紀，注重道德。

本日，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通令云：

「制治保邦，法紀為本，牖民成俗，是惟道德。伊古以來，法紀有張弛，道德有盛衰，治忽攸分，影響至鉅，

共和肇興，於茲七稔。邦家多難，文治未遑。以言法律，則根本大法，久未議定，民刑法典，簡陋相仍，既失人民保障之資，且為政治進行之梗，日言法理靡所折衷。以言綱紀，則政令下逮，適滋緣飾之資，賞罰雖行，無裨勸懲之用，威信且難自固，上下何以相維，決隄潰防，伊於胡底。抑且西哲有言，道德為共和國之元氣，試觀近今社會，心理則日趨涼薄，風俗則日即淫奢，義利之辨，目為迂談，禮教之藩，久同虛設，變本加厲，倒行逆施，舉國如飲狂泉，稽天烈於洪水，長此沈淪，必召淪胥。茲當班政之初，亟當申明法紀，揭櫫道德，以為羣倫之表率，所望有制定法律之責者，審國家本計所在，俾憲典早日觀成。本法既定，則其他重要法案，胥可妥速擬議，次第頒布，務使從政者悉遵法治之定軌，在野者漸具法學之常識，庶趨嚮歸於一致，大政利於推行，其綱紀所在，本大總統當與京外羣僚，共相尊重，條教悉屏繁文，使事事歸於實踐。政治懸為正鵠，使人人有所步趨，信行刑賞，以樹風聲，檢束身心，以為律度。至若道德齊禮，古訓昭然，良知未泯，尤當共勵，在上則當大法小廉，以恭儉為植躬之矩，在下則當父詔兄勉，以孝悌為輔世之方，各秉至誠，以迓末俗。教育事業至關治化，著教育部通飭京外學校，於修身學科認真教授，並酌擇往哲嘉言懿行，有裨德育者，編為淺說，頒行講演，以資啓迪。其或方隅僻習有待查禁。編氓潛德，宜予表彰，並由各地地方官吏，隨時查明辦理，總期治具克張，民風歸厚，激揚滌靡，咸與維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此令。」（註四）

北京政府制定公布郵政儲金條例。

本日，北京政府制定公布「郵政儲金條例」，凡十五條，規定郵政儲金直轄於交通部，由郵政總局經理之；郵政儲金之總額每人以二千圓為限，每次存入須滿一圓以上，學校及其他公益團體之儲金總額得增至三千圓，儲金總額逾規定數目部份，不給利息。茲誌北京政府郵政儲金條例如下：

第一條 郵政儲金直轄於交通部，由郵政總局經理之。

第二條 郵政儲金之總額，每人以二千圓為限，每次存入須滿一圓以上。但學校及其他公益團體之儲金總額，得增至三千圓。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五九五

儲金總額逾前項數目者，其逾額之儲金不給利息。

第三條 儲金之存入及支取均以儲金簿爲憑。

第四條 郵政儲金除現金外得以郵票行之。

第五條 郵局應印刷郵政儲金用紙，儲金者得隨時以各種郵票黏貼，至滿一圓以上時，送由郵局銷印按數記入儲金簿。

第六條 持有郵政儲金簿者，不問在何地之郵局，均可存入支取，各郵局通儲之方法，由交通總長以部令定之。

通儲未辦以前，郵政儲金之存入支取以儲金簿所記載之郵局爲限。

第七條 支取儲金在二百圓以上者，須於前一日通知郵局，在五百圓以上者，須於前二日通知郵局。

第八條 郵政儲金之利息，自存入之日起按年計算，其利率由郵政總局擬定，呈請交通總長核准公告，利率有變更時亦同。

第九條 郵政儲金簿每半年由郵局檢閱一次，計算利息之總額，撥入儲金。

前項利息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結算。

第十條 每屆檢閱郵政儲金簿，計算利息之期，由郵局通知儲金者呈驗儲金簿，逾期末呈驗者，其本期利息不得撥入儲金。

第十一條 郵政儲金須以妥實方法運用生息，不得移作別用。

第十二條 郵政儲金設儲金監理會，決定關於儲金運用生息一切事宜。

前項儲金監理會以審計院長、財政總長、交通總長、郵政總局局長、總辦、交通部郵政司司長及國務院特派員組織之。

第十三條 關於國幣之法令尚未施行以前，儲金之存入支取均以郵局所在地之通用銀圓爲限。

第十四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以交通部部令定之。



第十五條 開辦郵政儲金之日期、地點以交通部部令定之。(註五)

曹錕等在北京組織「戊午同袍社」，旋改稱「參戰同袍社」，期鞏固北洋團體。

北京政府召集所屬各省督軍在京舉行會議後，各督軍感於北洋派團體日就渙散，必須重行整頓，段祺瑞因於廣州軍政府通令停戰之同(二十二)日在北京安福俱樂部舉行「慶祝國際榮譽合肥首勳大會」上，授意各督軍發起組織「戊午同袍社」。

本日「戊午同袍社」在北京成立，推曹錕為社長，以鞏固北洋團體、擁護段祺瑞復組內閣為兩大目標。該社旋改稱「參戰同袍社」。蓋曹錕因交通系之作梗，被選為副總統之希望已絕，遂由怨段轉而擁護，並聯合張作霖，倪嗣冲向徐世昌要求重任段氏組閣，安福國會復聲言不通過錢能訓國務總理案以為抵制，一時北洋武人聲勢復振。(註六)

蘇俄首領史達林發表「不要忘記東方」之論調，謂東方是帝國主義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和最可靠的後方。

本日，蘇俄首領史達林，在其機關刊物「民族生活」第三期之中，以「不要忘記東方」(Do Not Forget the East)為題，發表專論，論及東方有數億人口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列強視東方為其繁榮的基地，它們希望維持印度、中國、波斯、埃及和摩洛哥各地的現狀，以便攫取其天然富源；共產主義的任務是解除東方被壓迫民族歷一世紀之久的沈睡，傳布革命的自由精神於各該國的勞工與農民，喚醒他們作對抗帝國主義的奮鬥，否則社會主義難以完全戰勝帝國主義，獲得最後勝利。(註七)略曰：

「可是，分鐘也不能忘記東方，至少他是世界帝國主義底『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和最可靠的後方。……共產主義底任務，就是打破東方各被壓迫民族成百年的沈睡，以解放的革命精神來感染這些國家底工人和農民，掀起他們來和帝國主義作鬥爭。……在這個意思上，不久以前舉行的回民共產黨員代表會議，關於加強東方各國」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五九七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三、二十五日

五九八

——波斯、印度、中國——宣傳工作的決議，無疑的有著深刻的革命意義。」（註八）

史達林一再提醒蘇俄應對東方「無時或忘」，雖僅係重彈列寧的舊調，但亦可視作蘇俄東進政策漸趨積極的信號。他對東方各民族，不僅想加以利用，並且想加以赤化，然後再憑其無窮盡的人力與資源，作為蘇俄擊敗歐洲列強的工具，其居心的歹毒，已勝過列寧。（註九）

註一：「革命文獻」，第五〇輯，「護法戰役與南北議和史料」，頁四〇九、四一〇。

註二：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四日。

註三：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註四：「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〇一七號。

註五：同註四。

註六：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四〇二、四〇三。

註七：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從優林到越飛，頁一〇——一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印行。

註八：李守孔：「國民革命史」，頁三三八，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版。

註九：同註七，頁一一。

二十五日 國父孫先生文函勉湘西護法諸軍將領團結合作，設立統一指導機關。

國父孫先生文本日函勉湘西護法諸軍將領廖香云等，團結合作，其首要步驟為設立軍事上統一機關
原函云：

「榕川、鳳丹、香芸、德軒、培荻諸兄鈞鑒：前寄去各函並密電，想都收悉。周逆就戮，為從此發展進行大好之機；經覺生兄與此間湘中同志切商，條陳因應方略數端，大要以為軍事進行，貴在單一，故彼此團結，合力共作，較之聲援相通，互相協濟者，其不可拔之基為益堅，而進取成功之效為尤偉。此時首要為設立軍事上統一機關，

公推軍政長爲同志各軍總領，使實力有所集中，精神十分團結。所有同志所部軍隊，亦須爲劃一之計，以實力額數多寡，改編爲某師某旅某團，再由各師各旅各團派出曉暢軍事者，組織總參謀機關，爲軍政總機關之輔，使各部全體情事，無所扞格，聲息易於相通，而軍事愈得指臂之效。再宜有民政總機關，公推民政長總領之，於同志實力所及區域，慎選縣長，專任吏事，即與軍隊同駐一地，而職權各宜分明。並恢復各縣會及自治機關，使人民得有法律上之自由，得調濟各地方一般之生計，此不僅足爲軍民分治之基，尤便於統一，且條理之財政之計畫者也。文意亦非爲切要而不可緩者。茲以羅君邁、于君哲士赴湘之便，囑其袖函奉達，維兄等就近切實合商，酌奪行之，此爲成功之本，曷勝盼切。此後湘西重要情事，並望隨時詳告，當極力設法相助，共達救國之素志。專此，即頌毅祉。十一月廿五日。」（註一）

凌鉞上書國父孫先生文，報告徐謙違反護法主張，請改派胡漢民來粵。

書云：

「中山先生偉鑒：啓者，前二十三日，山鉞與蕭輝錦君領銜，合共百餘人公函，報告國會兩院議決停戰前之條件：（一）取消偽國會；（二）取消偽總統。而軍府多人竟爲岑春煊等所惑，即於二十二日，國會議決咨達軍府之晚，特開軍事會議，冒然下停戰令，與偽政府取一致之行動，與國會居反對之地位。其最可恨者，徐季龍同流合污，主張停戰，並公然對我同人云：國會不犧牲機關，議員須犧牲個人，是直反對我護法之國會，贊成敵非法之國會也。此次停戰令，確係季龍起稿，與盲從者不同。先生前所致鉞之函，業已與季龍看過，而季龍陽奉陰違，所謂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同人等羣情洶洶，不知者以爲先生變更最初之主張，幸鉞將手書遍示同人，始知季龍違反先生之意思，非先生改變護法之初衷也。乃公議函報，請改派漢民來粵，以圖補救，免爲所誤。因事關緊急，昨日係星期六，日本郵局照例不收掛號信件，不得已投中郵，取快郵代電方式，迅速馳報。維恐被扣，又於昨早專函陳漢元兄，託其請示辦法。刻下鉞與同人，逢人揭破徐逆之騙術，岑妖之陰謀，與我國民代議護法之決心。將來或趨停者自停，戰者自戰之形式亦未可知，成敗利鈍在此一舉。先生如有良策，即請示知，以便遵循。專此，即頌鈞祺。凌鉞謹啓，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六〇〇

十一月二十五日。(註二)

廣東軍政府通電於本月二十七日起三天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告終。

本日，軍政府通電云：

「(銜略)自歐戰延長四年有餘，天厭兵禍，最後結果，公理戰勝強權，環球增進幸福，我國係參戰國之一，末光忝附，無任歡欣。本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三天，各界應共同慶祝世界和平，以昭紀念。軍政府。有印。」

(註三)

廣州軍政府總裁唐紹儀致電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若欲促進和平，宜由南北各派同數代表，組織對等和平會議。

電云：

「北京徐菊人先生鑒頃奉敬電，志意懇懇，愛國之誠，溢於言表，同屬漏舟，寧不感佩。惟賢者愛國當得其道，我公對於協議方法，由閣委託李督辦理，仍係純從主觀着想，西南寧肯俯首聽命，是欲促進和平，而去和平之階，反愈趨愈遠，儀以為解決時局辦法，宜先力去主觀的觀念，由兩方各派出同數代表，組織對等和平會議，一切事項悉納於會議範圍，並於組織該會議之先，不附加何種條件，我公亦可以超然地位，坐觀厥成。艷電上張實即此意，儀外鑒大勢，內察國情，知時局至斯，勢難因循延誤，然收拾方法，實舍此未由，時際可為之機，公又有可為之力，尚望當機立斷，建此宏謨，雲山在望，引領為勞，北風嚴寒，為國珍重，唐紹儀叩。廿五。」(註四)

北京政府任命張朝基為福建陸軍測量局局長(註五)

北京政府交通部派陳西林為京綏鐵路管理局副局長，翟兆麟充京綏鐵路總工

程司。(註六)

北京政府陸軍部通電，聲明該部講武堂嗣後概不收錄各機關保送入堂人員。

本日，北京政府陸軍部致電各省督軍、都統、巡閱使、護軍使、鎮守使、師旅長，聲明嗣後無論何省何機關保送入講武堂人員，該部概不收錄。電云：

「各省督軍、都統、巡閱使、護軍使、鎮守使、師旅長鈞鑒：鼎革以來，各省軍隊驟增數倍，而迭次裁減之閒散軍官，亦遂因之而加多。本部總攬軍政，不能不兼顧並籌，凡遇有正式軍事學校出身，及在軍隊効力有年，先後來部投効者，悉予收容，畀以諮議差遣候差諸名目，酌給津貼，以資臨時之養贍。本擬俟大局稍定，再行整理軍隊，分別安插，乃以連年軍興，而此種計畫迄成虛願，惟念該差遣等屬集京師，坐糜餉糈廢棄可惜，不得已乃不設法通融，因一律取銷原差，由本部畀以候差名目，給以極少津貼，藉符定章。但此項辦法為本部經費及講武堂學額所限，斷不能援例永行。茲特通電聲明，嗣後無論何省何機關保送入堂人員，本部概不收錄，並希轉飭所屬，一體知悉。陸軍部。有印」（註七）

北京政府撤消戰時國際委員會。

自北京政府對德宣戰後，國務院組織戰時國際委員會，現因戰事終了，即將該會取消。（註八）

北京政府內務部將黑龍江省所擬中東路推廣警權辦法及組織簡章編制表，函送外交部。

黑龍江督軍兼省長鮑貴卿，以中東路線沿長千餘里，各站雖駐有軍隊，仍恐防護不周，為沿線地方治安起見，擬添設臨時地方警察，以資補助。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收到內務部函送黑龍江省所擬中東路推廣警權辦法及組織簡章編制表。茲誌內務部函如下：

「逕啓者：准黑龍江督軍兼省長咨報暫擬中東鐵路推廣警權辦法，並將組織簡章暨各區警員編制表各一份，送請查照到部，除分函外，相應抄錄原件函達查照。此致

附抄件。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六〇二

照錄黑督咨文

爲咨行事：案准東省鐵路督辦公所咨開，以：「中東路線極爲衝要，近日外軍絡繹，所有沿線各縣，於路界增派警察，既得推廣內地警權，復可兼盡護路責任，業經商請吉林省署密爲籌辦。黑省沿線應否仿照，相應咨請查照辦理」等因。又准密咨，以：「日人向俄要求警權，全路各站，我不自謀，彼將起而代謀」各等因，並抄送內務部暨吉省往來咨商文件到署。

查中東路線設立警察機關，國土主權，洵爲重要。惟就吉林現行辦法，係以沿線各縣原有縣警，撥駐車站。江省北路自博克圖以西，均未設有縣治，與吉省勢情不同，自難仿照辦理。至鐵路界內，原來交涉分局設有護兵，各該局專員本負有路線以內治安責任，似可即以護兵改組路警。但交涉局護兵原職既與地方警察性質不同，且通計祇六分局，每局護兵人數過少，自對青山訖^{〔疑爲迄〕}_{〔主之誤〕}滿洲里一千餘里，大小共三十餘站，儘數改組，不敷尙多。服裝器械，尤須另行添足。通盤籌畫，仍屬無濟於事。現在警權所繫，利在速成，欲其剋日成立，事便費省，惟有暫以軍隊改組，較爲相宜。

查自俄亂發生，中東鐵路臨時警備司令部曾於滿洲里暨海拉爾等處，試辦服裝，警察執行以來，尙稱順手。茲擬推廣其間，於鐵路沿線設置警察，一律以各站軍隊改組揀充。至暫時權限，一面隸屬於司令部監督指揮之下，一面遇事仍令分報警務處備案，以存警察統系，而維行政主權。擬俟將來時局平靜，籌有經費，再行酌量情形，另定辦法。除將組織簡章暨編制表令發試辦並咨行外，所有暫擬中東鐵路推廣警權一案，相應備文咨請查照。此咨內務部。黑龍江督軍兼省長鮑貴卿。

附抄件。

黑龍江中東鐵路臨時地方警察簡章

第一條 中東路線沿長千餘里，各站雖駐有軍隊保護，誠恐難周。茲爲沿線地方治安起見，添設臨時地方警察，以資補助。

第二條 此項警察不另招募，卽由各站駐軍揀送，改裝組織。

第三條 此項警察直接歸警備司令部監督指揮，其系統仍屬於警務處。但每區事務，即由各站駐在地之高級軍官管理指揮。

第四條 此項警察章程均按普通警章辦理，惟特別職權應由警備司令部發布遵守之。

第五條 由滿洲里至對青山，計共三十三站，分爲六區。（參照附表）

第六條 此項警察無論警官、警士，除每員名每月應支軍餉外，每員名每月加津貼大洋二元。

第七條 警察額數依左列之規定：

巡官六員。

正巡長六員。

副巡長十員。

警士百零三名。

第八條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臨時察酌情形修訂之。

警察區域暨各區應設警官警員數目表（略）」（註九）

俄駐京公使庫達攝福請北京政府電飭伊犁鎮守使及道尹，將俄過激黨偽領事霍裴爾思齊逐離華境。

伊犁華官與俄七河省過激黨接洽一事，俄駐京公使庫達攝福迭次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請嚴加懲辦。本日，俄使再致北京外交部節略，商請電飭伊犁鎮守使楊飛霞及道尹許國楨，將俄過激黨偽領事霍裴爾思齊（Hopersky）逐離華境。節略云：

「伊犁華官與七河省過激黨接洽一事，本使署迭次備具照會節略達知貴部各在案，茲又據本國駐伊犁領事官電稱：『過激黨偽領事霍裴爾思齊，因事暫往札爾肯特，由該處致俄亞道勝銀行某員電報一件，內自稱爲土爾其斯坦共和國外交代表，乃楊鎮守使與該偽領事竟從事交涉，並准其在綏定^{鎮守使駐紮地}居住，伊犁道尹近來亦派委員與霍姓會晤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六〇三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六〇四

等情」前來。合達知。並請貴部嚴行電飭伊犁鎮守使及道尹將偽領事霍姓立逐離去華境，不得與其往來。尙希見復爲要。俄使署啓。十一月二十五日。」（註一〇）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函電，（下），頁九——三八二——三八三，中央黨史會，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版。

註二：「革命文獻」，第五〇輯，「護法戰役與南北議和史料」，頁四一——四一二。

註三：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三日。

註四：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註五：「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一〇一八號。

註六：「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九日，第一〇三〇號。

註七：「政府公報」，公電，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一〇二〇號。

註八：「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一號，頁二二。

註九：「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一），頁二〇——二三。

註一〇：「中俄關係史料——新疆邊防」，頁一三八。

二十六日 北京政府派劉道章暫行護理安徽省長。

北京政府於本月二十一日任命龔心湛爲安徽省長。本日，北京政府下令：安徽省長龔心湛未到任以前，著劉道章暫行護理。（註一）

江蘇督軍李純電廣州軍政府主席總裁岑春煊，徵求對於南北各派代表在南京舉行善後會議之意見。

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採納江蘇督軍李純提出召集善後會議於南京由雙方派代表舉行談判之建議，

准由李純電商廣州軍政府，李純於昨（二十五）日覆徐世昌云：

「特急，北京大總統鈞鑒：統密。准院電，善後會議擬定南京，容將一切辦法商之西南，俟得同意，即當宣布。茲事體大，既在南京，則純義當負責，而材輕任重，深恐不勝，擬懇慈施，俟得西南同意後，即由中央簡派才幹素著之大員來寧，擔任辦理一切，以昭慎重，而免貽誤。謹此電陳，伏維垂鑒。李純叩。有（廿五日）。」

本日，李純致電廣州軍政府主席總裁岑春煊，轉達組織善後會議之地點、人數，徵求西南同意。電云：

「萬急！廣東岑雲階先生鑑：永密。迭奉諸公來電，表示和平誠意，商開雙方會議，具徵顧全大局，尊重法律，大公無我，始終如一之盛意，欽佩無似。常經轉陳中央，並擬定善後會議名目，議雙方各派代表十人，解決法律事實。茲接國務院電，均准照辦，並擬指定南京為會議地點，是諸公所希望而指示者，幸不辱命。現擬由純通電宣布，即日組織會議，雙方於三星期到寧，公同解決各問題。除法律應完全由會議解決外，其關乎事實有緊要迫切或簡單易於解決者，則雙方直接協商，隨時解決，以赴時機。雙方代表以資望素著，經驗素深，或有法學知識，或熟悉各方面情形，而向無成見者為合。以上各節，中央均已同意，用特電達。如公等贊同，即祈飛速電復，以便宣布，無任跂禱！李純。宥（廿六）。」（註二）

北京政府駐美公使顧維鈞晉見美總統威爾遜，威爾遜允在巴黎和會中支持中國。

本日，北京政府駐美公使顧維鈞在白宮晉見威爾遜總統，對於世界局勢及中國問題，大體上交換意見。威爾遜表示很關切遠東前途，也很同情中國，面允在巴黎和會上支持中國。（註三）

註一：「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一〇九號。

註二：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四〇三——四〇四。

註三：陳世昌：「中國與門戶開放——清末民初外患史」，頁一八六，海國書局，民國六十六年六月版。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

六〇六

二十七日 國父孫先生文函覆上海王子中，告以北方諸系勢必分崩，勗勉堅持護法。

函曰：

「頃接十一月二日手書，敬悉。此次陝軍艱難締造，支柱一載，堅毅不屈，足爲義師型範。現雖未能遽定全局，然以諸同人之同德同心，加以以川瀝諸軍次第助援，此後當可益期發展。況自歐戰既停，北方款械之路既絕，偽政府勢窮力絀，汲汲謀和，倘西南各省及護法諸同志能始終堅持，務求貫徹護法之目的，則北方諸系以權利之傾軋，不久勢必分崩，則最後成功，必操之南方，惟在諸同人眼勉不懈耳。文在滬以經濟異常困難，甚思相濟，顧愛莫能助，冀諒之也。籌策賢勞，惟爲國自愛。順頌近祺。孫文、十一月廿七日。」（註一）

北京政府任命閻玉成為陸軍第二十七師步兵第一百五團團長，齊大有為步兵第一百六團團長，牛永福為步兵第一百七團團長，楊春芳為騎兵第二十七團團長，李振聲為礮兵第二十七團團長。（註二）

北京政府海軍部公布施行「修正海軍學生獎勵規則」。

本日，北京政府海軍部公布施行「修正海軍學生獎勵規則」，凡十二條，規定獎勵海軍學生之辦法，其條文如次：

第一條 凡海軍學生在學業期間，合左列各項之一者，得給予端品章。

一 滿兩年無犯規章者。

一 繼續兩學期操行分數列在甲等者。

一 繼續三學期操行分數列在乙等以上者。

第二條 凡海軍學生在學業期間合左列各項之一者，得給予優學章。

一繼續於四學期內三次考試分數得九成以上者。

一繼續於兩學期內各科考試分數均在八成五以上者。

第三條 凡海軍學生在學業期間合左列各項之一者，得給予超武章。

一武藝出眾者。

一繼續於兩次運動會每次有四項游藝列在第三名以內者。

第四條 依前三條各項之規定給予各章時應給予執照。

第五條 端品章金色，優學章銀色，超武章藍色，均以銀質爲之。各章分三等，一等章綴紅色，二等章綴黃色，三等章綴五色。

第六條 凡首次給獎應予以三等章，若能繼續敦品篤學尙武，再依照第一第二第三各條之規定，應進給較高之章，其已得之章及執照，應呈由該管長官繳部註銷。

第七條 凡給予端品、優學、超武章時，應由該管長官按照第一第二第三第六各條之規定，呈請海軍部核准給予。

第八條 凡已得各等章之學生，如因事被革時，應由該管長官將所得之章及執照追繳，送部註銷。

第九條 凡端品、優學、超武各章不得自行私造佩帶，或佩帶他人所受之章

第十條 凡得有端品優學超武章者，其章及執照如有遺失時，應由該管長官據情呈部，核准補給。

第十一條 凡學生轉學時，應由該管長官將各學期成績及獎案隨同鈔送，以便繼續辦理。

第十二條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前公布之海軍學生品學獎勵規則即廢止之。（註三）

江蘇督軍李純與日本奉平公司訂購軍械合同，價值六十五萬元。（註四）

俄駐華公使庫達攝福晤北京政府外交次長陳籙，商請驅逐廣義派領事，並探詢俄兵假道新疆塔城事。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

六〇八

俄駐華公使庫達攝福，本月九日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抗議伊犁鎮守使楊飛霞與過激黨領事霍裴思齊接觸並資濟物品，復於本月十八日商請外交部准俄舊黨軍隊通過新疆塔屬，前赴七河省南部之札爾肯特，以抵制過激黨，迄未得北京政府外交部之答復。庫達攝福因於本日訪晤北京政府外交次長陳籙，責詢伊犁楊鎮守使庇護新黨領事並接濟物品，商請驅逐廣義派領事；同時探詢俄兵假道塔城事，且聲辯該假道軍隊確係俄兵，而非一般傳聞之赤哈軍隊。茲誌俄使會晤次長陳籙之問答如下：

「俄庫使會晤次長問答十一月二十七日午後四時

朱鶴翔、柯通譯在座

商請驅逐廣義派領事事。

庫使謂：關於廣義黨人派往新疆駐紮領事霍氏 Hopersky 一事，日前本使曾具照會一件送達貴部，並又面請貴次長從速設法驅逐在案。茲悉該偽領現在新省專事採辦糧食，運入俄境接濟廣義派人。該省鎮守使不但不為禁阻，且有從中援助之舉等情。本使以為新省官吏待遇廣義黨人，殊屬過優，實有違背貴國對於協商應盡之義務，應由中央電告詳情，飭令更改態度，並將該偽領事霍氏從速驅逐出境，至為盼荷。

次長謂：現在該處廣義派勢力日益消滅，當不足為患，該偽領單獨舉動，更不足慮也。

庫使謂：該處廣義派勢力尚未大挫，如貴國能絕其糧食，則收效較速。該偽領霍氏總以從速驅逐為宜，務請照辦為荷。

俄兵假道塔城事

庫使謂：俄兵假道塔城一事，諒貴次長已電新省官吏照辦。

次長謂：本部接有新督來電謂：「此項假道塔城之兵並非俄兵，實係赤哈軍隊，且其中尚有華人千名」等語。未識確否。

庫使謂：假道塔城之兵確係俄兵。來電中所謂自由軍隊者大旨係西比利亞義勇隊。

次長謂：俄兵假道塔城一節，俟下星期內接有新省復電，再行通知貴使可也。」（註五）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函電，（下），頁九——三八三。

註二：「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一〇二〇號。

註三：「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一日，第一〇二三號。

註四：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四一一。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新疆邊防」，頁一四〇——一四一。

二十八日 北京各界舉行慶祝協約國戰勝大會。

德國於本月十一日與協約國簽訂休戰條約，第一次世界大戰告終，歐洲各大城市教堂鐘聲齊鳴，慶祝大戰結束與世界和平重降。（註一）北京政府為慶祝協約國之勝利，國務院通告各機關於本日放假一日。（註二）參議院亦自本日起至三十日休會三天。（註三）北京各界於本日起三天，舉行慶祝協約國戰勝大會，徐世昌發表演說，訓勉文武官吏，並在京師太和殿前閱兵，協約各國軍隊均參加。北京政府且宴請協約國公使；夜間，商界提燈遊行，各省均依期舉行慶賀。（註四）

附錄：

一、徐世昌訓勉文武官吏演說詞（註五）

天祚吾民，使世界綿亙之戰役，忽焉告蔽，於以滌迓幸福，相慶成功，本大總統就任伊始，適值嘉辰，無任歡忭，謹就平昔經驗所得，近今體察所知，重為一言，幸敬聽之。

今日為協約國最後勝利之慶祝日，吾人撫茲盛典，慨念前功，不能無一辭以誌來者。方民國三年歐戰之始起也，政府深懼戰禍延及寰區，故恪守中立，期望和平，及至六年一月，德國厲行潛艇政策，危害中立國人民之生命財產，政府以其蔑棄人道，違反法規，忍無可忍，遂先以二月九日之抗議，繼以三月十四日之絕交，我國於此，猶復疚心疾首以冀平和，天未悔禍，德終不悛，於是有八月十四日之宣戰。綜其顛末，前此黎馮兩大總統，實皆發號布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令以執厥成，而終始毅持此政策者，迺爲段前總理，此其功績鑄在國民，罔可渝易者也。一年以來，我國上下，敵愾同仇，凡所以破敵國之陰謀，助協商之勝利者，力所能逮，靡不殫應，他若僑工之協助，糧食之輸供，原料之補充，軍需之製給，事無巨細，必竭其勤。而回顧國內，自有宣戰問題以來，枝節橫生，兵戎擾攘，政府因欲貫徹主張，所犧牲者亦不爲渺，幸獲撐拄，克俟其成。返溯前功，可勝慨歎，自今以往，益當本此政策，促進和平，此實本大總統所可質言，而深望諸君勿忘前此擘畫之艱勞，勿云後此經營之順易，恪恭厥職以共襄治理也。

維此五年來之戰爭，我協商諸友邦，已獲取最後之勝利矣。我國幸預茲役，取鑑興衰，所得必非淺鮮，本大總統今試據舉數端，以資勵惕，有如協商軍隊之奏凱也。世人罔不指曰曰：公理戰勝。夫陳師五載，理曲者卒就覆亡，可知強權之不足矜，制勝之別有在，故自後吾人謀國，苟擇正義所存，壹志踐行，則政策必有告成之一日。凡有屯險，勿能相妨，卽就個人服官而言，若能履正奉公，則所蘄必無扞阻，從茲廉約衡平，益可徵爲適時之美德，此國人所當儆悟者一也。協商之軍備經濟，持久不做，自爲制勝之大原，而揆其持久之方，實在上下一心，政府官吏，咸能指臂相依，以國爲重；例如戰時英國政府，方取緩進之徵兵制度，時陸軍大臣吉青納，雖主張不同，亦不惜降心相從，及政府方針既已變更，則雖以亞斯葵之賢相，亦復拱手以讓魯意佐治之組閣，其政界人物，勇於服從，篤於謀國也如是，故能外挫強敵，克奏膚功，由是可知今後欲謀國勢勃興，必以在位者戮力同心爲要義，又能恪守慎從，然後可與圖治，此國人所當儆悟者二也。俄之內崩，奧之潰亂，德之屈服也，世人皆知爲社會黨用事，實則一言蔽之曰，民生問題而已。佳兵必耗用，黷武必妨農，生計不充，未有能立國者。若彼數邦，綢繆數十年而不足，敗壞一旦而有餘，覆轍稟存，足爲作懼，由是可知今後立國，必益當注意民生，以樹大本，國中官吏，號爲治民者，苟昧於生聚，卽不異白絕糧糧，苟墮於淫貪，卽不異自彫精爽，淪胥之責，繫於危微，此國人所當儆悟者三也。斯三者類若恆談，而持以鑑較世界大勢所趨，乃彌覺所關之宏鉅，本大總統涉想偶及，特用敷陳，願諸君於歡祝之中，善爲追維戰勝之原由，引爲惕厲也。

願就國內近狀言之，則吏治颯飭，紀綱隳廢，殆臻其極，本大總統夙夜端憂，今日用爲盡言，以儆有衆。夫我國積弱，殆及百年，始而文武酣嬉，以召外侮，而藩防未撤，名誼猶存，尙獲牽維，以相粉飾，改步以還，吏途益

壞，游民蠹胥，乘時干祿，猾強競進，寵賂滋章，年來當事者，方求撫輯，未事爬梳，初亦不料兵禍之勾連，寢成民瘼之莫瘳，縱觀近習，夤緣奔競，視爲故常，關節私賂，無問昏沓，而軍興以來，民政各官，不能悉舉其實，里社之寄，什九非才，親故闖茸，迭相援引，至司法徵收，無一不緣以爲利，法令視若弁髦，民困深於水火，卽在京邑，亦復奢侈徵逐，儉情曠官，蕩公德以無遺，傾私財而不節，虛浮之習，於焉成風，夫苞苴盛於私門，則萑苻起於中野，今日小民，已受上官之苛剝，復苦軍隊之騷擾，鉅走之情，豈任憫惻，大官吏者，月受俸錢，均爲公僕，敬忘孰勝，國事攸關，乃當此存亡呼吸之秋，曾無恐懼戒慎之念，人心若此，國安圖存，益以近年刑賞不措，威信久隳，綱紀既亡，政令匪舉，百度敗壞，固有繇然。本大總統緬維立國之艱難，近肩救亡之重責，瞻懷吏具，實抱焦思，用挾積愆之根，共予刷新之會，自今以往，凡爲公家服務者，必當屏除泄沓，力矢精勤，須知世界雖有貧謀和平之基，而吾國實爲判別存亡之鍵，外交公開發弱國保護諸主義，乃爲裁制強力，而非所以獎勵放佚自棄之國民。嗚乎！天方薦瘥，毋然夸毗，本大總統願及斯時，明炯政刑，允釐淑慝，吏事則整率羣僚，務趨大法小廉之實，軍事則申明法紀，悉守衛民捍國之規，凡我有職，共勗勉之。

抑本大總統重有一言，以爲國人告者，共和國平世之極治也，而孟德斯鳩之言曰：專制國尙威力，立憲國尙名譽，共和國尙道德，故知平民政治，實以恭敬肅戒造其端，整齊嚴肅備其用。邇年我國制度既易，禮教士苴，矯虔恣睢，廉恥蕩盡，夫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民德之淪斁若此，欲漸政治之修明，豈可倖致。況世界之和平，方在締始，使非信義文明之民族，必無得自立於寰球，由是可知齊禮崇德之術，仍爲立國治本之譚，此則本大總統迭爲諄告，所望有位者之躬體力行，以納民於軌物者也。

綜而言之，歐洲今茲戰役，所造就者乃爲全世界和平之基礎，其可慶祝已無俟言，在此促進和平之中，我國亦克盡相當之義務，奮力疾迫，良堪忻幸，今後戰役所貽，政治學術諸界思潮，必肇革新之機。顧今日協商所持爲制勝之殊功，仍不外萬年不敝之公理，此則尤予吾人以無窮之感嗟，而可深引爲愉快者也。本大總統久泯問世之心，徒迫救焚之念，遂以衰年，出膺艱險，對內對外，初無成心，唯視正誼所存，以爲準的，茲因嘉日，振述所聞，惕告同人，冀能修省，顧瞻前路，馳化方長，凡百君子，幸共加勉，舊邦新命，實利賴焉。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六二一

二、京師警察廳訂定慶賀協約國戰勝大會出入線路暨查驗入場券停放車馬辦法單（註六）

一是日大總統禮輿經由天安門，除有執事人員外，概不得入天安門。

一入場人員車馬除外交團及持有特別券者外，均至東西華門止步，行東入協和門，西入熙和門。

一外交團及持有特別券人員車馬，入東西華門，東至協和門，西至熙和門止，向北在指定停車場停放。

一入場人員須依券載指定之門行入，入門時須將入場券交驗券警察官查驗，並須附交名片一張。

一入場券規定服式及指定應入之門，務宜注意，如與規定不符者，雖持有入場券，驗券警察官得阻其入場。

一東西華門外車馬均於石路兩旁及南北池子南北長街馬路旁，由警察指定停放。

三、京師警察廳訂定慶賀協約國戰勝大會觀禮學生商民出入路線暨查驗觀禮券各辦法單（註七）

一是日指定天安門內至午門外，為學生商民觀禮地點，由警廳預發觀禮券，非持有觀禮券者概不得入。

一各校學生在午門外端，門內東西兩旁觀禮，均由闕左闕右門入。

一商民在端門外天安門內東西兩旁觀禮，均進中央公園，由社稷壇門入。

一各校學生由各本校派員率領成隊行走入門時，持學生名數單連同觀禮券交驗券警察官查驗。

一商民進中央公園時，須將觀禮券交驗券警察官查驗。

一觀禮人除制服及西式衣服外，男須著長袍馬褂，女須著裙，不合規定者，雖持有入場券，驗券警察官得阻止之。

一觀禮人須排列整齊不得凌亂擁擠，大總統禮輿經過時均肅立脫帽。

一慶賀禮成，大總統及外交團並慶賀人員軍隊，一律退出後，觀禮人得入午門至太和門內觀覽，由東路入，循

西路出，至午後四時止。

一商民至中央公園，其車馬即出西長安門，出西方門，由警察指定地方停放。

一觀禮人須於午前八點半鐘以前，至指定地點，萬勿遲延自誤。

譚人鳳電廣州非常國會，談南北和議妥協事。

電文云：

「北方政策，計以虛榮實利，專與岑陸唐三公言和，置國會閩陝于不問，人鳳在滬，早有所聞。近日冀帥電徵西南意見，扭扭捏捏，主張援照辛亥丙辰成例，在滬設機關議和。軍府據以通電，與所復唐電，渾渾沌沌，無所駁義，一似默予贊成。昨競公以所得友人密電見示，內言軍府雖無明白議和之舉動，秘密向各方面運動者甚多，且將電各將領，暫取守勢，以待後命。據此言之，私議妥協之說，似已信而可徵。吳議長日前覆電，謂軍府及兩院對於徐氏私謀，迭電嚴關，以政治遷就法律，說無足憑。林議長馬電，謂國會同人，一息尚存，此志不懈。黨派雜處，各國皆然，不足為今日之國會病，有兩公熱忱毅力，維繫國魂，杞憂應釋。惟當此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磊落之襟懷，奚敵鬼蜮之伎倆，恐二公亦將為若輩賣也。夫愛和平者，人心所同，但天下無無法之國，依法律解決，無論何人當國，戰禍當立時平息，有何議和之足言。今以非法機關，僭舉非法總統，尚有議和餘地乎。以連年無限財命之犧牲，博三數人交換之俸位，以此言和，適足召人心之不平而已。丙辰之役，人鳳三電肇慶，反對言和，均置不覆，孤行己意，貽禍於今，目前以主和主戰電詢，亦無一字見示。人鳳草莽下士，堂堂奸領袖總裁，宜其不耳。然軍府由國會產出，公等當有糾正之權能。總裁不只一人，伍老魯殿靈光，林公海陸軍統，山豈容一二人有異外之希冀。治亂安危，爭此一息，有敢違法議和，置國會於不顧，委閩陝于敵人，圖個人權利者，當與國人共棄之。人鳳知有公理，不知有強權，知有正式國會，不知有南北政府，禍在眉睫，急不擇言，謹布區區，統希鑒察，譚人鳳叩。」（註八）

按：「岑陸唐」即岑春煊、陸榮廷、唐紹儀。「冀帥」即唐繼堯。「競公」即陳炯明。「徐氏」即徐世昌。

北京政府任命高炳麟為安徽實業廳廳長，王守善為蕪湖關監督。（註九）

北京政府派葉恭綽赴歐洲考察各國交通狀況。

本日，北京政府准交通總長曹汝霖派前次長葉恭綽前赴歐洲考察各國交通狀況。（註一〇）交通部復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六一四

於十二月六日派王景春、韓汝甲隨同葉氏前赴歐洲。（註一〇）

粵省實業廳長周廷勛將岑春煊等對於南北和談之意向及粵省軍政現狀，密告

北京政府。

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爲達成南北和談，曾派粵省實業廳長周廷勛赴廣東疏通岑春煊及莫榮新。本日，周廷勛就探詢岑、莫意向及粵省軍政現狀密呈錢能訓，原呈如次：

「總理鈞鑒：敬呈者：竊廳長抵粵，接洽各方面情形，當即趨謁岑雲老、莫日老陳述一切。經將兩人主張，于宥（廿六）日由廣州發農密電報一通，計登鑒核。惟是當時情形，尙有重要問題，不能由廣州拍發，亦不便由香港電達者，謹爲總理縷陳之：

初晤莫，以陸巡使（榮廷）主意如何？答曰：陸與西林同意。次詢：如果中央任日老督粵，則省長當屬何人？答曰：無論何人督粵，惟省長總須意見一致者，再詢以粵人如何？答曰：可。再詢：李耀漢、陳炯明二人如何？答曰：各方面似不贊成。又詢以法律問題如何？答曰：我無成見，應俟大會解決，此與莫晤談之情形也。

次晤岑，詢以軍府主張如何？答曰：軍府主張各別，惟我與陸巡使趨向中央則一致。現下停戰令及組織和平會，軍府反對之，而我與日初力主之。詢以中央擬復陸兩粵巡閱使任如何？答曰：甚合。詢以粵督應屬何人？答曰：應屬莫。詢以省長屬之粵人如李耀漢、陳炯明者，當否？答曰：此問題極難解決，我現時不能答。次談及法律，詢以新舊國會合併，組織憲法會議如何？岑時顧左右無人，乃微聲曰：新國會固屬不可，舊國會亦斷不應留。詢以兩國會同時解散，依何法召集乎？答曰：應集全國名流，另組憲法會議，先定大綱及制定國會組織法，然後重新選舉。詢以解散新國會與總統有無關係？答曰：東海當然行使總統職權，無問題也。詢以現時請到南京會議如何？答曰：感中央誠意，自當從速舉行，我恐不能往，擬公推（唐）少川，但重要時我亦可行，惟地點則須在上海耳！請將種種商之（莫）日初，即發電轉達總理。此與岑晤談之情形也。

廳長竊查軍政府與舊國會方面，黨派複雜。岑、陸爲主和派，政學會及中立派議員屬之。孫、伍爲主戰派，過

激國民黨議員屬之。其餘如海軍及滇、黔與其他各羣搗之代表，則主張不定，時而附和孫、伍，時而附和陸、岑，皆不能有所表見。而岑、陸爲實力派，孫、伍爲言論派，故岑、陸和，則孫、伍派自無所附麗。滇軍李根源直接於岑（旁註：李烈鈞雖名爲指揮，與李根源不對，毫無實力），桂軍則莫派屬岑，而陳炯明另樹一幟，譚浩明及馬濟等則純屬陸。但廣東爲搗亂重心，能解決駐粵之桂、滇兩軍及粵軍之有力者，則海軍無訖，國會無招待費，所謂西南主義，自可迎刃而解。故欲解決西南，當以岑、陸爲中堅。若但聯陸，則滇軍與海軍仍恐中梗。此則西南大體之情形也。

至專查粵省方面，則有滇、桂、粵三軍鼎足而立。滇軍直接於岑而與莫相聯屬。駐粵桂軍則十之四直接於陸榮廷，十之二屬於陳炯明派，十之四屬於莫榮新派。其粵軍則有所謂純粹的者，如入閩之陳炯明、廣州鎮守使李福林、肇軍李耀漢等是。有所謂附桂之粵軍者，如肇陽鎮守使古日光、潮州鎮守使劉志陸、高雷鎮守使陳德春、瓊崖鎮守使黃志桓、海防司令中葆藩（旁註：此等皆粵人，有重兵）等是。故就粵省之軍力，其重力已屬於莫。若陳炯明雖能聯李耀漢，而其他屬莫之桂軍、粵軍及滇軍，皆其反對派。至粵省長，則以粵人而與陸、莫無大惡感者，始免於衝突。（旁註：陳炯明爲陸、莫所忌，似宜暫以護軍使或其他名目以妥置之，現已向其接洽，俟得覆，再報達。）此廣東方面之情形也。

據廳長愚見所及：以法律論，孫、伍爲全部舊法派，岑、陸爲片面法律派，其他羣搗則視孫伍、岑、陸之勢力消長爲附和派。以事實論，孫、伍爲空談派，岑、陸爲實力派。以岑、陸論，岑則憑藉滇軍及莫派之粵、桂軍，且持片面之法律說，以希望副總統候補者，爲進取派。陸則鞏固其兩粵勢力，爲保守派。再進由和平方面論，恢復陸之地位，先使一部妥協，似矣！然陸之視兩粵爲其勢力範圍，若無增等之特權位，則彼必不犧牲其所附和之片面法律說以爲之術。故欲解決西南，必當以岑、陸同時並舉，而岑、陸並舉，則法律方面亦斷不能偏廢。岑、陸之所主張，若由新國會行使職權，選舉副座，彼固不易允許，即使新舊國會同時解散，另組制憲機關，再行召集國會，彼人所希望之副座，亦豈能達其目的。大抵中央所謂威信，與西南所謂護法，乃一種虛矯之說，固明知與事實不相干也。

今最難解決者，爲對等和議一說，假使中央徇其所請，同時解散新舊國會，另組制憲機關，另定國會組織法，將來所另集之國會，所選出之副總統，亦不屬於現在所希望之人，則彼等當亦無術。夫舊國會已議決解散矣，西南各督軍省長已取消自主矣，在彼一人期望尚能藉口謀叛乎？故今之和平問題，若稍曲徇岑、陸之請，先將軍政府及舊國會打消，則已見統一。至其所希望之候補副總統，乃付之於將來不可知之數，亦何必靳此無所謂之希望。若唐繼堯僻在邊服，孫、伍派信口空談，無能爲也。再次，如和議決裂，則當專聯陸派，而以粵軍之陳炯明、李福林、李耀漢等助之。但陸果以武力歸順中央，則所要求當於兩粵巡閱使上而更有進，且必將莫榮新、譚浩明、陳炯明移督別省，而以粵督及省長歸陳炯明、李耀漢，方能聯絡，而不致地位上有所衝突。陸固非堅持法律者，陳炯明、李耀漢固可爲中央用者，俟將來之趨勢如耳？僅將各方面接洽情形及附以一隙之見，伏呈鑒核。周廷勳密呈。十一月二十八日。」（註一）

天津電車公司與警察消防隊衝突。

天津警察廳消防隊警察，因公乘坐電車，與電車公司稽查羅馬尼亞人言語衝突，竟被該稽查用手槍擊斃，消防隊全體隊員大憤，聚衆搗毀電車多輛，經警察廳及北京政府外交部交涉員與電車公司及法領事交涉，當即和平解決。（註二）

註一：李邁先：「西洋現代史」，頁六七，三民書局印行。

註二：「政府公報」，通告，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〇一五號。

註三：「政府公報」，通告，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一〇一八號。

註四：「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一號，頁二二二。

註五：「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二號，頁一九三——一九五。

註六：同註三。

註七：同註三。

註八：「革命文獻」第五〇輯，「護法戰役與南北議和史料」，頁四一五——四一六。

註九：「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第一〇二一號。

註一〇：同註九；「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九日，第一〇三〇號。

註一一：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四〇九——四一一。

註一二：「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一號，頁二一二。

二十九日 國父孫先生文分別函覆廣州凌鉞、童萱甫，論堅持護法，終必勝利。

一、孫先生函覆凌鉞曰：

「接閱十六日惠書，藉悉季龍諸君近況。國事多艱，吾人當以極遠之眼光，最大之毅力，與羣魔戰爭，誠如足下所云，極為佩慰。至於所談計劃，亦未始非解決大局之方。惟鄙意以為欲貫徹護法初衷，仍宜托命於國會，國會同人誠能堅持到底，不為強有力者所搖，終必能得最後之勝利也。蕭君實中為國宣勞，希為致意。手此具復，即候議祺。孫文、十一月廿九日。」

二、孫先生函覆童萱甫曰：

「接誦本月二日惠書，祇悉一是。子超兄當選議長，足徵吾黨團結之力，不後於人。國內議和之聲浪雖高，而倡導諸名流似亦未得要領，足下直斥之為籌安會，妙哉言乎。文對於時局問題，實無具體辦法；惟望足下暨國會諸同志堅持護法初志，則進行前途，終必能達到圓滿之目的也。肅此布復，即候議祺。孫文、十一月廿九日。」（註一）

北京政府外交部派徐善慶署駐橫濱總領事，吳佩孚署理巴拿馬總領事。（註二）
廣州軍政府總裁岑春煊電北京政府代國務總理錢能訓，表示既渴望和平，即應行一律停戰，速開和議。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

六一八

北京政府國務院因瓊州被粵軍攻陷，曾致電岑春煊，責備南方不遵停戰命。本日，岑春煊電覆錢能訓云：

「北京錢幹臣先生鑒：電悉。肅清瓊州係月之十四日事，在通令休戰前，事實昭彰，可爲明證。據電，尊處下令後，李厚基仍猛攻漳州，是否李不奉命，除飛飭敝軍勿輕肇釁外，乞速嚴電禁止。至于晉隴及北方各軍圍攻陝西，是否陝省非停戰之列，亦請明示。尊處既渴望和平，即應實行一律休戰，速開南北會議，否則枝節橫生，糾紛益甚，如何？盼速酌覆。岑春煊。艷」（註三）

廣州軍政府要員譚浩明等通電贊成和平。

電文云：

「熊秉三先生並轉張季直先生、各團體、各報館鈞鑒：熊張諸先生通電敬悉，仁言義舉，欽佩殊深。浩明等雪涕興師，本非黷武，但能依法解決，此外更復何求。前次宣言，決無虛飭，諸先生老成宿望，浩等所欽，主張和平，發起會議，必能維持此義，一本至公，以悲憫之懷，達奠安之願，遠道聞命，極爲贊同，惟望竭力進行，根本解決，俾人民得法律之保障，國家有永久之和平，明等區區不勝大願。譚浩明、譚延闓、程潛、馬濟、李書城、章榮昌、林俊廷、陸裕光、趙恆惕、林修梅、張其鏞、黃克昭、馬壽、宋鶴賡、廖平棟、魯滌平、王得勝等全叩、艷。」

（註四）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俄駐華公使庫達攝福節略，對華人加入俄軍係得中國政府允許一事有所質詢。

俄駐華使署於本月十八日致北京政府外交部節略，商請准俄舊黨軍隊通過新疆塔屬，前赴七河省南部之札爾肯特，以抵制過激黨。外交部電新疆省長楊增新，希准俄舊黨軍隊通過伊塔等地。楊氏並未准復，惟楊氏得塔城道尹汪步端呈稱：俄方有「華政府允許華人加入俄軍」之說。楊氏乃電詢外交部實情。

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俄國駐華公使庫達攝福節略，質詢「華政府允許華人加入俄軍」之說，何所根據。節略云：

「准節略開『據塔城領事官報稱，茲有西比利亞義勇編成之師團，擬路經塔屬赴俄屬七河省南部之扎爾肯特抵制過激黨，請准該軍隊經過華境』等因。業經本部據電新疆督軍去後，尚未准復。惟頃准該督軍來電：『以據塔城道尹呈稱，准駐塔城俄國領事照送阿爾斯愛汗游擊軍統帶阿連闊夫來電內稱，敝處軍隊擬取道塔城開往德扎勒特，並於此路設置摩托車軌。華官許否，希賜覆。且本統帶所轄軍隊尚有華兵自由軍一營。該營係由華政府允許加入本國軍隊云云。德扎勒特即俄屬之薩瑪爾。若俄國舊黨軍隊由斜米達攻七河省，薩瑪爾等處新黨，頭頭是道，原無假道塔城之必要。至所稱華政府允許華人加入俄國軍隊一節，是否屬實，請示』等語。

查前因在俄境華人被迫為兵，以致多有傷亡，本政府迭經提出抗議。茲該統帶電內所稱，華兵加入俄隊，係由華政府允許云云。不知何所根據，殊堪詫異。除假道塔城一事，俟得新督復電再行奉達，究竟該統帶電內所稱各節，是何情形，相應備具節略奉達貴館查照，即希轉電查明見復為荷。外交部啓。」（註五）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函電，（下），頁玖一三八三—三八四。

註二：「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一日，第一〇二二號。

註三：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六日。

註四：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五日。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新疆邊防」，頁一四一—一四二。

三十日 廣州軍政府總裁岑春煊等聯名致電北京政府，主張雙方派遣同等人數為代表，在上海舉行和平會議。

江蘇督軍李純曾於本月二十六日致電廣州軍政府，請派代表十人，至南京組織善後會議。然軍政府對善後會議之名稱及地點，均另有意見，軍政府總裁岑春煊等爰於本日聯名致電北京政府，主張仿辛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二十九、三十日

前例，在上海舉行和平會議，由雙方派遣同等人數爲代表，據理而談，依法公決，原電謂：

「北京徐菊人先生鑒：護法軍興年餘，雙方相持，國是莫由解決，比者歐戰告終，強權消滅，吾國亦有順世界潮流而回復和平之必要。美總統威爾遜遜於本年九月二十九日爲開幕第四次自由公債之演說，實爲國際及國內解決一切政策之本據，無論何國，均可賴之以爲保證。世界各國，方將崇正義而永息兵爭，豈吾國獨不可捨兵爭而求和平之解決？執事既令所部停戰，本軍政府亦令前敵將士止攻，惟彼此猶未實行接近和平談判，玩日廢時，殊屬費詞。煊等特開誠心，表示真正和平之希望，認上海租界爲適中之中立地點，宜仿辛亥前例，由雙方各派相等之人數，委以全權，剋日開議，一切法律政治問題，不難據理而談，依法公決，庶可富民利國，永保和平。特電表意，即希速覆。」（註一）

廣州軍政府電薩鎮冰，主張南北各派代表於上海議和，以解決法律政治問題。

本日，廣州軍政府電北京政府前海軍總長薩鎮冰，略云：

「軍政府以誠意，希望真正和平，認上海爲中立地點，做第一次革命先例，南北各派相當代表，委以全權，俾解決一切法律政治問題，務乞速即電覆。」（註二）

北京政府通令各省區軍民長官保護教育。

本日，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通令禁止借用校舍及縮減學款，全文云：

「立國本計，教育爲先。比年政局糾紛，內外交困，致教育事業，未克積極進行，其在用兵省分，地方耗斂，文教益疏，甚或強借校舍，使圖籍設備，悉付摧殘，或縮減學款，至朝夕饑殍，不能供具，絃歌輟響，費舍爲墟，本大總統心焉惜之。方今解決時局，漸就和平，振興教育，不容稍緩。各省區軍民長官，於軍政財政學畫艱難，在所深悉，尤願於地方教育，力加維護。嗣後凡因事借用學校，務即設法遷移，其教育經費，有因一時急需挪充他用者，更宜妥籌抵補，以期恢復舊觀，亟圖進步，用副國家興學育才之意。此令。」（註三）

旅俄華僑代表劉雲，向北京政府呈遞請願書，請准在莫斯科設領事館，以保

護僑商。

莫斯科僑民日衆，極盼中國早爲設領，以資保護商衆，爰於民國六年成立「中華旅俄聯合會」公舉劉斐爲會長，先於六年十二月呈請北京政府於莫斯科設立總領事，迄未得覆。中華旅俄聯合會復於本年二月十九日擬具致北京政府之請願書，請在莫斯科設置總領館，並公舉劉斐爲代表，前往北京呈遞莫斯科華僑委託書。本日此委託書送達北京政府外交部，其文謂：

「旅俄莫斯科華商^{慶和達}_{福源長}等爲出具委託書事：竊莫城華商甚衆，我國未設領事，僑商無所趨向，上年曾經旅莫聯合會呈請北京政府於莫斯科設立總領事，迄今未得覆音。現莫城僑民日重，交涉日繁，各商等極盼早爲設領，以資保護商衆。茲經公衆商同聯合會會員，推舉會長劉斐代表商衆前往北京，正式請求政府准予莫城設領，以慰重望。爲此公具委託書，交劉會長收執，並由聯合會另具請願書，以憑前往，此書。莫斯科僑商等同慶永、乾盛豫、豫利達、同源永、德慶福、慶和達、同泰昌、福源長、萬順成、積善堂、公成泰、同義成。附請願書」（全文見二月十九日條）（註四）

北京政府嗣於本年十二月准其請，並委任陳廣平爲駐莫斯科總領事，所有開辦領館一切事宜及應需開辦常年經費，皆由其籌計。（註五）

俄駐京使館覆北京政府外交部節略稱：並無俄船售與日人。

黑龍江督軍鮑貴卿據黑河道尹張壽增等電稱：「俄人傳言阿穆爾輪船公司之船有賣給日人之說，然未有實據，俄官並不承認。然以俄日親現狀態之，不能謂其必無。」因於本年十月十四日電北京政府外交部，以松黑航權爲中俄所共有，他國不應攙入，若日人乘機攫取，則後患不可勝言，務請向俄使質問，申明如有此事，絕不承認，以期杜彼狡謀。

北京政府外交部於十月二十六日致俄駐京使館節略，聲明阿穆爾輪船公司將船售與日人，係屬違背

中華民國七年 十一月三十日

六三二

條約，應請轉飭禁阻。

本日，俄駐京使館覆北京政府外交部節略稱：俄船並未賣給日人，節略云：

「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准貴部和字第六九號節略內稱：『黑河人民傳言，阿穆爾輪船公司之船有賣給日本人
之說』等情前來。當經電詢本國駐璦琿副領事去後，茲據報告：『詢據阿穆爾省議會及阿穆爾輪船公司復稱，並無
俄船賣給日本人之事』等語。合達復。」（註六）

註一：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四〇三—四〇四。

註二：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七日。

註三：「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一日，第一〇三二號。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俄政變與一般交涉」，（一），頁五八二。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俄政變與一般交涉」，（一），頁五八七—五八八。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一），頁三九四、四〇五、四三二。

十二月

一 日 國父孫先生文之代表曹亞伯在柏林活動，說德國政府與廣州軍政府合作。（

註一）

北京政府令授梁上棟為陸軍少將。（註二）

北京政府發表任命王守善兼外交部特派安徽交涉員等人事任命令。

本日，北京政府發表人事任命令如下：王守善兼外交部特派安徽交涉員；許正邦署江寧下關掣驗局局長；劉秉均為沙市運銷局局長；盧元琮為兩淮伍祐場知事。（註三）

北京政府特派外交總長陸徵祥為出席巴黎和會專使，啓程赴歐。

第一次世界大戰終了，各國將在法國凡爾賽開議和大會，北京政府決定派外交總長陸徵祥為議和專使；陸總長經北京政府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明令給假，由次長陳籙暫行代理部務。（註四）本日，陸徵祥偕同隨員自京啟程，經由日本赴歐。（註五）

陸徵祥抵日後，日本朝野異常注目，大阪「每日新聞」曾刊載「論陸徵祥之使命」一文，茲錄其譯文如下：

「中國外交總長陸徵祥此次以赴歐洲講和會議，道出日本，小住數日，聞與我內田外相牧野講和委員諸要人會晤之說，近尚勾留橫濱，（作此論時，陸使尚未至東京故云。）果欲赴東京與否，雖尚不得而知，然陸氏此行之重要，殊有不可忽視者，在吾輩殊不可輕輕看過之也。夫陸氏此行之使命，固中國國務院會議所議定者也。顧就此國務院之名義與形式言，在對外關係上雖為中華民國之國務院，然夷考其實，實為南北尚未妥協，全國尚未統一時

之國務院，故就對內的關係言，不過一北方政府而已。

中國之媾和條件，匪獨我日本所當注意，並爲我日本所當預聞而與之協力者也。其條件之云何：侯陸氏至京以後，或能收意外之良果，雖不可知，然據前月二十一日北京特電，則中國媾和籌備處交陸使之條件，則爲領事裁判權之撤廢，關稅改正，中東鐵道之處置，青島之收回，蒙藏之開放五問題。又據八日本社所得北京特電，則中政府決定之媾和大綱有四，一爲中國至少設備常備兵八十萬，二爲收回膠州灣爲海軍根據地，三爲改訂義和團事件，議定第七、第八、第九三條（該議定書之規定爲列國在公使館所在地有防禦之權，中國人不得居於該區域內，須撤去大沽及阻害海濱間自由交通之砲台，又列國爲維持北京及海濱間之自由交通，故應於各要所有以軍事占領之權利。）四爲引渡俘虜之際，中國當與各國受同等之賠償，此前後兩提議案，前者爲原案，而後者爲確定案，歟抑前後兩案皆爲確定案，歟又此外尙別有重要案，歟是雖不得而知，然中國之希望必不出斯圍可知矣。又前五條件與後四條件中，其內容果如何尙不得而知，故於中東鐵道問題及蒙藏開放問題，其希望所在殊無以明，不能妄加評論，惟就其大體言，則凡是諸項洵中國當然所有之希望，吾人對之亦深表同情，而深望其能全部貫徹之也。且不獨我日本與之有同情，想世界列國亦必不有斥爲不然者也。惟欲期此等希望之貫徹，必具貫徹之相當條件，與夫相當之順序，暨相當之時日，是不可不知。

第一中國關於山東方面之事情，不可不向德奧一面要求者也。今使因領事裁判權之撤廢，義和團事件議定書之改訂，而要求之於德奧，欲使德奧與對於聯合諸國同讓去其所占之位置與權利，是雖爲中國之自由聯合諸國，或亦樂與爲助，然德奧果承認之而欲以聯合諸國爲律，則大誤矣！何則德奧荷組織統一之新國家，則其文明程度迥與中國不同，其治外法權之欲與英、法諸國同樣維持，非無理之要求也。若聯合諸國之因德奧屈服而可以強之服從條件，各國享利益均沾之利者，此由平日與各國關係國所協定，中國則未能與聯合諸國同語焉，故除俘虜問題與青島問題外，中國恐未必能貫徹此希望。

第二中國所擬各問題非純爲對於德奧之問題，無論媾和會議時無提議之性質，即平和會議時亦無提議之必要，是當於平日與各關係國協定者也。今中國欲乘列國會集之時，從而提議之，恐終歸無益而已。

第三構和條件之關係不止一國，故必得與國之同情與後援，是爲至要。況欲藉此以收回各種利權，爲不屬於構和條件之範圍者乎。而中國乃不念及此，如黃某之議會建議案，主張無條件收回膠洲灣，取消大正五年之中日協約，取消大正四年以來之中日借款，已得權及以貸借關係移於其他外國之事，提議於歐洲平和會議等云云。對於我國之日本徵，不知結好且從而鼓動排日之風，此豈可望貫徹其望者哉？

第四中國欲希望貫徹其提議之條件，先決問題爲南北妥協，今內亂不已，內外人之生命財產不惟不能保障，且財政之困乏，自顧不遑，而欲提議收回各種利權與各國立於對等之地位，是何異於已枯之樹而欲希望其開花結實乎？抑亦可笑之至矣！

職是之故，吾輩對於中國之希望與提案，非不贊成，但一念及此，右所述之四者，不禁歎其希望之要難如願，而吾輩之贊成亦徒歸無益耳，故所望於中國者，于對外之先，必先治內，中國其反省諸！」（註六）

北京政府發行對德宣戰各項文件之英文白皮書。

北京政府將關於對德宣戰之各種公文，譯作英文，製成白皮書發表。其內容如下：

第一件爲德國照會，詳述海口封鎖之如何不便，謂德國終須取消海戰之種種束縛，將用任何兵器攻擊各種船隻，不再預先通知云云。

一九一七年二月九日中國照會反抗德國之潛艇戰爭。三月十四日又發與德奧絕交之照會。

德國照會云：如協約不許留華之德官在不規定之時間內返國，德國將不許駐德華使離德。一九一七年四月七日和蘭公使致照會於外交部云：在戰爭時期之內，中國是否將不阻礙留華德人之職務，營業是否將不加收容，亦不強迫出境，請即確答，以便轉告德國，俾留德之華人有回國之機會云。

四月十一日和蘭公使照會，謂華人審理德人刑事案之條例，違反條約。中國政府答稱，中國對付德人及德國產業之態度，將依據國際公法，但德國如必欲先知中國如何待遇德人，然後許留德之華人回國，是以留德之華人爲質，中國政府不得不抗議。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一日

六二六

四月三十日，和蘭公使（關於保護德僑商人及教士條例）照會云，中國某某報紙對於中國遵守國際法之用意，往往輕視之，即駐滬法總領事亦不能負此誤解，以便藉口行使各種反對德人之計劃，不顧中國之主權，不顧條約之義務。

五月十二日和蘭照會，請中政府特別聲明，並無驅逐或拘留德僑之意。

五月念六日，照會謂：漢口德領事所行影響於德人及德產各事，係違反條約。

八月念二日外交部致照會於和蘭公使，謂中國既與德奧立於戰爭地位，故所訂條約業已中止。二十八日又照會和蘭公使謂，中國官員已據有德華銀行總行、並銀錢契據。

九月十日和蘭公使照會云，該行之損失及費用，應由中國完全負責。十七日又致照會，謂華官屢次違反國際法拘獲德奧船隻，請禁止之。十月三十一日，和蘭公使向外交部聲明，中國尚未將各債券應發之利息交至德華銀行，該款應於到期之時送至柏林，以維持中國之信用。十一月六日和蘭照會云，倘中國確欲清理德華銀行，將來必受大患，因此係違反國際法之舉動，且德政府曾有電來謂，倘德華銀行受有損失，或德商因此受有損失，則中國將完全負責。白皮書之末一文件為和蘭公使之照會。末以：「德國有決定將來如何報復之權」之句，為白皮書之結束。（註七）

國民黨人譚人鳳為廣州軍政府令援閩軍停戰事，電責非常國會。

電文云：

「勘口揭軍府黑幕電達諸公，方期阻止陰謀，容俟克定全閩，為國會聲援，法律當有解決之希望。不意此間軍隊，正議進攻，而軍府竟有飭前敵各軍隊暫守原防，靜待後命之通電。薰心權利，坐失機宜，結果如斯，隱憂曷極。雖然衆怒難犯，專欲難成，況共和國家，尤當以國會為主體。公等甘屈辱，與軍府同意乎，抑別有主張乎。敢乞明白見示，當勸競公定進止。譚人鳳叩。東。」（註八）

張季直致電陸徵祥，請於巴黎和會中抱定根本主旨，以解決中國問題。

歐戰業告結束，北京政府派外交總長陸徵祥赴歐出席巴黎和會，張季直（謇）於本日電陸徵祥，陳述中國亟待和會解決者為改稅法及撤銷領事裁判權二事，請於和會中抱定根本主旨。電文云：

「急北京探投陸專使子欣先生鑒：報載公以專使赴歐，與於千載難逢之會議，本所素學，為國造福，凡屬國民企仰盼望，何可言喻，傳聞所擬提議事件，或偏在一隅，或中有債務關係，縱有要求，亦須有所履行，方能取得。若為全國關係，刻不容緩，而又永遠利賴者，惟改稅法及撤銷領事裁判權二事。而裁判權又須牽涉司法之改良，亦是懸而有待，非一旦夕所能行，惟稅法為從前錯誤，受極不平等之協定拘束，國家無自由制定稅法之權，商民受萬劫不伸之害，商界公議，以所聞於報紙傳述者，不過求增加稅率，稍裕收入而已，在國猶非根本之計，在民實為切要所關，衆意以此次非常會議與尋常改約之舉不同，根本改正在從世界國際通例，改協定稅為國定稅，平等待遇方為自主國家體統，萬不可支支節節，苟且求多於協定範圍之內，此為全國商民所迫切祈禱，將有萬衆同聲籲政府主持之請願，先使審專電道意，伏求抱定根本主旨，勿以支節自縛，各大國方於戰禍以後，重造世界，必能尊重公理，保全此東方商務大市場，抑非專為我國之利益計也，餘更詳呈，不勝激切待命之至，張謇。東。」（註九）

南京和平期成會召開成立大會。

南京和平期成會由王潤身、黃奎、雷光華、葛宗衡諸人發起，推舉錢崇固為正會長、鄭為成為副會長。本日下午二時假浙江會館開成立大會，首由王潤身報告一切籌備經過情形，正副會長就職後，由錢會長宣讀開會詞如下：

「中華民國七年十二月初一日，為南京和平期成會大會之期，同人等始而欣幸，繼而危懼，竊有不能已於言者，慨自南北爭持以來，已逾一稔，雙方勞師動衆，征調頻煩，而直接受禍最深者，厥為湘楚川粵，膏血原野，閭里丘墟，見者傷心，聞者酸鼻，雖鄭俠流民圖猶不能形容盡致；而間接受影響者，則在大江南北，商業上受無形之損失，亦創鉅而痛深。回憶癸丑以還，原氣尚未恢復，若再長此摧殘，勢不至破產不止，於是熊秉三等諸公首提倡設立北京和平期成會，諸公登高一呼，各省遂聞風興起，恐後爭先，此殆天心有悔禍之機，人民有來蘇之望。同人等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一日

六二八

爲國民一份子，寧忍放棄義務，乃公同議決設和平期成會於南京，勉爲後盾，仰蒙督軍省長嘉許之殷，各界贊助之誼，羣情踴躍，意觀厥成，此私衷所爲欣幸而有無窮之希望也。惟同人等惴惴焉危懼者，則以歐戰之終，潮流東注，方將協以謀我，警告頻聞，若仍爲鷓鴣之爭，必授漁人以利，譬如同爲手足，痛癢相關，本是一家，何分畛域，所望雙方爲，各泯小嫌，共維大局，拯斯民於塗炭，躋全國于康和，此則同人等所昕夕同禱求之也。」

會中省議員陳穎蓀發表演說，略謂：

「歐戰終止，中國於對內對外均應急謀和平，且東鄰宣言，凡屬在華之一切優先權利不能退讓，此等意見，關於中國最爲危險，吾人宜早圖自立，不可以威爾遜期望普天下人民均能自由一語爲恃者，若不早圖自立，恐威爾遜之勢力不能普及於歐洲。」

朱德軒亦發表演說云：

「和平二字在人人心理之中，自北京發起和平期成會後，各省聞風響應，惟願各人心理皆存一和平二字，自能衆志成城，終有促進和平之一日。」

陳敬榮、鮑勤士及王馥芝亦相繼演說，會議至下午五時散會。（註一〇）

湘省和平期成會開成立大會。

湘紳唐桂良、曹籽谷等發起湖南和平期成會，已呈由湘政府准予備案，並已開預備會一次，推定唐桂良爲會長。本日下午召開成立大會，到會者約七十人，由唐氏任主席，報告該會經過情形，略謂：

「本會自發起以來，即經具呈省政府請予察核備案，並請飭令警察廳隨時保護，因政府久未批示，同人等以值此戒嚴之時，在未奉官廳核准以前，不便圖謀積極之發展，故中經停滯者許久，目下政府既已准予備案，各界人士又函電交馳，催促本會成立，同人等以大局上之趨勢與吾湘民之心理，本會實宜於組成，因於前次開會預籌一切，現各項進行已有頭緒，今日諸君惠臨務請各抒偉見，商榷至當，以爲同情之呼籲，作聲氣之相求。」

旋由省會議長彭兆璜、議員戴丹誠等演說，會中決定推吳雁舟任名譽會長，評議會之評議員由衆推

舉，總務、交際、文牘各科主任則由會長聘充。會議並決定即日通電京滬及各省和平會，以謀聯絡。至於徵求各方面意見事宜，應派員分途接洽。討論既畢，即大開筵宴，至下午六時始行散會。（註一）

茲錄湖南和平期成會通電如下：

「北京上海和平期成會各報館均鑒：湘省受禍猶烈，湘人望和尤殷，前組織湖南和平期成會，曾經宣言，諒荷公鑒。茲公推吳君嘉瑞爲名譽會長，唐君蟠爲會長，與海內名流同聲呼籲，衆擎易舉，幸賜教言。彭兆璜、張先贊、李繼承、陶懋頤、戴丹誠、蕭翼鯤、徐明謬、莫本溥、譚奎炯、張漢彝、宋連清、魯采煒、陳家燦、魏振明、陶鑄、李樹基、陳國鈞、王尹衡、楊繼唐、譚國藩、謝鍾楠、賓鳴飛、趙涼、張廷實、楊榮、徐繼鴻、李章、黃牧、蔡鍾、龔超及全體會員公叩。」（註二）

中國銀行與外蒙行政廳訂約，在庫倫設立分行。

外蒙獨立之初，以財政困難，借用俄幣五百萬盧布，限年還清，俄國復於庫倫設立之銀行，加強其對蒙古之控制力，因而外蒙通行俄幣。近因俄國政變，俄幣信用漸減，外蒙不堪其苦，於本年十一月一日與北京政府庫倫辦事大員陳毅磋商，決定：「由外蒙官府向北京政府借銀一百萬元，收買俄鈔，以清宿債。」爲中國銀行在庫倫設立分行之交換。（註三）本日，庫倫行政廳與財政部中國銀行正式訂約，規定在該地設立中國銀行，通行中國貨幣。（註四）茲錄約文如下：

第一條 外蒙官爲維持商務，整頓金融起見，承認中國銀行在庫倫開設銀行，將來如在外蒙其他地方添設時，須先行商由外蒙自治官府同意。

第二條 外蒙官府通飭所屬各地方，凡所有官有收入支出，准以中國銀圓或銀行紙幣出納，如有特別情形，須擬用他種錢幣時，仍由外蒙官府自行酌量辦理。

第三條 中國銀行係經中央政府擔保機關，如遇有一時金融緊要情事，應由中國銀行設法維持本行紙幣，以全信用。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一日

第四條 中國銀行紙幣，係在張家口中國銀行兌現。

第五條 外蒙官府有需用生銀及他項紙幣時，得按照時價，託中國銀行代為購換。

第六條 外蒙官府與本區域內外，一切金融事業，得酌量市面情形，託由銀行代辦。

第七條 外蒙官府如在銀行存款，得照中國銀行暫行活期存款通例，月息三釐。

第八條 以後外蒙官府如有零星借款事項，銀行得量力借給，此項借款，通常以五萬元為限，月息八釐。惟償還期限，不得過一年以外，如所借額在五萬元以上，其利息手續暨應規定事項，得由官府臨時與中國銀行特別商議辦理。

國銀行特別商議辦理。

第九條 外蒙官府所屬盟旗及沙畢等地方，所有由前清戶部銀行，以印文押借之舊債，歷年利息，一極免除，其本銀以俄鈔每元折銀四錢計算，三年還清，每年應還數目，由外蒙官府擔任，歸銀行向外蒙官府直接收款。

第十條 以後中國銀行，對於外蒙所屬各盟旗及沙畢等地方，不得以印文作為押品，借給款項。

第十一條 外蒙官府所屬各盟旗沙畢等地方，暨官民人等，如向中國銀行交易及借款事項，須照行章辦理。

第十二條 本合同於雙方簽字蓋印之日，發生效力。

第十三條 本合同簽字蓋印後，外蒙方面由官府出示曉諭，中國方面由中國銀行呈請都護使曉諭華民，一律遵照。

第十四條 本合同用漢文字合繕四份，由外蒙官府、庫倫中國銀行會同簽字，一份交外蒙官府收存，一份外蒙官府照送都護使署備案，一份交由庫中行呈報北京總管理處存案。（註一五）

該條約訂立後，上海時報曾刊登「收回蒙古金融權之機會」一文如下：

「庫倫中國銀行自外蒙官府正式承認以來，行務之進行，幾有一日千里之勢，考其原因，近年盧布漲落無常，不若中鈔之名實相符，故蒙漢人民均樂用中鈔，於是票價較現洋為高，而信用亦由此鞏固矣。且外蒙官府對於銀行，感情融洽，已允該行於外蒙各商務繁盛區域推廣銀行業務，故該行已委派能員前往烏里雅蘇台等處組織匯兌所

事宜，如能於新疆以及古城子等處開設銀行，將來外蒙銀行業務更形發達，此我國最近蒙邊金融之發展也。更可注意者，從前俄蒙條約。」（註一六）

註一：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四一二。

註二：「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二日，第一〇二三號。

註三：同註二。

註四：「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一〇一四號。

註五：「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一號，頁二一四。

註六：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註七：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四日。

註八：「革命文獻」，第五〇輯，「護法戰役與南北議和史料」，頁四一六。

註九：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八日。

註一〇：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三日、十二月九日。

註一一：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九日。

註一二：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四日。

註一三：呂秋文：「中俄外蒙交涉始末」，頁一三八—一四二；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二二

八。

註一四：「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一號，頁二一四。

註一五：陳崇祖：「外蒙近世史」，頁一〇九—一一〇。

註一六：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五。

二 日 國父孫先生文函復廣州謝英伯，勗勉力爭壇坫，以挽危局。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一、二日

六三一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日

六三二

函云：

「接前月廿三日惠書，藉悉足下已補國會議員，而南華報亦將于本月上旬恢復出版；在國會則多一中堅人才，在輿論則增一健全報紙，南天翹首，仍任歡欣。惟文近來拮据情形，匪言可罄，任股及津貼兩端均未能仰答雅命，力不從心，徒呼負負而已。國事蜩螗，極于今日，從前護法者不為壞法者所容；今則真正護法者亦為以護法相號召者所忌。議和條未覩端倪，而道路相傳，南方之停戰命令業經宣布，揣主持此議者之用心，勢不至將國會犧牲之不止。足下愛國毅力和信素深，甚望力爭于壇坫之間，挽此風雨飄搖之危局；政象之變幻靡常，幸勿以目前勢力脆弱而自餒也。手此布復，不勝依依之至。順頌議祺。」（註一）

凌鉞上書國父孫先生文，報告徐謙乖謬，請改派代表。

書云：

「中山先生偉鑒：啓者，前月二十三、二十五兩日，曾寄二書，諒邀電覽。季龍近日乖謬異常，主張舉陸榮廷為大總統；並云時機未到，即舉先生為大總統亦不能就。似此淆亂聽聞，實為吾黨之害。鉞與同人所謀聯陸氏者，正欲陸氏擁護先生，將來選舉總統時，或予以副座亦可，斷不能以主座奉之，致貽引火自焚之譏。鉞逢極力辯白，以定人心。先生可速電改派代表，免誤事機。此頌鈞祺。凌鉞謹啓，十二月二日。」（註二）

廣東軍政府電徐世昌，表示謀和誠意，並提出以上海為和議地點。

本日，廣東軍政府七總裁致電徐世昌，詳述南北亟應早日謀和，提出以上海為議和地點。（註三）

電文云：

「北京徐菊人先生鑒：自起護法軍以來，已歷一年有餘，南北兩方互相對峙，所謂國是至今尚無由解決。近頃歐戰終息，強權消滅，我國亦須順世界大勢，恢復平和。美國大總統威爾遜氏本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募集第四次公債之際所演說，實為解決國際國內一切兵爭之根據，各國均依此為保證，目下世界各國，已將尊崇正義，永久停止兵爭，豈獨我國不能捨兵爭，以求和平解決耶？執事已令其部下停戰，本軍政府亦已令前敵將士中止進攻，然彼此尚

未實行，平和談判業經接近，徒坐耗時日，頗爲遺憾。茲特披瀝誠心，表示希望真正和平，認上海爲適當中立地，應仿辛亥前例，雙方各派同數代表，委以全權，定期開會，一切政治法律問題不難據理判斷，依法解決，務望圖謀國利民福，以保永久平和。茲特電致執事，乞速覆示。」（註四）

江蘇督軍李純致電廣州唐繼堯，解釋北京政府主張於南京召開善後會議之理由；並勸岑春煊担任南方議和代表領袖。

時值南北醞釀和談，北京政府主張於南京召開善後會議，而廣州軍政府對於善後會議之名稱及地點，均另有意見，岑春煊等七總裁曾於上（十一）月三十日聯名致電北京政府，主張仿辛亥前例，在上海舉行和平會議。本日，江蘇督軍李純，致電唐繼堯，就會議名稱及地點之問題解釋云：

「萬急！唐行營店督軍鑒：全電悉。會議名目及地點，實爲外交關係，團體關係。一則表示我已和平，庶國際地位不致發生疑問。一則同胞和解，不可在外人範圍之下，致與體面有關。此純等之愚見也。且名爲善後，乃與公等護法救國之旨相符，亦與解決根本問題相合。若云和平，是所以會議者，僅爲彼此息爭而已，不問後之善不善，何以顯諸公數年持正之心哉！故善後可以包和平，和平不能括善後也。地點在寧，保護維持，純之責甚重，在滬則純可卸責矣。是爲純一人計，則在滬爲宜，若爲諸公計，爲國體計，似不宜在滬而在寧也。或謂辛亥會議不在滬乎？然辛亥爲共和未成時代，草創之局，未足爲法。且其時之南京，亦非如今日之南京也。公等明達，當能鑒之。竊謂我輩日的所希望，智力所應爭，實在會議後之根本問題，不在會議前之細微末節。事機危迫，間不容髮，時不可失，稍縱即逝。我公仁智，斗南一人，尚祈轉向各方解釋維持，期會議早日設立。一言九鼎，必可有成。黃炎之靈，實式憑之。人數日期如何斟酌？並祈速示爲禱！李純。多（二日）。」（註五）

李純復於本日電勸岑春煊担任南方議和代表領袖，電文云：

「此次會議，經于同百折而始就緒，名取善後，地取南京，皆爲外交關係，與正文絲毫無妨，現在全國安危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日

六三四

，在公一言，務乞解釋維持，期早成立。將來兩方代表，自應公推領袖，尊處代表領袖，中央諸公之意，均希望我公擔任。頃已電致陸幹老及唐（繼堯）劉（顯世）兩督軍勸駕，惟祈爲國一行，以慰衆望。」。

岑春煊接電後，以「現處地位與在滬不同，且此間意見參差，留此疏通較便」答之。（註六）

駐北京及廣州之日、美、英、法、義公使與領事聯合勸告中國和平統一，並聲明不干涉中國內政。

曹錕因被選爲北京政府副總統之希望已絕，遂轉而擁護段祺瑞，利用「戊午同袍社」鞏固北洋團體，並聯合張作霖、倪嗣冲向總統徐世昌要求重任段氏組閣，安福國會復聲言不通過「錢能訓國務總理案」，以爲抵制，一時北洋武人聲勢復振，使駐京公使團甚感驚詫，恐其不利中國和平之前途。（註七）復以自南北下令停戰後，日本政府見南北停戰之促成動機全由於美國之盡力，大起醋意，因命駐華公使小幡酉吉向駐京美英法意四國公使提議用五國政府名義，共同勸中國南北政府爲速謀和平和統一之勸告，爲四國公使所贊成。（註八）日、美、英、法、義五國公使遂於本日普謁徐世昌，聯合提出勸告，謂歐戰現已結束，全世界迫切需要和平，五國政府希望中國從速停止內爭，得以參加世界和平事業，但表明此項勸告並非干涉中國內政，實則頗具警告意味。（註九）

日、美、英、法、義五國駐廣州領事亦奉各國政府之命，於本日下午四時半同赴軍政府謁見外交總長伍廷芳及軍政府政務總裁等，以各該國政府名義提出勸告中國早日和平節略，由領袖領事英國總領事宣讀該節略原文，繙譯畢，遞交伍廷芳，後由伍廷芳代表軍政府答覆，並申感謝之意。（註一〇）茲分錄五國勸告南北政府書及廣州軍政府答覆書如次：

一、五國致北京政府勸告書

「中國南北乖離之內訌，計已兩經寒暑，日英美法義各國政府，常引以為深憂，此不祥之紛爭，非獨危及中國自身之康寧，損及諸外國之利益，且延而動搖一般之人心，致予敵國以可乘之隙。際此次戰爭最大難題，中國之與聯合側協力，業受莫大阻害，今幸危機漸過，各國咸希平和及正義實現於各國民間，當此企圖世界的組織成立之時，而中國內訌不息，此偉大事業，定必加一層之困難。日、英、美、法、義聯盟政府，既悉中華共和國大總統所執妥協內訌之措置，深望償此莫大之希望，同時南方各首領之態度，亦示有同樣穩便解決紛議之意，實無任欣幸之至，是以前記五國政府，深願北京政府及南方各首領，勿以個人感情用事，勿拘法規枝節，凡有障害於樹立平和之一切舉措，亟須力避，以便速為無隔意之協議。更以顧念理法大則與中國民福之感情為基礎，以舉中國國內平和統一之實為要，對於妥協成就手段案出之兆候，特以同情與期待以歡迎之，並更言明於茲。日英美法義各國政府欲圖解決南北雙方致招乖離之各項難題，故極力特表深厚之同情，且五國政府，並無何等干涉之企圖，更無指示何等特殊條件以左右之意，是等妥協條件，純欲由中國人士自行協定，五國政府為妥協統一之實現計，南北雙方，凡有熱望，自當力為聲援，此不過深望中國國民得以參與現在各國所企圖之世界改造之偉業，以發揚其國威而已。」

二、五國致廣州軍政府勸告書

「法、英、義、日本、美諸國政府，因見此二年內，中國內亂已久不停，大有分崩景象，甚為懸系，此項可悲紛亂情形，不特與外國利益有損，且致中國治安之慘禍，因此所生不靖之情，頗能鼓勵敵人之氣，而與大戰緊急之轉機，妨礙中國與協和諸國實行會辦之舉，今該轉機已成過時黃花，各等國民，正盼組織環球，以達各處人民安平公允之時，中國未能統一，則各等國民應為之事，更為乎難。茲法、英、意、日本、美諸國政府對於中國大總統解決內亂之所設施，深滋冀望之懷，且對於南方各要人之態度，亦樂觀其有欲和平了結同等趨向，是以各該政府，就此聲明於北京政府及南方各要人似與廢除個人私懷及泥守法律之意見，一面謹慎從事，免除障礙議和之行爲，一面迅以慷慨會商之行，而以法律暨顧及中國國民利益之熱心為根據，尋一兩造和息之路，始克使華境以內，平安統一，此各國政府同心戮力之忱也。此時法、英、義、日本、美諸國政府，聲明其切實贊同雙方欲解決向日分裂之爭端，惟擬欲使知毫無最後干涉之策，亦無指揮或諫勸此次議和條件之意，故此項條件，必須由中國國人自行規定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日

六三六

所欲者，只係盡其所能鼓勵雙方於所望所行各事上達議和統一之目的。俾中國國民對於各國冀望重建之功所肩之責，於中國歷史上更爲擴充矣。」

三、廣州軍政府答覆日美英法意五國書

兩年以來，中國因內爭而致國內治安及外國利益，俱受損失，并使中國不能切實協助聯盟國爲公正正義之戰爭。軍政府對此，殊深痛惜，軍政府對於此項協助，尤爲關切者，蓋以其戰爭之主義，與法、英、義、日、美各聯盟政府戰爭之主義，若合符節。護法者，非爲個人意見，或法律細節，而動干戈，實爲反對武力主義，并求民主主義之得安全於中國也，國會被非法之解散，（今幸仍正式開會於廣州）憲法視爲具文，武力派之橫暴亂政，皆所以使護法者迫不得已，而以兵戎相見，伴張直道，今各友邦覺悟欲縮短中國內爭，回復和平之唯一善法，在停止供給款項於武力派。本政府極爲感佩，本政府信武力派現有意言和，經已令所部各軍停止進攻，且告知武力派所選出之首領，在適合地點直接開和平會議矣。此種和平，不能苟且從事，無相當之保障，遺留勢力，使將來隨時復可擾亂國內和平。法、英、義、日、美各聯合政府之意見，謂須根據法律及注重全國人民利益以爲調和之主旨，各政務總裁深表同情，然則此次和平，必爲公正的和平及永久的和平，庶幾中國得以設立一適任及進步之政府，發展真正共和民主之政治，在國際會議上佔應得之地位。各政務總裁，感謝法、英、義、日美各聯合政府關切中國之幸福，而對於各政府希望中國在籌議世界善後，亦應列入，關注盛意，尤爲深感。」（註一一）

日美英法義五國聯合向中國南北政府提出勸告書後，日本政府曾於次（三）日公開發表說明書如下

（註一二）：

「帝國政府見中國內訌亘久不解，該國自身之康寧與列國之利益，皆因之大受損傷，夙抱隱憂，不知所措，因思此時應當有適合機宜之措置，與法、英、意、美諸國政府聯合向中國南北兩方當局者，爲完全出諸友誼之勸告，以期有所裨益於解決紛爭之促進運動，乃向上列諸國政府提議此事。帝國政府向上列諸國提議此事後，蒙諸國政府完全表示贊同，於是駐北京之日法英義美五國代表乃於十二月二日而謁徐世昌閣下，提出如左之說帖。同時駐廣東之

關係列國領事官於一日呈遞同文之勸告書於南方領袖。帝國政府切望中國國民不論何階級、何黨派皆深諒此次勸告之出於公正無私之衷情，依據其愛國的共同努力，速使中國境內有平和及統一之建設。」（註一三）

日本大阪「朝日新聞」曾於本月四日論述五國勸告中國南北亟宜妥協之理由如下：

「中國內訌不已，匪直爲中國之不利，且爲世界列國之不利，尤爲吾日本之不利，此次日本與英美法義五國正式遞說帖與中國南北，勸告妥協，是豈有他意，不過因歐戰構和在邇，中國內訌不已，則所派構和使節，必不足以代表中國全國，是中國於此次構和會議，無與並未列席，影響之大，豈僅中國一國之不利，日本與東洋全體亦與有不利焉。日本有鑒於此，故倡議勸告中國，望中國南北速自妥協，並聲明吾輩並無干涉之意，故亦不提出何種妥協條件，一任中國自己作主，且許以妥協之時，如有周折，願爲南北兩方聲援，務令中國國民得躋於世界構和會議之列。噫嘻！是豈有私意存焉。然又有一事不可不令中國知者，此次勸告協議之地點爲東京，從可知主動者爲日本而非他國甚明，考從來中國之外人，時有因個人之利害，阻害中日之關係者，故此勸告難免不因日本爲主動之關係，從而續肆謠諑，謂日本之所以欲勸告，即爲干涉之預備者，然中國之不利即日本之不利，日本以不忍坐視中國內訌不已而陷於不利，故不願單獨勸告，致招干涉之嫌，是所以由日本爲倡，與英、美、法、義共同勸告也。吾人尤有望於中國者，中國之對外政策，代代相承，向持以夷制夷爲主義，要知此種主義，最爲外人所忌，長此不改，必令中國陷於大不利之地位，而招歐美諸國之干涉無疑，此吾人爲東洋平和計，夙所惕惕不安者也。此次中國參列構和會議時，務宜先將此等主義掃去淨盡，放大眼光，注意於世界大局，並勿疑日本有私意，而信賴之，然後以東洋全體及世界平和爲本，主張正義人道，斯不致有失敗，然於列席之先，中日兩國尤宜彼此先將意見披示，互協議允洽，俾臨時不致發生衝突，是亦至要，此則深有望於陸徵祥與我當局者焉。」（註四）

劉存厚電促北京政府派奉軍往援漢中。

四川督軍熊克武於十一月中旬任第五師師長呂超爲援陝總指揮，統率第五師及江防軍余蘊蘭部入陝，佔領寧羌沔縣，進迫漢中。劉存厚因二十一、二十二兩師均缺乏彈藥，乃集中兵力於漢中固守，（註

一五）並於本日電促北京政府派奉軍往援，電文曰：

「（上略）卅東兩電敬悉，遵即宣告和平，通飭前方一律停戰，仰體中央冀圖統一息事寧人之至意，但彼方仍是攘奪權利，侵佔國土，此其居心叵測，破壞統一實屬難以枚舉。現率滇兩師、黔一師常川駐川之條件，川人同深憤慨，誓不承認，復勾結呂超、葉荃、王安瀾各部向沔陽方面，實力反攻漢中，現狀萬分危急，竟至因處該下之勢，倘漢中有失，牽動大局，影響不止川陝已好，存厚督勉三軍奮勵抵禦，伏懇飛催奉軍各援師，星速兼程前進，急馳漢中，以維陝局云。」（註一六）

劉存厚通電山西督軍閻錫山等，請共同拒絕南方唐繼堯所提出對四川省要求之議和條件。

北京政府前任命之四川督軍劉存厚據川中各師旅報稱，唐繼堯提出和議條件中，有要求滇軍一師常川駐紮川東南，軍餉概由川出，并以顧品珍任四川軍務會辦，趙又新、王文華分任敘瀘重慶兩鎮守使，唐繼堯爲川滇黔巡閱使。劉存厚以唐氏之要求，無異割踞四川，川省軍民當誓死不認，並於本日通電山西督軍閻錫山等，請代電主張同伸義憤，拒絕唐氏之要求。原電云：

「保定曹經略使、盛京張巡閱使、蚌埠倪巡閱使、北京探送龍巡閱使、濟南張總司令、張督軍、西安陳督軍、劉省長、太原閻督軍、蘭州張督軍、開封趙督軍、南京李督軍、南昌陳督軍、武昌王督軍、長沙張督軍、杭州楊督軍、福州李督軍、吉林孟督軍、齊齊哈爾鮑督軍、迪化楊督軍、承德姜都統、張家口田都統、歸化蔡都統、上濟盧護軍使、寧夏馬護軍使、宜呂吳總司令、天水縣吳鎮守使鑒：統密。竊維歐戰將終勢非息內事，無以圖競存。存厚前奉中央停戰命令以來，業經轉飭前敵各軍一律遵照，無如熊克武狼子野心，乃乘勢與管使勾合，督率大股，竊踞寧羌進攻沔縣，僞五師長呂超沿途大張布告，詆毀總統爲非法，特與管使聯合與師北伐，閔罪燕京，驅除劉鍾，囚陳擁管云云。其居心破壞，不顧平和已可概見。頃復據川中各師旅報稱，唐繼堯提出議和條件中，有要求滇軍一師常川駐紮川東南，軍餉概由川出，并以顧品珍任四川軍務會辦、趙又新、王文華分任敘瀘重慶兩鎮守使，唐繼堯爲川滇

黔巡閱使。似此侵略四川、破壞統一，川省軍民誓死不認，請存厚轉電中央各省主持公道等情前來。存厚復轉集川防二十一、二兩師軍官會議，云川省連年戰爭皆由唐繼堯侵略四川，我軍爲鞏固中央，維持統一起見，故與血戰，頻經百折不撓。今唐繼堯所提條件無異割踞四川，自當與川中各軍聯絡一致，誓死否認各等情。除由厚據情電呈中央，毅力主持嚴爲拒絕外，諸公眷垂川局素具熱忱，尙望代電主張同伸義憤，倘蒙大力維持，拒絕唐氏非分之要，不致以川省土地人民爲和議之犧牲，則全川軍民同拜大德，臨電企禱，順頌勛祺，并乞賜覆。劉存厚叩。冬印。」（註一七）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函電，頁五七二，中央黨史會，六十二年六月版。

註二：「革命文獻」，第五〇輯，「護法戰役與南北議和史料」，頁四一二。

註三：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七日。

註四：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八日。

註五：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四〇四—四〇五。

註六：同註五，頁四一一。

註七：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四〇二—四〇三。

註八：劉彥：「中國外交史」，（下），頁五二八。

註九：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四〇三。

註一〇：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十日。

註一一：「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一號，頁二一五—二一六。

註一二：「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五日。

註一三：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五日。

註一四：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註一五：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二六。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日

六三九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三日

六四〇

註一六：「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註一七：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護法戰役案」，卷四，頁四五—四七。

三日 徐世昌召集段祺瑞、曹錕、張作霖、張懷芝、王占元、倪嗣冲、孟恩遠等，商討南北和議問題。

本日，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召集段祺瑞、曹錕、張作霖、張懷芝、王占元、倪嗣冲、孟恩遠及全體閣員在公府舉行特別會議，商討南北和議問題，並宣讀昨（二）日日、英、美、法、義五國駐京公使提出之勸告和平統一書。（註一）與會者一致表示服從總統徐世昌之命令，並同意廣州軍政府七總裁的意見，在上海召開南北和平會議，徐世昌又要求他們疏通安福國會通過錢能訓出任內閣總理案。（註二）

北京政府任命李欽為山東財政廳廳長，黃慶潤為浙江金華道道尹，陳培銳署福建廈門道道尹。（註三）

北京政府准新疆省長楊增新任命涂貢球為尉犁縣知事，陳汝彬為沙雅縣知事、張銜耀為呼圖壁縣知事、劉希曾為拜城縣知事、炳照為沙灣縣知事。（註四）北京政府令將前次收買存土在上海銷燬。

近年來國內積極進行禁煙工作，而滬濱洋商積存關棧之印藥甚多，北京政府為顧全外商成本起見，因於民國六年一月，由蘇省督軍省長與英商公司立約收買，以供製藥之需，嗣為國內商民反對，駐京英美公使亦致文北京政府外交部抗議。北京政府國務會議為免除中外之疑慮，爰於本（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決定：除已售出之存土外，悉數銷燬。（註五）本日，北京政府下令除已領售者不計外，其餘均由內務財政兩部派員督視，一律收回，彙集海關，定期悉數公開銷燬。原令文曰：

「政府前次收買存土，專售爲製藥之用，原爲體恤商艱起見，顧雖慎加考訂，限制綦嚴，而留此根株，誠恐易滋流弊，轉於禁煙前途，不無影響，著內務財政兩部，轉飭查明此項存土現存確數，除已經領售者不計外，其餘均由部派員督視，一律收回，彙集海關，定期悉數銷燬，并候特派專員，會同地方官及海關稅務司等，公同監視，以昭慎重。此令。」（註六）

北京政府教育部咨各省區，關於甲乙種實業學校呈請備案，應將調查該地土產及建設計畫一併送部。

咨文曰：

「爲咨行事。查實業學校之目的，在使學生畢業以後，即能處應相當之職務，簡人裕有生活能力，社會之經濟，亦得以漸圖發展，是以設學之先，必就所在地方，調查其何種職業，最爲需要，然後規定職業科目，如農業須深悉其地之土宜，工業須深悉其地之原料，商業須深悉其地出產之商品，並研究各該科適當材料，彙集參考，從事辦理。以改進地方實業，爲學校之目標，以養成實業學生，供社會之需要。務使學生所學，能一一適用於社會，而後學子之光陰，不致貽誤，地方之款項，不致虛耗。現在各省區所成立甲乙種實業學校，其適合地方需要，學生畢業能以所得知識技能，供給社會之用者，固屬不少，而建設之初，毫無計畫，地方之情形，漫不措意，所設科目，未能適合地方需要，畢業學生學非所用，非惟不足得社會之信仰，反以滋實業教育前途之障礙。懲前毖後，不能不早爲之計嗣後設立甲乙種實業學校報部備案時，應將調查該地方土宜或原料商品及社會需要情形，連同該校建設計畫，備具說明書，附同事項清冊，一併送部備核，其已經成立各校，尤須本此主旨，策勵進行，相應咨行貴省長，請煩查照分別飭遵。此咨。教育總長傅增湘。」（註七）

甘肅甘州護軍使馬安良病故，北京政府令給銀治喪，生平事績宣付國史立傳，並交陸軍部照上將例從優議卹。

馬安良係甘肅省人，任甘肅甘州護軍使，（註八）近日病故。本日，北京政府令給銀治喪，其生平事績宣付國史立傳，並交陸軍部照上將例從優議卹，令曰：

「甘州護軍使馬安良，治軍甘省，三十餘年，夙著勳勤，軍民翕服，迭次肅清疆圉，功在國家，方期保障西陲，長資倚任。茲聞流逝，震悼彌深，著給予治喪營葬銀五千圓，所有一切喪葬事宜，即由甘肅省長張廣建，派員妥爲料理，派陳閏前往致祭，生平事績，宣付國史立傳，並交陸軍部照上將例從優議卹，以示篤念舊勞之至意。此令。」（註九）

日本政府聲明停止對華借款及其他財政上之援助。（註一〇）

本日，日本政府發表聲明，停止對華借款及其他財政上之援助，聲明稱：

「近來外間傳播種種流言，關係日本在中國之舉動，如借款問題尤其最著者，此種流言，實重誣帝國政府之意。夫我國民在中國境內財政經濟上之企圖，果本於鄰接友好間之特殊關係，爲當然且正當者，帝國政府原不得從而阻撓之，且爲謀中國一般之康寧福祉起見，遇有必要時，帝國政府更將以不抵觸以前屢次發表之宣言及與各國所結協約之條項爲限度，與中國以財政上之援助。然察中國內訌之現狀，對華借款動輒惹起南方或北方一方面之誤會，其結果足以阻害中國與有關係之列強所最關心之中國平和與統一之恢復，因此帝國政府乃決定凡認爲足使中國政局益加紛糾之借款，及其他財政上之援助，概行停止，深信於中國有利害關係之諸列強，必能切實贊同此方針。茲因鑒於隨時勢之發展，本邦資本家對於中國及西伯利亞之投資，於外交上國家財政上及經濟上影響甚鉅，帝國政府特決定如左之方針而嚴重勵行之：

一 此後凡本邦資本家欲對於中國及西伯利亞方面開始有挪用作政費之虞之借款，及性質類似之交涉，不問其爲中央之關係，或爲地方之關係，須先呈報外務省，或在外帝國大使館，或領事館，而受其指示。並須隨時呈報交涉之經過，當由外務省以與大藏省及其他之有關係之官廳協議後，隨時指示該有關係之資本金。

二 如該有關係之資本金不俟前項之指示或違反前項之指示而進行交涉，則政府不予保護。

三 視問題之性質及交涉進行之程度，可直接由大藏省或其他有關係之官廳指示該有關係之資本家。」（註一）

日本外務省發表關於右列聲明之談話云：

「自內田外相就任當初，即發表其所採方針曰：中國事當由中國人自了之，而惟冀望中國之統一云云。又同時慮及萬一生出有阻礙統一者之時，故於約一月前提議於英美法意四國協定，處於此種時之機宜，茲中國之情勢已在於難以默然之形勢，故不得已而出於勸告云云。」（註一二）

註一：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四一二。

註二：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四冊，頁一九二。

註三：「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四日，第一〇二五號。

註四：同註三。

註五：「東方雜誌」，卷一五，第一二號，頁二〇九。

註六：同註三。

註七：「政府公報」，公文，民國七年十二月七日，第一〇二八號。

註八：劉壽林：「辛亥以後十七年職官年表」，頁五七三。

註九：「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四日，第一〇二五號。

註一〇：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四二三。

註一一：「上海一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五日。

註一二：同註一。

四 日 國父孫先生文函復廣州王法勤，告以時事意見已函國會。

函云：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四日

六四四

「接讀前月廿四日惠書，慮周意密，具見足下愛國愛黨之苦衷。其所以待季龍兄者，用意良厚，亦適與文意相同也。文對於時局問題之意見，昨已函達國會諸公，諒足下業經洞悉一切矣。此復，即候議祺。」（註一）

北京政府再申厲行煙禁。

本日，北京政府再申厲行煙禁，原令曰：

鴉片爲害最烈，迭經明頒禁令，嚴定專條，各省實力奉行，已著成效。惟是國家挽回積習，備極艱難，設禁令之稍疏，愚民卽懷僥倖，在稽察所不及，遺害仍恐潛滋，此次厲行煙禁，在國人固具毅力，在友邦並致熱誠，倘復陽奉陰違，始勤終怠，將何以策內政之修明，而樹國家之威信。茲當政治刷新，亟望蕩穢滌瑕，共濟仁壽，所有前次收買存土，業經特令彙集上海地方，尅期悉數銷燬，國家不惜捐棄鉅金，委諸一燼。凡以注重煙禁，力策進行者，當爲中外所共喻，嗣後我中華人民，當益知鴉片流毒之酷，中於民生，政府禁令之嚴，不容嘗試，凡曾犯吸食者，既經戒除，自應振作精神，力祛習染。至私種私運私售，均干厲禁，并當各懷刑章，勿貽伊戚，各地方長官，有督察之責，務各分飭所司，認真稽察，期在有犯必懲，其辦理不力者，著隨時糾劾，依法懲戒，本大總統以保民爲重，不憚爲諄諄之誥誡。先哲有言，除惡務盡，又曰舊染汙俗，威與維新，凡茲有衆，其共勗之。此令。」（註二）

北京參議院改選田應璜為副議長。

北京參議院副議長朱啟鈐因事辭職。本日下午一時，北京參議院開會，改選副議長，由議長梁士詒任主席，依照民國二年四月制定之該院議長副議長互選規則，用有記名投票法補選副議長，結果田應璜以七十三票當選，田氏卽日就職，並發表就職意見云：

鄙人學識淺陋，今日承諸公推選爲本院副議長，且感且愧。查副議長一職，係贊襄議長辦理院內一切事務，責任本非全重，但對於責任上應辦之事，亦斷不敢放棄職權。所幸院內諸事既有議長倡導於前，復有諸同人督責於後，則於應盡職務上，或可以藉免愆尤，而鄙人尤深望諸公隨時指導，俾有所警惕於心，實爲莫大榮幸。想諸公今

日既以此席相推舉，他日必能匡正其所不逮，鄙人對諸公表示者如此，以後見諸行事者，亦必如此，知我同人必能相諒也。」（註三）

北京政府農商部公佈「修正禁止與敵通商條例施行細則。」

修正禁止與敵通商條例施行細則

第二條修正如左：

禁止與敵通商條例第一條第二款、第五款所列之人或法人在中國境內，因維持其日常生活，或保存其事務所而為直接必要之交易，並無營業性質者概得為之。

第三條第一款修正如左：

一 醫藥品

第七條修正如左：

為前條監察時，凡受監察之事，業主或其經理人，應將財產之狀況，及最近六箇月間事業情形，詳細開列陳述，不得隱匿違抗。（註四）

北京政府外交部將在哈爾濱設祕探局及檢查郵件機關事，函覆英駐華公使朱爾典。

英駐京公使朱爾典於本年八月間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表示：駐哈爾濱之各協約國領事以哈埠及北滿各地，常有敵國偵探及祕使踪跡，為顧及協約國出兵行動，咸認須在哈設置抵制敵探祕探總局及檢查郵件機關，由協約國領事團及哈爾濱道尹監督之。（註五）

外交部於八月間曾函英公使朱爾典，同意在哈埠等處設立祕探總分局及檢查郵件機關。英使朱爾典復於十月間照會外交部，請發布宣言，說明祕探局職權，並附設軍務法庭，茲錄其請中國政府發布之宣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四日

六四六

言書如下：

「中國與中歐列強及其同盟現有戰事，而中國及協和國用貫穿北滿之交通線，以便與各該敵國在西比利亞西部從事戰鬥。以此中國與協和各國商酌之後，以爲應聲明北滿爲交戰區域，所有在該區域內，無論何國人民，有於中國及協和國戰事上有所妨礙之事，或補助他人，或有此等嫌疑者，則應拘捕，並按照中國與協和國會同設立之祕探機關所規定之辦法處置。

查以上所述之設施，僅爲戰時一種方法，將來毫不損外國人民歸其本國官員管理之權，亦不損及中國與各國所立約章等之條款，且各條款俟停戰時即恢復固有之效力」云云。（註六）

外交部遲未照復，英使朱爾典因於十一月間再函外交部，催復擬設祕探局事。外交部經徵詢陸軍部、內務部、司法部、哈爾濱交涉員李家鏊長，黑龍江督軍兼省長鮑貴卿、吉林督軍孟恩遠、吉林省長郭宗熙及督辦參戰處等各方面之意見，於本日函復英使朱爾典，以擬先在哈爾濱設立祕探局及檢查郵件機關，然後漸次推行，祕探機關名稱宜改稱防諜局；附設法庭應用中國法律，其審判範圍應以觸犯中國陸海軍刑事條例所載之罪名爲限；至宣言字句則須加修正。茲錄原函如下：

「逕復者：准函開，關於哈爾濱擬設祕探局及檢查郵件機關等一事，請查照早日見復等因。

查此事關係重要，本國政府與各機關暨地方官不能不詳細研究，以便推行盡利。此項祕探總分局設立地點，有設在黑龍江境內者，自非哈爾濱道尹所能兼顧。其檢查郵件機關，業經商定由海關辦理。而現在擬設該項祕探局地點，其中不盡駐有關員，辦事上不無窒礙之處，自應妥籌辦法，以免流弊。

本國政府之意，以爲此項機關雖爲防敵而設，然於地方安寧不能不同時顧及，自應設法勿使地方有不便之感。哈爾濱爲交通輻輳之區，茲擬在哈爾濱道尹管轄境內先行設立，作爲試辦，卽由該道尹監督，並派駐哈鐵路交涉總辦馬忠駿參與其事，然後漸次向北滿設法推行，並由該地方長官就地會同監督辦理，以免窒礙。

至附設法庭一節，同爲防敵起見，本國政府亦表贊同。惟此項法庭設立之後，各中立國如因捕拏該國人民，以

致提出抗議，或因此發生別項情事，應請協和各國隨時盡力協助。至該法庭適用法律，應以中國法律爲斷，其審判範圍，亦應以觸犯中國陸海軍刑事條例所載之罪名爲限，凡該條例所未及者，仍應交由中國普通司法衙門審判，以清權限。至於設立地點以及一切組織手續，應由各國領事與哈爾濱道尹會商呈明政府核定。

又發表宣言一節，本國政府亦可同意，惟該宣言中尚有應加修正之處，如「以北滿爲交戰區域」一語，「交戰」字樣稍有未妥，擬改爲「戒嚴」二字，以符事實。又「無論何國人民，如有妨礙戰事，應即拘捕」云云一語，所稱各國人民，想中國人民當然不在其內，茲擬於「無論何國人民」句下加「除中國人外」五字，似更明顯。

又查祕探機關名稱洋文爲Counter-Espionage，按照字義，似不加「如」改稱防諜局，尤臻妥洽，想協和各國公使定表贊同。此外字句上如尚有應加修正之處，應由哈爾濱道尹會同駐該處協和各國領事詳細商妥，呈明政府核定，以便發表。

以上辦法均經本部與各機關暨地方長官會商妥協，相應函復貴領銜公使，即希查照爲荷。顧頌日祉。」（註七）

北京政府外交部參事廳提出莫斯科設領辦法。

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收參事廳議復莫斯科設領辦法說帖，全文如下：

「前奉發下莫斯科華僑請願書一件，飭即核議等因。遵即悉心討論。查莫斯科設領一事，本部從前曾屬駐俄公使向俄國政府一再提議，未得要領，現在俄國新政府尚未確定，我國對於該新政府並未承認，此時自不能商議設領。惟查近年情形，華僑在該埠者，較從前多至倍蓰，加以俄國內亂未已，華僑生命財產，在在可虞，是派遣領事，設法保護，實屬刻不容緩之舉，據華僑代表劉雲面稱，他國有向未在该埠設領，現在派員駐紮該埠，保護已國僑民，對於地方官及領事團確能行使其職權者，是我國亦不妨仿照辦理。茲經參照請願書所陳各節，酌擬辦法三端：

一、名義。我國對於俄新政府既未承認，此時自不便竟用總領事名目，請其發給認可文憑，應請暫用辦理總領事事務名義，由部發給訓條，以資憑信。一俟俄正式政府成立，經我國承認後，再行呈請任命。其副領事、隨習領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四日

六四八

事、主事等員，亦用辦理某官事務字樣，以示權宜之意。

二、組織定章。總領事館額設總領事、副領事、隨習領事、主事各一人，此次既經設館，則事務繁多，其勢不能減省，應請照章設立，其開辦經費及二年以內之經常費，既據該僑商等聲稱自願擔任，自應准如所請辦理。惟每月公費及各員俸薪，仍應查照向章，由部核定，以示劃一。

三、用人。陳祕書廣平熟悉俄情，僑民愛戴，擬請准如該僑商等所請，以之辦理駐莫斯科總領事事務，其副領事一職，擬即以此次代表來京之劉雲充之。該代表本係旅俄聯合會會長，曾在俄國游學畢業，熟悉僑情，必能相助爲理。此外隨領主事等員，擬請由部遴派，以期得力。

上開各節，爲目前保護僑民起見，均係權宜辦法，是否有當，謹候核奪施行。謹呈。參事廳呈。」（註八）

俄駐華公使庫達攝福會晤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長陳錄，商談中國派員進入烏梁海事。

北京政府派嚴式超赴烏梁海視察，嚴式超於本年八月十六日自庫倫西行，經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烏蘭固木繼續西行。俄人爲擴張其在烏梁海之勢力，積極阻撓調查員之前往。（註九）本日，俄駐華公使庫達攝福會晤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長陳錄，聲稱中國派員進入烏梁海事，應俟俄國正式政府成立，商妥後再辦，爲陳錄所拒。茲誌北京政府外交次長陳錄會晤俄使庫達攝福問答記錄如下：

「七年十二月四日下午四時

朱鶴翔、柯通譯在座

庫使謂：日前貴次長提及貴國政府，現擬派員進駐烏梁海一節，並貴次長同時謂，按照一九一三年中俄聲明文件內，本國得以派員進駐烏梁海等。惟查中俄聲明另件內第二條，載有凡關於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國政府允與俄國政府協商，外蒙古亦得參與其事之規定，則此事關於土地交涉事宜，貴國政府應先與俄國政府妥協後，方能辦理。現在俄國正式政府既未成立，此事似以稍待爲宜。貴次長以爲如何？

次長謂：貴使誤矣。考諸該中俄聲明文內第四條外蒙古自治區域，應以前清駐紮庫倫辦事大臣，烏里雅蘇台將軍，及科布多參贊大臣所管轄之境爲限。烏梁海自二百年來，屬於烏里雅蘇台將軍管轄之下，證諸歷史及大清會典，更無疑義。此次本國政府以僑居烏梁海之本國人民請求保護，故擬派員前往視察，貴使倘能鼎力相助，實所感禱。本國政府商請於貴使者，僅此一層而已。

庫使謂：本使與該處關係隔絕，不能盡力，良用歉然。貴國派員一節，如能稍緩實行，本使實所深盼。次長謂：事機已迫，勢難再緩。」（註一〇）

俄使署嗣於本月六日函北京政府外交部，仍請展緩辦理中國派員進駐烏梁海事。函云：

「逕啓者：日前貴代理總長請本使署，於華官口內前赴唐努烏梁海時，妥爲照料一節。旋本爵公使於本月四日面晤之際，業經口頭答復。茲爲免除誤會起見，應將本爵公使意見，再行備函述明如下：

案查一九一七年中國駐俄公使，與俄國臨時政府交換唐努烏梁海問題之意見，兩方面似未能一致。此次貴政府擬派員駐紮該處，並請照料。若照所請辦理，是本爵公使預先決定此問題，顯與本國前臨時政府之意見相反，已承貴代理總長深諒本爵公使並無他項措置之法。

查一九一三年北京聲明另件第二條，及一九一五年恰克圖三方面協約第三條，均載凡於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國政府允與俄國協商，外蒙古亦得參與其事等語。是本爵公使業經提議將烏梁海之問題，緩至俄國正式政府成立，並經貴國承認時再議。緣將來之俄政府，獨有施行該兩條規定之權。至現在派員一節，本爵公使亦請緩辦，因視本國之現狀，難保該員之無虞也。

旋據貴代理總長所稱，聲明第四款已完全決定此問題，並無再行協商之餘地等語。本爵公使答以聲明另件之第四款，仍有完全之效力，惟若將該條對於烏梁海適用之，則與實際上解決無異，本爵公使並無此項之全權，且與前臨時政府之意見相反。嗣承貴代理總長聲言，派員赴烏梁海，出於保護旅居該處華民利益之必要等語。本爵公使答以仍請按照上開各理由緩辦云云。茲特備函仍請將派員之事，展緩辦理，以篤素有鄰邦及協約之睦誼爲盼。順頌日祉。俄使署啓。十二月六日。」（註一一）

劉存厚通電請北京政府派軍來漢援救。

四川督軍熊克武於十一月間任第五師師長呂超爲援陝總指揮，統率第五師及江防軍余蘊蘭部入陝，佔領雋沔縣，圍攻漢中。（註一二）本日，劉存厚通電籲請北京政府派軍來漢援救，并請各省發紓義憤，勿誤閭和大局。電云：

「銜略。統密。竊連日川中熊軍進攻沔漢情形，迭經隨時電陳。諒邀垂覽，溯自前奉大總統頒佈停戰命令以來，存厚仰體中央寧人息事之心，常即通飭前敵各軍嚴守現地，對於熊軍方面深恐前項命令未經同時頒到致生誤會，并照錄一份派員前往疏通以期兩方遵照實行，用副我中央力求和平之主意，迺我雖鴻溝謹守，彼則乘勢進行，今且以重兵逼臨漢城，非達到佔據陝局目的不止，似此情形西南安有言和誠意，熊克武心目中詎有中央，況值歐戰告終，列強尚力求息兵之策，該熊克武始終不稍悔禍，尤屬自外生成，存厚擁護國家始終不二，一息尚存，斷不任其強暴，除督飭所部盡力防衛外特電馳陳，伏乞我大總統明令切責飛派援軍來漢救援，用保中央威信，并請各省發紓義憤，勿誤閭和大局幸甚。劉存厚叩。支印。」（註一三）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函電，頁五七三。

註二：「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五日，第一〇二六號。

註三：「參議院公報」，第一期，第五冊，頁二二—二三。

註四：「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七日，第一〇二八號。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一），頁三六一。

註六：同註五，頁四〇〇—四〇一。

註七：同註五，頁四三二—四三四。

註八：「中俄關係史料——俄政變與一般交涉」，（一），頁五八四—五八五。

註九：「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二八一—二八七。

註一〇：同註九，頁二八九—二九〇。

註一一：同註九，頁二九〇—二九一。

註一二：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二六；

註一三：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護法戰役案」，卷四，頁四七—四八。

五日 國父孫先生文函復廣州國會暨北京蔡元培，堅持護法初志，主張和平須實行法治，尊重國會。

茲分錄貳函如次：

一、復廣州國會勉堅持護法初志。

「頃接十一月廿三日公函，敬悉。此次軍政府停戰令之發布，文意亦未以爲然。惟是此事原動，聞緣於美領事警告所促成。近國民忱於外交勢力，往往張皇無措，即軍政府諸君以驟經此壓迫，委曲求全，亦無足怪。文前因聞美政府有調停我國內爭之舉，欲強南方速與北方妥協，此實爲其手段之錯誤。故于十一月十八日致電美總統，聲明南方所要求之條件，祇係國會能有完全自由行使其正當之職權，他無所要求等語；此電已見報端，想經鑒及。自此電發後，隨由路透電遍傳歐美，引起各國之注意，故美上議院近乃有認南方爲交戰團體之提議；而美政府對文電，亦表示贊同，此後將請美總統出而主持公道，吾人終可達到護法之目的。但冀國會及軍府同人堅持初志，不折不扣，則外人敬吾主義之貫徹，將益聞風興起，協以助我，語曰：『白求多福』，是在吾人之自勉不懈而已。此復，藉頌公社。」

二、復北京蔡元培論國會爲法治之機樞。

「頻年奉喚教範，企想殊切。頃晤尹君仲材，並奉手書，頓慰積想。今日國民希望平和之切，誠如尊論。惟是國民所嚮望之平和，爲依法之平和，爲得法律保障之平和。近聞少數謀平和者方欲犧牲國會，而與武人爲謀。夫國會者，民國之基礎，法治之機樞，此而可廢，于民國何有？義法律而徇權勢，是乃苟且偷安，敷衍彌縫，雖足以勉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四、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五日

六五二

持旦夕；而武人把持政柄，法律不能生效，民權無從保障，政治無由進化，權利競爭，擾攘不已。一旦傾軋破裂，則戰禍又起，故民國若不行法治之實，則政治終無根本解決之望，暫安久亂，所失益多。況自歐戰既解，強權剝滅，公理大昌，欲求民治之實，尤非少數暴戾武人所能爲。前自威爾遜總統提倡以正義公理維持國際之永久和平，同時並聞有勸告中國並助北方強制南方速就妥協之說，文竊慮其以愛中國之熱心，而誤用其調和之手段，期南方置法律不顧，而苟且彌縫，則愛之適以害之，爲害於將來益大，故于十一月十八日致電威總統，謂：『南方期保障國家之法治，爲護法而戰，所要求者，只一公平簡易之條件，即國會須得完全之自由，行使其正當之職權也。若此簡易之條件尚不能辦到，則吾人惟有繼續奮鬥，雖北方援引任何強力，皆所不顧。』此電去後，同時並由路透電遍傳歐美，引起各國之注意，故美國上議院已有承認中國南方爲交戰團體之提議，而美政府對文電，亦表示贊同。是則外交友邦且能爲我主持公道，吾人天職所在，安可不益勉求貫徹初衷，以竟護法之全功，而期法治之實事現。耿耿之忱，當亦執事所同然歟。朔風凜冽，北望增懷，伏冀爲道自重。並頌教祉。」（註一）

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代總理錢能訓電覆廣州岑春煊等，仍主張在南京舉行善後會議。

當南北醞釀和平之際，廣州軍政府岑春煊等七總裁曾於上（十一）月三十日聯名電北京政府，主張仿辛亥前例，在上海舉行和平會議，由雙方派遣同等人數代表，據理而談，依法公決。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以軍政府直接要求和談，頗有深獲我心之感，爰於本日覆電軍政府七總裁，電文措辭冠冕堂皇。原電云：

「廣州岑雲階先生、伍秩庸先生、林悅卿先生、武鳴陸幹卿先生、畢節唐黃慶先生、上海唐少川先生、孫中山先生鑒：來電敬悉。生民不幸，遭此擾攘，兵革所經之地，膏血盈野，井里爲墟，溯其由來，可深憫惻。歐戰告終，此國彼國，均將偃戈以造和平，我以一國之人，猶復紛爭不已，勢必不能與世界各國處於同等之地位。淪墮之苦，萬劫不復。世昌同是國民，顛覆是懼。況南北一家人也，本無畛域可分。故迭次宣言，期以苦心謀和平，以毅力

致統一。今讀美總統威爾遜今年九月間之演說，所主張國際聯盟，用知世界欲濟平和，必先求自國內息爭，然後國際和平，乃有堅確之保證。爰即明令停戰退兵，表其至誠，冀垂公聽。因知諸君亦是國民之一分子，困心橫慮，冒百艱以求一當，決無不可解決之端。今果同聲相應，是我全國垂盡生機，得有挽救之一日也。世昌憂患餘生，專以救世而出，但求我國依然比數於人，芸芸衆生得以安其食息，管其生業，此外一無成見。所有派員會議諸辦法，已由國務院另電奉答，敢竭此衷，唯希明察！」

徐世昌爲避免對廣州軍政府作具體之答覆，而有上項覆電，但爲對會議地點表示不同之意見，另由代國務總理錢能訓覆岑春煊等，主張會議地點以南京爲最適當，電文針鋒相對，以爲討價還價預留地步。（註二）錢電云：

「讀諸公致元首電，敬諗開誠表示，共導和平，至深佩慰！歐戰告終，潮流方迫，元首鑒於世界大勢，早經屢頒明令，申正義而弭兵爭，爲國人所共見。近於通令停戰之後，繼以籌議撤防，積極進行，實出渴望和平之指。會議辦法，前已詳細盡畫，向李督秀山轉商，茲承示雙方各派代表，剋日開議，籌謀所及，實獲我心。所云代表人數，論省區版籍，不能無多寡之殊，惟爲迅釋糾紛，固可不拘成見，似可由雙方各派同等代表十人，臨時推定首席，公同協議。至會議地點，原定南京，本屬適中之地，寧滬同屬國土，焉有中立可言？且會議商決內政，不宜在行政區域之外，鄙意仍在南京，最爲適當。至來電所舉辛亥前例，辛亥因係國事問題，不幸同時而有兩種政體，今則雙方一體，論對內則同係國人，協商國政，固無畛域之分；論對外國交，只能有唯一政府，尤非辛亥之比，值此時局急迫，促進和平之意，彼此所同，亟當於會議辦法，切實商榷進行。其他枝節之論，宜從鑷棄，以免曠廢時日。此間現正酌選代表，爲先事之籌備。尊處遴派有人，即希電示。以便雙方派定，剋期組織。俾法律政治問題，日趨接近，速圖解決，民國幸甚！」（註三）

廣東和平期成會電京、津、寧、滬及漢口各和平期成會，商促南北當局早開和議。

本日，廣東和平期成會致電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漢口和平期成會，商促南北當局早開和議。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五日

六五四

原電云：

「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漢口和平期成會鑒：東電諒達台覽。自和平空氣瀰漫全國，南北前敵久已停戰，外人勸告亦已催促再三，而和平會議迄未實行，吾民希望尚未得達，可否公推天津和平期成會領銜主稿，會同電促南北當局，從速決定上海爲議和地點，雙方定期選派代表，實行組織和平會議，依法解決各項問題，俾全國秩序早日恢復，用慰吾民喁喁望治之誠意。特此電商，佇候明教，如荷贊同，敬希電覆。廣東和平期成會會長曹汝英、副會長陳其瑗、陳勉禽、李聘臣、林正全叩。歌。」（註四）

四川督軍熊克武電錢能訓，期南北當局早日息爭救國。

本日，熊克武電錢能訓曰：

「（上略）前承惠電，當以翰電尚未奉到，無由具悉尊旨。昨始接讀，敬諗我公挽救大局苦心，莫名欽佩。一年以來，執政專橫，凡言和者，無不仇視，我公獨排衆議，力請東海明令罷兵，熱誠毅力固已度越偉倫矣！惟停戰明文此間尚未奉到，而克武對於和局主張，已於冬電概陳，諒邀俯察。至川中前此用兵，皆由於驅除內難，迭電管使各守邊疆。惟劉存厚、鍾體道等假借名義，屢寇川邊，而許蘭州、陳樹藩、管金聚等又復陰相接濟，意圖大舉，當軸既開誠布公，切望澈電劉鍾、嚴飭許、陳、管等，勿蹈川人禍川之故轍，克武尙有異言，並望迅商軍政府，擬定和平具體辦法，以期早日解決，息爭救國，素具同心，法律事實期於兩當。謹布腹心，惟希亮察。熊克武叩。微。」（註五）

北京政府祕書長吳笈孫電岑春煊，解釋南北和議宜以「善後」為名之理由。

時值南北醞釀和議之際，關於會議名稱之決定，有「媾和會議」、「平和會議」諸種主張，多數以南北既非敵國，當然不能用媾和名稱。岑春煊等主張以「平和會議」為名，北京政府則以南北既歸和好，不必再用此類名詞，故主張用「善後」二字。本日，北京政府祕書長吳笈孫電岑春煊，解釋會議宜以「善後」為名之理由。電文云：

「秉三督辦左右賜書，並寄電敬悉。善後二字本係對外表示南北業已和睦，同力商議善後事宜之意，並非命令處分，決無所用其疑慮。現在政府開誠布公，一切小節繁文悉當捐棄，此等會議名稱無關輕重，誠如尊論口內閣議決有適當辦法也。專此奉覆，並頌勛祺。吳家駒謹啓十二月五日。」（註六）

北京政府任命凌士鈞署理河南高等審判廳廳長，吳家駒署理河南高等檢察廳

檢察長，段宏業署辰州關監督。（註七）

北京政府教育部咨各省區甲種實業學校不得盡收乙種畢業生。

本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咨各省長、都統及京兆尹，各省區甲種學校肄業生徒，不得盡收乙種畢業學生。咨文云：

一、爲咨行事。查實業學校設立之目的，在授學生以農工商業必需之知識技能，使畢業後即使應用於社會，顧社會事業，繁簡難易，不一其途，有難習淺近之知能，即能自效於社會者，亦有必需服習較高之技術，始能臻諸實用者。是以實業學校分爲甲乙兩種，甲種施以完全之普通實業教育，乙種施以簡易之普通實業教育，要在體察地方情形，選擇適當教材，分途造就，各效其能，就程度言之，似有由淺入深之階級，而就性質言之，實具因材施教之妙用。本部制定實業學校令之始，不沿中等初等之舊稱，而命名爲甲種乙種，即表示甲種非乙種升學之階，用意明顯，辦學者當共明斯旨。迺近核各省區甲種實業學校學生名冊，由乙種實業學校畢業者，頗居多數，甚至乙種實業學校校章，載明由本校畢業後，得升入甲種等語。似此辦法殊屬誤會，須知該兩種學校，所有課程支配分量，本自分途，畢業學生，當各應用所學，以圖社會事業之發展。乙種學生入學之始，如果有志甲種，自可逕入高等小學，先完普通功課，以厚根柢，何必牀架屋，多此一舉，或有在乙種學校畢業，志願中變，更欲深造者，不能謂絕無其人，但此項學生，終屬少數。嗣後甲種實業學校招收學生，應以高等小學畢業者爲原則，以乙種學校畢業者爲例外，每屆學年招考之始，對於報考學生，應告以實業學校之作用，並詢其志願，平時訓練學生，尤宜以實業教育旨趣，詳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五日

六五六

爲告語，並宜注重實習，授以確能致用之知能，務使學生視此種學校，爲謀生之途徑，不視爲升學之階梯。庶設立實業學校之目的，乃有完全達到之一日，除通告外，相應咨行貴省長、都統、尹，請煩查照，分別令遵可也。此咨。教育總長傅增湘。一（註八）

北京政府外交部，以海參崴埠秩序恢復，電駐崴總領事邵恆濬，擬撤回海容軍艦。

俄國內亂，旅海參崴華僑深受威脅，北京政府因於本年四月派海容軍艦赴崴，以保護僑民。現崴埠秩序已恢復，北京政府擬撤海容。本日，外交部電駐海參崴總領事邵恆濬云：

「海軍部以崴埠秩序業已恢復，擬將海容撤回。現他協商國軍艦，是否已撤，華僑方面有何海容保護之必要，希查明電復。外。」（註九）

黑龍江督軍鮑貴卿咨北京政府外交部，籌議松黑江防，請海軍部撥給淺水兵輪。

黑龍江流域自航權操諸俄人，江面無中國船隻，沿江防務亦隨之破壞，鮑貴卿就任黑龍江督軍後，即審察形勢，注重江防，致力收回航權。海軍部曾函鮑貴卿，以黑龍江、松花江兩江沿長數千里，平時盜匪橫行，商民裹足，航業漁業直接受害，森林墾務亦受影響，籌辦江防實爲當今急務，允極力贊助。本日，黑龍江督軍鮑貴卿咨北京政府外交部，籌議松黑江防，請由海軍部撥給淺水兵輪。咨文云：

「爲咨行事：業准海軍部函開：

『本部前派視察王崇文赴松黑兩江調查江防事宜去後，茲據呈稱，松花江乃完全我國內江，並未與俄訂有公共航行之條約。嗣與俄國合資建築東清鐵道，准予轉運材料，以竣工爲限，乃俄人於工竣之後，竟造商輪百餘艘往來黑松兩江。至於黑江北岸，前經割讓與俄，而江面航權分屬中俄兩國，載在約章。乃查光緒三十三年有一華輪開始航行，竟被阻止。雖經前外務部屢次交涉，迄無答復。且保護水面治安，亦屬要圖。查兩江沿長數千里，平時盜匪

橫行，商民裹足。航業漁業直接受害，森林墾務悉受影響。是籌辦江防實爲當今急務，可收一舉兩得之利。倘不趁此時機謀亡羊補牢之計，則耽耽日伺吾圍者，恐不止彼俄一國也。茲特謹擬辦法，伏乞核奪，並附摺略前來。

據此，相應將該摺略函送貴^{督軍}省長察核，請煩就近查明。倘該視察所陳江防辦法事屬可行，似宜趁此時機由尊處呈請政府核辦，本部當極力贊助，以挽航權，而收利益。如何之處，尙希見復爲盼等因。

准此，查黑龍江流域，上溯漠河，下達三江口，延長幾三千餘里。自航權操諸俄人，江面無中國片帆隻影，沿江防務亦遂墮壞於無形之中。貴卿履任之始，卽審察形勢，注重江防。惟以不收回航權，則江防無從著手。而航權一事，從前部省屢經抗議，俄人狡展，迄未奏功。適該國發生新舊黨爭，本年春間，舊黨輪船多有出售，遂乘機密飭廣信公司聯絡哈埠商人，組織戊通公司，集資購買。一面妥爲交涉，允其分認燈塔之費，先派郵船局之慶瀾官輪駛入三江口，開赴黑漠等處，以爲商輪先導，於是數十年喪失之航權，至是乃得收回。當復派專員周歷松黑兩江上下游，以謀保護航路並建設江防方法。擬購置淺水兵輪十餘艘，分段游弋。再於扼要地方設水卡，駐兵邏守，並於沿江各渡口設立稽查所，分佈兵警，常川稽巡。

正在分別籌議辦理，准函前因，查江省原擬辦法，雖因謀護航路而推及於江防，然於江防大要已備有具體之計劃，核與視察所陳，大致相符。其中添築砲台一節，雖爲原計劃所無，將來擴而充之，在所必及。自應先派委員實地查勘扼要地點，以爲建築之準備。當茲國防緊要，並擬仿照古省設江防司令，以期重固，而策進行。一俟籌有頭緒，再行遴員委充。

惟念茲事體重大，江省財力瘠薄，雖迭經籌議，尙無眉目。而松黑兩江聲息相聯，尤須會同吉省一致籌辦，用款較省，且克收連絡之效。前經咨請內務部咨商稅務處轉飭濱江海關酌籌水卡經費，並陳明俟派員將製造兵輪用款暨常年防務用費調查估定確數，再爲咨部查核等情各在案。

茲准海軍部函允極力贊助，至紉盡籌。惟查防務中最關重要必需購買者，實爲淺水輪一項，需款亦較浩鉅。如能請由海軍部就現有淺水兵輪中抽調數艘撥給應用，俾於來年開江卽便成立，俾益松黑江防，實非淺淺。是否可行，除咨覆並分行外，相應咨請大部，希煩查照籌議見覆施行。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五日

六五七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五、六日

六五八

再此案關係國防，係由軍署主稿，會同省署辦理，合併聲明。此咨外交部。黑龍江督軍兼省長鮑貴卿。中華民國七年十二月五日。（註一〇）

京師高等審判廳將洪述祖上訴案駁回。

洪述祖暗殺宋教仁案，經京師地方審判廳於本年九月二十八日判決，處以無期徒刑並遞奪公權二十年。洪述祖不服判決，向高等審判廳提出上訴。本日，京師高等審判廳判決駁回上訴，洪述祖仍不服判決，續向大理院上告。（註一一）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函電，頁五七三—五七四。

註二：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四〇四—四〇五。

註三：「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一號，頁二二三—二二四。

註四：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註五：同註四。

註六：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九日。

註七：「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六日，第一〇二七號。

註八：「政府公報」，公文，民國七年十二月八日，第一〇二九號。

註九：「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四三二。

註一〇：「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一），頁四六三—四三八。

註一一：「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一號，頁二二七。

六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委任王家駒為京師政法專門學校校長。（註一）

北京政府任命冒廣生兼任溫州交涉員。（註二）

北京政府農商部呈准在吉黑兩省設立森林局與採金局。

北京政府農商部因吉林、黑龍江兩省，金鑛森林極爲豐富，亟待開發，擬在該兩省各設專局，分掌林鑛行政事務，分別擬定森林局採金局暫行章程，於本日呈奉批准。茲誌「森林局暫行章程十四條」及「採金局暫行章程十四條」如次：

一、森林局暫行章程十四條

第一條 森林局分設於吉林、黑龍江兩省，直隸於農商部。掌事務如左：

一關於國有林經營發放及監督事項；二關於國有林測勘事項；三關於國有林調查事項；四關於國有林業試驗事項；五關於國有林育苗及造林事項；六關於國有林收入徵解事項；七關於國有林警備事項；八關於國有林發放之訴願及訴訟事項；九關於國有林其他一切事項。

第二條 每局置局長一人，由農商總長呈請簡任，承農商總長之命，綜理全局事務，監督所屬職員。

第三條 每局置副局長一人，由農商總長薦任，承總長之命，輔助局長整理局務。

第四條 森林局分設各股，處理各項事務。

前項分股之多寡，視事務之繁簡定之，但至多不得逾三股。

第五條 各股置股長一人，由局長委任，承長官之命，掌理本股事務。

第六條 各股置股員若干人，由局長委任，承長官之命，助理各股事務，但至多以三人爲限。

第七條 每局置技師二人，得由局長分別委任及聘任，承長官之命，掌理技術事務。

第八條 每局置技術員三人至五人，得由局長委任，承長官之命，助理技術事務。

第九條 森林局局長委任股長、股員、技師、技術員，或聘任技師時，均須呈請農商總長核准，並分報省長查核備案。

第十條 各局爲繕寫文件，得酌用僱員。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六日

六五九

第十一條 各局處務細則暨各股員額分配俸給數目，由各該局長詳細擬定，呈請農商總長核定，並分報省長備案。

第十一條 各局每月應將所辦事務，分報農商總長並省長，以資考核。

第十三條 各局得於適宜地點，設置分局，但須呈請農商總長核准，並分報省長備案。

第十四條 本章程自呈准之日施行。

二、採金局暫行章程十四條

第一條 採金局分設於吉林、黑龍江兩省，直隸於農商部。掌事務如左：

一關於金鑛業之提倡獎勵及監督事項；二關於金鑛開採之特許及撤銷事項；三關於金鑛測勘事項；四關於金鑛調查事項；五關於金鑛化驗事項；六關於金鑛收入徵解事項；七關於金鑛用地事項；八關於金鑛警備事項；九關於金鑛訴願及訴訟事項；十關於官營金鑛及其他一切事項。

第二條 每局置局長一人，由農商總長呈請簡任，承農商總長之命，綜理全局事務，監督所屬職員。

第三條 每局置副局長一人，由農商總長薦任，承總長之命，輔助局長，整理局務。

第四條 採金局分設各股，處理各項事務。

前項分股之多寡，視事務之繁簡定之，但至多不得逾二股。

第五條 各股置股長一人，由局長委任，承長官之命，掌理本股事務。

第六條 各股置股員若干人，由局長委任，承長官之命，助理各股事務，但至多以三人為限。

第七條 每局置技師二人，得由局長分別委任及聘任，承長官之命，掌理技術事務。

第八條 每局置技術員三人至五人，得由局長委任，承長官之命，助理技術事務。

第九條 採金局局長委任股長、股員、技師、技術員，或聘任技師時，均須呈請農商總長核准，並分報省長查核備案。

第十條 各局為繕寫文牘，得酌用僱員。

第十一條 各局處務細則暨各股員額分配俸給數目，由各該局長詳細擬定，呈請農商總長核定，並分報省長備案。

第十二條 各局每月應將所辦事務，分報農商總長並省長，以資考核。

第十三條 各局得以適宜地點，設置分局，但須呈請農商總長核准，並分報省長備案。

第十四條 本章程自呈准之日施行。（註三）

北京政府交通部令派京綏鐵路管理局局長丁士源兼代京漢鐵路管理局局長。

本日，北京政府交通部派京漢鐵路管理局局長王景春隨同葉恭綽前赴歐洲考察交通狀況。（註四）

，交通部因於本日令曰：「京漢鐵路管理局局長王景春現在出差，所遺局長派京綏局長丁士源兼代。」

（註五）

粵軍總司令陳炯明與福建督軍李厚基成立停戰協定。（註六）

粵軍第二支隊司令蔣中正於十一月十九日由長泰出發後，痛擊北軍，擬逼向福州。福建督軍李厚基爲施行緩兵計，乃於本日與粵軍總司令陳炯明成立停戰協定，以牽制粵軍之行動。（註七）

四川靖國軍熊克武部呂超攻占陝西褒城，劉存厚部固守漢中。（註八）

四川督軍熊克武與徘徊於陝西鳳縣寶雞之北軍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長管金聚相約，共同夾攻劉存厚。

熊克武部呂超於十一月入陝南，本日攻占褒城進迫漢中。劉存厚固守漢中，呂超終因後援部隊未到及管金聚違約不動，被迫退回川北。（註九）

駐北京英日法俄公使第三次向北京政府抗議金券條例。

北京政府於本年八月十日公布金券條例，駐北京英日法俄四國公使曾於八月十六日及八月三十日二度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依照從前所訂各條約，四個銀行團與中國改革幣制有密切關係，此次發布金券

條例，何不與銀行團協議。（註一〇）北京政府於九月二十七日答覆，告以此次公布金券條例純係內政問題，不關外交。（註一一）

駐京英日法俄四國公使接到答覆後，認為不能滿意，因於本日再提出第三次抗議，抗議文曰：

「前半段所據以為理由者，以為金券之發行認為有礙於銀行團所訂契約之利益，中國政府對於銀行團從前契約負有責任；亟應維持，緣從前所訂辦法，銀行團有可以參預中國改良幣制之權利，而今中國政府竟置此不顧，逕然擬定發行金券條例，實屬未妥；公文後半段又稱：中國既為收回濫發跌價鈔票，而仰賴於不根據圖法完善原理、原則之辦法，將來恐慌深恐必更甚於今日，中國於改良幣制辦法大綱未規定以前，而徒欲發行金券，適與中國及有關係者大有妨礙，依此特再抗議，希望中國即為圓滿答覆。」（註一二）

美、日、英、法、義五國銀行團以鹽稅餘款四百五十萬元交予北京政府維持軍政開支。

本日，美、日、英、法、義五國銀行團，以鹽稅餘款四百五十萬元交予北京政府維持軍政開支，並表示南北必須統一，才能提供中國更大數目的善後借款。這是美國運用金元外交以便控制中國的方法。

（註一三）

美國國務院令駐華公使芮恩施與各國商討不以資金及軍火供應中國。（註一四）

註一：「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八日，第一〇二九號。

註二：「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七日，第一〇二八號。

註三：「政府公報」，公文，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一〇三二號；「政府公報」，公文，民國七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第一〇四二號。

註四：「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九日，第一〇三〇號。

註五：「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一〇三五號。

註六：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四一二。

註七：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上輯，頁七四。

註八：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四一二—四一三。

註九：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二六。

註一〇：「東方雜誌」，卷一五，第九期，頁二一六；「東方雜誌」，卷一五，第一〇期，頁二〇八。

註一一：「東方雜誌」，卷一五，第一期，頁二二一。

註一二：「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一號，頁二一七；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十日。

註一三：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四冊，頁一九二。

註一四：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四一三。

七日 北京政府任命朱邦達為吉林森林局局長，高翔為吉林採金局局長，錢德芳

為黑龍江森林局局長，何守仁為黑龍江採金局局長。（註一）

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改訂教育部分科規程」。

民國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北京政府教育部令修正教育部分科規程，業經改訂修正，規程凡五條，

本日公布之。茲錄規程條文如下：

第一條 總務廳機要事務由祕書掌之，併分置編審處及文書、會計、統計、庶務四科。

祕書承總長之命，得兼管本廳各科事務。

祕書所掌事務如左：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六、七日

六六三



一關於機要事項；二關於記錄職員進退事項；三關於直轄學校及公立學校職員事項；四關於教育會事項；五關於教育博覽會事項；六關於褒賞事項。

編審處所掌事務如左：

一編纂教育公報及教育上必要之圖書；二審查教科用之圖書；三審查教育用品及理科器械；四譯述外國教育法令與學校章程及關於教育之書報。

文書科所掌事務如左：

一收發各項公文函電；二典守印信；三撰擬不屬於各科或各司之文牘；四纂輯保存各項公文函電；五編輯本國教育法令；六管理部內參考用之圖書。

會計科所掌事務如左：

一管理本部所管經費之預算決算及會計；二稽核直轄各機關會計；三管理本部直接收入及所管官產。

統計科所掌事務如左：

一調查關於教育統計之各項材料；二編製關於教育之各項統計圖表。

庶務科所掌事務如左：

一本部所轄學校圖書館、博物館等修建事項；二本部所置官物及建築物等保管修建事項；三調查公立私立學校圖書館、博物館等之設置及圖案事項；四學校衛生事項；五其他不屬於各科或各司之事務。

第二條

普通教育司置第一科、第二科、第三科、第四科分掌各項事務。

第一科所掌事務如左：

一師範學校事項；二高等師範學校事項；三女子師範學校及高等師範學校事項；四臨時教員養成所及與養成教員相關事項；五檢定教員及關於服務事項；六不屬於他科所掌事項。

第二科所掌事務如左；

一 中學校事項；二 女子中學校事項；三 與中學校相當之各種學校事項。

第三科所掌事務如左：

一 小學校事項；二 蒙養園事項；三 特殊教育事項；四 調查學齡兒童就學事項；五 與小學校相當之各種學校事項；六 縣學務機關設立變更事項；七 小學基金事項；八 獎勵小學教員事項；九 整理私塾事項。

第四科所掌事務如左：

一 甲種乙種實業學校事項；二 與實業學校相當之各種學校事項；三 養成實業教員事項；四 女子職業學校事項；五 實業補習學校事項。

第三條

專門教育司設置第一科、第二科、第三科分掌各項事務。

第一科所掌事務如左：

一 大學事項；二 與大學相當之學校事項；三 學位及稱號事項；四 博士會事項。

第二科所掌事務如左：

一 專門學校事項；二 與專門學校相當之學校事項；三 曆象事項；四 不屬於他科所掌事項。

第三科所掌事務如左：

一 外國留學生事項；二 國語統一會事項；三 醫士、藥劑士開業試驗委員會事項；四 各種學術會事項。

第四條

社會教育司設置第一科、第二科分掌各項事務。

第一科所掌事務如左：

一 博物館、圖書館事項；二 動植物園等學術事項；三 美術館美術展覽會事項；四 文藝、音樂等事項；五 調查及搜集古物事項。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七日

六六五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七日

六六六

第二科所掌事務如左：

一釐正通俗禮儀事項；二通俗教育及講演會事項；三通俗圖書館巡行文庫事項；四通俗戲劇、詞曲等事項；五通俗教育之調查規畫事項；六感化院及惠濟所事項；七不屬他科所掌事項。

第五條 本規程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北京政府海軍部制定公布「修正海軍部辦事細則」、「海軍部各廳司分科職掌」、「修正海軍無線電機保管細則條文」、「修正海軍無線電台通信細則條文」及「修正海軍無線電報納費規則條文」。

茲誌各項條文如次：（註三）

一、修正海軍部辦事細則

第一章 權限及責任

第一條 凡本部各項事件，經次長查閱後，均由總長裁定之。

第二條 凡總長委任次長辦理之事，或關於部內尋常事務，得由次長核定施行。

第三條 總務廳事務經總長特派次長兼管後，即由次長管理之。

第四條 凡不屬各司之文件，除關於機密重要者，由祕書辦理外，餘由總務廳各科分別辦理。

第五條 各廳司長關於事務之處理，及所屬職員之監督，均應負責。

第六條 各科科長對於本科事務應負責任。

第七條 各廳司處錄事對於繕寫學校對各文件，均應受該管長官之指示。

第二章 文件之收發及分配

第八條 機要科每日接收文件，先行摘出編號，分別祕密、重要、次要、尋常等類，加蓋各戳記，送請總次長核閱後，鈔錄總長批示，再行分交承辦處所。

如承辦處所遇有兩處以上時，應由主管廳司鈔案，移付其他各處，以便接洽。

第九條 凡機密重要文件，應由機要科先行掛號，不列事由，送交祕書另行立簿編號暫存，俟遇機密期間，再交機要科錄由，分別補送主管各廳司備案。

第十條 如文件到部，在散值以後者，得於翌日分配之，但緊要文電，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監印官收發員接受各廳司處應發文件時，均須摘出編號登簿，以便查者，其稿本仍發還該管廳司處。如屬各廳司處名義發出之函件，應由各廳司處，自行摘由編號。

第十二條 監印官收發員接到各廳司處所發文件，如察出其中手續有未完全者，須向承辦處所詢問辦理。

第十三條 收發文件各簿應依照各項公文程式令之分類，並加入電報一門，分別登記，以便檢查。

第十四條 收發員於每日收發之文件，除應行祕密者外，均摘由列單刷印，分送各廳司處，俾令週知。

第三章 辦事之程序

第十五條 凡屬法律命令案件，無論由參事廳或各司擬稿，均應先交會議廳公同討論，經參事審訂後，呈請總長核定，其會議規則另定之。

第十六條 參事審訂法律命令案件，對於原案有意見不同時，得與主管各司協商定議。

第十七條 凡遇重要事項，如認為必須會議時，應由參事邀集各司長暨總長指派各員，開會討論，公同解決後，請示總長核辦。

第十八條 凡文件到各廳司處由主管長官酌定辦法，指示承辦員擬稿，如遇難於解決案件，應先請示總長，然後擬稿呈請核定。

第十九條 各廳司處應辦事件，遇有互相關聯者，先由擬稿員草擬辦法，再與有關聯各廳司處協商同意後，會稿呈送總長裁定。

第二十條 各廳司處承辦文件，應依祕密、重要、次要、尋常各項為辦稿之程限，但撰擬法案及各種章則時，得延長日期。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七日

第二十一條 各廳司處擬辦稿人員，如遇事務叢集或認為交付他員辦理者，其脫稿後，仍須主任員覆核，以昭慎重。

第二十二條 各廳司處承辦文件之稿面，凡擬稿校對繕寫各員暨主管長官，均應簽名蓋章。

第二十三條 各廳司處承辦稿件經主管長官核定後，應送參事簽名蓋章，如遇情形必要時，得於總次長裁定後，再送參事補閱，以免延誤。

第二十四條 凡總次長已判行之稿件，仍由各主管處擬稿員分別發交繕寫校對後，應連同稿件送交收發員監印官查照辦理，如須總長署名者，即由監印官送請署名。

第二十五條 各廳司處辦理事項，如有應行通知或互相查詢等事，即以移付行之，其文末參事應由參事一人鈐章，總務廳暨各司鈐蓋廳司印。

前項之規定，於同隸一司之各科，亦適用之，但文末應由主任科長署名蓋章。

第二十六條 凡應登公報之文件，應由各廳司處陳明總長核定後，交由總務廳送登。

第二十七條 無論何項文件，非經主管長官之許可，不得給人閱覽鈔錄。

第二十八條 凡未經發表之文件及機密事項不得先行宣布或洩漏。

第二十九條 各廳司處存案之文件，於互相授受或調閱查考時，均須各立一簿，標明事由、類別、號數、月日，加蓋領取收回等戳記，以免散失。

第三十條 各廳司處應於每月終，將奉交文件於承辦文件簿內，註明共收若干件，已辦若干件，未辦若干件，送呈總次長查閱。

第三十一條 各項文件，各廳司處應派專員分別案由，隨時各立卷宗，歸檔存案，其卷夾應標明事由、年月，並分類編製檔冊，以便檢查。

第四章 考勤

第三十二條 各廳司處均各立畫到簿一本，各員於每晨到部時，應先畫到，其畫到簿，由主管長官蓋章後，交由值

日員送呈次長核閱。

第三十三條 各廳司處人員如因病或有其他事故，不能到部時，應即請假，其假期除在二日內，得由主管長官核准外，餘均據情轉呈總次長批示。

第三十四條 請假或出差人員，應於畫到簿內分別註明，月終由各主管處造表送請次長查閱後，交軍衡司存案，年終由該司彙造總表，呈請總長鑒核，以觀成績。

第三十五條 辦公時間，除夏季臨時規定外，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止，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止，遇有緊要或特別事件，應展限，以辦完爲止。

第三十六條 辦公時間內，遇有賓客來訪，非屬公事，概不得延見。

第三十七條 部員停止辦公日期除臨時奉令指定外，應依海軍休假規則第二條之規定。

附則

第三十八條 本細則自公布日施行。

第三十九條 本細則公布後，前公布之海軍部辦事規則即廢止之。

二、海軍部各廳司分科職掌

第一條 參事掌事務如左：

一 關於審訂撰擬法律命令案事項；二 關於應總次長之諮詢及各廳司之商榷事項；三 關於評議海軍各種條陳事項；四 關於本部會議事項。

第二條 總務廳除機密重要事件，由秘書辦理，並依官制設副官視察外，分機要、編纂、統計、庶務四科。

(甲)副官掌事務如左：

一 關於傳達命令事項；二 關於交際事項；三 關於機密差遣事項；四 關於部內禮節儀式事項；五 關於部內風紀及保安事項；六 關於軍事會議事項。

(乙)視察掌事務如左：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七日

一 關於國內外一切調查事項；二 關於臨時差遣事項。

(丙)機要科掌事務如左：

一 關於典守印信事項；二 關於部內任免各職員命令事項；三 關於編制本部官冊事項；四 關於承辦不屬各司及本廳各科主管之文件事項；五 關於收發並分配各項文件事項；六 關於纂輯保存本廳各項檔案事項。

(丁)編纂科掌事務如左：

一 關於編纂海軍部年報事項；二 關於編輯海軍公報事項；三 關於蒐輯政府年鑒之海軍資料事項；四 關於編輯海軍法規類纂事項；五 關於編製海軍職員錄事項。

(戊)統計科掌事務如左：

一 關於編定海軍統計表式事項；二 關於調製海軍統計年表事項；三 關於部內統計事項；四 關於徵發物件表報告事項；五 關於海軍統計之調查參考事項。

(己)庶務科掌事務如左：

一 關於保管內官地事項；二 關於購置收發及保存部內官物事項；三 關於部內修繕建築事項；四 關於部用雜費之出納事項；五 關於部內并役等給與及黜陟賞罰事項；六 關於部內飲食及衛生事項；七 關於部內燈火汽電事項。

第三條 軍衡司分任官、賞資、考核、典制四科。

(甲) 任官科掌事務如左：

一 關於所屬各機關之職員任免事項；(但各學校及各院局所其職員之任免須分別會同主管各司行之)；二 關於補官及進級事項；(但見習生之補官須會同軍學司行之)；三 關於編製海軍官冊事項；四 關於海軍官佐及准尉官降免退休事項；五 關於編纂海軍官佐軍用文官及准尉官之年格名簿事項；六 關於士兵服役年格及進級事項；七 關於士兵之退

免事項；八 關於退免士兵之召集補充事項；（會同軍務司辦理）；九 關於保管戰時平時人員定額表事項；十 關於編製保管海軍官佐及軍用文官履歷書事項；十一 關於現役士兵之補充調換事項。

（乙）賞資科掌事務如左：

- 一 關於恩資敘勳給獎事項；二 關於廢兵處置事項；三 關於置備發給各項勳章、獎章、紀章、獎牌暨執照事項；四 關於海軍各學校學生成績之獎勵事項；（會同軍學司辦理）；五 關於海軍軍人軍屬勳勞之獎勵事項；六 關於海軍軍人退休之俸給事項；七 關於海軍軍人軍屬陣亡、傷亡、傷殘、病故之恤賞事項。

（丙）考核科掌事務如左：

- 一 關於調查海軍軍人軍屬冊籍及戰時名簿事項；二 關於編製考績表事項；三 關於保管軍官軍佐軍屬臨時職員表事項；四 關於海軍軍人結婚事項；五 關於考核海軍軍人軍屬功過事項；六 關於海軍軍人逃亡事項。

（丁）典制科掌事務如左：

- 一 關於海軍典禮事項；二 關於海軍旗章事項；三 關於海軍服制徽章事項；四 關於海軍戰時各項規則事項。（會同軍務、軍法兩司辦理）

第四條 軍務司分軍事、測繪、電政、醫務四科。

（甲）軍事科掌事務如左：

- 一 關於艦隊之配置調遣事項；二 關於兵卒之徵募及補充事項；（會同軍衡司辦理）；三 關於艦隊軍隊之服役事項；四 關於海軍建制事項；五 關於要塞地帶及軍港要港之選定計畫事項；六 關於各軍事機關之建設事項；七 關於海軍軍紀風紀事項；八 關於戒嚴及徵發事項；九 關於校閱艦隊演習事項；十 關於運輸及通信事項；十一 關於彙編駐

外武官各項報告事項；十二 關於戰時處置敵國艦船事項；（會同軍法司辦理）十三 關於調查駐華外國軍艦事項。

（乙）測繪科掌事務如左：

- 一 關於海軍航路及屬於海軍之運船義勇艦等航路事項；二 關於測繪江海各線路、軍港、要港事項；三 關於調製頒布航路圖誌及航路通則事項；四 關於領海界線事項；五 關於萬國航行通語事項；六 關於調查沿江沿海燈塔、燈杆、浮樁等事項；七 關於航海之保安及頒布航路警告等事項；八 關於航行應用時表測繪儀器圖籍之置備分配等事項；九 關於考查萬國航海通則事項。

（丙）電政科掌事務如左：

- 一 關於稽核電機、無線電機、電燈、探海燈及附屬品之安置及修理事項；二 關於規定艦隊無線電報之呼號及傳報時刻事項；三 關於保管各種電機事項；四 關於海軍應用各種電機電燈及附屬品之購置支配供給事項；五 關於電機、無線電機、電燈、探海燈及附屬品一切材料之試驗及檢查事項；六 關於無線電台建設及管理事項；七 關於電機工廠建設及調查事項；八 關於調查電機、電燈、無線電機及附屬品之製造方法事項；九 關於無線電報納費稽核事項；十 關於考核管理電機及無線電機人員之成績事項；十一 關於購置海軍應用電學圖書事項。

（丁）醫務科掌事務如左：

- 一 關於海軍軍醫衛生事項；二 關於海軍平時戰時醫務人員之補充事項；（會同軍衡司辦理）；三 關於海軍醫院及養病院所事項；四 關於紅十字會事項；五 關於海軍軍醫學校事項；（會同軍學司辦理）；六 關於派員參預各國軍醫會議事項；七 關於軍醫會議應行研究事項；八 關於海軍軍人身體之檢查事項；九 關於診斷因病傷應行免除兵役及恤

第五條 軍械司分兵器、艦政、機器、設備四科。

賞事項；十 關於海軍平時戰時防疫及衛生事項；十一 關於軍醫所用材料器具藥品購備事項；十二 關於醫務衛生報告統計事項。

(甲) 兵器科掌事務如左：

一 關於稽核各種兵器及附屬品之製造改造修理事項；二 關於審擬各種兵器及附屬品之製造計畫並製造方法等圖書事項；三 關於調製各種兵器詳細書表事項；四 關於艦艇營校要塞各處兵器及附屬品之配備供給事項；五 關於稽核兵工廠及附屬各廠所用器械物品之保存並廢棄事項；六 關於審訂製造購置各種兵器及附屬品並延聘造械人員等契約事項；七 關於調查各種各種兵器及附屬品修造購買之價目事項；八 關於各種兵器及附屬品並一切材料之試驗及檢查事項；九 關於調查各種兵器之來歷及現狀等報告事項；十 關於稽核造械人員及工程並成績事項；十一 關於兵工廠及附屬各廠並火藥庫之建築改築及修理事項；十二 關於各種兵器彈藥之保管並運輸事項；十三 關於稽核製鋼事項；十四 關於擬定兵器之各種規則事項。

(乙) 艦政科掌事務如左：

一 關於稽核各艦艇之製造、改造、修理事項；二 關於審擬各艦艇、氣球、氣艇、飛行機、潛水艇等製造計畫及製造方法等圖書事項；三 關於各艦艇、氣球、氣艇、飛行機、潛水艇等器具材料之支給交換事項；四 關於稽核各艦艇之保存及廢棄事項；五 關於稽核造船廠所用器械物品之保存及廢棄事項；六 關於審訂購製各艦艇及延聘造船人員等契約事項；七 關於調查各艦艇修造購買之價目事項；八 關於各艦艇並一切材料之試驗及檢查事項；九 關於調查各艦艇之來歷及現狀等報告事項；十 關於稽核造船艦人員及工程並成績事項；十一 關於造船廠之建築、改築及修理事項；十二 關於廢棄艦艇之變賣事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七日

六七四

項；（會同軍需司辦理）；十三 關於查驗艦艇之進水及試洋成績報告事項；十四 關於擬訂造艦之各種規則事項。

（丙）機器科掌事務如左：

- 一 關於稽核各種機器之製造、改造、修理事項；二 關於審擬各種機器之製造計畫並製造方法等圖書事項；三 關於各艦艇局所應用機器及器具之配備供給事項；四 關於各艦艇局所一切機器圖書之保存事項；五 關於各艦艇局所一切機器之保存及廢棄事項；六 關於審訂購製各種機器及延聘機器人員等契約事項；七 關於調查機器修造購買之價目事項；八 關於各種機器及其材料之試驗並檢查事項；九 關於調查機器之來歷及現狀等報告事項；十 關於稽核造機人員及工程並成績事項；十一 關於檢驗各艦艇局所用煤質事項；十二 關於機廠之建築改築及修理事項；十三 關於研究各種機器學術發明改良並評閱意見書等事項；十四 關於艦艇試洋或大修後試驗輪機事項；十五 關於擬訂機器之各種規則事項。

（丁）設備科掌事務如左：

- 一 關於海軍要塞、公署、學校、局所、營庫、碼頭、橋樑、燈塔、燈杆、浮濟等建築工程及增改修理各事項；二 關於核訂所屬各項建築計畫及建築方法等圖書調製事項；三 關於稽核建築材料事項；四 關於建築工程之驗收並派員監督事項；五 關於審訂購置建築材料並承攬工程及延聘工程司等契約事項；六 關於檢查所屬物品廢棄事項。

第六條

軍學司分航海、輪機、士兵、編譯四科。

（甲）航海科掌事務如左：

- 一 關於審擬海軍航海、檢礮、水魚雷各項學校之教育綱領並一切規則事項。二 關於各校招考學生及選派專科學員事項；三 關於各校考試及畢業證書事項；四 關於派遣各校學

生留學外國事項；五 關於審定各校教科用書及圖表事項；六 關於各校職員之選派及延聘事項；（會同軍衡司辦理）；七 關於核議各校職員考績獎罰事項；（會同軍衡司辦理）八 關於綜核學校學生之履歷書及成績表事項；九 關於籌畫各校房舍、軍械、圖書、器具、服裝事項；（會同軍械軍需各司辦理）十 關於各校教育改良事項；十一 關於見習生之練習事項。

（乙）輪機科掌事務如左：

一 關於審擬海軍輪機製造飛潛各項學校之教育綱領並一切規則事項；二 關於各校招考學生及選派專科學員事項；三 關於各校考試及畢業證書事項；四 關於派遣各校學生留學外國事項；五 關於審定各校教科書及圖表事項；六 關於各校職員之選派及延聘事項；（會同軍衡司辦理）；七 關於核議各校職員之獎懲事項；（會同軍衡司辦理）；八 關於綜核各校學生之履歷書及成績表事項；九 關於籌畫各校房舍軍械圖書器具服裝事項；（會同軍械軍需各司辦理）；十 關於各校教育改良事項；十一 關於見習生練習事項。

（丙）上兵科掌事務如左：

一 關於審擬海軍七兵教育綱領事項；二 關於審擬魚雷槍礮學校練習艦練習水魚雷營工廠等士兵訓練規則事項；三 關於選派士兵分習專科事項；四 關於上兵練習之成績事項；五 關於士兵訓練改良事項。

（丁）編譯科掌事務如左：

一 關於審擬各種操典事項；二 關於海軍各學校所用各種圖書事項；三 關於輯譯各國海軍學校練習艦練習各種規則事項；四 關於輯譯各國海軍教育書事項；五 關於輯譯各國海軍報章事項；六 關於輯譯中外海軍戰史兵略之事項；七 關於本部圖書室模型室事項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七日

六七六

第七條 軍需司分司計、經理、儲備、稽核四科。

(甲) 司計科掌事務如左：

- 一 關於預算及年度支出計算並本部支出計算事項；二 關於經費出納之計算事項；三 關於本部及所屬各機關之收支簿記事項；四 關於軍需學校事項；(會同軍學司辦理)；五 關於掌管出納之官吏事項；六 關於規定俸給及旅費一切事項。(會同軍衡司辦理)

(乙) 經理科掌事務如左：

- 一 關於經費出納事項；二 關於各種給與事項；三 關於管理海軍官地事項；四 關於與財政官署有關係事項。

(丙) 儲備科掌事務如左：

- 一 關於平時戰時軍服糧炭及其他軍用材料之準備保管事項；二 關於軍服糧炭等給與之規定事項；三 關於各軍港要港之軍需棧庫事項；四 關於軍需運用事項。

(丁) 稽核科掌事務如左：

- 一 關於稽核經費出納及預算決算事務；二 關於稽核本部所屬各機關收支及購置建設事項；三 關於稽核軍服糧炭及軍用材料事項；四 關於稽核各種給與及軍需規定事項。

第八條 軍法司分審檢、法學、典獄三科。

(甲) 審檢科掌事務如左：

- 一 關於高等軍法會審事項；二 關於各軍法會審報告案件及再審事項；三 關於海軍官佐士兵懲罰統計事項；四 關於海務裁判事項；五 關於海軍臨時戒嚴執法事項；六 關於戰

時捕獲審檢事項；七 關於赦免減刑復權等事項。

(乙) 法學科學事務如左：

- 一 關於編訂軍法之修正法律學科及一切規程事項；(會同軍學司辦理)
- 二 關於討論海牙平和會一切事項；
- 三 關於調查各國海軍法律例案事項；
- 四 關於審察聘雇外國人員所訂合同事項。

(丙) 典獄科學事務如左：

- 一 關於建設及稽核海軍監獄事項；
- 二 關於在監人之處置及監獄職員之考績事項；
- 三 關於緩刑假釋及出獄人保護事項；
- 四 關於監獄報告及統計事項。

第九條 技正掌事務如左：

- 一 關於檢查海軍製造修繕事項；
- 二 關於檢查海軍技術新發明事項；
- 三 關於審擬技術上計畫案事項；
- 四 關於其他一切技術事項。

第十條 本職掌自公布日施行。

第十一條 本職掌公布後，前公佈之海軍部處務細則即廢止之。

三、修正海軍無線電機保管細則條文

第十三條 凡電浪之遞出，惟火花器是賴，當極意保護，其管理距離之螺軸應寬緊得宜，並須時將火花隙拆下審視，如有被電蝕壞等弊，立當拭抹，但復置時，其間距離總以適宜為度。

火花器與音浪最有關係，當時時以細玻璃紙擦抹之，務使光平如鏡面。

第十五條 報務完竣時，配電盤上之變管匙及收報機之大匙，須一律解開，使天線與地線相連，其避雷器之匙，隨即關合，當夏秋時，更宜注意。

第十六條 凡天線或接觸處，遇見火花漏電時，當設法消滅之，以增電力，且免危險。凡損壞無用之器件，應逐件保存，研究修補利用之法，毋得遺棄。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七日

第四章 值班

原第十六條改爲第十七條；原第十七條改爲第十八條；原第十八條改爲第十九條；原第十九條改爲第二十條。

第五章 報務日表

原第二十條改爲第二十一條；原第二十一條改爲第二十二條；原第二十二條改爲第二十三條；原第二十三條改爲第二十四條。

四、修正海軍無線電台通信細則條文

第十九條 各艦局呼號由部規定列入軍艦無線電機表內，其表式另定之。

第四章 傳遞

第二十條 凡呼叫之局如得被呼叫之應答，並有■■■■記號者，可按左列報頭各項依次發遞。（電報紙張

樣式附後）

（甲）電報號數；（凡官報公報各編號數按月更換）（乙）電報種類：官電以S爲記，報務公電以A爲記；（丙）計費之字數；（丁）發報艦名，（應用全文不得以呼號代之以免錯誤）（戊）交到電報之時刻，用簡略數目字記其日期；其鐘點時刻，每口爲二十四時，自中夜至日午爲一時至十二時，自午後一時至十二時，改爲十三時至二十四時；（己）報頭註語於轉報時，如用無線電傳遞則書明Radio，若用陸線傳遞，則書明line，繼以雙畫記號■■■■，或停頓記號（■■■■）。

原第二十條改爲第二十一條；原第二十一條改爲第二十二條；原第二十二條改爲第二十三條；原第二十三條改爲第二十四條；原第二十四條改爲第二十五條；原第二十五條改爲第二十六條；原第二十六條改爲第二十七條，原第二十七條改爲第二十八條；原第二十八條改爲第二十九條；原第二十九條改爲第三十條；原第三十條改爲第三十一條。

附無線電報紙張樣式（略）

五、修正海軍無線電報納費規則條文

第一條 本部及所屬機關并各艦所發官電，經過陸局應納報費時，須依照交通部所定海陸軍無線電費價目章程之規定。

附交通部訂定海陸軍無線電費價目章程八條

第一條 凡海陸軍部或附屬機關所發無線官電，每字收無線電費洋一角。

第二條 凡充當海陸軍職者，不以機關名義所發之私事電報，其無線電費仍照商報價目，計字收費。

第三條 凡電報經過二無線電局者，其無線電費按照價目二倍計算，如通至三局以上者，以此類推。

第四條 凡電報往來經過陸線及無線電局者，除收陸線費外，每字按照價目加收無線電費。（按陸線費價目，官報無論明密，本省每字三分，外省每字六分）。

第五條 凡電報往來經過陸線及二無線電局者，除應收線費外，每字加收無線電費二倍，其餘以此類推。

第六條 凡電報經陸線及無線電局發至外國船者，除應收之費外，並須加收該船所定之無線電費。

第七條 凡電報與海陸軍無線電台來往者，除電局應收之費照收外，所有海陸軍無線電台應收之無線電費，電局不為代收。

第八條 凡收取海陸軍無線電費，無論是否用海陸軍機關名義，所發之各項電報，概以該機關名義列賬，按月開山海陸軍部查核結算。

唐繼堯覆電于右任，談陝西停戰問題決定於北京政府有無議和誠意。

本日，唐繼堯覆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于右任云：

「上海李伯英轉陝于總司令鑒：文電悉。昨因北京電請停戰，軍府業經贊同，故對於援陝各軍已飭暫守原防。茲悉北軍破壞和議，圖陝益急，聞之不勝駭異，已電由李秀山督軍嚴詰北京，是否如約停戰，有無議和誠意，俟得復後再行定奪，此間素希望和平，且鑒於內外情勢，故極端贊成和議，但決不能以事實而犧牲法律，更不能以局部而單獨構和，當與護法全體共勉之。繼堯。虞印。」（註四）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七日

旅滬湖南善後協會電南北當局，促速開和平會議，並請先行解決湘局，妥籌善後救濟各事宜。

旅滬湖南善後協會以南北戰禍，湖南受創最鉅，財政金融至爲紊亂，急待解決，爰於本日上電南北當局，促請雙方速開平和會議，並先解決湘局，妥籌善後救濟各事宜。電文云：

（銜略）此次戰禍，湖南受創最鉅，慘酷之狀，前史未聞。曩者湘民輾轉鋒鏑，號泣無門，今幸雙方罷兵，敢以吾湘三千萬同胞歷劫所受之慘狀，爲當道一歷陳之。在湘客軍數逾十萬，淫掠焚殺，無所不至，舉其著者，如醴陵之役，全城被焚；黃土嶺之役，女屍滿山；此外城鎮市村，焚掠蹂躪，幾無幸免。潰軍土匪，更番擾害，全省公私財物，搶劫一空，惡探誣指，陷害無辜，釐局橫暴，強攫商貨，民命民財，朝不保夕。頃據湘省來人報告最近情形，如財政金融之紊亂，尤令人不寒而慄，既設裕湘銀行，復私設日新銀號，濫發紙幣，互相兌換，狼狽爲奸。湖南銀行去歲在滬訂印銅元四千五百萬串，原爲收換舊票之用，今舊票不惟不換，更將收存未燬之爛票及滬印之新票一併發出，計新舊銅元票一項數已逾一萬萬串；又以紙幣勒派各縣兌換現洋，每縣數萬元，綜計吸現金爲數極鉅，而軍餉仍復欠發，紙幣永不兌現；又強定最低兌換法價，銀行可按法價易銀，商民則不能以法價兌現，由是官家可以一紙之空票流通，商民則不能以賤值之法價交易；又日鑄銅元數萬串，均販漢漁利，錢票日增銅元日乏，遂至銀錢兩荒，市場金融根本破壞，人民無端破產，百業以之荒廢。其受害尤烈者首爲民食，蓋軍民以紙幣易米，米商不能以紙幣易穀，終乃遂致無形罷市。不僅此也，湘岸樵運局復巧立護照名目，加收鹽費，每包苛徵倍於國課，使鹽商失業，窮民缺販，故目前湘垣石米需錢百串；斤鹽需銀四兩，人非淡食，即屬絕糧，民不聊生至於此極。凡茲所述，皆屬鉅痛，至於四民失所，百物凋殘，困苦流離，萬言難罄，用是不避危疑，以最摯痛之詞，爲吾湘災黎乞命，伏懇雙方當局速開平和會議，極謀妥協，並懇先行解決湘局，妥籌善後救濟各事宜，救焚拯溺，解此倒懸，不勝迫切待命之至。旅滬湖南善後協會肅其杰、左宗銜、朱恩綬、梁煥庭、陳炳煥、向瑞琨、馬鄰翼、袁家普、張孝準、向森、羅良幹、何盛林、曾毅、吳應圖、王獻、陳嘉異、周四維、鄧雲鵬、林鵬、曾秉彝、龔振煌等同叩陽。」（註五）

京綏鐵路局與日本東亞興業株式會社訂立借款三百萬日元。

本年，京綏鐵路爲建築豐鎮以西幹線，乃發行第五次債券四百萬元，時因市面金融情形不佳，銷售無多，工款待用甚急，遂於本日以面額三百五十萬元之借款債券向日本東亞興業株式會社抵借日金三百萬元。其內容如次：

一、利率：年息九釐。

二、期限：五年，第一年祇付利息，第二年起每半年還本一款，如到期不付，改爲月息九釐。（註六）。

北京政府駐海參崴總領事邵恆濬電外交部稱：海容軍艦不應即撤，各國多亦未撤。

本月五日，北京政府外交部電駐海參崴總領事邵恆濬，以威埠秩序恢復，擬撤海容軍艦，並詢他國是否已撤。本日，邵恆濬電復外交部，威埠華僑損失鉅大，海容艦不應即撤，各國亦多未撤。電云：

「三月五日電令敬悉。僑民愚昧、調查損失極難。除海陸軍用不計外。現據查報，所得總數，計費用損失共四百十九萬七千二百十八盧布，生命損失應合三千一百五十萬盧布，財產直接損失共二千一百四十二萬五千七百三十四盧布，間接損失共三千二百九十五萬九千五百盧布。此外，尚有查報未完，並有數處未報。應先急報上數，餘容續報。全軍艦一節，除美兵艦先向小呂宋暫泊，法兵艦木質不堅，亦向不凍口岸暫避，均俟明年再來外，餘尚未撤。以對內對外交，海容不應即撤，體察情形，尙以久留爲宜。公使昨來，各鈞電均已遵繳，並將艦事陳明，亦深謂然。謹覆。赤哈艾水手事，有無後命，伏乞迅示。恆濬。七日。」（註七）

註一：「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八日，第一〇二九號。

註二：「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一〇三二號。

註三：「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一〇三五號。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七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七、八日

六八二

註四：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註五：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八日。

註六：賈士毅：「民國財政史」，續編，中冊，第四編，頁二三〇。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四三四—四三五。

八日 粵軍第二支隊司令蔣中正率部收復永泰。

蔣中正受任爲第二支隊司令後，十月二十日正式成立長泰司令部，十一月十九日由長泰出發，先於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仙遊會許崇智軍長。第二軍一度迫近福州，但因受到北軍反撲，乃將司令部設於仙遊，並商訂：第二支隊由西方山岳地帶迂迴前進，沿大樟溪衝擊北軍側翼。蔣中正乃與許崇智所部分道。旋於本（十二）月二日至嵩口與統領梁鴻楷、丘耀西等所部相會，議決由安溪問道進攻永泰，迫北軍回戈自救，藉援許部。五日出發經白灣，突遇北軍，痛擊之，克復五演，第三十八、三十九兩營死傷過半；六日破梧桐尾。本日，克復永泰，第二支隊原擬繼續向葛嶺進攻，因於昨（七）日接陳炯明停戰命令，囑固守原防，乃不能再向前進擊。（註一）

北京政府任命銜光為正黃旗滿洲副都統（註二）。

北京政府農商部接收井陘礦產。

直隸井陘礦務局原係中德合辦，創自前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以奏定合同爲根據，中國方面，以地爲股本，合銀二十五萬兩，德國方面，則以現銀二十五萬兩爲股本，雙方合資，定爲股份有限公司，採掘井陘煤礦，內設華總辦一員，督辦一員，洋總辦一員。礦師則華洋各一，辦事員司華洋兩方共計五十餘人，由官府監督，礦區三十方里，合一萬六千二百餘畝。開辦以來，已歷十載。頗著成效，全年產煤數量，總計四十五萬噸，收入煤價一百五十六萬兩，內有德國最新機器數架，礦工人數每日約

用一千五百至二千，局內員司薪水年費十二萬兩，工人資全年約費二十萬兩至三十萬兩，每年納稅約五六萬兩，設總局於天津，以綜攬一切。自歐戰告終，德國戰敗，所有德人在華財產，亦遭悉數沒收。目前直隸井陘礦務局洋總辦德人漢納根，已由該管地方官廳拘禁，令其解除職務。至井陘煤礦屬於德方之財產，亦經北京政府農商部決定辦法，本日由部派員接收。（註三）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四一；毛思誠：「民國一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上輯，頁七四；「蔣總統秘錄」，第五冊，頁一三一—一三八。

註二：「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九日，第一〇三〇號。

註三：「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一號，頁二一七—二一八。

九日 廣州軍政府召開政務會議討論南北和議問題。

本日，廣州軍政府就南北和議問題特開政務會議，其議決之大要如左：

- 一、不承認北方自用政府之名義。
- 二、和議須以對等之地位且應用和平會議之名。
- 三、議和地點須在上海，委員由雙方各派十名，再選總代表一名。
- 四、錢能訓四日所發之討伐土匪電報，應嚴加斥駁。
- 五、詰問徐東海據何理由，令奉軍由浙江向福建進軍。
- 六、陝西之南北各軍，各守原駐地點，北方不得陽稱討伐土匪，陰行攻擊南軍。
- 七、北方如對於福建、陝西兩省不中止攻擊，則當認北方毫無誠意。
- 八、陝西福建問題為和平會議之先決問題。

同時決議將以上各項電徐世昌，促其回答；且此項回答須徐世昌直接署名，不得經他人從旁干與。該會並議決將徐世昌偽託和平，潛行攻擊之狀況通告列國。（註一）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八、九日

六八三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九日

六八四

南京和平期成會致電北京政府及廣州軍政府，請速謀和，回復統一。

本月，南京和平期成會分電北京政府及廣州軍政府，請從速解紛，回復統一，該會發表電文如下：

「各省督軍、省長、省議會、商會、教育會農會各報館和平期成會、北京和平聯合會鈞鑒：本日上北京徐大總統、國務院、廣州軍政府電文曰：民國不幸，兵起蕭牆，血戰兩年，暴骨千里，生靈因之塗炭，百業因之停滯，金融愈以恐慌，匪盜愈以跳梁，幕巢將傾，雀角未已，在政府以威信為主，而南方以護法為辭，第共和國家不同專制，民意所在即威信所在，亦即法律所在，摧殘民命以徇威信與法律，民盡淪胥，威法誰寄。況歐戰已終，警告迭見，欲圖國際之生存，宜息同胞之殘殺，務祈雙方釋嫌，待決民意，擇相當地點，和衷商榷，從速解紛，回復統一，存亡之機，視此一着，迫切陳辭，無任待命之至。南京和平期成會名譽會長尹昌衡、仇繼恆、陶保晉、正會長錢崇澍、副會長鄭為成、幹事主任王潤身、黃奎、鮑貴藻、孫微、文牘幹事孫啓椿、陳萍孫、謝劍秋、葛宗衡、徐瀚、孫熙、朱紹文、朱肇昇、陳大猷、劉伯昌、黃守孚、胡毓彬、徐瀛、李宗祁、楊肇豫、庶務幹事楊成、施之潛、李質軒、王家福、吳伯珩、王文桂、周嘉詠、朱祥紱、葉紹棠、會計幹事雷光華、呂潤之、胡紹瑗、胡允恭、交際幹事鄭睿之、陳梅卿、甘仲琴、丁宜齋、王春生、陳晴輝、方漢卿、莊玉書、朱積祺、朱毓賢、王鴻飛、陸以鈞、奚九如、朱翼雲、張福增、蔡鈞樞、沈蕃、瞿名川、薛學潛、郝大純、薛寅卿。佳。」（註二）

熊希齡等在北京組織「協約國國民協會」。

熊希齡、汪大燮、鐵士蘭等中外人士在北京發起組織「協約國國民協會」，以增進協約各國與中國之情誼及互謀扶助為目的。本日，召開大會，宣告成立，（註三）推舉職員如下：

會長 熊希齡

副會長 汪大燮、鐵士蘭（法國人，郵政局總辦。）

名譽會計 梅爾思（英國人，中華公司總辦。）

名譽書記 葉景莘、顧臨（美國人，協和醫學校總幹事。）

幹事 蔡元培、王寵惠、岡部（日本人，中日實業公司常駐董事）、鐸爾孟（法國人，國務顧問）、僑拉（意

國人）、狄希業（比國人，華比銀行總辦）、金紹城。（註四）

該會擬定進行之事項如下：

- 一、時常集會，俾會員有機可以晤見。
- 二、贊助會員研究有公共利益之社會經濟及其他問題。
- 三、披露該會研究上述問題之成績。
- 四、按照該會之宗旨，促進會務之進行。

該會會址設在北京。（註五）

北京政府令派財政部次長吳鼎昌赴歐美視察金融財政情形，並酌帶隨員襄助。

。（註六）

北京國會衆議院議長王揖唐召集安福系國會議員，主張通過錢能訓內閣。（註七）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俄駐京公使庫達攝福節略，告以新疆省已令俄過激派領事霍裴爾思齊限期出境。

伊犁華官與俄七河省過激派黨接洽一事，俄駐京公使庫達攝福迭次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議，並商請驅逐過激派領事霍裴爾思齊（Hopersky）離華境。新疆省長楊增新於十一月二十八日電外交部稱：伊犁鎮守使楊飛霞查霍裴爾思齊係以俄商名義來伊，向中俄商民購貨，因中俄通商尚未斷絕，自不便阻其交易，今俄公使庫達攝福既指稱霍氏係俄過激派，當依俄公使之要求，已令其限期出境。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八日

六八五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十日

六八六

本日，外交部致俄公使庫達攝福節略，稱：「新疆省已令俄過激派領事霍裴爾思齊限期出境。節略云

「關於伊犁華官與七河省過激派接洽，並請驅逐偽領事霍裴爾思齊事，迭准來文均已備悉，當經本部迭電新疆省長查辦。茲准復電稱：『據伊犁鎮守使查報，霍爾思齊以商人名義來伊，向中俄商人購買貨物，係屬實在，因中俄通商尚未斷絕，自不便阻其交易。至在綏定開設銀行，並無其事。今俄使既稱該霍爾思齊係俄國過激黨羽，業限期令其出境矣』等語。

查中俄通商並未斷絕，霍氏既以商人名義來伊購買貨物，地方官自未便加以禁阻。今既據貴館稱：『霍氏係過激派偽領。』業已限期令其出境，可見地方官並無擁護情事。相應奉復貴館，即希查照爲荷。」（註八）

美公使芮恩施向日、英、法、義公使提議，共同宣布在中國統一政府以前，
不以資金及軍火供應中國。（註九）

註一：「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註二：「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註三：「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一號，頁二一八。

註四：「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註五：「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註六：「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十○日，第一〇三二號。

註七：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四一三。

註八：「中俄關係史料——新疆邊防」，頁一四二——一四三。

註九：同註七。

十日 北京政府任命林志鈞署司法部司長，鹿鍾麟為陸軍第十六混成旅砲兵團團長

長。(註一)

北京國會議決延長會期兩月。

依北京政府本年二月十七日公布修正「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國會會期為四個月。

北京衆議院議員吳淵以本屆國會自八月十二日開會起至本月(十二)十二日止將滿法定會期，所有待決事件，關係重大者尚多，實有延長會期之必要，乃依國會組織法第十一條之規定，於本月七日衆議院會議中提付大會討論「擬延會兩個月」，案經大會通過，衆議院即咨請參議院查照辦理。(註二)本日，參議院大會開議通過「延長會期兩月」案。(註三)

四川省議會通電，堅持維護約法。

本日，四川省議會發出快郵代電，通電各界，主張堅持維護約法。茲錄其通電原文如后：

「快郵代電：廣州軍政府岑總裁、伍總裁、唐總裁、陸總裁、孫總裁，參衆兩院國會議員諸先生，上海國民促進和平會，北京和平期成會，莫督軍、李省長、方軍長、四川代表吳、王、章、謝、張各先生、廈門陳總司令、許總指揮、湖南譚聯軍總司令、鈕總參謀長、張司令、永州府唐總司令、趙總司令、程總司令、謝總司令、辰州李總司令、胡總司令、章太炎先生、張總司令、田總司令、衡州馬總司令、韋總司令、韶州李總司令協和、李總司令印泉、上海孫伯蘭先生、汪精衛先生、廣西陳省長、雲南劉代督軍、唐衛戍總司令、由代省長、貴陽劉督軍、王總司令、袁師長、資州顧軍長、瀘州趙軍長、敘府趙衛戍司令、何總司令、巫山葉軍長、施南唐總司令、柏總司令、利川牟總司令、方縱隊長、夔州黎總司令、王總司令、成都熊總司令、楊省長、嘉定陳旅長、仁壽舒司令、康定陳護使、寧遠郭統領、重慶姚總司令、黃總司令、盧副司令、蔡總司令、余代鎮守使、隆昌劉師長、順慶石總司令、綏定顏總司令、保寧陳副司令、太竹陳統領、廣元呂師長、彭旅長、安縣何旅長、龍旅長、萬縣田梯團長、陝西于總司令、張副司令、轉胡、郭、曹、盧、范、焦、高各司令，并轉各省議會，各商會、各教育會、各報館鈞鑒：西南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十日

六八八

與師，歷時年餘，動員百萬，轉戰千里，所犧牲之生命財產更難以數計；豈西南人士果有他意耶，不過為尊重約法鞏固共和耳。邇者和議之聲，風動全國，一唱百和，異口同音。本會為地方民意代表機關，對於和議希望尤殷。惟北方既非法改組國會，選舉總統，與西南護法目的，愈趨愈遠，以此言和，恐和議終難實現。夫共和國家之基礎，首在約法，故凡倡和議者，斷不能舍約法而牽就他事。約法既應遵守，則當召集約法產出之舊有國會，凡選舉總統，改組內閣，以及一切重要事件，皆由國會解決。必如是，乃不負護法之初衷，而共和之基礎，始得永固。特佈區區，惟希鑒察。四川省議員章咸、冉君谷、范春膏、王仲賢、郭湘、楊文萃、唐宗堯、劉雲裳、鄧宗魯、田蔭農、景昌運、廖澤寬、董續偉、高裕文、黎道濟、何其義、游運熾、劉西池、郭崇渠、劉揚、陳鍾緒、黃萬里、沈鍾、方于彬、游安定、傅春宣、袁顯仁、文化祥、帥正邦、彭澤久、郭祚昌、王志仁、廖師政、胡素民、謝從鑑、王南棠、廖翰、唐家駒、劉元杰、秦森甫、鄧澍、張承烈、周光表、謝聯輝、郭藩誠、吳希曾、馬文勳、汪金相、陳寶全、戴正濬、韓樹滋、王壽培、范介和、劉冕、歐陽瑜、劉恆光、辜增榮、葉鯤、吳鴻祖、李開綿、李樹森、王丕治、汪全義、李光珠、張泰階、曾子玉、鍾鑄成、薛仲良、吳其煥、黎光堃。」

國父孫先生文閱電後批曰：「答函贊勵。」（註四）

北京政府財政部與日本正金銀行續訂借款條約。

北京政府財政部為整頓中國銀行紙幣，曾於本年一月六日向日本正金銀行借日金一千萬圓，約定一年償還。現在償期將屆，償款尚無從籌措，經財政部與該銀行交涉，於本日續立新約，仍以一年為期，年息七釐，自民國八年八月至十二月，每月由鹽稅剩餘金中扣出二百萬圓，五次償清。（註五）

北京政府外交部委派陳廣平為辦理駐莫斯科總領事事務，劉雯任副領事事務。

莫斯科僑民日衆，極盼中國早為設領，以資保護商衆，旅俄莫斯科華僑代表劉雯，於本年十一月三十日面呈北京政府外交部請願書，請准在莫斯科設領。本日，經北京政府外交部核准，並委派陳廣平辦

理莫斯科總領事事務，關於開館事宜及常年經費約數，應悉心籌計，呈候核奪，另派劉雯任副領事事務。外交部令文云：

「俄國莫斯科地方華僑衆多，近因俄亂頻仍，屢遭損害，亟應派駐專員，以資保護。前據旅俄聯合會會長華僑代表劉雯來部呈遞旅莫僑商請願書，請於莫斯科設立總領事館，並願擔任開辦經費及常年經費二年。又據該代表面稱：『他國有向未在此設領，現在派員駐紮該埠，保護已國僑民，對於地方官及領事團確能行使其職權者』」等等。是派員駐紮莫斯科保護僑民，既有他國辦法可援，而開辦經費及二年內常年經費，華僑自請擔任，自可照辦。查前駐俄使館三等祕書官陳廣平，在俄多年，情形熟悉，茲派該員駐紮莫斯科，辦理總領事事務，所有開辦領館一切事宜，及應需開辦常年經費約數，即由該員悉心籌計，呈候核奪。至副領事事務，查有華僑代表劉雯，僑情融洽，經驗有素，應即派令辦理。合併飭知。此令。」（註六）

北京政府財政部七年短期公債舉行第二次抽籤還本。

北京政府財政部爲籌還中國交通兩銀行欠款，以期整理京鈔，維持金融，（註七）因於本年一月間呈准發行民國七年短期公債四千八百萬元，七月間已抽籤還本一次。本日，在中央公園舉行第二次抽籤還本。（註八）

中東鐵路督辦郭宗熙派參贊傅彊出席海參崴聯軍償付中東路運費會議。（註九）

俄駐華使館致北京政府外交部節略，請將被謝軍掠奪之華商姓名時日及征收人稅地點查明示復，以憑核辦。

俄國鄂木斯克政府成立後，謝米諾夫在日人支持下，率軍反抗，掠奪財貨，殘殺人民，華僑深受其害。北京政府外交部因於十一月二十日致俄駐華使館節略，請迅速令發還充公貨物，並賠償損失。本日

，俄駐華使館復北京政府外京部節略，請將被謝軍掠奪之華商姓名時日及征收人稅地點查明示復，以憑核辦。節略云：

「本年十一月二十日，准貴部和字第八十號節略，以黑龍江督軍咨稱，所有中國僑民，於謝米諾夫入境之後，掠奪財貨，殘殺人民，乖悖行爲，層出不已，又征收各國人之身稅，對於英、美、法、日等國之僑民，每人年稅差錢一元，而中國人則爲四元等情前來。

本使署當經電致謝統領查詢去後，茲據復稱，所有外交部節略所開各案，應請該部將被奪商人之姓名、時日及征收人稅之地點，逐一指明，以資查辦等語。應請貴部將來節略所列各案之詳情，查明示復，以便轉達統領查辦可也。合復達，俄使署啓。十二月十日。」（註一〇）

美公使芮恩施電告其國務院，主張即對華借款，俾徐世昌完成其和平統一政策。

本日，美公使芮恩施電告美國務院，主張即對華借款，俾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完成其和平統一政策。國務院嗣於本月十八日電復，表示須與英、法、日共同擔任。（註一一）

註一：「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一〇三二號。

註二：「參議院公報」，第一期，第四冊，頁二〇〇—二〇一。

註三：「參議院公報」，第一期，第五冊，頁二七。

註四：「革命文獻」，第五〇輯，「護法戰役與南北議和史料」，頁二八六—二八七。

註五：「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一號，頁二一八。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俄政變與一般交涉」，（一），頁五八八。

註七：賈士毅：「民國財政史」，續編，中冊，第四編，頁一二。

註八：「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一號，頁二一八；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註九：「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一），附大事年表，頁八。

註一〇：「中俄關係史料——俄政變與一般交涉」，（一），頁五八八。

註一一：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四一三。

十一日 北京政府派朱啓鈴為南北和平善後會議北方總代表，吳鼎昌、王克敏、施愚、方樞、汪有齡、劉恩格、李國珍、江紹杰、徐佛蘇等九人為代表

北京政府為表示與廣州軍政府謀和之誠意，本日通過閣議，特派朱啟鈴（桂華）為南北和平善後會議北方總代表，吳鼎昌（達銓，安福系）、王克敏（叔魯，直系）、施愚（鶴雛，直系）、方樞（立之，安福系）、汪有齡（子健，安福系）、劉恩格（鯉門，奉系兼安福系）、李國珍（叔遠，研究系）、江紹杰（漢三，安福系）、徐佛蘇（以字行，研究系）等九人為代表。北京政府初本屬意梁士詒或李純為總代表，徐世昌，錢能訓懾於段祺瑞之堅決反對，乃改派朱啟鈴，而代表亦以安福系佔多數，可見北方政柄，仍為有槍階級暗中操縱，文治派究難與之抗衡也。（註一）

茲誌北京政府國務院頒予各議和代表之委任證如下：

委任證

國務院委任證第一號

茲委任朱啓鈴為總代表，吳鼎昌、王克敏、施愚、方樞、汪有齡、劉恩格、李國珍、江紹杰、徐佛蘇為代表，此證

院印

中華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國務總理 錢能訓
內務總長

外交總長 假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十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十一日

六九二

財政總長曹汝霖

交通總長朱啟鈐

陸軍總長段祺瑞

海軍總長劉冠雄

司法總長朱深

教育總長傅增湘

農商總長田文烈」(註二)

北京政府派定南北議和總代表暨代表後，代國務總理錢能訓即致電廣州岑春煊等云：

「廣州岑西林先生、伍秩庸先生、林悅卿先生、孫中山先生、武鳴陸幹卿先生、雲南唐虞慶先生、上海唐少川先生同鑒：會議辦法亟待剋期組織，迅釋糾紛，以維國計。茲經派定朱啟鈐君爲總代表，吳鼎昌、王克敏、施愚、方樞、汪有齡、劉恩格、李國珍、江紹杰、徐佛蘇、諸君爲代表，並迅速籌備一切，以俾早日開議，尊處代表各員當已派定，務希從速電示，俾便接洽，至深翹盼。能訓。眞印。」(註三)

北京和平期成會亦急電上海和平期成會云：

「急。上海和平期成會鑒：此間當局現已擬全權代表一名爲總代表，餘九人名爲代表，均付予委任證書，閱員全體署名，惟對總代表另有閱員全體署名之公函，付予全權總代表朱啟鈐，代表汪有齡、徐佛蘇、吳鼎昌、王克敏、江紹杰、施愚、方樞、李國珍、劉恩格。軍政府應速派人促成和局，望鼎力主持。京期成會。眞。」(註四)

北京政府任命張弧兼署財政次長。(註五)

本日，北京政府任命張弧兼署財政次長，張弧旋於本月十三日就任。(註六)

北京政府派張運昌署江蘇淞滬警察廳勤務督察長。(註七)

廣州軍政府電詰徐世昌北軍入陝入閩之理由。

本日，廣州軍政府電話北軍入陝入閩之理由，請徐世昌回答，電文云：

「據確實之報告，北軍分爲四路入陝西，又奉天軍由浙江水陸入閩省，陽言和而陰作戰，甚爲奇異。此電報接受後，即希聲明入陝入閩各軍之進行，停止以討伐土匪爲名而行進兵之手段是故意開釁，何以言和，請明確回答。」（註八）

岑春煊電李純抗議北京政府認陝西護法軍為土匪；如果議和誠意，應由陝西南北兩軍指定駐兵地點。

本月二日，駐京法、英、美、意、日五國公使聯合勸告中國和平統一，江蘇督軍李純因於五日電促西南猛省，並建議善後會議之上加「和平」兩字，以採納西南意見，地點則仍在南京，雙方代表擬各十人，於十人中推一總代表，經奉北京政府核准後，乃於八日電岑春煊徵求同意。本日，岑氏覆電李純，對於會議名稱定爲「和平善後會議」，表示贊同，惟抗議北京政府認陝西護法軍爲土匪，如果議和誠意，應由陝西南北兩軍，指定駐兵地點。電文云：

「庚（八日）電奉。苦心種種，至佩。所擬辦法，大致均可贊同。……惟現有一極困難問題，即北方對於陝西，以剿匪爲名，不認爲停戰區域，此間激昂萬狀。若不迅速先解決陝西問題，則和局必因之破裂。曾記去冬執事與煊呼籲和平，將有頭緒，卒因北方以荆襄爲土匪區域，立致決裂。今復襲故智，故生波折，真可浩歎。試思和議將開，什佰千倍於陝西問題，皆可付之公決，何必小題大做，功敗垂成？執事公忠愛國，務懇飛電力爭，迅定辦法。由陝西南北兩軍，指定駐兵地點，凡所駐區域內如有匪患，各自剿辦，並希望東海明白電示，以釋羣疑。否則，萬劫不復，吾輩一腔心血，付之東流，猶其小焉者也。」

電中所謂「陝西問題」，起於本年一月，陝軍團長胡景翼（笠僧）、曹世英（俊夫）先於三原、渭南獨立，民軍盧占魁、郭堅、樊鍾秀、高峻等亦紛紛於陝北起事，咸以推倒陝督陳樹藩爲目的。陳本依附皖

系，初求助於河南鎮嵩軍劉鎮華（雪亞），劉遂率部往援。繼而段祺瑞再起為總理，即任劉為陝西省長，陝局稍紓。迨至八月，于右任奉中山先生之命，自滬取道山西入陝，行抵三原，反陳各軍一致服從，加入護法行列，推于為陝西靖國軍總司令，張鈞（伯英）副之。分兵六路，以民軍首領為司令，全軍約三萬人，佔地近三十餘縣。廣州軍政府且任于為陝西督軍，聲勢甚盛。未幾，胡景翼為陳樹藩誘執於渭南，禁錮西安，軍氣為之一挫，所部改由岳維峻（西峯）代領。時川、滇、黔、鄂合組靖國聯軍，分由川北、鄂西入援。於是段祺瑞雖卸職仍於十月二十六日令調駐豫之奉軍許蘭洲（芝田）師，及直軍張錫元（嘏民）旅，以剿匪為名，赴陝助戰，陝亂愈益擴大。至十一月十六日北京政府罷戰退兵令下，而不認陝省為停戰區域，授陳軍與靖國軍仍激戰如故。段祺瑞且致書陳樹藩，從而激勵之，有「徐氏（世昌）膽小氣斂，小事可通融，大事萬難讓步，請弟放心為之。限陰曆年內務必聯合各軍平陝，如弟力有不足，再當以國防軍相助」之語。此岑氏電李詰責之由來，亦終成為南北和議中無法打開之死結。（註九）

註一：沈雲龍：「徐世昌評傳一」，頁四一三。

註二：「政府公報」，委任證，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一〇三四號。

註三：「政府公報」，公電，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一〇三四號。

註四：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註五：「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第一〇三三號。

註六：「政府公報」，通告，民國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一〇三五號。

註七：「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第一〇三三號。

註八：「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註九：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四一一——四一二。

十二日 國父孫先生文函復徐謙，述對派使赴歐意見及閩事前途；函復蔡元培、熊希齡，指澄本清源在保障法治；並函勗吳忠信努力練軍，報效黨國。

茲分錄各函如次：

一、復廣州徐謙，述對派使赴歐意見及閩事前途函：

「頃頌十一月卅日、十二月三日惠書，均悉。日前軍政府致徐之電，主張和議公開，實為破北方與私人秘密言和之一策，辦法甚合。至派大使赴歐洲參預和平會議，此事恐終須在內國問題解決後，始能辦到，此國際條例，美法各國亦未能為我特行破格也。閩事林、方互爭雄長，實為與競存爭地位；然閩事今亦異常停滯，恐亦無效果可言。兄在粵苦心維持，文所深悉，浮議悠悠，何足深較，聽之可耳。此復，並頌近祺。」

二、復北京蔡元培、熊希齡，盼維護國法為澄本清源之努力函。

「頃晤王君鐵珊，並奉惠書，敬悉。此次政爭踰年，民生重困，其源皆由於法律為武力所破壞，以致國紀蕩然，民命莫託，思之愴懷。諸君子本悲天憫人之誼，提挈羣彥，力倡和平，熱忱弘願，豈勝欽嘆。惟是民國七年，政變四見，國民鑑往誠來，所祈求者不在暫時和平，而在永久和平，即使法律得完全之保障，而舉國皆託庇於法治之下也。不然國本未固，暴力猶在，而暴力之於法律又每處於不兩立之地，則異日又孰能保障而維持之。諸君子高瞻遠矚，諒同斯意，伏冀澄本清源，樹之軌物，俾國事永奠，威臻治理，則國人所拜賜者，豈有涯耶？專此奉復，並頌壽祉。」

三、勗漳州吳忠信努力練軍報效黨國函：

「卿：自兄入閩以後，音問久疏。惟每於軍報中聞奮發進取，屢挫敵鋒，為粵軍左翼勁旅，甚為欣慰。近日時局，雖和議之聲日熾，而羣邪猶然當道，是非猶未大明，達到護法目的，猶未旦夕間事。吾黨救國護法之責任，猶未能盡，甚望兄及粵軍諸同志，于此期間，勉力訓練部隊，厚植基礎，以為異日進取之需。粵軍為吾黨之主力，兄又為吾黨之健者，幸勉荷艱難，堅忍不懈，時事澄清無日，正不患英雄無用武地也。軍旅賢勞，殊深懷想，幸為國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十二日

六九六

自重。並頒毅社。孫文、十二月十二日。」（註一）

北京政府任命楊慶鑒為江西財政廳廳長，施紹常為黑龍江龍河道道尹，任命凌家駒署陸軍第四混成旅參謀長。（註二）

北京政府參謀陸軍兩部通電各省禁止招募軍隊。

北京政府國務院，前曾於十一月三日通電各省，限制增募軍隊。本日，參謀陸軍兩部復通電各省，禁止招募軍隊。電文略謂：

「自此次通令之後，所有各省督軍以下，至於師旅長，一律不准私自招募軍隊，如有必要時，必須呈請核准再辦。並定辦法四項於下。（一）募集軍隊，概行停止；（二）凡請改編軍隊者，祇准縮小範圍，不得暗中增加數目；（三）派員檢閱各省軍隊之際，如不遵守規定，即當嚴責；（四）各軍隊規定之數目以上，不得巧立名目，增加人數。」（註三）

廣州軍政府政務會議，討論「派遣歐洲和平會議代表案」。

本日，廣州軍政府舉行政務會議，對於參議院議員建議派遣歐洲和平會議代表案，議決辦法三條：（一）通知中外，擬派孫中山、伍廷芳、王寵惠（按：國父年譜為汪兆銘）、王正廷、伍朝樞為歐洲和平會議代表；（二）通電護法各省，分攤歐洲和平會議代表經費，先共籌十萬元；（三）先派李煜瀛、張繼赴法國。會後，徐謙將上情函告孫中山先生，並云胡漢民、廖仲愷、汪兆銘等皆同意孫中山先生出使赴歐，請不必推辭。（註四）

廣州軍政府主席總裁岑春煊電江蘇督軍李純，主張由南北各遣派出席巴黎和會代表。

北京政府派外交總長陸徵祥爲出席巴黎和會專使，陸氏已於本月一日啟程赴歐。廣州方面，多數以北方事前未徵求同意，要求馳電反對，以明其非能代表全國。廣州軍政府主席總裁岑春煊爰於本日致電李純，主張應由南北各遣派出席巴黎和會代表。電文云：

「徵（五日）電真（十一日）奉。歐洲和會，世界問題由此鉅分，關係固極重大。聞北方已派陸子欣（徵祥）爲專使。此間多數主張，以北方事前未徵求同意，要求馳電反對，以明其非能代表全國；並擬一專由南方推出極有重望之人，赴歐洲列席；並謂南方縱不得獨佔議席，然欲破壞茲事則有餘云云，已涉意氣。煊於關係國際地位，除再三勸解，並告以極加破壞，必致兩敗俱傷等語外，並思得調停之策，於蒸（十日）日致電熊君秉三，略謂：『歐洲和會，由南北會同遣派代表，即爲適當。例如北派若干人，南亦派若干人，此雙方合派人員，北方一律正式任命發表；同時，南方亦一律正式任命發表，如須國會通過亦可。如此辦法，對內則法律、事實既能兼顧，彼此體面亦較兩全；對外則參與和會，南北確能一致行動，發言自有價值。又此間所派之人，當選其資望素孚，而又最穩健爲中外所歡迎者，務請將此意轉陳當道，迅速示知』等語。鄙意此項辦法，原爲求形式上統一之唯一良法，仍乞我公加電促成，以免陷於不國之悲境，是所切盼！」

此項爭執，復爲南北和議添生枝節。（註五）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函電，頁五七五—五七六。

註二：「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一〇三四號。

註三：「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一號，頁二一八。

註四：「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四一；「革命文獻」，第五〇輯，「護法戰役與南北議和史料」，

頁四七六。

註五：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四二—四二三。

十三日 國父孫先生文分函許崇智、蔣中正、羅翼羣、蔣克誠、洪兆麟及鄧鏗等，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十二、十三日

六九七

囑勉任艱鉅以貫徹護法主張。

茲誌各函如下：

一、致漳州許崇智、蔣中正囑固守觀爰勿遽懷退志

「自兄等向興化進發後，久未得詳訊，深以爲念，不審興化下後，前方情況如何？近聞競存以軍政府已下停戰令，不願釁白我啓，已有令兄等停止進行之說。兄等此後準備作何計劃，文意粵軍如全部均已停止，則兄等單獨進行，似爲勢太孤，亦非萬全，此時之計，惟在保守固有地盤，維持固有實力，以爲應機觀變之用。此時北方所以急急欲和者，實爲段派武人因歐戰已停，日本扼於美國之監視，不能以款械助之。故勢窮力絀，無法續戰。同時徐世昌以主張平和之面具欺外人，博其同情，藉外力以排段而誘脅南方，故和議勢已日促，惟恢復舊國會爲徐所不欲，若此點不能解決，則南方護法目的，仍不能達到，國事仍不能根本解決。廣州軍政府之下停戰令，亦因外人勸告，恐堅持主戰，則人以爲其曲在我，故不得不爲此敷衍之辦法。然軍政府及國會所堅持者在先，使徐世昌退僞職，並解散新國會，此北方武力亦未能承認，故近日平和之聲雖高，而解決實迢迢無期。文前恐外界爲徐世昌之僞面目所欺，故前月中旬曾致電美總統，聲明南方所要求者，其唯一之條件，即國會能得完全之自由，行使其正當之職權，蓋此事若能辦到，則護法之根本目的已經達到，將來如裁兵、廢督軍、懲辦禍首、選舉總統、制定憲法等事，皆可由國會自行處置，無須枝枝節節，多立條件也。此電發後，聞美總統甚表同意，謂必有以副文之望。文近在滬與諸同志商，以美總統片歐戰停後，方主張以正道公義維持此後世界之永久和平，而於扶助弱國尤引以爲己責。故文對於我國南北之事，主張請美總統出面爲我仲裁人，囑國人一致鼓吹此說，則以美總統之主持公道，必能爲我恢復國會；而于將來國會，更加一重有力之保障也。此說頗得各方所贊同，不久當可見諸事實。兄等處此局勢，惟有耐守觀變，亦不可遽懷退志，明知兄等辦事困難，然吾黨責任未盡，粵軍又爲吾黨今日惟一之主力，兄等爲維持本黨實力計，惟有勉荷艱難以待將來。國事尙難遽定，吾人亦宜始終奮鬥，以求貫徹主張也。軍旅勤勞，至深系念，望爲國勉力自愛。並頌近祉。」

二、勗漳州羅翼羣訓練粵軍效力黨國函：

「自兄赴閩後，每得粵軍音信，知兄指揮部曲，奮力進取，屢獲大捷，聞之甚為欣慰。此次粵軍援閩，所向克捷，增本黨護法之光榮，是皆兄等力荷艱難，勉勉不懈之效果也。現時局雖和議之聲日迫，然護法之根本解決，猶非旦夕可望，吾黨奮鬥之責任，猶未能盡，望兄與諸同志仍振作精神，勉力不懈，以收報國之全功。此時並宜努力訓練，使基礎鞏固，則異日收效尤鉅。粵軍為吾黨之主力，實力所萃，務宜愛護保存，努力維持，以為國用，所深深盼也。軍旅勤勞，幸為國自重，並候毅社。」

三、勗漳州蔣克誠維持實力鞏固基礎函：

「自兄偕汝為兄入閩以後，屢于戰報聞兄努力進取，屢獲大捷，攻克要隘，深入敵人重地，深為欣慰。閩中本為兄舊日治軍之地，故能形勢瞭然，有攻必克，發揮吾黨護法之精神，前途未艾，幸益勉致全功。近日時局雖為和議之聲所障，未能悉力進行，然國內是非猶在混沌之間，護法問題能否根本解決，尚未可知；國事一日不定，吾黨之責任一日未盡，望兄仍竭立維持實力，鞏固基礎，以貫徹吾黨之主張，而完成救國護法之責，是所深盼。軍旅勤勞，望為國自愛。順頌毅社。」

四、勉洪兆麟努力練軍貫徹護法主張函：

「前接手書後，曾復一函，想及答悉。粵軍近狀，因和議關係，稍致停頓，未能奮力驅敵，甚為抱憾。然國內羣姦依然當道，是非猶未大明，恢復國法猶屬迢迢無期，是吾黨責任猶未能盡。兄自率師援閩以來，奮勇先登，屢克名城，實為粵軍之中堅；而汀、漳各屬，為吾粵軍根據重地，得兄鎮撫其間，責任尤重。尚望努力訓練部伍，蔚為勁旅，以貫徹吾黨救國護法之主張，俾澄清國難，屹為干城，胥惟兄是賴。其同事同志，亦望以此志互相勉勵，時事方艱，正不患英雄無用武地也。文于解決時局根本條件，仍主張國會能以完全之自由行使正當之職權，蓋如是，則法律之保障始固。全國乃能悉受治於法律之下也。軍旅近訊，盼時見告。並頌毅社。孫文、十二月十三日。」

五、致漳州鄧鏗囑勉任艱鉅以貫徹主張函：

「粵軍援閩以來，閱時一載，大小百戰，其間調度規畫，兄力為多。近時局停滯，聞兄頗有離去之意，文意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十三日

七〇〇

爲不然。蓋粵軍今日爲吾黨唯一精銳，亦爲護法軍之中堅，刻雖暫難進行，然維持固有之實力，訓練整頓，以待發展，亦爲當務之急，萬不可遽有灰心，委之而去。況粵軍成立以後，悉由兄一手編制，若兄行，則競存兄失有力之臂助，將來愈形困難。時局現雖稍趨平和，然是非猶未大明，暴力依然未滅，將來國事果能依法解決與否，猶未可知，是國法效力一日不恢復，吾黨奮鬥之責任一日未盡。兄爲本黨健者，卽爲吾黨之救國責任計，亦未宜先決然而行。望兄爲大局計，爲本黨計，勉任艱難，以貫徹吾黨主張，實所深盼。軍旅勤勞，良深馳念，幸勉自將護順頌近祉。」（註一）

國父孫先生文派胡漢民爲南北和議代表；鄒魯自粵上書國父稱，廣東各界擬推胡漢民長粵。

本年九月，北京安福系國會選徐世昌爲總統，南方軍政府表示反對。徐世昌爲保其名位，乃高唱和平，南方桂系與政學系相勾結，擬犧牲舊國會與北方謀和，以換取權利。舊國會一部份議員起而反對，粵籍國會議員及粵省議會尤憤軍政府主席總裁岑春煊之專橫，擬由粵省各界公推胡漢民出任廣東省長，同時閩籍國會議員亦電請陳炯明督閩，而岑春煊則以閩督餌海軍司令林葆懌，並斷陳炯明之餉源，羣情雖激憤，炯明則示讓。部份國會議員乃連名上書國父孫先生求援，並請派胡漢民回粵聯絡（註二）。至十一月，歐戰已停，國內和平聲浪瀾漫，孫先生固知南北各懷私心，解決國事，難期有成，然爲表示和平願望，遂於本日派胡漢民爲討論和平代表。此次和議代表，南方總代表爲唐紹儀，尚有分代表十人。

（註三）

鄒魯亦於本日自粵上書孫先生文，陳述國是意見，希望設法使胡漢民長粵，以爲民黨發展根據。書云：

「自漳返月餘，大局益入沉黑，值此昏紛求其入手，在國會着想，則應恢復國會之自由，在廣東着想，則應先

取省長。國會分子非良也，而止義所在，主張容易；且民黨除國會外，更無他地盤可以佔一席與人角者。故先生唯一之條件，在恢復國會行使職權之自由，可謂最中今日解決全國之入手辦法。但國會雖為解決全國之入手辦法，然無一省之地盤為國會後盾，及為國會運用之調劑，則國會亦恐不能靈活。而此一省，福建之得手與否未可知；即能得手，而年中收入，不過四百餘萬，頗難展布；四川雖富庶，地遠而事隔，故不如廣東之為民黨地盤為妙也。年來展堂先生長粵事失敗，即為前軍政府失敗之要點，往事俱在，可為覆按。故今日欲求全國之發展，除國會外，當謀廣東之地盤，一時縱未能全數入手，亦當得省長。魯本此旨，經力復為展堂先生謀長粵，各方進行經有頭緒，然內部尚未一致，誠恐又蹈去年覆轍。故專函請先生表示意見，毋使臨事錯雜，貽誤粵事，足為至要。能得內部同人步調一致，則省長一事，魯準可知去年往事，人辦妥，幸先生速照准為禱。」

孫先生得書，批云：「如能辦到，當然贊成。」並覆鄒魯云：「惟粵事糾紛錯雜，近者尤甚！一切舉動，似宜妥慎圖之為要。」（註四）

廣州軍政府咨參議院，請國會同意派伍廷芳、孫文、王正廷、伍朝樞、王寵惠為歐洲和平會議中華民國全權大使。

時值南北醞釀議和，困難重重，初有會議名稱及地點問題，繼有「陝西戰事問題」發生。南方軍政府復因派遣出席巴黎和會事，與北京政府有所爭持，岑春煊於昨（十二）日致電李純，表示陸徵祥不能代表全國出席歐洲和平會議，主張應由南北各派遣出席巴黎和會代表。廣州軍政府不待北方之答覆，於本日向參議院即提出擬任伍廷芳、孫文、王正廷、伍朝樞、王寵惠為中華民國全權大使，赴歐洲和平會議，締結講和條件，咨請非常國會同意。（註五）茲誌軍政府政務會議為派赴歐洲講和全權大使請參議院同意之咨文如下：

「代行國務院職權攝行大總統職務中華民國軍政府為咨請同意事：茲擬特任伍廷芳、孫文、王正廷、伍朝樞、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十三日

七〇二

王寵惠爲中華民國全權大使，赴歐洲和不會議，締結媾和條件。按照約法第三十四條。應請求國會同意。相應備文，咨請貴院，查照議決見覆。此咨參議院。

政務會議主席總裁岑春煊

總裁唐繼堯 趙 藩代

總裁孫 文 徐 謙代

總裁林葆懌

總裁陸榮廷 莫榮新代

總裁伍廷芳（註六）

北京政府令姚建屏授為陸軍少將並加陸軍中將銜，張清汝為陸軍步兵上校並加陸軍少將銜，楊以來授為陸軍少將，王祖榮授為陸軍步兵上校，梁心田授為陸軍少將，史獻臣授為陸軍一等測量正。（註七）

新疆省長楊增新電告北京政府，有關俄武官派員來塔招募華人赴俄當兵事，已電汪道尹阻止。

本月九日，塔城道尹汪步端電新疆省長楊增新稱：俄武官派華人尙秉勝來塔招募華人赴俄當兵，應否照准。新疆省長楊增新除電飭汪道尹阻止外，並於本日電呈北京政府云：

「大總統鈞鑒：國務院、參戰督辦處、參謀部、陸軍部、外交部鈞鑒：統密。十二月九日據塔城汪道尹電稱：「茲有俄武官派一中國人尙秉勝，並帶兵四名，由俄來塔招募華人赴俄當兵。應否准其招募，請核示」等語。查該俄員來塔招募華人赴俄當兵，未便照准。除電飭汪道尹阻止外，電呈，伏祈鑒核。新疆省長兼督軍楊增新。元。」（註八）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函電，頁五七六—五七九。

註二：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頁二二七，中央黨史會，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出版。

註三：「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四三。

註四：同註二，頁二二七—二二八。

註五：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四二—四一三。

註六：「革命文獻」，第五〇輯，「護法戰役與南北議和史料」，頁四七六。

註七：「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一〇三五號。

註八：「中俄關係史料—新疆邊防」，頁一四五。

十四日 國父孫先生文批復焦易堂函，表示欲以個人名義於近日赴歐美一行。

廣州非常國會議員焦易堂自粵上書國父孫先生，略云：「赴歐議和大使，職關重要，各方均擬推及先生，以先生平日愛國心切，當亦樂爲。」本日，先生批示云：「歐洲議使，南方尚未得各國承認，當然無效。惟文早本有意於近日再遊歐美，以盡個人之力耳。」（註一）

北京衆議院通過「錢能訓國務總理案」。

本年十月十日，徐世昌就任北京政府總統時，派內務總長錢能訓暫行兼代國務總理職，（註二）嗣向北京國會提出「擬任錢能訓爲國務總理咨請同意案。」本日，衆議院開議，（註三）討論錢能訓出任國務總理案，由議長王揖唐任主席，北京政府委員吳笈孫出席說明請求同意之理由，略謂：

「大總統之提出錢君爲國務總理，乃應時勢之必要。錢君在前清時曾任山西布政使、山西巡撫，及民國成立充任順天府尹、內務次長、政事堂右丞，後又任內務總長。今代理國務總理，爲人老成和平，且富於經驗，故此大總統特爲提出請貴院同意。」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十三、十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十四日

七〇四

繼由主席宣告依先例用無記名單記投票法，指定楊潤、鮑宗漢、王澤敏、符定一等八人爲檢票員，共到二百五十六人，投票者二百五十五人，開票結果，計同意票二百三十六張，不同意票十四張，廢票五張。該案通過即行送參議院。（註四）

北京政府任命魏紹周爲黑龍江實業廳廳長；黃立猷爲吉林森林局副局長，董遇春爲吉林採金局副局長；黃光彝爲黑龍江森林局副局長，王景福爲黑龍江採金局副局長。（註五）

北京政府令特授熊希齡以勳三位。（註六）

俄使署致北京政府外交部節略，請即飭派赴烏梁海之軍隊停止前進。

俄國內亂，烏梁海一帶蒙人華商紛紛請求北京政府保護，北京政府特向外蒙官府商明，派員前往調查，以便實行保護。烏梁海調查員嚴式超奉命於本年八月十六日自庫倫西行，俄人爲擴張其在烏梁海之勢力，積極阻止嚴氏前往。北京政府因於十一月間派隊護送嚴式超西行。本日，俄使署致北京政府外交部節略，請即飭該護送隊停止前進。節略云：

「准本國鄂穆斯克政府電稱：據駐科布多領事報告，中國政府所派委員，帶有兵隊共五百名，過山砲四尊，機關槍數架，前赴烏蘭闊穆，再向俄邊進發等情前來。本使署查邊界一帶之秩序安寧現已恢復，是無須遣派兵隊，免致與一九一五年恰克圖三方協約所定，駐外蒙中國大員及其佐理員公署衛隊之數目不符。且如此多數兵隊，新抵邊界區域，該處土民不免惶恐，以致俄蒙人民之利益，必受影響。茲備節略達知貴部查照，並請轉飭該軍隊，停止前進，以符約章，而免枝節，尙祈速爲見覆爲要。俄使署啓。十二月十四日」（註七）

察哈爾中美汽車交涉解決。

大成張庫汽車公司，前呈交通部批准。在張家口庫倫間築路駛行長途汽車。後有美商元和洋行。亦該路駛行汽車，搭載貨客，並違背取締外人行駛長途汽車規則。經察哈爾都統將車扣留，送由駐京美使與外交部交涉。本日，由察哈爾都統與該商和平解決，將扣留汽車發還，以後仍要准遵照取締規則行駛。（註八）

海參崴聯軍償付中東路運費會議決定軍運加五倍收費。

歐戰期間，聯軍利用中東各路運輸，近俄國要求償費六千萬盧布，聯軍會議，以為數字太鉅，未允照給，決定於海參崴召開會議。北京政府已於本月十日派中東路督辦公所參贊傅彊與會。本日，會議決定償付中東路運費之辦法為：照舊日原價加五倍，各路一律，按人按里，平均給價。（註九）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四三。

註二：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二七。

註三：同註二，頁一三〇。

註四：「上海一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註五：「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一〇三六號。

註六：同註五。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三〇三、三〇三。

註八：「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一號，頁二一八。

註九：「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一），頁三三〇、三三六。

十五日 北京政府令張景惠、張作相均授為陸軍中將，秦華授為陸軍少將，沈廣聚為陸軍第一師步兵第二旅旅長，錢家駒署直隸督軍公署上校參謀。（註一）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十五日

七〇六

譚人鳳電責廣州非常國會失職。

電文云：

「天禍生民，波及國會，兩遭蹂躪，國命無依，諸君以不屈之精神，奮爭法律，自由集會，仗義執言，毅力熱誠，能無欽佩。惟兩院分子，不盡純粹，無可諱言。自軍府改組以來，邀集耆英，萬民望治，延今數月，功效奚如。近日徐氏登臺，各報登載，當道中人，且將以法律遷就政治，謠言蜚語，雖不足憑，然陳君競存轉戰入閩，不予維持，反事抨擊，斷絕後方接濟，咨予聯軍司令職銜，似亦不無可議。兩院寒蟬，未聞提議糾正，喪權失職，責安可辭。國會為最高機關，法律為國家要素，經年爭戰，拋擲無限身家性命，專在此點。今若聽一二野心家鉅取虛榮，再設三誤，國將不國，能毋痛心。天下事在人為，尚望堅持，毋負代表價格，狂言囂語，敢乞酌裁。人鳳叩叩。」

一（註二）

川邊鎮守使熊克武電告北京政府川藏已議定停戰條約。

藏兵侵入川邊，雙方激起戰爭，為日已久。前由英國領事台克滿調停，經川邊鎮守使熊克武所派交涉員韓光鈞、甲宜齋，與西藏噶布倫所派之委員商議停戰條件，現已妥協。本日由川邊鎮守使熊克武電告北京政府，停戰條約如下：

一、漢藏長官，均願和平辦理，漢軍退出甘孜，番軍退出德格所管之境內。自退兵之日起，南北兩路漢藏各軍，不得前進，停戰一年。聽候大總統與達賴喇嘛和平解決。

二、此係停戰退兵之條件，並非正式和議之條件。

三、規定退兵日，以中曆十月十七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即藏曆九月十二日起，至九月二十六日止。

四、此次提議，由川邊鎮守使派出之交涉員韓光鈞甲宜齋，與西藏噶布倫派出之委員協同規定，並指定英國副領事臺克滿為證人，此條件成立後，畫押人員，須立時飛報政府。

民國七年十月十日，訂於絨壩岔。（註三）

北軍再攻陷福建永泰。

粵軍第二支隊司令蔣中正於本月八日率部收復永泰，九日上午，統領梁鴻楷率部追擊北軍至汰口（台口），統領丘耀西亦率部前進，擬直逼福州。陳炯明因中福建督軍李厚基之緩兵計而下令停戰，蔣中正因於本月十日公布停戰命令。李厚基竟私令其前降粵軍之旅長周永桂反攻汰口。本日，周永桂對汰口展開反攻，蔣中正被迫自汰口撤退，以縮短防線，並決定據守永泰城，而梁鴻楷、丘耀西各部竟擅自退却，致北軍再陷永泰。（註四）蔣中正曾於次（十六）日自記此次失敗之總因在停戰命令，而其餘各因，第一不驅逐敵人於葛嶺之外，而佔據葛嶺，而以汰口為防禦線，地形不良，距城太近也。第二停戰命令發表，將士皆無鬥志也。第三病劇，不能強起視察前敵地形敵情，而又不多派偵探也。第四過信停戰條約，以為敵無反攻之計也。第五各士兵入城搶掠財物，故敵一來攻，皆護行李而潰靡也。第六梁之色迷獵豔，盤踞鹽棧，爭奪入城首功，以致內部不和也。（註五）

註一：「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第一〇三七號。

註二：「革命文獻」，第五〇輯，「護法戰役與南北議和史料」，頁四一七。

註三：「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一號，頁二一九；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註四：「蔣總統秘錄」，第五冊，頁一三八—一四〇。

註五：毛思誠：「民國一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上輯，頁七七—七八。

十六日 北京政府代國務總理錢能訓覆電廣州岑春煊等，稱福建陝西之軍事行動旨在剿匪清鄉。

時值南北醞釀和平之際，而北京政府以剿匪為名，置閩陝地區於停戰範圍之外，廣州軍政府以其無謀和誠意，爰於本月十一日電詢閩陝進兵事。本日，錢能訓覆電岑春煊等，稱福建陝西之戰事為剿匪。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十六日

七〇八

電文云：

「廣州岑西林先生、林悅卿先生、孫中山先生、武鳴陸幹卿先生、雲南唐冥廣先生、上海唐少川先生同鑒：奉誦致元首真電敬悉。陝省匪患經年，如盧占魁、樊老二、郭堅等積年鉅匪，肆行搶掠，人所共知，近且屢陷城邑，警報迭告，故由中央派許張各軍馳往協剿。至閩省匪氛偏及雙方駐兵之處，均有土匪，無可諱言，王旅赴閩，亦因該省匪擾，派令協助閩軍，為清鄉之用，並未令其作戰。近年匪患日滋，不特國人大受損害，即外人亦屢有責言，此等殺人越貨之暴民，是否認為土匪是否亟應剿辦，揆諸人民心理，友邦言論，固已昭然若揭，如因渴望和平之故，而縱匪不辦，是坐視兩省糜爛而不卹，如因剿匪之故，而和平忽生障礙，謂為表面言和陰行作戰，羣公設身處地，何以處之，且頃據閩省報告，陳炯明所部已陷永泰，尚在進攻，中央尚不肯以一部分之違抗，反唇相稽，誠以果能尅期開議，則此等沍勢當然消滅也。中央迭經明令罷戰退兵，現又派定代表，亟待會議，是否為渴望和平之一種真實表示，倘終不見諒於羣公，亦惟聽諸國民及友邦之公論，所謂遷延時日，益陷陝閩兩省於不可收拾者。答將誰歸，總之國步危棘，舍促進和平別無辦法，尚望掃除障礙，共矢真誠，早日派定代表，定期集議，實為國家前途之幸。能訓。諫印」（註一）

北京政府教育部咨各省區，師範中學暨甲種實業等校招收同等學力之考生，應從嚴錄取。

咨文云：

「為咨行事。案查師範中學暨甲種實業等校規程，關於入學資格一項，均載有高等小學畢業同等學力者，亦得考錄之規定，意在使自修素裕者寬圖進學之階，乃近察中等各校招生，往往藉口於同等學力一語，任意濫收，以致學生程度，參差不一，所授課程，難盡領悟，勢必至全體學生同受不良之效果。甚至肄業高等小學學生，感恩躋等而升，小學之編制學級，亦受其牽動。本部於六年曾通咨各省區中等學校招生從嚴錄取在案，而濫取之弊，仍不能免，亟應嚴加考核，以杜冒濫，嗣後各校收受此項學生，應於名額取定後，迅將入學試卷及履歷表冊等件，呈由本

省教育行政長官復閱，省視學視察時，並應隨時考驗，如有程度不合者，即令退學，以重學業而符部章，相應咨請貴署轉飭各校遵照可也。此咨。教育總長傅增湘。」（註二）

北京政府任命張振聲署理中央陸軍測量學校校長。（註三）

曹錕通電北方當預防南方唐繼堯所提有害統一之議和條件。

時值南北醞釀議和之際，曹錕於近日先後接獲劉存厚、王占元之通電，力請其抵制南方唐繼堯所提有害統一之條件。本日，曹錕通電表示和平息爭本為共謀統一，若唐氏提出有害統一之條件，當預為防患。電文云：

「盛京張巡閱使、蚌埠倪巡閱使、北京天津探投江西陳督軍、北京探投張總司令、南京李督軍、西安陳督軍、太原閻督軍、開封趙督軍、濟南張督軍、杭州楊督軍、吉林孟督軍、齊齊哈爾鮑督軍、福州李督軍、長沙張督軍、承德張都統、張家口田都統、歸化蔡都統、龍華盧令辦鑒：統密四川劉督軍各電內開，唐繼堯所擬條件計達尊覽，頃接湖北王督軍侵電開現在雙方議和，理應互相讓步，唐氏此等條件自未便迂就，貽禍將來，擬請聯電中央力予主持等語，竊以和平息事本為共謀統一唐氏所提條件如果屬實，於統一大有妨害、自當預為防範以杜後患，應否聯銜電請中央勿過就，迂過敬祈賜復。曹錕鈐印」（註四）

北京政府派赴日本觀操之徐樹錚返國。

北京政府於本年十一月四日特派陸軍上將銜陸軍中將徐樹錚赴日觀操。本日，徐氏自日本返國。（註五）

徐樹錚返國後，北京安福俱樂部曾於太平湖開會歡迎，由衆議院長王揖唐任主席，副議長劉恩格於會中致歡迎詞，述明徐氏與安福俱樂部之關係，今表歡迎者有二：（一）希望徐上將將來對國家主義有所發展，於中國軍隊有所整飭，今同赴日觀操，將來各國或至中國觀操也。（二）本俱樂部同人既贊成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十六日

徐上將之統一國家宗旨，現在於武力之外，有和平統一辦法，徐上將及本部同人所共贊成，以期達到滿圖地步，是應共勉者。

徐樹錚致答詞時，報告赴日觀操所得及觀察日本近十年來各方面之情形：（一）軍制變遷及進步情形；（二）實業工廠之擴充；（三）普通教育之普及；並談到與日本各政團及新聞界接洽之情形，與中日親善之道。（註六）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俄駐京公使庫達攝福節略，俄軍擬假道伊塔一事應予從緩。

本年十一月十八日，俄駐華使署致北京政府外交部節略，商請准俄舊黨軍隊通過新疆塔屬，前赴七河省南部之札爾肯特，以抵制過激黨。新疆省長楊增新迭次電外交部，陳述不能令俄軍假道伊塔之理由，並堅請勿任俄軍假道塔城。本日，外交部據楊增新之意見，致俄駐京公使庫達攝福節略，告以俄軍擬假道伊塔一事，因種種困難，自應從緩。節略云：

「關於俄兵假道塔城一事，前准節略，當經本部據電新疆督軍查辦，並於十一月廿九日將新疆來電所稱俄統帶電內所述華政府允許華兵加入俄軍隊一事，備具節略，請轉電查復各在案。茲准新疆督軍復電稱：

「俄兵假道伊、塔進攻薩瑪爾一事，查薩瑪爾距伊犁僅數十華里，若准舊黨軍隊通過伊、塔，俄新黨之兵必先入伊犁迎敵，非特伊犁成爲戰地，該處華俄商民必受其害。且雙方果有戰事，俄新黨見我允准舊黨兵隊假道，難免不分兵由塔什干以窺喀什，由哈拉湖以窺阿克蘇，則新疆全地必遭蹂躪，此宜斟酌者一。再，由塔城至精河之波羌塔拉，計一千數百里，皆蒙哈游牧之地，無糧可食，無柴可燒，無屋可住，馬無草料，大雪封山，人煙斷絕，俄兵遠來，難免食匱堪虞，恐未至伊犁，兵士大半凍餓垂斃。況到伊之後，糧料仍復缺乏，運輸困難更達極點。以上困難情形，駐塔城俄國領事未始不知，想必一時籌畫未周，嗣後終當自悟。請照會俄國公使，將假道一事，作爲緩圖」等語。

查本國政府對於俄兵假道事，本願盡力贊助，惟現據新疆督軍查復所稱各節，地方上既實有種種困難情形，自

應暫緩辦理。相應奉復貴館，即希查照爲荷。外交部啓。」（註七）

註一：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註二：「政府公報」，公文，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一〇四〇號。

註三：「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一〇三八號。

註四：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護法戰役案」，卷四，頁四九。

註五：徐道鄰：「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頁二二二。

註六：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六日。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新疆邊防」，頁一四四—一四六。

十七日 北京政府司法部令派林志鈞充民事司司長。（註一）

北京政府任命李光啓為印刷局局長，令授劉汝賢、劉維騷為陸軍礮兵上校。

（註二）

北京和平期成會函朱啓鈴，主張陝閩宜劃界停戰，以促南北和議之實現。

本日，北京和平期成會會長熊希齡、副會長蔡元培致函北方和議總代表朱啟鈴，促請北京政府於陝閩地區劃界停戰，以便南北和議之進行。函云：

「逕啟者：自政府派定代表，籌備會議，和平前途，已有轉機。惟南方近因陝閩問題，抗爭甚烈，而尤重陝事，因局部牽掣，以致南方代表尚未派出，障礙橫生，大局可慮。敝會昨電南方當局，痛陳利害，請即日先派定代表，再議枝節，同時建議府院請對陝閩暫劃界停戰，惟念時機緊迫，敝會雖盡力斡旋，而調停收效猶有不得不賴我公之主持者。查陝閩問題內容複雜，而陝尤特甚，昨國務院電覆南中，認陝閩為勦匪區域，在當局雖自具苦心，而內容問題實非如是單簡，陝亂經年兵匪蹂躪，人民疾苦，地方



糜爛，誠如院電所云。惟查該省靖國軍本部曾經南方承認，其總副司令于右任、張鈞曾受南方任命，現既南北停戰，而獨對陝用兵則南方所爭似亦不能全置之不顧。閩事糾紛，稍遜於陝，然協商解決，要亦宜速。伏念中國今日處不得不和之勢，有外人干涉之危，無論南北均宜覺悟，大勢先決根本，會議早開一日，則危機減少一分，對局部問題總宜捨棄成見，顧全大局。鄙會斟酌各方情形，以爲勦匪安民，爲大局善後要政，而劃界停戰則目前待決之亟務，擬懇我公毅力主持，商請政府暫令停戰，一面電商南中會同派員至兩省監視劃界，暫維現狀，其靖國軍區域中之土匪即責成該總司令負責勦辦，靜候解決，如是即便大局和議之進行，且無礙地方善後之計畫，爲大局計，似莫逾此。鄙會除電請南中速派代表外，用特函請我公主持，勿令陝閩糾紛影響和局，不勝盼切待命之至。即頌台安。熊希齡、蔡元培啟」（註二）

註一：「政府公報」，命令，民國八年一月十一日，第一〇五六號。

註二：「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一〇二九號。

註三：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十八日 廣州非常國會通電軍政府及護法各省，以北方無議和誠意，宜加強閩陝湘鄂之軍事。

本日，廣州參衆兩院議員一百十五名通電軍政府及護法各省，其要旨如左：

「北方表面主張議和，而除閩、陝兩省依然未停止軍事行動外，又在湘鄂兩省以王占元、張敬堯之軍隊壓迫南軍，此種舉動，實係背信之行爲，請將此事通告外國；一面以粵、滇、浙三省軍隊援閩，以滇、黔兩軍援湘、鄂，以川軍援陝一。（註一）

唐紹儀電徐世昌，力主南北議和宜在上海舉行，並抗議北京政府視閩陝護法

軍為匪。

廣州軍政府內定參與和議之南方總代表唐紹儀，認為南北議和地點宜超出雙方勢力以外之範圍，本日，唐紹儀電徐世昌，提出南北會議地點應在上海之理由，並抗議北京政府視閩陝護法軍為匪等不當措施。

電文云：

「北京徐東海先生鑒：幹臣兩電代達，尊意似會議名稱雖可從同，而先決問題尚待商榷。來電所云，竊有未喻者，請解決內政，必須在完全國土之內，則上海地位與京津無殊，誠不知公等何時以上海擯諸國土之外！此未喻者一。此次會議既屬對等，則會議地點則允宜超出雙方勢力之範圍，滬濱為輿論集中之區，中外觀瞻所在，託庇於民意公理之下，與周旋於警蹕樽俎之間，其孰為適當，無待熟計，壬子二月二十八日之變，以項城雄猜，猶難預料，今之秉鉞者，其才略遠過項城，此未喻者二。閩陝護法軍隊，類直受軍府節制，絕不含土匪性質，間或伏莽，乘機竊發，須由彼此會同剿辦，苟於強者則虛與委蛇，於弱者則斥為盜賊，是非從心，良莠在口，然則南來騎兵悍將，蹂躪閩閩者，在軍府應否以匪視之，此未喻者三。凡議所主持，悉本正義，未嘗挾一己之私，顧茲事體大，實不敢稍涉苟且，而舍本逐末。來電所云，爭持枝節，致曠時日，苦不得其解，此未喻者四。前電以私人名義，逕為我公一竭其忠告，正亦欲我公不矜其位與為論，思今僅從，幹臣間接疏釋，則曷若竟向軍府接洽，此未喻者五。今日之局，發自我公至誠，所感和乃可望，若徒以文飾相尚，恐亦非公之本旨也。再者邇日南方通電，尚多隔閡望飭知主者勿事延擱，以便進行，夙厚知愛之末，敢佈腹心，佇候明教，北地早寒，為國珍衛。紹儀叩。巧。」（註二）

北京政府令各省整飭吏治箴。

令文曰：

「道以得衆為先，政以養民為本。比以國內擾攘，所在官吏，大都習為泄沓，百政荒弛，閭里凋殘，詰以地方職守所關，輒以時會糾紛相諉，不知治平之道，教養為先，剝復之交，匡持斯易，果使一命之吏，咸知勤求治理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十八日

，實力奉行，而地方長官，更能注重民生，悉心振導，當此火熱水深之會，詎無救焚拯溺之功。近今考察所及，如山西省於教育實業兩端，多方擘畫，復經編查村戶，講演道德，規行新政，百廢具興；奉天河南等省，或肅清盜匪，民慶安居，或振興農工，殖財有道，成績較著，嘉慰良深，所望各省行政長官，深維邦本所在，更念望治之殷，整飭官方，精研政術，興利除弊，各奏爾能，長吏愛民，則屬僚共奮，牧令勵職，則實惠下行，故委畀是否得人，閭閻倚爲禍福，稍一不慎，貽誤已多。此後務各慎選良吏，勤求治理，爲地擇人，毋爲人擇地，賢能者不吝優擢，庸劣者立予糾懲，各秉官箴，用崇民治。本大總統撫念涸轍，夙夜難忘，不憚爲再三之申告，所冀共策治安，俾躋康樂，有厚望焉，此令。」（註二）

北京參議院通過錢能訓內閣總理案。

本日，北京參議院開議，由副議長田應璜任主席，會中討論由總統提出、衆議院移付之「擬任錢能訓爲國務總理咨請同意案」，政府委員吳笈孫出席說明請求同意之理由云：

「大總統任錢能訓君爲國務總理，要求貴院同意，本大總統因事不能親來貴院，特派笈孫到院代爲說明。此次大總統任命國務總理，爲時勢需要起見，幾經審慎始定，提出錢君其中有幾層關係；一則今日時局首宜尊重和平，以力求行政之統一，錢君久歷京外，其平日宗悌，趨重實踐，不爲偏激之談，於今日之時勢最合；二則錢君自任巡警部丞參，奉天左右參贊以及政事堂右丞，佐大總統籌辦新政多年，必能考鏡世界現狀，及吾國大勢，斟酌損益，以定適於時勢之政策；三則錢君夙任閣員，復以內務總長兼代揆席，於代理期內，贊襄密勿，規畫宏遠，以之實任斯職，必能勝任愉快。大總統深盼正式內閣早日組織成立，俾一切政治得以進行，是以依據約法，提出貴院，願諸君同意。」

會中由主席田應璜指定蘇毓芳、姜兆璜、吳鈞、蔡漢卿、武樹善、羅鴻年、江紹杰、畢太昌八人爲監察員，採用無記名投票法，結果以一百零五張同意票（不同意票四張）通過「錢能訓內閣總理案」。

（註四）

北京總統府成立外交委員會，以汪大燮為委員長，熊希齡等十四人為委員。

北京政府因歐戰終了，和議將開，為調查審議對外事項，決定在總統府中設立外交委員會，以集合意見，為外交方針之標準，（註五）由總統徐世昌派定汪大燮為該會委員長，並派定熊希齡、林長民、張國淦、周樹模、周自齊、朱啟鈐、沈瑞麟、靳雲鵬、陸宗輿、王寵惠、高而謙、陳籙、張志潭及孫寶琦等十四人為該會委員，並由各部署派事務員。（註六）本日該會召開成立大會，（註七）徐世昌在會中發表演說文如下：

「歐洲空前之大戰爭今已告終，萬國和平之大會議今將開始，凡立國于世界之人民，其視線咸集于是，誠以此次大會議非但結束戰局而已，將確定國際間將來之一切局面，解除國際間一切易生危險之要點，是國際間將開一新紀元，即凡一切國家立國根本，亦因世界趨勢將開一新紀元。聞英國有關和議之人連袂而赴巴黎，至五百人之多，他國情形大都類此，良以此事關係至重，所以羣策羣力，急起直追如此也。

吾國國民深幸有此次之參戰，不能不希望於此次和議之結果；蓋人民生活與國家命脈有息息相通之勢，其延頸跂踵，鄭重相期，理固然也。然事有鉅細，有緩急，世界大勢與吾國國情不能不兼籌並顧，一方面須審列國之情形，一方面宜副人民之希望，頭緒固極紛繁，折衷宜求至當，雖不能存非分之思，亦不可貽失機之誚，本大總統學識謬陋，丁此時局，責任所寄，在乎政府，而集思廣益，審問明辨，吾人素具此心，吾人即應盡此職；有裨政府，庶幾無負國民。諸君子……。」（註八）

該會制定規則如左：

外交委員會規則

第一條 總統府設外交委員會，承大總統之命，調查審議外交事件。

第二條 外交委員會以委員長一人，委員若干人組織之。

第三條 委員長、委員，大總統於左列各項人員中選派之：（一）現任國務員；（二）曾任國務員者；（三）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十八日

七二六

現任或曾任特任官者；（四）現任或曾任外交次長或駐外公使者，遇有特別需要時，大總統於上項人員外，得臨時選派有學識經驗者充當委員。

第四條 委員長爲會議主席，委員長有事故時，以首席委員代理之。

第五條 會議結果，主席呈報大總統。

第六條 外交委員會調查審議事項，有應徵集各主管官署案件時，委員長得呈明大總統，向各該官署調取，或請派員說明。

第七條 外交委員會置事務主任一人，事務員若干人，辦理會務。

第八條 事務主任以委員兼充，事務員由委員長會同事務主任，就各官署簡任、薦任各職或有簡荐任資格者遴選開單，呈請大總統派充。

第九條 事務員分掌諸務由事務主任定之。（註九）

北京政府令准試辦「幣制局員司分處職掌」。

北京政府於本年八月公布「幣制局官制」，規定幣制局職掌爲整理全國泉幣事宜、鈔券事宜及其他幣制事宜等項。兼署財政總長兼幣制局督辦曹汝霖及幣制局總裁陸宗輿自奉命開辦幣制局後，將財政部泉幣司所管事項先歸幣制局辦理，庶職務有所專屬。惟曹、陸二氏以該局創立伊始，苟非明定職掌、劃分事權，則內而員司不足以見專事分功之成績，外而局所亦未易收監督指揮之實效。因特援據官制分定職掌，就該局分設泉幣、鈔券兩處，每處分科辦事，除泉幣司原掌之不關鈔券之銀行監督事宜仍歸財政部另設專科辦理外，所有應行掌管事項，設參事二員，參訂法律章程，設祕書四員，辦理文書機要；參事處長比照各部參事司長以簡任職派充，祕書科長科員比照各部祕書僉事主事，以薦任委任職派充，而調查員則選派，顧問則聘任。惟曹、陸二氏以茲當創設之初，重在清理調查，擬以半年爲試辦期限，所有人員亦擬先行擇要呈請選派。本日，北京政府准其試辦。茲錄「幣制局員司分處職掌」如下：

泉幣處職掌

- 一關於全國貨幣之整理事項
- 一關於全國造幣廠之指揮監督事項
- 一關於印刷局造紙廠公估局之指揮監督事項
- 一關於金銀貨幣及生金銀出入事項
- 一關於全國貨幣之統計事項
- 一關於外國貨幣之統計事項
- 一關於國內外造幣廠之統計事項
- 一關於其他泉幣事項
- 鈔券處職掌

- 一關於中交兩行發券之監督事項
- 一關於中交兩行準備金之稽核事項
- 一關於各省紙幣之整理事項
- 一關於各省官銀錢行號發券之監督事項
- 一關於其他發行銀行準備金之稽核事項
- 一關於各省官銀錢行號監理官之指揮監督事項
- 一關於印刷局印刷鈔券之指揮監督事項
- 一關於各省發鈔之統計事項
- 一關於其他鈔券一切事項
- 祕書職掌

- 一關於撰擬及保管機要文件事項
- 一關於局令宣達事項
- 一關於監用印信事項
- 一關於記錄局轄內外各職員之進退事項
- 一關於保存並收發各項公函文件之事項
- 一關於會議錄之記載事項
- 一關於彙編統計及報告事項
- 一關於本局經費之管理並預算決算及會計事項
- 一關於購辦物品及保管事項
- 一關於其他不屬於各處事項
- 調查員職掌

- 一關於全國造幣廠之調查事項
- 一關於印刷局造紙廠之調查事項
- 一關於全國使用貨幣及生金銀情形之調查事項
- 一關於銀兩平色之調查事項
- 一關於國內外金屬貨幣及生金銀等進出口之調查事項
- 一關於中交兩銀行發券之調查事項
- 一關於各省官銀錢行號發券之調查事項
- 一關於其他銀行發券之調查事項
- 一關於外國造幣廠印刷局造紙廠制度之調查事項
- 一關於外國銀行制度及發券之調查事項
- 屬於財政部掌管事項

- 一關於中國銀行官股事項
- 一關於中交兩行則例內規定應屬財政部核准事項
- 一關於中國銀行籌備事項
- 一關於普通商業銀行驗資註冊事項
- 一關於農工銀行籌備事項
- 一關於儲蓄殖業等特種銀行核定事項
- 一關於核定各種私立銀行章程規則事項
- 一關於外國銀行新設立案事項
- 一關於銀行公會設立監督事項
- 一關於稽查取締各種私立銀行事項
- 一關於處理國家銀行與各省財政機關墊款歸欠事項
- 一關於處理各省官銀行號與各省財政機關墊款歸欠事項（註一〇）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十八日

「全國和平聯合會」在北京開成立會。

黃郛、張紹曾、張耀曾等以國內政局擾攘，乃聯絡京津各界發起成立「全國和平聯合會」，謀以民間團體組織力量，促進全國和平統一之實現。（註一一）本日，全國省議會、商會、教育會聯合組織之「全國和平聯合會」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發表宣言書云：

「本會聯合全國省議會、商會、教育會，業於十八日開成立大會。各法團推定代表到會者，已逾過半數，本會實為完全成立，用特宣布本會進行宗旨，以告我國民。本會由全國法定團體組織而成，為真正民意機關，故對於南北和平會議，應實行共和國應盡之職務，遇有雙方衝突之點，及與大多數利害關係之處，實行發表國民真正意見，以立於第三者仲裁地位，此其一。本會對於南北雙方，本無偏袒之見，惟此次南北會議，凡關於種種善後問題，均待解決，茲擬於本會內附設各種研究部，於事前預先討論，以便將來發表民意，主張公道，不居國民會議之名，實行我第三者仲裁之本旨，此其二。本會既立於第三者仲裁地位，我國民責任之重可知，茲後計畫進行，尤關重大，本會自當推出對外對內最負重望之人，主持一切，為會中之砥柱，並將本會一部分事務，移至南北會議地點，實相結合，與貫徹我國民正大之主張，非達到南北真正根本和平之日的不止，此其三。凡茲三大宗旨，均經本會評議部議決實行，用特宣布，深望於全國同胞，贊成本會，協同進行。除通告南北當局外，謹此宣言。」（註一二）

該會並對新聞界致歡迎詞如下：

「本會成立伊始，承新聞界諸先生惠臨，同人不勝感謝，同人以全國民意渴望和平統一，而苦無發表全國民意之機關，爰電請各省區商會、教育會、省議會推代表，來京組織斯會，大要以代表真正民意，要求於此次和平會議，定永久和平之計畫，取武人政客所妄奪巧偷之國權而舉以還之於國民為宗旨，既於宣言書述其概略，以就正於諸君子。抑本會既欲發表真正民意不可不傳布為輿論，輿論之傳布不能不有賴於諸君子，平日讀諸君子之言論，對於和平統一之渴望，實不減於同人。茲會發起之初，業已承諸君子之贊助而始有今日，自今以後本會之責任益大，則所以求助於諸君子者因而益亟，敢請諸君子隨時提挈，俾得達到代表全國真正民意之大目的，則全國同胞均拜諸君

予之賜於無既，敬舉一觴以表示歡迎諸君子之誠意。」（註一三）

岑春煊致電李純稱，南方已擬定唐紹儀為和議總代表，陝西問題宜迅速設法

停戰。

北京政府已於本月十一日明令遣派北方議和代表，且電告廣州軍政府，而軍政府除內定唐紹儀為南方總代表外，苦於「陝西問題」未獲解決，致其他代表遲遲未能推定，岑春煊乃於本日再致電李純，表示陝西之事，問題在於停戰，並請密告徐世昌速行獨斷。電文云：

「接錢君幹丞來電，北方已派朱君啓鈐等為代表，此間亦以擬定唐君少川為總代表。惟因陝西問題，異論遽起，調解實已困難。頃接幹丞兄來電，似指郭堅等為匪，異常固執。查郭堅為前陝西省長公署警備隊統領，樊鍾秀為陳樹藩之第二混成旅團長，本不得以匪論。盧占魁誠為匪魁，然亦不過如湖南張敬堯部下之毛思忠等耳！彼欲加入護法軍隊，處置方法，必由和平會議解決，方為正辦。假以護法軍隊名之為匪，擬西南於何等？請公代為一思，使喧何以解於護法諸省？現當雙方下令停戰之後，忽以藉口剿匪，動眾興師，謂此為非作戰，復又誰信？陝西之事，非匪不匪問題，係停戰不停戰問題。以愛和平之故，各方均已解甲，獨置陝西於水火，又使喧何以對三秦父老？說者為陝有匪患，試思我國各省何地無匪？正須和平會議解決大局之後，悉心剿撫，從容收拾，又何必亟亟於一時，反因此牽動大局，使全國人民既苦兵禍，復罹匪患。權量大小，一言為決。凡事須設身處地，互相體諒。北方所為是否平情？我公明燭四表，素持公道，務懇密告東海，速行獨斷，是所切禱！」（註一四）

北京政府外交部函上海特派員陳貽範，稱政府已承認捷克，惟旅滬捷人須有協約國領事證明，方免註冊。

上海特派員陳貽範於本月十四日函北京政府外交部，以捷克既脫離奧國關係，追隨協約國助戰，協約各國已不以敵人看待之，我對在華捷人，亦應宣布承認。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函復上海特派員陳貽

範，政府已承認捷克，惟旅滬捷人須有協約國領事證明，方免註冊，否則照常監視。原函云：

「逕復者：准函稱：

「捷克斯拉夫人脫離奧國關係，追隨協約國助戰，業經各國先後承認，不以敵人看待。從前此項人民，本與敵僑一律待遇，現我國既與協約國通力合作，似對於此項人民不可不宣布一律承認」等因。

查承認捷克一事，曾於本年十月由部通告駐京協約各國公使，並於十月六日政府公報公布在案。其旅滬捷克人民，自應根據前項宣言，不作敵國人民待遇。惟此項人民種類不一，難免有袒護奧國陰謀破壞安寧之事，不得不加以審慎。此後對於該項人民，須有協約國領事證明，方能免其註冊。其未經領事證明之人，仍應照常監視，以免意外。相應函復尊處，即希查照辦理爲荷。」（註一五）

北京政府外交部函俄使署，不同意從緩派員進駐烏梁海事。

俄駐華公使庫達福先於本月四日會晤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長陳籙，聲稱中國派員進入烏梁海事，應俟俄國正式政府成立，商妥後再辦，爲陳籙所拒。俄使署因於本月六日函北京政府外交部，仍請展緩辦理中國派員進駐烏梁海事。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函覆俄使署，所請緩辦一節，礙難照准。函云：

「逕啓者，接准來函，以唐努烏梁海問題，請緩至俄國正式政府成立時再議。現在派員一節，亦請緩辦各等因。查唐努烏梁海地方，按照大清會典，分稽烏里雅蘇台將軍，而聲明另件第四條，訂明外蒙古自治區域，應以前清駐紮庫倫辦事大臣，烏里雅蘇台將軍，及科布多參贊大臣所管轄之境爲限。而同治八年中俄復訂定烏里雅蘇台界約，共設牌博，彼此遵守。是唐努烏梁海應屬外蒙土地，典章俱在，毫無疑義。倘將來該處重修牌博，因界務發生土地交涉問題，本國政府自應按照前項聲明另件第二條辦理。

至現在派員一節，係因俄國內亂，唐努烏梁海蒙人華商，受有亂事影響，紛紛請求保護。本國政府因外蒙爲中國領土，及華商各種關係，商明外蒙官府，派員前往調查，以便實行設法保衛，自係正當辦法。現事勢緊急，貴國新政府成立究在何時，安能久待，坐視商民受困。是以對於貴館所請緩一節，礙難照允。相應函復貴館，即希查照

可也。順頌口社。」（註一六）

註一：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註二：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註三：「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一〇四〇號。

註四：「參議院公報」，第一期，第五冊，頁四一—四七。

註五：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註六：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註七：「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一號，頁二一九。

註八：「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註九：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註一〇：「政府公報」，公文，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一〇四三號。

註一一：沈雲龍：「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上冊，頁七九。

註一二：「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二號，頁二一九—二三〇。

註一三：「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註一四：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四一—四一四。

註一五：「中俄關係史料——俄政變與一般交涉」，（一），頁五九一、五九七。

註一六：「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二九三—二九四。

十九日
廣州參議院議決咨請軍政府，於陝閩湘鄂等處未停戰以前，不得先派和議代表。

廣州衆議院先於本月十七日開會，議員胡祖舜提議咨請軍政府，於湘西閩陝鄂等處未一律停戰以前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十八、十九日



，不得先派和議代表之動議，經衆議可，乃移付參議院。本日參議院開會，宣付討論，經修正爲咨請軍政府於陝閩湘鄂等處，非經北京政府將新增各軍撤盡，一律停戰以前，不得先派和議代表；並請軍政府致電外交團，嚴責北方藉口剿匪進兵陝閩湘鄂，阻礙和議之罪。（註一）

北京政府任命王振聲為陸軍第六師步兵第二十二團團長，曹吉徵為江蘇陸軍第二師步兵第六團團長；任命施紹常兼任瓊瑋交涉員；任命王東楫為陸軍第十六師礮兵第十六團團附。（註二）

北京政府教育部核准「全國專門以上學校聯合會章程」。

本日，北京政府教育部核准「全國專門以上學校聯合會章程」，茲誌條文如下：

第一條 本會以聯絡感情，討論教育上共同事業爲宗旨。

第二條 本會以經部認可之京內外各專門以上學校組織之。

凡如前項新設之學校當然加入於本會。

第三條 本會事務所設置于北京大學。

第四條 聯合各校之校長、學長、教務主任皆爲本會會員。

會員中有退其校職者，其繼任人員即爲本會會員。

新加入各校之會員亦如前定。

第五條 各會員之姓名、別號、年籍、學歷及在校之職任，由各校通知本會事務所。

第六條 本會經費由聯合各校每年每校撥認拾元，交由本會事務所負收支之責。

第七條 本會事務所設主任一人，以北京大學校長充之，有需要時得由主任於會員中指定若干人爲臨時幹事。

第八條 本會每二年於四月中開常會一次，每次開會地點於前一次大會決定之。每開常會時每校至少須有一人

到會。

第九條 凡非關於各校教育上共同的密切直接之事項，均爲各校之單獨行爲，不視爲本會之行動。

第十條 本會爲傳達各校情狀及教育上貢獻，得編行年報，其章程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本會章程於各校集合時，得聯合之全校數四分之三以上者之同意，得提議修正。（註三）

北京政府農商部咨各省區，請從速調查經濟狀況，隨時咨報。

本日，北京政府農商部咨各都統、各省長及京兆尹，請從速調查經濟狀況，隨時咨報。咨文云：

「爲咨行事。查本部上年設立經濟調查會，業將設立緣由暨經濟調查細目，先後咨達各省區在案。現在計時已閱一年有餘，各省區有業經組織經濟調查分會咨報本部者，亦有尚未組織經濟調查分會者，其業經組織分會各省區，對於調查報告仍屬寥寥。現值歐戰告終，各國對於經濟競爭尤爲注意，吾國當此潮流，必先於國內之經濟狀況，熟察其消息盈虛，預籌方法，急起直追，乃能應時勢之需要，以擴利源而策富強，是此事在今日更爲當務之急，爲此咨請貴公署即希從速查照，前發調查細目，務於文到一月內，飭廳將調查所得，速爲編成迅報本部，如調查尚未完備，可先儘已有者，編冊報告，以憑核辦而策進行。至紉公誼。此咨。

中華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註四）

北京政府外交部電駐日斯巴尼亞公使戴陳霖，請與該國政府商洽保護中國在俄利益。

駐俄丹使於本月十五日率同館員離俄，北京政府外交部因於本日電駐日斯巴尼亞公使戴陳霖，請商日斯巴尼亞政府，轉飭該國駐俄公使，保護中國在俄一切利益。戴氏嗣於本月二十一日電北京政府外交部，日斯巴尼亞駐俄代辦已離俄，不克保護我國在俄利益，應請改託他國。（註五）

註一：「革命文獻」，第五〇輯，「護法戰役與南北議和史料」，頁四七三。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十九日

七二三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十九、二十日

七二四

註二：「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第一〇四一號。

註三：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民國編，（上），頁四七七。

註四：「政府公報」，公文，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一〇四四號。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俄政變與一般交涉」，（一），頁五九九、六〇二。

二十日 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特任錢能訓為國務總理。

徐世昌於本年十月十日就任北京政府總統時，派內務總長錢能訓暫行兼代國務總理職。本月十四日北京衆議院通過徐世昌提出「擬任錢能訓為國務總理咨請同意案」，參議院復於本月十八日通過該案。

本日，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頒令，特任錢能訓為國務總理。（註一）

北京政府令准司法總長朱深呈請派陳瑾昆充修訂法律館纂修。（註二）

李純將岑春煊電文轉致錢能訓，並主張將陝西劃入停戰範圍，以促成南北和談。

南北醞釀和談聲中，廣州軍政府對於北京政府所擬和議辦法大致贊同，且擬定唐紹儀為南方議和總代表。惟於陝西問題及遣派出席巴黎和會代表事，未能一致。從軍政府政務總裁岑春煊於本月十一日、十二日、十八日致李純電文中，「陝西問題」尤為雙方關切之焦點。本日，李純將岑春煊所發以上三電文轉致錢能訓，並附陳己見，表示陝西省亦應劃入停戰範圍，以便與南方磋商，電文云：

「合觀以上三電，於名稱、地點、辦法既云大致贊同，即已表示允許，既擬定唐少川為總代表，而對於朱桂莘亦無異詞，是一切均可就範。所待商者，陝省問題。鄙意陝省亦應劃入停戰範圍。該省內容複雜，不能與各省並論。惟若概指為匪，必起猜嫌，致和局因之停頓。似宜分別酌定辦法，如粵、閩方面，李（厚基）所部與陳（炯明）、許（崇智）所部，應雙方撤退指定界線，聲明地點並區域彼此遵守，靜候解決。王（永泉）旅停進，指地駐紮，候令撤退。川防方面，熊（克武）與陳（樹藩）、劉（存厚）所部，雙方撤退辦法，與閩同。陝省內部，于右任軍

隊內容複雜，應查明部分首領姓名，確實兵數及駐紮地點，限定適當區域，恪守地方秩序。不在此數，即爲土匪，當然剿辦。如慮閩、陝方面，按照以上辦法，不易劃清界線，或不易辨明是非，似不妨由雙方或居間公國派員前往指導監視。管見如此，祈轉陳請示核復，以便與彼方磋商。」（註三）

廣州非常國會議員談話會，對南北和議事向軍政府提出質問。

本日，廣州參衆兩院開談話會，決定向軍政府提出如下之質問：

- 一、伍朝樞、王寵惠未得政務會議及國會之同意，逕由三總裁隨意與徐世昌商議派往歐洲媾和會議，其故安在？
- 二、據黎天才等報告岑春煊，曾電致李純云：軍政府爲川、滇、黔、桂、粵、湘六省之統一代表機關，陝、閩、鄂三省作爲特別區域，敢問其實究竟如何？
- 三、國會已決議在閩、陝、鄂問題未解決時期內不能議和，自不待言，併不得派遣代表，然軍政府已將派遣總代表之事發表，請說明其理由。

軍政府對於上列質問，旋答覆如下：

- 一、因歐洲媾和時期匆促，特派伍朝樞赴滬，與北方外交部代表協議而已。至伍氏之媾和特使問題尙未曾決定也。
- 二、並無其事，當電詢黎天才等囑其明白答覆。
- 三、國會決議案送至軍政府，實在政務會議議決派遣總代表之後，將來派遣其餘之代表，自當從國會之決議。（註四）

北京政府外交部函國務院，認為中俄蒙恰克圖協約與歐戰媾和無關，不便提出和會，為主權計，宜由駐庫大員隨時與外蒙商訂條件。

恰克圖佐理員李垣於本月十四日電北京政府國務院，以民國四年六月七日所訂中俄蒙協約，承認外

蒙自治，權利損失，言之堪痛；今歐戰結束，我國外交總長陸徵祥代表赴歐，擬請乘機提出和平會議討論，藉維主權。國務院乃函請外交部酌核辦理。本日，外交部函國務院，以中俄蒙協約係中俄蒙三方所訂，與此次歐戰構和無關，且目下外蒙方面並未發生何項問題，足為我國要求廢除該約之論據，此節自不便在大會提出；至挽回權利一節，現在俄亂方殷，無暇東顧，苟能乘此時機，與外蒙官府從事聯絡，示以政府招撫懷遠之誠，該官府鑒於俄人勢力不足深恃，或能自此就我範圍；倘遇關係中國利益事項，隨時與該官府訂定條件，俄人自無從加以反對。是則專賴駐庫大員暨各佐理員之措置得宜，較之提出大會收效尤為捷速。外交部復於次（二十一）日將此政策函知恰克圖佐理員李垣。（註五）

北京政府國務院將增厚外蒙兵力及與俄交涉歸還科布多市兩案，分交主管部處辦理。

本日，北京政府國務院函外交部云：

「逕密啓者：據科布多佐理員洪楨以陳都護囑陳庫倫事項，及科布多應行候示事項，分晰撮要，呈遞說帖一件，當交院部處委員會討論。嗣據該會復稱：『原條陳請院隨時相機在外蒙增厚實力一節，查此節院部自應隨時留意，以免坐失機會。又原條陳請函外交部與俄使交涉，交還科布多城市一節，外交部查此節自可由部與俄使切實交涉』各等情。

現經國務會議議決：『查科布多事項，駐京俄使於歐戰以前，曾經極力反對交還中國，屢以戰利品為藉口。此時如再由外部向之商議，俄使良心上既不允許，而事實上亦難幫助。該說帖原稱駐庫領事無權處理，則駐科俄領事實亦同，自可不必顧慮。按兩年以來，我國在外蒙進行，如加派兵額，設立銀行等事，原未與俄先行商辦。科布多事同一律，應由駐庫大員與外蒙官府磋商交還辦法』等因。相應摘抄原件，函請貴部查核辦理可也。此致外交部。」

〔註：原件有陳粉次長批：「函內所稱國務會議一節，即本次長在閣議席上發表意見，全篇文字亦係原文」。

摘錄科布多佐理員洪楨說帖

一、外蒙獨立之變，創鉅痛深實爲科布多。舊有參贊衙署，蕩燬無存，商市房舍，半付規灰。其遺存者，則又皆爲俄國官商佔住。民國五年我國官員軍隊到科，俄人謂科之城市，在外蒙獨立時，經官府與俄訂有契約，給與俄人爲貿易圈，不能退還。其時外蒙忙於俄人之餘威，未敢聲辯。以致交涉累年，迄無着落。本年陳都護使疊以此案向俄蒙往復磋商。蒙稱「願將城市歸還中國，但求免迫賠償費項。至給俄爲貿易圈之說，並無其事。惟獨立時曾由杭達多爾濟經手，將城市環繞地方，借俄暫駐軍隊」等語。俄總領事始則亦稱願意歸還，繼以交涉逼緊，乃稱城市既經蒙人有約給俄爲貿易圈，究竟能否歸還，須候俄政府核示，彼實無權處理云云。夏間陳都護以俄國適在無政府時期，萬難懸案久候，經將此案交涉經過詳情，咨報鈞院，請據情向俄使切實討論着落，久未接復。公署開辦，計已數載。而官員兵隊，靡所棲止，日浮沉於荒涼戍況之中，殊有損於國家體面。且商民自權變亂以來，瑣尾流離，不堪言狀。其延頸企踵，以待此案之解決者，匪伊朝夕，未忍再行忍暫。貿易圈之約，蒙既證明失實，復允歸我汶陽，則此案在外蒙一面已無問題。俄既無主，駐庫領事又以無權處理爲詞，則駐京俄使當然爲此案責任機關。應請函致外交部，查照前案迅切辦理，以恢復舊業而蘇商困。

一、中俄蒙條約，名雖取消外蒙獨立，而內政既令完全以自主，外交復僅一部之限制，是自治名稱，究亦不過獨立字樣之變相。在當年俄人眼光，殆假此一步，以爲吞蝕外蒙之過渡辦法。今乃不閱我躬，誠非其始料所及也。本年秋間，我得外蒙官府同意，進兵一團，是協約限制駐兵一層，今日已爲第一步之打破，將來似不難爲第二步之進行。近來日本軍隊已在赤塔設置警察，創辦農業銀行，刻更擬組織民政署管理訴訟。該國經濟西伯利亞不遺餘力，而其乘機圖蒙之志，亦因而日形迫切。前者日軍由赤塔開至烏丁斯克，意欲借搜查紅黨爲名，覬越界境，以窺恰城。經陳都護一面電怡佐理員向日軍聲明，界境由我擔任，毋庸日人代庖。一面迭次警告外蒙官府，該官府頗明利害，亦無所售其欺。頃中蒙感情漸益親密，外交長車林多爾濟前與陳都護接談時，語氣中對於從前種種，頗露悔悟之意。應請鈞院隨時相機增厚實力，外蒙前途當可有望。（註六）

俄軍人謝米諾夫派兵奪取滿州里稅關存款。

俄國霍爾瓦特政府令中東鐵路停止裝運謝米諾夫軍隊及軍需用品，並加以扣留。本日，謝米諾夫突派員兵至滿州里稅關，強行提取羌帖三百六十四萬元，金貨幣一百六十萬元。（註七）

註一：「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〇四二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四一四。

註四：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二九六、三〇〇。

註六：同註五，頁二九五—二九六。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俄政變與一般交涉」，（一），頁六〇三。

二十一日 國父孫先生文批復唐繼堯，嘉其正論。

雲南督軍唐繼堯於本月四日自滇來函，報告年來出師護法經過及對南北議和態度云：

「堯親出督師，忽經一載，軍事雖稍發展，而護法目的未竟全功，每一念及，五內如焚。秋初赴渝特開會議，共決攻防計劃，既以主力攻陝，而於湘鄂兩方亦復分別增援，祇以軍實未充，運輸艱阻，以致三秦之地，至今猶未完全得手，漸感殊深。近日國民心理切盼和平，而歐戰將終，各友邦亦多以善意相勸告。繼堯對於時賢意見自屬贊同，然非國家得真正之和平，法律有鞏固之保障，決不能輕於遷就，致貽噬臍之悔也。」

孫先生文於本日得書，批曰：「嘉其正論」。（註一）

廣州非常國會參議院議長林森電覆譚人鳳，解釋國會態度。

譚人鳳於本月十五日電責廣州非常國會失職。本日，參議院議長林森電覆譚人鳳，解釋國會態度。

電文云：

「奉讀刪電，正言讜論，痛切不磨，國會同人，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現北方徐氏，尚擁偽號，非法國會，未經廢止，即為北方無意悔禍之鐵證。執事民國耆碩，一言興邦，尚望偉論時頒，俾資警惕。至謂國會分子複雜，乃憲政之常象，法蘭西為民主政治之先祖，而其國會至今猶有王黨列席，黨派雜處。各國皆然，未可獨為今日之國會病。況行政、立法，同為國家之機關，行政方面，既多關濫，則國會方面，寧得悉萃賢良。袁氏執政，心冀非分，慮國會出面糾舉，欲加以罪，奚忠無辭，我公明達，早已燭照無遺。因國人尚多誤會，敢因來教，一為發之。臨電馳仰，佇盼良箴。林森叩。馬印。」（註二）

北京政府任命張樹樞署理永定河河務局局長，王福廷署理北運河河務局局長，張鵬為兩淮揚子總棧棧長。（註三）

北京參議院通過議員梁士詒辭職案。

北京參議院議長梁士詒先於本月十三日向參議院提出辭職函如下：

「參議院公鑒：逕啓者，士詒前此被舉議長，毅然就職，蓋鑒於當時內外形勢之險惡，欲藉此已成之局面有所致力，俾大局迅有轉機也。故在院就職之日，即以解決目前之糾紛期有以副人民望治之心為宣言，不料數月以來，竭志經營，終歸無補，而凡足以增加障礙之事實繼續發生，事與願違，至深抱疚，茲特辭去議員之職。并請大會另舉議長，無任感禱。此頌

台祺

梁士詒啓十二月十三日」（註四）

本日下午一時，北京參議院開議，由副議長田應璜任主席，會中討論「議員梁士詒辭職事件」，衆以梁士詒辭意甚堅，理由亦甚充足，即行表決通過。（註五）參議院祕書廳嗣於本月二十三日函梁士詒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七二九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七三〇

，通知院議許可辭職曰：

「議長大鑒敬啓者：前准來函，辭職等因，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大會提付表決，當經院議許可，相應通知，希即查照，專此敬頌

大安

參議院祕書廳啓十二月二十三日（註六）

沈雲龍著「徐世昌評傳」中，曾述及梁士詒辭去參議院議長之原因如下：

「安福系之於曹錕，曾多方爲之運動，冀餌以副總統一席，收爲己助，雖初度選舉未成，其後復兩次續選（十月八日及十六日），終格於舊交通系及研究系的反對而告緩選，迄未能如願，致使段對曹之諾言永不兌現，成爲日後直皖戰爭之主因。而梁士詒於此役中，既爲安福系所不滿，又爲曹錕所切齒，亦不自安，卒於十二月二十一日辭去參議院議長，由李盛鐸繼任。」（註七）

北京政府總統府財政委員會開會。

北京政府爲籌議關於財政事項，設立財政委員會，以周自齊爲委員長，熊希齡、張弧、張壽齡、周學熙、曹汝霖、陸宗輿、朱啟鈴、王克敏、陳振先、葉恭綽、吳鼎昌、李士偉、徐恩元、吳不開等爲委員，另設事務員等，於本日開會。（註八）

北京政府駐海參崴總領事邵恆濬以旅俄華僑西比利亞東部聯合總會章程轉呈外交部，請予批准立案。

旅俄西比利亞東部華僑以該地華僑不下十餘萬人，爲固結僑民，擬設立聯合總會，舉定洪堯爲臨時會長，唐玉川爲臨時副會長，於本年十一月十三日向赤塔官署呈遞該會俄文章程，已獲批准。該會嗣備章程乙份，請駐海參崴總領事邵恆濬轉呈北京政府外交部准予立案。本日，邵氏轉呈外交部云：

「呈爲陳請批准立案事：竊據華僑旅俄西比利亞東部聯合總會呈稱：

『查華人之旅俄西比利亞東部者，不下十餘萬人，各埠華僑會雖未正式成立，然試辦頗著成效。伏思若不設立統一機關，恐難收圓滿效果，是以於七月九日各華僑會俱派代表前來赤塔，會議辦法，全體贊成在赤塔設立聯合總會，以便與該省高等機關接洽，希收統一效果。當蒙駐伊領館派員親臨主席，允准敝會臨時成立，按法選舉，舉定洪堯爲臨時會長，唐玉川爲臨時副會長，旋於十一月十三日向赤塔官署呈遞敝會俄文章程，當蒙批准在案。爲此謹呈中俄章程一份，懇請核准，轉呈外交部，指令允准敝會成立，刊頒關防，以資信守』等情。

查該會設於赤塔，爲阿穆爾及後貝加爾兩省之華僑總會，即日本所謂居留民會，其性質雖與商會不甚相類，而其固結團體，辦理公益，則其宗旨相同。僑民能知團結，於國家不無裨益。茲謹將該會華俄文章程，備文資送，應否由鈞部或農商部刊發關防，以昭信守之處，伏祈察核批示施行。謹呈總長、次長。駐海參崴領事邵恆濬。

華僑旅俄西比利亞東部聯合總會章程

第一章 名稱及住址

第一條 本會名爲華僑旅俄西比利亞東部聯合總會。

第二條 本會事務所，暫設赤塔省城。

第二章 宗旨

第三條 本會宗旨：

- 一、統一西比利亞東部各聯合會。
- 二、固結僑俄西比利亞東部華人之團體。
- 三、輔助各聯合會之不及。
- 四、促進僑俄華人文明，暨發達工商事業。

第三章 職員會員

第四條 本會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會董暫定三十人，特別會董六人。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第五條 本會財政員一人，以會董內富有資財者充之。

第六條 本會長、副會長、特別會董均爲名譽職

第七條 本會住會辦公人員，除正副會長外，暫定祕書一人，通譯一人，會計一人，俄文書記一人，庶務一人，其薪水均由正副會長隨時酌定。

第八條 本會會員無定額，但未受刑事處分，無精神病者，及未受破產宣告者，然年齡須在三十歲以上者，始有被選權。

第四章 職務

第九條 本會之職務如左：

一、協助聯絡中俄間一切關係，並敦篤兩國之邦交。

二、稽查各聯合會所辦事業之成績。

三、稽查各聯合會款項之盈虧。

四、籌議西比利亞東部華僑工商業改良事項。

五、協助西比利亞華僑研究工商事業及市場狀況，並與中俄工商各機關接洽輔助運輸之便利。

六、受各聯合會委託事項。

七、消彌聯合會與聯合會之爭議。

八、消彌華工商與俄工商互相衝突誤會。

第十條 凡關於華僑工商業法規之制定、修改、廢止，工商業有利害關係事項，得建議於領事官署、駐俄京公使署、農商部、外交部及俄該省最高行政官署。

第十一條 凡關於華僑工商有恐慌等事，有協助各聯合會請求俄行政官署維持之責任，並有請領事官署轉中俄政府維護之責任。

第十二條 凡關於華僑工商業事項，如經領事官署、公使署、農商部、外交部及俄該省最高行政官署有所諮詢者

，本會應隨時詳細答復。

第十三條 凡關於華僑工商事業，無論有何新章，蒙政府指令者，即刻函達各聯合會，以便遵行。

第十四條 凡關於華僑工商有特別重要事項，本會得以分呈領事官署及俄行政官署核辦。

第十五條 凡遇祖國國慶紀念日，本會須先期函達各聯合會，凡華僑工商一律休息，懸國旗慶賀，以示敬愛祖國之熱誠。

第十六條 本國政府允許本會選舉代表於國會之時，本會當依法律由會中選，並由會董內提出合格人員。

第十七條 本會有代表會員與俄人或官署訂立合同契約之責任。

第十八條 本會會員倘有被人侮捏不法，敗壞本會名譽者，本會得以辯護之。

第十九條 本會常消弭聯合會與聯合會，或會員與會員爭議時，須依公理公法和解之。

第二十條 本會會員中有互相衝突時，本會當設法消除，如有必要時，當另組公斷處，其規則當於細則內詳行規定。

第五章 選舉及任期

第廿一條 本會於開選舉大會時，會長須於一月以前專函各聯合會，以便定期招集。

第廿二條 本會會董，以各聯合會會員及本會會員投票公舉之。

第廿三條 各聯合會應舉之會董額數，須按該會之會員多寡，由本總會核定之。

第廿四條 各聯合會將會董選定赴本會時，該會須發給證明書。

第廿五條 本會於開選舉大會時，須公推一人為臨時主席。

第廿六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特別會董，均由各聯合會舉定之會董，及本會會員舉出之會董內，投票互選，以得票多數者為準，如兩人得票為均數，即以掣籤法行之。

第廿七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特別會董、會董舉定後，即將年籍、職業、履歷並就職日期，造具清冊呈報領事官署，轉請駐俄京公使署、農商部、外交部及俄行政官署一併備案。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七三三

第廿八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特別會董均以二年爲一任期，如有中途接充者，須按前任者之任期接算。

第廿九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特別會董、會董任滿再被選者，須得連任，但以一次爲限。

第卅條 新選職員就職，舊職員須將已辦未了事件及款項，交代清楚，方得退職。

第六章 會議

第卅二條 本會得開定期會議及特別會議。

第卅二條 定期會議分爲年會、職員會，年會每年一次，職員會因會董往來不易，暫定六個月一次，特別會議無限，如有特別要事，盡可隨時專電招集。

第卅三條 本會議事時，須有會董三分之二以上到會，方得開議。由會長主席，以多數取決，如雙方同數，即以會長之表同意者取決。

第卅四條 如議事時，會長致有事故不在座，由副會長主席，取決之法，亦照前條辦理。

第卅五條 如所定開議之期，會董到會者不足法定人數，可計其路程時日二次招集，倘二次招集日期，仍不足法定人數，即行開議，凡議決之事，一律有效。

第卅六條 本會如提議變更會章，職員之退職除名及停止被選舉權，清算人之選任，及關於清算事項之議決，須議決請領事官署轉請公使署、農商部、外交部核准後，方能發生效力。

第七章 解職處罰

第卅七條 職員就職後，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得令退職：

一、因不得已事故，開會議決令其退職者。

二、因有疾病不能辦理本會事務者。

三、因職員有故意曠棄職務，經開會議決令其退職者。

第卅八條 職員有營私舞弊或爲不法行爲，致妨礙本會名譽信用者，得由本會議決除名。

第卅九條 凡依前項規定，受除名處分者，自除名之日起，二年以內停止其本會職員選舉權。

第八章 經費

第四十條 本會經費爲左列二種：

一、事務所用費。

二、事業費。

第四十一條 前二項用費，以各聯合會及本總會之會員負擔之。

第四十二條 凡散漫工作者，入會須有二位會員以上之介紹，但每年所納會費，因俄幣毛荒，暫定十二魯布。

第四十三條 凡本會款項須歸財政員經理，職員等概不准挪借，俟華僑銀行設立時，如有營餘，即行儲蓄。

第四十四條 本會於開職員會時，須將出入款項列榜宣佈，並由會董內公推稽查員四人，以稽盈虧，而免弊竇。倘有虧欠時，即於開會時議決補助辦法。

第四十五條 本會經費之預算決算，及事業之成績，每年須編列公佈之。

第四十六條 本會除依前項之規定辦理外，每年須將本會事業之成績，呈請領事官署轉呈公使署、農商部、外交部備案。

第九章 解散之清算

第四十七條 本會如置解散時，須經會董四分之三以上到會，及到會三分之二以上之議決，呈請領事官署轉呈公使署、農商部、外交部核准，方爲有效。

第四十八條 本會解散後，在清算期內，仍視爲繼續存在。

第四十九條 本會得依議決選任清算人，如選任後，有缺員時，更行補選。

第五十條 清算人代表本會，有執清算上一切事務之權。

第五十一條 清算人所定清算及處理財產之方法，須經本會議決，方得處理。

第五十二條 本會解散，若有未了之債務，應由各聯合會及本總會會員負擔之。

第十章 附則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七二六

第五十三條 本會暫擬章程，須呈領事官署轉詳公使署、農商部、外交部及俄行政官署核准成立時，方能發生效力。
。（註九）

北京圖書館協會開成立大會。

本日，北京圖書館協會假北京大學校文科事務室開成立大會。各館代表到會者共二十人，會中議決通過會章及附則各六條，並即選舉職員如下：清華大學圖書館代表袁同禮爲正會長，匯文大學圖書館代表高羅題爲副會長，北京大學圖書館代表李大釗爲中文書記，協和醫學校圖書館代表吉非蘭爲英文書記。北京圖書館協會遂完全成立。茲誌該會章程及附則列下：

北京圖書館協會章程

- 一、本會定名爲北京圖書館協會。
- 二、本會宗旨在圖謀北京各圖書館間之協助互益。
- 三、本會會員以圖書館爲單位，但須設有專任職員者始得入會，每館派代表一人，有投票權，其他職員亦可到會與議，但無投票權。
- 四、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中文書記一人，西文書記一人，每年春季常會選舉之。上列各職員得組織職員會，如須委員協助時，職員會得由會員中指定之。
- 五、本會每年開常會二次，於春秋兩季舉行，其地點日期由職員會商定，遇有必要時，職員會得召集特別會。
- 六、本章程經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之肯定，得行修正，惟修正案，須於開會前二星期通告各會員，附則之修正，得以出席代表之多數通過之。

附則

- 一、以個人藏書加入本會者，經本會職員會認可，得爲準會員，享會員同等權利，但無投票權。
- 二、各圖書館所藏圖書，凡經本會會員之介紹者，得互相來往參考。

三、各圖書館互借圖書，應由各圖書館自爲交涉。

四、各圖書館應於每年春秋常會報告各該館一年之成績，其報告書應由書記保存之。

五、各圖書館應謀互換其出版物。

六、本會如需費用時，經大會議決，由各圖書館均擔之。（註一〇）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四三。

註二：「革命文獻」，第五〇輯，「護法戰役與南北議和史料」，頁四一七—四一八。

註三：「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一〇四三號。

註四：「參議院公報」，第一期，第五冊，頁一五三—一五四。

註五：同註四，頁四七—四八。

註六：同註四，頁一五四。

註七：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八二。

註八：「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二號，頁二二一；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註九：「中俄關係史料——俄政變與一般交涉」，（一），頁六〇七—六一二。

註一〇：「教育雜誌」，卷一一，第二號，記事，頁一九—二〇。

二十二日 鄭懷辰等上書國父孫先生文，報告援閩粵軍之處境及對和會之意見。

函云：

中山先生賜鑒：月前奉讀鈞函，諄諄以淬厲精神，貫徹主張相勗，敢不服膺拳拳。嗣讀致美總統電，對於南北和議之前提，以國會能完全自由行使職權爲唯一條件，已得美總統之贊同，仰見先生所持正誼上之主張，昭然揭於中外矣。和平會議總代表一席，羣推唐公少川當之，固無間言，而其餘代表，無論人數若干，辰等愚見，似非加入孫公伯蘭，胡公展堂不可。特各方面情形複雜，現雖邀約同志積極進行，能否達到目的，尚未可知。於此有應先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七三七



決者，即閩、陝、鄂、湘等省，新增北軍，未一律撤盡以前，自無和議可言是也。偽政府託言停戰，實行增兵，且劃閩、陝、湘、鄂四省爲匪區，此而不與嚴重交涉，務達撤兵目的，則議和前提已立於失敗地位，而護法各省軍事之蒙其影響，尤不待言。唐公少川既任爲西南總代表，對於和議握有全權，伏祈先生就近接洽，於四省新增北軍未撤盡以前，萬勿與開始議和。閩、陝、鄂、湘之幸，即大局之幸也。抑猶有請者，歐洲平和會議代表一席，關係中國前途者至重且鉅，先生世界人傑，一出而壇坫生光，倘軍府提交國會通過，萬懇爲國際計，力任艱鉅，是尤多數同人，所最希冀於先生者也。再閩戰經年，尙未解決，陳公競存百折不撓，當道弗諒，阻力橫生，子彈不以接濟前敵，反擬加派他軍，以施牽掣權位，非以獎勵有功，徒爲排斥異己，以厚私援。即如此次任林公督閩，陳公長閩，而復擬任方聲濤爲軍務會辦，經辰等上書力言，競公督師九十營，佔地數十縣，萬不可不予以軍權，而方某以少數滇軍，萬不能會辦福建全省軍務等語。徐公季龍據以力爭，乃始任競公以省長兼軍務會辦，而方某亦同任爲軍務會辦。軍府如此用人，雖違吾輩最初主張，然閩局尙未解決，將來總看實力爲轉移。惟奉軍寇閩，已進逼閩境上游，若不立令撤退，則競公對於閩上游所已佔領地方，岌岌可危，其未佔領者，愈無進取可望。故辰等愚見，以爲和議之前提，應以新增北軍撤盡爲斷，鈞意以爲然否。聞徐公季龍，因對於政務會議孤掌難鳴，頗有退志。徐公持議正大，遇事力爭，閩事尤多得其贊助，洵不負先生所委託。倘有辭書，務乞俯賜慰留，勿予辭退，無任企禱。專肅，敬請崇安，諸惟垂察。鄭愷辰、裘章淦、丁超五、楊樹璜、詹調元、林者仁、曹振懋、劉萬里、賴德嘉、林鴻超、唐睿、陳望同上。十二月二十二日。」（註一）

廣州軍政府七總裁電詰徐世昌有關陝閩軍事問題，並明告已任唐紹儀為南北和平會議之南方總代表。

本日，廣州軍政府七總裁電徐世昌，略云：

「錢能訓電中有陝閩地方，土匪橫行，承認許蘭洲、王永泉入陝入閩之句，是藉口陝閩問題，再延戰禍。當茲南北唱和時，有此種障害，實爲遺憾。又北方自郭堅、樊鍾秀、盧占魁爲土匪一節，郭爲前陝西省警備隊司令，樊

爲陳樹藩第二混成旅長，均爲北方政府任命官吏。至盧占魁曾爲張敬堯部下毛思撰拔，在北方稱爲國軍，何以對南方獨稱爲土匪乎？又據黎天才電告王占元擬出兵討伐施南地方，查黎天才、唐克明或爲師長或爲鎮守使，護法之旗色均甚鮮明，不得以土匪目之。若陝閩真有土匪，豈停戰以前一無發見，又豈以現有之軍隊，不能充分討伐，必增派他省軍隊乎？是非所知也。錢能訓之電，以王永泉入閩，其目的爲清鄉，究之清鄉與作戰不能判明。據陳炯明、許崇智之電告北軍約（電碼不明）曾克復所失地點，非挑戰而何？最後謂北方真有誠意，即令陝西鄂西一帶停戰，請各國領事保證各防守線，以防食言，若北方再持異議，南方亦不欲和平也。茲任唐紹儀爲南北和平會議之南方總代表，在上海靜候閩鄂陝西之軍事解決，再談和議。」（註二）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錢能訓致電唐紹儀，表示上海不適為南北和議地點，閩陝剿匪事出不得已，並促南北早日和議。

唐紹儀先於本月十八日電徐世昌，力主南北議和地點宜在上海舉行，以其超出雙方勢力範圍之外，並抗議北京政府視閩、陝護法軍爲匪之不當。本日，北京政府國務總理錢能訓代徐世昌覆電唐紹儀，表示上海不適爲和議地點，辯稱閩陝剿匪爲不得已之事，並盼南北早日和議。電文云：

「唐少川先生鑒：奉誦致元首電敬悉。近今傾嚮和平，南北已趨一致，前電商洽，實本至誠，非有文飾，茲更何敢以文字駁難，致有愈趨愈遠者，惟來電既有懷疑，敢就來喻各端，略申明之。上海雖同屬國土，惟租界非完全法權所及，既非解決內政所宜，若謂超出雙方勢力範圍，則類此正多，豈惟上海，民意公理，隨在可徵，至云託庇，竊所不解，警蹕森嚴，語皆懸揣，李督夙秉和平主義，自能力予維持與壬子情事迥殊，不足慮也。閩陝向歸中央指揮，既云伏莽竊發，則非無土匪，可知勦匪清鄉，皆以人民呼籲，迫不容已，但分良莠，何論強弱；至閩陝各軍，向知紀律，謂爲驕兵悍卒，蹂躪閩陝，斷非事實，閩事曲直，公論難逃，但使陳炯明所部停止進攻，則一切可從容商定，陝省匪患不自今始，且非少數之私言，今謂有護法軍隊，則將領何人，駐紮何地，成軍何日，餉械何出，編制及紀律何若，均所願聞，果係正式編練，恪守戎紀之南軍，則雙方劃定暫駐地域，尙無不可，但軍無南北，皆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七四〇

保民，凡土匪擾民，分當勦戮，至以保民者擾民，軍法具在，南北當無異致也。總之會議解決，乃為根本計，一事一電，往復磋商辯論，反成枝節之爭，此間停戰進兵，以及派遣代表，不憚力效前驅，是否推誠，當為國人所諒，主坐與公至交，迭電聞已裁覆。能訓責任所在，亦遂未能緘默，此間代表各員不日南下，尊處想已派定，務望早日見示，定期集議，俾觀厥成，餘由李督秀山接洽。至南方通電，已由部飭局注意勿闕，並聞能訓。滿。」（註三）

國民外交後援會開臨時大會，蔡元培、梁啟超發表演說。

本日下午，國民外交後援會戰後外交研究會於北京湖廣會館開臨時大會，蔡元培發表演說，初就外人在華勢力範圍、領事裁判權及關稅自由三項數陳歐洲和平會議為我所必爭之所在，且主張要求全免庚子賠款，移作教育經費。並述及歐洲之戰事，現雖已經告終，而參戰之義務，尚不能即此而止，如此法破壞地方，有賴友邦為之恢復，美總統曾引為己責，我亦當認劃一部分，勉力分任，在經濟上縱無力量，而原料人工之供給，彼方亦極所歡迎，但工藝上貴有學識出洋之人，尤重道德，學識與道德必歸本於教育，欲謀教育之發達，不能不先從經費上着想，深願任公此去首當加以注意。

繼由梁啟超發表演說，略謂：

「我儕試圖目一想，全世界之國民，此時當無一不聚精會神，注意於外交，而推求白國將來國際之地位。又試環顧我國能注意於外交，集合討論者有幾，他處不敢知，即以一國首都而論，猶將以今日之一會始，然而與會者竟寥落若晨星，何他國國民對於外交之熱心如彼，我國民乃冷淡若此，然猶有此會，猶有此到會之人，足見猶有一部分之國民，不甘拋棄其對外之職責，將來國民外交，殆可即以此會，即以此到會之人為嚆矢。至勢力範圍，于國家人格上大有妨害，于我國安甯與世界之安甯亦大有妨害。蓋足為世界戰爭之導線者，不外近東遠東兩大問題，近東問題經此次戰爭後，當可解決，所未解決者，僅一遠東問題。美總統威爾遜氏所主和平會議，提出各問題，其真精神不外兩層，一則欲將來之戰爭，自根本鏟除之，再則欲使世界各民族構成之國家，無大小無強弱，皆得其自力，

自謀其發展，而此勢力範圍者，實不得不認爲此種精神之障害物，故我白爲安寧計，爲世界安寧計，皆不得不提起取消勢力範圍之要求。至於領事裁判權，乃各國以待土耳其者待我，當然亦宜有撤銷之要求，但外人如反而詰我他國皆洞開門戶，無在不許外人之安居樂業，中國何爲不能？又如種種法律，所以裁判人民，保障人民者，是否完備？我皆無詞以對，亦即將不見要求之效力，故必於要求之時，並提出一種分期籌備案，一方與各國要約分明，一方自行拘束，至籌備完竣之期，自然即爲領事裁判權撤銷之日矣。至於關稅改正，此雖經數次協議而終不得良好之效果者，其原動力皆在各國之商人惟恐我採取保護政策，將不利於外商，故百出其技以阻其成。今日如提此案，當使知從前關稅所謂一律值百抽五，是爲非合理的，非科學的，又當使知我今日之要求，非求許我採用保護政策，而求此後關稅之爲合理的，爲合於科學的，兄弟（梁白稱）上年在國議席上，即主張編訂不等稅則，如消耗品不妨定爲值百抽至二十五，如教育品竟可一分不取，爲今之計，亦惟一方面向外人切實聲明，此舉並非排斥外貨，一方面由政府將不等稅則訂定，設法頒行，國內輿論家注意關稅問題者，皆當明白此義，毋徒以空言引起外人之猜疑。至於外交方面，希望國人協力同心，督促政府進行，以國民外交爲政府外交之後盾。」

梁氏嗣於翌（二十三）日離京，取道赴歐，故發表辭別之語略謂：

「值此世界大變遷之機，發願以私人資格，前往遊歷，以觀情勢，將來歸國，必當擷取彼方之文物，藉以貢獻國人，譬諸負販者流，總有若干貨品帶來，斷不空手而回。」（註四）

修改現行進口稅則委員會閉會。

修改現行進口稅則委員會先於本年一月五日在上海總商會開成立大會，由主任曾述榮與各國委員會議修改現行進口稅則。該會旋改由蔡廷幹爲主任，經迭次開議，歷時近一載，已將新稅則逐項議妥。本日由各國委員簽字，並宣告閉會。（註五）茲錄東方新聞社所記「中國海關之新稅則」一文如下：

中國關稅修正委員會會長蔡廷幹君，今晨由天津乘專車來京，報告總統以該會會議之結果，記者不期於車中與之相識。談次：蔡君云：中國關稅之修正，已於上星期告竣，關稅修正會，則以世界各國之代表四十餘人組成之，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七四二

討論已經一年，今將於十二月二十三日正式結束會議事務，由各代表簽名於新編之稅則，中國由此修正之稅則，每年將增收稅款約八百萬元，此新稅則將於明年歲首實行。蔡君此言，殊使記者詫異，蓋記者初以爲關稅修正之事，何等困難，恐非至一九一九年之歲底，不能告竣，蓋中政府增加稅率之議，有某某數國，曾竭力破壞之，而議事程序之規定，竟磋磨至兩個月之久，此固記者所知，亦爲其他華人所知者也。今乃出於期望之外，該委員已能以製定之新稅表，呈請關係各國政府核准，且此新稅表，即將於明年一月或二月間見諸施行，該會辛苦一年，今已獲此成功，洵堪博得高尚之贊譽，而蔡君之善於周旋友邦人士，處置大事，才能卓著，亦爲一般人所公認。至各友邦代表，亦以融洽友睦之態度，從事討論，故得早日完此大業，更爲吾人所欽感不置者也。記者請蔡君略述彼與該會議之關係，與新稅則之主要各點，茲將蔡君之答詞，照錄於下：其言曰：

「當余於六月一日往上海時，余不知將如何接待各友邦之代表，迨到滬後，即首往一一訪問，并邀彼等蒞飲，然後開始會議事務，但政府對於某某重要問題，究竟政策如何，余待至三星期，始得政府之訓示。未幾，經衆商定，以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之統稅物價，作爲修改關稅之估價根據。余等於六月之末，開第一次會議，如是每星期開議二次，夏季亦未休止，余等最難之事，厥維足頭貨之分類與估價，及此項商定後，即議五金貨與雜貨。十二月初，余等開議委員所提出之貨物通過執照改良辦法。自始至終，共集委員會議三十餘次，余多蒙各國委員竭誠相待，諸事尚稱順手，各項進行，步步合法，收廣思集衆之益，有時有衝突之要求發生，則由公衆調和之，此會議之結果，在中國政府方面，每年可增收八百萬之稅，而在余個人，則得交可貴之友不少，今新稅則已付印，本月二十三日，各委員簽字後，分呈各該政府批准，大約一九一九年之初，可望施行。余等特將多種按值抽稅之物，改抽指定之稅，可以省時，而且簡便，政府因此并不喪失其稅，中國海關，於收指定稅時，必較便利，商人從此亦便，惟貨物之成色，上下相差太多，不能用指定稅法者，則不得不仍用按值抽稅之法。再新稅則改良之處，一切均依切實之值百抽五定例，且此新稅則，於歐洲大戰停後之二年，必將再行修改，蓋二年後，凡晚近價格暴漲之貨，必可復元。新稅則之一種特色，爲各項貨物，不按字母分門別類，悉依原物之名目，立爲一類。如酒煙布疋食品藥材木料等之各一類，此新編制法，必優於舊法，中國人之不諳英文者，可以查明每項貨品當納稅若干，他國均用此法，

以其便易也。中國新編制之後，另附一字母表，以便諳英文者之參考，尚有一種特色，即預備隨時散佈商務消息之法，將來海關之統計表，必大改良，其消息必加多，且擬令海關之在重要口岸者，按日發出商務雜誌，以利商人，此項雜誌，當刊以中西文字，如此海關所經手之商務，其大小多寡情形，人人可以知之。」云云。

記者又聞諸蔡氏，渠定於十二月二十一日設宴，邀請各委員，以爲散會前之一集。二十三日，各國委員以簽定新定之稅率表，分呈各該政府請照准，據聞某某數政府，可於年前批准之，他政府或在新年後始照准，但無論如何，明年二月，新稅率必實行也。明晨蔡氏晉謁總統報告稅則修正會告竣之事，星期二回滬，宴各委員云。按於一九一七年之秋，各國始准按條約修改洋貨入口之稅率，實以中國徒有值百抽五之虛名，而反受害無窮，故出此舉，得使中國多收關稅。迨中國加入協約參戰後，協約國正式通告中國政府，謂願修正關稅，政府因此先命曾述榮，（海關署祕書）爲中國委員長，後改任爲稅則修改會會長，但曾以英文智識之缺乏，生起種種困難，所幸經二閱月之勤勞，卒能採定會議之進行手續，曾氏當時，主張於新稅則未修訂之前，先行臨時增稅，但各委員意見紛歧，卒未有願照准者。同時另組織一委員會，中比法英日俄美員各一人，磋商新稅則之根據辦法，及何時施行，此一簡單問題，迄無同意，遂致擱起，修正會議，亦不能進行，以此問題未先解決也。曾氏處此困難地位，決計告辭，政府不得已，改任海關署副監督蔡君繼之，蔡君深知外人心理，非他新法官員所可比，今卒利賴其材能，不獨停頓之會議，照常進行，而且告成大功也。（註六）

俄使之抗拒。 北京政府駐庫倫辦事大員陳毅電外交部稱，我派員調查烏梁海事，不必考慮

北京政府派嚴式超赴烏梁海調查一事，俄方力加阻撓，而駐庫倫辦事大員陳毅觀察情勢，以俄人已無力抵抗，因於本日電外交部，俄駐華公使庫達攝福之抗議，儘可不理。電云：

「國務院、外交部、參陸處鑒：

中密。巧、效、馬、刪、養一等電計達。茲更將外蒙對俄情形陳之。據日前蒙外交長面稱：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七四三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七四四

「當庫領事照會貴大員時，該領曾而詢本外交長，中蒙兩方會同派官赴烏梁海確否。答云：確否此時不能告知貴領，惟該處爲中國領土，外蒙自治區域，中蒙派官，乃當然之事，貴國何能干預。俄領又云：俄人既稱此地屬俄，外蒙何不向俄人索要憑據，以示抵制。答云：中蒙歷史條約憑據甚多，何用向俄索要。俄領沉吟半響，語云俄國向來以兵力佔人土地之事有之，似不應欺騙人土地。此事不知從前政府是何意旨，我亦不明白。遂告辭而去」等語。

查該領自知其無理無勢，對於此事頗爲淡漠，故來照直錄鄂木斯克政府原文，不加一詞。駐京俄使係據科領報告，科領久居蒙境，素非善類，虛言恫喝，儘可不理。彼等特爲己身地位，不得不有此一篇虛文，以卸責了事。此間俄署傳言，有不阻撓中國設官之語，證以該政府來文，略可窺見。

竊計俄不能抵抗之理由有三：一、鄂木斯克政府現西迫於多數黨，東爲日本擁護之謝米諾夫所逼，內訌正殷，無暇及此。二、此次中蒙同心合辦，按照協約光明正大，俄若抵抗，最招外蒙惡感，必妨害其他種利益，當顧慮及此。三、該處俄兵甚單，俄人有老弱婦孺財產者甚多，必不肯以此犧牲也。如謂我帶兵入境爲違約，豈俄人強佔該地，驅逐華商，及前次烏城祕書長入境後被其挾迫而去，獨不爲違約乎。請告俄使，國勢衰敗若此，世界方講公理，彼前此等侵略欺騙之手段，可以已矣。特聞，以備鑒核辦理。毅。養二。一（註七）

陳獨秀、李大釗之「每週評論」在北京發刊。

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與李大釗，認定展開政治活動的時機已經來臨，因商訂在「新青年」外，另發起「每週評論」，以批評現實政治。本日，「每週評論」在北京創刊，該刊發行至八年八月止共出三十六期，因言論激烈而遭封禁。此期間陳獨秀提倡新文化運動，否定舊道德傳統，以犀利的文筆，作深刻的論說，頗能吸引青年，爲之風靡一時。（註八）李大釗亦曾於「每週評論」撰文多篇，甚多歌頌俄國之作。（註九）

註一：「革命文獻」，第五〇輯，「護法戰役與南北議和史料」，頁二二一——二二三。

註二：「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註三：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註四：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註五：「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二號，頁三二一。

註六：「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二號，頁一七七—一七九。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三〇一。

註八：「每月人物專題座談會：陳獨秀」，見「傳記文學」，卷三〇，第五期，頁三六。

註九：吳相湘：「李大釗口蜜腹劍」，見「傳記文學」，卷三二，第六期，頁二七。

二十三日 國父孫先生文函復陳炯明，獎勉在閩措施；並函復林祖涵，論分贓割據之議必須力誅。

國父孫先生文，本日分別函復陳炯明與林祖涵，對在閩措施有所獎勉，並對和議陰謀力予評誅。茲誌二函如下：

一、復陳炯明獎勉在閩措施函：

「競存兄執事：陳君來，並接誦手書，備悉。見惠茶水仙數支，足供新年之用，拜謝。李既中變其計，自食前言，則向彼交涉，自以中止爲善，於此益證知此輩之不足相與謀也。兄在閩措施既切近時需，而規畫又復宏遠，聞之曷勝欣喜。文對於種種建設，此時專期實業計畫有所著述，此編告竣，始從事其他，知注並聞。專此，順頌時祉。十二月二十二日。」

二、復林祖涵論分贓割據之和議必須力誅函：

「來緘誦悉，彼輩果不復稍存顧慮，竟借和議以遂其分贓割據之陰私者，此於國家何與？人民又何與？而護法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一、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七四六

之旨又安在？吾黨惟有竭力誅之，以求永奠此民國耳。願云果有悔改之心，本於自覺而為奮鬥，文白所樂予贊成。當此多難，相期立功報國耳，維轉致斯意。專復，並頌時祉。十二月二十三日。」（註一）

北京總統府善後討論會開成立會，以錢能訓為委員長。

北京政府為南北和議事，特於總統府設善後討論會，以錢能訓為委員長，以張國淦為祕書長，委員有周樹模、汪大燮、曹汝霖、梁士詒、王揖唐、陸宗輿、張國淦、靳雲鵬、周自齊、丁乃揚、吳笈孫。會員共計十二人，該會於本日召開成立會。（註二）

北京政府與日本訂立「中日官商合辦弓長嶺鐵礦有限公司合同」。

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員關海清奉東三省巡閱使奉天督軍兼首長張作霖之委任，在奉天與日商飯田延太郎會議，議定「中日官商合辦弓長嶺鐵礦有限公司合同」十六條，規定該公司專以開採鐵礦及其附屬事業為目的，不兼營鍊鐵及其他事業，總公司設在奉天省，茲錄合同原文如左：

中華民國奉天省（以下稱甲）與日本商人飯田延太郎（以下稱乙）共同出資，設立中日官商合辦弓長嶺鐵礦有限公司，採掘奉天省遼陽縣弓長嶺、鑛石嶺與隆寺大北子小砬子、黃泥溝黃泥溝山南坡等三鑛區鐵礦，經雙方同意，議定條項如左：

第一條 本公司定名中日官商合辦弓長嶺鐵礦有限公司，專以開採鐵礦及其附屬事業為目的，不兼營鍊鐵及其他事業，總公司設在奉天省，出張所設在遼陽或橋頭。

第二條 本公司對於中華民國法律上應行手續，悉按照現行鑛業條例及其他關係諸法令辦理。

本公司應納之鑛區鑛業等稅，按照當該規定完納，至將採出鑛砂運輸出口時，除條約上另有規定外，須照海關稅則辦理。

第三條 本公司鑛區以弓長嶺二千零十七畝九分一釐，鑛石嶺與隆寺大北子小砬子等處二千四百八十二畝七分二釐及黃泥溝黃泥溝山南坡等處一千一百六十九畝九分一釐之三鑛區為限，但本鑛區面積依觀測草圖

第四條

算出，俟本契約批准後，由甲乙兩方派員詳細丈量繪定，四至詳圖，交給公司遵照開採。本公司投資方法係以權入股與現金股，按照次項分配方法負擔，甲方以權利（前條第一項弓長嶺等三處之鑛業權）抵作股本，不投現金乙方承認籌措現金為股本。

前項股本分配方法係四與六之比例，甲方投權利股四成，乙方投現金股六成，現暫定公司股本總額日金一百萬元，全數由乙方投入，就中以六十萬為乙方投入股本，四十萬為甲方投入股本，以後因企業上之必要，公司須增加股本時，甲方應得利權股，仍照以上辦法比例分配。

本公司如因事變中途停業，或期滿解散時，乙方代甲方投入之資金，由乙方自行收回，甲方投入之鑛業權，亦同時收回，仍完全為甲方所有。

第五條

本公司企業股本，依前條規定，乙方承諾籌備之現金，應營業之需要，可分二期或三期交出，其交出時，須報告督辦，經審查後，呈報農商部備案。

第六條

本公司置左列職員執行公司業務：

督辦一人由甲方指派，

總辦二人甲乙兩方各派一人，

監事二人甲乙兩方各派一人，

其他應設職員視業務之繁簡定之，由甲乙兩方總辦共同協商，平均任用。

本公司所用工人，須僱用中華民國人民，所有一切保護取締各項事宜，概由甲方辦理。

第七條

本公司探出鑛砂如中華民國政府欲購買時，於同一價值之下，應儘先提供於中華民國政府，如須售與外人時，其所訂售砂合同，應由主管官廳轉呈農商部備案。

第八條

鑛區內使用民地時，應作一次收買或租借，由公司與該村村正副及地主等公平協議，按照時價從優發給償款，使用官地時，得與該管官廳協商，租借無須租價。

第九條

鑛區內如有墳墓、廟宇、房屋、樹木、井欄等物，須公平評價租借或收買，若須遷移墳墓，破壞家屋，應與該管官廳商定，優給遷移費或賠償金。

第十條

本公司每年年終結賬營業，如有盈餘，除支取官利年息八釐外；其餘紅利作十成分配，以一成作公積金，一成作公司職員等之賞與金；其餘八成再分作十成，乙方分紅利六成，甲方分紅利四成，（但甲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七四八

方分得之紅利應提半數解交農商部，惟公積金不得分配利息。

第十一條 本公司爲運輸鐵產物起見，擬從鐵區所在地建築運鐵路一條，與南滿鐵道本線或支線相聯絡，詳細辦法由雙方協議，另定之。

第十二條 與本公司鐵區相連接之鐵區爲保護本公司利益起見，得呈請農商部編入本公司鐵區範圍之內，惟以不妨礙第三者之權利爲限。

第十三條 本公司自開業日起，每屆六個月應編營業報告書及損益計算書，分報農商部及奉天省長公署，查核備案。

第十四條 本契約成立後須儘三個月以內訂立公司章程，著手採鐵工事，實行開業之準備。如契約成立後已逾一年延不開工，或中途停工至一年以上，或乙方不得甲方之同意，將本契約上既得之權利擅行移轉他人時，本契約即行作廢。

第十五條 本公司採鐵營業期間定爲六十年，期滿後，雙方協議得續訂契約，如不續訂約時，公司所有財產，悉數公平估價折售，將售得款項及公積金，甲乙兩方仍照四六比例分配，本公司即行解散。

第十六條 本契約以中日文字繕寫五份，當事人各執一份，其餘三份，一存農商部，一存北京日本帝國公使館，一存奉天日本帝國總領事館。關於本契約解釋上發生疑義時，以中國文契約爲憑。

對於原契約人周虞新一切糾葛，由乙方完全負責爲適宜之處理，不得於甲方利益發生影響。

中華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員關海清

大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大日本帝國駐奉總領事赤塚正助

日商飯田延太郎代表人野口多內（註三）

張謇等發起之「主張國際稅法平等會」在上海開正式成立大會。

歐洲和會即將召開，張謇（季直）、朱佩珍、沈鏞等盼中國在和會中爭取國際間稅法平等權，乃發起「主張國際稅法平等會」，（註四）先於本月一日開預備會，決定會名，擬定該會章程及緣起；本月五日召開成立會，議決通過章程及緣起，並舉定職員。本日下午三時半，該會在上海開正式成立大會，到會者約計二百餘人，多係商界領袖，由會長張謇任主席。茲誌大會進行情況如下：

主張國際稅法平等會，於本日下午三時半，假愛而近路紗業公所開正式大會，到者多係商界領袖，約計二百餘人。由會長張季直先生主席，由副會長沈聯芳先生報告經過情形，略謂：本會自十二月一日預備會決定會名，推定章程緣起起草員，五日成立會通過章程緣起，並舉定職員，函電各省商會及本埠各商業團體代表。迄今不足三星期，而各總商會先後函電贊成者已有二十八處，各分商會亦有數十處，各業團體領袖加入者有二百餘人，各省議會來電贊成者亦有十餘處，總計已得十八省區之贊同，全國一致之心理已可概見，今日正式大會，討論進行辦法，務請各抒高見，貫澈主張，是為至要。次張會長宣布意見，略謂：以前在京與陸子欣等發起國際學會，本為討論國際之利害，稅則即其一端，現因美總統之主張公道，吾國人民常參戰之後，幸獲和平，希望公道之得伸，吾人有控訴之餘地。惟鄙人主張希望不可太奢，要知吾國自處之地位，此次據個人意見，提出四條請衆公決：（一）物價當依近日委員會所定為目前之根據；（二）稅率當依已定之商約，實行值百抽十二、五，而國內亦照約裁厘；（三）修改方法不與條約為同物，且除去條約拘束性質；（四）但求國內外平等，決不採保護稅方針，且不取極端國定，但求與各國自由對等協定，世界各國本無極端國定稅也。又據張菊生君意見提出大會，謂：吾國要求有利之事於外國，須知權利與義務相對，美國節食濟歐，而我國不弛米禁，報載英領要求，而我政界未允，此亦必有為難之處，鄙人之意，宜自己迅將存米之數查明，定一弛禁標準，應請諸公研究辦法。又據沈信卿君言，約章有米禁既開，如須再禁，必於五星期前知照，此層頗有妨礙，必須聲明不受拘束，方顧民食；又麵粉出口甚滯，而請開米禁，此又何故，應請諸公討論，是否歐洲必須接濟，而弛禁後實能接濟，則我輩當請之政界，務達濟歐本旨云云。次沈副會長代朱副會長宣布意見，

裁厘加稅一事，政府許我商人而卒反汗，民國初元，本謂決定裁厘，並謂釐金每年不過四千萬元，當時政府與商民議定辦烟酒稅、印花稅以爲抵補，既辦之後，貨物稅如故，且祇有加徵之趨向；又近日因切實值百抽五，委員會已定物價表，可每年加收八百萬元，此亦當減輕土貨稅，作一抵補之數，而亦未必可望，現張會長已宣布意見，須請政府表示裁厘，且須與各國平等，各國平等即是照各國減輕出口稅是也。又美總統此次赴歐所帶隨員，商界極多，日本亦然，在滬日商亦多有赴歐者，即代表僑滬商人之意；我國專使隨員皆政府所派，政界中人未必知我商人甘苦，應否由我商人請明白商務之人前往，請衆公決。次劉柏生先生報告在京情形略謂：農商總長及北京商會極注意本會之事，非常熱心，部增派員三人赴歐，商會則致電全國，又見總統，總統亦極贊成。諭樹森謂：此係國民外交，輿論可爲政府後盾，同時請全體竭力進行，外交委員會中亦極贊成，對於專使所發訓令，當以此爲首先注重條件，按中國之協定稅，實係他定稅，張會長所謂協定者，須對等協定，我會所求不過平等，非極端國定之謂，極端國定乃對無約國之辦法也；如焚土一事；從前以此得罪英國，今英國已勸我禁烟，可見公理終有大明之日，我國所受條約上縛束之稅則，當然同時解除，要求但能合公理，不必慮外人之不贊成也，此事周緝之等皆謂宜南南北一致進行，至發電一層，須對各國打公電，另打美總統一電，發電須直接打，不必由政府轉，聞漢口擬舉一代表，京津亦舉一代表，上海應舉代表二人，協同進行。次鄒靜齋君演說，主張純粹國定，不取平等協定之說。次劉柏生報告表決事件：（一）打電，（二）舉代表，全體舉手贊成。次聞榮章先生提議，舉會長爲赴歐代表；張會長起言，非不願遊歷各國，但恐不能即行。劉柏生言，張會長既肯出洋，請爲四萬萬人犧牲，提前動身。沈副會長言，張會長能去爲極鄭重之事，學界已舉黃任之先生與余日章先生，日章先生我會可請其贊助。張會長又言，能有他人最好，劉柏生先生，何如？衆謂柏生先生亦可去，但領袖必須須張會長，雲程先生等贊成張會長之行，張會長又有謙詞，衆勸張會長爲對內對外計，從衆推舉。次沈副會長言，此次爲國民外交代表，與政界絕無關係，非張會長不能勝任，應請決定。張會長謂，須再自己商量，方能確答，請稍待。次鄒靜齋言，應將國定協定表決，贊成國定者請起立，多數起立。次劉柏生代金伯平言，應請政府先表示裁厘加稅之決心，衆皆贊成，再議進行辦法，議至此已過五鐘，遂攝影散會。（註五）

附錄：主張國際稅法平等會集會緣起暨章程（註六）

國際通商之有關係，凡自主之國，必有自定稅則之權，是之謂國定稅。惟東亞通商，從前昧於國際之關係，謬以稅則附入條約之內，遂成不自由之協定稅，各國稅皆國定，獨我國受協定之限制，是之謂不平等，由是國家關自主之權，國民無爭存之道，八十年前，謀國者之錯誤，種成永久之惡因，可謂慘矣。今日為世界戰禍初定，公理卒勝強權，列強各國，皆後懲前，將有重造世界之創局，舉凡不合公理之國際關係，皆將訴之於此次會議，為世界人道之新紀元，嘗等在商言商，以全國商人所痛苦者，莫如國際稅法之不平等，發起斯會，凡我會中。無論業進口之商人，業出口之商人，皆一致為我國家爭體統，為我自身爭人格，謹抒所見，遍告全國商界，徵同意焉。

今世界各國之關稅，已無不由國定者，獨我國仍訛製謬。稅由協定，於是稅率不能自定，至以值百抽十二五。日夜乞請於各國，而未見實行，稅則不能自定，至以值百抽五之舊率，乃有切實不切實之爭點，即使爭而既得，試思以自主之國家，在國界內收稅，而費此窮年累歲之力，僅而集事，何以自處於國際之地位乎，且今日見為切實，歷年稍多，時價復變，又將如何？一經協定之約束，其為限制上權，傷害國體，凡我國民，在朝在野，孰非茹痛飲恨於此事者乎。此就國家言之，其不能不爭回平等者一也。

再以我商人自身言之，又當分進口業出口業為二。先言出口業，出口業者，以本國物產，售之外國，從今日各國通例，大約皆無稅以暢國貨之外銷，今若求得世界平等之稅法，自然趨向於世界共同之慣例，於進口稅有伸縮之餘地，必漸近於出口免稅之一途，此不待煩言而可解者也。次言進口業，其於國定稅則以後，驟視之似有不利，蓋使國家於進口稅，可任便加徵，則進口貨將受抵制，即於進口業將有損害矣！豈知我商人之業進口貨者，豈以此貨必永遠來自外國，而我必求為領銷外貨之人乎？不過以國人需用此貨，而我進口商應其要求，為之轉輸貿易耳。若國內有自製之機會，得自製之保護，獎勵所出貨物，足以給用戶之求，則安見業進口者必以領銷外貨為天職耶？況世界物產，又無概行抵制外來之理，保護獎勵，不過就其有自製能力，具自製基礎者言之，其必需購自外國，以合世界分功之原理者，何國蔑有？矧在我工業幼稚之國，豈因稅法之更正，而概行抵制乎？又況視國內需要之程度，方將用此國定稅則之權，有時減稅，或竟免稅，以招徠市面所必需之物，又安見國定關稅之必主加徵耶？若我商民

，已露能自仿製之頭角，則於此一宗物產，或賴加稅以圖發展國貨，世或疑我進口商爲必樂銷淨貨，何其厚誣我也？此就商人自身言之，其不能不爭回平等者又一也。

因此二者，又有附屬而生之兩種觀念，一則我國民歷年所要求之裁釐加稅，人人知爲當務之急，而事不果行，其根本牽制，惟在稅法之由於協定，一改爲國定，則通盤籌畫，權自我操，但須自問其財政之宜否，無須問外界之許否，此其一也。二則政府以洋貨稅由協定，無力伸縮，遇不得已時，輒思多取於土貨，以足稅額，其結果必損己利人，爲叢廠雀，而遂蒙苛虐之譏矣！商人則以洋貨土貨稅，有畸輕畸重，趨利避害，不得不借力於洋單，事雖違心，然爲血本所驅，勢必出此，既已出此，而遂蒙影戲之誚矣！關稅國定，盡斷葛藤，官與商然後相倚相親，合而成一國國民之人格，此其二也。

更有一說，以爲國際貿易，世界方以英國之歷史爲模範，將注重於自由通商，舉進出口稅而盡除之。以臻商務發達之極盛，今我縱有國定關稅之權，未必能任意多取，是得之未必甚利，而在列國則或反因此而疑我之要求國定，爲將違反自由通商之趨向，而吝不我許焉，未可知也。不知我國以關稅之不自由，影響及於一切稅法，皆不求合於經濟之原理，其稍明經濟原理者，不爲制定稅法之政府所倚重，於是經徵之事，惟以束縛馳驟爲能，今以關稅有國際之接觸，而予以國定之權。正以制稅必合經濟原理之責任，加我政府也，凡不合經濟原理而妄以多取爲能，無非自斃之道，我國人方將大有覺悟，而謂各先進之國。轉以此慮我之能以重稅妨彼耶，此不合論理之說也。能合經濟原理，則以提倡工商，爲富國之本圖，不以橫徵暴斂，爲理財之能事。從此財政之計劃，根本不同，無庸以向來未上軌道之眼光，爲以後不合大勢之過慮也。又或以不人道之意思，疑及各國，謂各國方將以協定稅之法困我，使我內國工商業，永不發展，而後彼得長保其銷場，又使我進出口貨價永不相抵，漏卮逐年增大，久而如癆瘵之人，血液枯竭而死，此皆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商戰亦自有正義，豈有先進國商人，不能爲合理之競爭，而必藉滅絕人道之行爲，爲其保障乎？此其卑劣之思想，固非先進國所及料，抑更非我國商民所應以是存諸心而宣諸口也。

是故今日集會之宗旨，以對內對外，求貫徹其主張爲事，與世界和平大會議，同其起訖，顧名思義。除稅法平等外，無夾雜之主張，主張貫徹，和平會議告終之日，自行宣布解散，張謇、朱佩珍、沈鏞等謹啓。

主張國際稅法平等會簡章

-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主張國際稅法平等會。
- 第二條 本會以要求本國議和專使，在歐洲平和會中，主張稅法平等為宗旨。
- 第二條 凡民國商界中各業團體代表及各業個人，皆得為本會會員。
- 第四條 本會設置職員如下：會長一人、副會長二人，主任辦事員三人，總書記一人，總會計一人，書記員二人。
- 第五條 會長副會長及主任辦事員，由會員公推之，總書記、總會計，由正副會長指任之。書記員由主任辦事員指任之。
- 第六條 正副會長主持全會事務。
- 第七條 主任辦事員，商承正副會長，辦理全會事務。
- 第八條 本會經費，由正副會長主任辦事員及全體會員捐助，并募集之。
- 第九條 本會職員皆為名譽職。
- 第十條 本會於歐洲平和會閉會時解散之。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函電，頁五七九。

註二：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十二月二十三日；「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二期，頁三二。

註三：「中外條約彙編」，頁二一八—二一九，文海出版社，民國五三年十一月版。

註四：「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二號，頁三二。

註五：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註六：「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一號，頁一六六—一六八。

二十四日 國父孫先生文分函熊克武、林修梅、焦易堂、徐謙、鄒魯及凌鉞等人，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七五三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七五四

勉貫澈護法本旨，並答覆所詢各事。

茲分錄各函如次：

一、致熊克武論應貫徹護法本旨函

「比日接誦公電，知經營戎政，備極賢勞。又蜀中諸同志來滬，亦稱兄蒞事精勤，籌策不倦，錦城西望，豈勝欣慰。蜀爲天府之國，民庶地博，物產饒衍，冠乎全國。苟整理得宜，發達可以操券。兄治軍梓鄉，閱規遠紹，亦固其宜，尙冀勉致全功，以慰嚮望。近日國內雖和平之聲日益加盛，然類多爲苟且旦夕之謀，能爲國家壽根本解決之計者，甚屬寥寥。鄙意吾人創義目的，既爲護法，則解決辦法，亦自當以國法有效爲根本；否則暴力猶存，法律仍將爲所蹂躪，數年一亂，澄清難期，此甚匪吾人救國護法之本旨也。茲者滄白兄歸蜀，與兄分治大政，兩賢相得益彰，此後川事之蒸蒸日上，尤可預期，想左提右挈，同德一心，以康濟艱難，發揚光大，企望何窮。川局近情，幸隨時見告。專此布復，並頌毅祉。」

二、勸湖南林修梅堅持護法函

「頃羅君鏡芙來滬，並誦手書，敬悉。去秋西南護法興師，湘省首當敵衝，而執事與崑濤諸君，厲其猛志，百戰摧敵，義聲昭於全國，雖以力孤援薄，未能奏廓清之業，然有志竟成，國事方艱，尤冀毅力持之耳。近日和平之說，固盛播人口，然類爲苟且敷衍自便私圖之人所利用。觀於偽政府堅白居於主體地位，對等和議尙難相從，且一面言平和，一面對陝、閩仍積極進攻，其無誠信可知。鄙意以爲吾人此次創義，日的既爲護法而戰，則必期達到真正護法而後已；所希望者永久之根本平和，而非暫時之形式平和，否則惟有繼續奮鬥，萬不可輕犧牲其主張，望兄等勉力不懈，維持民國正義。專覆，並頌毅祉。」

三、復廣州焦易堂唁慰其子殉國並告擬以私人名義赴歐美函

「頃誦十四號手書，敬悉。哲嗣從戎殉國，志節炳然，尙冀爲國自重，勉抑哀感。赴歐特使，以今日南方尙未得各國承認，未必有效。文荷驚鈍所及，此後或以私人名義往赴歐美，以冀盡個人之責職，亦甚有益，惟當勉力圖

之耳。專覆，並頌議祉。萱甫兄均候。」

四、復廣州徐謙告歐戰和會以私人名義前往發言較佳函

「頃接本月十一、二兩日手書。均悉，文前因軍政府突發停戰令，又聞係受駐粵美領事無理壓迫所致，故極不以為然。今得兄函，詳及此中經過情形，向日所過慮之處，已渙然冰釋。此後一切進行，當以兄所主張，一致發言，以免彼此紛歧。至赴歐會議代表一事，文以此時南方政府尚不為各國所承認，代表前往，恐難有效，故文意不欲擔任代表名義，不如待將來有機之時，以私人名義前往歐美，相機發言，效力或者更大。諸在粵同志若有促文代表赴歐者，亦望以此意告之。尚復，順頌近祉。」

五、復廣州鄒魯贊同推胡漢民為粵省長函

「頃接十二月十三日手書，備悉。聞於推展堂任粵省長事，已較有頭緒，如能辦到，鄙意當然贊同。惟粵事糾紛錯雜，近者尤甚，一切舉動，似宜妥慎圖之為要。知念特復，並頌近祉。孫文、十二月二十四日。」

六、復廣州凌鉞等十四人告代表參加和會不如由個人發言為有效函

「頃接十二月十四日公函，備荷眷注，深感。赴歐代表一節，以南方政府刻尚未為各國承認，無從取得國際資格；即派代表，亦恐未能生效。文非欲以謙退鳴高，實恐不能副此責任耳。鄙意以為不如待有機之時，以個人發言，為效較大，想能諒之。尚復，並頌議祉。」（註一）

唐紹儀致電徐世昌，仍主張南北和議地點宜在上海，並盼和議早成。

唐紹儀先於本月十八日電徐世昌，力主南北議和地點宜在上海，並抗議北京政府以閩陝護法軍為匪等不當措施。錢能訓於本月二十二日代徐世昌覆電唐紹儀，反對以上海為和議地點，並解釋閩陝剿匪事出不得已。本日唐紹儀再電徐世昌，仍主南北和議地點以上海為宜並繼續抗議北京政府閩陝剿匪之舉，盼和議早成。電文曰：

「北京徐東海先生鑒：幹臣請電指陳一切，排難解紛，良所紉佩，顧和議遲未開始者，地點問題相持不下，實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七五六

爲其主因。竊以甯滬既同屬江蘇區域之內，則在滬正所以尊重李督篤愛和平之本旨，而一爲輿論之中樞，一爲軍事之腹地，亦惟在滬始可超出雙方軍人勢力之範圍；且在滬開議，係經政務會議一致議決者，其本於西南全體之意思可知。至南來軍隊蹂躪閩閩，邦人呼籲無可爲諱，最近龍車過魯譁變，尤其明徵，近幾且然，矧在閩陝，以福建而論清鄉，督辦早已派遣奉軍入閩，實在南方承認和議後，此又中外所共曉。此次進兵閩陝，藉詞剿匪，揆之事理，甯得謂平，儀以個人交誼，與我公電商一切，今來電由幹臣代答，並聲明餘由李督居間接洽云云。雙方主持有人，調停有人，接洽有人，和平之局，自可計日而成。儀本海上閒散，徒以吾人民苦兵燹久，誠未忍漠視，又與公至交，遂忘其出位之議，憫世之懷與公同之，然深唯愚誠不足，以感人，祇祝國是早定，他日野服黃冠，與我公桑麻話舊，儀不禁拭目以俟之矣。弟紹儀叩。敬。一（註二）

江蘇督軍李純電廣州軍政府七總裁，論南北和談事宜。

「陝西問題」使南北和談之醞釀陷入僵局，蘇督李純爲調解南北雙方之意見，曾於本月二十日電北京政府國務總理錢能訓，建議將陝西省劃入停戰範圍，以促成南北和談。錢氏以攝閣二閱月，對於李純之建議，認爲尙無不妥。李純因於本日連致廣州軍政府七總裁兩電，提出一面定期會議，一面商決陝事，及陝西宜劃區各守原防，各自剿匪之辦法。茲分錄兩電如次：

「……今者會議之名稱、地點及辦法，雙方既皆贊同；中央派定總代表，既已通知；尊處舉少川先生總代表，亦既見示；而陝事乃事實之一端，若竟因此而停頓，是重陝事而輕國本，是仍先事實而後法律也。……區區之愚，似宜一面定期會議，一面商決陝事，兼營並顧，毋以一省牽大局，乃見諸公護法之公誠。陝事能於早日商決固甚幸，否則開議之後，仍可繼續商洽，不致相妨也。諸公明達，想荷贊同，尙祈迅復。當於奉復之日，按照原議由蘇會同鄂、贛通電披露，約定三星期雙方代表齊集寧垣開會，尊處代表姓名，並乞示知。鵲候覆音，毋任跂禱！李純，敬（廿四）叩。」

「送接（岑）雲階先生電，因陝省問題，致會議停頓，純甚惜之。會議之不可緩，已詳敬電，關於陝事，當然持平

解決。竊謂尊處所爭，在不得指軍爲匪；中央所爭，在不得指匪爲軍。……今欲釋雙方之爭，先當分別軍與匪之界限。中央停戰令，本未劃出陝省，但聲明土匪擾亂治安，軍隊妨有秩序，爲國人所共棄，是所重者治安秩序而已。能保治安、守秩序，有正當之將領，一定之人數，駐紮之地點，卽爲軍，反是則爲匪。前電雲階先生，請開示在陝部分將領、人數、地點，卽此意也。今若將各項開示，雙方議定適當界線，劃定暫駐區域，各守原防，則駐軍之界限定，則區內之匪各擔任剿除之，有擾治安妨秩序者共棄之。中央無指匪爲軍之爭，尊處無指軍爲匪之爭。尊處所認爲部隊者，但無妨於地方，中央不過問，中央軍隊之入陝者，但無軼於範圍，尊處不過問，靜待會議收束解決，此關乎陝事內部者也。粵軍陳炯明現方力謀進攻，應請嚴令停止。其閩、粵方面，李（厚基）所部與陳（炯明）、許（崇智）所部商定雙方撤退。川、陝方面，各指定界線，聲明地點並區域，彼此遵守，靜候解決。……援閩王（永泉）旅，屆時亦當停進，卽於所停區域內，遵照原議，專任清鄉。以上各節，如應劃分不易，或臨時發生爭執，不妨由雙方或居間公團，派員分往指導監視，秉公商定，如荷贊同，卽祈示復，以便轉陳中央，卽日實行。至歐洲和會代表，關係國際重要任命，未可紛歧，尊處推重之人，仍宜由中央派往。聞伍君朝樞日內蒞滬，當遣員前往接洽。統希亮鑒，並頒覆音。李純。敬二。一（註三）

北京政府農商部咨外交部，應准旅俄阿穆爾省華僑設立中華總商會。

旅俄阿穆爾省華僑總商會長楊鴻遇，於本年十一月十一日，呈北京政府外交部，請准設立該省華僑總會，並附該會章程備案。外交部乃咨請農商部查核見復，以便辦理。本日，農商部咨外交部，以該僑商擬組織機關，自應照准，惟名稱宜改爲阿穆爾省中華總商會，章程應遵照商會法修正呈部核奪，再行立案。咨文云：

「農商部爲咨行事：本年十二月十五日，接准咨稱，旅俄阿穆爾省華僑楊鴻遇呈請設立華僑總會，各項規條，亦尚妥協，似可准予立案，請核復，以便辦理等因前來。

查此案前據楊鴻遇呈送簡章到部，經本部以所擬章程，與商會法規定諸多未符。由該商人單獨呈請，究竟該處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七五八

設立商會，有無窒礙，僑商同意發起者，有若干人，均未深悉，無從核辦。發去修正商會法暨施行細則一本，應遵照法定修改章程，呈由該管或就近地方領事核轉到部，再行核辦，批示遵照去後。嗣准內務部咨詢，亦經本部抄批咨復在案。

茲准前因，該處尚未設置領事，僑商既日見衆多，情勢又異常危險，該僑商等擬組織機關，保護聯絡，自應照准，惟名稱應改爲阿穆爾省中華總商會，章程應遵照商會法修正呈部核奪，再行立案。除批該僑商遵照辦理，並咨內務部查照外，相應咨行貴部查照辦理可也。此咨外交總長。農商總長田文烈。」（註四）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函電，頁五八〇—五八二。

註二：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註三：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四一四—四一五。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俄政變與一般交涉」，（一），頁六〇四—六〇五。

二十五日 于右任上書國父孫先生文，請催援陝各軍速進，以定陝西，出兵潼洛。

函云：

「逕啓者：前者北京武人聲明罷兵，向軍政府言和，識者早知，其爲一種策略，避實擊虛，以逞其最後之陰謀。今果以重兵壓陝，誣我靖國軍爲匪矣，凡此皆足爲逆黨無誠意言和之鐵證。我護法各省，若猶不早覺悟，罷議續戰，仍曲與委蛇，一誤再誤，致彼輩得徐徐竊據陝之地盤，則逆氛愈張，護法大事從此去矣。右任痛民賊稽誅，國難未已，愛鄉固殷，愛國尤切，苟有可以衛法，使全國能享永久和平之幸福，即使陝民獨受兵火之苦，亦不敢辭。今日敵兵環伺境上，行見陝西變爲一大戰場，湖南兵燹之慘狀，將重演於秦省。右任愛桑梓之心，豈後於人。然爲大局計，爲民國策久遠計，亦惟有犧牲一切，以搏最後之勝利。蓋欲圖國家百年之安寧，當忍一時之苦痛。徐、段之處心積慮，急急攻陝者，無非爲搗亂國家之地步。若養癰遺患，斬蔓草而不去其根，將來必至再興革命之師，則損害之大，事功之難，當有十百倍於今日者。陝軍勇敢，非不能戰，縱敵軍今增兩旅之師，我亦何怯。祈我護法諸

公，下一決心，以武力求和平，電催援陝各軍速進，並爲陝軍接濟子藥，如此陝西不難早定，然後出兵潼洛，則大局即日解決矣。右任不才，亦護法之一人，心所謂危，不得不言。肅請勛安，諸維朗照。此致中山先生公鑒。于右任（印）上言，廿六號。」（註一）

蔡元培、王寵惠等組織之「國民制憲倡導會」在北京開會。

蔡元培、王寵惠等以民國開創已歷七載，而依全民總意之憲法尙未制定施行，鑒於目下國內外情勢，宜早制定民本主義之憲法，乃組織「國民制憲倡導會」，本日在京開會。（註二）該會發表宣言書如下：

「民國開創逾七年，我國家安危治忽所關，我國民禍福生死所繫。及可爲國內永遠和平保障之憲法，遲遲未能依我國民總意而制定施行，以致無歲不有內爭，且動輒以兵戎相見。至於今，世界亙古未聞之大戰，亦已告終，而吾國內戰爭，暫雖停罷，對峙之形，猶相持而不肯互下。所謂南北妥協，雖已感受外界潮流，似乎日有進步，至其妥協之方法與實際，遙遙不可知也。假即進一步而議妥協之方法，誠能一一解決，執調停之役者，固已自信爲已萬分殫精竭力，而南北兩方，亦必自認爲已各大爲讓步，無可復加，然而吾國家存立發達之基礎，又豈僅僅如此解決，而遂能永遠保障，不致再翻統一和平之局耶？吾知南北兩方及居間之流，無論其真意如何，而口頭表示，亦必曰不然不然，國家存立發達之基礎，在於根本大法，顧今日事勢，則非解決妥協問題，而根本大法，無從議及，然則解決南北問題，不過爲解決國家根本大法問題之張本之手段，而國家永久統一和平之保障，必在於改造國家根本大法，此殆無人能反對者矣。」

此次國內戰爭之起原，西南以護法和號召，其重視法治之精神，吾人亦自諒其用心之苦，然國家根本大法，乃國家國民全體之公，非一省一部分之私，與其互爭一臨時適用之約法而戰，毋寧協定一永遠適用之憲法而和，若不然此之務，徒使我國民延頸企踵，所認爲至高無上之憲法，長此因循，遲遲不能成立，坐令約法戰爭之禍，一再相續而未有已，甚而至於亡國，返諸護法初心，必不如此。況臨時約法，成於草創時代，多所未備，僅爲臨時政府適用之

物，遷延復遷延，至正式總統之選舉，兩次舉行，而飄搖風雨之國家，仍不幸而僅恃一臨時之要約爲繫屬。其危險實不可勝言，且當世界戰爭告終之後亞東大陸，早非歐戰未起以前之局，而與吾國國家之處於今日，決非初定約法者所能預料，此後國法上國家機關，必如何組織而始可以謀國力之發展國權之鞏固，可以生存於永遠和平之世界，可以進而爲國際團體之國家，皆以改造根本大法爲樞紐，而尤以制定民主主義之憲法要圖。故吾人敢披瀝肝膽，以正告我國民曰：臨時約法，有不適宜於今日之中國者，惟有破除一切成見，羣起而謀確立吾國國內永遠和平之基礎。我國民若欲確立國內永遠和平之基礎，則必犧牲從前各方面各部分各黨派各各所挾持之偏勝的立法意思，進而求以國民總意之是非好惡爲淵源，國家總體之生存發達爲基本，所有國家根本大法上各方面各部分各黨派從前之糾紛問題，當然應合全國民之聰明才力，開誠心布公道，以共關一立法上之新紀元，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使吾國民均掬赤心，示天下以共見，凡屬於開創時期之所謂國家根本暨政治根本諸大問題。純視全國民衆之公共意思爲正鵠，無論各方面各部分各黨派勢力如何，均不容以少數人爲主動爲目標而立法，以免他之少數人又得利用機會，從而推翻之。庶我國民或不至再顛倒苦死於種種政治之紛亂，而可更始以圖國家總體之生存發達矣！故吾人敢再披瀝肝膽以正告我國民，今日若欲確立吾國國內永遠和平之基礎，舍根本上制造民主主義憲法之外，更有何途乎。

普通法律，以事實爲對象以國法爲根據而制定之，若憲法則發生於國家之第一事實，無可依傍者。以民衆之生存發達，起成立維持國家之必要，以國家之生存發達，起憲法之必要，惟民衆之生存發達，實國家之第一事實，應此事實之必要，而形成國家，而制定憲法，其必以國民總意爲淵源，國家總體爲目的，非徒理論當然也。蓋事實亦非此不可，以國民總意爲淵源，然後民衆視憲法爲其生命所託，心力所構，愛護真切，不許少數人破壞，而少數人亦必悚於民衆而增其忌憚之心，以國家總體之福利爲目的，然後能謀國內各別社會之調和發展，不容以私利私害相軋轢，而和平進步，可以永保。今我國民之視國家根本大法爲何如乎？對於國家根本大計，而存人爲其勞，我享其逸之心，實即全國民衆對於我國家總體，爲無能力不熱心之表示。彼假藉名義利用勢力者，何憚而不恣睢宰割我國全國民衆者，試問我國民比年以來，避勞就逸之成績安在？從前以迄今日，種種苦痛，親身所受之悲報，一一爲親

身所造作，對於國家，爲不行爲犯，對於個我，爲自殺，此皆我國民放任根本大法之果實，歷歷尙在目前者。今南北妥協，又見告矣！其妥協之進行，無論先解決事實，先解決法律，要之早晚必及於制憲問題，倘我國民仍如前此放任，聽政客所爲，則又使淵源不正內容不良之憲法，以彌縫塗飾之術而發生，而加以確定且永久，吾國民寧復有自存之地乎？此吾人所爲迫不得已，而有國民制憲倡導會之發起也。

國民制憲云者，即以國民總意爲淵源，國家總體之福利爲目的，而制定民本主義之憲法，不許少數人行其私意之謂也。吾人之爲此會，非即自命爲代表國民總意，或國家總體，特以促起國民，使其奮而圖其總意之真實表現，以共謀國家總體之真實福利。換言之，則不過爲國民制憲之倡導者，而非國民制憲之著手實行者，國民制憲之目的達，則吾人倡導之責任終，決無黨派永存之性質，更無偏袒南北之臭味。蓋吾人以爲南北兩方，苟尙認吾中華民國爲一國者，其所生衝突，自無長此不自謀妥協之理，顧吾國之根本大計，則不僅以其妥協有效而遂告完成也。

然則吾人所欲爲國民倡導者，爲何如事乎？吾人既認國民制憲爲必要，而非國民制憲之異常危險。第一，即願我國民於上述之危險與必要，有澈決之覺悟，既覺悟矣。次則應以如何方法，使國民總意，得真實表現於制憲之際。次則憲法內容，應如何而始得達爲國家總體謀真實福利之目的，而可以適存於國際永遠和平之世界。繼自今，將推測世界之最新潮流，按切民衆之公同心理，就憲法上種種大問題，逐一爲具體的研究，貢獻於我全國國民，供採擇而冀有一當，此吾人倡導之職志也。」（註三）

北京政府教育部通告各省區，博物展覽會改期舉行。

北京政府教育部原定於民國八年一月二十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在北京開設博物展覽會。本日，教育部通告各省區，會期將延至民國八年八月十五日起至九月十日止。咨文云：

「爲咨行事。據博物調查會副會長陳寶泉呈稱：竊本會原定於民國八年一月二十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在北京開設博物展覽會，曾擬具簡章，呈請大部核准分行各省區轉知中等以上各學校寄送標本到會在案。現會期伊邇，各校所送標本，尙屬無多，而邊遠省分，尤恐未能如期送到，非延期舉辦，不足以廣搜羅而資展覽，茲經本會議決，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五、二十七日

七六二

將會期改爲民國八年八月十五日起至九月十日止，仍在北京舉行，所有各項標本，務希隨時搜集郵寄到會，爲此懇請大部鑒核，分知各省區查照轉飭各中等以上學校遵照，實爲公便等情，據此。相應咨請貴署查照，希煩轉飭中等以上學校遵辦可也。此咨。教育總長傅增湘。」（註四）

註一：「革命文獻」，第五〇輯，「護法戰役與南北議和史料」，頁三四九—三五〇。

註二：「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二號，頁二二一。

註三：同註二，頁一五九—一六〇。

註四：「政府公報」，公文，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一〇四八號。

二十七日 國父孫先生文分函劉祖武、田雲龍、唐繼虞、繆嘉壽、孫永安等，勗堅持護法。

國父孫先生文，本日分函劉祖武、田雲龍、唐繼虞、繆嘉壽、孫永安等，勗堅持護法，函云：

「繼之護督、薊峯省長、萍廣□□、延之警備司令、竹青警備司令執事：時局艱危，憂思纏結，每念滇中將士，軍旅勤勞，輒爲嚮往不置。三迤山川峻麗，英傑挺生，已得天之獨厚，宜建樹之特隆。執事曉暢戎機，通達治體；在昔既推翻帝制，重奠共和，于今必掃蕩逆氛，鞏固法治，遺大投艱之任，勒銘刻碑之典，知匪異人任矣，甚盛甚盛。文自相隨海軍將士、國會議員之後在粵組織軍政府以來，夙夜兢兢，數月於茲，無非欲爭回已壞之法，使國會得以重開，一切皆由國會依法解決而已。幸賴西南各將領能深體斯旨，如響斯應，湘、蜀報捷頻來，潮汕亦已收復，段氏不支，僞閣以倒。現在僞政府停戰之令雖頒，而僞臨時參議院仍繼續開會，竄改國憲。倪嗣冲、張懷芝之倫恣睢於北，龍濟光、李厚基輩助亂於南，實欲藉停戰爲名，以老我師，而瞞我士氣。文與海軍暨兩粵諸將士，誓非使國會恢復，得完全行使其職權，凡約法所規定，得保障其原有之效力，則決不爲姑息調和之言所乘，致中敵人之奸謀，而再陷爲德不卒之轍。所望執事堅持到底，作一勞永逸之圖，庶海宇澄清，富彊可企，民國前途，實圖利

之。端此，並頒毅安。孫文、十二月二十七日。」（註一）

日本新任駐華公使小幡西吉向北京政府呈遞國書。

本日上午十一時，日本新任駐華公使小幡西吉覲見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呈遞接任國書，包括覲見銜名及覲見頌詞，徐世昌並致答詞。茲分錄如次：

一、覲見銜名

特命全權公使小幡西吉

公使館頭等參贊船津辰一郎

公使館二等參贊德川冢正

外交官補岸田英治

公使館二等漢文參贊中畑榮

公使館二等漢文參贊西田畊一

外交官補井上庚二郎

公使館附武官陸軍少將東乙彥

公使館附武官補佐官陸軍少佐遠藤壽儼

公使館附武官補佐官陸軍少佐田代皖一郎

公使館附武官補佐官陸軍大尉小林角太郎

公使館附武官補佐官海軍大尉土居政道

衛隊統領陸軍中佐鎌田彌彥

二、覲見頌詞

貴大總統閣下：此次本公使奉我國天皇陛下之命，蒞任貴國，晉謁貴大總統閣下，恭呈國書，至為光榮。竊惟貴我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七六四

兩國比鄰接壤，利害之關係；甚爲緊密，不待贅言者也。當今四年之歐戰漸次收局，將見平和克復之時，貴國內南北意見亦漸融和，和平統一即將實現，不獨爲貴國之幸，亦爲東亞之慶。本公使正值斯時，來任貴國，得有盡力之機會，以期保我兩國利害相關之誼，互相提携，藉資貢獻世界永遠和平之計，而兩國睦誼由是益致鞏固，是本公使之欣幸不勝者也。幸荷貴大總統閣下之眷遇，以全使命，是所切盼。再者，本公使由東京啓程之時，我天皇陛下特命本公使親將親翰覆書及眞影一張轉呈貴大總統閣下，以酬前蒙寄贈親書及玉照之隆情。今日親自面陳，是亦本公使之深以爲光榮者也。敬將信任本公使之國書及解任前任林公使之國書各一份，並將宸翰聖容照片一併恭呈。謹茲禱祝貴國國運隆昌，貴大總統閣下康泰洪福。

三、北京政府大總統徐世昌答詞

貴公使奉貴國大皇帝陛下欽命，充駐華全權公使，親遞貴公使任命國書暨前任林公使卸任國書，並面陳敦篤兩國邦交之美意，本大總統深表同情，曷勝欣悅，復承貴國大皇帝陛下特命貴公使將親筆覆書及玉照一幀面遞，接受之餘，無任歡慰，即請貴公使將本大總統感謝之意，代爲轉達。中日國境密邇，交誼特深；本大總統素以我兩國邦交爲重，極願中日固有之睦誼日益鞏固，現在歐戰告終，中國大局亦將底定，從此世界永慶和平，本大總統尤爲欣幸。貴公使久居中國，此次榮升使任，自當推誠相待，俾盡厥職，即希將本大總統實心友好之意，轉陳於貴國大皇帝陛下之前，并頌貴國大皇帝陛下政躬安泰，貴公使福履增綏。（註：一）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俄駐華公使庫達攝福節略稱，派員帶隊前赴烏梁海事，無礙條約，該處俄商當竭力保護。

烏梁海調查員嚴式超，奉命於本年八月十六日自庫倫西行，俄人爲擴張其在烏梁海之勢力，積極阻止嚴員前往。北京政府因於十一月間派隊護送嚴員西行，俄使署則於本月十四日致北京政府外交部節略，請即飭該護送隊停止前進，復於本月二十六日以節略催北京政府外交部答覆十四日之節略。北京政府

外交部因於本日致俄使庫達攝福節略，告以派員帶隊前赴烏梁海事，無礙條約，該處俄商當竭力保護。節略云：

「准本月十四日節略開：

『中國政府所派之委員，帶有兵隊共五百名，過山砲四尊，機關槍數架，前赴烏蘭潤穆，再向俄界進發。請轉飭停止前進』等因，當經電達駐庫大員查明辦理去後。茲准復電稱：『此次中蒙兩方照約設官，所帶軍隊不過照例酌派衛隊，兼以保護該處土著人民及華商利益，與條約無礙，斷難停止進行。烏蘭潤穆距中俄邊界甚遠，此項軍隊決無向俄邊進發之事』等語。

查烏梁海派員一事，係因俄國內亂，烏梁海一帶蒙人華商受有影響，紛紛請求保護。是以本國政府特向外蒙官府商明，派員前往調查，以便實行保護，曾於本月十八日函達貴館在案。此次派隊前往，無非為貫徹前項保護華蒙人民之宗旨起見。外蒙官府及該處土著人民，對於此節，均極端贊成，並無足使人心惶恐之處。至該處俄國商民，中國方面亦當竭力保護，相應奉復，即希查照為荷。」（註二）

梁啟超在「國際税法平等會」餞別會上發表關於關稅問題意見之演說。

梁啟超於本月二十三日離開北京，準備赴歐，本月抵上海，國際税法平等會開會相餞，由會長張謇任主席，梁啟超在會中發表關於關稅問題意見之演說。（註四）茲誌演說全文如下：

「今日承諸君招待，異常欣幸，諸君皆實業界之有力人物，主張一國之平等權利，具足證諸君對於國際團體之觀察，力爭上流，不甘落人之後。

現世界之新潮流，曰國民外交。所謂國民外交者，非多數國民自辦外交之謂也，乃一國外交方針，必以國民之利害為前提也。昔日政府外交時代，外交方針之立，大抵出於三五人之密謀定計，故往往有窮兵黷武之舉。今則不然，凡國家之發展，應以國民自身利害為前提，故一國不可妄侵害他人利益，同時亦不可忘一國本身之利益，諸君之發起茲會，即由茲精神而出，此啟超之所極為感佩者也。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七六六

目前外交事項雖多，而關稅尤爲重要，以其與實業界最有密切之關係也。茲會之發起，由實業界諸君之自覺而生，故茲會謂爲國民外交之先河可焉，請先言外交之大概，然後及夫關稅。

此次平和大會中，中國人多謂應有所要求。此言有語病，譬如法比兩國，當德國侵略之衝，所受損害，不可以數計，又豈復要求權利之所能補償者，如英美兩國，其壯丁之犧牲財政之負擔，不可以數計，豈復要求權利之所能補償者。各國之戰也，爲正義人道也，爲永久平和也，爲新紀元之進步也，此各友邦所共有之精神也。以各國政府所宣布之條件觀之，一方固在收縮戰事，而他方則在規定將來之國際關係，威爾遜總統十四條之宣言，世界各國所公認爲議和之標準者，即本此以上精神而出者也，以中國地位論，其對於議和之方針，與世界共見者，則在消除一切不平等之關係，而其要義有二，第一、不使中國爲日後戰爭之媒，第二、中國應有自由發展之權利。以啓超觀之，中國參列平和會議之精神，不出此二者而已。

所謂不使中國爲日後戰爭之媒者，第一，則打破勢力範圍：勢力範圍起源於德之占領膠州灣，俄國繼之，而有旅大，英國繼之，而有威海九龍。今德國既敗矣，其侵略政策亦告敗矣，實則因德國而生之侵略的原因，當然隨此戰爭而俱終，且膠州威海者，吾國之海口也。海口與一國之生存，有莫大關係，譬諸塞爾維之擾騷於巴爾幹，其原因爲何？爭斯庫台里Scutari海口而已；俄土屢次之戰爲何？則爭君士但丁堡海口而已。近威爾遜總統十四條中，謂他日波蘭而爲獨立國，當以海口與之，皆此意也。吾國海口爲各國所占，以割據之形式，互相對抗，不惟妨害中國之發達，且遠東之形勢，日陷於危險狀況，故以啓超所見，凡此諸地，中國但願收回以後，作爲各國自由通商之地，並設公共租界，此種希望，決非過分之要求也。

其次勢力範圍之所表現者，則爲某流域歸某國，某流域歸某國，此與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相衝突者也。此等地域上或有文書之約束，如不割讓條約之類，望各國以一種宣言取消之者也。至其表現於事實而最顯著者，則爲鐵路，若資本工程師，原料供給，管理方法，皆以分國之精神出之，成爲鐵路割據之形勢，此亦與中國政治經濟有莫大危險。故以啓超之希望，中國當一方顧全資本國之利益，他方當籌統一之辦法，此中國與資本國兩利之道，所望各國從而贊同之者也。以上所述二事，如租借地，如分占之鐵路，如能一律撤銷，則啓超所謂中國爲日後戰禍之媒之危

險，或者可以免矣。

所謂中國自由發展之權利者，約有數事。第一，庚子賠款；庚子賠款，其直接原因爲拳匪，而拳匪之由來，卽爲德國侵略之反動，當日各國所以要求此鉅款者，隱寓懲創之意。然今日中國排外思想，現已消除淨盡，猶復留此莫大負擔，不能不謂各國懲創之過甚，且此款一日未償，實於中國人民之自重心，生一種障害，美國於數年前退回一部，以充教育經費，各友邦有退回賠款之意思者，當不乏，此啓超所日夜禱祝其成爲事實者也。至此款用途，當然用之於教育事業，以教育事業，與一國之發達，永久之不和，其關係至密切也。第二，則爲領事裁判權：此項裁判權，爲不對等之最顯著者，卽各國中施行此項裁判者，亦以其行使之不便，而不欲長此保留。卽以馬凱條約論，各友邦固已表示廢去此項裁判之意矣，以啓超所希望者，非欲立時收回，但能限以年限，將每年應辦事項詳細列表，各事辦成以後，各國應撤銷此項裁判，如是則撤銷有一定期限，而政府之進行，受一種督促，且國民方面，可執此分年籌備表，以責政府之進行矣。

最後則爲關稅，諒諸君研究已久，必有詳密之意見，今姑以個人意想，爲諸君言之。現行稅率，發生於數十年前，當時政府太無關稅智識，致頒此項稅率，此可謂片面的協定均一的課稅法，乃至物價大變時，亦無變更評價之自由，此與國際平等之原理，相去太懸絕矣！諸君之希望關稅改正，始如飢渴，以啓超觀之，中國之所以希望此自由者，絕不含保護貿易排斥私貨之精神。蓋保護之結果，必演爲關稅戰爭，此關稅戰爭之慘酷，不讓於武力戰爭，此皆過去之習慣，非中國所樂於採用也。且以改正關稅之方法，圖增加財政上收入，亦非中國之目的也。所以要求改正者，改今日之均一的課稅，而爲分等的公理的科學的稅法也。譬之煙酒爲值百抽五，機器亦爲值百抽五，乃爲世界所無之稅法，卽令改爲值百抽十或值百抽二十三十，而煙酒與機器同稅，亦爲不合理之稅法。故啓超所望者，能採各國共通之原則，卽爲分等級之稅法是也。馬凱條約中廢釐金以後，改爲值百抽十二五，竊意應以十二五爲標準率，普通貨物依此爲稅率。至於奢侈品，如煙酒稅，應在十二五之上，增爲二十五或三十，此二十五或三十之稅率，視其他國，不啻甚輕。其他貨物，則有值百抽二十者，有值百抽十者，有抽四五者，有抽二三二者，乃至如機器之類，一文不抽，亦無不可。總之依貨物之性質而定稅率，非爲均一的稅率，如此辦法，於各國之商務，不生妨礙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七六八

，或者某種貨物，以免稅之故，進口之數，較前增加，未可知也，且稅率稍增，則裁釐後虧欠有可以彌補之途，去年忝長財部時，嘗有所籌備，擬編定一種新關稅率，以求各友邦之贊同，以余所聞，政府方針，大略相同。想不久政府或有新稅率及詳細說明之發表，而其中決不含有保護政策及圖財政上過分之收入增加，可以斷言也，此項稅法，一經改定，決不輕易紛更，且為防止敵國經濟侵略起見，對於德奧貨物，尤有特別規定，而此新稅率，與裁釐同時並行。依上所云，則關稅改正之精神，大略如是。諸君皆以實業為性命者也，今日為實業之大障者，厥在釐金，釐金統裁，而關稅為合理的規定，則以中國人與外國人立於自由競爭原則之下，以吾國物料之富，勞力之賤，吾國實業之發達，當不落人之後，是在諸君之努力而已。

當此國民外交時代，凡事之行，同在政府，而所以督促政府者，則在國民審察內外形勢，造成健全之輿論，以為政府後盾。關稅一端，與諸君有密切關係，尤望諸君注意其他各事，使國內上下出於一途，此啓超於諸君不能無厚望焉。此遊不過私人汗漫之遊，考察各國形勢，以增長個人聞見，然可以為諸君為國人盡力者，當惟力是視，務乞諸君匡其不逮，隨時予以指導，則啓超之幸，莫過是矣。一（註五）

駐一：「國父全集」，第三冊，函電，頁五八三。

駐二：「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九日，第一〇四八號。

駐三：「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三〇二—三〇三。

駐四：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下冊，頁五五二，世界書局，民國四十七年七月版。

駐五：「東方雜誌」，卷一六，第二號，頁一六三—一六六。

二十八日 國父孫先生文函慰廣州鈕永建遇刺。

本月十九日，鈕永建與友人在太平沙太平館共食西餐，食畢出門，忽聞槍聲，子彈傷及鈕氏臀部，鈕氏忍痛喚車前赴中法韜美醫院，取出子彈，幸傷勢不重，約十日即可痊癒，兇手則混入人叢，乘機逃去！（註一）

本日，國父孫先生函慰鈕永建云：

「前日據新聞傳說執事在粵猝遇兇徒，致受微創，聞之深爲駭愕。猶幸吉人天相，化險爲夷，尙足稍慰。惟粵爲通都大邑，而姦宄橫行，弁髦法紀，宜嚴懲兇黨，以儆將來；並望勉事調治，以期速痊，出入戒慎，以防未然。臨書懸企，藉頌痊祉。」（註二）

北京政府令派羅振方充京畿河工號座辦；陳乾、汪韜、郭則涑、華世中均加陸軍少將銜。（註三）

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國語統一籌備會規程」及通令施行「各省區每年派員考察國外教育案」。

北京政府教育部，本日訂定公布「國語統一籌備會規程」，並通令施行「各省區每年派員考察國外教育案」。茲誌上項規程及專案內容如下：

一、國語統一籌備會規程

第一條 國語統一籌備會以籌備國語統一事項及推行方法爲宗旨。

第二條 國語統一籌備會設立於教育部，受教育總長之監督。

第三條 國語統一籌備會其籌備事項分左之四類：

一音韻，二辭典，三語法，四各種語體書報。

第四條 關於音韻類之事項如左：

一國音字典之校核訂正，二各種注音書報之審核，三方音之調查。

第五條 關於辭典類之事項：

一國語辭典材料之搜輯調查，二國語辭典之編輯及審核。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七〇

第六條 關於語法類之事項：

一 語法材料之搜輯調查，二 語法之編輯及審核。

第七條 關於語體書報之事項：

一 各種語體書報之調查及審核，二 各種語體書報之編輯。

第八條 國語統一籌備會以左列會員組織之：

一 教育部職員若干人，由教育總長指定；二 教育部直轄學校教員，若干人由各該校推選；三 其他於第三條所列事項確有專長者若干人，由該會延聘。

第九條 國語統一籌備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二人，綜理該會事務。

前項會長副會長由教育總長指定之。

第十條 國語統一籌備會設常駐會員若干人，承會長之指揮，分任調查編輯審核事宜。

前項常駐會員由會長陳請教育總長指派之。

第十一條 國語統一籌備會得酌用書記，掌理繕寫收發保管文件及其他庶務。

第十二條 國語統一籌備會遇有應行會議事項，由會長定期招集之。

第十三條 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為名譽職，除書記外，概不支薪。

第十四條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或應行增改之處，得由該會隨時修正，呈請教育總長核定施行。（註四）

二、通令施行「各省區每年派員考察國外教育案」之令文及專案內容：

（一）令文

「案查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沈恩孚等呈送議決案內各省區每年派員考察國外教育一案，所擬辦法甚屬切要，合行鈔錄原案，令仰該廳、局遵照分別施行可也。此令。」

（二）各省區每年派員考察國外教育案

世界進化原理，不外新陳代謝。日本勃興，以求知識於世界一語，為維新之基礎。我國教育，宜本此意，每年



由各省區選派富有教育經驗，現居教育重要職務人員，周歷文明先進各國，考察最新教育辦法，俾回國後，實畫本省區教育之進行。庶幾教育精神，得新陳代謝之作用，而其結果，亦可與年俱進。茲擬派員考察辦法如左：

第一條 考察員以考察各國教育現狀，改良國內教育為宗旨。

第二條 考察員每年由各省區教育行政長官，徵取該省區教育會意見，於本省區內，富有教育經驗，現居教育重要職務者選派之。

第三條 考察員每省區每年應選派一人至三人，量本省區之財力定之。其考察日的及事項，亦由本省區自定。

第四條 考察期至多一年，每年以暑假內為出發期。

第五條 考察員出發前之六個月，應將本省區所定之目的及事項，通告各省區教育會，如目的及事項相同者，得合組出發。其合組辦法，臨時定之。（合組之地點，一北京、二上海、三廣東，由考察員就路程之便利酌量商定）

第六條 考察員旅費，由教育部酌定標準，各行各省區，列為經常費，按年支給。

第七條 考察員回國後，應詳細繕具報告書，分別呈由教育部及本省區教育行政長官鑒核，并負責畫本省區教育進行之責任。

第八條 本案經教育部核准後，通行各省區施行。（註五）

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接見北方議和代表團。（註六）

李純電勸岑春煊，請注重南北和談之根本問題，以期迅開和平善後會議。

北軍在閩陝地區之進兵問題，使南北和談陷入僵局，廣州非常國會曾於本月二十日咨請軍政府：非陝、閩、鄂西問題解決，此次和議不得派遣代表。致岑春煊處境至艱，岑氏於二十二日電李純，謂「此間已推定唐紹儀為總代表，其他代表均已分別推定，俟得陸（榮廷）、唐（繼堯）諸公同意，即奉聞。惟此間多數主張，閩陝若不停止進兵，則和議仍不能開。」李純先於二十四日電軍政府七總裁，提出一

面定期會議，一面商決陝事，及劃區各守原防，各自剿匪之辦法。本日，李純再電岑春煊，請其注重根本問題，迅開會議。電文云：

「萬急！廣州岑雲階先生鑒：永密。時局糾紛，百務停廢，國事日益棘，民困日益深，賴公以雷霆萬鈞之力，因勢利導，扶危定傾，遂使和平空氣布滿全國。屬者在寧開和平善後會議，一切辦法，已荷各方贊同。乃因陝省問題，至今停頓，而名稱、地點，又復有人爭持，使寶貴之光陰，虛擲於不白惜，陽和之氣，復形愁慘，樂觀之後，又抱悲觀。側聞北方將上，漸有不平之言；東西列強，又有警告之耗；人心浮動，危機四伏，興言及此，無淚可揮。因思純此次擔任宣達，固出於救國之愚，要亦恃有我公德望足以靖羣黨，威信足以壹衆志，故不怕千回百折，慘淡經營，以期達其初願。今即陝事論之，一隅之爭，似未可牽全局。且觀於各省，凡雙方駐紮正當軍隊，均無衝突情事，只須分別界限，即可兩無誤會。純之敬日二電，陳述甚詳。即川、陝、閩、粵方面，亦皆本諸公意旨，擬具折衷辦法，川、鄂方面，概可倣行。但得我公鼎力主持，似不難迎刃而解。總之，我輩務當以全副精神，注重於根本問題，迅開會議，早日解決，以救國家之覆亡。千鈞一髮，時乎不再。純所崇拜，海內唯公，知己心交，故敢一傾肺腑，惟公其圖之。翹企復音，無任盼禱。李純。勘（二十八日）。」（註七）

張敬堯通電聲明並未進攻湘西。

自南北兩方下達停戰退兵之命令後，湖南督軍張敬堯心仍不安，急欲乘機統一軍權，對於湘西清匪計劃，不肯中止，因而引起南軍之反對。（註八）本日，張敬堯通電聲明並未進攻湘西，電云：

「北京大總統、國務院、參陸部、吳總監、李步軍統領、南京李督軍、保定曹經略使、蚌埠倪巡閱使、盛京張巡閱使鈞鑒：頃接南京李督軍轉准貴州劉督軍漾電，並接唐督軍行營馬電，以湘西新化、桑植等處，北軍分路進攻，恐致妨礙和平，應即退回原防，免生枝節等語。接閱之餘，不勝駭詫。溯自國事擾攘以來，鬭鬪之爭，實多隱痛，率濱芸衆，咸感悲觀。敬堯自奉停戰命令，遵即轉飭前方，嚴守防地，未敢或越。並將湘南協防祁陽、耒陽等處軍隊，撤回寶慶。開誠布公，尊重和平，實爲國人所共諒。蓋堯雖一介武夫，深明時事。值此歐戰告終，國際情勢，

瞬息萬變，同心禦侮，尚虞不及，豈忍以同室操戈之嫌，甘蹈覆亡之慘禍。況會議行將開始，雙方誠意，俱已昭明，自應靜候解決，以期法律事實，兩得其平，何敢輕舉妄動，不顧大局。尤有進者，敬堯分屬軍人，服從命令，乃其天職，上年於徐州出發之先，曾將解決時局辦法，電達中央，力主和平。嗣至漢上，復以和平之旨，婉轉陳說，雙方均未採納，事與願違。洎岳州以逮長沙，迄於今日，無非遵從中央指導，依令進行。蓋拘於軍人職守，不容或違，而希望和平，有如望歲，若函若電，累牘連篇，班班可考。迨明令停戰以來，對於湘省部屬之調停，亦曾電達湘西湘南。深冀西南將領，各鑒意氣之爭執，共謀人民之乂安。耿耿此心，天日共鑒。乃近來各處函電，忽有此微聲之言，用意殊不可解，誠恐遠道傳聞，或有誤會，謹布區區，諸希亮鑒。張敬堯叩。儉。」（註九）

中華民國策進永久和平會通電籲請南北早日議和。

劉人熙等以國內紛擾多時，全民望治已極，因於本月二十二日成立中華民國策進永久和平會，以徵正確之輿論，求永久之和平。本日該會致電北京徐世昌（菊人）、錢能訓（幹臣）、熊希齡（秉三）、蔡元培（子民）、黎元洪（宋卿）、馮國璋（華甫）、王士珍（聘卿）、廣州參眾兩院、岑春煊（雲階）、陸榮廷（幹卿）、唐繼堯（冀虞）、孫中山、唐紹儀（少川）、伍廷芳（秩庸）、林葆懌（悅卿），及南京李純轉各省督軍、省長、護軍使、都統、鎮守使，並轉前敵各司令、各師旅長、各省省議會、教育會、商會、農會、各報館、各團體、各和平會，籲請南北捐棄成見，以謀國內永久之和平。電文曰：

「（銜略）暴師經年，毒痛萬姓，國殤山積，蜀碧磷飛，哀我生民，逃死無所，今幸天心厭亂，舉國罷兵，鑒世界之潮流，凜武力之終蹶，凡我億兆，咸望來蘇，乃以地點未定，而閩陝兵事尚在爭持，歐戰已終，而參戰師團猶動召募；若此疑點，均礙推誠，自我民視，何關宏愆，苟求利於國家，不難捐其成見，先事之困難如此，和平之標點愈遙，屬在國民能無憂懼。本會同人爰組斯會，於十二月二十二日成立，徵正確之輿論，求永久之和平，不偏感情，不偏黨派，其所討論，一本天良。僉以建國七年，政變屢作，皆以武人干政，遂致國本動搖，夫國本在民，衛民在法

，法不盡善，終勝於無，苟一陵夷，卽趨禍亂，持政柄者，實處危機，當局實與國民同受其禍。竊意護法諸公，但求解除護法之責任，其他不足深求。菊人先生力倡文治，屈己救時，於民國禍變所從來，久已洞見其激結，必有敝蕞大位之心，始全宏濟艱難之量，山川如其不舍，謳歌自有所歸。此次會議要在除一切和平之障礙，奠百年安治之丕基，還主權於國民，納庶政於軌物，屏偏私之曲論，以國家爲前提，聽國民之仲裁，公見聞於天下，則交換祕密之習，無自而生，國論民意之歸，自茲而定。五族本無畛域，南北何有猜嫌，祇以政客宵人投機取利，每緣微衅，卽種禍胎，兄弟鬩牆，當爲南北當局所深痛，若再牽於倭說，是自棄於國人。伏念諸公，偶登政地，同是平民，苟一念及父母之邦，子孫所託，遠則禍亂苗裔，近則害及身家，何忍敷衍一時，貽憂百世，尙其同心一德，保此神州，人熙等巢幕同憂，瘡痍在目，悲國命之旋綴，念古訓於纓冠，反復研究，採集輿論，勉隨國民之後，謹紆獻替之忱，延佇德音，以慰民望。中華民國策進永久和平會劉人熙、鄒維泉、唐堯欽、方從矩、劉瑞冲、蕭贍、孫量、莊之盤、湯城、張志純、榮景芳、汪漢滔、榮子威、陳家鼐、黃覓華、梁念周、張一鳴等同叩。勘。」（註一〇）

康有為通電促南北迅速議和，以應歐洲和局。

本日，康有為通電南北要人，籲請消弭內爭，促南北迅速議和，以期利用歐洲和議之機會，共同對外收回各種權利。電文曰：

「北京錢總理幹臣同年兄轉菊人總統兄暨代表諸君暨和平期成會、熊秉三諸君、南京李督軍、廣州岑雲階先生暨伍秩庸先生、林悅卿先生、莫督軍、李協和先生、轉雲南唐督軍、貴州劉督軍、廣西陸幹帥、譚月帥、譚組庵先生暨國會諸公鈞鑑：中國之危弱深酷甚矣！內亂頻年，已達半國，日借債以刈殺其民，外兵駐於京師，京津鐵路不得調兵，津沽不得築壘，遼齊鐵路權屬外人，三遼警權聽外人自爲，滬津租界無治外法權，關稅不能自主，青島不復收回庚子償款，尙欠數萬萬，僑民聽人逐壓，其他割地失權辱國損民者，難以備舉。凡此皆足制吾民之生命，縛吾國之手足，不止辱吾國體已也。昔者三君相之昏狂愚謬，累國民之束縛戕剝，中間雖遇國家無事，或有才傑奮興，亦只有相對嘆息，痛前人之不臧而已，欲爲補救，其道無由，況常內亂日深，國勢日削之後，遽此歐戰數年，風潮洶湧，

吾亡國之是懼，豈復有收回權利之夢想乎？今者美人大勝，主持公道和平大會，扶弱濟傾，吾國幸濟嘉會，有收回已失權利之望，有與各國平等自由之機，此誠吾全國同胞宜急起直追，不可稍有緩誤者也。雖然貪天之功，實爲可恥，而千載一時之機會，萬不可坐失機宜，而猥以薄物細故，兄弟鬩牆，內訌不休，恐強鄰責言，謂吾國未能自治，未能統一，雖欲還我權利，以爲誰爲保守，既失此機，後何可得？試問將來握政者，無論屬南屬北，亦復從何挽救乎？從今大地和會，商戰最烈，但關稅不能自由，吾國工商即難發達，而國稅亦無自振興，若京津鐵路不能自由，遼齊一得一失終有歸於統一之時，今之議和，無論或有偏重偏輕，皆是楚弓楚得之物，惟失此機會，不能恢復後悔難追，嗟何及矣！天下後世，坐受禍敗，痛恨罪魁，必歸咎於諸公爭一日之私利，而棄全國之生命也，諸公能任此大惡乎？以僕之愚，以爲今日之中國第一大計，當注全精神於外，日夜思之，不必計米鹽瑣瑣於內，一切暫委置之，譬如千金之家，兄弟爭產，若有應收巨萬之他產來者，則先舍棄內鬩，共先收之既收後，產可大增，然後和平而均分之可也，即不能爲均產讓產之賢，再行內鬩與訟，雖復不肖，亦無不可也。若坐視應收巨萬之產而不顧，乃斷力爭十金之細產，升斗之米麥，因以失去巨萬之巨產，雖鄉里之愚，天下亦無此蠢人，而諸公以之不亦異乎？今南北之爭者，或以會名，或以會人，或以閩陝，以至無用之事而費有用之日，亦已多矣！其可笑亦已甚矣！他日爭新舊國會之存廢也，爭陝閩湘之地盤也，爭補餉也，爭政權也，爭地位也，其各人爭瑣瑣益甚，其費時益甚，則歐洲之和議期已屆矣！予人以藉口，令不能收回權利，則諸公乎！眞爲爭十金之產，升斗之米，而棄應收巨萬之產者矣！更或高語闊步，欲保永久之和平，曰裁兵也，裁督軍也，其在平世，豈不甚是！國人翹首望之，吾寧不樂之，豈有不深願之而樂聽之，然今何時哉？去歐洲國際議和大會幾何日哉？夫規模愈大，阻力愈勁，成事愈難，即幸無大阻，費口亦多。況擁強兵者，必無坐聽裁兵之理，更無甘受裁督軍之理，其必阻力百出，不止費日失時，甚且反生變動，或至和議亦散，而歐洲國際和會必至坐失，而國內暫時和平，亦不可得，豈不惜哉？豈不痛哉？然則爲永久和平之說者，不幾於忘歐洲有國際和議大會可收復權利爲千載一時之機乎！不然，何其見興薪而不見泰山也。抑若善忘者，甘願從宅，甘亡其妻乎？或謂外人環瞰，警告頻來，不患南北之不和也，而兄弟內鬩，甘以細故，而召外人之干涉，寧不大恥耶？恥猶勿論，人將謂中國不能自治，須外人代治之。今已有妄人甘請外人干涉，又聞政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七六

府將以和議難成之故，詳告外人，此乃忘其爲藩屬之體，等於半主之國，甘受監督，非復獨立者矣！干涉煩煩；習以爲常，則眞爲埃及矣！已矣！則諸公今日內爭，細故爲之，諸公所得，果何物？而忍爲此乎？諸公非喪心病狂而何？詩曰：莫肯下遺，式僭婁驕。諸公乎！與其下於外人，無寧下於兄弟乎？與其失權利於外人，何若失權利於兄弟乎？自民國七年來，號爲共和，日共爭亂，南北諸雄，今多死矣！骨寒肉飛，果有何得？中間稍有得富貴勢位者，不日不月，或殺或逃，所便宜者八十日之洪憲帝一人耳。然則今爭得富貴勢位者，亦可推矣！今日爲中國萬萬難得之會，望諸公日夕念之，願諸公日皆外注歐洲，曰歐洲和會開矣！我中國可收回已失之大權利，千載一時之會矣。吾若內爭逾期，遲則失矣！若念佛號，然日念千萬遍，必能暫戢內爭之心，以同事對外焉。切望諸公舍一時小權利，南北互讓，一切暫勿計較，勿出難行之議，速成和局，以快觀歐和之議，則各種權利即不能全得，亦必得數大事，以救吾國。至爾時之後，諸公能互讓互忍，永遠和平，至幸也。或諸公不復能忍，至時再行閱牆，雖復禍害，猶勝於今之坐失權利也。僕亦國民之一也，袖手旁觀，久而不忍垂涕以道，幸垂鑒焉。康有爲。勛。」（註一一）

註一：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三〇日。

註二：「國父全集」，第三冊，函電，頁五八三—五八四。

註三：「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一〇四八號。

註四：「政府公報」，命令，民國七年十二月三〇日，第一〇四九號。

註五：「政府公報」，命令，民國八年一月八日，第一〇五三號。

註六：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口誌」，第一冊，頁四一六。

註七：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四一四—四一六。

註八：「革命文獻」，第五〇輯，「護法戰役與南北議和史料」，頁六六。

註九：「政府公報」，公電，民國八年一月六日，第一〇五一號。

註一〇：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三〇日。

註一一：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三〇日。

二十九日 北京政府派出之議和代表團自北京赴南京。(註一)

朱啟鈐、吳鼎昌、王克敏、施愚、方樞、汪有齡、劉恩格、李國珍、汪紹杰、徐佛蘇等十人北方議和代表團，於本日離京乘津浦鐵路火車南下，爲避免八年元旦在南京酬酢之煩勞，決定於八年一月二日抵寧，以待西南各代表之來會。總代表朱啟鈐及代表江紹杰曾表示：西南各代表尚未派定，而北方各代表反急遽南下者，實爲表示北方誠意謀和之決心，以待中外人之公判，若西南始終不派定代表，和議停頓之責任，自與政府無干，總統之意亦如是。(註二)

梁啟超偕蔣方震、張君勱、劉崇傑、丁文江、徐新六、楊維新等自上海啓程

赴歐。

本日，梁啟超等七人啟程赴歐，梁啟超於「歐遊心影錄節錄」一書中，自記此遊目的和同行諸人出發情形云：

「我們同行七人，蔣百里方震、劉子楷崇傑、丁在君文江、張君勱嘉森、徐振飛新六、楊鼎甫維新，到了歐洲後常在一處的，還有夏浮筠元璫、徐巽言譚，這就是我一年來的遊侶。因船位缺乏，分道首途，在君、振飛經太平洋、大西洋，我和蔣、劉、張、楊四君就取道印度洋、地中海。我們出遊目的，第一件是要想自己求一點學問，而且看看這空前絕後的歷史劇怎樣收場，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爲正在做正義人道的外交場，以爲這次和會眞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國際關係根本改造，立個永久和平的基礎，想拿私人資格將我們冤苦向世界輿論伸訴，也算盡一二分國民責任。如今外交是完全失望了，自己學問匆匆過了整年，沒有長進，說起來好生慚愧。我們動身以前，在東交民巷免不了有些應酬，其時英、美等國外交當局大約和我們同做一樣的夢，着實替我們打算，有幾回肺腑之談，今且未便把他發表。」(註三)

註一：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三)，頁二二九。

註二：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三〇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三十日

七七八

註三：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下冊，頁五五二。

三十日 國父孫先生文撰成「孫文學說」序。

國父孫先生文，自本年六月由日本返抵上海後，即努力於著述事業。先生以革命初成時，黨人即有謂其所主張者理想太高，衆口鑠金，一時風靡，此乃革命建設無成之主因，而其所以然者，厥爲思想錯誤而志向懈怠，此一錯誤思想，即「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之說，故著「孫文學說」一書，以破國人思想之惑，以爲心理建設之方針。（註一）

本日，先生之「孫文學說」序言脫稿，茲誌序文全文於後：

「文奔走國事，三十餘年，畢生學力盡萃於斯，精誠無間，百折不回，滿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窮途之困苦所不能撓，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勵，用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卒賴全國人心之傾向，仁人志士之贊襄，乃得推覆專制，創建共和。本可從此繼進，實行革命黨所抱持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與夫革命方略所規定之種種建設宏模，則必能乘時一躍而登中國於富強之域，躋新民於安樂之天也。不圖革命初成，黨人即起異議，謂予所主張者理想太高，不適中國之用，衆口鑠金，一時風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爲民國總統時之主張，反不若爲革命領袖時之有效而見之施行矣。此革命之建設所以無成，而破壞之後，國事更因之以日非也。

夫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爲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爲志，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者，此固予之德薄無以化格同儕，予之能鮮不足駕馭羣衆，有以致之也。然而吾黨之士，於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難免有信仰不篤，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盡關乎功成利達而移心，實多以思想錯誤而懈怠也。此思想之錯誤爲何？即「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之說也。此說始於傳說對武丁之言，由是數千年來，深中於中國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故予之建設計畫，一一皆爲此說所打消也。嗚呼！此說者，予生平之最大敵也，其

威力當萬倍於滿清。夫滿清之威力，不過祇能殺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奪吾人之志也。乃此敵之威力，則不惟能奪吾人之志，且足以迷億兆人之心也。是故當滿清之世，予之主張革命也，猶能日起有功，進行不已。惟自民國成立之日，則予之主張建設，反致半籌莫展，一敗塗地。吾三十年來精誠無間之心，幾爲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幾爲之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哉此敵，可恨哉此敵。兵法有云：『攻心爲上』。是吾黨之建國計畫，即受此心中之打擊者也。

夫國者人之積也，人者之器也，而國事者，一人羣心理之現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係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心之爲用大矣哉！夫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滿清之顛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國之建設者，此心敗之也。夫革命黨之心理，於成功之始，則被『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所奴，而視吾策爲空言，遂放棄建設之責任。如是，則以後之建設責任，非革命黨所得而專也。迨夫民國成立之後，則建設之責任，當爲國民所共負矣。然七年以來，猶未視建設事業之進行，而國事則日形糾紛，人民則口增痛苦。午夜思維，不勝痛心疾首。

夫民國之建設事業，實不容一刻視爲緩圖者也。國民！國民！究成何心？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倘能知之，則建設事業，亦不過如反掌折枝耳。回顧當年，予所耳提面命而傳授於革命黨員，而被河漢爲理想空言者，至今觀之，適爲世界潮流之需要，而亦當爲民國建設之資材也。乃擬筆之於書，名曰建國方略，以爲國民所取法焉。然尙有躊躇審顧者，則恐今日國人社會心理，猶是七年前之黨人社會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大敵橫梗於其中，則其以吾之計畫爲理想空言而見拒也，亦若是而已矣。故先作學說，以破此心理之大敵，而出國人之思想於迷津，庶幾吾之建國方略，或不致再被國人視爲理想空談也。夫如是，乃能萬衆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優秀之民族，應世界之潮流，而建設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樂之國家，爲民所有，爲民所治，爲民所享者也。則其成功必較革命之破壞事業爲尤速尤易也。

時民國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孫文自序於上海。（註一）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三十日

七八〇

四川督軍熊克武通電，質詢北京政府將陝西畫為剿匪區域，又主張另行協議四川湖南問題，實為破壞和議。

四川督軍熊克武，本日致電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國務總理錢能訓及國內各方，責北京政府將陝西畫為剿匪區域，不屬於停戰範圍，又主張對四川湖南問題另行協議，而許蘭州、張聯陞之軍隊開入陝境，是一方議和，一方進兵，利誘威脅，施以故智，破壞和局，特提出質詢。（註三）原電云：

「徐東海先生、錢幹丞先生、熊秉三先生暨和平期成會諸先生、南通州張季直先生、上海和平期成會諸先生、南京李督軍、南昌陳督軍、武昌王督軍、龍華盧護軍使、各省督軍省長省議會、熱河、察哈爾綏遠各都統、衡州吳師長、並轉吉安楊師長常德馮旅長、各鎮守使、各總司令、各師旅長各報館鈞鑒：南北構衅，已逾一載，希望和平，咸具同心。曩者長江三督之調和，已幾於成事實，不幸中斷，致復決裂。嗣因外交關係損失國權，西南亦嘗以最痛切之言論，表示和平之願望，其不欲窮兵黷武，謀動干戈於邦內者，固國人所共見共聞者也。至歐戰告終，友邦警告，朝野諸公，始有亟亟謀和之志，比較前事，似已稍有端倪。然北方當軸，對於川陝問題，有不能令人疑惑者。蓋自一年以來，禍變紛乘，厲階之始，不能不歸咎劉存厚。克武為息四川之戰禍，弭局部之紛爭，舌敝唇焦，多方勸諭，對於劉存厚，私心可謂毫無遺憾。乃屢為戎首，思復死灰；克武忝受川省軍民之付託，不能不求桑梓之寧一，故前此縣陽昭廣之用兵，皆對於驅除內難而止。嗣經川陝接觸，不欲逞兵，屢電管使，各守封疆，歷時數日，并無異狀。乃劉存厚窺伺川境，多方運動，以容受窮蹙有施於劉之管使，而不得安其位，卒至奪彼漢中，釀出兵變。本軍以破紛侵邊，罪在存厚，不得已遂佔寧羌沔縣等縣。此事在未奉停戰命令以前，克武不能不申明曲直者也。及本月青日，奉軍政府養電停戰，克武即於蒸日轉令以前各部隊，一體遵照在案。維時我軍已薄南鄭城下，旦夕可拔，而不惜停止進攻，靜候解決者，蓋為尊重和平計，不使牽動全局也。乃近聞北方當軸，認陝西為剿匪區域，不屬於停戰範圍，且有四川湖南問題另行協議之語。而許蘭州張聯陞之軍隊，且陸續開入陝境，是一方議和，一方進兵，利誘威脅，仍是曩昔當軸之故智。致使劉存厚、鍾體道等，妄生覬覦，復攻沔縣，以戰敗奔亡之虜，而猶聽其襲四川督

軍之位號，非北方當軸有意使川人禍川，而又何心故爲餘地，以破壞和局乎？邇來軍政府對於川陝問題，亦屢有抗議，克武責任所在，尤不能忍默不言。諸公既痛心國難，協謀息爭，常使心如平衡，不能稍有偏嗜。陝西義軍，同爲護法，蒙以剿匪之名，絕非事理之平。而劉存厚以禍首罪魁之人，尤不能聽其對於四川稍思嘗試。切望畫定區域，一體撤防，相見以誠，無詐無虞，庶中外傾企之和平，乃可有望。否則一部份發生衝突，致生枝節；或仍如辛亥議和之攻訐鄂，段閣停戰之取荊襄，則誰爲戒首，難逃公論。師直爲壯，不忍緘默，克武本素願和平之心，圖川陝治安之計，不忍使乖成之和議，勢復中輟，特電奉質，伏維公裁。熊克武叩印。」（註四）

北京政府教育部訂定公布「教育調查會規程」

本日，北京政府教育部訂定公布「教育調查會規程」十四條，規定教育調查會隸屬於教育總長，以調查審議教育上之重要事項爲目的，茲誌規程條文如后：

教育調查會規程

- 第一條 教育調查會隸屬於教育總長，以調查審議教育上之重要事項爲目的。
- 第二條 教育調查會對於教育總長之諮詢，應陳述意見。
- 第三條 教育調查會關於教育上之重要事項，得建議於教育總長。
- 第四條 教育調查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會員三十人以內。遇有特別調查事項得設臨時會員。
- 第五條 教育調查會會員由教育總長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延聘或指派之：
一、曾任或現任高級教育行政職務，具有教育上之經驗者；
二、有專門學識並於教育夙有研究者。
臨時會員由教育總長酌派。
- 第六條 會長及副會長由會員中公推四人，陳請教育總長指定之。
- 第七條 會長總理會務並將議決事項報告教育總長。
會長有事故時，由副會長代行其職務。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三十日

七八二

第八條 會長及副會長於會議時，得加入可否之數。

第九條 教育調查會議事規則，由會長定之，但須陳報教育總長。

第十條 教育調查會會員爲名譽職。

第十一條 教育調查會設幹事五人以內，由教育總長委派教育部薦任官充之。

幹事承會長之命整理庶務。

第十二條 教育調查會設書記若干人，繕寫文件及掌管其他庶務。

第十三條 學制調查會規程自本規程公布後，即行廢止。

第十四條 本規程自公布日施行。（註五）

北京政府內務部通令施行「警察官署公文程式畫一規則」。

本日，北京政府內務部咨各省長、各都統、川邊鎮守使、阿爾泰辦事長官，請遵照施行「警察官署公文程式畫一規則」。咨文云：

「爲咨行事，案查關於警察官署互相行文及與其他官署往復行文之程式，前准各該省先後咨詢本部，均經依據公文程式之規定，先後釐訂辦法通行在案。惟查公文程式，迭經修正，而警察官制亦屢有變更，所有關於警察官署公文程式各案，有與現行公文程式不符，或新設機關爲各該原案所未備者。茲爲長官指揮及屬官稟承之便利起見，應即參照舊案，並依據現行程式，酌加整理，釐定警察官署公文程式畫一規則，藉明統系而利推行，除通行外，相應另單刷印，咨行貴^省長^{都統}領^{鎮守使}官^{辦事長官}查照，希即通飭所屬一體遵照可也。此咨。」

茲誌「警察官署公文程式畫一規則」如后：

第一條 關於警察官署之公文，除公文程式業有明文規定外，依本規則畫一之。

第二條 關於警察官署上行公文用呈，如左列：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第三條

一警察總監、警務處長對於內務部；二警務處長、警察廳長、局長、所長對於省長督軍都統；三警察廳長局長所長及縣知事對於警務處長；四省會以外之警察廳長對於駐在同一地方之該管道尹，但依地方警察廳官制第一條第二項但書之規定，經內務部認為有特別情形之兩埠警察廳長準用第六條之規定；五警察廳長局長對於特別管轄之文武長官；六警察局長對於該管道尹或特別管轄之縣知事；七以警佐充任之警察所長對於該管縣知事；八警察分所長對於警察所長；九警察廳局所之署隊對於警察總監廳長、局長、所長；十警務處之屬官對於警務處長；十一警察廳局所之屬官對於警察總監廳長、局長、所長；十二其他有隸屬關係者。

關於警察官署平行公文用公函，如左列：

一警察總監警務處長對於各簡任官署；二警察廳長對於警察局長所長及縣知事；三警察廳長對於非該管道尹及與道尹相等之官署；四警察局長對於警察所長；五警察局長對於非該管道尹及非特別管轄之縣知事或與道尹及縣知事相等之官署；六警察所長對於縣知事；七縣警察隊對於警察分所長；八其他無隸屬關係者。

前項之規定往復行文均適用之。

第四條

關於警察官署下行公文用訓令或指令，如左列：

一內務部對於警察總監警務處長；二省長、督軍、都統對於警務處長、警察廳長、局長、所長；三警務處長對於警察廳長、局長、所長及縣知事；四省會以外駐在同一地方之該管道尹對於警察廳長；五特別管轄之文武長官對於所轄之警察廳長、局長；六該管道尹或特別管轄之縣知事對於警察局長；七該管縣知事對於以警佐充任之警察所長；八警察所長對於警察分所長；九警察總監、廳長、局長、所長對於該管之署隊；十警察總監、警務處長、警察廳長、局長、所長對於各該官署之屬官；十一其他有管轄關係者。

第五條

警察總監對於不相隸屬之特任官署用咨呈。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三十日

七八四

第六條 省會警察廳長遇有應行分報駐在同一地方之道尹事件，用咨呈，道尹對之用公函。

第七條 以警佐充任之警察所長遇有應行分報警務處長事件，應呈由縣知事轉行。

第八條 警察分所長遇有應行分報縣知事事件，應呈由所長轉行。

第九條 凡上行公文遇有尋常事件，得以報告行之。

第十條 保衛團對於警察所長及該管縣知事準用第二條之規定，警察所長及縣知事對之準用第四條之規定，但對於專任之警察所長及分所長往復行文準用第三條之規定。

第十一條 本規則自文到日施行。（註六）

俄駐華公使庫達攝福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抗議中國派官兵入烏梁海。

俄國內亂，烏梁海一帶蒙人華商紛紛請求北京政府保護，北京政府特向外蒙官府商明，派員前往調查，以便實行保護。烏梁海調查員嚴式超奉命於本年八月十六日自庫倫西行，俄人爲擴張其在烏梁海之勢力，積極阻止嚴員前往。北京政府因於十一月間派隊護送嚴員西行。俄使署則以北京政府派員帶隊赴烏梁海事爲違背民國二年北京簽訂俄中聲明文件及民國四年恰克圖訂定俄中蒙三方協約，屢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抗議，北京政府則以此事無礙條約。俄駐華公使庫達攝福因於本日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繼續抗議中國對於烏梁海之措置。照會云：

「大俄國駐華特命全權公使王爵庫爲照會事。關於唐努烏梁海一事，本爵公使屢經面商，並於本月六日函達貴部在案。旋於本月十八日，及二十七兩日，接准節略，閱悉一切。茲應續行聲明如下：查中國政府於烏梁海問題上措置之法，本爵公使視爲違背民國二年十一月五日北京簽定俄中聲明文件，及民國四年六月七日恰克圖訂定俄中蒙三方協約等情。特行備文提出正式抗議，相應照會貴代理總長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中華民國外交次長代理部務陳。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中華民國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註七）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四四。

註二：「國父全集」，第一冊，頁四一九—四二二。

註三：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二八。

註四：「政府公報」，公電，民國八年一月七日，第一〇五二號。

註五：「政府公報」，命令，民國八年一月七日，第一〇五二號。

註六：「政府公報」，公文，民國八年一月八日，第一〇五三號。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三〇三—三〇四。

三十一日 北京政府任命劉印昌為贛關監督，吳箕孫為河南河務局局長，龍敏修為河南省會警察廳廳長暫行兼代河南全省警務處處長。（註一）
北京政府令剿除津浦沿路各處匪患，認真防護路線。

令文曰：

「前因魯省匪氛不靖，業經嚴飭署督軍張樹元切實剿辦，並由蘇豫等省，一體撥隊協剿。迭據該署督等呈報剿匪獲勝情形，辦理尚屬得手，惟是該省居津浦鐵路之衝，前此曾有攪擾車站，妨礙交通情事，現雖匪勢漸平，車行通暢，而為體恤商旅起見，仍宜察度情形，妥籌維護，應由該署督會同直隸、江蘇、安徽各省，迅撥得力軍隊，於津浦沿路各處，隨時剿除匪患，認真防護路線，務期通行無阻，以保公安。至軍隊有維持秩序之責，往來各路，觀聽攸屬，尤應恪遵軍紀，毋稍凌越，并著責成各統兵將領，嚴密稽察，有犯必懲，以肅戎行而重路政。此令。」（註二）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錢能訓電復熊克武，說明對川陝問題所持旨趣。

四川督軍熊克武於昨（三十）日致電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國務總理錢能訓及國內各方對北京政府將陝西畫為剿匪區域，不屬於停戰範圍，又主張另行協議四川湖南問題，認為破壞和議，特提出質詢。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七八五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七八六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錢能訓因於本日電復熊克武，說明對川陝問題所持旨趣。電文云：

「成都熊錦帆先生鑒：來電誦悉。溯自元首就任，首倡和平，明令停戰退兵，先期派遣代表，一切和平計畫，不憚躬任前驅，中央開布公誠，實爲國人所共見。比者組織會議，粗有成說，不意以陝事問題，橫生障礙，致南北渴望之和平，復有此波折。能訓不敏，心竊痛之。來電以劉存厚禍川爲言，夫果劉君在川爲禍，執事求桑梓之寧，陳兵邊境，以衛川防，猶可言也。今劉君退駐陝境，亦何至貽禍於川。乃川軍以圖劉者禍陝，使陝南完善之區，陷於水火，陝受其禍，於川亦何利焉！且來電固謂屢電管使，各守封疆矣；此間前得來電，亦有各守邊疆一語。今川軍進駐寧羌等處，果川之邊境耶？破紛侵邊，咎有攸屬，曲直所在，公論昭然。至佔據褒沔鎮巴各縣，皆在十二月間，謂爲停戰命令以前，尤所未喻。劉督名位，暫仍其舊，亦因大局未定，此後必求力能戡定川亂之人。設若中央於此時免劉督之職，而另簡川督，執事其謂之何？爲川軍計，雙方既經停戰，自應及時退出陝境，以示尊重和平之意，且以踐各守邊疆之言。果如是，則中央亦正籌議撤防，一切儘可開誠商榷。否則協謀息爭，而兵爭不已，衡諸事理，豈得謂平。至許張赴陝，純爲剿匪計畫，以陝省匪氛之盛，即在南方，亦豈能縱匪不治，坐貽民患，迭電章公，已詳言之，果有真確南軍，自當分別商辦。痛心國難，彼此同情，但冀剋日開議，迅解糾紛，則國家之幸也。掬誠裁覆，不盡屏營。能訓卅一印。」（註三）

北京政府教育部通令中等以上各校學生應於假期內實行調查案。

北京政府教育部，本日通令施行「中等以上各校學生應於假期內實行調查案」，令文曰：

「案查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沈恩孚等呈送議決案，內關於中等以上各校學生應於假期內實行調查一案，所擬辦法暨調查種類等項均屬切要可行，爲此鈔錄原案，令所該校參照辦理可也。此令。」

附鈔原案如下：

中等以上各校學生應於假期內實行調查案

查民國六年四月教育部曾頒有假期修學辦法令，凡中等以上之學校，假期內皆須有調查採集旅行等事項，然關

於調查方法，並未有文明規定，而查各地學校，亦皆未能切實奉行。竊以爲調查爲事業之基礎，統計爲國勢之表徵，苟國家無統計機關，國民無調查能力，是猶富家子弟，不自知其產業庫藏之實積，鮮有不遺亡散失，流而爲窶人丐夫也。顧百端統計，皆待乎精確之調查，而調查之知識技能，尤賴乎平時之培養，吾國人素乏實地調查之知識，無數字統計之觀念，近來雖時有各種行政上之調查，然多虛而不實，略而不詳，而外人在我國內之調查，則反多精確，我國人每欲與一事，必假其書以爲考察，是猶富家子弟，自無產業庫藏之典籍。而反就詢於鄰人，可恥莫甚。急宜令中等以上學校之學生，於假期內就地練習各種之調查，一可以養成學生調查之能力，二可以喚起其愛鄉愛國之心，及振興地方事業之念，三可以供國家社會調查統計及學校教材之參考，其獲益固不可與尋常之假期修學，同日而語也。茲擬辦法如左：

一 凡中等以上各學校學生，應於假期內，由校中給以各種調查表格，各就其鄉里或旅行地點內，作實地之調查。

一 調查成績，於假期屆滿時，報告學校，由教員評定其優劣。

一 一年間之調查成績，由學校摘要，酌編調查彙報。

一 平時教員對學生，當時時試問其所調查各事項，並令其述應與應革之意見，選其可採用者，附入調查彙報。

調查之種類如左：

(一) 鄉土歷史調查

鄉邑之沿革、歷史上之人物、歷史上之事業古蹟。

(二) 鄉土地理調查

山脈、河流、名勝、氣候、土宜、村落、人口、交通、街市、商店、商品。

(三) 物產調查

(甲) 天然產(動植礦)：產名、出產地、播種或採取方法、用途、價格、產額、輸出額、與前年產額及輸

出額之比較。

(四) 職業調查

職業種類、各種類男女人數、各種類每人每日工值、每人每日之生活費。

(五) 教育狀況調查

學校種類及校數、各校學生數及畢業生數、畢業生之就業情形、各村市之學齡兒童、教育經費、社會教育、現在外地學校肄業者、曾由外地學校畢業者。

(六) 公共事業調查

如公司工場會所局院等類。

以上各種調查，由各學校視學校之性質，與學生之能力酌量損益，分別製表，以詳晰為主。(註四)

北京政府教育部咨請各省振興教育，並恢復校舍及學款。

北京政府於本年十一月三十日，通令各省區軍民長官保護教育，禁止借用校舍縮減學款。本日，教育部咨直隸、奉天、江蘇、浙江、安徽、山西、甘肅、新疆、黑龍江、吉林、熱河、綏遠、察哈爾各省區，請遵照明令，振興教育，並咨粵桂滇黔閩贛陝川鄂湘各省長，請遵照明令，恢復校舍及學款。茲分誌貳件咨文如次：

一、教育部咨直隸、奉天、江蘇、浙江、安徽、山西、甘肅、新疆、黑龍江、吉林、熱河、綏遠、察哈爾各省區，請遵照明令振興教育文。

「為咨行事，本年十一月三十日奉大總統令開，立國本計，教育為先，比年政局糾紛，內外交困事業未能積極進行，其在用兵省分，地方耗斂，文教益疏，甚或強借校舍，使圖籍設備，悉付摧殘，或縮減學款至朝夕饔飧不能供具，絃歌輟響，疊舍為墟本大總統心焉惜之。方今解決時局，漸就和平，振興教育，不容稍緩。各省區軍民長官，於軍政財政壁畫艱難，在所深悉，尤願於地方教育，力加維護。嗣後凡因軍事借用學校，務即設法遷移，其教育經費，有因一時急需挪充他用者，更宜妥籌抵補，以期恢復舊觀，亟函進

步，用副國家興學育才之意，等因，奉此。查自政變更迭以來，軍事旁午，教育廢墜，其在用兵各省區強借校舍，挪移學款，誠有如明令所云者，除由本部咨請從速恢復，以資振興外，其未經兵事之各地方，或由時勢牽連，不免涉及前項情事者，亦應請恪遵明令辦理，以宏教育而固國基。本部實深殷望，相應咨請貴署查照辦理可也。此咨。」

二、教育部咨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福建省長，請遵照明令恢復校舍及學款文。

「爲咨行事。本年十一月三十日奉大總統令開，立國本計，教育爲先，比年政局糾紛，內外交困，教育事業未克積極進行，其在用兵省分，地方耗斂，文教益疏，甚或強借校舍，使圖籍設備悉付摧殘，或縮減款學至朝夕饔飧不能供具，弦歌輟響，蠶舍爲墟，本大總統心焉惜之。方今解決時局，漸就和平，振興教育，不容稍緩，各省區軍民長官於軍政財政學畫艱難，在所深悉，尤願於地方教育，力加維護。嗣後凡因軍事借用校舍，務設法遷移，其教育經費，有因一時急需挪充他用者，更宜妥籌抵補，以期恢復舊觀，極圖進步，用副國家興學育才之意，等因。奉此。仰見大總統慮念時艱，注重教育之至意，溯自共和成立以來，政局假擾，內亂紛紜，其原因固屬多端，而國民智德之未潛發，實無可諱言，欲圖根本之解決，全在教育之擴充，乃自軍興以後，凡在兵事區域內者，或借用校舍或挪移學款，學徒星散，士氣銷沉，各地方人士赴部呼籲者，時有所聞，即本年教育會聯合會議決案呈送到部，亦以維持被災各省區校舍與學款爲言。凡茲輿論之僉同，益徵教育之宜重，稽諸古籍，兵臨城下，而弦歌弗輟，則歷史播爲美談，即歐洲此次戰爭，各國竭全力調治兵食，日不暇給，而教育事業，仍力圖進行，矧以我國國家創造教育，萌芽尤難，以局部一時之戰爭，隳國家百年之大計，所有前次用兵各省區，務請恪遵明令，將校舍學款，迅速設法恢復，力圖整頓，以崇文教而固國基，本部實深殷望，相應咨請貴省長查照辦理可也。此咨。」（註五）

註一：「政府公報」，命令，民國八年一月六日，第一〇五一號。

註二：同註一。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註三：「政府公報」，公電，民國八年一月七日，第一〇五二號。

註四：「政府公報」，命令，民國八年一月八日，第一〇五三號。

註五：「政府公報」，公文，民國八年一月八日，第一〇五三號。

七九〇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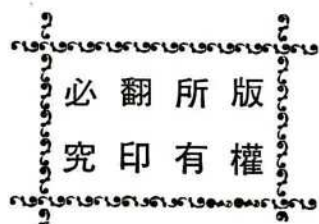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中華民國七年（一九一八）七至十二月份

定價：平裝 新臺幣四三〇元 美金一二元
精裝 新臺幣四八〇元 美金一三元

編輯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
印行者：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經銷處：中央文物供應社
地址：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
電話：三一六一
郵政劃撥帳號：二一八九三一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電話：五八一二九四〇

正中書局

地址：臺北市衡陽路二〇號
電話：三八二二二一四

承印者：上海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臨沂街五號
電話：三二一〇八一（三線）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